

清  
實  
錄



高宗純皇帝實錄(一二)

卷九〇〇至卷九七三  
乾隆三十七年至三十九年

# 清實錄

第二〇冊

中華書局影印

清 實 錄

(第 二〇 冊)

高宗實錄(一二)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北京市中國書店發行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 · 81 1/2 印張

1986 年 5 月第 1 版 198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1,500 冊

統一書號: 11018 · 1355—20 定價: 60.00 元



# 清實錄第二〇冊目錄

## 高宗純皇帝實錄(一一一)

卷九〇〇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上	一
卷九〇一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下	一九
卷九〇二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上	三一
卷九〇三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下	四八
卷九〇四	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上	六八
卷九〇五	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下	八六
卷九〇六	乾隆三十七年四月上	一〇五
卷九〇七	乾隆三十七年四月下	一二五
卷九〇八	乾隆三十七年五月上	一五一
卷九〇九	乾隆三十七年五月下	一六五
卷九一〇	乾隆三十七年六月上	一八〇
卷九一一	乾隆三十七年六月下	一九二
卷九一二	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上	二二二
卷九一三	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下	二二九
卷九一四	乾隆三十七年八月上	二四二
卷九一五	乾隆三十七年八月下	二五九
卷九一六	乾隆三十七年九月上	二七一
卷九一七	乾隆三十七年九月下	二八五
卷九一八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上	三〇〇
卷九一九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下	三二五
卷九二〇	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上	三三一
卷九二一	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下	三四六
卷九二二	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上	三六四
卷九二三	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下	三八三
卷九二四	乾隆三十八年正月上	四一〇
卷九二五	乾隆三十八年正月下	四二八
卷九二六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上	四四〇
卷九二七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下	四五九
卷九二八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上	四七六
卷九二九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下	四九〇
卷九三〇	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上	五〇四
卷九三一	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下	五一九
卷九三二	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上	五三二
卷九三三	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下	五五〇

卷九三四	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上	五六七
卷九三五	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下	五七八
卷九三六	乾隆三十八年六月上	五九四
卷九三七	乾隆三十八年六月下	六〇七
卷九三八	乾隆三十八年七月上	六三三
卷九三九	乾隆三十八年七月下	六六一
卷九四〇	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上	六九四
卷九四一	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下	七一〇
卷九四二	乾隆三十八年九月上	七三三
卷九四三	乾隆三十八年九月下	七五一
卷九四四	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上	七七四
卷九四五	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下	七九四
卷九四六	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上	八一一
卷九四七	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下	八三五
卷九四八	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上	八四〇
卷九四九	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下	八五六
卷九五〇	乾隆三十九年正月上	八七三
卷九五二	乾隆三十九年正月下	八八六
卷九五二	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上	九〇一
卷九五三	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下	九一三
卷九五四	乾隆三十九年三月上	九二五
卷九五五	乾隆三十九年三月下	九三九
卷九五六	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上	九五三
卷九五七	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下	九六五
卷九五八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上	九八一
卷九五九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下	九九五
卷九六〇	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上	一〇〇九
卷九六一	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下	一〇二〇
卷九六二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上	一〇三九
卷九六三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下	一〇五五
卷九六四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上	一〇八〇
卷九六五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下	一〇九四
卷九六六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上	一一〇五
卷九六七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下	一一四二
卷九六八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上	一一八三
卷九六九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下	一二一三
卷九七〇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上	一二三四
卷九七一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下	一二五二



卷九七二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上 三六八

卷九七三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下 二八一

清實錄影印本第二〇冊目錄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春正月丁酉朔

上詣

奉先殿行禮○詣

堂子行禮○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詣

壽康宮慶賀

皇太后禮成御太和殿受朝作樂宣表如儀○

詣

大高殿

壽皇殿行禮○遣官祭

太廟後殿○御乾清宮賜宗室王公等宴○是

日立春順天府進士牛春山寶座○戊戌諭  
直隸省去歲秋間雨水稍大濱河窪地偶被  
偏災疊經降旨發帑出粟賑卹有加貧黎諒  
不至有失所第念賑期有定而待哺殊殷當  
此始和布令畿輔近地允宜再沛恩膏所有  
上年被災較重之宛平良鄉涿州東安永清  
固安霸州文安大城通州寶坻香河武清新  
城雄縣天津靜海寧晉及被災次重之保定  
三河薊州寧河豐潤玉田等二十四州縣自

六分極貧至七八九十分極次貧均著加恩  
於本年三月再行展賑一月俾青黃不接之  
時小民口食有資得以安心力作此外如有  
缺乏籽種之戶及糧價稍貴之區該督仍隨  
時體察酌量糶借兼行務使一夫不致失所  
以副朕軫念民依至意該部遵諭速行○又  
諭甘肅省當積歉之餘上年春夏短雨河東  
河西各屬成災輕重不同業經分別加恩撫  
卹曾降旨撥帑運糧多方賑贍前據該督查



奏被災次重及稍輕之處。今春酌借口糧。均已足資接濟。第念河東屬之安定。會寧。皋蘭。金縣。靜寧。隆德等六州縣。地止一熟。值頻年歉收之後。去歲未能補種秋禾。專待夏田鋤口。當此青黃不接之際。農民未免待哺。著加恩將此六州縣再行加賑一月。該督等其董率各屬。善為經理。務俾貧黎均霑實惠。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昨午四川省輪免正賦。並有旨將該省民番雜糧各項一體蠲免。俾得普霑愷澤。現在辦理小金川一事。調撥大兵。剋期勦滅。所有一切軍需供應。俱發帑撥給備用。絲毫不以累及閭閻。惟是運送糧餉。軍械間亦酌用民力。雖並給與口糧腳價。而小民不無勞瘁。朕心深為軫念。著該督等查明該省官兵經過之各州縣。將本年錢糧再行先予緩徵。俟凱還事竣之後。分別等次奏明請旨。候朕加恩以示軫恤邊氓之至意。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近額敏和卓來

京陛見。召詢回地事宜。據奏喀什噶爾之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人甚平常。且勒取屬人財物等語。噶岱默特係總管一城事務之阿奇木伯克。果如額敏和卓所奏。自宜治罪。但無證據。不便執一面之辭。即行辦理。特降旨令舒赫德。福森布。蘇爾德等查奏。茲據舒赫德等覆奏。並未聞噶岱默特婪索之處。詢之喀什噶爾回人。咸云感激噶岱默特等語。朕念額敏和卓係久附効力回人。特加寵眷。召見詢問。意欲知回地事宜。額敏和卓當感恩輸誠。將回地要務。或如何有益伊等之處具奏。方為不負朕恩。乃不如此存心。轉將無形之事。陷害噶岱默特。以洩私忿。且復出告阿布都拉密奏之事。不可宣洩。額敏和卓亦不知乎朕辦理諸務。無分內外。惟秉至公。若因額敏和卓一面之詞。即將噶岱默特治罪。不惟噶岱默特含冤。即回衆亦不心服也。事已查明。罪轉在額敏和卓。但伊前頗出力。今又

年邁著加恩免其治罪。遵朕前降諭旨。不必往葉爾羌。在游牧安居靜養。再回人互相傾陷。是其積習。不止額敏和卓一人。朕於來京。陛見各城回人伯克等。俱降旨訓諭。嗣後各當痛加悔改。舒赫德等奏摺一併寄與額敏和卓。令其閱看。後即由彼處發還。○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等奏。上年十二月十三。四五等日。攻破巴朗拉。收復達木巴宗官寨。賊現在達木巴宗西。築礮拒守。此處距美諾

七八十里。近於高處。隱聞礮聲。想離桂林軍營不遠。該營攻勦兵僅二千餘。臣等續調陝甘貴州兵。可酌撥二三千。赴約咱應用。但桂林處除新募兵。實須添若干。約咱道遠。所調三省兵。從何處行走較捷。均飛商。令速酌定。徑飭沿途帶兵將領。就近前往。再阿桂已接提督印務。川省新募兵。前經董天弼檄調一千。赴甲金達軍營。已到四百。其未到六百。仍截赴桂林處備用。臣等雖分路進兵。總期迅

抵美諾。合兵濟事。得旨。若克美諾。獲僧格桑。原可破索諾木之膽。俾其獻還革布什。咱侵地。以完此事也。但善後之計。當熟籌耳。○又奏。小金川僧格桑與金川索諾木結黨。小金川事竣後。索諾木果否恭順。尚難豫定。索諾木遣往藏內熬茶人。前奉諭旨。不可遣回。命派幹員防送。打箭鑪等處。查該處現為進兵之路。恐致脫逃。不如送成都防守。為善。得旨。是。是日起。

上以祈穀於

上帝。齋戒三日。○已亥。諭江蘇省瀕臨江海河湖各屬。上年七八月間。偶被偏災。業經蠲賑兼施。俾閭閻口食無乏。第念方春。青黃不接。適屆正賑將停。災重貧黎。未免情殷待哺。著加恩。將清河安東桃源淮安大河二衛海門廳通州泰興崇明等九廳州縣衛。勘實成災八分九分者。無論極次貧民。概行加賑一月。其餘被災較輕。毋庸加賑各屬。際茲東作方



興或有需酌借口糧俾資耕種之處該撫其率屬善為經理務使閭閻共臻康阜該部即遵諭行又諭安徽省鳳陽等屬上年偶被偏災業經分別加賑其中成災較重之區及被水村莊甫經疏洩並高阜缺雨之地未能趕種秋麥者當此青黃不接時貧民口食仍恐不免拮据著加恩將鳳陽泗州盱眙五河定遠五州縣軍民於正賑之外所有八九分災之極次貧並七分災之極貧概行加賑一

月其例不給賑之災輕戶口如需酌量借糶并著該撫董率所屬隨時經理以資接濟用副朕廑念貧黎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庚子）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命中外蒐輯古今羣書諭朕稽古右文聿資治理幾餘典學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縹緲載籍極博其鉅者羽翼經訓垂範方來固足稱千秋法鑒即在識小之徒專門撰述細及名物象數兼綜條貫各自成家

亦莫不有所發明可為游藝養心之一助是以御極之初即詔中外搜訪遺書並命儒臣校勘十三經二十一史徧布黌宮嘉惠後學復開館纂修綱目三編通鑑輯覽及三通諸書凡藝林承學之士所當戶誦家絃者既已薈萃畧備第念讀書固在得其要領而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惟蒐羅益廣則研討愈精如康熙年間所修圖書集成全部兼收並錄極方策之大觀引用諸編率屬因類取裁勢不能悉載全文使閱者沿流溯源一一徵其來處今內府藏書插架不為不富然古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採集彙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購訪除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幃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騫編刻酬唱詩文瑣碎無當者均無庸採取外其歷代流傳舊書

內有闡明性學治法關係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覓。至若發揮傳註。攷覈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亦應備為甄擇。又如歷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詩文專集。及近時沉潛經史。原本風雅。如顧棟高陳祖范。任啟運。沈德潛輩。亦各著成編。並非勦說危言。可比。均應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為給價。家藏者。或官為裝印。其有未經鐫刊。祇係鈔本存留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並嚴飭所屬。一切善為經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擾。但各省蒐輯之書。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鑑別。悉令呈送。煩複皆所不免。著該督撫等。先將各書敘列目錄。注係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指何在。簡明開載。具摺奏聞。候彙齊後。令廷臣檢覈。有堪備閱者。再開單行知。取進庶幾副在石渠。用儲乙覽。從此四庫七畧。益昭美備。稱朕意焉。○辛丑。祈穀於上帝。

上親詣行禮。諭本年輪蠲奉天等省地丁銀兩。其米豆一項。例不在應蠲之內。但念奉天省地丁錢糧。向來銀糧並徵。其額徵米豆。即屬任土正供。自當普予加恩。俾得共樂殷寧。益兆倉箱之慶。著將奉錦二府。乾隆三十七年。應徵米豆。一體蠲免。以廣惠澤。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本年輪屆浙江省普免地丁錢糧。該省溫台二府所屬玉環廳。每歲額徵租穀一萬一千八百五十餘石。又海寧縣天漲沙地。應納租銀一千二百二十餘兩。向例不在蠲免之內。第思此項租穀租銀。原並出於田畝徵輸。與闔省地丁無異。自當一視同仁。俾得並免輸將。以安作息。著加恩。將此二項。應徵銀穀。一體蠲免。副朕愛養羣黎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朕嘉惠蒼黎。降旨普蠲正賦。山西一省。應在本年輪免。該省所屬各府州。有額徵本色米豆穀麥一項。係供滿漢官兵糧餉之用。例不蠲免。但念此項本色。原

屬計畝輸將與地丁錢糧事同一律。今應納地丁均經蠲免。其額徵本色。雖關兵糈支給。未便概予蠲除。而同屬授產編氓。亦應令其均霑愷澤。著加恩將太原平陽潞安寧武澤州蒲州六府遼沁平忻代保解絳八州及歸化城各協理通判所屬。乾隆三十七年應徵本色。俱酌免十分之三。其大同朔平二府。地處邊瘠。著全行蠲免。俾得廣被恩膏。益裕盈寧之慶。該部即遵諭行。○壬寅

上奉

皇太后幸重華宮侍宴。○諭戶部奏駁護山西巡撫朱珪咨請將清水河廳米石改徵折色。及和林格爾等處交租地畝。太僕寺廠地銀米。未便一體並蠲一摺。固係按例覈議。第念該省今年輪應普免地丁錢糧。內地民人均得霑蠲除之惠。其該省額徵本色米豆等項。亦已特降諭旨。分別蠲免。而口外應納地租。獨令供輸。未免向隅可憫。所有清水河廳米

折銀兩。上屆普免時。尚未改徵。曾與太原等府州應徵本色。一體蠲免十分之三。今雖改徵折色。未便全蠲。著加恩仍照舊例。蠲免十分之三。其和林格爾等處。新墾起科之地。較多。應輸折色銀兩。按田納賦。究與內地地丁無異。自當一體全蠲。至太僕寺牧廠地畝。本折分徵者。其折色著照地丁之例。予以全蠲。其本色著照上屆恩免之例。亦蠲十分之三。俾邊外貧黎得以普霑愷澤。共樂豐盈。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據周元理奏。三座塔監督長春。私設稅局。書役人等。擾累索詐。請飭理藩院派員前往會審。監督長春。先行解任等語。此案現經理藩院具奏。請將長春革職。其擾累之書役等。令熱河道解送來京。交刑部會同理藩院審訊。至該督摺內所稱書辦洪三等。索詐酒鋪銀兩一案。自應一併研訊。明確定擬。著周元理。即行轉飭明山保將此案。有名人犯一併解京會審。○諭軍機大臣等

據諾穆親奏盤獲僧人悟能等三人訊係湖南武岡州人與楚省咨開逆犯嚴金龍父子等年貌相同現派兵役押解楚省質訊等語諾穆親所辦甚好已於摺內批示矣嚴金龍一犯罪大惡極急宜速正憲典以快人心前據富明安摺奏有審訊現犯供稱嚴金龍想逃往雲南之語今滇省盤獲僧人悟能年歲面貌及眉稍黑痣適與嚴金龍相合其徒年貌亦與伊子嚴貴珍相似而僧人衣帽皆係新製隨行之人又適係何姓種種形蹟均大有可疑不可不嚴加鞠訊該撫既經解送楚省該處現有就獲案犯質証之下無難立辨著傳諭富明安於該犯等解到時即行詳悉審訊如實係首惡正犯一面即行正法一面具摺奏聞毋任稍稽顯戮此等案犯關係緊要斷不可容其支飾狡供倖逃法網若承審各官懼懼緝犯處分希圖遷就完案附會成獄轉使真正逆犯得以遠颺遁死將來別經

發覺則惟該督是問諾穆親摺並著鈔寄閱看又諭曰桂林奏現抽調各隘官兵剋期進剿俱合機宜惟所稱若獲僧格桑陝甘之兵即行撤止以省往來之勞尚於此事全局未能通盤覈計查原調之陝甘兵三千業經書明阿等帶往西路其王萬邦所帶黔兵二千已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到成都即日馳赴約咱一帶是兩路繼進策應之兵均已不少現辦小金川之事自無虞不敷但官兵尚未進抵美諾僧格桑之能否迅即就擒尚難豫料或僧格桑竄入金川而索諾木之遵諭縛獻與否亦未可定即僧格桑立就成擒而索諾木所占革布什咱之地必當令其盡行退還不敢再犯方為完局是善後事宜關係尤為緊要亦須厚集兵力以壯聲勢豈宜遽議撤兵朕實不欲為黷武窮兵之事但此次用兵所調不下二萬餘名所費亦不為少朕不肯靳惜費用此溫福桂林所深知者若經理

不善。致此次軍旅徒勞。將來仍貽後患。朕斷不肯為遷就苟完之計。除飛諭汪騰龍所帶之兵。不必撤回。仍即前赴川省軍營備用外。著傳諭溫福。桂林仍遵朕前次所降之旨。於平定小金川後。相度善地。設鎮駐兵。方為一勞永逸。溫福等縱不能計及數十年百餘年久長之策。若十餘年亦不能令其帖服。即係伊等此次經理不善所致。將來索諾木或復有蠢動。惟溫福。桂林是問。○四川總督桂林等奏。僧格宗距賊巢不遠。為赴美諾必由之路。賊層列堅礮。占據要隘。臣等現分兵截取卡子。一經得手。即籌勦此處。至前繪地圖。祇就賊緊要處黏籤。茲復詳繪呈覽。再喇嘛寺西南兩面。俱懸崖峭壁。寺傍東向墨爾多山。經該酋封禁。應飭官兵伐木縱火。闡清山境。寺北山後間道。險仄難行。距甲木十餘里。中隔郭松寨。現在巴朗拉達木巴宗等處。俱經攻獲。雖南路兵力未裕。賊當窘迫。諒不能為

掩襲計。因與宋元俊等籌畫。密抽附近各隘兵。剋期進勦。得旨所見俱合機宜。佇俟佳音。當乘機速入。擒獲逆賊也。○又奏。分路進勦小金川糧驛。均關緊要。從前雖設員弁。兵增則策應倍難。應專揀大員分管。巴朗拉一路。令知府江權。駐卧龍關總辦。甲金達一路。令建昌道白瀛。駐木坪總辦。約咱一路。令按察使李世傑。駐打箭鑪總辦。得旨嘉獎。○癸卯世祖章皇帝忌辰。遣官祭。

孝陵。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曰。楊廷璋久任封疆。老成歷練。前因其年逾八旬。畿輔事務殷繁。恐未能鉅細周到。是以用為刑部尚書。見其精力尚未頹邁。於部務自可從容經理。乃於去冬偶感風痰。遽聞溘逝。深堪軫惜。著加恩晉贈太子太保。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以漕運總督崔應階為刑部尚書。江南河



庫道嘉謨署漕運總督（甲辰享）

太廟遣裕親王廣祿恭代行禮○遣官祭

太歲之神○

上御紫光閣賜蒙古王公台吉及回部郡王等宴○召大學士及內廷翰林等茶宴以耕織圖聯句○諭向來各省營伍巡閱整飭乃總督專責滇省營制既較他處為繁且綠營積習委靡尤須勤加訓練但近年來總督彰寶承辦邊務不能常駐省城提督總兵亦均有

差務公出其各營弁兵等因無大員閱視操演馴致廢弛甚有關係嗣後如該督駐劄永昌及提督總兵駐防關隘所有各標協營官兵即著巡撫於上下半年隨便代為巡查考覈從嚴甄別如有應行參劾者即咨明該督會同具奏其省城督標及城守營更為切近亦即代為董率訓練庶於營務有裨該部即遵諭行○乙巳諭曰諾穆親著來京陛見雲南巡撫員缺著李湖前往署理其貴州巡撫

印務著圖思德暫行護理○又諭曰溫福等

分遣官兵三路夾擊破碉殺賊殊屬可嘉溫福等將此次打仗奮勉並受傷陣亡之滿洲綠營官兵及瓦寺木坪土司一併查明造冊送部議敘議卹○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彰寶奏諾穆親為人識見才具不能展布開拓每日惟專心於案牘簿書到任後從未離省城即兵制營伍亦未校閱等語所奏甚是尚嫌其入告已遲諾穆親本一拘謹之人前為

司道時尚能勉供職及令署理巡撫屢形竭蹶其才具自難勝封疆重寄現已令其來京陛見李湖向來辦事頗能認真自擢任黔撫以來經理諸務更屬妥協滇省地處邊圉巡撫一席較黔省尤為緊要已有旨著李湖前往署理其貴州巡撫印務令圖思德暫護李湖接奉諭旨後可即前赴滇省諸凡加意整飭至如該省營制當積習委靡之後尤宜時加整頓昨已降旨令巡撫將督提各標代

為巡查考覈。李湖到任後，即遵旨妥協辦理，勿拘牽成例。少存畛域之見，其銅廠鹽井尤滇省要務，更當實力調劑清釐。李湖務益加奮勉，副朕委任至意。著將此傳諭知之。○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等奏：曾頭溝為小金川後戶，奉旨命與桂林酌從間道進兵夾擊，以掣賊肘。查斯底葉安一帶現已攻破，與未過巴朗拉時情形迥異。曾頭溝一路有兵擣其後戶，直取底木達及布朗郭宗，則美諾不能守於事有益。總兵書明阿帶固原兵一千已抵維州。臣等一面咨會桂林一面行知。書明阿令帶兵速赴曾頭溝，並令副將色倫泰領西寧兵一千徑抵沃克什一帶。俟臣等攻抵美諾，覓道往迎桂林，其貴州兵二千陝西兵一千，劉知桂林令遄赴約，咱接濟得旨。是○又奏：松潘鎮總兵福昌革職遺缺，奉旨著宋元俊補授。因宋元俊現在桂林軍營，命臣於副將頭等侍衛及叅領內揀署。查委署

翼長前鋒叅領官達色諳練營務，請令暫署。報聞。○丙午諭曰：宋元俊自隨征小金川以來，屢著勞績，已節經加恩擢用總兵。今據桂林等奏攻克卡丫情形，宋元俊甚為奮勉，著賞戴花翎，以示獎勵。都司李天佑亦甚勇往，並令桂林遇有副叅缺出，越次奏補。其餘在事出力之滿漢官弁，均著查明交部議敘。○諭軍機大臣等：據彰寶奏訪聞古州土弁歐韻清藉詞請剋需費，向各苗寨勒索銀七百兩，並令出米五十二石代還所借倉糧。十一月巡撫李湖查閱下江時，有岑龍等六寨苗民老濃等具控，曾經發府訊究。現在作何辦理及曾否具奏，請飭交撫臣嚴辦等語。彰寶所奏甚是。從來邊地苗民構釁，多由土舍索取滋事而起。督撫等理應隨時體察，竭力整頓，以杜事端。土弁歐韻清前於黨堆寨不法一案，首先稟報，原不妨酌量優獎。若該弁借此出入苗寨，倚勢婪索，則自干罪戾，即應執

法重懲。況此案前經李湖交發黎平府知府王勳查審時。歐韻清雖不肯按數全認。已有自供。得銀一百七十兩。米五十二石之事。是案情已屬顯露。豈可不為徹底根究。倘因前此微勞。竟行為之隱忍。必致肆行無忌。騷擾苗寨。何可為訓。該撫李湖平日辦事。尚屬認真精明。何以此案既經寨苗控告。僅行飭府查訊。並不即行奏聞。迅速嚴辦。豈李湖心存化大為小之陋習。遂爾意存姑息。全不顧事理之輕重耶。李湖著傳旨嚴行申飭。仍令其將因何不行奏聞之處。明白回奏。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據彰寶奏訪聞古州土弁歐韻清藉請割需費。向各苗寨勒索銀七百兩。並令出米五十二石。代還所借倉糧之事。巡撫李湖查閱下江時。有岑龍等六寨苗民老濃等具控。曾經發府訊究。該道龔學海前在同知任內。漫無見聞。請一併飭交撫臣查明審辦等語。彰寶所奏甚是。苗民之構釁。每由於

土舍滋事。索擾所關非細。該土弁歐韻清前於黨堆寨不法一案。首先稟報。業經賞給土銜。以示獎勵。若藉此出入苗寨。倚勢婪索。漸至肆無忌憚。苗民蠢愚。被索不甘。積怨成仇。必致激成事端。地方官應隨時訪察屬實。即當按法懲治。豈可因其曾著微勞。稍事姑容。輕縱該撫李湖。巡閱下江時。既經岑龍等寨苗民控告。並不立時奏聞。迅速嚴辦。不類其平日誠實任事之道。已有旨飭令明白回奏矣。圖思德現在護理撫篆。此案即著圖思德嚴行查審。務得實情。按律究擬。圖思德向來辦事頗屬認真。今初交查辦事件。諒不敢因李湖之現為上司。稍有瞻顧。自取咎戾。至該道龔學海。如有知情徇縱情弊。亦難辭咎。並著查明一併參奏。將此由五百里傳諭知之。彰寶摺並著鈔寄閱看。○又諭。據伊勒圖等奏巴爾魯克游牧地方貿易之土爾扈特人等沿卡座行走。來塔爾巴哈台貿易於事無

益等語。土爾扈特等俱係新附之人。令在哈薩克游牧附近行走。倘生事偷竊馬匹牲畜。誠為無益。伊勒圖等欲停止巴爾魯克游牧處貿易。不令在哈薩克附近卡座行走。所見甚是。著傳諭舒赫德、伊勒圖等、土爾扈特等。嗣後貿易。令各管游牧大臣查明人數。擇衆中賢能者。令一人為首。一面呈報將軍、大臣。一面給與執照。或撥往伊犁。或塔爾巴哈台貿易。均令在臺站內行走。臺站以外。附近哈薩克處。不可令其行走。○又諭曰。桂林等奏攻克卡了情形。深為欣慰。所稱現派宋元俊等帶兵攻圍郭松、甲木二寨。斷其水糧。以期不攻自破。亦合機宜。至所稱搶占平碉九十七座。大小碉三十五座。石卡三十一處。而所勦殺之賊。僅三十四名。所獲祇番婦幼孩各二。且訊據番婦供稱。防守碉卡。約有二百餘人。雖據供番民多半調往他處防守。但以現在賊衆而計。以二百餘人防守一百六十餘

碉卡。每處不過一兩人。似無此情理。若以為賊人只守緊要之處。其餘俱無人屯聚。則彼多設空碉。又復何為。均不可解。似尚非該處確情。著桂林等查明覆奏。再前此屢降諭旨。令溫福、桂林俟軍務告捷後。即於章谷設鎮駐兵。並於約咱及達木巴宗等處派駐副將。兼派員帶兵駐守革布什咱。使打箭鑪至巴朗拉一帶鎮營聯絡。聲息時通。土司境壤內得有官兵橫亘其中。勢足控制。不特左界之土司金川無由滋擾。即在右界土司之與金川毗近者。索諾木自亦不敢輕肆侵凌。方為綏輯番夷。一勞永逸之計。溫福、桂林務遵前旨。妥協定議具奏。○丁未。

上詣

大高殿行禮。○奉

皇太后居長春仙館。○詣

安佑宮行禮。○幸圓明園。○戊申。諭軍機大臣等。據桂林奏攻克郭松、甲木情形。連得險隘

碩卡擬即乘勝迅擣賊巢。甚為奮勉。溫福前奏斯底葉安山口賊碉已經攻破。統兵攻圍資哩諒亦計日可得。從此兩路夾擊。實有破竹之勢。逆渠自可迅速就擒。但須豫為設法防截。勿令其畏懼。逃入金川。又煩申討。方為妥善。僧格桑就獲後。即當在軍營嚴加刑訊。凌遲示衆。仍傳旨曉諭。使諸番怵目警心。共知畏懼。設或澤旺此時將逆子僧格桑擒獻。亦不可稍存姑息寬宥。蓋小金川乃內地土司。豈宜如此跳梁梗命。若澤旺擒獻逆子在官兵未進之前。或可原於格外。今賊衆竟敢抗拒官兵。顯然叛逆。不但僧格桑寸磔難寬。即澤旺亦應緣坐駢誅之犯。或念彼向為逆子所拘。不能自主。姑可貸其一死。但不宜仍留小金川之地。即移之成都。尚恐其信息易通。久或滋生事釁。莫若即將澤旺檻送進京。派員沿途嚴行管束。毋致疎懈。至該處番衆則照黔省古州之例。改作屯兵。令其耕作自

食。不必官為給餉養贍。仍移設同知一員駐轄之久。則漸與內地編氓無異。自可永除後患。而自打箭鑪至巴朗拉一路。并照節次諭旨。於章谷設鎮駐兵。并於僧格宗達木巴宗等處酌設副將參將。而約咱等隘則量設守備帶兵駐守。使內地鎮營聯絡。聲息相通。且將土司地界從中隔斷。是我得控制之勢。而金川弭侵伺之端。方為一勞永逸。溫福等於軍務告竣。即行妥辦。籌議具奏。○已酉諭朕於二月初四日御經筵。所有應行典禮。著各該衙門照例豫備。○又諭上年直隸地方因秋雨稍多。濱河窪地間被水淹。已降旨撥給銀五十萬兩。米八十萬石。以資撫恤。復於新春降旨。將被災較重之宛平等二十四州縣再行展賑一月。并有缺乏籽種及糧價稍貴之處。隨時糴借兼行。俾貧民得資口食。今據周元理奏稱。從前奉撥銀米尚在不敷動用。懇恩再行酌量賞撥。以濟加賑。借糴之需等

語著照所請。再於通倉內撥米十八萬石。部庫內撥銀二十五萬兩。交與該督周元理。董率所屬實心經理。務使窮簷均霑愷澤。不致稍有遺濫。副朕加惠閭閻至意。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裴宗錫奏霍邱縣曾犯邪教之陶金玉家內。搜得鈔寫採茶歌一本。又在李國棟家搜獲十字歌一紙。均有悖逆荒誕字樣。其採茶歌後載有伯溫問答。內有大逆不道之語。供係河南現擬絞犯楊在天傳給。應確究逆書來歷。現咨豫省嚴行查搜。確訊等語。此等匪徒。收藏悖逆邪書。輾轉流傳。屢犯不知悛改。實為法所難宥。但既訊據陶金玉供。與李文振邪教案內。問擬絞候楊在天。向有親誼。楊在天到伊家。勸令入教。留給伯溫問答一紙。言係伊師李文振傳給。是該犯楊在天家中。必更有鈔傳不法字跡。應行逐細搜查。並提該犯嚴訊。如係該犯造作傳布。及搜有別項悖逆字據。則楊在天之罪。

不容誅。又不當僅以絞候完結。著傳諭何燭。即速選派幹員。協同安省委員。密赴楊在天家。將一切經書字跡。嚴查逮究。務得逆書確實來歷。并此外有無傳鈔別犯情由。一經訊明。即將楊在天等應得之罪。另行更正定擬具奏。可將此由三百里傳諭知之。尋奏楊在天原籍江南。寄居河南。係已正法李文振徒弟。乾隆三十五年。至原籍勸表姪陶金玉歸教。次年復同張成功。至陶金玉家。回豫聞拏自首。經臣搜獲不法道經。將為首之李文振。張成功。分別正法。楊在天不准自首。擬絞監候。陶金玉亦經安撫擬杖完結在案。茲准安撫裴宗錫咨。陶金玉在籍復興邪教。經搜獲採茶歌。載有伯溫問答悖逆語。訊由楊在天赴江南時所給。臣隨委員搜查該犯家中。據稟別無存留不法字跡。提訊該犯。據供採茶歌係上年至江南。給陶金玉鈔寫。從前忘供其書得自李文振。此外並無傳匿。查歌詞雖

非該犯造作。但敢傳布。即屬罪大。擬絞不足蔽辜。俟訊明從重更正。仍一面委員於曾犯邪教各家。搜查字跡。並嚴訊各犯屬。有無傳匿逆書餘黨報聞。○欽差侍郎瑪興阿。會同河南巡撫何燭奏。河南魯山縣貢生張進孝。赴都察院呈控。該縣知縣吳居澳。侵扣軍需。婪贓不職。審屬虛誣。應革去貢生。發極邊烟瘴充軍。吳居澳於縣民上官修自縊一案。伊妻王氏。誤指閹毆傷痕。雖審實自縊。但因王氏潑罵。濫行拶指。請革職得旨。此案內知縣吳居澳。以王氏控告命案不實。復在縣堂辱罵。輒行拶指。將該縣擬以革職。未免過當。有司用刑輕率。雖有不合。但因民婦撒潑。氣憤示懲。情理本不甚重。若緣此即予罷斥。所屬民人。將不知畏懼官長。於吏治民風。均有關係。吳居澳不必革職。著交部照例察議。餘著該部覈擬具奏。○庚戌

上奉

皇太后幸同樂園侍早晚膳。至癸亥皆如之。○奉  
皇太后幸山高水長。至壬子皆如之。○御奉三  
無私殿。賜皇子諸王等宴。○以盛京將軍恒  
祿為內大臣。○辛亥

上詣

安佑宮行禮。○御正大光明殿。賜朝正外藩等  
宴。名科爾沁和碩親王固倫額駙色布騰巴  
勒珠爾。和碩親王色旺諾爾布。多羅郡王喇  
什噶勒當固山貝子班珠爾。喀喇沁多羅郡  
王喇特納錫第。固山貝子瑚圖靈阿。翁牛特  
多羅郡王布達扎布。鄂爾多斯多羅郡王車  
凌多爾濟。扎魯特多羅貝勒錫勒塔喇。敖漢  
固山貝子垂濟扎勒鎮國公羅布藏錫喇布。  
輔國公桑濟扎勒。巴林輔國公和碩額駙德  
勒克喀爾喀和碩親王固倫額駙拉旺多爾  
濟。和碩親王齊巴克雅喇木丕勒。多羅貝勒  
阿裕爾。浩齊特多羅郡王齊蘇龍。多爾濟綽



囉斯多羅郡王羅布扎。回部郡王品級多羅貝勒霍集斯輔國公圖爾都。和什克噶岱。默特扎賚特多羅貝勒羅布藏錫拉布。茂明安多羅貝勒裕木克。至御座前。賜酒成禮。○諭據鐘音奏。審擬游擊婁加貴等。通同賄匿盜案一摺。已批交該部覈議具奏矣。總兵孫廷璧。於近在同城之將弁。一任不親身巡察。遞行代替。此風斷不可長。雖現已交部嚴加議處。著即解任來京。該部帶領引見。再降諭旨。該督鐘音有統轄之責。亦難辭咎。並著交部察議。○諭軍機大臣等。溫福奏。現在圍困資哩。尚未能得手。賊人俱藏匿礮內。施放鎗礮。若銳於進攻。恐兵丁或有損傷等語。所見甚是。資哩離賊巢甚近。賊衆自必悉力守拒。官兵攻擊。自不可輕率。即稍遲時日。亦屬無妨。今早據桂林奏。已攻得卡了東北山梁礮卡五處。現在攻取達烏。攻得後。自可即攻價格宗。該處亦逼近賊巢。

兩路夾擊。賊酋自更難於抵禦。計書明阿。王萬邦。所帶之陝黔官兵。將次可抵兩處軍營。官兵續有增添。聲勢愈壯。且乘此新勝銳氣。自必倍加奮勇。勦擊賊寨。無難。但加兵嚴密攻圍。絕賊水道。糧道。賊衆勢將自潰。惟在溫福等相機勉力為之。若價格桑竄入金川。而索諾木竟敢抗不擒獻。必當移兵申討。即令豫選之健銳火器兩營勁旅。迅速起程。即或更須添調隣省綠營精兵。亦無不可。果能併滅金川。實一勞永逸之計。朕亦斷不惜費。昨歲已撥餉三百萬兩。解川備用。將來並不妨再添撥三百萬兩。現諭戶部查議另降諭旨。此時部庫所積。多至八千餘萬。朕每以存積太多為嫌。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今較乾隆初年。已多至一半有餘。朕實不欲其多聚。若撥發外省公事。動用稍減盈積之數。亦屬調劑之一端。將此意亦令溫福等知之。○又諭曰。據溫福等奏。接奉諭旨。令將攻取巴朗拉時。

應賞給巴圖魯名號之侍衛章京等查明具奏。茲查烏鎗章京瑚尼勒圖三等侍衛佛倫泰藍翎侍衛巴三泰三等侍衛新達蘇俱各超衆出力等語。著加恩。瑚尼勒圖賞給多布丹巴圖魯名號。佛倫泰賞給扎勒丹巴圖魯名號。巴三泰賞給寧多布巴圖魯名號。新達蘇賞給僧格巴圖魯名號。并照例各賞銀一百兩。又諭曰。溫福等奏攻取巴朗拉貴州綠營員弁。既能奮勉出力。自應一體酌加鼓勵。全福何國柱均著賞戴花翎。國興著賞戴藍翎。至兩路軍營。再著各寄花翎十枝。藍翎十枝。嗣後有似此奮勉者。即著溫福桂林酌量賞戴。仍附摺奏聞。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等奏資哩至美諾。不過數十里。但中隔木蘭壩沃克什舊寨。及路頂宗蒙固等寨。多屬堅礮。去賊巢愈近。拒守愈嚴。勢須逐節進攻。多煩兵力。得旨。賊巢愈近。防守愈嚴。此是必然之勢。但當鼓勇前進。斷無畏難中止。

之理也。○又奏官兵現圍資哩。有賊千餘於南北兩山險峻處。建卡抗拒。資哩賊皆竄匿不出。雖督兵晝夜攻勦。阻於山險。礮堅力不能施。毀礮進攻。尚需時日。得旨。攻擊礮卡。不致損傷官兵。自是行兵之道。然亦不可太遲。我兵之力如何。口糧軍器俱壯盛否。○四川總督桂林奏。接奉諭旨。命將金川頭人。由何路來軍營。宋元俊如何往金川。曉諭索諾木。據實覆奏。查金川頭人庸仲。自噶拉依。歷巴旺。布拉克底。革布什咱。至章谷渡河。經駐章谷官兵。送交宋元俊。宋元俊曉以大義。并訊知索諾木。仍在噶拉依。革布什咱。係頭人等帶兵駐守。至宋元俊去年八月往金川。直至噶拉依。嚴諭索諾木。據稱革布什咱事。係頭人勾結土舍發兵。土司被戕。土舍派頭人暫管地方。並不敢違拒。天朝祇懇恩將革布什咱賞給。宋元俊以現勦金川。遽飭徹兵退地。必致互相黨援。因權諭

令取齊衆土司印結公保一人更替當代求轉奏索諾木敬諾宋元俊馳回章谷嗣已旺布拉克底報小金川求救金川截我後路當遣千總崔文傑至噶拉依諭止查索諾木年幼尚知畏法自襲革布什咱並未離巢俱係頭人等帶兵占據宋元俊在川年久頗能取信諸酋現聞金川取結未齊故無舉動但恐日久變生請添兵防茂紐東谷剛察章谷等處俟勦滅小金川後僧格桑果竄入金川索諾木不獻兇退地即統兵進勦得旨金川頭人甚屬可惡將來索諾木退地則已若必至用兵此輩皆宜勦殺不可漏網也○又奏本月初二督兵從卡了山後進攻梁上賊碉至初四前後共攻取山梁五大小碉六十餘卡洞十七現攻噶爾金碉卡仍擬尋間道抄截東北山梁直取達烏迅速前進得旨必得美諾擒獲僧格桑方成大功也勉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一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副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正月壬子

上御正大光明殿賜大學士尚書等宴○諭軍  
機大臣等諾穆親奏鹽課完欠數目一摺內  
稱應徵乾隆三十五年分并三十一二三四  
等年舊欠鹽課薪本盈餘等項共未完銀三  
十六萬餘兩此項鹽課因何節年拖欠積至  
如許之多殊不可解著傳諭彰寶李湖即行  
詳晰確查據實覆奏○又諭曰桂林等奏到  
土司圖內地名頗多舛誤未足為據番地名  
目大率本之唐古忒居多因令章嘉呼圖克

圖逐一查對並用清字譯出詳註圖內寄交  
溫福桂林嗣後該處土音為西番字所不能  
通者並著詢問該處土人用清字對音一併  
更定具奏 又諭曰總兵牛天昇此次在軍  
營亦屬奮勉如從前未得花翎即著加恩賞  
戴以示鼓勵○以浙江嘉興協副將豐深泰  
為黃巖鎮總兵○癸丑軍機大臣等議准伊  
犁將軍舒赫德等奏前因瑪納斯地處烏魯  
木齊伊犁適中擬將派駐烏魯木齊兵移駐  
嗣因距巴里坤遠奏請駐庫爾喀喇烏蘇濟  
爾哈朗布勒噶齊等處茲勘明該處情形雖  
可建城但地不產煤多兵難久駐請將西安  
滿兵二千移駐巴里坤現派涼州莊浪滿兵  
三千全駐烏魯木齊隨時派往瑪納斯等處  
巡查所需城垣倉庫兵房等項酌定派內地  
綠營兵一千五百春間趕赴烏魯木齊修造  
工竣分撥屯田歲收穀支放兵糧其應移烏  
魯木齊兵今秋移一半餘俟來秋再移從之

○又議覆伊犁將軍舒赫德奏籌議巴里坤移駐滿洲官兵事宜。一巴里坤綠營兵向散處城內。今移滿兵駐城西。應將綠營兵撥居東城。以免攪雜。一滿營官兵房署將西城原有綠營官兵房署撥住。不敷添建。綠營兵盡移東城。應另蓋房屋。城內隙地無多。原住民除客民鋪房酌留外。餘悉令移住闕廟。每間給移造銀三兩。其綠營屯兵無父兄弟。在營食糧者。令攜眷赴屯。就住現有房屋。以節改建工費。一巴里坤添建房署。本地匠役難雇。請照烏魯木齊例。雇匠役外。派兵興修。匠役月支工價銀六兩。口糧三十觔。兵除正支鹽菜銀三分。口糧一觔外。日增銀三分。麵四兩。其購買車輛器具。工竣變價歸款。至撥運木植馬。二月內給原額料草。三月後。日給料豆三升。倒斃工竣後。照例三分請銷。一滿兵馬歲需草料。宜照伊犁例。六分拴養馬。每匹月支料一石二斗。內折價一兩三錢七分。

零支本色二斗一升四合零。其應支草六十束。於屯兵回戶收獲穀草內撥支。所需料石。或於增添屯兵種獲糧石內支給。或於附近哈密等處運支。請勅下陝甘總督籌辦。均應如所請。惟移駐巴里坤二千兵。據稱於今冬移駐。恐與烏魯木齊兵途次擁擠。且糧餉亦難猝辦。臣等酌議。明春先移駐一千餘。俟陝甘總督酌定官兵俸餉口糧後。於三十九年春再行移駐從之。○甲寅諭朕於二月初九日啟鑾。巡幸盤山。所有一切應行備辦事件。著各該處即行備辦。○諭軍機大臣等。昨溫福將千總韓世貴押送到京。業經軍機大臣詢問。亦無別情。該弁前與小金川打仗。被賊拘留。此等微末武弁。原不必責以大義。自可無庸加罪。著令回至川省。仍交溫福隨營差委。○陞任漕運總督崔應階奏糧道以漕運為專責。當糧艘開行時。例應親督到淮。近多承辦地方雜差。委丞倅代押。恐沿途滋

弊請嗣後督趨之期該道非經辦軍需緊要事件不准藉詞委員代押得旨所奏是該部知道○乙卯以寧古塔副都統明亮署正白旗護軍統領兼管健銳營事務○丙辰諭軍機大臣等勒爾謹奏豫備京兵馬騾現飭各州縣俱令受雇之戶各在本家餽養聽其自行使用俟京兵有信分別程途遠近按起依期赴站不至有誤等語所辦甚是此項豫備馬騾雖已加恩令照例給與半價不致少有苦累但與其在官得半價守候究不若受雇之戶自行餽養使用得全價於伊等生計更為有益况陝省如此籌辦妥協則川省距京更遠自當仿照行之即河南省情形大概相同亦當一體照辦惟直隸與京城近接雖與河南以下地方難以一例而論但就該省之中道里亦有遠近之殊其遠處協濟車馬或以一經散歸臨時難以剋期而集固不得不先為部署若各州縣附近本境購覓者程途

並非懸隔即需用時呼應甚靈何妨通融酌辦俾奉公之中兼收便民之益且京兵行止尚難豫定即使必須分撥起程直隸得信約計總可在四五日之前斷不至倉猝貽誤著傳諭周元理令就各州縣中量其地方遠近分別妥議善為經理再從前降旨令各省酌給半價除陝省之外如直隸河南等處當已通行曉諭各雇戶亦莫不聞知其中如有已經到站守候應給半價者此時即須暫行遣回亦不必再行扣繳致滋紛擾倘地方不肖書役人等有從中高下其手者尤當悉心稽察毋任別生弊端將此傳諭何燭周元理李本悉心妥議具奏勒爾謹原摺並即鈔寄閱看并諭勒爾謹知之尋直隸總督周元理奏直隸豫備赴川京兵車輛良鄉清苑正定順德四大站每站設車五百未奉旨前因京兵行止未定車輛集候給價廉費已將距京稍遠之正定順德每站祇留車二百五十餘半

遣回。茲酌於良鄉留車二百五十。清苑留一百五十。正定順德每站於現留車數內再酌遣回正定車一百三十。順德車一百五十。仍飭承辦各地方官稽查。祇准近地攬載。不得遠出。致調取誤期。如軍務報捷。不調京兵。即令各歸本業。所有遣回車半價。俱截至各站奉文日止。其到站已給之價。遵旨免繳。吏役藉索車戶者。查究得旨嘉獎。河南巡撫何燏奏。河南應備京兵車輛。雖經飭屬雇齊。因與直隸聲息相通。即兵行有期。車亦易集。並未先調赴站。亦無應扣之價。四川布政使李本奏。川省距京遠。而近軍營。兵行事宜。較他省易於措置。所有應備京兵驛馬。雖按數委派。並未豫令到站。再由棧道出口外。路俱狹窄。兵行以少便利。如果需發京兵。請將定數二千分八起赴川。均報聞。○四川總督桂林奏。督兵齊集甲木合。攻噶爾金。共破大小碉十一。石卡七。賊逃回東山梁屯踞。其甲木山後

小路。賊布卡甚密。不能繞越進攻。現與宋元俊密商。探明可繞達烏。直抵僧格宗路。設法分路進剿。得旨欣慰。覽之。益當奮勇前進。想續增之兵。亦當至營。軍勢加勁。自當剋日擒獲兇渠。佇待捷音也。○丁巳。調吉林副都統卞住為寧古塔副都統。以協領僧保為吉林副都統。○戊午。諭據溫福等奏。現在攻圍資哩寨。總兵馬彪於北山一帶。攻奪碉卡。分派將備。占據山梁。本月初八日三更。都司黃壯畧守備王廷玉汛地。賊人乘風大天黑。潛上高坡。我兵奮力攻擊。殺死多賊。餘從山坡奔竄。檢點軍器。黃壯畧隊中失礮二位。王廷玉隊中失礮一位。請將該二員交部嚴加議處。馬彪未經先事嚴飭。請交部議處。臣溫福等調度不善。請一併察議等語。軍營礮位關係緊要。該都司等雖夤夜遇賊。竭力勦退。但不能守護礮位。致有遺失。自有應得處分。黃壯畧王廷玉俱著交部議處。其總兵馬彪駐守



之處。離打仗地方尚遠。且聞信親往督勦。尚屬奮勉。著加恩。勉其議處。至溫福等大營。則相距更遠。一時難以查察。溫福伍岱阿桂俱不必交部。○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現在攻勦資哩。賊衆悉力拒守。今已覓有間道。擬俟續調兵到。分路進攻等語。所辦甚是。看來資哩為賊人門戶。而桂林一路。所攻僧格宗亦係賊之要險。且俱距巢甚近。賊衆抵拒。自必益堅。今既兩路夾擊。而續調官兵。日漸增添。聲威更壯。自可剋期攻克。進勦美諾。但恐僧格桑聞知各處險隘已失。竄入金川。如索諾木遵檄縛獻。并退還革布什咱侵地。軍務亦可告竣。朕本意原不欲窮兵遠涉也。設或索諾木黨惡。張則勢難中止。自不得不移兵進討。即當迅速奏聞。早發京兵前往合力集事。因思金川巢穴。專恃勒烏圍。噶拉依等處。負隅拒守。所有官兵進勦之路。理應豫為酌籌。庶省臨期更煩措置。從前進勦金川。經

畧傳悃。由喀爾薩爾一路提督岳鍾琪等由丹壩一路。將來若須進勦金川。仍當由此兩路分進。溫福桂林各統一路官兵。犄角夾攻。使賊左右受困。方可制其死命。其中道路遠近險夷。山川形勢。扼塞及作何彼此聯絡策應之處。溫福等宜早為留心部署。務令胸有成竹。以便臨時調度。悉協機宜。但賊番等心性狡黠。其探訪消息。較內地尤為便捷。此旨祇應溫福桂林阿桂等數人。密為籌度。其餘軍營將弁等。並不宜令其豫聞。以防洩漏。即臨進兵時。亦勿稍涉聲張。使賊衆猝不及防。庶為允協。至所訊沙拉供詞。稱金川曾經發兵七百。相助小金川。是其與僧格桑狼狽為奸。情罪實為可惡。但此時且不必提及。若僧格桑逃至彼處。即為申明助惡之罪。使其擒渠自贖。倘竟頑梗不率。庇匿逆酋。則聲罪致討。索諾木更無可狡飾。至沙拉所供。不可明向大兵打仗之語。亦不足信。賊酋既已借兵



與小金川其打仗與否何從辨別總之擒獲抗拒賊番不必別其孰為大小金川概與駢誅再從前征勦金川時正議直壓山梁擣取賊巢因卽卡窘迫投誠遂以受降完局今若征討金川必當照現辦小金川之例勦平其地永除後患不可稍有遷就了事之見○已未諭軍機大臣等據彰寶長清海蘭察等奏稱因未擒活口奉旨後隨各派人在關隘外分路捉拏緬匪活口訪聞消息卽速具奏等語彰寶長清海蘭察均司緬匪之事捉拏活口訪聞消息皆分所當為伊等果以為事自應早派人往拏必經朕屢次降旨詢問始奏派人前往有是理乎今已屆春禱卽派人往拏業已逾時於事何益且未聲明令何人統領曾派幾人由何路前往由此觀之彰寶等派人往拏之言亦難深信迫於朕旨不得已姑具奏塞責而已彰寶長清海蘭察俱屬不堪著傳旨嚴行申飭○庚申諭山東省上年

秋末間被偏災經該撫題報業已照例撫賑嗣於冬間復經降旨令該撫將有無應行加恩之處確覈情形具奏當經護撫海成奏覆查明民食無虞止須於春間酌借籽種毋庸加賑今據該撫徐績奏稱時值青黃不接糧價漸昂所有被災較重之厯城等十九州縣所並王家岡場民情較他處更為拮据等語著加恩將厯城齊河齊東濟陽禹城臨邑陵縣德平平原東平州東平所海豐利津霑化魚臺濟寧高苑博興樂安等州縣所并王家岡場極次貧民概予加賑一月以資口食該撫其董率所屬悉心經理務俾閭閻得霑實惠以副朕軫念災黎至意該部卽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據徐績奏鄒縣張家莊孟興富鹽店於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內被鹽徒聚衆搶奪錢文衣物經周元理飭拏在案現已獲犯輩于文等十九人嚴審定擬等語此案首夥二十九人買鹽勒賣搶取錢物情節頗

為重大周元理既已飭屬查拏何以未經具奏著傳諭該督即將此案從前如何辦理因何未即奏報緣由據實覆奏尋奏此案上年十月十四據署縣詳報時臣正局試武生內場查閱案情當批按察使國泰嚴督限緝並取具疎防職名詳叅十五日即奉旨來直十九日交印起程此案未經覆到故未具奏得旨覽○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桂林奏十一十二兩日賊番俱繞山梁而來潛圖偷刦經官兵奮力擊敗並派兵設伏邀截所辦俱合機宜至所稱對敵時令土兵留心瞭望大半皆係金川番衆并見有金川頭人額諾等語昨據溫福奏拏獲賊犯沙拉訕係金川勒烏圍人併供金川派兵約七百餘令頭人帶領相助小金川等語是兩路軍營俱有賊兵自山梁潛來偷奪如出一轍必係金川之人暗為指使其情甚為可惡金川賊衆既為小金川出力抗拒或於兩路潛派賊兵截我之後以

阻臺站餉道皆不可不防今陝甘兵已據溫福奏正月十五日可至軍營而貴州兵亦據王萬邦報稱十二月二十六日已抵成都正月二十左右即可至桂林處是兩路續添官兵聲勢甚壯正可合力夾擊擣穴擒渠并各選派勇幹弁兵在後路嚴密防禦毋致賊人逞其伎倆最關緊要至我兵現攻之資哩僧格宗兩處均係小金川要隘金川助惡之兵更由何路徑赴賊巢則賊衆潛趨美諾之來蹤恐即為逆首將來竄往金川之去路不可不訪問明確豫為伏兵堵截以防僧格桑之駭走方為妥協至於索諾木竟敢顯然助惡更不必慮其知覺生疑此時若仍佯為不知轉使賊人隱為得計自應作為桂林之意派明幹之前往金川檄諭索諾木以僧格桑抗違教約侵占隣疆及至官兵壓境尚敢率衆抗拒罪在不赦至爾金川本係無罪之人即與僧格桑誼屬姻親原無緣坐之例且自

爾父郎卡投誠以來。承受大皇帝恩惠。二十餘年。今我兵攻勦小金川。擒捕逆犯罪有所歸。與爾金川無涉。乃昨在卡了山梁。望見小金川賊衆內。竟有爾金川頭人在彼率衆相助。而大兵所獲賊番沙拉。認係爾金川之人。并供金川派兵七百頭人二名往助小金川之語。則是爾金川竟顯與小金川黨惡甚為非是。並據沙拉供爾諭頭人止令看守山梁。不令與官兵打仗。今看此光景。爾兵既至小金川。即屬助逆。是爾自謂詭狡。其實至愚。爾索諾木悖理妄行至。此非惟無益於人。并且貽害於己。實為自取罪戾。本督部堂念爾父郎卡向來恭順奉法。不忍遽行聲罪致討。特差員弁齎檄傳諭。爾索諾木奉到檄示之後。若即將派助小金川兵衆迅速撤回。並將所占革布什咱之地盡行退還。或僧格桑畏罪逃入金川。即行擒獻。則平定小金川以後。原可不波及金川。仍得保守土境樂業安居。爾

若執迷不悟。則勦滅小金川後。即便移兵問罪。現在各省精兵數萬。已集軍營。並選發八旗勁旅數萬。合力攻擊。小金川即爾榜樣。官兵所至。勦洗無遺。彼時悔無及矣。特為明切檄諭。利害爾自擇之。如此傳檄。既可使其知所警畏。並可覘其舉動。若何以便相機辦理。但所遣之人須擇曉明大義勇幹可任。令其前往。於事方為有益。如索諾木敢於抗違。則勢難中止。又莫若早為籌辦。桂林即當據實具奏。便可令京兵迅速起程赴川。及早集事。計汪騰龍所帶之添調陝甘兵三千名。二月初旬外亦可至桂林軍營。足資攻勦金川之用。若如桂林前此之咨令停止。又將另煩籌畫。桂林此次辦理軍務措置俱屬合宜。惟停止陝甘兵丁一節。未為得當。今亦不深責也。至章谷一帶。既已札致阿爾泰嚴加防範。甚中肯綮。其餘有似此應行防守之處。並宜一體留心。○壬戌諭前於乾隆三十一年丙戌

科會試。曾降旨分別挑選各省舉人以疏壅滯。閱今已逾六載。業經加恩降旨於本年春闈後。照例舉行。但思前次挑選所有新中舉人。不應遽行入選者。止扣除切近兩科。而派出之王大臣等於驗看時。多取年力精壯之人。是入選者仍係近科舉子。為多其科分較陳者。仍致艱於與列。豈朕設法疏通本意。自應再為參酌。使官人造士。並得其中方為允協。今計切近兩科。如庚寅辛卯年分。竟與本年直接。即推溯至戊子乙酉兩科。距今亦不過五年。七年舉子。半屬年富力強。所歷科分未久。自會試中式。以及中書學政學錄及教習。謄錄等項。皆可資以進身。較之乾隆初年舉人。覈計懸隔三十餘年者。實屬相去霄壤。若概與甄錄。甚非情理之平。此次挑選。著將乙酉戊子庚寅辛卯四科舉人。均行扣除。王大臣等就應挑各科舉人。內量其鄉科較深。而人材出色可用者。列入一等。以備分發各

省試用。俾得及鋒自効。無憾久淹。其科深而才力不致近衰。堪勝司鐸之任者。即予列入二等。以教職銓選。補用俱照例引見。候旨定奪。其按省酌定人數。俱照上屆例行。此朕愛惜士子。慎重官方。不得已調劑之苦心。在歷試場屋者。既不致坐傷遲暮。可以乘時報稱。其初登鄉薦者。亦宜安於資序。本淺當知上進。有階自不應希心速化。於廣勵士風之道。尤有裨益。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吏部議駁。胡季堂奏請將淮徐海三屬盜案。疎防文職。統歸撫臣查叅。一疏已依議行矣。淮徐海三屬文武疎防之案。定例既歸總漕總河查叅。則沿河地方。乃該督等專責。自應各就所轄之處。平時實力稽防。遇事密速緝捕。並將疎懈各員。嚴叅議處。方足以飭吏治。而弭盜源。即如近日淮關被盜一案。衙署失事。更非尋常道路村莊刼竊可比。而板閘關署。與兩人駐劄衙門。均屬相近。且又係統轄

之地其責更無可諉雖據崔應階吳嗣爵附便奏及而於地方疎防文武均未叅劾亦未見其自行引咎前曾諭詢吳嗣爵以該處汛地應隸何人據覆奏係漕標汛內至文職地方應歸何衙門管轄自有定界可稽是其地非隸總漕即隸總河其咎自有專屬著傳諭崔應階吳嗣爵即將板閘地方究係何衙門所轄因何不將疎防文武查明劾奏之處據實明白回奏毋得稍存隱飾自干重戾尋崔應階奏淮安關駐劄板閘地方武職係漕標城守營汛地文職係山陽縣地俱總漕所轄前被盜時臣僅咨督臣將地方文武職名摺叅革職留任限緝未將文武疎防職名附摺嚴叅疎忽咎無可逭請交部嚴加議處得旨該部嚴察議奏○又諭據國泰奏奉撫臣牌文緝拏嚴金龍一摺內稱准湖廣咨逆黨劉士俊供稱嚴金龍於上年十月內與案犯施晉三同往河南該犯既已偷過黃河非往直

隸即來東省現在分路緝拏等語所奏可嘉已於摺內批示矣昨據徐績具奏躡拏逆犯一摺籠統措詞似屬通緝常言並未將楚省咨明情節詳敘朕以逆犯何能遠越來東所奏似屬多餘遂於摺內批諭今覈國泰所奏偷渡黃河一節理宜上緊嚴拏徐績前奏不惟並非多餘且應急為飭辦之事著傳諭該撫轉飭所屬實力偵捕毋任遠颺漏網至國泰所奏原係接奉該撫轉行楚省原咨之文該撫前奏未敘自不免於疎漏但於此案辦理大端無甚不協朕亦不加之責備徐績切不可以因此猜嫌國泰庶公務不致掣肘倘該撫意見尚存芥蒂亦斷難逃朕洞鑒徐績身任封疆經朕加恩委畀諒亦不至小見若此并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據國泰奏奉撫臣牌文緝拏嚴金龍一摺內稱准湖廣咨逆黨劉士俊供稱嚴金龍於上年十月內與案犯施晉三同往河南該犯既已偷過黃河非往

直隸即來東省。現在分路緝拏等語。逆犯罪惡重大。斷不可任其漏網稽誅。今楚省既有偷過黃河之供。則直隸山東地面尤宜密速躡緝。毋任遠颺。現在一面傳諭徐績就東省上緊偵捕外。並諭周元理速行轉飭直隸各屬一體嚴密查拏。務獲不得僅循道緝虛文。致重犯倖逃顯戮。○癸亥。諭上年因永定河北運河等處。遇夏秋雨水過多。每不免於漫溢。宜亟籌修治宣洩之方。以杜後患。特派高

晉表曰。修會同總督周元理履勘覈辦。業允所請。發帑興修。現在春和冰泮。正屆開工之期。自應及時經理興作。但此兩河應辦工段。極為繁重。所派承辦之員甚多。動用錢糧亦大。必須逐一妥協稽覈。庶工程得歸實用。周元理一人耳目恐難遍及。且該督有地方之責。亦未必能常至河干。著尚書表曰。修前往協同周元理。將一應修濬工程及支銷錢糧等事。董率各員妥辦。實力稽查。表曰。修仍不

時往來其間。悉心攷助。務使大工迅速告成。永資恬鞏。○甲子

上詣長春仙館問

皇太后安奉

皇太后居暢春園。○工部議准署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等奏稱。河南北岸河工等項銀向貯武陟縣庫。遇要工緩不濟急。請嗣後歸河北道經管。即以該道署堂側空屋改作道庫。從之。○以故喀爾喀輔國公佛保子三丕勒敦多克襲爵。○乙丑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琉球國中山王尚穆遣使表貢方物。頒敕宴賚如例。○旌表守正捐軀之安徽英山縣民段長春妻王氏。○是日起上以祭

社稷壇。齋戒三日。○是月署江蘇巡撫薩載奏。丹徒丹陽二縣運河定例六年大挑。每年擇段撈濬。去冬水勢消落時。委員測量。據報間

段俱有淤淺。應撈濬。丹徒江口丹陽館驛前淤尤甚。應改撈為挑。隨飭趨辦。歲底陸續報竣。報聞。○安徽巡撫裴宗錫奏。安慶省城外漳霞港老河。前因關係糧艘。估舶奏准借項挑淤。於上年十月開工。十二月工竣。親赴察看水勢。非加濬深通。不能一勞永逸。酌於原挑丈尺外。自河頭至工尾。加挑五尺五寸。現亦竣工。嗣後一切歲修事宜。請責成安慶府同知經理。得旨嘉獎。○浙江巡撫富勒渾奏。

本月十八。親赴河莊山。察勘中壘引河情形。時值潮長。見潮頭大溜。一由蜀山直趨引河。一由巖峯山西脚下斜入引河。其由蜀山潮溜。較由巖峯山西脚下潮溜。稍緩。及兩路至河莊山中段會合。互相撞激。水漫引河兩岸。緣中段至西口門內外多板沙。地勢淤高。潮溜至此。勢難容洩。遂於中段會合後。仍分兩路。一歸引河直出西口。一回巖峯山西脚下舊路。向西而行。隨派員弁。自引河中段至西

口門內外。凡板沙及沙勘灣曲處。集兵挑堰。溝二十餘。導引潮溜。俾大汛時。復中壘故道。得旨。可謂留心。○湖廣總督富明安等奏。編查保甲。為弭盜要務。向例專責印官辦理。印官事繁。難頻巡鄉曲。不得不權委佐雜分查。佐雜例無處分。恐難覈實。請嗣後准州縣分設酌委州同。州判。縣丞。巡檢。典史等員。專管編查事。竣具報州縣。抽查結報。佐雜踈玩。州縣揭叅。州縣徇隱。道府將州縣佐雜一併叅處。報聞。○山東巡撫徐績奏。各屬穀價。現低昂不一。東作將興。青黃不接。請按時價酌減平糶穀價。每石銀九錢下。無庸減糶。九錢至一兩。減五分。昂至一兩一錢。減一錢。一兩二錢。減一錢五分。一兩三錢。減二錢。再昂官糶。總以一兩一錢為率。貧民借給口糧。報聞。○又奏。東省上年歷城等州縣。衛所秋禾被水。雖經分別賑卹。現屆春耕。請每畝借籽種銀一錢。秋熟徵還。得旨。如所議行。○陝甘總督



文綬奏准伊犁將軍舒赫德咨稱烏魯木齊  
移駐滿兵前經奏明挑選綠營兵一千五百  
建築城署兵房工竣屯田查此項兵本年春  
前即應挑抵烏魯木齊若於陝甘各營勻派  
未免稽遲酌於就近甘州肅州寧夏三提標  
營每處派精壯兵五百兵一百派十把各一  
外委一分領派肅州鎮幹練遊都各一統率  
前往報聞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二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戶部  
總稅務司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保蘇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二月丙寅朔諭昨據御

史富爾敏奏嗣後揀發人員請照驗看月官  
之例派出科道一同揀選一摺所奏非是各  
省奏請揀發人員經朕特派大臣遴選帶領  
引見原係隨時辦理之事與驗看月選人  
例派九卿科道者不同况驗看月官一事自  
朕臨御三十七年以來從未見科道等有將  
大臣驗看不合據實糾參者是特奉行成例  
難期實濟已可概見若揀發人員已派大臣  
而復令科道隨班監察事出紛歧既於政體

未協。倘因各省請發奏到。交部開列科道銜名。辦理徒費紆迴。否則科道人數衆多。朕又安能一一記憶。為之從中簡派乎。朕辦理庶政。祇期務實。若此等專事空名。無裨國是。實所不取。恐中外不喻朕意。將此通諭知之。○又諭據永德奏粵西差委需人。請揀選知縣六員。吏目五員。從九品五員。來粵委用等語。前已降旨。今歲春闈後。照丙戌年之例。將直省舉人。分別揀選錄用。是廣西省。即有應得

實錄卷九〇二

揀發知縣人員。此時自無庸再行簡發。轉致薪積為虞。著將永德所請知縣一項。無庸辦理。其吏目等官。著派官保程景伊。素爾訥。英廉會同該部。於候補候選人員內。照例揀選。帶領引見發往。○又諭據伍岱奏稱。副將色倫泰。色圖魯。侍衛烏什。哈達。帶兵前往色布色爾東大卡。與賊打仗。色倫泰陣亡。並陣亡兵二十餘名。帶傷兵將及五十名等語。伊等與賊打仗。陣亡受傷。甚屬可憫。理宜加恩。著

實錄卷九〇二

溫福等查明。咨部照例議卹。○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彰寶查奏。土弁歐韻清。勒索苗寨銀米一摺。當經降旨。將李湖嚴行申飭。令將因何不行奏聞之處。明白回奏。並傳諭圖思德。嚴行查審。務得實情。該道龔學海。如有知情徇縱情弊。即一併參奏。今據李湖奏稱。於辦理兵差途次。曾將訪有不法土弁頭人。現在訊究緣由。於十二月十三日。專差齎奏等語。及覈該撫所奏原摺。並未將此案明白聲敘。僅稱訪有不法土弁頭人。飭交龔學海查訊之語。明係風聞彰寶已奏。聊為塞責。當即以該撫措詞隱躍。於摺內批飭。看來李湖辦理此案。不無迴護。抑且似有偏向龔學海之意。前已交圖思德查辦。著再傳諭該護撫。即行秉公嚴審確情。據實具奏。毋得少存隱諱。如因李湖曾為上司。稍有瞻顧。則是自取咎戾。諒圖思德亦不敢嘗試也。○又諭據李湖覆奏。土弁歐韻清。勒索苗寨銀米一摺。內稱於

辦理兵差途次曾將訪有不法土弁現在訊究緣由於十二月十三日專差齎奏等語及檢覈該撫前奏原摺僅有不法土弁頭人飭交龔學海查訊之語而於土弁歐韻清婪索一案則並未詳晰聲敘豈得謂之已經奏明乎彼時朕以該撫措詞隱躍明係風聞彰竇已奏聊為塞責當於摺內批飭今此案已交圖思德查辦諒不敢有徇隱亦毋庸李湖之瑣屑分辯矣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據伍岱

奏烏什哈達馬彪不遵號令請一併革職

令其効力贖罪溫福摺內又稱烏什哈達私離汎地即欲辦理烏什哈達遂帶兵復往占據山峯等語伊等不遵將軍號令固不得謂之無罪但溫福即欲辦理烏什哈達亦覺過當烏什哈達理應看守所占之處遣兵寄信溫福不應將兵帶回此其罪也但烏什哈達從前亦曾攻碉奪卡今棄山岡而能復行占據亦可以抵罪烏什哈達馬彪俱著加恩革

職留任令其出力自贖溫福平時口吃在朕前奏事尚不能達其意性又頗露急躁官兵不知其如此必謂將軍性暴兵衆難堪又因不能即克地方中心煩躁不論地險雪深一味催迫官兵如此辦理恐失軍心不可不戒也再行軍之道固當嚴肅亦應審擇地勢酌量能行而後進若不惜兵力不論地之險阻惟知勇往直前恐於軍事反無所益數年以來凡臨陣退縮者朕必治罪然於山險雪深難於進攻之處並未嘗不愛惜官兵惟令催促前進也伍岱阿桂皆係舊人從前皆同溫福歷練行陣二人亦當將此情節婉勸溫福再此時書明阿張大經所帶之兵諒亦陸續將到此兵到時軍威愈盛爾等其一乃心力共圖滅賊速奏膚功○兵部議覆福州將軍宗室弘昫奏稱福州駐防八旗協領佐領防禦驍騎校等官共四十員不敷差委請於兵內選三十二人賞戴金頂行走查該處原設

官四十八員因乾隆三十五年寧夏將軍偉善奏准各處協領俱兼佐領裁八員今請增三十二人未免過多應於前鋒領催內每旗揀一人作為委署驍騎校賞戴金頂仍食本身錢糧遇本處驍騎校缺出與應陞人員一體揀補從之○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等奏准桂林咨稱原調陝甘兵經調赴西路南路現需添兵進剿請將撥濟甲金達之貴州兵二千改撥約咱倘西路亦需添兵於續調陝甘兵三千內酌留當即飛飭領黔兵鎮將馳赴約咱計此時已全抵軍營至續調陝甘兵雖經桂林咨商撥補西路因南路需兵稍急仍未酌調茲據軍需局司道稟稱陝兵二千由廣元入川到省即令速赴南路甘涼兵一千另由階文略陽入川計程已抵松潘距西路近應就近調赴西路查甘涼兵既抵松潘若令繞赴約咱紆程疲兵於事無濟酌令徑赴沃克什俟兩路會合時仍撥桂林調

遣再原調陝甘兵內西寧固原兵均先後抵營總兵張大經領陝兵從木坪甲金達來亦不日可到得旨嘉獎○又奏兩路官兵現進攻賊巢小金川可指日蕨事勦定後應擇小金川要隘設鎮駐兵控制金川至金川索諾木襲據革布什咱將來如何退出俟與桂林會合後籌辦得旨此時正以勦小金川為要餘俟成功再圖可也○丁卯祭

先師孔子遣大學士劉統勲行禮○諭曰阿桂著授為叅贊大臣仍加恩將伊子阿迪斯阿彌達寬免回京○諭軍機大臣等昨溫福等奏俟將南北兩山賊衆全行洗盡即可攻取資哩等語可知資哩即在山口我兵若將南北山梁占據自高處施放鎗礮向下攻打賊雖善守亦斷無不得者又昨據伍岱奏馬彪烏什哈達不遵號令貽誤事機而於溫福等會奏摺內又稱烏什哈達棄所占山岡而回溫福即欲辦理烏什哈達情願前往旋

已奪回等語。溫福等三人皆在一處而伍岱  
叅奏馬彪等摺內並無溫福阿桂之名。可知  
其彼此不睦。現當進兵滅賊之時。同事大臣  
若不和衷於事。大有關係。阿桂雖係提督。要  
非他人可比。既同溫福伍岱聯名奏事。難以  
諉為不知。著傳旨詢問溫福阿桂。昨伍岱所  
叅馬彪烏什哈達奏摺。因何不列溫福阿桂  
之名。令其明白回奏。○又諭曰。伍岱叅奏馬  
彪烏什哈達摺內。密奏溫福自以為是不聽

伊言。以致衆兵寒心等語。朕以溫福性躁。一  
時不能攻得資哩。催促官兵前進。以致衆兵  
寒心。亦未可定。至伍岱曾從兆惠經歷西路  
軍營。又授為都統。叅贊或遂輕視溫福。又或  
伍岱竟有過失。惟恐溫福叅奏。故為先發制  
人之計。烏拉齊之惡習如此。均未可定。在將  
軍叅贊理宜和衷共濟。方可以任事圖功。今  
若以伍岱所叅之摺。即寄溫福閱看。伊必轉  
滋疑惑。是以伍岱所奏夾片。已經焚燬。但溫

福在軍營。實在如何舉動。從前訥親在金川  
時。並未親臨戰陣。坐守營盤。是以將伊正法。  
今溫福日與賊人交仗。豈如當日訥親安坐  
營中。任性迫促官兵乎。阿桂雖係提督。然是  
滿洲世僕。且在軍機行走多年。係朕加恩棄  
瑕錄用。溫福所行之事。伍岱尚且奏及。何以  
阿桂反不奏聞。今伍岱所奏彼此有何爭競。  
其何以不睦之故。著傳諭阿桂據實密奏。看  
來二人在一處於軍務大為無益。不如派伍

岱隨在桂林隊內亦可。將此一併密諭阿桂。  
作速據實覆奏。○又諭據桂林奏連日攻勦  
噶爾金前面山梁情形。并於夜間設伏。擊敗  
偷營賊衆。及躡探路徑。繞越碉卡各情形。所  
辦俱好。賊番屢次乘夜潛來偷刦。必係金川  
所為。甚為可恨。十五夜間。截殺五十餘賊。雖  
足稍挫其鋒。使知警畏。惜未能盡殲其衆。即  
此幫助小金川一節。索諾木之罪。已難輕宥。  
前諭桂林選派勇幹之員。持檄往諭。斷不可

少至索諾木既與僧格桑勾通一氣亦未必不防官兵之并為勦擊固無慮此時之豫洩事機致賊酋知覺準備也現在溫福攻勦資哩已得其對面山梁所有資哩賊寨計日可破今桂林復尋覓間道進攻果能得其要隘兩路俱可乘勝直入攻勦美諾勢如破竹若即擒獲僧格桑處以極刑則諸番自然震懾軍務即可告歲但恐逆酋逃入金川而索諾木竟敢負隅抗命勢不得不移兵征勦現在陝甘貴州等省續調添調之兵俱陸續到營惟覺滿洲兵太少朕意或將豫派之京兵二千即令起程前往自為得濟但派遣京兵即使兼程邁進此時亦不能迅至軍營供現在攻勦之用且京兵行動聲勢甚大以此朕心尚未能遽定况用兵之事實非朕本懷不特金川險僻不欲窮兵黷武即辦理小金川一節朕初意即不肯加兵是以於阿爾泰格外矜原若其誤全出於阿爾泰一人之意則與

向年訥親之債事何異是阿爾泰早經正法又豈能僅予罷斥旋復授為散秩大臣乎著將此詳諭溫福桂林即將現在情形通盤籌畫若索諾木藏匿罪酋又不退還侵地不可不聲罪致討即當奏請京兵邁往合力勦擊俟伊等覆奏到日以定行止○又諭前據溫福等奏攻打資哩現在占住北面山梁盡力攻擊距今又六七日尚未將曾否攻得情形奏聞官兵自十二月二十九日攻圍資哩以來已經一月有餘該處為賊人門戶自必悉力拒守今日久未能攻克恐不免師老氣沮於軍務殊非所宜昨閱小金川投誠之布爾佳供詞內有在水關壩居住若官兵攻過資哩一到水關壩全家都活不成之語查圖內有水南壩似即水關壩之轉音其地與達木巴宗不過一水之隔距美諾亦不甚遠朕意若一面圍困資哩一面分兵竟取木南壩若一至木南壩即已繞出資哩之後兩面夾擊

賊衆勢將自潰。而美諾賊巢亦更無可阻拒。較之攻勦資哩正面。冒險撲殲者。勞逸懸殊。如其資哩之賊。出而救護。正可盡力截殺。俾無噍類。至圖內木南壩。向係沃克什地界。今土司色達克拉克兄弟俱隨在軍營。其路徑皆所熟悉。若用伊等為嚮導。自屬妥便。著傳諭溫福。即行相機妥辦。○戶部議准前任大學士管四川總督阿爾泰奏。稱南川縣產茶茂盛。每年配額引有餘。請自乾隆三十六年始。

增茶腹引百張。給商運銷。照例徵課。從之。

兵部議准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奏。稱武職官子弟。例不准在任所本營食糧。但隨任者多。兼有弓馬人材出衆者。必限令食糧本籍。無力回籍者。阻上進之路。請嗣後准於隔屬別營入伍。責成備弁。秉公挑選。瞻徇叅處。從之。○戊辰祭。

大社

大稷

上親詣行禮。○諭據徐績奏。軍犯李作良自配。逃回利津原籍。經該犯之父李海赴縣首稟。例應如罪人自首免罪。但該犯屢犯竊案。在配又不能安分。殊屬玩法。仍擬斬決等語。此等軍犯。逃回原籍。自屬怙過不悛之徒。本無足惜。但現經伊父首稟。於律既有如罪人自首之條。自可量從末減。李作良著從寬免死。仍發原配地方。嗣後有似此者。俱照此例行。但因首告而貸死。已屬法外之仁。祇可一次。若到配後。仍不知懲艾。復敢脫逃。雖有父兄等再為首告。亦不准其寬減。於情法更為允協。著為令。○諭軍機大臣等。據桂林奏。准駐藏大臣咨。稱民人杜華飲酒身死。不明一案。通判蘇恩植遊擊永明互相推諉。不辦。應由內地另行派員往辦等語。西藏距內地甚遠。故特派大臣前往辦事。遇案件理宜即行審擬完結。如屬員推諉不辦。亦應一面叅奏。一面辦理。豈有調取內地官員往辦之理乎。在



莽古賚從前惟管旗務。謂不諳事體。猶可。索琳由軍機章京擢用。布政使辦事有年。又屢經差遣。並曾在軍機處行走。熟聆朕旨。何事未經自非莽古賚可比。此等舉動。甚屬不堪。莽古賚索琳俱著嚴行申飭。其杜華身死。不明一案。仍著莽古賚索琳辦理。並令將因何不辦。咨行桂林調取內地官員之處。明白回奏。○又諭曰。伍岱密奏摺內有溫福自以為是不聽伊言。頗寒官兵之心等語。朕謂將軍叅贊在營辦事。必彼此一心。方於軍務有益。今閱伍岱所奏。則已露彼此不睦之意。朕已將其摺片焚燬。並降旨詢問阿桂。然朕徹夜思維。倘溫福知之。轉生疑懼。論溫福。伍岱。阿桂三人。朕自信信用溫福。無反信伍岱。阿桂之理。即如前日溫福等奏摺。遞到。朕先為閱看。因其辦理烏什哈達頗為過當。朕即以過當批之。後始閱伍岱奏摺。非因伍岱之言也。總因溫福平素口吃。性又急躁。一時不能即破。

資哩。其心更增煩躁。所以急欲嚴辦烏什哈達。由此可以想見其性情矣。然溫福身任勦賊。其煩躁固宜。即伍岱。阿桂亦豈有不煩躁之理。此尚非溫福之過。其曲自在伍岱。若使溫福亦如當日訥親在軍時。偷安退縮。從不一至接仗之地。但知嚴促兵丁進攻。則不但伍岱應行叅奏。即阿桂亦當聲明其故。一同叅奏。朕昨日密寄阿桂諭旨。竟不必機密。即令溫福。伍岱。阿桂同看。或果係溫福性暴。蔑視伍岱。致寒將士之心。溫福即當改悔。從前之失。朕意伍岱在軍營。較之溫福更多歷練。或因一時不能攻取資哩。恐溫福委罪於伊。乃以此密奏為先發制人之計。其欲自占地步。已屬顯然。著溫福。伍岱。阿桂據實奏聞。朕辦理庶務。一秉至公。從無偏倚。如此反覆申諭者。正以伊等皆受朕重恩。且當軍旅要務。若彼此生釁。必至誤朕大事。至於此等瑣細。朕亦不加深究。著傳諭伊等各自屏去嫌疑。

合心共濟速冀勦滅逆酋以慰懸望○已已  
以舉行仲春經筵遣官告祭

奉先殿

傳心殿

上御文華殿講官暨侍班之大學士九卿詹事  
等行二跪六叩禮分班入殿內序立直講官  
四人出就講案前行一跪三叩禮復位直講  
官觀保王際華進講中庸修道之謂教一句  
講畢

上宣御論曰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  
人物之所同得然則修道之教亦豈外乎人  
物之所同得與理之自然乎蓋教也者非如  
羿之射曠之音鵲之醫秋之奕必待專心致  
志求其師承然後能得也不過於率性之道  
修之而已矣故曰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亦惟覺斯民所  
固有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是則聖人  
設教原不外五常五倫之正使人各修其道

以復其性故曰性相近也若夫羿之射曠之  
音鵲之醫秋之奕則必待習而後能得則所  
謂習相遠也非吾所謂教也雖然使自率性  
之未能是已且不能修又何以教人則柳宗  
元所謂若甚憐焉而卒以禍者又將甚焉嗚  
呼教豈易言哉講官暨侍班官跪聆畢興直  
講官德福倪承寬進講易經輔相天地之宜  
一句講畢

上宣御論曰宋儒註此象者率以四時之節四  
方之限為裁成春耕秋斂高黍下稻為輔相  
審如是則古聖神道設教之後民皆知之矣  
何賴后之裁成輔相乎蓋裁成所以制有餘  
輔相所以補不足制有餘為差易補不足為  
實難今夫水旱不齊苟非為君者勤恤民隱  
賑災濟困則赤子之轉於溝壑者將誰賴乎  
故泰之中即有平陂往復之象是在有輔相  
之責者有孚惠心補其不足庶乎常保其泰  
而得天地之宜可不慎哉講官暨侍班官跪

聆畢。大學士劉統勲等奏曰。

皇上垂訓。以覺斯民所固有為修道之教。以勤恤民隱。賑災濟困。為輔相天地仰見

聖心本中和以位育。符覆載之生成。凡有教養斯民之責者。皆宜恪體此旨。臣等幸侍

講筵。親承

聖訓。不勝榮幸。奏畢。諸臣出就拜位。行二跪六叩禮。禮成。

上還宮。○遣官祭

關帝廟。○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曰。左都御史觀保

於經筵進講時。顛倒失次。不能終講。甚屬不堪。著革去頂帶。從寬留任。○庚午。遣官祭昭

忠祠。○辛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雲南現有查辦事件。著侍郎袁守侗。馳驛前往會同署撫李湖。秉公辦理。○

又諭曰。袁守侗現在出差。此次隨往盤山。著

派瑚世泰。○壬申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曰。福隆安豐昇額。現在隨往盤山。所有兵部印鑰。著大學士劉統勲暫行帶管。○又諭曰。南城監糶之袁守侗。范時紀。現俱出差。著派嵇璜暫行管理。○又諭曰。袁曰修現在出差。所有監修城工事務。著閻循琦代辦。袁曰修回京之時。仍行兼管。○又諭曰。御史費南英奏請官設磚瓦灰舂二廠。動帑辦造。以待各工應用一摺。所見不達

事理。上年秋間。因雨水較多。官私房屋。同時購料修葺。所有磚瓦灰舂。市價遂致加昂。然並非非常有之事。遲俟一年半載。物料自可漸平。何必總總過計。及此摺內。援引琉璃窯木倉二處為例。尤所謂擬不於倫。見理全不明晰。向來官設琉璃窯座。特為官工所用。陶埴式樣。本非民間所當用。即木倉存貯木植。亦由各省運到。如架木等件。儲備各處取支。並非以建造所資。一切巨楹細桷。悉行取給於

此也。至磚瓦一項如官工所用無多。即向民間平價購買。如城工為數較夥。則管理工程處早已奏明官為燒造。又何庸慮及官民爭購價值日增耶。至灰舂必由近山地方燒運。若設立官廠。其勢不得不仍取給於窯戶。伊等藉口官辦於民用反致居奇。該御史所言真乃知其一不知其二。於事皆不可行。原摺著發還。仍將此通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諾穆親奏滇省銅廠有應行查辦之事。已派侍郎袁守侗馳驛前往雲南會同該署撫李湖東公查審。據奏到單內有布政使錢度第三子起程及藩幕葉姓行二回浙之語。二人係案內應行質訊之人。著薩載富勒渾即於各原籍密行查明。迅委妥員押赴滇省質審。仍行具摺覆奏。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以通政司副使申保為通政使。○癸酉諭五城內外煮賑各廠向年俱於三月二十日停止。第念去歲近畿被水之處收成稍歉。今雖

時屆春和。尚在青黃不接之際。入市米糧未能充裕。貧民口食恐猶未免拮据。所有現在五城內外各廠著再加恩展限半月。俾就食貧民益霑惠澤。副朕軫恤至意。○又諭火器營工程所需木植著即交工程處買辦。無庸交與周元理。仍著總管內務府大臣派委妥員會同該管工大臣等妥協辦理。○諭軍機大臣等。戶部奏據原任山東平度州知州錢鳴萃呈控蘇州額商楊裕和之子楊宏孚等構夥欺隱洋銅數逾百餘萬觔。請勅交江蘇查辦一摺。該商等每年按額發船辦銅。官買所餘聽其自售。後即減去二船。而交官仍依定額觔數。此係積年遵行之事。該商等計圖贏餘。原屬情所必有。但何至每年增辦九十餘萬。及一百餘萬觔之多。聞錢鳴萃呈內稱銅鉛皆收浙省乍浦海口。均有報案可憑。該商如果欺隱多銅進口。時自不能掩飾。該口各年並有簿籍可稽。一經提取覈對。其真偽

無難立辨。所有此案情節。已有旨交高晉薩載會同富勒渾查辦。著再傳諭該督撫等。即行秉公確覈。徹底清查。明確具摺覆奏。○軍機大臣等議覆護軍統領慶泰奏稱。所轄保定等處駐防兵內。保定滄州情形相同。而滄州兵數較保定多十一名。均食二兩錢糧。請裁作食一兩錢糧之養育兵二十二分。於無糧餘丁內挑補。應如所請。並令將裁改糧缺分派保定滄州。每處各給十一分。從之。○戶

部議奏。戶部右侍郎蔣賜棨奏稱。浙省駐防兵米。向係布政使總理。杭州府知府收放。自乾隆十三年。前撫顧琮。以該府事繁。題改理事。同知辦理。後積年虧缺。請將廣豐廣寧常平。大有。四倉貯米。仍歸杭州府知府管理。應如所請。令報明藩司總覈。再嘉興府屬尚有徵解乍浦理事同知收放之乍浦駐防兵米。亦應改歸嘉興府知府經營。至各省駐防綠營兵米。現在應否改員經營。請飭各督撫按

地方情形籌奏。從之。○禮部題朝鮮國王李昫遣使表賀。

萬壽冬至元旦三大節。及進歲貢方物。賞賚筵宴如例。○予故和碩顯親王衍潢祭葬如例。諡曰謹。○予故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楊廷璋祭葬如例。諡勤愍。○緩徵甘肅上年被旱勘不成災之崇信安化寧州正寧合水等五州縣新舊錢糧。並借給貧民口糧籽種。○甲戌遣官祭

先醫之神。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詣

恩佑寺行禮。○自圓明園啟鑾幸盤山。○四川

總督桂林奏賊屯踞噶爾金後山梁。經臣密派備弁帶兵潛由甲木下溝進攻。復飭侍衛將領等分領兵伏噶爾金山下。聞鎗接應夾擊。殲賊六十四。奪大小石卡四十餘。復攻破邦科碉卡。殲賊十五。取碉房石卡二十餘。餘

賊潰竄樹林被東山梁賊救應上山東山梁  
陡險碉卡有金川番衆屯守若徒於此仰攻  
恐稽時日因與鎮將等一面攻東山梁一面  
設法渡河襲隔岸阿仰地方並派弁兵裹糧  
從噶爾金後山梁赴墨壘溝山嶺潛進覓路  
直抵達烏得旨一切皆合機宜佇俟大捷喜  
音○又奏前奏攻克卡丫情形奉諭旨以擒  
占碉卡甚多殺賊甚少命將該處實情覆奏  
查口外番夷均住碉樓隨處各成寨落棲身

拒敵皆於此其碉房鎗眼高下俱可放鎗每  
碉數人防守兵便難過卡丫係小金川要隘  
各碉賊本衆因調往他處祇留二百餘分碉  
抵禦是以碉多賊少報聞○是日駐蹕湯山  
行宮○乙亥諭曰溫福等帶兵攻取碉卡千  
總趙全桂力戰陣亡甚為可憫趙全桂著照  
守備之例加恩優卹其餘受傷陣亡官兵著  
溫福等查明造冊送部照例議卹○諭軍機  
大臣等溫福阿桂等奏連日官兵攻剿殲賊

甚多如我兵得進阿喀木雅則資哩賊人即  
勢難存聚等語籌畫甚是據現所奏情形似  
無慮賊番自後掩襲惟當鼓勵官兵奮勇前  
進但當此險要之地若惟促令官兵攻取轉  
致多損兵丁於情事反無所益是當謀出萬  
全即稍稽時日亦無關繫再所稱攻得阿喀  
木雅則資哩賊人即難占據是阿喀木雅係  
南北兩山之要路得此即可推滅資哩直攻  
美諾矣倘既攻克阿喀木雅而資哩賊人仍

平定回疆方略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然死守一時難以攻得則酌量駐兵牽綴溫  
福等即帶兵直取美諾可否如此辦理其悉  
心籌畫行之再朕因奏事之便屢降諭旨者  
原以增益在事諸臣之智慮但軍行萬里變  
態多端一時情形難以懸度溫福等但當相  
度事機惟冀有濟於事又不可拘泥朕旨現  
在彼處情形如何迅速具奏佇俟好音○又  
諭今日閱溫福阿桂奏摺不列伍岱之銜朕  
疑伍岱接仗時或有挫失及細閱摺內則仍

有伍岱之名。前因伍岱單銜奏事。朕謂將軍  
叅贊。彼此不和。必因伍岱自恃軍營。歷練。又  
以朕用為都統。叅贊。遂生狂妄。或因溫福目  
無伍岱。至於不睦。已降旨令伊等據實覆奏  
矣。今觀此摺。是非關伍岱之故。必溫福阿桂  
以伍岱是烏拉齊人。因藐視之。夫朕用伍岱。  
原以其久歷軍營。欲其於行間出力。至於信  
任大臣以圖集事。豈有舍溫福阿桂。反信伍  
岱之理。溫福阿桂。皆係滿洲世僕。且為朕任  
用舊人。若如此居心。是其識見與伍岱相等。  
數年以來。朕留心察看將軍大臣。往往如是。  
夫朕任用一人。將軍等即當體朕之心。諸事  
含容。冀服其心。而得其力。豈宜好生枝節。轉  
開釁隙之端。溫福現任將軍。且加恩至大學  
士。更應度量含宏。隨材器使。使人心翕附。將  
士効命。不應居心如此。著傳諭令其改悔。以  
收羣策之益。○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  
等奏三雜谷土司。校磨最近內地。前小金川

遣人。誑以大兵將計三雜谷。致該土司等疑  
懼。聚演土兵。現經諭釋。並將賊酋捏詞煽惑  
大兵專剿緣由。檄示各土司。報聞。○是日駐  
蹕三家店行宮。○丙子。  
孝康章皇后忌辰。遣官祭  
孝陵。○諭據裘曰修奏直隸河工雇夫給值需  
用錢文。請照京城發兌官錢之例。許辦工各  
員一體交銀領買等語。著照所請。於平糶麥  
廠錢文內。准其照大興宛平之例。許辦理河  
工各員。持印文赴步軍統領衙門領買。其錢  
文出城時。仍給票照驗。以憑稽覈。○諭軍機  
大臣等。天津道宋宗元。久任直隸。前於清河  
道任內。終養回籍。嗣以服闋赴補。因即照例  
用為天津道。前歲楊廷璋曾奏其人甚平常。  
遇事不肯認真。且云其在籍時。家貲豐厚。頗  
不安分。為富不仁。因聞彰寶欲行查辦。始出  
而補官。去歲復奏其近日稍知奮勉。昨周元  
理又奏其在直年久辦事諳練。看來宋宗元



本係蘇州習氣。猥巧原所不免。而在直隸尚為熟手。其人雖非大器。亦非必不可用之才。但楊廷璋前此言其居鄉多事。因避彰寶出而赴補。何由得知其詳。此語問之彰寶。自可得其實。著傳諭該督將宋宗元在籍如何鄉評不好。有無為富不仁實據。及該督果否曾欲叅劾之處。詳悉據實覆奏。毋稍隱諱。將此傳諭知之。尋奏與宋宗元素無交往。前在蘇州巡撫任內。並未聞其居家多事。為富不仁。亦未欲行叅劾報聞。○是日駐蹕大新莊行宮。○丁丑。

上遣侍衛春寧赴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是日駐蹕盤山行宮。至癸未皆如之。○戊寅。諭軍機大臣等。十一日順義三河一帶得有微雨。次日天氣稍寒。密雪半日。然亦入土旋融。惟山上畧有存積。今據周元理奏通州一帶。十一日得雨三寸。十二日早復又飄雪。現在未止。看來此次雪澤甚薄。未知

各該處得雪多寡若何。是否隨時融化。於出土麥苗有無妨礙。深為廕念。再昨日濃陰密布。勢甚寬廣。諒京南一帶亦可偏及。但向南氣候較暖。落地即當成雨。未知各屬所得分寸若何。著傳諭周元理。即將現在情形查明覆奏。尋奏十一、十二等日。寶坻、良鄉、香河、武清、東安、永清、固安、并保定省城俱得雪二三寸。河間任邱、涿州、定興、新城、雄縣得雪一二三寸不等。地土滋潤。麥苗青葱。春巡之日。甘

平定奉天

事

澤應時。官民無不歡慶。得旨。此間近山乃大雪。於欣慰之中。終恐凝凍傷麥。將近日情形速奏來。尋又奏十五、十六等日。武清、東安、香河、三河、永清、涿州、平谷均雨雪交加。入土三四五寸不等。保定、河間、天津、正定、順德、廣平大名并深定趙三州屬俱得雨四五寸。得雨處霑足。得雪處亦隨時融化。於麥有益。並無凝凍傷損。報聞。○又諭嗣後漕船入北運河。起剥貨物。著長蘆鹽政每年派委妥員一人。前

往該處會同直省委員一同監辦。如直省委員有偏徇漕船之處。即著該鹽政參奏。若鹽政委員有借端滋擾之處。亦著直隸總督參奏。○已卯諭直隸省上年瀕河州縣間被偏災。當即降旨發帑出粟多方賑恤。今歲新正復將宛平等二十四州縣加恩展賑一月。俾災黎口食有資接濟。今者省視近郊。目睹村墟寧謐。雖不至於失所。第念被災較重。八分以上之各州縣。其中毗連地畝。勘不成災者。格於成例。不得同霑愷澤。朕思災歉州縣。既在八分以上。其不成災村莊。雖屬有收。而左右前後。閭里緩急相通。事所必有。若照例徵輸。情形未免拮据。現在開徵屆期。著再加恩將宛平良鄉涿州東安永清固安霸州文安大城通州寶坻香河武清新城雄縣天津靜海寧晉保定三河薊州寧河豐潤玉田等二十四州縣內。勘不成災各戶。應納錢糧。亦予緩至本年秋成後徵收。以紓民力。該部即遵

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戶部議覆荊州將軍傅玉等奏。將荊宜施道庫現存賞剩馬價銀八千九百餘兩解交司庫一摺。已依議行矣。但傅玉摺內聲稱覈對定長原奏多銀二十兩八分。承辦庫員不能查出等語。此項銀兩從前存貯道庫。支放存剩。自有檔案可稽。即錯算給發。亦必有款項可指。何以多開銀數。竟無查考。如係承辦庫員前此支放錯誤。自應著落賠補。不得僅以咨部查議完結。但為事甚瑣。或傅玉有意苛求乎。著傳諭富明安詳悉查明具摺覆奏。○四川總督桂林奏。督兵攻東山梁賊。憑高固守。對面阿仰地方。賊亦沿河設卡。兵難暗渡。因令總兵宋元俊王萬邦等。仍力攻山梁。派參將薛琮等領川練兵二千。令土兵引路分兩路。一由甲木翻山。一由新得噶爾金後山梁繞道俱潛赴墨壘溝山嶺。繞出東山梁後。從上壓取。比到齊時。賊於山脊要路。憑木城石卡堅守。麾兵奮擊。

占據大木城四石卡二十一殲賊四十六追  
至半山兩峯壁立徑險僅容一人賊拒守山  
卡兵傷難進因令薛琮等帶兵暫屯仍飭上  
緊設法攻開取道直抵達烏得旨自當督飭  
官兵鼓勇向前亦應愛惜兵力勉為之一切  
佇俟捷音○庚辰吏部議准調任貴州巡撫  
李湖奏稱黔省書院掌教張甄陶由編修改  
授雲南昆明縣知縣以驛務懈弛革職留五  
華書院掌教五年經前督劉藻奏移貴山書  
院年滿克著成效請照五華書院掌教孫見  
龍例議敘八品職銜從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三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工部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二月辛巳

上遣侍衛百靈阿赴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鐵保自抵軍營已逾數月未見陳奏一事而桂林奏事摺內亦無鐵保之名鐵保身係副都統為朕特遣帶領成都滿兵之員到彼已久豈無應奏事件若因桂林身係總督摺奏俱用漢字則或隨同列名或另繕清摺具奏俱無不可且桂林始由侍郎差往四川與副都統官階相等今雖授為總督亦非上官何不可列名奏事今

絕未奏及豈因所帶兵少耶抑或竟視為總督屬員耶著傳諭鐵保令其明白回奏○刑部議覆湖北巡撫陳輝祖奏稱烟瘴省分惟雲貴兩廣所屬又不盡烟瘴例遣軍犯若循烟瘴之名盡發該四省恐匪徒日積滋事請仍循舊例以極邊四千里為限勻發各省刺明改遣字樣到配派當苦差以別常犯查發遣軍犯舊例極邊烟瘴俱發四千里如無烟瘴地方即以極邊為烟瘴乾隆三十二年經

兵部以定里數改發極邊與烟瘴罪名未協奏明停止但拘泥罪名今匪徒羣聚四省亦覺可虞請嗣後將從前新疆款內改發烟瘴人犯照舊發遣面刺改遣字其本例應發烟瘴及名例內改發烟瘴人犯均以極邊四千里按表內省分酌發充當苦差面刺烟瘴改發字脫逃照烟瘴人犯脫逃例治罪從之○

壬午春分朝

日於東郊遣理郡王弘曉恭代行禮○諭曰舒

赫德家眷既前往伊犁。巴圖濟爾噶勒家眷亦應遣往。著加恩派御前侍衛普爾普並賞銀一百兩護送伊母。由驛前往伊犁。○閩浙總督鍾音等奏。福建古田縣水口黃田二驛距縣遠而差繁。前水口驛係分防縣丞兼管黃田驛。驛丞專管。嗣裁驛丞。將二驛俱歸縣管。遇要差難免誤公。分防水口縣丞自驛歸縣管。事務甚簡。且黃田距水口較近。請將二驛歸該縣丞管。其附近地方額徵民屯糧銀

亦令徵收。應給驛站銀。即於此項動支。仍由該縣覈銷。地方鬪毆賭博私鹽逃盜及遞解人犯均責成查辦。戶婚田土等細事就近審報。失事照該管官例叅處。並請鑄給古田縣移駐水口縣丞。兼理水口黃田驛關防。從之。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連日用礮進攻資哩。摧毀石礮。而賊人藏入地溝死守等語。朕意用礮從平處施放。必至穿過。若從高處向下。賊即藏匿地溝。亦難匿避。今溫福

等打毀石礮。僅餘大許石牆。我兵或做木架占高處施放。或築礮臺向下。則賊巢無不摧毀之理。想伊等帶兵數千。制造木架及堆礮臺。亦復不難。溫福等何不一念及此。再溫福等現在攻取資哩大寨。乃賊人要路。悉力死守。一時不能攻取。尚屬常事。至伍岱牛天昇帶兵攻取南北山梁。兩旁山梁之賊諒不甚多。至今一月有餘。何以不能攻取。伍岱經歷行陣。非他人可比。看來伊等並不加緊出力。

著傳諭伍岱並令溫福傳諭牛天昇。一同明白回奏。至安設駐防兵丁事宜。此時斷不可洩露。使巴旺布拉克底之人聞之。或生疑懼。俟擒獲僧格桑後。再籌辦可也。○戶部議覆山東巡撫徐績奏。稱東省社倉糧石。雖經設立社長。專司筦鑰。而經理出納。仍賴地方官總持。名為民捐實同公項。查各州縣新舊交代。及年底報銷。僅冊報府司巡撫。並不咨部。恐日久弊生。請交代時盤清結報。咨部察覈。

如積年民欠實係逃亡無著及力不能完者取結年底題豁應如所請并令各省一律辦理從之○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等奏接奉諭旨以現勦之資哩僧格宗俱小金川要隘金川兵由何路赴賊巢命確訪伏兵豫堵查兩金川境壤相接據脫出之沃克什番民章喀爾等供僧格宗南半日程為來章寨來章南一日程為金川所屬克舟九寨克舟距噶拉依不遠金川兵從克舟至來章從來

章至僧格宗再抵美諾各該處均在美諾西南官兵經過處在美諾東北俟攻抵美諾訪明各徑分兵嚴範報聞○又奏接奉諭旨以賊匪狡獪大兵深入命防後路臣等自攻破巴朗拉進抵達木巴宗攻破斯底葉安進抵資哩俱於緊要處酌派將領帶兵防守惟因昭通總兵馬彪由北山進兵川北總兵牛天昇由南山進兵重慶總兵和邦額隨營經管火藥軍械各事宜僅今遊擊等員防範後路

今陝甘總兵書明阿張大經先後抵營應令和邦額赴巴朗拉一帶統兵駐巡和邦額經手各事今董天弼接管報聞○甲申諭曰刑部侍郎員缺著吳壇補授吳紹詩著調補吏部侍郎袁守侗著調補刑部侍郎吳壇未到任之先吳紹詩仍著辦理刑部事務俟吳壇到任後吳紹詩再赴吏部辦事袁守侗現在出差所有刑部侍郎事務著閻循琦暫行兼署○又諭曰復興在京多病現有存留額濟

勒之土爾扈特前來之信照料需人著復興往伊犁在副都統上行走並交舒赫德善為教導差遣復興著單身前往不得如他將軍大臣等攜帶家眷○諭軍機大臣等現在溫福等攻取資哩今伍岱馬彪攻北山梁牛天昇攻南山梁滿大臣帶兵最為得力南山亦應派滿大臣一員協同牛天昇進攻何不派常保住從前常保住在總兵任內因其染綠營習氣朕特調回授為副都統遣往軍營効

力理應諸事奮勉。此時諒在溫福隊內。溫福屢經奏事。並未提及。著傳諭溫福將常保住。曾否得力之處。據實奏聞。○禮部議覆貴州學政孫士毅奏稱。革生仍冒衣頂。州縣不及檢察。請令各學教職。按季冊報州縣。遺漏。照徇庇例議處。並令革生鄉鄰具結。如本人冒充衣頂。不首。一律科罪。查生員詳革。由州縣者。案在州縣。無庸該學冊報。惟由該學詳革者。應冊送州縣備案。疎漏。照經手遺漏例。罰俸一年。受囑漏送。照徇庇例。降三級調用。至鄉鄰與革生。難步趨相守。分傳具結。恐胥吏滋弊。無庸議從之。○兵部議奏據閩浙總督鐘音奏。浙江黃巖鎮總兵孫廷璧。於該鎮標左營遊擊婁加貴等。賄匿盜案。毫無覺察。應照溺職例。革職。鐘音不實力稽查。降一級留任。得旨。孫廷璧著革職。鐘音著降一級留任。○又議准荊州將軍傅玉奏。稱荊州四七月雨。雨多天熱。兵難操演。請照京城例。停操。應

領大藥裁從之。○調安徽布政使增福為江蘇布政使。以安徽按察使楊魁為安徽布政使。安徽督糧道塘琦為安徽按察使。○旌表守正捐軀之安徽虹縣民姚士秀妻宋氏。○是日駐蹕大新莊行宮。○乙酉。諭曰。吏部漢侍郎現在乏人辦事。吳紹詩著即赴吏部新任。仍暫行兼辦刑部事務。○又諭。江南積欠錢糧一案。前歲經該督撫清查奏到。業經加恩展限分徵。俾小民得以從容輸納。並令每年將新舊應徵之數。於年終彙奏。以重責成。茲據吳壇奏報。蘇州等屬。乾隆三十六年。地丁應徵雜辦等項新賦。已於歲內全完。至十一年至三十三年積欠。并三十二、三、四、五年災緩帶徵銀兩。統計五十四萬四千七百餘兩。截至三十六年年底。已完銀四十九萬一千五百一十餘兩。惟尾欠漕項銀五萬三千一百九十餘兩。等語。上年江蘇係輪屆普蠲正賦之年。又值秋成豐稔。小民因力量寬裕。即



將歷年舊欠緩帶等項。不待分限屆滿。俱各乘時輸納。尾欠尚不及十分之一。頗知踴躍。急公情甚可嘉。自應特沛殊恩。以示獎勵。所有蘇松等屬未完尾欠漕項銀五萬三千一百九十餘兩。均著加恩寬免。該地方有司務宜宣示恩綸。詳悉曉諭。令此後毋再積有拖欠。致煩催科之擾。以期長享安恬。副朕體恤施惠至意。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據吳壇奏蘇州各屬歷年積欠緩帶等項計五十四萬餘兩。民間乘時輸納。已完銀四十九萬餘兩。僅有尾欠漕項銀五萬三千餘兩等語。現已降旨將江蘇漕項尾欠加恩寬免。俾閭閻知所獎勵。是蘇州藩司所屬積欠辦理已屬妥善。其江寧藩司所屬積欠亦多。現在作何辦理。完欠情形若何。著傳諭高晉即詳悉查明。具摺覆奏。再吳壇已擢授刑部侍郎。其員缺令增福調補。增福平日辦事雖屬認真。但江蘇事務較繁。伊初到恐尚無從措

手。現已另行傳諭。令其悉照吳壇任內章程妥辦。著高晉於增福謁見時。將吳壇在蘇州任內一切經理妥協之處。詳悉告知。俾得知所從事。○又諭。昨已降旨將增福調任江蘇布政使。該省為財賦重地。向來積欠甚多。吳壇任內查辦督催。頗為妥善。近據奏報舊欠緩帶等項五十餘萬。已完四十九萬餘兩。僅餘漕項尾欠銀五萬餘兩。不及十分之一。現已降旨加恩寬免。俾小民知所激勸。增福到彼一切事宜。務當實心辦理。悉照吳壇所定章程。不可稍有更易。至舊欠既已全蠲。民力更為寬裕。此後額賦務令年清年款。毋致再有拖欠。○又諭。昨溫福等奏僧格桑差人投稟。其詞悖妄可惡。不應給與回文等語。自應如此辦理。至所差齋果賊番。理應嚴加刑訊。究取確情。即行正法。而溫福等並未辦及。殊不可解。業經降旨飭詢。今思溫福等凡有拏獲賊匪及投降番衆。無不訊取供詞附奏。何

獨於齎稟之賊。不置一詞。此必伊等因圍攻資哩。急難得手。適有僧格桑遞到之稟。遂借不給回文一語。以探聽朕意。而又不敢明言其故。若朕語意稍有寬假。伊等又不知作何遷就招降。急圖完局。此等伎倆。豈能於朕前嘗試。小金川乃內地土司。敢於違約拒命。罪在不赦。即或一時攻勦。未能即破。亦當實力設法攻擊。務必得其要隘。搗穴擒渠。以肅此役。豈宜復有游移手。閱溫福等所奏。並不敘及投稟賊番下落。甚屬含混。若竟係伍岱差人接稟。聽賊番仍復回巢。置之不問。則伍岱辦理亦屬大謬。至溫福以大學士為副將軍。縱使僧格桑欲投文稟。亦當遣其頭目到營懇求。方合體制。若賊首藐視將軍。僅差人於營外高呼。擲以一紙。溫福亦何至甘心受其輕慢。即係伍岱辦錯。亦當劄詢伍岱。向其理論。並將伍岱附叅。又何以恬不為怪。默然隱忍。若此。更不可解。著溫福一併明白速行回

奏。又諭昨據溫福等奏。僧格桑差人送稟。經朕降旨詢問溫福等理應將送稟賊人拏獲。訊供具奏。何以並未取供。今細閱溫福等奏摺。賊番於伍岱營前卡外屢稱有話。伍岱差土練一名詢問。因據賊番告稱。伊土司有稟呈遞。尚懇將軍大人等賞給回書。即將賊稟傳入等語。看來僧格桑此稟。初非差人致送。惟於卡外喊叫伍岱。即令人將稟傳入。轉送溫福。並未將呈稟之人一併拏送。如賊果窮感畏懼。呈稟乞命。必須專使前來。即當將送稟之人拏獲嚴訊。亦可得其實情。今惟於卡外喊叫。明係試探伍岱理應置若不聞。奮力攻取。使之喪膽。豈有反令人取稟之理。如此何能示天朝軍威之大。朕以伍岱閱歷行陣。尚知奮勉。故特授為叅贊。差往四川軍營。伊豈見不及此。今伊領兵數千。一月有餘。未能攻克山峯。而賊於卡外喊叫。即取其稟。心存了事。實屬錯謬。著傳諭伍岱。賊番係差何

人彼時如何情節。因何未將呈稟之人。一併拏獲。及如何差人取稟之處。即速明白回奏。○以服闋雲南開化鎮總兵永平。署鑲藍旗蒙古副都統。兼管火器營事務。○是日駐蹕三家店行宮。○丙戌。

上迴鑾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辛酉。○遣官祭賢良祠。○諭。

著派乾清門侍衛音吉圖。德赫布。百靈阿。蒙古固爾和隆武烏爾圖納遜。巴雅爾阿爾都。及

健銳營副前鋒叅領圖欽保。二等侍衛額林普爾。三等侍衛華善。伊爾蘇拉寧珠布。蓋翎侍衛拉漢保。副護軍叅領西蘭保。額爾金。均令護軍統領明亮帶往四川軍營。分帶官兵進剿。○諭軍機大臣等。桂林奏分兵先復革布什咱一摺。所見亦是。索諾木黨惡幫兵。其情甚為可惡。將來之果否。獻免退地。尚不可知。與其籌辦於事後。自不若豫發於幾先。此時分兵直擊革布什咱。使之猝不及防。盡取

其地。既可懾索諾木之膽。令其稍知微懼。兼可絕賊酋要求之心。且革布什咱既得。與章谷聲勢相連。我卡了官兵。後路糧餉軍臺。均可保無他慮。而索諾木現幫小金川之兵。若聞我攻取革布什咱之信。自不暇復顧他人。必將撤兵自衛。金川之兵。一撤。僧格桑失其所恃。各隘踞守必懈。官兵乘間進攻。自更易於得手。溫福等可留心偵訪。一聞金川撤兵之信。即加意攻擊。自屬極好機會。如此尤為一舉兩得。況現在所攻之東山梁及墨壟溝一帶。地勢險仄。不能容集多人。官兵在彼。徒為閒住。則分兵往襲革布什咱。更可及鋒而用於振勵士氣。亦為有益。但恐綠營積習。因見現在攻勦山隘稍難。思另攻得新地。以為掩蔽。而於應行急勦之要隘。轉致稍懈。於事甚有關係。桂林不可不知。今汪騰龍已到軍營。自應同桂林。由僧格宗一路進剿。迅期掃穴擒渠。而令宗元俊統兵收復革布什咱。方

為妥協。至所稱滿洲勁旅實遠勝綠營。但番地跬步皆山。非平地對仗可比云云。此必桂林見成都滿洲兵無用。又未深知健銳營之兵所向無敵。實為得力。故有此言。今京兵且不起程。俟溫福奏到時。再定行止。但溫福處尚有能帶兵之滿洲侍衛等。而桂林處現在無人。已令明亮及派出之帶兵侍衛十六人。由驛馳赴桂林軍營。隨同進剿。即用以督率綠營。亦屬得力。總期剋日奏功。至所請再調

貴州兵三千名。已飛諭署撫圖思德提督拜凌阿。即行選派。聽候川省調取。速即起程。○又諭據桂林奏稱貴州兵數尚多。可以再調。且與川省接壤。行程亦能迅速。請再勅該省密調兵三四千名。聽候需用時。調取接濟等語。著傳諭圖思德拜凌阿。於該省兵丁內。精選勇銳可用者三千名。將應帶軍械火藥等項。豫行妥備。派總兵李煦帶領。一俟川省飛咨調取。即令迅速起行。遄程赴川。毋稍遲誤。

○丁亥諭曰。色布騰巴勒珠爾著授為叅贊大臣。同豐昇額由驛前往四川軍營。查辦伍岱案件。○諭軍機大臣等。溫福奏伍岱種種任意乖謬妄行。著派御前大臣公豐昇額。叅贊大臣固倫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前往軍營。將所降諭旨。至溫福處當面曉諭。並詢問伍岱此等情事。如果屬實。即革去叅贊大臣。作為兵丁。自備資斧効力。○又諭前因江蘇省積欠錢糧較多。經該督撫等徹底清查。特

予展限分徵。原期間閭力量寬舒。急公輸納。昨據吳壇奏。蘇州等屬上年應徵積欠雜項銀兩。均於歲內徵解全完。其歷年共計五十萬四千七百餘兩。已完至四十九萬一千零。惟尾欠漕項銀五萬三千餘兩。統計原數所剩不及十分之一。不待分限屆滿。爭先輸納。情甚可嘉。是以降旨。加恩概行蠲免。以示獎勵。並因江寧藩司所屬完欠各數。未據奏報。業經傳諭高晉查奏。茲據閔鶚元奏。江寧

等屬應徵新舊錢糧并節年積欠各項分限帶徵銀兩統計七十四萬七千五百兩零截至三十六年底共完過銀五十四萬七千五百十二兩零其餘未完各項現在嚴督催徵總期按限清完等語江寧等府同為江蘇省所屬境壤毗連上年均係輪蠲正賦之年又值秋成豐稔除偏災數州縣外民力大概從容何以未完各項幾有二十萬兩之多統計新舊應徵積欠各項尚欠十分之三是一省而民情迥異自不得如蘇州各府之格外加恩且其未完欠數並當依限徵追以懲疲玩著傳諭高晉薩載即飭該藩司詳晰查明嚴督各屬實力催徵務期各按各限如數清完毋任拖欠○又諭前因川省進勦小金川節經降旨派撥陝甘兵丁六千名前赴軍營聽候調遣已據奏報陸續到營現在兩路深入進逼賊巢自可剋期奏捷今據溫福等奏稱若將來辦及金川尚應酌派兵力昨據桂

林奏到已諭令貴州撫提等豫派兵三千名聽候川省調發著傳諭文綬即於陝甘兩省綠營內再行選派勇銳可用之兵三千名將應帶軍械火藥等項先為妥協備辦並於兩省總兵內酌派可以帶兵之員豫備帶領一俟川省咨調時即令迅速啟行遄程赴川聽用將此并諭溫福桂林知之○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奏前小金川僧格桑投稟因情罪可惡未給回諭並經奏明茲金川索諾木投稟以小金川與沃克什仇隙欲與說和為詞查金川助逆前奉旨令檄諭索諾木經桂林處繕檄遣員前往今索諾木來投稟明欲掩幫兵之跡直為揭破恐堅黨惡之心竟佯為不知不但與檄諭不符轉使隱為得計酌以半疑半信之詞暫為羈縻似於攻勦情形有益得旨所辦又姑息今賊輕視矣○又奏金川助逆勢須申討今奉諭旨豫備八旗勁旅二千前來京兵行動聲勢張大調滿兵

二千。費抵綠營兵一萬。且番境地非平曠。騎射利無所施。將來接辦金川。請於陝西。甘肅。貴州。再酌調兵數千。如三省調用過多。山西亦可酌調。得旨。已諭陝。甘。豫。備三千兵矣。貴州復調兵三千。想已足用。山西遠而無用。不可行也。○又奏接奉諭旨。以伍岱參奏馬彪。烏什。哈達。摺內。無臣等名。恐與伍岱不和。令明白回奏。伍岱久在西北兩路。熟於打仗。此次參贊大臣。初止伊一人。若不和衷。何以濟事。但伍岱係烏拉齊中精敏者。建功。即誇張。有不妥。即推諉。屬下。至伍岱參奏馬彪。烏什。哈達。臣未列名。實因情節。不至於參。面向伍岱言。參人須明白。方可具奏。伍岱徑自繕摺拜發。故未列名。又伍岱奏。臣不聽伊言。致官兵寒心。臣與伍岱。諸事共商。即有時嚴飭誤事官兵。或講論軍務。伍岱在旁。除唯諾。並無一言。伍岱於何時告臣之處。自問實不記憶。又初攻巴朗拉時。四川綠營兵驚亂。伍岱不

但不能禁約。轉徹肅先退。自稱中石發。暈。被人扶回。旋又尋釁。委署護軍參領巴彥泰。洩忿。經臣阻止。又與總兵福昌帶兵駐巴朗拉左山。伍岱隊內兵。夜被賊衝亂。委咎福昌。在臣前忿爭。又初攻巴朗拉時。未能取勝。伍岱便欲撤兵。及克巴朗拉。即欲見功。不俟攜糧。星夜領兵前進。沿途漫無紀律。幸賊先潰。轉妄報戰功。現駐兵北山梁。將及一月。未能攻取。資哩對面山峯。又前自成。都來營。一路騷擾。搶奪驛馬。到營多將滿兵。作親隨。素識侍衛章京。護庇代為爭功。報聞。○參贊大臣署四川提督阿桂奏。副將軍溫福。性本急躁。又因勦賊未即成功。督率言語。未免過嚴。侍衛將弁等。雖懷畏懼。不致寒軍士之心。待伍岱。亦無藐視形跡。伍岱雖久經戰陣。但不曉大體。性好猜防。至參奏馬彪。烏什。哈達。並未送臣會銜。臣亦以為不應參奏。故未列名。報聞。○以翰林院侍讀學士汪永錫。署日講起居注

官○戊子諭曰副都統富勒渾著加恩賞銀一百兩無庸請訓明日即馳驛追及派往四川軍營現已起程之護軍校巴克青阿等一路約束前往到彼後著溫福等酌量令其領隊行走○諭軍機大臣等據圖思德奏審擬歐韻清婪索苗民一案已批交該部速議矣至另摺奏稱李湖前此詢出勒索情由未將該管道員龔學海指參不免意存迴護等語所奏甚當此案前據彰寶查奏時朕即知李湖必因曾經保留龔學海之故礙於顏面不即將案內情節專摺參奏當即一面傳諭圖思德秉公查審一面令李湖明白回奏至李湖奏到亦僅以曾於巡查營伍摺內牽連綴及數語為詞其迴護之跡究亦不能自掩已經節次批諭今閱圖思德之奏果不出朕所料李湖歷任司道辦事頗為實心乃朕所深知之人是以擢用巡撫即其保留龔學海一節亦曾降旨嘉予錄叙至歐韻清滋事不法

關係苗疆雖前此曾著微勞業已賞銜獎勵豈可因此曲為寬縱致令擾累苗民該管官不加究治原屬不合但其獲咎亦不致甚大李湖若即據實查辦劾參道廳等亦祇照常議處與該撫保留顏面無關何必過為顧慮此事殊不類李湖平日所為至今案情畢露在李湖亦將無以自解但李湖係朕特加識拔在巡撫中尚屬得力之人朕豈肯因一青輒加廢斥而其過失則不可不令其自知著將圖思德原摺鈔寄李湖閱看嗣後務宜益知策勵力矢誠懇以期永遠承受朕恩至龔學海亦朕所稔知前此已屬棄瑕復用嗣因辦理香要一案頗為能事特由同知起擢道員昨歲因公議處復加恩從寬留任尤當感激報効此案龔學海設有受賄徇庇情弊非特不能保其功名即立寘之法亦不為過今所得止係失察處分至重亦不過革職留任而止但此後亦當引以自戒著圖思德將朕



此旨詳悉傳諭龔學海。令其益加警惕。實力奮勉。於苗疆一切事宜。妥協經理。毋稍懈怠。若再有瞻徇姑息之事。則罪由自取。不能復為曲貸矣。將此一併詳諭知之。○又諭曰。色布騰巴勒珠爾係叅贊。溫福係將軍。自應列名於溫福之後。伊等到軍營。當遵朕訓諭。一體和衷辦事。不得挾分妄爭。致誤軍務。至豐昇額。昨奏請在軍營効力。朕諭以到彼十日。察看情形。即行回京。再伍岱搶奪驛馬。於打仗時。又先行退回。假稱中石發暈。甚屬不堪。本應即行正法。著豐昇額。色布騰巴勒珠爾。到軍營時。嚴審。務得確實情形。定擬具奏。如不得實供。即加刑訊。不可稍為姑容。昨伍岱摺奏。即封交豐昇額。色布騰巴勒珠爾。一併審訊。○己丑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惠世溥著解任來京。該部帶領引見。其廣西左江鎮總兵員缺。著薩郎阿

補授。諭軍機大臣等。據富勒渾奏。海塘潮水大勢。自正月望汎以後。分溜漸逼北面。漲沙而行。現在飭屬於西口門內外。加緊開溝挖寬。俾經中疊引河暢行。無滯等語。浙省海潮溜水。趨向靡常。朕兩次親臨閱視。令將海寧一帶柴塘坦水。加意培修。用資防護。至尖山等處漲沙形勢。惟令較原勘纂誌。按月報聞。驗其消長。深知潮汎遷移。乃其噓吸自然之勢。非可以人力相爭。施工於無用之地也。

邇年漸欲循赴中疊固為可喜。今復改趨向北。亦其溜逼使然。惟當於北岸塘工。勤加相度修繕。俾無衝嚙之虞。瀕海田廬。藉其保障。方為切實要務。若開挖引河。雖亦尋常補苴之策。而當溜趨沙激。豈能力挽迴瀾。正恐挑港鑿沙。徒勞無益。况浙潮靈竒。非他處可比。必有

神默司其契。豈宜強施人事。妄與爭衡。富勒渾止當實力保衛隄塘。以待潮汐之自循舊

軌不必執意急為開溝引溜之計。必欲以人力勝海潮也。將此傳諭知之。仍將此後潮勢情形。逐月詳晰具奏。○又諭。上年魏文偉惠世溥來京。陛見召對時。魏文偉人甚粗糙。惠世溥語言浮滑。奏對游移。恐其難勝總兵重任。因傳諭李侍堯。令其據實覆奏。今據奏到。魏文偉人本粗糙。但久任閩粵將領。水務頗稱熟諳。現在辦事。尚屬認真。容再留心察看。如稍有不知奮勉之處。即據實叅奏等語。尚

屬因才器使之道。自可仍留供職。至惠世溥到任後。並未親赴教場操演。乃敢在朕前虛詞飾奏。冀以掩蓋支吾。是其居心巧偽。豈可復膺專閫之寄。而李侍堯亦欲留其徐為察看。實屬非是。著傳旨申飭。惠世溥現已降旨。令其解任來京。交部帶領引見。仍著李侍堯傳諭惠世溥。即將當日因何欺誑。陳奏緣由。自行明白回奏。○又諭。曰。雲南廠員朱一深。揭報餽送上司禮物一案。內所開藩司錢度。

贓款甚多。案情重大。業據彰寶叅奏。已經革任。伊子亦甚多事。所有原籍家產。著高晉。薩載。派員嚴行查封。其雲南任所。及永昌寓所。貲財。並著該督彰寶。及署撫李湖。亦即密派妥員。一併查封。均毋任其絲毫隱匿。寄頓。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據溫福奏。伍岱在軍營種種乖張。若仍令其領兵。斷然不可。此旨到時。阿桂即代伍岱領兵。將伍岱換至溫福隊內。如伍岱之意。以為難攻地方。派其攻勦。亦未可知。今派阿桂統兵。阿桂若能攻克其處。伍岱更有何說。再溫福向桂將接到索諾木呈稟。及覆諭書稿。一併呈覽。閱其所諭索諾木言詞。既不嚴厲。而竟收索諾木之稟。實為錯謬。索諾木果不助兵。遣人來營呈稟。尚可收接。今將稟拴於木上。全無恭順情形。此即係輕視將軍。不惟不應接收。即呈稟之人。亦應拘留究辦。今轉遣人收取。是何意見。豈不為賊所輕耶。前溫福等奏。伍岱遣人取僧格。

桑稟詞一事。朕以溫福等並不查覈辦理甚屬非是。今復收索諾木之稟。更屬錯謬。著傳旨申飭。○以雲南按察使王太岳為雲南布政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韋謙恒為雲南按察使。○庚寅諭曰。長清著來京候旨。其貴州鎮遠鎮總兵員缺著吳掄元補授。○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李侍堯奏到請修戰船一摺。封外寫摺二件。并清單字樣及拆出止一摺一單。並無他件。數目不符。此必係發摺時遺漏封入。但不知所奏係何事件。是否關係緊要。著傳諭李侍堯。即行查明補奏。再此件封面年月下未將日期填註。亦屬疎忽。豈封函入告該督竟委之幕賓。全未寓目乎。李侍堯並著傳旨申飭。○又諭曰。伊勒圖等奏稱據出差侍衛伊桑阿回來告稟。鄂倫布拉克驛站放糧官員筆帖式等往土爾扈特等家飲酒。將伊等婦人喚至歌唱。借給官糧等情。隨密寄信巴彥弼等令其更換糧員。並將土爾扈特

游牧移駐離驛稍遠地方等語。伊勒圖所辦是糧員筆帖式等敢於新附之土爾扈特等處無恥肆行。又將官糧私借實屬不法。前因副都統滿泰坐辦烏魯木齊時與回婦肆行。朕將滿泰在彼處正法。似此妄行微員更何足惜。著將伊勒圖等奏摺鈔寄巴彥弼明山閱看。逐款詳查。將案內所有人犯俱拏獲。派幹員防解伊犁。交將軍舒赫德等嚴審。如係實情一面具奏。一面即在彼處正法。至鄂倫布拉克驛站係烏魯木齊所屬糧員筆帖式等如此妄為。巴彥弼明山豈無見聞何以並不參奏。伊等所司何事。著明白回奏。并傳諭舒赫德伊勒圖等知之。○辛卯孝昭仁皇后忌辰遣官祭景陵。○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安東縣民羊康仲聘妻季氏。○壬辰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遣官祭黑龍潭。

昭靈沛澤龍王之神玉泉山

惠濟慈佑龍王之神○諭據溫福等奏稱藍翎侍衛三達勒在德爾密地方打仗陣亡。又副都統莽喀察前因受傷留卧龍關調養。傷發身故等語。副都統莽喀察從前在巴朗拉奮勉打仗。手腕受鳥鎗傷。朕曾降旨令伊回來。今傷發身故。甚屬可憫。再三達勒。此次在德爾密地方奮勉打仗陣亡。亦屬可憫。莽喀察。三達勒俱著施恩。交該部照陣亡例議卹。

○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自二月十八日奏到攻勦情形。後距今十日。尚未見續奏。曾否攻克。賊番既恃地窖為藏身之固。鎗礮平擊難以施功。若於逼近賊寨對面。或立木架。或築石臺。高出賊寨。架礮自上臨擊。必可直透地穴。賊衆復安能潛匿。此亦因勢制宜之道。勝於坐守需時。况壘築碉卡。乃番人長技。現在隨營之沃克什。巴旺。布拉克底。明正等各土練。皆所優為。而石塊又山中自有。無須搬

運。築臺更非難事。若係初至其地。尚可云迫於時日。今自去歲臘底。即圍資哩計。期約已兩月。設法籌辦。何事不可為。乃仍坐守無策。聽賊衆之穴處抗拒。實為非計。溫福等亦曾見及此否。果何所憚而不為。抑專恃分兵掩擊。轉置垂破之碉根於不問耶。著傳諭溫福等。相機妥辦。設竟萬難措手。即當集兵嚴圍。攻擊勿懈。賊衆疲於支拒。斷不能復事耕作。久之糧食匱乏。必將自潰。即持以半年數月。官兵不過多費糧餉。今又撥銀三百萬兩。解川備軍需之用。供給無慮不敷。而賊衆困守穴中。漸致飢餓。勢必不能久據。是攻隘破碉。搗其巢窟。即稍需時日。亦非難辦之事。第恐賊首竄入金川。便難中輟。現在攻勦情形。若何。迅即據實具奏。○癸巳。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圍勦資哩賊寨。派往北山兵四千數百名。派往南山兵三千數百名。現在中路攻打資哩

之兵。不過二千名等語。是溫福一路之兵。尚覺太少。今早據桂林奏。攻勦墨壘溝一帶。山徑偏仄。止容一人行走。賊番守住要口。我兵勢難攀越。又據脫出之沃克什番人供。亦有南路山徑險窄。官兵進不來。小金川因把南路金川幫助的兵。徹到這邊來之語。是桂林一路賊番。明恃有險可憑。無須多賊防守。則桂林統兵雖多。亦難並進。而資哩一帶。賊既悉衆力拒。必係其地可攻之隙尚多。若能分派兵練。各處夾攻。自可相機勦破。但必須多集兵衆。方足以供調遣。今溫福軍營止存兵二千。尚不敷用。已傳諭圖思德等。即將豫備之貴州兵三千名。速令總兵李煦。帶領起程赴川。其行程雖迅。亦須月餘。而桂林處續派之甘涼兵一千名。已抵打箭鑪附近存紮。聽候收取革布什咱之用。此時亦係閒住。且桂林現有之兵。已不為少。莫若即將此一千兵。令其適赴資哩軍營應用。較為迅速。著汪騰

龍即派堪以帶兵之副叅一員。帶領迅赴資哩。汪騰龍仍在桂林處。協同進剿。以便宋元俊往取革布什咱。現據桂林奏。後路所駐新舊官兵。已令勒加操練。聽候調撥等語。宋元俊即可於此項兵丁內。選派千餘。帶往革布什咱。亦屬近便。又溫福奏。底木達係澤旺所居。從前原擬從曾頭溝一路。直擣其地。嗣因三雜谷不能挑派土兵。而固原兵一千名。尚不足資進剿。因而中止。今既添派貴州兵三千名。若先攻底木達。擒獲澤旺。再赴資哩。一帶軍營。亦為兩得。如事屬可行。必需諳習帶兵大員。方為有益。今阿桂現往北山梁。換伍岱回營。計貴州兵調到時。色布騰巴勒珠爾。早至軍營。即可往換阿桂。前赴底木達。統兵進剿。○又諭昨經降旨。令阿桂前往伍岱軍營。代其帶兵行走。阿桂務須帶領官兵。盡心攻擊北山礮卡。以圖迅破資哩。又閱看溫福等所進攻圍資哩圖形。我兵已將資哩寨落。

逼近圍住。想不久即能攻破。但現在伍岱用礮力轟之。山巖大石卡。看來設礮地方。與大卡相對。伊等所貼簽云。此座大卡。甚為險要。官兵雖已占據山上。攻此卡時。仍必先下而後上攻。如得大卡。再向下攻。則資哩即難存立等語。該處情形。朕雖未能深悉。第據此圖形勢而計。朕意與其下山之後。再上攻擊。莫若派兵由西首旁邊山梁直下。至資哩寨尾。即可截其後路。若以為遠而紆曲。即自設礮之地。直下山根。如無陡險。亦可至資哩寨尾。如此。則攻取資哩。似為更易。雖下壓時。沿途亦有礮卡。然向下攻取。尚不致於費力。故於伊等所攻山巖突起大石卡處。畫以硃筆。此圖仍著發回溫福等。視朕所畫之處。或由山梁進攻。或直下山攻取。惟相度地方情形。一面辦理。一面奏聞。○戶部等部奏乾隆三十五年。軍機大臣會同吏部。兵部。奏准革職離任人員。內奉旨賞職銜頂帶者。准照原官

降一等捐復。前議雖遵成規。但該廢員等既經邀恩。似無庸限以降捐之例。請將例得捐復文武人員。賞原銜者。照官捐復。願降捐者。聽降等賞銜者。內或願捐復原官。准聲敘案由。結呈戶部。移吏部。兵部。覈明合例者。文職州縣以上。武職衛千總以上。傳令取結赴部。各該部剴開履歷案由。帶領引見。欽定。奉旨准捐原官者。各照原銜捐復。未經引見。及引見不准捐復原官者。仍照降等銜報捐。願遞降者。聽其例。不引見人員。賞降等銜。願捐復原官者。由戶部咨送吏部。兵部。覈明合例者。移咨戶部。辦理。知照到日。彙題。至補用班次。文職在外題補之運副。運判。令捐入補班。籤掣各省題補。在外揀選之京縣縣丞。照開復人員例。發原省委用。武職副將五缺後。請補一人。參將以下。千總以上。歸雙月五缺後。選一人。守禦所千總。歸雙月三缺後。選一人。水師人員。請旨發有水師題缺省分補用。營千

總把總發原任省分拔補餘照前豫工例辦理從之○刑部奏旗下另戶人等緣事發遣黑龍江等處者三年後悔罪改過即入本地丁冊挑給錢糧奉天等處發往駐防當差旗人例無明文請嗣後照黑龍江等處例三年後悔罪改過一體入冊挑糧復犯罪亦照黑龍江等處例改發雲南等省再發遣新疆當差旗人前經烏魯木齊辦事大臣溫福奏准分別原犯軍流及免死減等各項定限三年五年改過安分交伊犁駐防處所歸入各旗挑補駐防兵惟未議編入丁冊請一體編入從之○左都御史張若淮奏六科給事中奉差有由御史簡署者該御史陞給事中署科向不另奏署致以一人兼兩科請嗣後另開御史奏請簡署得旨允行下部知之○又奏各省吏治之壞一換帖司道府及州縣各序齒兄弟相稱樹彼此依倚之勢一上省府州縣官偕名稟事鑽營巧探往返兼旬延閣

政務一宴會上官屬員略分言歡招優酬酢荒職耗財請飭各督撫等約束稽查年終據實具奏得旨此奏是著照所請行○署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等奏山東運河廳屬西岸單開東岸水口并泇河廳屬西岸均緯隄要工從前排椿碎石工程現多坍塌應修補得旨允行下部知之○甲午遣官祭歷代帝王廟○以固倫額駙拉旺多爾濟為正黃旗蒙古都統○以鑲紅旗蒙古副都統瑚世泰正黃旗蒙古副都統福森布對調○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羅山縣民胡鎬妻韓氏○乙未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幸豐澤園演耕○還宮○諭朕於五月二十五日啟鑾恭奉皇太后巡幸熱河駐蹕秋後即由彼進哨所有應行出派人員應行豫備事件著交各該處俱照二十年之例出派豫備○又諭前經降



旨將各省正賦分年普行蠲免。陝西省於上年已屆輪蠲。該省尚有額徵本色糧草等項不在應免之列。第念陝省地近邊陲。民俗樸愿。平日頗知踴躍奉公。其所徵本色糧草亦出自田畝。即與正賦無異。乃以格於成例。未得均霑渥澤。未免向隅。著加恩將乾隆三十六年。西安等九府州額徵本色并存留各租糧及延安等三府州額徵本色糧草各項並查明一體加恩蠲免。此內如有已經完納者。

即准其抵作本年額徵之數。毋庸另徵。俾閭閻生計。愈得寬裕。副朕惠愛邊氓至意。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畿輔於二月十二。十五等日。連渥春膏。而山東。河南。山西等省亦同日均霑時雨。今據勒爾謹奏。西安。同州。二府屬於二月十二。三等日。各得雨五六寸。至深透不等。十六日。省城又得甘霖。勢甚寬廣等語。陝甘境壤毗連。曾否亦滋渥澤。甘省地氣素寒。且有止收一熟之處。若此時甘

霽普滋。於春麥夏田。方能有益。盼望尤為切要。著傳諭文綬將甘省曾否得雨之處。即行具摺由驛馳奏。以慰厯念。尋奏。甘省各屬自二月初旬後。均先後得雪得雨。不等。有渠水處。已種春麥。山田旱地。雖未透足。因上年天寒凍早。今春融化。土膏滋潤。現俱次第翻犁。寧夏府屬歲修渠工。亦委員督辦。俾渠水流通。以資引灌。得旨覽奏欣慰。○是月。盛京工部侍郎兼奉天府府尹雅德等奏。錦縣寧遠廣寧義州等四州縣。每年額徵退地銀。向例折半徵豆運通。餘半徵銀。嗣經臣等奏請。將應徵半銀亦按每石六錢折徵黑豆。撥給莊頭餽官馬。不敷動地丁銀折撥。但退地半銀正項。雖折徵黑豆。而耗羨現仍納銀。請并按銀數。以每石六錢折徵豆。扣撥莊頭養馬。原動地丁銀扣留歸款。得旨允行。○直隸總督周元理奏。永定河南岸玉皇廟。上年秋河漫衝去。現漫工已竣。應重

建并請於廟北添建龍神廟。報聞。○湖廣總督富明安奏。雲南盤獲遊僧悟能。康教並擔夫何廷輔。經該撫諾穆親咨委員解楚。臣細鞠三犯。俱係湖南武岡州人。悟能俗姓袁。有胞兄袁上賢可證。康教係空照音訛。俗姓李。有堂兄李可先可證。何廷輔有父何君義。弟何老八可證。並非京山逆犯嚴金龍父子。但悟能空照。既無度牒。敢遠出募化。亦非安分。均分別枷杖勒還。俗遞籍管束。何廷輔交親

屬收管。嚴金龍父子。仍飭各屬緝拏正法。得旨。所辦是如以正犯未獲。將此二人寃殺了事可乎。○山東按察使國泰奏。歷城去歲歉收。交春米價漸昂。緣本城富商囤積居奇。雖糶官米難平市價。現飭該管官嚴查。令將貯糧酌中取價出糶。并禁胥役需索。此外歛收各屬。有因糧網利者。令一體查辦。得旨。此等事行之要固善。不然有弊無益也。○山西巡撫三寶奏。大兵進勦小金川。軍報緊要。通川

驛路經飭員修理平坦。其河橋因水勢湍急。橋樁不能存立處。亦俱飭豫紮木筏備渡。得旨嘉獎。○護貴州巡撫布政使覺羅圖思德奏。黔省鑄局。向設畢節縣城。鑄錢不無硤薄沙眼。該管官以回鑪折耗。未加整頓。乾隆二十五年鑄局移省。交錢官驗質。輕沙眼揀出重鑄。鑪匠等不復敢偷工減料。但界連楚粵。恐往來人等或便帶小錢入境。現飭屬嚴查。除康熙年間小制錢。仍聽民便外。餘小錢俱令官收買。一勛換制錢一百。令地方官墊給。俟所收小錢解局。另鑄歸款。報聞。○又奏。古州一帶生苗。須土弁得人。方免滋事。歐韻清等婪贓。雖經敗露。恐別寨有似此者。現飭貴西道親赴各寨嚴查。并齎追出歐韻清等贓銀。按寨宣諭給還。至岑龍少烏等寨土弁。現今地方官要選驗充。承充人或再婪索。地方官不立舉發。接任之員照例叅奏。如即係選舉之員。加倍重處。得旨嘉獎。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三

實錄卷九百三

臣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四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三月丙申朔諭軍機大

臣等據裴宗錫奏合肥縣絞犯許開士越獄  
脫逃續報自縊身死并管獄有獄各官分別  
議處一摺已批交部議矣但覈摺內所稱該  
犯逃後自縊情形殊多疑竇許開士之罪不  
過關毆殺人並非秋審應入情實重犯且遇  
緩決數次後尚可望減等出獄何至畏罪窘  
迫戕法脫逃今既乘間越獄則其意在偷生  
又何以行至中途轉肯就樹自縊若云犯屬  
已被收禁且各處緝拏嚴密因而情極戕生

此尤不足為確據。從來曠野自盡屍身時所常有。安知非該犯遠颺之後。其家屬以被禁不能自脫。適聞縊樹有人。乘機冒認。計圖省釋。而禁卒捕役等又復利於完案。從而轉相附會。即地方有獄失察各官。亦思藉此倖免處分。遂爾顛顛結報。皆為情理所易有。其中真偽實難懸定。著傳諭裴宗錫務將此事確情詳悉訪究。毋任率混了事。或被正兇狡脫。此摺暫停交部。俟該撫查明奏覆到日。再降諭旨。將此詳諭裴宗錫知之。尋奏委幹員訪查。據報將原案有名及案外舊識許開士人等質究。僉稱許開士自縊是實。且開棺重驗時。該犯毆死之孫加賓胞弟孫加會亦堅認係毆死伊兄正犯。該犯家貧。斷難賄囑。許開士在逃情極自縊。似無假捏報聞。○豁免江蘇金壇山陽阜寧清河桃源銅山沛縣蕭縣碭山邳州宿遷等十一州縣乾隆六十八九十等年災緩留漕未完穀六萬二千五百五

十八石有奇○丁酉清明節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諭軍機大臣等據何燭奏臨潁縣查獲傳播邪教之譙梅等六犯內有喬國才係直隸長垣縣人李孟炳李孟鐸係山東濮州小長治村人并據訊有濮州沙土集王姓倡為教首及李孟炳同村居住之龍居湮轉相傳授現在飛咨直隸山東兩省查拏等語邪教煽惑愚民實為風俗人心之害且敢越省引誘入夥尤屬蔓延可惡既經

豫省發覺。自應嚴加根究。以淨根株。著傳諭周元理。徐績。即將教首王姓。及傳教之龍居。湮迅速嚴拏。務獲。查搜各犯家內。有無藏留邪書。不法字跡。并嚴究各該犯所居附近地方。有無夥黨。逐一拏訊。按法懲治。無任漏網。但不得牽連無辜。致滋擾累。將此傳諭知之。何燭摺。並各鈔寄閱看。○禮部奏據吏部咨稱。乾隆三十四年。記名中書學正。學錄。未補之員無多。請於會試落卷內。挑取六十卷。帶領引見。簡用中書三十名。學正。學錄。十名。此次考官等。於放正榜後。酌留闈中數日。俟各卷閱定。進呈後出闈。得旨。此次應取中書學正。學錄等卷。著照議。交主考官閱取。所有同考官。均無庸在闈分校。其應行酌留官役人等。仍著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定議具奏。餘依議。○戊戌。諭曰。和碩和親王。薨逝。遣皇四子前往奠醊。仍加恩賞給內庫銀三千兩。辦理喪事。所有應得卹典。著該衙門察例具奏。○

又諭戶部。奏駁周元理題。乾隆三十六年。霸州等六十七州縣。廩被災。應蠲額徵民地糧銀。除扣上年被災補蠲分數外。其災重各屬。餘剩糧銀。不敷覈扣本年應蠲之數。請歸入下年補蠲。與例不符等語。自屬照例辦理。第念畿輔。瀕河州縣。連年被水。歉收。雖經賑卹。頻施俾無失所。其被災較重各屬。應免銀糧內。不敷扣蠲之數。若照成例。不准遞年補蠲。民力仍不免拮据。著再加恩。將霸州等六十。七州縣。廩上年因災蠲免錢糧。覈扣不敷補蠲之數。准其歸入本年應徵項下補蠲。此朕軫念畿坻。格外施恩之意。該督其轉飭所屬。悉心經理。務使閭閻均霑實惠。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曰。德雲現已補放領隊大臣。前往烏魯木齊。其所署鑲白旗護軍統領員缺。著書景阿署理。○軍機大臣等議准。伊犁將軍舒赫德等奏。稱烏魯木齊巴里坤。移駐滿兵。前經奏請添簡烏魯木齊參贊大臣一領隊。

大臣一巴里坤領隊大臣一除巴里坤明年移兵臨時奏請簡放外烏魯木齊參贊大臣領隊大臣請旨簡派起程並令其於經過之涼州莊浪先選兵二三十名帶往烏魯木齊備建造城垣兵房等差使再西安地屬緊要現既移兵二千駐巴里坤其兵缺請於京城滿兵如數撥補得旨依議烏魯木齊參贊大臣著索諾木策凌補授領隊大臣著德雲補授俱受伊犁將軍節制○吏部等部議覆護

陝甘總督甘肅布政使尹嘉銓奏稱前裁寧夏府西路同知缺改設奇臺通判裁駐東濟爾瑪台經歷缺改設巡檢查改設通判係繁難邊遠緊要滿缺當將裁缺同知納福借補嗣後缺出應於內地滿員內調補穆壘一帶刑錢等務歸通判管理鑄給奇臺總理民屯事務通判關防額俸六十養廉六百公費七百再奇臺向無管獄專員應即令通判兼管東濟爾瑪台巡檢令徵收東濟爾瑪台西濟

爾瑪台穆壘河三處民糧報明奇臺通判覈總遇命盜責成緝解通判定擬賭博等細事就近准理鑄給東濟爾瑪台巡檢司之印額俸三十五兩五錢零養廉三百均應如所請並令將裁缺同知經歷俸廉等項銀裁撥充公從之○戶部奏各省錢糧奏銷向由該督撫等按年題報戶部覈別准駁咨覆該省俟一案全清該督撫等冊咨到部條晰專案題結未免繁冗請嗣後各省全案清冊到部統於年終分省彙總奏結從之○已亥

上耕藉詣

先農壇行禮更服至藉田所

躬耕三推

御觀耕臺命莊親王永璫怡親王弘曉裕親王廣祿各五推吏部左侍郎邁拉遜戶部右侍郎蔣賜榮禮部尚書王際華兵部左侍郎周煌刑部左侍郎瑪興阿工部右侍郎德成左副都御史黃登賢通政使申保大理寺卿鄧

時敏各九推畢。順天府府尹率農夫終畝賞賚耆老農夫如例。○庚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桂林奏進攻東山梁墨壘溝情形。此兩處俱地險而窄。雖有多兵。猝難施力。而溫福前此奏到資哩一帶山隘均可分路攻勦。需兵甚為緊要。現有之兵尚不敷調派。因諭將續到打箭鑪之陝甘兵一千名。迅往溫福處聽用。

並傳諭貴州撫提等將揀派豫備之三千兵。即行起程。亦速赴西路軍營備用。今桂林奏現擬襲勦革布什咱。既可控制金川。兼可肅清我兵後路。似亦一策。但仍需五路分進。兵數似不能太少。而陳定國往緯斯甲布。訂期會攻。往返不過二十餘日。為期甚速。是打箭鑪所駐之陝甘兵一千。又不便調往西路。仍須留與宋元俊帶領應用。至桂林奏臨時或尚須添兵策應。再行酌調。黔兵等語。黔兵昨

已調赴溫福軍營。桂林若必須添兵。即與溫福飛札相商。於前項兵內酌撥千餘往南路備用。但如此。則溫福處兵數仍恐不敷。昨已有旨令文綬豫選陝甘兵三千名聽調。若果需兵。溫福即可星速行知。該督先調一二千名應用。所有調兵事宜。著傳諭溫福桂林迅速札商。通融妥辦。毋得稍存畛域。又桂林奏請招商協運軍糧。亦屬權宜之計。但所稱官運與商運並行。民力愈紓。且無妨於農務等

語。則不可解。番地跬步皆山。軍糧難以騾馬馱裝。即商運亦不能不需人背負。何獨於民力有益。或因官運有一定腳價。商運估值較增。小民得以多需微利。因覺寬紓。果有此情形。自當據實奏聞。不應隱躍其詞。且招商亦不過令其承辦。至運腳仍須取給於官。是官運商運名雖異而實同。且以官加之價。而令商居其名。殊覺非體。川省並無殷商。恐其中轉不無藉以牟利。何如官為明增價值。俾小



民知恩出自上踴躍樂從乎著桂林即速據實覆奏○吏部議准安徽巡撫裴宗錫奏稱安慶府屬之宿松縣向定為衝繁中缺歸部銓選該縣界聯江楚俗悍獄繁非幹員經理必貽誤地方請改為衝繁難要缺在外題補至鳳陽府屬之懷遠縣本疲難中缺乾隆十年因辦災奏留在外題補該縣近年屢豐形非昔比請仍改歸部選從之○辛丑諭曰江南提督馬全奏請將本身妻室封典貽贈高祖父母等語殊屬非是封贈定例寵榮及其三代推恩已無可再加若更欲貽封高祖等而上之何所限制從前因提督林君陞臬司唐綏祖違例奏請曾經降旨申飭通諭馬全獨未之聞乎所請不可行並著傳旨申飭○諭軍機大臣等御史范宜寶奏江南藩庫清查積欠業有成效請令直省各藩司一體設局清查一摺於事理殊未允當江南財賦最為繁重且有因節年偏災緩帶之項是以舊

欠亦較他省為多前歲經該督撫等恐其中或有官侵吏蝕奏明設局清查特予加展限期俾民間得以從容輸納昨據蘇州藩司吳壇奏到各年欠項未完者已不及十分之一復將尾欠加恩寬免以示獎勵是江省之清查積欠原係該督撫自行辦理並非特降諭旨至各直省賦額本與江南不同即偶有偏災緩帶之項積欠未清亦不至如江南之甚且遇收成豐稔時原可照例徵收自不致經久懸宕若無端降旨概令設局清查成何政體乎設或間有官侵吏蝕之弊捏作民欠混冒自宜隨時查辦此又各督撫藩司職所當為亦不待勅定科條始為稽覈但恐各省中或有忽而不察因循長奸者亦不可不加釐剔著傳諭各督撫飭司確查該省實在情形如有不肖官吏將已完作欠重為民累即行實力嚴究勿稍姑息否則但按常例妄辦毋庸紛更滋擾將此遇各督撫奏事之便傳諭

知之○以禮部侍郎倪承寬為會試知貢舉大學士劉綸為正考官兵部侍郎覺羅奉寬內閣學士汪廷璣為副考官（壬寅）諭軍機大臣等據圖思德奏錢度家人張林顧安管送箱籠赴滇帶有金玉器件該省截留將該家人解滇查辦等語此事殊堪駭異錢度係停給養廉之人何得有金器四百餘兩計值銀數約在四五千兩以上苟非婪索屬員取自暮夜安能有此其為貪贓敗檢已可概見著將原摺清單鈔寄彰寶李湖即將錢度嚴行審訊務得確實情節迅即從重定擬由驛奏聞袁守伺此時自己至雲南亦著會同查辦將此并諭知之○又諭曰溫福等奏攻資哩情形一摺雖數日間頗有斬獲而資哩賊寨尚未攻破恐致師老而疲前已屢次傳諭令於賊碉對面或結木架或砌石臺架礮於上俯臨賊碉轟擊賊番雖匿處地穴而我礮力自上擊下易於直透穴內之賊必不能當

勢將驚潰自屬最善之策不知溫福接奉前諭曾籌辦及此否又據脫出之沃克什番民供稱聞僧格桑欲往布朗郭宗與澤旺商量並金川遣大頭人丹巴沃咱爾到美諾後亦欲前往等語逆酋欲同金川頭人往其父處自必商同由彼逃入金川而索諾木又公然助兵黨惡將來問罪之舉恐難中止自當厚集兵力兩路夾攻一併掃蕩賊巢以靖邊徼昨已諭貴州巡撫提督將豫派之三千兵迤程赴川並諭溫福等酌量兩路分派其文綬豫備之陝甘兵三千亦令溫福量為調取若覈計需兵尚多即一面飛咨全調總期於事有益至現在攻圍資哩兵數尚少自未便銳意深入若各省後調之兵到齊則兵力更足而色布騰已勒珠爾又帶同熟習領兵之侍衛章京等前往軍營聲勢壯盛將士亦必倍加厲勇如彼時業已攻破資哩正須為擣穴擒渠之計若賊仍堅守抗拒則當派兵分路

勦擊使其疲於支拒。且賊番既潛匿地穴。正可選集精銳乘其不覺。衝過賊碉而大兵復在後為之聲援。賊衆自皆喪膽。若賊番從碉內逸出。即用鳥鎗盡殲其衆。我兵且行且擊。亦屬便利。再據脫出之番人供稱。聞小金川言。現在官兵兩路夾攻。一兩月內尚可支持。日久不能抵禦。是賊現雖捨死拒守。其糧食已不能久供。又無暇兼務耕作。食盡之後。難以復支。我兵即專務攻圍。賊尚不能持久。何

況添兵分進。勦擊不懈乎。溫福等惟當相機妥辦。剋期集事。至襲取革布什咱一事。既可掣金川助兵之勢。並可絕索諾木冀倖之心。自為兩得。桂林惟當與宋元俊熟籌妥協辦理。○戶部議准。調任貴州巡撫李湖等奏稱。威寧州屬媽姑廠近年出鉛。不敷抽買額數。躡得附近之裸布戛地方。礦質濃厚。無礙民田廬墓。試採有效。請附作媽姑子廠。一切抽買事宜。照媽姑廠例辦理。工本於媽姑廠額

鉛本內動支從之。○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等奏前因巴朗拉一帶係大兵後路。添派重慶鎮總兵和邦額往駐。嗣據稟稱達木巴宗地方南北兩山均通賊境。巴朗拉北山小路通德爾密。木耳宗通別斯滿。惟日隆宗處巴朗拉西達木巴宗東北通畢旺拉南通德爾密。須該鎮親駐巡察。因飭令加緊防範。以免疎虞。報聞。○癸卯。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昨溫福奏脫出之沃克什番人供詞內有聞僧格桑欲往布朗郭宗。與其父澤旺相商。自係商同由彼處竄入金川。但逆首情性狡詭。或見我兵分路攻勦。聲勢甚盛。知其罪難倖免。又未肯棄地竟逃。欲伊父代為懇求。希圖寬宥。亦未可知。否則藉伊父乞憐為名。冀緩我兵進討。而賊首在布朗郭宗底木達等處抄出。曾頭薄巴朗拉一帶截我後路。餉道不可不慮。看來總不

出此三者。若賊酋逃往金川。而索諾木又不獻兇退地。即遵前旨。統集兵衆。將金川一併勦平。或澤旺親詣軍門。悔罪求原。亦不可稍存姑息。如能將計就計。擒獲澤旺。所謂兵不厭詐。自為最妥。即或無懈可乘。斷不可因此稍緩進攻。隨其狡計。逆首惡同梟獍。久已拘禁其父。豈復知有顧戀。昨閱番人供詞。并有金川頭人丹巴沃咱爾。亦同前往之語。恐其別有所圖。或截我後路。皆未可定。設未能妥協豫防。成何事體。溫福等務當及早留心。設法防範。使賊人技無所施。方為妥善。再向來稱金川土酋。係索諾木。昨所譯出之稟。則稱應襲土司索諾奔們。似不止一人。今所譯清文。則係莎羅奔及扎勒達克。並我等二人之語。是又明有兩人。殊不可解。著溫福隨便查明金川土酋。究竟是一是二。因何連名並稱之故。一併覆奏。○甲辰。諭據搜場王大臣永瑞等奏。頭場搜出懷挾舉人張靜深在袖內

藏匿性理論二紙。現在照例枷號。查係山西貢生。年八十歲。辛卯順天鄉試。恩賞舉人等語。上年恭逢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會試榜後。已將耆耄觀光者。分別給銜示獎。各省鄉試士子中。有耄年應試者。並為推廣

慈仁。特賜舉人以遂其平生讀書苦志。初非因其優於學問。憑文甄拔。伊等既已邀恩。尤宜自揣分量。如果文理不至荒陋。原可隨衆入

闈。若本毫無素蘊。難以終場。則幸邀一第。即可安分知足。何得更萌躁進妄想。以致求榮反辱。況昨年逾格曠典。原所以仰承

慶澤。豈能歲以為常。此次下第舉子。即有年逾八旬者。亦無再行施恩之理。而乃不知自愛。夾帶敗露。是視朕加惠耆年之意。轉為若輩行險徼倖之階。不特深負厚恩。抑且不知善保功名。實屬咎由自取。朕亦無如之何矣。將此通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周元理奏永

亮自抹身死一摺內稱據伊子伊隆阿呈報於出名處俱止稱一阿字甚屬不通此等本屬漢人陋習但漢人名皆繫姓其單名者及上一字有排行者尚可單稱若雙名即不宜折用至滿洲人名即有數字皆係聯寫必須整句全稱若單稱一字便不成語況伊隆阿之兄名伊崧阿今止稱一阿字又知為誰似此漸染漢人惡習實為可鄙伊等係永貴之姪尤不宜如此已傳旨嚴飭永貴并通飭八旗嗣後毋許復蹈此轍至具摺入告敘列人名自有一定體裁周元理雖不諳清文意義但服官已久所見發鈔章奏甚多即漢人名單稱一字尚非所以昭敬況滿洲乎縱使原呈稱名未妥亦當為添改繕入摺內乃率憑幕賓照稟謄鈔全不經意周元理不應疎畧若此著將此飭諭知之○又諭據彰寶奏苗溫差人投遞稟文一摺已於摺內批示其所差既係內地民人即屬漢奸自當辭京嚴訊

至所遞緬字原稟令在京之線咩猛等譯出其語意與彰寶在滇所譯大畧相同閱其稟內所稱兩國成一國之語甚為可惡緬匪以徼外蠻貊并不足齒於諸屬國何敢上與天朝抗衡稱為兩國其狂悖之罪實無可逭第所稱地方廟宇都爛完了好漢子們都死完了等語殊不足信夷性詭詐多端豈肯自形其弱必係設為此語誑誘官兵進取冀逞其狡獪伎倆且藉此以覘我動靜斷不可墮其術中自以不給回文為是該督惟當嚴飭各邊隘加意防守毋任奸匪得以潛行入關探伺並當派侍衛等出邊巡邏嚴捕奸細不可稍有疎懈並宜不動聲色俾賊無從窺見端倪方為妥善將此傳諭彰寶知之○署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等奏汶上嘉祥濟寧三州縣境之旺一湖居上游當汶河之衝收蓄汶水入湖濟運圈隄殘缺應培築又運河西牛頭河上承宋家窪諸水下達昭陽湖係魚臺

驛路所經舊有馬公石橋橫亘南陽昭陽兩湖間橋洞不寬牛頭河來水擁滯不特濟寧西坡受惠即金鄉魚臺亦常波及應多添橋洞並將廣運莊以下河湖淤泥挑濬俾上游水捷趨昭陽湖以免漫淹又運河東泗河向因下流董家口屢被衝刷就該處建石壩一座分洩泗水今泗水南趨轉為石壩所累請拆去展寬孟家橋舊石橋疏濬馬坡以下入湖尾閘俾水大時直達獨山湖水小即於孟家橋以下築土壩攔由興隆橋入運各工向係民修今值災歉後請暫借司庫銀委員承修工竣於汶上嘉祥濟寧魚臺等州縣分三年隨地丁錢糧徵還得旨如所議行○乙巳諭據彰寶等奏查訊廠員朱一深稟揭上司婪索案内法明得受朝珠尚須質審傳爾瑚訥短價貪買朝珠業經供認屬實法明傳爾瑚訥均著革職其派勒之知府李豫周際清過付之降調知縣曹湛得受幫銀之巡檢吳

東禮並著照所請革職交與侍郎袁守侗會同彰寶李湖一併嚴審具奏並諭湖南巡撫梁國治將法明及伊家人翟姓即行委員解往雲南候訊○又諭據富椿奏寧古塔副都統係專任辦事之處甚屬緊要非吉林可比卞住目昏不能得力等語此奏是卞住寧古塔副都統員缺著福珠禮調補福珠禮黑龍江副都統員缺著僧保調補卞住仍著調補吉林副都統來京俟朕看後再往吉林與將軍一同辦事○諭軍機大臣等溫福奏到金川投誠番人形錫供情是僧格桑力不能支不惜獻地為餌聳動金川助兵索諾木實欲吞占各土司今其諸弟分布且有即打到維州橋亦不難之語竟思侵擾內地其情尤為可惡僧格桑之敢於跳梁不法實恃索諾木狼狽為奸不但僧格桑必當勦滅即索諾木亦不宜輕縱若仍稍事因循將來土司境壤必盡為金川蠶食尚復成何事體現在惟當

併力攻擊資哩各隘。務須擒獲僧格桑。並豫為調度。併辦金川事宜。此時當先作將軍總督之意。使索諾木知僧格桑抗拒天朝。罪在不赦。斷不容其漏網。金川既自稱恭順土司。則於僧格桑逃至時。縛獻軍門。便與金川無涉。但索諾木既已黨惡。必不肯竟獻兇渠。若僧格桑逃往金川。自當一面傳檄索諾木。嚴切索取。不必俟其回信。即一面分路統兵。出其不意。攻勦金川。並擒索諾木。似覺更為便捷。

捷前已諭令圖思德等將貴州所派之三千兵。即令起程。今復傳諭文綬。將陝甘豫派之三千兵。亦即造程赴川。溫福等可通盤籌畫。何路需兵若干。檄知各該省領兵鎮將。令其遵照前往備用。通計三省所調之兵。前後已一萬七千。合之川省所有兵練。可得三萬餘人。兵力不為不厚。兩路分撥。已足敷用。是辦理金川。亦非難事。況番地遇冰雪時。跋涉或不免稍艱。今天氣日暖。行走尤當省力。惟在

溫福等相機熟籌。實力妥辦。以期迅速集事。至現在攻圍資哩情形。既探得北山之路。分兵控扼。資哩自可計日攻破。但攻得資哩後。阿喀木雅等處。賊番自仍捨死守拒。惟當設法力攻。毋稍疎懈。豐昇額昨派往軍營審事。令其審結後。約住十日。即行回京。今辦理金川一事。統兵大員。多多益善。豐昇額向亦曾帶兵行走。著授為叅贊大臣。令溫福酌量分定各路。一同進勦。○兵部等部議准。前任大

學士管四川總督阿爾泰奏。稱大兵進勦小金川。一切文報緊要。驛馬不敷差遣。請將南路自新津至打箭鑪十站。每站添馬二十。西路自成都至汶川縣。向無驛站。應酌設成都設馬三十。耶縣至汶川縣。設八站。每站馬二十。一馬給價八兩。二馬雇夫一名。棚廠草乾等項。照例分別支給。事竣裁從之。○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奏。前奏僧格桑差投番稟一節。緣二月初六。據伍岱遣員送番稟到。



臣當傳詢伍岱遣接番稟之土外委那木喀塔爾及同往土把總阿桑據稱因照料下山取水兵聞賊番對山叫喚稟知叅贊叅贊委那木喀塔爾查問賊番言明日頭人來遞稟帖次日小金川頭人阿塔爾帶領多人在溝岸取稟帖夾樹枝中插地而去那木喀塔爾取回臣以大兵進剿或可藉察賊情雖不同諭竟取閱看但伍岱處差送番稟未將投稟賊擎送臣又未札詢附叅實屬愚昧並不敢存苟且完事之見報聞○又奏接奉諭旨命高建木架放礮下擊賊碉使賊無能藏匿查資哩碉寨在兩山間就山麓設礮較木架尤得勢但賊寨地穴據俘獲賊供面橫巨木木上填土土上鋪石穿穴出入晝藏穴中夜出修葺轟損處官兵進攻賊出伏牆根由牆孔放鎗抵拒故屢攻不克此時擬夜間更番施礮不令偷暇修築庶易攻取再大兵占南山者已圍賊寨西南兩面斷其援路惟北山中

路賊占得地利此路若斷資哩賊必潰現撥兵築卡斷其中路并分兵據守兩路要害防賊從僻路偷過我軍後據高反擾報聞○又奏前奉諭旨令遣常保住同牛天昇帶兵往攻南山查常保住前勦緬匪鎗傷現病瀉泄該員雖奮勉領成都兵圍攻北山因其有疾另派巴圖魯章京德保協同辦理至南山雖遣牛天昇同綠營將備前往仍派巴圖魯章京額爾塞等同督官弁進勦報聞○丙午

孝賢皇后忌辰遣官祭

陵寢○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將投誠之形錫夫妻解往成都居住所辦尚為未善此等投誠之人詢係實情應即賞給職銜留於軍營量力差遣不應解往成都蓋番地係其所熟正可使嚮道而行且藉以招諭諸番亦為得力而其餘番衆見天朝施恩於投誠之人願降者必衆從前平定準夷回部皆如此鼓勵差遣今若解往成都非惟不能得力且使

其餘番衆不知將彤錫如何處置。反至畏疑不前。於事甚為無益。溫福阿桂從前於西北兩路均經閱歷。而此等事又為將軍叅贊所應辦。溫福等何以計不及此。著將彤錫之妻留於成都。善為養贍。其彤錫賞給藍翎並銀五十兩。即令仍往軍營。候溫福等酌給行糧。量力差遣。嗣後如再有投誠之人。俱著照此辦理。至將來投誠人內如有大頭人。即將賞去花翎藍翎酌量賞戴。若以伊等俱係新投。不可深信。則派出可信之人帶以行走。伊等復何能為。或生有異心。亦不難即行誅戮也。○兵部議奏涼州副都統薩炳阿於移駐兵要事縱容屬員規避差使應革職留涼州自備資斧辦理移駐兵事得旨薩炳阿著革職餘依議。○調陝西按察使敦福為湖南按察使以福建興泉永道王綬為陝西按察使。○旌表守正捐軀之廣西陸川縣民梁淮妻劉氏。○丁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富勒渾奏報海塘沙水情形一摺以新舊兩圖比較上月南門外有漲沙一片此次全行刷去且相距不過一月而形勢不同若此可見海潮來往靡定非人力所能爭前此富勒渾欲開引河一道冀圖分導其徒勞無益曾為明白切諭今潮勢既已趨北壘則北岸隄防自關緊要隨時加意查勘葺護勿使稍有疎虞此則所當盡力者至南岸蕭山一帶前歲熊學鵬奏請改建石塘朕以自古南岸無塘且該處偶被風潮事非常有不應仿北岸魚鱗坦水之規恐於事無濟徒為奸胥墨吏中飽開銷因不允所請昨召見侍郎周煌偶詢及海塘之事據奏南塘自井亭至蘆葦河又自蘆葦河至富家池兩工沙地去海甚近為最險自富家池至長山頭土塘為次險其意亦以為宜建石塘朕以浙海向本無塘自吳越王錢鏐因建

都臨安。始築錢塘捍衛。其後遂相沿修繕。甃石日增。藉為北岸保障。亦因海潮大勢。趨北時多。不得不倍加防護耳。至南岸向係土塘。自古及今。未聞其時有衝齧。且水勢所趨。貴於因勢順導。若亦束以石塘。使其勢不能游行。自非所宜。即如直隸之永定河。兩岸築隄。議者尚有築牆遏水之論。況海濤鼓盪。噓吸不可端倪者乎。朕於關係民生之事。雖數百萬帑金。亦所不惜。正恐徒事更張。行之無益。而有損。不得不加慎重耳。若以為塘身距海漸近。不可不豫為籌備。亦正未必盡然。蓋潮趨南疊。則蕭山一帶必當其衝。然數百年來。宜無一趨南岸之時。未聞蕭山一帶受其害也。或潮由中疊。慮與南岸尚近。則乾隆十六年。朕南巡時。海潮正由中小疊。彼時南岸之塘。去海遠近。若何。現在海潮趨北疊。中疊尚未至。何慮及蕭山乎。著富勒渾。即行查明。據實具奏。周煌又稱石塘之說。非倡自地方官。

乃該處民人。自願捐修。赴省具呈。果爾。又不當過於拘泥。小民如果灼見利弊所在。欲圖自衛。原可聽從其便。亦如民間隄堰陂塘。隨宜築治。果屬輿情利便。有司自不當抑遏不從。朕亦斷不因有前旨。稍存成見也。著富勒渾一併確查。據實覆奏。○又諭。朕覽何燭摺。奏羅山縣在籍革職知縣查世柱著書不法。並將該犯所纂全史輯畧四卷呈覽。已批交該部覈議。速奏矣。及閱所纂書內。該撫籤出各條。乃沿明季野史之陋。至於明末三王之書。立書繼。其說亦非創自該犯。且遇大清起兵之處。亦知擡寫。並未敢詆毀本朝。尚不至於大逆。但將應禁之明史輯畧藏匿不毀。且敢採輯成書。自有應得之罪。其板片書冊。自應一併銷燬。俟刑部議覆時。再行酌量降旨。地方果有悖逆之犯罪。不容誅。自不可稍為姑息。似此禱昧無知之輩。支離纂述。無關重輕。非憲典所必不可貸。朕權衡一秉大公。總

不豫存成見也。至其事係革書李鳳儀首告。據查世柱供曾因房產結訟成仇。看來李鳳儀平日必非安分之人。其抱書出首亦屬假公事以洩私嫌。非果能明於大義。若將伊原訟案置之不問。奸徒必自以為得計。漸開告訐之端。此風亦不可長。著傳諭該撫即將查世柱與李鳳儀房產結訟原案。秉公查訊。如有應行究治之處。亦即據實問擬奏覆。○又諭前年阿爾泰恐有奸人至內地探聽信息。

故禁絕番人進口。朕思所辦原未妥協。番民每歲下壩傭工。藉以餬口。幾視為常業。若因征勦小金川。禁止傭工。致失謀生恒業。實為非計。朕意下壩一事。似應仍循其舊。且三雜谷與小金川番衆。本自易於辨別。不虞混淆。若小金川賊番。果有託名混入內地者。原可隨時擒捕。亦毋庸總總過慮。阿爾泰從前籌辦及此。未免因噎廢食。著溫福、桂林、詢明阿爾泰。妥議具奏。至就兩金川現在情形而論。

兩酋聯結甚固。實有不得不併辦之勢。進兵路徑。即宜豫為籌畫。如丹壩、噶拉依之外。或尚有可以進兵者。密為查明。並將金川四至通連之處。詳晰繪圖呈覽。○山西巡撫三寶奏。川省現有軍務。山西南路驛馬。不敷差撥。請照乾隆二十一年西路軍興例。添雇民馬。於通省驛站應支銀內。每兩扣平餘六分。雇馬一匹。日給工料銀八分四釐。零軍務竣。馬還原民。平餘停扣。報聞。○戊申。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曰。高晉等奏查辦淮關稅銀短少情由。請將方體浴交部嚴加議處。缺項著落賠還一摺。據稱淮關稅務。因上年江南豐稔。糧價平減。客販過關者稀。方體浴見春夏二季稅銀短少。急圖補苴。輒將麥豆船隻。杆驗過嚴苛。求懲罰。反致各商聞風裹足。錢糧日益短少。自屬實在情形。方體浴不能妥協經理。咎無可辭。著交部嚴加議處。至所缺銀兩。如果方體浴有侵隱情弊。即當重

治其罪。并不止著落賠還。今既查明缺額之故。實係辦理不善所致。議處已足示懲。若復責令賠償。恐司權者一遇關稅不足。勢必加意苛刻。累及商民。且致商賈不前。仍係短少稅額。其流弊更無底止。此所短銀九萬五千餘兩。亦係贏餘之項。並非正額。著加恩免其賠補。○又諭曰。李侍堯奏據運使秦鏞詳揭白沙柵候補大使朱廷鈺惠來柵候補知事張維新。白石場候補知事廖為霖。缺收鹽餉八千餘包。至一萬三千餘包之多。實屬有心怠誤。且各處緝獲私鹽盈千累萬。該場員顯有縱漏情事。請革職留粵協收等語。朱廷鈺張維新廖為霖俱著革職。仍留粵省協同督收。以昭炯戒。○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奏安南國王因黃公纘一案。執迷不悟。仍欲附貢具奏。應毋庸再給回文等語。該國王既固執已見。必欲呈奏。該督自以不給回文為是。且俟伊奏摺到時。交部斥駁。該督此時原可

不必復與較論。至閱該國王咨文內。齊政修教。正誼明道諸語。又有若不問義理之是非。云云。陳腐迂謬。專務咬文嚼字。必出自漢奸之手。安南界連粵西內地民人往來甚便。恐有不法奸徒竄入該國。潛行滋事。甚有關係。著李侍堯留心稽察。通飭各關隘口一體嚴密盤詰。如遇有違禁出入之人。即查明重治其罪。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曰。桑寨多爾濟奏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稟稱。身受聖恩。並未報効。又因新附之土爾扈特等應賞產業牲畜。願納馬一千。羊三千。懇乞轉奏等語。呼圖克圖所請。係感朕恩誠意。朕甚嘉悅。但賞土爾扈特產業牲畜。已經辦理。現在無需馬羊。俟需用時。再向呼圖克圖調取。著傳諭桑寨多爾濟等。即將此意傳諭呼圖克圖。令將此項馬羊。仍留彼處牧廠孳生。○吏部奏湖北巡撫陳輝祖咨稱。拏獲鄰境盜犯之員。本境任內有逃盜未獲。新例不准奏請引見。

其接緝及再接緝之員。拏獲鄰境盜犯。應否奏請。例未分晰。又拏獲鄰境改遣人犯六名。上新例。准專摺具奏。但本任內有疎脫遣犯未獲。及接緝未獲之員。應否送部。亦無明文。咨部覈覆。查接緝係前官任內案。限滿無獲。例止罰俸。再接緝並無處分。拏獲鄰境盜犯。概不奏請引見。恐因無可見長。不復踴躍。請嗣後除本境任內逃盜未獲。拏獲鄰境盜犯。仍不准奏請引見。外接緝再接緝之員。准一體奏請。拏獲遣犯六名以上者。均如此例辦理。從之。○又議准陝西巡撫勒爾謹等奏。稱鳳翔府屬之寶雞縣。幅隕遼闊。戶口日繁。且入棧門戶。前定為專衝簡缺。今昔情形不同。請改為衝繁中缺。仍歸部選。從之。○已酉刑部議奏河南巡撫何煒奏。羅山縣在籍革職知縣查世柱。纂輯禁史。悖逆不道。擬斬立決。得旨。此案查世柱藏匿應禁明史輯畧。且敢妄行採輯成書。刑部擬以重辟。固屬罪有應

得。但檢閱所纂之書。係沿明季野史。尚非創自該犯。詞語亦不至於悖逆。查世柱著從寬改為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庚戌月食。○四川總督桂林奏。革布什咱已遵旨令宋元俊帶兵前往收復。臣仍統將弁等由噶爾金一路進取。再攻革布什咱。須由約咱章谷一帶取道。若該處全復。不必回原路。即從革布什咱連界之布拉克底雪山等處直趨達烏僧格宗。與臣等現攻東山梁墨爾多山嶺兵中途可合。已密飭宋元俊復革布什咱後分兵由間道抄合夾攻。報聞。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四

李奉先九十四

李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三月辛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靜宜園駐蹕。至乙卯皆如之。○

吏部等部議覆盛京工部侍郎兼管奉天府

府尹雅德奏奉天屬岫巖城幅隕遼瀾旗民

雜處該城向未設民員歸城守尉專管分隸

遼陽海城蓋平復州寧海等五州縣兼轄相

距各二三四百里不等稽察難周熊岳理事

通判現無應辦事請移駐岫巖界內命盜戶

婚等案悉歸該通判分別旗民照例辦理應



徵地丁錢糧。餘地租銀亦歸催徵。鑄給岫巖理事通判關防。至倉庫錢糧。通判公出。需員看守。且監獄尤藉專員。查錦州府。縣兩學。共額進生員十六名。請將錦縣學生員歸併府學教授兼管。該學教諭裁。改設岫巖巡檢。管理監獄緝捕。鑄給岫巖巡檢印。再奉天州縣民地錢糧。俱銀米各半徵收。岫巖距兼轄州縣窳遠。納米維艱。雍正八年。題定全徵折色。今既歸通判就近徵收。亦應銀米各半。以

歸畫一。從之。○壬子。諭曰。桂林奏。攻復革布什咱之木巴拉。博租。薩瑪多。堅藏布。覺等處。共得地方七十餘里。收復碉寨甚多。招撫番民甚衆等語。金川逆酋索諾木。敢於侵占革布什咱地方。且敢添兵幫助小金川。抗拒官兵。其情甚為可惡。不特革布什咱係內地土司。本應克復。即金川之狼狽為奸。黨惡不法。亦當並為勦滅。不得謂之輕開邊釁也。此次桂林分遣將備。剋期攻復。殲殺番衆。兵氣奮

揚。足褫索諾木之魄。辦理甚屬可嘉。桂林。宋元俊。及在事將備人等。均著交部議敘。○諭軍機大臣等。據桂林奏。收復革布什咱之木巴拉。博租等處。所辦極為妥速。其先投誠之頭人旺勒丹。通知該處番目。在內策應。甚為恭順出力。宜加獎賞。以示勸勵。桂林竟當將發往之藍翎。賞其戴用。令彼益增感悅。其差往之策楞。及幫助之嘉噶爾幫等。亦屬誠心効用。桂林並當酌量賞賚。再前因桂林分路

進兵攻勦。恐尚需添兵。已諭貴州派兵三千名赴川。聽候溫福。桂林酌撥應用。今桂林奏稱。現在之兵。尚可通融抽撥。如有必需接應之處。再行奏聞。咨調等語。是桂林一路。尚非急需添兵。則貴州所調之兵。自當令其全赴溫福軍營備用。若桂林處亦需添撥。即酌留一千亦可。著傳諭溫福。桂林通盤籌畫。將兩路之兵。作何妥協分撥。一面檄知該省領兵鎮將。遵照馳赴。一面具摺奏聞。○又諭。現在

續調之陝。甘。貴州。兵各三千名。前已諭令溫福等通盤籌畫。何路需兵若干。檄知各省領兵鎮將。令其遵照前往。今據圖思德等奏報。所派貴州兵三千名。已於三月初三等日陸續起程赴川。計二十日內外。可抵畢節。著再傳諭溫福。即速與桂林。從長計議。何路尚需添兵若干。並將某省之兵。就近派往某路若干之處。詳悉覈定。速檄各該省領兵鎮將。照所派定何路軍營。取道遙程前往。並移咨派

兵各督撫查覈。仍一面具摺奏聞。今距溫福前次奏到之期。又六七日。未知現在攻剿情形若何。看來資哩一帶賊衆。雖悉力拒守。經我兵設法分剿。自無難攻克。但恐僧格桑一失其險。即竄往金川。而索諾木又黨惡。不即擒獻。且小金川即經平定。官兵撤回後。尚恐其復出滋事。是僧格桑若不就擒。金川實有不得不辦之勢。溫福等當將應辦進剿事宜。逐一計議。庶臨時更覺裕如。仍將作何等辦

之處。專摺具奏。再軍營屢次所譯番稟。雖音字訛舛者多。而文義大概尚合。想該處綠營音譯之人。於番字尚能諳習。著溫福等。即選派熟練音譯番字者一人。由驛赴京備用。○癸丑。諭。據富明安等奏。拿獲京山縣謀逆首犯嚴金龍父子。業經寸磔斬梟。餘犯分別定擬一摺。已交部覈議矣。所有弋獲正兇。及前後緝拏多犯之奮勉文武員弁。著該部查明。分別議敘。至前經奏明協緝之降調知縣劉

洽。陳璽。書。知州張中煜。革職。知縣七十。奚寬。馬乾怡等。均著加恩開復。其失察逆犯往來之棗陽縣知縣張合明。專汛把總方維先。著革職。至原任道員李拔。雖未任事。同獲首逆。而購線躡緝。頗能實心。著即留於湖南。交該督撫遇有同知缺出題補。○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攻剿南北山梁情形。並將原發圖樣黏發覆奏。圖內稱。阿桂在北山駐兵。已築石卡七處。自上達下。直壓中路。與硃筆標識

之道相合。所據既已得勢。自可斷賊人由西至東之路。但邀截固屬緊要。仍當分兵。攻勦資哩西北一帶賊。抄襲資哩之後。使山巖大石卡之賊。不能接應。方為扼要。再資哩之東。官兵現在安營設。或從該處分兵。攻打資哩北面之。並斷賊番從北山上來往之路。官兵兩路夾擊。北面內之賊。自不能支。此一得。則賊番必不能復為援應。資哩即當立破。設或賊番下山。正可乘勢掩殺。自屬

制勝機要。今於圖內復用硃筆圈識。著發交溫福。阿桂。按硃批指示之處。酌量情形。相機妥辦。○又諭曰。鐵保在軍營効力。經朕降旨詢問。祇將放官之事具奏。其現在征勦情形。全未奏及。鐵保身係滿洲奴僕。所帶之兵雖少。當奮勇直前。遇應奏事件。亦宜具奏。乃不知奮勇。自儕衆人。是何意見。此事原有桂林辦理。朕原不責成於伊。伊即不奏及。無甚關係。朕今亦不值再向伊言矣。著傳諭鐵保。此

時伊但領滿兵。隨桂林行走。功成之日。視伊曾否出力。再降諭旨。○又諭曰。乾清門侍衛彰。自到軍營。甚為奮勇。著賞給托克莫忒巴圖魯名號。仍照例賞銀一百兩。○吏部議覆。都察院奏。五城指揮。吏目。自乾隆三十一年定例。先用即陞五人。次用例陞一人。正副指揮。引見後。二年即可陞用。惟吏目自定例至今。未陞一人。請敕部酌議。或另立一班。或於現行班次。量為變通。俾一體得邀陞轉。

查正副指揮。應陞缺易出。即陞人員無多。故報滿後。早得陞用。吏目係未入流。應陞缺少。即陞員多。且有議敘選用。例不積缺計算人員。相間銓補。是以至今未陞一人。請嗣後俸滿。以引見奉旨日起。按各該員應得之缺。歸雙月。十缺後陞選。從之。○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等奏。前擬派固原兵。同三雜谷土兵。由曾頭溝進勦底木達。先擒逆酋父澤旺。並斷美諾接應。嗣因三雜谷兵不能派。固原

兵亦改赴西路。中止。茲奉旨令阿桂。俟新調貴州兵三千到川。即統剿底木達。應俟到日。審度官兵。已攻抵何處。酌量道路。阿桂即統兵進剿。報聞。○又奏。本月初五。潛由特克裕爾山。進至德爾蘇山峯附近。察看形勢。伏兵。令侍衛章京等帶兵。作攻阿喀木雅勢。賊出接戰。截殺五六十。傷者更衆。餘賊竄回寨卡。堅守。暫息兵力。仍相機迅擣賊巢。得旨嘉獎。○甲寅

上閱健銳營兵。○乙卯。諭曰。溫福等奏。攻克資哩賊寨。殺賊甚多。現在攻圍阿喀木雅等語。溫福。阿桂。調度有方。將領等亦能奮勉出力。從此軍聲益振。自可乘勝迅擣賊巢。速擒逆豎。深為嘉予。溫福。阿桂。及在事之侍衛將弁等。均著交部議敘。○諭軍機大臣等。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覆文綬奏。請新疆各處捐收監糧一摺。將比照向例。減三收捐米石。及不拘色樣。交納之處。議駁。所辦甚是。已依議行。

矣。從前減數收捐。原因彼時正值軍興。糧價昂貴。今新疆屯政日廣。連歲豐收。米糧價值甚賤。何以仍照前例。減數收捐。並且不拘色樣。必致弊竇漸滋。於倉儲亦無裨益。此次請收監糧。在部臣之意。以從前屢經議駁。尚不欲准行。朕以新疆屯糧既廣。價值又賤。何妨乘時儲積。留其有餘。即以備賞賚厄魯特人等之用。亦無不可。故特諭令議允。如文綬果能實心經理。於新疆有益。自屬該督之功。倘不能嚴密稽查。辦理妥協。或至如前折色包捐。以及地方官。那移虧缺諸弊。一經發覺。亦惟於該督是問。將此並諭文綬知之。○又諭阿喀木雅。雖有賊人退守。未必能如資哩之憑險久拒。今既殲賊破碉。軍勢大振。足以懾賊人之膽。溫福等自當乘勝急攻。使賊番措備不及。破之更易為力。且閱所獲小金川賊目。及脫出沃克什番人供詞。小金川糧少食乏。力量已不能支。僧格桑徒以空言誘嚇其

衆人心漸相離異。且多以戰守為苦。若於攻  
勦之餘。仍設法招致。或番衆能將逆酋擒獻。  
亦未可知。此事總以擒獲僧格桑為主。溫福  
等當思迅擣賊巢。速擒兇豎。以申國威。而靖  
邊徼。若罪首既得。而革布什咱之地。又漸次  
收復。即有未盡得之地。或可傳檄索諾木。令  
其及早退還。並親詣軍門。叩頭謝罪。立誓不  
敢復滋事端。則諭以金川自爾父郎卡投誠  
歸化。安享昇平。爾索諾木不遵爾父遺規。輒

敢侵占內地土司疆界。罪本難逃。今爾既知  
退還侵地。立誓不敢再犯。尚不至執迷不悟。  
即爾幫給小金川之兵。亦因親情私助。其情  
尚屬可原。是以本將軍等仰體大皇帝之心。  
不肯竭我兵威。宥汝已往。爾此後惟當守爾  
土地。安分奉法。不可稍有侵犯。自可長保世  
業。否則僧格桑即爾榜樣。如此恩威並示。亦  
即可以完局。將此諭令溫福。桂林。就所在機  
宜妥協籌辦。若僧格桑逃往金川。索諾木並

不擒獻。則其事斷難中止。致貽後患。今寄賞  
溫福。桂林。小荷包各四個。阿桂。小荷包三個。  
宋元俊。馬彪。牛天昇。小荷包各二個。以獎其  
勞。益當奮勉立功。以待策勲之典。○又諭曰。  
桂林籌辦革布什咱一事。甚為妥速。昨已交  
部議敘。桂林於前歲冬間。由按察使陞見。朕  
看其人尚明白。且知係鶴年之子。昨歲春間。  
遇有戶部侍郎缺出。特加恩擢用。並著在軍  
機處行走。俾得留心學習。至伊奉差赴川時。

行走不過半年。從前又未曾充當軍機章京。  
并非若溫福。阿桂之曾經練習軍務。而自擢  
任總督以來。措置悉為妥協。近日不肯坐待  
專攻墨壘溝。而分兵收復革布什咱。先發制  
人。攻其無備。尤合機宜。朕以無意中用之。不  
意其出息竟能如此。深為喜慰。桂林惟當益  
加奮勉。以受朕恩眷。辦事之道。與學問無異。  
不日進。則日退。桂林若因朕屢次嘉獎。稍存  
自滿之念。則非朕所期望於彼者矣。至現已

攻得革布什咱之木巴拉。博租薩瑪多堅藏布覺。各寨其餘金川所侵革布什咱之地。自亦無難收復。然既有此舉動。則金川總在不。能歇手之中。想索諾木此時未必即作準備。或可分兵直取金川。出其不意。即將索諾木擒獲。則勦擒小金川逆酋更屬易事。況今派有明亮往桂林軍營。於帶兵更為得力。設或急切不能進攻金川。而桂林統兵由布拉克底雪山一帶直取達烏。僧格宗彼處無賊守險。自是最好。且係僧格桑竄往金川之路。所必經。並可沿途邀截。更不慮其狡脫。尤為一舉兩得。但進兵之地距金川甚近。想索諾木或派賊番斷我軍行後路餉道。此則甚有關係。不可不防。雖桂林昨奏令宋元俊星赴黔。資溝堵截金川救兵。並令陳定國往約綽斯甲布。占奪甲爾壘壩。以阻金川要路。籌備固屬周到。但番地山蹊僻境處處相通。豈能信其必無他路潛越。而土司心懷兩端者多。即

如布拉克底。昨歲雖曾出力收復。明正土司但近日曾聞其有差人往小金川之語。亦不可不留心密為防範。總期動出萬全。方為妥善。至於行軍機要。本無定形。朕於六七千里外。豈能一一懸揣。桂林惟當隨機籌度。見何情形。即作何妥辦。朕惟專盼捷音矣。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知之。○丙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迴圓明園。○旌表守正捐軀之河

南郊縣民李小保妻馬氏。守正被戕之四川榮縣民李友高養媳朱氏。○丁巳。祭。

先蠶之神。遣妃行禮。○諭軍機大臣等。昨據高晉等。勘訊淮關被盜一案。現在尚未究出蹤線。已經派委員弁。分赴山東河南等省。密訪嚴拏等語。淮關被盜情形。原報有用杆子登屋。似屬山東河南。慣盜。並有聞其聲口。亦似山東河南之語。今閱時已久。尚未獲盜。或各犯因江南偵捕嚴緊。竄歸本籍潛藏。冀圖

漏網亦未可定。但盜刦銀至二千餘兩之多。斷無不分贓使用。即一時匿藏日久亦必敗露。且關署銀色易於識認。即如銀鋪錢莊交易之處俱可稽查。而盜犯多係素來貧乏之人。若忽有銀錢揮霍。尤不難留心蹤跡。現在江省雖已移咨豫東兩省派員協緝。但恐地方官等視為鄰省通捕。不甚經意。著傳諭徐績。何燭。即密飭各屬選派妥幹捕役設法嚴密躡緝。務獲正盜。仍將作何辦理緣由具摺覆奏。將此傳諭知之。尋山東巡撫徐績奏。聊城縣報獲盜犯丁月等六名。係直隸滄州鹽山等處回民。供刦直隸東明縣客銀。賊內起獲元寶。臣恐即刦淮關盜。批飭嚴究。旋關到事主認賊。非淮關銀。但各盜供內有曾竊直隸清豐山東觀城平度等州縣署銀。并供出夥賊丁二等十二名。俱滄州回民。該犯等既慣竊衙署夥黨又衆。從此或可究出淮盜消息。已飛咨直隸將丁二等拏解來東嚴審。仍

飭各屬躡緝淮關正盜。河南巡撫何燭奏。淮關被盜。接江督咨。即分派幹員於兩省聯界各州縣緝捕。並委河北道督緝河北各屬。開歸道南汝光道督緝河南各屬。衛河水路。飭沿河汛官查緝。均報聞。○又諭據海明奏。德化縣知縣拏獲錢度家丁王壽等八人。查出銀二萬九千餘兩。並錢度親筆家信。有赴王壽回南。寄歸二數。好為收貯。或做地窖。或做夾壁。以作永久之計等語。批閱實堪駭異。錢度在布政使任內。計三四年不給養廉。前經黔省查出金玉器件。約值銀四五千兩以上。已出情理之外。茲王壽等帶回寄家銀兩。復至二萬九千之多。若非婪索多贓。安得有如許積聚。必係慮事將發覺。豫遣人寄歸蓄積埋藏。以圖三窟之計。且縱子售賣玉器。數復盈萬。並其家人亦私蓄銀六百餘兩。是其賊私狼藉。已非一日。初不意錢度之負恩敗檢。竟至於此。可見營私貪黷之人。實為天理所



不容。今因朱一深揭報一節。其贓跡自然敗露。正所謂天網恢恢。近來辦理各省貪婪之案。必徹底嚴究。按法創懲。以期網紀肅清。常謂司道大員。必不致復有簞簋不飭之事。不料仍有肆意婪贓。盈千累萬。如錢度之甚者。實可痛恨。若不嚴審究擬。如官常國憲何。彰寶現駐永昌。未能親身審辦。著傳諭袁守侗。李湖。即傳朕旨。嚴訊錢度。問伊任藩司亦非甚久。即支食廉俸。搏節盈餘。伊既獲罪革職。留任數年。不給養廉之人。因何積有金銀如許。實係婪得何人。其欲埋藏地窖夾壁。是何肺腑。務令其逐一據實供出。倘伊狡展不認。即嚴加刑訊。亦不足惜。伊子錢鄴等。攜貨售賣多贓。均屬可惡。於沿途盤獲解到時。亦著一併嚴審。至其家人王壽。既為錢度父子攜帶銀兩。必係親信知情之人。即為案內緊要人犯。並著嚴刑訊鞠。務得實情。至錢度之事。雖由朱一深揭報而發。今既查出贓私累累。

則伊自有應得重罪。即當另案辦理。不必俟朱一深全案審明。一併完結。再錢度名下尚有應行分賠之項。今既有銀數萬兩。不行交納。反為肥橐之計。即此一端。更屬罪不容逭。著傳諭袁守侗。李湖。逐一嚴訊明確。即行從重定擬。速奏。所有錢度應賠銀兩若干。前已完過若干。並著李湖查明。一併具奏。至錢度罪重。萬無可貸。自當嚴加看守。明正典刑。若伊自知斷難倖免。或致畏罪自戕。惟於李湖是問。將此由六百里發往傳諭知之。○又諭前因錢度在雲南布政使任內。經廠員朱一深揭報贓款累累。已傳諭高晉等。將伊原籍家產貨財。嚴密查封。今據海明奏到。江西德化縣地方。拏獲錢度家丁王壽等八人。查出攜帶銀二萬九千餘兩。並錢度親筆家信。有赴王壽回南。寄歸二數。好為收貯。或作地窖。或做夾壁。善為籌畫。以作永久之計等語。覽奏。實深駭異。錢度係數年不給養廉之人。若

非恣意婪贓。安得有如許積蓄。初不意錢度之負恩敗檢。竟至於此。伊信內既有藏埋地。害夾壁之語。則其從前之詭秘隱匿。定復不少。伊本籍常州府城。又復寄居江寧。其多營狡窟。更可概見。著再傳諭高晉薩載。即將錢度所有兩處財產。嚴密查封。並將伊家屬。嚴行究訊。逐細詳搜。毋使稍有藏匿。寄頓。倘不實力查辦。或致尚有透漏。將來別經發覺。惟高晉薩載是問。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

又諭曰。桂林奏克復革布什咱之吉地官寨。及默資溝地方。並據溫福等奏。攻得阿喀木雅情形。辦理俱好。但金川所侵革布什咱之地。既漸次為我收復。索諾木聞之。自未遽肯甘心退讓。今默資溝雖已占據。阻其應援。而甲爾壘壩。又豫約綽斯甲布派兵堵截。自不慮索諾木之復來爭奪。但所收革布什咱地方。若駐兵鎮守。最多亦不過四五百兵。按汛分派。為數更少。將來大兵既撤。不能保逆酋

之不復出而滋事。今宋元俊所統兵練甚多。莫若趁賊人防守未定之時。出其不意。乘勝直搗其巢。併將索諾木擒獲。果能將金川肅除。其餘各土司。自更畏威守法。方為一勞永逸。桂林當酌量該處情形。隨機妥辦。總以動出萬全為要。至另摺所奏墨壘溝山嶺一帶。擬將鎗礮暫緩施放。飭令各兵密於巖洞藏伏。賊番防禦久疲。見此心必疎懈。我兵即可乘機奪隘。所辦甚合機宜。亦屬出奇制勝之

策。其溫福所奏分兵攻剿普爾瑪。美美卡。木關壩等處。自當乘勢進攻。務期速得。至於西路賊人拒守資哩堅壘。已閱數月。忽爾棄壘奔潰。及退至阿喀木雅。正當死守。而我兵一至。即倉皇驚竄。固係官兵勢盛。賊衆力難再支。或金川已知收復革布什咱之信。將所幫賊兵撤回自衛。小金川人心惶懼。不復能悉力抗拒。皆屬情理所有。但賊詭譎多端。或因官兵深入。暫避勇銳之鋒。將賊衆徹避。另由

間道抄襲我後以阻餉道軍臺於事甚有關係。溫福當加意慎防。不可稍有疎懈。官兵既已深入。後路聯絡策應尤為緊要。溫福更當時刻留心。隨宜佈置。朕亦不能於六七十里外。一一悉為懸揣也。著傳諭溫福。桂林並令汪騰龍。鐵保知之。○四川總督桂林奏。接奉諭旨。以溫福軍營止存兵二千。命將臣處續調甘涼兵一千。撥赴資哩軍營應用。查此項兵。前月全抵打箭鑪暫駐。因革布什咱。內應有機。令甘肅叅將常泰。領由喀勒塔爾一路進攻。覺拉喇嘛寺。及黨哩地方。此時正分頭攻圍。萬難調撤。請將奉旨調撥黔兵三千。飭員趕赴西路軍營。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寧陵縣民杜效孔妻王氏。○戊午。諭軍機大臣等。據海明奏。萍鄉縣知縣王鑒。盤獲錢度幕友葉士元。訊供稱。同錢鄴。於正月初十日。自滇起程。二月十九日。行抵湖南常德府。錢鄴因等候行李。在常德府西門內。原任

雲南定遠縣陳長鈞家住。現已飛咨湖南撫臣查拏等語。錢度身任藩司。貪婪敗檢。節據盤獲贓私。多至數萬。實出情理之外。而朱一深揭報案內。既有錢鄴勒索各款。昨海明截拏錢度家丁王壽等。搜出錢鄴售賣賬簿。文數至逾萬。是其平日在滇之倚勢肆行。婪私肥橐。尤屬顯然。錢鄴實為緊要案犯。何以久住常德。未經該省查拏。著傳諭梁國治。速行密委大員。馳往常德。立將錢鄴鎖拏。選派妥員。迅即解赴滇省審訊。並飭沿途加意管押。毋稍疎虞。並將錢鄴寓所挾帶貨財物件。詳細查抄。毋使稍有隱匿寄頓。仍即行具摺奏聞。○又諭。據彰寶奏。拏獲騰越州沿邊居民李葉然等。於關外擺夷地方。販買棉花鹽觔。現在嚴究治罪等語。越界販買。雖係土司所屬地方。但當關禁嚴密之時。輒敢偷越邊口。顯有私通貿易情事。自應嚴行根究。盡法懲治。其逸犯六名。立即嚴拏務獲。一併重治。毋

任漏網。再各犯所帶之騾多至二十餘頭。沿途行走。豈能不稍露蹤跡。何至容其肆意潛越。則關禁之有名無實可知。且銅壁關外一處如此。各邊口大畧相同。著傳諭彰寶。於沿途一帶。實力緝查。如有內地民人在土司地畧逗留者。立即嚴拏究治。並飭各邊隘文武員弁。加意盤詰防範。毋得仍前疎懈。致干咎戾。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曰。舒赫德奏。鎗斃商民。搶奪馬匹之阿爾薩蘭等賊。經渥巴錫懸賞拏獲。而阿思哈不嚴飭官兵看守。致疎縱脫逃。請將看守官兵。照例定擬。阿思哈嚴加治罪等語。阿思哈係朕加恩復用。特派照看渥巴錫遊牧之人。阿爾薩蘭等賊。敢鎗斃商民。奪取馬匹。阿思哈即當派人緝拏。今渥巴錫懸賞。始將賊匪拏交阿思哈。並不嚴飭官兵固守。致要犯疎脫。甚屬不堪。豈不令渥巴錫等聞之竊笑乎。阿思哈著革去翎頂。以聞散照料渥巴錫遊牧事務。尚不足以蔽辜。

從前渥巴錫懸賞捕賊。伊屬人俄羅斯巴克訪獲賊匪。經賞銀一百兩。此項著在阿思哈身上。加十倍罰出銀一千兩。傳旨給與渥巴錫。如阿思哈現無銀兩。舒赫德先於彼處庫存銀內。照數支給渥巴錫。再向阿思哈追補。舒赫德可曉諭渥巴錫云。適將爾懸賞獲賊情由。奏上大皇帝。大皇帝深為嘉悅。因阿思哈並未派人拏賊。又不嚴飭看守。致賊疎脫。革去阿思哈翎頂。加十倍罰銀與汝。大皇帝辦理一切事務。賞罰俱秉至公。並無偏護。告爾知之。○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新鄭縣民連敬路妻喬氏。○已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彰寶奏駐防兵移居等事。今時已漸熱。瘴氣方起。口外駐防兵俱已撤回。從前由京差往副都統海蘭察。乾清門侍衛侍衛章京等。與其在彼間住。不如撥回為妥。著傳諭彰寶。俟海蘭察等撤回永

昌時即編隊陸續起程回京。秋間如有用處。該處豫行具奏。再另派往。○庚申諭曰。福德現在出差。理藩院侍郎事務。著刑部侍郎鄂寶署理。其刑部侍郎員缺。著雅德署理。雅德未到京之前。刑部侍郎事務。仍著鄂寶兼辦。俟雅德到任後。鄂寶即專辦理藩院事務。瓦爾達著調補盛京工部侍郎。並兼管奉天府尹。其倉場侍郎員缺。著申保補授。○吏部等部議准。山西巡撫三寶奏稱。霍州知州前經

護撫朱珪奏請。改為直隸州。吉州直隸州知州。改為散州。經部覆准。並令將該二州缺酌定外揀。部選。查霍州政務殷繁。應定為衝繁難要缺。在外題補。吉州僻處山陬。仍定為專繁簡缺。歸部銓選。又霍州距駐劄蒲郡之河東道較遠。命盜案請照隰州例。徑解按察使審轉。餘由河東道覈轉。從之。○辛酉。諭軍機大臣等。福康安來京。陛見。朕問及舒赫德。據奏。形容消瘦。頗露年邁光景。舒赫德身本單

弱。今伊家口已去。伊父之事。諒已聞知。此雖人子理宜傷感。但伊父年老。今既如此。亦無可奈何。舒赫德當自排遣。以朕事為要。著賞寄荷包四個。令伊加意調養。以期與朕出力。○以步軍翼尉圖桑阿署正藍旗漢軍副都統。○壬戌。諭軍機大臣等。達桑阿奏。額敏和卓至闕。展患病。詢係在途染患。傷寒。看其情形。似難支持。等語。額敏和卓係與朕出力多年之人。因年邁。令往游牧調養。今聞其患病。頗為廕念。想因年老。沿途勞頓所致。今既至游牧。得以靜養。自漸就痊。愈著賞寄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令加意調養。速就痊癒。病痊後。仍著奏聞。○予故喀爾喀多羅郡王丹忠多爾濟。致祭如例。○癸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鐘音會同富勒渾。叅奏溫州府知府福隆阿。才不勝任。署台州府事。候補同知吳省三。年力衰庸。一摺。已交

該部議奏矣。巡撫專轄一省。知府賢否。理應隨時考覈。非若另摺所參之副將。知縣。串通規避。必須督撫會銜也。今福隆阿之才力。不及吳省三之年齒。哀邁。富勒渾近在一省。平日宣毫無聞見。直待鐘音赴浙。始行參劾耶。或明知此兩人之庸碌哀邁。留俟鐘音巡歷時查辦。有意向總督取和。故示不欲自專之意耶。抑或於屬員賢否。竟不留心耶。富勒渾前歲來京。陛見。朕觀其人尚去得。向來辦事。

亦頗誠實。不應前後頓殊若此。或伊自擢用巡撫以來。志足意滿。於察吏之事。不甚留心。抑或務存姑息。以博屬僚稱譽。有一於此。即無以副朕簡任封疆之意。著傳諭鐘音。即速查明。據實覆奏。毋得稍有徇飾。並其平日辦事。究竟何如。秉公直奏。尋奏。福隆阿才不勝任。吳省三年力衰頹。因閱兵經過看出。到杭。詢富勒渾。所見相符。因會同參奏。至富勒渾前任廣東臬司。共事年餘。小心誠實。及為浙

江巡撫。愈知感奮。但多疑而少明決。此由歷練未深。並無漫不經心。姑息邀譽之念。得旨。所奏秉公知道了。又批。若謂明決。即汝亦欠。然此何妨。人材難得。朕安肯求全。責備於諸臣乎。○山西巡撫三寶奏。岢嵐嵐縣神池。五寨等州縣。積年徵收兵糧。除支放存貯尚多。雖地高不致歲變。米色究減。請乘出糶。常平時。先儘此糧出易。不能糶完。來歲接糶。並請嗣後每年。除應放兵糧酌留外。均先糶此項

餘糧。再動常平。俾常平多貯穀石。得旨。嘉獎。○甲子。諭向來內外各衙門。題奏咨行事件。凡遇滿洲蒙古人地名。應譯對漢字者。往往任意書寫。並不合清文。蒙古文本音。因而舛誤。鄙俚之字。不一而足。甚至以字義之優劣。強為分別軒輊。尤屬可笑。方今海寓車書大同。清文鑑一書。屢經釐定頒示。且曾編輯同文韻統。本三合切音。詳加辨訂。合之字音。無銖黍之差。第篇帙較繁。行文或未暇檢閱。昨

因評纂通鑑輯覽於金遼元人地名之訛謬者悉為改正復命廷臣重訂金遼元國語解將三史內譌誤字樣另為刊定以示傳信而現在疏章案牘清漢對音轉未畫一於體制殊為未協著交軍機大臣依國書十二字頭酌定對音兼寫清漢字樣即行刊成簡明篇目頒行中外大小衙門嗣後遇有滿洲蒙古人地名對音俱查照譯寫俾各知所遵守將此通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桂林奏據川

東道稟稱節據彭水縣典史蔡廷輅涪州吏目蔡尚琥稟報查獲傳習天主教之案並於各犯家內起有銅像書本均據供自貴州婺川縣攜來而涪州知州王用儀則稟稱二月初七日准婺川縣拏獲天主教犯蔣登庸等供出涪州居民蔣應元蔣應聘同孫姓俱習天主教移關到州各等情閱稟內情節顯係接到婺川咨文始行拏獲因含混日期稟報以免規避處分已派驛鹽道杜玉林會同

川東道託隆速赴該處究係何人倡始並查是否於婺川移關之前自行訪獲請救圖思德派委幹員前赴兩省交界處會同秉公嚴審徹底清查等語著傳諭圖思德即委明幹大員迅赴川省交界會同杜玉林等秉公嚴訊確情究擬具奏至此案於二月初七日即經婺川縣移關川省是該縣查辦案犯發覺已久自無不即時稟報上司之理其於川省之孰先孰後自無難立辦但此等邪教案情

既經訪獲何以未見圖思德奏及是否現在查辦抑因該縣已移川省遂於黔省不復追究並著圖思德查明據實覆奏尋奏此案初接婺川縣稟報時正辦歐韻清案未暇分身委署按察使國棟鎮遠府高積厚馳究流傳黨夥並飛咨川省會同查辦嗣據國棟押犯並經像到省雖查無悖逆書詞但稱教惑眾大千法紀仍發該司嚴審因僉供四川涪州蔣應聘彭水縣李二傳教須二犯解黔質訊



復咨川省查辦嗣在畢節督辦兵差接川督桂林來咨並抄錄奏請兩省派員會辦奏案前來臣以會辦事件不便停犯待質即委貴東道龔學海石阡府董醇帶犯卷星赴川縣交界處會同川省委員究辦得旨覽○又諭曰桂林奏攻得扎哇寨崖下碉卡情形設法調度深合機宜不意其竟能如此實嘉慰出於望外至所奏攻復革布什咱之沙冲黨哩亦俱妥速今宋元俊督兵攻圍丹東並分兵攻取覺拉喇嘛寺據稱務於日內全行收復克期竣事其意似以收復革布什咱後即併力小金川迅為掃穴擒渠便可完局此於善後之計尚未為周妥索諾木敢於黨惡不法實屬野性難馴若不一併剿除終難保無後患且既將所侵革布什咱之地盡行攻得又戮其留駐賊番索諾木豈肯甘心不思報復不能不駐兵防守但大兵既撤之後革布什咱一處不便仍駐重兵倘索諾木出而爭奪

少有損失又復成何事體自不若乘此併力剿定金川將索諾木兄弟概行擒獲方為一勞永逸之計溫福桂林務當通盤籌畫相機妥辦以期永靖邊圉○禮部以會試中額請得旨這會試滿洲蒙古取中三名漢軍取中一名直隸取中十五名奉天取中一名山東取中十二名山西取中九名河南取中十一名陝西取中六名江南取中三十名浙江取中二十六名江西取中十九名湖北取中五名湖南取中四名福建取中九名廣東取中五名廣西取中三名四川取中五名貴州取中三名雲南取中二名○四川總督桂林奏前因軍營添兵運米需夫恐民力不繼奏請招商協運奉諭旨以官價令商居名恐藉端牟利不若官明增價俾民樂運查各路現用民夫數萬若官加價必三路全加費浮商運且商運夫無口糧較官運節省雖川省商非殷實因腳價數足俱願承充請照乾隆十二

三年例憑商領運仍飭地方官將定價曉諭民夫並嚴查各商不令剋扣得旨有此情節即如汝所議辦理可也○又奏前因東山梁及墨壘溝山嶺賊堅拒守擬暫停鎗礮乘懈襲擊詎賊狡黠未見徹退因密派侍衛鎮將等領滿漢兵練自東山梁墨壘溝進攻另派弁兵夜帶梯繩潛赴扎哇窠山梁去山溝賊卡稍遠處總伏崖下林內次日齊發賊驚竄對山各碉拒守官兵奪據山溝大碉一石卡二十一現督兵攻山溝對面碉卡克則乘勢進取阿仰並分飭東山梁墨壘溝將弁合擊俟一路得手即乘機直入得旨嘉獎○又奏革布什咱地方前經攻復吉地官寨等處今據宋元俊報叅將常泰等攻復黨哩都司李天貴攻復沙冲仍分飭將備急攻覺拉喇嘛寺宋元俊自督兵圍丹東革布什咱大局已定飛飭宋元俊統兵剋期全行勦復併力小金川掃穴擒渠得旨嘉獎○乙丑諭軍機大

臣等溫福等現已攻得阿喀木雅漸逼賊巢沿途碉卡甚多均須分兵攻擊而桂林一路現派宋元俊收復革布什咱均須多兵策應且平定小金川後或應并辦金川則兵力更當加厚今事勢既難中止不可惜費自宜併力妥辦以期一勞永逸方為長策第貴州兵數不多且係苗疆前後已調過八千自不便再行調派而湖廣兵素稱怯弱又不能適用惟陝甘兵多精壯距川省亦不甚遠莫若仍於該省豫籌添調為妥著傳諭文綬即速於陝甘各營內再選派兵二三千名將官兵應帶械仗各項悉為妥辦並揀派堪以帶兵大員照前豫備俟川省飛咨需用即令迅速起程至溫福桂林如果尚須添兵即一面妥商飛調一面奏聞○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等奏接奉諭旨以前奏金川及拔磨兩稟經章嘉呼圖克圖譯其文義不甚相合命將莎羅奔及扎勒達克是一是二明晰具奏遵

即詰訊通曉番語。兼能漢話之格特布。及各通事。據稱莎羅奔。扎勒達克。皆非人名。番人稱出家為莎羅奔。謂掌管印信為扎勒達克。至索諾木不於稟內列名。因承襲土司。未給內地號紙。註定名字。故不於稟內稱名。但以掌管印信為詞。其嫁價格桑者。乃索諾木之姊。報聞。○又奏。接奉諭旨。以校磨土婦卓爾瑪。差喇嘛密告金川幫兵。將刦西路軍營。命加意防範。臣等自攻過阿喀木雅。亦料賊潛擾嚴飭各將領防範。賊雖竊發數次。俱經擊却。至大兵後路達木巴宗。以東各處。先經酌留官兵。令總兵和邦額帶駐。今因深入。復派董天弼帶兵防守資哩舊營。臣等現分路進剿。賊支拒不暇。諒難繞出曾頭溝一路。斷截糧道。惟賊番現據喇布楚克山梁。山下木蘭壩卡柵層列。又北山普爾瑪寨西。美美卡。碩尤堅險。各該處均進兵扼要之地。務督兵攻克。以便前抵沃克什舊寨。報聞。○叅贊大臣

尚書公豐昇額等奏。本月十三。自成都起程。十九抵阿喀木雅軍營。宣旨將伍岱事。一當溫福質問。已認者繕單先呈御覽。未認者一面嚴審伍岱。一面喚齊伍岱事內應質之人。質審果實。即遵旨將伍岱革職。審擬伍岱現交侍衛明仁等看守。報聞。○以故翁牛特三等子旺扎勒子巴克巴扎布襲爵。○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沐陽縣民武良女武氏。○是月直隸總督周元理奏。直隸通京一帶衝衢疊道。因久未修。經上年河溢衝缺。又良鄉之茨尾雅河。官莊河新城。雄縣之盧僧河均淤塞。新城清河民埝。雄縣東南老隄并清河兩岸民埝。任邱近淀民隄。獻縣臧家橋南北兩隄。水發均淹漫。請照以工代賑例。分別挑濬修培。並暫借司庫協耗。及節年旗租銀興工。於永定北運兩河節省項下撥還。得旨。好應舉行者。但工歸實用可也。○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等奏。清口頭架木龍沙淤。五

架木龍下。新長淤灘。長百二十餘丈。寬三四丈不等。請將已淤頭龍舊木。拆移五龍下七十餘丈。緊對陶莊處。建木龍一架。保護新灘。並挑溜北趨。俾黃水直逼北岸陶莊。清水抵惠濟祠後。以成清黃並流之勢。得旨。早應如此者。○安徽巡撫裴宗錫奏。鳳。泗所屬州縣。及鳳陽等衛。上年被災。現米每石。價一兩四錢五錢不等。應酌減平糶米價。昂至一兩四錢以上。每石減一錢。一兩七錢上。減一錢五分。二兩上。減二錢。麥。豆。每石減一錢。二穀抵一米。每石減五分。成熟州縣。需平糶者。照例米每石減五分。無需平糶。而倉貯年遠者。出陳易新。無庸減價。秋後買補還倉。報聞。○署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奏。糧船行走迅速。全賴開座啟閉得宜。東省自韓莊至臨清三十四間。地高溜急。應一律下板。船到。上啟下閉。韓莊南八間。係微山湖水。由達江南之路。下板多則湖水阻。邳。宿。一帶下游。必淺澀。現今開

員量下底板。船到即啟。其平水之夏鎮。楊莊。珠梅。邢莊。利建。仲淺。十里等間。不必下板。至臨清開外衛河。藉豫省百門泉。九道堰之水。下注。此時民田插秧尚早。不須用水。已飛飭河北道。督員將兩岸旁洩處堵築。俾泉源。丹水。悉達衛河。濟運。蜀山。馬踏。馬場等湖水。櫃目下運河水足。無庸開放。得旨嘉獎。○署雲貴總督彭寶奏。雲南上年挑營馬一千六百。調集永昌。備進勦之用。嗣因暫停攻擊。將馬一半。發附近營分養。留一半。分給各防所官兵。現屆撤防。分給馬。俱應徹發原營。秋間另調赴永昌挑用。數月之中。往返牽送。不但糜費。亦恐馬勞瘦。請將撤防馬。無庸發回原營。即留永昌。照軍需例分棚餵養。以省臨期另挑得旨是。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

實錄卷之九百五

庚

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六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副都統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父奉獻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副都統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兼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夏四月丙寅朔享

太廟遣誠親王允祕恭代行禮○諭曰存泰不  
宜總兵之任著留京加恩在頭等侍衛上行  
走所遺延綏鎮總兵員缺現在署理有人著  
溫福於在軍營帶領陝省兵丁副將內揀選  
一員奏請補授○又諭曰桂林等奏分兵四  
路連日攻得阿仰東山梁壘壘溝達烏各地  
方是處為賊緊要門戶峻險異常桂林調度  
深合機宜鼓勵將兵得此要地實屬可嘉在  
事之將領弁兵並著交部從優議叙○諭軍

機大臣等桂林等奏設法進取。分路奮攻。調度甚合機宜。將領弁兵等亦俱奮勇出力。深為欣慰。已有旨交部從優議叙矣。桂林從未經歷軍務。乃能籌辦妥協若此。特賞御用玉韉以示嘉獎。鐵保。注。騰龍亦各賞荷包一對。益當加意奮勉。迅成大功。其將弁等出力攻殲殺賊者。著桂林將備賞花翎。分別賞戴。其中如有勇往起眾。不拘滿洲綠營。並奏聞賞給巴圖魯號。俾將士等益知鼓勵。王萬邦。英泰亦著賞戴花翎。桂林既已攻得墨龍溝。達烏一帶險要。現在進攻僧格宗。賊番甫經受創。心膽皆驚。自必望風而靡。官兵即可乘勝直入。迅擣賊巢。擒獲逆豎。剋期蕝事。但僧格宗為小金川咽喉。恐賊眾舍死固拒。該處賊寨較大。或尚須多兵分勦。俟全得革布什咱後。即令宋元俊回至僧格宗。協同進攻。若僧格宗殲卡易於攻破。不須宋元俊之相助。即無庸急於調回。朕意革布什咱若經全得其

地。已與金川相近。此時索諾木似尚未能多為準備。宋元俊現統兵練。亦不為少。或竟出其不意。乘勝直進。扼金川噶拉依之險。官兵將來進剿。尤為得力。果能如此。則宋元俊之功不小。但亦須審度萬全。不可不惜兵眾。冒昧輕進。此等行軍機要。朕亦不能懸斷。著桂林與宋元俊迅速札商。就該處實在情形。熟籌妥辦。○又諭據海明奏截拏錢度幕友葉士元。帶有銀二萬餘兩。現將葉士元及家人解滇質審等語。實堪駭異。前經海明查獲錢度父子。寄回銀至三萬餘兩。伊係數年不給養廉之人。焉有如許積蓄。其為婪贓顯然。已有旨諭該侍郎等嚴行審辦。今截獲其幕友。復帶有銀二萬餘兩。葉士元在滇作幕。所得修金。據供每年不過八百兩。即使託人營運。豈能積至二萬餘金。看來竟係賓主串合。通同婪索。實出情理之外。深為可惡。著傳諭索守偁。李湖。於該犯解到時。即行嚴加刑訊。與

錢度父子逐一隔別研鞫。務得實情。按法究擬。毋任其稍有狡展。將此由四百里傳諭知之。○豁免甘肅省節年民欠倉糧三百七十六萬五千二百六十石有奇。○丁卯。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今日全魁。於覆請折本事件。全不記憶。甚屬不堪。著革去內閣學士。在乾清門當差。○諭軍機大臣等。據海明奏德化縣知縣黃汝源稟稱。親身查獲錢度家人王壽。搜出攜帶銀兩賬簿。現在訊取供詞。

將各犯押解雲南質審等語。所辦甚好。王壽船隻已過德化縣境。該縣黃汝源。一經奉文。即親身督役追拏。查獲賊犯。看來黃汝源尚屬能事。著傳諭該撫。將該員平日居官如何之處。出具考語送部引見。再該省搜獲錢度家人攜帶銀兩。著照例解交內務府其箱內所有衣飾等物。並著造具清冊交崇文門查收。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戶部議覆署雲南巡撫諾穆親奏。行鹽各屬。墮運墮銷及盜賣

無著鹽觔。請分別交該督撫查辦追賠一摺。

已依議行矣。運銷鹽觔。例應年清年款。何以滇省積年墮運墮銷。欠課至五萬七千八百餘兩之多。今既查有缺少數目。不可不徹底清釐。以除積弊。著交與彰寶、李湖將各州縣墮銷墮運緣由。逐一確查。究明實係在官若干。在民若干。分晰嚴懲。追究毋得顛預了事。仍將如何查辦之處。即行專摺覆奏。至此項墮缺鹽課。固係承辦各員經理不善。亦由督撫等平日不實力整飭所致。鹽務為地方要事。一有墮積。不特課項久懸。且必致閭閻有食淡之虞。於民食甚有關係。該督撫等。何竟全不以事為事。任聽各員藉口軍需。馴致墮誤。所謂覈實辦公之道。安在。諾穆親日坐省城。所司何事。乃惟一味因循。不早為釐剔。直至將離滇省。始以一奏塞責。殊屬非是。至彰寶雖駐永昌。於此等公事。自應留心察覈。乃視鹽務為巡撫專責。不復究心。亦難辭咎。所



有此案應追銀兩。除按歷任各員名下勒限嚴追歸款外。如完不足數。即著於彰寶名下分賠四分。諾穆親名下分賠六分。以清款項。將此傳諭彰寶、李湖知之。○戶部議覆護廣西巡撫布政使淑寶疏稱。先據商人翟鈞濤呈開融縣馬鞏地方螺塘等山煤礦。採運四頂山白鉛礦砂就煤煎鍊一案。經調任巡撫陳輝祖咨部覆准試採煎鍊有效。即將一切事宜具題查覈。茲自乾隆三十五年四月建鑪起。至三十六年六月止。每礦砂百觔約鍊出鉛十九觔。及二十一、二觔不等。共鍊出白鉛五十八萬二千一百零。每百觔照例抽正課二十觔。撒散三觔。共抽正課鉛十一萬六千一百零。撒散鉛一萬七千四百零等語。查與該省鉛廠抽課定例相符。應如所題。准其將四頂山白鉛礦砂運赴螺塘等山就煤煎鍊。經管官如有侵漏情弊。指名題參。仍將所收鉛觔造冊報部查覈。至所稱正課白鉛解

局供鑄。定價每百觔二兩三錢。撥歸礦廠奏銷。撒散鉛觔。時價每百觔折紋銀二兩六錢六分。按季給商變賣。亦應如所題辦理。其商餘鉛觔請照冷崗廠例。暫為收買一半之處。查冷崗廠係隔屬運砂運費繁重。是以准其分半官買。以紓商力。今該廠情形迥別。未便援照。應令照例全數官為收買。以供鼓鑄。又疏稱。解運課買白鉛所需水陸脚費請照盧架廠五十里為一站。每鉛一百觔。早程給銀一錢六分六釐。水程給銀一分零七毫之例。在於鼓鑄工本銀內動給報銷。應如所請。照該省盧架廠運鉛例辦理。仍將自廠運局用過脚費銀兩。造入鼓鑄奏銷冊內報部查覈。又疏稱。馬鞏廠燒鑪二十三架。煤壘十二處。工丁買賣人等漸衆。請設書記巡攔巡役共十二名。照盧架例。共月給工食銀十五兩四錢。應如所題。准其照數設立。其應支工食等銀。在抽收撒散鉛觔變價銀內支給。又疏稱

該廠尚未大旺。應令融縣知縣就近兼管。以省糜費。如將來廠旺。增員彈壓。仍嚴飭該縣督令該商上緊採辦。亦應如所請辦理。仍令嚴飭該縣實力稽查。督令商丁採辦。照例抽收。毋使透漏。從之。○以鑲黃旗滿洲副都統集福為鑲黃旗蒙古都統。○賑卹甘肅河州。沙泥州判。岷州。寧遠漳縣。洮州廳。平涼靜寧。華亭鹽茶廳。山丹東樂縣丞。古浪。平番。寧夏。寧朔中衛。平羅。秦州。秦安。高臺等二十一廳州。縣。乾隆三十六年夏秋水災貧民。○旌表守正被戕之陝西城固縣民余明娃聘妻王氏。○戊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戶部奏駁周元理題。乾隆三十六年。霸州等六十七州縣廳。去秋被災。應蠲額徵民地糧銀。除扣上年被災補蠲分數外。其災重各屬餘剩糧銀。不敷數扣本年應蠲之數。請補入下年補蠲。與例不符等

語。自屬照例辦理。第念畿輔瀕河州縣。連年被水歉收。雖經賑卹頻施。俾無失所。其被災較重各屬。應免銀糧內不敷扣蠲之數。若照成例不准遞年補蠲。民力仍不免拮据。著再加恩。將霸州等六十七州縣廳。上年因災蠲免錢糧數扣不敷補蠲之數。准其歸入本年應徵項下補蠲。此朕軫念畿氓格外施恩之意。該督其轉飭所屬。悉心經理。務使閭閻均霑實惠。該部即遵諭行。○是日起

上以常雩祀

天於

園丘。齋戒三日。○己巳。諭前以調赴川省之滿洲兵二百名。黔兵五千名。陝甘兵六千名。遠道跋涉。曾經加賞一月錢糧。今據李煦奏。續調之貴州兵三千名。業自畢節起程赴川。並據文綬等奏報。續調之陝甘兵三千名。亦經陸續起程。各該兵丁等起行迅速。甚屬勇往可嘉。著一體加恩。於伊等到軍營日。各賞給

一月錢糧。即在川省軍需項下支發。○軍機大臣等覆奏。查明州縣捕蝗不力。案內革職人員。有因特恩起用。有經督撫保奏。俱經錄用在案。此次賞給降等職銜。內有願捐原官者。臣等亦於帶領引見時。將案由叙入。恭候欽定。至特旨革職人員。例不在查辦之內。此次具呈捐復。現有奉旨革職。拏問之員。應請旨遵行。得旨。此等捕蝗不力人員。原因其玩視民瘼。是以定例。綦嚴。概行革職。拏問。但所犯情節。亦有不同。如境內蝗蝻生發。匿不呈報。及不力為撲捕。以致蔓延鄰境。多害田禾。其情罪較重。若州縣遇有蝗蝻。或適當奉差公出。未得即辦。或立時稟報上司。隨即親身撲捕。雖一時未能淨盡。而所傷禾稼無多。或自他處飛來。未即截捕者。其情自有可原。著交軍機大臣。將摺內所有各員。查明原案。分別覈辦具奏。再降諭旨。○庚午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辛未。常雩。祀天於圜丘。上親詣行禮。○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辛。圖明園。○壬申。諭軍機大臣等。桂林奏。續又攻得格烏巴桑那隆三處。現在覓間進攻。僧格宗所辦甚好。此時兵氣益揚。惟盼擒渠掃穴。速得捷音。至另摺奏報。革布什咱之地。全行收復。辦理頗為迅速。惜所籌未能妥合。前遣陳定國往綽斯甲布。調令發兵。占據甲爾壘壩。該首業已發兵。今既盡得革布什咱之地。正當乘勝進勦金川。攻其無備。乃宋元俊飭令綽斯甲布番兵。暫駐界上。聽候調遣。失此極好機會。甚為可惜。蓋宋元俊見革布什咱全行收復。其意已足。遂不復計及金川。尚不免狃於綠營習氣。使宋元俊即乘官兵新勝之銳。徑擣金川。據彼噶拉依諸險。其功績為何如。朕賞功之典。又當何如。

惜乎所辦僅止於此。此次全行收復革布什  
咱。本應予以優叙。因此一失。功過只可相抵  
矣。又摺內稱該地當人心初定。自應於要隘  
之處。駐守官兵。以資防範等語。桂林所見亦  
誤。革布什咱之地。久為金川侵占。今經官兵  
收復。節次殲其防守番衆甚多。又殺其頭人  
三名。索諾木豈有不知。況聞索諾木已將幫  
助小金川之賊兵撤回。必係知官兵復其侵  
地。懼而自防。尤當乘其未備之時。出其不意。  
先發制人。今宋元俊辦理既錯。桂林即應就  
近申飭。不當聽其坐守觀望。桂林在軍營節  
次所辦事務。悉能妥合。惟此一節。則不免於  
失算。至索諾木從前敢於占據革布什咱。已  
與僧格桑。占據沃克什之罪無異。且又潛發  
賊兵。幫助小金川。更屬黨惡不法。即使僧格  
桑就擒。金川之事亦難歇手。與其待彼匿克  
拒命。再為擒剿。何如及此時豫辦之。為省力  
乎。朕非必欲窮兵黷武。但就現任情事而論。

大兵既徹之後。豈能保索諾木之日久不出  
滋事。是此賊不除。終為番地之患。不可不籌  
一勞永逸之策。以靖邊圉。今既有可乘之勢。  
昨又傳諭文綬。備調兵三千名。兵力不為不  
厚。豈可稍事因循。仍貽後患耶。溫福桂林惟  
當竭力相機妥辦。勿止圖擒獲僧格桑。便思  
完事。又諭曰。溫福等奏進攻美英卡。雖賊  
人恃其地險。碉堅亦當用計攻取。於事庶為  
有益。朕向慮此路兵少。今兵一萬二千有餘。  
亦屬不少。溫福等但能一心前進。自易奏功。  
再據投出沃克什番人供稱。桂林已奪取墨  
壟溝。又將革布什咱收復。是僧格桑處得信  
甚為迅速。索諾木亦必彼此相通。我兵正宜  
乘其未備。速將僧格桑擒獲。即進兵縛取索  
諾木。始為有益。否則僧格桑逃入金川。索諾  
木豫為準備。嗣後不無費手。即如從前追捕  
阿睦爾撒納時。我兵已逼近賊營。而阿睦爾  
撒納。即於遣人稟話之際。乘間遠颺。此等逆

首。惟在乘機速辦。而數千里以外。朕雖降旨訓示。倉猝之間。原無定象。朕旨即到。其中亦未免稍有不合之處。但當熟察情形。相機籌畫。以佇成功。○又諭曰。溫福奏進勦金川各路情形。著於應進兵時酌量妥辦。至前諭以僧格桑逃往金川。索諾木若不擒獻。即一面向索。一面進攻。今觀兩首黨惡情形。極為深固。索諾木斷不肯將僧格桑獻出。若攻破美諾。逆首逃入金川。即統兵尾隨追捕。不必復向索取。徒致輟轉稽延。兵貴神速。惟在溫福等隨時相機辦理。朕不能於六七千里外。一代為籌畫也。○又諭前以桂林一路無帶兵得力之人。因令明亮同侍衛章京等往彼相助。但桂林於清文向未諳習。是以節次傳諭之旨。皆用漢字繕發。今明亮用清字奏摺。桂林未能明曉。轉非和衷集益之道。嗣後明亮遇應奏事。即同桂林具奏。列銜在桂林之下。汪騰龍之前。不必另用清字。桂林此次籌

畫軍務。悉合機宜。明亮在彼。止須協同辦理。不必自出主見。致滋歧誤。至於馬上馳騁。身先士卒。原非桂林所長。自係明亮之責。惟當督同侍衛等。實力奮勵。剋期奏績。○叅贊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等奏。臣等嚴訊伍岱據供。前此副將色倫泰陣亡。因總兵馬彪所領官兵並不遵照撥給。而烏什哈達亦不遵派委。是以自行具摺參奏。至去歲十一月十三日。進攻巴朗拉。乘夜打仗。綠營官兵鼓譟退。同。非我畏難不進。又既得巴朗拉以後。日隆宗賊番。先行逃遁。並未敢妄報殺賊得功。至前在成都起程。沿途更換驛馬。有道員查禮監放。未嘗搶馬帶至軍營等語。復傳集在伍岱隊內之侍衛官員。隔別研究。衆供俱屬相符。請旨將伍岱革職。留於軍營。自備資斧。効力贖罪。諭軍機大臣等。色布騰巴勒珠爾豐昇額辦理此事。甚為錯謬。摺內但將無關緊要之事。審實數款。其有關緊要者。如伍岱叅

奏溫福僅圖安逸並不親身打仗致有失機。如果屬實則罪在溫福。若無此事即係伍岱居心奸險。自占地步。事之有無。皆軍營官兵共見共聞。有何難於剖白。何以伊等皆未詳悉詢問。即或溫福誣奏伍岱。伊等亦當並參溫福。勘取兩造合詞定案。不可徒就一面之供。作為証據。再如伍岱奪取驛馬一事。伍岱不肯認承。即當詢明更換何驛之馬。提同質審。斷無不得實情之理。若止將跟隨伍岱之

侍衛官員審訊。伊等許告伍岱。即係許告自己。且旁無証見。自不肯承。凡事務得實情。斷不可以顛預了事。著傳諭色布騰巴勒珠爾。豐昇額。另取兩造供詞。其孰是孰非之處。務在逐一審明具奏。○癸酉。直隸總督周元理疏報順天永平。天津宣化等四府屬開墾荒地四頃六十五畝有奇。○甲戌。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以盛京工部侍郎瓦爾達為

東陵總管內務府大臣。○調墨爾根城副都統舒通阿為三姓副都統。○乙亥。諭三法司覈擬阜寧縣民陳有茂與胞弟陳有盛爭鬧致伊母萬氏服瀉身死一案。照子威逼父母致死例。擬以斬決。陳有茂因田價細故與弟連次爭鬧。復逼妻尋死。圖賴其弟以致伊母愛憐少子。忿激自盡。覈其情罪較重。自屬法所難寬。惟所引子威逼父母例文於義實為未協。明刑所以弼教。若以威逼二字屬之子孫

於父母。祖父母。言之不順。豈可著為法令。此等準情定罪。當改為子孫不孝。致父母自盡。定為例條。庶足以飭倫常而示懲儆。所有此案即著照此改正。第子孫不孝其親情節輕重不同。亦有未可概擬斬決者。並著刑部詳悉酌議具奏。尋議嗣後凡子孫不孝致祖父母。父母自盡之案。如審有觸忤干犯情節。致親窘迫自盡。即擬以斬決。若行為違犯教令。致親抱忿輕生者。酌擬絞候。庶按情定罪。各

有等差。再查律例內尚有卑幼威逼尊長。軍民威逼本官致死之條。立言亦覺不順。應請俱改為因事致迫字樣。似覺允當。從之。○諭軍機大臣等。在京居住之楊素。本係金川人。自能知彼處地勢。著賞給六品頂帶。並賞戴藍翎。派副前鋒校德明額。帶往四川軍營。交與溫福。令為嚮導。其德明額。即留軍前差遣。○調貴州巡撫李湖。為雲南巡撫。以貴州布政使圖思德。為貴州巡撫。○予故和碩和親

王永璧。祭葬如例。謚曰勤。○予故扎魯特鎮國公納遜額爾克圖。致祭如例。○添鑄闢展同知。巡檢。關防。印信。從陝甘總督文綬請也。○丙子。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彰寶奏。諾穆親在滇撫任內一載有餘。拘謹太過。辦理日形竭蹶等語。因令諾穆親來京。將彰寶原摺與之閱看。復令軍機大臣傳旨詢問。諾穆親亦自認才識拘泥。不能稱職。諾穆親本一硜硜自守。局面狹小之人。自簡任滇撫以來。於地

方公務全無整飭。即如該省銅鹽二事。最關緊要。乃節年墮缺。並不及早清釐。前據奏各州縣鹽觔墮運墮銷。直至將離任時。始以一奏塞責。今日據李湖奏。辛卯年應運銅觔尚未兌足。其添撥豫備之項。亦以程站未定。辦運不前。此皆諾穆親因循貽誤所致。李湖向來辦事認真。是以擢用巡撫。近復將伊調任雲南。李湖務須實力整頓。於鹽課銅觔。尤當悉心調劑。毋使再有遲誤。若亦如諾穆親之

專辦日行事件。而置銅鹽積弊及一切要務於不問。則負朕委任期望之意。著將此傳諭知之。並將彰寶奏諾穆親原摺鈔寄閱看。○又諭曰。僧格桑罪大惡極。必當立擒寸磔。固不待言。前以僧格桑若即就擒。或逃往金川。索諾木即經擒獻。並且退地輸誠立誓。尚可恕其已往。此朕遷就完事之見。今思兩首狼狽為奸。罪實相等。僧格桑占據沃克什之地。索諾木亦占據革布什咱之地。同一侵擾鄰



疆。僧格桑敢於抗拒王師。索諾木亦竟敢幫兵暗助。其梗化並無分別。不宜獨從原宥。且革布什咱侵地。既全收復。尤難歇手。是以昨諭溫福桂林於平定小金川後。即分路進剿金川。即使僧格桑逃往該處。亦不必更向索取。惟有統兵直入。乘其不備。並擒索諾木。方可完事。總之兩首黨惡抗命。實為邊境之害。若除僧格桑。而不並除索諾木。則根株不淨。久必復滋事端。前聞索諾木有欲併吞各土司。殺至維州橋之語。是竟敢圖侵內地。尤為可惡。今翦滅小金川。雖暫遏其鴟張之勢。而狼性難馴。不能保其不萌故智。縱使索諾木懾我兵威。親詣軍門請罪。於革布什咱已復之地。立誓不敢再侵。亦不足信。朕非必欲窮兵黷武。但既已用兵。不得不為長久之計。現在調集各省精銳。又派有練習帶兵之大臣。乘勝深入。最為迅便。因此多費帑金。亦所不惜。若稍涉游移。難保不貽後悔。萬一大兵既

徹。賊首復敢窺伺邊境。甚或侵我綠營。尚復成何事體。其勢不得不更煩師旅。則另起鑪竈。尤為非策。溫福等當視進剿金川一事。為目前切要之務。實心籌畫。安速辦理。所謂兵貴先聲。其機宜尤不可稍忽。○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崑山縣民朱受觀妻秦氏。○丁丑諭曰。諾穆親著加恩作為頭等侍衛。前往烏什。換圖桑阿來京。諾穆親至彼。自備資斧。辦理領隊大臣事務。○以左副都御史景福為盛京工部侍郎。盛京刑部侍郎。朝銓兼管奉天府府尹事務。○直隸總督周元理疏報。臨榆。玉田。阜平等三縣。開墾田地十七頃。三十畝有奇。○旌表守正被戕之安徽阜陽縣民尹成化妻張氏。○戊寅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據徐績奏。東省兗沂曹三府。俱得雨深透。其餘各府。三月內未得透雨。而近省一帶。望雨尤殷等語。現在麥

苗正當長發之時。急需甘霖接濟。著傳諭徐績。即將未經得雨各府。將收割時。是否分數畧減。尚可不致成災。及此數日內。曾否得雨情形。速行具摺奏聞。以慰厯念。尋奏東省缺雨之濟東。泰武青萊登七府。惟泰安府屬之泰安。新泰二縣。於四月十三日。得雨三寸。四寸。青州府屬之臨朐。臨淄。壽光。安邱。四縣。武定府屬之濱州。萊州府屬之濰縣。平度州。掖縣。於四月十四日。得雨一二三寸不等。均入

土未深。臣現在率屬竭誠叩禱。一俟得雨。即行具奏報聞。○又諭前據何燭奏羅山縣革書李鳳儀。首告查世桂著書不法一案。朕閱書內發出各條。尚不至於悖逆。是以部覆時。從寬改為斬候。並閱供詞內。有與李鳳儀。曾因房屋結訟之語。恐其不無挾仇訛詐情事。因諭該撫。秉公查訊。今據何燭覆奏。審出李鳳儀。挾嫌索銀起釁緣由。果不出朕之所料。何燭素稱好善。遇此等案。有冤情。何不早為

奏明申雪。若非朕先幾燭見。則查世桂。不幾枉罹重辟乎。至另摺所奏。審擬邪教一案。已批三法司覈擬。及閱譚梅家。搜出王中所傳逆書內。有平明不出。周劉戶。進在戊辰。己巳年之句。朕閱平明之明。左旁日字。有補改痕跡。細察筆法。係胡字遷就改易而成。其為大逆顯然。即後頁也。學太公渭水事。一鈞周朝八百秋二語。亦儼然有自居太公興周之意。不可不徹底嚴究。以申國法。何燭於此案。視

為尋常邪教。第就搜出之書。照例黏簽。並未留心察看。遂為其所朦耳。朕初非有意推求。然一經寓目。無不立辨。亦由此等鬼蜮伎倆。實為覆載所不容。其自然敗露。正所謂天網恢恢。更有無從遁匿者。著將原書發交何燭閱看。令其將平胡字樣。切實嚴訊。並所云周劉戶。意必有姓周劉之人。逐一悉心推鞠。務得實情。毋任絲毫掩飾。即行從重定擬具奏。以昭憲典。而正人心。朕於讞牘輕重。惟視其

人之自取。如查世柱之書本無大罪。且由人傾構。即為昭灼其情。查明申理。並將來秋審時。亦不予勾。至此案書內。詞語包藏禍心。悖逆可惡。必當執法嚴辦。使逆犯不致漏網。朕鑑空衡平。一切期無枉縱。當寬則寬。當嚴則嚴。惟就案情覈定。從不豫存成見也。至山東省審擬編書之王中。即王忠玉一犯。此人甚鬼詐。不可不設法嚴究。前經徐績查訊。以平明為天明。時運氣流轉。太公及八百秋。為行

善。可如太公有壽。問擬絞決。彼時因未見原書。已照部覆允行。今既察出字跡改補情形。則王中所供。皆係捏飾。昨已令軍機大臣行文徐績。如該犯尚未正法。即暫緩行刑。另行查辦。著傳諭徐績。將書內悖逆情節。詳悉嚴訊。若王中已經處絞。即將餘犯嚴切根究。毋任遁飾。仍將訊擬情節。即行具奏。何燭摺暫緩交議。俟審明另降諭旨。將此一併傳諭知之。○又諭。據彰寶奏審擬越關私販之王世

學等各犯。分別斬決絞決一摺。已批交三法司覈擬速奏矣。至案內王化南。楊經。及李三老等。以內地民人。當此關禁嚴密之時。乃敢住居關外地方。且敢容留私販人等。則其平日必有探聽消息。私行漏洩情弊。自當執法懲創。俾邊氓知所儆戒。該督僅擬遷徙內地安置。殊屬非是。現已交法司改擬外遣完結。該民人等。久與徽外擺夷混處。即屬漢奸。非但近邊之騰越。永昌不宜令其在彼潛滋事

端。即移之雲南省城。亦難信其不暗通聲息。彰寶於此等邊防要務。視同泛常。即爾草率定擬。全不知事體輕重。彰寶著傳旨申飭。○吏部議覆廣西巡撫覺羅永德奏。稱收令為民父母。苟實心撫字。何敢無故控官。惟州縣不職。民自向道府控訴。道府狃於積習。不據實申理。以致民怨無伸。或赴省首告。或赴部鳴冤。請嗣後道府等官。接受士民指控。即一面批准錄詞。通報院司。一面就近查究。如道

府徇庇。即將道府叅革審擬。如在兩司呈控。亦照此辦理。並予以定限。咨部分別題咨完結等語。查例載屬員被士民告發得實。該上司仍不揭報。實屬有心徇庇。無論同城不同城。將該上司降三級調用。今據奏稱道府接受士民告發。經年累月。匿不報聞。非尋常徇庇可比。自不應僅予議處。應如所請。嗣後道府有似此者。著該督撫一併叅革審擬。以示懲儆。但不定以咨報限期。保無拖延消弭之弊。亦應如所奏。凡遇此等案。即彙入命盜月報冊內。咨部起限。分別題咨完結。如諱匿遲延。照例議處從之。○戶部議准。福建巡撫余文儀疏稱。侯官南靖福安彰化等縣里民首墾各則田三十一頃六十九畝。請照水旱田例分別升科。詔安鳳山兩屬衝冊各則田五頃一十七畝。援例豁除從之。○旌表守正被戕之山東高密縣民王田與女王氏。○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昨據何燭奏查辦李孟鈞傳

布邪教一案。在諶梅家搜出王中所傳遞書內。平明之明。顯有改補痕跡。經朕閱察其奸。已傳諭何燭。徐績另行嚴切究審具奏。該犯王中。膽敢編造大逆書詞。復將挖改字跡原本流傳豫省。冀掩其狂悖之跡。其存心狡譎。險詐尤為可惡。昨令將原書發交何燭。今思該犯王中。現在東省。著將該犯原書即寄交徐績。將王中嚴加刑訊。所有書內悖逆語句。逐一研質明確。從重定擬具奏。毋得稍有遷就。以致逆光狡展漏網。將此傳諭徐績。並令何燭知之。○又諭。前據江西盤獲錢度父子寄回銀約三萬金。並查出親筆家信。有令伊子埋藏地窖夾壁之語。則其原籍必更有詭秘藏匿贓私等事。因令高晉薩載嚴行查辦。今據該督等奏。於伊江寧家內搜出埋藏銀二萬六千餘兩。又查獲金子二千兩。亦係埋藏。聞擊寄頓。合計又值銀二萬兩。不意錢度竟敢於負恩狼藉。至於此極。實出情理之外。

伊乃數年不食養廉之人。安得有如許積蓄。而通覈金銀各項。多至八九萬金。實係從何處婪得。不可不嚴加刑訊。徹底根究。母任稍有狡展。至伊子錢艷。不特在滇婪索多贓。深為可惡。並據高晉等訊出錢艷。近在常德。定原任定遠縣知縣陳長鈞之女為妾。並聞伊設計哄騙。致墮術中。即此喪心敗行。亦非人類。是錢度父子。情罪均極重大。恐外間尚未能盡得實情。著傳諭袁守侗。李湖。即將錢度錢艷迅速嚴行審訊明確。定擬具奏。一面將伊父子遞委委員。小心隔別管押。解送來京承審。或有不實不盡。經朕另行訊出。惟袁守侗等是問。途次或有疎虞。致令畏懼自戕。則袁守侗。李湖獲罪不小。伊二人豈不復思見朕耶。將此旨由六百里發往傳諭知之。高晉等原摺。並著鈔寄閱看。○又諭。據薩載奏查辦錢度常州等處田產摺內。稱伊子錢艷曾定湖南常德府城內。原任定遠縣陳長鈞之

女為妾。錢艷現在陳長鈞家內拏獲。必有贓財寄頓。又錢度第五子。現贅松江城內張姓為婿。亦恐有隨帶財物。均經分咨查辦等語。錢度婪贓敗檢。實出情理之外。現在本籍查出藏匿財產。為數不貲。伊子錢艷。既現居陳長鈞家被獲。所有隨帶寄頓財物。不可不徹底根究。今據梁國治奏到。已將錢艷寓所箱匣衣物查抄。並委員搜檢陳長鈞家。並無寄頓財物蹤跡等語。陳長鈞及錢艷家丁王俊等。以在楚省並無質對之人。僅將一面供詞希冀搪塞。豈可信以為實。今陳長鈞。王俊既已解滇。著袁守侗詳晰研究。勿致代為匿飾。此一節並諭袁守侗。李湖。知之。該撫仍就近悉心嚴密體訪。實在有無寄匿別情。確查辦理。母任稍有隱漏。至錢度第五子為松江張姓贅婿。必係張應田之家。張應田現為衡永郴桂道。梁國治即調該員到省。面傳朕旨。伊曾應治罪之人。朕保全其身家。仍用為道。今

復有此事。伊當速派委人迅速回籍。將錢度第五子所寄貲財。備細查明。全行報出。毋得絲毫代為隱飾。致干重咎。將此諭一併令看。○又諭曰。宋元俊收復革布什咱。因其番衆內應。胸有成算。是以用力少而成功速。至前諭乘間進據噶拉依一節。宋元俊未籌及此。且所帶兵練無多。原不能必其果有把握。桂林現在進攻僧格宗。為掃穴擒渠之計。宋元俊當回至桂林軍營。隨同進剿。至桂林奏稱收復革布什咱後。索諾木並不敢復圖占奪。若平定小金川。該酋自必畏懼歸誠。桂林之意。尚以擒獲僧格桑即可完局。不知衆番酋之中。惟金川最為强悍。若不併事翦除。則根株不淨。終貽後患。現今陝甘貴州節次調兵。已至二萬。合之川省所有兵練。約計四萬有餘。兵力不為不多。今於平定小金川後。即移師進剿。勢有可乘。而役無另費。較為事半功倍。且金川雖有噶拉依之險。量與達烏一帶。

約畧相同。今此處既可攻破。則金川之險。又何不可設法覓間進兵乎。況索諾木野性難馴。豈能信其不圖吞併。若更滋擾革布什咱。沃克什小金川之地。是我兵費力底定。轉為寇資。實屬非策。通盤打算。不可不為邊圉久長之計。溫福桂林。斷不可稍涉因循。但現在籌酌進兵。不可不加慎重。該處實在情形。朕實難於懸斷。惟在溫福桂林之詳審事機。妥協經理。至前此溫福所奏分路進兵。雖有七路。但俱以噶拉依勒烏圍為總。是名為七路。歸總仍不過兩途。溫福等務當妥協分派。若能於噶拉依勒烏圍之外。別有可進之路。尤為得力。前令溫福色布騰巴勒珠爾。統一路兵。桂林明亮。統一路兵。阿桂豐昇額。統一路兵。伊等雖分路帶兵。而所辦總係一事。務須和衷協力。共成大功。切不可稍分畛域。彼此貪功嫉能。方合公忠大臣為國任事之道。又桂林稱革布什咱大頭人嘉噶爾邦策爾結。

二人誠心効用。各賞給藍翎。並給與土守備職銜。此二人似屬可用。伊等於金川路徑。必能熟悉。令為嚮導。於進兵自屬有益。現在該處甫經收復。當留一人在彼。撫轄衆番。擇其中尤明練者一人。令隨桂林軍營。聽候遣委。如果能奮勉出力。不妨更予加恩。或賞以侍衛銜。或授為綠營守備。都遊。均令桂林酌量奏聞辦理。使諸番見降順者如此蒙恩。則衆心必生羨慕。樂為我用。又桂林奏稱。小金川

現在糧食空虛。人心不固。此必得自所擒賊番供詞。但溫福每有俘獲。及投順之人。必取供奏聞。而桂林從未奏及。蓋未諳軍營事例。捉生詢問。可得實情。嗣後如有投降之人。並著隨時訊明錄供具奏。至禁止番民下壩一節。昨據溫福奏。應聽其照前下壩謀生。事屬可行。已允所請。著桂林遵照辦理。毋庸申禁。又桂林奏。於果洲山後。覓有間道。可以進攻。現今官兵於河邊大張聲勢。牽制賊番。另派

侍衛鎮將等。由山後取道潛進。所籌甚合機宜。自當如此辦理。但所稱僧格宗在河西岸。沿河賊碉排立。不能搭造浮橋。現督官兵對岸用礮攻打等語。殊未明晰。前據稱搭橋濟師。是我兵已至河西。因何仍在東岸。而圖內所繪。則達烏僧格宗。又俱在河西。尤不可解。著傳諭桂林。即速詳悉覆奏。並覈定方向。另行繪圖呈覽。○吏部議覆廣東巡撫德保奏。稱。粵東田房稅羨銀。向於下年冬季具題。臣

抵任後。查乾隆三十四五年稅羨銀。尚未解呈。緣向未定有遲延處分。各州縣每多延緩。請嗣後徵收田房稅羨銀。統限奏銷。前全數完解。如不完解。即將該管上司。及本員叅處等語。查例載。解送錢糧等項。停擱日期者。罰俸一年。督催不力之府州。罰俸六個月。今據奏稱。廣東稅羨銀。各屬遲延。請定處分。應如所請。令該撫嚴飭各屬。隨收隨解。如任意延緩。即據實查叅。將該管上司議處。從之。○以



貴州按察使蔡應彪為貴州布政使。○山東巡撫徐績疏報昌邑縣開墾旱田三頃六十畝。○庚辰諭據裴曰修奏直省隄埝各工現在次第告竣將來收工懇請派員等語即著裴曰修帶同楊景素查驗收工。○諭軍機大臣等據彭寶奏盤獲苗溫所差頭目秤管猛等一摺俟解京到日再行詰訊至摺內所稱苗溫詐而且愚之語甚為無識已於摺內抹出批示苗溫詭譎性成意在探聽內地消息屢次所遣之人留而不還無由得信深知諾爾塔羈留蘇爾相一節得罪中國故詆斥諾爾塔為惡人且以其行事為瞞哄匪酋並云兩人各不相通以表其與諾爾塔不睦冀圖惑聽其實伊兩人本屬同類豈不聲氣相連此等詭詞正其挾詐弄巧之處何得轉以為愚彭寶不能察見及此實乃身受其愚適成其為至愚耳如此措詞不達情理乃平常督撫所延之庸陋幕客所為彭寶懵然不覺

朕豈肯竟爾顛預閱過耶著將此飭諭彭寶知之。○又諭曰溫福等奏南北兩山打仗情形及索諾木澤旺使人稟話伊等酌量曉諭等語看來阿桂處殺賊甚多所辦甚屬奮勉溫福雖亦攻勦未能痛殲賊番此必伊處畧覺費手然亦當設法前進以冀成功至伊等曉諭索諾木來使令將僧格桑獻出已屬錯誤且又賞給緞疋其誤尤甚索諾木未助惡之前以是語曉諭尚可今同惡相濟已屬顯然又何可佯為不知與之言語乎再逆首所使之入未必實為索諾木所使或僧格桑使其冒稱索諾木均未可定倘實係僧格桑所使伊豈肯即行遵諭即使索諾木遵檄縛獻則索諾木轉為有功之人將來金川之事辦乎不辦此等賊匪狡詐百出斷不可信今雖力竭計窮籲求免死豈能保其永遠不復反乎總之事已至此務將索諾木一併擒獲兩金川地方全行平定方可永除邊患再索諾

木澤旺聞知色布騰巴勒珠爾豐昇額一至軍營即使人來賊中因何得信甚速或試探消息或實來請安均未可定溫福必當留心不可墮其狡計再索諾木稟內有掌管佛教之語看來此等番人狡而信佛色布騰巴勒珠爾本係蒙古若因賊匪崇尚佛教畧為姑息是即為其愚弄朕令伊等前往原為滅賊安邊並非令其將就完結豈可徒為草率之局乎○又諭美美卡至沃克什舊寨一帶為

金川緊要門戶賊人必悉衆拒守攻之稍覺費力而僧格宗一路賊首因達烏路險難達久將賊兵掣向美美卡等處防拒自不虞我兵之越道深入現據就獲之小金川賊番供詞僧格宗寨內只存婦孺是該處守禦空虛已可概見今桂林既統兵進次其地或可乘其不備悉銳進剿攻取自覺稍易若攻得僧格宗直搗賊巢則美美卡各處亦當不攻自潰如此則兩路聲勢既合剿擒逆豎非難事

矣至索諾木敢助惡幫兵其罪實無可逭此時若仍佯為不知必轉為其竊笑且金川在衆土司中最為桀驁若不一併翦除則番境必不能久輯而駐兵亦不能控馭相安是併勒金川實有難於中止之勢昨日所降諭旨甚明且乘勝進剿金川不煩另集師旅實為最便此時即多費帑金亦所不惜不愈於養癰貽患致將來另起蘊竈乎著傳諭溫福等即為熟籌妥辦毋涉游移滋誤至桂林昨奏

達烏僧格宗

事

達烏僧格宗相隔河岸之說未為明晰已諭令另行繪圖奏進今復細閱原圖達烏僧格宗俱在河西中間並無水隔何須搭橋始渡而美諾寨則正在河東若如桂林昨奏官兵在東岸之說可循河岸徑取美諾又何必轉向河西攻勦僧格宗復渡河而東再攻美諾乎此必原圖舛誤之故著桂林按實在水道山形及賊碉卡方向詳細確覈展繪大圖迅速呈覽○又諭曰富明安奏前准桂林咨撥

解火藥鉛子。業經起運在途。茲復准來咨。令將解川藥鉛。沿途停止等語。桂林所辦。非是火藥鉛丸。為軍營要需。多多益善。現在尚須併勦金川。更宜寬裕備用。且楚省既經陸續起解。豈宜令其中途停止。桂林近日辦理軍務。諸凡妥協。此一節未免錯誤。著將此飭諭桂林。並令富明安查明前項藥鉛。如已運回各營。自可毋庸再解。倘係中途停止。尚未解回本營。仍著運交川省收用。○調雲南按察使韋謙恒。為貴州按察使。以雲南鹽法道圖桑阿。為雲南按察使。○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商水縣民趙二豆女趙氏。

實錄卷九〇七

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六

實錄卷九百六

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七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奉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直隸桂

應教習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學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直隸內大臣戶部尚書兼理直隸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奉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戶部尚書兼理等奉

敦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四月辛巳諭今日禮部

奏會試磨勘試卷一摺請將簽摘允當之原勘官照例議叙自所宜然至以原勘遺漏之員交部察議而置全無簽摘之員於不問定例殊未允協試卷派員磨勘又派大臣覆閱立法雖已周詳若原勘官於疵謬之卷並未加簽經覆勘大臣察出其遺漏處分原屬應得但覆勘大臣豈果能逐卷翻閱不過就有簽之卷重加評覈而無簽者即不復寓目人情好逸而惡勞孰不樂於省事此亦無足為

怪第以有簽之卷復指摘一二以為挂漏是盡心磨勘者竟以有簽招議而不置可否草率了事之員轉得倖免處分既不足以服人亦非覈實辦公之道嗣後凡原勘官已經簽出者雖覆勘另有增易毋庸復行文議至各員內有派辦兩科並未簽摘一卷則其人全不以事為事疎漏實所難辭照例予以處分庶足示儆所以此次會試磨勘無簽各員著該部存記俟下科磨勘時彙覈查辦如此準

情定例則功過皆得其平而公事亦益昭詳慎著為令○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等奏稱支給土爾扈特和碩特等口糧應於五月停止等語土爾扈特和碩特人等自歸附以來已接濟數月口糧今五月雖應停止但恐伊等生計尚未得舒著再加恩賞給一月口糧以資接濟此項米穀著舒赫德於就近游牧處支給仍將朕格外加恩之處曉諭伊等知之○吏部議准著江蘇巡撫薩載疏稱沙洲

海門同知事務殷繁請定為繁難要缺兼管司獄之照磨亦定為雜職要缺均在外調補從之○以故湖南寶慶府屬土把總趙景川孫光輝雲南大理府屬耿馬土司罕國楷姪朝環草職貴州銅仁府屬烏羅司副土官冉裕謨弟裕昭各襲職○壬午

孝端文皇后忌辰遣官祭

昭陵○諭軍機大臣等昨彭寶送到苗溫投遞蒲葉緬文交軍機大臣令在京通事譯出比

對大畧相同其中詞氣狂妄於彭寶竟有爾我之稱其情甚為可惡向來緬匪投遞督撫文稟不但頭目人等不敢如此即在賊首亦從無與督撫抗衡任意輕慢之事今苗溫竟以爾汝加之彭寶彭寶寧尚不深為憤恨乎看來關外雖經數次盤獲賊人而緬匪所遞蒲葉書仍屬毫無忌憚可見禁止貿易一節並不足制其死命蓋其所需內地零星貨物為數有限非俄羅斯之希圖重利可比節經

降旨甚明近來匪目屢次藉詞求開貿易巧為試探其實以禁止買賣為不便者不過出自沿邊奸民及擺夷等之意而於緬賊並不能使之大知懲創也目下惟於邊關要隘嚴密防範令奸匪無從窺伺耳然彭寶身為封疆大吏久駐永昌自當推究賊人情形隨時悉心籌畫何得僅以苟安無事為幸於此等傲慢無禮猶靦然不知動心耶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據海明奏查明葉士元銀錢衣物

一招內稱尚有來元備等家信九封內銀二百十二兩零開有姓名住址均係浙江人在滇託帶寄歸現在暫存另貯等語葉士元係錢度幕友賓主通同恣意婪贓所有貲財自應嚴行查抄其往來書信有關通作弊情事亦應一併查辦至來元備等銀信不過託伊附帶與本案並無交涉自可無庸另為封貯著傳諭海明即將所貯來元備等託寄銀兩逐一檢明咨送浙江給各該家屬認領○又

諭曰。索諾木與僧格桑狼狽為奸。罪無可逭。且就番地全局而論。金川實有不得不辦之勢。溫福等乃欲索諾木擒獻僧格桑。無論逆首斷未必從。設果遵令獻出。豈轉以索諾木為有功。釋而不問乎。但既已傳播此語。或僧格桑窮蹙逃往。而索諾木竟行執送軍營。只宜隨機設法。將索諾木一併誘擒。庶可完事。所謂兵不厭詐也。至於講和之說。尤屬非是。從前僧格桑攻圍沃克什。經阿爾泰等諭令退兵。業已遵受教約。不久復侵其地。今勢窮力竭。仍為此請。實非情理。斷不宜再受其愚。豈逆酋尚冀如阿爾泰等前此之將就完事。復逞其併吞抗拒之故智乎。且索諾木何物。么麼。公然以調處土司自任。藉如所言。幾視索諾木為諸番領袖。不益縱其鳴張自恣乎。總之僧格桑固不可不速擒。而索諾木亦不可不併剿。察溫福等之意。似以擒獲僧格桑。軍務即可告蒧。而於進剿金川一事。畏難猶

豫。甚屬非是。此時溫福等。惟當即抵美諾。速擒逆酋。若僧格桑業已就獲。即移勝兵分路進剿金川。萬一僧格桑兔脫。遁至金川。正可統兵深入。收一舉兩得之利。何所用其游移却顧乎。即以善後駐兵而論。若索諾木不能併除。則番地駐守官兵。斷難久安無事。逆首一見大兵撤後。復思出而侵擾。非特不成事體。且我大費兵力。剿定之小金川諸處。轉資逆酋之蠶食。謀事者顧當如是乎。再番地駐兵。多不過三四千名。若索諾木已除。則三四千名。控馭已屬有餘。設金川不能一併剿平。則兵數非多不可。駐兵自有限制。而防守亦不值多糜軍餉。現在征剿金川。以期一勞永逸。即多費數十萬。或百餘萬金。皆所不惜。若辦理不善。每年因駐兵過多添費。則斷無其理。溫福等不可不深體熟籌。其有應密辦者。不可稍有洩漏。○又諭曰。溫福等奏到曉諭索諾木來人。令將僧格桑擒獻。又賞給緞疋

令回朕已將所辨錯誤之處嚴行申飭矣。番子素性狡詐斷不可信。今若惟顧目前塞責數年之後賊匪必又冒犯。彼時另行進兵可乎。即如十三年勦辦金川。今索諾木又如此逞兇助惡。即其明證。伊等又可信乎。此時索諾木即遵諭將僧格桑獻出。亦當將伊一併辦理。不然則後來如何措置。溫福等惟以小金川駐兵之事。希圖塞責了事。必謂僧格桑已難勦滅。將來進討金川必至更多費手。色布騰巴勒珠爾豐昇額同至彼處所見山險路窄。攻取稍難。又見溫福等有不顧之意。是以亦露塞責了事之心。伊等均係叩請出兵。豈可如此隨聲附和乎。今後須當留意。務為永遠之計。僧格桑索諾木內苟其兔脫一人亦不可謂之完事。務在同心協力。相機擒獲。永靖邊疆。不可稍存姑息。○軍機大臣等議准。陝甘總督文綬疏請。安西道移駐巴里坤。改為屯田糧務兵備道。照舊兼轄哈密。關展。

烏魯木齊等處。其原轄之安西府請就近改歸甘肅道管轄。該道更名安肅兵備道。至安西府一缺。仍移駐淵泉縣。甘州府一缺。就近改歸涼莊道統轄。該道更名為甘涼兵備道。所有巴里坤道。同城既有滿兵。且統轄哈密等處。時有清丈事件。而所轄丞倅。又俱滿缺。應請將巴里坤道。於陝甘兩省滿員內揀調。其烏魯木齊糧道。係屬差缺。今糧務已歸巴里坤道兼轄。請將此缺裁。應如所奏辦理。至一切移駐改移各事宜。仍令詳議。到日再酌從之。○兵部帶領失察屬員諱盜議以革職之原任浙江黃巖鎮總兵孫廷璧。引見得旨。孫廷璧著加恩發往四川軍營。以遊擊用。令其奮勉出力。以觀後效。○以故和碩額謹親王衍潢弟蘊著。襲爵。蠲免長蘆屬滄州。南皮。鹽山。慶雲。青縣。衡水。海豐等七州縣嚴鎮。海豐興國富國豐財蘆臺等六場。乾隆三十六年水災。蠲地額賦。其蠲剩銀兩。並予緩徵。



○癸未諭朕恭奉

皇太后安輿幸避暑山莊著派誠親王裕親王大學士劉統勳協辦大學士尚書官保留京辦事所有吏兵二部應行引見官員文職知縣以上武職守備以上著於未啟鑾往木蘭之前每月彙齊派該堂官一員輪流帶至熱河引見其文員內佐雜等官武員內八旗護軍校驍騎校及外省送到補放之水手官驍騎校並年滿千總等官弁仍著王大臣照例

驗放其八月以後月選等官亦照向例辦理至外省督撫提鎮等奏摺俱著齎摺人前赴熱河行在投遞惟進哨以後仍照例交留京辦事處加封轉交內閣隨本呈送候朕批示發回仍於留京辦事處交付齎摺人祇領該部通行傳諭知之○又諭曰瑪興阿著前往葉爾羌更換眉綬來京○諭軍機大臣等現在溫福等分路進剿剋期可抵美諾僧格桑勢必竄入金川索諾木既與同惡相濟亦斷

不肯將逆酋擒獻若至大兵乘勝果入進逼賊巢索諾木勢窮力竭始思獻出亮鑒為窮蹙乞憐之計即非誠心畏服切不可稍存姑息且索諾木狡悍不馴若不及早翦除終貽後患現在收復草布什咱戕其頭目賊首必不甘心又昨據溫福奏沃克什脫出番民供詞有聞綽斯甲布奪了兩個牛廠之語綽斯甲布因桂林差陳定國前往諭令助勢堵截仗我兵威故敢奪取金川地界索諾木焉肯

干休將來大兵既徹必至受其荼毒又如草布什咱土司之被戕其勢仍須查辦不能不復煩師旅與其日後另費經營何如目下一勞永逸之為愈乎是辦理金川一節斷不宜更涉游移但番地冬間冰雪凝積軍行不免稍艱惟夏秋進兵較為便易著傳諭溫福桂林及早熟籌上緊妥辦再前溫福等奏譯出索諾木原稟內有翁王武王之語此必賊首等探知色布騰巴勒珠爾豐昇額近奉派往

軍營一係王爵一係公爵。妄揣二人位在溫福之上。必係派往督辦軍事。故以翁王武王為稱。或賊番詭詐。欲借此以行其反間。致溫福與色布騰已勒珠爾等不和。因嫌生懈。冀緩我師。此於軍務甚有關係。色布騰已勒珠爾心極誠懇。但性喜奉承。豐昇額亦知奮勉。而不甚曉事。恐因賊首巧辭尊敬。不覺侈然自大。妄逞已見。而溫福入或畧存形迹。以致掣肘誤公。所係匪淺。當知溫福以大學士兼

副將軍。係朕特簡其總辦軍務。色布騰已勒珠爾等係參贊大臣。軍營事宜。自以將軍為政。參贊位在將軍之下。惟當統兵督勦。於行軍機要。不容稍有撓越。色布騰已勒珠爾等不可不自檢束。稍滋疑釁。至溫福受朕委任。當以國事為重。一切和衷共濟。方為不負恩遇。即色布騰已勒珠爾等稍有不能和協之處。溫福惟當一秉公忠。實心集事。不可少存私見。致相抵牾。總之軍務責在將軍。有功自

以溫福居先。有過亦當溫福是問。將此明白訓諭。俾其各知遵勉。○軍機大臣等議覆。陝甘總督文綬疏請。烏魯木齊巴里坤哈密等處。及安西肅州二屬。准令各省商賈士民報捐監糧。以裕兵食。查乾隆三十一年。奉旨以甘肅收捐。折色多於積貯。無裨實政。勅將捐例停止。嗣經臣工條奏舉行。復經軍機處及戶部議駁在案。至於新疆烏魯木齊一帶。幅隕廣濶。屯政日興。比歲產糧既多。販運絕少。

若非廣為收貯。不免有穀賤傷農之患。茲據奏稱。烏魯木齊巴里坤各屬兵精民食。皆應設立常平。又安西肅州二屬。亦宜積貯以資撥運。請照從前內地之例。准各省商賈士民報捐監糧。烏魯木齊巴里坤哈密三處。各額收監糧十萬石。濟木薩奇臺穆壘昌吉等處。各額收監糧五萬石。安西肅州二屬。各額收監糧二十萬石。糧色隨本地所產變納。查西陲底定以來。添設官兵。廣招民戶。收捐監糧。

不特有益倉儲。並可多資屯墾。與內地監糧多弊者。情形各殊。自應如該督所奏。惟是此次收捐本色。原屬養兵卹農之舉。該督應飭屬妥辦。據實冊報。仍於歲底專摺奏聞。其內地肅州以東各州縣。不得援以為例。至所奏收捐石數。查原定捐額。安西每名粟米四十石。續減為二十八石。肅州奇臺每名五十石。續減為三十五石。緣當日軍興糧貴。減數收捐。今屯廣糧賤。若捐數太少。無益倉儲。亦易啟需索包攬之弊。未為允協。再甘省糧石色樣。米麥豌豆粟穀為上。麻子黃豆青稞雜糧為下。今該督既請不拘色樣收捐。恐商民樂捐下色。不耐久貯。仍於倉儲無裨。其倉廩應如何分設經理。並作何出陳易新各事宜。俟奏報到日。再行定議。從之。○戶部議覆調任貴州巡撫李湖疏稱。先據前撫宮兆麟奏。貴陽府通判移駐下江一切裁改事宜。接准部覆。令查覈妥議。查得黎平府屬潭溪等司所

管十二寨苗民。共四百五十六戶。熟田六十畝八釐。應徵本色米三石七升零。折色米三石三升零。輕齋銀一兩一錢六分。條編銀一兩七分九釐。馬館銀六分六釐。苗糧折色銀五兩四分五釐。又古州廳屬寨弄等一百一十七寨苗民。共四千二百二十八戶。向無應徵田糧。又永從縣屬蘇洞等一十二寨苗民。共四百九十八戶。熟田二百一十一畝六分零。應徵折色米二十石七斗二升零。輕齋銀七兩二錢五分。條編銀四兩一錢九分。馬館銀一錢五分九釐。又開泰縣屬苗岑等九寨。共一百七十六戶。應徵認納折色銀五兩八錢七分。俱經移交下江通判管理。飭令該廳於乾隆三十六年七月為始。將應徵銀米照數徵收報解。應如所題。令該廳造入地丁奏銷冊內開報。其黎平原額戶口銀米開除。至稱古州同知屬自內妹至傳洞十三鋪。共設鋪夫三十九名。請一併撥歸下江通判管

理亦應如所請從之 甲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諭據舒赫德奏稱烏魯木齊叅贊大臣可否照烏什塔爾巴哈台叅贊大臣例與提督一同總理事務請旨等語駐劄烏魯木齊之叅贊大臣若止管滿營不與地方事務未免掣肘著照所請凡滿洲綠營官兵屯田一切事務皆與提督總管辦理並著加恩每年賞給養廉銀一千兩領隊大臣七百兩

命大學士劉統勳劉綸內閣學士德風謝墉吏部尚書程景伊兵部尚書蔡新侍郎周煌左都御史觀保為殿試讀卷官免安徽鳳陽定遠靈璧泗州盱眙五河等六州縣鳳陽長淮泗州三衛乾隆三十六年分水災額賦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據徐績奏東省倉儲缺額甚多請截留南漕二十萬石分貯水次備用一摺殊屬不曉事體向來各省遇有急需米穀之時請截留漕糧部議必不准此

慎重天庾之意也朕每特旨先行未嘗稍為靳惜然從未有籌畫倉貯截漕豫備之事東省現在盼雨雖切而泰安府屬已經奏得雨三五寸儻從此次第均需麥收仍可望至目下秋成尚遠此後雨水調勻大田尚當豐稔即如前歲京城春夏亢暘至六月中始得雨澤晚稼仍屬有收山左氣候縱較京城畧早此時亦不至豫為鰥鰥過計況東省邇年雖間有被水偏災之處而通省全局豐收即

或濟東等府倉貯不敷原不妨於沂萊等處酌撥調劑至薊糧一項久經截存該省更可就近通融止須於將來應用時奏聞撥動更毋庸未事綢繆封疆大臣固當以民瘼為重然措施自有條理尤當處以靜鎮乃因初夏偶然缺雨即慮及秋成之水旱不齊輒議截漕儲備未免過涉張皇愚民無知見大吏如此舉動必生惶惑且恐啟奸頑藉端滋事之風於政體甚有關係徐績初任巡撫一切未

經練習。意存奮勉。而識欠安詳。或且欲以籌辦倉儲。見其留心民事。更為未得要領。所奏不可行。將此詳諭知之。○又諭。據圖思德奏。陝省解來軍犯馬如芳。係甘肅固原州回民。於本年二月脫逃。現飭各屬嚴拏。並飛咨原籍及經過省分一體查緝等語。此等配所脫逃匪犯。多有竄歸本籍潛蹤冀免者。地方官如果上緊查拏。無不就獲之理。著傳諭文綬。即飭所屬迅速嚴行協拏。務獲毋任漏網。再

該犯或於途中逗遛匿跡。亦未可定。所有由黔至陝經過省分。自應一體查拏。將此一併傳諭各該督撫知之。圖思德摺並著鈔寄閱看。○步軍統領衙門奏。雄縣民人劉盡忠。控告該縣胡錫瑛。扣價索錢。並盜賣倉穀各款。請交直督究審。得旨。此案著英廉前往會同。來日修查辦具奏。以病休廣西鎮安府屬向武土知州黃煥章子徽。猷襲職。○丙戌。策試天下貢士孫辰東等一百六十二人於太

和殿前。制曰。朕祇紹丕緒。期臻大猷。御寓三十七年於今。際重熙累洽之庥。殫圖易思艱之責。每懷延納。膚末不遺。矧爾多士。引對闕廷。入官伊始。尚因發策共效數言。自古帝王求治莫先乎勤政。孜孜贊贊。典謨陳訓。綦詳大易。首系乾元。必以行健法天。握其樞要。於下經則次咸恒二卦。咸曰速。恒曰久。而惟其能速。是以能久。固即申明健行不息。天人協一之至義。與乾之三爻曰乾陽泰之三爻曰

艱貞象辭何以若合符節。所為開泰保泰之原本。有同條共貫者。與漢仲舒董氏經術最醇。其云尊聞行知。高明光大。一歸之於彊勉。易與春秋又有歧指。與夫一日萬幾。宵旰不遑暇逸。而疇咨交儆。佐治是所兼資。何道而使廣益集思。胥盡弼違之誼也。歷代諸史。嚮敕館臣校刊。嘉惠海內。近以遼金元三史。人地官名多淆於後代儒生之手。或一人而兩傳。或一地而數名。至於釋義對音。動乖舛

因命重加釐正。務極精詳。其餘臚事繁時。悉仍其舊。顧金史多本劉祁歸潛志。元史多本虞集學古錄。今以史文相覈。率有矛盾何耶。同文韻統所叶三合切音。至為脗合。與所云華嚴字母。折衷何若。昔稱七音為均。均者韻也。考其真於譯音。而通其用於韻學。詎有外於諧聲辨字之本者與。直省積貯。所以備歉。而經理端在豐年。曩制三十年之通。與夫耕九餘三。耕三餘一。無論矣。如常平社倉。至今承用不改。第任法任人。奉行匪易。或飭購補乘時。雖穀賤無慮傷農。而市值之加增不免。或聽因循展限。即那移利於懸價。而廩儲之虛曠誰籌。將使措置適宜。策果安在。乃者新疆烏魯木齊等處。屯收充羨。督臣議請建倉。捐貯本色。省轉輸。足邊計利。更溥於腹地。舉行實惟其會。何道而使斂散及時。勾稽盡善乎。文章載道之具也。遡尼山在茲之統。及門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文學一科。獨列游夏。

何也。厥後師授紛歧。宗派各別。所作麗於經史子集者。數難更僕。淵源正變。能縷述與沿及譚藝之家。若陸機文賦。狀作者之用心。劉勰文心雕龍。區七十二體之式。所言不越八代文格。於原道徵聖之目。洵有當否。近代茅坤裒唐宋為八家之選。存古文法度。本朝儲欣並以李翱孫樵。蒐羅較備。曾令儒臣訂定。唐宋文醇。付梓以行。於文粹文鑑。或不至大相逕庭乎。夫治道期於勵精。史書貴乎傳信。廣屯倉以充軍實。觀人文以驗化成。爾多士講明有年。其悉意正辭。條具以對。朕將親覽焉。諭據馬蘭鎮總兵旺保。祿奏管汛員弁。巡查後龍風水內。拏獲偷樹賊犯王君賜。李功二名。解送刑部治罪。並請將不能嚴防之營員等。交部嚴加議處。並自請一併交部等因。一摺。王君賜等。敢於風水重地。偷砍樹棵。實屬不法。著刑部即行嚴審。按律定擬具奏。其未獲各犯。並著交該督周元理。速飭地方。

官會同該管營員。選差兵役。上緊緝拏務獲。解部治罪。至此案偷樹賊犯。經管汛員弁自行拏獲。其失察處分。應予寬免。但察賊犯等竊樹情形。似尚不止此一案。向特未經發覺耳。旺保祿。及專汛兼轄各員。平日疎於防範。亦難辭咎。著交該部分別議處。○諭軍機大臣等。據步軍統領衙門奏。雄縣民人劉盡忠。控告該縣辦賑時。藉端扣價。按戶索錢。並該知縣自賣倉糧各情節。請交直隸總督究審。

一摺。已派英廉前往。會同袁曰修查辦矣。州縣辦理賑務。書役從中滋擾。在所不免。今所控扣索各款。俱列有確數。更不得謂之無稽。朕加恩賑濟窮黎。期使均霑實惠。乃奸胥竟敢乘機剋蝕。其情甚為可惡。該知縣漫無覺察。已干重譴。若更私賣賑糧。尤為法所難宥。即該管各上司。亦難辭失察之咎。不可不徹底清查。以示懲儆。若交該督等查審。恐不免意存迴護。袁曰修。於此事無可瞻顧。自當一

秉虛公。伊現在固安一帶。查勘河工。著於接奉此旨後。即速前赴雄縣。會同英廉提集犯証。逐一研究。務得確情。據實具奏。將此傳諭知之。○戶部議准。陝甘總督文綬疏。稱乾隆二十七年。環縣報墾地一頃九十五畝。照旱田升科例。至三十六年。入額徵收。因該年地丁全行蠲免。請展至三十七年徵收。從之。○丁亥。諭軍機大臣等。據索守侗等奏。審擬錢度婪索多贓一案。所訊情節。尚多不實。不盡

欲圖草率了事。甚屬非是。錢度贓私累累。實出意料之外。不可不徹底嚴究。索守侗等。祇就江西截封銀二萬九千餘兩之數。遂據錢度所供。剋扣銅本平餘。及勒派屬員售價數目。遷就附合。希圖完事。不知其江寧原籍。復據高晉等。於其書房地窖內。起出銀二萬七千兩。並寄頓金二千兩。合計不下五六萬兩。此二項又從何來。可見該侍郎等所訊及錢度所供。均不足成信讞。而贓據實在斷不能



巧為掩飾。錢度若仍茹供不吐。是自索刑求。該侍郎等若稍瞻徇面情。亦自貽伊戚。著傳諭索守侗等。另行嚴訊確供。據實覆奏。至錢度身為藩司。且屢次獲罪。經朕格外宥原。理應潔清自勵。乃於給發辦銅工本等項平餘。匿不報出。扣充私橐。又將玉玩等物。勒派屬員。婪索重價。即此已屬罪不容誅。乃該侍郎等不就此二款情節。從重定罪。轉以上年所辦金玉器件價值。何處置買。何處打造為說。首列問條。伊等將此為能問事乎。抑別有意見乎。上年恭達

聖母萬壽。各省藩臬。職分原不當貢祝業。已通諭飭禁。嗣因福建藩司錢琦代母進貢。曾酌留香錦一二事。然因其列有金器。即降旨申飭。並因督撫中有以金器為貢者。亦明降諭旨。嚴切申禁。乃中外所共知。至錢度上年亦因其代母恭進。准留如意藏香等五件。以備慈覽。餘俱發還。其貢單現在收存之件。有圈可

考。並著發去。令伊等閱看。不知該侍郎等沾沾以此為首務。是誠何心。著索守侗。彰寶。李湖。明白回奏。至錢度剋扣銅本平餘。勒屬售買物件。多至數萬。不能掩衆人耳目。彰寶諾穆親身為督撫。均有統轄稽查之責。豈容諉為不知。況彰寶與錢度。又同在永昌。朝夕共事。何至漫無聞見。似此肆行貪黷。封疆大吏。竟置之不問。所謂整飭官方者何在。已有旨令諾穆親自議其罪。並著彰寶明白回奏。錢度負恩貪黷。實為近年來未見之事。自當速正刑章。以申國法。而儆官邪。然贓款甚多。不可不逐一嚴鞫。今皆水落石出。不得任其絲毫支飾。但此等重大案情。恐外間不肯盡心研究。該侍郎等。或果據實勘問。案無遁情。抑或意存瞻徇。顛預率皆不能逃朕之洞覽。前已降旨。令該侍郎等於訊明定案後。即將錢度父子。分別管押解京。著索守侗等迅速詳細嚴訊。明確仍遵前旨。派委妥員押解送京。

仍飭沿途加意防範。如或稍有疎虞。致令畏罪自戕。恐伊等不能任此咎也。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尋索守伺等奏錢度在滇省兩任藩司。其貪婪劣跡。久未敗露。茲因廠員告發。臣等正在按款根究。旋經江西省截封銀二萬九千餘兩。當即悉心究訊。詎錢度將此項銀即係扣剋平餘勒賣貨物等項供吐。再三嚴鞫。終無異詞。臣等遂據供冒昧定擬。及四月十一日拜摺後。二十三日接准兩江督

臣高晉咨會。於錢度書室地窖內。起出銀二萬七千兩。並寄頓金二千兩。實不料錢度蒼滑狡飾如此。臣等拘泥初供。牽連錄叙實屬不知輕重。愧悔無及。得旨索守伺。李湖。皆新進。或不諳事體。彰實罪無辭。著各議奏。罰來。又諭。前據徐績奏山東近省一帶。盼雨甚殷。適京城於十三日濃膏深透。意東省可以均霑。當經傳諭該撫。令將曾否一律普被之處具奏。昨又據該撫奏。惟新泰泰安二縣。於

十三四日得雨三五寸。其餘各屬。仍然望澤。今京城復於二十一日晚。密雨連綿。竟夕入土。甚為優渥。看來此次雨勢。尤覺廣遠。東省或可同時獲有甘霽。朕心深為屢念。著由四百里傳諭徐績。令將濟東各府屬。曾否同霑膏澤。及現在麥田秋禾情形若何。即速具摺由驛覆奏。以慰朕懸注。尋奏濟南府屬德州等十四州縣。東昌府屬臨清等七州縣。並武定府之濱州海豐等州縣。泰安府之各州縣。

俱報於四月二十二日。得雨四五寸不等。現在二麥改觀。大田長發。民情歡慶。俟各屬續沛甘霖。再行具奏報聞。○又諭。前據海明奏查獲錢度家人王壽。攜帶銀二萬九千餘兩。為數甚多。因思錢度在滇。尚有應賠之項。何以不行交納。曾經諭令李湖查數具奏。今據奏稱錢度名下應賠銀兩。尚未完銀一萬三千五百五十九兩零等語。此項關係滇黔兩省銅鉛軍需正項。自宜按數各歸本款。所有

江西省截抄錢度銀兩。前已有旨令海明解交內務府。今錢度在滇。既有未完賠項。著傳諭海明。即於江西查獲項內。照數截存歸款。並行移咨滇省知照。俟便搭解以清款項。其餘仍照例解內務府查收。將此併諭李湖知之。李湖摺並鈔寄海明閱看。○又諭。昨桂林奏分兵兩路。派侍衛等由果洲翻山繞道。俟其一有消息。即統兵前後夾攻。今又奏於草布什咱與金川毗連要隘。撥兵防守。調回宋

元俊仍由達烏一路。合力進取等語。所辦俱合機宜。惟宋元俊檄調金川連界之霍耳等土司。豫撥番民聽候調遣。殊為失算。索諾木黨惡助兵。罪在不赦。然逆酋此時尚未計及官兵之將伊併辦。正當乘其未備。迅事勦擒。庶得神速制勝之道。乃豫檄各土司發兵。轉使逆酋聞之。早為防拒。甚屬非計。此時自當並力攻勦小金川。速擒逆豎。乘勝進勦金川。出其不意。方合事機。乃猶為勒兵問罪之語。

亦屬迂緩而不中竅要。大約桂林之意。似以僧格桑就擒。軍務即可告蒞。而於金川未免存畏難之見。與溫福等大畧相同。朕非不知金川之較為難辦。必欲黷武喜功。但現在之勢實難中止。而善後之策尤當熟籌。在庸衆淺識。大率以金川恃險。攻之未易得。朕意金川之噶拉依雖險。亦不過與墨壘達烏相似。今此兩處既皆覓間攻破。則噶拉依何獨不然。豈宜心存畏阻。不為久遠計耶。今以土

司全局而論。蕩平小金川後。若議駐兵防守。多不過三四千名。而各營分撥。尤易見少。豈能令逆酋畏懾。即索諾木暫時安帖。日久故智復萌。出而侵擾鄰境。我駐守之兵未必足資彈壓。萬一緣營兵弁亦為賊所攻圍。實為非策。總之辦理此等大事。必當通盤籌畫。不可僅徇目前。朕晝夜熟籌。非及此時兵力併辦金川。更無長策。溫福、桂林或果別有妥善之計。可保其不貽後患。不妨據實直陳。斷不

可貌從心違致滋貽誤再聞金川地界不及小金川之大。人亦少於小金川。其說確否著查明具奏。前此摺奏。阿桂於普爾瑪之傍。破其水寨。似賊人正寨剋日可破。何未能迅即攻取。攻勦要領。當隨機設法。使之迅不及防。如溫福等。抵阿喀木雅後。已半月有餘。何徒為坐守之計。儻賊人果於要隘抗拒。別無徑路可通。自不能不專於一處攻擊。若止沿山排立碉卡。則當尋覓間道。超越其後。使賊人失其所恃。無難頃刻摧堅。並可引賊出碉。乘勢掩殺。以期克捷。溫福等何見不及此。再溫福軍營。已有色布騰。已勒珠爾。在彼叅贊。豐昇額。自應往阿桂處協同攻勦。且諭進勦金川時。令阿桂領一路兵。豐昇額前往相助。此時即應往彼協力集事。豈泥於進勦金川之說。至彼時始行分往耶。○調鑲藍旗蒙古副都統福康安。為鑲黃旗滿洲副都統。以頭等侍衛巴朗。為鑲藍旗蒙古副都統。○江西巡

撫海明疏報。宜春太和玉山鉛山鄱陽德化等六縣。開墾田地山塘五頃六十三畝。○戊子。諭曰。禮部侍郎銜鄒一桂。供職有年。人亦醇謹。前以年老告休。昨冬來京。見其精神尚能如舊。特加恩准其在籍食俸。俾資頤養。令於春和就水程南歸。頃聞行至山東汶上縣地方。患病溘逝。殊為可憫。著加賞尚書銜。仍著該部照尚書應得卹典察例具奏。○又諭曰。鄂寶著調署理藩院侍郎。其刑部侍郎員缺。即著雅德補授。雅德未到任之先。仍著鄂寶兼署。○又諭曰。瑪興阿現在出差。刑部侍郎員缺。著綽克托調補。所遺兵部侍郎員缺。著期成額補授。期成額未到任之先。著慶桂兼署。諭軍機大臣等。頃令豐昇額往阿桂處協同攻勦。伊係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尚書。奏事列名。應在阿桂前。但阿桂歷練軍務。豐昇額甫經學習行走。仍著阿桂列名在前。豐昇額列名在後。豐昇額不可稍存意見。

致有掣肘。阿桂亦不得推諉。務須和衷辦理。期於軍事有益。○己丑。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御乾清宮。召讀卷官入。親

閱定進呈十卷甲第。○軍機大臣等議覆。伊

犁將軍舒赫德等奏稱。烏魯木齊叅贊大臣

請照烏付塔爾巴哈台例。鑄給印信。並設隨

印辦事。章京二筆帖式。三。俟兵到後。於滿洲

兵內挑取。未到之前。由伊犁挑取帶往。委用。

其駐劄協領等官。請照伊犁例。賞戴花翎。藍

翎。每佐領下各放總領催一。賞戴金頂。統辦

佐領事務等語。應如所請。至稱滿洲官兵亦

照伊犁例。支給鹽菜銀兩。查從前伊犁移駐

官兵。因地方初定。諸物昂貴。是以議給今烏

魯木齊與內地相隔較近。且商賈廣集。未便

一體給與從之。○庚寅。

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一甲金榜。孫辰東。俞大猷

三人。進士及第。二甲平恕等五十五人。進士

出身。三甲熊言孔等一百四人。同進士出身。

幸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打

仗情形。仍在阿喀木雅近處。尚未前進。現在

兵力甚強。賊番若在碉卡藏匿。或尚難於痛

殲。今西寨賊衆。直前救援。僅斃二十餘人。北

山二百餘賊。前來僅斃十餘人。且敗走賊番。

皆由碉卡而出。何以竟不追趕。勦殺。若以綠

營兵不甚得力。則軍營現有滿洲兵二百名。

又有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皆何為者。總之。解

理賊番。愈速愈妙。即山險路窄。抵死固守。亦

應鼓舞官兵。別尋路徑。設計辦理。若遲延日

久。衆心必漸疎懈。不但僧格桑速期殄滅。即

索諾木亦須併解。溫福等尚其同心努力。及

早成功。○又諭曰。溫福奏。將來進勦金川時。

桂林設法招誘。索諾木兄弟到營。執而擒之。

一則懾以兵力。一則誘以寬詞。自不得不如

此籌辦。前諭宋元俊統兵出其不意。進據噶

拉依之險。原屬制勝要策。但宋元俊既未能

乘勢直進。而桂林又令仍回僧格桑協勦。亦可聽之而已。近日小金川守隘之賊。及與大兵打仗者。多係金川幫助。是索諾木竟敢顯然黨逆抗拒。甚為可惡。此時若不翦除。則番地駐兵。必不安妥。將來小金川。沃克什諸境。究必為其所占。是我所費力勦定者。輕以授之逆酋。轉遂其蠶食之願。實為非計。溫福等斷不宜復涉游移。朕非不知辦此稍難。然實有不能中止之勢。現在貴州。陝甘續調之六

千兵。計日將到軍營。並諭文綬再備三千聽溫福等調用。設以為兵尚不敷。即奏明再為添調。或數月未能辦竣。即畧需時日。亦所不計。至兩次所撥軍需六百萬兩。原係寬為儲備。即為動用稍多。亦所不惜。而其事則必不可不辦。溫福桂林若能保索諾木日後不復滋事。或別有善策。可以永弭後患。不妨據實保奏。朕惟冀邊圉之永靖。並非必欲窮兵也。再溫福奏小金川投誠番人沙爾嘉勒供詞。

有金川幫助領兵頭人名阿克舒之語。而前次金川投誠番人彤錫亦供有幫守阿喀木雅。金川頭人達什策楞。及南路調來之頭人噶什咱阿諾爾。此即金川助惡拒命之明據。自當傳檄索諾木。指名令其執獻。既可折逆酋並未幫兵之說。說而聲罪致討。更覺有詞。亦現在之必應辦及者。○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據孫爾桂奏召散召功。現在孟良。猛勇俱有緬匪在彼鈐制。請於今冬就近加調臨元

開化兵二千名。同普洱兵一千名。並原設土練一千三百名。出其不意襲擊孟良。猛勇二處。或擒或勦等語。所奏似亦近理。召散原係通誅罪魁。應行勦捕之犯。且去年暫停襲擊緬匪。不能窺我虛實。今冬若乘賊人猝不及防之時。向普洱邊外出兵掩襲。或可擒獲召散。處以極刑。藉申國威。而飭法紀。並令緬賊知我進勦之舉。不肯敢手。自必聞風震懾。於事亦屬有益。但應作何妥密調派。務合機宜。

之處難於遙斷。孫爾桂已准來京陛見。俟其到京時。朕當面詢指示。並令軍機大臣詳晰問明。再行定局。至此舉果否足操勝算。其臨元開化二鎮。是否有勇銳堪調之兵。及調集綠營。能否足資實濟。孫爾桂之奏。與彰寶所見若何。著傳諭彰寶。令其悉心熟籌。據實覆奏。孫爾桂摺。並著鈔寄閱看。尋奏查普洱邊外茨通等處。前歲駐兵二千。上年駐兵一千五百。原係近營添撥。今孫爾桂請加調臨元開化兵二千。較尋常冬防多調千餘。未為勞費。臨元開化二標兵。亦勇健堪用。但召散蹤跡詭秘。是否長踞孟艮。或往來無定。皆未可知。今擬進擊孟艮。並及猛勇。設該犯未即就擒。勢難深入窮追。臣思冬初瘴退。各關隘防兵。仍舊不露聲色。密加偵探。如機有可乘。即統兵進擊。但應走何路。總於起程時。一面奏聞。一面啟行。始能迅擊無備。再今歲辦理襲擊。除防所現有健兵二千七百。俟交秋再加

選調四千數百名。共合上屆豫備七千五百之數。堪資進擊。報聞。○又諭曰。溫福等奏到小金川投誠番人沙爾嘉勒供稱。聞說南路官兵離僧格宗不遠。僧格桑將美諾之兵。盡掣往僧格宗把守等語。是美諾現在空虛。若能不由僧格宗另覓間道。出其不意。直抵賊巢襲擒僧格桑。自是極好機會。著傳諭桂林。即速酌量情形。若可如此掩擊。較之專攻險隘。實為事半功倍。再聞僧格桑之妻已往布朗郭宗。該處係澤旺所居。僧格桑令其妻要往彼。必豫為逃入金川之計。澤旺不能管教其子。致僧格桑抗拒天朝。罪應緣坐。即或念其為逆子所拘。免渠梗化之事。實未與謀。亦止可貸以不死。斷不可復令其仍管土司。前曾諭令阿桂分兵勦擒澤旺。檄送京城候旨。著傳諭溫福選派兵練。令阿桂豐昇額統領。速往布朗郭宗擒獲澤旺。並俘僧格桑妻妾。毋任逋逃。至阿桂現攻之普爾瑪等處。令色



布騰巴勒珠爾前往攻勦。○戶部議覆浙江布政使王亶望疏稱浙江常平倉穀出陳易新。每於春間糶借。秋後徵還。仍將所買米穀脚價。於次年開印起限六個月咨部覈銷。歲歉價昂。聲明緩買。但其中有緩至四五年尚未買足者。若待通案齊全。始行彙報。而先買州縣。勢必輾轉咨查。每多懸宕。請嗣後報銷現年買補時。將節年緩買續買若干。動用脚價若干。造冊同現買之案。一併報銷。應如所奏。照地丁錢糧例。年清年款。至各直省緩買穀石。有歸入下年買補案內造報者。亦有俟買補齊全。造報覈銷者。均應照此辦理。以昭畫一。從之。 壬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前諭文綬於陝甘各營內。選派兵丁五千名。備川省調取。昨據該督覆奏。已經豫備齊全。復諭令該督俟溫福等咨取時。即令起程。遄往。今據溫福奏到。

現在兩路進勦。需兵接濟。已飛咨調赴等語。著傳諭文綬。即行妥協照料。迅速起程。至官兵攻勦小金川。剋日擣穴擒渠。並須乘勢進勦金川。自不可不厚集兵力。現在川省調到各處之兵。及本省所有兵練。已不為少。但分路派撥。自屬多多益善。覈計陝甘二省兵額。共有七萬六千餘名。為數尚多。自可再行酌備。著傳諭文綬。於陝甘兩省各營內。再選派勇銳兵丁五千名。將應帶火藥仗械等項。一併妥辦。並揀派帶兵大員將弁等。照前豫備。如再需添調。即令星速前赴軍營備用。將此由六百里加緊發往。並諭溫福阿桂知之。○ 癸巳。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軍機大臣等。據巡漕御史郎圖奏。領運千總閻洸。汪星五呈稱。該幫船隻行至甲馬營地方。有盜持刀上船。每夜在幫前後潛蹤。借歇借食。舵水等不敢拒絕等語。此事殊可駭異。糧船啣尾進幫。經過地

方員弁。皆有防護之責。乃任盜賊隨幫滋擾。白日肆行無忌。並不即為查拏。成何事體。著傳諭周元理。徐績。即速嚴飭所屬文武。上緊緝拏。務獲。盡法處治。以肅法紀。並將沿途疎懈員弁。查明叅奏。又諭。據巡漕御史郎圖奏。領運千總閻沆。汪星五。呈稱。該幫船隻。行至甲馬營地方。有盜持刀上船。每夜在幫前後潛蹤。借歇借食。舵水等不敢拒絕等語。此事實堪駭異。業降旨。周元理。徐績。飭令嚴行拏究矣。各幫船設有領運千總。所以防衛糧艘。且每船俱係旗丁。兼藉以禁禦匪盜。與民間船戶不同。何至遇盜犯上船。當時不能擒縛。事後不敢聲張。並任其住宿船頭。不即掩捕。轉懼其為仇之理。而千總等目擊其事。任其住宿船頭。竟爾束手無策。聽羣盜之肆行出入。徒令各船鳴榔執燈。為坐守計。尚復成何事體。即或該弁等所帶兵役無多。不敷擒捕。而沿途俱有營汛兵丁。亦當通知協緝。無

任盜犯遠颺。何以山東甲馬營被盜後。直至天津地方。事隔多時。始以一報巡漕御史塞責。是該千總玩忽縱盜之咎。更不能辭。並恐所報情節。亦未必盡確。著傳諭嘉謨。即將此案被盜實情。詳悉查明。分別叅處具奏。仍飭管運員弁。上緊訪緝。務獲重究。郎圖摺並著鈔寄閱看。以給事中喀爾崇義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給事中高樸為左副都御史。詹事覺羅巴彥學為通政使。以步軍翼尉圖桑阿為鑲白旗漢軍副都統。甲午。諭據承德叅奏。署懷集縣程之鵬。因該縣斬犯梁積燮在逃。脫逃就獲。並不嚴究雇替情弊。匿不通詳。希圖規避處分。請革職審究等語。程之鵬著革職。與案內有名人犯交該督一併嚴審究擬具奏。至摺內稱此案詢據該府郭聯奎先有訪聞飭查。旋准督臣咨行嚴究等語。明係因李侍堯先據肇慶協稟報咨行粵西。始行發覺。可見該省上下相朦吏治毫無

整頓。該府郭聯奎。於所屬諱匿重犯脫逃之案。並不早為揭報。殊屬袒徇。著交部嚴加議處。永德近在同省。於該督未咨之前。不能及早查辦。亦難辭咎。並著交部察議。○諭軍機大臣等。據永德奏。署懷集縣程之鵬。匿報斬犯梁積矮一案。已將程之鵬革職。交該督嚴審究擬。該撫摺稱。詢之知府郭聯奎。先有訪聞。旋准該督李侍堯。據肇慶協報。文咨行嚴究等語。是永德雖有風聞。並未發覺。若非該督咨查。仍欲顛預了事。上下相朦。若此。吏治廢弛。亦可概見。並降旨。將郭聯奎。永德。交部分別議處矣。永德自簡任封疆以來。辦事拘迂。才識未能開展。恐與繁劇省分不甚相宜。是以由江蘇而河南。湖南。遽為改調。近復調至粵西。該省政務。雖較他省為簡。而巡撫之整飭吏治。經理地方。責任則同。未可因小省事簡。聽其廢弛貽誤。永德到任。已逾半載。其辦理一切事務。是否不至竭蹶。於廣西巡

撫尚堪勝任與否。李侍堯知之必真。著傳諭李侍堯。即就平日見聞。據實密奏。不得稍存瞻顧。尋奏。粵西事簡。永德辦理尚不至於竭蹶。但性情稍急。遇事推求。未免不理於口。然平日辦事。尚在認真。如近有興業縣暨貴縣私梟滋事二案。該縣俱欲顛預了事。均經永德提犯委員審辦。並不以鹽務非伊專責。稍存歧視。廣西巡撫簡缺。似堪勝任。報聞。○又諭。曰。桂林奏。攻達烏東岸山梁。官兵奮勇撲柵。侍衛六十。參領普寧俱受傷陣亡。又攻勒甲爾木之時。參將薛琮被鎗深崖陣亡。此次官兵直前攻柵。殺賊甚多。頗著奮勇。所有陣亡之六十一普寧薛琮及兵丁等。俱著桂林查明咨部從優議卹。至薛琮近在軍營。甚屬出力。尤為可惜。該員有無子嗣。查明具奏。候朕降旨加恩。其迷失之侍衛拉漢保。參領西蘭保。曾否查有著落。及受傷之侍衛額勒金華。善額。林普爾。伊爾蘇拉等。曾否調理平

復並查明各部分別獎賞。又諭曰。桂林奏攻勦東岸山梁。及間道襲取甲爾木等處。帶兵人員。間有陣亡。自以籌畫未能周密。請交部嚴加治罪。此可不必。桂林自統兵攻勦以來。屢次克捷。故官兵倍加鼓勇。行軍之道。豈能常得便宜。即小失亦不足異。斷不可因此氣阻。致生畏怯。惟當益勵銳氣。切齒逆酋。急圖殄滅。為陣亡諸人報仇。方不愧統兵之任。至所奏陝甘續調之三千兵。與南路相近。現

在咨商溫福。就近調赴軍營等語。此項兵丁。前經溫福奏請撥赴西路備用。今桂林既因需兵接濟。調往南路。溫福處再為撥補。已諭令文綬將陝甘豫備之三千兵。即派員帶領赴川矣。又桂林奏果洲一帶山溝。四月初有連日雨雪之事。此必賊番扎答所致。其法在番地山中用之頗效。然亦可用扎答阻回。現派善用扎答之三濟扎布。薩哈勒索丕二人。令翼長富虎章京扎勒桑帶領。馳驛分往溫

福桂林軍營備用。該處番人及紅教喇嘛內。多有習其術者。著溫福桂林留心訪覓精通扎答之人。隨營聽用。使賊番技無所施。此次進攻碉寨對仗時。多係金川賊眾。且聞僧格桑將我兵未經攻獲之地。許給金川。甚為可惡。溫福等前將索諾木差人賞賚遣回。尤為錯謬。索諾木敢於黨惡。梗命其人來至軍營。必係探聽我軍虛實。否則係僧格桑詭計。託言金川所使。以售其奸。皆不可知。自應留而

不遣。嚴刑訊鞫。令其供吐實情。或可稍得賊中要領。豈宜仍行放回。轉藉以安定番心。實為失算。溫福等或因此一節。進攻稍懈。則誤事更為不淺。嗣後如再有賊番來差。須拘禁營中。嚴加刑訊。務得實供。并派妥員解京。聽候審問。勿再如前貽誤。○內閣翰林院。帶領平卯科散館修撰。編修。庶吉士。引見。得旨。此次翰林散館之修撰黃軒。編修陳嗣龍。王增。范衷。業經授職。其清書庶吉士。閔思誠。李

潢林樹蕃朱誥俱著授為編修。孔廣森著授為檢討。漢書庶吉士李光雲黃瀛元曹城金蓉吳敬輿王爾烈朱依魯馬啟泰吳俊升。周興岱項家達李黃陳昌齊俱著授為編修。程元基龔大萬錢澧佛爾卿額俱著授為檢討。顧葵吳震起張明謙陳觀光江琅章銓徐烺鄭源燾馬慧裕包棟俱著以部屬用。○兵部議覆陝甘總督文綬疏稱。西寧鎮屬歸德營地廣兵單。番族環居。請將北川營遊擊一干

總一移駐歸德。改為歸德營遊擊。其歸德營都司移駐北川都司。統率把總外委各一。照歸德營原額。馬守兵一百七十八。添設額外外委二。統歸北川營都司管轄。其北川營外委二。馬守兵一百六十五。再於鎮海堡裁撥馬守兵三十七。添入歸德營。以足四百名之數。並於馬兵額內添設額外外委一。統歸遊擊管轄。以供巡防等語。應如所請。准其移駐。但臣部前議陝甘額設外委五百五十二。為

數已多。如果該二營不敷差防。只應於通省

額外外委內通融酌撥。未便加增。所請添設

額外外委之處。應毋庸議。從之。○是月直隸

總督周元理奏直隸各屬衝衢疊道並隄埝

河渠被水之處。經臣逐一勘修趕辦。惟查尚

有雄縣南關瓦濟木橋一座。任邱縣趙北口

太平等木橋七座。涿州北關永濟石橋一座。

均係往來要路。坍塌損壞。若不亟為修葺。恐

日久所費更鉅。又任邱縣疊道近淀低處。易

有積水。必須加高培厚。清苑至高陽東南一

帶。疊道最窪。並須添建木橋二座。以疏道溝

瀝水。免致塌陷。又良鄉縣之茨尾雅河二道。

雖經挑濬。尚宜加長挑深。使洩入牯牛河。庶

無旁溢。臣親督估計。飭令一律興修。勒限完

竣。至應需米石。於各州縣賑剩通米內動用。

銀於大工節省項下撥用。毋庸另行請項。得

旨如所請行。又奉水定河上下共設河兵

一千二百三十名。原為濬河之用水。中挑於

必須船隻方為有濟並令河兵撐駕無庸另設稅夫如遇挑淤工大添雇民夫即於額設中流挑淤項內支銷至所需濬船應照五船民船大小造用扣滿十年拆造一次准以舊料作三成算用其造船等費即在每年額設挑淤銀內動用無庸例外請給今擬設五船八十三船船四十給配十八汛內應用五船三船船并器具估給銀兩即於道庫現存節省銀內動用得旨如所議行○又奏正定

實錄卷九〇七

聖

縣城西北有泉四道流至刁橋村匯而為一至柏棠村設閘一座依時蓄洩附近村莊引流灌溉有益民田其水又由柏棠東流八里歸護城河繞至城東大道河由藁城縣境而出潯沱河近年汎水異漲刁橋柏棠各河身淤塞田禾漫淹行旅不便現在各村農民稟請自備人夫大加挑濬經臣批准惟護城河周圍四千三百餘丈工段綿長民力難繼應官為動項照工賑之例按土方給發銀米臣

已委員確估該縣并無領存通米請折中給價即於大工節省項下給發毋庸另行請項得旨嘉獎浙江巡撫富勒渾覆奏紹興府屬山陰會稽蕭山上虞餘姚等縣石土塘工遇有殘缺即當修築上年秋汎後經臣分飭各道府相機籌辦向係民修者督令民修官修者確勘估修其蕭山縣應修塘工該處士民等因本年麥禾豐收又輪應蠲免情願合力增改捐修茲查得蕭山縣井亭徐至蘆葦

實錄卷九〇七

聖

河富家池長山頭一帶土塘外所存老沙自二三百丈至一百五六十丈不等雖去海稍近但堅土板沙較海寧北塘浮沙不同復將土塘丈量共長八百六十丈現據該處士民加高培厚者四百一十丈鑲砌條塊石工者二百五十餘丈其餘接續趨辦可冀剋期竣工此段工程非實在險要似可毋庸更張得旨覽奏俱悉福建巡撫余文儀奏琉球國難夷智汝沃等二十人及流犯比嘉徒犯保

佐共二十二名係琉球國那霸府人前往八  
重山收取米粟並配流徒二犯安插乾隆三  
十七年二月十七日在洋遭風至三月初一  
日飄至福建亭頭怡山院地方於三月初九  
日安插館驛照例每名加賞布棉酒肉烟麩  
等項以安插之日為始每名日給米一升鹽  
菜銀六釐回國時各給行糧一月以示優卹  
俱於存公銀內動給請銷至該夷等所坐原  
船應令自行修葺完固派撥接貢船內水梢  
代為駕駛遣發回國下部知之○湖廣總督  
富明安覆奏查前此撥解川省藥鉛雖經川  
省咨行停止後陸續運回各營但軍務所需  
自當籌備寬裕以資接濟查湖北荊州宜昌  
宜都施南等鎮協營附近川省運送甚便臣  
已飛飭此數營內共派撥火藥二萬觔鉛子  
二萬觔委員運赴四川巫山縣交收轉運又  
咨明四川督臣桂林如再需若干即飛行咨  
移俟到日再於北南兩省內續撥解送得旨

實錄卷九十七

四元

嘉獎山東巡撫徐績覆奏邪教案內王中  
原擬絞決部文係四月十二日辰刻接到當  
即行司遵辦續於十四日未刻接到軍機處  
咨文令將王中暫緩行刑遂飛飭荷澤縣去  
後茲於十八日據報於十五日卯刻絞訖現  
在飛提餘犯徹底嚴究不使現犯稍有輕減  
即王中亦必剝屍緣坐以彰國法而正人心  
得旨覽○河南巡撫何燭奏省城祥符縣境  
惠濟河計長一百餘里因上年秋水較多淤  
沙阻塞又開封城內舊有東渠淤義渠為積  
水之區各有小河引水由南北水門達於城  
濠另有乾河一道達於惠濟河近因城濠及  
乾河淤墊以致城內渠道阻塞遂成積潦以  
上各工例係民夫辦理惟惠濟河工向雖撥  
用民夫每名酌給飯食銀一分六釐現有歲  
修本款存貯司庫應即動支挑濬其省城內  
外渠濠河道仍照例令地方撥用民夫及時  
挑挖無庸動款得旨嘉獎○河南學政徐光

實錄卷九十七

辛



文奏臣自上年十一月抵任。即飭各府州趨行試事。逐加校閱。雖不乏平正之文。而融洽經史者甚少。復飭各學。每月課加試經解一篇。史論一篇。仍按期查提課卷考覈。本年開印後。臣先至許州。次及汝寧府。除正考制藝詩篇外。另場考試經解論賦策問。及性理小學諸論。於覆試時藉以覘其經術。至聲韻向以中州為正。今並有不知平仄者。現遵照佩文韻府刊印簡明官韻。於生童考試時各給

實錄卷九〇七

五

一冊。令其習閱。並令教官平時指示。俾咸知韻學正宗。得旨。知道了。實力為之。毋為空言。○陝西布政使畢沅奏。臣遵旨稽查陝西軍臺事務。自潼關起。至寧羌州屬之黃壩驛止。計一千六百八十里。安設軍臺正站二十八。每站安馬二十四。腰站三十。每站安馬十二。每正站派營弁三員。專司遞送。近緣軍營分路進攻。文報絡繹。實難以西。雲棧險峻。額設馬不敷更用。復於通省偏僻州縣。撥馬協濟。

現在時當盛夏。雨多溪漲。臣飛飭沿途各官。將棧道橋梁修理。多備船隻。毋得稍遲報聞。○雲南巡撫李湖覆奏。臣於三月十六日起。將省會督標城守營。及臣標各弁兵。分日較閱。至二十一日。考驗事畢。查各營將弁。人才弓馬。儘有可觀。馬步鎗手。年力俱各精壯。合操陣勢。亦頗整肅。惟各兵弓箭技勇。生熟參半。其中或係出師鎗手。叙功拔補馬糧。或係募補新兵。訓練未熟。臣現遵旨嚴行甄別。列

實錄卷九〇七

五

為上中下三等。分別勸懲。并令該將弁。按日輪操。半年後。如仍生疎。咨明督臣。將該管官參奏報聞。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七

實錄卷九百七

五十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八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五月乙未朔諭向來旗  
丁餘米准在通州變賣以資日用現在各省  
糧艘陸續抵通若旗丁於兌足正供之外尚  
有多餘米石情願出售者仍著加恩准其在  
通州糶賣旗丁等既所樂從而地方糧石益  
充於市值民食均為有益該部遵諭速行○  
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奏色布騰巴勒  
珠爾聽信員外郎明德之言總以招致賊人  
為是臣勸阻不聽原議剋日攻取阿喀木雅  
南北山梁今官兵意中皆謂賊番不久即降

自三月二十九日修卡後。至今未修。亦未攻奪。至伍岱。聞色布騰巴勒珠爾前往審訊。豫遣人迎接。到營審訊。即欲將伍岱開脫。因臣在旁。遂交明德辦理。伍岱明德倚仗色布騰巴勒珠爾之勢。朋比為奸。陷臣於罪。難逃洞鑒。諭軍機大臣等。溫福奏色布騰巴勒珠爾種種妄行。不可仍在軍營。著將伍岱鎖拏。即交色布騰巴勒珠爾同軍機章京明德押解來京。其帶去章京等。仍留軍營隨隊進兵。○又諭曰。色布騰巴勒珠爾人本糊塗。因其屢次懇赴軍營。向以練習軍務。遂令代為參贊。然猶諄切教誡。冀其自知改勉。不意到軍營後。不思協力勦賊。偏袒伍岱。據其一面之詞。苛求溫福。欲加之罪。以致進勦事宜。月餘延緩。其乖張貽誤之罪。實無可逭。色布騰巴勒珠爾所有爵位職任。著俱革退。并將明德革職。鎖拏解京訊究。至所奏溫福在軍營。如實有欺罔之處。或未過已。朗拉而捏稱已過。未

得資哩而詭稱已得。其罪自無可辭。即朕亦不肯廢法曲貸。乃所指不過分改十二人供詞。及資哩非由攻得兩節。均屬毛舉細故。況番人新濟古勒。原係擒到活口。訊明正法。其餘十一人。俱有姓名首級。或當未及鞫訊。即予駢誅。補寫供詞。本亦無關輕重。至溫福奏得資哩原摺。亦稱賊人露有奔逃形跡。因得其碉寨。并未捏報打仗殲戮之事。覈其節次所奏。溫福並未涉欺。本無可加之罪。至於行軍要領。惟功罪大端。不容稍有欺偽。而批覽軍書。躬親籌畫。亦斷不能逃朕之洞鑒。若細微節目。畧為粉飾。乃軍營所常有。朕亦不過於吹求。朕賞罰一秉大公。諸臣果能忠誠為國。朕酬勲從重。衆所共知。溫福亦當感激思奮。督勵將士。竭力進攻。擒獲逆豎。仍與桂林商辦進勦金川事宜。和衷共濟。迅奏膚功。○丙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色布騰巴勒珠爾。聽信明德之言。偏護伍岱。欲陷溫福。致誤國家軍旅大事。豈尋常貽誤可比。色布騰巴勒珠爾。所有職任。已盡革退。但念伊前在軍營。尚屬出力。著加恩。令伊子鄂勒哲依特。穆爾額爾克。巴拜。承襲貝勒。其明德。伍岱。一併解赴熱河。交軍機大臣嚴審。定擬具奏。○又諭曰。侍郎鄂寶。派往四川一帶。有應辦事件。著即馳驛前往。所有隨帶司員。景祿著一併馳驛。豁免。

直隸滄州。南皮。交河。天津。青縣。故城。清河。東安。靜海。大興。宛平。東光。津軍廳。景州。吳橋等十五州縣廳。節年民欠穀九萬七千四十石有奇。丁酉。

孝誠仁皇后忌辰。遣官祭景陵。○諭曰。色布騰巴勒珠爾。所遺領侍衛內大臣員缺。加恩著舒赫德補授。著永璋署理。鑲藍旗滿州都統員缺。著顯親王蘊著補授。火器營印鑰。著綿恩佩帶。色布騰巴勒珠爾。

之火器營事務。著舒常管理。○又諭曰。瑪興阿。現遣往葉爾羌辦事。著給食侍郎銜俸。俟有缺出。即行實授。○戊戌。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巡漕御史郎圖奏。江淮二幫糧船。行至甲馬營地方。有賊犯持刀上船恐嚇。並跟幫潛蹤滋擾之事。業經傳諭周元理。飭屬緝拏究治。今郎圖復奏。據天津縣知縣彭良騫。差役協同運弁汎兵。在黃莊地方。拏獲賊匪嚴重玉。陳禿子二名。其王五。二小子。赴水奔逸。當將嚴重玉等。及該幫與賊匪熟識之短絳楊霞林。并賊匪攜帶之鐵鞭小刀。押解武清縣收審等語。賊匪敢於糧船幫內。肆行無忌。實為可惡。亟宜拏獲全夥。嚴究務盡根株。今嚴重玉等二犯。雖經拏獲。而王五。二小子。脫逃未獲。尤當上緊追捕。不可任其遠颺漏網。著傳諭周元理。即行嚴飭所屬。將逸犯迅速緝拏務獲。同已獲之犯。一併嚴審確情。窮究羽黨。盡法處治。以示懲創。至達翎阿。駐劄天津。

護漕緝匪。是其專責。乃糧船幫內賊匪隨行滋事。且經文員獲賊二名。餘犯免脫。該鎮豈竟漫無見聞。何以不即選派明幹將弁一體協緝。所司何事。達劄阿著傳旨申飭。並令該鎮即速協同文職實力搜拏。逸賊務在必得。毋得仍前玩忽延緩。並將緝犯有無就獲情形。據實奏聞。郎圖摺並鈔寄閱看。尋達劄阿奏。臣接奉諭旨。現派標下將備前往南北運河分路協同文職實力緝拏。復於初八日親往北河一帶。督率官兵嚴捕。務期逸賊全獲。以盡根株。至不能豫為防護。又未追捕。咎實難辭。懇將臣交部議處。為疎懈者戒。得旨。該部嚴察議奏。○四川總督桂林疏報廣安眉州梓潼達州彭水永寧石碛等七廳州縣乾隆三十六年開墾補首上中下田三十三項三畝。邛州南充雲陽秀山等四州縣開墾中下田三十二項六十六畝有奇。己亥上奉

皇太后幸萬方安和侍膳。○庚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辛丑。諭曰。尚書公福隆安差往四川有查辦事件。著即馳驛前往。所有隨帶司員明善馮光熊並著馳驛。○又諭曰。福隆安現在出差。所有兵部事務著託庸暫行兼管。其工部尚書事務著素爾訥暫行署理。不必兼管清字經館事務。○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何楣查審攜書傳教之李孟鈺一案。並將搜獲逆書一本進呈。經朕看出書內有改補字跡。其為大逆顯然。因諭何楣實力根究。並令徐績將東省各犯嚴切查訊。務得實情。今據何楣奏稱。研鞫李孟鈺據供原有老教主姓劉。住在山東曹州府單縣東門城裏。現在飛咨山東撫臣嚴密查拏等語。清水邪教本由東省傳播蔓延。前經緝獲之逆犯王中雖經正法。今豫省審出教首劉姓其人與逆書所云周劉戶字樣相合。自可從此根尋逆書原

委。務盡根株。著傳諭徐績將劉姓迅速緝拏。嚴訊。務將為首行教及逆書指實緣由。並教內傳播黨羽。令其逐一據實供吐。盡法懲治。毋任絲毫遁飾。致奸徒少有漏網。何煇摺並著鈔寄閱看。○又諭曰。哈國興在滇。現無緊要事件。而此時官兵進討小金川。正需大員統率。著哈國興馳驛前赴溫福軍營。毋稍濡遲。○又諭曰。舒常永平。均授為領隊大臣。前赴四川軍營。舒常派赴西路。永平派赴南路。○又諭曰。阿爾泰等奏。桂林在軍營乖張捏飾各情形。實出意想之外。已派福隆安馳驛前往查審。並諭阿桂迅往南路辦理進兵之事矣。福隆安未到之前。仍令桂林辦理。阿桂不可豫有洩漏。但據奏桂林毫無定見。一切機宜。恐不能措置恰當。現在進剿小金川。甚關緊要。阿爾泰受朕厚恩。且係舊時總督軍營之事。本無可諉。其卡丁及章谷一帶。有應派兵防守者。急須妥辦經理。以防賊番抄截。

至攻勦僧格宗一路。尤應相機速辦。阿爾泰不可推諉。因循致滋歧誤。至所奏兵心憤怒。恐致變生於事。更有關係。昨從後山進攻官兵失利。人情未免驚惶。阿爾泰務須處以鎮靜。隨宜調劑。勵衆心而弭事釁。○又諭曰。阿爾泰奏桂林各款。如修屋居住。終日酣飲歡聚。及聞官兵覆沒。毫無惻憫之心。已非情理所有。至密令汪騰龍交銀王萬邦贖取小金川所遮官兵一節。尤為大謬。果如所言。則桂林之罪更重。阿爾泰人素老成。所奏不當虛妄。且其事關係甚大。非若色布騰巴勒珠爾等之偏袒伍岱。搗搗細故。劾奏溫福。可置不問者比。一經審實。桂林即當從重治罪。現在進剿機宜。甚關緊要。阿爾泰年力已衰。且平日未諳軍旅。帶兵進剿。不可無專主之人。因思溫福一路。阿桂之外。尚有豐昇額為叅贊。著傳諭阿桂。速赴南路統兵。若阿桂先到成都。即在彼候福隆安到時。同往若福隆安已

過成都。阿桂速赴軍營。毋稍刻緩。桂林自簡用總督以來。屢次克捷。朕不料其出息若此。喜出望外。今阿爾泰奏到情節。又不料其荒唐若此。可駭亦出意外。而官兵傷亡過多。金川罪無可赦。索諾木之必當併勦。更不容緩。昨溫福一路。為色布騰巴勒珠爾等所耽誤。方冀桂林進攻。僧格宗先能得手。今又不足恃。朕實深為憤懣。溫福當迅速進攻。立擒逆豎。吏部議奏。失查屬員侵虧之原任浙江巡撫熊學鵬等。分別降革。得旨。此案歷任撫藩。未能早為查辦。固有應得處分。但究係失察公罪。富勒渾、永德、郝碩、張鎮俱著從寬免其革任。仍註冊。崔應階著降一級留任。熊學鵬著於補官日降一級留任。索琳降二級調用。註冊之處。俟更換回京之日。再行請旨。明山降二級調用之處。亦著註冊。劉純煒著降三級從寬留任。徐恕著銷去加二級。仍降一級從寬留任。陳夢說著於補官日降二級留

任。王宣望從前雖經覈辦奏銷一次。但此案由該司查明發覺。功過足以相抵。著免其議處。至議以降調之歷任知府鄒應元、王鳴張三禮、李允升。近在同城。未能查察。咎固難辭。但理事同知究非專屬。其署同知費揚武亦止於不能查出之罪。並著該督撫出具考語。送部引見。再降諭旨。餘依議。翰林院侍讀學士汪永錫。充日講起居注官。左中允董誥。右中允李汪度。俱署日講起居注官。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雞澤縣民王雪子妻商氏。壬寅諭曰。溫福等奏。額森特擊敗尾襲賊番。殲斃東北來援賊衆。並奪取山峰下礮卡。國興、靜侯賊番來犯。猝起勦擊。殲戮多人。均為出力奮勉。額森特著補授頭等侍衛。國興著賞給藍翎。其出力及傷亡之官兵。亦著溫福查明。分別造冊。送部議敘。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到。脫出沃克什番民錫喇布供稱。聞得南路大兵。由西山進去。欲截小金



川甲爾木後路。不意金川之兵潛從後路抄出。將官兵截在中間。圍困七日。傷壞甚多。其數目傳說不一等語。是桂林派往西山進攻之兵。傷損甚多。桂林竟爾隱諱不奏。實為可駭。行軍接仗。傷亡亦所不免。設所傷無多。稍有粉飾。猶屬軍營偶有。是以前次降旨。桂林因侍衛等陣亡。自行請罪。尚予寬免。若竟至二三千衆。全軍覆沒。則關係甚大。乃亦匿不上聞。是因懼罪而轉涉於欺。致令死事者泯滅。無由邀卹。良心何在。即此一節。桂林之罪已為不小。至官兵被圍七日。為時甚久。桂林若於薛琮初次告急時。發兵策應。何至失挫若此。乃竟視同膜外。以致官兵無援陷歿。問之桂林。尚能置喙乎。至向小金川贖回被擒之人。損國威而長賊智。尤為乖謬。又修屋居住。亦無此理。督兵進剿。自當以前進為期。從前訥親在軍營。即以偷安正法。桂林豈未聞知。試問桂林。朕待訥親多年恩眷。較之桂林

新加擢用者何如。訥親以大學士兼公爵。較比新進之初任總督又何如。實不意其自蹈罪戾若此。至其狂妄驕縱。羣聚歡飲。不見將佐等事。皆其器小易盈。無福受恩所致。反為小節矣。以上各情節。福隆安審實後。即可按律從重定擬。將桂林拏問。交阿爾泰嚴加看守。其總督印務。即傳旨交阿爾泰署理。進兵之事。即交阿桂專辦。福隆安具摺奏聞。不必守候批示。即赴行在復命。務於七月二十前後到熱河。昨因審案重大。不得不令其前往。但福隆安承管之事甚多。而土爾扈特郡王巴木巴爾等到熱河時。並須親近大臣照料。福隆安不便久離朕前。諒福隆安亦所深知也。設或阿爾泰所奏全虛。西山損兵不過數百。而張大其事。妄報三千。及交銀贖人一節。毫無影響。並齎銀之拉塔爾。亦屬子虛。則是宋元俊構詞誣陷。自當奏明請旨另辦。但就錫喇布供詞。官兵傷損過多之說。已有端倪。

其餘諒亦不妄。未必是非顛倒。大相懸絕。至於如此也。○又諭。川省兩路進剿。軍需關係緊要。前經兩次撥解六百萬兩。此時支用自覺寬餘。但將來厚集兵力。分路深入。所有備用之項。當豫為通盤籌畫。以裕軍儲。著阿爾泰即將前項撥銀。除支用外。現存若干。酌量併勦金川。一切需用。約畧若干。逐一覈計。迅速奏聞。○命戶部侍郎福康安在軍機處學習行走。○蠲免直隸大興宛平東安交河景州故城吳橋東光天津青縣靜海滄州南皮清河津軍廳等十五州縣廳乾隆三十六年分額賦有差。予故禮部侍郎銜加尚書銜鄒一桂祭葬如例。○癸卯。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彭寶奏稱。將海蘭察鄂蘭等分作兩隊回京。川省現在用兵。海蘭察等曾歷軍營。從滇前往。自屬近便。著鄂蘭帶領長生保綏庫阿坦保利保住赴南路

軍營。海蘭察帶領額勒登布。塞布騰庫伯。赴西路軍營。分道進行。務期奮勉自効。○調江寧將軍容保為綏遠城將軍。荊州將軍傅玉為江寧將軍。以荊州副都統綽和諾為荊州將軍。○甲辰。諭滇省各銅廠。前因馬騾短少。柴米價昂。每銅百觔。准其暫加價銀六錢。俟軍務竣後停止。嗣復加恩展限一二年。今念該省頻歲雖獲有秋。而米糧柴炭等價值。仍未即能平。著再加恩展限二年。俾各資本寬餘。踴躍開採。庶於銅務有裨。而廠民亦得資充裕。該撫仍留心體察。俟廠地物價一平。即行奏明停止。該部即遵諭行。○乙巳。諭軍機大臣等。據永州鎮于秀奏。請陛見。當經批示。令問之總督。於可來時來。嗣據富明安奏到。以現應查閱行伍。又屆五年軍政。該鎮均有應辦事件。請俟辦理完竣。令其赴京等語。計該督於四月內具摺。距今已將匝月。該鎮應辦之事。自應有端緒。至覈辦軍政。係總督

專責亦無須該鎮在彼攸助。今欲派其往新疆更換俞金鰲管理屯田事務。著傳諭富明安奉到此旨。即飭知于秀迅速赴熱河。陛見後再行起程前往。又諭據彰寶奏。聞得緬匪大頭目得魯蘊。由速怕至老官屯西岸。似係託名拜佛。與諾爾塔有私相計議之事。等因。一摺。彰寶所揣情形。俱未切中竅要。匪酋差人至老官屯。無非欲設法探聽內地信息。更有何不可測之詭計。至秤管猛所供諾爾塔不將蘇爾相送回。是瞞著懌駁做的。其言殊不足信。昨苗溫差報彰寶文稟。即為此語。不過欲將前事諉之諾爾塔。以售其狡黠之術。豈可為賊人所愚。且內地被羈緬境者。不止蘇爾相一人。而緬匪之頑梗可惡。亦不止留蘇爾相一事。若云蘇爾相在老官屯。係諾爾塔私自羈留。與懌駁無涉。則楊重英等之久羈阿瓦。抗不送還。又豈能卸罪於諾爾塔。而謂懌駁亦不與聞乎。即使諾爾塔此時將

蘇爾相送還。亦無關輕重。斷不因此完事。又使諾爾塔竟叛懌駁。獻地投誠。亦必須彼親至關前。束身歸命。該督喚至面訊。察其恭順之情。果出悃忱。原不妨據實奏聞。即授以官爵。令其仍回駐老官屯。以為內應。亦無不可。若僅稱舉城內屬。並不親自叩關。尚不可差人輕往。誤墮術中。況此等無實之風聞乎。彰寶現在經理緬事。惟當嚴防邊隘。勿容匪徒潛越漏洩。並派委妥員。勤密巡邊。遇有奸細。即行嚴拏治罪。設間有緬匪差來投稟之人。於嚴訊供詞後。不復遣回。或解送京城。或拘禁滇省。酌量情形妥辦。不必給與回文。一切付之不理。使賊匪無從窺測。方為合宜。又另摺所奏。脫出之護軍達桑阿。曾經攻打賊柵。受過石傷。嗣被羈留猛吉。近始脫出。等語。著彰寶即派員將達桑阿解送熱河候訊。將此傳諭知之。丙午。諭曰。袁日修。英廉奏。審擬雄縣民人劉盡忠。控告該縣知縣胡錫瑛。

一案。所有該縣盜賣倉穀。及因公科斂等款。俱已審實。其貪婪不職。實為法所難逭。但裘曰修等。僅就盜賣倉穀八百石一條。指為重款定罪。於放賑運米科斂各村民錢八百千文。作為入己。而以暫存東路南路錢三百八十餘千文。作為未交。不行合併計贓科罪。實屬非是。科斂之與侵盜。情罪既有不同。而千兩以上。與千兩以下。分數又自各別。況當地方辦賑之時。該縣輒取出票索錢。至一千餘串之多。其心豈可復問。安得謂之因公。又安得以寄存未交。謂非入己之物。自應將本款入己一千兩以上。按律定擬治罪。裘曰修等。惟引因公科斂。注法贓一百二十兩之條。擬以絞候。未免意存寬縱。所有此案罪名。著交刑部另行覈擬具奏。裘曰修。英廉均著交部議處。至直隸散賑一事。前據周元理。楊景素面奏。屢稱察覈各屬。俱係實心辦理。民需實惠。今覈雄縣之案。地方官之辦理。已可概見。

則該督及該司之所稱賑務妥實者。安在此。非尋常失察可比。周元理。楊景素。並著交部嚴加議處。○又諭。本日軍機大臣。將兵部所奏。經壇賞給職銜各廢員。分別案情輕重。開列清單進呈。內除侵那勒索情節較重之趙寅等九員。俱不准報捐外。其革職之遊擊趙國鼎。都司王鳴球。守備焦廷遴。馬瑞。把總蔡飛鵬等五員。或因捕蝗不力。及因公那移之案。叅革罷職。覈其審明緣由。均屬情節稍輕。

實錄卷九百八

元

自可准其捐復。予以自新之路。至依泰。西蘭泰三員。雖被叅原案。亦無枉法婪贓重情。但二人俱係滿洲武職。與漢員不同。向來滿洲外用。原以其素風淳樸。騎射嫻熟。足為綠營表率。伊等既經外用。自應悉心整飭營伍。敬謹奉職。乃一得外任。或轉致漸染綠營習氣。自干叅劾。或一到外任。即圖安逸。弓馬生疎。若再援棄瑕錄用之例。復許報捐。豈足以示懲創。況旗員罷職回旗。仍可挑選護軍披甲。

進身之途自廣。並非一遭擯棄。遂至無以自効。如必令其捐復原官。則伊等力有不逮者。轉致設措拮据。而待補又復需時。於體卹旗人生計之道。尤屬無益。所有依奏。西蘭泰俱不准其報捐。嗣後滿洲自文員以外。其有綠營武職。呈誤。即原案情節不重者。亦不准其捐復。又諭前據桂林奏報官兵進攻墨壘山。侍衛六十一等陣亡一摺。於兵丁傷損情形。並未明言。即疑其中必有含糊捏飾。當經

實錄卷九百八

三

上

傳旨詢問。嗣據阿爾泰奏。桂林派往北山進攻所失將備兵丁甚多。桂林竟隱諱不奏。且復措置乖張。修屋居住。終日酣飲歡聚。聞官兵被陷。毫無惻隱之心。甚至密令汪騰龍交銀王萬邦贖取陷賊兵丁。其事尤堪駭異。似此失律欺罔。情罪重大。實出情理之外。已派福隆安馳驛迅速查辦。一經審實。即當從重治罪。今日據宋元俊奏桂林自此次失利之後。並未與賊人接仗。一切應辦事宜。不置

可否。以致軍營無所稟承。又索諾木投遞夷稟。送回把總李朝林。桂林即行札囑宋元俊不必聲張。致生議論。看來桂林始因進兵挫衄。毫無策應。及軍中節次告急。並不速為救援。遂爾坐視失機。茫然失措。惟知堅持掩覆之計。不惜喪心罔上。自蹈重罪。豈復意料所及。現在軍務關係緊要。福隆安到彼尚需時日。未便久延。阿爾泰著即行署理四川總督。一面傳旨將桂林革職鎖拏。嚴行看守候審。至南路帶兵進剿之事。昨已令阿桂星馳赴彼接辦。到時即行統率官兵。實心妥辦。剋期集事。朕於諸臣功罪。從不稍設成心。況軍務大事。信賞必罰。所關尤鉅。如桂林自抵軍營。節次調度合宜。屢經破碉收寨。著有成績。朕方降旨亟加優獎。實不料其器小易盈。荒唐謬戾。一至於斯。是桂林前以甫經任用之人。既不意其驟能出息如此。而今之天奪其魄。無福承受恩澤。遂爾本心頓失。重誤軍機。則

實錄卷九百八

三

亦罪由自取。初非朕之所能逆觀。又豈朕之所能曲貸耶。朕實不勝憤懣慚愧。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宋元俊奏。一切應辦事宜。稟商桂林。不置可否。索諾木具稟送還。把總李朝林。桂林但云此事任你去辦。又親筆札囑不得聲張。是桂林於傷損官兵一節。始既諱匿。今復彌縫。已無疑義。且自前此失利以來。茫無主見。不復能發謀出慮。若仍令其以總督帶兵。俟福隆安審明再辦。不

—實錄卷九百八—

—五—

免耽延時日。於軍營必更貽誤。現已明降諭旨。將桂林革職。其四川總督印務。令阿爾泰署理。阿桂即速馳往妥辦。其未到之前。一應軍務。阿爾泰責無可諉。即當催督將領。上緊籌辦。俟阿桂到彼。專辦進兵。至糧餉等事。原係總督職分。阿爾泰往來章谷一帶督辦。亦無不可。第軍旅本非所嫻。馳驅亦非所習。衝鋒殺賊之事。原不責之於彼也。至索諾木番稟。公然欲令僧格桑磕頭完事。且敢羈留內

地官弁。思易其被拘之喇嘛等。是其挾此要求。顯然抗拒實係此事罪魁。更難歇手。索諾木倘將內地被留之人。送至軍營。藉以窺探溫福等。切勿意涉游移。惟將送回之人。及來人一併留住。斷不可給發回文。庶使逆酋無從揣測。至寧祿身係滿洲。且為遊擊大員。非千總微弁可比。當進攻失挫。被賊遮留。自當明於大義。挺身罵賊。即使為賊所害。亦必優加贈卹。錄及其子。乃竟覲顏偷生。且求調出。

甚屬無恥。若經送還。即當解京治罪。其餘千把以下。尚可不加責備。或由賊中送回。仍留軍營効力。若守備以上。秩非微末。即不應忍恥偷生。如有送回。不拘滿漢。並當革職。解京究治。再據宋元俊奏。前次陣亡副將二員。是該處現出有副將員缺。董天弼自革職以來。尚知奮勉。著阿爾泰即令補授副將。以觀後效。○授一甲一名進士金榜為翰林院修撰。一甲二名孫辰東。一甲三名俞大猷為翰林

院編修。○丁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遣官祭

關帝廟。○諭軍機大臣等。袁曰修等奏。查訊雄縣快頭劉興有自縊一事。究出賈自通等挾嫌起釁。假公洩忿。朋謀糾結一摺。已於摺內批示矣。賈兆麟著革去武舉。一併審究。其賈自通等。並交步軍統領衙門。即速查拏解審矣。此事乃案外枝葉。今正案已經審結。其餘情節。無難查辦。但恐賈自通等結訟原案。查究畧需時日。英廉承管事件甚多。並令其署理步軍統領印務。朕今啟鑒伊邇。英廉不便在外久延。著傳諭袁曰修。並英廉揣計此案。如日內可以速結。仍會同查辦定案。若非數日可了。即將審案交袁曰修辦理。英廉即起程回京。務於啟鑒前四五日趕到。為是。將此諭令知之。○又諭。閱阿爾泰原奏。從前由卡了攻取達烏時。宋元俊曾將各路險易情

形具稟桂林。並不省視。致臨時號令不一。官兵傷亡六百餘名。賴陳定國從山後抄截。始得達烏等語。因檢閱桂林等奏。攻得達烏一摺。止云兵練均各奮勉出力。亦且傷損無多。並云傷亡官兵。查明照例辦理。並未奏及六百名之數。已屬心存欺飾。又據稱桂林派侍衛章京。同薛琮從墨壘溝山後進發。約定繞至前敵山梁。接應夾攻。乃桂林與鐵保。汪騰龍於初八日至彼。畧一進攻。即行退守。十二

日並將明亮鐵保汪騰龍撤回。是其節節貽誤之處。均不可不加窮究。至明亮等係帶兵大員。攻勦乃其專責。因何畧攻即退。並聽桂林撤回。鐵保本一無能為之人。汪騰龍亦深染綠營浮滑惡習。此二人原不足恃。至明亮平日尚知勇往任事。世臣勲親。尤當以國事為念。乃亦不顧軍務緊要。惟憑桂林指揮。與鐵保汪騰龍等旅進旅退。且見桂林乖張欺罔。並不臚實密奏。隨同隱忍。是誠何心。以上



各情節著福隆安逐一研訊毋任絲毫遁飾至汪騰龍以提督統兵進剿見桂林如此乖謬亦不據實參奏豈可復膺專閫著即解任候審哈國興雖不免綠營習氣其帶兵行走尚知出力昨已諭其迅速赴溫福軍營聽用所有西安提督員缺即著哈國興補授予故副都統莽喀察祭葬如例戊申諭軍機大臣等昨派瑚圖靈阿前往查辦烏喇特茂明安所控游牧之事著伊隨帶部院章京一

實錄卷九〇九

奉

員務須徹底清查秉公辦理此去必由熱河經過及伊至熱河朕亦至避暑山莊矣瑚圖靈阿即陛見請訓再行前往至今歲朕駐蹕避暑山莊較往年稍早曾降旨諸蒙古王公額駙等不必即時前赴熱河仍以七月中旬到彼為率但伊等俱係御前乾清門親近之人恐聞朕已至避暑山莊即時趨赴第熱河地狹水草較少如聚集許多蒙古恐牲畜礙難牧放且暑熱久居於伊等無益著瑚圖靈

阿傳諭三盟長之王公額駙台吉塔布囊等不必早來務遵朕前降諭旨總以中旬起程前來為便已酉諭軍機大臣等前以續調之陝甘兵三千名經桂林調赴南路溫福處亦應再為撥補因令文綬將豫備之三千名即赴西路軍營聽用今文綬奏到兵丁均已陸續進發自可不日抵川著溫福先期檄知帶兵之總兵李雲標等令其徑赴西路聽候調遣如兵丁赴川迅速溫福可即遵照前旨

實錄卷九〇九

奉

各賞給一月錢糧以示鼓勵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九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詹事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五月庚戌

上御勤政殿聽政。○吏部議覆給事中王猷條  
奏事宜。一京官告病回籍例限一年起補。揆  
其定例似無缺人員如編檢庶常額外主事  
等官病痊到部即准領俸是以杜其取巧之  
端。第各員回籍遠近不一輾轉咨報究難在  
數月內起咨回京。設有希圖趕俸者亦必到  
任供職始准支領。至開缺人員赴補需次經  
年。今統限一年義似無取。請嗣後京官告病  
回籍者照外官起病例由原籍給咨赴補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八

實錄卷九百八

末

庸定限等語。查康熙二十六年題定。凡京官告病。定限一年。原因無額缺各員。旋告旋銷。希圖領俸。或所不免。至得有實缺者。借名規避。覬覦別缺。今該給事中所奏。誠為此等人員。及時効用起見。但不定限一年。仍恐不能無弊。臣等酌議。此等無缺人員。病痊到京。即令在本衙門行走。仍扣足病限。方准領俸。其實缺病痊之員。亦著先在原衙門辦事。扣滿一年。方准補缺食俸。一外官俸深人員。有在部完繳罰俸者。戶部於二十日截缺以前。移咨吏部。准其陞用。第思此項完俸人員。或因公來京。或託人辦理。揣缺美惡。易起趕辦串通之弊。請嗣後完俸人員。如本省完繳咨報者。於截缺前到部。准其陞用。如係在部完繳者。以上庫之日起限一月。始准陞用等語。查定例外官任內。有未完罰俸者。均行停陞。至截缺後。知照銀兩完解者。亦不准陞。臣部向來辦理如此。若每月截缺前。經戶部移咨銷

案。以該員本係應陞。既將罰俸完繳。是以例不停陞。今據該給事中奏稱。易起趕辦串通之弊。請嗣後除由督撫咨報銷案者。仍行辦理外。其在京完納。以戶部移咨銷案之日起限一月。方准論俸陞用。仍以二十日截缺為限。如截缺之日未足一月。雖俸次應陞。仍俟限滿陞用。從之。○又議准。給事中王猷奏稱。貢生考試教習期滿。請於雙月舉人二班之後。選用二人。教職照知縣例。亦用二人從之。

○理藩院議奏。鄂爾多斯貝勒齊旺班珠爾病故。請將伊孫拉什達爾濟。照例承襲鎮國公爵。得旨。齊旺班珠爾之孫拉什達爾濟。即應照議承襲公爵。但伊父夙有勞績。加恩著拉什達爾濟承襲貝子。以昭優卹至意。○以少詹事嵩貴為詹事。○辛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軍機大臣等。據何燭奏。盤獲行劫淮關盜犯金林。搜出淮關銀色。訊

與夥犯徐亮。一同來豫。隨即併行拏獲一摺。所辦頗好。但摺內僅云一面究訊。從重律擬。並未言及該犯是否即留豫省審辦。抑係解赴江南。殊未明晰。此等行劫衙署盜犯。案情重大。非民間刼掠等案。尚得原情。分別首從者可比。且據徐績前次奏到。拏獲董秀山李鳳台二犯。解往江南後。旋獲楊從先等。訊供聽從首犯董秀山行劫。即有金林徐亮之名。並於金林家。起獲原贓元寶關鈔。其為正盜無疑。今據金林供。行劫銀二千六百兩。該犯分銀五百餘兩。是其得贓較多。自與渠魁相等。而徐亮又係夥盜有名之人。二犯情罪。均無可貸。既經審明。止須移查江南。覈明犯事緣由。即於豫省立行正法。若以案在江南。輒轉押解。恐該犯等自知罪在不宥。中途難保無疎脫情事。著傳諭何楣。如金林徐亮尚在豫省監禁。即訊明遵旨辦理。設或已經起解。亦當添派妥幹員弁。沿途小心管押。毋致疎

虞。並傳諭徐績。除董秀山李鳳台二犯。已經江南委員帶回該省審辦外。其續獲之楊從先楊承亮楊承明等。亦即在東省嚴審確供。移查江南覈明案情。即於東省正法。毋庸復行解往江南。以免疎誤。豫東二省。繼此如有再獲之犯。並著一體就近審結辦理。至此案首犯。既已解赴江省。即當訊明起意糾合及上盜情形。並同夥實係幾人。係何姓名。逐一查拏務獲。毋使一人漏網。再各盜行劫時。何由熟悉署中路徑。及方體浴臥室所在。必有關署人役勾通引線。就現獲各盜。隔別研鞫。無難得其備細。著傳諭高晉薩載。務須嚴訊實情。切實辦理。勿任絲毫遁飾。將此一併傳諭知之。○又諭曰。溫福奏奪取北山東瑪寨大碉情形。摺內有賊番乘夜來搶沿河碉卡。色布騰巴勒珠爾。豐昇額。差侍衛賡音素等帶兵應援。殺退賊衆等語。所辦非是。賊衆敢於夜半來搶碉卡。實為可恨。色布騰巴勒珠

爾豐昇額望見。即應一面遣人前往。一面自帶兵丁接應。方為妥協。如日間與賊鏖戰。官兵在前。大臣督後。見賊來犯何處。隨即遣人接應。伊等相機指示。尚無不可。今晝夜聞警。而身在營盤。止遣人去。並不親往。伊等在營。只圖安逸。並不衝鋒接仗。可知。在色布騰巴勒珠爾之意。不過謂賊番投服。即可完事。今朕已令其來京。至豐昇額。前此諄諄叩懇前往。所為何事。或係隨從色布騰巴勒珠爾所為。並不帶兵前往。著豐昇額明白回奏。再此次所奏。雖與賊番數次交鋒。並無攻獲地方。亦未將賊番緊要地方。勦除一二。不過仍在東瑪等處支持。今阿桂已調南路。豐昇額又復如此軍營諸事。惟在溫福一人。務期堅持心志。斷不可存優柔之見。又諭曰。溫福等奏稱。逆酋僧格桑。或復求索諾木代為遣人投稟。自當不令進營。乘便加以檄諭。嚴切斥責等語。所見非是。索諾木敢於助兵抗拒。屢

與我兵接仗。金川之賊居多。是兩酋罪惡相同。而索諾木尤為可惡。不值復為傳檄詰責。且索諾木敢於頑梗跳梁。此時自不便招之使來。若差有齎稟之人。自當速為擒拏究治。豈可不令進營。聽其自返。而轉煩文告折辦。溫福所奏。實於事理未協。若索諾木復逞其詭狡。將南路未出官兵送回。并差人具稟到營。即當一併拘留。將所差賊目。嚴加刑訊。或即於軍營正法。或鎖械解京審辦。前此所降諭旨甚明。溫福等即當遵照辦理。○壬子。內閣翰林院。帶領新進士引見。得旨。新科進士一甲三名。金榜孫辰東。俞大猷。已經授職。平恕。李堯棟。沈孫璉。朱紱。潘曾起。茅元銘。裴謙。許兆椿。鄒炳泰。錢樾。李鎔。方煒。黃壽齡。莊通敏。張颺。揚蘇。青鰲。邱庭澄。王兆泰。朱攸。莫瞻。萊。張百齡。閔惇。大蕭。九成。圖敏。蔡廷舉。張家駒。彭元琬。王坦修。黎溢海。王福清。王汝嘉。胡敏。陳科。銷俱著改為翰林院庶吉士。鍾定邦。

景江錦顏培天鄭宗彝來起竣王基馮燦徐大榕羅正輝李世望吳貽桂陳大文金汝珪李靜淵黃永祺陳化龍袁鎬周鳳翔魏博沈文炳李陽械李堅閻泰和鐵保李融李承報周元良蔡大均俱著分部學習周崧曉施灝焦長發沈可培凌浩呂公滋杜鈞俱著以知縣即用餘俱著歸班銓選○是日起

上以夏至祭

地於

方澤齋戒三日○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溫福及桂林等奏兩路攻勦情形未能寸進甚為煩懣看來南路自甲爾木山梁失挫以來玩誤至今大約俟阿桂到後方可冀其另有振作至溫福一路因色布騰巴勒珠爾等在彼不能和協以致耽誤月餘經朕洞鑒其情秉公覈辦溫福此時自必倍加感奮努力向前或可望其得手如果相機覓間破其險要固屬甚善但恐溫福自念身膺重任責無可諉又

受朕格外成全之恩激切圖報督率將士奮勇直前不復稍為慎重甚至親冒矢石不自顧惜皆情事所必然冒險攻碉最為無益屢次降旨甚明若因此而諭以臨事持重又恐其心生退阻朕再四躊躇阿桂素屬曉事且曾在軍營歷練又熟悉溫福之為人福隆安久在朕前習聞前後諭旨深知朕心此等軍國重務不可不詳細熟計著傳諭福隆安阿桂彼此會同商酌如何方能動出萬全即速

具奏○吏部帶領分部學習之新進士引見得旨此次分部之額外主事顏培天來起竣徐大榕吳貽桂黃永祺李陽械李承報著派戶部學習鄭宗彝馮燦李世望李靜淵周鳳翔李堅周元良著派刑部學習餘著分派吏禮兵工四部學習○又帶領朝考入選未用之進士八人及擬取中書學正學錄之舉人等引見得旨李榮呂雲從宋鎔王照陸相吳俊章煦毛上矣汪日章宋枋遠毛鳳儀吳錫齡吳熊光王慶

長。張曾效。范來宗。馮培。程維岳。葉炎。沈恩湛。涂日煥。李荃。沈鳳輝。李照。沈清藻。李威。吳環。潘有為。朱縷。汪鏞。俱著以內閣中書用。劉景岳。羅萬選。常循。吳坦。陳木。張亮采。周鉉。翁樹棠。蔡必昌。謝登雋。俱著以學正學錄用。甲寅。諭軍機大臣等。索諾木頑梗難馴。留之必貽後患。且與僧格桑狼狽為奸。助兵拒戰。尤為罪魁。是乘便勦除。實有難於歇手之勢。阿桂在西路軍營。練習機宜。阿爾泰現署四川總督。軍務邊防。皆其專責。福隆安日在朕前。習聞朕計及久長之諭旨。並深知朕萬不得已之隱衷。著與阿爾泰。阿桂通盤籌畫。將辦理金川一事。悉心妥議密奏。又諭曰。桂林奏稱三雜谷情願出兵。隨同進剿小金川。自當聽溫福酌辦。至該處為進攻曾頭溝正路。距布朗郭宗及底木達不遠。其地係逆酋之父澤旺所居。且其妻亦曾潛往。自當一併勦除。屢經諭令阿桂分兵往辦。總因軍營之兵

不敷。分調而止。今既有此機會。而後調之陝甘兵三千。又已起程。現復催調哈國興迅赴西路軍營。或令哈國興。或令董天弼。即帶陝甘續到之兵。並督率三雜谷土兵。由曾頭溝一路。徑取布朗郭宗底木達。似為妥便。若果攻得此兩處。并擒澤旺及逆酋眷屬。於進剿機宜亦甚有益。著傳諭溫福。即速悉心籌畫。○調黑龍江副都統僧保。為吉林副都統。乙卯。夏至。祭

地於

方澤。

上親詣行禮。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丙辰。諭軍機大臣等

據富明安等奏。鄖陽府屬竹山縣地方。山中出有松石。請官為分別辦理。並將查獲偷挖民人黃天佑等。審擬照例發落等語。向來產礦山場。例應立法封禁。原以地方無藉之徒。易致招集滋事。不可不防其漸也。今楚省竹



山所產松石。事屬創始。將來禁止偷挖。及官為開採。自屬應行事宜。至民人等當科條未定之先。見山澤効珍。創取以為己利。其情尚屬可原。若一嚴行追究。殊非情理之平。著傳諭該督。令將嗣後應定規條。妥協經理。儻經明切申禁。而奸民輒敢違令偷挖。自當執法懲治。所有現獲之黃天佑等。俱著免其審擬發落。○又諭曰。袁守侗等。查辦錢度貪婪不法一案。審出錢度遇藩庫支放銀兩。每百兩扣平餘銀一錢七八分不等。計前後放過銀二千二百餘萬。共扣平四萬餘兩。其支放時係家人掌平。隨時帶進等語。錢度身為藩司。支放庫銀。竟敢扣平如許之多。可見天理難容。自然敗露。藩庫放銀。雖不經督撫抽驗。而積久扣剋。豈竟毫無見聞。滇省既有此等情弊。各直省藩司。恐亦難保其必無。著傳諭各督撫。將該省藩司如何支放。有無扣收餘平。及家人掌平之事。即行查明據實覆奏。毋得

稍有瞻徇諱飾。自干咎戾。將此遇有奏事之便。傳諭知之。○又諭。番地雖與雪山相近。然四五月間。尚有大雪。其為扎答無疑。溫福所奏邪不勝正之說。極是。此等邪術。不過欲使人怖畏。人若見而生怯。則其術愈逞。惟能處以鎮定。視之淡然。其技窮而法亦不靈。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也。溫福、阿桂當曉諭營中將士等。令其共知此意。至遇連陰積雨。官兵等單帳棲身。亦不可不加之體恤。若見伊等實有疲困情形。不妨酌加賞賚。或值伊等匱乏之時。口糧等項。并不妨暫從優給。以此鼓勵衆心。俾知歡欣鼓舞。於軍務亦為有益。果能撫恤士衆。為國之勞。朕從不稍存靳惜。況軍需備項。已撥至六百萬兩。支給亦無慮不敷。溫福等斷不可為慎重錢糧起見。惟知按例。不知體朕惠愛士卒之深心也。至兩路抗拒之賊。金川幫助者居多。每恃剗營為長技。幸而官兵善備。屢經奮勇殺退。但恐賊伺

我軍略懈。故智輒萌。若當久雨之時。更當嚴加防範。而火藥一項。尤屬要需。溫福、阿桂。務當豫飭將弁。留心防護。以期有備無患。○旌表守正捐軀之安徽宿州民間奉女閭氏。○丁巳。

孝恭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戊午。諭軍機大臣等。據文綬奏。奉到撥兵豫備之旨。已於陝省挑選兵二千名。甘省挑選兵三千名。並選派副將佛遜六十六。統領一切先期妥協備辦。俟川省咨到。即行起程。所辦甚好。著傳諭溫福、阿桂彼此熟商。約計何路需兵若干。一面速咨文綬。催令過程進發。一面奏聞。至現在南路所攻之僧格宗。西路所攻之美美卡等處。乃賊番必爭之險。且有金川幫兵在彼。悉力守拒。恐急切難以攻破。而地險徑仄。雖多集精兵。無可施展。若徒坐守玩日。實屬非計。朕意似當另覓金川捷徑。分兵往攻。或可乘其無備。奪取一二要

害。豫為進兵地步。於事當甚有益。即不然。亦可掣賊番之勢。索諾木聞官兵進攻。必將幫助小金川之兵。撤回自衛。我兵得伺其罅隙。相機進剿。自可易於得手。日前阿爾泰奏述宋元俊之言。有駕馭綽斯甲布。三雜谷發兵進攻金川。使盡徹幫兵。方可剿滅小金川。已遣李天佑等分頭前往調遣等語。是宋元俊等亦曾籌畫及此。昨據桂林等奏。三雜谷土司情願發兵効力。其地與曾頭溝一帶相近。已傳諭溫福等。如酌量可行。即檄哈國興、董天弼帶領陝甘兵前往。至綽斯甲布在金川之西。從前所列分路進攻金川單內。綽斯甲布原係一路。若選撥兵練數千。令宋元俊統領。并派能領兵之侍衛章京數員。同往綽斯甲布。令其助兵。作為嚮導前進。自當得力。溫福、阿桂於宋元俊帶兵起程後。即當彼此照會。聲息時通。仍各留心偵探。若見賊番露有撤退形迹。兩路各宜迅速進攻。毋稍延緩。小

金川賊衆不諳戰陣。若無金川相助。失所倚恃。則其勢弱。膽虛。易於潰破。此乃最要機會。溫福阿桂務當實力妥籌。互相照應。以期及早集事。○軍機大臣等議覆。陝甘總督文綬疏。稱前於內地商民呈墾新疆地畝案內。經大學士九卿等議。以商賈往來無定。或一時貪利呈墾。旋漸拋棄。於屯務難期實濟。請勅下該督會同新疆辦事大臣議奏。茲會同巴彥弼明山等議定。嗣後凡有商賈呈墾者。每戶給地三十畝。并給與農具籽種馬匹。六年升科。如力能多墾。取結給照。久遠管業。至不具呈請墾者。亦不得稍有抑勒等語。查臣等前議誠恐商賈往來無定。地方官拘泥從事。或有抑勒之處。請令該督等妥議具奏。今據稱現在商民呈墾具報成熟已十萬餘畝。是商民樂於承種。並分晰條例。嗣後未經呈墾者。概不勉強。洵於屯政有益。應如所奏辦理。從之。○吏部議准。湖廣總督富明安奏。稱湖

北隨州。良頑雜處。京山縣差務殷繁。漢川縣暨許黃鎮巡檢。民情淳樸。治理甚易。請將隨州。京山。改為繁難要缺。在外揀補。漢川許黃鎮巡檢。改為衝難中缺。歸部銓選。從之。○戶部議覆。浙江布政使王亶望疏。稱乍浦駐防兵米。向於嘉興等七縣徵收。解交理事同知支放。嗣以該廳管理不善。經部議改歸嘉興府經管在案。第該府缺衝事繁。兵米隨時收放。知府未便久駐其地。請令平湖縣就近經理。仍責成嘉興府督察等語。查乍浦兵米。前經臣部議改嘉興府經營。原以知府係方面大員。更覺慎重。亦恐該府事繁。請照杭州府管理杭州兵米之例。派員協辦。今據奏。該倉坐落平湖。請責成知縣就近收放。仍令該府隨時盤察。與臣部原議相符。應如所奏辦理。至稱兵米係隨漕並徵。除平湖縣應解米七千餘石外。尚需米一萬四千八百餘石。即於該縣漕米內改抵。並將嘉興等六縣應解兵

米改兌漕米。查漕糧兵米。固屬並重。但其間微有緩急。該省兵糧。向有借動別款米石。統俟額米徵齊日。按款補還。凡州縣開徵時。勢必將所徵米石。先儘漕糧兌運。續抵兵糧。果如所奏。數既加多。限亦較迫。一時並徵足數。恐誤運期。應請勅下該撫妥議具奏。再行辦理從之。○以荊州協領長祿。為荊州副都統。○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滎陽縣民袁仁德妻張氏。廣東揭陽縣民陳伯奉女陳氏。○已

上以秋獮木蘭。奉

皇太后自圓明園啟鑒。○諭朕此次巡幸木蘭。所有經過州縣地方。著加恩蠲免本年錢糧十分之三。○諭軍機大臣等。據吉夢熊奏報糧價單。麥價較上月減一錢。麪價減一文。而高粱則較上月增一錢。黑豆增一錢五分。所增之數。轉浮於所減。此乃奸商居奇壟斷。其居心甚為可惡。京畿今夏雨水調勻。麥收豐

稔。舖戶等見新麥入市方盛。其價不得不平。遂託言青黃不接。加增高粱黑豆之價。及至秋成之後。粱豆價落。又必稱麥漸賣完。復將麪價增長。此絀則彼贏。始終坐操長算。是雖遇豐年。徒供市儉。網取厚利。而輦轂居人終歲不得賤食之益。實為情理所難容。地方官豈可不查察懲治。但恐非吉夢熊一人所能專辦。著傳諭英廉留心體訪。如查有奸徒市販。擅利病民。即行嚴拏究處。並諭都察院堂官。轉飭五城御史一體查辦。並諭吉夢熊知之。○是日駐蹕南石槽行宮。庚申。戶部議覆署江蘇巡撫薩載疏稱。先據江蘇按察使胡季堂原奏。變賣上元江寧二縣獄田。劃買王文進入官地畝一摺。奉勅詳查覆奏。今查得各處獄田。均係山圩夾雜。硤瘠雖有一千二百餘畝。額租並無照收。不敷司監之用。近年田價增昂。據估值銀六千餘兩。至王文進入官田畝。係種稻平田。其契載田價俱屬近

年所置。無可另議增減等語。查胡季堂原奏蘇州獄田一項。遠在隔屬。徵解不便。兼硤瘠無獲。請變價抵買。王文進入官田畝。自屬酌量變通。以收實用。今既據該署撫分晰聲明。應如所奏。將上元江寧二縣原置獄田一千二百畝變價。於長洲元和二縣王文進入官田七百餘畝。劃買四百餘畝。委員徵解報銷。其從前獄田項下。民欠租息。並令該署撫確查應追應免。分別辦理從之。○是日駐蹕密雲縣行宮。○辛酉。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甫自西路調往南路。所有兩路兵力情形。皆得深知。更可與溫福通盤籌畫。每路需兵若干。即行檄知陝甘帶兵之員。分路趨赴。自尤妥速。至統計前後所調之陝甘兵。已一萬七千名。貴州兵八千名。合之川省所有兵練。不下六七萬餘。兵力不為不厚。此時攻勦小金川。已足敷用。但將來進勦金川。分路派撥。自屬多。多益善。現已諭文綬再行豫備陝甘兵五千。

名聽候調取。至西路軍營。現調哈國興迅往。隨同領隊。而南路軍營。令宋元俊分往綽斯甲布後。更無熟練之人。昨派往之副都統永平。雖為可信。但初至川省。於該處賊情地勢。未必即能明曉。著福隆安同阿桂於綠營副將叅遊內。或於派往之侍衛等官內。選擇諳悉風土形勢。量其是否堪勝領隊之任。通行選派數員。奏交阿桂酌量派用。又溫福等奏投誠之小金川喇嘛索諾木鄂特爾。供老喇嘛被小金川拘在美諾。不能受十八土司供養。情願投誠。現因有人看守。先令其到營求見等語。此事殊不足信。該處既有喇嘛九衆。因何止來一人。即使允其投誠。而老喇嘛等並不親來。恐係逆酋狡譎。令其探聽信息。必須嚴訊確供。並嚴密羈禁。毋任兔脫。若軍營現無可問之處。著溫福即派委幹弁。解赴熱河行在候訊。仍飭沿途小心防範。毋致稍有疎虞。○兵部奏准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

溫福等咨稱上年官兵進剿打仗有川北鎮戰兵黨貴據領兵遊擊查報陣亡。經造冊咨部在案。嗣有從小金川脫出。即係黨貴。應咨部辦理等語。查錯報陣亡。例無議處專條。請嗣後將呈報官革職留任。不行查明遽為具題之總督提督降一級留任。總兵官降二級留任。從之。○是日駐蹕要亭行宮。○壬戌。諭軍機大臣等。昨溫福等奏近日西路攻剿情形。似覺稍有起色。至南路自前番失挫之後。大約須俟阿桂到彼。方可望其振作有為。再籌進剿。看來僧格桑雖頑劣不法。究無能為其所恃者。不過金川賊衆相助。至索諾木詭詐百出。尤非僧格桑可比。即如前日送李朝林回營。所遞稟詞。稱寧祿等為小金川所得。因向僧格桑取回。領在噶拉依安頓之語。殊不足信。昨據溫福奏。擊獲小金川賊番阿塔爾。供稱南路有金川兵幫助打仗。擊過幾員官之語。是此事實係金川所為。更無疑義。此

必索諾木欲留此數人作質。希冀換回所拘熬茶之喇嘛。並思諉過小金川。復以取回留養。見其恭順。豫為將來官兵臨境。送還內地之人。乞降完事地步。其情尤為可惡。著傳諭溫福等。當知索諾木狡黠頑梗之罪。萬無可逭。我兵進攻時。即使逆酋窮蹙來投。並將寧祿等送還。亦斷不可為其所惑。稍存姑息。○又諭軍營入夏以來。雨水過多。官兵未免勞苦。現在西路進剿之兵。據溫福等奏稱。頗為出力。至南路為桂林耽誤月餘。未能攻剿。而兵丁等之疲乏則同。朕心深為軫念。著加恩將所有官兵各賞給一月錢糧。以示體恤。西路著溫福傳朕諭旨賞給。南路著福隆安同阿爾泰阿桂傳旨賞給。○又諭曰。福德泰。俄羅斯脫出之烏梁海。哈哈雅克圖。爾通塔塔哈三人來投。因令塔塔哈同章京圖什往接家口。交將軍車布登扎布將伊等安插之處。具奏遵辦等語。此等烏梁海。既苦俄羅斯差

煩投出。其意頗誠。彼原係章京圖什佐領下所屬。不必另辦。著寄諭車布登扎布。俟哈哈雅克到烏里雅蘇台。與博果勒人等一體附入烏爾圖納遜旗分安插。其中首先來投。應賞官爵者。酌量何職定議具奏。再哈哈雅克稱阿哈拉克齊布圖庫等。亦欲來歸。但未同來等語。從前布圖庫鄂木布果勒卓輝等。曾於投出後復行逃往。伊等畏罪不來。或因此故。但舍楞老章扎布。亦係獲罪逃往俄羅斯之人。去年投回。且封以官爵。伊等若聞知此信。自必來投。福德即作為已意。曉諭烏梁海等。令布圖庫等聞知。若果來投。即妥為安置。如其不來。亦聽其便。○是日。駐蹕兩間房行宮。○癸亥。諭曰。劉秉恬奏吏部將參領洋海咨送京堂。檢舉原駁未為平允一摺。所奏是滿員咨送京堂。朕原降諭旨。係指現任文職。後因承襲世職。改補武員。不兼原衙門行走者而言。並未令將緣事降調。僅補武職人員。

一例帶領引見也。吏部前於鑲藍旗咨送洋海到部時。因與原奉之旨不符。扣除議駁。辦理本未錯誤。該旗此次何以復將洋海咨送。恐其中不無別情。至吏部接據旗咨。並不查明原旨遵辦。轉以前次議駁為非。奏請檢舉更正。輒准洋海引見。亦屬非是。著吏部該旗。即行查明據實明白回奏。○是日。駐蹕常山峪行宮。○甲子。諭曰。湖廣總督富明安。歷任封疆。老成勤慎。方資倚畀。今聞偶患痰喘。遽爾溘逝。深為軫惻。著加贈太子太保。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桂林奏會同溫福等議賞土司緞疋一摺。在南路者。著交福隆安。同阿爾泰阿桂傳旨賞給。在西路者。交溫福等傳旨賞給。以示獎勵。○以江西巡撫海明為湖廣總督。山東布政使海成為江西巡撫。山東按察使國泰為山東布政使。山東運河道孫廷樞為山東按察使。○旌表守正捐軀之四川樂山縣民蕭



元高孫女蕭氏。是日駐蹕喀喇河屯行宮。  
○是月兩江總督高晉奏淮安府屬山陽鹽  
城二縣境內潤河一道淤淺較甚該府照依  
業食佃力之例派夫挑濬於四月十五日一  
律工竣又鳳陽府屬宿州境內之濉河為毛  
城鋪下游上年黃水漲溢濉河兩岸子堰汊  
刷殘缺兩岸之西流砂礮南北股河均有淤  
墊據道府勘稟工費浩大民力不濟經臣與  
撫臣裴宗錫札商酌用民力半給工價以資  
飯食所用工費即於歲修項下動支此外尚  
有淮北鹽河並彭家溝河道例應商捐辦理  
亦據運司詳派商人承辦臣與撫臣仍督飭  
各道府州留心體察不致草率報聞○江南  
河道總督吳嗣爵奏時屆夏至湖河水長不  
一黃河徐城誌樁現存長水五尺八寸下游  
外河老壩口誌樁連底水存一丈五尺四寸  
清口東西壩原留口門十二丈三月內展拆  
十丈五月十一日復續拆十五丈口門共寬

三十七丈據上游正陽關報淮水接續共長  
一丈八尺餘寸洪澤湖內每日亦長水一二  
寸臣隨於五月十六日親往查勘將西壩再  
加拆七丈東壩加拆八丈連前口門共寬五  
十二丈暢流東注歸海查近年以來黃強清  
弱易於倒灌今黃水未長之時洪澤湖水已  
加長二尺餘寸將來水有來源由清口暢達  
全力抵黃既免倒灌之虞而洪澤湖引河及  
運河俱得清水衝刷愈覺深通至山盱五滾  
壩石脊較低水面三寸八寸不等而封土甚  
高並未過水如將來湖水加長再將東西兩  
壩除應留基址外仍行啟拆以收其益得旨  
覽奏俱悉又批是不可惜費此所費者少也  
○福建水師提督黃仕簡奏臣於四月十一  
日出洋前往金門鎮南澳鎮銅山營次第巡  
歷校閱官兵技藝內弓箭以金門南澳二鎮  
為勝烏鎗藤牌惟南澳最優金門稍可銅山  
多未能齊捷緊湊至水陸操演金門南澳尚

屬嚴肅熟練。銅山俱甚參差。臣逐一指示。分別賞罰。至點驗軍裝器械戰船。俱堅固齊全。出洋舟師。並無偷安等事。臣彙覈金門。南澳二鎮營伍。多有進益。惟銅山實屬不及。該營叅將張天助。前經臣會同督臣豫保。今遽以陞任有期。急忽如此。未可稍為姑容。再署守備事。田德亦以離任在邇。玩忽從事。並難寬縱。除將該二員題叅革職。以昭炯戒。其弓馬生疎各弁。並請咨部斥革。得旨如此。實心辦理方是。○陝甘總督文綬奏。前督臣明山奏明陝甘軍械。除本屬完整。與尚可修理者。仍留備用外。其炸裂廢壞之物。銷毀變價。荷蒙俞允在案。今查估變冊開。熟鐵鎗刀等項。每觔估銀數分。生鐵礮位。每觔估銀數釐。緣此等非民間所用之物。故所值無多。但鎗礮刀刃等物。雖皆破爛。而本質可用。以之製造鎗礮。較荒鐵千觔。僅煉成淨鐵百餘觔。工料浩繁。現在陝西撫臣勒爾謹。擬請製造烏鎗一

千桿。查甘省所存烏鎗。亦屬無多。亦請添造一千桿。以備應用。與其採買荒鐵。不若由各營拆取。稱明觔兩。解送西安蘭州二處。製造烏鎗。實與戎行有益。得旨嘉獎。○又奏。臣前接軍機處議覆。伊犁將軍舒赫德奏。涼莊滿兵移駐烏魯木齊。請令叅贊大臣先期赴彼商辦。其領隊大臣起程。於經過涼莊時。在該處官兵內。選帶二三十員名。先赴烏魯木齊。以資督辦築城造房等事。在案。今西安滿兵移駐巴里坤。事同一例。懇恩准將巴里坤領隊大臣。於經過西安時。亦選帶官兵二三十員名前往。會同鎮道等督率辦理。更為有益。報聞。○貴州巡撫圖思德奏。臣遵查原派二起之副都統海蘭察等四員。於五月十三日夜抵黔省。據稱原派頭起侍衛鄂蘭患病。俟愈起程。是以二起先行回京。今海蘭察等於十六日由施秉縣途次。接奉諭旨。十八日戌刻。轉回貴州省城。至頭等侍衛鄂蘭因病未

來三等侍衛四員亦於是晚由滇到黔內侍  
衛庫伯亦患病不能同往至海蘭察額勒登  
布塞布騰綏庫長生保阿坦保利保住等七  
員於十九日即由黔入川馳驛分往報聞

寶錄卷九百九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九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十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銜內大臣稽察欽奉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副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巨履挂

總裁官延建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延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六月乙丑朔諭曰額森

特在軍營一切奮勇出力而攻取東瑪寨又因奮勇得傷著賞給副都統職銜○又諭曰溫福等奏攻克東瑪賊寨豐昇額馬彪調度頗協機宜俱著交部議敘在事侍衛將弁等亦皆奮勇立功並著查明咨部議敘其兵丁等量加賞賚以示鼓勵○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等帶兵冒突鎗石攻取東瑪官兵如此奮勉出力則色爾渠美美卡等處不久俱可攻克朕惟佇望捷音又據溫福奏富勒渾等

帶兵奪獲數碉。並據山絕頂。向下攻取木蘭壩。富勒渾著賞戴孔雀翎。仍俟攻得木蘭壩。加恩議敘。○又諭據阿桂奏三雜谷暨綽斯甲布皆願出兵助剿金川。現在查明籌辦等語。所見甚是。前已有旨。令由曾頭溝一路督率三雜谷土兵。直取底木達。布朗郭宗。擒拏澤旺。及逆酋之妻。以斷小金川後路。並諭令宋元俊。同侍衛等統兵赴綽斯甲布。率領該土司兵練。直剿金川。以掣賊酋之勢。阿桂尚未接奉前旨。而所奏適與朕合。但曾頭溝一路。因調哈國興赴川。令其順道帶兵。並令董天弼同辦。今思哈國興自滇入川。尚需時日。現在三雜谷既願出兵効力。機宜不容刻緩。著專派董天弼往彼統兵。董天弼於番地情形熟悉。且自去歲革職以來。在軍營尚知改悔奮勉。昨已加恩賞補副將。今現出有和邦額重慶鎮總兵員缺。即著董天弼補授。溫福可傳諭董天弼。益當實心感奮。剋期集事。以

贖前愆而勵後效。至宋元俊前往綽斯甲布之處。阿桂到軍營後。即與福隆安。阿爾泰。會同商酌。揀派侍衛章京。並酌選兵丁若干。令其迅速帶領馳往妥辦。庶幾出其不意。成功尤速。○又諭曰。溫福等奏三雜谷土司情願出兵。擬選派鎮將馳往。即由曾頭溝一路督率土兵攻剿。與朕前此所降諭旨相合。且據現獲賊番價格供稱。曾頭溝之人。先在美美卡防守。今又調到雅爾桑山梁。是曾頭溝現在空虛。尤為極好機會。其帶兵之人。前已迅調哈國興赴川。同董天弼辦理。因思哈國興自滇起程。長途不免稍需時日。董天弼於番地番情。最為熟悉。帶兵自更得力。因加恩將伊補授總兵。令其由曾頭溝督率三雜谷土兵進剿。董天弼接奉恩旨。自必倍加感激。激勇往至所需。陝甘兵三千名。前據文綬奏。甘省營兵。於五月初七日起程。勒爾謹奏。到陝省營兵。於五月十六日起程。現已諭催帶兵之

總兵李雲標。過程前赴西路軍營。聽候派用。著溫福行知。董天弼於何處暫駐。候陝甘兵到。帶同進剿。即一面檄知李雲標。令其迅赴指定處所。隨同董天弼前往。勿致參差遲誤。至董天弼。既令帶兵。其資哩至卧龍關一帶卡巡。及催督糧運軍臺。均關緊要。現在難得幹練之員。看來維州協副將五福在川亦久。似可委其代辦。若溫福所知有勝於五福者。即行派辦亦可。至豐昇額。平日實心勇往。朕所深知。因其尚欠閱歷。臨事未能明練。是以不欲其獨當一面。今此次攻取東瑪。調度合宜。即令分路統兵。可以勝任。且有馬彪等在彼協助。豐昇額不必回至溫福大營。至哈國興到川。亦須令其同董天弼共取底木達。布朗郭宗。毋庸再為更調。○是日。駐蹕避暑山莊。至八月丁丑。皆如之。○丙寅。廣西巡撫覺羅永德奏。人子服官迎養。本不當區分遠近。徒徇私情。乃實有親老不能跋涉長途。或初

任親年未老。迨後任遠方。難以往就。朝廷錫類推恩。皆准改補近省。但在部銓選人員。例得豫為呈明。若在任推陞人員。得缺請改。保無有藉端規避者。請嗣後外省俸滿保舉人員。如有親老。即於引見後。赴部呈明存案。俟陞用時。部臣代掣近省。或有在任應陞。亦准其豫詳督撫咨部辦理。如掣缺後。不准再行呈改。違者。照官員規避之例。議處得旨。所奏是。該部知道。○丁卯。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西華縣民李新女李氏。睢州民馬憲女馬氏。○戊辰。工部議准。署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疏稱。山東各處泉源。運道攸關。自宜修治。俾水泉常旺。以資浮送。請將泰安等州縣泉夫。協挑運河扣銀雇價內。每日給銀六分。照額募鄉夫。改給五分之例。酌減一分。以資修砌泉池之用。從之。○己巳。諭軍機大臣等。據達翎阿奏。磚河地方有小船一隻。形跡可疑。守兵協同滄州捕役盤詰。該犯等各持兇器拒

捕傷差。當經全行拏獲。搜出批稟二張。訊係江南差役緝拏淮關被刦盜案。並訊有中途獲賊將贓俵分花用各情節一摺。殊屬不成事體。捕役獲犯分贓。乃其長技。無足為異。但果係江南僉差緝犯。給有文票。當磚河兵役盤詰時。何難明白告知。出批給驗。豈有輒行拒捕之理。况隣省捕役領票緝犯。其沿途經由州縣。均須挂號。挨次查覈。其是非難立辨。或係匪犯捏造批票。假託官差。抑係直省兵役。不察虛實。冒昧查拏。致滋事釁。均不可不徹底根究。即便實係官人奉差。而逞強拒傷兵役。其恃符生事可知。亦宜嚴示懲儆。著周元理。即將此案秉公嚴鞫。務得確情。分別定擬具奏。勿因有直省兵役在內。稍存偏護之見。則大不可。將此傳諭知之。尋奏臣於未奉旨之前。准天津鎮臣達翎阿札會。即飭行臬司將各犯及直省兵役解省審辦。茲奉旨勅審。現又催提。不日解到。即督同臬司嚴究。

斷不敢顛預了事。致有枉縱。得旨是不可偏護。秉公嚴審可也。又諭曰。福隆安奏請留在軍營辦事。斷乎不可。前諭福隆安於查審桂林一案。完畢起程。務於七月二十日內外到熱河。因朕前辦事需人。且土爾扈特入覲。必須親近大臣照料。福隆安不可不早至行在。何必復為此奏。福隆安在朕前日聆訓。諭較之現在軍營諸人。尤為真切。自能善體朕意。實力籌辦。但於統兵之事。非所素習。何必留駐領兵。方為出力。○庚午。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據舒赫德奏稱。淘金奎屯河。與巴木巴爾等處游牧相近。且一百二十名兵。每年淘得之金。較種地所收糧食。迥少。可否將奎屯。呼圖畢河二處淘金之兵。全行撤回之處。請旨等語。此項兵丁。原為屯田而設。伊等既不善於淘金。且轉誤屯田正事。今既試淘不利。自應全行撤回。

仍令屯田。但金乃天地自然之利。果所產豐盛。聽民淘取。官於十倍之內。或抽一二分。於事尚屬有益。若出產減少。任民淘取。加以管束。不免生事。莫如嚴禁。緊不准淘。有私淘者。一經拏獲。盡行入官。著傳諭舒赫德。巴圖濟爾。噶勒索諾木。策凌。巴彥弼等。將現在奎屯。呼圖畢河。淘金兵撤回。仍令屯田外。此二處所產之金。或應令民人淘取。官為抽分。或應嚴禁。不准淘取之處。伊等妥議具奏。惟計於事有益。不得見利而貽害也。○辛未。命兵部侍郎覺羅奉寬。內閣學士莊存與。教習庶吉士。○以故湖廣永順府屬下崗土把總向梁佐。子正陽革職。雲南車里土司刀紹文。子維屏。各襲職。○壬申。諭昨歲進勦小金川以來。一切軍行儲備。俱支官帑。絲毫不累閭閻。而糧運轉輸。不無稍資民力。今春曾降旨。將官兵經過之各州縣。所有本年錢糧。先行緩徵。俟凱旋後。分別等第加恩。今兩路軍營。現在分

兵進討。務為擣穴擒渠之計。小民轉運兵糧。頗為急公出力。若於軍務告嚴後。始行加恩。未免尚需時日。朕心深為軫念。著阿爾泰。查照前此平定金川之例。即行查明酌定等第。具摺奏聞。分別蠲免。其蠲剩緩徵之項。並予展限。俾編氓早霑實惠。副朕獎勞優卹至意。○諭軍機大臣等。宋元俊奏。駕馭各土司。所見頗為合理。是以前據阿桂等奏。綽斯甲布情願出兵助力。即諭宋元俊帶兵前往。督率綽斯甲布土兵進勦。其三雜谷願出兵二千五百名。隨勦底木達。布朗郭宗。亦諭令董天弼帶兵往勦矣。但至今並無進兵實信。乃稱請調湖南湖北近山營分之兵。再於山西甘肅兵內。撥給數千。共得二萬之數。分路進攻等語。未免過涉張皇。現在由綽斯甲布進攻。原係牽制金川之勢。使其掣兵自衛。以便乘間攻取小金川。俟小金川平定後。再併力會勦金川。此時難以兼辦也。且計節次調赴川



省之兵。貴州已有八千。陝甘已一萬七千。加以豫備之五千。覈計共及三萬。合之本省綠營。及土兵之數。不為不多。況番地跬步皆山。調往之兵。跋涉不易。至於險隘處所。反徑單行。雖多兵亦無從施展。而所云七月內齊集軍營之說。更恐遠道不能如期全至。著傳諭福隆安。會同阿爾泰。阿桂。將該處情形通盤籌畫。並問宋元俊。詳悉覈計。是否必須添兵接濟。覈實酌議。以期萬妥。又前此金川用兵。共調兵六萬二千五百餘名。計覈銷銀七十二萬七千餘兩。現在軍營約存軍需銀三百五十餘萬。自當敷用。如將來尚須添撥。亦即據實先行奏聞。以便籌辦。○又諭前因湖廣兵丁悞弱。是以川省進剿之兵。未經派及。今據總兵宋元俊奏。請添調湖南湖北近山兵丁。於七月內到營。分路進剿。現諭福隆安會同阿爾泰。阿桂。酌量定議。如果尚需添撥。一面奏聞。一面即行咨調。著傳諭總督海明

於湖北湖南兩省近山各營內。遴選勇銳兵丁五千。將應帶火藥器械等項。一併豫備。並揀派帶兵大員將弁等。聽候川省咨到。迅速起程。此時海明如未到任。陳輝祖現署督篆。即令遵旨妥協辦理。○又諭曰。總兵宋元俊。看來尚能辦事。且熟悉番地情形。伊亦尚有心奮勉。若用之有方。可期得力。但其人似乎狡猾好事。究難深信。若使過於得志。難保其不滋驕縱。務須留心駕馭。方為有益。著寄信阿桂。惟當量能取力。勿令知覺。留心鈐束。○癸酉。諭曰。溫福等奏。分撥官兵。奪取賊番石卡。都司袁國璉。首先奮勇。受傷陣亡。甚屬可憫。著交部議卹。仍將此次打仗陣亡受傷兵練。查明造冊送部。照例議卹。○諭軍機大臣等。溫福奏到。脫出沃克什番民供單內。章喀爾供稱。僧格桑聞官兵占住瑪爾迪克山梁。恐力量堵禦不住。差人往金川求助。派兵合同抵拒。如不能衝動。瑪爾迪克官兵。就從阿

喀木雅溝內繞出。截斷官兵後路。而羅布藏供亦稱僧格桑分付衆頭人說。策布丹是最緊要隘口。斷失不得。已遣頭人往金川借兵。若能截得官兵後路更好等語。此事甚有關係。我兵方銳意進攻。後路未能準備嚴密。萬一稍有疎虞。則瑪爾迪克一路甚為可慮。溫福此時務須實力籌畫。分派嚴防。以杜賊人妄想。或並於後路要隘設伏豫備。若有賊至。即奮力殲擊。使賊衆喪膽。不敢復萌窺伺。方為妥善。至瑪爾迪克山梁。富勒渾等在彼攻打。兵力尚不免單弱。今僧格桑既往金川求助。設果更添賊衆。此山梁不可不用兵合擊。查閱圖內。現在牛天昇攻得大木柵。及第二木柵。此下五卡。亦俱為官兵據守。所餘西面一帶卡柵。未得者止有七處。似可以次攻取。此時若已全行攻克固善。即或尚存數卡未攻。俱相近官兵防守之地。無難照料。或竟令牛天昇移兵往瑪爾迪克幫助富勒渾。使官

兵聲勢愈壯。勦禦更為得力。若能攻得瑪爾迪克賊寨。則分路進攻木蘭壩。及沃克什舊寨。勢皆自上而下。賊自難於支拒。較他路似稍有力。此就溫福奏到之圖約計如此。其是否可行。著溫福按該處實在情形。妥酌為之。再官兵攻一碉卡。動輒經時。殊為非計。因思賊人卡柵。俱臨時設以抗拒。必不能各處俱有屯積。及豫為汲飲之資。自不得不仗他處運糧送水。若能斷其糧路水路。使守卡之賊飲食匱乏。自必疲勞潰散。較之用力攻碉。不啻事半功倍。即云碉卡多據隘口。我兵祇攻其前。難以繞出其後。然圖中所繪碉卡。予立無依者頗不少。其四面必有一路可通糧水。縱使仄徑單微。賊能往我亦能往。或憑高設卡瞭望。用鎗遙擊。斷其行縱。賊計復將安逞。著溫福留心酌量妥辦。又另摺奏籌辦曾頭溝進勦。令董天弼帶兵之處。所辦甚好。與朕前降諭旨相符。至董天弼接辦巡查資哩至

巴朗拉一帶糧運事宜。雖亦關係緊要。但得一精細勤妥之人。即可勝任。著溫福照前旨酌量妥辦。○又諭曰。溫福等奏攻克色爾渠後。仍須攻取美美寨。始可抵沃克什舊寨。今若先攻美美寨。絕其水道。自屬易取。亦係用兵之計。他寨如有似此應行絕水之處。亦照此絕其汲飲。方為有益。著溫福等酌量籌辦。○又諭兩金川賊番所用火藥。得自何處。何以竟不缺乏。若番地所產硝磺。自難禁其陸續配製。設使仰藉外來購買。現在征勦緊要之時。更應嚴禁漏洩。著傳諭阿爾泰嚴飭所屬。於沿邊通番關隘。實力盤詰巡查。毋許絲毫透漏。仍將番地因何得有火藥緣由。據實速奏。○以貴州定廣協副將富紳為陝西延綏鎮總兵。廣東督標中軍副將惟一為山東兗州鎮總兵。○以甘肅肅州鎮總兵俞金鰲。巴里坤總兵法靈阿對調。○甲戌。諭曰。德雲著調補巴里坤領隊大臣。明山著加恩補放。

副都統作為烏魯木齊領隊大臣。與巴彥弼一同管理屯田事務。索諾木策凌著總理烏魯木齊巴里坤事務。現在巴里坤建造城垣。並滿兵房屋。事務繁多。在在需人。德雲暫時不能前往。其未到之前。著明山先行前往照料辦理。○旌表守正捐軀之山東曹縣民王同一妻張氏。河南唐縣民張盧妻曲氏。○乙亥。上詣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據圖思德奏。陝省解到改遣安置軍犯官子海馬如芳。在配脫逃。業經照例咨緝。今據該縣等報稱。官子海馬如芳二犯。於三月初一日。逃至四川。均被敘永廳盤獲。現准關查鈔送。應聽川省辦理等語。遣犯脫逃。隣省原有協緝之責。一經拏獲。即應隨時具摺奏聞。今川省盤獲貴州逃犯。已逾三月。並未見其奏到。可見桂林在彼。一味耽飲貪安。於軍營要務。既致坐失機宜。即一切照例應奏事件。亦概行沉擱。

其廢弛亦出情理之外。此等雖係尋常案件。然亦不可因有軍務遂置之不辦。著傳諭阿爾泰將官子海等。被敕永廳盤獲日期緣由。並現准黔省咨送該犯。即行定罪。並原案曾否審訊辦理。即行查明附摺覆奏。○丙子。諭軍機大臣等。手敏中奏。戶部議據內務府行文給發免納猪稅執照一案。請分別議處。著賠之處。自應如此辦理。已降旨將原辦之司員嚴加議處矣。此案內務府承辦之員。大有情弊。非該管大臣所能查辦。近年猪口等價。雖較從前稍昂。而官買定值。與市價即不甚相懸。且以官發之紋銀庫平。比之民間通行平色。交易已屬便宜。即內務府原奏。請免兩翼之稅。已屬非是。至隨團購辦猪肉。內務府既為酌增價值。又復量予幫貼。更不至於賠累。乃竟藉有兩翼免稅之語。欲將各處稅銀概行免納。實屬有心朦混。且朕現駐熱河。只應就近購辦。何必遠赴八溝。而內管領立桂

又令猪牙自行前往採買。種種情節。均屬可疑。況執照一落市儈之手。勢必串通奸商。任意多買。包攬影射。又將何所不至。看來此案弊病甚多。不可不徹底根究。著交留京辦事王大臣。會同英廉嚴行查訊。務得確情。據實覆奏。英廉即係內務府大臣。倘敢稍存偏向。致案不盡不實。惟於英廉是問。○又諭曰。長清前以擢用總兵。來京陛見。看其舉動頗染綠營習氣。局面亦不甚開展。因諭李湖留心察看。據奏該員在任辦事。迹涉市恩。不知大體。難勝專閫之寄。是以降旨令其來京。但念長清前在軍營。尚知黽勉。著加恩發往四川。以叅將用。即隨溫福軍營。聽候差遣。委用。以觀後效。○戶部議覆陝甘總督文綬疏稱。遵旨酌議收捐監糧條例。每俊秀一名。肅州二屬。照原定捐額。收糧五十石。安西府屬。及哈密巴里坤等處。收糧四十石。其中有由廩增附生。捐數照例遞減。至應收糧色。安西定以

米麥哈密等處定以小麥豌豆均令各半收捐。所有應給生俊實收。由司豫頒加鈐本官印信。隨捐隨給。臣部查所定收捐糧數。與從前額穀相符。糧石亦係上色堪貯。至由廩增附生報捐者。糧數遞減。及印信實收各事宜。均係向定章程。應如所奏辦理。至每捐監一名。收公費銀四兩。監糧一石。收倉費銀四分。現在各處。如舊無倉廩。及有而不敷存貯者。照例估建。所需銀兩。先於司庫借動。以所收倉費歸款。臣部查亦係向例。准其照數收借。又臣等原駁監糧出易一款。據奏安西肅州。照內地之例。於春月借作農民籽種。巴里坤。烏魯木齊等處。或借放籽種。或支發兵糧。以額收屯糧還款。查監糧增多。自應酌籌出易。以免紅朽。應如所奏。嗣後借作籽種者。照例秋後免息徵還。若抵支兵糧。即以額徵屯糧還款。至臣等原議收捐時。如何冊報稽察。及責成該督歲底奏報一款。據稱嗣後收捐。應

令商賈將所交糧色數目具結。令經收各官隨時報明捐監幾名。收糧若干。聽候各上司親查。仍於月報單內聲明共計若干。聽候該上司歲底通查具結。由督臣覈實入奏。臣部查新疆收捐監糧。計垂長久。稽查之法。不厭周詳。該督所定各事宜。均屬慎重周密。應如所奏辦理。至哈密巴里坤等處。距省較遠。若無大員稽查。尚恐疎漏。應請將現在安西道移駐巴里坤。改為屯田糧務兵備道。即將所收監糧。責成該道經管。再捐生赴部換照。例按該省造到捐冊覈對。前此內地造冊遲延。致彼守候。此次新疆捐冊。應令該督嚴飭各員。按季送部。毋致叅處。從之。○丁丑諭曰。惠世溥於上年來京。陛見。詢以在任可親赴教場操演。伊稱每次皆親赴教場。而其辭游移。因諭李侍堯查察。覆稱該鎮實未親赴教場。似此虛詞欺飾。豈堪復膺專閫。是以降旨令其解任。並著明白回奏。今據奏到。亦自認欺。

誦。則其在朕前妄奏。竟思逞口給以飾其廢弛。居心殊為巧偽。兵部議以革職。實屬罪所應得。但該員年力尚壯。若竟予以罷斥。轉得優游自適。著賞給叅將銜。令其前赴四川軍營。自備資斧。効力贖罪。聽溫福差遣委用。該部行文飭知該員。不必來京。即於中途取道。速往川省。仍著溫福留心察其能否感悔奮勉。抑仍怙過涉欺。遇便覆奏。○補蠲甘肅皋蘭。紅水縣丞。循化廳。金縣。河州。狄道。靖遠。安定。會寧。平涼。涇州。靜寧。隆德。固原。鹽茶廳。華亭。環縣。張掖。山丹。東樂縣丞。武威。永昌。鎮番。古浪。平番等。二十五廳州縣。乾隆三十六年分旱災。正耗銀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兩。糧二萬六千九百四十石有奇。○予巡海遭風淹斃蘇松鎮標把總董啟麟。兵金洪義等賞卹如例。○戊寅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己卯。署河東

河道總督姚立德奏。山東運河一千二百餘里。東有汶。泗。府泲等河。西有沙。趙。漳。衛等河。每遇水發。運河即有難容之勢。已飭廳營汛。開各員。重運過後。即起除閘板。通漕各閘。月河一律開放。將來運河水長。暢達下注。又南旺以南。兩岸湖地。東高西下。應將南陽下游十八水口。十四單閘開放。俾東岸獨山湖穿入西岸之昭陽湖。下達微山湖。由韓莊湖口開壩宣洩。先期騰空。各湖容納汎水。又馬場湖。本受泗。府。泲。三河之水。今重運已過。不需湖水接濟。自應節減來源。照例堵築黑風口涵洞。使泗水不入。則專受府泲之水。可免泛溢。又南旺湖。地居上游。每遇汶水長發。由常鳴等八斗門灌入。本年頭進船至。開放涵洞宣洩。所存底水無多。對岸蜀山湖。水浮餘。應仍開利運等閘。洩入。裒多益寡。足資容納。至南旺以北。向有戴廟各等處閘壩。汎水分道入海。隨長隨消。此外尚有臨清板閘以北。係

汶衛交會之區。汶弱衛強。每虞倒灌。停淤稽阻。該處有雞嘴草壩。已飭廳鑲修高厚。藉束汶流。以敵衛水。頗為得力。臣因赴豫防汎。將應辦事宜。責成運河道孫廷槐遵辦。并飭將水勢長落查明稟報。得旨所見甚合。疏洩機宜。但孫廷槐已用山東按察。況新任不能辦理。應留秋汎。且新任到亦可隨彼學習。至按察印務。自有人署理也。有旨諭部。諭據姚立德奏。豫籌河湖蓄洩修防一摺。所見甚合。疏洩機宜。但摺內稱。現因赴豫防汎。將應辦事宜。責成孫廷槐遵辦等語。孫廷槐已用為山東按察使。其運河道員缺。令陳繩祖補授。但河防事宜。非新任人員所能諳習。孫廷槐著仍在濟寧一帶。留防伏秋二汎。俟事畢再赴省接受臬篆。則河務既不致遽易生手。即陳繩祖到任。亦可隨同學習。其山東按察使印務。著該撫徐績於道員內酌揀一員。奏聞暫行署理。○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

等奏查征兵向例。皆有餘丁。以供樵汲。黔兵向在滇省出征。照滇省例給與馱載。不帶餘丁。及至由滇赴川。所有軍裝口糧等項。征兵不能兼顧。而川省軍需局。又未將應照何例查明酌辦。臣等飭查未覆。彼時因進兵緊急。酌議每兵百名。給長夫四十名。以濟急需。嗣據軍需局詳稱。舊例並無隨營長夫。綠營官兵每二名。折給馱馬鞍。雇銀八兩六錢零。雇夫背運。臣等以既有折銀之例。黔兵至成都時。即應按例給發。俾其內地雇夫。今於大兵深入之後。令在番地雇用。其勢難行。且陝甘兵既給馱載。餘丁而黔兵獨無。亦覺偏枯。又經飭局再議。據稟稱。黔兵既無餘丁。應照黔省出師例。按餘丁數目。每兵百名。給長夫三十名。近據道員查禮稟稱。奉有桂林札。隨營長夫。究須全徵。是長夫一項。忽給忽停。承辦之員。礙難辦理。得旨軍機大臣等速議具奏。尋議。川省節次調到黔兵。既未帶有餘丁。節



經溫福飭議該局屢易其說致軍營無所適從實屬經理不善但現在黔兵隨營進剿運送薪水事事需人既給長夫自不便徹臣等酌議該省軍需局所議照黔省出師例按餘丁數目每兵百名給長夫三十名之處尚屬平允自應仍行給與從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十一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應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主事稽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應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六月庚辰諭前因吏部

辦理文職改襲世職人員准其引見記名以京堂補用一案誤將降調離任之洋海率准旗咨引見降旨交部查辦旋據該部議將緣事襲職人員概令毋庸辦理今程景伊因帶領引見人員前來熱河召見詢及此事據奏尚有丁憂離任承襲世職之員與緣事者似覺有間吏部因原奏內未經議及不敢冒昧覈辦等語此等丁憂離任後襲職人員有因所襲品秩大於文職例不復補原官者本身

並無過犯。與緣事降革者不同。即在前旨應辦之列。該部亦欲扣除不辦。又屬過於拘泥。第其中有丁憂服闋引見特旨改用旗員者。原因其人不勝文職。即與旗員由外任文武回京改用旗職者無異。自不便濫行列入。將此詳諭吏部知之。○又諭曰。富勒渾自抵軍營。奪碉殺賊。諸凡奮勉。今忽病故。深堪軫惜。著照烏三泰之例。加恩議卹。仍俟伊子服滿之日。帶領引見。○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於南北兩山打仗。雖俱擊敗賊番。奪獲碉卡。並未攻克美美卡。木蘭壩。前至沃克什舊寨。朕深為煩悶。佇望伊等捷音。溫福豐昇額惟當鼓勵官兵。速圖攻取。直擣賊酋巢穴。再賊番敢於常出侵擾。擊敗時又復進卡死守。殊為奸猾可恨。必係索諾木所派賊番。暗助小金川。朕從前寬其洗滅。准其投誠。仍得安居本地。原屬施恩格外。今索諾木並不感恩。反敢協助小金川。抗拒天朝。愈為可恨。斷不可

復加寬宥。著傳諭溫福等。務須擒獲僧格桑。索諾木。始可完事。脫漏一人。亦不可謂之藏事。溫福阿桂加意勉之。再溫福等將起異出力之都司馬詔蛟。辛大勇。賞戴孔雀翎。委署土都司。巴勒達爾吉日朋。委署土守備。穆塔爾。賞戴藍翎。深得鼓勵官兵之道。嗣後有似此起衆出力者。即一體賞戴。再官兵奪取碉卡。亦俱盡力。著溫福豐昇額將陣亡受傷及出力人員。查明造冊。送部議叙。○戶部議准。

江蘇巡撫薩載疏稱。靖江縣瀕江。埭田十頃二十八畝。新漲田三頃四十八畝零。請照例分別豁免升科。從之。○又議准廣西巡撫覺羅永德疏稱。恭城縣屬回頭山。山斗岡二廠。先據調任巡撫陳輝祖。以該二廠年久沙盡。題請封閉。其附近之茅塘。石口子壠。及潭江銅砂子壠。仍留採辦。茲查石口廠。每煉毛銅百觔。需砂六百五十觔。鎔淨銅五十五觔。潭江壠。每煉毛銅百觔。需砂六百觔。鎔淨銅七

十觔統計二廠鑄淨銅百觔。覈資本銀一錢三分零。每銅百觔抽課二十觔。餘銅照例官買一半。每百觔給價十三兩。其餘一半聽商運賣歸本。將抽獲二分課銅並收買一半餘銅照例加耗解供鼓鑄。至運價自廠至省。每百觔水陸給銀四錢。請照例支銷。再各廠工費除潭江壠應歸入包蛋廠開銷。俟查明定議。至石口廠巡攔書記及恭城縣經管廠務。每年請酌給一半公費銀三十兩等語。臣部查與回頭山等廠成例均屬相符。應如所題辦理。從之。予出師遭風淹斃海壇鎮右營把總曾元龍兵詹榮等賞卹如例。豁除貴州施秉縣衝坍地畝。兼賑被水災民。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固始縣民王以祿妻曾氏。辛巳。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曰將軍恒祿為人敬慎。宣力有年。茲聞溘逝。深為軫惻。著加恩賞銀

五百兩。辦理喪事。仍交該衙門照鎮國公例辦理。○又諭曰增海著調補盛京將軍。增海所遺黑龍江將軍員缺著傅玉調補。傅玉所遺江寧將軍員缺著拜凌阿補授。拜凌阿所遺貴州提督員缺著李煦補授。李煦現在四川軍營。而拜凌阿又署理古州總兵事務。古州亦屬緊要。著拜凌阿暫且不必前赴新任。仍在貴州提督任內。署理古州總兵事務。俟李煦到任時。拜凌阿再赴江寧。拜凌阿未到任以前。將軍印務著高晉暫署。傅玉著來行在請訓後。再赴新任。○諭軍機大臣等李煦在川省軍營頗為出力。今拜凌阿陞授江寧將軍。即用李煦為貴州提督。俟軍務告竣。再赴新任。著溫福傳諭該提督俾益知感奮。自勵。至古州總兵員缺著溫福阿桂於川省軍營之貴州副將內查明出力人員。堪勝總兵者。即行奏聞。候朕酌量補放。以江南河標副將吳淪元為貴州鎮遠鎮總兵。壬午。諭

據李瀚奏請停編審造冊一摺。所見甚是。已批交該部議奏矣。第思編審人丁舊例原因生齒繁滋。恐有漏戶避差之弊。是以每屆五年查編造冊。以備考覈。今丁銀既皆攤入地糧。而滋生人戶。又欽遵康熙五十二年

皇祖恩旨。永不加賦。則五年編審。不過沿襲虛文。無裨實政。況各省民穀細數。俱經該督撫於年底專摺奏報。戶部覈實具題。付之史館紀載。是戶口之歲增繁盛。俱可按籍而稽。更無藉五年一次之另行查辦。徒滋紛擾。此摺毋庸交議。嗣後編審之例。著永行停止。將此通諭各督撫知之。○又諭。日。表曰。修奏。驗收永定河工程一摺。併陳近水居民與水爭地之弊。據稱淀泊本所以瀦水。乃水退一尺。則占耕一尺。既報升科。即呈請築埝。有司見不及遠。以為糧地自當防護。隄埝直插水中。被淹更甚。請勅所司於一切淀泊。毋許報墾升科。並不得橫加隄埝等語。所見甚是。淀泊利

在寬深。其旁間有淤地。不過水小時偶然涸

出。水至仍當讓之於水。方足以暢蕩漾而資瀦蓄。非若江海沙洲。東坍西漲。聽民循例報墾者可比。乃瀕水愚民。惟貪淤地之肥潤。占墾效尤。不知所占之地日益增。則蓄水之區日益減。每遇潦漲。水無所容。甚至漫溢為患。在閭閻獲利有限。而於河務關係非輕。其利害大小較然可見。是以屢經降旨飭諭。冀有司實力辦理。今表曰。修既有此奏。是地方前此奉行。不過具文塞責。且不獨直隸為然也。即浙江之西湖葑地。居民占者亦多。向日雖曾申禁。恐與直隸之玩忽大畧相同。而他省濱臨河湖地面。類此者諒亦不少。此等占墾升科之地。一望可知。存其已往。杜其將來。無難力為防遏。何漫不經意若此。著通諭各督撫。凡有此等瀕水地面。除已墾者姑免追禁外。嗣後務須明切曉諭。毋許復行占耕。違者治罪。若仍不實心經理。一經發覺。惟該督撫

是問。○癸未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調鑲紅旗漢軍副都統書景阿為成都副都統。○予巡海遭風淹斃浙江玉環左營千總鄭茂。兵羅得順等賞卹如例。○甲申。諭曰。文綬著調補四川總督。其陝甘總督員缺著海明調補。阿爾泰著署理湖廣總督。文綬著即馳驛赴四川新任。阿爾泰俟文綬到日。再赴湖廣總督之任。海明未到陝甘之前。總督印務著勒爾謹前往署理。其陝西巡撫印務著畢沅暫行護理。○又諭據三寶參奏武進士以營守備用之王丹來於地方官率眾步行求雨之際。乃敢騎馬直衝。復逞兇刀扎縣役師永興。因傷斃命。殊干法紀。請將王丹來革職嚴審等語。王丹來著革職。交該撫即行嚴審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三寶參奏武進士以營守備用之王丹來恃紳逞兇一摺。已經降旨。

將王丹來革職交審矣。該犯於地方官率眾步禱之時。騎馬直衝。已屬目無官長。及經喝阻。輒復逞兇。扎死縣役。其恃紳藐法。情罪尤為可惡。著傳諭三寶。即將王丹來嚴行審訊。按律定擬。仍即趕入本年秋審情實。將此諭令知之。○又諭據內務府奏。本月十七日。銀庫郎中興敏等。到庫放銀。查出平就應發工料銀一萬一千兩。原裝十一袋。內失去一袋。隨即到庫查看蹤跡。現在訪查。請交留京辦事王大臣會同查審等語。內庫禁地嚴密。閑雜人等。難於混入。斷非外來之賊。所能偷竊。自不離乎看守值宿之護軍等。且雍正年間。既有護軍等配匙竊銀舊案。而檢落鎖拋各情節。又似故裝外賊行徑。以掩其乘間潛竊之跡。種種甚屬可疑。至匪徒攫取庫銀至千兩之多。必不能不稍露形跡。英廉現署提督。無難選派番役嚴密緝訪。斷無不即敗露之理。此案著交留京辦事王大臣會同英廉將

應行究訊之人。拘提到案。嚴切查審。務得正賊真贓。迅速具奏。原摺並寄閱看。○欽差尚書公福隆安奏。臣馳抵卡了軍營。傳集桂林汪騰龍。王萬邦等。隔別研訊。先將阿爾泰宋元俊。參奏桂林乖張捏飾各款。逐一訊問。據桂林供。攻取達烏。並未傷損六百餘人。至墨龍溝失事一節。因傷亡及迷失官兵數目。不及詳查。是以於摺內聲明另行咨部。軍營內遇有會議。都統提督等偶爾留飯。並無歡飲之事。南路買賣稀少。酌量購買食物。從內地送至軍營。給發價值。並未勒派供應。至詰以宋元俊另摺所參脫出之把總李朝林。帶有遊擊寧祿稟帖。何以囑令不許聲張。據供寧祿係滿洲遊擊大員。見其隱忍偷生。實為切齒。但官兵失挫。恐聲張有亂衆心。又詰以交銀五百兩。令贖取兵丁一節。堅稱並無其事。詢之宋元俊。據稱於四月二十一日。自草布什咱回營。至汪承需處。據言金川搶掠兵丁。

傳說有送出邀賞之語。今汪騰龍將銀五百兩。交王萬邦酌辦。恐其不能料理。元俊隨往見總督稟明。此乃損威失體。斷不可行。總督不答。亦即辭出。據王萬邦供。汪騰龍差土兵拉塔爾。送銀五百兩書信一封。內云金川情願將人送出邀賞。如果送出。可將此銀酌賞。迨後二日。金川並無動靜。遂告汪騰龍將銀取回。並寫書告知宋元俊等語。又據汪騰龍供。王萬邦差人來稱。金川送出官兵一名。要求賞賜。隨見桂林面述。桂林言可即遣令回去。次日送銀五百兩。令轉送與王萬邦酌賞。隔二三日。桂林又令將銀取回。臣思汪騰龍將金川送出官兵之故。面告桂林。其時桂林並無賞銀之說。何以忽爾差交銀兩。所差何人。傳何言語。再四窮詰。汪騰龍始供係汪承需差人交來。當即詢問汪承需。供是時據知州曹焜。同知林雋告言。聞我兵有迷失在各處山溝。已旺布拉克底之人。可以找尋。但須

賞賜並言可於糧務處借銀五百兩應用。汪承霈告知桂林。遂向糧務處取銀送往。及閱數日。汪騰龍言已旺等番人不能往尋。遂將此銀取回。隨詢之曹焜等所供均同。又提取糧務處號簿。內載四月十七日支銀五百兩。並註明發回字樣。臣思此種銀兩。詢據各供。未能脗合。恐其中思為桂林開脫者。或以贖銀為賞銀。或以賞兩金川為賞已旺。布拉克底。而思構陷桂林者。又或過甚其辭。均未可定。必須嚴加訊鞫。務得實情。始足以成信讞。諭軍機大臣等。福隆安查審桂林一案。桂林一聞賊人抄襲後路之信。即令宋元俊迅往救援。並非膜視不顧。此必宋元俊既奉總督派令救援。未能即往。以致官兵失挫。其罪不小。懼為桂林所劾。先發制人。亦與伍岱之密奏溫福無異。但宋元俊心更陰險。故假手阿爾泰。思得潛售其術耳。惟是現在正當集兵進剿。宋元俊又熟悉番情邊務。為軍營得力

之人。非伍岱之去留無關輕重者可比。所有案內情節。此時且不必向其窮究。並須設法駕馭。令仍鼓舞自勵。統俟軍務告竣。總覈功罪。再行定奪。如其功績不能相抵。再為詰辦。著傳諭福隆安體朕此意。密為妥協辦理。所稱據宋元俊送到寧祿稟帖。桂林以寧祿身係滿洲。且為遊擊大員。見其隱忍偷生。實為切齒。彼時正當官兵失挫之後。今不必聲張。以安衆心等語。桂林現有手札為宋元俊呈奏。此乃桂林事後遁飾之詞。不足為信。至於用銀贖人一款。尤為最重情節。乃桂林供稱並無賞給銀兩之說。而汪承霈則供認出自其意。殊屬可疑。必係桂林揣此一節。罪為最重。豫囑汪承霈代認。試思汪承霈係隨往司員。軍務非其承辦。即兵丁迷失不出與伊何涉。而必欲代籌懸賞覓回之計。其事尤為顯而易見。至宋元俊稱係用銀向金川贖回。而汪承霈則稱係令已旺布拉克底土兵。覓回



給賞。各執一說。情節懸殊。或係汪承霈代為  
擔當。冀減其罪。抑係宋元俊意圖陷害。過甚  
其詞。皆未可定。不可不徹底根究。此時宋元  
俊固不必向其窮詰。而汪騰龍等。現俱在案。  
無難質訊確情。以成信讞。○乙酉。諭軍機大  
臣等。據彰寶奏。緬匪大頭目得魯蘊。差其親  
信。緬子孟矣等四人到關。稱得魯蘊自阿瓦  
差到老官屯辦送貢禮。並送還內地之人。請  
限六月初十日。親自來見。現將孟矣等看守  
在營。至期酌辦等因。一摺。已於摺內批示。緬  
地水土惡劣。非人力所能施。是以早經定意。  
不欲於瘴癘之鄉。復勞師旅。非若兩金川。以  
內地土司。負隅逆命。必應勦除者可比。如果  
懜駁誠心悔過。送還內地之人。納貢求降。原  
可允其所請。將就完事。但必須將楊重英。蘇  
爾相。及有可稽考之官員。概行送回。方成事  
體。其餘弁兵被留後。存歿未定。即有缺少。尚  
屬無關輕重。若得魯蘊實係親身款關納貢。

送還之人。又能如式。即可許其投誠。奏聞請  
旨定奪。不必復將來人拘留。惟受降如受敵。  
亦不可不加意防範。至於貿易之事。緬酋如  
果恭順。亦可仍弛邊禁。但貨物出入。必須官  
為經理。如恰克圖之例。立法稽覈。毋許私通。  
仍當嚴飭關隘。加緊盤詰。不得容遊手奸民。  
藉名負販。混出滋事。此又善後章程之不可  
不留心者。設或得魯蘊祇齎貢物而來。或送  
還者不過無足比數之目兵。則又不當輕允。  
即以彰寶之意諭之云。爾緬酋梗化多年。輒  
敢將內地官員屢次羈留。獲罪甚重。爾緬酋  
如自知畏罪改悔。將被留官員全行送還。本  
督部尚可鑒爾誠悃。代為懇求大皇帝格外  
寬宥。若止此微末兵目。豈得妄稱送人。且天  
朝何物蔑有。豈屑爾爰爰貢禮。此等詭譎。安  
能輕為嘗試。即將貢物擲還。叱而不納。若得  
魯蘊親至軍營。亦並留之。否則仍將孟矣等  
四人。繫而不遣。各種機宜。惟在彰寶隨時審

酌妥協辦理。又非朕所能一一遙為指示也。至哈國興既現有需辦之事。不妨暫緩起程。俟此事辦妥。即馳驛迅赴四川西路軍營。協力進剿。此旨著由六百里加緊發往傳諭知之。將辦理情形若何。即速覆奏。○又諭曰。阿爾泰奏。川省火藥舊存二十餘萬觔。今據軍需局詳稱。所存無幾。是川省自辦軍務以來。已用過火藥二十餘萬觔。鎗礮固為攻剿所必需。然施放亦有節制。何以用至如此之多。況官兵所有火藥。尚需各省撥解。金川、巂爾蠻陬。硝磺出產幾何。彼亦常時放鎗抵拒。所用諒亦不少。安得火藥時時接濟。殊不可解。或係兵練等將官給火藥私自偷賣。均未可知。著溫福、阿桂留心嚴察。無任絲毫透漏。致貽藉寇兵而齎盜糧之弊。並查兩路軍營。各用過火藥若干觔。向來作何稽覈。及兩金川賊人所用火藥。得自何來。其多少情形若何。一併覆奏。○以鑲黃旗蒙古都統集福署理。

藩院侍郎。○丙戌。諭曰。阿爾泰年力衰邁。於封疆重寄。究非所宜。即湖廣恐亦難勝任。著仍以散秩大臣留於川省南路軍營。專辦糧運事務。所有湖廣總督員缺。仍著海明補授。其陝甘總督員缺。即著勒爾謹署理。富勒渾著調補陝西巡撫。其浙江巡撫員缺。著熊學鵬署理。俟服闋之日。再行實授。○又諭。川省現在大兵分路進剿。兩金川所有軍營糧餉。最關緊要。昨已特調文綬為四川總督。籌辦糧運各事宜。但兩路相隔稍遠。必得各有大臣專司董率。而文綬兼總其成。方能妥速。南路現派阿爾泰在彼專管。其西路著派侍郎劉秉恬前往專辦。劉秉恬人頗明白奮勉。此事尚所優為。著即馳驛速赴川省。不必前來行在請訓。其倉場侍郎事務。雖有申保料理。著裘曰修暫行兼管。來往行走可也。○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自上年十二月加恩賞給散秩大臣。令其在章谷專辦糧務。摺內諸事。

均應早為籌畫奏聞。何以至今始行入告。此必因福隆安阿桂均到南路。向伊言及糧馬臺站事事稽誤。始以一奏塞責。著傳旨申飭。仍以散秩大臣留川。專辦南路糧運事務。其西路糧運已派侍郎劉秉恬前往專辦。而文綬則當兼總其成。文綬奉到此旨後。著即由驛加緊遄行前往。速為妥辦。至驛站馬匹關係傳遞軍報。且備往來差員應用。亦屬軍營最要之事。文綬到後。著將臺站馬匹一併妥協經理。加意整頓。並將作何籌辦情形據實覆奏。○又諭曰。福隆安奏查審桂林案內發銀交王萬邦。向金川贖回兵丁一款。均係宋元俊指使。不但心跡陰險。兼且行同無賴。甚至有恐令帶兵前進去。則必同薛琮不去。則懼參劾之語。真是喪盡天良。昨以宋元俊傾陷桂林。尚係欲圖卸過。先發制人。與伍岱無異。而宋元俊熟悉番情。尚可用其所長。俟將來功過相抵。今既審出各種情節。竟是一奸

狡負恩之人。豈可復行姑息。貽誤大事。宋元俊汪承霽均著革職。拏問。同桂林一併解赴行在候訊。再行降旨。至王萬邦初為宋元俊所愚。一經詰訊。即吐實情。此案得以明確。其情尚屬可原。且伊領兵打仗頗為勇往。著從寬免其革職治罪。仍在軍營領兵。以勵後效。知州曹焜同知林雋議取賞號銀兩。雖未賞用。亦屬輕舉妄動。曹焜林雋著革職。仍交文綬阿桂差委。俟軍務告竣。再行奏聞。明亮鐵保汪騰龍前已降旨革職。鐵保仍遵前旨。留於軍營自備資斧。効力贖罪。其成都副都統員缺已令書景阿補授。並令馳驛即赴南路軍營代鐵保管領滿洲官兵事務。明亮著賞給頭等侍衛銜。汪騰龍著賞給參將銜。均自備資斧。帶兵前往綽斯甲布。督同都司李天佑駕馭該土司等進勦金川。至於綽斯甲布一路進兵。甚為緊要。李天佑雖諳悉番情。但係都司。未必為番人畏服。明亮汪騰龍初至

其地恐亦不能即與相習。著阿桂於南路軍營大員內熟籌一明曉番地情形者。令其同往。以資控馭。○丁亥。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至己丑皆如之。

遣官祭

火神廟。○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彰寶奏。緬匪大頭目得魯蘊差人請限於六月初十日。親自到關辦送貢禮。並送還內地之人一摺。隨

即傳諭。若得魯蘊果將所留之職官全行送還。即可允其所請。並令彰寶隨時審酌妥辦。今又據哈國興奏到情節。亦屬相同。得魯蘊若果如期到關。送還內地之人。其中如楊重英、蘇爾相及官職稍大之員。被拘緬地。無恥偷生。情罪實為可惡。著即鎖拏。遴委妥幹員弁迅速押解來京治罪。沿途務飭小心防範。毋致疎虞。儻有畏罪自戕。及乘間兔脫等事。惟該督是問。其餘微末千總兵役。尚屬無關。

輕重。著彰寶即於該處訊問。分別辦理具奏。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知之。○戊子。諭金川用兵以來。已兩次撥帑六百萬兩。解川備用。今軍務尚未告竣。軍需用項。自當寬為豫備。著戶部查明相近湖廣省分。足敷協撥款項。即酌撥銀二百萬兩。派員解赴湖廣。該省收到後。即派妥員轉解四川備用。○又諭曰。哈國興現今自滇馳赴西路軍營。所有西安提督員缺。即著哈國興補綬。其節次調赴川省之陝甘兵丁。令其就近管轄。○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阿爾泰、宋元俊、參奏桂林各款。彼時以阿爾泰老成篤實。所劾自非虛飾。桂林如果乖張謬妄至此。即應審明立寘重典。曾經宣諭中外。並將原摺發鈔。特派福隆安前往查審。茲據福隆安審明。原參最重。如造屋居住。實係貯米板屋三間。軍營相聚酣飲。亦無其事。質之在營將弁等衆口一詞。阿爾泰在旁聽聞。惟稱原參係宋元俊開給。我實未

能深知。至發銀向金川贖人一款。訊係司官汪承需等。聞布拉克底。已旺代覓綠旗迷失之兵。應加賞號。即向軍需局取銀五百兩。交王萬邦備賞。其取銀月日。實在金川未經送人到營之前。乃宋元俊於福隆安未到時。豫囑王萬邦附會原叅。供作向金川贖人並教令王萬邦捏寫字札。宋元俊亦給覆札。彼此執以為據。且向王萬邦言。我若不叅桂林。俟陝甘兵三千全到。必令我帶往進剿。若不去。彼必叅我怯懦。經王萬邦供吐明確。宋元俊亦自認不諱。業已畫供。後復向人言。若再問我。即行抹脖等語。初據福隆安奏到。查審大概情形。以宋元俊不過因墨壘溝失事一節。桂林曾派其救援。恐為桂林所劾。故為先發制人之舉。與伍岱無異。但伊熟悉番情。尚可留其在營帶兵。俟事竣後。功過相抵。今復據福隆安奏到。宋元俊各種情節。不但其存心陰險。惟以傾陷為能。亦且行同無賴。而其不

知感奮。畏懼帶兵止圖自顧。全不以國事為念。直是喪盡天良。斷不可留其在營。債事已傳諭將宋元俊革職拏問。解行在審。訊昨又據福隆安奏。已令其帶兵往綽斯甲布。朕以其人已不足信。帶兵實屬非宜。若已起程在途。前旨暫留不發。俟其辦理稍有頭緒。再為覈定。但宋元俊居心如此。實為可惡。豈宜令其復擁貲財。保妻子。聞其係安徽懷遠縣人。著傳諭高晉即速查明。密派妥幹大員。馳赴宋元俊原籍。查伊田地房產若干。其父母是否尚存。妻子或在本地居住。抑係隨任。逐一查明覆奏。但此案尚未明降諭旨。高晉辦此止須查點明確。密為看守。以防寄匿。不必照查抄家產之例。即行抄沒。將此由四百里傳諭高晉知之。○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等奏。據遊擊沈寬稟稱。丹壩土婦赫爾日。嚙求發兵救援。該土境外逼金川。內連三雜谷。今三雜谷既願出兵。將來必由彼境進剿。是

以求官兵自衛以表其誠。應否派兵前往。交董天弼體察辦理。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丹壩求內地發兵防護。可以壯進剿金川聲勢。而三雜谷願出兵助剿金川。尤當及鋒而用。況賊酋已知有攻剿底木達之信。尤不宜遲。現在董天弼在彼籌辦情形若何。何時可以進剿。著溫福即速奏聞。已丑。諭軍機大臣等。福隆安等奏籌辦進剿情形。所見俱合機宜。至調派湖廣雲南兩省兵丁。恐該督等僅據咨文。尚不能迅速。今湖廣應調官兵。已諭新任總督海明籌辦。如其尚未到任。即令署督陳輝祖選派近山精銳者三千名。迅速令其起程。至雲南昭通鎮相近貴州。則在省調辦。尤為便易。彰寶現在永昌。即諭李湖就近在省城調派。亦令即速起程同赴川省南路軍營聽候派用。至稱綽斯甲布一路現在需兵。即於駐守草布什咱兵練內酌撥三四千人前往應用。移緩就急。更屬合宜。惟宋元

俊天良已喪。令其帶兵進剿。實不足信。且恐於事有礙。昨已傳諭。如彼已經起程。即遵旨將拏問一節暫緩宣露。且視其至彼籌辦若何。留心詳察再定。又另摺奏賊寨中知內地差有貴重大臣到川之語。福隆安甫至川省。賊番何由得信。殊不可解。聞西路軍營亦然。是賊番於內地聲息易於探聽。而賊衆之動靜官兵轉無由聞見。甚非所宜。此或隨營土練等同係番夷。遇事輒向賊番傳播。尤不可不加意嚴防。阿桂現在領兵。諸宜慎重。嗣後籌辦一應軍務。總須慎重。即將佐等亦不令與聞。庶不致於疎漏。以直隸河間協副將吳萬年為雲南臨元鎮總兵。以故四川龍安府土知事薛維綱子丕承襲職。庚寅。兵部議准福建提督黃仕簡疏稱。提標中左右三營。每營額設戰兵九百六十名。請照前後二營分別戰守之例。各設戰兵四百守兵五百。從之。○予臺灣水師營遭風淹斃建寧鎮

標右營把總陳朝麟兵許宣等賞卹如例。○辛卯諭曰侍郎劉秉恬現在差往四川辦理西路軍營糧運事務著給與欽差大臣關防劉秉恬現已起程由山陝一路赴川該部即由驛齎交。○諭軍機大臣等據袁守侗等奏審擬朱一深揭報各上司婪索一摺已批交軍機大臣會同行在三法司覈擬速奏矣。至摺內稱查審朱一深所揭彭理各款或係挾嫌誣捏或係旁人撞騙俱訊非彭理入已等語前據彭寶等參劾彭理婪索朱一深銀物奏到時以彭理身為道員輒敢向屬員勒索情罪較重因將伊本旗家產查封今既審係虛誣其咎止於失察所有原封家產仍著給還該員在滇年久辦事尚可得力著仍留滇省遇有道府缺出酌量補用至額魯禮聽憑朱一深拜認門生向其索借銀兩法明傅爾瑚訥各收受朝珠短發價值俱係婪索入已自應按律定擬所有各該員本旗家產已交

英廉查封其任所貲財並著李湖即行嚴密查抄毋任絲毫隱匿寄頓並著李湖傳諭彭理伊既經訊明無罪即將已封家產發還且加恩錄用額魯禮等贓款屬實即令將各貲產查抄賞罰輕重悉視其人之自取朕惟一秉至公不存絲毫成見該員當益知感激奮勉以圖自効至法明前已調任湖南臬司所有該員任所貲財即著梁國治一體嚴密查抄如該員任所家屬已經回旗亦即查明據實奏聞另辦將此併諭梁國治知之。○湖廣總督海明病故以陝西巡撫富勒渾為湖廣總督河南布政使已延三為陝西巡撫河南按察使張鎮為河南布政使。○壬辰上詣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南北兩山打仗雖得賊卡一二處至於美美卡色爾渠木蘭壩並未攻得然官兵冒險殺賊尚屬奮勉著溫福等將此次出力官兵存



記俟續得要緊地方一併議敘。至自進兵以來。伊等摺內常稱賊番所占地方險狹。人不能登。當知山高路險。我兵與賊所同。豈有我兵難走。賊便易走之理乎。伊等所奏。賊必在山頂峻險之處。修蓋碉卡。亦屬不解。賊既在高山頂上。其汲水取柴。運送口糧火藥鉛丸等物。自必從下運上。若無道路。何以源源饋送。而賊番又何以前來救應。賊番既有路徑。我兵亦可找尋。一得此路。即據此處以斷往來。伊等何不留意乎。溫福等嗣後進兵至險狹處所。惟斷其運送之路。賊碉自不能守。則從中自亂。我既可以省力。而賊首亦能速滅。○兵部議准。陝甘總督文綬疏稱。巴里坤所屬新設古城營遊擊千總。把總外委等員。經理屯務。應於古城移駐眷兵四百。東濟爾瑪台添駐攜眷兵一百八十。連舊駐兵一百二十。共三百名。以資屯種。所有軍裝器械馬匹俸餉各事宜。及頒給遊擊關防。俱應如所請。

辦理從之。又議准。烏魯木齊屬新設濟木薩營。參將守備千總。把總外委各員。經理屯務。應於濟木薩派換攜眷兵二百五十。柳樹溝雙岔河二處。各移駐攜眷兵二百。又三臺地方。現駐兵二百五十。特訥格爾地方。現駐兵一百。並歸濟木薩參將管轄。所有軍裝器械馬匹俸餉。及頒給參將關防。分管守備等官。鈐記各事宜。俱應如所請。辦理從之。○工部議奏。打牲烏拉人等。乾隆三十六年。採捕東珠。計上三旗珠軒。於定額外。多七百零一顆。下五旗珠軒。於定額外。少一百三十四顆。應分別賞責。從之。○以直隸口北道廣德。為福建按察使。○癸巳。諭曰。阿桂奏請將効力之人。多發數員。著照所請。將前鋒章京拉布東阿。健銳營參領賡音太。副參領寧泰。扎史三等侍衛科瑪。普吉保。副護軍參領伊爾哈納。火器營額外參領佛爾格訥。孟德。前鋒校登色保。發往四川南路軍營。交與阿桂派給。

差使行走。○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川省兩路軍營糧運緊要。傳諭文綬。令其速赴新任董辦。今阿桂奏。現在南路軍營糧儲短少。不可不急為妥辦。文綬諒已起程在途。再傳諭該督。不必俟蒞任後始行籌辦。以致緩不濟急。一入川境。即將南路糧運。應如何急辦之處。悉心熟計。速為轉運。務使軍儲口糧源源接濟。以資進剿。○又諭南路軍糧。自上年十二月起。即令阿爾泰在章谷一帶專辦。自應及早悉心籌畫。即使該處轉運稍難。亦宜早為據實入告。另行熟計。乃遲誤若此。阿爾泰視為泛常。直至福隆安阿桂先後到營查出。始以一言塞責。是南路糧儲不敷之處。實阿爾泰貽誤。現已令文綬一入川境。速行辦理。但阿爾泰究係專派辦理南路兵糧。當早知改悔。即行設法趕運。俾軍營得以源源接濟。儻再有遲缺。於軍務所關甚重。恐阿爾泰不能任其罪也。○又諭曰。福隆安等奏。閱看達烏

一帶。路徑險峻。勢難進攻。若從東山繞道前進。仍須於墨壟溝一帶夾攻。自非多兵不可等語。此處正路既極險惡。自不宜令兵丁冒險攻堅。用力於無可著力之地。至覓徑繞道。固為勝算。亦難必其果出萬全。且又須多添兵衆。現據阿桂奏。南路軍營無五日之糧。現在之一萬五千餘衆。口食尚且不敷。若再添調陝甘兵二千。湖廣雲南兵五千。約計每日又須增糧七十石。供饋自必倍增竭蹶。若徒集衆坐守。糜餉耗時。更屬非計。朕意達烏逼近賊巢。而僧格宗又係小金川出入要徑。自不宜棄而不顧。但既知其難。即宜思所變通。或僅於僧格宗至約咱一帶要隘。留兵防守。使賊番不得外軼。仍於進兵要路。派兵攻擊。以綴賊勢。令其不疑。設或金川賊衆徹回。有間可乘。原不礙乘機進取。或將南路撥派餘兵。及續調未到之兵。均令併往溫福軍營聽用。西路北山之美美卡。色爾渠南山之瑪爾

迪克現俱分路攻勦且有可進之勢添兵自更為得力而策布丹一路又係通賊策要險前據溫福等奏現在探覓間道若再得分兵襲擊必當有濟如此通盤酌劑較之南路株守不能寸進者奚啻事半功倍而南路運糧稍減又可不致耽延貽誤此條朕遙為籌度未能信於該處情形果合與否福隆安業經親往閱勘地勢軍情皆所深悉著將調往西路是否可行之處即據所知覆奏至阿桂現在南路此一路之多兵有益無益自必深籌且甫自西路前來亦能得彼處要領著傳諭溫福阿桂速將兩路實在情形應否調撥之處各據所見從長籌畫詳晰速奏○又諭前據彰寶奏到緬匪差大頭目得魯蘊納貢還人限於六月初十日親自到關辦送一摺當經降旨令彰寶等妥協辦理迅速覆奏嗣據哈國興奏到亦大畧相同該督等前次奏摺均係六月初八日拜發距初十之期不過一

二日至今已閱兩旬緬酋曾否如期到關其納貢還人之事作何辦理並未據續行奏到昨彰寶奏於六月十一日前赴永昌計其據報轉奏稍需時日長青哈國興現駐關外得魯蘊曾否如期到關伊等若即迅速奏聞可較彰寶之奏先到數日總之該提鎮等視此等邊務俱須稟承總督意存瞻顧不敢先行入告即前次哈國興之奏亦因調赴川省西路軍營不得不自行奏明始行附奏及此不知提鎮原有奏事之責況事關夷務邊情即一面奏聞一面呈報總督方為近理彰寶久任封疆自必明於大體諒不因此致有芥蒂著傳諭長青哈國興即將現在情形若何迅速據實具奏將此由六百里加緊發往並諭令彰寶知之○戶部議覆湖北巡撫陳輝祖奏稱川江入陝由巴東歸州至東湖縣四百餘里內灘勢甚險近年銅鉛船隻沉溺不一非用小艇全數起剝難以避害查每運滇銅

七十餘萬應剝十分之四。例准銷銀八十八萬兩。若每運再加一百三十餘兩即可全剝。黔省鉛觔亦即仿此項增費。援照東川尋甸等陸運銅百觔搭運五觔之例。節省腳費以充剝項等語。查湖北省新灘空舡峽等處俱有名險灘。若銅鉛船每運全行起剝。不過增費一百三十餘金。所全實大。應如所奏辦理。但請增剝費。援照東川尋甸例。每百觔加添數觔。固屬通融之道。第近年銅鉛各廠所出未旺。請勅下雲貴撫臣。妥協籌備。儻不敷加添。應另法措辦。從之。○是月江南河道總督吳嗣爵奏。六月初旬洪澤湖長水四寸。旋陸續消落。高堰誌樁現存水一丈一寸。山盱五滾壩封土並未過水。清水暢流東注。會黃歸海業經平定。其黃河內六月初九日以後水勢漸長。徐城誌樁連前長至一丈一尺五寸。臣隨由桃源前赴徐屬上游各廳查勘督辦。復據淮徐道稟稱。十六日以後黃水仍復加

長。豐碭南岸等處俱已漫灘。已於十七日率同豐碭廳營將引河各草壩次第開放。毛城鋪石壩過水六尺。由洪湖以達淮河下注。所幸清水平定。黃河底水尚小。足資容納。連日天氣晴霽。各工緊要埽壩加謹搶護。俱屬平穩。得旨覽奏稍慰。○又奏。臣行至徐州。接據河南陝州及武陟河內等縣稟報。沁河內六月十二。十八兩日陡長水九尺二寸。萬錦灘黃河內十六日亦陡長水二尺三寸。查上游黃沁兩河同時并發。會歸奔注。是以徐州加長甚驟。今自二十三日後黃河水落上下各工俱獲平穩。蘇家山滾壩業經斷流。毛城鋪一帶臣親查勘亦消落三尺餘寸。當即面諭豐碭廳營。俟石壩斷流將唐家灣各草壩照舊堵閉。其引河黃水經由之處并令淮徐道查明疏治。以備將來水長逾誌減洩。得旨覽奏欣慰。○署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奏南漕重運自濟寧至南旺逆流挽運僅數十里尾

幫一過南旺即順流易行。又運河內長水未消。臣復暢開蜀山馬踏二湖。俾河水充足。柳林以北各閘可以啓放。無庸再守閘板。現經漕臣督趨。計日可以全出。臨清閘河五月內豫省沁河。曾報長水兩次。旋即消落。目下黃河尚未長水。而伏汎將臨。各處隄埽工程甚要。臣於初八日。自濟起程。赴蘭陽廟工駐劄。嚴督員弁兵夫。巡查防護。報聞。○山東登州鎮總兵竇瑣奏。臣於五月十六日起程。前往

水師東南二汎。考驗水操。官兵駕駛戰船。對陣迎敵。俱屬如法。惟東汎六號戰船。旋轉稍遲。南汎船中鎗礮。賒慢。當將配船弁兵。嚴加訓飭。至試驗火箭火罐噴筒。均各合式。著有成效。其軍裝器械。亦俱完固。伏思水師一營。全以通習水性為要。臣昨歲五月內。閱看北汎及南東二汎時。令各屬員弁教演兵丁學習。茲閱看船操後。考驗水操技藝。已據北汎練有三十名。東汎十八名。南汎十六名。俱能於深

水中對舞刀牌。施放火器。隨俱各獎賞。并令演練。毋致疎懈。得旨。覽奏俱悉。○調任陝甘總督文綬奏。西安滿兵移駐巴里坤。向例於扣存製裝銀內。量買什物。以裕生計。查巴里坤距安西哈密甚近。商販流通。貨物雲集。紗緞等物。實難銷售。此處山灣甚多。水草豐美。可以牧放羊隻。且天寒非皮衣無以禦冬。請於巴里坤山灣。設立孳生牧廠。將滿兵製裝扣存一半銀。少買什物。多買羊隻。雇人牧放。并令旗兵內閒散子弟。學習經牧。取乳翦毛等事。數年後。領隊大臣酌立規條。各按佐領分羣牧養。即使各兵自為經牧。漸次購買牛馬孳生。生計益裕。得旨。好。如所議行。並商之德寧遠。即辦理。○陝西巡撫勒爾謹奏。西安寶陝局。現在黑鉛六萬一千五百餘觔。從前陝局製錢。係高銅白鉛。點錫黑鉛。配用。嗣因高銅稀少。委員採買金釵低銅。以高七低三配鑄。此項黑鉛。即無所用。若以之改造鉛丸。

於軍務殊為有益。再舊存火藥。動撥無存。雖各屬尚有捐備火藥。但閱久火性減退。必須加料修製。始堪適用。現俱調解來省。分別試驗。一面採辦硝磺。趕緊製辦。以備軍需。得旨嘉獎。○又覆奏陝甘二省。節次調撥綠營兵一萬七千。內陝省派調七千五百。應需俸賞行裝銀。十八萬三千七百餘兩。業已全數給領。現在司庫實存銀。一百九十七萬九千餘兩。除應解甘省及未領兵餉。留支買糧等項。

實錄卷九百十一

三

該銀八十九萬七千五百餘兩。尚存本年地丁。及候撥公用銀。一百八萬一千五百餘兩。如有動用。即在此數內支給。暫可毋庸籌撥報聞。○貴州巡撫覺羅圖思德奏。先准前川督臣桂林。咨取辦解軍硝二十萬觔。隨即據布政使蔡應彪詳稱。黔省向辦營硝。每年止可採熬八九萬觔。今川省一時取用二十萬觔。恐難猝辦。請先辦十萬觔解往。臣以事關軍需。不便缺誤。嚴飭該司廣為趕辦。嗣據詳

報截至六月初六日。已解川省十一萬觔。現在各屬尚有已辦未解硝九萬餘觔。存貯候撥。所有川省咨取除將存貯硝觔全行運解。即符前後二十萬觔之數。仍飭令各屬豫為採熬。以備撥用。得旨嘉獎。

實錄卷九百十一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十二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副都統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戶部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副都統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入加二級良董諮內大臣戶部尚書錢良斌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良董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良董稽察欽奉

敕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秋七月甲午朔享

太廟遣誠親王允祕恭代行禮○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彰寶奏緬匪頭目得魯蘊自老官屯差孟矣等四人至長清等軍營稱得魯蘊因辦送貢禮與人前來之事差伊等送信請將原差之擺夷奔線等二人換回自行定限於六月初十日得魯蘊親自到關納貢還人一摺曾諭以如果緬匪心出於誠將所留內地官員盡行送回原不妨允其所請今據彰寶奏到初十日僅有紅氍等物差擺夷拉撒等

二人到關云與大人們送禮詰以納貢還人之語據供奔線回時也曾聽得後即不見說起等語其事殊不可解得魯蘊以緬子四人換回兩擺夷其多寡輕重已覺不值即以為後來四人非真緬子而原差之擺夷二名係彼要人來此探聽信息亦不可知但奔線等不過至張鳳銜所見亦止長清哈國興無由得知內地信息何以甫經放回復改前說緬匪果屬詭詐難信亦不應變幻出於情理之外至所稱哈國興是否在營其說尤屬難曉哈國興雖在滇稍久緬匪畧知其名然並未曾帶兵多藏賊衆何至獨為其所畏且非哈國興在彼內地豈別無將領鎮守而沾沾以此為問豈邊備之有無專恃一哈國興乎彰寶將拉撒等拘留同孟矣等一併嚴訊解京所辦甚是此後或果得魯蘊親自款關將所留內地官員盡行送回悔罪納貢體察屬實原不妨仍遵前旨酌辦若似此虛誑難據無



論幾人幾次。概行羈留不放。現在籌辦。亦只可如此。或賊匪思欲乘便侵擾近邊。則沿邊關隘。現俱有兵駐守。正可趁此截勦。使之畏懾。諒彰寶亦斷不致疎懈弛防也。至所稱俟冬初機有可乘。即奏明襲擊之語。則其言非本誠心。且襲擊雖與進勦不同。然亦必有堪勝統兵之將。及嫻習領隊之員。方於事有濟。今溫福及侍衛等。俱調赴四川。辦理攻勦金川之事。滇省現更無人。豈彰寶長清。即能勝

襲擊之任乎。設所辦不得要領。非惟於事無益。轉恐為賊所藐視。斷不宜輕舉妄動。即孫爾桂日前欲襲孟艮之說。亦不可行。總宜靜以俟之。使賊人見內地數年竟不出兵。無從窺見端倪。難於揣測。將來乘其無備。一為襲擊。自可得利。而禡賊人之魄。方為妥善。將此由六百里傳諭彰寶知之。○又諭。川省本係產硝之區。何以自上年將舊存火藥用完。竟未續行配合。不但火藥須他省協撥。并硝觔

亦欲仰藉鄰封。是川省之辦理火藥與糧運同一懈怠。著傳諭文綬。即速嚴飭運辦配造。并飭沿邊加緊盤詰。毋致透漏外出。○乙未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諭。川省辦理軍營糧務。甚屬緊要。西路已派侍郎劉秉恬專辦。其南路運糧事宜。原係阿爾泰專辦。但伊年已衰老。辦運恐未能妥速。著派侍郎鄂寶。即行馳驛前赴南路。會同阿爾泰督辦。並

給與欽差大臣關防。○又諭。現在川省辦理軍營糧運緊要。已派侍郎劉秉恬鄂寶。馳往西路專辦。而一切隨辦事宜。亦須司員助理。西路著派呂元亮。裕善。祥鼎。南路著派陳燮。逢年。特音布。俱著馳驛前往。○廣西巡撫覺羅永德疏報。乾隆三十六年分。臨桂。歸順。興業。三州縣。共開墾水旱田一頃八十四畝有奇。天保縣。開墾田埜一十五頃有奇。○予故湖廣總督加贈太子太保富明安祭葬如例。

謚恭恪。○丙申。諭。前因陝甘兩省。節次調撥綠營兵二萬一千名。該兵丁等起程時。均有照例應給之項。該二省現在貯庫銀兩。是否寬餘。曾降旨該督撫。即行查明具奏。今文綬尚未奉到諭旨。據奏甘省奉調官兵。俸賞行裝各項銀兩。均於新疆經費內。借支動用。請撥銀七十萬兩。以便還款等語。著照所請。交戶部於甘肅附近省分。查明照數遞行酌撥。即令該督撫。遴委妥員解往。以資備用。該部

遵諭速行。○戶部議覆。調任廣西巡撫陳輝祖奏稱。各省歲運滇銅。每百觔。例帶餘銅一觔。請嗣後委員運回本省。兌足額銅後。將餘銅歸官給價。免其補稅。查委員所帶餘銅。係在滇酌給。備補正項虧折。如果沿途折耗。添補無存。原可無庸置議。倘有存餘。亦屬官項。應飭江西。湖北。廣東。廣西。福建等五省各督撫。嗣後照浙江。江蘇。陝西等三省。將餘銅儘數交局。並不發價之例。一律辦理。從之。○丁

酉。諭。據溫福等奏報。攻勦小金川情形。於北山。攻得美美卡旁。碉卡二處。南山。攻得固布濟石卡。木城二處等語。溫福豐昇額實力督率。其將領弁兵等奮勉出力。均屬可嘉。著交部一併議敘。又據奏。攻美美卡之第二卡時。有固原兵丁陳世寶。由卡外之溝。首先緣上。賊衆驚見。擲石。陳世寶中石滾下。旋復起躍出溝。同衆登上。遂得賊卡等語。陳世寶實屬奮勉出力。著賞給千總。遇缺即補。並賞銀五

十兩。以示獎勵。○諭軍機大臣等。抄截後路。乃賊番慣技。自當於要隘處嚴密防備。無稍疎虞。著傳諭溫福。阿桂等。隨路留心。不可日久生懈。至前因南路情形。急切難於進取。或酌量留兵牽制賊勢。餘兵改撥西路。併力攻勦。今賊番因西路攻打甚緊。將南路防守之賊。徹往西路。是現在南路一帶。賊番守拒必疎。阿桂尤當時刻留心察探。一有可進之機。即當乘虛攻擣。以期聚入。○又諭曰。富勒渾

已補授湖廣總督。所遺浙江巡撫員缺。已令熊學鵬署理。該撫久任浙江。於地方事務。素所諳練。不必再赴行在請訓。著即速赴浙江任事。至湖廣總督印務。現有陳輝祖署理。富勒渾。俟熊學鵬到浙後。即來請訓。再赴湖廣新任。將此由四百里傳諭知之。○實授勒爾謹。為陝甘總督。○戊戌。諭前因川省進剿兩金川。軍務尚未告竣。曾降旨令戶部於相近湖廣省分。遞撥銀二百萬兩。解川接濟。現在所調官兵。陸續抵川。剋期集事。軍需用項。自應寬為豫備。著戶部再於部庫內撥銀一百萬兩。即揀派妥員。解往備用。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軍行糧餉不繼。所關甚重。朕因此益增繫念。阿桂向來遇事持重。此次進攻。必實有可進之機。斷不致冒險輕進。現已嚴飭阿爾泰。上緊趲運軍糧。以資接濟。朕惟盼捷音速至耳。○又諭曰。阿爾泰自上年賞給散秩大臣。令其專辦糧務。伊久任川省

總督。文武皆其舊屬。不得委為呼應。不靈。何辦理半年餘。尚貽誤若此。阿爾泰著嚴行申飭。今阿桂現由東山覓間進兵。糧食所關。尤為緊要。阿爾泰務即上緊辦運。以資接濟。若有遲誤。惟阿爾泰是問。現派鄂寶往南路同辦糧運。阿爾泰倘稍存倚仗推諉之心。則自取罪戾矣。○又諭。據索諾木策凌奏稱。移駐烏魯木齊之涼州莊浪兵。應照伊犁每人給烏鎗一桿。該處所貯。不敷分給。請著陝甘總督添製等語。從前駐防伊犁滿兵。曾於伊犁庫存烏鎗內動給。該處如尚有餘存。即解送烏魯木齊。給與兵丁。如無存貯。索諾木策凌再交陝甘總督。如數製造。○旌表守正捐軀之浙江鎮海縣民顧文貴妻李氏。○己亥。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廣東巡撫德保奏。各省同知知州等員。不勝知府之任。仍留原任者。才具本屬平常。一經停陞。自知上

進無階。於公務曠廢必多。請嗣後自回任日始。定以年限。由司道遞加考察。詳報督撫甄別。其有精神頹廢者。勒令休致。庶該員無敢慢忽。得旨。所奏是。下部議奏。尋議應如所奏。自回任日始。定以三年限滿。督撫悉心甄別。稱職者准留任。頹廢者勒令休致。如貪劣不職。該管道隨時揭報。毋拘年限。從之。○庚子。兵部議覆。西安將軍福僧阿奏稱。陝西向於八旗滿洲蒙古閒散人內。挑選二十名。為巡撫親丁。給與綠營馬兵錢糧。伊等俱係現應移駐巴里坤之人。業補入新添之馬甲拜唐阿等數內。遺缺無人可補。此項親丁。向無差遣。應請裁查各省巡撫。各有標營兵差遣。前因西安附近邊陲。挑給滿洲親丁。既係現應移駐巴里坤數內之人。且向無差遣。應如所請。停挑。再自定伊犁回部以來。邊陲俱屬內地。應通行各省駐防。有似此挑取滿洲親丁者。概行停止。從之。○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前

據國泰奏。請於臬司衙門添設捕役一摺。朕初因臬司有彈盜安民之責。各省或皆設有捕役。而山東獨無。是以批交徐績議奏。其後曾將此事諮詢於衆。知各省臬司衙門並無專設捕役。原以臬司係通省刑名總匯。審駁讞牘。是所專司。至一切查拏躡緝。州縣均有額設捕役。自當責成州縣。設有遲玩。原可飛檄提催。若臬司添設捕役一項。差令在外緝捕要犯。地方官轉得藉以推諉。且恐若輩遇事生風。必多藉端滋擾。其事斷不可行。但此摺於六月初九日批發。迄今已及一月。何以尚未見該撫覆奏。徐績平日辦事。頗為迅速。此事又非難於定議。因何遲延若此。該撫亦必知其事實難准行。第因今春東省協緝嚴金龍一事。朕曾嘉予國泰。並令徐績不得因此猜嫌。遂爾心存瞻顧。未肯遽行議駁。以致猶豫逾期。若果如此。豈封疆大臣公正辦事之道。國泰摺毋庸再議。將此詳諭徐績知之。

○又諭前此薛琮由墨壘溝進攻告急時。桂林曾令宋元俊帶兵赴援。渠以不得進路為詞。去而復返。又欲改由革布什咱取道。亦未成行。已有遲誤之咎。其於桂林用銀贖人一款。種種情節。俱不能無罪。因念其於番地情形。尚所熟悉。特從寬宥。仍令帶兵往緝斯甲布。督率土司兵練進攻。宋元俊如知感恩奮勉。實心籌辦。將來功罪原可相抵。若竟能得間采入。擣穴擒渠。必更膺酬勲渥典。或竟意存觀望。惟蹈綠營虛誇積習。則其取戾更大。宋元俊自遊擊不數月擢至總兵。受恩較常人尤重。益當力圖自勉。朕辦事一秉大公。禍福惟其自取。將此嚴切飭諭宋元俊知之。○予故翁牛特固山貝子巴勒丹祭如例。○旌表守正捐軀之安徽蒙城縣民陸乾午姪女陸氏。○壬寅。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內庫失銀

一案。前交留京辦事王大臣會同英廉查辦。據兩次奏到之摺。祇稱現在訊究躡緝。而於贓賊下落。並未得有端緒。此事發覺已逾兩旬。何至毫無蹤影。況此等匪徒。敢於竊去庫銀至一千兩之多。豈能不隨時花用。以貧乏之人。揮霍多金。非若富家巨室素有囊貲者可比。若果由此物色。無難立窮底裏。此皆由承緝之人。不實心躡訪所致。內庫被竊。事關重大。豈宜視同泛常。著再傳諭留京辦事王大臣等。即速上緊設法查訊。毋再因循延緩。至英廉現署提督緝捕之事。尤為專責。更不宜稍有懈怠。著即嚴飭番役等。迅速尋訪蹤線。加緊弋獲。仍將現在緝審情形。據實具奏。將此一併傳諭知之。○又諭前據高晉等奏。淮關被盜一案。拏獲正犯董秀山等。供出八人同夥行劫。江南豫東三省。已共獲七犯。一面咨提歸案審結。止有張秀川一名未獲。現在嚴拏務獲等語。當經批令速行定擬。不必

以一二人未獲。遲待遷延。高晉等前奏。係五月二十八日批發。迄今已四十餘日。何以尚未據審擬完結。此等劇盜。輒敢行劫。衙署情罪甚為可惡。原屬不分首從。無可寬貸。況江省現獲各盜。及山東續解之犯。均已供認不諱。即河南拏獲二犯。雖未解赴江省。其供詞贓據。亦俱確鑿可憑。無須質訊。自應速行結案。將各盜即正典刑。以昭法紀。至原奏內所稱各犯內尚有在安徽亳州行劫之事。與此案輕重判然。原可就現犯所供。俟彼案獲犯後。另行審辦。何得以小節牽連。致重案要犯久稽顯戮。著傳諭高晉等。即就江省現有各犯。迅速覈議具奏。毋再延緩。至何燭於六月二十三日奏到。金林徐亮二犯。未便長途移解。曾批示以何不速即定案。亦尚未據奏覆。並著傳諭何燭。亦即速行定擬具奏。○癸卯。景陵。○諭陝甘貴州各省。調赴進勦金川官兵。

在營均知奮勉出力。節經降旨加賞錢糧。以示鼓勵。現在時交秋令。兵丁等均須皮棉衣具禦寒。且到營已久。鞋帽亦須添換。茲據文綬奏。甘省各營。已飭令將弁等於各兵應得錢糧內。製辦運往。念其程途較遠。運送稍艱。已傳諭勒爾謹。妥協辦理。併交該地方官。速行運送軍營。所有運價。著加恩賞給。准入軍需項下報銷。其陝西貴州調往之兵。並著一體辦理。即湖廣雲南及陝甘續調之兵。雖係初派。該督撫等亦當於起程前後。酌量妥辦。俾軍營將士。人人有挾纊之歡。以期感奮集事。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昨據留京辦事王大臣奏到。詢取色布騰巴勒珠爾供詞。其中情節。與伍岱明德原供。均屬不符。因令軍機大臣。復向伍岱明德質問。所供仍與色布騰巴勒珠爾之供不同。色布騰巴勒珠爾。自去冬以來。告請出兵。心甚誠切。意其奮勉出力。何以一至軍營。即問溫福以因何

不令金川來人進見。必係沿途為明德憇德。希圖遷就完事。不然何以頓改初心。至覆審伍岱時。轉向伍岱詢問溫福過失。尤不可解。據明德供。色布騰巴勒珠爾接奉覆審之旨。見有孰是孰非一語。心中疑惑。遂爾錯誤等語。色布騰巴勒珠爾。人本糊塗。如果錯認旨意。尚屬情理所有。是否當日真情。抑係明德飾說。著傳諭留京辦事王大臣等。再向色布騰巴勒珠爾詢問據實具奏。並將伍岱等供詞折角處。一併詢問。○又諭曰。阿桂從東山梁進攻。雖得有數卡。殲戮賊番。及其頭目。兵氣稍覺奮揚。但以路險山高。不敢果入。旋即撤回。仍屬有名無實。是該處形勢。進取頗難。據阿桂另摺奏稱。昭通湖廣兵各三千名。到日可期得力。如果阿桂訪有僻路。可繞過僧格宗。前後夾攻。添此新到之兵。自屬甚善。若不過漫為籌畫。何如仍遵前旨。將續調及現有餘兵。概行調往西路。併勢進攻。阿桂仍駐

劄南路。以綴賊勢。遇有暇隙。仍可相機進剿。是南路坐守牽掣之功。西路實資多兵之助。著傳諭阿桂。速行妥議具奏。○又諭現在進剿小金川後。必須並勦金川。屢降諭旨甚明。但向於進剿金川一節。恐其聞風豫防。未經宣露。因思索諾木與僧格桑黨惡。敢於助兵抗拒。諒必早作準備。且其惡跡已彰。莫若明斥其罪。使知鬼蜮伎倆。不能潛匿。挾其微庶。足以褫其魄。並使番衆知索諾木罪大惡極。為覆載所難容。不值捨死助逆。自罹誅戮。或可令番心離散。翦其黨羽。自屬先聲制勝之道。竟當傳檄金川云。爾金川昔年郎卡恃遠跳梁。致煩天討。及王師壓境。破在旦夕。郎卡悔罪投誠。蒙大皇帝格外矜全。允其降服。郎卡感恩畏法。恭順如初。二十餘年。恪奉土職。故番衆尚得安享太平。乃自郎卡沒後。索諾木輒敢逞其獷悍之性。不遵父訓。不感國恩。陰與僧格桑狼狽為奸。侵擾鄰境土司。僧格



桑達背總督教約。甚至抗拒天兵。罪在不赦。初以索諾木或稍有人心。速將僧格桑擒獻。尚可自贖其罪。繼聞爾金川有幫兵之事。旋據索諾木具稟云。因伊姊在彼。遣人往護。及大兵屢次攻勦。小金川賊寨。凡屬險隘。皆爾金川賊番拒守迎敵。並節經俘擒醜類。俱供爾索諾木。派有頭人丹巴沃咱爾等。帶領賊衆。在小金川代其分路抗拒。是狼子肺肝。已經畢見。豈尚得以護姊為詞。其罪實與僧格

桑相等。今本將軍等調集各省精兵。每路數萬。攜帶大礮。分道進攻。推堅易如拉朽。勝兵衆入。玉石俱焚。爾索諾木若能幡然悔過。即將幫助小金川之賊。盡行撤回。並將逆酋僧格桑。立時擒縛軍門。本將軍等代為奏聞。大皇帝或念爾父郎卡昔年効順之誠。加恩赦爾一死。若仍執迷不悟。則是爾索諾木惡貫已滿。自取滅亡。及至大兵臨境。命懸呼吸。始行搖尾乞憐。斷不復為輕宥。昔爾父郎卡尚

可云無知初犯。持予矜全。今爾索諾木。怙終稔惡。法在必誅。豈能復思效爾父郎卡之故智乎。至爾金川番衆。本屬良民。久安作息。自索諾木肆惡以來。爾等為其驅遣。代小金川死守窮蹙。捐棄室家。身撓鋒鏑。已屬非計。向或不知索諾木逆惡。甘心為爾土司出力。今將索諾木罪跡宣布。爾等知索諾木不遵父訓。即為不孝。不感國恩。即為不忠。抗拒天朝。即為叛逆。似此不忠不孝。叛逆尤豎。與禽獸

何異。爾等良善番衆。何必為禽獸致力取死。雖至愚必不出此。爾番衆等。如能明於順逆之道。及早投降。仍令爾等安居善地。原可飽煖樂業。倘或不知審擇。甘助逆渠。即屬逆黨。將來大兵一至。有誅無赦。悔之晚矣。其索諾木兄弟。若有能體爾父郎卡之志。思保世業者。速將索諾木擒獻。即令承襲土司。全其一族。設或袒助先酋。則有逆黨緣坐。例在悉皆駢戮。雖已出家充當喇嘛。亦不能赦。天理王

法順逆顯然。禍福惟視爾等自取。持此明切傳檄云云。照此譯成番字。謄寫多張。於兩路軍營分頭宣布。或選土兵持往。或擇俘獲無用之人。齎回宣示。是亦解散衆心之一法。溫福等仍按應行攻進之路。俟衆兵調齊。分道並勦。不可因有此諭。稍存坐待之見。○又諭曰。阿桂奏南路侍衛章京俱令與綠營之領兵官同住。所辦甚是。侍衛章京等係派往勦賊之人。一切攻勦情形。必須親駐其地。詳細體察。兵丁出力與否。亦必朝夕同處。彼此相習。方能調度得宜。若平素均在營盤附近居住。臨陣方領兵行走。官兵何能合為一心。此必從前桂林為總督時。將伊等賓客相待。所以有此錯謬。今阿桂既將伊等分發領隊。著傳諭溫福等。西路軍營亦即照此辦理。○湖北巡撫陳輝祖奏。湖北省兵米除荊州等二十府州縣均係印官經管。及衛昌一營附近無員可管。且為數無多。應仍舊責成長樂縣

縣丞辦理外。其武昌襄陽鄖陽三通判。舊管兵米及存貯裏漕米穀。請俱改歸三知府就近經管。下部知之。○甲辰諭軍機大臣等。據福德奏。稱去歲與土爾扈特同來之烏梁海。袞楚克扎布。稱係果勒卓輝之孫。呼哩木。稱係瓜車凌之子。請將舊附果勒卓輝之烏梁海等。掣出。作為一旗。令袞楚克扎布管理。呼哩木。從前並無附駐屬人。請賞給呼哩木佐領虛銜。管束帶來人戶等語。福德所奏。非是。果勒卓輝。瓜車凌。從前歸附。朕曾授為總管。伊等並不感恩。尋又逃入俄羅斯。今其子孫復來。朕不治罪。仍令同烏梁海居住。即屬格外施恩。豈有將舊居此處之人。掣出給伊之理。著傳諭福德。賞給袞楚克扎布。呼哩木。驍騎校虛銜。仍附烏爾圖納遜。伊蘇特等旗分。率領現帶來人居住。以示鼓舞。如果効力勤慎。俟該旗驍騎校缺出補放。○以正藍旗漢軍叅領周大儒。為正白旗漢軍副都統。鑲藍

旗漢軍叅領陳國僖為鑲紅旗漢軍副都統。  
○豁免湖北江陵縣新開地方築隄挖壓民  
田四頃六十五畝有奇額賦。○乙巳。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諭朕駐蹕避  
暑山莊。所有八旗帶來引見補放步軍校人  
員。其擬陪之護軍校。驍騎校等。俱係微員。由  
京往還。徒多繁費。又不得陞用。伊等未免拮  
据。著加恩。此次補放步軍校。擬陪之護軍校。

驍騎校等。照外省補放驍騎校例。將擬陪之  
人記名。俟有步軍校缺出。即行坐補。不必帶  
來引見。嗣後遇朕駐蹕避暑山莊時。以此為  
例。○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彰寶奏。緬匪得魯  
蘊差頭目到關。請限六月初十日納貢還人  
之說。全屬虛謊。現在馳抵永昌。催提緬子孟  
矣等四人。及現來之獵夷拉撒等二人。嚴究  
確情馳奏。並委員解京一摺。當經傳諭彰寶  
所辦甚是。本日該督有由驛馳遞之摺。朕意

其必係到永昌後。將孟矣等訊有確供。及緬  
酋此次因忽有詭稱納貢還人之語。逐一窮  
究明晰。據詞入告。及閱其奏到各摺。一係撥  
解川省火藥。一係鄂蘭病痊赴川。而於孟矣  
等之曾否訊供解京。竟未提及。殊不可解。此  
等邊務夷情。關係緊要。彰寶既到永昌。何以  
視同泛常。尚未辦及。可謂不知事理輕重。彰  
寶著傳旨申飭。仍令即將孟矣等嚴行審訊。  
錄取確實供詞。一面遴委委員解京。一面即  
行奏聞。並將各關隘近日有無緬匪到關探  
聽信息之處。一併迅速覆奏。○定邊右副將  
軍大學士溫福等奏。從美美卡攻取賊卡後。  
逼近色爾渠大寨。連擊石木各卡十數處。仍  
派烏什哈達等分左右設伏。又派彰霸。巴三  
泰等帶兵據西北山峰。以截別斯滿來援之  
賊。派丕亨保設伏北山下。截殺敗往色爾渠  
之賊。臣等率兵突入。殺賊甚眾。其竄逸者。又  
經伏兵痛殲三十餘名。諭軍機大臣等。色爾

渠乃一大寨。碉房百數。拒守之賊甚多。所殺僅三十餘賊。不足舒憤申威。賊匪蟻聚。支拒一見。碉卡垂破。望風潰竄。此固若輩長技。但費力攻得一寨。自應盡力窮追。縱躡逐不及。亦當鎗擊礮轟。期於殲殪多人。庶使游魂喪膽。若竟聽其漏網逋誅。賊衆必仍向前途要隘聚守。是我得賊寨。轉須派人防守。分我兵力。而賊失此一寨。復留餘孽。為彼寨添人。實為非計。著傳諭溫福等。嗣後務須設法追剿。或量其形勢。豫為邀截。毋使免脫。○欽差尚書公福隆安奏。前蒙垂詢南路情形。諭將所餘兵。併撥西路攻剿。查南路地險。碉堅。較西路為甚。現業至達烏。前距美諾不遠。若厚集兵力。寬路由綽斯甲布進取。兼為勦滅金川之地。使兩金川疲於支守。久當自潰。西路固為切要。南路亦無不可辦之情形。應飭溫福。阿桂。覆奏定局。諭軍機大臣等。朕前因達烏一帶。路徑險仄。難以容集多人。與其頓兵

無用之地。不若酌量撥併西路。可資實濟。今福隆安既有此奏。著傳諭阿桂。令其自行酌量。如添調雲南湖廣之兵。即能乘勢深入。縛賊擒渠。自當檄催滇楚兵丁六千。邁赴南路。迅速妥辦。若多集兵丁。徒令株守山蹊。仍屬有名無實。即一面奏聞。一面飭知滇楚帶兵將領。徑赴西路應用。阿桂務就實在情形。籌度萬全。祇期於事有益。南路西路。本無區別。並將此諭令溫福等知之。○丙午。戶部議覆雲南巡撫李湖奏稱。黔省赴滇採買銅觔。查湯丹大礮等廠。專供京局。其餘各廠。供本省鼓鑄。及外省採買。第小廠每年祇出銅數千觔。至三五萬觔不等。惟金釵一廠。可獲銅一百數十萬觔。緣成色稍低。每百觔加耗二十三觔。又補餘銅一觔。例與高銅配給。各省領運。黔省亦應一體辦理。或鑄錢色點。可仿福建廣西等省。用白鉛配鑄。錢文一律光潤。無庸另議提煉。應如所奏。再稱運銅腳費。自廠

至省。歸滇報銷。自滇至黔。歸黔報銷。亦應如所奏。再滇省銅廠散處。其中遠廠。應於何處截算分銷。近廠不經省城者。或可無庸在滇給費。應令該撫飭司查辦。從之。○丁未。諭。今日據永德奏到屬員賢否一摺。內有左江道宋淇源。思恩府同知宋清源。籍貫均隸蘇州。名字亦屬相倣。似係兄弟排行。思恩雖非左江道所轄。但近在同省。其該管道府均係該道同僚。難保其必無囑託照應。而該上司亦不免於瞻顧徇情。殊非杜漸防微之道。嗣後道府以上等官。如有同胞及同祖兄弟叔姪。共在一省為丞倅牧令等官者。雖非該管本屬。並著該督撫查明具奏。量於鄰省對調。以昭慎重。該部即酌議定例具奏。所有宋淇源。宋清源。著永德查明。即遵照新例辦理。尋奏。嗣後道府以上等官。如有同胞及同祖兄弟叔姪。在一省為同知通判州縣等官。俱令官小者迴避。於總督所轄之鄰省。奏明對調。如

無所轄鄰省。即給咨赴部另補。請通行各省。并載入則例。從之。○又諭。據永德代在籍刑部主事陳蘭森請將本身應得封典。貤贈祖父陳宏謀一摺。所請非是。覃恩舊有貤封之例。原以子孫已列通顯。而祖若曾或未登仕版。或原秩較卑。因准廣為推恩。以遂顯揚之志。若子孫官品不及祖父之崇。則父為大夫。子為士。記有明文。向即照其祖父原階封贈。定例本未允協。如已故大學士陳宏謀曾任綸扉。其身後飾終令典。並照正一品之例。立碑賜葬。業已備荷殊榮。豈復藉一封誥之有無為光寵。而陳蘭森僅官主事。輒請照伊祖原官貤贈。於事理亦復不順。所請不准行。嗣後凡子孫職大。祖父職小者。自應廣錫類之恩。其子孫職小。祖父職大者。雖其在任時未得封典。亦不當因子孫遇有覃恩。仍照原官封贈。其如何定例之處。著該部詳晰另議具奏。尋奏。嗣後文武各官。除子孫職大於祖父

者。仍照子孫官階封贈外。其祖父職大於子孫。照祖父原官封贈之例。請停止。再婦人因子封贈。其父官高於子者。嫡母繼母從父官封贈之例。亦請停止。至庶出之子。身登仕版。其生母從子官請封贈者。仍照舊例辦理。請通行內外各衙門。并載入則例。從之。○諭軍機大臣等。據李本奏。川省現在進勘金川。府廳州縣等官。多委辦軍營糧站。其本缺印務。若委員署理。例應正署四六分食養廉。恐差員資斧竭蹶。現今佐雜代辦。其倉庫監獄。竟有乏人專管之慮。而一應民詞及重大事件。均非微員所可擅理。請照滇省派赴軍營之例。令辦差人員。全支本任養廉。其員缺悉行委員接署。按應食四分之數。另於截曠項下動支等語。所奏非是。地方官自當以民事為重。四川雖現在用兵。不過本省應辦事宜之一節。豈可因委辦軍務。遂置地方政事於不問。已為顧此失彼。況此等辦差人員。在任時。

久經全食廉俸。即偶遇公事派辦。實屬分所當然。且尚有六分支給。以資用度。亦何至遽形拮据。若伊等辦理軍務。果能奮勉。事竣覈奏。自可量其功能。遷擢議敘。是現任各員辦差。亦不得謂之獨勞偏苦。該上司等本不當以此為屬員總總過計。至慮其不得全支養廉。因而不另委員接署。以致民事廢弛。尤為因噎廢食。川省自去歲用兵以來。已一年有餘。正位各官員缺久懸。地方公務貽誤不知凡幾。於吏治民生。甚有關係。此皆阿爾泰等從前辦理不善所致。著傳諭文綬。即將川省出差各缺。速委妥員接署。實力整頓。毋使稍有叢脞。所有應得養廉。仍照定例四六支給。至該布政使李本。不以廢弛公事為重。祇以各員養廉沾沾奏請。殊屬錯謬。著傳旨嚴行申飭。將此遇軍報之便發往。○豁免直隸永定河下口永清縣築隄占用民地三頃八十八畝有奇額賦。○戊申中元節。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諭前據溫福奏川省支給兵米口糧前後數目不符請定章程一摺。即批令軍機大臣速議。隨據議照平定西陲新例止准日給口糧八合三勺。不應復援舊案。概以一升給與。朕以兵丁等正當奮勇進攻之時。自應格外優卹。因降旨加恩。仍准日給米一升。所有多給之數。係阿爾泰及軍需局員誤辦。著落分賠示儆。今據阿爾泰奏到認賠一摺。內稱上年十月內。曾將軍需各款

咨部。其口糧一項。照舊例日支米一升。經部覆准在案。因阿爾泰奏摺不甚明晰。面詢于敏中等。據奏前此議覆溫福摺。因關係軍務。即日議覆。約計西陲平定事例。不及檢查部檔。旋即查到覆准之案。恐部覆照金川舊例一升之處。辦理錯誤。復寄詢承辦之員。據覆稱。日給口糧八合三勺。係滿洲兵定例。綠營兵雖給米一升。其所得鹽菜銀兩。較滿洲兵為少。是以定例如此。並非多給。實係臣等錯誤。惶悚請罪。是此項兵米口糧。並非阿爾泰等違例妄費。乃軍機大臣意在節省錢糧。未加詳查。檔案所致。所有阿爾泰等請賠之項。著寬免。其原議之軍機大臣等。著交部察議。○又諭曰。文綬自去歲以來。辦事俱屬妥協。現又經理軍務。著賞戴花翎。以示鼓勵。○又諭曰。阿桂此次辦理。甚屬用心奮勉。著加恩賞戴花翎。至緯斯甲布等。差人投稟。尤為極好機會。自當速籌進取。所有該處軍糧。飭令



阿爾泰即行遞運。並著文綬加緊督催。毋稍遲緩。○諭軍機大臣等。內庫失銀一案。節據留京辦事王大臣等奏稱。一面審訊根究。一面嚴行躡緝。迄今已將一月。並無實在蹤蹟。徒然拘集多人。籠統詰問。總未得其端緒。殊屬不成事體。雖據內務府原奏。雍正年間。曾有護軍私配鎖匙。偷竊銀兩之事。或伊等復蹈故轍。亦未可知。即果如所云。亦斷非發覺之日。該班護軍所為。設欲就本日究詰。亦當

訊。是夜該班之人。早間何人最先散出。并查前次開庫之夜。何人該班。何人先散。自當就此兩層確訊。或有蹤線可尋。至此項銀兩。據報於六月十七日查明被竊。當時開庫之司員。及庫長庫丁拜唐阿蘇拉人等。究係何人先行看出。自當向伊等詰問。又此項銀兩。於何日兌足裝貯布袋。兌存以後。距發覺之日。中間開庫幾次。前次開庫時。曾否點查原封無缺。並係何人點查。上屆開庫。距此又隔幾

日。其中俱有緊要關鍵。可以推原。王大臣等亦曾見及於此。逐細推問否。乃概就所有人眾。漫為鞠訊。全未能切中竅要。可謂不善問事。而案久不結。株累多人。亦甚無謂。著傳諭王大臣等。先將應辦之護軍等。酌量當以失察責處。其管庫官員人等。分別議賠議罪。將此案即行完結。仍令英廉。一面嚴飭番捕。上緊躡緝。實力根究。務獲正犯真贓。另行審擬具奏。○又諭。前因宋元俊為人陰險。喪盡天

良。斷不可留其在軍營債事。已傳諭將宋元俊革職拏問。旋因福隆安。阿桂奏。令其仍帶兵往綽斯甲布。朕以其人既不足信。實屬非宜。若已起程。即將前旨暫留不發。但其居心可惡。豈宜令其復擁貲財。保妻子。隨傳諭高晉。令將宗元俊原籍家產。及其親屬。密為查點看守。且不必即行抄沒。高晉自應早已接奉遵辦。但續據福隆安奏。宋元俊在川。於番情頗為熟悉。綽斯甲布一路。若令宋元俊前

往。尚可駕馭得力。所有節次原奉查辦宋元俊諭旨。密封寄交阿桂。密存勿洩。是宋元俊帶兵之事已定。既因不得已而用之。又不宜令其別有見聞。心存疑懼。甚至中懷怨望。不肯實力妥辦。並致有意外之虞。於軍務甚有關係。高晉既往查其家產。伊家屬及其親族斷無不差覓急足。送信宋元俊之理。不可不嚴為防範。現已諭令高晉嚴密防查。但恐此旨未到以前。其江南家屬等業已寄信。則在江省難於查辦。著傳諭文綬於自安徽赴川總要路口。密派妥人盤詰。如有宋元俊家書。該督存留。不可發往宋元俊處。該督務須妥密辦理。毋令宋元俊知而疑懼。仍即遇便覆奏。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十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十三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七月己酉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至辛亥皆如之

○諭前派色布騰巴勒珠爾審訊伍岱捏參  
溫福一案色布騰巴勒珠爾護庇伍岱並未  
將伊詳審轉將溫福無關緊要事件反覆搜  
尋治罪亦所自取但其人本糊塗尚非有心  
壞事者可比至伍岱意欲參奏溫福自占地  
步亦屬小人常態但無顯然實証朕亦豈肯  
以未形之事苛求治罪著施恩將色布騰巴

勒珠爾徹去黃帶在家圈禁伍岱著發往伊  
犁自備資斧効力贖罪並諭中外知之○又  
諭據正白旗蒙古都統等奏稱原任盛京將  
軍阿蘭泰應賠銀兩請於伊子法禮哈阿禮  
哈依禮哈俸祿內減半坐扣完結等語適鑲  
黃旗滿洲都統奏稱將軍達勒當阿新柱等  
應賠銀兩請於伊等子孫俸祿內減半坐扣  
完結朕加恩均著寬免此特以達勒當阿等  
前在盛京將軍任內人尚體面辦事亦好之  
故阿蘭泰從前係在御前侍衛上行走之人  
補放將軍後曾有售賣鹿尾等項無恥之事  
而伊子法禮哈人亦年輕不能長進阿蘭泰  
應賠銀兩不可寬免法禮哈現係乾清門侍  
衛儘能賠補所有阿蘭泰應賠銀兩即著於  
法禮哈俸祿內減半坐扣完結阿禮哈依禮  
哈錢糧不必坐扣朕凡遇施恩治罪惟準度  
道理處以公平如阿蘭泰達勒當阿等同一  
應賠而一則寬免一則令賠者皆視伊等行

為優劣辦理。毫無偏護成見。將此通行曉諭知之。○協理糧餉散秩大臣阿爾泰奏。此次所調川黔兵。未帶餘丁。因將長夫應用。但餘丁一名。月支鹽菜銀五錢。而長夫一名。日給銀八分。所費較多。現飛咨各省隨帶餘丁。再每兵百名。給夫三十名。而部咨西路成例。馬兵百名。餘丁二十五名。步兵百名。餘丁二十名。皆未及三十名之數。伏思多帶餘丁。即可拔補兵額。應請以三十名為率。若長夫祇供背負樵汲之用。嗣後調來之兵。其無餘丁者。所給長夫。應減十名。諭軍機大臣等。現據阿爾泰酌議。餘丁長夫事宜。以餘丁可備充補。長夫祇供樵汲。已飛咨各省續調官兵。俱令備帶餘丁。自應如此辦理。又請每兵百名。定給長夫二十名。固為慎重錢糧起見。但官兵現在隨營出力。已議給與長夫三十名。今又忽復裁減。非所以體恤士眾。著溫福即就軍營實在情形。妥籌速奏。○庚戌。署雲貴總督

彰寶奏。騰越協領額貯火藥。因舊建藥庫窄隘。分貯寺觀。請於騰越州北門內空地。另建局房三間。歸併收管。下部知之。○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中牟縣民白永法妻李氏。○辛亥。軍機大臣等議准。伊犁將軍舒赫德奏。巴里坤駐防滿洲官兵各事宜。○巴里坤雖近內地。所駐官兵。遇有烏魯木齊差使。亦需調用。又係所屬。應請照例。協領及前鋒翼長一員。章京二員。俱賞戴花翎。前鋒校四員。俱賞戴藍翎。每佐領下催總一名。賞戴金頂翼長。章京。咨叅贊大臣指放。前鋒校。驍騎校。催總。由領隊大臣揀放。年終彙奏。○領隊大臣處印務筆帖式。擬定二缺。俟官兵到時。該大臣揀諳練能書者指派。咨烏魯木齊叅贊大臣具奏。嗣後每缺記名五人。有缺奏補。○兵丁需馬三千六百。由甘省綠營內撥給。每人二匹。其綠營缺額。將西安現拴馬撥還。不敷者。動馬價銀買補。駐防後。遇有倒斃。由伊犁馬

內撥給。如伊犁無餘馬。即動馬價銀買補。官兵初駐。一切需用物件。所費較多。並請減半支給。三年鹽菜銀應用。從之。○戶部議准山西巡撫三寶奏。稱綏遠城設有房租庫。向止管理房租。每月給公費銀二兩。嗣部議兼管該城兵紅白賞項。現又將備借官兵遠近差使等項銀。亦令該庫經管。請每月添給紙張飯食銀七兩五錢。冬春每月煤炭銀一兩。即於房租內動支。從之。○四川布政使李本

奏。前奉諭軍需火藥。飭臣上緊製造。并將籌辦情形。迅速覆奏。查川省鎮標協營。額貯火藥四十二萬餘觔。不宜盡動。以致貯備空虛。前曾酌撥二十萬餘觔。解交軍營外。五月底。又分咨雲貴陝甘督撫。各撥十萬觔。解川備用。至本省舊有產硝之江油。太平。二廠。及渝局。南川。等處。嚴飭地方官採煎外。又開採石砭廳屬之巖風。琵琶。二硐。廣元縣屬之麻灣。博子。侯家趙家等硐。趕緊配藥。陸續得四萬

三千餘觔。現有本省買硝製造者。有外省解硝配合者。有奏咨鄰省撥濟火藥。先後運到者。足敷各路軍營之用。報聞。○壬子。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晉等奏。到審擬准關盜犯一摺。已交三法司覈擬速奏矣。高晉等辦理此案。尚云請旨後再行正法。殊屬非是。此案劇盜。敢於糾夥行劫。闖署。情罪重大。與尋常盜犯不同。況久經獲犯訊供。即應早為審結。經朕於摺內批令速辦。並傳旨飭催。其供辭贓據。

俱已質訊確鑿。自應一面正法。一面奏聞。庶重案要犯。不致久稽顯戮。乃仍照尋常定案。必欲候旨施行。甚不識事體輕重。昨據何燭奏。到豫省拏獲之犯。除徐亮。非此案正盜。應另案完結。其金林一犯。已請王命。即正典刑。傳首淮關梟示。所辦自屬妥協。高晉等久任封疆。豈識見拘泥。轉不及何燭耶。高晉等著傳旨申飭。其董青山。李鳳臺。二犯。於奉到此旨之日。即行辦理。不必復候部覆。○又諭曰。

車布登扎布於烏梁海部棟人等逃往俄羅斯據報未即具奏本應交部查議姑念伊始授為將軍施恩免其交部傳諭飭行嗣後遇此等事即一面具奏一面辦理毋得復蹈故轍○癸丑諭前據阿爾泰等奏桂林有在軍營羣聚酣飲一款經福隆安訊明桂林遇同事大員往議公事留飯時或有之聚飲實無其事質之營中將佐官弁供證相同但阿爾泰查封桂林隨身貲財摺內列有食物一單南酒燒酒甚多並有燕窩海參等南味隨傳諭福隆安查訊此項酒菜得自何來因其已經起程尚未奏覆今面詢福隆安據奏酒菜等項俱係供應之員辦給阿爾泰任內即係如此並非始自桂林至軍營各自飲酒者不獨桂林一人並聞海味南菜西路自有商販帶往貿易不另辦送南路竟係官為辦送等語此即大謬統兵進剿之人當與士卒同甘苦諸軍皆粗糲充腸而大員獨形醉飽投

醪之義謂何即將領以上供餼稍優給以肉食足矣大臣等奉命勦賊惟當盡力督攻何暇復求珍味而營帳具餐嘉肴羅列非徒觀瞻有礙亦豈情理所安至西路海菜各種雖貨自行商但異味遠攜人必求售官兵月得鹽菜幾何又豈宜聽其糜耗向來西北兩路軍營從未聞有此何獨川省忽爾妄行此皆阿爾泰初定章程不善所致嗣後川省軍營供給海菜南酒等項俱著停撤即商販等赴營亦不得攜帶海菜酒餉其從前供給海菜等均非常例所有係於何項動用開銷並著文綬查明奏○又諭據鐘音奏紹興協守備高必升短價勒買草乾任意重責卒伍并串同千總章鳳勇剋扣兵糧種種貪縱不法請一併革職拏問等語高必升章鳳勇俱著革職拏問交與該督將案內應訊犯証一併嚴審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梭磨土婦情願派兵一千助剿金川隨扎

劉秉恬催督糧糈令董天弼上緊進攻籌辦甚是。又現在綽斯甲布綽窩各土司具稟紛紛懇請幫兵出力。此屬最好機會。若不趁此殄滅兩酋。將來各土司畏其吞噬。必轉而歸附金川。則逆酋鴟張益甚。此條萬難中止之事。至前此所詢火藥一項。原恐其透漏賊境。不可不嚴加防範。若官兵破賊攻碉。全賴以此制勝。自當隨宜施放。過為搏節。靳不輕用。奚異於因噎廢食乎。其議將續調之陝西兵。令往西路。在西路固可稍添兵力。但南路現須派兵由綽斯甲布一路進攻。若陝兵減去。南路恐又不敷。著傳諭溫福阿桂等。就兩路實在情形。通盤籌畫。仍飭令帶兵各員。就近取道遶行。○豁免甘肅中衛縣屬南灘南河沿恩河等堡水衝沙壓田一千九百九十四畝額賦。○旌表守正捐軀之安徽定遠縣民魏從義妻吳氏。○甲寅刑部議覆廣西按察使朱椿奏稱。蠹役最為民害。懲創立法已周。

但若輩素性狡詐。夤緣熟慣。或日久事冷。原官去任。改名復充。並潛往鄰邑充當。地方官無從辨識。請嗣後照竊盜例。初犯刺臂。再犯刺面。以杜鑽營復進。應如所奏。除分別賊數治罪外。無論首從。徒罪以下。以蠹役二字刺臂。流罪以上。刺面白役一體辦理。倘仍盤踞衙門充當者。照更名重役例治罪。或私毀刺字。照竊盜銷毀刺字例定擬。地方官漫無覺察。濫准充當。照知情故縱例革職。接任之員不行查出者。照徇情例降級調用。從之。○乙卯。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前因川省軍營糧運緊要。特派侍郎劉秉恬前往西路鄂寶前往南路。分頭督辦。今思南路徑僻站長。山巒陡險。輓運較艱。尤當設法趕運。劉秉恬平日頗能辦事。著調赴南路。上緊籌辦。阿爾泰著仍在南路幫同趕運。不得稍存推諉。其西路糧務。



即著鄂寶前往辦理。○諭軍機大臣等。據留京辦事王大臣等奏。於弘義閣南邊衣庫房上。經拔草匠役。於後簷垂脊後。見有白布袋一箇。內有元寶七箇。又垂脊之南瓦隴內。有元寶七箇。秤重七百三兩八錢。實係庫銀等語。此賊贖屬可惡。必應緝獲重懲。且初次被竊情形。是否屬真。自須切實根究。至前據奏庫中應發工程銀兩。原貯十一口袋內。失去一袋。今此所獲盛銀之袋。是否與庫內貯發前項銀兩之袋相符。或布包粗細。袋樣大小。稍有不同。即可從此根尋蹤線。至摺內稱為外賊所竊。實屬顯著等語。恐未必然。銀庫嚴密。出入俱有稽查。閒雜匪徒。豈能混入。且前據王大臣等勘驗情形。謂窓櫺不能容手探試。門鎖斷難自外而開。即就現在藏銀形跡而論。亦非熟識路徑之人。不能如此巧為藏掩。斷不可豫存外賊成見。致緊要關鍵。轉有疎漏。紫禁城內。外賊從何而入。豈不成笑話。

必係庫丁無疑。著傳諭留京王大臣等。即就現獲真贓。細心設法推尋。正賊自不難於緝究。並著英廉嚴飭番役。四面實力訪查。不可因已得贓銀。轉有疎懈。將此一併傳諭知之。○又諭熱河自十四日以來。雖連日多陰。時雨時霽。然雨勢不大。較上年尚不及十分之一。節據順天府府尹裘曰修等奏報京城十四五十八九等日。亦連次得雨。其雨勢大小。較去歲夏秋如何。不覺過多否。至圓明園一帶。新開河道。雨後消納若何。即間遇大雨時。尚致如上年積水否。著傳諭英廉。即行查明據實覆奏。尋奏本年京城雨水。實不及上年十分之一。無慮過多。細察圓明園一帶所開各河。宣洩俱為得力。並無泛溢。報聞。○丙辰。戶部議准。署漕運總督嘉謨。閱浙總督鍾音陞任浙江巡撫。富勒渾疏稱。浙江杭嚴嘉湖等衛屯田。皆幫丁自行執業。收租完餉。惟台州衛前後兩幫屯田。坐落臨海黃巖太平天

台。四縣離次寫遠。旗丁春出冬歸。不能兼顧。向係佃種。每畝輸津銀四五六分不等。不敷辦運。請自乾隆三十七年為始。無論豐歉。按照民田租額。酌中定數。上田交穀一石。中田九斗。下田八斗。第收穀一石。曬颺盡淨。實止八斗。而該衛又無倉廩。徵穀誠為不便。今覈定每淨穀一石。折銀六錢。其應完正耗餉銀。上中下一例。每畝一錢三分八釐零。即於徵租內扣除。餘銀給丁濟運。從之。○左都御史

張若柱奏。京城雜糧鋪戶。如有囤積齊行。操縱市價者。誠當盡法究處。至於開張鋪面。逐日交易。即有存留二三百石者。亦係隨買隨賣。流通無滯。請不必繩其多寡。得旨。所奏是。依議速行。○予故盛京將軍奉恩輔國公恒祿。祭葬如例。謚恭愍。○丁巳。諭曰。阿爾泰前在山東巡撫任內。實心察吏安民。克副任使。因擢授四川總督。其於地方一切政務。仍復認真。且聞其偶爾卧疾。即於枕上辦公。益憐

而嘉許之。是以特加恩簡任綸扉。仍膺封疆重寄。前此因修建

天壇燈竿。需用楠木材料。尺寸較長而大。行令川省採運。前任督臣未經辦及。阿爾泰到任後。即購得委員解京。曾將伊及辦解之員議敘。並加賞賚。仍令其將採辦工價。報部開銷。伊因解送燈竿之便。曾順帶木植料件。據稱伊將養廉銀三千兩捐辦。初以其出自惻隱。留於工程備用。旋即降旨。以後停其購解。現有軍機處檔案可查。乃近日聞其曾向人言。有將來必因此累及之語。即此已見其昧良飾詐。豈受恩任事之大臣。所宜出此。至小金川一事。固由阿爾泰經理不善。然其初以小加兵。且因其時征勦緬匪之事未竟。豈宜復興軍旅。因諭令妥協撫馭。以靜邊隅。及阿爾泰等親至土境。面諭僧格桑。悔罪受約。退地歸巢。遂亦有其既往。此實朕不欲勞師動衆

之本懷。若當時出自阿爾泰之意。希圖將就了事。以致逆首無所顧忌。養癰貽患。必早將伊明正典刑矣。此實番夷重務。朕未能先機果斷。惟自悔前此之姑息。必不肯諉過臣下。是以於阿爾泰格外原宥。即伊獲罪罷斥之後。旋即賞銜任用。如昔年

皇祖時。有欲徹三藩之意。下大臣等集議。惟米思翰明珠。以為應徹。遂即允行。及吳三桂叛逆。廷臣中因有請誅建議徹藩之人者。

皇祖以其事斷自宸衷。不肯歸罪臣下。曾

頒明旨宣示。朕之不如罪阿爾泰。亦惟守

祖訓為權衡耳。至兩金川均係內地土司。乃僧格桑與索諾木。狼狽為奸。敢於自作不靖。抗拒王師。而索諾木竟敢幫兵助逆。其情罪深為可惡。若不併為剿滅。兩酋必更逞其兇逆。恣肆橫行。漸至吞併附近各土司。聯為一氣。甚或侵及內地。皆不可知。尚復成何事體。此在事勢機宜。實有難於中止之局。朕於邊務

番情。惟欲計及久遠萬全之策。並非好為窮兵黷武也。且自辦軍務以來。朕宵旰運籌。不能稍暇。甚至盼望軍書。竟夜廢寢。朕亦何所利而好為煩勞若此乎。況兩金川久隸版籍。更非若準部回部可比。因其叛而申討。理所當然。即速為勦定。於中國境壤。初無所增。實與唐時之平淮蔡無異。雖其地較淮蔡稍遠。亦不足言勲績。又豈得疑朕為好大喜功乎。朕用兵不得已之苦衷。屢降諭旨甚明。茲復將此詳晰宣布。俾中外咸喻朕意。至阿爾泰自上年冬。加恩賞給散秩大臣銜。令其專辦糧務。伊久任總督。運糧員弁。皆其舊屬。何至呼應不靈。近復令其署理督篆。尤當上緊籌辦。乃於南路軍糧。節次遲誤。現在籌及綽斯甲布一路。分兵攻勦。專待糧集進發。昨據阿桂奏。阿爾泰辦理北路兵糧。催趲幾及一月。尚無運到者。則是伊有心貽誤軍務。實在於此。乃伊每向人言金川一事。將來必致貽累。

頃竟奏稱。年衰昏憤。運糧事務。亦不能勝任。請革職。留於軍營効力。俟軍務告竣。另請當差等語。是始終不肯以國事為念。惟圖置身事外。倚老負恩。天良何在。阿爾泰著革職。拿問。交與文綬。派員看守候訊。將此通諭知之。○戊午。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至辛酉皆如之。

○賜扈從王公大臣及蒙古王公台吉等食。

至辛酉皆如之。○軍機大臣等奏。審訊原任雲南布政使錢度。侵欺勒索。贓私屬實。應請即行正法。從之。○以甘肅安西道錢鑒為陝西按察使。○已未。諭據弘昉奏。閩海關各口岸。委員徵收稅課。請咨部分記功過一摺。所辦非是。各關口分派委員稽察。就其勤惰。分記功過。以示勸懲。乃該管關衙門。自應酌辦之事。本非可由部議叙議處。是以前歲弘昉條奏時。即批不必交部。令與鐘音詳酌辦理。

嗣據鐘音議覆。此款應聽該衙門自行辦理。而文員考覈功過。毋庸另辦。因為允行。今弘昉奏到。竟按分數盈絀。開列清單。請咨部稽覈。殊屬瑣屑不成事體。國家設立權關。原以稽查姦宄。巡緝地方。即定額抽徵。亦恐逐末過多。藉以遏禁限制。至各口岸商船出入。每月多寡不同。稅額即因之盈縮。豈能豫為定數。且委員等如果有多徵少報。及勒索賄放等情弊。查出即應治罪。若因此繁設科條。按月額為殿最。非惟事涉紛繁。不成政體。並恐委員等畏過貪功。違例浮徵。苛刻商賈。其流弊將無底止。即如昨歲淮關監督方體浴。因上年過關船少。額數不足。遂爾多方煩擾。轉致商販裹足不前。經朕察其辦理不善。將伊交部嚴加議處。即寓防微杜漸之意。朕辦理庶政。務崇大體。從不肯為繁碎難行之事。至徵權一事。惟嚴稽官吏之侵剝。不使絲毫累及商民。弘昉所奏不可行。并着傳旨申飭。仍

通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舒赫德等將土爾扈特渥巴錫舍楞等赴藏禮拜達賚喇嘛所派之人。官為辦理。派員護送等情具奏。此係伊等私事。理宜自備資斧前往。前杜爾伯特車凌烏巴什等。已如是辦理。今念其自俄羅斯投附以來。力甚窮促。且一切尚未習慣。格外施恩。姑准官為辦理護往。以後毋得照此。著傳諭車布登扎布。曉諭渥巴錫等外。並諭杜爾伯特車凌烏巴什等知之。

○吏部議覆。江西布政使李瀚奏。直省府州縣學額設教職二員。所以分任課士之責。亦為互相稽察之地。如該員等有同族親支。先後銓選一處。難免瞻顧之私。現袁州府萬載縣教諭趙由義。訓導趙由傑。詢其支派。尚在五服以內。請於所屬內酌量調補迴避。應如所奏。嗣後教職銓選發憑。該督撫驗看時。查明如係親族。同選一處者。咨部調補。請通行直省。載入則例。從之。○陞任浙江巡撫富勒

渾疏報。乾隆三十六年分。悉谿縣竈戶開墾沙塗一百二十五畝有奇。○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太湖廳民曹廷燦媳郁氏。○庚申。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留京辦事王大臣等。於弘義閣南邊衣庫房上。查出布袋元寶。並於衣庫南皮庫瓦龍內。得有杉槁一摺。隨傳諭王大臣等。將案情關鍵。逐一究詰。至所藏杉槁。固係接脚上簷之具。但杉槁長至丈餘。攜帶難於潛匿。西華諸門。出入盤詰甚嚴。如何能

聽其混入。若竟將此等杉槁。皆得攜至大殿院內。漫無稽查。則各門之防察。及管理銀庫之人。平日之一切疎懈。概可知矣。且紫禁城內。斷非外賊所能到。而初次勘驗情形。謂窓樞不能容手探試。問鑰難以自外而開。此必庫門啟閉時。查點稍疎。致在庫執役之人。潛混匿跡庫內。攫取逸出。裝點賊蹤。但拜唐阿等。雖熟悉路徑。究係內府旗人。諒不能習為上屋行竊之事。此必庫丁內有技慣穿窬者。

乘懈竊取。著傳諭王大臣等於庫丁中之形跡可疑者。詳加究詰。設法根線。正賊自不難於就獲。未識王大臣等曾辦及此否。將此傳諭知之。○叅贊大臣署四川提督阿桂奏。西路軍營。以沃克什為正路。而曾頭溝為協勒之師。南路以卡了為正路。而綽斯甲布。革布什咱。為協勒之師。必卡了一路。軍威強盛。則南路各土司。方可藉以無恐。且現在溫福一路。擣小金川之東。又有曾頭溝一路。以據其北。若卡了再得多兵。擣其西南。賊番腹背受攻。必難支禦。若將南路調撥所餘。及續調未到官兵。歸併西路。約咱一帶。止為駐守之計。則是名為三路。實僅有兩路。賊番窺南路力單。必徹其精銳。潛赴曾頭溝。沃克什等處固守。恐西路亦未必能即速奏功。諭軍機大臣等。阿桂覆奏南路之兵。不宜分往西路。所奏甚是。所有南路節次調派之兵。應仍歸阿桂統領妥辦。昨據溫福議。將第五次調赴南路。

之陝兵二千。改赴西路。如現在未赴西路。即令其仍歸南路備用。而以續調之湖廣兵二千。調往西路。若前項陝兵。已赴西路軍營。即將湖廣之二千兵。調赴南路。著傳諭溫福。阿桂。酌量檄調。並諭令陳輝祖知之。○辛酉。土爾扈特郡王巴木巴爾等入覲。上御澹泊敬誠殿召見。賜頂帶冠服有差。○諭曰。于秀著調補甘肅涼州鎮總兵。前往伊犁。換俞金鰲。辦理屯田事務。其湖南永州鎮員缺。即著巴格調補。至于秀所有涼州鎮印務。需員署理。勒爾謹新任總督。於各副將中。未能熟悉。著文綬將所知陝甘副將中。堪署總兵者。酌選一員。奏聞署理。○諭軍機大臣等。前以緬匪得魯蘊有差人到關一事。長清哈國興現駐關外。未經陳奏。因傳旨諭以提督總兵。原有奏事之責。況事關邊務夷情。尤當隨時入告。豈可僅以呈報總督為事。本日據長清遞到奏摺。由六百里加緊馳送。朕意其

必係緬匪近日別有消息關係緊要及經披閱乃不過覆奏接奉諭旨及稽查關隘等情此等奏摺止當差人齎奏由驛馳遞已屬不應何竟用六百里加緊馳奏耶長清太不曉事著傳旨嚴行申飭○壬戌豁免江蘇上海縣坍沒田一頃七十四畝有奇并太倉州民捐義冢田五畝額賦○豁免陝西興平縣水衝民屯及旗標廠外地畝二十三頃五十二畝有奇額賦○予故湖廣總督海明祭葬如例謚勤恪○旌表守正捐軀之山西陽曲縣民李昌妻劉氏陝西涇陽縣民劉廣妻李氏○是月直隸總督周元理奏永定北運二河自疏築工竣後節節深通隄壩堅固現天時晴正水不增長秋汛定卜安瀾至通省十府六州稟報自六月下旬以來得雨深透指日即獲豐收得旨覽奏欣慰但秋成尚遙昨近偶有作霖之象為之廛念不可即為盛滿之言也○署浙江巡撫熊學鵬奏謝署任恩并

請陞見得旨不必來但聞汝在浙頗過於瑣細不識大體此雖小過亦宜改之恐不愜眾望也○署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奏豫東上北河廳屬陽武汛之十七堡等處土性鬆浮為豫省隄工第一險要積年包培淤土頗著成效臣復於該處築半餞一道堅實足資抵禦儀考廳屬之儀封汛大河南趨於七堡迤下築壩攔截挑溜甚為得力惟察看情形終見偏趨側注現僱民夫於對岸抽溝切嘴以分溜勢上南河廳屬中牟汛之楊橋近河流北徙已化險為平可逐漸停鑲以節糜費第河勢雖已開行折而南趨九堡至十一堡隄工間有著河之所已飭河道於溜勢汕及隄根者止許酌鑲防護毋許輕進大埽招溜生工致糜帑料得旨此係河員積弊不可不除○又奏運河道孫廷槐陞授山東臬司前奉諭旨以運河收蓄機宜攸關緊要暫留孫廷槐防守秋汛俾新任運河道隨同學習現今



該陞道仍管道印。俟新任到濟交代。秋汛後赴臬任。得旨覽奏俱悉。雖然似此等事。汝即宜早奏。皆待朕慮及降旨。設偶爾遺忘。豈不誤事。○河南巡撫何燭奏。現准陞任陝西撫臣勒爾謹咨稱。四川攻勦金川。陝省所有火藥撥用無存。現委員赴河南採辦毛硝十七萬觔。應用查開封歸德陳州三府每年產硝止供本省及湖廣浙江江南江西廣東等省採買。並部硝之用。第四川現勦金川。比各省更關緊要。臣已飭司籌備。先儘陝省。俟委員一到。即照數交給。不至遲誤軍需。得旨嘉獎。○山東巡撫徐績奏。汶上縣汶河並東平州戴村壩下淤沙。前奉面諭挑濬。一律深通。六月中大雨後。汶水長發。順流無滯。上年伏汛戴村壩過水丈餘。本年過水不過二尺。得旨欣慰覽之。○陝甘總督勒爾謹奏。新疆南北各城駐劄綠營兵。前議五年一換。現除派赴川省進勦外。存營兵不敷派換。請就陝甘兩

省通盤籌辦。查闡展原派興漢鎮兵二百九十九名。應改於陝西提屬派換。庫爾喀喇烏蘇等屯原派陝西提屬兵八百九十五名。應改於肅州鎮屬派換。濟木薩原派陝西提屬並延綏興漢二鎮兵三百五十名。應改於巴里坤鎮屬派換。葉爾羌原派涼州固原二鎮兵六百五十二名。應儘數於固原鎮標派換。和闐原派涼州鎮標兵二百二十五名。應就涼州鎮及甘提屬通融派換。俟下屆期滿。出征兵凱旋。仍照前辦理。得旨如所議行。○署雲貴總督彭寶奏。查緬匪頭目得魯蘊從老官屯差來緬子孟矣等四人。臣馳至永昌親加嚴訊。據供得魯蘊自阿瓦至老官屯。實係懽駁與兩大頭目派伊來辦事。至六月初十日。僅有兩擺夷到軍營送禮。而日前所約納貢還人並未提及。實不知何故。想是貢禮尚未辦齊等語。所供難於憑信。倘此後得魯蘊親自款關。將內地官員送回。悔罪納貢。自當

遵旨酌辦。現除委員將孟矣等解京外。惟將臨邊關隘。謹密防守。如匪酋再有差來之人。悉數羈留。研究報聞。

實錄卷九百十三

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十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十四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副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八月癸亥朔諭軍機大

臣等據刑部審擬楊成兒等重利私當軍器一摺。所奏情節。殊未明晰。軍器中弓箭腰刀。兵丁或得自存備用。至盔甲自官為製造。以來均於公所存貯。惟遇大閱操演。臨時給發。用後仍即收回。兵丁等何得尚藏有盔甲。其九龍袋一項。係烏鎗隨用要件。自亦官為製造。或操演時給發用之。事後仍須繳回。亦非兵丁等所當家貯之物。何由持以質押。乃刑部於此等緊要關鍵。並未細加根究。即欲草

率完案。殊欠精詳。再摺內稱押當軍器之人。應行文提督衙門查獲等語。似此漫無指據。僅欲憑空緝捕。顛預了事。更屬非是。各犯等開鋪私押軍器。至四百餘件之多。為時已逾數月。赴鋪押當之人。豈得概諉為不相認識。於情理實不足信。如果悉心研鞠。各犯安能不吐實情。即使各犯狡飾支吾。何妨嚴加刑訊。著傳諭刑部堂官。即將以上各情節。逐一詳晰究鞠。務得實情。另行錄供具奏。尋奏。遵旨嚴訊。楊成兒等。究出認識之護軍披甲等姓名。據供。散給止操時。官未收同。故得押當。現照例擬杖一百。徒三年。至收當軍器倍利盤剥者。例止徒流。今請從重改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其失察各管官。咨部查議從之。○四川總督文綬奏。南路軍糧。經阿爾泰增價招商。每石運價十五兩外。加銀二三兩不等。現因食物騰貴。錢價更昂。仍有不敷。酌增至四兩。自章谷至卡子軍營。業經修整。

橋座。多雇站夫。自可趲運無阻。其新添緯斯甲布一路。塗徑紆仄。人力維艱。亦議照南路給價招商。一例催運。得旨嘉獎。○甲子。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至己巳。皆如之。  
○賜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土爾扈特郡王巴木巴爾等食。至己巳。皆如之。○遣官祭  
闕帝廟。○軍機大臣等議。覆陝甘總督勒爾謹奏。稱。移駐巴里坤滿兵二千。部議以西安現存兵四千餘。寧夏止存兵二千八百。行令俱於西安兵內派往。查西安除漢軍外。現存八旗馬步兵。實止二千。俱係前派駐伊犁莊涼等處。節次挑存。兼有世職養育兵在內。眷口繁重。糜費較多。該處兵房。恐不敷居住。請挑西安一千。寧夏一千。分派前往。應如所請。俟由京派出二千。分補原額。從之。○四川總督文綬奏。川省額設站馬。自出師以來。軍務

紛繁。不敷傳遞。各營官兵。派出進剿。其留營馬。與其虛糜草乾。不如暫撥驛站。查東北自廣元縣神宣驛入川。至省成都縣驛。共十九站。南自雙流縣。至口外約咱抵軍營。共三十站。西自郫縣。至口外熱耳寨抵軍營。共二十五站。又自桃關至口外曾頭溝。共二十三站。請於各營存馬內。撥一千五百。按站分給應用。令管站官。由司支領餵養。俟凱旋後歸還。其各營應支馬乾銀暫停。得旨嘉獎。○乙

丑。戶部等部議准。直隸總督周元理奏稱。古北口為畿輔重鎮。兵民食指殷繁。米糧須多儲備。查密雲縣向有邊儲米石一項。於古北口設倉廩十五間。貯米一萬餘石。第此項專為籌備兵食而設。請再添貯三萬石。以備緩急。該處接壤之熱河。四旗喀喇河屯。三廳。常平貯穀充盈。動用亦少。可勻撥穀六萬。作米三萬石。運交古北口存貯。除舊廩十五間外。應於迤北高阜地。添建倉廩六十間。移駐滿

缺同知一員經理。其密雲縣所需兵米。即於此項動支。該同知在口外產米各廳買補。出舊易新。請將密雲縣每年採買兵米一項停止。從之。○丙寅。諭軍機大臣等。去歲土爾扈特渥巴錫人等。自俄羅斯來投。朕念其窮困。施恩指賞。游牧。俾得資生。并飭理藩院行文知會俄羅斯。今俄羅斯薩納特衙門。遞到咨覆內稱。渥巴錫人等。俱係悖教匪人。不當收留。又稱其來時。將伊噶必丹官名都瑞之人

並一百五十多名俄羅斯帶來。懇求發回等語。閱咨文所稱。雖不敢顯然索取。渥巴錫人等。要其駕辭。妄扳灼然可見。不惟渥巴錫人等。斷無給伊之理。即實有帶來之人。亦不必查給。勅下理藩院。另行咨覆俄羅斯薩納特衙門外。并將此情節。傳諭舒赫德。令其曉諭渥巴錫等云。去歲爾等來投。經理藩院。遵旨咨明俄羅斯。今據覆稱。爾等係悖教匪人。不當施恩收留。又懇將爾等帶來之都瑞。並俄

羅斯人發回大皇帝察其誣妄并念爾等窮困不令發回已勅理藩院咨覆矣。曉諭後便詢渥巴錫等來時果否攜帶噶必丹官名都璫之人及俄羅斯人若干之處奏聞。所譯俄羅斯咨文及咨覆薩納特衙門回文一併鈐寄舒赫德等看。理藩院咨覆俄羅斯薩納特衙門回文曰奉

大皇帝諭覽俄羅斯覆文甚屬非理着該院詳明曉諭查文內稱鄰境各邦向無容留屬人之例。

大國不應收納等語土爾扈特渥巴錫人等與爾別一部落原非屬人自準部入居爾境爾國征調煩苛不堪其苦率衆來投我皇上為天下共主撫馭衆生豈有將願為臣僕之人拒而不納之理又稱此等逃人內有恃教惑衆匪人叛服不常日後必再投回等語試思數十萬戶來投其中即有匪人豈能悉為所惑顯係力不能支任其自去亦豈得謂

之脫逸我

皇上賞賚優渥俾各得生諒不至冒死投回縱有一二仍竄入爾境亦即棄之何足輕重再文內有不守和好恐兵戈不息人無寧居之語總之或以兵戈或守和好我

天朝惟視爾之自取而已再稱向來並未收受我蒙古部落一人我四部落四十九旗內扎薩克蒙古等受國重恩錫封汗爵豈土爾扈特被迫竄入爾地可比以必無之事徒駕空言誰其信之至云土爾扈特來時將爾噶必丹官名都璫併一百五十餘名俄羅斯帶出懇求給還爾等明知土爾扈特必不可復得冀得俄羅斯數人以全顏面為此取巧之詞但果否帶出多人當時未據報部今亦無從稽查前以爾等故違定議停止貿易後因再三祈請奏聞

大皇帝恩准復行為時未久何復肆言無狀如此揣爾等之意一則不能措詞不得已為此

粉飾。一則以土爾扈特深知爾處北鄙構釁情形。恐我用伊等圖爾疆土耳。

大皇帝惟欲安撫衆生。必不肯輕信人言。即廢和好。如爾等欲背棄前議。則亦聽之。爾等接到回文後。其熟籌利害。毋忽。○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等奏。木坪土司甲勒參納木卡瓦寺土舍索諾木雍中。並續派土兵協剿。懇請酌量獎勵。諭軍機大臣等。甲勒參納木卡。索諾木雍中。俱著加恩賞戴花翎。並賞甲勒參納木卡誠勤名號。索諾木雍中謹慎名號。以示鼓勵。○丁卯祭

先師孔子。遣大學士劉統勳行禮。○諭上年直隸秋雨過多。宛平等二十四州縣被災較重。節經降旨。分別蠲賑。並將蠲剩錢糧。分年帶徵。即此二十四州縣內之毗連災地。應徵錢糧。亦格外加恩。緩至秋後徵收。今歲畿輔自春夏以來。雨暘時若。麥收既獲。豐登秋稼。並臻大有。實為數年來所僅見。茲將屆開徵

節年緩帶銀米。閭閻自皆踴躍輸將。但念昨歲災地貧民。元氣初復。宜益加培養。以冀盈寧。所有乾隆三十三、四、五等年帶徵錢糧。數尚有限。自可按例輸納。至三十六年緩徵錢糧。為數稍多。若令新舊同時並徵。恐民力尚未免拮据。朕心深為軫念。著再加恩。將宛平、良鄉、涿州、東安、永清、固安、霸州、文安、大城、通州、寶坻、香河、武清、新城、雄縣、天津、靜海、寧晉、保定、三河、薊州、寧河、豐潤、玉田等二十四州縣被災蠲剩。及毗連災地處所。應行緩徵三十六年分銀兩穀豆。概緩至來年麥熟後。再行啟徵。俾小民生計益臻寬裕。以副朕愛養優卹之至意。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據余文儀奏。收支動存耗羨銀兩一摺。所開清單。殊未明晰。此項銀兩。例應每年奏報一次。止在簡明清楚。以便省覽。今該撫所開收支動存數目。以本年者列後。以節年者列前。且新收則起自乾隆三十年。開除則起自

二十六年積年滾算轉致眉目不清著傳諭余文儀嗣後每年覈覆具奏務將四柱開列明晰毋得過於煩碎轉滋牽混○又諭據勸爾謹奏甘省七月中疊沛甘霖省城及河西甘涼秦階一帶秋禾暢茂可望豐收惟臯蘭等縣間有被雹處所不能補種又寧夏府之中衛縣因山水衝塌溝洞以致渠水斷流田禾受旱現在分飭道府查勘等語甘省地瘠民貧一遇歉收閭閻生計即多拮据不可因通省有收而一二州縣偶被偏災不為實力查辦致令獨抱向隅著傳諭勸爾謹即將被雹受旱各處速飭委員詳加履勘應作何撫卹之處一面奏聞即照例作速辦理務使人皆得所以副朕軫念邊氓至意至甘省上年春間雨澤短少又當積歉之餘窮黎頗形艱窘幸秋成豐稔民氣大舒今此被有偏災各處民間景象較昨春何如並著查明據實具奏尋奉當即飭道府履勘惟臯蘭金縣靖遠

狄道渭源安定會寧平涼隆德固原靜寧鹽茶廳涇州華亭環縣平番靈州中衛西寧肅州高臺等三十一廳州縣已成偏災現查明被災戶口分數其倉貯充裕以本色給賑不敷酌量銀糧兼散再查被災各處距夏收不遠市糧並未加長尚無艱窘情形較昨春實勝得旨欣慰覽之○戊辰祭

大社

大稷遣裕親王廣祿恭代行禮○諭軍機大臣

等據彰寶奏今年輪應查閱雲貴二省營伍之年可否循照上屆之例再停止查閱一次等語各省營伍輪年查閱所以課勤惰而程實效簡覈不可稍疎滇黔二省上屆輪應查閱之期已經停止此次若復援前例停至下屆則前後相隔八年為期太遠恐各營弁兵等因久無甄覈漸生廢弛殊非整飭戎行之道而於滇省兵丁疲懦積習尤非所宜但據該督奏稱黔省將備各官多奉派赴川滇省



亦多分派巡防駐守所有該二省營伍今年姑准其暫停查閱明年即不便再展著傳諭該督明歲如或不能徧加親歷臨時再行奏明請旨或特派大臣往查或就近另為簡派不得待至下屆致軍政稍有玩愒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曰梁國治奏省局火藥於七月十七日轟失八百餘觔督辦之千總馬榮外委吳寶金丁啟鳳等傷重致斃其傷重之弁兵等現飭加緊調治并照例賠補酌量優卹等語轟失火藥自應照例賠補至千總馬榮等係督辦之員碾造時不能加意防範以致疎失本有應得之咎該弁等因此殞命亦由自取該撫即或覺其可憫欲加矜卹亦只應自行捐賞給與若照因公身死之例官為賞卹殊失勸懲之道可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曰周元理以直屬秋稼指日豐收草豆價值必賤奏請借給有驛各州縣一季工料銀兩豫備積貯草豆多買餘馬以裨郵政一摺所

奏甚是已如所請行矣驛馬馳遞文報承應差使關係緊要必須餵養臚壯方無貽誤芻秣所需尤宜先事豫籌當茲歲稔價減之時若乘此多買草豆并於額外酌買餘馬實足以資儲備而廣孳牧况工料銀兩本屬驛站應行歲支之項今先為借給一季令其通融籌辦仍於應領時分作四季扣還事屬兩便直隸情形如此山陝河南四川諒亦相同此四省今歲雨水均屬調勻歲收亦俱可期豐稔若亦仿照直隸辦法似為有益著傳諭山西陝西河南四川各督撫即就該處情形酌量籌議奏聞辦理周元理摺并鈔寄閱看○又諭據尹嘉銓奏報蘭州省城於六月內得雨優渥鞏昌等各屬亦深透不等秋禾滋長農民歡忭等語甘肅今年雖通省雨水不缺但昨據勒爾謹奏皋蘭等十八州縣於五月下旬暨六月二十二等日間被雹傷又寧夏府中衛縣於六月十七八等日因山水衝塌

環洞渠水斷流。白馬灘等處地畝現已受旱。隨即降旨傳諭該督。令其速行確查酌量分別撫卹。甘省地瘠民貧。即一隅偶被偏災。亦當善為經理。尹嘉銓身任藩司。民瘼所關。皆其專責。理應隨時據實入告。況此被雹受旱之事。皆在伊此次具摺以前。何以摺內竟無一字提及。惟槩稱雨澤應時。膚詞塞責。殊屬非是。尹嘉銓著傳旨申飭。○已已。遣官祭昭忠祠。○諭據阿桂奏報。七月二十一日。由墨

壟溝一路。夤夜進兵。於二十二日五更至甲爾木。乘大霧瀰漫之中。攻據山梁。連得石卡二十餘座。石碉四座。木柵一座。賊人披靡奔逸。經官兵追擊殲戮甚多。并殺死頭目一名。又將路通金川之格魯克古地方派兵占住。等語。阿桂自到南路軍營以來。督勵將士調度得宜。今復乘間襲據山梁。殲賊甚衆。直壓僧格宗賊巢。又分兵控扼金川要險。軍威大振。殊屬實心任事。阿桂著加恩授為內大臣。

其在事之將領弁兵等實力奮勉。均屬可嘉。著交部查明一併議敘。○諭軍機大臣等。據永德奏報廣西早稻收成八分有餘。而另摺又奏稱六月以來。恐天氣亢陽。農人不無待澤。續據各屬稟報先後均霈甘霖等語。殊屬可笑。盛夏天氣亢陽。乃屬常事。何必為此懸揣。恐致之詞。永德此奏。必因先曾望雨。後已隨得雨霑足。為此迴護之言耳。至摺內又稱米價較平日尚增。處處開倉借糶等語。尤屬

不曉事理。向來借糶等事。行於春夏青黃不接之時。俾貧民得資接濟。今既稱早禾登場。晚禾豐收。可卜糧價自日就平減。閭閻口食不患無資。豈可於麥收以後。為此無益之舉。耶。永德人本糊塗。此摺尤為迂謬。著傳旨申飭。○又諭據陳輝祖等奏省局火藥於七月十七日。轟失八百餘觔。督辦之千總馬榮。外委丁啟鳳等傷重致斃。其受傷之弁兵。現在醫治。已故弁兵分別議請賞卹等語。昨據梁

國治奏報摺內亦有此語。曾諭以馬榮等係督辦礮造火藥之人。不能加意防範。以致轟失多勦。本有應得之咎。該弁兵等因此殞命。亦由自取。該撫即或覺其可憫。欲加矜卹。捐貲給予。不應照因公身死之例。官為賞卹。陳輝祖何亦為此奏耶。至摺內又稱。營中春藥不至倏忽失火。倘別因疎玩起火。致傷多命。應查究起火之人治罪。將失防各官叅處藥局賠修之處。自應如此辦理。著傳諭該署督切實查明辦理。並諭令梁國治將失火緣由。有無別情。就近確查妥辦。○又諭南路自薛琮失利之後。久未進兵。今阿桂攻克甲爾木山梁。軍聲漸振。但官兵自墨壘溝進發。已深入八九十里。沿途堵守要隘。需兵正多。而此次所帶之兵。僅於各隘口分防內。酌量抽撥。恐兵力不足。不能乘勝深入。所有第五次之陝兵二千名。即日自可全抵達烏。又前次令湖廣豫備之二千兵。起程前赴西路。今南路

正當相機進剿。厚集兵力。自屬多多益善。著即傳諭陳輝祖速飭帶兵之員。將後調之二千兵。遄程前赴南路軍營。以資調遣。○又諭布拉克底土司安多爾巴旺土婦伽讓。俱各督派所屬土兵。隨同大兵進剿。誠悃可嘉。安多爾著賞戴花翎。并賞恭順名號。伽讓著賞恭懿名號。並賞緞四匹。以示鼓勵。○四川總督文綬奏南路糧運卡丫及綽斯甲布兩處軍營存米各三千餘石。起運在途。亦各數千石。至西路軍營存糧較多。其董天弼一路。係松茂道查禮督辦。已飭令詢明道路。設法趲運。臣在省為兩路接應。諭軍機大臣等文綬籌運兩路軍糧。甚為妥協。現在阿桂乘勢果入陝西。湖廣後調之兵。俱令前赴南路。糧貯尤宜源源接濟。以裕軍食。至綽斯甲布。係進勦金川分進之路。所有此路兵糧。亦當一律趲運。以備將來進兵。劉秉恬前經降旨調往南路。自即星速馳赴。上緊督辦。所有西路三

雜谷一帶糧糶既已酌定規條著即告知鄂寶令其接辦○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據朝銓等奏句驪河渡船應行動項修理前經移咨盛京工部續准咨覆委員會同查驗屬實應俟奏明到日再行辦理請敕下盛京工部委員估修等語船隻應行修造事件定例由奉天府衙門彙摺奏聞將奏准原摺移送工部辦理該府尹等於句驪河渡船修理一案不即循例具奏僅行移咨工部直俟該部覆稱奏明到日再辦始爾繕摺入告所辦本屬不合至各衙門於應行奏請交辦事件有不行具奏而僅以移咨私自商辦者曾經降旨令各該衙門直行糾參毋得率行咨駁了事今盛京工部於該府尹等咨查時自應照在京部院之例一面具摺參奏仍一面勘估興修方合事宜乃但以俟奏明再辦一語回覆彼此藉詞推諉輾轉遷延均屬非是朝銓景福博卿額俱著傳旨申飭○戶部議覆兩江總

督高晉奏稱安徽省民間所留古錢每千文內止一二文收買不成飭兩請照江蘇例聽從民便以杜滋擾再據江西各屬稟稱古錢亦甚有限請停收買惟私鑄小錢尚未盡絕請照江蘇奏准例每年三節收買畫一辦理應如所奏其已收古錢仍解局鎔鑄從之○辛未

太宗文皇帝忌辰遣官祭

昭陵○諭軍機大臣等前日三法司覈擬山東省踵行邪教一案已將擬以凌遲之首犯劉省過從寬改為應斬立決至劉省過之弟劉省愆并其長子劉銓法司均照大逆緣坐律擬以斬決今思劉省愆劉銓究係緣坐非本身罪犯可比均著從寬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將此由六百里傳諭遵照辦理并諭刑部堂官知之○又諭據福德奏稱接奉諭旨令作伊意授意烏梁海招來布圖庫人等已飭烏爾圖納遜伊蘇特出派佐領至阿勒坦

諾爾與巴桑商議。擇人前往傳言。令布圖庫聞知等語。福德所辦。殊屬冒昧。前因烏梁海哈哈雅克等言。自俄羅斯逃出時。布圖庫等亦有隨來之心。是以降旨作福德之意。隨便曉示烏梁海。令其聞知。如伊等來歸。自可收留。不必派人張揚辦理。福德可謂不知事體輕重。著傳旨申飭。○陞任浙江巡撫富勒渾疏報乾隆三十七年分。大嵩場竈戶開墾田地四百十五畝有奇。○豁免陝西郃陽縣崔盧二莊。及保寧堡水衝沙壓地五十頃有奇額賦。○以故貴州開州屬乖西司副土官劉嘉祥子瑄襲職。○壬申諭。昨兵部將揀發雲南武職人員。帶領引見。內由綠營漢官揀用者。止有一員。詢之該部。因向來遇有揀選漢員內。合例者甚少。未經保送到部。是以多將各處保送之滿洲人員揀補。但思綠營將領。雖屬滿漢參用。亦必須所占員缺。多寡適均。方合體制。若似此概將滿員揀發。行之日久。

勢必綠營盡成滿缺。非所以廣掄選而勵人材。即或成例稍有窒礙難行。亦何妨斟酌變通。俾武臣登進之途。益昭公允。著即交與兵部。將揀選武職人員。如何立法。令滿漢間用之處。另行詳悉妥議具奏。至巡捕營各員。本在應行揀選之列。因該員等俱有降級留任。及停陞處分。為例所格。不能與選。第京城人衆事繁。巡捕營有巡緝專司。該員等易于吏議。覈其情節。多屬因公。不至遽阻其上進之路。嗣後巡捕三營官員。現有降級停陞處分者。遇應行揀選時。仍准其一體揀選。其處分之案。即令其帶於新任。尋奏巡捕營員。業蒙恩旨。凡有降級停陞處分。俱准與選。嗣後請將行走已滿二年之漢侍衛。與巡捕營八旗滿洲蒙古人員。令各該管大臣保送。請派大臣會同揀選。引見記名後。遇各省奏請揀發。即與在部候補候選者。按滿漢分排引見。將次用完。再照此辦理。如請發多人。而在京漢

員。不敷揀選。請於需人之鄰省。將卓異及軍功邊俸。應陞綠旗人員內。論俸擬用。仍夾單請旨。再查揀發人員。例補題缺。而武職題缺多沿邊沿海苗疆要缺。必先儘本省豫保之員。伊等未免守候。嗣後請將揀發豫保人員。相問題用。如應用揀發。而人地不宜。許該督等於本省簡缺內對調。從之。○又諭。工部覈銷三官廟工程銀兩一摺。內開承修監督請銷工料銀二萬一千二百四兩零。比較原估節省銀三百四十六兩零。該部按冊覈減銀一千一百九十三兩零。請將覈減銀兩。并自行節省銀兩。交納戶部歸款等語。雖係照向例辦理。未為妥協。夫所謂節省者。本謂無可覈減。而能節省而言。若既經覈減。則造報時所開實銷銀數。已屬浮多。便不當復云節省。況節省一款。與覈減條目並傳。轉不足以服承辦人員之心。嗣後該部覈銷各處工程。除報銷時自行節省。而該部無覈減者。仍准存

節省名目外。其有呈報節省。復經該部覈減者。即將節省銀數。併入覈減款內。毋庸另開節省條目。以免重複。於事理方為允協。著為令。此摺即交該部照此覈辦。○又諭。據嘉謨奏。江西建昌府通判劉德寬。委押漕糧。已經三運。並無貽誤。請循例咨送戶部引見等語。向來同知通判等官。押運三次以上。俱能無過者。原應送部引見。准其陞用。但亦係照例辦理之事。此次該督所奏劉德寬一員。若於抵通時。即行送部。自可在熱河行在帶領。今已將次啟蹕進哨。始行奏請。須俟回京後。方能引見。該員各有本任職守。令其曠廢時日。旅食京師。轉非所以示體卹。劉德寬不必引見。著即交與該部照例陞用。○又諭。據徐績奏。汶上縣賊匪王四。即王大勇。劉四。即劉四海。乘間脫逃。旋據臨清州知州萬綿前。將王大勇拏獲。現在提犯併刑。禁人等審擬。請將汶上縣知縣彭以謙革職。典史劉祝三革職。

拏問等語。彭以譴著革職。劉祝三著革職。拏問。萬綿前於鄰縣越獄要犯甫逃入境。即行盤詰拏獲。頗屬能事。著該撫送部引見。○又諭旗員補用綠營。特為滿洲習俗。原係淳樸。騎射材技優長。補用伊等。可以引導綠旗。挽回漢人習氣。而外任得項較多。於生計亦屬有益。此朕惠養滿洲臣僕之意也。伊等到任。恪守滿洲舊習。以材藝為緊要。將綠旗漢習。善為訓導。不務奢侈。守分安常。歸來儘可度日。此方合理。乃伊等一到外任。全棄滿洲舊規。反染綠旗漢習。諸事妄行。將所餘之貲。不知撙節。濫行奢費。徒事虛文。甚至以買妾為事。年老無嗣之輩。置妾尚屬有因。若無故自圖取樂。彼此效尤。是何道理。竟不知朕惠養滿洲臣僕之意矣。將此著交與八旗大臣等通行曉諭各屬。有應陞補外任之侍衛章京官員等。嗣後凡有補放綠旗官員人等。到於任所。但守滿洲淳樸舊規。熟習材技。痛改虛

文浪費之惡習。以為綠旗人等表率。倘不知改過。一經發覺。必從重治罪。并將此著交與各省督撫提臣等嚴諭所屬官員外。仍留心查察。如有違者。即據實奏。勿得姑容。○諭軍機大臣等。據熊學鵬奏。寅保家人高尚德。派在東新關守口。因民人徐二。瓜船漏稅。私自勒罰免送。并用脚兇踢致斃等語。口岸家人稽查透漏。自應稟送辦理。今高尚德於徐二船隻過關。輒敢私行勒罰錢文。並不送往織造衙門究治。又倚勢逞兇。用脚連踢。以致徐二傷重斃命。目無法紀。該織造身任監督。於管口家人。不知嚴加約束。乃聽其兇橫至此。竟漫無覺察。該織造所司何事。著寅保即行明白回奏。○又諭據熊學鵬奏。織造寅保家人高尚德。因民人徐二漏稅違例勒罰。逞兇斃命。現飭嚴審定擬一摺。所奏是。已有旨令寅保明白回奏矣。高尚德敢於船隻過關。私罰私放。且行兇踢斃平民。不法已甚。而寅



保於其家人有無知情故縱及或僅失於覺察之處亦應分別查辦於案情方無滲漏今閱奏到摺內尚未據分晰聲敘著熊學鵬即將此案情節詳悉研審如寅保另有知情容縱情事即當據實參奏若尚無此等情弊則其咎又在漫無覺察亦應於審擬結案時隨摺聲明照例議處將此諭令知之○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等奏曾頭溝一路糧運遲誤屢次檄催布政使李本松茂道查禮彼此剖訴各執一詞現飛咨文綬速查仍就近急籌濟用諭軍機大臣等曾頭溝一路間道分兵期於迅速制勝今董天弼到彼已及月餘內地糧石乏夫滾運致稽進剿之期著傳諭文綬將此次遲誤緣由詳查據實嚴參仍即會同鄂寶上緊派員趨運使兵食日就充裕以便剋期進剿○溫福等又奏提督李煦所駐貢噶山左與德爾蘇連接乃海蘭察等軍營糧運必由之路因令遊擊富敏泰添砌

實錄卷一百一十五

三

接應賊番果於瑪爾迪克來擾經海蘭察哈國興前往救應殺賊多名現大營已至瑪爾迪克諭軍機大臣等賊衆乘間擾截官兵糧道若非海蘭察哈國興應練戎行隨機救應幾致踈虞海蘭察哈國興著各賞荷包四個現在大營至瑪爾迪克地方約及百里軍糧運送絡繹不絕賊番詭譎多端或占截來路或從後侵擾溫福等務須加意防範并傳諭海蘭察哈國興及守卡之侍衛章京等知之○軍機大臣等議覆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等奏稱兵丁應給長夫名數每川兵百名給夫二十黔兵百名給夫三十事關帑項自應畫一摺節辦理請照阿爾泰奏通減為二十名等語查川兵近在本省一切可以通融與黔兵隔省者有異況現正進剿應示體卹前議撥給已久不便遽減應仍以三十名給與從之○癸酉

太祖高皇帝忌辰遣官祭

福陵。○諭軍機大臣等據德保奏起解闕稅節省水脚一摺。此係應隨贏餘銀兩一併解部之項。該撫前此雖曾將贏餘比較數目具奏。尚未提及起解緣由。今此項節省銀兩既係隨贏餘搭解之款。自應將贏餘七萬餘兩敕列。并及此項搭解字樣。方為明晰。所奏並未將起解贏餘正數聲敘。轉稱另具咨批。竟似專為此一千餘金。委員特解。殊欠明妥。著傳諭德保嗣後遇有奏摺。務須明白敘列。毋得稍涉含糊。將此飭諭知之。○甲戌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至丁丑皆如之。○賜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土爾扈特郡王巴木巴爾等宴。至丁丑皆如之。○督理糧餉侍郎劉秉恬奏西路軍糧七月中官商運出灌口者已有一萬二千餘石。現運赴曾頭溝者止二千五百餘石。緣雇夫背運路遠力疲。勢難迅速。查由灌縣至雜谷腦三

百餘里。騎馱可以往來。現於灌縣買米一千石。用騾馬載運。至由雜谷腦抵軍營三百餘里。中有智固山陡峻。騾馬難行。臣文綬已飭就近州縣雇夫二千。空身至雜谷腦豫備接運。并募賣食鋪戶。給本往曾頭溝一路開張。俾資雇夫買食。現奉諭調臣赴南路。請暫留西路二三日。料理現辦夫糧及賣食鋪戶啟程。後即馳赴南路得旨嘉獎。○乙亥

萬壽節遣官祭

太廟後殿。○遣官祭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遣官祭

顯佑宮。

東嶽廟。

城隍廟。

上詣

皇太后行宮行禮。○御澹泊敬誠殿。扈從王公大臣官員。及蒙古王公台吉等。行慶賀禮。○四川總督文綬奏。鄂寶改赴西路。劉秉恬尚在西路未回。現阿桂乘勝進攻。糧務緊急。調夫應用。經糧員飛稟。阿爾泰乃並不折視。直

送省城。臣現即馳赴南路。督率催辦。諭軍機大臣等。阿桂攻克甲爾木山梁。調夫一千名應用。阿爾泰接到糧員飛稟。概不開視。轉迂道郵送成都。於軍糧重務。視同膜外。實屬有心貽誤。前將阿爾泰革職拿問。著文綬將此情節。併案嚴訊。定擬具奏。○丙子諭軍機大臣等。據三寶奏。太原駐防餘丁挑食撫標親丁錢糧。作為養育。以資生計。若遽裁革。恐不免致有失所一摺。所辦未為允協。八旗駐防

挑作督撫親丁。本屬非體。即云為其資生起

見。而以旗人籍巡撫隨糧分潤。其名亦不可居。該撫若以閒散幼丁衆多。欲為籌其養贍。何如裁巡撫之隨糧。增旗丁之養育。據實奏聞。候朕加恩降旨。其事自屬光明正大。於伊等生計。亦有實濟。況旗兵所闕糧餉。係由藩司支領。而巡撫隨糧。亦支自藩庫。均係官給之項。則量為挹注調劑。仍屬以公辦公。殊為兩便。所有太原駐防挑補巡撫衙門親丁之

處。著照西安例。即行裁汰。山西駐防城守尉。即係巡撫兼轄。其應如何增設養育兵。酌定章程之處。著傳諭三寶另行詳悉妥議具奏。尋奏。請按親丁原額四十分之數。增設養育兵四十名。照西安駐防養育例。月支銀一兩。朱三斗。遇折色之月。折給銀三錢。得旨。允行。下部知之。○又諭曰。溫福等勦賊數月。賊番據險死守。未能迅速集事。溫福豐昇額。惟在同心合力。獎勵官軍。相機籌畫。動出萬全。方

為有益。若意存躁急。惟事衝突。徒致兵力挫損。關係匪輕。溫福等切勿孟浪。致有疎虞。現今阿桂由墨壘溝覓間潛進。似有可乘之機。著傳諭溫福、阿桂將兩路情形通盤籌算。計何路可以速進。何路需用多兵。不難通融熟籌。合力速辦。兩路軍營俱為朕辦事。本無分彼此。溫福等諒不至稍存畛域之見也。至曾頭溝一路。為進攻底木達捷徑。若甘肅兵四千全到。軍聲自當更壯。設或尚須兵力。或可就近酌調。以助董天弼之用。溫福等當就該處實情妥協籌辦。佇聽捷音。至董天弼前經賞戴孔雀翎。今仍加恩賞戴。俾增體統。務期倍前努力。以副恩眷。○又諭川省官兵前因派往滇省。尚有應扣之項。其為數若干。係屬何年之事。何以至今尚未扣完。伊等現在隨征出力。自應令其生計寬裕。俾知感奮。乃仍照常坐扣。殊不足以示體卹。著文綬即將此項應扣銀兩如何酌量停緩。以紓兵力。悉心

籌議具奏。候朕降旨。○又諭昨俄羅斯薩納特衙門為收留土爾扈特渥巴錫等有移咨理藩院來文。朕命軍機大臣咨覆。所繕文書經朕將不周到處改正。添入後繕寫滿洲。俄羅斯拉題諾三體字進呈。披閱之下。竟將朕改正之語遺漏一節。伊等並未看出。此係行知外夷之事。所關綦重。何疎忽至此。朕故令伊等自行議處矣。現軍機行走大臣福隆安、慶桂俱年少甫經學習。一切未能周到。朕不能不為之留意。著將朕所改咨行俄羅斯文稿硃批。鈐寄舒赫德看。俾知朕今辦事尚費心力如此。舒赫德在彼尤當不辭勞瘁。妥協辦理。○丁丑諭據彰寶奏。易門縣知縣卜貽直有經管廠務之責。乃於課長私採礦砂。輾轉偷販。茫無知覺。任聽長隨書辦乘機受賄隱匿。顯有情弊。請旨革審等語。卜貽直著革職。交該撫同案內有名各犯一併嚴審定擬具奏。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十四

實錄卷之九百十四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十五

監修總裁官總纂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總纂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監修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八月戊寅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自避暑山莊啟鑾幸木蘭

○諭行在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錢艷各款照索守伺等原擬定以絞決固屬罪所應得但錢艷婪索多賾究因伊父錢度貪黷縱容所致錢艷著從寬改為應絞監候秋後處決○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官兵因風雪雨雹氣候寒冷將已得之甲爾木山梁退回不守現今七月下旬即使雨雹交作何至頓改

寒暄。此必係綠營。惟怯。駕詞徹退。明亮等。若於其時。詢明倡議之二三人。駢誅示衆。軍心自定。乃見不及此。隨同撤回。實有應得之咎。領隊大臣。隨從將軍。叅贊。固不可任意專擅。若獨當一面。遇有怯懦。弁兵。難於約束。即於陣前斬徇。以肅軍紀。此又與專擅者不同。如現在甲爾木官兵。竟將已得之地。棄而弗守。似此軍令廢弛。何以鼓勵戎行。阿桂可弗憬然動念乎。此次著照阿桂所請。明亮降為二等侍衛。烏爾圖納遜降為四等侍衛。念係初犯。僅予薄懲。若不知儆惕。復蹈前車。軍律具在。不能復為寬宥也。至退兵一節。或彼時實係雪後風寒。我兵衣單難禦。即勉強駐守山梁。究竟不能施展。萬一賊番乘機掩襲。更覺不成事體。則全軍退回。未可盡謂之失計。但在阿桂權宜酌辦。則可。將領以下。不得援此藉口也。再官兵退回。正恐繼進不易。如其地難以急圖。深入。又當於綽斯甲布一帶。分途

並進。以為牽制金川之計。總之軍行機要。務在隨時斟酌合宜。著傳諭阿桂。就現在情形。悉心籌畫具奏。以慰懸念。○是日駐蹕中闕行宮。○己卯。諭。昨據舒赫德等。將由伊犁厄魯特內。揀選一千戶。遣赴烏魯木齊具奏。朕交軍機大臣等。查明伊犁所有新舊厄魯特。約計三千五百餘戶。食餉者一千有餘。看來伊等生齒日繁。而隨土爾扈特來附之厄魯特。又增數百戶。雖經一體賞給孳生牲畜。但人數較多。錢糧有限。伊等未免拮据。著施恩再賞給錢糧五百分。俾得生計有資。舒赫德等奉到此旨。通行曉示厄魯特等。即遵旨辦理。○是日。駐蹕波羅河屯行宮。○庚辰。上遣侍衛福康。安。赴避暑山莊。皇太后行宮問安。○遣官祭黑龍潭。昭靈沛澤龍王之神。玉泉山。惠濟慈佑龍王之神。○諭。據周元理奏。永定北運二河。并淀河之千里長隄。及天津之格

淀隄等處。修築竣工。請親臨閱視。指示機宜。通省士民。得遂望幸之忱。倍深踴躍等語。畿甸河工水利。關係民生。朕屢念閭閻。勤求至計。屢經巡省。期慶安瀾。上年因積潦稍多。特命重臣前往勘畫。並大發帑金。詳議興修。俾瀦洩咸宜。田廬共資利賴。現在功作方成。仰荷

天庥告瑞。秋收豐稔。物阜民和。自當及時酌定章程。用垂久遠。且畿南一帶。羣黎生計。尤切

於懷。正思親歷周咨。覘悉其景象盈寧。以慰連年瞻念。允宜曲徇輿情。俯從所請。著於明歲仲春。諏吉恭謁

泰陵。禮成。即順道臨視淀河及永定下口。由水程進莅津門。還閱北運河工。相度疇咨。以答悃忱。而籌鞏固。副朕軫念畿氓至意。所有應行事宜。著各該衙門照例豫備。並著周元理嚴飭所屬。所過但可畧事掃除。毋得稍有增飾繁費。○諭軍機大臣等。南路已得之甲爾

木山梁。忽因風雪徹回。西路當上緊攻礮時。大礮又復炸裂。此次軍務。每當機會可乘。輒有阻滯。此時自更當奮力勦除。不可稍存觀望。試思僧格桑索諾木。以內地土司。敢於狼狽為奸。抗拒天兵。其罪均在不赦。此而不明正其罪。是王法有所不行。國家又將何以駕馭各土司。使之畏威懷德。因思金川歸順。迄今未及二十年。即已負固跳梁。如此彼時若能翦滅根株。豈不永除後患。是前此之姑容

已堪鑒戒。況索諾木情罪。更與莎羅奔。郎卡不同。從前金川未漸王化。侵擾附近土司。並未敢與官兵顯抗。悔罪乞降。原可貸其一死。索諾木乃給受印信之土司。敢於猖獗若此。是勦滅之舉。誠不可稍有游移。現在兩路官兵。距美諾俱不甚遠。小金川一隅。自可剋期蕝事。至金川賊衆。不過恃其險遠。兼可迫脅附近土司。為之守禦。今綽斯甲布黨孺。三雜谷。各處皆為我用。其勢既孤。又幫助小金川



賊衆經官兵殲戮不下數千。力量更為單薄。若厚集兵力。分道進攻。賊番疲於支拒。不能復顧農耕。彼竭我盈。勢將自潰。當今帑藏充盈。即多費數千萬金。何慮不完此局。且各土司踴躍出力。正欲藉我兵威。以除大患。若不拯其荼毒。俾得共享安恬。更非朕軫卹番夷之意。轉恐各土司首鼠兩端。中多顧忌。必致用力不堅。於軍務關係匪淺。著傳諭溫福。阿桂。豐昇額。善為駕馭。以收其效。○督理糧餉

侍郎鄂寶奏。曾頭溝糧運現在阻滯。查此路惟智固山最險。然非冰雪凝結時。騾馬可行。已飛札崇慶等十州縣。各雇騾三百。速解灌縣。即於灌縣買米三十石。趲運。再查一夫負米五斗。日行一站。騾馱可至一石。日行二三站。較為便捷。請於陝西購騾四千。解川應用。諭軍機大臣等。西路軍糧既可用騾馱載。南路自可照辦。雖雅州以南。山路崎嶇。然於險仄之地。安設人夫接運。至路寬處。仍用騾頭

馱載。日行一二站。自可源源接濟。西南兩路。通融辦理。計共用六千頭。當足濟事。著傳諭劉秉恬。文綬。速與鄂寶通盤籌酌。將兩路所需騾數。飛咨陝省調用。○又諭伊犁厄魯特生齒日繁。又添隨土爾扈特來歸之厄魯特數百戶。是以朕曾降旨。著再添賞五百分錢糧。但思伊犁新舊厄魯特。俱有所賞。孳生牲畜度日。今若將此添賞錢糧。給與五百人。則豐裕者過優。不得受惠者亦不少。著傳諭舒

赫德。即作伊意。將此五百分。定為食一兩錢糧之缺。如一披甲。改二養育兵例。勻作一千分。散給伊犁及移駐烏魯木齊之厄魯特等。定議請旨。○是日駐蹕張三營行宮。○辛巳上行圍。○是日駐蹕阿貴圖大營。○壬午上行圍。○諭軍機大臣等。據阿爾泰覆奏。遲誤綽斯甲布糧務情形一摺。內稱綽斯甲布一路。必須烏拉。無如附近綽地之黨壩土司。近為金川挾制。番商裹足不運等語。殊不可解。

黨壩土司。屢向溫福處投稟。盼望官兵即至。協力進勦金川。其意極為誠懇。並無為金川挾制之事。阿爾泰此語。得自何來。至綽斯甲布土司。係南路所屬。黨壩土司。係西路所屬。歷來凡有文稟。俱係分路辦理。南路之綽斯甲布運米。因何需西路之黨壩相幫。其中必有舛誤。且綽斯甲布一路運糧。前據文綬奏。經軍需局司道籌議定價。招商承運。並未若阿爾泰所言。如此阻難。此必阿爾泰已經誤運。為此推飾之詞。或李世傑。因籌運糧務未妥。捏詞以愚阿爾泰。皆未可定。但以執役恭順之土司。無端加以此等無稽之語。甚覺非宜。而造作此言。轉令金川長智。尤為非體。著傳諭文綬。將綽斯甲布一路之糧。即為熟籌妥辦。並將實在經由何處。作何辦理情形。據實覆奏。如承辦糧運之官弁兵民等。或有似阿爾泰任內。造言稽阻者。查明懲治。一二人以儆其餘。並諭劉秉恬知之。尋文綬奏。八月

中。先後運赴綽斯甲布軍糧。除逐日支發外。此時約存五六千石。至成都各屬商民所運。現督令趲至打箭鑪。及噶達章谷等處。分別運往。綽斯甲布一路之米。可不致缺乏。臣并諭明正土司。多撥蠻夫轉運。該土司極為踴躍。實無經由西路黨壩。及為金川挾制之事。如官兵造言稽阻。察訪得實。即行懲治。報聞。

○是日。駐蹕海拉蘇台大營。○癸未。上行圍。○諭。前據阿爾泰。宋元俊。會奏桂林匪

張欺罔一案。如稱薛琮在郭舟山一帶。具稟告急。桂林並不派兵救援。甚至有將銀向金川贖取迷失兵丁之事。實堪駭異。因將桂林革職拏問。特派福隆安。馳往軍營勘問。如查審屬實。即欲將桂林在軍營正法。示眾。旋據福隆安審明。桂林並無造屋居住。驕縱不法各款。至薛琮告急稟至。桂林即派宋元俊赴援。彼未得路前往。其發銀贖取兵丁一節。係司員汪承霈。及知州曹煨等。以布拉克底巴

旺土兵尋覓綠營迷失之兵頗為出力向糧員取銀備賞曾經稟之桂林支發並非欲賞金川之人並調取宋元俊所封糧餉簿冊覈對其取銀日期適當布拉克底巴旺覓回兵丁之際確鑿可據實與金川無涉並審有宋元俊構陷串飾情節則桂林尚非法所難貸但其在軍營日親麪藥食飲珍羞止圖己身安逸不能與士卒同甘苦且北山梁損傷兵丁數目並不查明據實陳奏意存掩飾亦不得謂之無罪但未若原叅之甚耳桂林前歲由山西按察使進京陛見看其人尚曉事可以造就旋即擢為侍郎令在軍機處行走冀得學習有成其於軍務本未經練上年以阿爾泰等辦理因循節節貽誤因派桂林前往查看原非欲畀以封疆重寄後因其陳奏軍營諸務頗屬實心且中竅要而阿爾泰日益衰庸誤事是以即授桂林為四川總督統領南路官兵伊自受任以後攻取約咱卡達

烏等處董率奮勉甚合機宜以無意中新用之人乃能經理妥協若此實為喜出望外及閱阿爾泰等叅奏則桂林竟爾改絃易轍前後如出兩人又非朕意料所及今既審明各款非若從前張廣泗之有心貽誤可比覈其情罪尚不至於死桂林著加恩發往伊犁自備資斧効力贖罪交與舒赫德令其在印房學習當差至汪承霈不過隨往辦事司員其與曹煨林偽相商取銀備賞一節如果向金川贖取不特桂林罪無可寬即汪承霈等亦當從重治罪今訊明實係備賞布拉克底巴旺之人且經宋元俊汪騰龍屢次教令串供汪承霈不肯扶同諉卸傾陷桂林尚屬具有本心亦著從寬免罪復還其郎中帶革職留任仍在軍機章京上行走曹煨林偽與汪承霈本同一事俱著加恩復還同知知州均帶革職留任交與文綬仍令其酌量辦差宋元俊前經桂林派其帶兵往援薛琮初以無路

可進退回。旋欲改由革布什咱取道。亦未成行。已難辭貽誤之咎。而於桂林叅案。從中捏飾。唆供意圖傾害。本當按律治罪。念其自去歲隨征以來。頗知奮勉。且此次尚屬初犯。是以從寬。仍留總兵任。令其在軍營。益加感奮宣力。以勵後效。朕於諸臣功罪。辦理一秉大公。從不絲毫稍存成見。此次桂林之案。如果阿爾泰原奏屬實。則其人必不可留於人世。當即於軍營立正典刑。俾共知警惕。朕亦斷不肯稍存姑息。今其重款。雖已審虛。而本分應得之罪。自在。亦不肯因其經人誣陷。並為原免。其餘寬宥各員。或恕其已往。或勉以後圖。亦仍視其人之自取。此實朕法外之仁。伊等惟當益知感恩畏法。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等奏。由德爾蘇。至貢噶山梁。賊番新立碉卡。經海蘭察哈國興。帶同章京侍衛等攻撲。賊不能支。遂得搶占二卡。其南山梁一帶。亦經章京德保等

連奪三卡。得旨嘉獎。○是日。駐蹕呼魯蘇台大營。○甲申。

上行圍。○兵部議奏各省馬兵取中武生。應留營仍食原糧。與馬兵一體差操較拔。准其鄉試。請通行直省遵照從之。○是日。駐蹕博東圖大營。翼日如之。○乙酉。

世宗憲皇帝忌辰。遣官祭

泰陵。○諭工部以哈密巴里坤等十二處物料價值。前經駁令陝甘總督查覈。屢次咨催。久未奏報。請令該督速行更正刪減。造冊具奏一摺。殊未得辦事要領。陝甘總督向駐內地。距新疆甚遠。一切物價。何由深知。勢必仍行各該處查覈。往返稽延。勢所不免。無怪前此之逾期不覆也。伊犁喀什噶爾等處。俱駐有辦事大臣。若令其就近稽查。則數易覈實。為期亦能迅速。嗣後該部遇有新疆應行駁查料值。除照常行知該督外。即一面專行各該處辦事大臣。就近作速確查。會同該督覈實

報部辦理。不但事歸簡易。而考覈亦更得實濟。著為令。○丙戌。

上行圍。○遣官祭賢良祠。○是日駐蹕納爾蘇台達巴漢西大營。○丁亥。

上行圍。○是日駐蹕格爾赤老大營。○戊子。秋分。夕。

月於西郊。遣誠親王允祕恭代行禮。○

上行圍。○諭據勒爾謹奏。階州改遣重犯三名。同時越獄脫逃。吏目楊肇賢廢弛玩忽。知州

王培宗並不督率防範。請分別革審等語。楊肇賢著革職拏問。交該督同刑禁人等嚴審治罪。王培宗著革職。留於該地方協緝。○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五月以後。喇布楚克一路。節次攻破賊碉共十八座。瑪爾迪克一路。攻破賊碉共二十二座。賊番所恃以抗拒者。惟在碉卡聯絡。得以運送薪米。今溫福所得碉卡。不為不多。若附近賊番要隘之處。俱經攻毀。則所拒守大碉。已至孤立無援。輓輸

不繼。因何得以苟延日久。且既云攻碉。則或制其要害。或斷其應援。方為有益。若所攻碉卡如許之多。而於要隘毫無關涉。豈不枉費兵力乎。況賊番所守碉卡。必不能多貯糧石。乘其隨時運送。相機遮截。則守碉者將不攻自潰。溫福等何見不及此。著傳諭溫福等。即將現在情形。據實覆奏。○又諭。曰。畢沅奏。陝省市驛稀少。應向民間購備。自宜如此辦理。但須嚴飭地方官。據實給價。無得派累。至節次赴川驛頭。已有七八千之多。不難即以此馱運軍糧。無須陝省廣為購買。著傳諭文綬查明此項驛頭。現存若干。就近派撥應用。以節糜費而省物力。○是日駐蹕薩勒巴爾哈達大營。○己丑。

上行圍。○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奏。暹羅國鄭昭稟送粵省海豐縣民陳俊卿等。眷口回籍。并據河仙鎮莫士麟。差人齎送文稟。李侍堯擬以已意。檄覆兩人。俟鄭昭處送到內地。

民人量為獎勵。示以羈縻。亦祇可如此辦理。但梁上選等係內地民人。輒敢糾伴挈眷。潛赴外國港口居住。甚屬不成事體。此等民人於送到時。均應訊明。按例懲治。沿海居民出口。例禁綦嚴。守口地方官弁。何得任其攜家擅出。漫無稽查。則平日海禁之廢弛。已可概見。著李侍堯查明失察。梁上選等出口之該管地方員弁。據實叅處。嗣後仍須嚴飭沿海各口。實力稽查。毋得稍有疎縱。將此傳諭知

之。○又諭曰。湖廣總兵馬虎。雲南副將斐慎。並湖南副將扎拉芬。俱著赴南路軍營聽用。○叅贊大臣署四川提督阿桂奏。據綽斯甲布土司稟稱。金川派兵圖占黨壩官寨。黨壩土婦和爾郭求援。已發兵往助。臣以黨壩附近曾頭溝。當即行知董天弼前往駐防。並咨明溫福就近督辦。惟是金川為小金川死力拒守。名為幫助。實已并吞。今當分兵先攻金川。庶可堅各土司歸順之心。且使賊番徹回

自衛。則小金川失恃。宋入不難。是綽斯甲布一路官兵。實難姑待。臣令宋元俊剋日起程。而宋元俊現請添兵。應俟糧運稍充。續調兵到。酌量撥往。諭軍機大臣等。綽斯甲布一聞黨壩告急。發兵往助。實屬恭順。著阿桂酌加獎賞。以示鼓勵。計賊番到黨壩地方。較董天弼進兵之期。尚早一日。賊近我遠。誠恐緩不及事。未知董天弼辦理若何。至宋元俊帶兵往綽斯甲布。既可得其駕馭之力。兼可控扼

金川。相機襲擊。該鎮現請添兵。自應酌量派給。以厚兵力。今已飛諭滇楚等兵。馳赴南路。阿桂將應派綽斯甲布之兵。先檄知帶兵人員。即由打箭鑪徑往。○是日。駐蹕庫庫英圖大營。○庚寅。

上行圍。○諭。據索諾木策凌奏。稱德雲調補巴里坤領隊大臣。明山補授副都統。作為烏嚕木齊領隊大臣。其每年如何支給養廉之處。請旨辦理等語。巴里坤事務較簡。德雲著支

給銀五百兩。明山係獲罪發往烏魯木齊。自備資斧効力之人。朕將伊補放副都統。授為烏魯木齊領隊大臣。已屬格外殊恩。不必支給養廉。嗣後若另遣人更換明山時。著每年支給銀六百兩。○是日。駐蹕們都達巴漢昂阿大營。○辛卯。

上行圍。○吏部議覆御史范宜賓奏稱道府州縣等員。凡遇丁憂及革職者。毋得因例內有聽其自便之語。寄居原任地方。請於交代清楚後。令該管上司給咨催令回籍。以杜囑託營求之弊。并令原籍督撫將回籍月日。報部存案。應如所奏。交代後限三個月回籍。逗遛者。照旗員議處。該管官照容留旗人例議處。其有經手未完事件。應請展限者。督撫於咨內聲明從之。○以貴州按察使韋謙恒為貴州布政使。准關監督國棟為貴州按察使。○是日。駐蹕哈爾哈和羅昂阿南大營。○壬辰。上行圍。○護江西巡撫布政使李瀚奏。江西省

每年額支兵米。其撫標左右南昌鎮標前後城守水師等六營。向歸糧道經營。其餘各標協營。皆由各屬坐給。惟寧州銅鼓營距州遠。向歸駐劄銅鼓地方之瑞州府同知收放。仍責成該州察查。又吉安府屬之蓮花廳。歲需防兵米。係廳員經營。該廳原管刑名錢穀事件。應請仍循舊例。均毋庸議改下部知之。○是日。駐蹕鄂倫索和圖大營。○是月。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奏。毛城鋪下游之洪灘

二河。為減洩黃河要路。從前因無淤墊。水利業內未經興挑。亦未議派員經營。現河道雖係深通。隄堰不無殘缺。該河上承毛城鋪滾壩。下接徐溪口灘河。計一百六十里。跨碭山。蕭縣宿州境內。請責成蕭碭二縣主簿。及宿州州同。按界分管。伏秋大汛。會同地方官督率附近居民。照業食佃力之例。挑濬修築。并飭淮徐道率同蕭碭通判。每年查勘一次。臣與河臣亦輪年往查一次。庶不致日久廢弛。



得旨。如所議行。○署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奏各廳鑲修埽工。全資稽秣。現已登場。知會撫臣委員購辦。總期來歲足用而止。不使發辦過多。致久貯霉爛。又豫省河面寬濶。兩岸長隄。皆屬險要。向來節省可緩之埽工。加幫緊要之土隄。以資抵禦。現親驗水痕高下。隄身崇卑。逐段量明密記。以杜不肖之員。估報興修時。暗藏偷減。浮冒之弊。得旨。覽奏具見留心。○河南巡撫何燁奏。奉諭以直督周元理奏請。借給有驛州縣。一季工料銀兩。豫備草豆餘馬。以裨郵政。查豫省邇年。滇省文報差使較少。至川省例由山西轉遞。不相經涉。額設馬已敷用。無需多備。至養馬工料。向例各州縣於額徵錢糧內。按季扣存購買。現連歲豐稔。草豆不慮價昂。如再借一季工料。轉恐州縣因銀數寬裕。任意挪移滋弊。請無庸照直省辦理。報聞。○山東巡撫徐績奏。前於乾隆三十五六年。因畿輔麥收歉薄。暫開海

禁。以通商販。今聞直省歲豐。可無需海運接濟。且開禁已逾兩載。各海口直通外洋。日久恐滋偷漏。請將利津海豐等縣。海口封禁。以重海防。報聞。○又奏。通省常平倉穀。民欠七十萬七千餘石。當此豐年。應上緊徵收。以清宿逋。但民間雜糧並種。若令易穀還倉。未免周折。應請兼收雜糧。其應買平糶缺額穀。現儘原存之價。飭屬採買。毋許延玩。至近年賑卹。動缺穀三十萬八千餘石。應動地丁銀買補。本年普免錢糧。無項可動。且現在徵買等穀。為數已多。如一併飭買。恐妨民食。請俟來歲秋熟後。動帑買足。得旨。嘉獎。○山西巡撫三寶奏。晉省驛馬。共三千五百餘匹。安設南北兩路。前以南路專遞川省文報。挑撥應用。奏准添雇民馬七百餘。撥補驛額。約計半年歸還。現在尚不致缺乏。惟草豆自應乘賤豫買寬裕。今奉恩旨。准借一季工料銀四萬三千餘兩。按驛分給。以八分買草豆。二分買餘

馬於明歲工料銀內分四季扣還歸款得旨嘉獎。○護陝西巡撫布政使畢沅奏陝省西接新疆南通蜀道為各站差使總匯之區茲蒙恩准借支工料銀兩俾得先事豫籌第一季尚不敷用請借二季銀一萬三千四百餘兩再近因進勦金川軍報旁午經文綬奏明沿途地方官通融辦給馬騾倒站接替所用腳價現俱在通省夫馬工料銀內攤扣若此項同時坐扣未免拮据請以凱旋日為始棧外分四季棧內分八季扣還得旨允行。○又奏前奉諭恩賞進征兵丁衣履等項查興漢鳳商等處不產羊皮延綏榆一帶布疋昂貴人工亦少若令各營自行製造未免購買維艱惟西安同州二屬貨充工聚當即派西安知府等分頭照市值購買設局趲辦製備既可剋期價值亦較撙節本月望前即可全數運竣得旨嘉獎。○兩廣總督李侍堯廣東巡撫德保奏奉旨通諭各省凡瀕水地面除已

墾者免禁外毋許復行占耕查粵東濱海潮汐直達內河惠州肇慶南雄三江之水均以海為歸全在水道寬濶庶免漫溢向來海旁沙洲許近水貧民報墾臣李侍堯巡閱所至見園築日多奪流有礙於乾隆三十五年會同臣德保飭司確查惟山頭地角零星數畝者方准承升其餘概禁園築兩年以來查無占耕之事得旨好不可日久而懈當實力永久行之。

實錄卷九一五

李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十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十六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主事孫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九月癸巳朔戶部議覆

廣東布政使姚成烈奏稱粵東平糶穀石節年未補者尚多請嗣後限本年秋成後採買倘初次逾限將罰俸一年舊例改為降一級留任二次革職留任三次革任買足後開復查處分太重恐州縣爭先採買轉妨民食事不可行至稱有捏報原價不敷玩不買補并虛報買足者令道府嚴查分別議處應如所奏飭各該督撫實力遵行從之○是日駐蹕額勒蘇錫納大營○甲午

上行圍○諭據徐績奏新授西寧道陸燿稟稱

蒙恩逾格擢用不敢以親老道遠為辭懇請給假一月送母至京居住即行赴任等語陸

燿既因母老不能遠涉長途該員在東省已

歷年餘於地方諸務較為諳練若即留於東

省補用殊屬兩便現在山東道員內陳繩祖

甫經蒞任於風土事宜均須學習自不及陸

燿之曾經閱歷陸燿著調補山東運河道其

甘肅西寧道員缺即著陳繩祖調補○又諭

刑部奏河南羅山縣民潘九思與王李氏通

姦主使王李氏勒死伊子王孟隆一案該撫

何謂將王李氏照平人謀殺加功律擬以絞

候於情理未妥請改發伊犁為奴一摺所駁

甚是上年河南省林朱氏因姦謀污伊媳黃

氏不從用藥毒死一案其處心積慮慘毒非

常姑媳之恩已絕是以降旨照平人謀殺律

定擬為淫兇傷化者示儆至此案王李氏聽

從姦夫謀殺伊子其淫賤殘忍固不足齒於

人類。但母子為天性之親。與姑媳之義。以人合者。本屬有間。若以子死之故。令其母縶首抵償。於情理究為不順。何煇援照林朱氏因姦殺媳成案。問擬未免拘泥失當。刑部請照鮑楊氏謀殺伊子之案。擬發伊犁。給與兵丁為奴。自屬允協。著照刑部所擬完結。併通諭中外。問刑衙門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土部議覆。表曰修等籌辦永定河應行事宜摺內。有不甚明晰之處。如所稱向例每旱土一方。

給挑土募夫銀七分。至疏濬中泓。則每方給銀四分等語。水中撈濬淤泥。較之挑挖旱土。其施工難易迥殊。旱方之價。自應較水方為省。何以中泓水土。每方止給銀四分。而旱土每方轉給至七分。至摺內稱疏濬永定中泓工程。係高斌方觀承等奏派附近村民挑挖。每土一方。用夫二名。每名給米一升外。給鹽菜錢五文。歷年以折銀四分報銷。則又似係永定河久定章程。因何遽行議改。現因永定

河過汛後。溜緩沙停。設立濬船。令河兵撐駕。撈運淤土至兩岸。實為事半功倍。則又何須有水方之事。且麥汛至白露。各兵上隄防汛。每船又許添雇民夫辦理。非為撈濬水中淤泥。更有何事。是設立濬船。令河兵順溜排蕩。使之通流無滯。事屬兩便。焉得復有需挑挖水方之事。即防汛時添雇人夫。亦不過附近居民。按日受值。自有永定河舊例可循。又何必復照旱方覈計。以上情節。俱未為允協。著傳諭工部堂官。將此情節。問明表曰修。即行逐一明晰聲明。回奏。到日再降諭旨。○叅贊大臣署四川提督阿桂奏。第五次陝兵二千內。一千二百餘名。已赴西路。其至南路達烏者。僅七百餘名。第六次陝兵一千。因西路尚在需兵。仍飭將備帶赴西路。至南路兵。除派往綽斯甲布及革布什咱。共八千外。兵力本單。今奉諭將湖廣後起兵二千。即往南路。加以滇楚兵到。自可果入。再據脫出之屯兵供

稱索諾木。派勒烏圖以上賊番禦西路。噶拉依以上賊番禦南路。是賊黨鴟張。今日之辦小金川。與辦金川無異。但綽斯甲布土司。必俟官兵前進。方肯多派土兵助剿。而南路各土司。又必俟綽斯甲布協助。方能實力奮攻。是此路進兵尤急。近因宋元俊染病。稍遲數日。俟其病體稍愈。糧運充裕。立即進發。諭軍機大臣等。前阿桂奏。官兵自甲爾木山梁退回。俟有續調兵到。即行前進。占據之語。續據雲南湖廣督撫。奏聞官兵入川日期。阿桂處應有帶兵大員稟報。何以今日摺內。並未奏到。又阿桂另摺奏稱。綽斯甲布一路進兵。更難稍緩。但宋元俊染患時疫。未能迅速進兵。阿桂宜將應派之兵。派員先行帶往。并諭宋元俊在後繼進。方屬妥協。設或宋元俊病難速痊。又尚須另籌接代之人。不可因循姑待。坐失事機。且據金川脫出屯兵供詞。索諾木將所有賊衆。盡派助小金川。支禦西南兩路。

則境內自必空虛。此時若由綽斯甲布乘間直入。或將索諾木勦擒。全局竟可不勞而定。自是極好機會。惜乎進兵稍遲。不能先發制人耳。至綽斯甲布之兵。由革布什咱挑撥前往。革布什咱甫經收服。其地為章谷後路。所有派駐之兵。不宜過於抽撥。今現調之昭通及湖廣兵六千名。早入川境。阿桂酌調數千。選員帶赴綽斯甲布。較之專調革布什咱之兵。更為得力。阿桂當就現在情形。通盤籌酌。務出萬全。兵部議覆。山西布政使朱珪奏。稱州縣官派胥役長隨。經管驛站。每借黏貼印花。開銷使費。與差員跟役分肥。請嗣後令有驛官。於應付差使後。即將過站日期。夫馬實數。填繕印文。申報督撫驛道。按季咨部查覈。其黏貼印花之處。通行革除。以清郵政。查黏貼印花。原以防差員枉道逗遛。並跟役中途患病留養。憑此扣除夫馬。未便竟裁。請嗣後各站印花。毋庸交差員黏貼。由有驛州縣。

按起申送督撫該督撫逐起按站先後黏貼成本按月咨部如差員中途遇事應行扣除令其將勘牌付驛註明轉傳下站遵照從之○四川總督文綬等奏新調滇楚兵前經阿爾泰咨令多帶餘丁近據各撫覆稱兵已起程不及雇募請將滇楚及川三省兵每百名照舊給餘丁三十名之例即以餘丁鹽菜口糧給兵令雇長夫以資樵汲查餘丁實支口糧長夫全行折價相較並無浮費從之○是

日駐蹕安巴究和羅昂阿大營○乙未

上行圍○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金川賊首悉力抵禦西南兩路料其境內空虛曾令阿桂派兵由綽斯甲布一路為禱虛之計今據溫福奏訊沃克什脫出番人供詞索諾木惟恐綽斯甲布土司引導官兵進剿并懼該土司自行發兵攻打等語則綽斯甲布一路實為有隙可乘著傳諭阿桂速撥兵四五千選派勇幹將領帶往并駕馭綽斯甲布土司作為鄉

導出其不意乘間進攻實為事半功倍阿桂務須努力為之○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等奏據董天弼稟稱曾頭溝一路現領甘省兵一千餘並漢土兵練三千六百餘進剿又派甘省兵一千七百三雜谷土兵七百由梭磨之堪卓溝分剿統俟軍糧稍裕迅發諭軍機大臣等董天弼既帶兵前往曾頭溝一路正當乘此機會迅速進取即或口糧稍未充裕所過番地遇有糧食亦可用價售買番人貪得價值自必踴躍樂從且克取礮卡更可因糧於賊並割取未獲禾稼以裕軍食尤為便益著傳諭董天弼務須鼓勵官兵前進毋得刻遲仍令鄂寶速行催趲糧運以資接濟○是日駐蹕烏蘭哈達大營○丙申

上行圍○諭前以溫福等奏曾頭溝一路糧運遲誤軍需局司道及總理糧務之松茂道查禮等各執一詞彼此剖辨因降旨令文綬據實查明分別參奏今據查奏此次曾頭溝糧

運軍需局不能酌量先遠後近以濟急需乃令各屬米石先運雜谷。後運曾頭溝。本係辦理不善。而查禮於所派人夫到日並不詳查事例。輒將在站之夫冒昧支應。甘省兵丁致無餘夫。可以滾運。殊屬錯謬等語。查禮係專司糧務之員。所有曾頭溝一路辦運遲延。實由該員貽誤所致。罪無可逭。即著革職。留於軍營。自備資斧。辦理糧餉。効力贖罪。如再有遲誤。即於軍前正法示衆。軍需局司道等

經理不善。亦難辭咎。李本杜玉林俱著交部嚴加議處。又諭前因于秀派往伊犁辦理屯田事務。其涼州鎮印務需員署理。諭令文綬將所知陝甘兩省副將中堪署總兵者酌選一員奏聞。令據該督奏稱陝甘副將內實無堪署之員。查有蘭州城守營叅將烏爾納熟悉營伍材堪委用。請即令其護理等語。著照所請。烏爾納准其護理涼州鎮總兵印務。○諭軍機大臣等南路自雅州至打箭爐西

路由灌縣至桃關各站均係內地所需夫役自當於經由之地雇覓應用。或間遇偏僻小邑亦宜附近幫雇協濟。則小民執役不致過勞。購募亦易。即番夷地界隨處可雇烏拉。並不必藉資寫遠。今據劉秉恬文綬等奏糧運章程。竟是軍需局按照閩省州縣均勻通派依程定限。選役管押赴站。所辦殊未允協。又請定以三月更換一次。是遠道之人前撥甫經到站。後撥又將起程。僕僕道途殆無虛日。

尤為非計。且因偶一用兵而令通省百姓疲於奔走。亦非所以體朕惠愛閭閻之意。於事斷不可行。著傳諭文綬等另行妥籌良法。定議奏聞。尋文綬等奏。臣等再三籌議。如就經由之地不敷雇用。應令軍需局酌定附近地方協助。其寫遠州縣如楚滇連界處有願效子來之義者亦應酌量幫貼。以均勞逸。并飭該管道府嚴禁胥役侵蝕之弊。至三個月一更換之處係照從前進勦金川之例。第為期



太促。僕僕道途。誠為非計。請酌中定。以五個月一換。其西路軍營及曾頭溝等處。俟確查妥酌。照南路畫一辦理。得旨。如所議行。督理糧餉侍郎劉秉恬等奏。各站人夫。俱非土著。約束實難。請派州縣印官總其事。至南路清溪林口頭道水等處。山險路長。請添設三站。其西路尤溪。映秀灣。興文坪等三站。距省不遠。騾馬馱載可行。應請裁撤。再炒麪性輕。易於裹帶。現於米石外。兼辦數萬觔。運再兩路糧運。維艱。每米一石。腳價需二十兩上下。現軍營文武員弁跟役。及土兵未出境者。均請照平定金川例。半米半折。每米一石。以八九兩分別折支。其願全支折色者。聽從之。○陞任浙江巡撫富勒渾疏報。乾隆三十六年分開墾慈谿。臨海。海寧。分水等四縣田地。沙塗八頃十五畝有奇。○是日。駐蹕坡賚昂阿大營。○丁酉。上遣侍衛春寧。赴避暑山莊。

皇太后行宮問安。行圍。○諭曰。薩喇勒從前頗屬出力。其子玉魯斯。著施恩寬免其罪。仍襲子爵。鄂勒哲依鄂羅什呼之文特古斯。亦曾著有勞蹟。所襲子爵。著即留伊本身。○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刑部等衙門。進呈雲南省秋審緩決人犯本內。有阮國秀一名。尋閱原案。並未聲敘。及細加檢覈。則該部將上年所定緩決人犯。亦概行列入舊事。竟不開明情罪具題。殊屬非是。每年秋審時。該部將讞冊進呈。其情實人犯。俱再三披閱。反覆參詳。至緩決各案。原不能逐一偏覽。第其中有情節較重。於法司定案時。即行存記。俟秋審進本。留心覆閱。或所定尚屬平允。即照擬入緩者。亦自情法難寬。改為情實者。此等案犯。與情實冊同為詳覈。及經勾到一次。則上屆所定緩決。至下屆毋庸更改。無須再為檢覈。是以曾經降旨。令刑部將舊事緩決。止列犯名。不必復具案由。以省繁複。此指曾經勾到者而

言。至上年乃停勾之年。該部雖將情實緩決。各本照例具題。朕以既不勾到。則情實緩決。各犯俱無可辦。是以每次進本。不過照常批發。並未如每年詳閱。原欲俟今歲秋審時。一併細加鑒覈。此在刑部堂官等。或未能深知。朕意。劉統勳。自在朕前。亦豈得諉為不知乎。是本年秋審。原屬兩年併辦。雖係上年緩決。仍與新事無異。自應將各原案。仍照上年全列備覽。方為妥合。乃刑部竟視同積年舊緩決。將案情一概刪除。實為錯誤。此本已交內閣查取。上年紅本呈閱。但刑部所辦。一省如此。恐各省均屬相同。憑何校覈。著傳諭刑部堂官。將上年所定緩決人犯。均詳敘案情具題。其現在已經出本。不及釐辦者。或將上年進呈黃冊。及批發紅本。趕送行在備閱。嗣後凡遇停勾次年。均遵此旨妥辦。將此飭諭刑部堂官知之。○又諭。本日刑部進呈雲南省秋審本內情實人犯。共三十一起。經九卿由

緩決改入者。共有四起。是所改實屬過多。且如絞犯呂昌佐。以兵丁逞威私拷將並無贓証之李姓斃命。又絞犯楊士珍。亦係兵丁。以爭座細故。輒糾夥聚毆黃沂戕命。又斬犯黃瑋。幫同盜葬拒捕。將劉開曜毆斃。又絞犯張僕。因妬姦生疑。將朱煥踢斃。以上四犯。覈其情罪。均係法無可寬。九卿所改甚當。該撫李湖。概行擬入緩決。殊屬過於輕縱。秋讞大典。理宜詳慎覈擬。俾無枉濫。李湖向任直隸臬司時。辦理刑名。尚為妥協。何以甫任巡撫。輒存姑息。豈欲藉此以博寬厚之名耶。李湖著傳旨申飭。○是日。駐蹕塔哩雅圖昂阿西大營。○戊戌。賜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土爾扈特郡王。巴木巴爾等食。○督理糧餉侍郎劉秉恬奏。南路軍糧。以雅州府為總匯。由省城至雅州。四百餘里。路尚平坦。由雅州抵打箭鑪。六百餘里。山路險仄。而打箭鑪又為分運各路軍營總匯。一往卡子達烏。一

往吉地。丹東一由噶達資隆轉運。綽斯甲布之木池。惟木池一路未設臺站。臣文綬已飭幹員與各土司議雇烏拉長運。查章谷現存米萬餘石。距卡了達烏吉地。丹東不遠。無難運送。惟綽斯甲布一路正在剋期進兵。現擬先赴噶達資隆辦。南路糧運人以為難。臣亦不敢以為易。然天下總無必不可辦之事。惟與督臣文綬悉心料理。以期輓運有資。得肯所見甚是。勉為之。是日駐蹕張三營行宮。

己亥。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工部議覆永定河事宜摺內。早方水方給值多寡倒置。及添雇民夫。復以水方計算。種種俱未明晰。是以傳諭工部堂官等令其問之。表曰修。另行詳悉覆奏。今工部並未將所詢情節逐一確覆。奏祇將表曰修原請改給銀七分之處。另行議駁。於事理仍屬不求甚解。轉似朕前旨詢問。專為惜費起見。殊屬非是。水方施工難於早方。而舊定價值。早多於水。其故已不可曉。

且既用濬船。撈濬中泓所挖之土。自必有按船定方之法。第船有大小。如果立定成規。據實覈計。每船挖泥若干。作為一方。不致隱射捏混。即照七分之例支給。亦復何妨。若不過有名無實。雖四分亦為虛冒。朕意惟在就工覈實。並非節省錢糧。昨為畿輔民生籌計。安全不惜數十萬帑金。繕工保障。豈肯於此小費斤斤致靳。何工部堂官及表曰修。皆未能深喻朕意耶。又表曰修摺內稱。每年桑乾水涸。不能用濬船之時。凡有應行挑挖之處。挖至旱土之下。亦有水方等語。此又係原摺所無。在表曰修之意。特舉此為水方徵驗。不知既立章程。即應有一定成式。此項工程。如係歲所必需。原款即應列入。何直待問及。始復陳出此語。工部堂官復置之不議。將來當如何報銷。又何以覈其工歸實用乎。若再傳諭工部堂官。仍將各情節。問明表曰修。另行通盤確覈。據實回奏。不許顛預無實。所有奏到

各摺均發還俟覆奏到日另降諭旨。○吏部等部議覆山西巡撫三寶奏稱朔平府屬右玉縣之威遠堡向設巡檢一員前撫臣彭寶以大同府屬豐鎮廳大莊科開墾需員請裁威遠堡巡檢移設大莊科現查該堡烟戶繁多商賈雲集且距右玉縣五十里一切巡緝印官鞭長莫及查朔平府常豐倉大使專司收放兵糧別無事件今右衛八旗官兵節次裁汰僅存三百餘員名大朔二府屬徵解兵糧均經改折請將倉務就近歸朔平府經歷兼管裁常豐倉大使一缺仍於威遠堡改設巡檢各換給圖記應如所奏從之。○以福建臺灣鎮總兵章紳漳州鎮總兵何恩和對調。○是日駐蹕波羅河屯行宮。○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據文綬奏籌補倉儲請及時採買米三十萬石以備接濟軍需一摺今歲川省夏秋兩熟俱獲豐登各州縣動缺倉糧乘時採買自屬應辦之事前於七月內召見周煌據

奏蜀中素稱產米之區每遇豐年下游省分皆取資川米商販搬運甚多似應量為禁制等語朕彼時以外省販運米糧裒益盈虛原所不禁自不便僅為一省閭閻口食計稍存遏糴之見今思湖廣江西江南各省本年一律豐收是處米糧充足不復仰給於蜀米無庸商舶流通況西南兩路現俱購辦軍糈而各州縣又須採買至三十萬石若再聽商販搬運外出恐本地市儉藉以居奇增價於民食致有妨礙是就現在情形而計不可不為川省留其有餘著傳諭文綬留心體察於夔州漢中等處豫為禁約毋令商運販載外省牟利期於川省民用軍糧均有裨益仍將作何辦理之處附便奏聞尋奏奉諭已分飭成都嘉定雅州敘州潼川順慶各府眉資邛瀘各州凡近水次處嚴禁商販毋許透漏至漢中產米本多向不借資川省惟川東與楚省一水可通商販絡繹第查重夔兩府及酉陽

忠州石砬等處距省寫遠為派買軍糈所不及該處產米甚多倉貯易於買補現新穀登場農民出售度用恐概行禁止不無穀賤之弊且下游江楚等省同屬豐收取資有限時價不致驟昂請暫聽流通以為民便報聞○是日駐蹕中關行宮○辛丑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長蘆鹽政西寧疏報乾隆三十六年分竈戶開墾灘地七十四畝有奇

○貴州巡撫覺羅圖思德疏報乾隆三十六年分開墾廣順麻哈普安甕安天柱五州縣額外荒田五十三畝有奇○鑄給伊犁綏定城巡檢移駐惠寧城圖記從伊犁將軍舒赫德請也○是日駐蹕避暑山莊至丁未皆如之○壬寅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曰溫福等奏八月二十等日官軍進攻美美卡兵丁土練等陣亡者

六名受傷五十餘名著溫福查明送部議卹其受傷之士弁遊擊銜班第嘉勒守備銜納木嘉勒亦著交部議敘○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等奏南北兩山賊卡於八月二十六日賊衆自行燒燬臣溫福即從阿喀木雅前進壓至木蘭壩臣豐昇額亦從美美卡壓至日喀爾橋嗣據哈國興海蘭察李煦等稟稱賊酋屢在瑪爾迪克卡外喊求願盡退沃克什地方當即諭以僧格桑如果悔罪應將各卡全行撤退二十六日賊衆果將各卡柵毀撤該提督等隨壓至沃克什舊寨現賊聚守於路頂宗一帶山梁苟延殘喘臣等仍督兵進剿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正當攻圍之際忽見賊寨焚燒即應乘機急擊痛殲醜類方足振威解恨乃竟聽賊自去自來而於已逃出卡之賊尚不能勦殺則駐兵在彼何為至賊在瑪爾迪克山梁甫經哈國興等許降何以能同時將各卡盡行毀撤均不可解溫

福此時惟當督兵併力進攻。不可因此稍懈。如賊首以退地求饒之說。向溫福等支飾。即當責以罪惡重大。天兵申討。不減不休。雖將原地退出。不能稍為寬宥。若逆首或向哈國興等別有求饒之說。原可量其情形。計誘智取。又不妨隨機應變。務出萬全。至我兵現已深入。其瑪爾迪克。喇布楚克等處。皆係我兵後路。賊番在在可通。不可不防其抄襲。溫福等當一體留心防護。切不可稍存大意。至董

天弼奏報於九月初一日。從納雲達一路先攻取大板昭等處。是董天弼現有奮進之勢。溫福派翼長富瑚。侍衛明仁。彭嘉布。參領額勒登布等。往同協助。自更為得力。○癸卯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賊衆據險負隅。悉力抗拒。官兵攻圍雖久。並未未能得其要害。何以無端自棄其險。遽甘退撤。若賊番勢漸窘迫。見大兵聲勢日盛。自揣不能抵禦。

因而內潰奔逃。又何必向哈國興等屢次告求。方將碉卡焚棄。抑或僧格桑頑梗執迷。從前惟以總督斷給之地。藉為口實。不肯輸心服罪。今見情勢日蹙。計無復之。妄揣中國問罪之師。意在勒取沃克什侵地。今將所占全行退還。冀得飾詞免罪。我兵退後。仍可占取亦未可定。所以仍然退而守險。總之逆首狡詐百出。恐其偽為退避。冀引官兵深入。潛抄後路。不可不深為籌慮。昨已令溫福留心防

範。其底木達布朗。郭宗等處。歧徑甚多。皆可繞越我兵之後。設賊番逸出抄襲糧道。少有阻礙。所關非細。溫福等當嚴飭守隘將領等。加意巡防。不可稍存懈怠。○甲辰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恭送

皇太后迴鑾。○吏部議准。左副都御史高樸奏。稱中城副指揮及五城吏目。均非正指揮所轄。各有呈報關移領解文批。皆須印信。其副

指揮經理米厥領解錢糧尤關緊要且俱分設衙署一切專辦事件不由正指揮覈詳向來一城止給一印係正指揮掌管相隔數里往來用印實多未便請各按品級均給關防以專職守從之○伊犁將軍舒赫德議奏酌定新疆辦事限期查新疆惟伊犁駐防滿洲暨蒙古索倫錫伯綠營各項官兵事務紛繁錢糧叢雜兼有貿易收放孳生諸事為最繁之地次則烏嚕木齊民戶漸廣現又添駐滿洲官兵烏什係總理回疆諸務該二處亦屬紛繁至塔爾巴哈台葉爾羌喀什噶爾等處其事較簡闕展庫車哈喇沙爾等處更簡且近年以來章程久定檔案可稽不難即時登覆嗣後如遇咨覆乾隆三十年以前事件伊犁烏什烏嚕木齊請以奉文日始限十箇月塔爾巴哈台葉爾羌喀什噶爾限八箇月闕展庫車哈喇沙爾限六箇月其三十一年以後事件各遞減三箇月如有應行咨查者聲

明於限內扣除得旨允行下部知之○予故出征金川副都統富勒渾祭葬如例○豁免山西助馬口外砂礮礮瘠水衝沙壓莊地九十七頃四十畝有奇額賦○乙巳諭軍機大臣等工部覆奏永定河事宜一摺所稱疏濬中泓每屆河水斷流之時雇民夫分段疏濬量給工費此語部臣向未奏明夫疏濬中泓自屬撈挖水土若當河水斷流即係旱方因何奏稱與水方牽混殊不可解此等工程無甚難曉工部堂官專司其事屢經傳詢何以仍未明晰而表曰修係親辦之事何以亦不甚分明著再傳諭工部堂官令其會同表曰修再行查明詳悉妥議明白迴奏○叅贊大臣署四川提督阿桂奏據駐紮綽斯甲布之副將李天佑稟稱該土司已選土兵四千并指引進兵之路一由日旁山攻勒烏圍上首一由俄坡攻勒烏圍中間一由牧畜溝攻噶拉依但現在兵力不敷分撥應先酌要路進攻



臣一面派將領帶兵前赴綽斯甲布。一面飭遊擊馬應詔同李天佑駕馭該土司督兵前進。諭軍機大臣等。綽斯甲布土司盼望官兵速往。自屬實情。其分路多兵之說。亦必應如此辦理。現在昭通湖廣頭起官兵陸續可抵成都。著傳諭阿桂。即速酌調派員帶領前進。李天佑原以副將候補之員。今現出有陝西洮岷協副將員缺。即令李天佑補授。馬應詔係候補遊擊。著加恩以叅將用。伊等自當愈

加感奮。但二人究屬偏裨。於統領大兵。不足以壯聲威。舒常原係領隊大臣。曾經帶兵閱歷。現在西路帶兵之人尚多。即令舒常迅速起程。邁赴綽斯甲布。領兵進剿。並諭阿桂。令音吉圖。烏爾圖。納遜二人。陸續帶兵往綽斯甲布。隨同舒常前進。○丙午。諭軍機大臣等。據文綬覆奏南路運糧。陝驛不習石徑。覈計料草口糧。均多不便。現咨畢沅將續辦驛二千頭。暫停豫備等語。前以鄂寶奏西路糧運。

用驛馱載。較之人夫背負。運糧多而行站加速。恐南路情形。與西路相同。是以令陝省於辦解西路四千頭之外。另備二千頭。聽候南路調用。今文綬既稱南路一帶情勢。與西路不同。料草口糧。兼多不便。自應停其豫備。此時已延三。諒已到任。著傳諭該撫。除西路辦解之四千驛頭。業已在途。毋庸停止外。其豫備南路之二千驛頭。速飭承辦各屬。概行停止。并將此諭令文綬知之。尋已延三奏奉諭。

已停續辦。其西路咨調四千頭。業經畢沅辦齊起送。茲復接四川來咨。本省雇運已多。止須調陝二千應用。現飛飭經過州縣。撤回二千。分給原主。繳還官價。以節糜費。得旨嘉獎。○丁未。月食。

上遣侍衛福康安。赴兩間房。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鄂寶奏。督催曾頭溝一路軍糧。其已過維州者五千七百餘石。現抵納雲達者九百餘石。足供十八

九日之需。所辦甚好。但董天弼現已裹糧進  
勦。軍糧愈為緊要。著傳諭鄂寶加緊催趲。其  
內地續運軍糧。並著文綬上緊督催。至站夫  
在途負運。夜無房屋棲止。以致乘間逃亡。本  
屬經理不善。文綬即添調站夫。補足額數。并  
委員沿路督催。並搭蓋窩棚。俾夫役得資棲  
止。以示軫卹。○又諭厄魯特內。年力強壯。曾  
經出兵者。著揀選三十名。派御前侍衛德爾  
森保。普爾普帶領十五名。往西路軍營。乾清  
門侍衛三保。玉魯斯帶領十五名。往南路軍  
營。其應得之項。照例支給。官員各賞銀一百  
兩。兵丁各賞銀五十兩。迅即起程。交溫福阿  
桂酌量委用。○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  
等奏。臣等察看路頂宗山梁形勢。於兩山中  
突起一峯。三面距河。石礪排列。險隘異常。查  
北山美美卡。下至日喀爾橋緣山。有小路可  
登。地名兜烏。近可抵康薩爾。遠可抵明郭宗。  
現派馬彪額森特帶兵五千。由此路進勦。仍

令李煦留駐貢噶。以防策布丹後路。并令牛  
天昇。由木闌壩南山梁拿卡。保護貢噶糧路。  
總兵張大經帶兵駐阿喀木雅。副將成德駐  
色布色爾。自資哩以東。駐防官兵。各仍其舊。  
至董天弼駕馭三雜谷土司。覓間進兵。並於  
所過之後。磨草克采等處官寨。留兵彈壓。諭  
軍機大臣等。溫福等籌辦分路進勦。及防後  
事宜。所辦俱妥。惟是路頂宗地險礪多。官兵  
斷不可輕率攻撲。只宜用大礮轟摧。以綴賊  
勢。而分路由兜烏及策布丹兩處覓間進攻。  
策布丹有哈國興海蘭察前往。已能勝任。其  
兜烏一路。尤為險要。馬彪額森特二人。恐不  
能籌辦裕如。且僅有兵五千。亦覺不敷。豐昇  
額於北山路徑既熟。心亦切實。勇往著於路  
頂宗所有官兵內。酌撥二三千名。令豐昇額  
帶領。迅即馳往兜烏進勦。○命兵部左侍郎  
周煌。知武舉禮部右侍郎倪承寬。為武會試  
正考官。左副都御史黃登賢。為副考官。○子

福建臺灣鎮標因公溺斃千總詹得勝及兵  
丁等賞卹如例

實錄卷九百十六

書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十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十七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九月戊申

上自避暑山莊迴鑾○諭曰瓦爾達現在出差  
東陵總管內務府大臣事務著特克慎前往署  
理○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勒爾謹題報甘肅  
省本年夏禾收成分數統計六分有餘該省  
今歲雖間有被雹被水偏災州縣不及三分  
之一而通省豐稔之處甚多不應僅得中收  
之數向來統計收成分數俱係多少相乘折  
中定數今該督疏內所開收成分數八九分  
者約居十之六七分以下至五分者約居十

之四。覈計自應七分有餘。該督何以僅云六分有餘。是否總覈舛誤。著傳諭勒爾謹查明具奏。尋奏。本年夏收分數。按州縣撒數。自八九分至五分有餘不等。若將各屬尾零之數計入。原係七分有餘。因乾隆二十八年。前撫臣明山奏准。題報收成分數。悉令除去尾零。統以分數為止。節年遵照辦理。今統九府三州共八十三處。將尾零悉行刪除。是以不足七分。得旨。太拘泥矣。○軍機大臣等議覆。定

邊左副將軍車布登扎布等奏稱。從前阿爾台一路驛站。當有軍務時。以所設烏拉不敷差遣。議自喀喇沁第十二站起。至第二十九站止。連腰站共二十六站。由土謝圖汗。車臣汗。賽音諾顏。三部落內。於附近扎薩克旗分撥人四百四十名。給與烏拉錢糧當差。俟事竣裁現邊外。除往來馳遞。並無別差。即或有事。尚有不食餉之喀爾喀守兵二百餘。足敷應用。此項添設之烏拉應裁。應如所請。至稱

喀喇沁頭站察罕托羅該以內。添設之烏拉。亦請一體裁。應飭張家口都統等酌量辦理。從之。○綏遠城將軍容保奏。綏遠城。前經將軍補熙。奏設滿蒙繙譯。滿漢繙譯官學二處。於本城兵內。挑取教習四名。俾教滿洲蒙古及八旗閒數幼丁四十名。每年公費。共計銀二百六十三兩零。於房租內支給。查閒數幼丁。貧乏不得學習者尚多。請將閒空協領佐領房屋三所。連前共設官學五處。挑選能教

清語馬步騎射者。每學四名。令其兼管訓迪。所需薪水紙筆。即將舊設銀二百六十三兩零勻給。如果教導有方。三年後。給咨引見。遇有驍騎校缺出補用。臣等仍不時督查報聞。○是日。駐蹕喀喇河屯行宮。○己酉。署漕運總督嘉謨奏。前任漕臣楊錫紱奏准。運河水小之年。於江安蘇松二糧道內。奏派一員。督押重運。直抵臨清。料理沿途起剝及籌水接濟等事。其水足之年。毋庸派委。查各省漕白

幫船共六千餘隻。自淮抵通。計程二千四百餘里。即河水充裕。而南河之沙礮窪灣。山東之彭口。十字河。亦未免有起剝籌水接濟等事。押運同知通判。隔屬呼應不靈。嗣後請於題報二次糧船過淮後。於二糧道內。輪年派委一員。跟幫催抵臨清。沿途照料一切。漕臣督押尾幫。前後策應。庶益迅速。得旨。如所議行。○是日。駐蹕常山峪行宮。庚戌。

上遣侍衛春寧赴羅家橋。

皇太后行宮問安。○御行殿。勾到秋審官犯。及服制。并雲南貴州情實罪犯。停決。官犯斬犯五人。絞犯十人。服制斬犯五十一人。貴州斬犯四人。絞犯二人。餘一百九人。予勾。○軍機大臣等議准。直隸總督周元理奏稱。張家口副將所轄各營汛。從前原隸宣化鎮。後改歸察哈爾都統管理。查察喀爾都統。向專管邊關以外公務。綠營官兵。專管邊關以內公務。內外稽查。互相糾察。遇有逃盜匪徒。拏獲後。

究明何處私越。分別叅處。今將綠營并歸都統。滿漢官兵。彼此扶同隱混。難於究詰。再自山海關起。直接山西邊隘。向係一氣聯絡。自張家口城堡。改隸都統後。沿邊一帶聲氣隔截。況該部統所管事繁。勢難親往查閱。而提鎮等。又因營分改隸。不復攬越管理。設遇庸碌養安之副將。營伍必致廢弛。應請將張家口副將所轄各城汛。仍歸宣化鎮統轄。沿邊各小口緝逃緝匪。責成該鎮。督令該副將實

力巡查。其派出巡防之綠營弁兵。仍聽都統察覈。如此分別管轄。在都統仍有查禁之權。而營伍益加整頓。於巡緝均有裨益。從之。○兵部以武會試中額請。得旨。這考試。漢軍取中二名。直隸取中六名。陝西取中七名。廣東取中九名。河南取中二名。山東取中五名。江南取中二名。山西取中三名。湖北取中二名。湖南取中一名。四川取中一名。廣西取中一名。福建取中三名。浙江取中二名。江西取中

一名雲南取中一名。貴州取中一名。○廣東巡撫德保疏報。乾隆三十六年分。開墾清遠。從化。德慶。恩平。番禺等五州縣。水田沙坦。十六頃三十畝有奇。○是日。駐蹕兩間房行宮。○辛亥。諭軍機大臣等。周元理奏。請明春恭奉

皇太后安輿。巡幸津淀一摺。朕尚未奏聞皇太后。

准行與否。未能即定。周元理且候旨辦理。已於

摺內批示矣。至淀河一帶沿岸。點綴段落。上次巡幸時。地方官踵事增華。不免過於繁縟。因是年適屆朕六十慶辰。次年即恭逢

聖母八旬萬壽。臣工効祝抒誠。通下情而奉

慈歡。於理尚可不禁。若明春閱視河工。由淀河

臨幸天津。專為民生利病。與適屆

慶典之年不同。斷不可以此復滋繁費。即蒙

懿旨俞允。

鳳舸經行。水鄉風景清嘉。亦足以仰承

慈豫。何藉彼靡文虛飾。徒耗物力而適形鄙俗乎。昨已面諭楊景素。令其轉告周元理。恪遵朕旨。倘周元理不知仰體朕心。妄有綴設。朕覽之。非惟不喜。且必加以飭責。周元理慎毋視為文告空言。即各處行宮糊裱一節。明春距上次巡幸。不過兩年。頂棚。窗扇。俱係向時所辦。斷不至於破損。祇須視其滲漏處。所畧加修補。其餘切不可一律見新。將此一併明晰傳諭周元理知之。○禮部議奏。本月十五日。救護月食。兵部都察院堂官。均未到班。請交部察議外。嗣後遇救護典禮。如該堂官有兼管行走之事。請酌一員。赴太常寺行禮。其滿漢司官。屆期齊集。如有託故不到者。嚴查叅處。從之。○伊犁將軍舒赫德奏。伊犁附近之沙喇博和齊山。出產鉛觔。節年開挖。所需工役口糧。俱係撥派遣犯耕種。衣履器具。皆効力之員自備。近來鉛礦漸旺。且此山逼近厄魯特。自委員辦理以來。回人即不敢偷採。

是既獲鉛觔。并可防杜私挖。但所撥遣犯多。頑梗不馴之徒。以廢員委辦。厥務不足彈壓。請擇屯田官員內才幹者一員。責成承辦。撥屯田兵四十。以供驅策。派遣犯一百。令其一半開礦。一半種地。衣食均可無缺。牛力籽種。官為撥給。官員三年期滿議敘。至遣犯果實力開採。凡免死減等。例應五年為民者。請減二年。三年為民者。減一年。或原案較輕。八年准免罪回籍。得旨。如所議行。○是日。駐蹕要

亭行宮。○壬子。

上御行殿。勾到四川秋審情實罪犯。停決斬犯二人。絞犯九人。餘一百二十二人。予勾。○諭昨據禮部奏。十五日救護月食。兵部都察院堂官。除有差使外。其餘均未到班。請交部察議一摺。已依議行矣。今日九卿至。密雲接駕。因令軍機大臣傳旨詢問。內惟奉寬是夜實係在圓明園住班。蔡新。觀保。係拘泥向例。填註尚書房行走。移送禮部。並未到班。至張若

淮等。則註腹瀉咳嗽等字樣。竟無一人前往傳詢之下。俱無以自解。自請交部議處。救護月食。典禮攸關。各衙門堂官。理宜率屬虔恪將事。蔡新。觀保。以填註尚書房。遂不到班。本屬非是。但向來既有此陋例。尚可姑從寬免。若都察院堂官。職司稽察。一應官員。如有託故不到者。尚應據實糾劾。以肅班行。安得轉以微疾養安。藉詞不赴。所謂整飭風紀者。安在。至高樸。年力正少。朕特因其人尚明白。遇

事頗知奮勉。是以加恩擢用。更非他人可比。向日方慮其性近喜事。不無過當之處。何至遇有公事。輒行退諉不前。則其平日辦事。在朕前或有意見長。而退後遽圖安逸。豈足副朕造就裁成之意。是其玩忽之咎。更在張若淮等之上。高樸著交部嚴加議處。張若淮。伊滿。羅源漢。著交部議處。朕於諸臣一切功過權衡。從不使纖毫失當。諸臣當所素悉。復何所為而不實心効職。共勵寅恭耶。並將此通



諭知之。○又諭。川省現在辦理軍務。一切饋送轉輸。皆由內地雇用民夫執役。所有西路站夫運糧章程。尚屬妥協。其南路日給銀米。雖已寬裕。第此路食物較昂。伊等負戴遠行。僅堪果腹。不免衣履無資。情殊可憫。著加恩。照從前進勦金川之例。給與回空口糧。打箭鑪以內。每日折銀五分。打箭鑪以外。每日折銀八分。俾伊等口食更得寬餘。輓運自倍。加出力。文綬其嚴飭所屬。覈實經理。務令均霑。

實惠。○又諭。四川松潘鎮總兵員缺。著五福補授。其維州協副將員缺。即著李天佑調補。所有陝西洮岷協副將一缺。著溫福阿桂。於現在軍營之陝甘兩省出力叅將內。揀選一員。奏請補授。○又諭。據薩載叅奏。湫水縣知縣崔方韓。於秦賊分賊之捕役。平日漫無覺察。迨破案收禁。又任聽取保潛逃。並不詳究。徇縱諱匿。殊乖職守。請旨革職等語。崔方韓著革職。其追捕張順著飭即速嚴拏。務獲同

張大喜嚴審究擬具奏。○吏部議准。署江西巡撫布政使李瀚奏稱。江西省通判十員。兼水利銜者。俱有關防。惟建昌。贛州。二府通判。沿用木戳。查該員均有督糧之責。且建昌之水。為鄱陽湖分支。贛州昔稱章貢。乃西江水道上游。關係農田尤需經理。請將二府督糧通判一體兼管水利。頒給關防。從之。○廣東巡撫德保疏報。乾隆三十六年分開墾廣潮肇三府額外荒地七頃八十畝有奇。○以故

甘肅河州土司指揮同知何福慧子武貴州黎平府屬亮寨長官司已革土官龍世勲堂弟世寧襲職。○是日駐蹕密雲縣行宮。○癸丑。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曰。定安親王永璜之子綿德著襲封定郡王。和勤親王永璧之子綿倫著襲封和郡王。○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等奏。路頂宗碉寨與沃克什相近。現安

大小礮位。儘力轟摧。其兇烏一路。向有日喀爾橋。可通來往。已為賊番拆毀。現今馬彪等。伐木搭橋。以次進剿。諭軍機大臣等。路頂宗地險礮堅。但宜用礮轟擊。即費火藥稍多。亦不足惜。其兇烏一路。雖馬彪等搭橋築卡。究不若豐昇額。親身督辦。務令兼程速進。方為有益。○是日。駐蹕南石槽行宮。○甲寅。上迴鑾。奉皇太后居暢春園。○詣

安佑宮行禮。○幸圓明園。○諭。昨據周元理奏。請明春巡幸津淀。仰懇敬奉

皇太后安輿。周覽畿甸。以洽

慈懷。並請由趙北口登舟。一路均係水程。較為安適等語。朕俯循輿望。恭請

懿旨。仰蒙

慈諭。欣悅。允行。明歲

皇太后自京啟鑾。由黃新莊。涿州。至紫泉一路。於趙北口登舟。所有應行豫備事宜。各該衙

門。照例敬謹豫備。○湖南巡撫梁國治奏。常寧縣屬大腴山。白泥塘等處。銅鉛礦廠。砂苗已盡。難以開採。應請封閉。從之。○乙卯。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署雲貴總督彭寶奏。黔省各標營千把外委。前因派赴滇省軍營。存營者少。節次請設額外外委一百四十九員。以供差遣。後因軍營各弁回營。裁存五十九。現又派赴川省軍營。請添設三十一。連前未裁者。共九

十員。一切巡防。庶敷派撥。俟出師各弁凱旋再裁。得旨。如所請行。○丙辰。山西巡撫三寶奏。晉省南路軍站二十三驛。節經奏准。每正腰站。派把總外委二。專司馳遞。又每四站。派千總一。共六員。專司登記催趲。查報摺。係文職驛遞簿內登載。至催趲各站相距甚遙。該弁亦鞭長莫及。且千把官職相等。請將此冗設之千總六員撤回。所有登記催趲。飭管驛之府廳州縣。並沿途副參遊都就近管理。得

旨如所議行。○丁巳遣官祭

歷代帝王廟。遣官祭

都城隍之神。諭曰。御史胡翹元條奏幕友積弊一摺。所奏甚是。各省幕賓。占據省會。聯絡聲氣。招攬事權。惡習相沿。不可枚舉。朕素所深悉。屢經降旨飭禁。並於召見督撫大吏時。面加訓諭。而錮弊總未能盡除。至近日如雲南藩署之葉木果。更屬積蠹之尤。深為可惡。夫以劣幕久占一署。情偽愈熟。舞弊愈工。

常言官更而吏不易。足為政治之害。書吏且然。何況更加一幕客乎。若以督撫大吏。一經遷調。而前任之幕。復留於後任。其事權之重。豈不較本官更甚耶。且國家之所藉以辦事者。原任督撫大吏。幕客不過取資驅策。為大吏者。自應顧名思義。駕馭防閑。以期力挽陋習。乃無識者或云。主賓投契。辦事熟諳。難以驟易生手。曾不思前幕即稱得力。既已用之數年。何妨留心物色一明慎之人。豫行隨同

學習。以為將來更換之地。倘謂此官此任。非此幕不足以襄事。設使其人自遇衰病物故。又安得不另為延致耶。此皆劣幕持此詭說。以動大吏。自為樹黨盤踞之計。而大吏不加深察。遂至為其所愚耳。不可不明立例禁。以示創懲。所有胡翹元所請。外省各衙門幕友。在所轄地方。及五百里以內者。不得延請。并在幕已逾五年者。均令更換。兩條應作何明晰定例之處。著該部詳議具奏。至摺內所稱

年終將幕友分別示懲獎賞。送部考覈一條。事不可行。在劣幕遇有弊款發覺。於律本應盡法處治。其中果有佐理盡心。人才出色者。原許該督撫等酌量薦舉。久經著有明條。若另立一懲獎之條。是轉假之權。而令其掣肘也。胡翹元摺併發。尋奏嗣後督撫司道及州縣等。除籍隸本省幕友。無論遠近。概不得延請外。其流寓及有家屬住該省者。距所轄地方。在五百里內。照官員迴避例。亦不得延請。

督撫幕友。隨時報部。司道及州縣。詳開履歷住址。申報督撫咨部。督撫藩臬遷調。前任之幕。不得留於後任。其在幕五年者。即行更換。如違例延請。及逾限不更換者。本官照隱匿不報例。降二級留任。幕友即行斥逐。并請飭督撫藩臬。首禁本署幕友出入。與在外閒住。及屬員之幕交接。聯絡聲氣。道府以下。該管上司稽察。得旨。依議。著該督撫於每年年終彙奏一次。並著軍機大臣。於奏到時。詳悉查覆具奏。如有不遵例禁。視為具文。仍蹈前此陋習者。即行據實參奏。○諭軍機大臣等。據薩載奏。江蘇省秋禾收成。俱實有十分。及檢閱糧價單。則於徐州府屬下。註有價貴字樣。其餘各府。亦俱係價中。殊不可解。今年江蘇豐稔倍常。米糧必甚饒裕。價值自應平減。何以徐州時價尚貴。而各府亦仍屬中平。十分豐收之年。不應如此。自來從無十二分收成之事。然必如何方能米穀價平乎。若非糧價

單不足為憑。即係收成分數。未必盡實。著傳諭薩載。即行查明據實覆奏。尋奏奉諭轉飭確查。據江寧蘇州兩藩司覆稱。開報糧價。係將上中糙三色米價。折中計算。價在二兩外者。註價貴。一兩五六錢。註價中。一兩二三錢。註價平。近年各項糧價平減。惟大米價。尚在一兩五六錢以上。是以江蘇等屬。概註價中。至徐州府屬。種稻甚少。大米由豫省及揚屬販往。腳價較重。現二兩至二兩七錢不等。故註價貴。其實本處所產雜糧。俱屬平減。得旨。因徐績奏米糧價。所降諭旨甚明。足見汝等依樣畫葫蘆。無一實心任事者。亦不止此一事也。○戊午。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詣大高殿。壽皇殿行禮。○還宮。○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奏璜奏。恒泰號報買馬六十四匹。共用銀一千

一百五十二兩。將餘剩銀三百一十七兩零。分給各旗。以抵私行補買倒斃馬價之用。一摺。同日又據恒泰奏。將軍秦璜。到任後。常喚優人進署作樂。擅用公項租銀。及挑官放缺。多係黃緣賄買。并霸占家人之婦為妻。又於無名揭帖內。有干連將軍戶房情事。並未查辦各款。將軍副都統同城辦事。彼此互相訐奏。其是非曲直。自應確切查審。閱秦璜所奏。恒泰買補馬價之事。即果屬實。亦係各省營

伍中。尋常通融辦理之事。其餘銀兩。又係分給旗人。並未入已。恒泰初無不合之處。至恒泰所奏各款。其中如占家人他思哈之妻王氏一款。傳詢該旗佐領。據稱秦璜典買他思哈并妻王氏為奴。後在新疆。將他思哈充發。因收王氏為妾等語。是此款已屬有因。即妾亦無乘用八轎。駭人觀聽之理。其為醜顏冒作正妻。更無疑義。至擅用租銀。及挑官放兵。黃緣滋弊。並於無名揭帖。未經查辦。於政

事官方。尤有關係。不可不徹底根究。又令軍機大臣。傳問兩處進摺之人。因秦璜恐恒泰將發其事。先行具摺。奏為先發制人之計。及聞恒泰已經發摺。復遣人由陸路催追。而恒泰之人。中途遇見。亦復加趲前進。是以同日併到。其家人之婦。八轎入署。與生日慶會等情。據秦璜齎摺人。亦稱皆所目見。則此外各款。尤不難逐條質問。情形畢露。秦璜恒泰。並著解任。交與李侍堯德保。將摺內各款。乘

公查審。毋得稍有瞻顧隱飾。其將軍印務。即著李侍堯暫行兼攝。將此由五百里傳諭知之。原摺並鈔寄閱看。若審明恒泰無罪。即予開復。○已未

孝慈高皇后忌辰遣官祭

福陵。諭。向來旗下家奴有酗酒行兇者。一經本主報明。該旗即行送部發遣。其妻室有年老殘廢。及不願隨帶者。俱不同發。定例未為周密。如近日秦璜。即有將發遣家奴之妻。留

占為妾之事。不可不另定章程。以防流弊。蓋家奴犯法。其妻亦屬有罪之人。自當一體發遣。但此等犯罪旗奴妻室。自不值官為資送。若其中果有實在不能隨帶者。或令於親屬依棲。或聽本婦另嫁。自不便仍留服役。以杜嫌疑。嗣後該部旗。遇有發遣家奴之案。俱照此辦理。著為例。○是日起。

上以孟冬享

太廟齋戒三日。○庚申。諭。據文綬奏。夔州府李

復發。染患腿疾。動履維艱。呈請解任。調理一摺。向來道府大員。因病呈請解任者。經部議以應否回籍調理。請旨。朕多准其回籍。以該員抱疾辭官。非必遽有規避事情也。現在川省。正值辦理軍務。夔州雖地屬川東。該員亦未經派委承辦。但同為總督屬員。焉知將來不可續行調派。則該員告病之請。謂非豫留地步。冀圖諉卸。誰其信之。李復發著解任開缺。仍留川省。俟軍務告竣後。該督再行請旨。

所有夔州府知府員缺。著德克進布補授。○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彰寶將孟矣等解京。令軍機大臣詢問。將得魯蘊既稱納貢還人。遣其進關稟懇。并自定日期。何以忽無信息。再四研詰。即該匪等亦稱不能揣其何故。因詢之孟矣。能寫緬字。即告以寄信大畧。令其寄信得魯蘊。并令通習緬字之人。譯出呈覽。著寄交彰寶。即覓關外擺夷。持至老官屯。交付得魯蘊。並告以此係孟矣等懇求大人們轉寄之信。可即索其回信。寄回關內。所有譯出孟矣緬字原稿。並寄彰寶閱看。○參贊大臣署四川提督阿桂奏。小金川頭人薩斯嘉與通事拉旺。并賊番等喊求投稟。臣等譯看。仍以沃克什呪伊父子報仇為詞。狂悖可恨。訊據該番等供現收稞麥。僅支兩三月糧。且番眾七八千。死亡過半。自屬實情。此時僧格桑雖將沃克什退還。見西路兵尚無歇手之勢。因復遣人來南路。藉以窺探軍情。如稍優容。

賊酋必更誑番人。噉使死守。而已旺布拉克底。各土司。或疑仍復納降。轉多觀望。因將薩斯嘉拉旺。解京。餘番解省。絕其回諭。以固衆心。再探前敵東山梁。賊番卡柵。靠山臨河。占盡地勢。惟西山腳壁立水中。若得皮船百十。夜中泝流可登。現在趲造。俟滇兵全到。一面從甲爾木衝壓。一面乘夜渡河進攻。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賊番投稟一節。所辦俱是。薩斯嘉拉旺。二犯。已經解京。應知會沿途小心。

管押。餘如桑哈爾。拉布克。格宗。阿台。四犯。供詞較多。著一併解京備訊。至此時續調滇楚官兵。俱應陸續到營。今日據劉秉恬奏。達烏軍營。及綽斯甲布等處軍糧。現在源源接濟。是兵糧均已應手。現今僧格桑。退守路頂宗。境地愈蹙。人民乏食。正當乘此機會。兩路夾攻。則甲爾木一路之兵。此時更不宜再緩。著傳諭阿桂。上緊籌辦。朕惟佇盼捷音也。○陞任浙江巡撫富勒渾疏報。乾隆三十六年分。

瑞安縣雙穗場。新漲草塗三百二十七畝。請即抵該場無著冊課。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蔚守民黃爾俊妻張氏。○辛酉。孝敬憲皇后忌辰。遣官祭。

泰陵。○諭原任興漢鎮總兵金梁之母楊氏。前呈代伊子謝恩時。年已九十一歲。曾批諭該督。俟至百歲。再行奏聞。今據勒爾謹奏。楊氏現年已臻百歲等語。金梁之母楊氏壽屆期頭。精神矍鑠。允符上瑞。宜沛隆施。著加恩賞。

給御筆扁額。并上用緞六匹。貂皮十張。以昭壽世。引年之慶。其應給建坊銀兩。該部仍照例行。○是月。直隸總督周元理奏。宣化府萬全縣屬張家口之上堡圍城。東北兩面。舊有攔冰石壩。乾隆三十四五年。東面被水衝刷。新修一百六丈。北面於上年七月。亦被衝三段。現勘估興修。又東面新修壩工北。尚有舊壩七十二丈。亦須一律修整。其南至河神廟小石橋止。旗民聚處。向未建壩。應添築五十。



九丈。查石壩之設。原以禦小境門外。東西北三溝之水。每汎水長發。東北二溝水自口外而入。泛溢於張家口之朝陽村後。直衝石壩。西溝瀝水。復匯東北二溝水。衝石壩之北面。而並注東面。至石壩所築處。悉係碎砂。不能下橋。勢難經久。現勘地勢。欲保固壩工。須改徙水道。應於朝陽村北。築草壩六十一丈。攔北溝之水。匯入東溝。再自北溝起。至河神廟南石小橋止。開寬深引河一道。導二溝之水。

循東山腳下南行。則北面石壩。不受頂衝。而東面亦不虞搜逼。試看一二年。果水勢東流。漸刷成河。然後再議修壩。庶可經久。前估壩工。請暫緩興築。得旨。所奏具有灼見。如所議行。○又奏。直屬常平倉儲。應買補節年糶缺穀二十一萬石。又賑撥缺額三十三萬餘石。如同時採買。恐妨民食。現酌量缺額之多寡。並地方採買之難易。除糶缺存有原價者。全數買補外。其賑缺穀。請動司庫銀。先買十萬

石。緩急已為有備。得旨。如所議行。○安徽巡撫裴宗錫奏。安省鳳陽府屬高岡曠野。棄地頗多。現飭府縣督率開墾。其不宜五穀者。亦令廣栽樹木。以資材用。并將宿州靈璧虹縣各境內之南北運糧河。鳳河。荀家河。搜箭溝。九里河。暨鳳陽壽州境內之虎塘。安豐塘。有關蓄洩者。分別官修民濬。辦理其鳳泗所屬九州縣。不特地利多遺。即現種田疇。亦不知營治。乘今歲豐稔。飭該府州親勘。將高阜應

濬池塘。卑地應築圩圍。照業食佃力之例。勸諭濬築。其餘安慶廬州和州池州太平各屬。人知務本。一切圩圍隄壩。俱照定例。冬勘春修。惟徽寧三屬。民多貿易為生。本地產米。不敷民食。雖豐歲糧價亦昂。俟察看情形。隨宜辦理。得旨。具見留心本務。勉力行之。以徐以實。而不知滋擾。當日計不足。而月計有餘也。○又奏。安省壽州安豐塘河。受龍穴諸山之

餘里中設斗門三十八。上有滾水壩。下有鳳凰。旱口。閘二。前曾動項興修。隄身完固。惟二閘被水衝坍。滾壩亦有損壞。該州士民因歲收豐稔。情願自行辦理。現以石易磚。業經修整報聞。○又奏。安省額儲倉穀。通計止二百萬石。先後賑缺一百三十六萬餘石。今歲夏秋豐稔。各屬所報穀價。六錢以內者甚多。乘此價平。正宜多為儲備。於採買缺額外。請再撥銀十二萬。分撥近水次各屬。先時購辦。以備鄰近緩急。得旨嘉獎。○安徽學政朱筠奏。蒙恩簡任以來。時以實學訓迪諸生。亦蒸蒸向風。第試卷中別字俗體。觸目皆是。江南且然。何況小省。請勅下儒臣。取十三經正文。依許慎說文。顧野王玉篇。陸德明釋文。校定點畫。擇翰林中書之工書者。以清漢二體書之。摹勒上石。揭於國子監之壁。昭示萬世。得旨。此奏雖是。待朕緩緩細酌。○署湖廣總督湖北巡撫陳輝祖奏。湖北地當孔道。各省撥

解四川軍餉銀兩。皆從此經過。一鞘二夫。每站用夫數百名。各州縣額設排夫。不敷差遣。俱係添雇民夫。所墊夫價。請照乾隆三十二年。協解滇餉例開銷。得旨。如所議行。○山東布政使國泰奏。東省各屬落地稅。及市集雜稅。商民以錢交納者。州縣因易銀傾銷解司。於每兩錢價外。多收百餘文。以抵折耗腳費等項。難保官吏無借端濫索之弊。查通省錢價。每銀一兩。約換制錢九百文上下。請酌中定數。嗣後各稅。每兩收制錢一千文。足敷各項需用。此外毋許加收。報聞。○陝甘總督勒爾謹奏。甘省土瘠民貧。仰賴官倉接濟。現各屬常平額儲。所存無幾。本年夏禾。統計六分至七八分不等。市價尚平。請於司庫借款。採買六十萬石。以備來春借糶之用。其價請大路衝途。上色粟米。小麥。豌豆。定每石二兩。下色青稞。大豆。一兩二錢。偏僻處。上色一兩七錢。下色一兩二錢。以杜捏飾冒銷之弊。報聞。

○四川總督文綬奏。川省各路驛站。文報紛繁。馬數倍增。所需草豆。亦倍於往日。自宜寬為貯備。今蒙恩借給一季工料銀兩。飭有驛州縣豫辦。於軍郵大有裨益。借項請以乾隆三十八年春季起。分四季扣還。至各站額設馬。為數本少。上年辦理軍需以來。西南兩路新設臺站。均已酌增。臣又奏准。撥各營存馬。按驛分添。毋庸再買。得旨。如所議行。○署雲貴總督彭寶奏。探得緬酋得魯蘊。於六月初旬。差人至軍營送禮以來。尚在老官屯。未歸阿瓦。該酋因何留住。必有其故。現惟有嚴飭各鎮將。謹密邊防。不露聲色。相機辦理。報聞。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十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十八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務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學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務處管理刑部戶部工部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冬十月壬戌朔享

太廟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頒乾隆三十八年時憲  
書○癸亥

上御乾清門聽政○諭本日三法司覈覆熊學  
鵬審擬管闕織造寅保家人高尚德踢斃徐  
二一案該撫原擬高尚德逞兇踢斃平民擬  
絞即行正法經法司覈擬高尚德緣徐二漏  
稅爭鬻被踢身死與無故毆斃平民不同仍  
應以鬪殺律絞候所駁甚是已依議行矣高  
尚德踢斃人命自有應得罪名但徐二原係  
漏稅之人因不服忿爭腳踢致斃與倚勢逞  
兇毆斃平民有間按鬪殺本律定擬已足蔽  
辜熊學鵬並不細覈案情擬以立決深屬過  
當夫決不待時之犯原因罪惡重大法難姑  
待如強盜情無可原及謀叛大逆邪教妖言  
之類自不容稍稽顯戮又如近日錢度之案  
以大員敗檢婪贓數逾累萬迴出情理之外

非盡法處治。不足示懲。若高尚德所犯與數者絕不相類。何至遽擬立決。看來該撫因前奏未將實保是否知情故縱。及或係失於覺察之處。分晰聲敘。曾經降旨。令其悉心研審。因而體會錯誤。殊不思封疆大吏。於刑名案件。竟不揆事理之輕重。率用私意窺測。致引斷失律可乎。熊學鵬著交部議處。朕於一切讞牘。虛公審推。應寬應嚴。從不豫存成見。其中原有原擬過輕。經朕勅部另擬。或原擬過重。復駁令改議者。各就案犯真情。反覆推究。務期一一公當。皆隨其人之所自取。正如鑒空衡平。物來順應。初非先有意向。則各督撫又何從為之揣摩。況一涉揣摩。則事理已不得其平。復何以稱弼教協中之意。各該督撫等。惟當就案原情。盡破私心。遷就之見。使庶獄悉歸明慎。以副委任。將此通諭知之。○又諭曰。回部二等台吉阿布都爾璘病故。著施恩賞銀一百兩。○以吏部左侍郎邁拉遜充經

筵講官。○甲子諭。據魯贊元奏。新科武進士挑授侍衛外。其餘應揀選營衛守備用者。請照文進士之例。一同帶領引見。恭候分別錄用等語。所奏事屬近理。但新科武進士。朕御紫光閣親試騎射技勇。原係一體通行閱看。即可定其等第。無庸另派大臣揀選。著兵部即於紫光閣校閱時。將上屆分別營衛人數。開單進呈。候朕一併酌量分記錄用。併無庸重複帶領引見。著為令。○諭軍機大臣等。明春巡幸天津。閱視河工。所有乘船扈從之大臣侍衛官兵等。按照上屆坐船人數。大加覈減。以省物力。而節糜費。該省自當按單照數豫備。無庸多用船隻。惟是隨從船數。既經搏節刪減。而該省地方官。或借辦差為名。任意多乘船隻。殊非朕體恤民力之意。著傳諭周元理嚴飭辦差人員。凡隨營承辦差務。有可不必由水路隨行者。概不得乘用船隻。即該督及藩司等有必需船隻者。亦宜加意節省。

不可過多。該督務當仰體朕懷。妥協經理。將此遇便傳諭知之。○又諭曰。溫福等奏撤回兜烏之兵。併力攻路頂宗一摺。殊未明晰。前此派兵往攻兜烏。據稱近可抵路頂宗西之喀木色爾。遠可至美諾賊巢。是兜烏路徑似繞出路頂宗之旁。可收夾擊之益。何以馬彪、額森特等。紆途前往。半月有餘。仍隔在路頂宗正面賊碉之外。且云離營甚近。則前此所謂繞道分進。又屬為何。兜烏賊卡既多。官兵自難徑進。何以原派之五千兵。僅撤回一千。其所留四千兵。又欲從何路分進。況帶兵之馬彪、額森特。均撤回路頂宗正路。則現留兜烏之兵。又交何人帶領。著溫福等逐一聲敘覆奏。至金川送出之外。委臧儒供稱探問通事。有現在勸僧格桑出降之語。甚不足信。逆酋詭詐百出。豈肯輕至營門。或力已窮蹙。自知罪大難宥。覓一年貌相仿之賊。番假作僧格桑到營。希圖混飾完局。又或妄冀如從前

金川受降之例。誘我將軍等出營。賊得逞其伎倆。則甚有關係。不可不防。設僧格桑果有乞降之事。如隨營之沃克什舊土司等。即可令其識認。自能確切辨別。不致為其所愚。縱使逆酋實係親身至營。祇當設法誘擒。溫福等斷不可出營相見。即將備等亦不宜輕率派往。此等情節。并著諭令阿桂知之。再索諾木所投哈國興稟帖。尚欲貌託恭順。陰逞奸狡。不宜僅付之不答。竟當作哈國興之意。給與回檄。諭以索諾木與僧格桑狼狽為奸。拒守要隘。抗犯官兵。跡已顯著。何得佯為恭謹。冀圖朦惑。况墨壘溝未出官兵甚多。豈容以一外委臧儒。遂謂送還官人。妄思矜宥。大兵聲罪致討。必須先擒僧格桑。次擒索諾木。以申國憲而靖邊庭。僧格桑即逃至金川。自可剋日勦擒。無藉索諾木之獻出。且索諾木即為法所必誅。又何能代人施此詭譎。本提督奉命隨征。惟知奮勇殺賊。力縛兇渠。斷不能

為賊誑言所惑云云。照此寫成番字。或於營中擇一無用土兵送往。或多錄數紙繫於箭頭。射至賊營。俾賊首知狡惡罪狀。不能掩飾。其送回之外。委臧儒並著解京訊問。刑部等衙門議奏。河南准寧縣民王明控告該縣知縣馮履豫採買京麥。私派腳價。經王明之父王國輔呈控。臬司等提審不辦。及王國輔控告私和人命。反擬軍罪一案。得旨。此案著派侍郎吳壇馳驛前往河南。會同該撫何燭秉公查審。其原告王明著交該部照例解往。

○乙丑

上御懋勤殿。勾到廣西廣東情實罪犯。停決廣西斬犯一人。廣東斬犯四人。絞犯五人。餘一百二十八人。予勾。○諭曰。原任甘肅西寧鎮總兵高天喜前在西路軍營奮勉出力。臨陣捐軀。成勞可憫。伊子守備高仁。因豫保引見。奏懇四川軍營効力。著加恩賞銀五十兩。馳驛前赴軍營。交與溫福聽候差委。遇有都司

缺出。即行補用。其次子武舉高人傑。現在會試。未經中式。並著加恩准與新科中式武舉一體殿試。○又諭。自去歲進剿小金川以來。節次撥解川省帑銀已及九百萬兩。今軍務尚未告竣。軍需用項自當寬為豫備。著戶部於四川就近省分留協項下。即酌撥銀二萬兩。令各該省派委妥員解往川省備用。該部即行確覈速議具奏。○諭軍機大臣等。董天弼所奏堪卓溝一路係遊擊沈寬帶兵。前

據溫福奏。沈寬於六月初六日至孟拜拉。初七日即至納雲達。因糧運不敷。裹帶又山路偏仄。必須修闢。未能速進。旋據報稱八月初六等日。已將道路開修。不日告竣。軍糧亦經鄂寶督催源源接濟。是路通糧足。更無可待。乃距今已及兩月。沈寬駐兵未移寸步。所辦何事。著傳諭董天弼查奏。至明仁富瑚俱經溫福派赴董天弼一路。見聞必真。著溫福密飭明仁等就近訪查。一併據實覆奏。○又諭



昨諭溫福作哈國興之意。檄示金川。尚有須嚴切飭詰之處。如索諾木每稱係恭順土司。不敢違犯天朝。並稱派兵往小金川。係護視伊姊。並非敢黨助僧格桑等語。索諾木如果為護視伊姊。派兵前往。止應在美諾及布朗郭宗底木達等處。何以小金川各要隘。皆有金川賊番助守。且公然與官兵抗拒。又昨據臧儒供稱。四月間。薛琮等在甲爾木山梁駐兵。下山撲礮。因後路被金川兵截斷。退回山梁。金川敢於派兵截我兵後路。非叛逆而何。以上情節。著增入檄稿內。一併寫成番字發去。再閱臧儒供詞。薛琮之失事。固由後無援兵。但其時糧已不繼。堅礮在前。豈倉猝可以攻破。則其前進實難。至後路雖被賊兵阻截。勢屬猝至。未必遽築礮卡阻隔。若奮勇攻開後路。退回較易。此等緊要關鍵。帶兵將領。不可不知。在主將派人領兵。自不便教以退怯。但知難而退。亦兵法所有。設實遇進退兩難。

之時。與其冒昧輕進。挫失師徒。毋寧擊破後路。全軍以退。其間審度輕重。惟在將軍參贊等善為指示耳。將此并諭阿桂知之。○丙寅。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諭曰。皇六子貝勒永璫著晉封郡王。所有封號著內閣擬定字樣具奏。○丁卯。諭據溫福等奏。總兵馬彪上年帶領黔兵赴川時。曾帶有雲南昭通鎮官兵三十五員名。隨營打仗。甚為出力。是以議敘案內。察其中出眾奮勉者一體造冊送部。經兵部行查。隨即將實在打仗奮勇。並未冒濫緣由咨覆。復據兵部以原奏未將雲南官兵打仗之處聲敘。未便據咨辦理。咨駁等語。滇省官兵既同係軍營奮勇出力之人。自應一體准其議敘。何得率行議駁。該部所辦實屬拘泥。因令軍機大臣查閱原稿。該部初次具題行查。尚可云照例辦理。及溫福明晰咨覆。即當據咨覈辦。如或該將軍其中有混冒情事。該部原不妨據實叅劾。乃

將打仗一體出力官兵復行咨駁所辦非是著該堂官將此情節明白回奏所有滇省出力官兵仍著照原題交部一併議敘○又諭川省辦理軍務以來所有派往軍營之八旗大臣侍衛官員兵丁等各名下應扣借項銀兩俱著照從前金川及西陲用兵之例暫行停扣俟軍務告竣後再行照例辦理○又諭曰百靈阿著賞給副都統銜遇缺即補○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於奉到前旨即日赴北

山帶兵督辦不免拘泥前據溫福等奏兜鳥一路遠可直抵美諾近可繞出路頂宗後似此路甚為扼要若能攻其不備即可乘間直入是以諭令豐昇額前往統兵較馬彪等更為得力今據奏馬彪等帶兵之地距路頂宗甚近並非別路分往而兜鳥與路頂宗又同一費力仰攻實屬無益之舉與其分兵而歸於無益何如留此多兵合攻路頂宗軍聲益壯更易集事且果能攻得路頂宗則兜鳥不

攻自破即尚留餘孽亦可一面進擣賊巢一面留兵牽綴行軍機要貴於因地因時朕豈能於五六千里之外一一遙為指示今溫福豐昇額惟知遵旨奉行不復計其事是否有益與膠柱鼓瑟何異著傳諭溫福等此時兜鳥一路不但豐昇額不應前往即分勦之兵亦祇可酌留數百在彼牽掣其餘概撤回路頂宗併力攻勦方為妥協○又諭現在綽斯甲布一路之兵原為牽綴賊勢如果得路進攻擒獲索諾木亦屬美事舒常受朕深恩雖奮勇向前亦須相度地利詳察賊情期於計出萬全若專務進攻不思退路賊番從後截其糧道其患非細舒常須留心豫防○又諭曰溫福等進抵路頂宗若能相機攻克自可直擣美諾阿桂一路亦當覓間攻取僧格宗以收夾擊之益僧格桑計窮力竭勢必竄入金川我兵合力追擒逆酋自無能久匿究不若嚴密豫防毋任免脫之為愈著溫福阿桂

於攻得要隘。凡有可通金川之路。豫為堵截。勿使逆酋外逸。至董天弼所攻之布朗郭宗。底木達為兩金川相通要路。且係僧格桑之父。及其妻屬所在。尤關緊要。並須密訪路徑。派兵防截。或逆酋潛竄至彼。即可乘便掩擒。

○戊辰。

上御懋勤殿。勾到福建奉天情實罪犯。停決福建斬犯五人。絞犯二人。奉天斬犯三人。絞犯四人。餘一百三十四人。予勾。○諭軍機大臣

等。據嘉謨奏。屯田原係給丁贍運。因其間隱漏典賣者多。以致田不歸運。丁力益疲。請將湖廣等省。照江西查辦章程。徹底清釐。一摺。所奏甚是。江西丁田一案。前經阿思哈奏請清理。勒限查清。行之頗著成效。此外如湖廣江南浙江山東。俱係有漕省分。自應仿照江西省辦過章程。一體實力查辦。著傳諭各該督撫等。責成藩司糧道。遴委幹員。協同縣衛。覈實清釐。於餉丁贍運事宜。均屬有益。其如

何定限確勘清查。一律整頓之處。並著該督撫一面妥速覈辦。一面具摺奏聞。所有嘉謨原摺。即行鈔寄閱看。○又諭據嘉謨奏。守備劉世榮推陞都司。例應給咨送部引見。考驗實係年衰技庸。不足以資整頓。懇恩准其原官休致等語。所奏殊屬取巧。漕標員弁。該署督理應隨時察覈。該備既弓馬平常。精力已衰。自當即行據實叅奏。況摺內既稱該備歷任八年。而該署督自正月到任。至今亦逾九

月。知之不為不早。何至直待推陞始為具奏。明係揣知該備一經送部引見。在朕前斷難掩飾。因為此奏。冀免從前姑息之咎。是該署督之自稱不敢稍萌欺隱。實已自蹈欺隱之漸。而不自知也。試問此等伎倆。又能逃朕洞鑒耶。嘉謨受朕特恩。一切公務。自當加意振刷。期副委任。何得於任事之初。即以飾詞嘗試。甚屬不合。著傳旨申飭。嗣後務宜痛加警省。諸事實力整理。毋得稍蹈故智。自取罪愆。

將此諭令知之。○又諭本日勾到福建省情實人犯內有該撫原擬緩決九卿改入情實者二起如張汝紋因與黃鳳彩互毆被控將黃鳳彩用繩套頸拖拉致斃又邱正元因偷猪拒捕戮傷事主至於骨斷覈其情罪均屬法無可寬九卿所改甚當乃該撫均以緩決草率定擬實屬過於輕縱秋審大典理應詳度案情虛衷覈定毋致稍有失當況余文儀本刑部好司員旋由臬司游陞侍郎刑名既所素諳讞牘尤宜平允豈得以一任巡撫遠染外省姑息驚名之習甚非朕拔擢委任之意余文儀著傳旨申飭此次僅予訓誡已屬格外加恩該撫益當痛自猛省倘不知悛改以致復蹈前轍必不能再為曲宥矣將此諭令知之。○又諭曰阿桂奏索諾木具稟令搶去綠營兵林奇齋送到營索諾木負恩黨逆抗拒王師罪大惡極實不可不併力翦除今綽斯甲布一路雖云牽綴賊勢若能相機直

入擒獲索諾木則小金川必更易於勦滅現在派往綽斯甲布之兵已有六千餘名軍糧又可源源接濟阿桂即應催督李天佑駕馭該土司迅速進兵至阿桂奏綽斯甲布番民將霍爾章谷運送軍糧烏拉搶去一節雖據稱曉諭綽斯甲布土司全數追出但該土司既恭順隨征不應聽所屬番人妄為不法亦當使其稍知儆懼從來撫馭邊夷總宜德威並用若專事姑息必致為其所輕阿桂尚屬曉事不可不知此意又據奏布拉克底頭目赴稟金川賊酋欲將所留漢官送出求降乘便搶掠等語今藏儒雖已送出寧祿尚留賊寨若賊酋果將寧祿送出或出其不意發兵勦擊多殺賊人亦可令賊酋喪膽○叅贊大臣署四川提督阿桂奏叅將常泰所帶川陝兵二千五百於九月十二十三等日前抵木池楚兵三千內頭二起已出打箭鑪十九等日抵喀勒塔爾後起亦即陸續前進臣於二

十二日派令侍衛蒙固勒烏爾圖納遜伊爾哈納章京三通保前赴綽斯甲布分領官兵此路為將來接辦金川之局已令總兵馬彪馳赴大營詳悉指示該鎮於二十五日自達烏起程由吉地丹東一路追及楚兵帶赴木池進剿再吉地一路官兵臣於九月二十三日令副都統職銜音吉圖侍衛普濟保等前往分領至進兵後文報甚關緊要自己東至木池現議設七站其中偏近金川賊人出沒之地並飭將弁督兵嚴防報聞○又奏奉諭以李天佑馬應詔究係偏裨因令舒常為領隊大臣前赴綽斯甲布查此路領兵臣已奏派總兵馬虎前往舒常係滿洲領隊大臣若統轄官兵令馬虎協助更為得力但舒常從西路赴綽斯甲布須由成都出打箭爐道路紆迴尚需時日此時正當駕馭土司發兵李天佑等若聞舒常前來未免遲疑觀望將諭旨暫存仍飭伊等上緊辦理俟舒常將抵綽

斯甲布時行令遵照得旨嘉獎○四川總督文綬奏川省衝途各驛及西南兩路新設臺站均已酌增馬數并添撥營馬所需草豆例於軍需項下及各營草乾銀內分別支銷應令口內州縣照增撥馬數領項辦理其口外添設各站應照馬數覈計一季需用料豆價值於軍需項下豫動銀兩發給產豆各州縣採買運交總理糧務處按站分給所需草束令各站員弁就本地購買從之○督理糧餉侍郎劉秉恬四川總督文綬奏臣等馳赴達烏督催糧運據雅安縣稟報九月初八至十七日官商各米過雅州府者計一萬二千二百餘石又據各路糧員報稱綽斯甲布之木池及丹東兩處米石由打箭爐資隆卡喀勒塔爾分路起運者均經陸續趕運至卡了墨壘溝果洲與章谷等處糧石逐日轉運軍儲並可充裕報聞○又奏軍營臺站應用夫役甚多自清溪至打箭爐民戶甚少自打箭爐

至軍營每一土司所屬不及內地一大村落又復各派土兵隨營及於兩金川接壤之處分撥防守運糧人夫沿路不敷雇用應令軍需局酌定附近地方調民夫協濟寫遠州縣如楚滇連界處應聽酌量幫貼其民夫更換原議以三月為期不免太促應令五月更換一次至西路軍營及曾頭溝等處應仿照南路辦理從之○晉封皇六子貝勒永瑤為質郡王○已已諭軍機大臣等昨溫福奏攻克

巴朗拉案內應行議敘之雲南官兵於查覆後復經兵部議駁拘泥而不當理其過自在兵部今據兵部奏溫福尚有攻克資哩請將官兵議敘一案原奏係三月初八九等日之事而冊開官兵多至萬餘係從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起與原奏月日不符此案兵部理應議駁其過又在溫福資哩一寨攻圍已歷三月及賊眾棄寨潰逃始能據有其地與巴朗拉由兵力攻克者不同本屬無功可錄前

此溫福等摺內於賊番棄寨自退情節未經明晰聲敘並據稱南北兩山派令額森特等分路追擊殲賊數百似屬溫福調度有方將領等奮勉用命因有旨勅部議敘溫福奉到此旨止應照原奏出力官兵造冊送部何得以去冬攻圍之日為始列入一萬餘人如果以萬餘官兵攻圍一寨自應無堅不摧何致攻守多延時日其數實未足憑信倘因官兵數月以來均屬勞苦亦應另摺奏明畧予獎

勵豈得於議敘冊內添列軍功若可如此濫邀既非所以示公亦將何以示勸著溫福明白回奏嗣後遇有議敘時務須各歸各案毋稍牽混將此併諭阿桂知之○庚午

上御懋勤殿勾到陝西湖廣情實罪犯停決陝西斬犯二人絞犯二人湖廣斬犯七人絞犯八人餘一百五十五人予勾○辛未諭曰小金川來降之喇嘛索諾木鄂爾著賞給章嘉呼圖克圖役使○諭軍機大臣等昨文綬

將金川番人嘉木磋等解京供稱金川所需茶葉全藉內地出產若無茶葉甚為不便等語茶葉既屬番地必需自當禁其外出。不令絲毫透漏。俾賊番得資利便。著傳諭文綏遠飭沿途員弁於附近番境密查。如有奸商偷販出口。即行嚴拏究治。○又諭兵部奏資哩議敘一案。溫福等於接到部駁後。減去官兵土練九千餘人。現請議敘者二千餘人。此時既知覈減。則原題之濫列更無可辯。其文內所稱逐日圍寨打仗陣亡受傷官兵。應否議卹。則又過於拘泥。官兵効力捐軀。自應逐一咨部查辦。原不當俟有議敘之案。始將陣亡附列。即該將軍等統兵進剿。不暇隨時咨報。亦應每月彙咨一次。以恤勤事而勵戎行。至受傷官兵。又當分別覈辦。如受有頭等重傷者。除附摺具奏外。並應按月咨部議賞。其二等以下之傷。止須記明冊檔。遇有議敘時量其勞績。咨部酌議。若浮傷無闕肢體。不過冊

內登記。不沒其勞。仍視其奮勉出力與否。統行覈定。并不得與輕傷一例。溫福等當照此妥辦。并諭阿桂知之。○旌表守正捐軀之廣東新安縣民趙登穩女趙氏。○壬申。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辛圓明園。○諭據董天弼奏報。於九月二十四。至二十八等日。帶兵攻得穆陽岡及木丫山梁等處。克取石卡三十餘座。大卡木城三座。殺賊百餘人等語。董天弼等督率官兵。分路奮勇攻剿。甚屬可嘉。董天弼、瑚明仁、佛遜、沈寬及旗營各員。並打仗官兵等。均著溫福查明咨部議敘。至遊擊沈寬。自派赴黨壩以來。頗為奮勉出力。並著溫福遇有叅將缺出。即行奏請補授。以示鼓勵。○又諭曰。叅將薛琮前於進攻墨壟溝時陣亡。曾經諭令桂林查明議卹。並令將該員有無子嗣確查具奏。聽朕酌量加恩。嗣因桂林革職離任。未據奏覆。薛琮帶兵進剿。効命捐軀。甚



屬可憫。著加恩。照副將銜交部議卹。並著文綬查明薛琮如有子嗣。即行送部引見。所有墨壟溝陣亡官兵。著即一併確查。咨部議卹。○又諭。據熊學鵬奏。參革河東鹽運使吳雲從。捏報虛數鹽觔案內。應賠銀六萬六千三百六十餘兩。前於吳雲從任所查出。并估變銀五百三十餘兩。又續增查估銀僅三千二百二十餘兩。所追不及二十分之一。請將吳雲從解部。嚴加治罪等語。吳雲從名下現有應賠鹽價銀六萬六千餘兩。其未完銀兩甚多。即不應准其贖罪。此等獲罪人員。本身既有應追銀兩。自應儘數全完。或尚有餘力。再行贖罪。方為合理。從前兵部辦理此案時。不知吳雲從名下有應追未完之項。遂為據呈奏請。是向來贖免坐臺舊例。原未允協。吳雲從應不准贖罪。其已交贖臺銀一萬二千兩。即劃入未完數內扣抵。仍著將吳雲從。即行解交刑部。按伊現在未完銀數。覈擬定罪具

奏。熊學鵬摺並發嗣後凡遇贖臺贖罪各項人員。著咨查戶刑工等部。如有本名下應行追賠未完銀兩。概不得准其奏請贖免。著為令。○癸酉。諭軍機大臣等。現在需用刊書梨板約計五六萬塊。若於京城就近採買。恐難如數購覓。著交直隸河南山東三省督撫。飭令出產梨木之各州縣。照發去原開尺寸。檢選乾整堅緻合式堪用者。即動支閒款。悉依時價公平採買。亦不必一時亟切購足。辦解著三省各先行採辦三百塊解京。以備刊刻之用。但不得混雜翹裂腫節潮濕等板。以致駁換稽誤。其所動價銀。統於板片解京時報明內務府。覈定實數。令長蘆鹽政於應解內務府銀款內撥解該省歸款。毋庸報部覈銷。該督撫務飭承辦之地方官。毋許絲毫勒派。並嚴禁胥役不得藉端滋擾。如有前項弊竇。即行據實叅處。倘督撫等不實力稽察。致滋擾累。經朕別有訪聞。該督撫亦不能辭咎。可

將此傳諭知之。○甲戌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御紫光閣閱中式武舉騎射。○還

宮。○戶部議准廣西巡撫永德奏稱士民控

官之案俱由臬司彙入命盜案題咨。但未定

限期。各省辦理參差。應限四個月完結。如有

犯證未齊。以到案日起限從之。○乙亥

上御紫光閣閱中式武舉技勇。○諭曰。四

川按察使李世傑。現在南路督辦糧運。省

城軍需總局。祇有布政使李本一人。軍需

總匯之地。事務煩多。必須幹練大員。協同經

理。而臬司衙門刑名案件。亦需人專司審辦。

著派陝西按察使錢鑒。即速馳驛前往四川

省城。會同李本總辦軍需局務。其四川臬司

衙門事件。亦即令其就近代辦。所有陝西按

察使印務。著該督撫於道員內揀選一員。奏

明署理。○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給與小金川

回檄。欲誘逆酋自來。并冀因此拒守稍疎。以

資乘隙進攻之益。固亦一策。但逆酋詭詐。未  
必肯憑阿桂一言。自投羅網。且恐逆酋假親  
來之說。以誘我領兵大臣及將佐等出營。逞  
其奸惡。阿桂等惟應布置掩擒。或併相機剿  
殺。勿稍疎懈。至逆酋求降乞命。尤當付之不  
聞。非但僧格桑不可輕宥。即索諾木亦罪無  
可寬。豈有費如許兵力。仍以姑息了事。復貽  
後患之理。溫福、阿桂等諒必能深體朕意。○  
叅贊大臣署四川提督阿桂奏。臣現派明亮  
領漢土兵八千餘。由甲爾木山梁一路進攻。  
其墨壘溝迤東泥壘一處。派令總兵伊常阿  
領兵千名。間道前往。以綴賊勢。至達烏大營  
留兵千餘。臣親身督率。由正面攻擊。定於十  
月初七日。登山攻取各處碉卡。得旨嘉獎。○  
又奏。緯斯甲布、革布什咱兩路。均可進擣金  
川賊境。革布什咱之吉地、鉅金川之甲爾壘  
壩。止有三站。如能攻取甲爾壘壩。已據金川  
要隘。可以進攻正地。現在附近吉地之漢土

官兵令叅將鄭國卿等管領由格爾格堡前進其附近丹東渥睹之兵由拉古鄂前進均於十月初三日啟行至由吉地抵甲爾壟壩一路軍糧因不及安站酌雇番民負運並駕馭頭目派出番夫百名又於余科土司地方調牛三百以供輓運得旨嘉獎○丙子

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中式武舉一甲李威光左瑛趙士魁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宋如璜等四人武進士出身三甲程定泰等四十三人

同武進士出身○諭軍機大臣等據秦璜奏廣州旗人隙地空房取租於乾隆二十九年經前任將軍楊寧等奏明每年收銀作為修理衙署等項公用至上年原任將軍特克慎副都統恒泰劉沛德等勒派多收銀五百五十九兩零並不奏明秦璜到任後據住房民人呈控查明原案應免其增添并請將恒泰等交部察議等語此項租銀未經奏明遽行加增固有不合但秦璜此時忽行叅奏明係

知被恒泰列款劾叅故藉此搜尋訐告秦璜於本年正月十九日到廣州將軍之任據稱到任後前往教場據民人控告當時何以不即行奏聞縱使尚須查覈則收支租項皆係有司經營無難立時查辦何至稽延八月有餘始為此奏且此項係將軍副都統衙門公共之事試問秦璜半年餘豈竟一無關支乃至此時始云不敢瞻徇隱忍不行具奏是於挾嫌報復之中兼之取巧諉過其為狡詐更

甚至賃屋召租原應按間取值居民既日漸加盛租息自應照屋加增若非額外妄加又何必遽請減免况此係奏明公用之項從前特克慎等之咎止於應奏不奏亦無甚大過著傳諭李侍堯德保將此歸入前案一併確查審擬具奏秦璜原摺並著譯漢鈔寄○又諭西南兩路軍營剋日進抵賊巢董天弼一路亦已攻取木了山梁若一得大板昭即可直趨布朗郭宗及底木達計澤旺僧格桑父

子均無難次第就獲。倘或冀效從前金川莎羅奔郎卡故智。同赴軍門乞降。自當設法掩擒。若即於軍前誅磔。固可令衆番共知警戒。但小金川一經蕩平。即應進勦金川。恐索諾木聞僧格桑父子被戮。自揣彼此同罪。畏死鋌走。益堅其負隅阻險之心。溫福等於擒獲僧格桑父子時。務宜派委幹員弁。隔別管押。迅速解京。且使軍中揚言。僧格桑蒙大皇帝宥以不死。現在送京。別有加恩。令索諾木竊聞此語。自恃無虞。或亦赴營請降。擒縛更為省力。亦兵不厭詐之一道也。至兩金川有名大頭人。如攻破美諾後。同就俘獲。或隨逆首投誠被擒。均不必於軍前正法。亦當訊取確情奏明。並派妥員分管解京。將此傳諭溫福。阿桂。豐昇額。遵旨妥辦。並諭舒常。董天弼知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十八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十九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保蘇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十月丁丑諭川省官兵

因前此派往滇省出師有借支行裝馱馬等項銀兩例應於餉銀內按季扣繳現在尚未扣完第念伊等正在隨征出力之時自應令其生計寬裕若仍照常坐扣致令所得無多非所以示體恤著交該督查明此項未完賠扣銀兩除在營操防各官兵仍應照例扣繳外其現在調赴隨征者俱暫行停止坐扣又運送衣裝腳價如公費不敷動用亦著於軍需項下借支統俟軍務告竣後再行扣還以

紓兵力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索

諾木黨助小金川敢於抗拒王師尚爾託言

恭順逞其狡譎之計前諭令溫福等檄飭索

諾木俾知天朝已洞燭其奸今並將其黨逆

抗命情節顯為扶破即當直斥云爾索諾木

稟稱將寧祿等醫治平復備辦夫馬送回及

訊取寧祿供詞本年四月由墨壘溝進剿其

斷截山梁後路即係金川賊兵寧祿等亦被

掠送噶拉依罪狀明徵確鑿可據豈復容以

詭詞掩飾爾索諾木誠自知罪重及時親詣

軍門乞降本將軍尚可代爾轉奏大皇帝仰

邀格外之恩若冥頑不靈恃其負隅之勢速

取滅亡爾自矜巧黠實乃至愚今本將軍精

選各省勇壯兵丁數十萬剋期掃蕩擣穴殲

渠即令爾賊衆死守險要一年不能集事待

至二三年必勒平金川賊巢而後已我兵多

糧足無難久駐圍攻爾最爾蠻陬安能持久

抵禦且我兵既已調集奪隘攻堅豈肯姑息

完局。倘此時遽議撤兵。爾索諾木於事平後。必且復萌故智。蠶食鄰封。異時又將興師致討。似此另起鑪竈之事。本將軍斷斷不為。又如小金川澤旺令兵丁鄧文煥投赴南路。帶出稟詞。有悔罪乞恩。曾經叩請哈國興等轉求將軍代奏之語。尤為荒誕。爾僧格桑於八月中。將木蘭壩一帶碉卡拆毀時。若即面縛營門。尚可云稍知畏懼。乃退回以後。復在路頂宗拒守。其所謂悔罪者安在。海蘭察哈國

興等輕信爾等之言。不即追擊。本將軍方切責其非。何得妄稱伊等代爾轉求。本將軍又豈受爾朦惑。遽於大皇帝前瀆奏。今爾理窮勢絀。妄語自欺。豈能因此遽寬爾罪。著傳諭溫福。阿桂等照此寫成番字發去。嗣後如有似此者。即隨機嚴飭。毋復待朕遙為指示。再索諾木頑梗抗逆。固由其性桀驁不馴。然糾率衆賊。實有大頭人從中主持。溫福等須留心察訪。於攻得金川後。嚴拏正法。毋任漏網。

○軍機大臣等議覆。西安將軍福僧阿等奏稱。西安寧夏滿兵移駐巴里坤各事宜。一。西寧寧夏滿營。每佐領下所管兵俱係各按本營舊制。今兩處官兵同駐巴里坤。自應畫一分撥。請於西安寧夏兩處各派協領二佐領防禦驍騎校各八。分為八旗。各兵仍聽本處協領等管轄。並每處分派領催前鋒各四十馬兵八百步兵八十。礮手十六。匠役二十四。至寧夏撥缺之兵。將來由京撥補原額。該處官員僅數管轄。無庸議裁。一。移駐馬步兵應每名帶腰刀一弓二梅針箭五十。撒袋一。每處各帶大纛八小旗四十。每二兵合帶帳房一。並各帶威遠礮四。子母礮八。由西安清軍廳撥給。其馬兵應每名給馬二。令於明春三月間乘騎前往。一。巴里坤領隊大臣之筆帖式。經伊犁將軍奏定二缺。應令西安寧夏各分一缺。聽領隊大臣挑補。一。寧夏移駐兵應照西安例。於支給製裝銀三十兩內。每馬兵

一扣銀十五兩。以八兩買羊。七兩製貨。步兵匠役。每名扣存七兩五錢。以四兩買羊。三兩五錢製貨。一西安兵。因不敷派撥。議裁養育兵一百。添馬甲二百二十。今加添馬兵。已經裁退。養育兵一百。請仍還原額。均應如所請從之。○戊寅。

上御懋勤殿。勾到浙江。江西情實罪犯。停決浙江斬犯三人。絞犯一人。江西斬犯三人。絞犯三人。餘一百一十一人。予勾。○諭軍機大臣等。

前以歷代流傳舊書。及國朝儒林撰述。向來未登大內收藏書目者。已降旨直省督撫會同各學政。通行購訪。彙列書名奏聞。再令廷臣檢覈。行知取進。迄今幾及匝歲。曾未見一人將書名錄奏。飭辦殊為延緩。我國家重熙累洽。一百二十餘年。於今文治光昭。遠暨山陬海澨。所在經籍書庫。藏弄甚多。採掇本非難事。其間即屬家傳善本。珍秘有加。然一聞稽古右文之詔。且令有司傳鈔副本。善為經

理。當無不踴躍爭先。為大吏者。果能及時率屬。加意蒐羅。自當有求必應。何至閱時既久。裒集無聞。或各督撫等。因前後適遇調任。受代因循。未及悉心董率。又或疑陳編故冊。非如民生國計。為刻不容緩之圖。因以奉行具文。徒致往返遲滯。此在遠僻省分。一時或難於薈萃。至如近畿之北五省。及書肆最多之江浙地方。又復如前藉口。甚非所以體朕念典勤求之至意也。各督撫等。其即恪遵前旨。

飭催所屬。速行設法訪求。無論刊本鈔本。一彙收備採。俟卷帙所積稍充。即開具目錄。附摺奏明。聽候甄擇移取。仍將現在作何辦定章程。及有無購得若干部之處。先行據實奏覆。將此於奏事之便。通諭督撫。學政知之。○又諭。據倉場侍郎申保奏。奉天每年額解黑豆。多以守凍天津。致被潮泥。因於本年。行令直督飭屬。早催船隻受兌。並咨奉天將軍。等於船到。即行起運。茲已當冬令。豆石尚未



見到應奏明飭查等語。所奏甚是。運京豆石原備各圈領用。及官員承買之用。自應迅速抵通。以免濡遲。徽變本年既經申保等先期分咨催運。何以又致遲延。況奉天所屬海口一水直達天津。商船興販。每歲可以往返二三次。此人所共知。何以官運豆石。年僅一來。猶復動致經時守凍。明係委員等承辦不力。並將潮濕豆石攪雜。藉詞展轉稽延。所致該將軍等。何不及早嚴飭妥辦。所司何事。著傳

諭增海。朝銓。博卿。額。塘古泰等。將因何轉運遲誤緣由。明白回奏。如其中查有情弊。亦即據實參奏。毋少瞻徇。○己卯。諭曰。雅郎阿著賞給副都統銜。前往塔爾巴哈台辦事。○庚辰。

上御懋勤殿。勾到安徽。江蘇。情實罪犯。停決安徽斬犯一人。絞犯二人。江蘇斬犯四人。絞犯二人。餘一百三十九人。予勾。○諭曰。護軍統領永德病故。著施恩賞銀一百兩。○諭軍機

大臣等。本日據李湖奏到屬員賢否一摺。所出司道考語。皆當。已於摺內批示矣。但奏摺於批示後。即行發還。而清單則係彙貯留覽。今該撫奏到賢否單。祇載知府各員。其司道姓名考語。不復列入單內。將來憑何檢覈。蓋由該撫不諳成式。故所辦未為周備。著傳諭李湖。於奉到此旨後。即將所開司道姓名考語。仍彙列知府名單之前。另行進呈。以便省覽。○又諭曰。李湖奏耗羨充公銀兩一摺。殊

未明晰。該省地丁正數本少。其額徵耗羨銀數。每年祇三萬四千餘兩。該撫以耗羨等項字樣總叙。竟似耗羨有三十九萬餘兩之多。細閱之。則由摺內將公件商稅牙帖銅息各款。未經分別清數。率行籠統開報。以致眉目不清。著傳諭李湖。嗣後奏報各款實數時。務將款項逐一叙列。簡明清單。附摺具奏。再該省地丁正項。向係留存本省備用。今此等雜項銀兩。每年支銷有限。積存漸多。作何備貯。

稽查不致日久滋弊之處。並著查明覆奏。○又諭。據勒爾謹奏。乾隆甲午年。伊犁等處。應需貿易綢緞。照例開明各項色樣數目。請勅江寧。蘇州。杭州。三處織造。依期解送甘省。以便分運等語。著傳諭寅著。舒文。寅保。即照勒爾謹單內所需各綢緞。妥協製辦。務使質地重厚。顏色鮮明。不得稍有粗率輕減。致滋挑駁干咎。並著遴委妥員。如期解運。以資新疆貿易之用。○察哈爾都統常青奏。察哈爾八旗。除鑲白旗。兵無甚貧乏外。其鑲黃等七旗。無室家畜產。窮苦不能當差者。一百九十名。若不早為辦理。難保無逃竄為匪等事。請動用該處現存地租銀一萬一千餘兩。每名賞給三十兩。飭各該旗總管。叅領等。妥為經理。俾有室家。置備馬匹畜產。再該處有無倚之寡婦三口。請各賞銀十五兩。令置產業謀生。從之。○辛巳。以輔國公興兆。為正藍旗護軍統領。○壬午。

上御乾清門聽政。○御懋勤殿。勾到河南。山東。情實罪犯。停決。河南斬犯二人。絞犯七人。山東斬犯二人。絞犯一人。餘一百二十九人。予勾。○諭。據阿桂奏。報於十月初四。至初八等日。分四路進攻。將甲爾木山梁。全行占據。並前此未得之第四峯。第五峯。碉卡石城。亦俱攻克。殺死賊番百餘名。並殺紅衣賊目三名。搶獲木城一座。碉卡二十餘座等語。明亮等帶領官兵。不避雨雪。破卡殺賊。甚屬奮勉。所有此次打仗之侍衛員弁兵丁等。均著阿桂查明咨部議敘。以示鼓勵。○又諭。曰。副都統華山。著授為領隊大臣。派往南路。交與阿桂差遣。○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攻得甲爾木山梁一摺。我兵既據最高峯頂。自上而下。其勢較易。若即出達烏之前。直壓賊番所守要隘。則與阿桂處官兵。兩路夾擊。更無難乘間攻克。再現在我兵所據山峯。似已抄在阿桂對敵賊寨之上。即當設法截賊後路。斷其糧。

食火藥。使力不能支。必將自潰。而我兵應需口糧軍火之資。務宜熟籌。即速繼運。毋蹈前轍。若皮船一節。原屬攻其無備。出奇制勝之計。但黑夜渡河。亦須事出萬全。慎勿冒險輕進。至官兵議敘之案。祇應將此次實在出力人等。造冊報部。俾有功者益知感奮。其餘亦可藉以激勵。將來兩路有應議敘者。均照此辦理。○癸未。諭朕閱三通館進呈所纂嘉禮考內。於遼金元各代冠服之制。叙次殊未明晰。遼金元衣冠。初未嘗不循其國俗。後乃改用漢唐儀式。其因革次第。原非出於一時。即如金代朝祭之服。其先雖加文飾。未至盡去其舊。至章宗乃槩為更制。自應詳考詮次。以徵蔑棄舊典之由。並酌入按語。俾後人知所鑒戒。於輯書關鍵。方為有當。若遼及元可例推矣。前因編訂皇朝禮器圖。曾親製序文。以衣冠必不可輕言改易。及批通鑑輯覽。又一發明其義。誠以衣冠為一代昭度。夏收殷

孚。本不相沿襲。凡一朝所用。原各自有法程。所謂禮不忘其本也。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說。至遼金元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輒改衣冠。盡失其淳樸素風。傳之未久。國勢寢弱。洊及淪胥。蓋變本忘先。而隱患中之。覆轍具在。甚可畏也。況按其所以議改者。不過云袞冕備章。文物足觀耳。殊不知潤色彰身。即取其文。亦何必僅沿其式。如本朝所定朝祀之服。山龍藻火。燦然具列。悉皆義本禮經。更何通天絳紗之足云耶。且祀莫尊於天。祖禮莫隆於郊。廟溯其昭格之本。要在乎誠敬感通。不在乎衣冠規製。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推原其義。實天遠而祖近。設使輕言改服。即已先忘

祖宗將何以上祀

天地經言仁人饗帝孝子饗親試問仁人孝子豈二人乎不能饗親顧能饗帝乎朕確然有見於此是以不憚諄復教戒俾後世子孫知所法守是創論實格論也所願奕葉子孫深維根本之計毋為流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訓庶幾不為獲罪

祖宗之人方為能享

上帝之主於以永綿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景祚

實有厚望焉其嘉禮考仍交館臣悉心確覈遼金元改制時代先後逐一臚載再加擬按語證明改繕進呈候朕鑒定昭示來許並將此申諭中外仍錄一通懸勒尚書房○又諭前因徐績奏報糧價單內各屬多註價昂當即批諭今年山東既獲豐收何以米價尚昂者多令其查明覆奏今據奏到該省所報糧價因乾隆三十年前護撫黃叔琳奏准將貴賤昂平分為等則歷來以次酌定照此填註

等語所奏太屬拘泥徐績平日尚屬明曉吏治者何以不通達事體若此朕令各督撫按月奏報糧價原以米穀為民食所關期於市糴貴賤時得周知若如該撫所辦尚以三十年前定價為率自是不過依樣套寫全不足憑矣於朕軫民依勤省歲之旨毫無裨益又安用此虛文敷衍為耶昨薩載奏江蘇省秋收實有十分而糧價單內又註有價貴字樣曾經傳旨詢問似亦係相沿舊式恐各省類

此者正多不可不明白宣諭米糧價值贏縮固視乎歲收豐歉及閱歲既久生齒日繁則用物廣而需值自增乃係一定之理即各省買補倉糧屢請增價可知矣方今海寓承平一百二十餘年戶口益滋每歲難於數計且不必以遠論自乾隆三年至今亦已三十餘年當時之所謂貴價即係邇來之所謂賤價黃童白叟當亦無不共知乃欲執三十年以前之等則為三十年以後之奏報與膠柱刻

舟之見何異。況天下無不食米之人。米價既長。凡物價夫工之類。莫不準此遞加。若固執前事。亦能一槩比而同之乎。夫厚生利用。首以粒食為先。誠以民愈庶。富愈難。不得不於豐亨豫大之時。切保泰持盈之儆。所謂守成之難。端在於此。此非朕厭聞米價之貴。蓋期奏報之據實。各督撫莫錯會朕意。嗣後當飭屬周咨市價。率以三五年前後為準。覈實詳明。列單具奏。不得蹈襲積年陋習。徒以刻板

具文塞責。著將此通行傳諭知之。○又諭曰。護軍統領公興。非著以領隊大臣。赴阿桂一路軍營帶兵。○甲申。

上御懋勤殿。勾到山西直隸情實罪犯。停決山西斬犯一人。直隸斬犯二人。絞犯八人。餘一百二十三人。予勾。○諭軍機大臣等。戶部議彭寶等奏。照省水銀價值。請交湖廣總督湖北巡撫。確查據實具奏一摺。已依議行矣。照省水銀。自乾隆三十一年以前。每百觔價銀

五十餘兩。至四十八兩不等。行之幾二十年之久。迨三十一年。減至三十九兩。遂有高積私販牟利之事。旋經宮兆麟查辦。價值案內奏請定價四十二兩之後。庫存水銀並未發售。據彭寶等稱。咨詢湖北巡撫。訪查漢口價值。乾隆三十三年以前。俱在五十五兩以上。自三十四年起。忽減至四十兩。本年正月。起又減至三十二兩。其間價值陡落。適在查議定價之後。而減之又減。并在行查楚省之時。

情節未免可疑。照省商販水銀。俱係運至漢口發售。安知非即係該商等。與漢口行戶牙儉。潛相勾通。明知官為定價。故將市值減落短報。希圖賤買牟利。均未可定。照省價值。雖視漢口為低昂。而漢口發運。尤以蘇州為總匯。從前高積私販水銀一案。以三十九兩領買之貨。載赴蘇州。每百觔賣至五十六兩八錢。是蘇州行價。較黔楚加至十之三四。近年時值。諒不至大相懸殊。無難確訪而得。著傳

諭高晉薩載密派妥幹大員就近詳詢體訪確切價值即行據實具奏不得僅委之地方官以致胥吏藉端滋事亦不必通知湖北稍有扶同可將此傳諭知之尋高晉薩載會奏確訪蘇州水銀價值本年四五月以前每百觔賣銀三十八九兩及四十餘兩不等七八月以後減至三十一兩詢據客商及行戶等稱貴州近來出產水銀甚旺販賣來蘇者多銷售有限遂至壅滯價減報聞○又諭聞侍

江蘇地方優伶中唱旦之人近日竟有蓄髮不薙者在若輩以學藝為生或自留粗辮以便簪飾之用其事尚屬近情若竟全行蓄髮與婦人無異既恐男女溷雜易啟奸淫之漸甚或詭名蓄髮陰違國朝定制此則更有關係薩載現任巡撫且兼理織造務宜留心體察嚴行查禁如遇有此等蓄髮唱旦者勒令改薙並以枷責示懲毋任澆風漸長但不必視為緊要事件辦理過涉張皇致駭觀聽也

將此傳諭知之○戶部議覆浙江巡撫熊學鵬奏稱江南松江所額銷鹽引七萬九千六百三十三道近因該處私鹽充斥商力微薄不能及時行銷浙江紹所商力充裕銷鹽亦廣請添撥松所二萬引行銷應如所請但私鹽充斥係松所員弁緝拏不力應飭江南督撫飭地方官嚴查如不實力奉行即行叅處得旨地方私鹽承緝不嚴官引必致壅滯在江省各屬文武員弁又以所行乃浙省鹽勦

未免意存歧視雖有緝私之名不肯實力從事而浙省鹽政又以緝私官弁兵役皆隔省所轄呼應不靈松所鹽務之疲率由於此從前李衛以浙江總督兼令節制江南捕盜諸事是以緝私盡力鹽法暢銷然亦間有過當之處其後歷任巡撫兼管鹽政未嘗無考覈緝私之責而令不能行之江省地方官往往陽奉陰違因循已非一日不知行鹽雖在隔境而銷引同屬辦公司釐者固不便因鹽務

所在之區。越俎干與他事。其有關鹽政者。原可隨時覈稽。如果江省地方官。視緝私為具文。不知留心整頓。以致梟徒充斥。則膜視誤公。即當指叅一二。予以應得處分。各員弁等。自不敢仍前玩忽干咎。若僅如戶部所議。專責江省大吏督查。恐日久尚成故套。於浙鹽仍無裨益。嗣後松所緝私之事。除交江省督撫。量飭各該地方文武盡力嚴拏外。倘有稍分畛域。不肯實心緝私者。並准浙江巡撫覈實叅奏。照例議處。該上司等。亦難辭督率不嚴之咎。如此則江省有司。既無敢膜視卸肩。而松所商人。亦無由推託藉口。方為兩得。餘依議。○乙酉。叅贊大臣署四川提督阿桂奏。甲爾木第五峯之南。有四峯相連。地名真登梅列。每峯各有賊碉。官兵必須下至山坳。向上仰攻。十月初十日。明亮督兵攀崖而上。三面衝擊。殺賊甚多。其泥壘一路。伊常阿於初九日。帶兵至大山之中。直前攻撲。並分兵三

路。將各石卡克取。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阿桂奏。甲爾木之第四第五峯。地尤險要。如能奪此兩峯。則迤南一帶山峯。碉卡皆出其下。兩峯既經明亮攻得。何以此次進攻。真登梅列賊碉。我軍尚須下至山坳。復向上仰攻。且此兩峯既屬險隘。自可截賊後路。其糧食火藥。復從何路運送乎。至明亮伊常阿。分路進攻。賊番自必難於兼顧。阿桂所辦皮船。又已告竣。若潛師速往。出其不意。可冀得手。何至今尚遲回觀望。並著阿桂據實覆奏。○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叅贊大臣尚書公豐昇。額奏。南山由瑪爾迪克。至貢噶。復越山梁二道。即策布丹地方。哈國興海蘭察帶兵五千。在貢噶一帶。遷延未進。據稱大雪之後。難以仰攻。因令官兵修築木柵。而石被雪凍。復難掘取。現飛檄嚴催。令其迅速攻勦。諭軍機大臣等。由貢噶前進。即策布丹地方。為直擣美諾捷徑。覓間襲取。利在速攻。哈國興等當冬



寒水凍之時。欲待晴霽雪消。原屬非理。即所云石凍難於掘取。何以賊番用石築礮。取攜甚便。但策布丹一路。從前溫福等亦稱其路險菁深。今復加以雪凍。更非急切。可以著力。若明知其難進。而促官兵冒險直前。轉恐無益。有損如必待至雪消。則此際相距春融。為時尚遠。以五千有用之兵。置之無用之地。實為非計。著豐昇額親往該處察勘。果係一時難以進攻。即當留兵數百。交李煦等於貢噶

一帶嚴防後路。其餘官兵均撤回路頂宗。即令哈國興。海蘭察帶領進剿。若兵尚可進。而哈國興等有退縮之意。亦即據實奏。○丙戌。諭軍機大臣等。由哈薩克投來之達瓦解送到京時。飭軍機大臣訊問。據供去歲渥巴錫等來時。有往額濟勒貿易之喀喀爾八名。渥巴錫分帶前來。沿途脫逃一名。投往阿布賚。阿布賚給與盤費馬匹。並告云我與爾汗原同骨肉。因在兩處居住。音信不通。今渥巴

錫等已歸大皇帝。無有阻我之人。嗣後互相送信通好等語。又據達瓦供。阿布賚將搶掠土爾扈特情節。遣人通知俄羅斯等語。著傳諭舒赫德等密詢渥巴錫等。查出原帶來之喀喀爾七名。挑取一二明白人送京。再阿布賚原有意見。好於俄羅斯遣人致書等事。勢所必有。但此達瓦十歲。即隨阿布賚居住。恐阿布賚特遣伊來探信。亦未可定。今將阿布賚此等情由。俱已問出。阿布賚知之。必妄生

疑猜。於事大有關係。達瓦已賞賚遣回。到時令與伊兄庫布特同住。密飭總管碩通留心防範。毋令免脫。亦不可令與阿布賚通信。○丁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明年分路進剿金川。領隊需人。著將桂林派往南路。富興派往西路。交與溫福。阿桂。令其領隊行走。著傳諭伊犁將軍舒赫德等。即令由伊

犁甘肅馳驛往川。並於現駐伊犁之厄魯特官兵內揀選二十人。照例賞戴翎頂。並支給銀兩。令桂林富興分路帶往。○旌表守正捐軀之山東堂邑縣民張朝棟妻張氏。○戊子。諭曰。文綬奏。現在軍需經費。請再撥銀三百萬兩。以備接濟。著照所請。即交部酌撥。分起解往。○又諭。據文綬奏。鄰水縣訓導李綰。揭報署鄰水縣知縣楊金蘭。於辦理夫糧。令紳士收支。里下幫貼等款。又代辦鄰水縣事。縣

丞蔡倬亭。亦有短發夫馬價值。科派津貼之事。經知府江權前往查審。該縣辦理軍需。雖有通融津貼。非盡交公所。其餘全屬子虛。並究出該訓導平日干與軍需。借端射利。因士民列款欲控。因而架詞聳聽。先發制人。其挾妓飲酒。送扁索錢。及囑託公事之處。已據該訓導自認不諱。請將李綰革職。楊金蘭等解任。質審等語。李綰著革職。楊金蘭。蔡倬亭。俱著解任。交該督與案內有名犯証。一併嚴審。

定擬具奏。○又諭。據文綬奏。陝省委員張學敏等。解送川省正騾二千匹。餘騾四十匹。詳加挑驗。均屬臃壯結實等語。此次陝省委員張學敏等。解送馱騾。甚屬妥速。著交部照例議敘。○又諭。由知縣記名人員。如即陞用。知府未免過優。嗣後由知縣記名者。遇有簡放。知府時應以所遺之同知。知州。通判。員缺補用。仍行記名。候二三年後。再行補放。知府其本日補授麗江府吳大勳。所出之知州員缺。

仍將記名單進呈簡放。○諭軍機大臣等。川省進兵。其始不過派用本省兵練。為數無多。直至上年十一月內。黔陝各兵。始陸續到營。現在軍營各省兵丁。計有三萬八千餘名。而五月前到營者。數止一萬七千以內。其餘二萬一千餘名。均於六月後到營。川省綠營。兵及土兵土練等。雖有三萬餘名。亦係先後調發。並非用兵之初。即一時並集。況乾隆十三年。金川軍需。通計動支不及千萬。今所撥

已至一千四百萬兩。文綬身為總督。於軍儲出入。必當覈實清釐。不容聽其稍有浮冒。現交戶部查對上屆金川兵數。與軍需之案。及此次兵數應支各項。據實覈奏。著傳諭文綬將軍營上年需用若干。本年六月以前需用若干。及現在兵數添足後。每月實用若干。逐一詳查。分晰具奏。○旌表守正捐軀之山東長清縣民鄭文德媳邢氏。○己丑諭。國史館進呈新纂明珠列傳。內所列郭琇糾叅各款。臆採不全。於覈實紀載之義未合。明珠在康熙年間。身為大學士。柄用有年。乃竟不克自終。漸至植黨營私。市恩通賂。勢焰熏灼。物議沸騰。

皇祖疊申

誠諭。期得以恩禮保全。而明珠不知省改。致為郭琇叅奏。復

念其於平定三藩時。曾有贊理軍務微勞。不即暴示罪狀。然亦立予罷斥。並未嘗廢法姑容。

後雖量為錄用。僅授內大臣之職。距其身歿二十餘年。不復再加委任。此實

皇祖恩威並用。權衡纖毫不爽。迥非三代以後所可幾及。而確覈明珠罪案。祇在徇利太深。結交太廣。不能恪守官箴。要不至如明代之嚴嵩。溫體仁輩。竊弄威福。竟敢陰排異己。潛害忠良。舉朝側目。而莫可誰何也。即如明珠。以現任閣臣。而郭琇即以露章臆款抨擊甚力。使明珠果能如明季諸奸之箝制言路。則郭琇矢口之間。早已禍不旋踵。即或深謀修隙。亦必多方狙伺。假手擠排。乃郭琇因此一疏。遂以鯁直受

知。不及二年。即由僉都御史。擢都御史。不聞明珠之黨。有能為之抑沮者。雖其間亦曾因事論黜。而我

皇祖鑒其政績風力。由閒廢中。擢為湖廣總督。後因紅苗搶奪。隱匿不報。削籍歸里。其罪實由自致。亦非明珠之黨。藉事以為報復。今郭

琇列傳具在。可考而知也。至於明珠生平。是非功過。原不相掩。我

皇祖慎持予奪之柄。至公至明。因物付物。恭繹聖諭。仁至義盡。一一適如其人之所自取。即此可以窺見萬一茲館臣哀輯明珠事蹟。因檢閣庫。未獲郭琇劾章。似由當日

留中不下。遂據館中所存郭琇疏稿刊本。撮載大凡。但其間刪削過多。恐傳之既久。或疑修史者有意曲為隱諱。於据事直書之旨。無當也。因命於明珠傳中。全列郭琇奏本。俾天下後世得喻此事本末。共知我國家立綱陳紀。朝宁肅清。從無有宵小僉壬。如前代之得以怙權干政。而我

皇祖聖明英斷。刑賞持平。實為執兩用中之極則。朕稟承

祖訓。凡一切用人行政。無不本此意為折衷。用是剖悉原委。宣諭中外。仍命錄載傳後。使定論昭然。永以示傳信而垂法戒焉。○又諭曰

舒赫德奏稱。瑚圖禮未諳事體。且已年邁等語。瑚圖禮著赴伊犁。交舒赫德酌派管隊。所遺員缺。著存泰前赴庫爾喀喇烏蘇辦事。○庚寅。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曰。護軍統領永德無嗣。曾與伊弟吉林烏拉協領德保議定。以德保之子烏勒登額為嗣。著富椿即詢問德保將伊子烏勒登額遣赴京師。與永德為嗣。○諭

軍機大臣等。阿桂奏。巴朗索原係賞給綽斯甲布地方。其頭人復情願歸還。自當聽從其便。至其地為金川自取。與從噶克無關。似可毋庸顧計。而阿桂摺稱。從噶克倘稍有干涉。恐致心生疑貳。亦屬詳慎之意。著舒常及李天佑等傳諭綽斯甲布土司。以此地照舊歸還。自為順理。其中或有境壤相錯。俟平定兩金川後。徹底清查。如巴朗索與從噶克有涉。原可於攻得金川地內。酌量地界人戶。與巴

朗索相仿者。另行賞給。但須奮力從征。或較此所得尚多。亦未可定。又各土司出力攻地。將來量功行賞事宜。業經一體傳諭。從噶克現在西路隨營。若言及此事。即著董天弼等。照此宣諭。俾鼓其自為之心。益堅其奉公之念。溫福等。亦不可不知此意。再前據阿桂奏。章谷以北。東山梁後。即小金川。汗牛一帶地方。汗牛以外。又屬何處。閱全圖所載。汗牛相近地面。南為明正。東為木坪。此二處土司。最為恭順。其境內若有路可通。分兵夾擊。得手尤易。是否可行。著阿桂據實覆奏。其另摺所奏。音吉圖。汪騰龍等。進攻甲爾壘壩。已攻得正地。水碓木柵。似亦可望得力。如此兩路進兵。索諾木斷無不撤兵自衛之理。僧格宗一路。賊勢必孤。乘間犁巢。自可剋期集事。○又諭。曰。董天弼督兵進攻大板昭。正值軍行緊要之時。糧運尤為急務。前據鄂寶奏。曾頭溝一路軍糧。源源接濟。何以董天弼甫經進兵。

遂至糧石不敷支給。況此處八月以來。已將道路開修。自不應尚有遲滯。著傳諭鄂寶嚴飭員弁。迅速趕運。仍親往督催。務令官兵足資支食。倘有不繼。惟鄂寶是問。並諭董天弼。當與在事侍衛章京等。督率兵練。駕馭土司。剋期攻取大板昭賊寨。以慰厘念。○叅贊大臣署四川提督阿桂奏。明亮進攻真登梅列。賊番踞守四峯。碉卡排列。而最北一碉之下。有山脚一道。賊番築有二碉。從僧格宗一帶運送口糧。必經由其下。繞至後面。方可前進。十月十二日。明亮派兵往攻。賊棄碉竄走。旋將二碉占據。復令官兵向下連築卡座。以斷賊番來路。得旨。此舉乃斷其後路。最要策也。○旌表守正捐軀之陝西華陰縣屈喇嘛兒聘妻杜氏。○辛卯。

上詣

奉先殿。

壽皇殿行禮。○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叅。

贊大臣尚書公豐昇額奏。臣等酌抽南北兩山官兵。併力攻路頂宗。如此舉尚難得手。即合攻兜烏。倘仍難攻上。現查有別斯滿一路。即抽調各處兵前往分剿。諭軍機大臣等。路頂宗地勢。固為險仄。現在併力合攻。軍聲益壯。自足令賊膽落。且聚有多兵。更番攻擊。賊愈難於支拒。即訪有間道。分兵往襲。正兵仍不虞單弱。若路頂宗猝難攻破。亦不妨留少兵牽綴賊勢。而以全力併擊兜烏。溫福等其酌量情形。相機辦理。○甘肅提督路戩病故。調江南提督馬全為甘肅提督。以河南河北鎮總兵邱若龍為江南提督。兩廣督標副將黃模為河北鎮總兵。○是月。四川總督文綬奏。現在軍務未竣。臣往來督催糧運。省中一切題咨案件。舊例委藩司辦稿。送臣覈定。發回省署繕寫清本。仍送臣行署鈐印拜發。往返未免稽遲。嗣後應由臣定稿。即交藩司代為拜發。得旨嘉獎。○督理糧餉侍郎劉秉恬

奏。由墨壘溝至甲爾木山梁。山路險仄。恐夫力疲乏。糧運稍有遲誤。因於墨壘以外之羣增山根二處。暫安糧站。其山根一站。距賊最近。經參贊臣阿桂。於餘丁內添派二百。以資防衛。得旨覽奏俱妥。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十九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二十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領蘇州府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十一月壬辰朔諭軍機

大臣等據鐘音等奏由安南發船赴倭販銅  
之閩人林承和查歷年出入海口船號並無  
其人并通省各州縣檢查烟戶冊亦無其名  
等語閩商赴洋載銅回閩如果官為購存則  
以內地之銅仍供內地之用雖暫占蘇商額  
數亦屬無妨前降諭旨甚明若林承和在東  
洋買銅並非進口是指買內地之銅轉售為  
外洋他處之用於事甚有關係自不得不徹  
底根查今鐘音等奏細查閩省並無其人竟

似毫無蹤影則前此薩載所稱蘇商供出之  
林承和在東洋買銅一節言之鑿鑿又係何  
憑此事自當仍問之江蘇不必更詢之閩省  
但彼此各執一詞亦非在外所能覈結著傳  
諭薩載即查當日在蘇供出林承和之事實  
係何人速行訊取確供及伊在東洋所見林  
承和實雇用何人船隻并列入寅字十一番  
是何實據一面奏聞一面將應訊之人解京  
交該部詳悉確訊務期水落石出無致絲毫

影射并將此諭令鐘音等知之尋薩載奏據  
供出林承和之龔繼勝等供閩人林承和船  
隻實於三十五年七月到倭伊等在倭人館  
中未與林承和識面其船隻曾經望見實係  
內地式樣其雇用林泰來船號并從安南發  
船均得自倭人通事熊文藏之口復查浙省  
乍浦海口所報銅鉛進口番數寅字十一番  
實係林承和現將應行質審之人一併解京  
備訊報聞○戶部議覆雲南巡撫李湖酌籌



鹽井各事宜。省城向設總店。分立大鋪一百二十處。行銷黑井。安豐井。鹽九百一十一萬一千七百六十餘觔。除南寧。潯。益。尋。甸。平。彝。宣。威。等五州縣。官運鹽一百七十萬觔。其餘轉售於迤東之昆明等十六屬。民販運銷。原因鄉販挑運食物赴省。順便帶鹽回銷。既省腳費。且免徵解之繁。但各州縣銷無常額。官無責成。鹽道既苦耳目難周。各屬又無引照可驗。私販滋多。官鹽壅滯。請將省店裁撤。改立鹽倉。除南寧等五州縣。向歸官運。應仍赴省倉領運外。其未歸官運各州縣。內昆明縣。向有額設官鋪。每年可銷鹽二百五十四萬觔。應仍循舊例。先課後鹽。督鋪售銷。至附近鹽井之昆陽。晉寧。呈貢。宜良。嵩明。江川。河陽。路南等八州縣。每年可銷鹽二百六十萬觔。應令該地方官。自雇夫馬。赴井領運。即於原定自井至省運腳內。計程攤給。其距井較遠之馬龍。羅平。陸涼。廣西。彌勒。師宗等六州

縣。及邱北縣丞。每年可銷鹽二百二十餘萬觔。應令該地方官。赴省倉領運。其需用腳價店費。應於原定新增鹽價。及加添運腳內。酌量覈給。以上十四州縣。及邱北縣丞。應完課款。俱照迤西例。上月領鹽。下月解課。再彌勒縣。向買粵鹽三十萬觔。今既銷省鹽。應將粵鹽停買。各井額辦鹽觔。自數十萬至數百萬不等。應責成提舉。大使等。將竈戶逐日煎獲鹽觔。即令入倉登號封記。俾家人書役。不得串通商竈。透漏分肥。至各屬領運後。即令該州縣嚴飭腳戶。勒限趕運。以防折耗借賣之弊。各官奉行不力。查叅著賠。各井有未設鹽倉者。即行添蓋。一竈戶煎鹽。撓和沙土。應責成提舉。大使等嚴查。向來未有議處明文。請嗣後井員。如有縱容竈戶。撓和沙土者。照白土撓和漕糧。押運官不行查禁。例革職失察者。降一級調用。兼管井務之府州縣等官。分別議處。若知情受賄。應照枉法贓從重治

罪竈戶即照舵丁撓和漕糧例治罪。承銷州縣徇隱不報者一併究處著賠并令各井每年將樣鹽呈送巡撫衙門驗發鹽道分給各屬以憑查驗一節年墮誤鹽觔總由月報不行應將各井煎鹽額數於月終彙覈有餘者留抵下月收數不足者下月補交仍令提舉大使等按月填報鹽道彙冊申送督撫季終通計一次將逾限不及趲煎者分別叅處。鄰省私販入境應查明經由津隘於總路分設巡鹽員弁酌帶兵役駐劄如有緝獲即行通報解交地方官審辦至本地私販在井者責成提舉大使在途者責成經由州縣均令實力查拏獲犯時徹底究訊治罪井員及地方官緝拏不力者分別叅處。從前墮運墮銷鹽數實計五百五十五萬二千三百九十觔原奏准分二年帶銷但各該處墮誤數目多寡懸殊概限二年恐仍有滯積應將各屬墮運不及三分以內者限一年銷完其在

應銷年額一半以上者分限二年逾於應銷年額者分限三年倍於應銷年額者分限四年并按限分別完欠覈實辦理。黑井現有墮缺正額鹽二百三十五萬六千二百餘觔又缺餘鹽二百四十六萬三千一百二十五觔兩項均應帶煎恐有那後掩前之弊應俟墮煎額鹽按限煎完後再帶煎餘鹽至安豐井每年停辦餘鹽六十二萬觔應帶補舊額鹽三百七十六萬一百二十七觔帶補數多電力不免拮据請將帶補舊額鹽照停辦餘鹽數補煎。滇省自乾隆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各屬承辦軍需遇差務緊急未及赴司領項多係借支鹽課每新舊交代將借墊銀數查明抵交事竣造報其例應准銷者由軍需銀內撥還清款但覈減應追之員遇有遷調事故接任之員不能代繳遂造入鹽課未完項下完欠數目易淆且啟推諉遷延之弊應將軍需墊用鹽課銀數確覈即於三十六

年鹽課奏銷冊內開除歸入軍需新收項下。如有覈減行追等項。在軍需本案歸結。均應如所請從之。○癸巳。諭。據派出考驗軍政王大臣等奏稱。正藍旗蒙古恩騎尉三官保。現在患病。其應留應革之處。請交該旗都統據實具奏等語。三官保不必交該都統辦理。設逾半年。不能痊愈。即著革職。如已就痊。仍令考驗軍政王大臣等補看列等具奏。嗣後如有似此患病者。俱照此辦理。○諭軍機大臣等。戶部議覆李湖等酌籌鹽井事宜一摺。已依議行矣。滇省鹽觔行銷已久。何以近來忽有節年墮運之事。經管各員動以承辦軍需馬騾短少為詞。彼時適逢其會。原不能禁伊等之有所藉口。但民間計口食鹽。與饔飧米穀相等。均為日用所必需。斷不容少有缺乏。若墮運日久。市中無鹽售銷。閭閻豈能淡食。則買用私鹽。又屬勢所必至。但私鹽既隨地可到。何官鹽艱於運行。以上各情節。該督撫

查辦鹽務時。亦曾詢究及此。否。著查明據實覆奏。看來鹽觔之節次墮運。實係從前經管各員之辦理不善。所有查出虧短課項。著令各該員名下分賠。自所應得。今經此番清釐之後。斷不可任其復蹈前轍。著傳諭彭寶李湖。嚴飭管理鹽務各員。上緊妥辦。嗣後務須年清年款。不得稍致廢弛。如再有墮誤壅滯之事。惟該督撫是問。尋奏。滇省官鹽壅滯。一由竈戶煎鹽未淨。夾帶沙泥。兼藏水氣。民間利於食私。各屬恐走滷折耗。不肯依限赴領。一由行銷州縣。將按月造報之例。廢擱不行。輓輸懈弛。全無稽考。而嵩明等一十六處。任聽民販。官私莫辨。竈戶影射透漏。川粵梟販滋多。現飭各員嚴查。務令出鹽純淨。復歲會月計之法。禁止民販。官鹽行銷頗速。得旨具見。經理得要。更宜隨時整飭。毋致復弛可也。○又諭。近據溫福等奏。現在合兵攻路頂宗阿桂一路。亦已占據要隘山峯。董天弼又進

勦大板昭是於小金川地方業經三面夾擊而汪騰龍等由革布什咱攻吉地舒常等由綽斯甲布攻俄坡索諾木必將助逆兵徹還自救西南兩路自當擣穴擒渠但恐僧格桑竄入金川索諾木豈肯立時擒獻惟須急勦金川並縛兩酋方能通完此局至僧格桑及索諾木兄弟就擒駢戮必當仿照前此辦理雜谷腦改土歸流之法安營駐兵盡成內地庶為一勞永逸之計此雖係善後事宜溫福

等不可不豫知此意但須密為籌畫不可稍露端倪致番衆生心滋事○兵部議准綏遠城將軍容保奏稱右衛蒙古馬甲四十名無領催缺遇有蒙古話好人材出衆者無應陞之階請將滿洲領催八名內裁改一名令蒙古馬甲挑補遇驍騎校缺准其與滿洲領催一體揀選從之○甲午諭曰貝子允祁等奏

孝賢皇后陵寢有應行修葺之處照例辦理

純惠皇貴妃園寢樑木損裂油飾脫落請交工部辦理等語

孝賢皇后陵寢工程早已完竣其應行修補之處著交部辦理純惠皇貴妃園寢蓋造未久何以遽有損裂脫落之處明係原修不善所致著勝水峪工程處查明賠修再

東

西兩陵有應行歲修之處俱於年終彙題由工部奏派侍郎一員前往查看其所種樹木有

應行賠栽與否又復具奏飭部確查必不能親往查看不過據原奏數目覈辦豈能周到嗣後即交派往之侍郎查辦至每年應行修補之處及有無枯朽樹木著辦理

陵寢事務大臣於歲底彙奏總數其細數另繕清單交專派大臣辦理○諭軍機大臣等索諾木策凌等奏稱自伊犁移駐厄魯特及土爾扈特巴木巴爾等游牧與民人莊屯相近恐滋事端請飭令瑚圖禮辦理又於常平倉

貯穀內。通融借給厄魯特一千石。俾資接濟等語。所奏尚是。昨令存泰前往庫爾喀喇烏蘇辦事。著傳諭舒赫德告知存泰。令約束厄魯特等游牧。及民人等。毋令滋事。并傳諭索諾木策凌。俟存泰到彼時。亦將此諭令知之。○乙未。諭據溫福等奏報。十月二十二三等日。攻克路頂宗。及喀木色爾賊寨。共攻破大小卡寨五十餘座。碉房三百餘間。殺死賊番數百名。俘獲金川賊人九名。奪得大礮三座。及軍械火藥糧食甚多。一摺。此次溫福豐昇額督率將士。調度有方。海蘭察哈國興額森特。及在事攻勦之將佐弁兵土練等。均各奮勉出力。甚屬可嘉。俱著交部查明分別議敘。其將弁內。實在奮勇出衆者。不拘滿漢。並著溫福等確查奏聞。賞給巴圖魯號。即綠營兵丁內。果有勇往超羣者。亦著破格查賞。以示鼓勵。至海蘭察額森特。帶兵甚為奮勉。海蘭察著交兵部遇有蒙古都統缺出。即行奏請

補授。其所遺副都統員缺。即令額森特補授。所有溫福等奏摺。並著譯漢發鈔。○諭軍機大臣等。現在溫福等已攻得路頂宗。及喀木色爾賊寨。自可乘勢深入。迅擣美諾。諒僧格桑必竄匿金川。希冀緩死。索諾木向雖狼狽為奸。究因僧格桑有將境壤歸併掌管之語。竭力抗拒。乃係自圖占地。非止袒護私親。我兵攻勦嚴密。自應即為擒獻。計圖解免。溫福等。惟當將僧格桑。並伴送之人。拘禁解京。或索諾木到營請降。即遵前旨設法誘擒。仍一面嚴飭急攻。掃蕩巢穴。搜捕餘孽。以期永靖邊徼。溫福阿桂等。均當共知此意。○丙申。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諭戶部議駁三寶等奏請鹽觔增價展限一摺。固屬循例覈辦。但念晉省近歲產鹽雖覺稍旺。而場價未能驟落。且錢價平減。商人易銀完課。不免拮据。該撫等所奏。似屬實在情形。著加恩將從前暫增二釐之價。再行展限三年。

俾商力益資寬裕。○又諭曰：秦璜所遺廣州將軍員缺，著拜凌阿調補。恒泰所遺廣州副都統員缺，著祥格補授。拜凌阿所遺江寧將軍員缺，著嵩椿補授。嵩椿所遺正紅旗蒙古都統員缺，著海蘭察坐補。海蘭察所遺鑲黃旗蒙古副都統員缺，著額森特補授。拜凌阿現署貴州提督，兼署古州總兵事務。暫時不能赴任，著李侍堯暫署廣州將軍。海蘭察現在軍營，其正紅旗蒙古都統事務，著傅良署理。○又諭：前因秦璜、恒泰互相訐奏一案，曾令李侍堯、德保、秉公查審。其秦璜初叅恒泰，以馬價餘銀抵補充用一款，事屬辦公，尚非大過。而恒泰所叅秦璜各款中，如占據家人之婦、王氏為妾，到任時乘用八轎進署，并於王氏生辰演戲張筵，所屬旗員皆為往祝，實屬駭人觀聽。近聞李侍堯亦欲舉發，然不及早叅劾，究屬非是。但未往送禮，尚為得體。而德保則竟有致送壽禮之事，德保翰林出身，

何不顧人非笑？若此，李侍堯、德保俱著據實明白回奏。至秦璜身任將軍，似此無恥不堪。恒泰見聞既確，叅奏分所宜然。但查訊兩家齟齬之人，則恒泰因秦璜已有劾彼之摺，始行訐叅，亦不免於取巧。秦璜固應治罪，即恒泰亦有應得處分。二人俱不便復令供職。其員缺現已簡放，仍俟審擬到日，另降諭旨。此案降旨交辦以來，迄今已逾一月，且無甚難辦之處，何以尚未訊明具奏？著李侍堯等即速審訊確情，覈擬覆奏。○兵部議准：直隸總督周元理奏稱：河屯一協及熱河所屬等處差務殷繁，營弁不敷差遣，請添設額外委河屯協右營八溝、唐三等三營各添二員。河屯協左營添四員。熱河道所屬之熱河八溝、塔子溝、烏蘭哈達、卧佛寺等五處捕盜營各添一員。從之。○欽差侍郎吳壇、河南巡撫何燭會奏：審明淮寧縣民王明、聽伊父王國輔主使，控告該縣知縣採買京麥，私派腳價，及

王國輔控告私和人命事。均屬虛誣。應將王國輔從重治罪。下刑部議。尋議。王國輔原因誣告擬軍。應改發伊犁等處。給兵丁為奴。從之。○豁除四川樂山。隸為威遠。忠州。西充。閬中。遂寧。中江。仁壽等九州縣。乾隆三十五年。冊廢鹽井一百七十眼。引課銀九百三十兩有奇。○丁酉。諭。據熊學鵬奏。溫州鎮總兵陳文宣。年逾七旬。又因失跌患病。精力日就衰頹。實難勝任等語。陳文宣前經陞見。覺其人本中平。且年齒就衰。曾傳諭該撫等。令其留心察看。今既頹邁不能供職。著休致。所遺溫州鎮總兵員缺。著觀泰補授。○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等奏。據瑚圖禮。雅郎阿呈稱。巴木巴爾屬下極貧人等。辦給羊隻。派官兵照料。不致損傷。次貧人等。分別接濟口糧。所辦俱好。瑚圖禮豈能如此。必是雅郎阿所辦。昨據伊勒圖奏。塔尼布病故。朕降旨。令雅郎阿前往塔爾巴哈台。今辦事妥協。留伊尚屬有益。

著傳諭舒赫德。仍留雅郎阿在庫爾喀喇烏蘇辦事。塔爾巴哈台。既有伊勒圖。舒赫德即於瑚圖禮存泰三人內。酌派一人前往。○戊戌。上御懋勤殿。勾到朝審情實罪犯。停決斬犯十人。絞犯二十三人。餘三十人。予勾。○諭。朝審情實人犯內。有屢次未經予勾者。所積漸多。著刑部將已閱五年之官犯。常犯。查明具奏。下次即改入緩決冊內。○叅贊大臣署四川提督阿桂奏。明亮帶兵進攻真登梅列。所取山腳石礮。旁有小山一座。上有石卡。明亮於十月十八日。派兵於山溝左右潛伏。復派官兵直攻小山石卡。各處賊眾。分路來援。我兵佯退。賊眾追至山溝。伏兵並起。退兵復還。殺賊甚眾。並殲大頭人二名。前有两峯相接處。地名翁古爾。壘賊番悉力拒守。現今官兵畧為休息。偵探道路情形。以期深入。諭軍機大臣等。明亮此次帶兵。甚屬勇往。計畫亦為得



當阿桂當傳諭令其益加努力以冀勉副酬勲。至伊常阿由泥壘進兵何以尚無信息而阿桂在達烏亦未見有寸進即以堅碕非可急取亦豈容過於遲疑坐待現在溫福等已將抵明郭宗阿桂若能克僧格宗則兩路夾擊可藏小金川之局著傳諭阿桂將現在進剿情形迅速覈奏○督理糧餉侍郎劉東恬奏綽斯甲布革布什咱兩路軍米悉取資於章谷存糧必須自口內多為運貯方足以供轉運今章谷米數未增請勅該督文綬將各處米石上緊趕運諭軍機大臣等文綬向稱能事是以特調為四川總督一切軍需糧務皆其專責原應及早設法趲運著傳諭文綬即嚴飭各運員將口內口外轉運糧石務須上緊運赴章谷源源不斷並將官兵應需皮棉衣服多撥人夫速為運送設此後再有稽誤惟該督是問○已亥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叅贊大臣尚書公豐昇額奏十月

二十四至二十八等日官兵進攻兜烏山梁及附近賊寨哈國興額森特巴雅爾阿爾蘇納等攻取穆拉斯郭大寨占據兜烏山頂與馬彪合兵悉奪兜烏附近碕卡翹蘇勒帶兵從沃克什舊寨之北鼎達實諾爾山奪取碕卡海蘭察帶兵從色木僧格山前進至格實迪連奪碕卡進取木城現在據守要隘取路進攻明郭宗諭此次在事奮勉之頭等侍衛阿爾蘇納著賞給副都統職銜三等侍衛巴雅爾著授為二等侍衛○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瓦寺土舍索諾木雍中請將伊所賞名號花翎移給伊叔土司索諾木旺丹等語索諾木旺丹感戴朕恩因年邁不能從軍令索諾木雍中帶領所屬人等隨營効力殊屬可嘉著加恩於現在職銜上加陞一級並賞戴花翎給與名號以示優獎其索諾木雍中現在軍營出力所有原給名號花翎毋庸移給○庚子遣官祭

先醫之神。○諭戶部議奏續調赴川之昭通兵三千名所需禦寒衣帽在滇已每名折給銀兩令其自製及到川後復經文綬辦給事屬重複。今議將川省製就衣帽准其按名給與其價銀在於各兵坐餉內分扣歸款自應如此辦理。但念該兵丁等現在隨營効力其應得坐餉為養贍家口所必需且近據阿桂奏昭通兵連日打仗尤為勇銳爭先著加恩將此項衣帽價銀俟凱旋後再行坐扣並著阿桂曉諭在營滇兵知之。○盛京副都統德福奏審辦錦州民人偷典官地一案得旨此案若僅照德福所奏辦理尚恐未能平允。奏曰修瓦爾達現在盛京查勘民典地畝著將此摺譯漢鈔寄令伊等便道查明實在情形。東公核擬具奏。○辛丑諭據李侍堯等奏查審秦璜恒泰互相訐奏一摺內稱秦璜劾奏恒泰以馬價餘銀私行抵補之處訊無染指並恒泰現已病故外其恒泰所叅秦璜常喚

優人進署作樂及占據家人之婦王氏為妾到任時乘用八轎慶賀生辰各款訊係實有其事并究明秦璜擅那公項亦屬確鑿此外挑補官員并據伊家人供有夤緣情事於匿名揭帖又不交地方官查辦請旨革審右司協領楊茂春聽從賄囑謀升沙坦印房協領舒九思匿揭不交并抽改印冊之事該管之協領奇德等斷難諉為不知請一併革職查審其夤緣挑放驍騎校擬正送京之領催馬文舉請押解回粵審訊等語秦璜著革職協領楊茂春舒九思奇德并著革職其領催馬文舉著該部旗即行查明革退押解赴粵交李侍堯等將案內應訊各款逐一嚴行確訊究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李侍堯等奏查辦秦璜恒泰互相奸奏各款請旨革審一摺已明降諭旨將秦璜革職交該督撫嚴行究訊定擬矣據稱查覈右司送到房租冊內有副都統劉沛德那用舊房租一節劉沛德告

稱到任以來從無那用銀兩及檢覈堂稟紙色參差鈐縫印文油色新舊各半其為抽換改造無疑隨冊亦屬新造等語此顯係秦瓚因續叅房租一事豫行抽改稟冊以為符證其居心尤不可問而協領等扶同擅改更屬逢迎舞弊均應究明懲治著李侍堯等將此款一併秉公審訊具奏至此案於九月二十四日由五百里傳諭該督等查辦計該督等應於十月初間奉到且案內情節又並無難

訊之處何以遲至十月下旬始行奏請革職發審所辦甚屬遲緩著傳旨申飭○又諭向來每屆歲底諭令偶被偏災之各省查明有無應行加恩之處於次年新正頒發恩旨以普春祺今歲各省年穀順成寰宇咸臻豐稔且報收十分者居多即甘省間有偏災數處通計收成亦在七分以上現有旨令該督勒爾謹查明覆奏此外竟無可再沛恩膏惟念川省現在軍務未竣用兵之地一切動用官

帑絲毫不以累民而輓運流行不無稍資民力今春雖已降旨分別蠲緩而一年以來小民又積有微勞至節次調派之陞甘肅貴湖廣等省官兵所有經過地方停宿供億雖無派累閭閻而百姓趨事奉公亦不免於勤勞自宜同普恩施著傳諭各該督撫即將過兵運糧各屬內應作何酌量緩徵之處迅即查明務於歲內覆奏候朕於新正降旨加恩以示格外優恤之意此旨著由六百里發往即

令各該督撫由六百里覆奏○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南匯縣民朱福受妻汪氏○壬寅上御乾清門聽政○諭前因錢鑒調赴四川軍需局辦事其陝西臬篆需員署理令該督撫於道員內揀選一員暫署今據勒爾謹等奏到委令驛鹽道馬權署理等語但馬權先因會辦秋審失出案內已經部議降調所有陝西按察使印務著糧道王時薰暫行署理○又諭曰西安提督哈國興現在川省軍營尚

屬奮勉出力。其長子哈文虎著該部行文本籍。令其來京引見。○癸卯諭據文綬奏暫請開捐以裕軍需一摺。所奏大非已於摺內批飭矣。捐貲入官。本非選舉正格。朕御極之初。召見內外臣工。不但捐納出身之人。即科舉出身之人。亦多有言捐納中可得人材者。因姑試廣求。以期克當任使。乃歷年來報捐人員。雖不乏尚堪驅策之人。而求其才識超羣。體用兼備者。竟未多覲。即今內而部院大臣。外而督撫。其實能為國家辦事者。孰為起自胥郎者乎。捐納事例一開。必致正途滯積。朕實深知其無益。是以降旨永行停止。茲科目銓選甫得疏通。豈可復使紛淆阻窒乎。方今國家當全盛之時。左藏所儲日以充積。乾隆初年。戶部銀庫止三千三四百萬。而今已多至七千八百餘萬。奚翅計倍而贏。然此並非有加派重徵之事。因平定西陲以來。摘減沿邊防守兵馬。及酌裁各省駐防漢軍糧餉馬

乾等項。除抵補新疆經費外。每年節省銀九十餘萬兩。歷今十有餘載。歲需出數較少。約積存千有餘萬。庫帑之增。大率因此。憶乾隆二十年以前。內務府存備之項。或因支給不敷。奏撥部帑數十萬。協用者有之。今亦以歲會溢於舊額。尚將內務府餘銀。撥貯部庫。朕雖不詡儉。而府藏充盈。實為從來所罕有也。每念天地生財。祇有此數。不在上。即在下。與其聚諸無用之地。曷若使民間多得流通。所以遇有災荒賑卹。曾不惜大費帑金。又兩次普蠲天下正賦。俾得藏富於民。方思乘此邦計裕饒。因公多為動用。以益閭閻樂利之庥。豈可轉復為培益之說耶。至進勦兩金川一事。本屬勢不得已。因僧格桑索諾木二酋俱係內地土司。敢於狼狽為奸。阻兵抗命。侵擾鄰封。若不厚集兵力。掃穴殲渠。日久必貽後患。不可不為一勞永逸之計。用以靖邊徼而輯諸蠻。其一切軍興侍備所需。雖多費實無

稍靳今節次撥帑濟用已一千四百萬兩而太府之儲未嘗少減且兩路大兵采入小金川自可迅奏捷音即將來攻勦金川或畧延時日再費二十萬兩亦可藏事庫貯尚在五千萬以上又何虞見紕文綬顧欲藉軍需之名孳孳言利將已停捐例復開乎至所奏請照從前金川之例每米一石定價二十五兩等語明係欲為地方官豫開浮冒之端此更不可為訓外省開捐包攬收折諸弊無所底止即使實報實收而上司下屬亦皆資其餘潤川省各員辦理軍需種種未協方負罪之不暇又何必復曲為體恤耶朕以文綬辦事實心特調任四川總督冀其襄理軍務於事有益今乃率為此奏初不意其識見淺狹罔識大體竟至於此文綬著交部議處仍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又諭曰同泰著來京陛見再降諭旨其江南狼山鎮總兵員缺著戴福補授○又諭前因川省南路軍營食物價值

稍昂站夫負戴遠行僅堪果腹情殊可憫曾降旨加恩照從前進勦金川例給與回空口糧以示體恤今西路官兵漸逼賊巢站夫運送軍糧進路益遠其口食亦未免稍艱著加恩照南路例無論本日常日分別口內口外折給回空口糧俾伊等口食寬裕自更踴躍赴公易於集事並著文綬嚴飭糧運官員悉心確覈妥辦務令均霑實惠○諭軍機大臣等各省水師總兵有巡查洋面訓練舟師之責必須熟諳海洋沙線通曉會哨巡防方於水師營伍有益不可不豫為甄錄以備擢用江南京口協副將金彪太湖協副將袁秉誠福建閩安協副將顏鳴皋廣東龍門協副將藍元枚俱係歷任水師之員著傳諭各該督確覈各該副將年力才具若何是否能於海疆諸習如有能堪水師總兵之任者著即行出具切實考語送部引見或此外有將來可備選用者亦准保送○賑貸甘肅皋蘭紅水

縣丞渭源狄道靖遠隴西安定會寧平涼華亭涇州隆德鎮原固原鹽茶廳安化環縣正寧寧夏靈州平羅中衛大通肅州王子莊高臺金縣靜寧平番巴燕戎格廳西寧等三十一廳州縣本年水旱雹災飢民○甲辰

聖祖仁皇帝忌辰遣官祭

景陵○

上詣

奉先殿

壽皇殿行禮○諭曰阿桂奏前鋒校喜當阿登色保於攻奪甲爾木山梁時奮勇殺賊著照所請均賞戴花翎俟有委署前鋒參領缺出即著喜當阿補授委署前鋒侍衛缺出即著登色保補授○又諭曰阿桂奏雲南曲尋協守備國士豪身先士卒殺賊奪礮東川營千總楊大山挾礮擊賊踰險乘高雖各得傷不肯在營調理實為奮勇出衆國士豪著賞戴花翎楊大山著賞戴藍翎○軍機大臣等議

覆陝甘總督勒爾謹奏稱涼州莊浪為西陲要地向設滿兵三千已全數分撥伊犁烏魯木齊請於涼州駐滿兵一千莊浪五百均由京派撥其滿營官員照數設立外更需大員統轄查西安現有副都統二員應令一員移駐涼州均應如所請從之○乙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前歲閏五月內猛拱頭目興堂扎解送貢象到京懇請仍回猛拱經兵部給與土司渾覺號紙其起身時曾賞給三等侍衛職銜復令軍機處行文該督等與興堂扎到猛拱後如有來信飭知沿邊土司速為轉報至該頭目出關以後該督惟於興堂扎路經永昌時一為奏聞距今兩載有餘其於何時回抵猛拱及有無來稟該督總未提及一字就興堂扎在京時感激情形而論若已歸巢斷無不即具稟詞祈懇代為奏謝之理茲經久杳無信息自係

為緬首所遮。不能返其故土。或中間別有阻滯。皆不可知。彰寶身任總督。邊務夷情。乃其專責。見興堂扎去久無信。即應設法覓人探其蹤跡。附便入告。何竟將此事置之度外。漠然無所動念耶。此等緊要事宜。該督全不措意。尚待朕傳旨詢問。則該督久駐永昌。所辦又何事耶。彰寶著傳旨申飭。並著將興堂扎回猛拱後。有無音信。該督曾否覓便探訪之處。即行據實明白回奏。至得魯蘊。近日是否仍在老官屯。及寄去孟矣書信後。有無回音。並著一併覆奏。○丙午諭。本月二十五日恭逢

皇太后萬壽慶節。適當長至郊天齋戒之期。禮部奏請於二十二日行慶賀禮。茲朕敬擬先期二日詣壽安宮侍膳慶祝。著即於二十日起穿蟒袍。仍照向例穿至二十八日。該部知道。○又諭。曰溫福之子原任歸化城同知勒保。前因審辦

偷馬一案。遲延不結。經該將軍等咨參部議革職。原屬咎所應得。今念溫福自攻勦路頂宗。兜烏喀木色爾以來。連次克捷。茲復攻得西北山梁瑪覺烏諸碉卡。現擬攻取明郭宗。進勦美諾賊巢。督率將弁奮勉宣勞。種種甚合機宜。朕心深為嘉悅。伊子勒保著加恩以主事用。○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叅贊大臣尚書公豐昇額。奏十一月初四日夜。額森特。由穆拉斯郭山繞至博爾根山頂。占據大寨。哈國興。由喀木色爾北山旁進奪額爾奔木柵。海蘭察。自山後進奪賊卡。復奪取瑪覺烏大寨。此處甚關緊要。現已添兵駐守。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此次進兵分隊占據博爾根山梁。並攻克瑪覺烏寨落。取路前進。甚合機宜。但細閱地圖。簇拉角克。納拉覺等處賊碉林立。與我兵後路相通者甚多。溫福等宜善為防範。其進兵則仍應照攻取路頂宗等處籌辦分路方為有益。○又諭。曰溫福等



奏攻取路頂宗喀木色爾時烏什哈達及富爾賽等八人均各奮勉烏什哈達著陞授頭等侍衛其革職留任之案並著開復富爾賽巴達瑪固勒德岱森保那薩拉碩多爾海楚巴什博果勒岱均著授為藍翎侍衛以上各員及其餘奮勇出衆官兵有應賞巴圖魯名號者無論滿洲綠營土練查明挑選二三人奏請賞給

實錄卷九十二

主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二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二十一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臣等謹將  
吏部理藩院事務王族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等謹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臣等謹將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等謹將內大臣戶部尚書張鳳翔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一次  
尋常紀錄四次臣等謹將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臣等謹將六次臣等謹將尋常

敕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十一月丁未諭朕御極

以來夙夜孜孜惟以敬

天報本為念每屆

郊壇大祀必躬親昭事用展悃誠三十七年於

茲未敢稍懈向來謁

壇行禮日由降輦進至拜位以迄薦獻禮成中

間履臨升降儀節最為繁重朕惟虔恪以臨

無有愆忽今自念春秋已越六旬其於動容

周旋差不能及前此之從容中節幸朕躬康

強如昔仍得祇循儀度經久不渝第思敬意

所持。貴乎内外交養。若精力過勞。恐心志轉  
未能純一。與其拘於行走末節。弗克致其實  
恭。且或因此而憚於親詣。何如酌損步陟繁  
文。得專於升鑿告備時。肅將劄。更足以嚴  
對越。而抒誠懷乎。自古履帝位而臻壽考者  
載籍曾不多覩。我朝景運遐昌。化成熙洽。上  
荷

昊蒼鴻眷。

列祖貽庥。朕周甲已逾。勵勤未怠。真可謂國家  
祥瑞之大者。茲特降此旨。非敢自惜其勞。惟  
期要之於久。從此更增年歲。當永矢此昭格  
之誠。我世世子孫承庥衍慶。即可奉此為法  
守。且知朕六十歲以前。不憚經曲之繁。六十  
歲以後。冀申專壹之敬。初無二致也。所有升  
級次數。及降輦步行之遠近。無關大體。諸儀  
節。應如何酌定合宜之處。著大學士會同各  
該衙門。敬謹詳悉妥議具奏。副都統舒常  
奏。金川逆酋將被留兵丁楊會先放回投遞。

書稟據供。在西路南山水卡進攻被掠。金川  
頭目告稱。官兵攻我未識。

大皇帝知與不知。如必欲攻我。我不得不防備。  
又聞賊寨中有內地兵丁八九十人。至所見  
守達爾圖山梁之頭目通事。即在西路被掠  
時所見之二人等語。軍營無識番字者。已將  
逆酋原稟。駢交阿桂處譯奏。並將楊會先。送  
達烏備訊。再現在定期進兵山險。碕堅。必須  
用礮轟擊。屢經劄催銅觔礮匠。尚無音信。諭  
軍機大臣等。舒常奏到楊會先供詞。係在西  
路南山水卡進攻。其因何為賊所掠。何以未  
據溫福等奏。及至所稱。賊匪各寨。拘留八九  
十人。此等兵丁。何由為賊所得。且營兵有數  
可稽。如係帶兵將領。未經呈報。即著查明。叅  
劾。或各營稟報。而溫福等以為無關緊要。不  
即奏聞。亦著據實覆奏。又據供所見守達爾  
圖山梁之頭目通事。即在西路被掠時所見  
之二人等語。此必賊匪因我兵由綽斯甲布

一路進攻。遂將助逆頭目徹回防守。是西路各寨。金川賊衆漸少。溫福等益當乘隙直入。自更易於得手。至西路助逆頭目既經撤回。南路一帶亦必潛行抽撤。況溫福等現在進攻。明郭宗距美諾甚近。則南路官兵尤當乘機奮擊。使賊番不能兼顧。自可尅期擣穴擒渠。再金川逆首稟詞。譯出情節。與楊會先供詞是否相符。並此外有無喫緊關鍵。阿桂即應知會舒常一面奏聞。○又諭曰。舒常一路

所需銅觔礮匠。著傳諭文綬迅速趕辦。選派妥員。尅期解往。一面奏聞。此等事乃文綬專責。何竟任催罔應。如再有遲延。致誤進剿。恐文綬不能當其罪也。○戊申。

上奉

皇太后還宮。○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據阿桂奏稱。本月初三日。督率將弁。黑夜渡河。分路攀援。占據山頂。及各處要隘。攻破東面之翁古爾壘。西面之布

拉克尼德古及紐寨各地方。計奪得大木城一座。碉寨一百餘間。石卡五十餘處。殺賊二百餘名。生擒活口一名。并獲軍械口糧各物等語。此次阿桂實心籌畫。調度有方。甚屬可嘉。阿桂及在事出力之將領弁兵。並著查明交部議敘。至攻取大木城時。有貴州千總郭士才。首先拔開木柵。騰身躍入。以致陣亡。實堪憫惜。著加恩贈都司銜。交部照例議卹。仍著賞銀一百兩。給付其家。並著阿桂查明郭

士才有無子嗣。如年已及歲。即送部帶領引見。○又諭昨原任川東道託隆回京。詢以阿爾泰在任行事。據將其贓蹟各款逐一開出。因令軍機大臣訊問。阿爾泰之子明德布。據供。阿爾泰派屬員代買物件。有少發價值之事。又前任龍安府知府馬權保舉卓異。曾有送給松石朝珠及皮張各件等語。是阿爾泰婪索情節。已屬確鑿無疑。不可不徹底根究。業經諭令文綬併案嚴審矣。馬權現於陝西

道員任內。緣事降調離任。即著革職。令該撫已延三。派員押解來京。交軍機大臣等訊問。至李本身任藩司。軍需局事務是其專責。乃於辦理夫糧及運送火藥等事。種種貽誤。且於所派辦差正印各官。不即委員署理。至誤地方公事。其罪愆已不為少。念其尚屬公過。是以屢經傳旨申飭。仍予姑容。冀其或思儆戒改悔。今訊出阿爾泰在任聲名狼籍。若此。豈託隆遠在川東。尚能縷析指陳。李本與之同城共事最久。轉漫無見聞之理。李本係藩司大員。何竟聽其恣意貪婪。不早據實陳奏。似此徇情容隱。其居心實不可問。難以復加寬貸。李本著革職。交與文綬一併嚴審確情。定擬具奏。四川布政使員缺。著錢鑒補授。其陝西按察使員缺。著劉墉補授。○又諭據阿桂將奮勉出力之侍衛官兵查奏請旨。副叅領圖欽保。著授為額外叅領。俟本營前鋒叅領缺出坐補。游擊谷生泰。賞給功親巴圖魯。

名號。並賞戴孔雀翎。護軍額魯特栢凌著授為藍領侍衛。賞給銜前巴圖魯名號。三等侍衛委署營總哈清阿著授為二等侍衛。○又諭曰。李生輝所遺鑲藍旗漢軍副都統員缺。著眉綬調補。眉綬所遺鑲白旗蒙古副都統員缺。著伊昌阿補授。伊昌阿未到之前。仍著富察善署理。○又諭曰。阿桂之子拜唐阿阿彌達。著加恩授為藍翎侍衛。○諭軍機大臣等。前以阿桂攻克甲爾木山。梁賞給內大臣銜。隨據具奏懇辭。因諭令俟攻得僧格宗。即傳旨謝恩。今阿桂如此勇往。即著在軍營傳旨奏謝。如能徑取僧格宗。埽穴擒渠。自當再頒酬庸渥典。至官兵已得翁古爾壘隘口。正賊番破膽之時。且據所獲達爾結供稱。距僧格宗不遠。有噶察地方。聞僧格桑尚欲調兵拒守等語。阿桂若及其守拒未定。迅速勦擊。自易為力。惟僧格桑勢已窮蹙。亟宜留心訪察。斷其潛通金川之路。倘逆酋逃往金川。即

應督兵與索諾木一併勦擒。不得僅向索取。現今另降諭旨。詳悉傳示。兩路遵照。妥辦。再我兵攻得翁古爾壘。東西兩面山梁。此等要隘。得之頗屬不易。其間路徑叢雜。並當設法堵禦。毋為賊所竊占。而我兵所過後路。更須加意防範。俾糧運接續通行。賊番不能在後抄截。庶為萬全。○又諭曰。阿桂此次所獲活口。據供有金川頭目六人。帶兵千餘。在南路守禦。即從前溫福等所獲活口。供稱西路亦係金川頭目助守。而董天弼所奏木丫山梁一帶亦然。索諾木抗顏助逆。尚欲托為恭順。自謂並無干犯。昨據舒常奏。金川頭目有官兵攻我。未識大皇帝知與不知。如必欲攻我。我不得不防備之語。實為狂悖可惡。溫福等於進勦金川。竟當明白宣諭。爾索諾木本一土司。輒敢黨助僧格桑。抗拒王師。罪已不赦。況爾父郎卡。蒙恩曲宥。爾復肆行悖逆。即屬再犯。其罪更在僧格桑之上。且爾自言派往

小金川之賊。係爾姊陪嫁之人。今小金川各處。經官兵殺獲者。金川賊衆居多。豈皆隨爾姊陪嫁者乎。在爾祇因僧格桑以地許給。遂利其所有。希圖吞占。名為相助。實欲自取。此又必當亟加天討者。本將軍等奉大皇帝之命。領兵征勦。一切皆稟受機宜。期於殄平兇逆。淨掃蠻氛。爾既為內地土司。當知中國法度。豈有不奉諭旨。而調兵征討之理。何得托辭。故問大皇帝知與不知乎。爾自以地險可守。私幸無虞。如小金川碉卡。未嘗不險。拒守未嘗不堅。天兵所臨。勢如破竹。爾金川即竭力支持。不過苟延歲月。安得如許力量。久與天朝抗乎。至僧格桑竄入金川。此時即將逆首執縛。爾索諾木一同親赴軍門。叩頭請罪。尚可諒爾誠悃。代為奏聞。或冀邀恩貸汝一死。若復藉說詞取巧。至危急時。將僧格桑獻出求免。斷斷不能。至爾金川百姓。因賊酋派助他人。死傷甚衆。爾等何若捨死更為賊酋

抗守若早知改悔實意歸誠即將索諾木兄弟縛獻請命不但重加賞賚必且仍舊安置本地長享太平倘迷而不悟直至攻破金川勦洗無餘悔無及矣我軍進攻金川時照此檄諭沿路傳示自可破賊膽而渙其勢將此傳諭溫福阿桂等知之○已酉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曰富勒渾著馳驛前往四川有查辦事件所有湖廣總督印務著陳輝

祖暫行署理○以正藍旗護軍統領輔國公興兆為宗人府右宗人○庚戌諭曰皇十五子年已長成業經賞與端罩致祭

奉先殿亦著開列○又諭曰皇子原與外間王公有間一切服用悉如親王現在皇子中四阿哥六阿哥俱錫封郡王其俸銀及護衛官員自應視其爵秩而一應服用仍應照皇子之例俟朕八旬開六歸政時再各按爵秩方為允協著將此旨交宗人府及尚書房均各

登記○辛亥

上奉

皇太后幸壽安宮侍膳翼日如之○壬子諭曰福昌前在山神溝帶兵進剿不能迅合機宜是以降旨革職令其自備資斧効力贖罪今據溫福等奏該員自革職以來深知感懼今在資哩一帶防守後路兼管收發軍火諸務並無貽誤等語福昌既自知悔罪倍宜奮勉且其自備資斧効力已及一年著加恩以叅將委用○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叅贊大臣尚書公豐昇額奏臣等於十一月初六日黎明督令哈國興帶兵攻達克蘇山巔大礮其時普爾普等領兵奪據山巔向下賊礮以斷賊人來路海蘭察等領兵上攻達克蘇山復令章京觀音保帶兵由山下小路進奪賊礮與海蘭察兵上下合擊將此山礮卡以次奪據其山巔大礮雖未攻克現令哈國興等留兵劄營以綴賊勢臣等統領大軍由達

克蘇山脚。進攻明郭宗。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攻取達克蘇山賊寨。碯卡所辦自合機宜。但高峯碯內賊人尚有牽綴之兵。南山三道大溝。仍有通我兵背後之路。並當留心防守。再據擒獲賊番所稱。番衆心變。亦勢所必然。如果將僧格桑擒獻。即應亟予獎勵。加恩撫其餘衆。則辦理小金川之局。便可完結。并可令金川賊番聞之心動。更有裨益。至海蘭察哈國興。及侍衛章京等。節次進攻。均屬奮

勉。俟攻克明郭宗之日。一併議敘。○又諭曰。董天弼統兵攻底木達。原以擒獲澤旺為要著。現在阻隔山梁。未能深入。今據溫福等奏。所獲賊番嘉噶爾供稱。從前澤旺向僧格桑云。我曾在將軍前乞恩不允。如今再言。亦不相信。汝須速即出去。叩頭求免。方是等語。是澤旺之心。尚知畏懼。自應乘機誘其來降。設法擒獲。則布朗郭宗底木達一帶。並可藉澤旺之名。招致自當不攻而潰。所謂兵不厭詐。

也。特命軍機大臣代擬檄稿。並令解到通事繙出發去。若此時董天弼尚未攻克底木達。即將此檄傳示。仍於發檄後督兵奮攻。並將澤旺奉檄情形奏聞。○軍機大臣等議覆。西安將軍福僧阿等奏稱。西安寧夏滿洲兵。移駐巴里坤二千。由京派撥補額。其官員俸祿馬乾折項。及兵餉口糧。并借給恩賞等銀。請俱照西安現行例支給。應如所請。至所稱。由京派往西安兵。請於明年閏三月到齊。查京

師滿洲兵。派往西安寧夏二千。并撥補涼州莊浪移駐烏魯木齊缺額兵一千五百。若俟各該處兵起程後。始由京派往。須三十九年春間。方能盡行起程。未免延緩。且恐經過地方官。辦理滋擾。應飭烏魯木齊巴里坤大臣等。將各該處兵。催督移駐。住房趕緊修竣。咨報軍機處。由京派撥各兵。即於明春接續前往。至京師挑撥各兵。請派王大臣統計八旗人數多寡。不拘閒散。養育兵披甲酌量派撥。



俟到各該處時令該將軍副都統等均齊辦理再莊浪向有城守尉一員令添兵五百另城居住應添設城守尉一即令奉旨任伊犁以協領對品補用之訥齊納坐補其應派佐領協領防禦驍騎校各官請派王大臣等於各該旗應陞人員內揀選引見補放從之○舉行本年八旗軍政不謹官一員罷軟官四員年老官二十七員有疾官二十五員才力不及官一員分別處分如例○癸丑

上以二十五日記

天齋戒豫行慶賀

皇太后聖壽節遣官祭

太廟後殿○詣

壽康宮行禮王大臣於

慈寧門衆官於午門行禮○奉

皇太后幸壽安宮侍宴○諭奉

皇太后懿旨向來每遇慶典令節皇帝詣慈寧

宮朝賀至永康左門外即降輿步入令皇帝

春秋已逾六旬雖體氣強健精力如常而禮數過勞之處亦宜隨時搏節嗣後遇元旦行禮在慈寧門東階下降輿萬壽行禮在慈寧門西階下降輿並就門旁著內監設便座以資小憩以示惓惓愛護之意欽此朕欽承慈命敢不祇遵著傳諭各該衙門載入儀注敬謹遵照○又諭據阿桂奏官兵續攻西山梁連克得里日寨扎覺木等處碉卡甚多伊常阿並於初六日四更督兵潛上岳魯山梁將

卡柵全行奪得其甲爾木一帶明亮等亦於初六日督兵進攻更餘尚未能克明亮等以賊人抵禦疲乏且料我兵必不連夜進攻正可乘其不備因分隊派兵於三更後潛往直攻真登梅列高峯同時奮力撲上賊人不能相顧各自棄碉驚潰共得碉卡三十餘處平石房五十餘處德赫布等亦於初六日早攻得格魯克古山頂大小卡十餘座并殺斃賊人奪獲鎗械等語阿桂此次分兵越險攻奪

賊碇甚衆。董率有方。明亮。伊常阿。德赫布。倍著奮勉。在事將弁兵練。亦甚出力。深為嘉悅。均著交部查明議敘。再明亮。德赫布。已另旨各賞副都統銜。所有伊常阿。總兵任內降級留任之案。並著加恩開復。守備崔文傑等。均屬奮勇出力。崔文傑。業照阿桂所請。准其陞補都司。其守備馬廷亮。范玉光。並著量加一等陞用。以示鼓勵。阿桂摺併發西山。梁甲。爾木及正地山口各處。打仗官兵。間有傷亡者。並著阿桂覈實報部。照例議卹。○又諭曰。德赫布。明亮。領兵進剿。連克碇卡。奮勇可嘉。德赫布。著賞給副都統銜。明亮。著授為頭等侍衛。仍賞給副都統銜。綏庫帶兵。亦屬奮勉。著授為二等侍衛。○諭軍機大臣等。現在翁古爾壘等處隘口。節次攻破。賊已失其險要。且據阿桂奏。從此進取。可以直壓僧格宗等語。官兵屢經奏捷。阿桂等當乘其銳氣。徑擣美諾。擒縛逆豎。以待酬庸渥典。又另摺奏現擬

派兵於正地嘉資山。截斷賊人糧道。所籌甚是。至所稱土兵除明正及革布什咱番民外。均不向前等語。土兵隨營征剿。惟在善為駕馭。恐音吉圖未能隨時妥辦。汪騰龍到川不久。亦未必深悉番情。阿桂當檄令伊等曉諭土民。果能攻奪緊要碇卡。必當報明。叅贊優敘。如實係向前出力。雖未得有功績。亦必據實呈報。量為獎賞。如此則有用土兵。益加感奮。即退後者。亦當觀感知改。○定大祀禮儀。大學士會同禮部等衙門議奏。大祀禮儀。期於斟酌適中。今遵旨敬謹詳議。凡郊祀前一日。皇上蒞齋宮。乘輦入西天門。由齋宮南御禮轎。至神道西降輿。步入琉璃左門。詣皇穹宇上香。禮成。出。至降輿處。升輿。還齋宮。閱視壇位。即令原遣視牲之親王。恭代行禮。祀之日。皇上自齋宮乘輦。至神道西階下。幄次相對處。

降輦升階。由櫺星左門步入。行禮時。

皇上初升至二成拜位立。贊引奏升

壇。

皇上升階。上香畢。還至二成拜位。行迎

神禮。典儀官唱奠玉帛。

皇上升階。行奠玉帛禮。還就讀祝位立。以次進

俎。三獻及飲福受胙。禮成。仍還至二成拜位。

行謝

福胙及送

神禮畢。出。至降輿處升輿。還宮。祀

方澤日。行禮亦如之。凡祈穀前一日。

皇上莅齋宮。乘輦入西天門。於齋宮東御禮轎。

至西甌城左門間降輿。步入琉璃左門。詣

皇乾殿上香。禮成。出。至降輿處升輿。還齋宮。祀

之日。有司先設幄次於祈年門東間。

皇上自齋宮乘輦。至東北甬道適中處。御禮轎。

由新設門入。至南甌城門外。神道西階上降

輿。由甌城左門步入。就幄次。自祈年左門入。

行禮。禮成。出。至降輿處升輿。還宮。凡歲暮祫

祭

太廟日。

皇上乘輦。由闕左門入西北門。至

太廟北門外。御禮轎入左門。循東牆行。至戟門

外東階下降輿。步入左門。升階進

殿。親詣

肇祖原皇帝位前上香。派皇子親王分詣

列祖。

列宗位前。同時上香畢。行禮如常儀。禮成。出。至

降輿處升輿。還宮。祭

社稷壇日。有司先設幄次於拜殿內。

皇上乘輦。由闕右門入東北門。至

社稷壇北門外。御禮轎入左門。循戟殿東行。至

拜殿東階下降輿。升階。詣

壇行禮。如常儀。禮成。出。至降輿處升輿。還宮。祀

先農壇日。

皇上御禮轎。自外北天門入。內北天門。循

太歲殿後轉至

壇東北隅降輿詣

壇行禮禮成出至降輿處升輿詣

太歲殿上香如常儀從之○甲寅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諭向來

壇

廟祭祀滿漢王公大臣應入齋戒陪祀者由都

察院等衙門稽覈查奏並於歲底通行檢覈

有不到三次以上者交部分別處分第念宿

齋陪位各期恪致寅恭若其中有年齒漸增

精力未免少減倘以格於查覈之例因而勉

強支持跛倚從事轉非儼懃肅將之本意嗣

後王公大臣有年逾六旬者凡遇祀典聽其

自行酌量精神或致齋而不陪祀或并不能

致齋一聽其便並無庸列入查奏彙覈之內

以昭體恤以重明禋○又諭曰鄂忻著賞給

三品頂帶遣往和闐在領隊大臣上自備資

斧効力行走○諭軍機大臣等何燭奏覆購訪遺書一摺並將購得書籍目錄開單進呈朕披閱之下因憶籍隸該省之原任侍郎胡煦平素究心理學曾有著述朕所深知今單內並不見其姓名則此外之似此遺漏者當復不少著傳諭何燭令其再悉心蒐採並飭屬實力奉行不得以書籍無關政要一任草率塞責俟續有購得即行彙單具奏○以熊岳副都統福僧額吉林副都統僧保對調○

乙卯諭昨由京派往西南兩路之滿洲厄魯特兵丁均經賞給頂翎前此溫福由滇赴川帶有滿洲兵二百名在營効力較多一年尤宜酌加恩賞著交溫福阿桂等查明此項兵丁未經給有頂翎者一體賞給戴用遇有京城各營員缺陸續補授○諭軍機大臣等桑寨多爾濟等奏稱將軍車布登扎布等因商給扎薩克圖汗部落四佐領人等游牧地同四部落副將軍盟長等在塔喇納河西呼諾

爾地方會議等語。現在舍楞等游牧布勒罕青吉勒地方。原係阿爾台一帶空地。自平定準噶爾以後。因其地廣濶。加恩令喀爾喀向西開展游牧。扎薩克圖汗因原在西邊。始展至布勒罕青吉勒地方。彼時若土謝圖汗賽音諾顏亦向西開展。占扎薩克圖汗舊地。車臣汗亦占土謝圖汗賽音諾顏部落地方。則今將三部落地。給扎薩克圖汗部落四佐領人等游牧。不過給還原地。尚屬可行。如扎薩

克圖汗展地時。土謝圖汗三部落游牧。並未開展。今將伊等地予人。如何可行。況布勒罕青吉勒地方。原非扎薩克圖汗之地。如謂有礙伊屬人居住。準噶爾未平之前。伊等如何游牧耶。若任其東展。則車臣汗部落在東。毗連黑龍江。又豈能東展乎。從前車布登扎布奏及此事。朕未加詳批。今細思不可准行。著傳諭車布登扎布。奏案多爾濟會同四部落副將軍盟長等。查明妥辦。朕辦理庶務。俱斟

酌事理。毫無偏見。車布登扎布等。應體朕意。曉示衆人。秉公辦理。不可存畛域之見。伊等即於十二月初一日會辦。著將此旨由六百里馳遞。○是日起。

上以冬至祀

天於

圓丘。齋戒三日。○丙辰諭。數日內。連接軍營奏報克捷。西路自攻破兜烏路頂宗。直取明郭宗。可以徑抵美諾。南路由翁古爾壘及甲爾木等。可以直壓僧格宗。而各路分勦之兵。亦各奮勇取勝。看來。擣穴擒渠。平定小金川之事。年內可以告歲。再兩路兵丁。土練等。當此天寒。越險奮勇。所至奏捷。朕心深為廕念。已降旨加恩。加賞一月鹽菜銀兩。著將此即行鈔案。令溫福等傳知各路兵丁。共曉卹勞勩。勇之意。倍加踴躍。迅奏膚功。現在京師入冬以後。三次得雪。通七八寸有餘。據各省陸續奏報。當本年夏秋收成。大稔之後。又均獲此

屢豐之兆。實為數年所罕見。朕心深為欣悅。溫福等聞知。亦當共深慶忭。當此軍威大振之後。計日可以立佇捷音。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伊等知悉。仍將數日內進兵窠入情形。迅速覆奏。以慰懸注。○諭軍機大臣等。西路軍營。自攻破路頂宗。兜烏進攻明郭宗。可以徑抵美諾。南路則由翁古爾壘及甲爾木等處直壓僧格宗。而各路分勦之兵。亦皆奮勇克捷。平定小金川之事。計日自可告歲。至

索諾木為小金川主謀。罪更浮於僧格桑。昨阿桂奏到賊稟內。有若發兵來。實在不得不抵當之語。是逆酋公然欲與大兵抗拒。直認不辭。若非乘此兵力。進討金川。直取渠魁。盡平其地。更無中止之理。即此時誘其出降。就勢縛取。不過另備一策。並非正辦也。兩路官兵。當此天寒。越險奮攻。所至奏績。朕心深為廕念。現降旨加賞一月鹽菜銀兩。將此諭令溫福。阿桂。傳知各路漢土兵練。俾共喻卹勞。

鼓勇之意。○丁巳。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參贊大臣署四川提督阿桂奏。臣於本月十三日。派侍衛三寶等。進至西山之邦甲山梁。章京圖欽保等。沿溝而上。從邦甲山頂。繞出賊後。合兵攻擊。奪取邦甲山梁石城大礮。及各石卡。遊擊谷生炎。沿河進攻策爾丹色木之喇嘛寺。已克邦甲之兵。向下夾攻。賊眾潰逃。官兵追殺頭人一名。奪取喇嘛寺。復進取公喀爾。將山頂後礮房。一併攻取。臣已令明正土兵。豫備皮船。派守備鄂輝等。領兵渡河。攻取東山梁下拉宗等寨。及溝內坡上各礮房。又進至拉約。焚燒七寨。番人盡降。翁古爾壘高峯上賊人亦遁。統計東西兩面山梁。攻克礮寨三百餘間。土守備阿忠保。又攻取西山梁後之登藏寨。東山梁官弁復與明正土兵。督率拉約降人。攻至宅壘。焚燒寨落。番人亦皆投順。此二寨共降番民

二百餘戶。精壯番丁二百餘人。查僧格宗一帶。為小金川西南門戶。田地稍饒。戶口最多。碉寨亦密。今番人接踵乞降。臣遵奉諭旨。投降者盡予撫輯。拒守者即加駢戮。番人已盡解體。但番情詭譎。未可深信。現在拉約宅壘。兩處精壯番丁。令各土兵分帶隨營。以便防制。其餘番戶。派明正等處土兵看守。至西山梁後。處處與金川接壤。已派兵分布防範。并拆毀攻得碉寨。俾賊不得乘間占踞。諭據阿桂奏報。攻克東西山梁之邦甲。拉宗等十數處。所得石城大卡。碉房數百座。勦殺賊番多人。餘各跪懇投降。其分兵攻克之宅壘。番人亦復哀求投順。並收獲糧石牛羊甚多等語。覽奏深為嘉悅。阿桂連日屢報克捷。今又攻得邦甲拉宗等處。在事官兵俱奮勇直前。所向無阻。實屬可嘉。皆由阿桂董率有方。故能疊著勞績。均著交部議敘。其打仗受傷弁兵及陣亡之土司頭目等。並著查明咨部照例

賞卹。○又諭前據潮州鎮總兵明喜條奏。請裁綠營世職俸項。及派親信大臣。改裝查賑二事。所見甚屬庸鄙。國家以世職酬庸。原令澤延後嗣之意。該鎮斤斤較量。器小已甚。至辦賑本非地方常有之事。偶遇水旱偏災。督撫等自當督率稽察。毋使胥吏侵漁。近日如雄縣胡錫英之案。一經敗露。何嘗倖逃憲典。若如該鎮所言。必待特派大臣。改裝私訪外省所辦事件。重於賑務者。不可枚舉。在廷親信大臣。各有職任。可勝遣乎。若因此而派及包衣執事人。及內監中人。其品悉多庸下。勢必更滋騷擾。前明陋習。可為炯戒。是防弊適以滋弊。於事何裨。已均於摺內批飭。猶念該鎮係屬武員。不曉大體。毋事深為責備。僅傳諭李侍堯查其平日居官若何。俟覆奏到日降旨。原摺尚不令發鈔。乃甫隔數日。明喜又有條奏設法捕盜一摺。尤屬糊塗好事。且所言仍屬習見常談。無切中事理之處。殊不思



歷年地方巨盜如楚省之張洪順淮關之董秀山等經地方官實力躡捕無不次第伏法又豈在多立科條始無漏網耶看來明喜人係欲速躁進希圖藉此自見以冀陞擢提督或竟改文階覬覦督撫則其意似取巧實乃大愚在朕御極初年未嘗不留心臣工章奏建白藉以覘其才識然彼時即以理斷此等奏牘斷不為其所淆今臨御三十七年以來人之情偽知之熟矣明喜自問能以此等伎倆輕為嘗試耶況明喜似此舉動乖方料其任內必有率意妄行之事仍著李侍堯查明覆奏明喜不可復留總兵之任著即來京該部帶領引見再降諭旨其廣東潮州鎮總兵員缺緊要著該督於通省總兵內揀選一員奏請調補所遺員缺著瑞衡補授○諭軍機大臣等額敏和卓玉素布俱係朕舊回僕從前令伊等更換前往新疆辦事伊等感激奮勉朕頗得其力今額敏和卓年老玉素布病

故回僕內殊少得力之人玉素布之子哈密郡王職銜貝勒伊薩克年力富強頗知奮勉朕意欲令伊前往伊犁隨舒赫德學習辦事伊諸弟內諒有能辦伊游牧之事者如無其人即令伊薩克就近前往烏魯木齊隨索諾木策凌學習亦可照料伊游牧之事舒赫德係歷練老臣索諾木策凌甫經辦事若論學習自以隨舒赫德為勝著傳諭伊薩克令其熟思定議覆奏俟伊奏到時朕酌給領隊大臣職銜令其學習行走並可承受朕恩朕又得一賢回僕誠為美事再京師大臣等往新疆辦事俱准攜眷伊薩克亦令其攜眷○又諭曰伍岱雖有烏拉齊習氣曾經閱歷行陣昨在西路軍營尚無大過著加恩授為藍翎侍衛派往南路交阿桂酌量差遣想此時伍岱已至伊犁著傳諭舒赫德轉飭伍岱馳驛趕同桂林前往○又諭曰阿桂攻克邦甲拉宗等處情形一切籌畫調度深合機宜惟處

置降人一節。最為此時緊要關鍵。殺降本非行軍所宜。且恐番人因此生變。轉以堅其固守之志。所有拉約宅。龔老幼婦女。自應宣諭安撫。俾獲寧居。其中壯丁可用者。察其心無反覆。隨營驅遣。既可資其嚮導。且使傳述中朝撫輯降衆之恩。俾為賊拒守之人。望風解體。實為事半功倍。阿桂所辦。甚屬妥協。西路此際。已直取明郭宗。遇有投誠乞降者。溫福等。即當仿此辦理。至阿桂奏到擒獲賊番噶勒丹彭等。訊有金川頭人帶兵防守美諾之供。可見索諾木力為謀主。欲於僧格桑敗亡之後。併吞其地。是兩酋必須一鼓勦擒。更無疑義。且摺內所稱西山梁後處處與金川接壤。則現在攻勦助逆之兵。即為摧折索諾木羽翼之要策。固不待收得美諾時始圖另起鑪竈也。將此並諭溫福等知之。○戊午冬至。

祀

天於

園丘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己未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諭據溫福等奏。於

本月十五日。派撥官兵。分路進攻。將附近明

郭宗一帶之山溝。及沿路所有番賊碉卡。共

九十餘座。盡行攻得。殺賊甚多。擒拏番賊十

一名。所得軍器火藥牛羊糧食等件。無算。現

在乘勝用大礮轟摧明郭宗等語。此次官兵俱能奮勇出力。所向無前。皆由溫福等董率有方。於分攻合勦機宜。無不諳練。是以隨宜運用。迅速奏功。甚屬可嘉。均著交部議敘。其有打仗陣亡受傷兵練。並著查明咨部分別照例卹賞。○又諭據周元理奏。將乾隆三十四年厄魯特索倫各官兵過境賞給車戶赴站。途行半價。及留站守候半價銀兩。咨部覈銷。屢經部駁。據實奏明等語。此項銀兩該督稱。照三十三年奏明之例請銷。而該部以三十年原奏祇云。先期到站二日。貼給半價。未便以赴站途行之日。指為到站。至厄魯特官兵起程後。索倫官兵既無到站日期。何以將車輛留站。致多糜費。未便准銷。議駁固屬照例辦理。第念事隔三載。各車戶久經四散。若復紛紛追繳。徒滋擾累。倘責令承辦各員賠補。而當時實係逐戶給領之項。事屬因公。尚非冒濫可比。所有三十四年賞給車戶赴站

途行半價銀二千九百二兩零。並留站守候半價銀四千五百一十三兩零。俱著加恩准銷。免其追繳。以示體卹。○諭軍機大臣等。昨阿桂奏攻克邦甲拉宗等處。碉寨有番衆投降一節。辦理甚合機宜。已有旨傳諭。並令溫福等一體照辦矣。現今兩路兵威大振。番衆乞降者必多。急宜設法安撫。並擇其丁壯可用者。隨營驅遣。俾逆酋不得以投順亦難免死之言。盡惑其衆。但賊人狡獪百出。一時畏威窘迫。不得不以歸附求生。旋或繫念故居。親屬易於生變。且安知逆酋不令其詐降入營。乘機觀釁。設使對仗時失於防範。致降人復有逃叛。甚至倒戈相向。尚復成何事體。溫福等務宜先事隄防。撫輯固不可不周。而稽查尤不可不密。況此時小金川之拒守者。多係金川賊兵。其中不無因敗求降。將來接辦金川亦應即用此法。以加恩撫綏。解散其黨。並以留心防備。早破其奸。庶肘腋無稍疎虞。

而先聲所至。番人自知棄逆効順。溫福、阿桂等皆宜善體朕意。熟思審處。並密諭各路將領。默為理會。毋令稍涉聲張。將此再行詳悉傳諭知之。○庚申。諭軍機大臣等。理藩院具奏。據阿拉善王羅布藏多爾濟報稱。伊等游牧哈布塔海哈拉山等處地方。有民人偷創金砂。不聽蒙古等驅逐。轉用鋏斧將蒙古等趕回。請交勒爾謹嚴加查辦等語。已依議行矣。此事前經羅布藏多爾濟報部時。曾經該部行文該督嚴行禁止。何至又有數百人結夥前往哈布塔海哈拉山茂呼都克地方。任意創挖金砂。似此目無法紀。勒爾謹所司何事。皆由伊並未嚴飭所屬。而地方官又不以此為事。不行嚴拏。以至於此。著傳諭勒爾謹令其明白回奏。仍將不以為事之員查明參奏。至此等民人。膽敢持拏鋏斧。逞兇抗拒。亦甚可惡。著勒爾謹務須嚴加查拏。從重治罪。以示炯戒。○是月。署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

奏。黃河兩隄外有深濶溝槽。伏秋水大時。積潦衝刷。隄根不固。前經奏准。多築土壩。俾流滯沙停。漸次淤墊。今歲河流安瀾。已著有成效。請於冬春兵夫閒曠時。將土壩培築高厚堅實。兩面密栽柳株。以固壩根。數年間溝槽淤平。可使河隄永固。得旨嘉獎。○山東布政使國泰奏。東省屯田間有隱漏典賣。奉旨查辦。現於每衛所派委試用知縣及丞倅佐雜等。各一員。協同縣衛各官。逐細清查。其實係運丁典賣。無力回贖者。即照嘉謨所奏。借帑取贖。永禁典賣。犯者治罪。得旨覽奏俱悉。此乃查弊之事。不可反致滋弊。詳妥為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實錄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二十二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奉 上諭事務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副都統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奉 上諭事務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副都統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張廷玉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鑑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十二月辛酉朔禮部議

准奉天府府丞吳綬詔奏稱奉天府

文廟丁祭時猶沿用民間鼓樂請頒發太學

樂舞器具圖依式製造并由奉天府選僧生

數人咨送太常寺肄習俾得轉相傳授以備

聲容從之○壬戌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辛瀛臺○諭禮部叅奏四川

學政馮應榴據綿州知州黃叔顯朦混申詳

請將革生陳純開復一案所奏甚是該生因

點放花筒。傷斃二命。其已革衣頂。不准開復之處。既先經禮部咨覆刑部。並行知該學政遵照。乃該州遽以刑部准其收贖之條。藉為例得開復之據。率詳請復。非尋常錯誤可比。黃叔顯著交部嚴加議處。至學政馮應榴。有整飭士風之責。於革生請復案件。自應詳查前後部文。酌覈辦理。乃亦據詳竟行咨部。宜宜復留學政之任。著撤回。一併交部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文綬奏覆訊阿

爾泰各款定擬一摺。前已傳諭富勒渾。令其迅速馳驛赴川。秉公審辦。現在案內尚有應行詰問各款。當詳細窮究。俾無遁情。未便仍照文綬所奏覆訊之摺。仍行籠統其辭。但圖就案完案。轉不足以服阿爾泰之心。著將文綬摺。即行鈔寄富勒渾。令將應詰之款。逐層研審。訊取確供。一併定擬具奏。○又諭曰。舒常奏攻克日旁山口東邊碉座。擬於俄坡日旁。而路擇一易於得手之處進剿。所辦甚是。

綽斯甲布一路。原為牽制賊勢。使其徹兵自衛起見。將來迅擄美諾。僧格桑既已殄滅。即當進剿金川。如量度此路必應進兵。再為厚集兵力。熟籌妥辦。此時不宜冒險深入。致有疎虞。自應如舒常所奏。躡探道路。審擇而行。○吏部議准。湖南布政使吳虎炳奏稱。降調官赴部候補。未定期限。或在任所遷延。倚藉僚屬。交接紳士。滋生弊端。嗣後應催令將經手未完事件。依限趕辦。交代清楚後。定限三

個月。給咨赴部。或回籍候補。設實遇患病。展限三月。倘有無故逗遛。逾限一二月者。補官日罰俸一年。三月者。降一級。四月者。降二級。五月者。降三級。半年者。革職。地方官不催令起程。應罰俸一年。徇情濫結者。降二級調用。從之。○癸亥。

上御乾清門聽政。○諭據阿桂奏。十一月十七日。派撥將弁官兵。分路進攻都恭山坡碉卡十餘處。殺賊二三十名。追戮奔竄之賊五六

十名。十八日。將日本則。扎爾瑪等處一帶。碉寨。及拉咱寨。丹扎。噶察。丹嘉等處。碉卡。盡行攻克。又分兵順河。進取東山一面之茨寨。寨。寨。殺賊百餘名。前後共收獲降番六百餘口。攻克碉寨七百餘間。占據山梁三道。十九日。亥刻。用皮船渡河。分為兩路。潛至僧格宗。碉房。一面攻壓。一面繞截。賊人去路。賊人於寨後。折牆逃潰。官兵追殺二十餘名。帶傷逃竄者甚衆。攻得大戰碉一座。平房小碉一百五十餘間。奪取鎗礮。刀矛。火藥。鉛子。牛羊糧食甚多等語。僧格宗距美諾不遠。為小金川險要門戶。賊人負隅拒守甚堅。阿桂能殫心籌畫。調度有方。將士等均各奮勇爭先。連日攻奪各處要隘。碉寨。殲戮多人。賊番喪膽。所至降潰。復乘其不備。黑夜分路。潛師襲擊。僧格宗。賊人棄險驚逃。乘勝克捷。深合機宜。朕心深為嘉悅。阿桂及在事將弁兵練。並著交部從優議敘。以示獎勵。○又諭曰。明亮著加恩

授為副都統。遇有缺出。即補。○又諭曰。阿桂奏雲南鎮雄營外委王攀龍。前進攻真登梅列高峯大碉。首先衝躍。凡遇打仗之處。無不在前。又貴州大定協左營外委詹玉書。前在扎哇寨遇賊時。身受矛傷。猶砍傷賊衆。此次攻打邦甲。被賊攻圍。毫無退怯。又能殺賊直前。均為出衆奮勇。請給與千總頂帶。並賞戴藍翎等語。外委王攀龍。詹玉書。於每次接仗之時。衝碉殺賊。實能鼓勇爭先。自宜破格擢。以示獎勵。王攀龍。詹玉書。俱著加恩。以守備補用。仍賞戴藍翎。○又諭曰。明正土司甲勒。叅得沁。帶領所屬人等。奮勉出力。著加恩賞戴花翎。並賞給佳木拜屯名號。以示獎勵。○又諭。向來提督總兵缺出。俱就記名。及應陞人員。內簡放。第現在川省西南兩路。連次克捷。軍營打仗出力。將領甚多。若祇循例以年資擢用。伊等不過在營循分供職。竟得安坐超遷。而行間効力之人。轉不能與。殊非獎



勵戎行之道。前經降旨。將馬全調補甘肅提督。其江南提督員缺。令卹若龍補授。今據何燭奏。卹若龍現已病故。江南提督員缺。著段秀林調補。不必即赴江南新任。甘肅提督。現有法靈阿署理。馬全亦不必即赴甘肅。仍暫留江南提督之任。所有浙江提督員缺。此時暫緩簡放。俟有軍營勞績出衆人員。候朕酌量陞用。至江南狼山鎮總兵戴福現亦病故。所遺員缺。著張和調補。其正定鎮總兵事務。

著都明阿暫行署理。其員缺一併候旨簡放。○又諭。自上年征勦小金川以來。其派調隨征土司等。俱踴躍從公。同綠營官兵一體出力。自宜優加渥澤。以示鼓勵。惟向例土兵土練。於接仗時。遇有陣亡受傷者。照綠營兵丁減半賞卹。至土司土職。部中向無議卹之條。但念同一盡瘁戎行。不得並邀恩卹。其情殊為可憫。所有土司土職。遇有陣亡受傷。應如何酌定加恩賞卹之處。著該部即行詳悉定

議具奏。○諭軍機大臣等。僧格宗係賊巢門戶。地勢極為陡險。今我兵於黑夜分道深入。毀礮殲賊。從此直擣美諾。小金川之事。自當剋日告蒧。皆由阿桂籌畫調度。悉合機宜。是以陷銳摧堅。要塞應手而得。著賞御用黑狐冠。以示獎異。所有應行優敘之將弁兵練。阿桂可查明功績等次。咨部辦理。其所奏進取僧格宗時。已旺布拉克底頭人雍忠爾結等。與我軍定議前進。頗見誠心効力。並交阿桂

酌加賞賚。○叅贊大臣署四川提督阿桂奏。南路由章谷起。東面山後。即係小金川汗牛地方。計長百數十里。皆與賊界相近。必須留兵防守。翁古爾壘。至僧格宗六十餘里。其中納團。納扎木等處。係通金川大路。防守亦屬緊要。現在南路進攻之兵。不過數千。因酌徹達烏等處守兵。並無關要隘地方兵。添為勦擊之用。至綽斯甲布。韋布什咱。兩路之兵。原為牽制金川賊勢。今既攻克僧格宗。正進攻

美諾之時。舒常奏請添兵。勢不能行。俟小金川事竣。再籌畫合剿金川。諭軍機大臣等。西南兩路官軍深入。正值需兵緊要之時。斷無分此要路之兵。而攻不能入之地。朕屢經降旨。令舒常相機辦理。今阿桂奏到情節。均與朕旨符合。不但現在形勢如此。即擒獲僧格桑後。接辦金川。亦祇須溫福一路。阿桂一路。豐昇額一路。舒常則令其助豐昇額進兵足矣。著傳諭阿桂善為籌畫。速抵美諾。縛取逆

酋。舒常但以分賊兵勢為要著。切勿冒險輕進。致有損傷。再此次官兵攻取僧格宗。拉布東阿。李植善。尤為出眾。應否陞級賞給巴圖魯號。著阿桂查明具奏。其餘各員。並著一體查奏。○又奏。查果洲山後。係四月間。叅將薛琮等失事之地。茲經官兵攻得。察看山巖河灘間。尚有前次陣亡官兵骸骨。當令通行埋葬。並令總兵英泰。王萬邦。前往祭奠。得旨。是當為共塚。如葉爾羌之例。祀薛琮等。○盛京

將軍增海奏。奉天各城倉務。俱係城守尉。協領。會同監督辦理。惟內倉。祇有監督。並無協同稽查之員。殊未畫一。請嗣後臣會同五部侍郎。由臣衙門所屬協領內。揀選一員。送京引見。令與監督一體查辦倉務。從之。○命翰林院侍讀吳省欽。提督四川學政。○甲子。諭軍機大臣等。向來各省遇有被災地方。除隨時撫綏賑卹外。每於次年新正降旨。加恩展賑。以示體卹。今歲各直省俱年穀順成。秋田

普獲豐稔。且報收十分者居多。即甘肅省奏報秋成分數。通計亦在七分以上。原可毋庸再沛恩膏。惟是皋蘭等三十一廳州縣所屬村莊。夏秋二禾間有被雹。及早潦偏災。現經該督查明。成災分數。自五分至九分不等。題請賑卹。已勅部照例辦理。第念西陸地瘠民貧。非沃壤殷饒者可比。雖成災僅屬一隅。恐民力究不免拮据。當明春青黃不接之際。或有尚須量為接濟者。又當恩施格外。著傳諭

勒爾謹查明皋蘭等被災各處。於常賑之外。應否量予展賑。及勘不成災各屬。除照例借給籽種口糧外。或應將本年額徵錢糧。酌令緩帶之處。即速一併詳查。據實由驛覆奏。務於歲內奏到。候朕於明年新正。量發恩旨。俾邊氓共臻饒裕。○內務府參奏。引商同文。虧本誤帑。應將房地盡行交出。茲查有隱漏家產。請旨交直隸總督周元理。長蘆鹽政西寧。審辦。得旨。著派金簡。前往會審。○乙丑。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參贊大臣尚書公豐昇額。奏。明郭宗北。有寧扎山。西南有公雅山。賊於兩山對峙。處築礮拒守。臣等於十一月二十一日。令海蘭察。哈國興。額森特。帶兵襲擊公雅山。進至山頂。占據卡座。現進攻明郭宗。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攻取明郭宗。西南公雅山。在事大小官兵。均屬奮勉。著暫交軍機大臣存記。

俟攻得明郭宗。一併議叙。其陣亡受傷人員。即著確查造冊。送部議卹。至陣亡之護軍校阿哈拉克。護軍博和勒岱。有無子嗣。並交軍機大臣查奏。再溫福奏。訊據賊番供。有索諾木派兵二千。欲由拉覺木地方。斷官兵後路之語。究烏既為吾有。賊何得犯山頂之柵。此必係從別斯滿而來。則防備此路。甚關緊要。著傳諭溫福。豐昇額。留意辦理。○又諭曰。黑龍江將軍。送到打牲處。擬陪驍騎校之領催

等。人材均屬可觀。著發往軍營。於溫福。阿桂。分路進兵時。酌量分帶。其派出帶往之三等侍衛。神保。蒙庫。阿。亦著賞給緞足銀兩。即令起程。○丙寅。

孝惠章皇后忌辰。遣官祭

孝東陵。○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戶部奏。駁貴州省乾隆三十五年分。各屬糶賣倉糧。有較夏收冊報中米時價。減至一兩五六錢者。又有較市價增長錢餘者。恐地方官任意濫減。故

行畧為增價掩飾人之耳目。請交彰寶會同圖思德將實在情節徹底清查據實覆奏一摺所駁甚是。已依議行矣。平糶倉糧遇歉收之年應大行減價者將必須減價若干之處確切奏聞請旨。前降旨甚明。原欲使閭閻民食貴賤斟酌合宜。而地方有司亦不至借端滋弊。今該省於三十五年分糶賣倉穀既未將所減實數專摺奏明。遽將每石減至一兩五六錢之多。其間吏胥等顯有任意減縮希圖中飽情弊。況平糶從無反行減價之理。何以該省此次又有較市價增多者。辦理更屬歧舛。即原咨所稱劃平造報勢難畫一增減其數亦不應多寡懸殊若此。必係地方官既經混報於前。及經部駁查遂復借詳糶先後之說巧為支飾。該撫即應切實駁查。何得尚稱糶價總歸覈實。率行聲覆。著傳諭圖思德即照部議緣由自行奏覆。不得再涉含糊。自干咎戾。○又諭本日戶部議駁何燭奏新鄉

縣村莊有沙水衝壓變成賺地地畝請照賺地科則一摺所駁甚是。已依議行矣。民間地畝果係水衝沙壓不能照額輸將自應量為按等酌減以紓民力。今此項地畝該撫既稱自康熙六十年暨乾隆四年二十六年曾經被水衝漫何以歷年均未咨報而五十餘年正賦率皆按額清完。若果盡係賠納豈能一無拖欠。且地有三百三十頃之多。即間段遇沙水衝壓亦何至盡成賺地。恐其中不無地保民戶等希圖減除藉詞捏報等弊。不可不逐一清查。著傳諭何燭即飭委員等親履查勘詳加確覈將此項地畝實在可以照舊完納者若干必須按等酌減者若干分晰妥辦毋任稍有朦混影射。該撫亦不得少存迴護之見。仍將因何如此率辦緣由據實一併奏覆。尋奏新鄉縣地屢被水衝雖歷有詳請豁糧之案俱以試墾批斷並未報部。至今控案纍纍難以率結。必須覈實辦理。是以奏明委

員清查。茲委藩司張鎮督同該道王興堯。於明春分段履勘。臣仍親往細查。分別覈辦。不使稍有朦混影射諸弊。報聞。○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永定河下口。自康熙年間築隄之始。原就南岸。雍正年間。因河身漸淤。改由北岸。近自乾隆癸酉間。又改從冰窖南出。兩河之間。是以康熙間之北隄。轉為南隄。雍正間之南隄。轉為北隄。嗣後節次興工修治。地勢屢更。是冰窖南之故道。又已不免今昔異形。著

傳諭周元理。將康熙年間初次築隄。沿至於舍中間改移地名次數。並議改緣由。詳細確查。列一簡明清單。於奏事之便。即行附奏。尋奏。永定河。自康熙三十七年。開挖新河。築兩岸大隄。南岸。自盧溝橋石隄起。至永清縣郭家務止。北岸。亦自盧溝橋石隄起。至永清縣何麻子營止。三十九年。安瀾城河口淤塞。水由霸州之柳岔口。歸淀入海。復於南岸。接築西隄。自郭家務起。至柳岔口止。北岸。接築東

隄。自何麻子營起。至柳岔口迤東止。雍正三年。南北兩岸。又接築大隄。南隄。自冰窖東隄起。至王慶坨止。北隄。自何麻子營起。至武清縣范甕口止。四年。柳岔口河淤。自郭家務起。開挖引河。十年。接築重隄。乾隆三年。又接築南北兩塹。五年。又自葛漁城北塹起。接築北塹。至東蕭家莊止。二十年。冰窖河口南北淤高。

皇上親臨閱視。開隄改河。於賀堯營一帶。入淀歸海。二十一年。接築遙塹。二十八年。又添築越塹。得旨。摺留覽。○吏部議准。山東巡撫徐績奏。稱。歷城縣公中集。臨清州王家淺。泰安縣安駕莊。東平州彭家集。均係要地。應將無事冗設之膠州古鎮司巡檢。改為主簿。移駐公中集。即墨縣浮山司巡檢。移駐彭家集。壽張縣蕩冠司巡檢。改為主簿。移駐安駕莊。夏津縣裴家園巡檢。移駐王家淺。各管附近村莊。從之。○湖北巡撫陳輝祖疏報。乾隆三十

六年黃州衛開墾額內下則屯田七畝有奇

（戊辰）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兵部議准廣東巡撫德保奏稱驛站馳遞兵部公文逾限者分別議處。至各督撫咨移公文每多稽延。嗣後應照兵部例將限行里數封發時日填註火票。如有遲誤查取職名送部議處。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磁州民朱耀先女朱氏。

（己巳）諭據文綬奏查審阿爾泰婪索屬員各款案內。陞任龍安府知府馬權。陞任成都縣知縣曹煜均有餽送禮物之事。原任夔州府知府李復發現任寧遠府知府盛英成都府同知韓萊曾灌縣知縣葉書紳。陞任越雋通判李東來俱有代辦松石金子黑狐等物短發價值。應行質訊之處。請將馬權革職解川。並將曹煜革任。各員解任。一併質審等語。馬權前已降旨革職。令陝省押解來京審訊。至

此案現交富勒渾前往審辦。曹煜即著革任。其盛英韓萊曾俱著解任。與現在告病留川不准回籍之李復發一併交與富勒渾嚴審具奏。李東來現陞浙江安吉州知州亦著解任。令熊學鵬委員押解赴川聽候質審。葉書紳現在押運楠木來京著提督衙門即行查喚交原審大臣審訊具奏。○又諭曰同文承辦引地虧本誤帑。前經內務府將其房地查出。入官變抵。並請將同文革職具奏。朕因充當引商係伊世業。是以加恩免其革職。今據內務府奏稱。又經同文報出遷安等處尚有祭田五十餘頃。房屋三百六十間。并據夥商李致山呈首。同文尚有隱匿遵化州等處房地甚多等語。同文既虧員帑。本自應將家產據實報抵。況經前此加恩免其褫革。尤宜倍加感激。今覈其所報遷安等處地畝房屋。並非出自本心。不過聞被首告。始行藉此塗飾。且祭田何至有五十餘頃之多。其為先事影

射更無疑義。情殊可惡。同文著革職。解交周元理。金簡。西寧。一併審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昨阿桂奏報。攻克僧格宗。直壓美諾。不過數十里。小金川已失南路之險。其西路明郭宗之賊。必當膽寒勢解。但前據賊番雅噶爾供稱。逆首在布朗郭宗。底木達等處。恐其豫為三窟之計。且路通金川。即可由彼竄逃。則底木達一帶。防守必堅。董天弼所帶兵力。未免稍單。必須添兵夾擊。溫福。阿桂。兩路官兵會合之後。如已擒獲逆首。則底木達等處。不攻自潰。若逆首與其父澤旺。同匿底木達。溫福等。即由美諾通底木達正路進剿。並著豐昇額帶兵五千。速赴董天弼一路。合力夾攻。俾逆首難於兼顧。併可絕其外軼之路。但須尋覓間道。迅速前往。不可仍由已朗拉。維州一帶。曲折迂迴。致有延緩。豐昇額臨時與溫福。阿桂。熟籌竭力為之。至處置降人一事。已屢次傳諭兩路。仿照阿桂前奏而行。並令

隨時留心訪察。昨阿桂奏。僧格宗之捷。其隨營出力之雅瑪等。有打仗傷亡者。可知伊等歸順。自出誠心。大兵乘勝深入。降附日多。急須設法安插。其隨營者。自應與土兵一例。其不隨營者。亦無須取給內地糧運。以資養贍。溫福。阿桂等。即當審酌與金川隔遠之處。及非官兵緊要後路。令其各安耕種。如力不能自給者。不妨聽其下壩傭工。自覓口食。至其所居之地。祇可擇頭人中良善者。暫為管束。而投誠之大頭人。及小頭人。桀驁者。必不可使與新降番眾同居。致滋事端。惟當令其隨營効用。並諭以如能出力奮勉。將來均可承受大皇帝恩典。俾益堅其去逆效順之心。於安撫駕馭事務。方為合宜。將此並諭董天弼知之。○兵部議奏。土司土職。遇有打仗陣亡傷亡者。向無議卹之條。奉旨定議。請照綠營例。減半卹賞。三品。銀二百五十兩。四品。二百兩。五品。一百五十兩。六品。一百兩。七八品。及



空銜頂帶俱五十兩。至綠營員弁例有蔭贈。土司之子俱承襲土職。未便另加卹廕。應照土司軍功例。加銜一等。令伊子承襲一次。仍以本身應得土職。照舊管事。俟再承襲時。將加銜註銷。其祭葬銀兩亦應照綠營官員例減半給與。至土司出征及立有軍功病故者。應亦照綠營例減半卹賞。三四品銀二十五兩。五六品二十兩。七八品十五兩。其打仗奮勉。屢著勞績後病故。經該將軍等保有等第。

報部者。請照該土司應得議敘之加銜。加級紀錄。分別令伊子承襲土職時。隨帶一次。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安徽太和縣民王國賀妻王氏。湖北應山縣民殷廷棟妻汪氏。○庚午諭曰。于敏中之妾張氏。於例原不應封。但于敏中現無正室。張氏本係伊家得力之人。且其所生次女。已適衍聖公孔昭煥長子孔憲培。係應承襲公爵之人。將來伊女亦可並受榮封。張氏著加恩賞給三品淑人。○叅

贊大臣署四川提督阿桂奏。千總劉世勳等督兵攻取卓克寨。明亮等分兵三路進攻古嚕。賊番分為兩路。下山衝突。官兵先將中路賊番擊敗。逃回死守。其右山梁之賊欲圍官兵所占石卡。都司許世亨督兵奮力迎擊。短接七八次。又派陝兵二百餘名前往夾擊。賊始潰逃。遂將古嚕地方攻克。又章京拉布東阿守備李植善收服鳩寨。瑪爾里寨。番民八十餘戶。日古嚕寨。番民四十餘戶。明亮收服僧木則等寨。番民百四十餘口。其布隆喀咱。他克撒瑪爾。木巴里。各碉寨亦均陸續來投。查自策爾丹色木至僧格宗。其中如噶察等處。山崖峻削。偏橋皆為賊番焚燬。現修理以利饋運。其由達烏至僧格宗。據侍郎劉秉恬察看。應設糧臺二處。亦經派員撥夫安設。現在西山梁一帶。惟納圍。納扎木二處尚有遺孽。其地在僧格宗西北。若俟盡數掃除。恐延時日。自應先擣腹心。迅攻美諾。惟是西面

山梁攻得各處均須留兵分駐。現派副都統書景阿駐翁古爾壘。總兵英泰駐僧格宗。其納木覺爾宗溝口係通納圍。納扎木大路令總兵伊常阿駐劄。僧木則一帶尤為緊要。派章京備弁等分防各隘口。並令副都統永平統領駐守。各處分布之餘。所存漢土官兵共七千名。臣親督前進。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督率官兵。不日攻取賊巢。克建大勲。自有酬庸之典。此時且不必交部議敘。惟此次打仗官兵有出色効力者。著即查明咨部分別議敘。都司許世亨。千總劉世勲。奮勉出衆。均著賞給巴圖魯號。許世亨。遇有參將缺出。即行奏補。其另摺所奏。雍忠爾結。色爾奔。並著賞給巴圖魯號。仍加守備職銜。賞戴花翎。以示優獎。現在南路已破。僧格宗乘勢直抵美諾。查閱番人供詞。有僧格桑到布朗郭宗。今又回美諾之語。逆酋當此軍威逼近。豈肯安坐受縛。蓋由平日禁錮其父。甚且恃叛跳梁。罪惡

貫盈。天奪其魄。致令株守美諾。官兵得擣穴擒渠。第該番所供。有美諾若破。即退守帛噶爾角克。再退守底木達。我兵尤當設法遮防。偵其所向。躡跡窮追。務擒僧格桑。以完小金川之局。方可接辦金川。若徒得美諾空寨。則小金川一役。亦未可云告蕝也。再如除夕元旦等佳節。人情於此時必稍疎懈。恐賊番窺揣及此。潛伺官軍。剗營滋事。不可不慎。重周防。令狡計無從施展。我兵於此等日。尤當乘其不備。相機勦戮。自更易於奏功。著傳諭兩路大營。加意辦理。○辛未。諭陝甘餘丁。於炎暑隨同征兵赴川。未經攜帶皮衣。較之他處餘丁。情形不同。時值冬令。禦寒在所必需。自應准其給與。其應扣皮衣價銀。著加恩於各兵凱旋後。再行扣還。○又諭。曰。溫福等奏。委署章京瑚爾東阿。巴克清。阿於攻取路頂宗時。奮勉出衆。著授為本營副章京。遇缺坐補。○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參贊大臣尚

書公豐昇額奏。公雅山之前有木爾古魯嘉巴。日果爾烏谷三山。下有大溝一道。踰溝前進。亦可直抵美諾。臣等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子刻。分路進兵。至天明時。哈國興。海蘭察。額森特等兵。至木爾古魯山腳。奪取溝內賊寨。及各卡座。並將嘉巴占據。派兵駐守。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分派員弁。攻取木爾古魯山腳。著暫交軍機大臣記檔。俟攻得明郭宗時。一併議敘。其陣亡得傷人等。即著溫福查

明咨部分別卹賞。○又奏。臣等畫攻打明郭宗。若由南山進攻。隔山溝三道。驟難越過。其北山無可通之路。若一面從達克蘇山梁壓下渡河。於南岸正路。分兵數隊。使賊不能相救。方可攻取。當令海蘭察。牛天昇等領兵二千。自北山壓下。搭橋渡河。直由南山之布喇克。占得固。循梁壓取明郭宗。臣溫福。同海祿等前往接應。又令額森特等領兵一千。自北山下渡河。由納拉覺仰攻。又令總兵馬彪等。

帶兵一千。前往南山。自格實迪壓下。臣豐昇額。同普爾普等。前往接應。並令哈國興等。領兵一千渡河。自南山中間鄂爾濟仰攻。將賊衆截斷。併力攻取。各路俱於十五日進兵。海蘭察等。潛至河岸。趕搭橋座渡河。即登南山。攻取布喇克。扎喀爾二寨。殺賊甚多。牛天昇等。自達克蘇山梁壓下。占據明郭宗橋。直取得木達。奪獲碉寨三。石卡七。有賊二百餘出溝抵禦。官兵擊退。其殺傷及落水淹斃者更

衆。臣溫福帶兵前往會合。自明郭宗東邊壓下攻打。其額森特等所領兵。夜半渡河。至南山納拉覺地方。向上仰攻。克取賊碉十二。卡十五。臣豐昇額前往合攻。並分兵往勦格實迪。時馬彪等所領兵。已從格實迪上面壓下。兩路奮攻。賊俱棄碉逃竄。至哈國興。亦自南山鄂爾濟直上。奪獲賊寨四。卡五。查明郭宗碉房堅大。拒守賊人甚多。必先用大礮力轟。一有摧陷。方能攻取。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

奏。附近明郭宗賊番碩卡俱行攻克。現在進取等語。溫福等此次分路派兵使賊不能防備救援。克碩殺賊直抵明郭宗。用礮摧攻。所辦皆合機宜。至伊等擒獲番人所稱僧格桑在布朗郭宗念經。同老土司商議之語。看來賊勢窮促窘迫。必由彼逃往金川。大兵一抵美諾。若即獲僧格桑。固為美事。即或僧格桑遁去。而小金川已被大兵占據。從此直擣金川。不惟僧格桑在所必俘。即索諾木亦將馬往。著傳諭溫福豐昇額等。惟有速蕩小金川巢穴。占據地方。加意相機辦理。此時當已克明郭宗。往攻美諾。得有捷音。即行速奏。○又諭曰。溫福等奏乾清門二等侍衛巴雅爾章京富爾賽。都司曹順土司職銜什朋。隨營打仗。奮勉出衆。均著賞給巴圖魯名號。○又諭近日官軍屢有克捷。已距賊巢不遠。阿桂攻克僧格宗之後。業與溫福寄信。其間自必有路可通。溫福等如審度明郭宗賊衆抵死拒

守。狡難攻拔。或可一面攻擊。一面另為躡探路徑。直搗美諾。則明郭宗可以不攻自潰。此際難以遙定。著傳諭溫福等熟籌妥辦。○壬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據伊勒圖奏。稱哈薩克阿布勒比斯之子卓勒齊台吉薩尼雅斯之子哈咱木。博羅特汗來使阿克太里克。欲瞻仰朕顏。已至塔爾巴哈台地方。伊計算於上元時節趕到。派令驍騎校福德照料趨行。送至伊犁等語。此次前來之卓勒齊係阿布勒比斯之子。哈咱木。阿克太里克。又係初次前來之人。沿途自應妥協料理。令其瞻仰天朝威儀。著通諭經過之烏魯木齊。聞展。哈密。巴里坤。陝西。甘肅。山西。直隸。各大臣等一體妥協辦理。○又諭曰。阿桂解到小金川投稟番人薩斯嘉。交軍機大臣訊取供詞。據稱美諾至僧格宗。不及半日路程。中隔一

河冬天水淺。亦可過去等語。南路官兵既攻得僧格宗。距美諾不遠。此河在所必經。其水淺處是否可涉。阿桂等自必遣人躡探。但薩斯嘉現有此供。著即寄知軍營。以便相度進取。又所供美諾可通金川之路數條。僧格宗一路可由納圍。納扎木。過去等語。阿桂亦當稔知。並著將薩斯嘉原供。鈔寄溫福等知之。○舉行本年軍政。察哈爾年老有疾官一員。處分如例。○癸酉。諭現在據阿桂奏報官兵已攻克僧格宗。可以直搗美諾。而溫福一路亦直抵明郭宗。逼近賊巢。路僅十餘里。西南兩路音信已通。自此合兵會剿。小金川之局。歲內即可告蒞。至金川索諾木。助惡主謀。罪更浮於僧格桑。即應移師併剿。殲此渠魁。庶杜邊夷後患。理勢繼難中止。屢降諭旨甚明。此時兵力糗糧。一切儲備。師行聲勢更大。應分三路進發。用壯軍威。而西路所帶副將軍一印。尚於軍營體制未符。溫福著即授為定

邊將軍。阿桂豐昇額俱著授為副將軍。各行統轄弁兵。分路進剿。其溫福一路著舒常為叅贊大臣。阿桂一路著海蘭察為叅贊大臣。哈國興雖係綠營漢員。但現係提督。於軍營領兵征剿之事。曾經練習。且原在乾清門侍衛上行走。與滿洲大臣無異。所有豐昇額一路。即著哈國興為叅贊大臣。一俟平定小金川之後。即相機分道進剿金川。以期迅奏膚功。蠻氛永靖。其將軍及副將軍印信。著派侍郎副都統福康安馳驛齎送前往。即留軍營為領隊大臣。○又諭曰。舒常奏前次進攻日旁碉卡。守備馬雄奮勇撲碉。受傷身故等語。馬雄奮力攻碉。以致傷重捐軀。甚屬可憫。著加恩交部即照陣亡例議卹。○副都統舒常奏。綽斯甲布土司工噶諾爾布稟稱。金川索諾木遣其頭人來云。自知有罪。願將甲爾壘壩退出等語。金川如果能退出。甲爾壘壩於進剿大省兵力。但由工噶諾爾布轉請焉知

非試探大兵是否實有勦滅金川之意。臣駕馭綽斯甲布。諭知投降一事。斷不能允。必為各土司斬除日後禍根。以堅其助勦之志。再據覺木交糧員稟稱。二十三日夜。有賊番數百人。搶掠糧石。官兵放鎗抵禦。賊番不敢向前。適值途有馱糧烏拉。為賊搶去牛隻。經官兵奪回。並放鎗傷賊數名。諭軍機大臣等。索諾木黨逆助兵。一載有餘。現在尚敢剽掠在途糧石牛隻。情甚可惡。現在各處官軍。均已

調齊。所撥軍餉。已一千四百餘萬。當此帑藏充盈。即再費一二千萬。為一勞永逸之計。朕總無所靳惜。蓋此事實有不容中止之勢。雖其地多山負險。均可計取。力勝。非若緬甸之天時水土。難以人力強為。若持志稍有未堅。遽圖歇手。賊首狡惡難移。必致復煩軍旅。非但不成事體。而目前之費。與現得之功。皆為虛擲。亦屬非計。溫福等必能深體朕意。不應復俟丁寧諄諭也。再索諾木。現請退還甲爾

壘壩。據綽斯甲布土司之意。欲將計就計。誑其退出。即發兵看守。其說不妨姑為允從。但恐綽斯甲布尚未知官兵進勦金川。不滅不止。或以餘孽未淨。此後仍受其毒為慮。索諾木或又造為唇亡齒寒之說。以金川若被官兵攻破。必將翦及各土司。冀相煽惑。舒常應以大皇帝征勦兩金川。原因其侵擾鄰封。逞兇蠶食。欲為爾等翦除後害。長享太平之福。反復開導。令該土司誠心信服。庶不受逆首

簧鼓。益可堅其効用之心。今工噶諾爾布。尚屬恭順。因賞給名號緞疋。以示獎勵。並發諭旨一道。無用清字蒙古字。西番字。三體書寫。俾知中朝治普同文。倍深感畏。至將來攻取金川。若應從綽斯甲布一路進兵。則必須阿桂前往。於隨機制勝之道。自更周妥。頃已有旨。於各路將軍。副將軍。及參贊大臣。均為派定。其領隊大臣。領隊侍衛。亦為分派。另降諭旨。或將來止須兩路。則豐昇額。哈國興等。仍

隨溫福軍營。以備臨時分兵之用。所有定邊將軍印及定邊右副將軍清字印。已派福康安齎往。溫福於接受將軍印後。即將現用之右副將軍清篆印。移交阿桂。其發去之右副將軍清字印。交豐昇額收領。若不分三路。豐昇額之印。無庸行用。福康安已授為領隊大臣。其帶往之章京兵丁。並交溫福等酌量派撥。○又諭曰。緯斯甲布土司工噶諾爾布。此次進兵以來。誠心奮勉。毫無瞻顧。甚可嘉尚。

著加恩賞給緞六疋。仍給尊追歸丹名號。以示獎勵。天朝用兵討賊。擣穴擒酋。理無中止。今僧格桑索諾木。擾害各土司。其罪甚重。若一日不滅。各土司一日不安。此番剿賊。正使各土司永遠安生。著將此意曉諭工噶諾爾布。俾知感戴。竭力一心。以期掃殄。永受天朝有加無已之恩。○又諭曰。溫福一路。派福興常保住。巴朗額森特。阿爾蘇納為領隊大臣。德爾森保。賡音素。普爾普。巴雅爾。為領隊侍

衛。阿桂一路。派興兆。奎林。齊哩克齊。明亮。華山。書景。阿音吉圖。為領隊大臣。三寶。蒙固勒和。隆武。烏爾圖納遜。為領隊侍衛。豐昇額一路。派董天弼。福康安。百靈阿。永平。伊常阿。德赫布。為領隊大臣。彰霽。阿爾都。明仁。為領隊侍衛。其餘提鎮侍衛。章京等。著溫福等公議分領。若止分兩路進兵。其豐昇額隊內人員。著歸溫福一路行走。○以翰林院侍讀董誥。充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錢大昕。

右中允曹仁虎。署日講起居注官。○舉行本年軍政。京營年老官三員。有疾官一員。才力不及官二員。直隸年老官二員。有疾官三員。才力不及官三員。江南年老官一員。才力不及官五員。江南河營年老官二員。浙江年老官二員。有疾官一員。才力不及官三員。福建罷軟官二員。年老官二員。才力不及官一員。河南年老官一員。才力不及官三員。山東罷軟官三員。年老官一員。河東河營年老官一



員。山西。年老官四員。才力不及官四員。廣東。不謹官一員。罷軟官一員。年老官四員。有疾官二員。才力不及官一員。廣西。罷軟官二員。年老官二員。浮躁官一員。分別處分如例。○甲戌。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周元理奏到甄別俸滿佐雜一摺。將留任勒休各員姓名。一一臚列摺內。並不另具清單。殊欠明晰。由該督未諳成式所致。此等循例彙奏之件。各省俱有奏到摺單。著軍機大臣擇其式樣簡明者。

書

書

鈔錄一稿。寄交周元理嗣後照式妥辦。將此傳諭知之。○命編修童鳳三。嵇承謙。俱在尚書房行走。○舉行本年各省駐防軍政。卓異官。吉林二員。西安二員。杭州一員。福州一員。熱河二員。山海關一員。青州一員。河南一員。伊犁三員。錫伯一員。分別議敘如例。○乙亥。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諭軍機大臣等。據李質穎奏。金灣閘下。至泰壩天池。有運鹽河一道。河底淤墊。重載難行。各商

書

書

請借鹽課挑濬。分作二年歸款一摺。其事自屬應辦。已如所議行矣。惟閱奏到圖內。有孔家涵口門。擬建石閘一座之說。其意以該河下游各處水大。易於淹沒。因欲將石閘堵束。以資利便。不知閘座專為蓄水而設。若河身水淺時。下板瀦流。不使乾涸。原可得其節蓄之力。即如山東一帶運河。及兩岸水櫃。各湖閘座。皆以留不足之水。勿使輕注下游。並非防有餘之水。令其宣洩來源也。今該鹽政欲建閘以禦盛漲。尚未識行水關鍵。蓋當奔湍直下。雖堰壩尚不能支。豈閘門數片之板。所可抵遏。並恐因中間受阻。勢必潰溢橫行。轉致有損無益。不可不慎之於始。圖內已用硃筆點識。高晉於河工事宜。最為練悉。著將原圖寄交高晉閱看。令其將應否建閘。及當如何另為籌辦之處。詳勘妥議。據實覆奏。到日候朕另降諭旨。並令李質穎知之。尋奏。孔家涵。係鹽河之分流。下注艾陵湖。由高郵三垛。

泰州蚌蜒等河興化官河匯注串場河出范公隄各開歸海其上游出金灣閘由人字河分流東注來源雖多去路甚廣遇水小時洩注過多鹽河易於淺阻該處向築草壩原為蓄水不重宣洩惟是每年水小時鹽船利在蓄水而涵外民田又藉此灌溉舟楫賴以往來草壩輒被偷挖是以議建石閘既省每年築壩之繁且以時啟閉於鹽運民田均有裨益即遇水大時上有芒稻閘南有秦疇白塔百汊等閘均可分洩歸江不致潰溢得旨如此詳奏自係應舉之工

李綱奏

李綱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二十二

實錄卷九百二十三

奏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二十三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十二月丙子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前據文綬奏鄰水縣訓導李綰揭報署鄰水縣知縣楊金蘭及縣丞蔡倬立因協辦夫糧收支幫貼短發夫價等事。經派員查審其通融津貼非盡交公餘款盡屬子虛。並審出該訓導有干與軍需射利之事。而其挾妓飲酒索錢囑託等款已自認不諱。業經降旨將李綰楊金蘭蔡倬立分別革職解任。交與該督審擬具奏。今李綰用列

款印文揭告楊金蘭等。差人赴步軍統領衙門投控。雖係一面之詞難於盡信。但事關軍需該員等如果有科派短發情事不可不徹底根究。盡法懲治。著交富勒渾提齊案內有名犯証逐一秉公嚴審。務得實情定擬具奏。其投文之熊國柱即著交部解往。○又諭據溫福等奏十二月初五日分兵四路乘賊不備攻取明郭宗普爾普等帶兵奮勇先登克其碉卡殺死賊番甚衆。惟西南賊寨有念經樓一座內有紅衣賊目抵死守拒我兵復攻圍斷賊去路并堆聚木柴火藥焚燒賊樓將賊目及守碉賊番俱行焚死。此次共殺賊三百人擒獲活口二十七名奪取牛羊馬騾糧食軍械火藥無算。現在整兵直擣美諾賊巢等語。溫福等屢經攻得木爾古魯及公雅等處山梁前經降旨俟攻取明郭宗後再行議敘。今溫福等督兵進剿調度有方將賊人緊要門戶既行克獲且殲賊甚多賊皆膽落

從此乘勝直擣美諾。自可迅奏膚功。溫福豐昇額俱著交部從優議敘。其餘在事將領。滿漢土練官兵亦俱奮勇出力。並著溫福等查明咨部從優議敘。其間有陣亡受傷之兵練亦著咨部賞卹。再瓦寺土司都司職銜噶實布隨官兵一體奮勉効瘁行間。今聞其臨陣捐軀情殊可憫。昨曾諭部議定土司加恩之例。所有噶實布應得卹典即著照新例行。○又諭曰普爾普巴雅爾領兵先登克取明郭

宗南寨大礮。烏什哈達額爾特向下攻擊均屬奮勉出衆。普爾普烏什哈達著加恩賞給副都統職銜。巴雅爾著授為頭等侍衛。額爾特著授為二等侍衛。○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攻得明郭宗。整師直取美諾。覽奏甚為忻慰。前據阿桂奏報攻克僧格宗亦統兵進勦美諾兩路官兵乘勝深入僧格桑若即成擒則布朗郭宗底木達等處止一老病之澤旺不難傳檄而定。惟汗牛一帶為通我兵後

路阿桂自必密訪要隘派兵守禦不使賊眾得以潛軼。但偏隅遺孽亦不容聽其久匿滋事。諒其地不過一二番日固守不值復煩兵力而當此賊眾膽落之時即為設法招降。自無不畏威懾附阿桂其詳酌妥為之。至平定小金川後官兵分路進勦金川則美諾一處尤關緊要且係接應饋糧總要之地撫輯新附番眾亦有應辦事宜必須大員彈壓經理著劉秉恬駐劄美諾督理糧運及處置降番諸務其協同留駐之武職大員並著李煦帶兵防守聯絡聲勢再哈國興之子哈文虎兵部帶領引見已加恩用為守備發往四川可諭哈國興令其益加感奮又溫福等另摺所奏軍營晴霽和暖士氣倍揚天時人事信而有徵朕覽之益加寅敬不敢稍存自滿之心溫福等愈當戒滿持盈共深凜畏速建大勲以副恩眷。○又諭昨高晉覆奏保舉堪勝水師總兵人員摺內有遊擊孟兆熊一員據稱

現在送部尚未回任并將應否再行送部之處奏聞請旨孟兆熊前於該部帶領引見時業准其豫保註冊今高晉復保其諳練水師該員甫經引見人材局面鑒閱未久已交軍機處記名候簡自可毋庸再行送部將此遇奏事之便傳諭知之○以三等伯鄂津兄鄂岳二等男西蒙額子瑪興阿各襲爵○丁丑諭曰原任刑部侍郎錢維城學問素裕材具亦優侍直內廷勤勞夙著今春以父憂回籍

因宿疾未痊遽聞溘逝深為軫惜著施恩加贈尚書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又諭曰刑部覈擬已革運使吳雲從捏報虛數鹽觔照虛出通關律以監守自盜論問擬斬候一摺吳雲從於河東運使任內因令屬員具稟鹽政劣款冀圖報復審明將吳雲從發往軍臺効力贖罪嗣又查出吳雲從迎合鹽政多報額餘即照捏報虛數著伊名下賠補定案乃吳雲從於應賠未完之項不為完繳

先自贖免坐臺其罪實在於此今既將伊贖罪銀兩扣抵未完之項不准贖免則其軍臺本罪仍在且應完銀兩原係著賠不必復照虛出通關律問擬吳雲從仍發往軍臺効力○又諭據阿桂奏報十二月初三四等日派兵攻克池木初五日抵美諾明亮德赫布等分路撲剿將美都喇嘛寺賊人殲戮甚多遂進逼賊寨官兵三面合擊於初六日寅時將美諾碉寨全行攻取並拏獲喇嘛及男婦等

三十四名是日辰刻溫福豐昇額亦即會合現在迅速督兵籌辦追擒逆苗等語覽奏深為嘉悅阿桂統率官兵由達烏踰險進攻通日連奏克捷一月之間即直擣美諾雖僧格桑暫行鼠竄不過在布朗郭宗等處勢如釜底游魂不日即可就獲而賊巢已破我武維揚阿桂調度有方懋著勞績著交部從優議敘所有在事出力將弁兵練等並著阿桂查明咨部一併從優議敘○又諭據阿桂奏前

經帶往辦事之主事王昶由雲南軍營効力。復帶赴四川軍營。一切奏摺文移皆其承辦。頗為出力。又驍騎校良桂亦先經隨往雲南。復帶赴四川軍營辦事。俱能實心奮勉。不辭勞瘁。各等語。王昶著加恩以吏部員外郎用。良桂以六部主事用。俱遇缺即補。○又諭曰。土守備阿忠保於此次攻取美都喇嘛寺。手刃賊衆十餘。身受石傷數處。著加恩賞戴孔雀翎。並給與巴圖魯名號。○又諭曰。阿桂奏

副前鋒叅領扎什三等侍衛科瑪自翁古爾襲至美諾。領兵奮力進攻。厄魯特披甲貢楚克於攻取邦甲山梁時。因賊放鎗抵禦。奪鎗殺賊等語。扎什著授為正前鋒叅領。遇缺坐補。貢楚克著授為藍領侍衛。扎什科瑪貢楚克並著加恩賞給巴圖魯名號。○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桑逃往布朗郭宗之說。大約十居八九。兩路官兵既已會合。尤當迅速躡追。其由美諾至布朗郭宗路徑自多。溫福等或分

路夾攻。或合力併擊。自應就該處情形善為籌辦。如僧格桑一經就獲。即遵前旨選派妥幹文武大員。嚴加管押。檻送京師。設僧格桑竟向金川逃匿。即宜統兵速剿金川。將索諾木一併擒縛。以完此局。至官軍三路分進。溫福等三人。即與派定各路叅贊大臣及領隊大臣等分兵前往。若止須兩路。則豐昇額仍照前諭。隨溫福同往。總之所辦。同此一事。將來大功全藏。勞績維均。朕策勲行賞。一秉至公。必不肯稍存歧視。溫福等必須和衷共濟。無分彼此。畛域方合。大臣公忠為國之正道。尚其善體朕意。悉屏嫌疑。以副優眷。○又諭。據文綬奏。小金川指日蕩平。一切軍需均可由美諾隨軍轉運。請將糧道改由西路。從桃關及小關子出口。均可酌量分辦。其南路章谷至美諾臺站。可全行裁撤。章谷及丹東等處。係通綽斯甲布。韋布什咱。兩路糧道。應量為節減等語。今阿桂續報。已於初六日攻得

美諾寨兩路大兵會合。現在進勦布朗郭宗等處。追擒逆豎。糧糈甚關緊要。現在自應從西路轉運。以利進行。至小金川歲事之後。即應接辦金川大軍。或分兩路。或分三路。已諭溫福等酌量妥辦。其糧運所經。自應各就近便之路。妥協籌運。務期儲備寬餘。勿致臨時延誤。著傳諭劉秉恬。鄂寶。富勒渾等。即速札詢溫福等。分路進兵情形。將如何酌定糧臺道路之處。上緊籌畫。妥善一面。將議定規條

詳悉具奏。將此隨軍報之便。諭令知之。○又諭曰。劉秉恬。自派赴南路辦糧以來。一切均能奮勉。且由達烏親往美諾。督率輓運。不辭勞瘁。鄂寶在西路經理糧運。亦能悉心籌辦。妥速無誤。並著加恩賞戴花翎。現今兩路大軍會合。溫福等帶兵追擒逆豎。即當乘勝直勦金川。糧糈尤關緊要。該侍郎等。益宜和衷商榷。加緊轉運。再前已降旨令劉秉恬。同李煦。留駐美諾。辦理降番等事。此旨諒可先到。

當此賊巢初克。該侍郎更當加意妥辦。從此實力宣勤。茂著勞績。朕必加渥恩。用昭獎勵。將此傳諭知之。○軍機大臣等議准。西安將軍福僧阿。奏稱。西安兵戶口滋繁。兵缺較少。不足養贍。前奏准。由京派往滿洲兵一千。請少派二百。其缺在該處拜唐阿。閒散內挑補。從之。○戊寅。

上御乾清門聽政。○諭。本日吏部將倉場衙門。保送俸滿。截取堪勝簡缺知府之北新倉監督戶部員外郎梁永年一員。帶領引見。因該員出派倉差。俸滿時。即由倉場出考。保送。雖屬相沿舊例。而揆之政體。官方均未允協。向來京察之年。坐糧廳及倉差人員。俱由倉場衙門註考。蓋因該員等。既不在本部辦事。其行走勤惰。自當令倉場侍郎就近考覈。原係據實辦理之道。至俸滿外用一節。則該員等差竣之時。定例仍應回部。為期不過兩年。何難俟回部後。由該堂官聲明分別註考。而必



為此迫不及待之舉。況坐糧廳監督之差。定有額給養廉。部員皆所樂得。今令該員既獲美差。兼圖外轉。是此例適足以長躁進兼營之陋習。而在他員則為苦樂不均。何可為訓。乎嗣後各部司員出派坐糧廳倉差者。除京察仍依舊例。由倉場衙門分別出考外。其有於任內值報滿之期者。吏部且不必行文截取。俟該員差滿回部後。再行知照該部堂官。分別繁簡。及是否堪勝外任之處。咨送吏部

引見。著為令。此次梁永年一員。即照新例扣除。諭軍機大臣等。據戶部議奏。乾隆三十七年鳳陽關徵收贏餘銀兩。較上屆短少七萬一千三百餘兩。又淮安關贏餘銀兩。短少九萬八千五百餘兩。均請交高晉派員確查。據實具奏。各摺俱依議行矣。贏餘非關稅額。徵每年贏縮。原不能畫一。然亦當約計。不相上下。豈宜竟致多寡懸殊。自不可不徹底清查。以期覈實防弊。但歷年以來。俱視上屆為

比較。非特少者易於見絀。即多者亦恐歲月加增。伊於何底。從前曾經降旨。贏餘悉以雍正十三年為準。因其時正當諸弊肅清。豐約適得其平。是以用為成則。如果較覈相仿。尚在情理之中。今鳳陽關短少數目。雖照上年驟減七萬餘兩。而較之雍正十三年。計多銀二萬六千餘兩。今數尚勝於前。至淮關短少數目。比上年短少之年。又短至九萬餘兩。即較之雍正十三年。亦尚短六萬餘兩之多。其間必有別故。該監督等每以過關船隻稀少為詞。不知估舶流通。往來不絕。即或間有短少。亦斷無一年之內。商販裹足不前。至於此極。其間必因監督屢更。乘機收多報少。及影射侵漁情弊。因希圖藉詞朦混。尤當切實嚴查。使之水落石出。著傳諭高晉。即將淮關鳳陽關二處。究係因何虧缺。各情由。派委明幹大員。嚴密訪查。務得實在真情。據實具奏。毋得任其少有欺飾。○又諭據戶部議奏。淮安

關稅務乾隆三十七年分徵收稅銀除額徵贏餘銀兩外較上屆計少收銀九萬八千五百餘兩請交高晉詳加覆覈一摺已依議行并諭高晉嚴密訪查矣。贏餘雖非正額亦豈可多寡懸殊上年因方體浴贏餘較少經高晉查係該員辦理不善因其尚無侵冒之弊遂交部嚴加議處。今准關本年徵收贏餘較之上年又短銀九萬八千五百餘兩是該關贏餘之項竟至遞年短少必因監督屢更乘機作弊即云本年糧食雜貨等船過關稀少亦何至短缺如許實出情理之外。伊齡阿係接任監督聞見有無真切此項短少銀兩又非伊任內之事更不宜稍有迴護著伊齡阿將該關贏餘因何日益短少緣由并前任監督及在關書役人等有無侵隱弊混之處即行詳審確查據實覆奏毋稍徇隱干咎。將此傳諭知之。尋伊齡阿奏准安關稅短缺因彼時河南山東二省歉收商販日少又值關署

被竊員弁捕役人等盤詰過關船隻商民畏懼不前前監督方體浴辦理不善實無侵隱弊混之處現在曉諭商船俾無疑畏庶漸復舊規得旨覽奏俱悉。○以故奉恩將軍恩特恒額弟貴達杭額襲職。○以江南太湖協副將袁秉誠為浙江溫州鎮總兵。○已卯諭曰高樸奏查驗修理八旗營房工程見新修房屋已有任情污踐而不愛惜者請照外城街道柵欄之例交與八旗都統等隨時查明分別黏補修理於年終咨報值年旗彙奏等語。所奏是修建營房原係加惠八旗兵丁不惜發帑興修俾安棲止自應倍加愛惜保護承受恩澤何致建造方新已有任情污踐之事況前經特派八旗都統及查旗御史留心稽察伊等尤當實力奉行毋致虛文塞責今據高樸摺奏情形則前此派查時伊等所司何事甚非覈實稽工之道著交各該旗都統等嗣後八旗營房遇有零星傷損即令隨時查

明分別黏修使住房各兵共知愛護不得任意殘毀並交查旗御史隨時詳查糾覈仍令各該旗於歲底將查過有無修理及是否完整之處咨報值年旗彙總具奏一次倘有不  
行修理以致損壞過甚者惟各該旗都統及查旗御史等是問○諭軍機大臣等博卿額等覆奏採訪遺書一摺將魏樞等所著書目進呈並稱現催所屬再行設法訪求等語所奏殊不曉事奏天風俗淳樸本少著述流傳

坊肆既無可採購該府尹等祇應據實聲明奏覆且前降旨原非責令各省不論有無書籍概令設法搜羅轉乖覈實之意何必勉強撫拾聊以塞責實屬拘泥無謂著傳諭博卿額等止就單內所開書目進呈其餘不必再行訪購以致徒滋紛擾○又諭曰溫福等奏現在追截逆酋於初九日抵帛噶爾角克帶兵前進阿桂得美諾後想尚須在彼經理再行進兵溫福豐昇額立即統兵追擒逆豎不

令久匿遠颺所辦甚是其所派遊擊富敏泰帶兵五百名於達巴溝山梁駐守一節亦合機宜惟所留之兵太少而帶兵之富敏泰亦未必能獨當一面此等緊要處所若得如海蘭察哈國興等駐守方為足恃但溫福現已帶往進兵想亦因此兩人於攻勦得力是以不令留駐此時亦可無庸更調著傳諭阿桂酌派多兵並於領隊大臣內選擇練習可恃者一員於達巴溝山梁駐守仍將派出何人

奏聞阿桂此時亦已進攻布朗郭宗與溫福等或合或分和衷協力並遵昨降諭旨就近妥酌辦理○禮部議准河南學政徐光文奏稱內黃縣學額進文童十八名今應試童生僅三百八十餘人文風中平湯陰縣學額進文童十二名今應試童生六百餘人文風較勝應裁內黃縣學額三名撥補湯陰從之○庚辰諭據徐績奏朝城縣監禁盜竊重犯丁月等五名於十二月初十日夜乘間扭脫銬

鑒越獄請將典史李永年署知縣黃天錫革職等因。俟定案後將李永年嚴行治罪。黃天錫留於地方協緝。該管知府呂崇信一併革職。護充沂道知府福森布按察使孫廷槐均有統轄之責。並該撫不能先事豫防。俱請一併交部嚴加議處。并提刑禁人等嚴行審訊等語。重犯在獄。自應嚴加防範。不致疎虞。今丁月等五犯均係重囚。乃同時扭脫鎖鑰。乘間越獄。地方官及該上司所司何事。非尋常疎防可比。李永年黃天錫俱著革職等因。交與該撫與刑禁人等一併嚴行審訊定擬具奏。呂崇信係該管知府。亦著革職。福森布孫廷槐徐績俱著交部嚴加議處。○定邊右副將軍署四川提督阿桂奏美諾以西之彭魯爾八寨番人已就招撫。附近明郭宗之達伊達克蘇噶沙里尼雅布角等寨並別斯滿五寨中之兩寨悉已撫定。此路軍糧經侍郎劉東恬前來美諾趕辦。足敷支給。臣酌留官兵

駐防各要隘。即於十一日起程。前赴布朗郭宗查溫福豐昇額兩路並進。所帶兵數相仿。而豐昇額一路與金川隘口相通。必須官兵續進。更足以壯軍威。臣即由豐昇額一路續進。再小金川所屬地方。汗牛最大。形勢險絕。臣令明正土司甲勒參得沁設法招撫。今據報汗牛等十四寨均經投順。臣即令甲勒參得沁派出頭人暫為管束。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籌辦美諾稍畢。即於十一日起程。前往布朗郭宗所辦甚是。與昨溫福等所奏。即由美諾前進。追捕逆豎。其遲速前後俱合機宜。至所奏撫定彭魯爾等寨。極為妥協。汗牛一帶業遣明正土司招撫。更足慰懷。該土司甲勒參得沁即著阿桂傳旨嘉獎。俾其益知鼓勵。惟據圖內地形別斯滿賊寨均在美美卡之北。為西路應防後路。其距美諾較遠。因何得以併為撫定。或係舊圖方向未確。著阿桂補繪呈覽。又所奏豐昇額一路必須官兵續

進是以從達巴溝分路帶兵繼進一節所辦亦是再溫福等昨奏於達巴溝山梁派員駐守因其地關係緊要曾諭阿桂添派多兵並令選派領隊大臣前往今阿桂既由達巴溝分路進兵則此一帶形勢皆所目擊尤應善為籌辦以期於事有益至金川賊衆焚碉而遁自必退守巢穴官兵既掃清美諾即日可勦金川如噶拉依勒烏圍等處雖向稱險隘諒亦與西路之路頂宗至明郭宗南路之翁古爾壘至僧格宗形勢相仿溫福等惟當堅持定見勦平金川擒縛索諾木方為盡善○又諭曰將軍大臣及侍衛章京等帶兵攻勦若心存畏怯不戴翎頂固屬非宜但不留心防範專務乘馬打仗亦有未便從前伊犁回部地方平坦官兵均各乘馬尚無區別今四川軍營兵丁皆係步行獨領兵之將軍等乘馬是使賊番易於認識得以指準放鎗現在進勦金川著傳諭將軍大臣與賊打仗時務

須下馬步行並令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知之○吏部議覆福建道御史邱日榮奏稱京官告假每多假託倘有親老在籍不能迎養及遷葬難緩者請准其不拘年限取具同鄉官印結呈明該堂官給假等語查京官給假例意恭詳該御史所奏意似覈實並滋緣飾之弊應毋庸議得旨京官告假定例歷俸六年方准省親五年方准遷葬遇有父母患病急欲省視者又准該堂官不拘年限專摺奏明請旨給假例意本屬周詳今該御史恐其別有事故借詞假託因請不拘年限概准給假一面取具同鄉官印結即一面行令本籍知照以期覈實辦理殊不知臣子通籍入官於常例給假之外遇有急切情事又准據實入告得遂定省已為曲體人情若不論年限概准濫給既漫無限制又但以同鄉官印結為憑毫無考覈適以啟緣飾之端轉滋弊竇是該御史意似從嚴實乃寬濫甚屬非是○日

榮著傳旨申飭。刑部議准。御史胡翹元奏稱各省通緝未結之案。例於歲終。由刑部開單移會科道衙門彙奏。其在雍正十三年以前之案。逸犯想已物故。每年彙奏。徒滋案牘之繁。應即查銷。乾隆元年以後之案。應隨時咨催。以期速結。並請嗣後遇各省開報難結事件。通緝已屆四十年者。即行查銷。從之。○以故廣西東蘭土州同韋振馨子永鎮襲職。  
辛巳。

上諭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回部庫車阿奇木伯克二等台吉鄂斯瑞等十六人。於西華門外瞻覲。○定邊將軍大學士溫福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奏。臣等於本月初十日帶兵至岱多喇嘛寺。有喇嘛一名出降。據云寺內僧格桑派有金川人二百。僧衆請為內應。當令還寺。仍督兵急攻。寺僧皆出。內外合攻。殲賊甚衆。遂進至布朗郭宗。此寨周圍五

六里。碉房千餘間。我兵分據要隘進攻。自未至戌。寨內火起。賊番潰圍而出。我兵奮擊殲戮。據活口供稱。僧格桑昨日。至布朗郭宗。即將伊妻妾及心腹頭人等。由寨後美卧溝送往金川。今早聞官兵已過。昂噶爾角克。即到底木達求見。澤旺。澤旺閉門不令進見。遂從底木達過河。亦由美卧溝小路逃往金川等語。臣等旋由布朗郭宗過河。至底木達。各路兵續到。次日進圍官寨。澤旺出寨乞降。當

派哈國興看守。俟部署稍定。即派妥員解京。又別斯滿土舍安都爾。及通事虎兒。並跟役七名。到營請降。現在逐一嚴訊辦理。再投降頭人阿克里。願差人招降大板昭頭人末利。阿什咱等。隨派沃克什通事賡噶。與阿克里所派之人同往。並令董天弼。來底木達會合。至僧格桑所走美卧溝。據番人稱。路甚險仄。僅容單身行走。且沿途少水。兵行不便。查功噶爾拉係乾隆十三年進勦金川之路。布朗

郭宗迤西簇拉角克溝。有路可通。功噶爾拉不須繞回美諾。現在籌辦口糧。俟董天弼兵到。即由此路前進。再小金川全境蕩平。必須清查戶口。察其地理形勢。以為辦理善後之地。董天弼在川年久。熟悉番情。現今帶兵一千。駐劄布朗郭宗。其查辦戶口冊籍。須文員協助。革職松茂道查禮承辦邊務。向稱幹練。已咨明文綬。飛調至營。俾協同董天弼逐處細查註冊。俟勦平金川後。通籌全局辦理。諭

據溫福奏。大兵由烏噶爾角克。追勦僧格桑。於十一日。攻得布朗郭宗。僧格桑已於前一日潛竄金川。隨即進克底木達。擒獲土司澤旺。解京。其別斯滿土舍亦已來降。大板昭一路已遣人往諭。即可傳檄而定。現籌合力追擊逆豎。併勦金川等語。前據阿桂攻克美諾。賊豎喪膽。奔逃。溫福等即督兵迅速窮追。蕩平巢窟。現在僧格桑雖尚在。喙走偷生。而伊父澤旺及其頭人通事等咸已就縛。其別

斯滿等處。並經降順。而大板昭一路亦已前往檄諭。便可望風就撫。小金川地方全行底定。朕心深為嘉悅。溫福豐昇額督勵將士。機宜允協。均著交部從優議敘。所有在事出力之將弁兵練等。並著溫福查明咨部。一併從優議敘。又諭。昨據阿桂奏。大兵攻破美諾。各寨悉就安撫。今據溫福等奏。分兵攻克布朗郭宗。底木達執縛土司澤旺。解京。賊巢俱經掃蕩。現在剋日追擒僧格桑。捷書屢奏。小

金川之局。已經全定。計自辦理軍務以來。一年有餘。一切緊要軍郵往來。絡繹沿途各臺站。均能如期趨遞。並無貽誤。甚屬奮勉。可嘉。所有直隸山西陝西四川等省驛站官員。俱著加恩交部議敘。其馳送文報之兵丁人等。並著各該督撫等查明給賞。以示鼓勵。○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攻得布朗郭宗。底木達等寨。僧格桑之父澤旺業已就獲。澤旺雖非首惡。亦係大逆緣坐之人。自當解京嚴訊。



土舍安都爾。為逆黨濟惡要犯。通事虎兒曾至內地。今為賊酋出力管事。即與漢奸無異。均應解京治罪。又跟役七名內。如查有緊要人犯。亦著一併解送。其管解之員。須選擇曉事人員。飭令沿途小心防範。毋致疎虞。再從前屢據賊番供稱。七圖安堵爾。蒙固阿什咱二人。係僧格桑得用頭目。向在美諾。亦有言七圖安堵爾。為逆首所殺。蒙固阿什咱思欲逃至內地。其說雖在疑似之間。但小金川地方。今已全定。此二人作何下落。或仍隨逆首竄去。抑實係一死一逃。其逃者又往何處。均著溫福等確查具奏。其岱多寺內喇嘛。悉眾迎降。奮力殺賊。溫福等應令其仍居寺內。現在小金川收存糧食。足資養贍。即按伊等舊有分例賞給。至僧格桑。由美臥溝逃往金川。索諾木見官軍追賊甚急。禍將及己。且見僧格桑挾貲而行。或留其貲財。及伊姊在彼。將僧格桑獻出。溫福等若能誘至襲捕。最為妥

善。設專差大頭目送出。即將僧格桑及其頭目一併留住。擇其中無用番眾一人。令其回巢。諭以爾索諾木之意。不過以僧格桑為倡叛之人。將伊縛獻。即可完事。俟大兵既徹。復出而吞併小金川之地。逞意妄行。此等伎倆。豈能在本將軍前掩飾。今奉大皇帝威命。統率大軍。分路聲討。惟知督勵士卒。掃蕩金川。擒縛索諾木兄弟。以靖番夷。而輯邊境。如此覆轍。方為合宜。并當徧告各路將士。共知此意。又另摺所奏。清查降番戶口。此亦善後事宜。必當辦及者。但此時止可云查明安撫。今皆得所。將來移駐綠營之事。不可稍有漏洩。庶降番不生疑畏。且使金川聞之。共懷歸附。前已有旨。令劉秉恬。同李煦。留美諾辦事。今溫福等奏擬留兵。令董天弼帶領。在布朗郭宗駐守。所奏亦是。即可令董天弼留駐。李煦隨營攻剿。但僅留董天弼。同查禮商辦。尚不足恃。仍著劉秉恬。會同董天弼。經理美諾一

帶事務。在番地番情。董天弼固為諳習。其間緊要機宜。仍責令劉秉恬實心酌辦。其美諾各處有通金川要隘。應派官兵防守。並著溫福等。妥酌派往。○又諭。據徐績奏。朝城縣盜竊重犯丁月等五名。乘間越獄一摺。已降旨將李永年等分別革職拏問。各該上司。交部嚴加議處矣。監獄重囚。自應隨時嚴加防範。庶免疎虞。今丁月等五名。俱係竊盜。定擬斬決。發遣監禁之犯。乃任其同時扭落鎖鑰。一齊越獄。監務之懈弛。一至於此。其中刑禁人等。顯有知情賄縱情弊。不可不嚴加究治。以儆怠玩。至此案越獄多至五犯。自應乘其蹤跡未遠。即時躡緝。並查明各犯籍貫。飛咨各省督撫。飭屬一體查拏。毋任遠颺。摺內何以僅將尋常懸賞嚴拏套語綴敘。並不將作何遴派能事文武員弁。設法搜捕情形。詳悉附奏。現在各犯曾否已有就獲。如尚未全行捕得。徐績可即飭屬上緊分路體察搜捕。一有

拏獲。即審明從重定擬具奏。並將現在如何辦理之處。據實奏聞。將此諭令知之。○壬午。諭軍機大臣等。據文綬查奏。前任藩司劉益任內。起出庫吏草冊。內開乾隆三十六年三月。阿總督四月分養廉內。扣存辦楠木備用銀三百兩。下註五月初六日送院。四、五、六月。每月並皆扣銀三百兩。註明送院月日。至七月。扣八月分養廉銀三百兩。註明先為墊送。各字樣。又採木夫工銀米。先於司庫借動。復於通省官員養廉內。攤扣彌補等語。阿爾泰採辦楠木。前經面奏。每年自扣養廉三千兩。委員購運。朕以其扣數無多。且出於本意。又不累及官民。遂允所請。乃竟虛開扣存之數。仍暗行收回。並且派官擾商種種弊混。實出情理之外。已傳諭富勒渾嚴行查審。併案定擬矣。至劉益。不過小有才具。其家風本屬平常。前因阿爾泰在朕前極口保薦。是以擢用。藩司在川年久。乃其私繳阿爾泰扣存養廉

一事敢於串通欺飾。甚至將採木夫工銀兩私那庫項。攤派屬員。歷年俱係劉益一手經管。逢迎滋弊。殊屬不法。劉益現已告病回籍。著傳諭高晉。即將劉益革職拏問。即速派委妥幹員弁解赴川省。交與富勒渾。一併嚴審定擬具奏。並飭委員沿途小心防範。勿致疎虞。所有劉益家產貲財。並著高晉嚴行查抄。毋得稍任其隱匿寄頓。著將此由六百里傳諭高晉知之。○癸未。諭軍機大臣等。據文綬

查奏。前任藩司劉益任內。庫吏革冊開載。阿總督每月養廉。扣存辦運楠木公費銀三百兩。俱註有送院字樣。虛開扣存之名。仍暗行照數繳回。又歷年來採木夫工銀米。先於司庫借動雜款。後於通省官員養廉內攤扣彌補。款項率多牽混。請將劉益革職。解川嚴審等語。已傳諭高晉。將劉益革職拏問。作速派委妥員解赴川省。交富勒渾併案嚴審矣。阿爾泰貌似樸誠。屢膺簡任。乃不意其懷欺設

詐。勒派官民。至於此極。殊堪駭異。自應嚴行審明。從重定擬。至劉益不過小有材具。其家風本屬平常。前因阿爾泰屢在朕前極力保舉。是以擢至藩司。伊在川年久。阿爾泰任內之事。皆其經手辦理。乃竟敢扶同一氣。串通迎合。種種弊混不一而足。實出情理之外。是阿爾泰從前之保奏。竟係專徇私情。而各項帳目不清。或劉益并有侵隱分肥情事。不可不徹底根究。令其水落石出。著傳諭富勒渾

先將各項情節逐一嚴查。俟劉益解到時。即行詳細研鞫。訊取確情。嚴行定擬具奏。毋得任其絲毫遁飾。至劉益本籍家產。已諭令高晉嚴行查抄。伊由川回籍未久。恐其任所尚有貲財匿寄。並著富勒渾。一併嚴密查辦。至文綬此時既能將阿爾泰任內贓款徹底查出。可見伊並非不能辦事之人。何以前次諭令訪查阿爾泰事蹟。竟敢心存袒徇。含糊奏覆。思欲顛預了事。其欺飾之罪。實無可逭。今

見降旨嚴飭。自知已獲重愆。不敢復隱。始行據實確查。和盤托出。悔悟亦已無及。豈能因此減其前罪乎。並著富勒渾傳詢文綬。因何不早如此辦理之處。一併覆奏。將此由五百里傳諭知之。○甲申。諭軍機大臣等。董天弼奏攻克大板昭。木丫寨等處情形。若於溫福等未至布朗郭宗之前。督兵攻破賊寨。自當優敘勞績。乃溫福等於初十日晚。攻克布朗郭宗。十一日早。攻克底木達。擒獲澤旺。而董天弼所奏攻克大板昭等寨。則係十一。十二兩日。此乃賊衆聞知大兵已得布朗郭宗等處。勢難復拒。因而畏懼逃竄。董天弼不過得其空寨。而摺內尚鋪張派兵勦擊。欲居克獲之功。總由沾染綠營惡習。務為粉飾。言之能無汗顏。朕於軍營功過。悉皆覈實。豈為此等虛詞所惑。惟所稱誘賊出卡後。土兵堵截卡門。賊不能退回。驚惶被戮等語。此等土兵。尚屬出力。著溫福等查明。量加獎賞。又據奏。如

意壩北地名喀爾薩爾。亦為通金川要口。且係我兵後路。現在分撥布置防範等語。此事甚有關係。昨溫福等奏。令董天弼駐守布朗郭宗。已允所請。並諭令劉秉恬留住美諾。率同經理。著溫福傳諭董天弼。務須實心妥辦。勿再稍萌虛偽故習。以致貽誤干咎。至溫福等昨奏僧格桑由小路逃往金川。自應帶兵尾追。但路甚險仄。僅容單身行走。兵行不便等語。未免稍存畏難之見。我兵此次進剿。經由險徑甚多。何獨美卧溝難於前進。且僧格桑逃竄時。送其妻妾先行。並挾貲財而去。則此路亦非人跡難通。所謂賊能往。我亦能往。溫福等寧不知此言。若當攻克布朗郭宗之時。即派兵往追。其時距僧格桑脫逃。不過半日。或可追及。今未辦及此。祇可付之已往。不咎嗣後。尤宜籌畫得當。勿使坐失事機。○乙酉。

孝莊文皇后忌辰遣官祭

昭西陵○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兩廣總督李侍堯、廣東巡撫德保奏審明廣州將軍秦璜婪索各款屬實。除各輕罪不議外。其因挑送驍騎校收受領催馬文舉銀錢二百四十圓。應照枉法贓例。與馬文舉同擬絞監候。協領楊茂春舒九思等聽從賄囑。謀升沙坦。應分別軍流。下刑部議。尋議秦璜及各協領等婪索舞弊。均應如

該督等所擬治罪。從之。○丙戌諭曰。薩載前在江蘇藩司任內未久。適遇巡撫缺出。令其就近署理。今在任已閱三載。辦事尚能黽勉妥協。即著實授江蘇巡撫。○又諭曰。將軍增海等具奏。盛京各佐領下所有馬甲多寡不等。請裁馬甲。添設步甲。其餘剩錢糧并隨缺地畝。入於正項報銷一摺。經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覈准具奏。所辦非是。盛京額設馬甲并隨缺地畝。皆為養贍該處滿洲而設。今年久

生齒日繁。若將伊等應得分例裁汰入官。於伊等生計殊屬無益。如現在京中八旗戶口繁盛。生計不無拮据。經朕特沛恩施。另賞鰥寡孤獨錢糧。以資生理。其派往西安涼州莊浪寧夏兵丁。俱照所派之額。在京挑補。又添兵缺甚多。每年多費帑金不下數萬。並無吝惜。國家一切用度。固應節儉。然亦止宜酌減無益糜費。並查覈不肖人員。使不得從中侵蝕。至於正項應支之處。豈可節省。盛京滿洲皆朕臣僕。人丁日盛。不敷養育。尚宜酌量添給。豈有轉將伊等現在應得分例裁汰之理。今各佐領下馬甲額缺不均。固宜均勻辦理。但此項裁缺錢糧地畝。亦宜斟酌養贍多人。或添設步甲。或作為養育兵。俾衆人均沾實惠。不宜如此辦理。著將此項裁汰之馬甲三百十六名錢糧。交增海等或添設步甲。或添設養育兵。惟期普被恩施。辦理具奏。其隨缺地三千一百六十晌。如何使衆人均有裨益。

之處。並著增海等定議具奏。將此通諭中外。示朕體恤滿洲至意。○又諭曰。批本奏事軍機處章京。及凡內廷行走之員。自應一體穿用貂褂。○諭軍機大臣等。據伊薩克奏情。願往伊犁駐防。隨舒赫德學習。請將遊牧事。交付伊弟厄默特等語。伊薩克實屬真心奮勉。朕甚嘉慰。伊隨舒赫德學習。可以成就。朕又得一好回僕。著傳諭舒赫德。俟伊薩克至伊犁時。作為領隊大臣。一切應得之項。俱照例支給。或令管厄魯特。或令管屯田回民。舒赫德酌量派定。加意指教。伊遊牧事。即照伊所請。交伊弟厄默特辦理。並著傳諭伊薩克知之。○是日起。

上以歲暮裕祭

太廟。齋戒三日。○丁亥。諭前據阿桂等節次奏報。攻克僧格宗等處。隨營將佐中。奮勉者甚多。曾降古令阿桂查奏。今據奏到。雲南叅將郝壯猷。前在甲爾木山梁。及美都喇嘛寺。俱

督兵殺賊甚多。實為出力。又甘肅臨洮營都司神保。於進攻甲爾木。及攻擣池木美諾等處。亦俱奮勇。請賞給花翎等語。郝壯猷。神保。屢次領兵接仗。皆能奮勉。甚屬可嘉。著俱賞戴花翎。以示鼓勵。○又諭曰。塘古泰。年力就衰。盛京現有查辦旗地事務。精神恐未能周妥。著來京候旨。盛京戶部侍郎員缺。著瓦爾達補授。其

東陵總管內務府大臣員缺。著滿斗補授。○又諭曰。文綬。原係棄瑕錄用之人。因其在陝西巡撫任內。辦事尚屬認真。加恩擢授總督。又以四川軍務。為阿爾泰貽誤。而文綬於軍需向所諳習。特調為四川總督。令其整頓經理。乃伊聞命之初。尚似勇往。及到任以後。於各路糧餉。仍均有遲誤。一切軍營事宜。亦未見其實心妥辦。甚至借軍需名目。妄請開捐。竟為屬員冒銷地步。初不意其乖張若此。曾降旨通諭中外。并將文綬交部議處。尚欲視其

向後是否能改悔奮勉。再為定奪。至今年七月內。聞阿爾泰在川。聲名平常。並有縱伊長子明德布。向屬員勒索之事。因傳諭文綬。密行查訪。及文綬覆奏。惟稱明德布。與屬員漸熟。往往進見。於是人言嘖嘖。雖勒索等事。尚無實指。而阿爾泰縱容干與。情弊顯然等語。朕以文綬不過就旨敷衍。每事雖畧有因由。俱無指實。若僅以人言嘖嘖為憑。即莫須有罪案。何足以服阿爾泰父子之心。朕從不肯以風聞無據之言。輕治臣下之罪。復諭文綬。於該省屬員內。設法查訪。據實覆奏。不得仍事含糊。乃閱數月之久。並未查明續奏。嗣因原任川東道託隆回京。傳旨詢以阿爾泰任內之事。據稱。阿爾泰令屬員承買玩器物件。短發價值。其辦運楠木。杉木。派令重慶府多辦幫木。運京售賣肥已。又龍安府知府馬權卓異時。聞有饋送之事。各款蹟。一面傳旨詰詢文綬。明德布現在拘禁候訊。即命軍機大

臣。會同內務府大臣。詳加研鞫。據明德布親供。俱已直認不諱。並非得自刑求。豈有為子者捏詞陷父之理。其非風影浮談。已無疑義。阿爾泰在川狼藉若此。託隆係川東道。距省較遠。尚能列款開出。則在省官員。尤當知之親切。一經確切稽詢。衆人斷不敢代為隱飾。文綬身任總督。奉旨密查。即應實力訪察。據實覆奏。方不失為大臣秉公持正之道。乃竟意存袒徇。輒敢蹈官官相護之惡習。實出情理之外。後任督撫。訪查前任之事。無難令其水落石出。似此肆行欺罔。於吏治人心。大有關係。若各省從而效尤。朕將何以任人。是文綬之罪。斷難復宥。因命富勒渾。馳驛前往四川。將阿爾泰之案。詳加嚴訊。另辦。乃文綬料明德布在京。定然供認。又見富勒渾將到。自揣事必敗露。始將劉益前在藩司任內。為阿爾泰扣繳養廉。科派屬員。苦累木商等事。查出奏。則其從前之袒護欺飾。已屬顯然。業



經有旨將劉益革職解交四川審訊。文綬身為封疆大吏。如此居心。豈可不重加懲治。文綬著革職。交與富勒渾一併嚴訊。如有應行問罪實蹟。即按律定擬。若尚無別項贓款。即將文綬發往伊犁。令其自備資斧。効力贖罪。以示炯戒。其四川總督員缺。著劉秉恬補授。仍在美諾布朗郭宗等處督辦糧運。經理諸務。所有總督印務。著富勒渾暫行署理。留於省城辦理地方事務。至內地應運出口各路軍糈。並著富勒渾悉心經理。毋使稍有遲誤。不得以專辦日行事件。稍存膜視。其湖廣總督事務。仍著陳輝祖就近署理。俟勦平金川後。劉秉恬再回成都任事。富勒渾仍回湖廣總督之任。將此通諭知之。○又諭曰。阿桂奏前鋒叅領拉布東阿隨營打仗。實屬奮勇等語。拉布東阿著賞給多爾濟巴圖魯名號。又諭曰。富森布等奏稱。希布察克部落布魯特阿森冲噶巴什部落布魯特阿瓦勒比奮

勉當差。並無養贍之資。懇恩賞給等語。阿森阿瓦勒比前俱在軍營出力奮勉。既無養贍之項。著加恩於喀什噶爾庫貯賞餘一百騰格普爾內。每年各賞給五十。○諭軍機大臣等。前經降旨。將各路將軍叅贊及領隊大臣等均為派定。此旨於十二月十三日發往。計二十二。二十三等日。可至軍營。其時溫福如尚未起程。自當遵照派定各路同往。若已帶兵分進。或程途相距較遠。更換未免費事。不妨即令舒常為豐昇額叅贊。海蘭察。哈國興。為溫福叅贊。阿桂一路。即令明亮為叅贊。其領隊大臣等。亦即照伊等所派。分隊帶兵。毋庸復照前旨更換。至阿桂奏稱。安置降番一事。業據溫福等奏。令董天弼查禮查辦。尚恐未能周到。現調五福來營。分段稽查彈壓。所辦亦是。前因此事關係緊要。於溫福等未奏之先。特派劉秉恬在美諾布朗郭宗一帶經理撫輯。今已將劉秉恬補授四川總督。仍令

其在美諾等處董辦一切事務。並令就近督催糧運。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曰。文綬於交查阿爾泰款蹟一節。敢於袒護欺飾。已降旨將伊革職。交富勒渾一併查審。其總督員缺。令劉秉恬補授。仍令在美諾布朗郭宗一帶。經理安置降番事宜。並就近督催糧運。該處曾經溫福等。派有董天弼查禮。又續派五福。在彼分段稽查。伊等雖悉番情。而於軍務緊要機宜。未能明習。劉秉恬平日尚屬曉事。近

更覺其諸事留心。著董率該鎮等。實力妥辦。副朕委任。劉秉恬既在小金川地方。綜理彈壓。其總督任內常行事件。難以分心遙辦。並有旨令富勒渾。在省暫行署理。代辦一切事務。并督催內地續運糧餉。俟大功告竣。劉秉恬回至成都。富勒渾再回湖廣總督之任。該督務實心整理。毋得視為五日京兆。稍有疎懈。又諭據溫福等奏。澤旺一犯。已派員押解赴京。其安都爾虎兒。阿克立。三犯。俱解成

都監禁。亦勒昂拜倫真。三犯。俱在軍營羈禁。候訊等語。安都爾虎兒。二犯。俱係逆首任用之人。前已諭令解京。其阿克立。及亦勒等三犯。據奏亦關緊要。並諭令溫福等。即將亦勒等解送成都。著傳諭富勒渾。選辦妥幹員弁。將安都爾虎兒。阿克立。亦勒昂拜倫真。六犯。分別管押解京。仍飭委員沿途小心防範。毋致疎虞。計此時澤旺亦甫在成都起程。若能一同起解。更為妥便。將此併諭富勒渾。劉秉

恬知之。○定邊將軍大學士溫福。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奏。金川賊巢。惟噶拉依。及勒烏圍。為心腹之地。其由功噶爾拉。至喀爾薩爾。係擣噶拉依正路。臣溫福由此進剿。其自僧格宗。納圍。納扎木。至當噶爾拉。亦係進攻噶拉依要路。臣阿桂由此進剿。至舒常。現由緯斯甲布進兵。其俄坡地方。係徑攻勒烏圍近路。前此僅有土練兵八千名。今酌撥漢土兵四千。臣豐昇額帶領。由章谷吉地前

赴綽斯甲布。與舒常合力攻勦。得旨嘉獎。○又奏小金川演化禪師印。係康熙五年所給。現從澤旺處收取送京。又於布朗郭宗寨內。查出銅印三。一鑄崑州長官司印。洪武十一年造。一携楊塘安撫司印。永樂四年造。一携別思寨安撫司印。宣德十年造。檢查四川通志並無此三土司之名。據土人稱。小金川地方。原係五土司之地。被小金川吞併。別思寨一印。即係土舍安都爾先世之物。其餘四土司。年遠無從稽考。報聞。○戊子。以歲暮裕祭。遣官祭。

太廟中殿。

後殿。○諭。現今川省軍務。需員辦理。文綬在川。已逾半載。諸事稍為熟習。如訊無別情。即將伊留於軍營。自備資斧。効力贖罪。如催趨各路糧運。及安置降番等事。派令承辦。倘再不實力奮勉。該督等。即據實嚴叅。加倍治罪。○叅贊大臣副都統舒常奏。本月初三日早。見

有賊番五六百人。分為三隊。從東澗密林前來滋擾。臣即督同鎮將。分路壓攻。賊見官兵勇猛。仍由樹林中竄回負險。次日。又有賊番潛從西澗林中。分隊而來。臣同馬虎等率兵放鎗迎擊。斃賊十餘人。餘俱奔竄。此兩次弁兵。間有陣亡受傷。諭軍機大臣等。前此舒常一路。不過牽綴賊勢。所派兵力。原覺稍單。今分路進兵。綽斯甲布一帶。即為進攻勒烏圍正路。昨豐昇額已奏帶綠營兵四千。土兵二千。前往攻勦。自能得力。但金川賊番。較小金川更為狡黠。而潛刦營寨。截掠糧道。尤其長技。著傳諭三路官兵。安營設卡之處。豫為加意嚴防。設或賊衆潛來刦掠。即奮勇殲戮。自不敢輕視官軍。而後路糧道軍臺。並各派幹練大員。往來迎護。方為妥善。至舒常所奏。截殺賊衆。官兵及糧臺兵丁內。有帶傷及陣亡者。並著查明。報知豐昇額。咨部賞卹。○又諭。曰。文綬奏。親赴美諾籌辦糧運。安插番衆。一

摺所見已遲。文綬委任總督。一切糧運。乃其專責。而各土司番境。皆伊所管地方。今小金川全境俱已平定。其間應辦之事頗多。文綬既見及此。何不於阿桂攻破僧格宗時。即前往相度籌辦。直俟接到溫福等札調查禮之信。始奏請前往。已屬濡遲。前已降旨。令劉秉恬駐劄美諾。督辦糧運。及安撫降番諸務。如文綬業已抵美諾。即著劉秉恬傳旨。訊問文綬。伊既知分內應辦之事。何不早為具奏。前往訊取切實確供。奏聞。○又諭。昨以蒙古阿拉善王游牧之哈布塔海哈拉山等處地方。有民人偷創金砂。持械逞兇之事。曾傳諭勒爾謹將此等越境滋事奸徒。嚴行究訊。從重治罪。不得稍存姑息。適阿拉善王羅布藏多爾濟。因年班到京。以此詢及。據稱此地因出產金砂。常有民人越界偷挖。屢次驅逐。不能止息。恐人衆滋事。今情願將此地交出。聽地方官永行封禁。庶不致再生事端等語。蒙古

游牧山場。因有出產金砂。奸民牟利競赴。什伯成羣。甚至持械逞強。此風原不可長。但該處既有金礦發現。乃因此而遂荒棄其山。亦未免因噎廢食。即如各處產銅地面。一經開採。未嘗不聚多人。特因官為經理。易於彈壓稽查。自可不致別生事衅。況金銀等礦。乃地產精華。自無不行發露之理。開採一事。原因天地自然之利。為之加意節宣。特在人之善為妥協辦理耳。已令羅布藏多爾濟於回伊游牧時。路過甘肅省城。將此情節。面告勒爾謹。即會同羅布藏多爾濟。前往查勘。詳細商酌。如該地出產金砂。果屬盛旺。既可官為募民開採。仍彼此妥議。立定規條。勒爾謹派出地方明幹大員一人。羅布藏多爾濟亦派出屬下之妥幹章京一人。在彼經理。仍照礦廠之例。官為抽課。而所抽下之課項。並不妨照八溝之例。酌賞該王子三分之一。如此立法調劑。奸民既得饜其嗜利之心。攘竊競鬪之

風轉可不禁自止。於事頗為兩便。如該地產砂本屬無多。不值開採。即可如羅布藏多爾濟所奏。聽其將山場交出。官為永行封禁。勒爾謹務同該王子和衷確查。妥議具奏。此旨暫存。俟羅布藏多爾濟起程時。令其帶往。面交勒爾謹閱看辦理。○又諭曰。舒常奏。據各營帶兵將領等先後稟報。楚兵李林宗。維剛。吳得貴。龔尚義。陝兵陳義德。因砍伐柴薪。致迷路徑失去等語。已照所奏。將該管各員交部議處矣。兵丁等在營。遇有樵汲之事。偶值雪厚箐深。致迷路徑。固屬情理所有。恐其中或有畏避軍營差務。假託迷路。私自潛逃。竄匿本籍。均未可定。不可不嚴行根究。除另諭署川督富勒渾。沿途加意查拏外。著傳諭陳輝祖。巴延三。即查明各兵營分住址。嚴飭所屬文武員弁。在於各本籍上緊訪緝。一經弋獲。即速訊取確供。即行正法。仍一面具奏。並知照軍營。俾眾兵共知警惕。○調禮部右侍

郎倪承寬為倉場侍郎。○己丑。裕祭

太廟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遣官祭

太歲之神。○諭軍機大臣等。勒爾謹查辦蒙

古哈布塔海哈拉山等處民人偷創金砂。持

械逞兇一案。所辦殊屬未協。此等游手奸民。

敢於糾眾私越蒙古游牧地界。創金牟利。甚

至持械逞兇。實屬不法。自當嚴行究治。以儆

允禩乃前此既拏獲一百餘犯。其中豈無倡首滋事之人。若嚴行根究。無難即得實情。乃該督輒以訊無逞允抗拒之犯。從輕完結。嗣據員外郎巴揚阿又報。有多人潛往。並用鉞斧攔回蒙古之事。可見該犯等。因地方官未經嚴究。以致更相效尤。該督既飭委鎮道。分路查拏。何致不能弋獲一犯。轉以聞拏畏懼。均已散歸為詞。顯預了事。尤非情理。著傳諭勒爾謹。即將此案現有人犯。嚴訊持拏。鉞斧逞允滋事情由。如或正犯在逃。並當查出姓名。嚴拏務獲。究出倡首之一二人。從重治罪。俾奸民知所畏懼。不得過為姑息。并不得稍存迴護。自干咎戾。仍將作何訊究確情。據實覆奏。將此飭諭知之。○庚寅。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左翼。科爾沁多羅郡王納旺色布騰多羅郡王和碩額駙齊默特多爾濟。多羅郡王喇特納

扎木素多羅貝勒三音察袞。固山貝子多羅額駙班珠爾。固山貝子鄂勒哲特穆爾額爾克巴拜。輔國公色當噶瑪勒。一等台吉喇特納。色稜丹巴薩木丕勒。四等台吉敦多布。阿巴噶多羅郡王車凌旺布。輔國公齊巴克扎布。教漢多羅郡王喇什喇布坦。固山貝子固山額駙垂濟扎勒。和碩額駙朋蘇克喇錫。二等台吉色布騰多爾濟。鄂爾多斯郡王品級多羅貝勒棟囉布扎木素扎噶特多羅貝勒袞楚克扎布。一等台吉朋蘇克。阿魯科爾沁多羅貝勒達克丹喀喇沁固山貝子多羅額駙扎拉豐阿。和碩額駙那木扎布。一等塔布囊格勒克薩木魯布。翁牛特固山貝子圖瑞巴顏。二等台吉巴顏巴圖爾。三濟扎布。巴林輔國公和碩額駙德勒克多羅額駙丹津。三等台吉索諾木。蘇尼特輔國公扎什喇布坦。克什克騰扎薩克。一等台吉囊濟特扎布。郭爾羅斯固山額駙蘇瑪第。歸化城土默特四

等台吉巴勒丹多爾濟。右翼科爾沁和碩親王多羅額駙色旺諾爾布。喀爾喀和碩親王固倫額駙拉旺多爾濟。多羅郡王車木楚克扎布。多羅貝勒袞布多爾濟。固山貝子朋楚克。鎮國公恭格阿喇布坦。輔國公車登扎布。德勒克多爾濟。丹巴旌準達什朋楚克。拉沁蘇隆。索諾木辰伯勒扎薩克。一等台吉班第。噶爾瑪扎布。阿拉善和碩親王和碩額駙羅布藏多爾濟。公品級一等台吉旺沁班巴爾。綽羅斯多羅郡王羅布扎。回部郡王品級貝勒霍集斯。輔國公圖爾都。和什克額色尹。扎薩克一等台吉瑪木特。二等台吉鄂斯滿。杜爾伯特固山貝子博第。一等台吉車登烏喇。特鎮國公噶勒桑車凌。和碩特輔國公巴勒濟青海扎薩克。一等台吉羅布藏丹津及領侍衛內大臣等。台科爾沁多羅郡王納旺色布騰多羅郡王和碩額駙齊默特多爾濟。多羅郡王喇特納扎木素。多羅貝勒三音察袞。

固山貝子多羅額駙班珠爾。阿巴噶多羅郡王車凌旺布。教漢多羅郡王喇什喇布坦。固山貝子固山額駙垂濟扎勒。鄂爾多斯郡王品級多羅貝勒棟囉布扎木素。扎魯特多羅貝勒袞楚克扎布。阿魯科爾沁多羅貝勒達克丹翁牛特固山貝子圖瑞巴顏巴林。輔國公和碩額駙德勒克。科爾沁和碩親王多羅額駙色旺諾爾布。喀爾喀和碩親王固倫額駙拉旺多爾濟。多羅郡王車木楚克扎布。多羅貝勒袞布多爾濟。固山貝子朋楚克。阿拉善和碩親王和碩額駙羅布藏多爾濟。綽羅斯多羅郡王羅布扎。回部郡王品級貝勒霍集斯。輔國公圖爾都。和什克額色尹。杜爾伯特固山貝子博第等。至御座前。賜酒成禮。○是月。湖北巡撫陳輝祖奏。查通省額貯倉穀。及零星各款。共存穀一百三十萬三千餘石。每年奏銷冊內。附貯另立一款。造冊紛繁。查覈難徧。恐日久不肖吏胥。



影射滋弊。且每年出陳易新。非如銀兩各清各款者比。請刪除歸併。以一百二十萬石作為正額。其餘十萬有奇。及將來漕南耗米易穀折穀。俱入附貯項下。列為二款。令各屬一體造報。報聞。○護理廣西巡撫布政使淑寶奏。廣西桂林。平樂。梧州。潯州等四府屬。共貯備東穀十萬石。以粵東產穀不敷民食。歲需西省接濟。查粵西水次州縣。每年春夏之交。應糴息穀七千餘石。倉貯額穀已敷平糴。息穀非民食所必需。臣與督臣酌議。請於粵東省城平糴時。撥備東息穀。交東省首邑減糴其價銀。仍解粵西。存司庫備賑。再撥水次州縣息穀。補備東息穀缺額。如東省穀賤。即不需撥運。若需穀偶多。另撥備東額貯。即將息穀撥補備東正額。仍扣存糴價。得旨。既與督臣相商。如所議行。○是年。予金川出師陣亡之叅領納蘭圖一員。副將色倫泰一員。叅將薛琮等二員。三等侍衛哈爾赴一員。都司袁

國璉一員。藍翎侍衛三達勒一員。守備和純武等二員。雲騎尉占闡納等二員。千總趙全柱等三員。把總陳起龍等二員。外委張啟明等六員。護軍馬步兵三百五十七名。祭葬卹賞如例。俱入祀昭忠祠。○旌表孝子。安徽等省許永科等七名。守節合例。八旗滿洲筆帖式富謙妻費氏等一百二十口。蒙古馬甲官德妻拖豁洛氏等十四口。漢軍領催留住妻和氏等十一口。內務府鑲黃等旗披甲海翥妻李氏等七口。奉天等省駐防三保妻傅氏等七十四口。直隸等省王匡妻吳氏等四百口。夫亡殉節。江蘇等省趙盛如妻陸氏等二十口。未婚守志。江蘇等省楊友蘭聘妻周氏等十九口。百歲壽民。婦宗室道寶妻富察氏等二口。奉天鑲黃等旗覺羅色爾布妻趙氏等三口。直隸等省蘇士煥等七十四名口。各給銀建坊如例。○一產三男。直隸等省于峨文妻姚氏等八家。○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

通共大小男婦一萬一千六百四十六萬七千二百五十八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七百八十七萬二千三百四十九石八斗九升一合五勺。

實錄卷九二四

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二十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二十四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春正月辛卯朔

實錄卷九二四

上詣

奉先殿行禮○詣

堂子行禮○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詣

壽康宮慶賀

皇太后禮成御太和殿受朝作樂宣表如儀○

詣

大高殿

壽皇殿行禮○遣官祭

太廟後殿○御乾清宮賜宗室王公等宴○壬

辰。諭元旦陞殿受賀。在朝百寮及外藩陪臣。例應以次分班行禮。乃昨日朝臣班行禮畢。階下已贊鳴鞭。詢之禮部。據稱高麗安南兩國陪臣。已綴朝臣之末。為一班行。先期曾開入儀注進呈。是以未經另摺具奏等語。典禮專司。不應顛預舛誤若此。上年冬。安南陪臣到京。該部曾經具奏。綴朝臣之末。一同行禮。此係隨時陞殿謝恩。朝臣員數多寡本無一定。不妨因便帶領朝見。若元旦正節。大禮攸關。中外觀瞻所屬。藩國陪臣。豈可與朝臣班聯參錯。並無次第。向以藩服來朝者眾。若一分班臚贊。未免需時。曾命於朝臣班外。將諸藩統列一班。今該部乃並此一班。亦省入朝臣之班。更不特摺請旨。朦朧列入儀注內。夫所進儀注。特係歲歲常行。刊板不移之規。則朕臨御三十八年以來。禮部所進儀注。皆躬親素所熟嫻。即遇

壇

廟大祀。於一切儀注。亦不過舉手加額。用展誠敬。其間儀文次第。更無待逐一更為檢視也。元旦眾臣朝朕之儀。何用朕披覽。將以朕之未經檢視儀注。為不能勤政可乎。如六曹奏牘本多。內戶部刑部之事。尤為殷劇。其題奏之案。朕惟就其有關節要者。悉心斟酌。若錢糧名目字數。案件彙結姓名。又豈必逐一研討。而後定其進止耶。況專務於此。無論日不暇給。並慮逐其末而忘其原。大非慎憲勅幾之道。於政要又復何裨。禮部堂官等。以似此朝會鉅典。於常例有所增損之處。不為妥議專摺請旨。轉以列入儀注為辭。咎將誰諉。著禮部堂官明白回奏。尋奏。臣等因上年十二月

月

皇上陞殿。請將安南貢使。入於百官班末行禮。此次元旦朝會大典。率將高麗安南兩國陪臣。隨班行禮。載入儀注。並未專摺聲明。實屬糊塗。應請嚴議。得旨。交部察議。○又諭。四川

自辦理軍務以來。一切徵調官兵。及輓輸饋運。皆係動用公帑。從未有絲毫累及閭閻。而齎送過行。不無少資民力。上年曾降旨分別蠲緩。以示優獎。而百姓等趨事奉公。倍加踴躍。一年之內。又已積有勤勞。茲當小金川全境蕩平。自宜益沛隆施。俾共洽新春膏澤。著再加恩。將四川省官兵經過之成都華陽新都。漢州德陽。綿州梓潼劍州。昭化廣元。郫縣灌縣。汶川保縣。雜谷廳。茂州松潘廳。雙流。新津。邛州。名山。雅安。榮經。清溪。打箭鑪。蘆山。天全州。金堂。簡州。資州。資陽。內江。隆昌。瀘州。納谿。敘永。廳。永寧。三臺。中江。蓬溪。射洪。渠縣。蓬州。南充。大竹。梁山。奉節。雲陽。萬縣。巫山等五十廳州縣。乾隆三十八年分額徵錢糧。俱緩至三十九年帶徵。其分辦夫糧。未經過兵之溫江。新繁。彭縣。什邡。崇寧。崇慶州。仁壽。井研。安縣。綿竹。閬中。蒼溪。南部。巴州。通江。南江。西充。營山。儀隴。廣安州。鄰水。岳池。馬邊。廳。宜賓。

慶符。富順。南溪。長寧。高縣。筠連。珙縣。興文。屏山。雷波。廳。江北。廳。巴縣。江津。長壽。永川。榮昌。綦江。南川。合州。涪州。銅梁。大足。璧山。定遠。酉陽州。秀山。黔江。彭水。忠州。酆都。墊江。開縣。大寧。石柱。廳。達州。東鄉。太平。新寧。平武。江油。石泉。彰明。鹽亭。遂寧。樂至。安岳。眉州。丹稜。彭山。青神。樂山。峨眉。洪雅。夾江。犍為。榮縣。威遠。蒲江。大邑。合江。江安。西昌。冕寧。鹽源。會理州。越嶲。廳。等九十廳州縣。所有三十七年蠲剩。應行帶徵之項。俱展限至三十九年。再行帶徵。至官兵經過地方。番民有認納夷賦銀米貢馬者。俱著一體緩徵。用昭格外軫卹。庶茅簷作息。益得寬舒。副朕曲體民勞有加無已之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過年辦理小金川以來。節次調派陝甘官兵。較他省為數稍多。一切經過地方。停宿供億。均動支官帑。絲毫不以累民。第念陝省為入川總滙之區。凡調取陝甘官兵。解送軍裝鉛藥餉鞘等項。皆

所必經。茲當小金川全境蕩平。兵差所過之地。民勞可念。允宜量加恩澤。用普春祺。所有陝省接壤川境臨棧之寶雞南鄭城固西鄉沔縣略陽寧羌褒城洋縣鳳縣留壩廳十一廳州縣。緩徵正賦錢糧十分之五。其路當孔道差務繁多之咸寧長安咸陽興平臨潼渭南鳳翔扶風岐山潼關廳華州華陰武功。十三廳州縣。緩徵錢糧十分之四。辦差稍次之鄠縣藍田醴泉高陵藍田涇陽三原富平耀州同官膚施延川延長甘泉隴州汧陽麟遊郿縣榆林大荔澄城韓城朝邑郃陽蒲城白水興安州漢陰石泉邠州長武乾州商州鄜州洛川中部宜君綏德州米脂清澗四十州縣。緩徵錢糧十分之三。至甘省僻近西陲。民多貧瘠。而辦送兵差。並皆黽勉趨事。所有差務較繁之隴西岷州寧遠漳縣西固州同階州成縣文縣八廳州縣。緩徵正賦錢糧十分之五。其次之皋蘭狄道渭源沙泥州判平番

古浪武威永昌固原靜寧會寧通渭禮縣西和十四廳州縣。緩徵十分之四。其又次之西寧碾伯大通巴燕戎格廳寧夏寧朔靈州中衛平羅張掖山丹東樂縣丞鎮番河州靖遠紅水縣丞涇州平涼鹽茶廳隆德華亭靈臺寧州安化環縣洮州廳秦州清水徽縣兩當伏羌三十一廳州縣。緩徵錢糧十分之三。但緩徵舊欠。則急公輸將之戶。轉不得一體同邀惠澤。而次年新舊并徵。民力亦仍不免拮据。並著將陝甘過兵各州縣應完之項。統於乾隆三十八年分新賦內。分別緩徵。以昭公溥。其酌緩四五分者。仍分作三年帶徵。酌緩三分者。分作二年帶徵。俾羣黎從容輸納。永免追呼。共享昇平之樂。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曰。永德現在來京。陛見看其器局小而不甚曉事。不稱巡撫之任。廣西巡撫員缺。著熊學鵬調補。三寶著調補浙江巡撫。鄂寶前在巡撫任內。尚無大過。仍著補授山西巡撫。伊

現在川省軍營。辦理糧務。其巡撫印務。著巴延三暫行署理。所有陝西巡撫印務。著畢沅護理。○又諭曰。三和現在告假在家。未能辦事。所有工部侍郎事務。著高樸以副都御史署理。向來巡撫回京。應補授三品京堂。永德著即署理副都御史。○又諭。據淑寶奏。鎮安府屬奉議州。有改遣重犯俞元在配。將鐵圈剋脫。蓄意潛逃。先經該州判劉紹濂覺察。拘訊。適值本府檄調公出。將犯鎖押班房。以致

平糶奏言

八

開鍊脫逃。現在行提應訊人等。嚴審另為覈參等語。甚屬不成事體。改遣重犯。敢於蓄意圖脫。既經覺察。拘訊。即應嚴行羈禁。乃該州判因該府檄調。輒將要犯鎖押班房。以致潛逃無忌。非尋常疎防可比。而該府之不能董率有方。該上司等之平昔漫無整飭。俱難辭咎。乃淑寶視為泛常之案。並不將該管各官即行查參。又不將管押各役。嚴訊賄縱情弊。僅以奏聞了事。該省之吏治廢弛。即此可見。

所有該州判劉紹濂著革職拏問。同管押之差役人等。一併交該護撫嚴審究擬具奏。其該管知府並著查明革職勒緝。護巡撫淑寶按察使朱椿俱著交部嚴加議處。○癸巳上奉

皇太后幸重華宮侍宴。○諭。每歲新正。豫查各省。有因災予賑地方。俱降旨加恩展賑。以示體卹。昨歲各直省俱年穀順成。秋田普獲豐稔。且報收十分者居多。即甘肅省據報偏災數處。而通計收成。亦在七分以上。原毋庸再沛恩膏。第念西陲地瘠民貧。非沃壤殷饒者可比。雖成災僅屬一隅。恐民力究未免拮据。特令該督確查。如有應行加恩之處。詳悉覆奏。茲據奏到。偏災各廳州縣。業經照例賑卹。窮黎已咸登衽席。若於春初酌借籽種口糧。更足資接濟。惟河東之臯蘭暨所屬紅水縣。丞靖遠平涼涇州等五處。被災情形較重。入春青黃不繼之際。不無待澤等語。所有臯蘭

等五州縣俱著加恩展賑一個月。其有應酌借籽種口糧者。仍著查明妥辦。該督其董率所屬實心經理。毋任吏胥侵漁中飽。俾閭閻均霑實惠。以副始和布令。優卹邊氓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曰。李雲標現在患病。著開缺調治。所有陝西固原鎮總兵員缺。著海祿署理。○又諭曰。溫福奏提督哈國興在軍營病故。哈國興自前歲征勦緬匪以來。頗屬勇往。上年調赴四川西路軍營。擢任提督。帶兵攻勦。疊著勞績。是以特加恩授為叅贊大臣。並將伊子用為守備。現在小金川全境蕩平。正值進勦金川。需人之際。倚任方殷。遽聞溘逝。深為軫惜。著賞銀一千兩。存卹其家。並加贈太子太保。以示憫勞。飾終至意。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定邊將軍大學士溫福奏。金川黨惡助寇。必當申討。臣與阿桂豐昇額籌議。臣由喀爾薩爾進兵。阿桂由當噶爾拉進兵。均攻噶拉依。直擣腹心。豐

昇額由綽斯甲布進兵。會同舒常。進攻勒烏圍。制其要害。現在商議陸續進發。報聞。○又奏。豐昇額由章谷吉地等處往綽斯甲布。於臣西路兵內。先撥貴州及固原兵一千名。並董天弼處先到之甘肅兵一千數百名。交豐昇額於十二月十八日帶領起程。嗣有續到甘肅兵一千名。亦令侍衛等帶領趕上。其三雜谷土兵一千五百餘名。由黨壩便道先赴綽斯甲布等候。至從前大兵未抵美諾及底木達之時。小金川之南北境。俱防賊番抄截。今各寨落收服。東南北三面。已非應防之後路。惟美諾係糧運總匯。酌議留兵。又曾頭溝堪卓溝木了。小大板昭一帶。路通金川。且僧格桑原從底木達之美卧溝逃往。恐賊酋見此空虛。從小路潛來滋事。是以撥兵二千。交董天弼分駐要隘。並令其留駐布朗郭宗底木達等處。防範後路。至功噶爾拉。係金川與小金川交界。其山與巴朗拉相似。而較為高



峻地氣亦屬陰寒。臣審度事機。刻難延緩。業於十二月二十二等日。統兵啟行。於簇拉角克溝之南。昂噶爾角克碉之北。覓路徑赴牛廠前進。較之回赴美諾。再趨功噶爾拉。更為便捷。得旨所辦俱妥。佇俟捷音。○以雲南昭通鎮總兵馬彪為西安提督。○甲午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川省自征勦小金川以來。貴州。湖廣及雲南昭通等營。亦俱調撥官兵。所有師行供億。及一切運送軍裝火藥等項。俱動用官帑。絲毫不以累民。而沿途承應執勞。皆能踴躍趨事。民情殊為可嘉。茲當小金川全境蕩平。允宜廣沛恩施。俾霑閭澤。用普春祺。曾傳諭各該督撫。令查明征兵經過之地。應如何酌量加恩之處。分別具奏。今據各該督撫等陸續奏到。並稱各該省秋成豐稔。戶樂盈寧。小民實自忘其勞。茲蒙格外施仁。遵即查明酌議。緩徵分數具奏等語。所有官

兵經過之貴州畢節。威寧等十七州縣。湖廣之竹山。竹谿等五十七州縣廳。雲南之恩安。大關。同知等八州縣廳。應徵乾隆三十八年分錢糧。俱著照該督撫等所奏。分別按數緩徵。用紓民力。各該督撫等。其董率所屬悉心察覈。俾閭閻實被恩膏。以副朕嘉惠體卹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曰。甘肅提督馬全。即著馳驛前往四川。派在溫福軍營。作為領隊大臣。管理甘肅官兵。○又諭小金川之地。於舊臘悉已蕩平。現在將軍等分路統兵。乘勝直擣金川。一切軍需。自宜寬裕儲備。著再於部庫內撥銀五百萬兩。解往川省備用。○參贊大臣副都統舒常奏。十二月二十日。土司工噶諾爾布來營。據稱索諾木畏懼。於本月十七日。將甲爾壘壩地方。綽斯甲布舊碉三座。金川新碉三座。暨附近甲爾壘壩之思根等處新舊碉五座。一併退還。現已派頭目土兵據守等語。臣即面諭以汝能實心出力。

督率土兵助攻。將來受恩正多。隨酌給獎賞。諭軍機大臣等。舒常奏索諾木將甲爾壘壩退出。所辦甚合機宜。看來逆酋此舉。自係聞大兵已破小金川。即日移兵分路進剿。而綽斯甲布一路。現有官兵督率土兵進攻。其意妄以為退還甲爾壘壩。可圖目前完事。且俟大兵撤後。復出而侵占。豐昇額舒常即當明諭工噶諾爾布。以此次進剿。實為衆土司翦除後患。不減不休。益堅其效順之心。不復存顧畏之念。方為妥善。惟是金川番賊較之小金川。狡謀更深。其於竊刼營盤。抄截後路。尤為長技。前已詳悉傳諭溫福等。加意豫防。營中守禦宜嚴。途次巡查宜慎。使賊衆技無所施。或賊冒死而來。即當乘機盡殲。大示懲創。庶不敢復為輕視。且官兵漸次深入。後路尤關緊要。一切餉道軍臺。併須實力守護。賊衆潛伺我後。萬一稍有疎虞。成何事體。此一節所關甚大。溫福等各路均當留心規畫。調度

得宜。勉之慎之。○又諭曰。舒常奏。綽斯甲布隨營土練二千餘名。察其出力。不出力。分別加賞。所見雖亦近是。但令獨抱向隅。未必能激其規奮之志。豐昇額舒常當傳齊綽斯甲布衆土練。諭以爾等隨征以來。尚未見實心出力。本不應濫叨恩賞。但此次大皇帝恩旨。凡隨營土兵。槩行加賞。我等因仰體大皇帝一視同仁。仍槩賞爾等。嗣後惟當倍加奮勉。以圖報効。如此曉諭。番夷等既得加賞。感而

且畏。向後自可冀其得力。○四川總督劉秉恬督理糧餉。山西巡撫鄂寶奏。從前美諾未克。西南道路不通。軍糧半由南路轉運。今道路已通。除功噶爾拉官兵。仍從草坡沃克什一路糧臺供運外。其當噶爾拉一路軍臺。若亦從西路饋送。恐致擁滯。議自成都由木坪運至美諾。僧格宗等處轉運營中。不獨較之由打箭鑪運往者。所省為多。即較之由桃關運出者。尚有撙節。再南路站長山僻。運費較

西路為繁增兵既多。積糧無幾。不如西南兩路並運。臣鄂寶於供支功。噶爾拉之外。兼辦黨壩運往。綽斯甲布軍糧。臣劉秉恬供支當噶爾拉之外。兼辦南路運往。綽斯甲布軍糧。彼此趕辦。較為有益。此外吉地丹東一路。現有官兵六七千。臣劉秉恬於章谷存糧內。運往接濟。得旨嘉獎。○乙未。諭上年各直省。秋成普慶豐收。即奉天各屬。亦臻大有。始和之布。毋庸更沛恩膏。惟念盛京各城旗人。節欠餘地租銀。自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七年。計六萬餘兩。原係該旗人等。節年拖欠。值此年豐力裕。自應踴躍輸將。第積欠一時並徵。恐不免稍形拮据。著加恩分作六年帶徵。俾完公更得從容。而生計益滋饒裕。以副朕體卹嘉惠至意。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馬全前已調補甘肅提督。其江南提督員缺。令段秀林調補。嗣因內地武職大員。堪勝專閫者。一時難得其人。且軍營現有打仗出力

之員。自當量予陞補。用獎勤勞。是以令馬全暫留江南提督之任。段秀林亦暫留浙江。今馬全來京。陛見已令其馳驛赴川。即以甘肅提督作為領隊大臣。管理甘肅官兵。隨營進剿。所有江南提督印務。詢稱係交總兵陳奎護理。雖前據高晉奏。陳奎居心誠實。熟諳水師。辦理巡查洋面。俱屬妥協等語。但彼時僅就總兵而論。其是否可以久署提督。尚難遽定。著傳諭詢問高晉。如陳奎器局才識。可署提督。一年半載。於海疆營伍。尚為有益。即奏明令其署理。若陳奎祇可暫時護篆。於提督不甚相宜。又不便令其久署要缺。或通省總兵內。尚有優於陳奎。可署提督者。或竟無堪以勝任之員。均著據實覆奏。候朕另降諭旨。將此諭令高晉知之。○定邊右副將軍內大臣阿桂奏。十二月二十一日。據音吉圖。汪騰龍等報稱。十七日酉刻。見山下樹林內火起。賊番紛紛潰散。當即統兵過河。分路進攻。山

口左右賊番。俱望風奔逸。共計占得大碉棚六座。木柵二十三座。石卡六處。殲賊五名。二十一日。又報攻得正地溝口碉棚。普吉保帶兵。即赴甲爾壘壩。行至中途。有緯斯甲布頭人安布差人迎稟。已得甲爾壘壩。其地有碉六座。現經緯斯甲布土兵占據。稱工噶諾爾布派我帶兵十名來此。賊番見我勢衆。即便散去。又離此六七十里之協雅地方有碉三座。我頭人生根亦已攻克等語。臣思革布什咱一路。原與緯斯甲布官兵。共緞金川賊勢。今既攻得正地溝口。甲爾壘壩。即已控扼金川要隘。各處防兵。均可量為裁撤。此內德爾格忒等處馬上番兵。素不長於步行。越險進剿。不能得力。應徹歸游牧。惟查巴旺布拉克底之馬奈馬爾邦亦係乾隆十二三年進兵之路。該處路通金川。應撥兵千名駐守。其餘官兵。可酌分當噶爾拉緯斯甲布兩路。俟議定具奏。又奏查別斯滿地方。共有五寨。其二

寨先經撫定。此外三寨。有兩金川賊人監守。未敢遽投。嗣臣即令已投之番民前往招撫。與監守賊番接仗。其未投之番民。從中接應。殺死監守賊番。據稱我等見雜谷百姓。自改作屯練。土司不敢欺凌。今只求改作屯練。不願分給各土司等語。其所請實出真情。臣等現已准行。又奏土弁雍中爾結色勒奔蒙恩賞戴花翎。但查土舍布拉克底甫經給與空頂花翎。而土弁亦即蒙賞。恐番人等易生滿足之心。是以未給。察其此後出力如何。再為請旨。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攻得正地甲爾壘壩一帶。可以控扼金川要隘。留兵防守。亦為要務。阿桂業已洞悉形勢。自能妥辦。又另摺奏別斯滿五寨降番改作屯練。既出伊等情願。事屬可行。餘仍遵照節次所降密旨籌辦。又另摺奏土弁不宜即賞花翎。所見亦是。應如所議辦理。但其中有尚須斟酌者。如溫福一路出力土弁內。並無戴翎之人。即可照

此奏留俟伊等奮勉立功。再加獎勵。設溫福軍營已有賞翎之人。恐不免相形生懈。則又不當靳此恩施。著阿桂即札詢溫福畫一辦理。○阿桂又會同參贊大臣尚書公豐昇額奏奉諭旨。以綽斯甲布一路進兵。須臣阿桂前往。臣豐昇額於各處番情。均屬初辦。在工噶諾爾布。固為逆酋親戚。至如索諾木之母之妻。皆係布拉克底土舍安多爾之姊之女。現在金川。其安多爾又娶索諾木之姑。現在布拉克底。均係世為婚姻。臣豐昇額即帶領當噶爾拉一路官兵。亦須駕馭已旺布拉克底之人。始得其力。彼中情形。尚未深悉。況小金川既滅。今又分道進攻金川。臣豐昇額現統漢土官兵督勦。則金川之不滅不休。工噶諾爾布諒亦可揣而知。現在舒常在綽斯甲布兩月有餘。於該處事宜。漸已熟悉。今若令臣豐昇額督率此路官兵。令舒常參贊軍務。可期得力。況臣等原定三路中之功。噶爾拉。

當噶爾拉兩路。皆為進擣噶拉依之兵。綽斯甲布一路。為進擣勒烏圍之兵者。原以噶拉依一帶。地勢更險。攻勦多費兵力。至綽斯甲布一路。則一得達爾圖日旁山梁。向前賊境。皆勢居下游。稍易攻取。三路中。不論何處得手。則他路均可得力。臣等已撥定官兵。日內即當起程。若再行會商更調。恐於進勦稍稽。得旨所奏俱是。佇俟奮勉成功。以待酬庸茂典。○丙申。享。

太廟。遣怡親王弘曉恭代行禮。○遣官祭

太歲之神。○

上御紫光閣。賜蒙古王公台吉及回部郡王等

宴。○丁酉。

世祖章皇帝忌辰。遣官祭

孝陵。○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曰。陳孝泳現已來京。著仍在內廷行走。並兼戶部司員上辦事。俟服闋。

再行照例補缺。○又諭據安泰等奏今年烏什採挖紅銅兵丁三百名俱各奮勉出力除交正項銅餉外多交銅五千四百觔請將官員兵丁議敘賞賚等語著照所請官員等交部議敘兵丁等賞給一月鹽菜銀兩○諭軍機大臣等據鄂寶奏綽斯甲布一路糧運已自梭磨至黨壩安設臺站其美諾至卡撒一路現在催令多雇人夫趕運赴營撥用等語糧運為軍營要務自應妥速籌辦但前此官兵由西南兩路分進是以令劉秉恬鄂寶分任督運軍糧今小金川全境悉已蕩平運道多已改歸西路與彼時情形迥不相同伊等自應酌量三路轉運事宜協力通盤熟計其中遠近緩急惟在隨宜措置務使軍儲源源接濟況劉秉恬已特授總督糧員皆其所屬呼應更靈嗣後辦理糧務著劉秉恬鄂寶合而為一不必更分南路西路至現在三路軍糧何路應由何處轉運便捷並內地應作何

接運及一切措置之處非朕可能懸度總在伊二人因地制宜善為區畫俾軍裝裹帶寬餘膚功應時速奏其應由富勒渾在內地督催接濟者仍遵前旨妥協經理將此遇軍報之便一併寄令知之尋劉秉恬奏現在糧站情形較小金川未平時實不相同大兵現抵功噶爾拉山已於附近之牛廠地方添站接運更為便捷至當噶爾拉一路糧站現令臬司李世傑在附近一帶加緊籌辦木坪商米亦陸續起運刻日抵營綽斯甲布兵糧由打箭鑪轉運者已嚴飭趕運不得藉口雪大山封稍致遲滯其由黨壩運往綽斯甲布之糧較打箭鑪為近臣等節次飭令妥速趕辦務期軍糈充裕兵行迅速得旨欣悅覽之○戊戌定邊將軍大學士溫福奏十二月二十六日帶兵抵功噶爾拉山下之牛廠地方見牛廠之前功噶爾拉之下賊番立有大卡五座當派兵四千分為兩隊臣復督兵隨後接應

乘夜雪攻撲。賊遂逃赴功噶爾拉碉卡之內。併力拒守。查功噶爾拉。峯巒竝立。與巴朗拉路頂宗相似。惟中有山口。如一綫羊腸。而碉卡據險排立。仰攻非易。且連日嚴寒。積雪深至四五尺。官兵現已占住半山。自應先用大礮轟摧。再以兵力攻撲。方能得手。現飛調所存美諾。明郭宗等處礮位。再官兵自抵布朗郭宗。裹糧本屬無多。至今食用殆盡。已飛咨鄂寶籌辦。俟礮到糧敷。即相機前進。諭軍機大臣等。溫福奏攻勦功噶爾拉情形一摺。所辦俱合機宜。此等險隘處所。賊衆必於最要之地。併力拒守。官兵進攻時。自當示以不測。指東擊西。使賊人難於照顧。或可易於得手。○命翰林院侍讀學士錢大昕。在尚書房行走。○是日起。

上以祈穀於

上帝。齋戒三日。○己亥。諭軍機大臣等。曾頭溝一路。向來董天弼由此進兵。今小金川全境

雖已蕩平。而此一帶實為官兵後路。萬一逆首潛令賊衆由黨壩軼出。抄截我後。或於糧運軍臺畧有疎誤。成何事體。再昨據溫福訊取齋稟賊衆供詞內。有僧格桑由美卧溝逃往金川後。將此路隘口。用樹木攔斷等語。此甚可疑。雖賊首懼官兵追勦。堵塞路徑。使我無從躡跡。但此等要隘之處。我進較難。賊出甚易。安知非賊首詭計。借攔阻追兵為名。俟官兵一過。仍由美卧溝口而出。復占據布朗郭宗底木達等處。所關不小。溫福等匆匆進兵於此。緊要關鍵。未能籌度萬全。朕偶念及心中甚為不懌。劉秉恬已授為總督。現駐美諾。辦理一切軍務。而董天弼現亦署理四川提督。且曾由曾頭溝一帶進兵。地利已為熟悉。今又駐布朗郭宗等處。經理降番諸事。所有防範機宜。乃伊二人專責。著傳諭劉秉恬。董天弼。將美卧溝及曾頭溝兩路。酌量形勢。選派幹練備弁。帶兵駐守。以防賊衆軼出。滋



事。其有類此要隘之處。並須詳細籌度。一體妥辦。但現存美諾一帶兵數無多。尚恐不敷撥派。川省各營。尚有可調之兵。即著劉秉恬等悉心籌議。若現今防範甚嚴。可以毋庸調兵。則可。若稍有不放心處。不妨將應添防兵若干。一面檄調。一面奏聞。以期萬妥。其各路糧臺軍站。並遵照前旨。派委妥員。往來加意巡查。勿稍疎懈。溫福等各路。亦當留心防察。總期於事有益。不可惜費。將此由六百里加緊一併傳諭知之。尋會奏查美卧溝係通金川之路。布朗郭宗北百八十里。即曾頭溝地界。中間有馬耳當。大板昭。喀爾撒等處。西南又有赤力脚溝百餘里。均與金川路徑相通。覈計將軍溫福所留之兵。除分派各處外。底木達駐兵一百三十餘名。布朗郭宗駐兵六十名。自應即時添調。至黨壩為綽斯甲布軍糧必由之地。該處與金川接壤。更宜派兵護衛。請添調兵一千六百名。以一十。由美諾滙

總分撥布朗郭宗等處。以六百徑赴黨壩防護餉道。得旨嘉獎。○以湖南按察使敦福為湖北布政使。湖南鹽驛道農起為湖南按察使。○庚子。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定邊右副將軍內大臣阿桂奏。臣自抵僧格宗後。即派令土弁土兵往探。看得自納木覺爾宗溝口上山。約行四十餘里。即係納圍納扎木。自此向北上山。約三十餘里。大嶺一道。遠與功噶爾拉相聯。即係當噶爾拉為金川界址。向年積雪甚深。茲冬日晴煦。陽坡不過數寸。惟山勢極峻。又堅礪十四座。排立兩峯。了口間。守禦甚密。一得此嶺。則金川各處。皆出其下。但嶺下險坡。有林箐二十里。冰雪頗大。再進即金川之克舟九寨等處。地稍寬敞。查僧格宗河東河西地方。及汗牛十四寨。雖均投順。究係新經撫定。而此一帶通金川之路又多。且僧格宗。納木覺爾

宗係糧運總滙。已派大員經理。留兵防範。臣帶領漢土兵一萬二千餘人前進。報聞。○又奏。近令巴旺。布拉克底番人。往探得索諾木居住噶拉依。其兄喇嘛。莎羅奔等皆在勒烏圍。僧格桑攜妻妾至彼。隨行尚有二三百人。同住勒烏圍官寨。莎羅奔傳集衆頭人商議。時有山丹綽爾嘉勒係郎卡手下年老頭人言

天朝來勦小金川。爾等幫同抗拒。今又收留僧格桑。必不肯饒。此時速行送出。庶幾免罪。其餘衆頭人言。僧格桑本屬一家。來此投生。如何可以送出。莎羅奔從衆留住等語。查從前郎卡欲以索諾木承襲土司。大頭人中有言不應立者。郎卡置之於死。今索諾木雖為土司。頭人未必悅服。以情勢揆之。金川必終歸殄滅。得旨。今固不敢為滿足之言。若賴上天慈恩。速成此事。實千古未有之績也。勉之。以待酬勲厚典。○辛丑。祈穀於

上帝。  
上親詣行禮。○壬寅。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召大學士及內廷翰林等茶宴。以重刻淳化閣帖頒賜羣臣聯句。○是日立春。順天府進土牛春山寶座。○癸卯。

上詣

大高殿行禮。○奉

皇太后居長春仙館。○詣

安佑宮行禮。○幸圓明園。○甲辰。

上奉

皇太后幸同樂園侍早晚膳。至丁巳皆如之。○御奉三無私殿。賜皇子諸王等宴。○哈薩克博羅特使臣阿克太里克及阿布勒比斯子卓勒齊等入覲。

上御正大光明殿。賜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回部郡王等宴。○諭曰。富勒渾查審阿爾泰貽誤軍務。及勒屬派買短發價值得受屬

員饋送。收回應扣養廉各款。俱已自認不諱。實出情理之外。阿爾泰前在山東巡撫任內。頗能察吏安民。實心任事。因擢授四川總督。初至川省。於地方政務。尚屬認真。是以加恩簡任綸扉。仍膺封疆重寄。至小金川與沃克什構釁一節。朕以蠻觸相爭。自屬番夷常事。原可毋庸問罪興師。且阿爾泰業已奏明。親往查辦。因其老成歷練。必能妥協經理。遂不復為厘念。乃阿爾泰親見僧格桑之桀驁不馴。並不及早籌辦。以除兇孽。轉將沃克什地方。斷給小金川。致逆豎得以藉口。益肆鴟張。漫無顧忌。阿爾泰惟圖遷就完事。仍以僧格桑違約歸巢之詞。欺飾入告。而於金川之父。子濟惡。槩不置問。既將土司印信。輕給郎卡。及索諾木遣人赴藏。仍復給照護行。益為逆酋所藐視。兩金川遂爾狼狽為奸。梗化拒命。是兩金川之事。阿爾泰實為禍階。及伊前歲來京陛見。朕以其事屢加面詢。阿爾泰一味

平定回疆方略

二

含糊支飾。而於兩逆酋之狂悖不法。及索諾木欲吞併各土司。侵至維州橋之語。並皆匿不奏聞。設彼時即於朕前陳述。得以洞悉其情。雖初意不欲興兵。而知其事難輕結。必為籌制幾先。使兩酋不得鈎連逞惡。不待其逆跡昭著。大煩師旅。此又阿爾泰養癰貽患之罪也。然朕猶不加嚴究。僅罷伊總督之任。並念其宣力有年。在川最久。特賞散秩大臣銜。在軍營督辦糧運。俾得自効。後桂林因罪罷職。復令阿爾泰署理督篆。亦以其為輕車熟路。冀可收效桑榆。乃伊仍不知感激圖報。當大兵采入之際。於接運糧石。動輒稽延。甚至遇有軍營催糧公牘。妄以受代為詞。竟不折閱。其罪尤無可逭。然朕亦不即加窮究。即上年夏間。福隆安命往四川查審桂林一案。其時並未疑及阿爾泰。或有劣蹟。交其密為查訪。迨回至熱河覆命。以阿爾泰近日庸謬誤事。迥不類其平日所為。因詢其精力。是否比

平定回疆方略

三

前衰邁。據福隆安奏。阿爾泰精力尚覺照常。惟在川時聞伊子明德布干與公務。與屬員交結之事。亦未即深信。但地方大臣果至縱容子弟。滋事營私。於吏治甚有關係。隨諭文綬就近訪查。及文綬頻項覆奏。朕亦不加深詰。及川東道託隆來京。令軍機大臣詢以阿爾泰任內之事。託隆隨將伊勒派屬員代買物件短發價值。並多辦幫木肥已及收受馬權朝珠等款開出。朕尚以託隆係福隆安一家。亦未肯遽為憑信。因即交軍機大臣訊問伊子明德布於託隆所開款蹟。一一直認。並非得自刑求。是阿爾泰之在川狼藉。已無疑義。復據文綬查出原任藩司劉益將阿爾泰捐辦木值養廉暗為繳送。甚至將庫項那用攤扣屬員養廉。苦累商民等款。尤可駭異。但文綬於奉旨之初。有心袒徇。不即據實查出。及復交令覆查。料明德布在京。必皆供吐。難以再為掩飾。始行和盤托出。是文綬不過小

有才之人。後此之續參。適以顯其前此之欺飾。不得因此稍為解免。昨已明降諭旨。至劉益因阿爾泰屢次面為保奏。是以擢用藩司。不意彼此通同弊混。假汲引以便其私圖。則阿爾泰之罪。更萬難輕追矣。今軍機大臣會同三法司叢議。富勒渾原奏。將阿爾泰照有心貽誤軍機例。擬以斬決。於罪固為允當。但阿爾泰前此之希圖了事。因循諱飾。究因朕不欲窮兵黷武。屢諭就事妥辦。遂爾意存將就。尚非伊之敢於逞私債事。朕惟自咎初辦之過於姑息。以謝天下。不肯諉過於阿爾泰。朕於賞罰權衡。一本大公至正。況事關軍務乎。惟是阿爾泰經朕加恩簡任總督。擢授大學士。乃竟老而貪得。易轍改絃。婪受所屬多贓。甚敢懷私薦舉。藉以侵動庫項。似此簞簋不飭。若復貸其一死。將何以任用督撫。使知儆惕乎。但念其曾任大學士。加恩免其肆市。賜令自盡。即著富勒渾傳旨監看。以為大臣

負恩貪黷者戒。餘依議。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乙巳

上詣

安佑宮行禮。○御正大光明殿。賜朝正外藩等宴。召科爾沁和碩親王多羅額駙色旺諾爾布。多羅郡王納旺色布騰。多羅郡王和碩額駙齊默特多爾濟。多羅郡王喇特納扎木素。多羅貝勒三音察袞。固山貝子多羅額駙班珠爾。固山貝子鄂勒哲特穆爾額爾克巴拜。

禮部題本

旨

阿巴噶多羅郡王車凌旺布。敕漢多羅郡王喇什喇布坦。固山貝子固山額駙垂濟扎勒鄂爾多斯郡王品級多羅貝勒棟囉布扎木素。扎魯特多羅貝勒袞楚克扎布。阿魯科爾沁多羅貝勒達克丹。喀喇沁固山貝子多羅額駙扎拉豐阿。翁牛特固山貝子圖們巴顏。巴林輔國公和碩額駙德勒克。喀爾喀和碩親王固倫額駙拉旺多爾濟。多羅郡王車木楚克扎布。多羅貝勒袞布多爾濟。固山貝子

朋楚克。阿拉善和碩親王多羅額駙羅布藏多爾濟。綽羅斯多羅郡王羅布扎。回部郡王品級貝勒霍集斯。輔國公圖爾都和什克額色尹。杜爾伯特固山貝子博第等。至御座前。賜酒成禮。

實錄卷九百五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二十四



今大兵分路進剿。所需糧餉。關係緊要。此皆劉秉恬專責。著該督速即妥協籌畫。將人夫糧石。酌辦齊全。加緊趲運。使兩路皆得寬裕接濟。以利軍行。仍將籌運銅糧各事宜。迅即覆奏。溫福摺著鈔寄閱看。文綬摺亦即交令查辦。其內地應行籌措續運糧石。並著富勒渾。留心飭屬趕辦。將此由六百里加緊發往。一併諭令知之。尋劉秉恬奏。木坪糧已運到四百餘石。其綽斯甲布軍糧。由打箭鑪一路長運。甚不足恃。已改由黨壩滾運。至礮位。已鑄成食子十六觔之大礮一尊。攻擊賊碉。甚為得力。需用銅觔物料。若俟內地調取。勢必遲誤。已飭軍需局。多辦數分。運送三路軍營。美諾等處。存礮十九位。遇移營時。路險難運。擬分別存貯鎔化。以便取用。其當噶爾拉。綽斯甲布。兩路礮位。亦擬照辦。我兵日進日遠。計功噶爾拉。每站需夫六百餘名。當噶爾拉。每站需夫四百餘名。去歲於原設各站內。抽

平定回疆方略卷一百一十二上

三

撥不少。此處又無多餘蠻夫。可雇軍需局去臘雇夫七千。又續雇三四十現到站者二千。已節次飛催。並札知督臣富勒渾一體嚴飭。速進得旨。諸凡皆妥。○丁未。諭朕於三月初三日啟鑾。祇謁

泰陵禮成後恭奉

皇太后安輿。巡幸天津。閱視河工。所有應行事宜。各該衙門敬謹豫備。○又諭朕於二月初五日御經筵。所有應行典禮。各該衙門照例

平定回疆方略卷一百一十二上

四

豫備。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等奏丹津扎布願督率土兵出力。可否賞給土都司職銜。著照所請行。仍視其果否感恩報効。據實具奏。朕從前欲於征剿之各土司。地方設營駐兵。以為控制。其中如沃克什土司。為人柔軟。恐不能自顧。而革布什。咱土司。為金川所害。管束無人。是以籌令俟平定兩金川後。即此二處。亦不復令其管理。今思沃克什。革布什。咱。為兩金川賊眾所侵。本屬無罪。非若索諾



木。僧格桑之黨惡拒命。斷難寬宥者可比。且沃克什土司。尚知竭力固守。不肯服順小金川。而革布什咱番人。於去歲官兵收復時。誠心內應。殲戮金川監守之賊。今復懇請自効。其恭順均屬實情。若并其地徵回官辦。於理尚未允協。將來添駐綠營時。此兩處仍當令土司等自行管轄。至昨溫福所稱賊番碉卡。多有山巒遮避。止露碉尖。係專就一面而言。其旁豈無僻徑。可以攀援而上。務須留心偵

平定文三十三

五

訪。相機妥辦。毋專恃礮力。為守株之見。戊申。四川總督劉秉恬奏。查綽斯甲布添兵益多。應用軍糧。一面催黨壩一路滾運。一面仍催打箭鑪加緊長運。以期源源接濟。至小金川降番。甚為安帖。精壯番丁。堪隨營打仗者。亦均受官弁約束。不致滋事。得旨欣慰。覽之。己酉。軍機大臣等議奏。江蘇通州崇明二處沙地。新歸移駐海門同知管理。詢之巡撫薩戴。現在錢糧。仍照原例通州加一。崇明五

分徵收。並未將崇明舊額照通賦加增。請嗣後仍歸廳官管理。將來遇有新漲。再照通州。崇明二處賦額酌中定例從之。庚戌。諭軍機大臣等。前以兩金川賊衆恃險拒守。其鎗礮所用火藥鉛丸。產於何地。或購自他處。抑由內地偷漏。各情節。曾諭前任總督文綬查辦具奏。其覆奏亦未明晰。而軍營所訊俘獲番衆供詞。言人人殊。茲澤旺解送到京。訊據供稱。小金川素不產硫磺。其鉛礮向來原有鉛礦。在美諾僧格宗相近之勒博地方。從前曾經開過。因開採後。年歲不好。遂即封了。後來所用鉛礮。係購自木坪三雜谷等處。至金川向有礮廠。其鉛子聞於附近之綽斯甲布等處購買。等語。木坪三雜谷綽斯甲布等處。俱係內地土司。兩金川所用火藥。即使未用兵以前。陸續購買。亦不能豫備數年之用。其中自不無番夷私行偷賣。今小金川全境蕩平。該處向日所用火藥鉛丸。如何製購。無難

平定文三十三

五

確詢得實。如勒博等地境果產有鉛、硫、磺等項，可供製配火藥者，即當就近採辦應用。可省內地遠道解運之繁，更屬便益。著傳諭劉秉恬，即速查明妥辦，據實具奏。至金川所用鉛鐵，既有買自綽斯甲布之供，尤宜設法嚴禁。況現由此路進兵，軍火所需更關緊要，且綽斯甲布隨征土練等，各有應給備用火藥鉛丸，恐該處番人等於關支後，私行省減轉售賊番，則與藉寇兵而齎盜糧何異？更不

平錄卷之五十五

七

可不加意嚴防？著並諭豐昇額、舒常、曉諭該土司嚴飭各土練等，凜守法度，不得將火藥鉛丸絲毫偷漏，致干重究。豐昇額仍於軍營嚴密訪察，如查有偷賣之事，即行盡法嚴懲，以示炯戒。並著劉秉恬於附近金川賊境各處，飭屬實力嚴查申禁，不可稍有疎懈。將此遇軍報之便，一併諭令知之。尋劉秉恬奏，澤旺所供鉛礦，據思巴寨寨首溫布稟稱，澤旺父湯朋曾於科多橋地名安博落山挖過，尚

有舊硿基址等語。查安博落在美諾僧格宗之間，看來即係澤旺所供之勒博地方。已飭調工匠試採。如果苗旺，即當趕製鉛丸，以資軍火。至番夷私行偷賣之弊，已嚴諭金川連界各土司毋許偷漏，違者即寘嚴刑，並懸立重賞，傳諭帶兵頭人等，徧示諸蠻，令互相覺察。如有能告發私賣子藥鉛鐵者，賞銀一百兩，俾知所賞倍於所賣，當必爭相查訐，不嚴自絕。報聞。○辛亥，諭據阿桂奏漏報逃兵

平錄卷之五十五

八

之永寧協副將王承勲、叅將富金保等，於脫逃征兵已獲之鮑化貴及未獲之張彪、劉仲喜、蔡天祿、林朝貴等犯，遺漏掩飾，實為玩忽不堪。請將王承勲、富金保均革職留任等因，一摺。所辦殊屬寬縱。王承勲係總司檔案之人，乃於逃兵劉仲喜、鮑化貴既遺漏未報，而蔡天祿、林朝貴二犯，均經富金保咨報。王承勲轉令其自行申報，冀圖諉卸，其咎非尋常遺漏失察可比。王承勲著革職，作為兵丁。令

其自備資斧。留於軍營効力贖罪。富金保於逃兵劉仲喜等三犯。雖經移明。而張彪一名遺漏未報。亦未便寬貸。富金保著革職留任。所有一切養廉分例。概不准支領。以示懲儆。至總兵英泰有統轄川兵之責。咎亦難辭。並著交部嚴加議處。又諭曰。恒秀著賞給副都統職銜。赴藏更換索琳。其應賞款項。照例給與。○諭軍機大臣等。軍營鑄礮需銅。不宜刻緩。現今溫福。阿桂。兩路皆應趕鑄大礮。所需銅觔尤多。著劉秉恬。加緊督催承辦人員。即速趲運軍營供用。至各處賊礮。需礮轟擊者多。而攻得一處。礮位難於移運。又須隨地另鑄。是各路均應酌量多貯銅觔。以備將軍等調取。若銅觔稍有不敷。即將錢局存銅。暫行借用。亦無不可。所謂急則治其標。又當斟酌重輕。籌其先務也。再官軍上年攻勦賊卡。所鑄大礮。其曾經轟礮立功。加以封號者。自應存貯鎮守。不宜燬棄。若不過尋常施放。並

未攻得礮卡者。仍可改作材料。移運應用。較為省便。劉秉恬即當實力妥辦。溫福。阿桂。豐昇額。並宜一併查照辦理。又諭現在大軍分路進勦。深入賊境。各路夫役在後續運軍糧。接濟最關緊要。必須供備齊全。不致臨時貽誤。於事方為有益。著傳諭劉秉恬。將各路應需夫役。上緊多餘寬備。以資要用。但所雇夫役向來多有脫逃者。不可不加重整頓。伊等既受值雇用。即係在官之人。並非白用其力。若竟敢於逃避。以致糧運稽延。與玩誤軍務無異。即當查出倡首一二人。照逃兵例。以軍法從事。庶足懲一儆百。並令溫福等一體留心。如有逃竄。誤公夫役。即查出從重辦理。庶人知畏法。不敢效尤。尋劉秉恬奏奉到諭。旨當即刊刻曉示。并飭各路關隘及原籍地方。詳加盤詰。如獲倡首之人。審明正法。至站員專司站務。站夫私逃。即其經理不善。應行參究。倘有將工價口糧剋扣。以致站夫逃散。

者。其罪較甚。亦應以軍法從事。內地州縣。侵漁夫價。無論得贓多寡。亦照此辦理。得旨。好實力行之。御史薩靈阿奏。歸化綏遠各廳營官兵器械馬匹等事。應令該處稽察官一體查覈。從之。○癸丑。定邊將軍大學士溫福奏。功噶爾拉了口賊。碉雪深路險。必須分路進攻。正月初九夜。普爾普額森特帶兵直抵了口。賊碉堅固。未能攻克。維時烏什哈達德爾森保等左右兩翼。亦至山梁。將賊番分防之卡全行奪獲。隨即分拏卡棚。以逼賊碉。又將運到之四將軍礮位。儘力轟擊。並連夜移頭敵大營於新卡總匯要路。以防乘間衝剗。諭軍機大臣等。溫福奏進攻功噶爾拉了口情形。所辦俱合機宜。惟大軍日漸深入。所過後路最關緊要。雖溫福現已留心防範。但止及新卡總匯之處。其於官軍經過後路。與賊境相通。應防其由僻徑抄截者。尚未籌辦。著傳諭溫福。擇其最要之處。酌量派兵嚴密防

守。使賊番無由潛軼滋事。方為妥協。至溫福調度得宜。派往各路之領隊各員。俱能不避冰雪。奪得賊碉。均屬可嘉。著各賞給荷包。以示獎勵。仍俟攻得功噶爾拉後。另行交部議敘。再官軍聲勢甚大。賊酋斷不能久為支拒。昨進攻小金川時。原計及僧格桑當時勢窘。迫必竄金川。今果不出所料。將來各路會合。擣其巢穴。索諾木計無所之。亦惟有竄逸外出。而附近各土司現俱効順天朝。逆酋決不敢輕往。自投羅網。就地圖而計。索諾木必由黨壩一路突出。逃往郭羅克。以冀稍延殘喘。黨壩土司力弱。恐不能堵截。自應派大員一人帶兵二三千名。在彼駐防。董天弼五福才力孰優。著溫福於此二人中酌量派往。然後奏聞。並飭帶兵往駐之員。祇可云聲援備調之兵。不必言其所以。以免漏洩。轉得軼於所備之外。又諭攻打賊碉。首藉大礮之力。早能鑄得一日。可早一日成功。如所需銅料運

到者約計足敷一位之用。即當上緊趕鑄。並著劉秉恬嚴飭辦運各官將鑄礮銅觔料物加緊速運以利進攻。甲寅諭吏部彙奏各省甄別教職佐雜一摺。內奉天佐雜並無斥革休致人員。請旨議處。所辦未免拘泥。此等佐雜微員。在額設缺數衆多省分。該督撫等或任意因循。以致衰庸戀棧。是以將奏到甄別各摺交部詳覈。有不實力澄汰者。自應加以處分。以重職守。若奉天額設佐雜共止十九員。其中俸滿應入甄別者僅有三員。其餘俱未屆期。且無應行隨時休革之員。與各省情形迥不相同。若必拘執成例。以並無甄別。遽請議處。將使人數寥寥。於無可甄別之中。必令吹毛求疵。不惜屈抑一二人。自圖塞責。否則每屆甄別。必致自干吏議。皆非情理之平。朕衡量人材。一切務持公正。從不肯稍有畸重畸輕。致令稍乖平允。此摺著交該部另行詳悉酌議具奏。尋議嗣後員數較少之省。

每遇年終彙奏。固不得於無可甄別中。分外吹求。亦不得藉口員數無多。不復澄汰。如實無衰庸戀缺之員。應於彙奏摺內切實聲明。臣部仍按冊察覈。從之。諭軍機大臣等。昨溫福奏索諾木差人遞到番字稟帖於僧格桑逃往金川之說。全不提及。轉自誇其兵力強於各土司。冥頑無知。已極可惡。甚至請內地大臣或差官員往彼議事。冀欲羈存為質。公然以敵國自居。尤屬狂悖不法。而稟內稱其父郎卡為納木喀濟雅勒布。妄談悖逆。更為覆載所不容。查納木喀濟雅勒布即西番語之天汗。其意以為番語非中國所能通。自矜得意。豈知我國家中外一統。西北關地二萬餘里。累譯皆通。而西藏喇嘛。久隸天朝。凡西番字語。內地素所通曉。此等鬼蜮伎倆。其將誰欺。況郎卡么膺雜種。僅若螻蟻。前此大兵進剿。掃穴無難。朕念其歸命投誠。宥其大罪。仍賞給土司。郎卡尚不得擬於天朝臣僕。

之例。何得以天汗為稱。至索諾木童年兇悖禽獸不如。乃於稟內不稱父名。妄加名號。又自稱莎羅奔掌印土司。而隱匿其名。種種違悖天理。不過自取滅亡。將軍等即將朕此意。繕給回文。嚴切問罪。即徵木兵弁。亦不可遣令前往。墮其術中。各路官兵更宜迅速攻剿。以靖邊氛。再黨壩地界與豐昇額軍營相近。尤當加意防範。以備逆首竄出。即時擒縛。並嚴諭郭羅克。毋得藏匿。致速罪戾。○乙卯諭

據豐昇額等奏。攻剿達爾圖賊寨。總兵馬虎。叅將西凌阿等奮勇殺賊。受傷陣亡等語。馬虎自調赴軍營以來。甚屬奮勉。此次攻打賊卡。身先士卒。陷陣捐軀。殊堪憫惻。著加恩照王玉廷李全之例。交部議卹。其同時陣亡之叅將西凌阿及把總外委各員。並著該部查明一併議卹。○諭軍機大臣等。達爾圖山梁。既係金川要隘。賊番死守。未能一舉而克。其附近之日旁賊碉。亦四面木卡深溝。不能越

過。自不宜專在此一路注意急攻。因思甲爾壘壩經索諾木退還。現係綽斯甲布派兵駐守正地。至噶拉依約計三站。路亦稍平原。係溫福等前奏擬備進兵之路。今音吉圖所帶之兵。既微。至豐昇額軍營甲爾壘壩一路。雖有綽斯甲布土兵。不過為自衛之計。賊於此路守禦必虛。莫若分兵令舒常同音吉圖等帶往。乘其不備。設法襲擊。或可易於得手。至豐昇額仍統兵於達爾圖攻剿。牽綴賊勢。使

其不疑。若舒常等至彼一有進取之勢。賊必微兵抵拒。則達爾圖之賊必漸單弱。豐昇額密偵機宜。乘間攻剿。自屬事半功倍。至此次進兵。豐昇額等未免過銳。且令總兵大員衝冒鋒鏑。臨陣捐軀。非惟可惜。亦於名聲有礙。副將軍叅贊膺朕委任。自不可稍存畏怯之見。朕亦深望伊等之實心勇往。但見可知難為行軍先務。不可不慎。豐昇額舒常俱以世臣受恩任用。其奮勉自倍常情。至於臨敵之

時尚宜畧加持重派遣將領亦當稍為斟酌。於事應更有益。再據奏礮擊賊礮既已毀其上半。何不將礮臺築令向下。摧其下半礮根。及橫連卡寨。設或賊因避礮。匿入濠溝。其鎗石勢難向上施放。我兵可徑至溝邊。鳥鎗火彈自上而下。更易為力。彼時賊衆勢不能存。必又逃出溝外。我兵隔溝密放鎗礮。殲殪必多。賊復何能遮擋。此乃一定之理。豐昇額等何以見不及此。著傳諭豐昇額。舒常妥協籌辦。至舒常帶往甲爾壘壩應需兵練若干。豐昇額等於現有之兵酌量派撥。仍即奏聞。並將可否如是分路進剿。迅速具奏。毋但以遵旨為是。勉強設施也。又諭曰。襄陽鎮總兵馬虎陣亡。所遺員缺。著溫福等於軍營出力副將內揀選一員。奏請陞補。其副將員缺。並參將西凌阿陣亡各員缺。俱著一體揀選。奮勇立功之員。遞行奏補。以示鼓勵。調署兵部侍郎李宗文為禮部右侍郎。以前鋒參

領扎爾桑為鑲監旗蒙古副都統。丙辰。諭據舒赫德奏。稱協濟和碩特游牧人等米石祇敷用。至五月計收糧以前。尚需給與六七兩月之糧等語。該處去歲被災。人畜多有損傷。殊堪憐憫。如接濟之糧。僅至五月。未免拮据。所需六七兩月糧石。著即加恩官為撥給。或於哈喇沙爾附近餘糧內動支。或動項採買。著舒赫德酌量辦理。並曉諭和碩特游牧人衆知之。又諭曰。福德現在患病。著解任調理。所遺杭州副都統員缺。著德楞泰補授。諭軍機大臣等。川省自辦理軍務以來。在營兵丁。奮勉効力者固不乏人。而畏怯逃脫者亦所常有。前據舒常奏。逃丁石有貴等六名。隨降旨令富勒渾查辦。嗣阿桂軍營亦查出逃兵張彪等四名。此項隨征官兵。藐法脫逃。情罪實為可惡。自應迅速嚴拏。立即正法。以肅軍紀。所有潛逃各兵。是否陸續就獲。其未經弋獲者。尚有幾名。著傳諭劉秉恬。富勒



渾飭屬密速訪拏。勿得視為通緝具文。稍有疎懈。劉秉恬現駐美諾。並宜就近傳示軍營。諭以爾等受國家養深恩。調派進剿。乃屬本分。其中有勞績出眾者。無不優予拔錄。上進有階。即間有受傷陣亡等事。亦皆厚邀賞卹。澤及子孫。凡在行間。皆所共見。共知者。理應倍加感勵。踴躍圖功。若罔知法紀。託故潛逃。甘棄酬勲受賞之榮。自取重罪。雖至愚不應出此。況此等喪良藐法之人。為國憲所不貸。即天理所不容。從不能倖逃法網。爾等當知做懼務須互相勸戒。激發天良。共鼓敵愾之氣。勉成勦賊之功。以冀承受渥恩。榮身延世。倘或迷而不悟。敢蹈故轍。必罹顯戮。福禍利害。惟爾等自擇之。如此明白曉諭。該兵丁等自必更知所做。畏不致復萌兔脫之念矣。

○丁巳。諭江南提督員缺。前經降旨將段秀林調補。因內地武職大員。一時難得勝任之人。且軍營現有出力人員。自當量予陞補。是

以命段秀林暫留浙江。馬全亦暫留江南提督之任。昨馬全來京。陛見已派馳赴軍營。即以甘肅提督作為領隊大臣。其江南提督印務著陳杰暫行署理。所有壽春鎮總兵印務。即著督標中軍副將張起鶴署理。戊午上詣長春仙館問。

皇太后安奉

皇太后居暢春園。諭曰。阿桂著補授禮部尚

書。阿桂未到任之前。著素爾訥署理其戶部

尚書事務。著永貴署理。又諭曰。索諾木策

凌等奏稱烏嚕木齊錢糧馬駝等事。關緊要

請照伊犁賞給關防二顆。並擬字樣進呈等

語。著照所請。交該部照例鑄給。禮部題朝

鮮國王李吟遣使表賀

萬壽。冬至元旦三大節。及進歲貢方物。賞賚筵

宴如例。兩廣總督李侍堯奏廣東潮州鎮

總兵員缺。請以高州鎮總兵馬乾宜調補。所

遺員缺。遵旨以瑞衡補授。下部知之。○己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定邊右副將軍陞任尚書阿桂領隊大臣副都統銜明亮奏當噶爾拉山高路峭艱於仰攻。臣等令各領隊及鎮將等將營卡日逐上移。距賊碉已不過二三里。所鑄食十六觔子之大礮已於十八日造成。其三四號礮位亦俱運到。逼近賊碉轟摧得力。現定於二十一二日間分兵三路。一面直前進攻。搶立礮柵。以資防護。一面潛師越溝攻奪靠西一帶山梁。務期得手。當此進兵伊始。非即破碉據地。不足以寒賊膽。又奏革布什咱各隘防兵應量為裁撤。該處現存川黔陝甘官兵三千八百餘名。各處土兵亦三千八百餘名。查德爾格忒馬上番兵一千八百餘名。登山越險。本非所長。應撤歸游牧。並應撤川兵一千五百餘名。移駐馬奈馬爾邦。以分賊勢。徹黔兵四百餘名。歸入當噶爾拉大營。以便調用。所餘陝甘兵一千一百餘名。本係常泰

帶領來川。應令赴綽斯甲布常泰軍營併為一隊。且豐昇額一路逼近金川。得有此項官兵亦足以供分撥。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進兵伊始。非即破碉奪地。示以懲創。不足以寒其膽。所見甚是。官兵勦賊。遇應攻擊之時。固不宜過於持重。稍示怯弱。然初次進攻接仗。若不審度合宜。奮擊得利。大挫其鋒。不能振我軍威。使賊望而生畏。今大礮既已鑄得。定於二十一二。分兵進攻。自可剋期制勝。佇聽捷音。又阿桂另摺奏革布什咱一路漢土官兵除酌留駐守隘口外。其各處土兵分別調撤。昨因豐昇額等所攻達爾圖。日旁一路賊碉猝難進取。因思甲爾壘壩至正地一帶。亦係溫福原定各路進兵之路。且稱其地稍平。欲令舒常同音吉圖等帶兵由此前往。已傳諭豐昇額等熟審情形。是否可行。就近妥酌辦理。並著傳諭溫福阿桂一併詳議。其現擬裁撤之革布什咱一路土兵。應否添撥舒

常等備用。並著阿桂籌覈妥辦。巡視西城御史海晏等奏內邱縣生員滑作雲控本縣違例私派縱役行兇請交刑部提犯研訊得旨此案著派侍郎袁守侗馳驛前往秉公查審其原告滑作雲著交該部照例解往河南巡撫何燭疏報乾隆三十七年分開墾內鄉縣荒地二十四頃七十三畝有奇是月江南河道總督吳嗣爵奏高寶邵伯諸湖上年山盱五壩並未過水現止存底水三尺足資容納車邏五里等壩近年封土未放下河各州縣連歲豐收現將各壩封土并防風埽工修整以資抵禦揚糧廳屬東岸金灣西灣壩下歸江引河一律暢順並無停淤江防廳屬迴瀾壩離城最近之處前因江水過深易塌今水深不及三丈甚屬穩固沿江埽工據道將等勘估段落俱屬應修料物亦無短少目下重運經臨淮揚運河水勢深通無虞阻滯洪澤湖底水充裕會黃濟運甚為有益得

清實錄卷六十五

三

旨覽奏俱悉。署湖廣總督湖北巡撫陳輝祖奏黔省水銀價值一案前經戶部奏明交臣等嚴查漢口發賣時價並近年因何驟減緣由當即密委漢陽府知府潘振瑩等取各行底簿覈對詳查各年每百觔價值三十四年自六十九兩至五十二兩三十五年自五十一兩至三十二兩三十六年自三十二兩至三十兩三十七年自三十七兩至二十七兩不等俱係逐年遞減實緣近年出產盛旺商販不絕漢口各行現積至四萬一千三百餘觔壅滯既多價值自減似非商牙故為短報再查漢口貨物與蘇州聲息相通一面飛移江蘇撫臣確查以便咨部覈辦報聞

清實錄卷六十五

三四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二十五

實錄卷九百二十五

三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二十六

監修總裁官總纂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軍機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陸桂

總領官總纂官太子太傅父華殿大學士大興門司閣事務欽奉 上諭軍機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書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入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副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總纂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二月庚申朔諭前據裴

平定人上二十

宗錫奏到屬員賢否單各府州內列在三等  
者凡三員其中知府李世瑞余模二員據稱  
俱係因拏獲鄰省盜犯陞用者其才具皆屬  
中平現在留心察看如未能向上難膺表率  
當即據實糾參等語所奏甚是向因拏獲盜  
犯人員於鄰境匪犯尚能留心緝捕每令送  
部引見看其人尚覺明白者即予記名陞用  
以示鼓勵但衡人之道原難以一節概其生  
平此等人員內有本屬中材不能開展用至

方面大員。輒形竭蹶者。亦有倖邀遷擢。即意存自滿。不復黽勉。思奮者。其於表率重寄。皆非所宜。全在督撫等留心考覈。遇事程材。方於吏治民生有益。若以經朕特簡。遂不論賢否。概予姑息。使闕冗無能之輩。濫竊祿貽誤地方。豈大臣實心察吏之道。且外任道府大員。孰非由朕簡授。當伊等請訓時。不過察其言貌。過稍覺衰頹庸碌者。即傳諭該督撫隨時體訪。視其能勝任與否。奏請定奪。其餘

應對尚屬明晰者。俱令照常蒞任。以待造就成材。又安能保其中之必皆克稱厥職。封疆大臣。亦豈可因曾經簡用。一切置之不問。漫無澄汰乎。嗣後各省督撫。均宜照裴宗錫所奏。虛公甄別。弗存成見。於特用人員內。見有不堪策勵之員。即當據實具奏。斷不可有意遷就。稍事優容。斯課績公而官方自肅。可將此通諭各督撫知之。○又諭曰。浙江巡撫三寶。著賞戴孔雀翎。○諭軍機大臣等。朕閱阿

桂前奏。知索諾木年幼昏愚。俱係伊兄弟喇嘛。莎羅奔等據其印信號紙。各思逞強攘奪。而頭人內又有黨惡創謀之徒。為之主持。以致助兇拒命。存留首逆僧格桑。種種獲罪。是索諾木情尚可原。即該處番民原未必盡皆莎羅奔等羽翼。特被刳脅驅迫。遂不自主。亦殊堪矜憫。著傳諭溫福等繕寫檄文。曉諭索諾木。令其擒獻首逆僧格桑。並為逆之兄弟頭人等。率眾歸誠。自求多福。毋徒受人牽制。自取滅亡。○吏部議准。湖北按察使劉秉愉奏。稱請嚴定外省官員失察子弟干與公事處分。如聽信子弟借辦公事。以致營私滋弊者。照應得罪名革職。未經舞弊而與人接見出入無忌者。照約束不嚴例降一級調用。該管上司明知屬員子弟滋弊。不行查叅。照徇庇例降三級調用。僅止失察。降一級留任。兼轄上司俱照失察例罰俸一年。從之。○又議准調任浙江巡撫熊學鵬奏。稱仁和場鹽大

使一缺。舊駐城外。臨江鄉東北二十都地方。康熙十八年移駐省城。距所轄竈舍。適地二三十里。以至六七十里不等。近年該處產鹽更旺。催課緝私稽查最要。請仍移駐原地從之。○辛酉。兵部奏。現在川省軍營。無論大小將弁缺出。俱令將軍等挑選打仗出力之員。奏明遞次補用。臣部毋庸開缺請補。俟大功告成後。再行照舊辦理。從之。○以故四川建昌道屬蘇述土百戶塔布木子却塔爾襲職。○壬戌。諭曰。睿親王多爾袞。當

世祖章皇帝冲齡踐阼時攝政有年。威福自專。不能恪盡臣節。身歿之後。因其屬人首告。經諸王大臣定罪除封。成案具在。第念我朝定鼎之初。睿親王實先統衆入關。肅清京輦。檄定中原。前勞未可盡泯。今其後嗣廢絕。而墜域之在東直門外者。歲久益就榛蕪。亦堪憫惻。著交內務府。派員前往相視。其墻屋傾頽者。酌加繕葺。仍為量植松楸。並准其近支王

公等。以時祭掃。用昭朕篤念成勲。瑕瑜不掩之至意。○又諭。本日召見朝銓。見其精神委頓。現在病尚未愈。著留京調治。俟病痊之日。另行補用。所有盛京刑部侍郎員缺。著喀爾崇義補授。其奉天府府尹事務。著瓦爾達兼管。○諭軍機大臣等。近聞西藏所用鐵鍋。因彼處地勢較高。不宜鑄造。皆由他處鑄成運送。推原其故。或因高處多風。鑄造不能堅固。亦未可定。礮之與鍋。雖係兩物。而范金則同。溫福等所鑄之礮。每易炸壞。諒以番境鮮有平地。而溫福等又不知此理。總於山上鑄造。徒費物材。不濟於用。朕深為繫念。著傳諭溫福。阿桂。豐昇。額等。此後鑄鑄巨礮。須擇卑下少風之地。妥為成造。○又諭。據舒赫德奏。稱巴木巴爾。回至游牧。酗酒虐下。種種乖張。當經嚴札訓飭等語。巴木巴爾。人本蠢頑。舒赫德既行申飭。可密令雅郎阿等。加意看守。如不知悛改。伊屬下人。或有窮迫逃避違抗等

情殊不成事。現係耕作之時。巴木巴爾不遵期奉行。亦屬無濟。伊既欲往伊犁。不如暫且留住。伊子達木拜扎勒桑。稍知道理。令雅郎阿挑好軍桑。令其遵奉指示。妥為耕種。孳養牲畜。倘渥巴錫策伯克多爾濟等。不知辦理原由。妄生疑懼。舒赫德可將此明白曉諭。咸令知悉。○安徽巡撫裴宗錫議。覆布政使楊魁奏。請農忙不准停徵積欠錢糧一摺。據稱三十六年以前。未完正耗。及因災緩徵帶徵等項。並奏銷案內未完銀兩。請照江蘇省三十五年奏准之例。雖遇農忙。不准停徵。實為清釐積欠起見。事屬可行。應如所奏。除因災分年帶徵者。照例農忙停徵外。其餘仍按限催徵。不准停緩。庶年清年額。不致積重難完。得旨。如所議行。○癸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曰。勒爾謹奏。巴里坤地方。近來生息增繁。兵民子弟。敦書講射。漸已

蔚然可觀。請照烏魯木齊迪化寧遠二廳封題代試之例。專設學額一摺。已批交該部議奏矣。自平定西陲以來。關外耕屯日闢。商旅往來。生聚滋繁。久已共安作息。其秀民並知蒸蒸向化。絃誦相聞。漸成樂土。前已議准辦事大臣所奏。於烏魯木齊等處。專設學額。今巴里坤復請照例。取進生童。將來人文日盛。即當建置膠庠。使遐方文德誕敷。聲教廣被。實從來所未有。惟是該處民居稠密。閭井殷

繁。兼之屬國來王。征輶輻輳。實為邊陲一大都會。今既議定學額。而原駐僅一同知。尚於體制未合。自應將巴里坤改設為府。烏魯木齊改為屬州。或將安西府移於巴里坤。而改安西為州。並令統隸於邊郡規模。尤為閎遠。其應如何定制設官。酌予嘉名。及建立學校之處。著大學士九卿詳悉妥議具奏。尋議查安西府距嘉峪關不遠。應改為直隸州。將所轄淵泉縣裁。應設州判學正吏目等官。將淵



泉縣縣丞訓導典史裁改原設玉門敦煌二缺仍為屬縣巴里坤改設知府添附府知縣一員應設經歷教授以安西原缺移駐經歷兼管司獄烏魯木齊同知改為知州倉大使改為吏目仍管倉大使事添設學正一員原設寧遠城通判改為州同特訥格爾縣丞改為州判附近之闡展同知哈密奇臺兩通判均歸巴里坤新設知府管轄至哈密迤南馬蓮井迤北相去寫遠應令該督酌添佐雜一員現議改設府州縣沿邊各缺定為繁難最要令該督於陝甘兩省滿員內揀調安西州並新設州同州判定為邊缺亦揀員調補應添學額歲科兩試每次取進文童四名歲試武童四名由學政封題令該道考試武童外場該道與駐劄大臣會考至各該處應建文廟衙署改頒印信一應事宜該督會同巴里坤烏魯木齊辦事大臣詳細議奏所有改設府州縣應予嘉名伏候欽定得旨如所議行

尋定府曰鎮西府州曰迪化州縣曰宜禾縣○又諭內閣奏各省大計具題俱應有藩臬考語清單隨本進呈今查直隸等七省並未一體辦理請將辦理舛誤之督撫交部察議等語各省藩臬考語督撫於屬員賢否摺內原俱填注具奏其隨大計本進呈之處並非向來久定章程亦非由朕特旨定例者第因熊學鵬條奏部議准行所有本內夾單不過存部備查原未嘗憑此為黜陟各督撫之辦理參差尚不得謂之大過而細覈其舛誤之由亦必係吏部行文未能明晰所致非督撫故違成例者可比此次俱著免其交部嗣後遇大計之年著督撫等於藩臬考語另摺具奏時聲明交部存案毋庸再於本內夾單以昭畫一著為令○諭軍機大臣等昨偶閱平定金川方略內載副將張興在馬邦失陷一條稱賊有石礮法安設木架以機發石傷人所及不過百步而木架一著鎗礮即倒乃官

兵並不施放鎗礮。擊燬木架。任其安設。以致失利等語。石塊體質沉重。本難及遠。即以機發石。亦止二三十步。斷無能及百步之理。況賊番木架。可用鎗礮轟摧。尤屬易制。其所云可及百步者。必係當日綠營怯誑之習。張大其詞耳。第金川賊番。既有此用機發石之法。我兵現在進剿。不可不知。倘見賊番設有木架。即當相度遠近。用鎗礮隨即擊毀。其機石自無所施。斷不可因賊番有此伎倆。稍生畏怯。然亦不可不設法防範。著傳諭溫福等知之。○甲子。以舉行仲春經筵。遣官告祭。

奉先殿。

傳心殿。

上御文華殿。講官暨侍班之大學士九卿詹事等。行二跪六叩禮。分班入殿內序立。直講官四人。出就講案前。行一跪三叩禮。復位。直講官永貴。王際華。進講大學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二句。講畢。

上宣御論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相近。故好惡亦近。習相遠。故好惡亦遠。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蓋以性近而言。非以習遠而言也。即以父母與子觀之。其孩提懷抱之時。性無不近。至於成童。宜室。必以漸而遠。且數之多者。無過於萬。而民之數。則不啻萬萬也。以一人而同。不啻萬萬人之好惡。雖至愚亦知其難。然此乃以其習遠而言。非以其性近而言也。以性近而言。湛然天理。仁義禮智根於心。雖物至而好惡形。亦莫不以正。又安得有不同乎。如是。則飽煖安逸之好。饑寒困苦之惡。所以與民同者。皆其施為經營之末而已。堯之於舜。舜之允諧。夫豈勞勞於萬萬民之各同其好惡哉。講官暨侍班官跪聆畢。興。直講官德福。奏曰。修進講尚書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二句。講畢。上宣御論曰。乾之文言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大有之彖曰。應乎天而時行。此傳說慮善以動。

動惟厥時。所由昉乎。一日二日萬幾。幾即慮也。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其憲天。故慮無不善。而動皆合宜。若必待事物之來而後慮之。慮焉而又擇其善而動以時。則其失時亦已遠矣。王安石夏葛冬裘之譬。非不切近。然彼惟審於寒暑之宜。而昧於幾慮之先。故動至弗善。而違天拂民。有所不顧。然則有司化處事之責者。可不懼哉。講官暨侍班官跪聆畢。大學士劉統勳協辦大學士尚書官保奏曰。皇上睿智性成。熙和化洽。綜萬事萬物之要。而先握其樞機。協同好同惡之情。而普綏以康阜。是以一心運中和之極。而八方躋仁壽之庥。臣等幸侍

講筵。親承

聖訓。不勝榮幸。奏畢。諸臣出就拜位。行二跪六叩禮。禮成。

上還宮。○乙丑。遣官祭

先醫之神。○諭曰。豐昇額等進攻之路。從前

不過牽綴賊勢。今此路既須一併攻剿。似所有兵力亦覺稍單。其應作何設法抽撥之處。並著溫福。阿桂。劉秉恬。通盤籌畫妥協。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尋劉秉恬奏當噶爾拉一路除分撥革布什咱布拉克底及各處要隘外。惟美諾。布朗。郭宗。黨壩等處添駐官兵。原擬派調川兵二千。嗣因存營兵數無多。酌減四百。今綽斯甲布需兵孔亟。應即將備調之四百撥往。得旨嘉獎。○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淮安關短少贏餘銀兩。經戶部議交該督查覈。曾降旨令高晉派委大員嚴密訪查。尚未見覆奏。今據工部議奏宿遷關乾隆三十七年僅收銀四萬二千四百餘兩。不敷正項銀六千四百餘兩。並請交該督一併確查等語。已依議行矣。關稅正額定有常例。豈容任意虧缺。且查該關贏餘或間有贏縮。而正項則從無不足之時。即云去年糧食雜貨等船過關稀少。何至正額亦短至六千餘兩。殊出情理。

之外恐該監督等有微多報少及影射侵隱情弊著傳諭高晉即將宿遷關正額短少緣由派委明幹大員一併詳細訪查據實具奏毋稍隱飾。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叅贊大臣副都統舒常奏據駐劄覺木交糧員王嘉猷稟稱行至泥峙岡途中樹林內突出十餘人經官兵擊退惟護糧兵王禮一名陣亡等語。臣等嚴飭各隘口加謹防範倘有賊人當盡力殲戮不致疎虞。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等奏巡檢王嘉猷遇賊一摺因思昨歲舒常亦曾奏及十二月初三初四初九十一等日並有賊在林澗中潛匿圖竊牛馬糧臺實屬不成事體西南兩路官兵經過之後並無此等情事獨此路屢有賊衆潛出滋擾諒必由綽斯甲布而來其事甚有關係不可不留心防範亦不可稍露端倪為番衆窺測至後路嚴密防查實為第一要義雖豐昇額等現派副將董果在彼專司但此等巡防

要務恐綠營循分供職之員尚不足恃劉秉恬現駐美諾經理糧運軍臺伊係現任總督呼應甚靈無須鄂寶協助著鄂寶即速前往綽斯甲布軍營後路帶兵駐守並催趲糧運設有此等賊匪潛出即督官兵痛加殲戮俾其知所畏懼庶豐昇額等於進攻達爾圖一帶賊寨得以乘勝深入無後顧之虞方不致時厯朕念至豐昇額等進攻之路從前不過牽綴賊勢今此路既須一併攻勦所有兵力似覺稍單其應作何抽撥之處並著傳諭溫福阿桂劉秉恬通盤籌畫妥協辦理奏聞。軍機大臣等議覆安徽學政朱筠條奏搜輯遺書事宜一漢唐遺書已少遼宋金元之經注文集及九流百家子餘史別若無刊本請購取官鈔等語應遵奉前旨如係家藏未刊之書繕錄副本將原本給還仍令各省妥協蒐採一宋臣鄭樵作圖譜金石二畧歐陽修趙明誠則錄金石叢崇義則錄圖譜並為考

古依據請兼收圖譜一門。將各省所有鐘銘碑刻拓取彙選。查古今金石源流可供考證者具在。至山林荒寂之所必令官為拓取。恐致紛擾。毋庸瀆辦。一前明永樂大典一書陳編羅載。請擇其中若干部分別繕寫以備著錄。查此書原共二萬二千九百餘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冊。就原書目錄檢查其中不恒經見之書頗有。若概不分別選擇殊非採訪遺書本義。應揀派修書翰林逐一查校。如有實無傳本而各門湊合尚可成書者。摘開書名伏候訓示。一前代校書著錄如七畧集賢書目。崇文總目等編俱可師法。應令儒臣於每書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敘於卷首。以便觀覽。查宋王堯臣等崇文書目。晁公武讀書志。就所藏書籍編次目錄另為一書。最為簡當。應倣其體例。分經史子集詳載部分卷數。撰人姓名。垂示久遠。得旨。軍機大臣議覆。朱筠條奏內將永樂大典擇取繕寫各自為書一節。

議請分派各館修書翰林等官前往檢查。恐責成不專。徒致歲月久稽。汗青無日。蓋此書移貯年深。既多殘缺。又原編體例分韻類次。先已割裂。全文首尾難期貫串。特因當時採摭甚博。其中或有古書善本。世不恒見。令就各門彙訂。可以湊合成部者。亦足廣名山之室之藏。著即派軍機大臣為總裁官。仍於翰林等官內選定員數。責令及時專司查校。將原書詳細檢閱。並將圖書集成互為較覈。擇其未經採錄而實在流傳已少。尚可裒輯成編者。先行摘開目錄奏聞。候朕裁定。其應如何酌定規條。即著派出之大臣詳悉議奏。至朱筠所奏。每書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敘於本書卷首之處。若欲悉倣劉向校書序錄成規。未免過於繁冗。但向閱內府所貯康熙年間舊藏書籍。多有摘敘簡明畧節。附夾本書之內者。於檢查洵為有益。應俟移取各省購書全到時。即令承辦各員將書中要指彙括

總敘厓畧黏貼開卷副頁右方用便觀覽餘  
依議欽差尚書裘曰修等奏查盛京民典  
旗地計十二萬餘晌蒙恩動帑回贖請嗣後  
原業旗人自能耕種准其撤回原佃民人欠  
租官為催比如抗拒不交徹地另行招佃至  
帑項未經扣完以前旗人不能自種佃戶又  
無拖欠遽將地畝撤回者治罪示儆得旨所  
奏是依議豁除江蘇上元江寧二縣坍沒  
民田十四頃七十二畝有奇額賦是日起  
上以祭

社稷壇齋戒三日○丙寅諭據阿桂等奏進攻  
金川當噶爾拉山梁於正月二十日分路派  
兵乘風雪前進奪其大小石卡十座用礮轟  
斃賊衆甚多二十四日晚復派兵分路攻擊  
殲其大頭人二名小頭人四名併鎗斃賊屍  
三十餘具負傷者五十餘名各等語此次官  
兵進剿當噶爾拉雖未能全克賊寨而阿桂  
等調度有方帶兵之將領俱能奮勇出力奪

殲賊甚屬可嘉阿桂明亮著交部議敘其  
在事之將領弁兵著阿桂等查明覈定功績  
等差咨部分別議敘又據奏雲南尋霑營馬  
兵田元慶於迎敵時奮勇趕殺賊目馬兵涂  
登必越東前迎砍斃賊人等語田元慶涂登  
必尤為綠營兵丁內勇往出色之人宜加優  
獎著交與溫福阿桂等遇有軍營千總缺出  
即行坐補並各賞銀五十兩以示鼓勵○又  
諭據阿桂奏此次各省調征綠營官兵接仗  
奮勉為向來所無而受傷殘廢者亦復不少  
業經親行查驗傷輕易愈者仍令留營調養  
實在難以向愈者遣回原營第恐各省督提  
因該兵不能操演即將名糧開除轉因勇往  
受傷無以資其養贍其情似屬可憫等語所  
奏甚是此次征剿金川調到各省綠營官兵  
頗知衝鋒打仗越險進攻屢著勞績業經隨  
時降旨擢賞而其中臨陣受傷及在山梁凍  
損手足者均屬勇往出力之人與尋常因病

遣回者不同。今以殘廢回營。若該管官遽將伊等名糧開除。使其不能藉升斗以自給。殊非所以示體卹。著諭令雲貴陝甘四川湖廣各督提等查明此項因傷遣回殘廢兵丁。如實在不能操演技藝者。不妨令其充當看守門庫等項差使。如并此不堪驅遣者。即令其子弟頂補名糧。若并無子弟可補者。仍給與守糧一分以贍其家。俾得共資餽給安養餘年。用昭格外加恩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

諭據伊勒圖奏。三等待衛薩喇善舊疾復發。病故等語。薩喇善此次料理。策伯克多爾濟游牧尚屬奮勉。著加恩追贈副都統職銜。一切應得卹典。即照副都統之例給與。○又諭曰。薩喇善已經病故。策伯克多爾濟游牧照管乏人。巴爾品著調往策伯克多爾濟游牧。照管辦事。桂林著賞給三等待衛職銜。前往默們圖游牧。代巴爾品照管辦事。○兵部議覆左副都御史羅源漢奏。稱漕船所雇短絳

奸匪甚多。并有不法舵工水手窩頓。應責令本幫千總實力稽察。定以議敘議處。以示懲儆。應如所奏。本幫船戶容留奸匪。將該管千總等照失察營兵窩盜例。降二級調用。如能拏獲盜首及積案巨窩。即照拏獲鄰境盜案例。陞賞船戶人等。容留分贓。照例治罪。倘有頻呼不應救護不力者。亦查明分別治罪。至漕船入境。應令捕盜同知通判協同催趲官查拏。如有疎防。照盜賊經過不行窮追例。議處從之。○丁卯祭

先師孔子。遣大學士劉統勳行禮。○諭曰。李宗文已補授禮部侍郎。伊現出學差。所有禮部侍郎事務。著謝墉署理。○又諭據努三等奏。原任同知佟祿前在巴里坤同知任內。有應追覈減銀五千七百餘兩。實在無力完繳。請將佟祿現在應得俸銀。並伊子姪等錢糧內坐半扣還等語。隨交部查該員係何項追賠。據戶工二部查稱。佟祿任內有因建蓋兵



房借支辦料停建後變還未完及採買屯田牛馬辦理兵房工程製辦口袋各項覈減者多半係軍需奏銷之案官員經辦軍需銀款理應覈實報銷如果有冒報浮銷糜帑飽索者豈惟著落追賠並當按例治罪若僅係辦理不善及經部照例覈減該員並無侵冒情弊如離任後力不能完自應於該管上司名下分攤賠繳設係承辦急需要務一時猝辦應差而購辦物價不能悉符常例致干部駁勒賠是該員意在急公與濫費者有間又應查明酌量寬免以歸允當其應如何分晰查辦之處著各該部詳悉定議具奏所有佟祿名下應追各項覈減銀兩俟該部查明具奏再降諭旨尋奏原任同知佟祿應追覈減銀兩雖無侵冒情弊亦難寬免至各上司代賠之例該員係現任職官並非無俸可扣應照例一半令佟祿繳出一半令從前該管上司攤賠至建蓋兵房一款初議移駐兵三千五

百名後改一千五百該員奉委趕辦以致購料過多尚係急公此項原領銀八千兩除已繳外尚短銀二千四百六十四兩應予寬免嗣後軍需案內應追銀兩有與此事例相同者請即照此辦理從之○戊辰祭

大社

大稷

上親詣行禮○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己巳定邊將軍大學

士溫福奏據功噶爾拉守卡遊擊王滇將金川投出番人敦巴一名押送到營臣親行研訊供係金川革退頭人情願投降指引官兵攻打並求賞給白旗招降等語查敦巴懷忿來投亦屬情事所有惟招降一節當此攻勦伊始逆酋恃險抗拒未受創懲若遽行招降反為賊人輕視臣現令敦巴隨營効力俟攻破險要兵威大振時再請旨酌辦諭軍機大臣等勦撫兼施固兵家制勝之一法而用之

貴審其時。若當賊衆窮蹙時。藉以迎機而導。即可散其黨羽。慰其後望。事理順而成功自易。若賊未受創生畏。惟當一意進攻。不宜稍涉遷就。倘無端招誘。徒為賊所竊笑。即賊詭稱款附。且恐墮其術中。不可不加審慎。今溫福既堅持定見。不肯輕率招降。而阿桂亦明習軍務。胸有成算。即豐昇額向隨在滇中。亦曾閱歷。而各路叅贊領隊大臣等。並多勇幹得力之人。分道進勦。自能迅奏膚功。共荷酬勲茂典。惟願伊等益加奮勉。早副朕懷。○庚午

孝康章皇后忌辰遣官祭

孝陵○諭昨據軍機大臣議覆朱筠條奏校覈永樂大典一摺。已降旨派軍機大臣為總裁。揀選翰林等官。詳定規條。酌量辦理。茲檢閱原書卷首序文。其言採掇蒐羅。頗稱浩博。謂足津逮四庫。及覈之書中。別部區函。編韻分字。意在貪多務得。不出類書窠臼。是以躋駁

乖離於體制。未為允協。即如所用韻次。不依唐宋舊部。惟以洪武正韻為斷。已覺凌雜不倫。况經訓為羣籍根源。乃因各韻轆轤於易。先列蒙卦於詩。先列大東於周禮。先列冬官且採用各字。不論易書詩禮春秋之序。前後錯互。甚至載入六書篆隸真草字樣。撫拾米芾趙孟頫字格。描頭畫角。支離無謂。至儒書之外。闌入釋典道經於古柱下。史專掌藏書守先待後之義。尤為枘鑿不合。朕意從來四庫書目。以經史子集為綱領。裒輯分儲。實古今不易之法。是書既遺編淵海。若準此以採擷所登。用廣石渠金匱之藏。較為有益。著再添派王際華。袁曰修為總裁官。即會同遴簡分校各員。悉心酌定條例。將永樂大典分晰校覈。除本係現在通行及雖屬古書而詞義無關典要者。不必再行採錄外。其有實在流傳已少。其書足資啟牖。後學廣益多聞者。即將書名摘出。撮取著書大指。敘列目錄。進呈

候朕裁定彙付剗刪。其中有書無可採而其  
名未可盡沒者祇須註出簡明畧節以佐流  
傳考訂之用不必將全部付梓副朕裨補闕  
遺嘉惠士林至意再是書卷帙如此繁重而  
明代歲役僅閱六年今諸臣從事釐輯更係  
棄多取少自可剗期告竣不得任意稽延徒  
誚汗青無日仍將應定條例即行詳議繕摺  
具奏尋議查永樂大典一書但誇繁博殊無  
體例蒐羅古籍採錄固在無遺別擇尤宜加  
審今欲徵完冊以副秘書則部分去取不可  
不確加校覈謹遵旨將應行條例公同悉心  
酌議此後如尚有應行酌辦之處隨時另行  
妥議具奏再此書卷帙浩繁必須多派人員  
方能迅速排纂謹派分校翰林官三十員專  
司纂輯仍派辦事翰林並酌選軍機司員作  
為提調翰林院典簿等官作為收掌常川趕  
辦毋致作輟再查翰林院署內迤西房屋一  
區從前修輯皇清文頤功臣列傳各書在內

纂辦此次應即將此項房屋作為辦事之所  
檢查較為近便得旨依議將來辦理成編時  
著名四庫全書○辛未

上御勤政殿聽政○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遣官祭

關帝廟○諭曰阿桂著在議政處行走○又  
諭據舒赫德奏稱和碩特貝勒恭格出痘身  
故請旨將伊身封爵令伊子承襲等語恭格  
因痘身故情殊可憫著加恩賞銀一百兩其

恭格貝勒封爵即著伊長子台吉德勒克烏  
巴什承襲○予故刑部侍郎加贈尚書銜錢  
維城祭葬如例謚文敏○壬申以詹事嵩貴  
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旌表守正捐軀  
之廣東英德縣民林大猷妻吳氏○癸酉諭  
兵部將各處保送人員帶領引見記名為簡  
任副參之用俟有奏請試用省分再行揀發  
其未經揀發以前各項差務仍須照常奮勉  
如因已記名於一切應辦事件苟且因循此

等惡習斷不可長著各該管大臣訓飭記名人員務宜勉力當差倘有怠惰之員即著據實叅處毋得徇隱○又諭曰豐昇額等隊內侍衛官員無幾不敷分領各隊是以今日兵部將各營保送記名以副將等官簡用之員帶領引見時視其中漢仗好曾歷行陣者揀選十四名作為二起以護軍叅領全保山東保副護軍叅領保德捕盜步軍校音德赫藍翎侍衛王維賓護軍校巴彥保驍騎校光明福等為頭起以火器營護軍叅領果申泰副護軍叅領明泰委署護軍叅領花連泰前鋒校巴綢阿火器營護軍校國觀驍騎校五達子守備金光裕等為二起所有伊等應得款項該部即照例辦給頭起著於本月十八日起程二起著於二十一日起程俱著馳驛前赴軍營令豐昇額等酌量領隊委用○理藩院覆奏黑龍江將軍傳玉奏稱俄羅斯邊界去黑龍江甚遠遇有事件該總管兩處通詳

恐有掩飾遲誤之弊請嗣後令黑龍江將軍與辦理俄羅斯邊務官員札商具奏又稱呼倫貝爾向設卡四十七處內珠爾特等十二處一年一換原為慎守邊防起見恐日久情生且與俄羅斯熟習易滋事端請將各官兵挑年力強壯者分作三班三月一換每月仍派總管一員巡察俱應如所請行從之○以原任內閣學士全魁為詹事○甲戌諭據舒赫德奏辦給和碩特糧石數目係哈喇沙爾原文既未能明晰開寫伊犁承辦章京等又未詳加查覈以致錯誤請將該二處承辦章京等交部議處舒赫德實麟俱未經查出請一併交部察議等語辦給和碩特糧石報銷錯誤係實麟承辦事件舒赫德尚屬無罪著從寬免其交部察議實麟及承辦章京等俱著交部分別議處○又諭據伊勒圖奏稱戴三等侍衛頂翎之通事厄魯特圖魯蒙格通說事務頗能明晰凡於差使奮勉行走甚屬

得力。可否將圖魯蒙格所戴三等侍衛頂翎賞給半俸之處請旨等語。著照伊勒圖所奏圖魯蒙格照三等侍衛銜賞給半俸。○又諭昨日所派令往豐昇額等軍營之護軍叅領山東保等十四員內守備金光裕之母年老有疾並無奉侍之人。金光裕不必令往軍營其餘十三員俱係各營保送以副叅遊守記名俟各省請發人員時朕於其中酌量漢仗好曾歷練者揀選發往。現今軍營既有各省

實錄卷九十六

三

綠營官員即係伊等應陞之缺著交溫福阿桂豐昇額等俟伊等到豐昇額軍營時三路軍營無論何路出缺但酌量伊等出力行走可以陞用者各於應陞之缺奏補其某人應用某職之處著一併開單齎往。○又諭據索諾木策凌等奏稱派委護送莊浪兵丁馬匹之驍騎校錫南並不帶領馬羣惟隨伊家口車輛前往殊屬不合請將錫南革去驍騎校等語錫南係特派送馬之員理宜帶領馬羣

行走乃並不經心置之不顧隨伊家口行走甚屬不堪其罪不止應革索諾木策凌等但將錫南奏請革職甚不曉事體錫南著革去驍騎校仍著枷責以昭炯戒。○又諭大藏經中咒語乃諸佛秘密心印非可以文義強求是以概不繙譯惟是呪中字樣當時譯經者僅依中華字母約畧對音與竺乾梵韻不啻毫釐千里之謬甚至同一漢字亦彼此參差即如納摩本音上為諾牙切下為模倭切而

平定人字三

三

舊呪或作曩謨或作奈麻且借用南無者尤多皆不能合於正其他牽附乖離類此者難以縷數嘗命莊親王選擇通習梵音之人將全藏諸呪詳加訂譯就正於章嘉國師凡一句一字悉以西番本音為準參之蒙古字以諧其聲證之國書以正其韻兼用漢字期各通曉編為四體合璧大藏全呪使唄唱流傳唇齒喉舌之間無與銖黍而於呪語原文一無增省且按全藏諸經卷帙編次字樣並為

標注以備檢查。書既成。序而壽之。剞劂列為八函。茲裝潢藏工。著交該處查明京城及直省寺院。向曾頒過藏經者。俱各給發一部。俾緇流人衆。展卷研求。了然於印度正音。本來如是。不致為五方聲韻所淆。庶大慈氏微妙真言。闡揚弗失。不可謂非震旦沙門之幸。若僧徒等。因傳習已久。持誦難以遽調。憚於改易字音者。亦聽其便。將此傳令各僧衆等知之。○又諭大藏漢字經函刊行已久。而蒙古

聖恩之厚

三

字經亦俱繙譯付鐫。惟清字經文尚未辦及。揆之闡教同文之義。實為闕畧。因特開清字經館。簡派皇子大臣。於滿洲蒙古人員內。擇其通曉繙譯者。將藏經所有蒙古字漢字兩種。悉心校覈。按部繙作清文。並命章嘉國師董其事。每得一卷。即令審正進呈。候朕裁定。今據章嘉國師奏稱。唐古忒甘珠爾經一百八部。俱係佛經。其丹珠爾經內有額訥特珂克得道大喇嘛等所傳經二百二十五部。至

漢字甘珠爾經。則西方喇嘛及中國僧人所撰。全行列入。今擬將大般若大寶積大集華嚴。大般涅槃中阿含等經。及大乘律全部繙譯。其五大部支派等經八種。并小乘律。皆西土聖賢撰集。但內多重複。似應刪繁就簡。若大乘論小乘論共三千六百七十六卷。乃後代祖師在此土撰述。本非佛旨。無庸繙譯等語。所奏甚合體要。自應照擬辦理。粵自白馬馱經。梵文始傳。震旦其間名流筆授。展轉相

聖恩之厚

三

承雖文字語言未必即與竺乾悉協。然於佛說宗旨。要不失西來大義。逮撰集目錄者。以經律論區為三藏。於是大乘小乘。裒集滋繁。且於佛經外。兼取羅漢菩薩所著贊明經義者。以次類編入部。在西土諸佛弟子。尚係親承指授。或堪羽翼。宗風泊乎唐宋。以降緇徒支分派別。一二能通內典者。輒將論疏語錄之類。覲得續入大藏。自謂為傳燈不墜。甚至拉入塔銘誌傳。僅取鋪張本師宗系。乖隔支

離與大慈氏正法眼藏去之愈遠殊不思此等皆非佛說真言列入續藏內已為過分豈可漫無區別如章嘉國師所云實釋門之公論也昔我

皇考曾命朕於刊刻全藏時將續藏中所載叢雜者量為刪訂嗣朕即位後又令大臣等覆加校覈徹去開元釋教錄畧出辨偽錄永樂序讚文等部其錢謙益所著楞嚴蒙鈔一種亦據奏請燬徹所有經板書篇均經一體芟

增錄卷之六

五

汰期於澄闡宗門茲清字經館正當發凡起例之始如不立定規條致禪和唾餘剽竊亦得因緣貝夾淆亂經函轉乖敷揚內典之指可將章嘉國師奏定條例清單交館詳晰辦理並傳諭京城及直隸各寺院除現在刊定藏經毋庸再為刪削外嗣後凡別種語錄著述只許自行存留倘有無識僧徒妄思裒輯彙錄詭稱續藏名目覬欲竄清正典者俱一概永行禁止庶幾梵文嚴淨可以討真源而

明正見但此事關係專在釋教毋庸內閣特頒諭旨著交與該管僧道處行知各處僧綱司令其通飭僧衆人等永遠遵行○定邊右副將軍尚書阿桂領隊大臣副都統銜明亮奏納扎木靠西山梁前經官兵占據現又令伍岱等設法拏卡再行進逼以便攻擊二月初二日子刻伍岱等帶兵三百乘賊不覺奪據碉前山梁現已拏卡二座卡牆一道距賊甚近俟將新鑄之礮運至梁上望東平打既為得力而德赫布等所帶之兵又順山梁自南而北向上合力轟摧賊碉自難支守一得此礮即可審察情形繞截賊後又據巴旺布拉克底土司等稟稱有納爾布普寺喇嘛齊楚木永仲帶領徒弟並小金川番民男婦十五人來至該土司地方臣當即令押送至營親加訊問該喇嘛等供稱前因僧格桑帶往念經遂被留住曾勸僧格桑投誠不聽大兵攻破美諾僧格桑押令同往金川行至勒烏

實錄卷之六

三



圍見莎羅奔始允放回在噶拉依沿途見有金川搶去番人飢餓不堪因係向來認識是以帶出等語查番人素信喇嘛聽其自去自係情理所有該喇嘛本係明正人即交該土司收管至帶來番衆交五福酌量安插留心防範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連日築卡進逼情形所辦尚好至另摺所奏將脫出之小金川喇嘛安插明正土司一事所辦未為妥協此等喇嘛既與僧格桑素為接洽難保其不探聽內地之事與賊潛通消息斷不宜仍留番境著傳諭阿桂等即將喇嘛齊楚木永仲及其徒扎什車爾真伊什隆真三人押送來京以備訊問○吏部議覆廣東布政使姚成烈奏稱廣東商籍中式舉人截取知縣時向不聲明商籍選缺例無迴避查此等商籍與土著相同若聽其服官斯土難保無瞻徇請託之弊請照寄籍之例一體迴避應如所請並通行各省照例辦理從之○旌表守正

實錄卷九百二十六

五

捐軀之河南商邱縣民李三疇妻楊氏

實錄卷九百二十六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二十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二十七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等謹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等謹將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副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等謹將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等謹將尋常

敕修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二月乙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宋元俊本一綠營武弁因其久在川省稍悉番情當小金川用兵之初伊率衆前往克復明正侵地尚知奮勉是以由遊擊洊擢總兵用示鼓勵乃伊險詐性成自以既叨委任遇事意存取巧全不實心自効且於墨壘溝貽誤之後惟恐日久情形顯露因為先發制人之舉於上年五月內與阿爾泰會叅桂林乖張欺罔各款情節甚為重大

經朕特派福隆安前往審訊則所奏多屬捏飾而宋元俊平日臨陣換戴小帽以避賊人鎗擊至薛琮失陷一節桂林曾派令帶兵往援以無路可進為詞竟行退回又欲改由革布什咱取道亦遷延未往又於叅奏之後向王萬邦恐嚇改供且教令彼此串寫字帖為據并宣言我若不叅倒桂林必令我帶陝甘兵前去若去就同薛琮一樣不去必被叅劾各情節俱行逐一究出是其設心傾陷天良盡喪實出情理之外是以質訊確實即傳諭令將宋元俊革職拏問并將伊任所原籍家產貲財查抄以申軍紀尋因福隆安阿桂摺奏宋元俊尚習番地情形軍營現資驅策若令其帶罪自効俟將來功過相抵或可收效桑榆因復降旨加恩將伊原籍查出家產給還并仍留其總兵之任俾知感悔圖報乃伊貫盈罰亟為天理所不容旋即自行病斃猶念其身既歿其前此一切罪狀姑且置之不

問原屬格外從寬。至薛琮等被困。桂林既派宋元俊帶兵往援。乃竟逗遛未進。桂林因何不即將伊據實叅奏。實不解其何意。曾諭令舒赫德。俟桂林到伊犁時。嚴訊確供具奏。今舒赫德奏到。訊據桂林供。桂林一聞薛琮告急。即派宋元俊帶兵齎糧。星夜赴援。宋元俊以該處山勢陡險。難進為詞。稟稱必須從布拉克底與金川交界之所。帶革布什咱土兵。從山梁壓下。較為得力。桂林即飭作速起身。伊仍遷延不進。桂林未能即時叅奏。實屬糊塗錯謬等語。宋元俊若當桂林派往救援。即從薛琮原路。統兵急進。賊衆聞我援兵聲勢。自必望風解散。薛琮等未嘗不可全師而還。孰意其惟圖自全。坐視不救。是薛琮及官兵二千餘人之命。皆由宋元俊一人甘心膜視所致。言之實堪痛恨。使其身尚在。即立行正法。已不足以謝臨陣捐軀之衆。若因已伏辜誅。猶任其子孫得以保守家業。國法安在。且

現值官兵進剿之時。信賞必罰。乃軍行第一要義。倘於此等有心詭怯誤公之人。更加曲賞。將何以激勵我將士。使人人皆知用命乎。著高晉即將宋元俊二子。宋粵宋魯。拏解刑部治罪。如宋粵尚未自川回籍。即著川省及沿途督撫於所到之處。查拏解部。其原籍家產。高晉即行嚴密查抄。其任所貲財。著富勒渾一併查辦。毋任少有隱匿。寄頓俾在營將弁兵丁等共知身受國恩。良心不容自昧。雖一時物故。暫稽刑法。而日後罪狀盡出。亦必難邀寬典。凡有敵愾致身之義者。可不憬然猛省。勉圖實殫心力。以期功成受賞。身名俱泰乎。將此通諭川省各路軍營。咸令知悉。諭軍機大臣等。閱所有各土司全圖。以溫福現攻之功。噶爾拉山計之喀爾薩爾在其北。其所擬分兵進攻之昔嶺。又在喀爾薩爾之北。似必須攻克功噶爾拉喀爾薩爾兩處。然後能至昔嶺。溫福既云覓道斷非仍就此路。

而行。近據劉秉恬奏稱。聞溫福派兵自功噶爾拉越山來至簇拉角克溝。由此進攻昔嶺。並稱簇拉角克溝口距布朗郭宗不過十餘里等語。是溫福所派分勦昔嶺之兵。仍須回至小金川地面。再由間道前往。自可繞過現攻險隘。以收腹背夾攻之益。但按圖覈計。殊難明晰。著溫福將現在攻勦道路山梁形勢。確定方向。詳悉繪圖具奏。再閱圖內。金川四面皆土司地方環繞。且有官軍分布夾攻。惟其北由黨壩而出。即係郭羅克界。前曾屢次計及。逆酋當窮蹙之時。必由黨壩軼出。藏匿郭羅克。故令董天弼駐守防截。並諭溫福妥酌辦理。此時尚未據覆奏。著再傳諭董天弼此事。專責成於彼。若兩逆酋由此路潛逃。董天弼能立時擒獲。自當錄其功績。倘漫不經心。任其免脫。則罪無可逭。或兵尚不敷。不妨據實陳奏。再為添派。免使日後以力弱藉口。○旌表守正捐軀之安徽虹縣民姚士秀妻。

宋氏。○丙子。諭軍機大臣等。據富勒渾奏。試用典史潘觀龍押解餉銀。至汶興站二道橋地方。該員查點失去站夫劉尚友背運一鞘。當即嚴查緝獲。審明正法。仍請將解員潘觀龍革職。留於軍營効力贖罪。站員典史胡期伯。把總劉興漢。交部嚴加議處等語。軍營鞘餉最關緊要。若解員等漫不經心。既已疎縱於前。又不能及時追捕於後。自應於革職追賠之外。仍行治罪示懲。如失鞘後解員等立即查明自行將銀犯並獲。是該員尚知奮勉自贖。其咎止於降留罰俸。倘係該地方員役捕得。與潘觀龍等無涉。仍如該署督原請分別革職議處。今該署督摺內並未聲敘何人緝獲。殊欠明晰。著富勒渾另行詳悉查明具奏。此旨著隨軍報之便傳諭知之。○又諭據溫福奏。令五福前往黨壩。朕思五福究不若董天弼之練習。昨已有旨將黨壩防堵逆酋逃竄一事。責成董天弼。著仍遵前旨。令董天

弼遠往駐防其布朗郭宗等處董天弼所辦之事即交五福代辦至董天弼前赴黨壩並非進剿不過設卡守巡似無須再添兵力其美諾雖不虞賊番逸出但係緊要地方亦不可不防其潛來滋事原駐之兵似不應撥赴黨壩著劉秉恬會同董天弼即將實在需兵若干之處詳悉熟籌妥辦覆奏再從前溫福等由巴朗拉進兵層層山險路窄攻勦甚為不易今自攻克小金川以來軍臺餉道由西路設站安行頗覺便捷若所經即係前此進兵之途何以路徑難易今昔情形迥別此又理之不可曉者著劉秉恬查明自維州至美諾經由臺站道里開列清單或併繪圖具奏又前據阿桂奏從金川脫出之喇嘛齊楚木永仲師徒三人已諭令解京候訊今用番字覈對則齊楚木永仲乃簇爾齊木擁隆扎什車爾真乃扎什策零洋伊什隆真乃伊什隴藏原譯之名實為舛謬且各路軍營奏摺似

此隨意譯寫者不可枚舉溫福等即未習西番字豈清字亦不能辨別乎著將更定之名兼寫清字發去照式改正嗣後遇有對音之字宜詳加斟酌毋致踳誤可笑補行乾隆三十七年漕標營衛雲南貴州等省軍政卓異官二十九員罷軟官四員年老官二十二員有疾官一員才力不及官三員分別議敘處分如例丁丑遣官祭昭忠祠戶部議准本部侍郎蔣賜棨奏稱關差赴任向在戶部請領精微批文一道由戶科掛號請用御寶以杜假冒實緣明季稅差雜出莫可稽考相沿至今無裨實政宜刪去以符體制從之戊寅吏部議准哈喇沙爾辦事大臣宗室寶麟奏稱本衙門印務處向設筆帖式二委署筆帖式二因和碩特部落移來事務較繁請添部院筆帖式一以現任委署筆帖式明書保充補俟行走三年期滿照例以部院衙門筆帖式補用再添委署筆帖式一並明書保

所出委署缺。咨明伊犁將軍或於烏什烏嚕木齊調取頂補從之。禮部議准山東巡撫徐績咨稱各府州縣設有僧道陰醫四職從前部頒銅印業經追繳此項人員各有出結具領等事宜官給鈐記以昭信守從之。補行乾隆三十七年奉天直隸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河南山東山西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及江南河東河員大計不謹官十四員罷軟官十七員年老官七十五員有疾官二十七員才力不及官四十員浮躁官七員分別處分如例。已卯。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據陳輝祖奏湖北鄖陽施南二府所屬向多荒地近年戶口日繁流寓人衆所在開墾緣不諳定例未盡隨時報升科則請令民間自行首報分別升科並請將從前督臣永常所議封禁官荒之處均令停止等語民間開墾荒地自應查明按

例呈報升科豈宜任其因循違限至從前永常封禁官荒一節伊本不明事理所辦原屬拘泥方今生齒繁滋地利所在自必趨之如鶩且現在即有私墾之事可見前此之官為封禁仍屬有名無實又不若聽其耕闢升科俾小民獲自然之利而在官復有籍可稽較為兩得陳輝祖所奏亦屬應行但祇令自行首報不復官為覈驗愚民惟利是務誰肯全數開呈弊將百出若祇係墾多報少尚屬藏富於民亦可不計政恐因有隱匿之事地方里正遂爾串通胥吏藉端挾制魚肉鄉愚或遇不肖有司甚至從中染指於政體大有關係不可不慎之於始自非官為查丈不能徹底清釐而查丈之事亦非易辦如拽繩畧有鬆緊量弓稍有欹斜積少成多畝數即因之增減是又當董以公正明察之大員親履實勘使無絲毫隱漏方為萬妥然水清無魚朕亦不肯因辦此一事致閭閻或致見絀寧可

於文清之後酌為百姓留其餘經官明給不  
愈於民間之私相欺匿陰滋流弊乎此時若  
即交陳輝祖查辦自必秉公經理但伊籍隸  
湖南與湖北究屬同省未免關礙鄉情即有  
掣肘之處且恐無知之徒從而妄生議論於  
陳輝祖亦甚不便此事本非急務是以諭令  
暫行停止將此旨交軍機處密記陳輝祖原  
摺一併鈔存於富勒渾回任後再行傳諭知  
之庚辰遣官祭黑龍潭

昭靈沛澤龍王之神玉泉山

惠濟慈佑龍王之神補行乾隆三十七年  
江寧駐防軍政年老官十員有疾官一員分  
別處分如例○予故鄂爾多斯扎薩克郡王  
品級多羅貝勒棟囉布扎木素致祭如例  
辛巳諭曰李時擴著馳驛前往四川豐昇額  
一路軍營隨同進剿交該部遇有總兵缺出  
即行奏聞請補○諭軍機大臣等近因訪求  
載籍以翰林院所貯之永樂大典內多有人

未經見之書派員查覈約缺一千餘本較原  
書少什之一不知何時散佚聞此書當時在  
內閣收存時即有遺失似係康熙年間開館  
修書總裁官等取出查閱未經繳回彼時如  
徐乾學王鴻緒高士奇等皆在書局最久其  
家或尚有存留此書剩本亦未可定著高晉  
三寶扎知各本籍地方官令向各家一為訪  
問倘果有其書無論本數多寡即為繳出送  
京並諭以此書雖係官物然在當時原無稽  
覈偶爾取攜繙閱無意收存本無關礙此時  
亦並不追究從前遺失之故惟是藏書家留  
此殘編賸帙實為無用之儲若歸之中秘稟  
輯完全頗有裨於四庫用是廣為諮訪令其  
家不必驚惶又或此書別經流播因而散落  
人間以及書賈坊林視為前朝舊書轉相售  
易亦屬事理所有並著高晉等留心體訪如  
見有此書即官為收買繳送但須諭有司不  
動聲色善為蒐求不可假手吏胥致令藉端



滋擾將此遇奏事之便傳諭知之。又諭據陳輝祖奏湖北鄖陽施南二府所屬民墾荒地尚未呈報升科請令民間自行首報並將從前督臣永常所議封禁官荒之處均令停止一摺其事原屬應行已批知道了今復思墾荒升科之事非經官查丈不能徹底清釐方今青苗在地勢難履畝勘丈且現在川省軍務未竣湖北與蜀境毗連遇有協撥軍餉之事不能不需人夫轉運自不值復以此不急之務致閭閻稍覺紛煩況相沿業已多年又不在目下之速為查辦此事竟可暫行停止俟應辦時候朕另行降旨將此傳諭知之。又諭前因計及逆苗當窘蹙之時必由黨壩搶掠逃往郭羅克曾諭董天弼帶兵防截嗣溫福奏請令五福前往彼時因董天弼於番地較為練習故令其仍遵前旨今阿桂奏稱董天弼從前辦理番情意存姑息不能壓服各土司是董天弼於黨壩駐防之事實非

所宜至五福朕雖未能深知其人既據溫福阿桂等奏其明白勇往年力正壯自可望其得力已如阿桂所請行著再傳諭五福奉到此旨即速起程務須實力奮勉加意防範並善為駕馭該處番衆勿令驚疑。兵部奏定例直隸山西陝西甘肅四川五省自副將至守備應用滿員總計六百四十七缺其餘各省自副將至守備一千一百七十九缺向以綠營人員選補現在官冊內滿洲蒙古在綠營者較原額已逾兩倍實緣各省請員時多用滿員揀選之故請嗣後除原用滿員省分照舊辦理其河南山東江南江西湖廣腹地事簡及閩浙兩廣海濱烟瘴等省概不准其援例請員倘實在需員請揀臣部於綠營候補候選及保舉卓異來京人員並行走年滿之漢頭二三等侍衛藍翎侍衛巡捕營員一併揀選如不敷用再將記名八旗滿洲官員入選從之。又奏定邊右副將軍尚書阿桂

奏稱四川建昌鎮總兵英泰於兵丁鮑化貴等脫逃之案不能查飭緝拏應照例降三級調用英泰係革職留任之員無級可降應行革任查總兵大員請照例停其開缺仍留軍營効力從之 壬午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川省軍務現在尚未告竣一切應辦事宜均須派文武各員經理近來雖有於引見時酌量發往之員為數亦屬無多自應再派文武各十數員前往以供差委著軍機大臣會同吏兵二部於文員中之候補候選知府以下知縣以上及武員中之應用叅遊都守等官公同揀選帶領引見即行發往諭軍機大臣等據鐘音奏按察司照磨劉玉泉領運滇銅回閩一摺已批交部議矣但摺內稱該員在滇自厥運至剥隘逾限十月經滇撫查叅部議革職俟管解完日開復其自剥隘運回閩省雖逾限三月並非無故逗

遛並聲明劉玉泉已於甄別案內勒休等語不免自相矛盾該員領運銅觔所有耽延逾限情節該督即應就事劾叅今乃稱其在途停留俱屬有因似欲為之開脫何以甫經回任即行甄別若以該員實不便姑容戀棧其為老病可知人之年齒就衰必以漸而至其距派差時不過兩年斷非自今日始露龍鍾之態夫採買滇銅至二十餘萬觔之多所關非小自宜於丞倅等官中遴其強幹者派赴領運而專擇一衰邁微末之員委以重任乎其故實不可曉朕日理庶政遇事有情理所不能通者雖細務亦不肯稍為忽略鐘音平日辦事尚知認真何此奏含糊若此著傳諭鐘音令將實在情由即行明白回奏尋奏按察司照磨劉玉泉係乾隆三十一年前督臣蘇昌派同興化府通判楊峻業押運滇銅楊峻業另奏降調劉玉泉領運自剥隘至閩逾限三個月有奇實係雨雪風信阻滯並非無

故逗遛至該員現屆六年甄別再滿之期差竣回省患病不堪供職臣未敢以其遠差甫回稍事姑容惟摺內未經聲敘明晰上煩飭詢殊深惶悚報聞○定邊將軍大學士溫福叅贊大臣都統海蘭察奏功噶爾拉賊碉牆堅凍滑賊番自恃負隅若拘定進攻實為非計查昔嶺一路從前由喀爾薩爾前往計程三站若從額森特所經固木布爾山進抵木果木止須一日臣溫福現由此路赴彼親為察看額森特駐兵昔嶺之下離賊寨甚近已運大礮二尊轟擊由木果木山梁回看功噶爾拉了口反在背後了口以下有巴都智固德爾拉三卡過此方抵喀爾薩爾均可指數木果木前山腿俱經官兵占據由儘北一股而下即係昔嶺山脚其中一股可至色爾里寨南一股即功噶爾拉賊番後路噶拉依雖隔山溝據番人指點方向相去約不過四五十里臣等悉心商酌功噶爾拉派李煦常保

住帶兵三千防守仍似大兵在彼時晝夜摧擊木果木北面山梁派德爾森保多隆武帶兵一千二百防駐簇拉角克一帶派張大經帶兵五百防駐以期迅擣賊巢不致株守無益又奏兵丁脫逃罪難寬宥自大兵進剿以來川省逃兵多至八十餘名新募者居其大半緣前歲招募時均係無業貧民投充之故臣據各營具報立即嚴飭各臺站並內地州縣速緝務獲應請勅下督臣令各路關津隘口派文武員弁稽查疎縱者嚴叅治罪獲多者量加鼓勵諭軍機大臣等功噶爾拉路險碉堅既難立時攻克自不宜在彼株守若能設法將昔嶺賊碉攻破可徑至噶拉依自較為便捷今溫福留兵在功噶爾拉以綴賊勢而自領兵至木果木會合海蘭察併力攻勦自屬勝算但據稱其地與噶拉依尚隔山溝坡坎甚大而番子等指點方向大約不過四五十里等語所指固屬近便第番性詭狡巨

測其言未必盡出誠心不可輕信。溫福等若  
攻得昔嶺自應即擣噶拉依其進兵之路必  
須偵探明確方可采入。慎勿為番衆所愚至  
溫福進兵後路雖派李煦等帶兵分守但其  
經由之路似在小金川之境居多而簇拉角  
克形勢尤關緊要。恐總兵張大經防駐尚不  
足濟事。著劉秉恬於帛噶爾角克簇拉角克  
等處軍營適中最要之地將美諾現有兵內  
帶領五百名前往駐守。則聲勢更大既可資  
聯絡應援之益而後路之防範亦更得力。又  
另奏嚴緝逃兵一摺著交與劉秉恬嚴密辦  
理至各關隘派員查緝均須明幹能事之人  
恐川省人員尚不敷派委現派軍機大臣會  
同吏兵二部揀選知府以下知縣以上及參  
遊都守等官文武各十數員發往川省以備  
差委。伊等未到之前著劉秉恬就現有人員  
內酌量調派仍將作何防緝之處附摺具奏  
尋劉秉恬奏查帛噶爾角克在美諾布朗郭

宗之間距將軍溫福大營六七十里無庸派  
兵策應惟簇拉角克正當後路形勢緊要自  
係適中之地臣即當帶兵駐守並咨明將軍  
溫福如有應需之處就近調用至美諾距簇  
拉角克一百七十八里實為木果木當噶爾  
拉兩路軍需等項總匯之區遇有緊要事務  
於該處調度接濟呼應始靈臣未便因帶兵  
巡防將美諾應辦事件致有偏廢仍當權其  
緩急妥為經理至兵丁脫逃進口以後或潛  
蹤本籍或寄跡他鄉應令各地方官嚴密訪  
緝所有軍營西路南路及口外各關隘嗣後  
凡有軍營遣回及貿易之人俱應給與照票  
查驗放行並嚴飭各卡隘實力查拏得旨諸  
凡妥協可嘉之至○癸未諭軍機大臣等昨  
溫福奏功噶爾拉賊碉難立時攻破因帶  
兵至木果木山梁會同海蘭察等攻勦昔嶺  
而留派德爾森保多隆武李煦常保住等各  
帶兵分駐等語溫福相度機宜故爾分兵另

勦。朕按圖察看。我兵業已采入後路各處均  
關緊要。賊匪本屬狡詐。不敢明為接仗。或乘  
間由大兵之後。前來偷襲。亦不可知。殊為厯  
念。德爾森保多隆武。既派令防守木果木之  
北面山梁。此一帶即伊等專責。倘賊棄碉突  
出。殺之甚易。著傳諭德爾森保等。時刻留心  
瞭望。毋稍忽畧。致干咎戾。其功噶爾拉。碉卡  
久經溫福進攻。自不可忽然中止。致賊酋知  
我分兵。但仰攻較難。而賊衆伺隙壓下。頗易  
且竊刼營寨。是其長技。尤不可不防。李煦及  
常保住。在彼照常轟擊。不過牽綴賊勢。原非  
藉其果能攻克。但駐兵三千。儘足以資防守。  
倘有疎虞。則李煦等之獲罪不小。著傳諭伊  
等。務須實力奮勉。勿自貽誤。昨已諭令劉秉  
恬。帶兵五百。於帛噶爾角克。簇拉角克等處  
駐守。此兩處距木果木後山梁不遠。而功噶  
爾拉地方。劉秉恬又曾親至其地。照應均為  
便易。著劉秉恬於帶兵移駐之便。先往木果

木後山梁及功噶爾拉兩處。察看情形。與德  
爾森保李煦等詳悉講論。如有應辦事宜。面  
為商定。妥協調度。仍即據實覆奏。以慰厯念。  
總之不責伊等以攻勦。而責伊等以守禦。毋  
致溫福等有後顧之慮。是即伊等之功勉之。  
慎之。尋劉秉恬等奏。查木果木後山梁。在溫  
福軍營之北。翻過山梁溝內。即德爾森保等  
駐劄之地。該處東北。直接金川之勒物溝。設  
卡五處。其附近隘口。安卡二十二處。分布巡  
防。至賊人所據了口。在功噶爾拉軍營之頂  
我兵於山腰設有石卡。每日用礮轟擊。復於  
左右緊要處所。排列卡隘二十九處。防範嚴  
密。不致賊人有掩襲之事。得旨覽奏俱悉。  
兵部等部議。滇省承緝軍營逃兵三百七十  
名。除陸續拏獲外。尚有一百五十三名未獲。  
應將文武各員。照例分別罰俸。得旨本日吏  
兵兩部會題。滇省逃兵未獲。將承緝督緝文  
武各員。照例議處一本內稱各營逃兵未就

弋獲者尚有一百五十餘名。此等兵丁調派隨征，輒敢在軍營接跡脫逃，情甚可惡。豈容久匿稽誅，屢經降旨，令該省督撫等嚴密查拏，盡法處治，以示懲儆。乃至今覈計未獲名數，尚有如許之多。此必係地方文武員弁因事屬已往，視為不急之務，遂不加意偵捕。而該督撫又全不以為意，不知督飭所屬上緊躡緝，致各逃兵得以淹時漏網。封疆大臣董吏勅法之義安在？彰寶、李湖著傳旨申飭。所有此次承緝接緝各員應得處分，姑照部議行。著將此事專交彰寶、李湖再行予限一年，令其嚴飭所屬，即速設法訪捕，剋期務獲。若再仍前玩忽，復致逾限未能全獲，不但承緝各員應嚴叅懲治，定將彰寶、李湖從重議處。該督等慎勿始終疎懈。自干咎戾。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清河縣民陳有志妻孫氏。甲申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叅贊大臣副都統舒常奏連日趕鑄大礮，施放甚為

得力。忽於旁午時炸裂。今鑄成食二十觔子大礮一位與去冬所鑄食十六觔子之礮接續轟擊，乘此士氣奮揚，分道前進。派侍衛富爾賽巴三泰等由達爾圖大礮正面進攻。侍衛彰靄、佛倫泰等由大礮之東西進攻。侍衛烏爾圖納遜提督馬彪等帶兵接應。十二日黎明，一齊擁上賊番，見勢甚急，有由礮卡溝濠內逃出者，俱被官兵擊斃。當令佛倫泰等帶兵五六百名向西橫進，作取徑欲上之勢。賊番驟有二三百人從達爾圖山梁前來，向西抗禦。復經擊斃三十餘人。此次漢土弁兵間有傷亡，其三雜谷土兵尤為出力。又奏現今舒常分兵潛往日旁會合音吉圖等擊其不備。臣豐昇額仍設法攻取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等奏擊礮殺賊情形甚屬奮勉，惜殺賊尚少，不能解恨。至所稱大礮炸裂一節，前日阿桂軍營亦然。此必趕鑄太急所致。礮固為軍營急需，然必如法成造，方可經久。若過

於催趨火候人工未到雖取便一時不能適用及至損裂另鑄轉稽時日各軍營皆不可不知至礮既炸裂我放礮守礮之兵自不能保無傷損該二處礮裂時曾否傷人並著阿桂豐昇額等查明據實具奏又另摺奏擬令舒常帶兵前往日旁擊其不備豐昇額仍由達爾圖一帶設法進攻所籌甚好豐昇額舒常各宜努力制勝佇聽捷音○乙酉

孝昭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諭曰圖桑阿奏武職自副將以下守備以上請照文職丁憂等語夫父母之喪解任丁憂原係人子各盡孝道亦應視事之當然酌辦文職例應丁憂亦有經該督撫奏請在任守制者因伊等情願方如此辦理武職自參將以下職分較微得項無幾遇有喪事回籍服滿引見未免徒勞往返定例各員本籍丁憂與在任丁憂均屬一體在任丁憂即為不孝回籍丁憂即為孝乎圖桑阿係滿洲臣

僕不守樸實舊習舞文沽名殊屬不堪著嚴行訓飭諭軍機大臣等虎兒等供攻克昔嶺碉座分路而下右手即可抵勒烏圍中間雖有色爾里地方然在此架礮便可直打噶拉依此路進兵最便等語是溫福現在進攻之昔嶺甚為扼要易於得手未知近日情形若何盼望捷音甚切但此一路與賊境相通之處頗多恐賊匪潛出大有關係昨已傳

諭李煦德爾森保兩處加意防範並諭令劉秉恬帶兵適中駐守與伊等妥籌調度溫福等亦當一體留意將此傳諭知之兵部議覆戶部侍郎蔣賜棨奏稱內外臣工章疏奉旨交議未定准駁已見邸鈔恐鄉愚無知紛紛傳說易滋淆惑請俟議覆奏定後由六科交提塘發鈔查條奏議准例不知照六科應令該承辦衙門將原奏鈔錄蓋印發交提塘刊布仍令十日彙報臣部稽覈從之丙戌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吏部議覆戶部奏據調任浙江巡撫熊學鵬疏稱仁和縣知縣高模承追茶商金臺欠解銀兩部議降二級督催現著落歷任撫藩攤賠該員應請開復查定例承追各員初叅未完降俸督催完日始行開復以其功過相抵至著落分賠代賠完結並非該員承追之功與自行追完者一例開復未免漫無區別查文武員弁承緝各案有限內被鄰境拏獲者酌以降俸罰俸遞減完結此案高模承追情節與承緝定例相同請酌定處分以昭平允應如所議高模即照此例按其應得處分減等完結並載入例冊遵行從之署戶部尚書永貴奏查八旗恩監例監只准考試中書筆帖式及繕本貼寫筆帖式其咸安宮學宗學覺羅學教習向不與考請嗣後如有通曉繙譯之恩監例監一體送考於學校似為有益報聞○命原任盛京戶部侍郎

塘古泰在內閣學士上行走丁亥春分朝日於東郊遣多羅貝勒永福行禮軍機大臣等會同刑部議奏審訊三等侍衛舒寧收買姚昇十二歲幼女為妾復契買姚昇夫婦為奴嗣因姚昇欲行贖身將姚昇及其妻趙氏責打身死舒寧應照例發黑龍江當差其家人王祿蘇勒滾布石成等聽從酷打亦屬不合應各鞭八十姚昇之幼女應行放出免追身價得旨舒寧身為職官伊父兄又俱在外乃不知謹慎守分輒任性妄行責打家人夫婦連斃二命按例擬遣實屬罪由自取難以稍為寬貸第念舒赫德係現在出力之人舒寧著加恩改發伊犁即交與舒赫德令其嚴行管束家人王祿蘇勒滾布石成並不勸阻任意輪流酷打致斃情殊可惡俱著發往黑龍江給索倫為奴並著於舒寧名下追銀一百兩給與姚成收領餘依議以詹事全魁充日講起居注官 戊子

上御勤政殿聽政。○吏部奏准江西巡撫海成  
咨稱建昌府通判推陞雲南路南州知州劉  
得寬押運北上。不能依限給咨赴部。應照例  
開缺另選等語。查押運漕糧。非不可改委接  
辦。雲南究係遠省。誠恐易啟規避。應請嗣後  
各省推陞人員。如有承辦事件。半年以上方  
可完竣者。該督撫於兩月內咨部開缺。俟該  
員事竣送部引見。仍發推陞原省。遇缺題補。  
以免規避。所有劉得寬一員。即照此辦理。從  
之。○兵部議呼倫貝爾副都統職銜總管薩  
壘於披甲們多柰等私往俄羅斯地方被獲  
驍騎校白爾合等捏報之處。未能查出。及奉  
咨查。又不據實呈報。應照溺職例革職。得旨  
薩壘本應革任。念其曾有軍功。著加恩以頭  
等侍衛革職留任。朕行圍時。令其効力行走。  
○以故喀爾喀扎薩克一等台吉車都布多  
爾濟子巴圖爾襲職。○豁免雲南沉溺銅一  
萬六千五百觔。○豁免湖南沉溺漕米八百

四十八石有奇。○封閉廣東豐順縣雙山嶺  
銀鉛礦。從巡撫德保請也。○旌表守正捐軀  
之江蘇東臺縣民姚彩如妻張氏。河南羅山  
縣民胡鎬妻韓氏。○己丑。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遣官祭賢良祠。○諭據劉  
秉恬奏寧遠府知府盛英敘永廳同知林儁  
皆阿爾泰案內代買物件。應行解任之員。查  
盛英老成歷練。熟諳夷情。現在委辦宜喜軍  
營綽斯甲布一路軍糧。均資料理。林儁為人  
循謹。辦事勤慎。自調赴西路軍營。頗著勤勞。  
該員等一經罷任。呼應不靈。辦事轉多掣肘。  
可否仰懇天恩。於結案時。准其革職留任等  
語。屬員聽從上司代買物件。尚不得謂之大  
過。盛英林儁既係軍營得力人員。正資其奮  
勉出力。伊二人所有阿爾泰案內應得處分。  
竟可毋庸置議。盛英林儁俱著仍留原任。在  
軍營辦事。以勵後效。○又諭據劉秉恬奏將

軍溫福現在取道進攻首嶺迅速移營但道路初開恐糧運稍有稽遲即日馳赴木果木大營由功噶爾拉一帶地方沿途查辦將道路設法開修臺站妥為安設並催趲在途米石速赴軍營接濟等語所辦甚好昨因溫福業已進兵諭令劉秉恬於軍營適中之地帶兵防駐並令先往木果木及功噶爾拉兩處察看情形今尚未接奉前旨一聞溫福移營之信即迅速前往與朕所降諭旨適合可嘉

平定縣志卷之二

三

之至劉秉恬向在軍機處行走有年久經歷練而又不肯稍存畏難之見不辭勞瘁動合機宜深得大臣實心體國之道實能副朕委任深用嘉慰似此勤勞軍務即與統兵督戰無異劉秉恬著交部照軍功議敘以示優獎諭軍機大臣等據巡漕御史郎圖奏山東運河惟賴各泉渠通暢以資浮送每年河臣飭派廳員查辦而御史巡查止能週歷一遍泉源分隸州縣甚多夏初一經雨水即多淤

塞不可無大員分頭查察嗣後請再飭令各該管知府於御史查勘之外按所屬州縣泉源巡查一次更為周密等語所奏自屬應行之事著將此傳諭徐績令其先時飭屬妥協經理以裨濟運郎圖摺並鈔寄閱看又諭番地二月多雪地氣使然無足為異今已交三月節候日就暄和此後雪當漸少存者亦當漸次消融自不致久有阻滯且溫福等現在設法進攻賊番見雪大路險料官兵難於輕進因而防範稍疎或可乘隙得手亦未可定轉不必過於焦急再賡音素回京面加詢問據稱每次進攻土練屯兵甚為出力具見伊等誠心効順溫福等遇有此等實力奮勉之屯練人眾各宜加以憐惜常為獎勵益堅其奉公勇往之忱至阿桂一路是否亦多大雪官兵進取若何甚為廛念豐昇額一路分兵進剿亦未知即能得利與否並著迅速具奏江寧將軍嵩椿奏京口副都統一缺地

平定縣志卷之三

三

沿江海訓練稽查最為緊要請嗣後遇有陞見進京等事令江寧副都統署理以專責成從之是月直隸總督周元理奏每歲

聖駕巡幸熱河所有口內口外一應橋船渡船必須隨時添造查古北口外頭道二道潮河為南天門潮河上游向用荆園搭蓋浮橋未設橋船三十六年橋被水衝荆園不能抵禦應於頭道二道潮河每處添設橋船三又喀喇河屯廳所屬之灤河水甚洶湧該處向設

平錄卷之三

三十三

橋船十四為搭蓋御橋之用其便橋一座亦用荆園上年被水衝斷應添設對船四其兩岸水淺之處仍用荆園接搭又密雲縣境內潮白二河原設渡船各一不敷應用應各添大渡船一小渡船二報聞署江南提督壽春鎮總兵陳杰奏謝暫署提督恩得旨覽莫自滿益竭力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敦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二十七

平錄卷之三

三十四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二十八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閣學士領侍衛內大臣臣等奉 上諭事

吏部題滿洲總督世襲副都統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五次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閣學士稽察總纂 上諭事

世襲副都統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等謹將內大臣戶部尚書張蔭桓副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等謹將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工部尚書紀祿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三月庚寅朔日食 諭

平定二十八年

軍機大臣等彰寶奏拏獲頂替逃兵楊先榮一摺內稱審明楊先榮係頂冒劉正度之名代替出征中途脫逃緣非正身兵丁當即咨部請示嗣准部覆將楊先榮照例辦理等語所辦甚屬非是已於摺內批抹矣隨征兵丁借名頂替已犯欺公之罪至中途又棄軍械潛遁較之正身脫逃則尤罪上加罪一經拏獲自應立正典刑揆之情法更無疑義乃彰寶轉以非係正身游移其詞咨請部示該部

平定二十八年

彼時不據案情立行奏請將該督議處僅令照例辦理已屬不合況該督係專辦督緝之人且屢經諭令上緊偵探毋任久稽顯戮今於已獲重犯心存寬縱若此無怪滇省逃兵歷年未獲者尚多至一百五十餘名皆此等姑息之惡習有以釀成之也該督向來尚能辦事何近來憤憤至此於逃兵之案漠視因循不知輕重誠屬何心著傳諭彰寶令其自行議罪具奏 護陝西巡撫布政使畢沅

奏查沔縣順政驛至大安驛大安驛至寧羌州柏林驛俱九十里層巒細棧馬匹馳驟多傷應將大安驛移於附近沔縣六十里之青羊峽自青羊峽六十里至寧羌州屬之寬川舖另設一驛庶節省馬力以速郵遞其大安驛驛丞原駐寧羌而驛遞向歸沔縣管轄亦覺未協請併移駐青羊峽以專責成報聞 辛卯

上幸圓明園 諭軍機大臣等據淑寶奏自乾

隆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在配脫逃遣犯計共十名現據按限詳叅嚴緝務獲等語遣犯在配脫逃自應飭屬密速查拏照例治罪以昭法紀乃該省歷年逃犯竟積至十名之多今因淑寶奏到令軍機大臣傳旨詢問永德亦惟以在任時不能獲犯引咎是該地方官向來之奉行不力於此已可概見淑寶現護巡撫印務理應盡心整頓乃竟視為固然僅以一奏塞責似此因循玩忽竟視勒緝要犯等之海捕具文殊非率屬奉公之道淑寶著傳旨申飭所有未獲逃遣各犯并即嚴飭所屬加緊躡緝務期按名弋獲毋任該犯等得以遠颺漏網○定邊右副將軍尚書阿桂領隊大臣副都統銜明亮奏督率官兵用礮轟擊當噶爾拉賊碉納扎木一路令德赫布等將營盤礮臺向前設立施放距賊碉不過一箭有餘現復造得大礮三位分頭推擊使賊不知從何處進攻目今賊碉漸已頽毀惟山

高雪大雲霧迷漫兵力實難施展俟天氣稍晴進攻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用礮轟擊賊碉已漸頽毀因連日雪霧稍俟晴霽進剿等語因思雪霧迷漫之際我既不能時見賊碉則官兵蹤跡賊亦不能窺伺若乘此時派兵潛往攻其無備或因而得手亦未可知前此西師恢復瓦爾齊時曾因霧得勝溫福阿桂皆所深知自可仿用其法但番境坡陡徑仄兼之近日雪深冰凍與西陲之地可以馳擊者不同則又當各就形勢妥辦不宜冒險輕進將此傳諭溫福等與彼詢商伊等務悉心斟酌以期萬全勿因朕有此旨稍事勉強遷就也○旌表守正被戕之湖南邵陽縣民劉錫上媳雷氏守正捐軀之山西平定州民張祿妻姚氏壬辰上自圓明園啟鑒謁泰陵○諭朕此次祇謁泰陵禮成取道畿南恭奉

皇太后安輿巡幸天津。閱視河工所有經過地方及天津闔府所屬俱著蠲免本年錢糧十分之三。○是日駐蹕西大營之南大營。○癸巳。

上閱視永定河隄。○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等奏乘風雪迷漫攻得賊番水泉二處所辦頗合機宜。此賊竟敢接應支拒甚屬可惡。自須急用礮力轟摧。以便乘勢攻取。不知近日曾續鑄得大礮否。豐昇額等於努力奮往之時。

仍宜留心慎重。期於萬全制勝。○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叅贊大臣副都統舒常奏湖北襄陽鎮總兵員缺請以叅領官達色暫署。從之。○是日駐蹕黃新莊行宮。○甲午。諭軍機大臣等何燭奏據署信陽州知州吳翼行拏獲湖北人李元義在該境奉行邪教並究出教首朱洪係湖北應山縣人現在楚省行白陽教。該犯均係湖北人蔡西若夏孟烈吳老四等轉招入教等語。並據將所傳太

陽經及對聯歌詞鈔錄呈覽。該犯朱洪等膽敢妄立教名傳經惑衆。隔省招誘殊為不法。必須全行拏獲。毋致漏網。且閱其起獲對聯天換世界人之句甚為悖誕。尤宜從嚴訊究。著傳諭陳輝祖即將朱洪蔡西若等嚴飭各屬迅速查拏。務獲並嚴訊對聯語意務得確供。毋任絲毫遁飾。即由楚省審擬具奏。並著將何燭原摺錄出一分及原奏對聯歌詞太陽經摺片一併寄閱。是日駐蹕半壁店行

宮。乙未。

上遣侍衛春寧赴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遣官祭

歷代帝王廟。○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川省軍營兵丁脫逃者為數甚多。曾諭令溫福等查明覆奏。今據阿桂奏到可見該省辦理殊不認真。富勒渾現署川督。駐劄成都。此事乃其專責。著傳諭該署督嚴飭各屬令地方文武大小官弁於逃兵原籍鄰境上緊躡緝。一有



捕得即於該處審明正法不必解赴軍營復致中途免脫惟將擒獲正法各犯姓名知照軍營曉諭各兵使知儆畏仍將辦理緣由具摺奏聞至劉秉恬係實授總督軍營之事亦所專司並著傳諭一併嚴飭所屬實力查拏如有從前怠玩從事者據實叅究至劉秉恬另奏嚴定查緝逃兵章程一摺所議甚當即照此辦理○是日駐蹕秋瀾村行宮○丙申諭據阿桂等奏於二月二十五日夜分兵四路攻取賊碉三寶綏庫等在納園西邊山腿一路督領官兵拔開木欄躍過深壕推倒石牆並將北面碉根刨挖毀折砍殺賊衆五十人頭人克窩一名遂將自西而東之第五碉占住其東面各碉賊人前來接應抵拒者又被官兵鎗箭殺死四十餘名納園納扎木兩路亦擊死賊人二三十名並搶獲軍械等物所有賊碉聯絡之勢現已中斷仍設法繞截分攻等語均屬奮勇可嘉而攻碉殺賊則

三寶綏庫等尤為勇敢三寶綏庫等著交部從優議敘阿桂明亮調度有方其餘各將領亦俱奮勇出力均著交部議敘並著阿桂將領在事將領弁兵等實在出色應加鼓勵者查明奏聞交部分別查辦○又諭據阿桂奏總兵馬彪陞任提督所遺雲南昭通鎮總兵員缺查有雲南騰越副將斐慎現在軍營帶領滇兵該員自上年進勦甲爾木以至攻克美諾節經打仗奮勉向前請即以陞署昭通鎮總兵印務俟再有奮勉出力之處另請實授至所遺騰越協副將係滇省沿邊最要之缺與他處不同應聽雲貴督臣揀員奏補等語斐慎著即陞署昭通鎮總兵以示鼓勵俟續有功績再行實授其騰越協副將員缺著彰寶揀選一員奏請補授○又諭曰頭等侍衛三寶經阿桂等差派帶領官兵直赴納園西山奪取碉樓不避鎗礮勦殺多賊甚屬可嘉除另降諭旨將三寶及本隊官兵俱交部從

優議敘外三寶前在軍營効力著有勞績此次尤為奮勉著加恩賞給副都統職銜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請調撥點兵二千名趕赴綽斯甲布備用此時似可毋庸再辦前旨令熟籌抽撥係指川省兵丁而言今川省已調派一千六百名分赴美諾黨壩等處此外原無可再調至點兵雖尚得用但該省亦係苗疆需兵彈壓自不宜屢有調遣且川省現在各路官兵俱已深入續調亦恐不及或綽斯甲布一路實有必須添助兵力之處朕又難於懸定已諭令圖思德拜凌阿於黔省近川各營現有舊兵內揀挑二三千名聽候調撥著傳諭溫福阿桂豐昇額彼此札商通盤籌畫如果必需則一面調取一面奏聞又諭曰阿桂等奏此次打仗百靈阿額下鎗傷雖云調養無妨而朕心殊為廕念著傳諭阿桂等將百靈阿所受鎗傷曾否平復之處即行奏聞○是日駐蹕梁格莊行宮丁酉

上謁

泰陵未至碑亭即降輿慟哭步入

隆恩門詣

寶城前行禮躬奠哀慟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隨行禮諭曰溫福等奏於二月二十五日分兵五路攻取昔嶺賊碉內額森特巴雅爾率領官兵進攻第九第十兩碉將火彈拋入賊碉乘賊驚潰官兵一擁向前殺賊四十餘名餘俱被火燒斃又海蘭察與額森特烏什哈達普爾普馬全阿爾素納復合力連攻數碉賊退避碉內因借撤回之勢引賊出碉回身殺死一二百人並獲口糧鉛藥等物現已奪住九十兩碉仍乘勝攻勦等語此次官兵不避鎗石破碉殺賊均屬可嘉其中海蘭察額森特巴雅爾烏什哈達普爾普馬全阿爾素納尤為奮勇出力著交部從優議敘溫福董率有方其餘將領亦俱奮勇均著交部議敘其官兵內有實在出色應加優獎者並著

溫福查明分別咨部查辦以示鼓勵 又諭  
此次溫福阿桂豐昇額等三路軍營自進勦  
金川以來攻堅破險所向克捷固由帶兵之  
人實力奮勉董率有方而兵丁等亦均知勇  
往出力甚屬可嘉所有隨營打仗之各營兵  
丁及土兵土練番衆等均著加恩賞給一月  
錢糧以示鼓勵其看營守卡樵汲供役各兵  
雖與衝鋒破敵者有間而効力軍營亦屬勞  
勩並著賞給一月鹽菜銀兩俾得一體均霑

恩澤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溫福  
進勦情形甚屬得勢惟閱進到圖內其第九  
第十兩碉雖已攻破尚難據守而七八兩碉  
又堅大不能即克或可從官兵所有卡子處  
添設營卡斜連向上與九十兩碉舊址相接  
以隔斷賊勢或將五六兩碉設法攻取即從  
官兵所有卡子處添卡直上以斷賊往來之  
路其餘各碉自難存住就圖而論自當如此  
辦法今將圖內用紙標記可詢商溫福若該

處情形能照此籌辦自為便捷如事不可行  
亦不必因朕此旨稍為勉強至由昔嶺往噶  
拉依之路俱有橫牆攔阻其牆不過賊番藉  
以聯絡橫蔽與所築碉卡不同用礮轟摧自  
當即時頽圯官兵就其破處乘勢直進彼橫  
牆復何足恃又聞舊有全圖內布拉克底之  
北有地名曾達可通噶拉依其地已在河東  
且圖內路徑似覺稍平何不從此路進取該  
處與阿桂軍營相近已將原圖內此一節繪  
出寄交阿桂籌辦 又諭前以黨壩地方緊  
要曾諭董天弼往彼防駐嗣經阿桂奏董天  
弼前隨阿爾泰辦事意存姑息於黨壩駐防  
非宜故復諭溫福等即令五福前往防守今  
據溫福奏到接奉前旨已嚴飭董天弼即赴  
黨壩並調五福赴布朗郭宗此時即毋庸復  
調五福前赴黨壩總之黨壩布朗郭宗兩處  
巡防事宜均屬緊要轉不必拘泥前旨彼此  
往返更調徒致稽延溫福阿桂正在進兵之

時無暇辨及此等事務著傳諭劉秉恬就此二員內現在何人已赴黨壩即令所留之人在布朗郭宗一帶經理撫輯彈壓諸事○又諭前因豐昇額由綽斯甲布一路進勦恐原有兵力稍單是以諭令溫福等酌量抽撥調往協勦今據劉秉恬奏稱前調川兵四百名已經撥往應用又溫福請將派駐美諾之五百名兵撥赴黨壩嗣劉秉恬即以在省調撥之兵如數派往共計約有千名綽斯甲布添此兵力自足以資防勦是阿桂昨請添調黔兵之處更可無庸再辦○是日駐蹕秋瀾村行宮○戊戌

上命簡親王豐訥亨恭奉

皇太后自暢春園啟鑒○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前因永定北運二河工程關係民生特命重臣會勘大發帑金剋期修築經周元理奏請省視其成以慰臣民望幸因諏吉恭奉

皇太后安輿巡幸天津順途周覽仍復指示機宜期使共資利賴業於啟鑒日降旨將經過地方及天津闔府屬本年應徵錢糧蠲免十分之三用敷閭澤昨歲畿輔普慶豐登閭閻藉以康阜今蹕路所經見小民扶老攜幼夾道歡迎足徵飽暖恬熙景象惟是元氣初復之時更宜培養而各州縣尚有節年緩帶未完欠項例應次第催徵民力仍恐不能充裕著再加恩將沿途經由之宛平大興良鄉房山涿州涿水易州定興容城新城雄縣任邱霸州保定文安大城武清東安永清固安等二十州縣未完乾隆三十三四五六等年緩帶民欠銀三萬五千五百二十七兩零穀豆三十四石四升天津府屬州縣共未完乾隆三十四五六等年緩帶地糧銀六萬八百九十二兩零本色屯糧穀並米豆合穀一萬六千一百七十五石七斗五升零普行豁免俾郊甸海濱黎庶永免追呼益臻樂利稱朕行

慶觀民。加惠無已之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此次辦差文武官員。任內所有降級罰俸。住俸之案。俱著開復。其無此等案件者。各加一級。○又諭。據舒赫德奏。甘肅涼州鎮總兵于秀。現在病故。所有伊犁屯田事務。現有副將喬照接管。但今冬喬照即五年期滿。應請另簡總兵一員。前往更換等語。喬照既於屯政熟悉。著即署理涼州鎮總兵。接管伊犁屯田事宜。不妨多留數年。再行請員更替。其金塔寺副將印務。現在自應委署有人。仍令該督照例遞署。毋庸開缺。○諭軍機大臣等。據舒赫德奏。巴木巴爾接伊札飭。頗知畏懼。業將欽派屬下牲畜等退還。並稱已身患病。令伊子達木拜扎勒桑。辦理耕種事務。所屬部衆亦俱寧帖等語。巴木巴爾悔過自新。並令伊子接辦耕種。尚屬曉事。前因土爾扈特等新附。未經安輯。若任意擾累。致生事端。與伊不便。如將來伊所屬部衆生計日裕。即照

各扎薩克擬定章程輸納賦稅。亦無不可。舒赫德可明白曉諭。並令伊所屬部衆知之。以故五經博士。閑興漢子。克峻襲職。○是日駐蹕紫泉行宮。○己亥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朕此次展謁

泰陵。順道畿南。恭奉

慈輦。臨莅天津。閱視永定北運二河修築各工。

業經降旨。將沿途經過地方。及天津閩府屬

蠲免本年正賦十分之三。並將各該州縣所

有節年緩帶尾欠。併予豁免。以敷閭澤。至直

省各屬。昨歲頗獲豐收。比戶共安樂利。原無

庸再沛恩膏。第際此省方行慶。鑒輅未經之

處。小民政望同殷。自宜並廣恩施。期閭閻倍

臻饒裕。著再加恩。將直隸通省各州縣未完

乾隆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等年緩帶並民欠地糧銀

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九兩零本色穀豆糧五

千九百三石九斗零。又改折銀二千五百一

十五兩零概予蠲免俾億兆共沐豐施益阜  
盈寧之慶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曰方體浴  
任內缺少正額銀七千四百餘兩自應照例  
賠補其所少贏餘及國棟陶易兩任少收贏  
餘銀兩尚非正項可比俱著從寬免其追賠  
○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奏山東運河經明  
臣宋禮用老人白英之策築壩濟運功業不  
朽雍正四年勅封宋禮為寧漕公建祠以其  
子孫世襲生員奉祀勅封白英為永濟之神  
配食乾隆三十年賞給白英子孫世襲八品  
頂戴查宋禮典崇專祀其子孫自應一例給  
與八品頂帶以隆祀典得旨允行下部知之  
○是日駐蹕趙北口行宮○庚子

上閱視淀河○

孝賢皇后忌辰遣官祭

陵寢○諭今日閱視淀河內鷹嘴壩及鹿疇兩  
處應添引河工程其鹿疇引河據周元理擬  
挑九百丈已足資取直之益自應即如所擬

行至鷹嘴壩曲處該督止擬開挑引河一百  
二十七丈渠西河頭仍恐射隄彎處不能引  
溜歸漕著向西北展長百十丈則大隄不致  
受頂衝以資保障河防原以衛民惟期盡善  
即為費較多亦所不靳著周元理即照指示  
機宜動帑妥協辦理仍飭大員董率稽查務  
令工歸實濟民資利賴○戶部議准伊犁將  
軍舒赫德奏稱民人莊世福等四十八戶呈  
請撥地開墾當經勘驗指墾處所地廣水足  
與屯田回戶無礙請照例辦理查伊犁除屯  
種外既有餘地可耕應每戶給地三十畝官  
借牛力籽種口糧俾資耕作所請當年升科  
係戶民踴躍輸將應即照辦其借給籽種等  
項於開墾之次年起分作三年帶徵仍令該  
將軍廣諭戶民如有情願多墾者悉聽其便  
照例升科從之○予故西安提督加贈太子  
太保哈國興祭葬如例諡壯武○是日駐蹕  
泰壘莊行宮○辛丑諭此次恭奉

皇太后巡幸天津。經由水程。所有隨從官員等需用船隻。節經大加覈減。且為期亦不過數日。但水手等不無稍需守候。口食未免拮据。著加恩於日給常價銀五分外。每名酌增給銀三分。承辦官員。務須按名給發。俾得均霑實惠。○又諭此次辦差兵丁。著賞給一月錢糧。○廣西恩恩府下旺司土巡檢韋尚禮。病休。以其弟尚慈協理。○是日駐蹕左格莊行宮。○壬寅清明節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上命

皇十五子顯琰祭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自京城帶來水手網戶。及該地方所備拉緯河兵。著每人賞給一月錢糧。鹽政所備水手。著每人賞給五錢重銀錠一個。又諭曰。西寧進備賞銀牌五千面。甚屬非是。但已經成造。難於發還。鹽政衙門原有應交內務府銀兩。著將此項照數扣除。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叅贊大臣副都統舒常。奏達爾圖山頂。係金川緊要門戶。距勒烏圍賊巢路近。而直臣等密令巴圖魯侍衛及將弁等分路埋伏。相機襲取。二月二十八日黎明。大霧忽有賊番五六百人。分為三股潛圖劫掠。貯礮營盤。當經侍衛佛倫泰等帶兵壓擊。復經派往左手埋伏誘敵之兵。衝截攔殺。立殲賊番五六十人。其右手派



往之巴圖魯章京官達色等率兵合剿賊番不敢抵拒。縣向碉根施放鎗礮。臣亦將大礮向賊叢中轟擊。又斃數十人。臣舒常攻取日旁。籌畫前進。惟鑄礮銅觔尚未到營。已飭知趕運。又據領兵將弁等稟報。營內取柴汲水兵丁失去六名。業將該營千把總斥革責處。因思賊番屢放夾礮。掠害官兵。我兵即於賊番出沒之處埋伏搜殺。當已殺賊數十人。兵丁亦酌予獎賞。以示鼓勵。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等奏設法進攻達爾圖。看來金川賊番於防拒諸事較之小金川尤有算計。每圖潛行剽掠。甚為可惡。今我兵均能豫先知覺。妥為防範。便可無虞。現在豐昇額等或晝或夜隨機攻剿。所辦俱好。亦祇可如此。至所需鑄礮銅觔關係緊要。已諭劉秉恬上緊趲運。並令富勒渾速籌接濟。豐昇額等於銅觔物料解到時即趕鑄大礮轟擊。剋期集事。至達爾圖山梁拒守既堅。自係其險要門戶。想日旁

一帶亦然。豐昇額舒常現在分路進攻。不拘何路先克即可乘勝迅入。但合計豐昇額舒常兩路之兵俱不甚多。專事分攻尚恐不能得力。今或於日旁地方酌量留兵少許以綴賊勢。而密徹日旁之兵潛往達爾圖併力攻打。以出賊番不意。或即能得手。亦未可定。著傳諭豐昇額等善為籌酌。至豐昇額等奏賊番屢放夾礮亦令官兵潛伏殺賊等語所見甚是。此亦將計就計之法。即溫福阿桂兩路均當仿此辦理。○豁免廣東南海縣衝陷沙坦九十七畝有奇額賦。○是日駐蹕臺頭行宮。○癸卯諭前以永定北運二河隄工修築完竣。俯允直隸臣民之請。恭奉皇太后慈輿巡莅天津。周覽河工。期為畿輔生民永籌利賴。曾經諭令該督祇須於舊有行館畧事掃除。毋得踵事增華。更滋繁飾。今巡蹕經行。憩臨之所雖未另行添建。而修葺見新。已覺不免過費。恐應銷公項尚不敷用。著

加恩於長蘆鹽課應解內務府銀兩內賞給銀一萬兩以示體卹○是日駐蹕揚芬港行宮○甲辰諭朕恭奉

皇太后慈輿巡莅天津閱視河工俾水利民生永享樂利因思清理庶獄予以自新亦施恩所宜逮所有直隸省軍流以下人犯著該督飭屬查覈案情分別減等發落以示矜卹○又諭四川重慶鎮總兵員缺著靜海陞署其四川夔州協副將員缺著素克東阿補授○

定邊將軍大學士溫福奏贊大臣都統海蘭察奏臣等分路進攻昔嶺自二月二十七日以後大雪數日高處積至二三尺不等難以仰攻晝夜用礮轟擊賊番知大兵會攻昔嶺蟻聚死守功噶爾拉一路自必空虛當派烏什哈達曹順等帶兵千名往會李煦常保住等分兵三路協同襲擊旋於初二日寅刻進發曹順及賞戴花翎司嚮托爾托保帶領瓦寺沃克什土兵七八名越衆先登逼近賊番

平定縣志卷二十八

三

平定縣志卷二十八

三

第一卡殺死十數人時中路官兵已至卡根有賊數百人前來接應被官兵殲斃甚多其從右邊前進之兵已到山峯殺斃礮內之賊亦復不少現催鑄礮物料一俟解到即行趕鑄大礮乘勢進攻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分派官兵猝攻功噶爾拉山口都司曹順及賞戴花翎司嚮托爾托保奮勇殺賊實為可嘉著各賞緞二疋土兵七八名各賞銀兩即從彼處支給○又諭曰溫福奏現在軍營積雪高阜處尚二三尺似此冰雪凝寒自難急於著力官兵遇有殺賊攻礮之事原當勇往向前若於凍滑中冒險而行轉屬無益而有損且溫福等現在帶兵之人俱非懦怯不前者斷不慮其託故遷延倘冒昧輕舉致士卒稍有挫礙實覺不值而將軍及諸大員尤不宜履險徑行所關甚鉅今已時屆春深日就春暖雪既少而凍亦漸消約計閏月以後人力即易於施展溫福等惟當蓄銳待時以期

制勝又何必急急於此日耶。至賊衆所恃。惟知踞險。此外更無他技。今各路進剿。務在擣其巢穴。諒賊番必不能久抗。即或未能滅此朝食。亦不過時日稍延。溫福等當深體朕意。更無庸慮。及軍中用度之不足也。至需用大礮一事。若美諾所存。可以運往。固屬甚便。倘或路險不能。亦勿勉強。項已諭令溫福。劉秉恬。會商妥辦。如竟商有可運之法。則沿途當派得力將領。帶兵防護。切不可僅委文員。率

甲辰年十二月二十八

三

夫搬運。劉秉恬於此一節。尤宜加意。毋稍疎虞。至於礮之炸裂。究係火候功夫不到。蓋銅料必須鎔鍊淨純。不使稍存砂眼。方能勻整得用。即鑄造時。每位多費數日鍊銅之功。雖緩而可以經久。勝於急就之另煩冶鑄多矣。○又諭現在官兵分路進剿。金川雖值大雪。未能剋期入。向後天晴日暖。便易於得手。要之此舉有進無退。不減不休。況各路兵精糧足。而運餉一事。董催籌辦。並有專司。自可

甲辰年十二月二十八

三

無虞不繼。新正業經降旨。撥部庫銀五百萬。兩解川備用。連前共一千九百餘萬。未知此項銀兩足敷幾時之用。目下軍務尚未就竣。或再遲數月。亦未可定。國家帑藏方盈。即再撥數百萬。仍屬寬然。著傳諭劉秉恬。富勒渾。將已撥之項。通盤覈計。約可用至今年幾月。如尚須續撥。務豫行奏聞。則自京撥往。更可從容運解。沿途亦不慮稽延。且軍需備項。有餘。諸事皆便。於措置果用之得當。朕必不稍有所靳。劉秉恬。富勒渾。即速覈實覆奏。至於運糧人夫一事。最為緊要。從前阿爾泰初辦時。茫無定見。既將遠道民夫。亦同派往。致愚氓憚於遠涉。接踵逃亡。甚至因而派及里下。尤非朕子愛元元之意。曾屢降諭旨。令各妥協籌辦。究未知經理若何。即如逃夫一節。如果受雇在官。按例給價。並非白用民力。此而敢於逃匿。誤公自當懲之以法。倘係地方官辦理不善。或奸胥蠹役。從中侵扣。雇值致令

長途奔走。饑餒困乏。不得已而中路潛逃。其咎又不專在民。即當查明舞弊官役。盡法嚴治。日前劉秉恬曾奏及此。已如所請。但劉秉恬現在軍營。派夫乃內地為政。自當責成於富勒渾。川省辦理軍需。一切皆官為給發。從不肯絲毫擾及閭閻。而輓運之勞。自不能不稍資民力。既已予之雇值。又復蠲緩頻施。民非無良。豈有不知感奮自効者。今在站之夫。或有逃匿。已交劉秉恬等隨時嚴切查拏。自

平定縣志卷之十八

三

可漸知守分畏法。至於各屬撥用人夫時。富勒渾當留心體察。若有不肖官吏。或擬派不均。或藉端科斂。致鄉愚情不能堪。釀成事釁。所關非淺。且川省向有囑匪一種。最為不法。設或經理失當。使此輩乘隙妄為。尚復成何事體。今邊徼軍務未竣。內地尤宜加意撫輯。倘不實心察吏。致民情稍不寧帖。惟於富勒渾是問。恐彼不能當其咎也。○刑部議准。甘肅按察使圖桑阿奏稱。定例回民行竊結夥。

在三人以上。發極邊烟瘴充軍。其恃強搶奪。未設專條。向僅分別人數多寡。予以杖徒。未免輕縱。請嗣後如結夥三人以上。不分首從。俱發黑龍江。給兵丁為奴。倘有脫逃。即行正法。其不及三人。而有糾謀持械逞強情形者。發極邊烟瘴充軍。照例刺字。如無逞兇情狀。照搶奪本例擬結。以儆兇頑。從之。○是日駐蹕王家場大營。

平定縣志卷之十八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二十八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二十九

監修總裁官總纂官太子太傅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總纂官太子太傅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總纂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三月乙巳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曰署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著賞戴孔雀翎山東巡撫徐績著賞給黃褂河南巡撫何燭著賞給孔雀翎黃褂。○又諭長蘆商賈實業素微前兩次巡蒞天津閱視驍務深悉其情是以節次加恩增價俾不致有墊累並將乾隆三十六年引課分作三年帶徵以紓商力。翠華臨幸各商無不踴躍歡呼但念伊等第一限銀兩業已完交而

第二限帶徵之銀與本年正課同時並納仍不免稍形竭蹶著再加恩將三十七年正餘課項自三十八年奏銷後起分限六年帶徵俾商力益臻寬裕以示格外體卹該部即遵諭行。旌表守正捐軀之浙江西安縣民侯德義妻江氏湖南桂陽縣民劉德純女劉氏。○是日駐蹕天津府行宮至戊申皆如之。丙午

上閱駐防兵○戒飭巡幸近畿各督撫不得進獻方物諭朕於祇謁

泰陵禮成後便道閱視河工恭奉

皇太后安輿巡幸天津距京師不過數程較之熱河道里尤近非若巡幸他省可比如河東總河及山東河南二省巡撫以壤地相接就近奏請覲光原為合理即如鹽政織造等呈進備賞之物亦尚有因至各省督撫等差人齎摺請安已可不必乃督撫等竟相率進獻方物甚屬無謂念其遠道而來已費跋涉難

以概行屏卻。因量收食物數種。以備隨營資  
予。但封疆大臣。惟當善體朕心。似此非理之  
禮。實所不取。嗣後凡朕巡幸近畿。各督撫務  
恪遵此旨。不得復有進獻。將此通諭知之。  
又諭曰。陳惠華。梁錫璵。著各賞緞二疋。又  
諭曰。副都統百靈阿。自出征以來。甚屬出力。  
奮勉。因搶奪賊碉。領下中鎗子。冒風喉舌。俱  
腫。以致傷亡。甚屬可憫。朕念其父子為朕出  
力。是以另降諭旨。於伊諸兄之子內。揀擇一  
人。與百靈阿為嗣。應得世職。照例辦給。再加  
恩賞給百靈阿都統職銜。所有應得卹典。交  
該部照都統陣亡之例查辦。又諭據阿桂  
等。將此次搶獲當噶爾拉山梁中間賊碉。並  
占據山足時。出眾奮勉之三寶綏庫密譚寶  
博爾忠阿等。保奏請旨。分別加恩等語。昨阿  
桂將攻得當噶爾拉山梁賊碉之處。奏報時。  
朕即經賞給三寶副都統職銜矣。其二等侍  
衛綏庫。著加恩賞給喇布濟克巴圖魯名號。

仍照賞給巴圖魯名號之例。即於本處賞銀  
一百兩。至戴獎賞藍翎前鋒密譚寶博爾忠  
阿。俱著加恩補授藍翎侍衛。又諭據阿桂  
奏發往軍營効力之革職叅將常格。自抵軍  
營以來。屢次在當噶爾拉督兵攻打。均為出  
力。近復帶兵進攻納圍山。腿殺賊攻碉。實屬  
勇往向前。應用何項員缺。奏明請旨等語。常  
格著加恩以遊擊都司等員補用。又諭據  
阿桂等叅奏陝西陽平關叅將劉廷寧夏鎮  
後營遊擊陳堯德。雖年紀不過六旬。而軟弱  
臃腫。不能身先士卒。登山打仗。軍營留此無  
用將官。甚為無益。但該員等尚無別項劣蹟。  
應請勒令休致等語。叅遊等官。在軍營帶兵  
打仗。乃其專責。該員等既不能奮勇率先。即  
屬溺職。若僅令勒休。尚不足以作士氣。而肅  
戎行。劉廷、陳堯德俱著革職。所遺員缺。即著  
阿桂等於現在軍營出力人員內。揀選奏請  
補授。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等奏副都統

百靈阿打仗受傷。旋即身故。百靈阿之父旺扎勒。從前多著勞績。伊又在軍前傷亡。實堪憫惻。百靈阿並無子嗣。伊母年老家事無人照料。著傳諭官保永貴。於伊兄烏爾圖那遜保寧。保泰。佛爾卿。額子嗣內。同伊母酌選一人。與伊為嗣。○又諭據劉秉恬奏。川省辦理軍需。一切事務紛繁。需員差委。擬奏請揀發。適奉旨揀選文武各十數員。來川委用。實於公事有裨。懇請勅下吏兵二部。催令該員迅速起程。到川等語。此次揀發各員。雖聞其起程頗速。或其中尚有未即出京者。著傳諭吏兵二部堂官。即行飭催起程。至該員等俱係自備腳力前往。恐行程不無延緩。並著該部行文經過各省。如遇各員等到境。即催令上緊趲程赴川。以資差遣。毋稍稽滯。○又諭昨據余文儀奏。到本年正月分糧價單。係二月內拜發。今甫隔一日。復奏有上年十二月分糧價清單。係正月內拜發。因何遞到日期後。

先倒置。隨令軍機大臣傳訊齋摺弁員徐洪文。據稱行至無錫縣。患病落後等語。該弁雖因在途患病。以致擔延。但齋送摺奏。自應力疾趲程。設遇緊要事件。豈不貽誤。嗣後該撫於齋摺弁員。亦宜慎加遴選。並諄切囑咐。毋令稍稽。著傳諭余文儀知之。○又諭朕巡幸天津。各督撫等原不應遠道進貢。現已明降諭旨。乃王亶望貢物內。竟有嵌珠金如意一枝。尤為非理。伊以藩司暫護撫篆。即隨衆貢獻。亦不過畧陳方物。何必用及金珠。且此如意。曾經浙商進而未收。富勒渾又進而未收。王亶望更不宜復以此呈進。伊豈購自鹽商乎。抑為商人代進乎。甚屬無謂。王亶望著傳旨申飭。○又諭據實麟查奏。和碩特遭遇天災。有似出痘患病者七八百人。牲畜亦日有倒斃等語。和碩特瘟災傷損人畜。自係伊等所住地方。不妥宜即遷移。其生計不免拮据。亦應酌加接濟。著傳諭舒赫德察看情形。指



示實麟令其妥為辦理。○兵部議准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奏稱狼山鎮左營守備有防守倉廩庫獄軍械錢糧之責。衙署向在城外。難以照料。請與駐劄城內之都司互相移駐。庶守備足以就近防守。城外有都司駐劄更資彈壓。從之。○豁免江蘇六合縣坍沒民衛田二十五頃三十九畝有奇額賦。○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淮寧縣民趙湛妹趙氏山東商河縣民王桂子妻王氏。○丁未。

###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賜督撫鹽政及直隸官員等食。○諭曰。直隸布政使楊景素著賞戴孔雀翎。○又諭曰。天津道宋宗元在直年久。於地方事務尚為熟悉。現在署理長蘆鹽運使。但運使一缺。較伊天津道事務稍閒。若即令其補授運使。轉覺含繁就簡。著加恩賞給三品頂帶。所有長蘆鹽運使員缺。著候補運使秦鏐補授。○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

叅贊大臣副都統舒常奏攻撲達爾圖大碉官兵奮勇進至半坡賊人放鎗擲石侍衛佛倫泰等首先衝至砍斷木欄藍翎侍衛富爾賽等即擲火彈將護碉短牆攻破賊番驚竄俱被官兵擊斃隨進攻前面大碉雪深冰滑難以措手賊番在濠中抗拒自午至酉殺賊約八九十名弁兵等亦間有傷損臣舒常攻取日旁派令侍衛普吉保等帶兵直抵濠邊濠塹甚深用蜈蚣梯垂下不能到底因令官兵將所備柴捆排立以禦鎗礮用噴筒火彈傷斃溝中賊番碉卡內鎗石緊密復派叅將馬應詔帶兵從北澗箐林中潛往夾攻斃賊三四十名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等派兵攻勦雖未能破其碉卡各員內如佛倫泰等俱能鼓勇爭先擊殺賊衆亦屬奮勉俟將賊碉攻得再行議敘其官弁兵丁內之受傷陣亡者俱著查明咨部照例賞卹至於冰雪凍滑官兵難以徑進亦只可如此相機酌辦現今

己屆春深天氣日漸和暖大約閏月以後雪霽冰融自更易於用力總之三路之兵不拘何路得手其餘各路賊衆勢將自潰便可迅奏膚功著傳諭溫福等各宜努力籌辦佇聽捷音○吏部議准安徽巡撫裴宗錫奏稱貴池縣碧潭村地方距城二百五十餘里山深菁密最易藏奸應將該縣縣丞移駐彼處以資彈壓從之○戊申賜長蘆商人等食○直隸總督周元理疏報乾隆三十七年分開墾房山撫寧臨榆昌黎涿水曲陽等縣額外荒地二十九頃有奇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長垣縣民濶發戶妻劉氏○己酉

上奉

皇太后自天津迴鑾○詣

皇太后御舟問安○諭朕因永定北運兩河工程告竣蒞省成事臨幸天津直省士子夾道歡迎輸忱蹈詠進獻詩冊者甚多爰照從前巡幸江浙山東之例命題考試就其文義高

下量加錄取所有列在一等之生員顧莒李廷敬貢生閔思毅陸伯焜俱著賞給舉人其舉人杜兆基著以內閣中書補用其列在二等之進士張虎拜舉人張方理秦櫟邱桂芳謝肇洄吳裕德祝堃生員陸蓉邱桂山劉祖志貢監生邱人龍楊炤李憲喬趙珍俱著賞緞二疋以示省方觀風嘉惠譽髦之至意○又諭朕此次巡幸津淀閱視永定北運河工蹕路所經見村民溫飽恬熙足為欣慰而幸值豐餘更宜為之培養元氣業將沿途經過之宛平等二十州縣及天津闔屬未完節年緩帶民欠銀米豆穀概予蠲免以昭愷澤但念乾隆三十六年被災最重者二十四州縣其宛平等十五州縣積欠已在經過普免之例惟通州寶坻三河香河薊州寧河豐潤玉田寧晉等九州縣非鑿輅經行所及僅免三十五年以前而其地多有與經過各州縣界址毗連者此徵彼免小民尚未免向隅著再

加恩將此九州縣三十六年分未完緩帶地糧一萬五千六百六十兩三錢本色豆四百八十一石九斗九合亦一併蠲免。俾前此積疲編戶均沐恩膏。以昭省方行慶。渥澤普覃至意。該部即遵諭行。○是日駐蹕興福寺大營。○庚戌諭文安大窪連絡四淀向來積水難消。前此曾命協辦大學士公兆惠往勘設法疏治。水即退涸。三十二年經行閱視業已遍種春麥。彌望青葱。省覽實深忻慰。迨三十五年巡閱所經又多積水。此次所見仍復汪洋一片。若久遠難以涸出。恐妨民業。致完無田之糧。朕心深為軫念。特命周元理查明水占頃畝錢糧數目。並交軍機大臣將作何籌辦之處會同該督叢議。茲據奏稱此項窪地每遇積水未消時村民捕魚為業。水涸後普種稻粱。即成沃壤。是以從前康熙年間甫經題豁錢糧旋即陸續報墾請復。蓋小民既資為恒產不肯輕棄其業。即水占未涸尚可收

魚蝦之利。若將糧額概行豁除則水涸人思報墾轉無定界。易啟爭端等語。所奏雖屬近理。但念各業戶等所有地畝本藉耕藝資生。若積水占田糧從何出。雖該處賦則本輕水小時尚可佃漁覓利。究不若力田收穫之多。倘令照常輸將民力仍不免拮据。自應查明分別酌辦。以卹民艱。嗣後著將此窪地視積水之多寡以定賦糧之等差。水大則全行蠲除。水小則量為減賦。若水涸耕種有收仍按額徵輸。如此則恒業不致有失。民力並得常舒。俾瀕窪黎庶永沐恩膏。共臻安阜。以示觀民行慶至意。其如何查覈地畝納糧確數酌定章程仍著周元理派委明幹大員實力詳查妥議覆奏。○又諭曰于秀調補甘肅總兵雖未及一載。但在新疆辦理屯田一切事宜頗知出力。今聞溘逝。深堪軫惜。著加恩賞贈提督銜以示優卹。○以故廣西太平府羅陽縣土知縣黃宏憲于煥琮襲職。○予故叅贊

大臣內大臣副都統巴圖濟爾噶勒祭葬如例。○豁免江西省沉溺漕米一千一百五十二石有奇。○是日駐蹕忬觀屯大營。○辛亥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祭

先農之神。遣誠親王允祕行禮。○諭軍機大臣等彰寶等奏交趾人博三因伊土目阮玉勛等緣事在逃。博三挈帶家眷投入內地。經卡兵盤獲。請將博三及眷口發回該國自行查辦等語。所辦是博三既經訊明在交趾扛幫已革土目阮玉勛生事不法。自不便容留內地。應即將博三等速行發回該國。聽其查辦。仍照從前解回阮玉漢之例。由廣西發還。仍檄飭該國王委員在交界接收。著將此由六百里傳諭彰寶李湖知之。○河南巡撫何燭奏豫省各州縣倉穀向例以二百三十一萬餘石為額。此外贏餘為地方儲備。並協濟鄰省之用。節年通省溢額四十四萬倉收不

敷存貯。請將溢額四千石以外者變價解司。遇有平糶應買之穀先儘該年息穀抵補。如抵不足數再動糶價採買以免額外多買之弊。於倉儲益加慎重。從之。○又奏豫省有漕穀一款。係節次截漕賑濟所餘。現存七十九萬餘石。又薊米一款。係每年漕米撥出為直隸兵米之用。乾隆三十年直隸改支折色。奉旨存貯以備協撥鄰省。現存二十九萬餘石。以上二項分貯各州縣。多寡不均。往往借民房廟宇存積。既恐沓爛。且有壓借濫糶之弊。計漕穀存數較多。應於接連鄰省之安陽河內陝州靈寶閭鄉五處各存二萬石。附近水次之祥符等三十六州縣各存一萬石。又禹州等四十八州縣各存五千石。以為定額。薊米仍於祥符等三十六州縣各存一萬石。倘額貯外有餘。照常平之例變價報撥庶通省存貯適均。統歸實用。從之。○是日駐蹕桐柏

村行宮  
壬子

上閱視永定河下口隄。○諭此次考列二等之陸蓉等十四名。內有願在四庫全書處効力者。准其在謄錄上行走。○吏部議准伊犁將軍舒赫德奏稱涼莊地方移駐京兵旗民雜處防守彈壓。經理需員。應仍設理事通判一員。定為簡缺。歸部揀補。從之。○賑卹甘肅臯蘭金縣渭源狄道州靖遠隴西安定會寧平涼靜寧州華亭涇州隆德鎮原固原州鹽茶廳安化環縣平番寧夏靈州平羅中衛巴燕戎格廳西寧大通肅州高臺乾隆三十七年分被災貧民口糧有差。○是日駐蹕洛圖莊行宮。○癸丑。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緯斯甲布現在需兵。而黨壩之兵。又不宜減撤。自應酌量抽撥川兵。以備防勦之用。但豐昇額等所奏屯兵。平時以耕種為常。未必精於訓練。恐與新募之兵無異。即使能登山越險。而技擊

未嫻。亦於軍營無濟。著傳諭劉秉恬如川省舊兵。內尚有勇壯可選者。即派五百名。令其迅赴緯斯甲布軍營聽豐昇額等撥用。如舊兵不敷。即調屯兵。亦無不可。是日駐蹕桐柏村行宮。○甲寅。

上幸南苑行圍。○諭前在天津引見之副將雅爾哈係參將七年期滿補行引見之員。但該員陞任河間協副將。已屆二年。著再留三年。扣滿五年之限。該部照例調取來京引見。其通州協副將常德在外年久。著來京補授二等侍衛。○是日駐蹕南紅門行宮。○乙卯。吏部議准御史沈咸熙奏稱。定例同知直隸州推陞知府。遇有才不勝任者。改為加一級。仍回本任。查同知係府佐間曹。尚可罷免供職。直隸州知州刑名錢穀。本有專司。又有表率稽查之責。與知府職任相同。未便以不勝知府之員。仍留直隸州之任。應令該督撫詳加考覈。或酌以對品同知改補。以重官方。從之。

○兵部議准馬蘭鎮總兵旺保祿奏稱陵寢重地理宜稽查嚴密以防偷竊樹株向來失察等案例無專條請嗣後後龍風水禁內竊賊潛入並未傷損樹木或偷砍海樹旋被專管官兵拏獲者免其察議如本汛不能查拏經別汛捉獲者將專管官革職兼統各官照不實力稽查盜賊例降二級調用兵丁責革如係總兵派查官兵緝獲該上司免議倘將砍樹偷出別經發覺專管官革職兵丁革退交刑部治罪兼統各官革職總兵官照不實力稽查盜賊例議處加級紀錄概不准抵如能拏獲別汛賊匪者酌予議敘首犯加一級夥犯每一名紀錄一次兵丁酌量獎賞以示鼓勵從之○開採四川興文縣斗毛巖鐵礦從前任總督文綬請也○是日駐驛新衙門行宮○丙辰

上迴鑾奉

皇太后居暢春園○辛圓明園○丁巳祭

先蠶之神遣妃行禮○諭前經降旨令各該督撫等訪求遺書彙登冊府近允廷臣所議以翰林院舊藏永樂大典詳加別擇校勘其世不經見之書多至三四百種將擇其醇備者付梓流傳餘亦錄存彙輯與各省所採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統按經史子集編定目錄命為四庫全書俾古今圖籍薈萃無遺永昭藝林盛軌乃各省奏到書單寥寥無幾且不過近人解經論學詩文私集數種聊以塞白其實係唐宋以來名家著作或舊版僅存或副豪畧具卓然可傳者竟不概見當此文治光昭之日名山藏棄何可使之隱而弗彰此必督撫等視為具文地方官亦第奉行故事所謂上以實求而下以名應殊未體朕殷殷諮訪之意且此事並非難辦尚爾率畧若此其他尚可問乎況初次降旨時惟恐有司辦理不善藉端擾累曾諭令凡民間所有藏書無論刻本寫本皆官為借鈔仍將原本

給還揆之事。理人情。並無阻礙。何觀望不前。一至於此。必係督撫等因遺編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違背忌諱字面。恐涉手干礙。豫存寧畧毋濫之見。藏書家因而窺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無謂也。文人著書立說。各抒所長。或傳聞異辭。或紀載失實。固所不免。果其畧有可觀。原不妨兼收並蓄。即或字義觸礙。如南北史之互相詆毀。此乃前人偏見。與近時無涉。又何必過於畏首畏尾耶。朕辦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於天下。豈有下詔訪求遺籍。顧於書中尋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若此番明切宣諭後。仍似從前疑畏。不肯將所藏書名開報。聽地方官購借。將來或別有破露違礙之書。則是其人有隱匿收存。其取戾轉不小矣。且江浙諸大省。著名藏書之家。指不勝屈。即或其家散佚。仍不過轉落人手。聞之蘇湖間。書賈書船。皆能知其底裏。更無難於物色。督撫等果實力訪覓。何慮終

湮。惟當嚴飭地方官。勿假手吏胥。藉名滋擾。衆人自無不踴躍樂從。即有收藏吝惜之人。泥於借書一癡俗說。此在友朋則然。今明旨徵求。借後仍還故物。於彼毫無所損。又豈可獨抱秘文。不欲公之同好乎。再各省聚書最富者。原不盡皆本地人之撰著。祇論其書有可採。更不必計及非其地產。則搜輯之途。更寬。方不致多有遺逸。若再傳諭各督撫等。予以半年之限。即遵朕旨。實力速為妥辦。陸續奏報。若再似從前之因循搪塞。惟該督撫是問。將此一併通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阿桂奏請添調黔兵。曾諭令圖思德豫行選派。聽候咨調。今據圖思德奏。業經挑選豫備。因念綽斯甲布兵數。似覺畧少。或必須添兵集事。亦未可知。今軍需已撥至一千九百餘萬。即因添撥黔兵。稍多費用。原所不惜。況黔兵既已豫備。未便遽令停止。設或將來仍復需用。又費周章。轉致多延時日。著傳



諭豐昇額將是否尚須添調及應調若干之處就近與溫福阿桂札商妥辦。○命戶部左侍郎英廉充四庫全書處副總裁。○戊午。諭據達色奏該處設卡原以緝捕逃人自三十四年拏獲一次後近年以來並未有拏獲之案請嚴飭卡兵伊亦不時親往嚴查併力捕緝等語各處逃人甚多而拏獲者甚少如庫車係葉爾羌喀什噶爾等處回境銜途為逃人所必由之路乃數年以來未經拏獲一人可見伊等平日並不以嚴緝為事即如伊犁塔爾巴哈台等處逃人定由烏魯木齊哈密巴里坤經過葉爾羌喀什噶爾等處逃人定由庫車哈喇沙爾闢展經過伊等如果實力緝拏斷無不獲之理其不上緊緝拏者皆由逃人經過地方官兵未經定有處分所致嗣後各處拏獲逃人時著審明從何處經過將該處辦事大臣並駐卡官兵應交部議處者即行議處應治罪者即行治罪其承緝不力

之大臣官兵應作何處分之處著交部詳悉定議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昨以各省採訪遺書奏到者甚屬寥寥已明降諭旨詳切曉示予以半年之限令各督撫等作速妥辦矣遺籍珍藏固隨地俱有而江浙人文淵藪其流傳較別省更多果能切實搜尋自無不漸臻美備聞東南從前藏書最富之家如崑山徐氏之傳是樓常熟錢氏之述古堂嘉興項氏之天籟閣朱氏之曝書亭杭州趙氏之小山堂寧波范氏之天一閣皆其著名者餘亦指不勝屈并有原藏書目至今尚為人傳錄者即其子孫不能保守而輾轉流播仍為他姓所有第須尋原竟委自不至湮沒人間縱或散落他方為之隨處蹤求亦不難於薈萃又聞蘇州有一種賈客惟事收賣舊書如山塘開鋪之金姓者乃專門世業於古書存佚原委頗能諳悉又湖州向多賈客書船平時在各處州縣兌賣書籍與藏書家往來最熟

其於某氏舊有某書。曾購某本。問之無不深知。如能向此等人善為諮詢。詳加物色。因而四處借鈔。仍將原書迅速發還。諒無不踴躍從事。至書中即有忌諱字面。並無妨礙。現降諭旨甚明。即使將來進到時。其中或有誕妄字句。不應留以疑惑後學者。亦不過將書燬棄。轉諭其家。不必收存。與藏書之人並無干涉。必不肯因此加罪。至督撫等經手彙送。更無關礙。又何所用其疑畏乎。朕平日辦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於天下。高晉等尤所深知。而其所隸州郡。藏書什倍於別省。徵訪之事。更當向其責成。著將此專交高晉薩載三寶務。即恪遵朕旨。實力購覓。並當舉一反三。迅速設法妥辦。以副朕殷殷佇望之意。如有覓得之書。即行陸續錄送。毋庸先行檢閱。將此由四百里傳諭知之。○以故奉恩鎮國公弘昉子永揚襲爵。○己未。

上詣暢春園問

實錄卷之二十二

三

皇太后安。○定邊將軍大學士溫福叅贊大臣都統海蘭察奏昔嶺第五碉形勢高聳若能攻得則北面四碉南面三碉皆易得手臣海蘭察連日帶兵拏卡五座造一礮臺與賊第五碉相離不及一箭運上三四號礮位向礮轟擊賊礮大半破壞十七日亥刻官兵奮力鏖戰痛加殲戮十八日黎明遇雪少休午間又復前進逼挖礮根復因雨雪不止結卡歇息再前奉諭旨據阿桂所訊賊番伊什供詞內有聽得功噶爾拉一路打不進來如今要退走昔嶺等語查此次進剿昔嶺原因乾隆十三年由布朗郭宗進兵紆遠是以改從功噶爾拉了口北邊開路而行一過山梁即金川賊境在木果木山頂察看形勢功噶爾拉了口已在背後六七十里若攻過昔嶺不特可至喀爾薩爾并可徑攻噶拉依臣現已越過功噶爾拉設法進取並未敢將官兵撤退繞行所有木果木一帶地圖臣前經屢次繪

實錄卷之二十二

四

進。自蒙聖鑒。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攻勦賊番第五碛情形。將領弁兵等出力奮勉。均屬可嘉。第因冰滑雪深。未能迅即得手。原不必過於焦急。漸即春深候暖。可望雪霽冰消。自更易於集事。溫福惟當相機妥辦。佇聽捷音。至另摺覆奏。移營木果木一事。溫福初至功噶爾拉。原期併力進攻。嗣以該處徑窄。碛堅。急難施力。因留李煦等在彼牽綴賊勢。自由間道繞至木果木。與海蘭察合攻昔嶺。奏到時。朕方嘉溫福辦理之得當。深為嘉悅。至阿桂前奏。金川賊番供詞。毫無關礙。溫福之語。朕之傳諭詢問。亦以賊番既知溫福等在彼徹兵。必心生疎懈。轉可為出奇制勝之策。並未疑及溫福之退怯不前。且溫福自功噶爾拉。移營木果木。已由間道繞進六七十里。即使仍退由美諾等處。再赴昔嶺。亦不為過。朕實未因此稍存嗔責。溫福又何必過於疑懼。多心若此乎。大臣委任軍旅。為國宣勞。朕

時加體恤。苟非實有大過。無不格外矜全。即平時有嫌之人。思欲逞私傾陷。其技倆焉能在朕前嘗試。朕亦豈肯容其設計中傷。溫福在軍機處甚久。寧不知朕辦事光明正大。而為此斷斷置辯乎。況將軍等奉命勦逆。所辦同係一事。原不宜稍分畛域。今正當緊急進攻之時。溫福以大學士膺將軍之任。尤當有休休之度。豈可以此等事芥蒂於中乎。將此傳諭溫福。阿桂務當共體朕意。努力辦公。毋存私怨。○是月。直隸總督周元理奏。三月初四日。面奉諭旨。永定河南北兩岸隄裏近根處。俱著種植卧柳。又隄內村莊。亦著一律栽種。當即傳諭該道廳汛。乘時栽植。已據稟報。清明前一律種齊。現今將每汛種柳若干。成活若干。查報。倘有枯損。即行補栽。又蒙諭金門閘挑水壩。再行加長。北村壩求賢壩兩處。照金門閘各築挑水壩。臣現督率道廳各員。相度形勢。遵諭妥辦。得旨。覽奏俱悉。○陝甘

總督勒爾謹奏哈布塔海哈拉山等處產有  
金砂。奉諭察看。是否可供開採。與阿拉善王  
羅布藏多爾濟會同商辦。查金砂衰旺。試採  
方知。臣當即派同西寧府知府奎明。帶佐雜  
千把各二員。兵役各十名。羅布藏多爾濟。派  
同叅領那親。帶領催二名。兵十名。於二月二  
十五日。同赴該處。公同履勘。試採兩日。將民  
夫一百五十名。分為十起。每起採得金砂一  
錢者。賞銀二錢。令該府逐日登記。半月彙送  
臣衙門查驗。俟一兩月後。是否盛旺。及應開  
應閉情形。據實具奏。報聞。

實錄卷九百二十九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二十九

實錄卷九百二十九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三十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二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廷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閏三月庚申朔諭禮部

平定縣志卷之二十一

侍郎員缺著瑪興阿補授瑪興阿現在出差

著索琳署理索琳未到京之前著慶桂暫行

兼署○又諭曰恒親王現患痰症不能辦事

正藍旗漢軍都統員缺著薩哈岱補授所遺

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員缺著劉浩補授○又

諭曰天津鎮總兵達翎阿在外任年久著來

京在頭等侍衛上行走○辛酉諭軍機大臣

等豐昇額等乘夜進剿調度頗為合宜在事

之將領弁兵亦俱能奮勉出力乃為風雪所

阻實覺可惜向後漸暖侍望捷音至賊番敢於屢次滋擾甚屬可惡且軍營後路運送軍糧火藥關係緊要尤不可不嚴加防範今鄂寶將駐守各員分定界限會哨巡查固足以杜推諉而專責成但此等賊匪以搶掠為常事若不重示懲創不能使之畏懼賊衆既能於林菁中放夾壩官兵何不可潛伏殺賊多殲數人庶幾深知微畏不敢輕出方為妥善豐昇額現在帶兵進剿不能分心兼顧著將

平定縣志卷之二十一

此事專交鄂寶令其酌量多派官兵實力妥辦○又諭曰舒赫德奏稱據土爾扈特努魯布告知渥巴錫屬下宰桑巴勒黨等四人暗商率領所屬欲於本年六七月間逃奔俄羅斯等情當經密咨伊犁圖就近告知渥巴錫辦理等語巴勒黨等不過窘迫無賴即欲逃走斷無率領數千人同逃之理或係努魯布挾仇陷害亦未可知舒赫德密寄伊犁圖查辦甚為妥協惟摺內稱巴勒黨等逃走情節

沙爾瑪克亦曾與聞。沙爾瑪克現在伊犁。舒赫德何以不問。至努魯布告稱已勒黨曾在巴爾魯克游牧之哈薩克碩博家中商議碩博有助給馬匹之語。如果屬實。碩博即應從重治罪。以示儆戒。仍密飭俄羅斯一帶沿途卡座嚴密防範。毋得稍有疎縱。○調直隸馬蘭鎮總兵旺保。祿為天津鎮總兵。浙江定海鎮總兵永昌。為馬蘭鎮總兵。直隸正定鎮總兵張和。為定海鎮總兵。以江西九江協副將

葉浩。為江南狼山鎮總兵。○豁免山西豐鎮廳屬二道溝等村水衝旗地五百六十頃二十畝額賦。○壬戌諭川省自用兵以來。節經降旨。撥解鄰省及部庫銀共一千九百餘萬兩。詢據富勒渾奏。到此項銀兩。約計可用至本年六七月間。現在將軍等分路統兵進剿金川。屢次攻克賊人碉卡。至其時自可掃穴擒渠。大功告成。而軍需一項。不防寬裕儲備。以資應用。著交戶部再酌撥銀五百萬兩。解

赴川省。其作何分撥解運之處。即著戶部妥議速奏。○諭軍機大臣等。前允廷臣所議。查校永樂大典。選擇付刊。並令將各省採送書籍及武英殿舊有官版各書。一併彙合釐次。分別經史子集。編敘目錄。命為四庫全書。用昭冊府大全。而各省奏到書單。甚屬寥寥。因明降諭旨。令各該督撫。善為訪求。毋得少有禁忌。予以半年之限。迅速辦理。並以藏書之家。江浙為尤盛。因專交高晉薩載。三寶就所

屬地方。設法訪問。借鈔彙送。仍向書賈書船。廣事諮詢。妥協蒐求。以期漸臻美備。至淮揚係東南都會。商人中頗有購覓古書善本。弄藏者。而馬姓家蓄書更富。凡唐宋時秘冊遺文。多能裒輯存貯。其中宜有可觀。若能設法借鈔。副本呈送。於四庫所儲。實有裨益。李質穎。係翰林出身。於典籍氣味尚近。且現為鹽政。查辦尤易為力。止須派總商內曉事之人。如江廣達等。令其因親及友。廣為訪借。不必

假手吏胥。更可不致滋擾。著傳諭李質穎。即遵旨妥辦。查訪藏書內。流傳已少。及現在並未通行各書。向其家借出。繕錄副本呈送。其原書速行給還。仍將應鈔書目。先行奏聞。其書即速鈔出。陸續呈進。務祈裒集精良。多多益善。將此由三百里傳諭該鹽政知之。○定邊右副將軍尚書阿桂。領隊大臣副都統銜明亮奏。當噶爾拉山梁。前於所克第五碉。設立營卡。橫斷賊碉。尚未扼其要害。若將靠西山梁第一雙碉之東第二碉攻得。則納扎木三四兩碉。更易攻取。再將緊接納園之第八碉占據。六七兩碉左右。皆是營卡。賊勢更孤。當撥官兵。於二十一日夜間。陸續分進。潛至各碉崖礮之下。賊番立柵防守。官兵鎗箭齊發。拔柵過濠。攀援直上。賊番紛紛潰逃。被官兵追殺。並墮入崖下雪中者。約一百餘人。其進攻第八碉。及攻靠西山梁第二碉之官兵。亦竭力奮攻。未能遽克。因日午冰融。暫行撤

回。已將所得碉卡拆毀。派兵拏卡。與前所得第五碉聯絡駐守。其迤東迤西各碉。即可相機進攻。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攻得山梁第四碉一摺。在事之將領弁兵等奮勇可嘉。著阿桂等查明存記檔案。俟山梁碉卡全行攻得。再交部議敘。其陣亡之漢土兵練。及受傷之官弁兵丁。並著阿桂等確查咨部照例卹賞。至第四第五兩碉。連次攻得。已隔斷賊勢。令其首尾不能照應。就此情形。即由攻克碉卡之處。乘勝深入。固無不可。但山梁未淨。賊碉尚餘六座。若不一併攻克。則後路未能肅清。或為賊所阻截。轉屬不成事體。阿桂務須設法。全數掃除。使官兵得以過進無滯。尤為妥善。向後天氣漸暖。冰雪日融。自更易於得手。三路中有一路攻進。其他賊勢自然潰解。將來大勦克建。雖勞績維均。而先得首功者。自必更膺茂賞。著傳諭阿桂等勉力為之。○又諭。據阿桂奏。稱賞戴藍翎之托克托霍



在軍營打仗。甚屬出力。應否授為藍翎侍衛。又跟隨阿桂之厄魯特德布星額。與跟隨齊哩克齊之厄魯特鄂勒哲依當攻奪賊碉時。奮勇出力。可否將德布星額。鄂勒哲依二人。編入旗分。賞給差使等語。著照所奏。托克托霍。授為藍翎侍衛。德布星額。鄂勒哲依。俱准其入旗。作為護軍。伊等如果出力行走。著阿桂察看保奏。授為藍翎侍衛。○癸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曰。福祿著來京署理理藩院侍郎。所遺圍場總管員缺。著諾爾本補授。○以頭等侍衛阿爾素納。為鑲白旗蒙古副都統。頭等侍衛三寶。為正藍旗蒙古副都統。○予故三等侍衛贈副都統銜薩喇善祭葬如例。○甲子。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辛酉。明園。○予故教漢扎薩克多羅郡王巴特瑪拉錫。致祭如例。○乙丑。諭軍機大臣等。劉秉

恬奏崇慶州知州陳子檜妄報賊匪搶奪情形。參請革職。自應斥革。示儆。其小牛廠山梁並未設立木卡。亦無賊匪屯聚蹤跡。既據劉秉恬親行查勘。自屬非妄。但該處現有賊番搶奪滋擾之事。或賊匪即在附近林箐中潛蹤嘯聚。偷放夾壩。亦未可知。所謂寧可信其有。益當加意豫防。雖劉秉恬已派兵百名在彼安卡防守。尚恐不足濟事。且此一帶為運送兵糧軍火所必經。尤關緊要。不可稍有疎虞。該督務派妥幹員弁帶兵往來巡查。遇有賊蹤。即竭力搜剿。殲戮無遺。使賊匪知所畏懼。不敢輕犯。○兵部議准。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咨稱。江西寧州與新昌縣交界之黃岡洞周圍百餘里。前明寇盜盤踞。嚴行封禁。深險曲邃。難保不藏匿奸匪。應於新昌之老屋場雙港口。三峯嶺鵝公嶺。寧州之麻糍山。老鴉山。正岡山。小西坑八處。各設卡房一座。巡兵五名。以資防守。又稱該處界在兩邑。易

滋推諉。請將洞內專屬新昌。洞外民山專屬寧州。統歸銅鼓營同知管轄。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浙江東陽縣民陳廷鰲妻許氏。守正被戕之陝西清澗縣民蘭鳳儀妻師氏。○丙寅。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上年秋間。川省調取各省征兵。所需皮棉衣具等項。均令地方官代為辦送。例應於各兵餉銀內。分季扣還。前曾降旨。將甘省兵丁借領辦裝銀兩。俟凱旋後再扣。以紓兵力。所有陝省征兵製辦衣履。借領司庫銀兩。事同一例。並著加恩。統俟該兵凱旋後。再扣還項。俾各兵眷屬養贍寬然。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等奏進攻日旁碉卡殺賊情形。又溫福奏攻勦昔嶺第五賊碉各摺。在事官兵俱屬勇往。著交將軍等存記。俟全得該處碉卡時。查明交部議敘。其溫福一路之都司曹順殺死賊目。不期面帶石傷。實為奮勇可嘉。著以遊擊用。遇

有軍營缺出。即行補授。其豐昇額一路之都司釋迦保。屢逼賊寨。傷重捐軀。殊可憫惜。著照叅將例。咨部議卹。又兩路陣亡受傷之弁兵。並著查明咨部照例卹賞。○又諭曰。瑪爾占山行馬倒受傷甚重。尚以仍來軍營効力為請。其感戴朕恩。惓誠可念。著加恩授為二等侍衛。賞銀五十兩。將此寄知豐昇額。如瑪爾占調養可愈。仍令前往軍營。以遂其願。○以光祿寺卿申甫為通政使。○長蘆鹽政西寧疏報乾隆三十七年分開墾永阜場灘地三十一畝有奇。丁卯。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馬蘭鎮總兵員缺已降旨令永昌調補。永昌未到任之前著

東陵總管內務府大臣滿斗暫行兼署。諭軍機大臣等。據彰寶奏譯出緬匪回信。并訊取蠻犇供情。一摺。緬匪狡詐百端。本不足信。且得魯蘊尚未復至。老官屯又未給有蓋矣。回

信。其遞來之字。係苗溫出名。而蘇爾相所具稟詞。仍係益拉機授意。尤不足憑。此時總宜付之不理。不必給與回檄。使之無從窺測。至所云求大人們差一明白人。賞一明白字。其說更屬荒唐。切不可墮其術中。又云聞天朝現在辦理軍務。要調四十萬兵。進木邦各路。某處若干。造船一千隻。直下阿瓦。緬國誰人敢當等語。名為畏懼天朝。其實深知官軍不習彼處水土。而天時瘴癘。又不相宜。必不能在彼久留。為攻圍之計。且從前我兵攻老官屯。將士得病者多。旋即退撤。賊匪皆所熟悉。故欲以此示怯。聳我進兵。彼得坐收以逸待勞之利。斷不可為其所愚。至於乘便伺隙。以出奇襲擊。只可俟將來相度機會而行。此時無庸辦理。若云盼望開關貿易。思享太平。亦不過蠻地人民私見則然。未必真出匪酋本意。或其承管頭目。希冀於中覓利。亦未可定。彼既以此為言。惟當嚴飭各關隘。加緊巡邏。

勿使貨物絲毫偷漏。或亦控制之一法。至昨歲得魯蘊差孟矣等進關懇求。原說將羈留內地之人。全行送還。并進貢乞降。果如所言。尚可將就完事。今忽改作。僅送回蘇爾相多朝相二人。其局如何。可了。恐緬匪竟送蘇爾相等回內地。并附有貢物。彰實不得主意。臨時始行請命。轉為所笑。著傳諭彰寶。如果緬匪將蘇爾相送到時。止將蘇爾相等收存。其貢物不拘多少。仍行發還。諭以從前緬酋惜駁差人至老官屯軍營納款。原稱將阿瓦所留內地官員等概行送回。仍納貢請罪。彼時據情奏聞。蒙大皇帝格外矜宥。俯俞所請。嗣以該酋杳無音信。逾四月之久。本督部院恐干欺罔。咎愆因遣蘇爾相等齎書詰問。該匪目等竟敢將蘇爾相多朝相拘留。其情固為可惡。但此僅係本督部院所委偏裨。尚與全局無涉。非若楊重英等內地官員。為緬匪所掠。久在阿瓦羈留也。楊重英等在內地原屬

無關輕重之人。但緬首敢於久拘不遣。實屬梗頑抗違。如果全行送還。尚得為之誠心悔罪。因而進貢輸誠。大皇帝原許網開一面。宥其前非。仍准開關交易。使爾等共享安恬。今乃以蘇爾相等搪塞。此輩未弁。尤非所必需。業經奉有諭旨。本督部院不便因此瀆奏。至中國富有四海。何物不得。豈屑視爾小邦貢器。爾若全還內地之人。具貢請罪。或可鑒爾惻忱。代為進獻。今復悔前說。僅送回一二員弁。是匪首尚未知獲罪之由。豈可便令進貢所有貢物。仍飭令付來人齎回。並為明白曉諭。爾果欲求弛禁。如常交通貿易。非將楊重英等概行送回。難於允准。勿再以此等詭計輕於嘗試也。利害爾自擇之。如此檄諭。且視其舉動。若何再行奏聞。定奪。至蘇爾相多朝相送回時。均應解京質訊。多朝相不過微末土弁。且係隨蘇爾相同行。無足深責。止須照常押送。若蘇爾相身係都司。乃任賊拘繫。覘

顏苟活。此次具稟。非但聽賊指揮。且措詞用意。隱欲為緬匪卸罪。該員在老官屯兩年之久。或竟至降賊。亦未可知。其情罪實為重大。自應嚴加鎖杻。選派幹員管押解京。仍飭委員沿途小心防範。勿致疎縱。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李湖奏本年正月分糧價。永昌府屬豆價每倉石至四兩五錢零。永昌自停辦軍務以來。已歷三載。現在留駐防兵無幾。所需豆石。諒亦有限。何以豆價仍然昂貴。每石至四兩五錢之多。又單內各府屬米麥等價。如雲南府屬白米。自一兩三錢至一兩九錢五分。普洱府屬小麥。自九錢七分至一兩一錢。相去尚不甚相懸。其餘即有倍加者。而大理府屬米價。竟自七錢五分至三兩二錢一分。小麥五錢八分至二兩九錢四分。增長至四五倍有餘。同係一項糧食。何至價值低昂若是。況去歲滇省收成。一律豐稔。更不應貴賤懸殊。看來此等糧

價該撫並未覈實。不過舊式相沿。率據州縣呈報虛應故事。上年因徐績奏報糧價以三十年前之貴賤分為等則。依樣套寫。全不足憑。曾降旨通諭各省。毋得蹈襲積年陋習。徒以刻板具文塞責。今李湖此摺。仍未免故轍相循。李湖平日尚屬留心民事者。何漫不經意。若此。著傳諭該撫將永昌豆價因何至今昂貴。及各府屬米麥等價因何貴賤懸殊。數倍之處。詳悉據實覆奏。嗣後仍須留心確覈開報。毋再率畧干咎。尋奏查永昌統轄四屬。惟保山、永平兩縣間種南豆。緣土性未宜。從前餵養軍需騾馬。改用料米。三十五年以後。秋防馬匹俱照軍需餵養之例。日給料米三升。並未用豆。上年又值豐收。而保山、永平開報豆價較米尤貴。顯屬造報不實。現已飭查至大理府屬之雲龍浪穹山多田少。並與鹽井銅廠毗連。價值易長。趙州土瘠戶繁。民食全資販運。市米稍短。價即倍增。又楚雄府屬

之廣通大姚昭通府屬之恩安大關魯甸永善等處。非廠地錯鄰。即兵民環處。指多食貴。勢所必然。其同屬價平之處。或因負戴崎嶇。或因路遙費重。運濟艱難。是以米不出境。以上各府州屬糧價貴賤似難盡一再滇省糧價向由州縣按旬徑報。並未責成本管上司彙轉。是否確實。無從覈正。今蒙諭指飭現在嚴查逐一更正。不敢稍有迴護。報聞。又諭曰。彰寶等請將湯丹碌碌等四廠欠項在於應領工本內每銅百觔扣銀五錢等因。一摺。經戶部議駁。已如所議行矣。該督撫因鑪戶廠丁等積欠較多。欲為籌一善後之計。俾得稍紓其力。寬裕辦銅。其意未嘗不善。但前據該督撫議定各廠戶每辦銅百觔扣收五觔以抵豫放工本。覈計每銀百兩已扣五兩。又領銀百兩扣平一兩以抵無著欠項。尚且謂其無力攻採。今復每銅百觔扣銀五錢。合計每百兩又扣銀七兩五錢。所扣愈多。則所得

愈少。辦銅更為拮据。而扣所得之數。完應追之項。何異剜肉補瘡。舊欠雖完。新欠又積。適啓鑪戶。苟且遷延之病。久之並恐於銅務有礙。況該督撫既經釐定章程。設法整頓。此後所放工本。自可不至拖欠。何如將各廠積年舊欠稍寬其期。或即將前項扣平銀兩。陸續彌補。或於此外另籌善法歸還。俱無不可。何必為此移新掩舊之下策乎。再前歲滇省請開新廠。曾准照黔省以餘銅一分。聽廠戶等自售。伊有利可圖。辦公得濟。既已試行年餘。成效若何。再此各廠之旁。亦俱有子廠可開。若查明堪供煎採。令廠戶等添採礦銅。則利益更饒。辦銅必更寬裕。又何虞舊欠之不能清額乎。著傳諭彰寶、李湖。即速悉心熟籌。另行妥議具奏。○己巳諭曰。福隆安現在患病。不必進內。著在家調理。集福著暫為領侍衛內大臣。往南苑換回努三。○諭軍機大臣等。據伊勒圖奏稱。已勒黨等欲帶領所屬逃往

俄羅斯一案。准舒赫德扎知。往見渥巴錫酌量情形。辦理等語。渥巴錫年幼不曉事體。已勒黨等係伊宰桑。與伊亦有關礙。務須曉諭安慰。勿生疑懼。庶可審得實情。至渥巴錫有何言語。及如何酌辦之處。著伊勒圖即行覆奏。摺內又稱。添設卡座。嚴密防範。所見甚是。惟令瑚圖禮前往巡查。未免錯謬。瑚圖禮人甚無用。不如選派勤能之侍衛官員。較為有益。並寄與舒赫德知之。○吏部議覆御史范宜賓奏稱。五城詞訟緝捕事件。正指揮專管城內。副指揮吏目分管關外關內。但關內事繁吏目難資彈壓。請將吏目改為關內副指揮。現任各員未便遽易生手。應交都察院考覈保留。令該員加捐副指揮品級陞用等語。查辦理公務。如果得人。無難勝任。倘有闕茸不職之員。即應隨時叅辦。未便將員缺遽議更改。至交該堂官保留。並令按級加捐。亦於體制未協。應毋庸議。得旨。吏部議御史范宜

賓條奏五城吏目請改為關內副指揮一本所駁甚是依議。此事前經袁鑒咨爾宗義等先後陳奏。吏部俱已議駁。其事之不便更張顯然可見。范宜賓何得復為此喋喋瀆奏耶。且辦理地方事務。惟在其人之稱職與否。初不係乎品秩之加增。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乃一定不易之理。若以吏目官職較卑。必待改為副指揮。始足以資彈壓。試問現在副指揮內。果能盡職者。又有何人。而各城吏目於應辦之事。豈皆束手無措乎。范宜賓此奏。並非為公事起見。不過欲借此以博微員感悅。顯屬意存沽譽。至所稱五城吏目。交都察院考覈保留。令其按級加捐一節。尤屬不知政體。范宜賓著交部議處。○以鑲紅旗滿洲都統扎拉豐阿為御前大臣。○補行乾隆三十七年江西省軍政卓異官五員。年老官三員。才力不及官一員。分別議敘處分如例。○庚午諭現在辦理四庫全書。卷冊浩繁。必須多派

大臣董司其事。劉統勲。劉綸。于敏中。福隆安。王際華。袁曰修。俱著為正總裁。英廉。慶桂。外并添派張若淮。曹秀先。李友棠。為副總裁。又諭所有武英殿承辦紙絹裝潢飯食及監刻各事宜。著添派金簡一同經管。至書冊分四色裝訂。檢閱既便。散貯亦堪經久。不必更加外函。以免漿氣致蠹。○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嚴拒賊人投稟一事。所見甚是。金川賊番屢次喊求投稟。不過欲藉以窺探軍營消息。若其計得售。即因以緩此一路之兵。便可撤出賊番。另為別路抵禦之用。斷不可墮其術中。倘賊番以送出僧格桑為辭。尤不可聽。逆酋如果稍知畏服。從前即不應為小金川幫兵抗拒。即僧格桑投竄至彼。亦當立時擒獻。不應復為容留。今見事勢窮蹙。始欲藉此以求倖免。其情罪實難輕宥。現在官兵各路進攻。惟有併力掃蕩賊巢。擒縛兩逆。堅以中國法而靖諸番。更無別有游移之見。如此



嚴切飭諭令土目等高聲傳告庶足使逆酋喪膽不敢復生希冀而助勦之土司兵練等知官兵務在必滅金川各無後慮並堅其踴躍用命之心即將士等知此次用兵有進無退亦可勵其勇往圖功之念若金川竟將僧格桑送至軍營則前此屢降諭旨甚明即可遵照妥辦至所云兩路將軍俱已具稟若果有其事溫福等早應入告其為詭說已屬顯然蓋賊番借彼兩路為詞以圖聳聽其於彼兩路諒亦用此伎倆溫福練習已久自不為其所惑惟豐昇額初經任用閱歷未深恐臨時尚無定見可將此詳悉諭知再阿桂等奏賊番屢次偷刦土兵營卡俱經擊退追殺此等土兵出力者著阿桂傳旨酌賞賊番偷擊營寨乃其常技且知伺隙潛蹤接踵再至是賊番頗諳兵機其頑悖實為可恨惟當隨地隨時嚴加防範不可絲毫疎懈若籌畫畧有未周所關非小大學士劉統勲等奏纂輯

四庫全書卷帙浩博必須斟酌綜覈方免罣漏參差請將現充纂修紀昀提調陸錫熊作為總辦原派纂修三十員外應添纂修翰林十員又查有郎中姚鼐主事程晉芳任大椿學正汪如藻降調學士翁方綱留心典籍應請派為纂修又進士余集邵晉涵周永年舉人戴震楊昌霖於古書原委俱能考訂應請旨調取來京令其在分校上行走更資集思廣益之用從之○吏部議覆江西巡撫海成奏稱查九江府所轄五縣地處衝繁為西江水陸通衢僅設同知一員難以兼顧瑞州府地僻政簡僅轄三縣設有同知一員近駐銅鼓營足資彈壓其通判一員同在郡城所管水利儘可歸併同知辦理若將瑞州府通判改為九江府水利通判殊有裨益應如所請並定為專銜簡缺歸部選用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湖北黃岡縣民蕭惟玉女蕭氏○卒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吏部議准御史唐淮奏稱御史一官由編修及各部郎中員外保送郎中員外自額外主事游陞。歷俸已久。惟編檢等官。一經授職。定例即准保送。未免俸淺資輕。應俟散館後。俸滿三年。方准與送。以抑躁進。從之。○豁免直隸涿州水衝民田九十七畝。有奇額賦。○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原武縣民王牛妮妻卞氏。○壬申。諭據扎拉豐阿等奏。養鷹處管領員缺。將養鷹處頭目三等侍衛佐領霍山。請帶領引見。摺內白和卓未同列名。詢問其故。奏稱伊自係養鷹處管領。故不敢保舉管領等語。所見屬是。扎拉豐阿。羅布扎。圖爾都。俱係總管養鷹處事務之人。可以保舉管領。若白和卓即係管領。豈得保舉同列之管領耶。嗣後各處管領缺出。著總管大臣等列名保奏。其管領人員。不得隨同列名。所有武備院等卿。亦照此辦理。○定邊右副將

軍尚書公豐昇額。叅贊大臣副都統舒常奏。臣等連日察看。賊衆雖覺增添。防守亦密。而放來鎗礮子內。間有內裹石塊。外用鉛包者。其鉛丸缺乏可知。隨飭知經管火器將弁。將大小鎗礮子。俱用生鐵鑄造。使其不能毀作。大礮現已鑄成。一二日間。即可轟摧碉卡。一舉克復。又督理糧餉山西巡撫鄂寶奏。臣現駐覺木交山之左右。有溝二道。與賊境相通。三月二十七日。巡哨兵在鄂班山口。忽遇賊番十數人。將兵丁葉得盛戳傷。經綽斯甲布守卡土兵應援。始行遁走。復於山上施放鎗石。林內尚有賊衆。查賊番敢於窺伺滋擾。不可不防。現覺木交設兵三百一十餘名。除坐卡會哨。以及患病。在營不過一百一二十名。惟督率加意巡防。務期鎮靜。此外各處卡隘。尚有兵一千一百餘名。亦覺單少。俟維州屯兵到日。量為加增。以資防禦。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等奏連日察看賊情一摺。不謂伊等

竟能用心及此。甚屬可嘉。今大礮已經鑄成。天氣亦漸和暖。自更易於得力。豐昇額等。益當奮勉成功。用膺懋賞。看來賊匪抗拒已久。其鉛丸等項。自必日漸缺乏。此路賊情如此。其昔嶺當噶爾拉兩路。亦大畧可知。溫福阿桂。並當留心體察。妥為籌辦。及時乘間攻克。迅速掃穴擒渠。以待酬庸渥典。至鄂寶奏。覺木交賊番滋擾。此事甚有關係。其地既距賊碉甚近。賊番屢出窺伺。自係賊中要隘。萬一探得我兵單弱。糾集突來。截我後路。致卓斯甲布一路軍營。餉道臺站。畧有梗阻。尚復成何事體。鄂寶何竟不能計及於此。僅以鎮靜坐守塞責乎。據稱覺木交山前。即係賊境。左右有溝二道。俱通金川。此次夾壩。即自鄂班山口而出。是此兩溝卡隘。賊必在彼屯聚。若能趁賊番碉卡未多之時。乘其不備。帶兵奪取。既可進逼賊境。以斷其在後滋擾之路。或併可由彼相機進取。為得寸則寸之計。以此

張我官軍應援聲勢。於全局亦甚有益。但此等機宜。非鄂寶所能辦及。朕又難以遙為揣度。因以深切厯懷。其地距阿桂軍營較近。著阿桂就該處情形。速即悉心籌畫。應作何妥辦之處。一面調度。一面奏聞。至覺木交設兵三百十餘名。其各處防守。又有兵一千一百餘名。是該處防兵。原不為不多。而分之則未免見少。若能減無益之分防。歸併有用之地。自可資其實濟。但覺木交地方。尚未辦妥。恐其間路徑紛歧。防兵又未便遽撤。更不得不急為布置。使無罅漏。或兵力尚覺不敷。不妨稍為添撥。因思成都省城。距鄂寶辦事之處。尚不甚遠。調兵亦易。所有駐防滿洲兵。前已調赴軍營一千。尚餘一千名。在省亦無必需之處。或於此內酌調若干名。前赴覺木交。較為捷便。○兵部議准。河南巡撫何燭奏。稱豫省內黃縣。原設遞馬十。濬縣。滑縣。原設遞馬各八。三縣並非衝途。查洛陽迤西。乃川陝大

路。道路崎嶇。額馬不敷支應。應將內黃遞馬裁八。濬滑二縣遞馬各裁減六。撥增新安縣驛九。澠池縣驛五。澠池所轄之義昌驛六。以歸實用。從之。○旌表守正被戕之直隸塔子溝民吳士禮女吳氏。○癸酉。諭曰。富勒渾奏審擬劉益通同阿爾泰父子勒派捐幫。暗送扣存養廉等款一摺。已批交三法司覈擬矣。所請將劉益擬斬即行正法之處。殊屬非是。劉益身為藩司大員。諸事與總督扶同一氣。代阿爾泰勒派屬員。攤捐養廉。並與明德布交結。將扣存養廉。暗行餽繳等款。自有應得之罪。但所犯止係逢迎上司。與婪贓入己者。究屬有間。此而擬以斬決。則如錢度之貪黷。執法。贓私累萬者。又當如何加等科罪乎。富勒渾輒請將劉益即行正法。不過因案情重大。有意從嚴。並未按律確覈。殊失情法之平。朕綜理庶獄。一秉大公。務在權衡至當。輕重悉視其人之自取。從不肯稍存絲毫成見。富

勒渾豈尚未之知耶。所有此案劉益擬罪之處。著刑部另行照律覈擬具奏。○又諭。據傅玉等奏稱。呼倫貝爾總管員缺。有齊齊哈爾協領通阿岱。通曉索倫達呼爾蒙古等處言語。請送部引見補授等語。著照所請。通阿岱即補授呼倫貝爾總管。通阿岱係乾隆三十四年引見。補授協領之員。尚未逾五年。無庸復行引見。嗣後有似此者。該將軍申明緣由。具奏補授。即不必來京。如係年久者。再行送部引見。○甲戌。諭曰。原任松茂道查禮。前因辦理曾頭溝糧運。誤將到站人夫支應兵差。經前任總督文綬奏。降旨革職。仍留軍營効力贖罪。今據劉秉恬奏。稱該員老成練達。強幹有為。詢以番地情形。甚為熟悉。洵屬軍營得力之員。現在木果木及美諾布朗郭宗一帶。催趲糧運。兼辦降番事宜。並稱松茂道缺。現乏署事之員。可否即令查禮暫行署理等語。查禮著加恩。令其署理四川松茂道事。

務。仍帶革職留任。以觀後效。○諭軍機大臣等。金川賊衆。乘隙前來。侵我所拏卡座。而碉卡內之賊。仍然用力抵拒。看來能戰而又能守。實屬可恨。必應痛加勦滅。今將軍等。深知彼處情形。相機辦理。而官兵又奮勉勇往。從此天時漸暖。冰消雪化。自可佇聽捷音。○又諭。閱溫福進到地圖。東北兩面。俱係官兵營卡。聲勢甚大。其東南隅。即係功噶爾拉了口。而總兵張大經所駐之處。相近了口背後賊碉。其頭道卡子。距了口背後。似覺直捷。因用硃筆標記其處。若派練習將領。帶兵由彼徑至了口背後。定期令李煦等。仍由前面進攻。照應夾擊。使賊番兩面受敵。力不能支。必將自潰。似乎事半功倍。又烏什哈達等。攻得木城碉卡處。據稱現在仍向壓攻。其間僅隔賊番兩木城。及碉卡三座。若能迅速克獲。即與現有官兵營卡相連。亦於其處。用硃筆畫道圈記。必須上緊攻取。此一路若能攻得。則官

兵漸逼向西。局勢更展。與額森特現駐之一帶卡柵。氣脉聯絡。可成犄角之勢。自此以東。皆成內地。其牛天昇。二達色。兩路所安之卡。均可無庸再設。即將此路防守各兵。減撤。併攻昔嶺。似更得力。但此僅就圖指示。其實在形勢若何。是否可以如此辦理。朕亦難於懸定。著傳諭溫福。即將指記之處。悉心斟酌。可行與否。一面辦理。一面奏聞。○戶部議准。御史費南英奏稱。各省捐復人員。有欠交官項未完。遽行報捐銓選者。殊未允協。請嗣後於該員具呈時。令將有無欠項呈明。并咨工部查覈。如應追銀兩逾限。及銀數在三百兩以下者。即令照數全繳。方准報捐。其有欠數較多。未經逾限者。准其先行捐復。仍令限內全完。倘逾限不完。已選者。即行解任。未選者。停其銓用。從之。○豁免福建臺灣鳳山諸羅等縣。遭風飄沒兵米一千二百四十七石有奇。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三十

實錄卷之九百三十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三十一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廣德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太僕寺卿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重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閏三月乙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據增海奏久患舌腫。至今語言  
不清。請將將軍印務交額爾德蒙額署理。回  
京調治等語。增海患病。當早奏請醫。何得至  
今始行具奏。增海不必來京。著派御醫張鼎  
令伊子二等侍衛德清阿三等侍衛德襄阿  
帶同馳驛前往醫治。其將軍印務即照所請  
令額爾德蒙額暫行署理。○兵部議覆盛京  
將軍增海等奏稱裁汰馬甲所餘錢糧應添

步甲三百八十八名。尚餘銀二千六百一十六兩。添設養育兵四百三十六缺。於滿洲蒙古漢軍各佐領下。按鰥寡孤獨人數酌給。以資養贍。如應裁馬甲一缺。即挑補步甲一名。養育兵二名。如挑步甲領催一名。即挑養育兵一名。俱按佐領次序勻挑。至盛京滿洲漢軍內務府三旗官學生共一百四十名。向無公費。請將養育兵內勻出之一百四十分錢糧賞給。以資學習。俱應如所請行。從之。○丙

子。吏部議准。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奏稱沿河地方佐雜等官。頗有留心河務。不辭勞瘁之員。惟定例不能與河工通融陞調。無以鼓勵。請嗣後此項佐雜。如有辦公奮勉。熟悉河工者。遇河工缺出。一體陞調。並將現在各缺註明沿河字樣。以憑查覈。從之。○丁丑。刑部等衙門議覆署四川總督富勒渾審擬劉益通同阿爾泰父子。勒派捐幫。暗送扣存養廉。請將劉益擬斬立決。查劉益交結逢迎。將阿

爾泰扣存養廉一千五百兩。送明德布收受。合依侵盜錢糧一千兩以上例。擬斬監候。明德布商同劉益侵用辦公之項。亦應擬斬監候。至所稱李本與阿爾泰同城。知而不舉。應杖一百。流三千里。係旗人。罪止枷責。不足蔽辜。請留軍營。自備資斧。効力贖罪。應如所奏。得旨。劉益明德布俱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至富勒渾以李本罪止折枷。不足蔽辜。請留川省軍營効力贖罪。意存取巧。而法司不為駁正。執行照擬。亦屬非是。李本如果係能事之員。辦理川省軍需。尚可冀其得力。富勒渾何妨另摺奏明。朕必俯從所請。且可免其治罪。乃該督輒謂折枷不足蔽辜。請留軍營効力贖罪。名為加重。實則從寬。試問枷號之與効力。孰輕孰重。其理顯而易見。此等伎倆。豈能逃朕洞鑒乎。即如劉益所犯。止係逢迎交結。而富勒渾因案情重大。請即正法。朕方以其失情法之平。諭令刑部另行覈擬。今



李本之罪。原非必不可宥。因富勒渾意在巧為開脫。法司亦不指斥其非。朕轉不能予以曲貸。非所謂愛之適以害之耶。李本仍著於川省照例折枷。俟期滿後。再留軍營。自備資斧。効力贖罪。以示懲儆。朕於臣工情罪。權衡一秉至公。既不令有意從嚴。亦豈能任其朦混。富勒渾及法司等。並著傳旨申飭。餘依議。○四川總督劉秉恬奏。據總兵張大經稟稱。初二日。有副都統烏什哈達等。帶兵一千五百名。駐劄簇拉角克西口。令於各卡挑兵三百。擬於初三日五鼓。進攻達扎克角等語。查將軍溫福。既派兵由此路進攻。自應多備官兵接應。當令遊擊保寧。挑兵二百名前往。初五日。探知烏什哈達等。已於初三日進兵。搶獲賊人碉卡數座。我兵即在彼修理石卡木城。以防抄截。得旨嘉獎。○予故西藏輔國公恭格丹津。致祭如例。○予出征金川陣亡襄陽鎮總兵馬虎。祭葬如例。入祀昭忠祠。○戊

寅。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辛靜宜園駐蹕。至壬午。皆如之。○

已卯。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等奏。進攻日旁。又據阿桂等奏。分攻納圍。納扎木。殺賊各情形。此兩路將領弁兵。俱甚奮勇出力。俟攻得險要。一併交部議敘。其兩路官兵內有陣亡及受傷者。並著查明。照例咨部賞卹。又豐昇額奏。新鑄之礮。同日忽俱炸裂。皆由銅質不淨之故。已傳諭劉秉恬等妥辦矣。軍營所需大礮。甚為緊要。銅礮一到。即行趕鑄應用。自不肯多延時日。但鑄礮期於經久。而購辦銅礮。原難必其十分純淨。若鎔鍊不到。屢次炸裂。不能應手。則又莫如畧寬其期。精鍊妥鑄。以資永遠利用。俗語所謂擔遲不擔錯也。此後鑄造礮位。應令工匠等。細加試驗。如實係足色淨銅。即行入鑪成造。若其中帶有鉛沙。及將裂礮另鑄者。務宜淘鍊極淨。再為鎔鑄。

毋止圖速成。不計工候。又致另煩鑪冶。轉多周折稽延。再豐昇額奏礮位輪流轟擊。各放十餘礮。即俱炸裂。而阿桂亦稱大礮轟擊過多。又經裂損。是礮之屢炸。未必非施放太急。不復察其冷熱得宜所致。即如烏鎗連放數次後。鎗筒即熱。須待稍冷續放。方為妥利。礮體較鎗身數百倍之大。熱更久而冷更難。若急於裝藥。不令消停。以火力逼熱銅。難保其不燥烈旁出。此亦自然之理。各路軍營用礮時。皆不可不加審慎。再豐昇額另摺奏金川投出之番人噶達爾結一名。言詞似覺明白。尚堪驅策等語。此則未妥。番性奸詭叵測。其外貌明白者。其心必更狡黠。今令隨營効力。難信其果專意輸誠。即云軍營機要。非彼所能窺測。亦不慮其偵探洩漏。但此等番人。與綽斯甲布土練等原屬同類。豈能防其不暗中蠱惑。離散衆心。沉留於軍營。既不能藉其招致他番。或軍行進退間。輕信其言。轉致誤

墮術中。所關不小。豐昇額等於軍營閱歷未深。尚未能體貼及此。留之無益而有損。著即將噶達爾結押解成都。交富勒渾嚴加看管安置。毋致疎脫。又阿桂奏。脫出小金川番人嘉噶爾布木供稱。聞得索諾木差人問其姊與僧格桑能離與否。其姊言在小金川時。與僧格桑原未同住。索諾木就將僧格桑與其妾併頭人七圖安都爾等同送到勒烏溝內。克思果木小寨居住等語。觀此則金川逆酋欲俟將來送出僧格桑。以圖解免之計。其迹已經顯露。若送來時。斷不可稍涉游移。屢次所降諭旨甚明。溫福等各路均應遵照妥辦。至金川賊番較之小金川更能打仗。實為可恨。不特其大頭目當殲戮無遺。即小頭人亦皆不可輕赦。縱或窮蹙來歸。不應如小金川降人復令管轄番衆。蓋進剿小金川時。其來降頭目畧予加恩者。尚欲藉為誘致。金川番目之用。今平定金川。其餘諸番。自皆帖服。更

無所用其別示招徠。斷不可令遺孽尚留。復致滋蔓。惟各處番人之未為賊首出力者。尚可使之仍安耕作。溫福等皆當豫操成算。以歸妥善。至阿桂於初九日進攻。尚遇雪霧。彼時未交夏令。番地山寒。亦無足怪。今已立夏。天氣漸暖。冰雪日就消融。自更易於得手。佇聽捷音。○又諭曰。舒赫德奏稱據努魯布告稱。暗商逃奔之巴勒黨四人外。尚有碩爾格等四人。先經逃往俄羅斯等情。查上年九月。阿思哈曾經具報。當即嚴飭各臺站查拏。惟所稱牢桑之名不符。應行質問等語。看來努魯布所控。竟屬有因。伊勒圖現赴渥巴錫查辦。無難得實。惟碩爾格等脫逃一節。上年九月。既經阿思哈報明。舒赫德何以不即時具奏。殊屬非是。至卡座官兵。於土爾扈特逃人全無查察。實為疎縱。著舒赫德嚴飭各卡。嗣後務宜加意查拏。此次失察。碩爾格等之卡上官員。即著嚴叅治罪。以昭炯戒。○庚辰。諭

此次進剿大小金川。由京派往之滿洲。厄魯特各省漢兵。皆知勇往。經將軍等保舉。惟成都派出之滿兵。在溫福阿桂軍營。不但不能起衆奮勉。亦無堪保一等者。徒有滿兵之名。成何事體。國家養兵。不惜數千萬之費。然亦不能養此無用之人。現在軍前之成都滿兵。應得款項。不准照京師滿兵給與。並將伊等以前所得各項。俱照漢兵支給。其多領之項。俟大功告竣。陸續坐扣。庶駐防兵丁。知所懲儆。此旨並著兵部。傳諭駐防滿兵各省知悉。○禮部奏。頒發外省印信關防。除督撫提鎮藩臬派員赴領外。其道府副將。叅將同知。通判等官。向例俱專差人役。或遇便員請領。多延緩至數年之久。請立定期限。凡道府副將。叅將等官。於接到部文四箇月內。赴領。逾限議處。其同知通判等官。交各提塘遞寄。得旨所奏是。○補行乾隆三十七年甘肅省大計。年老官六員。有疾官二員。才力不及官二員。

浮躁官一員。分別處分如例。○辛巳。諭軍機大臣等。鑄礮銅觔。關係最為緊要。自應購備淨銅。以資利用。即銅色不能一律。亦當淘鍊極淨。再行解往。方於造礮有益。今豐昇額軍營鑄成之礮。屢經炸裂。皆由內地運送銅觔未純所致。承辦之員。實難辭咎。著傳諭劉秉恬。富勒渾。確查此項銅觔。係自何員承辦。據實叅奏。現在豐昇額軍營。另鑄礮位。需銅甚急。著劉秉恬。富勒渾。飭屬購辦純淨足色銅觔。迅速解送應用。其溫福。阿桂。兩路。並著該督等一體辦理。毋得稍有貽誤。○又諭。據伊勒圖奏稱。渥巴錫游牧處所。若於本年秋間。移往珠勒都斯。伊屬下人衆。未免疑懼。查伊等現種地畝甚好。俟豐收後。即可服習。且渥巴錫自稱伊處游牧。尚屬安妥。可否令其暫住二三年。再行酌辦等語。所奏甚是。前因和碩特被災。恐渥巴錫亦有災傷。是以有遷移之議。今伊等游牧安帖。田禾茂盛。又何必紛

擾那移。況現有努魯布控告之案。未經查明。著即照伊勒圖所奏停止。俟二三年察看情形。再為酌辦。將此由六百里馳寄舒赫德。伊勒圖知之。○河南河道總督吳嗣爵奏。外河清口蓄洩機宜。為全河最要關鍵。三月內。曾將清口東壩。豫拆十丈。以資宣洩。嗣因高堰一帶。每日長水二三寸不等。誌檣共存九尺四寸。隨又將東壩拆去十丈。現據報。淮河自三月二十九日。至閏三月初四日。每日加長二尺餘寸不等。洪澤湖初九初十等日。亦長水九寸。臣等復將東壩拆去八丈。現在口門共寬四十丈。清水出口甚暢。足資禦黃。近年來黃水盛長。湖水每慮微弱。易致倒灌。今歲洪湖水勢已大。引河運河。俱得洗滌積淤。下游外河。山安海防。亦可併力刷沙。甚為有益。得旨。所辦是。但長水既早。恐夏秋反致黃盛而清弱。此在時刻留心。相機啟閉。總以清口朕所定水誌為準。想不至大差。○予故翁牛

特固山額駙一等台吉車布登致祭如例。○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進攻道路情  
形。與朕前次所降諭旨。用硃筆標記處。適相  
符合。今官兵既兩處聯絡。直逼西南。其東北  
兩面。皆成內地。所有原設卡兵。自應抽併攻  
勦。則官兵聲勢愈大。自更易於得力。至喀爾  
薩爾一路。雖向南進攻。相距不遠。但其處亦  
係賊番要隘。恐攻取又需時日。若進勦色爾  
里寨。既可繞過昔嶺。且前據虎兒供。在色爾  
里。即可用礮平打噶拉依。是此路更為直捷。  
但進兵之後。喀爾薩爾及昔嶺兩處之賊。或  
能來截我後路。不可不留心防範。至溝內林  
深菁密。若僅砍樹而行。難期迅利。或乘天晴  
日暖之候。用乾柴硝磺。縱火焚燒。則通道既  
速。賊亦必不能伏匿。較之兵力勦洗。更為事  
半功倍。但須順風施行。方能有益。惟此時正  
是夏令。樹木茂密。非若冬間枯燥者可比。火  
攻是否相宜。朕亦難於懸定。著傳諭詢問溫

福。令其就該處情形。妥協籌酌。一面辦理。一  
面奏聞。○又諭曰。溫福奏軍營箭枝缺乏。向  
富勒渾咨取。朕思彼處工匠。斷不及京城著  
將武備院收貯之箭。挑選六千枝。派春寧等  
分起送往。並傳諭溫福。阿桂。豐昇額等。除將  
行取成都箭枝。賞給兵丁外。此項由京解往  
箭枝。於各隊內。擇其勇幹能殺賊者。酌行給  
與。不得濫給。以致枉費。○又諭著派御前侍  
衛副都統春寧。乾清門侍衛輔國將軍景燿  
三等侍衛特成額。各帶箭二千枝。馳驛分往  
三路軍營。賞給兵丁。特成額著往豐昇額軍  
營。春寧往溫福軍營。景燿往阿桂軍營。春寧  
等到彼。留住一日。即速回京。以便詢問彼處  
情形。○癸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迴圓明園。○甲申。諭軍機大臣等。  
據富勒渾奏。打箭鑪同知劉組曾於應解  
阿爾泰衣物一事。挾詐懷私。請旨革職。已批

交該部矣。阿爾泰任所衣物。查封後。寄貯該同知衙門。其中有應分別解京。及留變之物。經前督札飭該同知查辦。劉組曾自應遵照辦理。乃擅自估價。希圖以多報少。及經催解。輒以已賣難追為詞。迨知查叅難掩。始行解繳。仍復捏詞遮飾。是該員既欲漁利於前。更圖掩飾於後。情節甚為可惡。似此居心貪詐之員。其承辦軍需各項。斷難信其無少侵蝕。著傳諭富勒渾。即將劉組曾經手軍需銀兩。逐一徹底清查。若稍有冒支侵用等弊。即速嚴叅治罪。一面查抄任所貲財。一面飛咨劉組。曾原籍。將其家產查封。毋任畧有寄匿。將此傳諭富勒渾知之。○刑部議覆奉天府尹博卿額奏稱。婚娶弟婦韓氏之徐廷法。及韓氏。各以姦論。依律應絞立決。得旨。刑部議覆。徐廷法與弟婦韓氏婚配一案。固屬按律定擬。但既據審無姦占情事。且由父母主婚。與自行占娶小功以上妻者有間。愚民無知。

自難責以大義。遽予絞決。情殊可憫。徐廷法徐韓氏。俱著從寬。改為應絞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以故西藏輔國公恭格丹津子錫納木扎勒襲爵。○旌表守正捐軀之山東武城縣民徐林妻安氏。○乙酉。諭。現在工部辦事人少。著素爾訥暫署工部尚書。○諭軍機大臣等。據吳嗣爵奏。三月下旬以來。雨水較多。淮河。洪澤湖。水勢驟長。現在大展清口。俾湖水暢達。以資宣洩等語。所辦自屬合宜。同日又據高晉奏。三月下旬。陰雨連綿。於二麥春花。尚無妨礙。若從此晴霽。麥收可望豐稔等語。亦於摺內批示矣。麥收將屆。春霖不宜過多。今湖水驟長。至一丈二尺有餘。看來雨勢頗大。江南素稱澤國。即此時業經晴霽。而田間積水。或一時不能消退。恐未免有礙春收。蘇州一帶情形。定亦相同。何以未見薩載奏到。朕心深為廕念。著傳諭高晉薩載。即將現在天氣如何。是否已經晴定。並與二麥春

花有無妨礙之處。即速據實詳悉由驛奏聞。以慰懸注。尋高晉奏。今春雨水過多。蘇松常鎮。徐揚。並江寧等屬。俱有支河汊港。足資宣洩。惟淮安六屬。海州。沭陽。二州縣。及上江之鳳陽府。泗州所屬。濱臨河湖低窪之處。間被淹浸。現飭各屬。詳細確勘。設法疏導。自閏三月二十六日起。天已晴定。積水漸消。勸民及時補種。以期有秋。無力農民。酌借籽種口糧。照例詳辦。得旨覽奏俱悉。又奏。前准河臣札知。洪湖水勢甚大。擬將山圩五壩中之智義二壩。開放洩水。臣以清水宣洩過多。恐將來黃水長發。難供抵禦。查現在高堰誌橋。仍存水一丈四尺六寸。老壩口誌橋。現存水二丈二寸。開放二壩。尚合機宜。至各廳險要工程。凡有迎溜頂衝之埽壩。隨時搶護平穩。惟山安廳屬上河汛之十堡隄工坐墊。臣與河臣馳往查勘督辦。得旨。此想甚合朕意。早於吳嗣爵摺中批示。意彼不曾示汝耶。又批。既經

晴定。亦應相機補築。總以清口多出為妥。薩載奏。江蘇省自三月下旬至閏三月二十四日。陰雨連綿。正當菜麥成熟之時。恐有傷損。節經通飭確查。惟淮屬之山陽。阜寧。清河。安東。桃源等縣。地勢窪下。又因湖水異漲。地畝俱有淹浸。當即批飭設法疏消。並委員確勘實在情形。照例辦理。徐海二屬低田。間有積水。二麥收成。分數不過少減。現已晴霽旬日。大麥漸可登場。糧價照常平減。民情寧帖。得旨覽奏稍慰。○又諭覺木交一帶駐防官兵。自應一體賞給鹽菜銀兩。而鄂寶奏摺。故為婉轉其辭。蓋意在援照給賞。又以諭旨內未經指及後路兵丁一項。故不敢明白直陳。此由鄂寶見理未真。致摺奏亦遂辭不達意。豈所以仰體朕一視同仁之道。且不獨此。即如劉秉恬所統美諾等處兵丁。五福所統黨壩一帶兵丁。亦在應賞之列。又如打箭鑪。維州沿邊地方。除本處戍守之兵。近在汎地。毋庸



濫及。若由別營調到者。遠道奉差。即當例加優卹。總之各兵俱為國家出力。其打仗與守巡不同之處。已於錢糧鹽菜。示有區分。而同一執役奉公。不當拘泥三路軍營之旨。別生歧視。著傳諭劉秉恬將各處應賞兵丁。即行確查妥辦。務使均霑恩澤。○豁免直隸密雲縣水衝民地一頃十四畝額賦。丙戌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四川總督劉秉恬奏屯兵一項與各土司土兵不同。緣乾隆十七年。土司蒼旺不法。經前任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誅滅。於番衆內挑選精壯三千名。作為屯兵。平時任其力田傭工。歲納雜糧六百餘石。並不支給糧餉。遇有徵調。最為勇往。此次進剿金川。於額設三千外。已多派二百餘名。此內陣亡病故者。共有一千餘名。伊等改土歸流。自知本係番人。不敢與官兵相埒。衝鋒打仗。爬越山嶺。不讓土兵。而又不屑與土兵為伍。歷來攻

得碉卡。屯兵之力頗多。諭軍機大臣等。劉秉恬奏屯兵原委。看來竟為軍營得力之人。各路將軍等。自應另加愛惜。遇有奮勇者。隨時獎勵。如實有出衆功績。并當奏聞賞錄。以示鼓勵。又奏當噶爾拉。至功噶爾拉一帶撥兵防守事宜。美諾雖止存兵二百。但各山溝可通金川之路。俱已有兵駐守。則美諾竟成內地。原無藉於多兵。或即於此現存二百名內。量為撥派應用之處。著劉秉恬一面妥協經理。一面奏聞。○丁亥。諭。昨因進剿金川。曾於湖廣各營調撥官兵。所有經過各州縣地方。本年應徵錢糧。業經降旨。按數緩徵。以示體卹。此外尚有漕項銀款。例不並緩。小民仍有赴公輸納之勞。著加恩將湖北竹山等二十二州縣。湖南長沙等二十六州縣。本年隨漕等銀。准其同地丁一併緩徵。俾民力益滋寬裕。以副朕加惠無已之至意。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前以辦理四庫全書。聞揚

州商人馬姓家內藏書頗富。曾傳諭李質穎令其就近妥協訪問借鈔。昨據高晉等奏到續採書單摺內。已將商人馬裕家內書籍開列目錄。揀出一百三十三種。以六十八種發蘇州書局校勘。其六十五種在揚州就近檢查解省。又揀出六十二種。開單一併借出。嗣據李質穎札會奉旨飭查。已將續取之書。停其解送等語。送到書目。已交四庫全書總裁等詳細覈定後。行知取進。至馬裕家查借書籍。前已諭令李質穎辦理。莫若令該鹽政就近借鈔。於事更為便捷。其中或有不用者。即可隨時檢還。亦不致於散佚。所有高晉等原發蘇州書局之六十八種。及交揚州府檢閱之六十五種。並著歸還李質穎。一處彙辦。俟書目覈定。行知到日。即將需用之書。上緊鈔進。仍將原本給還。其不用者。即可先為檢發。至昨閱單內所開各書。亦多係近代人詩文等集。其於古書善本。尚不概見。馬裕家夙稱

善於收藏。何所存僅止於此。或原辦時尚係地方官往彼詢訪。其家未免心存畏懼。又憚將善本遠借。故所開尚爾不精不備。亦未可知。併著李質穎善為詢覓。如單外另有佳本。仍開目錄續奏。以便檢覈借用。務祈多多益善。將此諭令高晉等遵照辦理。並傳諭李質穎知之。○又諭。據陳輝祖奏。查獲私逃餘丁胡喜。尹光燦一摺。訊據胡喜供稱。同逃之餘丁蕭占魁。回至嘉定府。為其表兄劉姓留住等語。蕭占魁亦係應行緝獲者。既據訊有在嘉定劉姓家存留之語。陳輝祖即應敘明原供。飛咨川督。令其就供出地方。嚴緝務獲。方不致有漏網。乃陳輝祖摺內。僅稱一面飛咨川省。嚴拿蕭占魁。並未令其向嘉定劉姓家查緝。竟視為尋常海捕虛文。祇以一咨了事。殊屬非是。如此率辦。川省並不知該犯匿跡所在。不過廣為緝捕。何能弋獲。轉致日久聞風遠颺。又復成何事體。且據奏。現獲各犯。俱

係湖南盤得。而湖北並未弋獲一人。兩省均有逃兵。何以湖北獨無所獲。可見該省文武員弁。不以查緝為事。即陳輝祖所奏。亦不過泛常通飭。並無實在用力之處。陳輝祖平日辦事。尚屬認真。不應疎懈若此。著傳旨申飭。並令其將未獲逃犯。上緊緝拏。就獲即行覆奏。尋奏查胡喜在零陵縣拏獲時。供稱蕭占魁。同至四川嘉定府。被伊表兄劉姓留住。其劉姓何名。住嘉定府何處。未據訊問。臣已批查。因路遠待覆需時。即一面錄供。飛咨川省查緝。前奏未經聲敘。殊深惶悚。至湖北祇據拏獲逃走丁役寧溫。高賓王正奎吳起秀等。在逃正兵。並未就獲。惟督飭各屬。設法上緊嚴拏。得旨。今獲幾名。否。何不詳奏。○又諭軍糧關係緊要。屢經嚴飭該督等。實力經理。并特派大臣董司其事。沿路催查。務使源源接濟。以利軍行。至該省招商領運。原係佐官運之不足。但既官給票張。自應令其執為運米。

憑據。田濟國安得特無米之票。齎銀遠涉。且奸商挾貲赴營。料必仍向兵丁買回食米。交官充數。此大不可。各兵支給口糧。均係按日而計。俾飽餐勵勇。期於攻勦有資。非若在京八旗。關支甲米。得以聽其通融轉售。誠使兵皆果腹。必不能復有升斗餘存。即或官員等給米較多。亦係計其跟役人數。俾足供口食。並非使之寬裕積存。況在官員等更不當以此覓利。設使官員兵丁等除日食外。果有餘糧。則又不知按其例給之數。實食若干。支與本色。而以餘數兼支折色。既可稍省轉餉之勞。並可寬為儲蓄。以備緩急之用。更不應任其私相貿易。致奸商牟利滋弊也。所有此案奸商田濟國。既領票承運。輒敢不攜顆粒。齎銀赴營。為自私自利之計。甚屬可惡。事關軍餉。非尋常商販因公射利者可比。該犯現已解至鄂。實處審明屬實。即應在彼正法示衆。以昭儆戒。至此路業已敗露。其餘各路類此。

者。恐亦不免。劉秉恬鄂寶為督辦軍糧大臣。富勒渾現署川督。各路供給軍糧。乃其專責。著交劉秉恬等嚴查各路。有無似此弊端。據實妥辦。仍查此路糧員。因何縱容奸商。如此舞弊之處。據實參奏。至於各路官兵等。如果有私賣餘米之事。將軍等不應毫無見聞。著傳諭溫福。阿桂。豐昇額。一體留心確查。仍與劉秉恬等咨商。安定章程具奏。○兵部議准。吉林將軍富椿奏稱。三姓地方。及寧古塔。伯都訥。阿勒楚喀等城漢軍內。有出兵奮勉者。准其揀選。補授吉林漢軍驍騎校。又吉林烏鎗營驍騎校。有出兵奮勉者。准其揀選。補授佐領。從之。○戊子。

上御勤政殿聽政。○以通政司副使寶光。為光祿寺卿。○是月。河南巡撫何燭奏。豫省開歸等九府。光陝等四州。各屬具報。三月十七。至二十一。等日。各得雨三四寸。至八九寸不等。通省普遍沾足。不特二麥勃發。早穀高

梁。並資灌潤。實為豐亨嘉兆。得旨欣慰。覽之。京師亦屢得膏雨。實深慶慰。益勵敬勤。○山東布政使國泰奏。查章邱縣萬丈口地方。舊有引河一道。設立滾水壩。分洩小清河之勢。現多淤塞。應行挑濬。又博興境內各山水。向由福民河入淄河歸海。福民河地勢稍高。又新豫備河一道。河身亦窄。應酌加寬深。淄河為衆水歸宿。入海之區。自木橋頭莊南起。至東北務止。十餘里淤墊。幾成平陸。每遇伏秋異漲。樂安壽光兩縣民田。受害最深。應令近河居民。合力疏挑。以免漫溢。得旨知道了。告之徐績。似屬可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三十一

實錄卷九百三十一

三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三十二

監修總纂官總纂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史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總纂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工部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并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總纂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四月己丑朔享

太廟遣裕親王廣祿恭代行禮○諭據阿桂等  
奏軍營兵丁余忠患病派新兵白樂堯送回  
吉地調養該兵將路票挖補改寫送出鑪城  
字樣行至吉地經駐劄該處之叅將吳錦江  
看出挖補情形並不根究聽其回至成都經  
叅將圖桑阿查知將白樂堯差弁押赴軍營  
復又乘間逃脫現在通行嚴緝請旨將吳錦  
江革職留於軍營効力等語兵丁奉差舞弊  
情罪最重該叅將吳錦江既經察出路票挖

改情弊。自應即將白樂堯嚴審重懲。乃並不立時拘究。仍聽其自行前往。實屬膜視輕縱。吳錦江著革職。留於軍營。自備資斧。効力贖罪。至白樂堯因軍營派送病兵。膽敢將路票挖改。及至成都後。經查出押回。又復中途逃脫。甚為可惡。著富勒渾等。速飭嚴行躡緝。務獲。即於拏獲之處。訊明正法。以昭炯戒。○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工部題銷山東省各學。建立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工價一本。令

軍機大臣將從前如何行文各省。並平定回部碑文。是否亦通行建立之處。查據禮部覆稱。乾隆二十年。經大學士會同各該衙門議奏。請將御製碑文勒石太學。並將碑文摹搨頒發直省督撫。轉發各府州縣衛學宮。其平定回部後。亦經查照前例辦理。行文各省等語。是原行祇令其碑摹頒發。並未行令各學立碑。各省督撫。即欲重摹勒石。亦止當於省會學宮。建豎碑座。其餘各屬。即就碑文搨本

轉發。或另行鋟版刷印。頒貯各學。儘足傳示。來茲斷無合府州縣衛悉令逐一建碑之理。乃今查據工部稱。山東通省府州縣學。共石碑一百二十三座。報銷工料銀一萬二千九十餘兩。此外尚有湖北省七十七屬。報銷銀二千九十餘兩。湖南省七十九屬。報銷銀一萬三百五十餘兩。其餘各省。並無通省報銷之案等語。此三省並不遵照原議。又不揆事理之可否。率行辦理。殊屬非是。已交工部另

行覈議。至其餘未經通行報銷各省。自未必如此三省之錯誤。均可毋庸再辦。但從前是否係照原議遵行。著於各督撫奏事之便。諭令查明覆奏。○又諭。據陳輝祖奏。竹谿縣兇犯張世華。因圖姦殺死四命。並致伊母自縊。旋即逃匿穀城光化等處。經光化縣知縣唐惟克盤獲。究出前情。現在審擬具題。該令唐惟克應否送部引見。請旨遵行等語。張世華因姦殺死四命。並致伊母投繯。情罪實為重

大已飭該部速行覈辦。至該縣唐惟克於該犯甫入縣境。即能督役捕獲。尚屬能事。著傳諭該撫將其平日居官如何之處。出具考語。送部引見。○又諭前因于秀病故。據舒赫德奏。副將喬照於伊犁屯田事務。尚為熟諳。因降旨令其署理涼州鎮總兵。今覽其奏謝摺內。書銜稱臣。殊屬不合。武員即官至提督。亦稱奴才。此乃向來定例。喬照豈容不知。雖臣僕本屬一理。稱謂原無重輕。但喬照甫加總兵。即如此妄行無忌。足見其器小易盈。恐在彼管理屯務。亦未必如俞金鰲之經久妥協。著舒赫德傳旨嚴行申飭。並留心訪察。如有自滿貽誤。即行據實參奏。毋稍瞻徇。○又諭曰。彰寶奏。據查訪興堂扎信。息之撫夷劉全忠稟稱。於隴盆地方。尋見興堂扎詢係打聽。渾覺尚未回到猛拱。因此亦未回猛拱等語。所奏殊不明晰。已於摺內批示矣。渾覺自往阿瓦後久無消息。或為情駁羈禁。不行放歸。

或竟將伊殺害。另放頭人管理猛拱。因而興堂扎不敢回其故地。潛往中途。劉全忠係差往探望之人。既見興堂扎詢問。自必備知其詳。彰寶理應將劉全忠逐一訊明。詳晰入告。方能得其底裏。乃僅以未回猛拱一語。率行具奏。大不曉事。從前興堂扎在京時。曾言回至猛拱後。即探明渾覺消息。稟報督臣。是以令該督差人查訪。原欲知近日渾覺下落。及猛拱情形。並非專為興堂扎一人蹤跡。該督經辦此事。豈不知其中要領。徒以含糊未了之詞。希圖塞責耶。即如得魯蘊。曾否回至老官屯。亦彰寶所應留心察訪者。而另摺所奏。又以自蠻轟進關後。並無別有信息。亦無從探知一語了事。則該督終年間住永昌。所辦何事。彰寶向於公務。尚知認真。何忽昏悖若此。著傳旨嚴行申飭。仍即詢問明確。另行奏聞。尋奏臣札提督長清。選妥人跟劉全忠。飛赴隴盆。將一切情形。面詢興堂扎。並令興堂



扎覆稟。現令通事譯出。據稱自三十五年出關。聞渾覺不在猛拱。已往阿瓦。隨差五占下阿瓦。將伊蒙恩賞給印信號紙等物。告知渾覺。伊甚喜悅。囑我收好。俟回到猛拱親領。自此以後。阿瓦路口。被緬兵守住。彼此難通音問。渾覺好歹信息。均不得知。惟探得猛拱現有緬子把守。其兵數多少。及曾否另放頭人。亦不得知等語。揆度情由。渾覺被擒。駁羈留阿瓦。亦未必遽被殘害。與堂扎因不得渾覺確信。故不敢回故地。至虎踞關外。連次差探。尚無人叩關。得魯蘊暫亦無回老官屯確信。俟偵探實信具奏報聞。○又諭曰。阿桂等奏稱。現攻納圖之第六碉。與納扎木之第三碉。先令我兵於第一及第七碉正面。向前接拏卡柵。仍擬覓間。於山梁東西分撲。使賊人無從揣度。自是正辦。溫福等奏稱。烏什哈達等帶兵由達扎克角溝壓下。攻克得斯東寨。賊番皆逃避對面木城。烏什哈達等所帶僅二

千人。兵力尚不甚足。溫福等或虛作攻昔嶺之勢。而徹精兵為烏什哈達等進剿之用。於事更為有益。又喀爾薩爾賊碉亦須仰攻。恐未能剋期制勝。前奏達扎克角山溝南通喀爾薩爾。由西可至色爾里。中間林深箐密。溫福擬令兵丁砍伐樹株而行。曾降旨詢商。令其酌用火攻之法。若果得有路徑。直逼色爾里。則我兵聲勢愈大。且距噶拉依不遠。昔嶺將不攻自潰。實為事半功倍。又據稱十八日。因遇風雪。暫時撤兵。阿桂亦稱連日雪霧。彼時尚係閏月中旬。今已交四月。夏令漸深。自當日就暄暖。各路軍營。當乘時努力為之。再阿桂奏訊。據革布什咱脫出番人沙克旦布。木供稱。勒烏圍牛馬羊猪瘟死。人亦多病。今噶拉依人畜亦俱害瘟。此實羣逆罪惡貫盈。自取滅亡之兆。又據溫福所訊。脫出小金川番人薩布嘉供詞。稱金川待僧格桑光景平常。並聞百姓私議。言僧格桑是金川禍根。不

如早早獻出。可見索諾木等諸逆犯久已蓄心俟窘迫時。獻出僧格桑為解免之地。屢次所降諭旨甚明。將軍等自各胸有定見。勿因此稍有延緩。使羣逆得以久稽顯戮。○定邊將軍大學士溫福。四川總督劉秉恬奏。閏三月初五日。提督李煦。副都統常保。往稟稱。本月初四日夜。有賊從東北山梁潛來撲卡。弁兵有被傷者。東北山梁距金川甚遠。斷非金川賊匪。或係小金川沃克什等處換班窮番。前來偷竊等語。查該處逼近功噶爾拉了口。明係金川賊眾。該提督等失於防範。詭詞捏飾。謹據實奏。諭軍機大臣等。李煦常保。派駐功噶爾拉防守。實其專責。乃既疎懈於前。復敢捏報於後。實出情理之外。將李煦。常保住革職。即於軍營枷號示眾。並令溫福。傳諭德爾森保等。加意慎防。毋蹈覆轍。至劉秉恬現駐簇拉角克。為軍營緊要後路。所有分派防守隘口各員。並當飭其留心防範。毋稍

玩忽干咎。○又諭。據舒赫德奏。努魯布控告巴勒黨等商議欲逃往俄羅斯。審係誣告。隨令巴勒黨仍回游牧。努魯布及妄證不實之沙爾瑪克。俱移於察哈爾居住等語。努魯布既係誣告。即應照內地例。擬以反坐正法。縱因伊等愚頑。不照內地例辦理。亦宜酌治其罪。以整刁風。乃舒赫德於審明後。僅將努魯布移居察哈爾。不足以昭炯戒。努魯布著發往南省烟瘴地方安置。沙爾瑪克著移居察哈爾。又據奏。渥巴錫屬下人眾恐不無疑懼。欲行脫逃者。擬向渥巴錫詢問。將此等疑懼者移於伊犁居住等語。從前伊等生計不敷。或尚多疑懼。今其生計俱代為籌辦。自知感戴朕恩。豈尚復萌異志。舒赫德惟當將現奉諭旨宣示。渥巴錫再諭以此。後益當約束屬人各務生計。勿滋事端。方足以示體統。將此傳諭舒赫德知之。○庚寅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曰內閣學士博清額著即馳驛前往四川軍營。○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參奏李煦常保住捏報一案已諭將李煦常保住革職枷示矣。今思溫福因其稟報支離察出疑竇尚屬揆度之詞未得此案要領。蓋李煦等捏報謂係小金川沃克什換班窮番此即其緊要關鍵。小金川沃克什換班有換班之事無難按冊而稽。若小牛廠失事時並無番衆換班則所報全虛。詰訊自無能

置喙已派內閣學士博清額前往會同劉秉恬秉公嚴訊。博清額審訊具摺後馳往溫福軍營看視該處情形即行回京覆奏。○辛卯諭昨據陳輝祖奏拏獲竹谿縣圖姦殺死四命並致伊母自縊之兇犯張世華現在按擬具題一摺內稱該犯久匿穀城縣境內知縣王之黻並無覺察業於另案參革等語因檢查該縣被參原案係濫准書吏請發諭單清查編審致令索錢舞弊一事題請革職至此

案張世華係淫兇悖惡罪應寸磔之重犯在穀城縣境內各處傭工為期至一年之久王之黻毫無覺察致兇犯得以匿跡稽誅其縱惡玩公之罪較之參革原案尤為重大豈可因其已經革職遂置不問王之黻著照管獄官重犯越獄革職拏問之例交陳輝祖即行拏問嚴訊定擬具奏。○是日起上以常雩祀天於

園丘齋戒三日。○壬辰諭戶部議覆彰寶奏水銀定價改收折色一摺請照該督撫所定酌中之價無論市值低昂俱照數折收之處尚未允協此項水銀從前每百觔自三十六兩漸加至五十四兩後復遞減至三十九兩是前後售價長落本無一定而今年漢口及蘇州時價僅至三十一二兩經各該督撫確查自不至尚有虛假若以彰寶等所定四十兩之價而計每百觔較時價短至八兩非累及

商人即官為賠補名為酌中而實乖平允豈可為訓此等在官物價如經手之員從中侵欺牟利固應有犯必懲若明知所值不敷亦斷不可無端令其賠墊著交該部另行妥議具奏○癸巳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甲午常雩祀

天於

園丘

上親詣行禮○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乙未諭朕於五月初

八日恭奉

皇太后安輿幸避暑山莊著派誠親王裕親王大學士劉統勳協辦大學士尚書官保留京辦事所有吏兵二部應行引見官員文職知縣以上武職守備以上著於未啟鑾往木蘭之前每月彙齊派該堂官一員輪流帶至熱河引見其文員內佐雜等官武員內八旗護

軍校驍騎校及外省送到之補放水手官驍騎校並年滿千總等官弁仍著王大臣照例驗放其八月以後月選等官亦照向例辦理至外省督撫提鎮等奏摺俱著齋摺人前赴熱河行在投遞惟進哨以後仍照例交留京辦事處加封轉交內閣隨本呈進候朕批示發回仍於留京辦事處交付齋摺人祇領該部即通行傳諭知之○又諭現在派出隨往熱河之吏部堂官止曹秀先一員將來引見官員即有程景伊等前赴帶領但於承旨時不諳清語著派福隆安一體帶領引見○又諭據偉善奏稱由寧夏移駐巴里坤官兵所有欠項請查明行文烏魯木齊巴里坤大臣俟官兵到日照原定年限坐扣等語寧夏移駐巴里坤官兵初到彼處一切未能就緒若即坐扣欠項於伊等生計甚無裨益自應俟移駐後稍有就緒再照年限坐扣為是且移駐烏魯木齊巴里坤兵丁固應如此辦理即

由涼州莊浪移駐烏魯木齊。及由京移駐西安寧夏等處官兵。亦俱應照此辦理。著交烏魯木齊巴里坤西安寧夏涼州莊浪大臣等所有現在移駐官兵。到各該處後所有欠項。俱著展限二年後。再定年限坐扣。○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戶部議奏。閩省繳照遲延一摺。所駁甚是。已依議行矣。貢監換照立限二年。為期本屬甚寬。現在各省俱經陸續咨部換給。何以閩省獨逾限一載有餘。方行呈繳。並

聲明尚有未查各縣。現在飭催。是閩省初奉部文時。竟全未辦及。直待滿限逾年。始為彙咨。即或該貢監等觀望不前。亦何不及早飭催。聽其遲誤。若此。鐘音余文儀前後兩任。所辦何事。著傳諭鐘音余文儀。令其即行明白回奏。尋鐘音奏貢監換照寬限二年。閩省接准部咨。連閏扣至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限期屆滿。臣於是年七月到巡撫任。旋於三十六年七月卸事。移交撫臣余文儀接辦。

臣以同城不能督催。請交部議處。得旨。但上緊督辦。此次姑免。余文儀奏。臣於三十六年七月到任。札檄勒催各州縣總以各生遠出。未回無憑。催繳為詞。既已逾限。乃更稱現已飭催實屬舛錯。請交部議處。得旨。該部察議具奏。又諭曰。徐績奏。據兗沂曹道松齡稟稱。曹儀廳所屬崔家壩。因對岸新長沙灘。逼溜北趨。漸成兜灣。河灘連日塌崖。離隄數丈。該道飛往籌辦。並聞河臣姚立德亦已前往。

徐績亦即星赴該處督飭防護等語。黃河既有險工。姚立德親往查勘。何以尚未見奏到。但此時桃汛已過。伏汛未來。又不應有急於防搶之事。或係松齡未諳河務。所報過涉。張皇。現在有無應行籌辦之處。即速據實覆奏。添建山東東昌府恩縣縣丞銜署從巡撫徐績請也。○丙申。諭。據豐昇額等奏。副將佛遜等將因病留養兵丁王登甲。至四五月之久。忽報脫逃。殊屬漫不經心。現在行查確實。

外請將副將佛遜守備饒祥。把總王一虎。交部嚴加議處等語。佛遜等俱著交部嚴加議處。○丁酉。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戶部奏荒地招民佃墾。定限起租一摺。所辦尚無實濟。前以荒蕪地畝。及低窪之處。每易滋生蝻孽。曾令裘曰修親往履勘。並令會同英廉等酌量可墾者。令業主佃戶墾種成熟。其實係沮洳之區。即為開掘水泡。以杜蟲孽。而資儲蓄。數年以來。尚未辦及。現在裘曰修患病未愈。英廉承辦事務亦多難於兼顧。此事於畿輔農田最有關係。著交周元理專派明幹妥員。逐加踏勘。將實可施工民間樂於認墾者。聽從其便。其荒蕪低窪之區。即酌開水泡。以期日久利賴。並派道府大員督率稽查。該督仍親往悉心相度。董司其事。務即詳細籌畫。妥定章程。於朕啟鑒前將如何辦理之處。即行覆奏。尋奏現委霸昌

通永天津清河四道。各按地段細勘。又現因閱河之便。由永清東安固安宛平大興一帶。將官荒旗荒地及流石莊等處察勘。其未經河占隄壓及沙城尚輕可墾復者甚多。至沮洳積水處。若徧開泡子。水無去處。積久必生魚蝦。洄後遺子。多化蝻孽。似不若就低窪荒地開挖溝道。引水入河。較為有濟。現札各道。照此章程查辦。其可墾地若干。何處宜種樹果宜種五穀。疏通舊溝。添設新溝。及某溝應通某河之處。俱官為經理。懇限兩月勘議妥辦。得旨覽奏俱悉。○又諭。據劉秉恬奏。現在發往四川在省各員。莫不心懷觀望。視軍營為畏途。到省後。惟恐軍營一有聞見。調來辦差。每多不通聞問。現在新安各站人員。由省城經派來營者甚少。因一時乏人經管。將解餉各員截留濟用。又係無任微吏。諸事時形掣肘等語。殊出情理之外。此等惡習。不可不亟加整飭。朕因川省現在辦理軍務。差委需

員甚多。是以節次引見人員內。視其尚堪策勵者。俱陸續發往。以供任使。此等人員到川後。富勒渾即當量其人材高下。先儘其中勤幹者。派往軍營。其餘留省坐辦。方為合理。乃將發往之員。槩留省城。并不令各員與劉秉恬一通聞問。富勒渾所辦殊屬非是。至劉秉恬於此等人員。接准吏部知照。何妨指名向富勒渾咨取。諒富勒渾斷不敢扣留不放。何竟見不及此。是二人竟屬分辨。非朕本意。二

人皆誤矣。至所稱欲將畏縮不前之人。查明參奏。通省大半如此。參之不勝其參。此語殊覺失當。劉秉恬如果見各員中有規避不赴軍營者。即當指參一二人。以示懲儆。不應僅付空言。設果通省官員畏蒞者過半。又何難概加參劾。即行揀發前往。亦不致於乏員。何乃束手無策。至於如此耶。劉秉恬與富勒渾雖一在軍營。一在省城。而所辦同係一事。況劉秉恬係實授川督。富勒渾不過暫行署理。

仍係代其辦事。即發川各員在省在營均係伊所正屬原不必視有分歧。而富勒渾係代劉秉恬辦事之人。更不應少分畛域。若將到川人員盡留省會。止圖自便。而不顧劉秉恬之驅使無人。公忠之義安在。况富勒渾於軍務告竣後。即回本任。又豈能將川省之員攜往楚省乎。大臣為國任事。總宜和衷共濟。不當存絲毫私見。况伊兩人皆朕所特簡倚畀者。若因此稍積猜嫌。致誤公事。又豈朕屬望

伊兩人之意乎。至節次發往川省人員。不但揀選特交劉秉恬者。應在軍營辦差。即隨時命往之員。均當感激報効。視軍務為重。踴躍赴營。若徒耽逸憚勞。畏難就易。為臣子者。如此居心。尚可望其將來成材乎。著劉秉恬將畏避不赴軍營各員中之最甚者。據實劾奏。一二人嚴加懲究。庶足以飭吏治而儆惡習。並將此明諭劉秉恬。富勒渾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徐績奏報。崔家壩等處河隄形



勢一摺。因思黃河果有險工。姚立德既親身前往。何以未見奏到。或係松齡未諳河務。所報過涉張皇。當經傳諭姚立德。將河隄實在情形。並有無應行籌辦之處。據實覆奏。本日據姚立德奏到。則該處隄工。並非險急。果不出朕所料。至所稱恐廳汎張皇料理。激溜生工。駐工相度數日。並與何燭札商。意見相同。止令掛柳幫戩。並酌貯料物。以資防備。不許輕於進埽。所見甚是。著傳諭姚立德督飭道廳等留心妥辦。勿致張皇多事。或有未能真知灼見者。即與何燭商酌行之。○定邊將軍大學士溫福。參贊大臣都統海蘭察奏。臣等由達扎克角山梁。奪獲得斯東賊寨。隨攻對面高峯木柵。因連日雨雪。未能攻克。二十五日亥時。於雪霧中。乘賊不備。分兵進攻。額森特等直抵礮根。殺賊二十餘名。奪卡拆礮。富興等抵木柵近處。賊在高處放鎗拋石。又限於泥濘。隨行撤回。賊來衝截。我兵迎戰。殺賊

四十餘名。餘皆敗竄。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此次勦殺賊番。官兵皆各奮勉。但殺賊究少。今天時已熱。雪漸消。若相機盡力。自必奪取要隘。深入此際。彼處情形若何。著即作速奏聞。○又諭曰。溫福奏近日攻勦情形。又將原圖簽說覆奏。據稱硃筆所標道路。從此抄截。功噶爾拉了口之後。實為直捷。從前曾派土兵懸繩而下等語。是朕現在所指之處。溫福早經籌及。甚屬可嘉。至另簽所稱攻打木柵。其地最為隘要。自當上緊攻打。以期乘間突入。又於山岡黏簽。稱此處有小路斜通薩木喀。亦係抄截功噶爾拉之後。但深溝密箐。必將溝內賊寨勦洗。方可進攻等語。就圖中所列形勢而論。官兵既經攻占之山。與薩木喀賊寨僅隔一峯。似不甚遠。今稱溝內賊寨尚多。則此溝必在兩山中間。難於畫出。溫福惟當相機籌畫。努力妥速為之。又同日阿桂等奏。稱二十日夜。官兵乘大雨。將八處石卡

攻獲復於二十三等日。乘夜潛至礮卡盡力  
攻擊。又德赫布等奮擊潛出礮卡之賊。立斃  
十餘人。各等語。連次派出之將領弁兵。攻礮  
殺賊均屬奮勉。但尚未得實在險要。難以交  
部議叙。即溫福一路官兵亦然。均著查明存  
檔。俟將來一併交部錄敘。又諭。前因進剿  
金川。再需酌調黔兵。曾諭圖思德。豫行選派。  
續經豐昇額。以現在毋庸調兵具奏。隨又降  
旨。令圖思德停止。今據阿桂奏。豐昇額一路  
兵力稍單。仍請添調黔兵二千。以資協剿等  
語。著傳諭圖思德。即於附近川省各營原備  
兵丁內。揀選二千名。迅令原派之員。帶領前  
往。並令富勒渾。於沿途經過。應行豫備之處。  
早為妥辦。戊戌。諭曰。綽克托著授為叅贊  
大臣。前往烏什。換安泰回京。○諭軍機大臣  
等。據高晉吳嗣爵同日奏到。現因湖水盛漲。  
酌將山盱五滾壩內。義智兩壩。封土啟除。聽  
其過水。高寶諸湖等語。洪湖驟漲。於清口暢

開之後。勢仍未減。自應酌啟滾壩。以資分洩。  
但洩下之水。歸於高寶諸湖。未知尚能容納。  
有餘不致溢及下河一帶否。甚為屢念。至湖  
水宣洩過多。亦恐勢弱。不足以敵黃於河。務  
機宜尤關緊要。今天氣既已晴定。連日湖水  
並未加長。又當酌量情形。豫為節蓄之計。即  
將義智兩壩。築土封閉。勿令再洩。方為合宜。  
著傳諭高晉吳嗣爵。相機妥辦。仍將啟壩時  
高寶諸湖形勢。若何及現在作何辦理之處。  
迅速覆奏。尋奏。自洪湖驟漲。將義智兩壩。封  
土啟除。洩水歸高寶諸湖。容納有餘。於下河  
並無妨礙。俟再消一二尺後。即行封築。並將  
東西壩酌量收束。以禦黃流。總期蓄洩合宜。  
不致有黃盛清弱之患。報聞。又諭。據滿斗  
奏。巡查風水圍牆內。山樹儀樹俱皆茂盛。惟  
海樹疎密不等。請令該管之總兵。照山樹儀  
樹之例。遇有回乾者。查明照數栽補。仍於年  
底。景總奏明。派工部大臣查驗。覈銷等語。海

樹一項非山樹儀樹可比。且每歲俱有小樹萌生。日滋月益。易於繁茂。皆為海樹。即有回乾之樹。原可無庸如數補栽。總當就此兩項相衡。以定補栽之準。若新生之樹多至五百株。而回乾者僅三百株。則是新多於枯。止須視林內稀疏處補植百餘株。仍屬有盈無絀。設或新樹少而回乾多。則應為補植久之。自更榮盛。其事向係兵丁自行經理。聽該總兵覈辦。原不免漫無稽考。但亦不必與山樹儀樹一律奏聞。派工部堂官查驗。嗣後著該總兵每年查明新樹若干。回乾樹若干。報知總理衙門。即令就近查明。會同該總兵酌量妥辦。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昨以豐昇額一路兵力稍單。因傳諭圖思德。令將原備之兵。選派二千。迅速起程前往。今思添調黔兵。原為協助進剿之勢。若黔兵到時。豐昇額業已攻克日旁等處。進攻勒烏圍。自當令調到之兵。隨其繼進。若日旁尚未攻克。或溫福阿桂兩

處不拘何路。攻得要隘。帶兵深入。即當令此二千黔兵。由彼接續而進。若兩路俱已攻得。則將黔兵各分一千。相隨續進。以壯聲勢。尤足令賊番喪膽。而於後路聲援。亦更為得力。朕偶念及此事。特為詳晰諭知。溫福等於黔兵到時。查何路急需續進。即飛檄貴州帶兵之員。令其遄程馳往。以資實用。○己亥。諭據范時綬奏稱。現在官學讀書之鑲白旗滿洲恩騎尉倭什洪額。素日庸愚懶惰。教習等欲加責懲。詎倭什洪額即以小刀自傷頭顱。請將倭什洪額革職。交該旗養傷。俟平復時。嚴責管束。所遺恩騎尉。照例另行揀選承襲等語。設立官學。今年幼世襲官員。在彼學習。清語騎射。原係造就伊等之隆恩。倭什洪額素日並不上緊學習。而教習等欲加責懲。伊竟不服從。反用小刀自傷頭顱。甚屬無恥。倭什洪額身係滿洲世職。宜宜如是。况恩騎尉一官。原係伊等祖先所得世職。襲次已滿。朕復

念彼勞績特恩賞給正宜感激朕恩上緊學習而反甘自暴棄實屬不堪若不嚴行處治何以儆戒滿洲世僕著將倭什洪額革職銷除旗籍發往黑龍江所有恩騎尉停止承襲其管理官學之大臣章京教習等著照所奏交部分別查議並將此通諭八旗知之○庚子諭此次

常雩大祀豫期詣

皇穹宇拈香仰瞻

列祖神牌見有字色模糊之處諭交太常寺堂官查辦乃該堂官祇將上年冬至祭祀時恭請出龕入龕之祀丞任策祥送交刑部治罪而刑部亦並未切實根究僅以任策祥照律問擬顛預具奏朕夙知

郊壇大典非一祀丞專司其責恭請

神牌係捧爵贊禮郎之事且其日即經德福奏稱向例如是何得僅諉之微末祀丞而置贊禮郎於不問必係德福袒護滿員希圖朦混

了事因令軍機大臣詳悉查詢始據德福稱恭請

神牌出龕入龕係祀丞任策祥其自供案請入亭內恭昇至

壇及祭畢由

壇迎奉供案係贊禮郎珠通阿並查明珠通阿係原任副都統雅爾呼達之孫是德福之意存袒庇已屬顯然而素爾訥當德福面奏時亦在旁與聞其語何亦隨同附和乎朕臨御

三十八年辦理庶務從不肯稍涉含糊亦無人能於朕前取巧欺飾德福何人竟敢以此嘗試耶此案若非朕洞鑒其隱則任策祥獨當重罪而珠通阿竟因堂官袒庇得以脫然事外何以服任策祥之心而使太常寺官員知所儆懼縱以任策祥過或無心不即如部議正法秋審時亦不予勾而臨期綁赴市曹其驚悸亦去死無異朕綜理庶獄凡笞杖小罰尚不使其稍有枉縱況大辟重犯乎朕嘗

讀唐史云。人君無不銳始而工於初。其半稍怠。卒乃澶漫不振。朕嘗引以為戒。今朕雖逾六袞。而精力強盛如常。不憚萬幾之勞。勤嘗欲俟八旬以後。春秋漸高。酌量精神。視古帝王。耄期倦勤之義。或可稍安。頤養。而此時正振作有為之日。方當乾惕。日加勵精求治。不肯纖毫自懈。大臣中或有高年者。亦當體朕之用心。服勤勿怠。所謂莊敬日強。堂廉交儆之道。亦正在此。所有任策祥珠通阿一案。現

據軍機大臣審擬具奏。另降諭旨。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尋議奏。壇官任策祥珠通阿。應依大不敬律治罪。堂官素爾訥。德福請旨治罪。其餘新舊各堂官。交部嚴加議處。得旨。任策祥珠通阿。俱著從寬。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德福素爾訥。著革去花翎。仍交部嚴加議處。永貴及其餘太常寺堂官。俱著交部分別嚴加議處。○又諭。據申保等奏。本年南糧頭進幫船內。徐州江北幫及鎮江前幫。長淮三

幫。廬州頭幫。俱脫空一二日。其脫空俱在天津以南。現經催艤。尚在限內抵壩起卸。惟頭進尾幫之大河二漕船。於本月初七日。甫報過關。與前幫竟至脫空五日。並聞二進之大河三等幫。尚未跟接前進。現在土石各壩。俱停斛以待。請飭交漕臣查明。分別議處等語。漕船抵通。例有定限。歷年俱銜尾前進。從未有脫空數日之事。況本年直隸山東一帶。雨澤霑足。運河水極充盈。糧艘更可通行北上。

何至有脫空一二日。甚至五日之久。殊不可解。該運員等。何竟怠玩從事。聽幫丁等任意逗遛。沿河員弁。亦復漫不經心。並不上緊催趲。均難辭咎。著嘉謨查明各船。因何脫幫。及在何處停泊。確情據實奏。交部分別議處。至巡漕御史張光憲。天津以南運務。是其專責。乃任糧船如此脫幫。並不上緊催督。又不據實查叅。所司何事。張光憲著交部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據申保等奏。南漕頭進

幫船內徐州江北等幫船脫空一二日至五日不等已明降諭旨令嘉謨查明因何脫幫及在何處逗遛情由將運員及沿途員弁據實叅奏並將巡漕御史張光憲交部嚴加議處矣漕船任意耽延脫幫至五日之久實歷年未有之事嘉謨身任總漕轉漕是其專責乃竟漫無整飭一任運員幫丁等玩忽稽延所司何事嘉謨由道員加恩起擢漕運總督冀其實力辦公一切黽勉報効何甫經大用意存自滿不知淬厲若此著傳旨嚴行申飭並令其自行檢舉明白回奏○辛丑諭據高晉等奏四月初三等日因洪湖盛漲會黃下注又值海潮湧阻以致黃河北岸安東縣十堡汎地方隄工坐墊漫水當將王營減壩開放一面分頭搶築業經斷流惟口槽稍大二處現在上緊堵築所有疎防各員弁查明另行叅奏並自請先行交部嚴加議處等語清水會黃下注坐墊之工已距海口不遠尚

實錄卷九百三十一

三

無大礙且又將上游減壩開放宣洩仍上緊搶築斷流所辦尚合機宜高晉吳嗣爵著加恩免其交部其該管之道府叅遊廳營縣汛各員弁亦不過照常疎防處分著高晉等照例查叅交部議處○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晉等奏四月初三日黃河北岸安東縣十堡汎地方隄工坐墊漫水當將王營減壩開放業經搶築斷流其口槽稍大二處亦已將次堵住請查叅疎防各員弁並自請先行交部議處一摺現已降旨令將該管員弁查叅照例議處並將高晉等加恩免議矣清水盛漲會黃下注以致墊隄漫水該督等隨飭開放上游王營減壩俾得宣洩分勢辦理甚合機宜但漫下之水經由附近村莊雖據稱其地廬舍無多且因雨水淹浸早已搬移高處而瀕河田畝遇水淹浸者春收恐不免減損著傳諭該督等董率各屬實力確查如果有成災之處即照例妥辦毋致稍有失所不得畧

實錄卷九百三十一

三

存諱飾並將漫口曾否堵築完全。及被水之處大田能否趕種各情形迅速覆奏。○又諭曰徐績自閏三月初七日奏到東昌登州等府屬於三月下旬續報得雨各處需足迄今又一月有餘續經三次奏事並未見有奏報雨澤之摺朕心深為廕念近據何燭奏河南通省於閏三月內俱獲有膏雨其麥收分數約在九分以上數年來最為豐稔等語山東與河南境壤毗連氣候亦畧相仿今豫省麥

實錄卷九三二

三

收分數早已奏聞東省何以尚未奏及著傳諭徐績將山東現在有無盼雨之處及二麥收成禾苗長發情形迅即查明據實速奏以慰注念尋奏東省春間雨澤透足現在登麥約十分收成禾苗長發並無盼雨之處得旨覽奏欣慰○兵部議奏伊犁等處設卡緝捕逃人該駐劄大臣有督率稽查之責向未定有議處專條請嗣後拏獲逃犯究出經過卡座地方未經查拏者將失察之經過官員並

失察地方官降一級留任該管大臣罰俸一年兵丁鞭七十如經過地方藏匿負罪潛逃之犯將失察官員並失察地方官降一級調用該管大臣降一級留任兵丁鞭八十行知各處駐劄大臣遵辦從之○壬寅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奏贊大臣副都統舒常奏近查得珠孜寨對面有路盤旋而上即派領隊大臣永平

實錄卷九三二

三

等帶兵從此處仰攻與日旁西大營東西夾擊并令達爾圖軍營同時並舉以牽賊勢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等奏稱現在籌畫分路進兵合攻要隘如此悉心籌辦佇望捷音近來各路進攻俱為冰雪所阻問之章嘉呼圖克圖云彼處四月十一日以後即不復有雪茲已交四月半自當日就暄和兵力更易施展溫福等惟當知金川不減不休斷無中止之勢努力圖功以成懋績○吏部議覆盛京



刑部侍郎喀爾崇義奏稱盛京刑部羈禁人犯約有一百三十名。至四五十名不等。原設漢司獄一員。如遇疾病事故。防範難周。請添員管理。應如所請。添設滿司獄一員。協理監務。定為滿缺。該侍郎於本部滿洲筆帖式內。慎選送部。帶領引見。補授。仍食筆帖式俸。管理五年。仍回原任。任內無過。出具考語。咨部註冊。俟盛京各衙門應陞之主事缺出。歸單月陞選。從之。○調吉林副都統克星額為伯都訥副都統。○癸卯。

實錄卷九百三

三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幸圓明園。○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濟縣民張玉

女張氏。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三十二

實錄卷九百三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三十三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大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大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曾煊鑾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四月甲辰諭軍機大臣

等彰寶奏先據鎮道等報稱車里宣慰土司刀維屏因江外有匪類潛伏形跡過江探聽堵禦至夜有賊數十擁入土司家內刀維屏與其妻小即行逃避又據稟報賊匪係由猛籠潛至九龍江其宣慰土司刀維屏帶同土兵等過江現與賊匪同在一處各等語所報甚不明晰刀維屏既係土司焉肯棄其職守土地挈眷潛逃即或云因其父協制不能自安亦何至轉與賊匪同在一處若非降順緬

匪安能與賊混處無別其故殊不可解至刀紹文前因莽匪侵擾並不防禦輒即逃遁本係有罪之人既已革退即不應令其仍居故地從前楊應琚所辦原未妥協且土職既令其子承襲并為換鑄印信另給號紙尤不應復令其父在彼以致把持滋事今彰寶既已親往該處自應查明妥辦但現在正當瘴威之時斷不宜輕舉妄動不但彰寶不可觸瘴而行即孫爾桂為總兵中熟習邊情得力之員亦不可冒昧輕往下至弁兵等又豈可使之與氣候嘗試彰寶查明後如有必須兵力整理之處先行具摺奏聞俟秋深瘴退時再行酌辦但此時不可豫洩機宜使賊匪得以豫作準備將此由六百里傳諭彰寶知之○又諭曰溫福等奏審度機會同時並舉所辦甚好各處分攻只須一處得手其餘自勢如破竹且丫口攻克則進攻喀爾薩爾係向下壓施功較易而一得喀爾薩爾後路更可肅

清又阿桂等奏稱。攻勦山梁。礮後木柵。當有騎馬賊人。中鎗墮地。其是否頭人。著查明便中覆奏。尋奏。前有賊人潛放夾壩。官兵迎擊。獲賊占朋一名。詢前次中鎗墮馬賊人為誰。據供稱。係思都克覺寨頭人溫布薩爾嘉。是金川最會打仗頭人。報聞。○以杭州副都統德楞泰。江寧副都統扎什扎木素對調。○乙

孝端文皇后忌辰。遣官祭

昭陵。○丙午。諭。前據申保等奏。南漕各幫船內。有脫空一二日。並多至五日者。俱在天津以南。已降旨令嘉謨嚴究。因何停泊情由。將運員營弁等查明叅處。並將天津巡漕御史張光憲交部嚴加議處矣。今據張光憲奏稱。各幫脫空緣由。俱在未入直境以前。惟經由直省交錯之武城頭望鄭家口河身水淺。現有糧船停泊起剝。又恩縣朱家園河道亦間有淤淺。當即面諭漕運員弁。速行疏挖。並移咨

漕督。札致山東巡漕御史查辦等語。果如所奏。則其咎又不專在張光憲。而在山東之巡漕御史矣。郎圖專司東省督運。乃聽各幫船任意逗遛。並不上緊催趲。又不及早查叅。所司何事。著郎圖明白回奏。脫幫既在山東。則東省沿河地方官。亦難辭咎。並著姚立德徐績確查各幫船。因何脫誤情節。將該管各員弁逐一叅奏。至張光憲既親至山東地面。目擊武城等處糧艘。因水淺停留。僅爾移咨塞責。不即據實入告。亦難辭咎。統俟該督撫等覆奏到日。再行交部分別查議。○諭軍機大臣等。據彰寶奏。報車里宣慰土司刀維屏攜眷逃出江外一摺。所奏情節未明。已傳諭彰寶令其查辦。今據李湖奏。據迤南道唐宸衡續稟查得。江內外並無賊蹤。夷民安堵如故。惟土司刀維屏渡江未回。訊據該頭目等供稱。三月二十九日點燈時。刀維屏之弟刀召廳帶了二三十人。到江邊叫船渡江。說來看

老宣慰的。不多時。即同伊兄刀維屏。姪塔召猛乃等。同伊妻小行李。都搬上船過江去了。過了一刻。有數十人來到宣慰弟兄。並召猛乃草掌子上放火。說有賊來了。我們躲避。過後打聽。總未目見賊匪。聞得刀維屏。由猛籠一路前去等語。竟係刀維屏等假張賊勢。攜眷潛逃。已無疑義。較彰寶昨日之奏。頗為明晰。閱李湖摺內稱。四月初四日。始接唐宸銜此稟。隨於初六日拜摺具奏。普洱距省城較永昌為近。是彰寶所奏。尚未接到該道續稟。故未能得其詳要。但刀維屏係十三土司之長。且給有號紙印信。因何無端攜眷脫逃。其故殊不可解。若云為其父刀紹文牽制窘迫。不得已而逃避。亦應赴內地籲訴。不宜徑往賊境。尤出情理之外。總之刀維屏為內地土司。忽而攜眷竄逸。較逃官之罪尤重。即應拏獲。訊明確情。在該處正法示衆。其父刀紹文。若有滋事不法之處。亦即拘拏治罪。另擇誠

妥恭順之人。襲替宣慰土司之職。方為妥善。彰寶現已馳往該處。即著查明妥協辦理。仍即將查辦情由。迅速覆奏。將此由六百里發往李湖摺鈔寄彰寶閱看。並諭李湖知之。○又諭。前因申保等奏南漕頭進幫船內有脫幫一二日。至五日不等者。已令嘉謨查明遲誤緣由。參奏。並將天津巡漕御史張光憲交部議處。今據張光憲奏稱。各幫脫空。皆在未入直境以前。且察看水勢。惟直省與東省交接之武城頭望鄭家口。河身水淺。又恩縣朱家園河道。亦間有淤淺等語。現又明降諭旨。令濟寧巡漕御史郎圖。明白回奏。並令姚立德徐績等。將實係何處遲延緣由。查明覆奏。但思今年東省春雨霪足。河水充盈。糧艘正可通行無阻。乃詢之倉場侍郎申保等。據稱今歲漕船。轉不能如往年之銜尾而進。其咎固在總漕。前已降旨傳諭嘉謨實力嚴飭運員。上緊押催。毋任遲滯。而河道之足資浮送。

沿河之按例趨行則總河巡撫亦均有稽查之責著傳諭姚立德徐績各宜督飭所屬員弁沿途加緊趨運務使糧艘源源繼進勿誤漕期將此諭令知之仍各將作何董運辦理情形即行據實覆奏尋姚立德奏南漕頭進各船入境臣與巡漕御史郎圖督趨催趕抵閘時按上啟下閉成規迅速打放出境均未及限現同撫臣徐績飭屬調兵疏撈各淺處并多備剝船又扎河北道將衛河上源之九

道堰疏導灌注一面委員飛馳江南邳宿迎催江廣幫船務期妥辦報聞徐績奏臣節經檄屬催趨漕運現委熟諳河務之叅將王普前往武城頭望鄭家口恩縣朱家園等處確勘如果有淤淺處即督同廳縣或集夫撈挖或備船起剝務使遙行無阻至頭進幫船係何處遲延現飭沿河各知府確查另奏得旨覽究屬汝未留心○又諭曰豐昇額等奏分兵攻打日旁雖亦殲戮賊番尚不足使賊衆

畏懼至賊既能分頭來撲我兵何不能豫為分頭防截看來官兵等未能得進不免稍懈豐昇額當設法鼓舞於激勵之中兼寓慰勞之意使衆皆感激奮勉以期於事有濟不必徒事催迫也至日旁一路為進攻勒烏圍要隘自宜上緊攻打即或未能速進而有兵力牽綴亦足分賊番之勢使之疲於奔命豐昇額等惟當相機妥辦不可稍有退懈○以頭等侍衛副都統銜烏什哈達為正白旗蒙古

副都統○丁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御史胡紹鼎奏申明京官終養之例請於京察時查覈一摺其意在於教孝夫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若貪祿仕而不顧父母誠不可為訓但準情酌理各人所處地勢亦難一概而論即如現在京職中其久曠定省希榮戀棧者原不能保必無其人然或為貪而仕藉祿糈以養親或其父母望子成

名。最以勉力供職。不令其託言親老。自便私圖者。亦正不少。倘俱勒令回籍。雖以全其此。姑之思。轉無以資其菽水之奉。即日侍庭闈。不能承歡養志。又何如因官以娛親之能兼盡乎。閱胡紹鼎此摺時。意其親未必尚在。及召詢之。果然。夫責人則明。書生之見。大率如此。若已無所顧繫。又何難逞其詞說。託名方正乎。第該御史以厚風俗為言。其應如何酌定章程之處。該部妥議具奏。又該御史請令州縣官輕騎簡從。以時巡查。併將律例分別條款。簡明切示。仍計勤惰虛實。以定功過。一摺。殊不知事體。州縣編查保甲。即有實力奉行。者亦不過初辦時。遍為巡歷。自後斷不能時月一至。致滋繁擾。且地方官遇有巡緝相驗等事。因公下鄉。原所常有。若必定以期限周歷村莊。終年僕僕道途。勢實有所不給。且督撫巡查州縣。尚恐有騷騷之虞。若一鄉一鎮。責令該州縣不時親歷。安能必其不累及

閭閻乎。至欲將律例常為講示。使民不犯。所見尤為迂濶。如強盜之罪。應斬決。謀殺親夫之罪。應磔死。此在匹夫匹婦。無不深悉。猶不免於觸網相仍。豈蚩蚩之氓。果盡以無知陷法乎。又如邪教之案。並非昔少而今多。第向者習為因循。不能隨時敗露。今則吏治整飭。不容奸宄之潛為滋蔓。故年來此等讞牘較多。豈誠人心之不古若乎。且有犯必懲。民自不敢輕蹈。豈藉條款教虛文。其間得失。更不俟智者而知也。胡紹鼎此奏。斷不可行。原摺著發還。並將此通諭知之。尋議京員親老者。各人境地不同。該御史所稱勒令回籍之處。毋庸議。至仕非為貧。親逾八十。或又家無次丁者。尤應急歸。若俟京察年屆期陳奏。既滋紛擾。轉致稽延。應飭各衙門隨時呈明。仍照前例辦理。從之。○戶部議覆署四川總督湖廣總督富勒渾奏。稱川省所需軍糧。除官為運送外。招集商人輓運。其腳價照金川成例。分

別西南兩路。道路險易。食物貴賤。酌量增減。按里計算。每石自六七釐。至一分五六釐。及二分不等。其新增糧站。日進日遠。請照美諾等處。每石每站。給腳價銀五錢。商人得資輓運。自當按期無誤。應如所奏辦理。得旨。依議。速行。○補行陝西省乾隆三十七年大計。不謹官二員。罷軟官一員。年老官十一員。有疾官一員。才力不及官一員。分別處分如例。○戊申諭。此次天津接駕人員。據吏兵二部。查開履歷案情。詳加檢閱。覈其緣事稍輕之阮景咸。高秉永。張效斌。張應超。蕭登生。王沛獻。沈超。王興文等八員。著該部行文調取。來京引見。再降諭旨。○又諭。據巴延三。叅奏寧武縣知縣陳令儀。於縣民李宰之妻王氏。先後與蕭相珍。王治通姦好。後與王治通商謀。買砒將蕭相珍毒死一案。該縣陳令儀。並不細辨屍傷。虛衷研究。率憑仵作人等喝報。輒以病死通詳。幾致淫兇漏網。請旨革職等語。陳

令儀著革職。○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申保等奏。南漕船內有脫幫一二日。并多至五日者。曾降旨令嘉謨查明。遲誤緣由。叅奏。并將天津巡漕御史張光憲交部議處。旋據張光憲奏稱。各幫脫空緣由。俱在未入直境以前。係與直省交錯之武城頭望鄭家口及恩縣朱家圈等之河道。間有淤淺。致糧船停泊起剝等語。是其咎又不專在張光憲。而在郎圖。復經降旨。令郎圖將因何不上緊催趲。又不及早查叅之處。明白回奏。今日郎圖奏到。兩摺一係奏明漕船並無延緩。及東省雨暘麥收情形。一係奏報銅鉛船隻起數。及鉛船失風耽延緣由。而於徐州江北等幫脫空一節。並未提及。殊不可解。且據摺內稱。東省運河。今歲水勢旺盛。河漕平穩。糧船隨到隨行。往來督催俱各銜尾前進。並無遲延逾限等語。果爾。更不應有脫幫數日之事。巡查山東漕務。乃郎圖專責。何漫不經心。若此。郎圖著傳旨



中飭。並傳諭該御史。將漕船在東境因何脫誤緣由。及此次摺內並未奏及之處。一併據實明白回奏。○又諭據張光憲奏。江淮頭幫脫空。該船於十六日酉刻到天津。而弔驗印花。靜海縣先已填注十八日出境。詢據運弁稱係向來如此通融辦理等語。漕船經過地方。沿途黏貼印花。填注入境出境。原以稽查違限。乃覈其實在。全不相符。是印花竟不足憑。而地方官視倒填年月之弊。為通融常事。豈可不嚴加查究。以儆將來。著周元理。即速查明。據實奏。再京城自四月初二日得雨後。今已兩旬。未有續霽。雖春膏極為透足。現又將屆麥收之候。農民雖不至急於盼澤。但連日天氣稍覺炎燥。若得快雨即晴。似於田禾更為有益。朕已切望膏澤。畿輔氣候。與此間大畧相同。著傳諭詢問周元理。直省近日不稍覺缺雨否。或日內即得甘霽。於大田麥收有無關礙。即將確切情形。迅速據實覆奏。

尋奏遵即委員由漕船入境之故城縣起至天津縣並赴通州止一路挨查印花不符緣由務得確情奏。至各屬自四月初一二三等日得雨後晴霽雖久現在割麥登場秋稼亦俱長茂望雨尚不甚急若得快雨自即馳奏得旨覽。又批邇日甚熱。炎風吹雲。恐成旱象。朕甚憂之。何云不甚急耶。已酉。以廣東按察使阿揚阿署刑部侍郎。刑部郎中榮桂為廣東按察使。旌表守正捐軀之安徽宿州民陳希聖妻關氏。庚戌。諭曰。索琳前以戶部侍郎與署侍郎博清額前往土默特查審事件。未能妥協。是以將伊革去侍郎降為內閣學士。令其在軍機司員上行走。嗣因駐藏需員。復給與副都統銜。前往辦事。乃於民人杜華身死不明一案。部議請革去職銜。彼時因索琳駐藏在外。當經降旨。俟其更換回京之日。再降諭旨。後又因藏內及前在浙江藩司任內。例應議處三案。共應降七級調用。

均聲明換班回京之日請旨。今經兵部彙案具奏。索琳著銷去副都統銜。加恩授為內閣學士。革職留任。俟八年無過。准其開復。所有禮部侍郎員缺。仍著索琳暫行署理。○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官兵攻取木城時。有小金川番兵二名。先登上柵。甚屬可嘉。如此何以官兵反不能上登。此二兵究竟如何。或登城為賊所害。或並無妨礙出來。摺內並未聲明。朕深為軫念。著查明覆奏。○又諭曰。溫福

等仰攻昔嶺。現既無隙可乘。即分兵夾擊。亦屬無益。且兵數既分。不免單弱。自當併力攻勦木柵。則聲勢既盛。攻取自易為力。況木柵占在山坡。地勢尚屬平坦。一取木柵。即可直撲喀爾薩爾。雖賊番堅守昔嶺。亦不足慮。或眾賊見我攻得木柵。由昔嶺出而襲我。正可乘其蜂擁而來。豫先派兵掩擊。截其歸路。著傳諭溫福。詳酌妥辦。○又諭曰。溫福覆奏。屯兵在軍營。實屬得用。自當逾格拔擢。若僅予

獎賞。加銜尚不足示鼓勵。屯兵既籍隸流官。即與綠營相仿。嗣後各路將軍等。攻勦卡碉。屯兵中如有實在出眾者。即以綠營千把外委缺。拔補一二人。使其倍加感奮。於軍務更為有益。至所稱軍營運糧之事。乃總督專責。著交劉秉恬。富勒渾。留心查察。如有在營收買餘米之人。即隨時嚴加懲治。以儆其餘。勿使稍滋奸弊。如或視為具文。致商人等不知畏懼。別經查出。惟劉秉恬。富勒渾是問。○命

署禮部侍郎索琳。在軍機處學習行走。○旌表守正捐軀之山東冠縣民張文東妻董氏。○辛亥。諭曰。侍郎副都統慶桂。著補授伊犁叅贊大臣。馳驛前往。協同將軍舒赫德辦事。○又諭。現在進勦金川。其隨征之屯練各兵。每遇攻碉奪隘。無不勇往爭先。歷著勞績。甚屬出力可嘉。但念該屯練等。每年所得犒賞有限。著加恩。每屯練一名。月給銀五錢。其土都司守備千把外委。亦以次量給月餉。用示

體卹其作何定數增給之處著劉秉恬富勒渾會同妥議一面賞給一面奏聞○又諭前據彰寶奏車里宣慰土司刀維屏忽爾攜眷潛逃其故殊不可解因彰寶已馳赴普洱諭令就近查辦並以時當盛瘴不宜輕舉妄動即總兵孫爾桂下至弁兵等亦不宜冒瘴而行設有必須兵力整理之處只應俟秋深瘴退時再為酌辦今據彰寶奏到查明此事緣由因刀維屏軟弱無能其弟刀召廳為人强悍去冬孫爾桂等巡查隘口曾以土練缺少將刀召廳細綁因而懷怨生釁挾制父兄棄職悖逃復有召猛乃於中乘隙慫恿所致該鎮孫爾桂輒疑其潛出外夷意欲加調官兵直入夷境追拏此時瘴氣正盛兵力易疲已飭各土境搜捕如果無獲即將官兵撤回九龍江防守俟秋冬瘴退另行妥籌再辦等語與朕前降諭旨甚合此亦只宜如此辦理但刀維屏以內地土司敢於棄職悖逃法當擒

治而刀召廳釀禍情罪更為可惡尤當加緊搜捕重懲以申憲典至孫爾桂唐宸衡於去冬巡查邊地既見刀召廳所屬土練缺少即有應得之罪自應將伊拘回內地訊明懲治方合制馭邊夷之道乃僅循細嚇之虛文旋即釋放且仍留之邊地致令無所顧忌滋擾事端孫爾桂等原辦此案甚屬乖謬其罪均難輕宥唐宸衡著革職留於滇省自備資斧効力聽候差委孫爾桂著革職拔去所賞花翎暫留總兵之任責令將刀維屏刀召廳等上緊緝拏如能速行擒獲即著彰寶奏聞請旨若經久不獲則孫爾桂尤當從重治罪亦俟臨時再行參奏候旨遵行至彰寶身任總督邊陲諸務理宜時刻留心查察該鎮道等去年如此妄行貽患彰寶豈竟毫無見聞乃並未飭令嚴密周防又未早為據實參劾殊屬不合彰寶並著交部議處○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彰寶奏到查明刀維屏攜眷潛逃係

由刀召廳與召猛乃挾制逼令所致並將不能先事豫防之孫爾桂唐宸衡奏一摺已明降諭旨矣。摺內所稱先飭該鎮於各土境搜捕。如果無獲。即將官兵撤回九龍江分布要隘防守。切勿觸瘴。輕入。仍一面設法探聽。刀維屏實在下落。俟秋冬瘴退時另行妥籌等語。所辦尚協機宜。與朕前降諭旨適合。至所稱該土司印信號紙。曾否帶去。現在嚴查。并車里宣慰土司員空缺。飭該道等先於鄰

近土弁內選擇。委令暫管一節。殊屬非是。車里土司為十三猛之長。其員缺關係緊要。舊土司刀紹文因前此莽匪滋擾時不肯出力防禦。輒行逃避。久經革退。今刀維屏承襲以來。又軟弱無能。至任其弟逼迫逃竄。而刀召廳更頑劣不服教化。並逼其父兄遠竄過江。尤屬有罪之人。是刀姓一門弱者無用。强者跳梁。豈可令其復管土職。該督現既馳赴普洱查辦此案。自當就近傳齊各土司於中揀

擇一員。令其暫管車里土司事務。并留心慎選誠妥恭順之人。於將來事竣後令其襲替。所有刀姓族裔斷不可用。其近派尤非所宜。至其中有可疑者。皆宜趁此機會遷之內地。庶永靖通逃。此事豈該道等所能辦理。况唐宸衡既據該督奏離任。安能復令其議辦此事。而賀長庚甫經陞署道缺。即使星馳赴任。而初到諸事未諳。豈能選委。不知該督奏請交該道等查辦之處。所指何人。殊不可解。

彭寶平日尚屬曉事。何近來錯謬日形。一至於此。彭寶著傳旨申飭。所有車里宣慰司事務。仍著該督先於土司中詳慎選擇一人。奏令代管。○定邊右副將軍尚書阿桂奏。臣前於乾隆十二三年間。即聞有兌收商運站員因斛面稍有贏餘。遂與奸商私相貿易。即以站上所餘之數作為商人應交之數。從中射利。請令總辦糧務大員及督臣於打箭鑪木坪。桃關。雜谷。腦等出口處。特派專員稽察。按

月出結具報。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稱。前於乾隆十二三年間。即聞有兌收商運站員。因斛面稍有贏餘。遂與奸商私相貿易。從中射利者。各路將軍皆帶兵進剿。豈復能分心查辦此事。昨因溫福奏及奸商收買跟役等餘。米已諭交劉秉恬。富勒渾。留心查辦。今阿桂所奏之言。則更係大弊。該督等尤不可不切實訪查。從重究治。○理藩院奏。據鄂爾多斯扎薩克貝子喇什色稜等咨稱。郡王品級鄂爾多斯扎薩克多羅貝勒棟囉布扎木素病故。請令伊子棟囉布色楞襲爵。查今歲棟囉布扎木素病危時。賞給郡王品級。其貝勒爵係世襲罔替者。今棟囉布扎木素病故。應令其子仍襲貝勒。無庸加郡王品級。從之。○壬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慶桂現在出差。永德著署理兵部侍郎。並管理馬館事務。仍兼署副都御

史。○又諭曰。湖南鎮軍總兵楊克信。來京陛見。看似抱病。伊云現在患病。一時未能即痊。鎮軍為湖南重鎮。關係緊要。未敢因循貽誤。懇請解任調理等語。楊克信准其解任。在京調理。俟全愈後。該部奏聞請旨。其鎮軍總兵員缺。著劉鑑補授。○諭軍機大臣等。賊番等守拒要隘。於礮眼放鎗抵禦。雖所用火藥。不及官軍鎗礮施放之多。但為時已久。安得如許火藥供用。恐係綠營土練等。私自賣給賊中。軍營火藥。關係最要。各兵支領之藥。或有餘存。不可令其偷給土練等轉售賊中。著溫福。阿桂等。悉心妥酌具奏。○又諭曰。舒赫德奏。據渥巴錫懇請移居珠勒都斯。今年秋收後。即可令其遷移等語。前經伊勒圖奏。渥巴錫游牧現有努魯布稟告。四罕桑欲行脫逃之事。渥巴錫之游牧。如移於珠勒都斯。恐其所屬。不無疑懼。俟二三載後。量其情形。再為

酌辦已照所奏准行矣。今思珠勒都斯究係內地如今渥巴錫移居於伊等生計甚有裨益。從前伊勒圖所奏並未面詢渥巴錫。僅按一時情形不便遷移而言。今覽舒赫德所奏實可為久遠計。況渥巴錫感戴朕恩。輸情懇告。自當俯允所請。著傳諭舒赫德俟本年秋收後即將渥巴錫之游牧令其移於珠勒都斯居住。所需口糧籽種等項即於現在哈密闡展等處所貯銀兩內動撥採買烏什等處回人所種之穀運至哈喇沙爾以備分給渥巴錫所屬人衆種地農器就近於闡展哈密等處運往。再渥巴錫收獲之糧及農器等項若盡令攜帶又不免馱運紛煩。即照舒赫德所奏留於塔爾巴哈台或作為軍糧或備策伯克多爾濟等接濟之用。至烏什採買糧米著舒赫德即飭安泰辦理。綽克托現為叅贊大臣令其前往烏什更換安泰妥為辦理。至渥巴錫所屬貧乏不肖之徒舒赫德現已移

住伊犁派員彈壓伊等在伊犁居住是否安居守法之處著據實奏聞。併將此諭伊勒圖知之。以廣東按察使榮柱河南按察使譚尚忠對調。癸丑諭據順天府奏各省咨追覈減應賠未完銀兩請分別查辦一摺。內稱無從著追各案多係寄籍人員因無蹤跡可尋以致久懸案牘。若令承追各員賠補不免偏枯似應著落從前冒昧出結之官較為平允。但事隔多年且係向來陋習。此奏追賠之處著寬免。然冒昧出結之員雖不能追咎於已往而無不可防杜於將來。從前順天籍貫官員視出結為無關重輕往往不加確覈以致寄籍紛紛習焉不察。即如吏部帶領引見中多有籍隸順天而聲口顯係南音者是雖有印結大率具文了事。似此積弊相沿非特承追時之浮蹤無定懸案難稽而籍貫混淆亦乖戒欺覈實之道。嗣後凡順天籍貫人員出仕時取具同鄉京官印結者各宜細心察

數苟非真知灼見。不得濫行出結。此次降旨後。若有仍前混冒者。除照例議罪外。遇有承追無著之項。即照此奏。於出結官名下追賠。著順天府通行嚴飭遵照。○又諭曰。給事中書明。叅奏副都御史伊滿。因伊子娶婦。發帖請本衙門料道等赴席。希圖收取賀分一摺。伊滿職司風紀。分應謹飭自持。乃因私事。邀請屬員。意圖欽分。甚屬卑鄙。有玷官箴。伊滿著革職。○旌表守正捐軀之山西和林格爾

廳民賈文元妻王氏。○甲寅。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曰。表曰。修現在患病。未能即痊。順天府事務緊要。綜理需人。著派戶部侍郎蔣賜榮兼管。其派出熱河隨駕之處。不必前往。○又諭曰。浙江黃巖鎮總兵豐深泰來京陛見。看來與水師員缺不甚相宜。伊亦奏請赴軍營効力。豐深泰著馳驛前往。豐昇額軍營聽候派用。其黃巖鎮總兵員缺。著李時擴補授。李時擴亦現在軍營。著鐘音於

所屬副將內揀選一員。奏請署理。○又諭吏部議覆給事中富爾敏條奏。地方官承審案件。遵照部駁改正者。除情節已經得實。律例出入不甚懸殊。仍照舊例免議外。如於原擬徒杖罪名中。覆審後有應改為凌遲並斬決絞決者。將原問官。照未經審出實情例。降一級調用。其原問官。毋庸仍委覆審一本。已依議行矣。向來部駁案件。承審官仍令會審。改正後得免處分。揆之情理。原未允協。督撫臬司。為通省刑名總匯。遇有部駁案件。勢不能屢派欽差。及令鄰省大員代辦。自當仍令覆加審訊。改正後。無論罪案大小。均可免其處分。即本管之道員。所轄地方較多。亦尚可令其會審免議。至於承審之州縣。及覈轉之知府。案情由其勘定。若於凌遲斬絞立決要犯。不能悉心推鞫。至以徒杖問擬。則罪名輕重懸殊。即非有心故縱。而入死出生。所繫匪淺。若亦令其仍與覆審。既已草率於前。復得倖



免於後庸劣之員。恃有此例。一切聽斷。皆以輕心掉之。吏治尚可問乎。其或監候以下等罪。一時援引失當。猶得以有司讞牘較繁。過出無心。曲為原諒。然欲如前次之濫廁改正。寬免之例。亦斷不可。第人材難得。或其人平日辦事尚屬勤能。乃以一肯概加鐫調。亦未免稍覺可惜。自應畧為分別。嗣後遵駁改正之案。督撫臬司道員。仍照舊辦理外。其承審之州縣。覈轉之知府。於凌遲斬絞立決重案。擬罪失之過輕者。俱應照例實降。若監候以下罪名錯誤。有議應降調離任者。俱著該督撫出具考語。送部引見。候朕酌量降旨。著為令。○吏部議覆湖南學政褚廷璋奏。稱教官出缺。需署甚多。揀發人員。不敷委用。請以病痊起復人員。照二等舉人例。有情願自効者。令其赴省報名候委。應如所請。嗣後教職病痊終養。以及丁憂起復人員。准其赴省呈明。聽該督撫委署。通令各直省遵辦。從之。○戶

部議准。直隸總督周元理奏。稱天津府屬滄州駐防兵節年緩徵抵餉地租數多。驟難交納。請將該兵等三十三年借支租銀。於三十八年起按季扣還。三十四五兩年所借銀。遞年按季按扣從之。○乙卯。諭曰。福隆安現在隨團所有兵部尚書事務。著永貴兼署。工部尚書事務。著素爾訥兼署。步軍統領事務。著英廉兼署。○丙辰。諭前據高晉等奏。黃河北岸安東縣十堡汎地。因湖水盛漲。會黃下注。致隄工坐蟄。漫水當經搶築斷流。因念開放王營減壩。漫下之水。瀕河田畝被淹。春收恐不免稍減。隨諭令高晉等確查漫水村莊。有無成災之處。即照例妥辦奏覆。茲據高晉等奏到。自漫口斷流之後。天氣久晴。漫水漸次涸出。高田仍各有收。村民不致失所。惟被水低田。春收未免失望。廬舍移徙。不無稍形拮据等語。著加恩將清河。桃源。安東。三縣。及大河。淮安。二衛。被淹之戶。撫卹一月口糧。以

資接濟。仍與被水較輕之山陽阜寧海州三州縣查明無力農民酌借口糧籽種俾資補種。所有被水各州縣應徵新舊錢糧並著緩至秋成後分別催徵以紓民力。該督等其董率所屬實力辦理務令均霑實惠以副朕軫念災黎之至意。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今日三寶奏據鮑士恭等呈稱願以家藏舊書上充秘府計共一千九百餘種先繕書目進呈已交四庫全書處校勘查辦矣。現今所有內府舊藏並永樂大典內檢出各種及外省進到之書均分別應鈔應刊以垂永久。無論應刊者另須繕寫付梓其原本無庸復留即應鈔者皆一律繕寫裝潢收貯其本省進到鈔本大小長短不齊與現寫陳設本不能畫一留之亦屬無益或其中并有不必存者俟編纂書目時只須載其名而不必留其書。所有進到各書籍將來辦竣後仍須給還各本家自行收藏無藉伊等恭進將此傳

諭三寶轉諭鮑士恭等知之。丁巳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還宮。諭曰舒通阿著來京該部帶領引見所遺墨爾根副都統員缺著福僧額調補吉林副都統員缺著明英補授。○又諭前因李煦有捏報軍情之事現需查訊已降旨將伊革職並派博清額前往會同該督審訊其貴州提督員缺諭令溫福等於隨營出力之總兵內揀員陞用。今據溫福奏川北鎮總兵牛天昇帶兵打仗不辭勞瘁承辦軍營事務亦屬諳練且現有貴州征兵不可無大員統轄懇即以牛天昇暫署貴州提督事務等語牛天昇著陞署貴州提督所有在營黔兵即令統領管轄其貴州提督印務仍著拜凌阿照舊署理。○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稱賊衆數來侵襲累次接戰俱僅殺賊十餘賊番既出深叢往來猖獗我兵何不奮勇洗殺即使狹險難進綠營兵於此有所弗能

現有索倫厄魯特及土練等兵溫福等何不  
用之著傳諭溫福阿桂等務各相機籌辦以  
期痛勦○是日起

上以夏至祭

地於

方澤齋戒三日○戊午諭內外大臣中有奉職  
恪勤。厥歷宣勞。並現在軍營。督率轉餉。勞績  
懋著者。宜晉官銜。以示優眷。大學士溫福。戶  
部尚書舒赫德。工部尚書福隆安。俱加太子

平定奏李三

五

太保。禮部尚書王際華。工部尚書裘曰修。俱  
加太子少傅。禮部尚書阿桂。署兵部尚書。豐  
昇額。直隸總督周元理。閩浙總督鍾音。四川  
總督劉秉恬。俱加太子少保。○又諭據陳輝  
祖奏。署宜章營參將彭先龍。違例長用餘  
平薪銀。令家丁出名借給兵丁銀兩。擅動存  
營公項。借給屬弁。諱匿逃兵。將所領餉錢。責  
令隊目代賠。又乘差兵赴粵。製辦軍裝。給銀  
令代購衣物等項。墊貼銀錢。並不補還。守備

甘如霖聞查訪之信。始臚稟取巧。又囑令兵  
丁多開賠用錢文挾私傾軋。請旨一併革職  
等語。彭先龍。甘如霖。俱著革職。交與該督同  
案內有名犯證。嚴審定擬具奏。○諭軍機大  
臣等。前因申保等奏。南漕船內有脫幫一二  
日。并多至五日者。曾降旨令嘉謨查明。遲誤  
緣由。叅奏。昨據嘉謨自行奏請議處。並據聲  
明。俟將沿途員弁職名查明。到日再行叅奏。  
今覆據郎圖奏。稱據湖北頭幫運弁稟報。該  
幫行抵江南惠濟閘。四月初一日。遇湖水漲。  
發出閘艱難。於初七日始全數渡黃。隨會同  
河臣催趲。該幫於十七日始入東境。距前幫  
杭嚴三幫。已脫空十二日等語。是此次脫幫。  
又在江南境內。即因湖水漲盛。停泊待閘。亦  
何至稽延如許之久。該總漕又何以不豫行  
奏聞。看來今年漕船屢屢脫幫。竟是辦理不  
善之故。著傳諭嘉謨。將各幫因何脫空緣由。  
一併確查據實覆奏。尋奏。湖北頭幫。緣湖水

實錄卷五十五

五

漲發。閘塘溜急。竭力輓運。四日方出閘壩。又值黃河風阻。兩日渡黃時。與杭嚴三幫已脫空。七日渡黃後。緣船質較重。十日方抵臺莊。又脫空。五日隨飭弁員督押飛輓。并咨會山東總河巡漕各臣一體嚴飭押催。前未詳奏。實深惶恐。得旨。汝竟無能而不曉事。奈何。○又諭曰。舒赫德奏稱。伊犁塔爾巴哈台及各回城。俱距內地遙遠。并無購買藥材之人。應由各處採辦。凡官兵有領取藥材者。照採辦價值繳歸等語。舒赫德所辦。雖為各官兵疾病起見。若謂服藥即可痊愈。亦難深信。人之染病。有服藥可愈者。有不服藥數日間亦愈者。並非皆藉藥力。且採辦藥材。甚難齊全。即藥料已全。未必即能對病用藥。亦屬無濟。至領取藥材之官兵。令將價值繳還。實為瑣屑。然舒赫德既如此奏。亦屬可行。著照所奏辦理。○以編修劉躍雲署日講起居注官。○是月。直隸總督周元理奏。本年春夏。直隸晴雨

調勻。現在二麥登場。收成豐稔。得旨。覽奏欣慰。但前日因未雨半月有餘。恐致成旱。問汝之旨。何不覆奏。目下又數日矣。光景究竟如何。不可存諱飾之心。○江南河道總督吳嗣爵奏。山安十堡隄工告竣。後洪澤湖水勢漸消。河身乘此黃水未長之先。清水全力刷滌。益加寬深。黃河中泓已刷深五六七尺。暢流下注。惟長水既早。恐夏秋間反致黃盛清弱。尤宜相機啟閉。總以清口水誌為準。至外河北岸王營減壩。已督屬趕緊堵閉。現往徐屬各廳將土埽工程勘驗。以備伏秋大汛。得旨嘉獎。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三十三

實錄卷之九百三十三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三十四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尋常

敘修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五月己未朔諭朕幾餘

懋學典冊時披念當文治修明之會而古今  
載籍未能蒐羅大備其何以裨藝林而光策  
府爰命四方大吏加意採訪彙上於朝又以  
翰林院署舊藏明代永樂大典其中墜簡逸  
篇往往而在並勅開局編校芟蕪取腴每多  
世不經見之本而外省奏進書目名山秘笈  
亦頗裒括無遺合之大內所儲朝紳所獻計  
不下萬餘種自昔圖書之富於斯為盛特詔  
詞臣詳為勘覈釐其應刊應鈔應存者系以

提要輯成總目。依經史子集部分類聚。命為四庫全書。簡皇子大臣為總裁。以董之間。取各書繙閱。有可發揮者。親為評詠。題識簡端。以次付之剞劂。使遠近流傳。嘉惠來學。其應鈔各種。則於雲集京師士子中。擇其能書者。給札分鈔。共成善本。以廣蘭臺石渠之藏。第全書卷帙浩如烟海。將來度弃宮庭。不啻連楹充棟。檢玩為難。惟摘藻堂。向為宮中陳設書籍之所。牙籤插架。原按四庫編排。朕每憩此觀書。取攜最便。著於全書中。擷其菁華。繕為薈要。其篇式一如全書之例。蓋彼極其博。此取其精。不相妨而適相助。庶縹緲羅列。得以隨時流覽。更足資好古敏求之益。著總裁于敏中。王際華。專司其事。書成。即以此旨。冠於薈要首部。以代弁言。○又諭曰。四庫全書處總纂官翰林院編修紀昀。軍機處郎中陸錫熊。著照懋勤殿翰林節賞。年賞之例。各賞給一分。○又諭。進勅金川官兵內。間有陣亡

傷亡者。雖經交部從優議卹。但伊等俱歿於王事。而所遺家口。養贍無資。著交各督撫提鎮查明。如有子弟。即令頂補名糧。其並無子弟。親老丁單者。給與半餉。以示體卹。該部即遵諭行。○庚申夏至祭

地於

方澤

上親詣行禮。○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辛圓明園。○辛酉

孝誠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太子少傅工部尚書裘曰修。遺疏聞。諭曰。工部尚書裘曰修。品學端醇。才猷練達。入直內廷。屢膺使命。宣力年久。倚任方深。今春偶患噎膈。特遣太醫院堂官診治。復常遣御前侍衛前往看視。比因病體加劇。奏請解職。未允所請。並賜詩示慰。昨又降旨。晉加官銜。俾之舒心攝養。以冀速痊。茲聞溘逝。深為悼惜。著加恩。派散秩大臣一員。帶侍衛十員。往

奠茶酒。所有在任革職降級之案。俱著開復。其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以工部侍郎嵇璜為工部尚書。○豁免浙江蕭山縣錢清場坍沒各則窰田地一萬四百七十畝。有奇額賦。○壬戌諭曰。禮部侍郎金甡。現在患病。不必隨往熱河。○又諭。前據彰寶奏。車里宣慰土司刀維屏。及其弟刀召廳等。挈眷潛逃。由於孫爾桂。唐宸衡。去歲查邊時。明知刀召廳不法。並未拘回懲治。僅用虛文鄉嚇。旋即釋放。致令懷怨滋事。辦理殊屬乖謬。已降旨將唐宸衡革職。留滇効力。孫爾桂革職。拔去花翎。暫留總兵之任。責令將刀維屏等。上緊緝拏。如經久不獲。即著彰寶奏。從重治罪矣。今據孫爾桂奏到。刀維屏等挈眷叛逃。及追搜至猛籠各情形一摺。僅叙道將等。現在札稟緣由。而於該鎮等查邊。辦理不善。滋生事端之處。並無一語提及。殊屬取巧失實。且摺內既稱。徧查各猛夷民安堵如故。又

稱其地夷民果有驚慌。躲避山箐。當即召回等語。前後自相矛盾。亦屬深染綠營惡習。此等邊地土司。棄職逃竄。自應擒捕治罪。然究屬不成事體。已交彰寶查辦。仍令其妥協辦理。孫爾桂著再交部嚴加議處。○又諭曰。伊勒圖奏。領隊大臣瑚圖禮。年邁無能。請派員更換等語。瑚圖禮既年邁無能。其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員缺。著都爾嘉補授。所遺伊犁領隊大臣員缺。著德勒克多爾濟補授。馳驛前往。瑚圖禮。自遣往伊犁以來。不實心効力。著原品休致。自備資斧回京。○戶部議奏。外省委署人員。支食養廉。各按該省舊例辦理。究未畫一。應酌定章程。嗣後以正印署正印。兼本任者。係一官辦兩任事。應全支本任。半支署任。不兼本任者。止辦一任事。應半支本任。半支署任。所餘本任一半養廉。留與遞署之員支食。其丞倅佐貳。委署正印。並丞倅佐貳五署。均照此辦理外。如上司兼攝屬員。正



印兼署丞倅佐貳。不離本任者。本任養廉較厚。無庸再行支給。署任其試用。候補暫行委署之員。無本任可支者。專支署任一半。至運司鹽道暨分司大使。各官遞署。應照司道以下各官遞署例辦理。從之。○刑部議覆陞任廣東按察使阿揚阿奏稱查鬪毆殺人擬絞人犯。倘該犯有祖父母父母老疾家無次丁者。取族鄰甘結報部。准其留養。如族鄰捏報出結者。僅照捏報軍流留養例。杖一百。本犯罪止於死。不能再加。恐仍難盡杜賄串。假捏出結之弊。請酌量加罪。查親老丁單情節。雖由本犯供明。總以族鄰甘結為據。嗣後如族長鄰保假捏出結者。應照証佐不言實情減罪人二等律。杖一百。徒三年。受賄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請通行問刑衙門遵辦。從之。○

癸亥。

上奉

皇太后幸萬方安和侍膳。○諭軍機大臣等。熟

河新建城隍廟落成。前據奏。於駐蹕熱河後。再行擇吉開光。今檢閱時憲書。此月十三日。正係吉日。應於是日開光。朕於十四日至熱河。即可順道拈香。甚為妥便。將此傳諭周元理知之。○又諭據步軍統領衙門盤獲犯人韓升有。訊係山西太原府祁縣人。在左東村居住。供詞荒誕不倫。兼有悖妄語。其形迹實係瘋顛。於其身旁細加檢搜。並未攜有片紙隻字。果爾。止須於九門永遠枷號監禁。不使

在外間行滋事。但恐奸狡之徒。挈獲後自知罪重。捏作瘋迷。希圖倖免。亦不可知。著傳諭已延三。即派委幹員。至該犯家內。嚴密搜查。有無不法字蹟。并訪查該犯。有無不軌情形。若查有確據。自難容其詭飾。即應嚴加審訊。照大逆治罪。韓升有著交該衙門。嚴行拘禁。俟查明分別辦理。著已延三。即速確查。據實覆奏。尋奏。遵即委員馳往祁縣左東村。查明韓升有。係韓生卿堂弟。瘋顛外出。平日並無

不軌之事。亦並無不法字蹟。報聞。○甲子。諭據豐昇額等奏。都司張鳳翥於患病留養兵丁。不知去向。因循不報。有心推諉。叅將郎措升。既接留養之兵。不即將該兵無蹤緣由具報。僅通知董果。而董果又因非專領之員。僅面諭該都司查報。亦不即行轉稟。均屬錯謬。請分別交部嚴加議處等語。董果。郎措升。張鳳翥。俱著交部分別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稱攻取昔嶺情形。及奪獲達札克角水泉。所有受傷之頭等侍衛巴雅爾。著賞給副都統銜。藍翎侍衛岱森保。著授為三等侍衛。再賊衆恃其碉卡堅固。敢與我軍抵拒。實為可恨。但山勢既險。又遇雨霧。我兵既不能前進。而賊番又匿於碉卡之內。雖鎗礮擊轟。徒費鉛藥。不如虛為進取之勢。且令我兵稍為休息。遇有機會。突然進剿。方於事機有益。○以通政使巴彥學為左副都御史。○乙丑。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予禮部尚書王際華官房一所。○丙寅。

上以秋獮木蘭奉

皇太后自圓明園啟鑒。○諭朕此次巡幸木蘭。所有經過州縣地方。著加恩蠲免本年錢糧十分之三。○是日。駐蹕南石槽行宮。○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據步軍統領衙門奏。內閣中書慶常控告民人白殿臣。欠伊父阿密爾圖。

銀九千兩。未經歸還一案。甚屬可疑。阿密爾圖有子數人。慶常一人。即有九千餘兩文約。則諸子亦應各分銀數千兩。果爾。則阿密爾圖之家。亦甚豐饒。如此項銀兩。並非分與慶常一人。則阿密爾圖諸子。何以不共同出控。獨慶常一人。持此文約控告。慶常此券真偽。訊伊諸弟。即得實情。著傳諭英廉傳集阿密爾圖之衆子。訊問是否係阿密爾圖分與。務令據實詳供。斷不可欺誑隱瞞。○又諭。白阿

桂奏。近日天氣已晴。官兵自更易於用力。溫福。豐昇額。兩路諒亦相同。進攻若何。深為慮念。又阿桂奏覆。征勦金川一事。現在既有必不可不辦之勢。又無不能辦之形。所見甚是。帝王固以仁育為量。若當不得已而用兵。則義正即所以成仁。豈可專務煦嫗。流為姑息。至現在府庫充盈。前後所撥軍需。至二千四百萬兩。而庫貯尚有七十餘萬。此時惟進勦金川。為衆番除害。以奠邊隅。即多費軍需。亦

所不惜。溫福等當深體朕意。俾衆將士及各土司。咸得聞知。共相奮勉。迅奏膚功。以膺懋賞。○是日。駐蹕密雲縣行宮。○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據李湖奏。彰寶前赴普洱。途中感染瘴氣。病勢日漸沉重。深為慮念。前經彰寶奏聞。赴普洱查辦邊事。朕即以該處正當瘴盛之時。斷不可冒瘴輕往。乃彰寶竟因此致疾。實為不值。普洱距京甚遠。難以遣醫診視。著傳諭彰寶。即回省城調理。早離瘴癘之鄉。回

至內地。自可日望就痊。彰寶即全愈後。亦止須前赴永昌。經理邊務。不必復往普洱。至李湖奏稱。已於二十八日。自省起程。赴普商辦等語。更可不必。刀維屏一案。本係孫爾桂等去歲查邊時。明知刀召廳之不法。並不將伊徹回內地。僅爾捆綁恐嚇。旋即釋放。辦理不善所致。原亦無關大體。現在查緝刀維屏等下落。已責成孫爾桂。若須至邊外擒拏。亦應俟瘴退之後。設或刀維屏竟敢勾引緬匪。侵

擾邊境。又須至時另行奏聞籌辦。並不在此時之急於措置。今彰寶已因冒瘴成疾。若李湖前往。復受瘴氣。更屬不成事體。著李湖亦即速回至省城。不必前往普洱。此旨。著由六百里加緊發往。傳諭知之。仍即將彰寶病體向愈情形。迅速馳奏。○又諭曰。李湖奏。彰寶辦土司刀維屏挈眷叛逃一案。前赴普洱。途中感染瘴氣。病勢日漸沉重等語。深為軫念。已諭令彰寶。即回雲南省城調理。據李湖所

奏彰寶現在病症。頭痛。腹脹。目眩。面腫。作嘔。冷汗。手足顫動。四肢厥逆。精神恍惚。心悸昏迷。其勢甚為危篤。未識能否醫痊。雲貴總督員缺緊要。且尚須籌辦邊務夷情。非實在曉事之人。難以勝任。李湖雖辦事認真。尚非總督局面。設或彰寶有事。通計督撫中。可當此任。無出李侍堯之右者。著傳諭李侍堯。即速起程。由廣西前往雲南。此時事尚未定。李侍堯仍帶兩廣督篆。前赴廣西。以查閱邊境為名。在廣西界內。聽候朕旨。如彰寶已愈。即傳諭令回廣東之任。若竟須調任雲貴。李侍堯即由廣西馳驛速赴雲南。將兩廣總督印信。委員齎交德保。暫行署理。李侍堯到滇後。亦止須在省城辦事。再赴永昌經理邊務。斷不可復冒瘴前至普洱。該處現在惟查辦刀維屏下落。已責之孫爾桂。此外並無必須督撫親辦之事。即或瘴退後有應辦及者。亦止須總督調度派員。並可無庸親往。設或刀維屏

竟敢勾引緬子。侵擾邊境。入須奏聞。另行籌辦。彼時已在深冬瘴退。或可親往督辦。亦當酌量行之。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李侍堯知之。所有節次傳寄彰寶諭旨。並著鈔寄閱看。○是日駐蹕要亭行宮。○已已。諭據豐昇額等奏稱。此次攻取日旁。瑯卡。二等侍衛明仁。腮中鎗傷等語。明仁勇往攻戰。身受鎗傷。甚屬奮勉。可憫。明仁著施恩。授為頭等侍衛。○諭軍機大臣等。軍營各路節次所奏情形。俱有賊番藏匿溝內。放鎗之語。賊番果藏溝內。則鎗向上放。不能得準傷人。此乃一定之理。若賊欲認準施放。則其頭面必露。我兵即可用鎗箭擊射。何至竟付之無可如何。再賊在溝內。官兵若平面迎擊。則自上而下。勢固難及。設於溝濠兩頭。順溝轟擊。賊復何由遮掩。何以各路軍營。俱未聞如此辦及。著傳諭溫福等知之。○軍機大臣等奏審訊內閣中書慶常。係原任果毅公阿靈阿姪孫。串通熟

識之民人李德。假稱保人。捏造果毅公使用太監百福。借伊父阿密爾圖銀九千兩領券。詐索百福之姪白殿臣。擬罪具奏。得旨慶常以世家子弟。且身為職官。與市井奸猾匪徒。往來交結。捏寫假領控告。訛詐平民。不特玷伊祖父家聲。並有覲滿洲淳樸之習。甚屬不堪。慶常著革職。重責四十板。發往伊犁。枷號二三年後。交與該將軍嚴行約束。折磨差使。北路同知謝洪恩。於慶常誣控一案。能審出實情。具詳順天府。實屬秉公。無所顧忌。著賞給緞一疋。以示獎勵。至此案既經順天府批發查辦。迨謝洪恩審明詳報。即當據實叅奏。乃並未奏聞。此必正當叅曰修病劇之時。吉夢熊模稜寡斷。其因何不行叅奏之處。著軍機大臣查明具奏。餘依議。○是日駐蹕兩間房行宮。○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據申保等奏。驗收頭進南糧米色。內鳳陽等三幫米。十一萬七千餘石。米質嫩薄。兼帶微潤。又興武六。

江准四鎮海前。及江淮頭等四幫米。十二萬餘石。新陳攙雜。又多灰土。更為不堪。現在分貯各倉。加緊風晾。以上各幫。俱係江蘇所屬等語。上年江蘇各屬。俱係豐稔。民間輸納。不應有此潮襍米色。何致正供漕糧。轉多不堪之米。此非徵收時。州縣漫不經心。任聽吏胥弊混。即係兌運時。運丁串通倉書。私行攙換。該管糧道府廳。所司何事。何以不行嚴查懲究。竟以低米聽其兌解。該總漕掣驗時。又何以不加查察。任其攙雜運京。著傳諭該督撫。及總漕等。即行分別查叅。仍將查明情節。明白回奏。尋高晉薩載奏。遵查上年兌運漕米。據糧道朱奎揚。及各州縣稟稱。兌運之米。一律乾潔。查開兌時。廳幫各官同驗。幫官旗丁出結。過淮。又經漕臣盤驗。若有攙雜。必難掩飾。誠恐丁舵人等。過淮後。不加氣筒。以時風晾。致米發熱蒸變。抑別有情弊。現咨漕臣就近嚴審。俟咨覆。分別辦理。報聞。嘉謨奏。漕船

過淮。逐細盤驗。米色純潔。今鳳陽等三幫米。質嫩薄。興武六等四幫。新陳攙雜。又多灰土。明係押領員弁。失於風瞭。米經發熟。即有灰土。而各倉分貯米。間有倉口色變者。將未變色米。參互。竟似新陳攙雜。請將領運千總劉瑛鳳等革職。押運之常州府通判都雲泰等。交部議處。得旨。該部嚴察議奏。○是日駐蹕常山峪行宮。○辛未。遣官祭

關帝廟。○諭。現在三路進攻金川。節次撥過

軍需銀二千四百萬兩。約計十月間。尚足敷用。但寬裕儲備。更為有益。著戶部再撥庫銀五百萬兩解川存貯備用。○又諭。前據彰寶等奏。土司刀維屏等挈眷潛逃。由於孫爾桂等辦理不善所致。已降旨將孫爾桂拔去花翎。革職留任。責令緝拏。唐宸衡革職留滇。自備資斧効力。其員缺令賀長庚補授矣。今復據彰寶奏。親赴普洱。究訊該處土目等。供出兵丁龍上得。何志明。及迤南道衙門書辦蔡

芳揚。差役王英。俱屢次勒索土司銀兩。滋擾情弊。現在嚴行究審等語。沿邊土司。雖皆內地服屬。均係夷人。理應撫綏得所。以靖邊圉。乃兵役等膽敢藉差嚇詐。索擾致啟邊衅。情罪實為可惡。兵丁龍上得。何志明。書辦蔡芳揚。差役王英。俱著即於該處正法示衆。其千總馬廷珩。與該土司密通。親見其過江潛逃。並不集練追趕。復掩飾稟報。實屬畏葸。故縱罪不容誅。馬廷珩亦著於該處正法。將此通

行綠營。以示炯戒。唐宸衡仍遵照前旨。行。孫爾桂著革去頂帶。仍暫留總兵之任。所有總兵任內應得養廉薪水。一切公費名糧等分。例概不許其支領。俟伊將刀維屏等拏獲之日。再為定其功罪。彰寶前已有旨。交部察議。毋庸再行交部。○諭。軍機大臣等。據彰寶奏。刀維屏等叛逃緣由。並究明兵丁胥役藉端勒索情弊。及千總馬廷珩。見刀維屏等挈眷潛逃。不即追拏。各情節。並將孫爾桂。唐宸衡

叅奏一摺。已明降諭旨。分別辦理矣。至所稱現今九龍江一帶。暫住兵五百名。請照出防之例。支給鹽菜口糧等語。竟可不。必。九龍江等處。正當瘴盛。官兵例應徹防之時。其土司挈眷潛逃。原屬不成事體。不值因此令官兵等。衝冒瘴癘。遠駐防守。設或兵丁因瘴傷損。豈不可惜。即有應躡緝搜擒之犯。亦當俟秋令瘴退時再辦。此時即徒令官兵駐守。實屬無益。所有九龍江一帶。仍照每年常例辦理。

其調往之五百名兵。即行撤回。再前據李湖奏稱。節據道府等稟報。彰寶於四月二十日抵普洱。途中染患瘴氣。醫治未痊。至二十三日。病勢增劇。李湖於二十八日接奉後。即日星馳前往。深為廕念。已飛諭該督。速即回至省城調理。今該督奏到各摺。係二十八日拜發。距李湖所報病劇之期。已逾五日。該督尚能將查辦之事。詳晰入告。其病體想日就痊愈。稍用慰懷。著再傳諭彰寶。接奉此旨後。即

日起程回省。內地氣候較佳。自更易於調攝。李湖即遵旨亦回省城。其普洱等處。如有應辦事宜。統俟冬間再辦。仍將彰寶日來病勢更向愈情形。迅速奏聞。以紓懸注。將此由六里加緊。一併傳諭知之。○旌表守正被戕之河南鹿邑縣民皇甫進學孫女皇甫氏。○是日。駐蹕喀喇河屯行宮。○壬申。禮部議覆。四川學政吳省欽奏稱。資州所屬之資陽縣。應考文章五百餘名。仁壽縣。六百餘名。該二屬

各額入八名。而人數較多。井研縣。額入十二名。應考文章較少。應將該縣減額二名。一撥資陽。一撥仁壽。再成都府屬之金堂縣。額入八名。應試八百餘名。綿州所屬之德陽縣。額入六名。應試四百六七十名。二縣人文日起。查前議裁松茂等學額十二名。增入資州等學十名外。尚餘二名。即撥該二學取進。應如所奏。從之。○是日。駐蹕避暑山莊。至八月辛丑。皆如之。○癸酉。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劉秉



恬會奏德爾格忒土司請賞給花翎名號。德爾格忒不過辦運烏拉乃土司職分之常。若遽加優賞。與陷陣衝鋒者相等。未免漫無區別。且前此紅教喇嘛縱令在夾爾塘居住滋事。尚未辦及。當傳諭該土司。如能將紅教喇嘛嚴行管束。永不往滇滋生事釁。庶見爾誠心恭順。或可奏聞大皇帝施恩。此時不便即為瀆奏。如此方為正辦。又劉秉恬奏。盤獲梭磨卓克米。回巢番民三名。帶有鉛丸鉛餅。令該土司等自行議罪等語。所辦過於姑息。此等關係軍營火藥重情。敢於違犯。皆當決不待時。即或念土司等恭順出力。亦當諭以例禁甚嚴。不能獨為番民輕減。使之益切畏懷。豈宜稍事遷就。○又諭曰。博清額。劉秉恬奏查審李煦常保住一案。僅憑總兵牛天昇所查情節。並防禦德祿等供詞。究係揆度之詞。朕斷不肯以莫須有之事。遽加二人以重辟。李煦等罪名。不在賊番搶劫營卡。而在事後

捏報賊番偷劫營寨。本其長技。若李煦等據實報出。其過止於疎忽。且據稱。查得閏三月初三四日前後。並無小金川換班之人。以此嚴切詰責。令李煦等切實供明。使之毫無疑義。然後可定罪名。博清額著再會同劉秉恬審明具奏。○戶部議准。江蘇布政使增福奏。稱各省撥解兵餉。及鄰省協濟銀兩。例委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縣丞。雜職。知州。知縣等官管解。應於現任人員內揀委。其分發試用者。初歷仕途。諸務未諳。又無差役攜帶。照料乏人。不宜濫行差委。應如所奏。通行各直省遵辦。從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三十四

實錄卷九百三十四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三十五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五月甲戌諭前經降旨

博訪遺編彙為四庫全書用昭石渠美備並以嘉惠藝林旋據江浙督撫及兩淮鹽政等奏到購求呈送之書已不下四五千種並有稱藏書家願將所有舊書呈獻者因屬踴躍奉公尚未能深喻朕意方今文治光昭典籍大備恐名山石室儲蓄尚多用是廣為蒐羅俾無遺佚冀以闡微補闕所有進到各書並交總裁等同永樂大典內現有各種詳加覈勘分別刊鈔擇其中罕見之書有益於世道

人心者。壽之梨棗。以廣流傳。餘則選派謄錄。彙繕成編。陳之冊府。其中有俚淺訛謬者。止存書名。彙入總目。以彰右文之盛。此採擇四庫全書本旨也。今外省進到之書。大小短長。參差不一。既無當於編列縹緗。而業已或刻或鈔。其原書又何必復留內府。且伊等將珍藏善本。應詔彙交。深可嘉尚。若因此收存不發。轉使耽書明理之人。不得保其世守。於理未為公允。朕豈肯為之。所有各家進到之書。

俟校辦完竣。日仍行給還原獻之家。但現在各省所進書籍。已屬不少。向後自必陸續加多。其如何分別標記。俾還本人。不致清混遺失之處。著該總裁等。妥議具奏。仍將此通諭知之。尋議奏。查鹽政李質穎。交館之書。已七十餘種。浙省奏報書。又二千七八百種。江南所採。亦不下千百種。應刊刻木記一小方。印於各書面頁。填註乾隆三十八年某省督撫某。鹽政某。送到某人家所藏某書。計若干本。

並押翰林院印。仍分別冊檔存記。將來按書面及底檔行文發還督撫等。轉飭獻書人領回。取具收領存案。從之。○乙亥。諭。據額爾德蒙額等奏稱。將軍增海病故等語。盛京將軍員缺。甚屬緊要。必得能事之員。方有裨益。弘昫自授福州將軍以來。於一切事件。俱能留心妥辦。盛京將軍員缺。即著弘昫調補。弘昫接到此旨。將福州將軍印務。交鍾音暫行署理。弘昫即作速馳驛。至避暑山莊請訓。前赴

新任。○又諭。曰。盛京將軍增海。歷練老成。屢膺統轄重寄。辦事實心。方資倚任。前據奏稱。偶患舌疳。恐其力疾辦公。特令將將軍印務。暫交額爾德蒙額署理。俾得安心攝養。並遣伊二子侍衛德清。阿德襄。阿帶同御醫。馳往診視。以冀速痊。旋據奏。病症稍減。方為欣慰。茲遽聞溘逝。實深悼惜。著加恩贈太子太保。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倉場侍郎申保等奏。驗收各

幫南糧米色新陳攙雜並多灰土俱係江蘇等語業經傳諭該督撫等查辦矣上年江蘇各屬收成十分豐稔何以兌漕米色轉多不堪江蘇糧務係蘇松糧道朱奎揚專管其徵收兌運時何竟漫無覺察一任各州縣胥役運丁等串通舞弊至天庾正供米質潮雜若此朱奎揚本一蒼滑之人不過辦差奔走承奉小有才具於察吏祛弊原非所長昨以俸滿來京引見請訓時見其年力亦漸就衰在任恐未能實心整頓即本年漕糧一事大概可想而知著傳諭高晉薩載將漕米攙雜緣由秉公確查如係朱奎揚辦理不善即行據實叅奏毋得稍有瞻徇○又諭前經三寶泰據鮑士恭等願獻家藏舊書上充秘府並先繕書目進呈曾傳諭該撫以外省進到之書大小長短不齊留之無益將來辦竣後仍給還各本家自行收藏無藉伊等恭進今復據三寶續購遺書開單具奏並稱天一閣後人

范懋柱等俱呈請抒誠願獻等語該撫想尚未接奉前旨是以復為此奏現已明降諭旨凡各省解到之書鈔錄已竣概令給還本家珍守所有范懋柱等呈出各書著三寶先行傳諭伊等將來解京鈔畢仍發回浙省令其領取收藏再該撫摺內又稱范氏藏書中有與前奏單內各書重複者頗多已經檢除等語此項檢出書籍自應先行給還著傳諭三寶即將檢存各書點明若干部每部若干本開列清單派委委員齎交范懋柱收領並留心稽察毋使承辦之員從中扣留缺少及胥吏等藉端需索其餘各家有似此者並一體辦理將此通諭知之○又諭曰伊勒圖奏稱厄魯特佐領庫順追擒脫逃之土爾扈特同哈薩克等殺斃土爾扈特三人生擒男婦九人搶奪馬駝四十餘匹其餘未經擒獲者派侍衛羣山會同庫順嚴拏等語伊勒圖所辦甚妥瑚圖禮在彼不能辦事已將伊原品休

致令其自備資斧來京。今辦理此案。漫無章程。不堪已極。瑚圖禮著即行革職。令其自備資斧來京。著傳諭伊勒圖遵奉辦理。○又諭曰。豐昇額舒常奏稱。現在相機攻取。亦祇可如此辦理。前經傳諭調撥黔兵二千。原因豐昇額等一路兵少。是以添派。今思此路似難急進。即多兵恐亦無益。著豐昇額於黔兵到營後。即行奏聞。再春寧今日到熱河。詢及軍營形勢。據奏溫福所立營處。相距賊碉不遠。柵內礮子。竟可打到等語。甚屬非宜。將軍膺專閫重寄。關係甚大。即身先士卒。不過親履行間。指揮策應。不當與前茅一律先驅。為衝鋒陷陣之事。至於不避矢石。冒險直前。在弁兵等自當鼓其勇銳之氣。然亦應權其利害。即領隊尚不可令輕有損傷。況將軍乎。溫福一路如此。恐他路亦然。溫福阿桂豐昇額等。凡一切進攻事宜。留心加慎。須於奮勇一往之中。仍存慎重萬全之意。○以內閣學士謝

墉為工部侍郎。○旌表守正捐軀之安徽鳳陽縣民杜昌金妻黎氏。山西洪洞縣民賈登順妻閔氏。○丙子定邊右副將軍尚書阿桂領隊大臣副都統銜明亮奏。查西山梁第三碉山陰下有山腿一道。賊番據此。地架柵築卡。一路直接山梁大碉。互為應援。係賊要地。初二日。分兵進攻。因雨大。撤兵。初三日。有賊百餘下壓。我兵分兩翼夾擊。連斃數人。初五日。節屆端午。乘賊不備。進擊。直逼碉根。侍衛科瑪等帶兵用刀斧砍斷木柵。推牆擁入。立將頭人砍死。餘賊盡殲。生擒六。殺死四十三。遂乘勢攻撲。連接石卡。又殺賊二十餘。忽林箐中有賊約三四百來援。俱被擊退。竄入碉柵堅守。勢難遽克。以次撤兵。隨有二十餘賊出。至濠邊。計圖衝壓。被我兵鎗箭擊斃一半。貴州把總張順。獨自躍過濠溝。矛刺一賊。刀砍一賊。餘俱遁入固守。此次陣亡者。虎鎗營前鋒官德一員。受傷者。藍翎侍衛袁楚克。

空藍翎侍衛阿爾查鄂勒哲依貴州守備詹玉書。瑚圖禮共五員。諭曰。阿桂等奏稱。此次帶兵攻奪卡柵。戮殺賊衆。所有出力奮勉之三等侍衛科瑪。著補授二等侍衛。藍翎侍衛袞楚克著補授三等侍衛。空藍翎厄魯特阿爾查鄂勒哲依。俱著補授藍翎侍衛。至虎鎗營前鋒官德陣亡。著交該部照藍翎侍衛例議卹。○又諭曰。貴州把總張順。於鎗石如雨之時。踴躍濠溝。連殺二賊。實為奮勇出色。著

即授為千總。又守備詹玉書。瑚圖禮。因攻勦碉卡受傷。俱著加恩。以都司陞用。○定邊右副將軍尚書阿桂等奏。遵查金川地方產硝甚多。產磺頗少。前年金川侵占革布什咱境內之默資溝。為出磺之地。賊人創挖甚多。自有積存。至屯練土兵。素習鳥鎗。若遽令其不用鳥鎗。不但番衆生疑。即攻奪碉卡。難資得力。惟有嚴飭將弁防查。並禁默資溝地私挖。稍有透漏。嚴行治罪。諭軍機大臣等。前此因

軍營火藥。關係緊要。恐番衆私相售賣。諭知各路將軍。此後土兵。毋庸給與鳥鎗。今據阿桂奏。所見亦是。此事原當慎之。於始。從前既已遍給。此刻自難復改。溫福等各路。均仍照舊辦理。但須留心實力嚴查。不可泥於土兵愛惜鉛藥之一言。遂爾漫不經意。致令私售作奸。○以刑部侍郎袁守侗。兼署禮部侍郎。○丁丑。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從前因烏魯木齊駐防滿洲綠營兵丁。曾放叅贊大臣管轄。俱聽伊犁將軍調遣。今烏魯木齊所屬地方寬濶。而距伊犁遙遠。兵民輻輳。應辦事件甚繁。將叅贊大臣一缺。改為都統一員。於管轄兵丁。辦理諸事。尤為有益。而於體制亦屬相符。索諾木策凌。在烏魯木齊辦事以來。尚屬盡心妥協。竭力奮勉。即著補授烏魯木齊都統。嗣後作為烏魯木齊都統缺。仍屬伊犁將軍節制。

聽其調遣。所有應奏應辦之事。一面奏聞。一面知會伊犁將軍。仍著交該部。另行改鑄。都統印信發給。○又諭。前因劉秉恬奏發川人員。心懷觀望。不即前赴軍營。此等惡習。不可不亟為整頓。因降旨。令該督等查奏。嗣據劉秉恬。將取巧規避之知府石之珂。叅奏革職。留於軍營。自備資斧。効力贖罪。已降旨照所請行。茲據富勒渾覆稱。奉旨揀發特交劉秉恬者。到川後。即委署丞倅等缺。飭令迅速赴營。其節次發川人員。上年經軍需局司道。以新到無任之員。遽令出口辦差。未免竭蹶。議將現任者。調赴口外。而以揀發各員。分別委署等語。顯為庸懦各員。教以規避。所辦甚屬錯謬。上年以來。因川省辦理軍需。一切軍營臺站糧運等事。差遣需員。是以每次引見時。視其尚堪驅策者。或降旨發往川省委用。以供使令。或降旨交劉秉恬辦差。原屬一致。並無區別。伊等到川後。自應一體遣赴軍營。俾

資差委。乃拘泥奉旨發川。及發劉秉恬字樣。強為分別。已屬不曉事體。甚至慮其竭蹶。為之總總過計。不顧以趨事之勤。轉開其規避之路。軍需局員籌議及此。敢於藉公沽譽。其罪即難輕逭。彼時承辦局務司道。俱係何人。其倡為此議。出自何人之意。現交劉秉恬。富勒渾秉公確查。據實叅奏。並將此通諭知之。○又諭。據張光憲奏。不宜黃夜起卸漕米。及糧艘徹夜兼行一摺。所奏甚是。前此申保等奏。糧船有脫幫之事。自應即為查辦。又奏南糧挽雜低潮。亦必須嚴查懲治。均已允行。至於起兌漕米。每日應收幾許。催趲重運。通計定限若何。均有歷來漕規可按。況今歲遇閏。較常年多一月之期。斷不至於遲誤。何必轉行加緊。如亥子丑三時。向例不令船行。非惟休息丁夫。亦以保重漕運。如遇月明風靜。旗丁自願速行。原不妨聽從其便。設係黑夜有風。牽輓實多未妥。倘船隻稍或漏損。轉使幫



丁等有所藉口。且日間按例催督各幫銜尾而行。勿使停泊。自不致有阻滯。又豈爭此中夜三時乎。至於起卸漕米。方今夏日正長。自寅至戌。過斛儘有餘暇。若點燈起米。既不及白晝之易於查驗。且必致乘黑之藉以作奸。撓抵牾混之弊。勢所不免。更無庸急遽。若此該倉場等固為急公起見。而流弊亦不可不防。此或申保意欲見長。倪承寬未經諳練。遂不免於過當。辦理公事。固不可急忽因循。亦不宜急遽無序。申保等務須照例妥協辦理。仍將此後如何妥辦之處。據實覆奏。○諭軍機大臣等。據富勒渾奏。鄧都縣民蔣正中。吳捷元等。商同捏詞。阻撓軍務。現在獲犯審擬一摺。情節甚屬可惡。大兵征勦金川以來。一切供億儲糈。皆官為經理。絲毫不以累民。至於輓運軍糧。雖不無稍資民力。特於例給口糧之外。加給回空口糧。復疊次加恩蠲緩。所以優卹之者。無微不至。並非若前代之徒資

力役。科派閭閻者可比。百姓具有人心。自無不感發天良。急公趨事。乃奸民蔣正中、吳捷元等。竟敢捏稱諭旨。哄騙鄉愚。倡率阻撓撥夫。圖歛錢入己。藐抗已極。自應盡法懲創。以儆刁頑。國家不得已而用兵。原以綏邊境而安黎庶。小民服勞執役。分所當然。其善良之踴躍奉公者。固宜加以體卹。而不法之徒。造言撓梗。必當立正典刑。俾知儆惕。斷不可稍存姑息。所有起意為首之蔣正中、吳捷元二犯。審明之日。著即一面正法示眾。一面奏聞其餘四犯。亦即從重定擬。趕入本年秋審情實。以示炯戒。著將此遇軍報之便。傳諭富勒渾知之。○又諭。前據各路軍營查奏節次逃兵。隨交富勒渾上緊查拏。茲據富勒渾奏稱。現據各屬拏獲二十名。是各處逃兵俱可陸續就獲。斷不致漏網稽誅。而已經弋獲之犯。軍紀所係。法在必申。亦不能因人數稍多。曲為寬減。隨征兵衆聞之。自應各知畏懼。現在

各路有無續報脫逃。溫福阿桂豐昇額等。一併查明據實覆奏。○戊寅。諭軍機大臣等。各路軍營隨征土兵。雖亦常得其力。但究係番衆。難於深信。伊等不過隨官軍一體出力。特以番人效力。因而逾格撫循。斷不可稍露一切專仗土兵之意。使若輩驕矜。視官軍為不足畏。況每次攻勦時。率衆爭先。原不專藉各土司兵練。將軍分路派兵。須酌量配搭。而用勿使伊等自負其能。又不宜漏洩端倪。令涉疑猜。怠於勇往。此事甚有關係。不可不加以審慎。又前經降旨。將屯兵增給月餉。均知感激奮勉。伊等原係降番改隸。與兩金川言語相通。何不於中擇其曉事數人。諭將伊等受恩之處。作為屯兵之意。傳播賊中。可以離散衆心。俾無固守之志。或亦用間攻心之一策。著傳諭溫福等知之。○吏部議准。護陝西巡撫布政使畢沅奏稱。長安縣斗門鎮朝邑縣大慶關鎮。俱各離城甚遠。地易藏奸。應各添

設主簿一員。彈壓鳳翔榆林二府。業犯無多。請將鳳翔經歷榆林照磨。各兼管該府監獄事。該二府司獄應裁。即將衙署估變。改建新設主簿衙署。俸廉役食。按品改撥。員缺由外揀補。從之。○以詹事全魁為通政使。○予故太子少傅工部尚書表曰修。祭葬如例。謚文達。○己卯。諭嗣後遣往新疆之廢員內。若因公置誤革職者。如果行走勤慎。著該管大臣等。保送帶領引見。俟朕酌量加恩。若原犯私罪。該管大臣等。止將伊年滿情由奏聞。遣回原籍。毋得濫行保舉。○諭軍機大臣等。據彰寶奏。猛遮土目。管送宮裏雁屬下投誠之桂家頭人。以立齋等。率領大小男婦四百餘丁。口懇求內附一摺。已於摺內批示矣。該夷等向與緬子為仇。今既窮蹙來歸。自應准其投誠。無可疑惑。現在邊內閒曠之地儘多。自可妥為安插。俾得安居樂業。但須與緬子地界隔遠。不使交通滋事。至以立齋等。在緬地稽

滯多年。緬匪情事。自應畧有聞見。彭寶可即詢之。以立齋等。緬酋近日行為若何。內地前歲撤兵之後。彼有何議論。近日閉關不與交易。賊酋是否著急。其將諾爾塔撤回。差得魯蘊至老官屯。究係何意。據稱。聞緬子將各處土練撤回之語。緬酋遽爾盡行撤兵。又屬何心。著彭寶逐一詢問。以立齋等。令其詳悉對答。再該夷衆係投誠之人。彭寶務設法隨常詢詰。勿似審事之稍示恐嚇。使無畏懼。庶可得其實情。仍將詢明緣由。即行覆奏。再李湖前奏。彭寶染瘴病劇。甚為懸注。接彭寶四月二十八日所發奏摺。已在李湖具奏之後。見其辦事尚能如常。所患自不至甚重。稍用慰懷。但摺內並未言及病體若何。仍然厯念。今據奏。病已漸減。始為欣慰。此時彭寶諒已接奉初次所降諭旨。普洱現無應辦之事。該督自必遵旨回省。務即善為調攝。以冀全痊。彭寶當臥病時。仍復力疾辦公。具見留心任事。

李湖一聞彭寶有病。即趨赴普洱。亦深知大體。均屬可嘉。彭寶、李湖著各賞小荷包四個。用示優獎。將此傳諭知之。尋彭寶奏。以立齋等投誠。暫令搬至思茅城內安置。臣回省時。親詢據供。我們與緬子有仇。逃在猛街薩芒山。躲避五年。常想投誠。因猛勇孟艮。猛猛街等處。俱有緬兵把守。今年猛街土司傳說。現在緬子撤回各處土練。攻打莫藍莫連。無人堵截。故趁此時內附。至阿瓦。隔薩芒山甚遠。彼處情形。實不得知。即今緬子去攻莫藍莫連。亦不知因何起釁。臣以其新附。或未盡吐實情。當交迤南道賀長庚安置。今飛札賀長庚。令將以立齋送省。再加詳詢。另奏報聞。

○庚辰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辛巳

孝恭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諭軍機大臣等。本月二十日。在京所發

本報應於二十一日巳午之間。遞至熱河行在。今於二十三日辰刻。始行遞到。較常遲隔兩日。查係因懷柔密雲一帶水發所阻。現值三伏。雨水原所時有。懷柔密雲各處橋梁道路。自應隨時查察料理。以利遞行。未便任其阻滯。但該縣等職分輕小。其於武職員弁。未免呼應不靈。霸昌道駐劄昌平。距懷柔不遠。該道並無緊要事務。必須在署坐辦。若令暫駐懷柔。亦與昌平無異。著傳旨令盛佳。即移駐懷柔。並於密雲一帶。往來查察。如遇軍報本報。或偶因雨水間阻。懷柔原有繞道可行。密雲白河。亦有上哨淺處可渡。該道即督率地方員弁。悉心照料妥辦。毋致再有延誤。嗣後朕夏間駐蹕熱河。總派霸昌道。留駐懷柔一帶辦理。○又諭曰。溫福豐昇額等奏。派兵進攻情形。均未得手。且兩處俱有賊番潛出林箐。邀截我兵。實為可恨。金川人戶無多。各隘守拒。已覺竭蹶。焉得復有餘衆。每處四五

百人。出而滋擾。似係守拒之賊。見何處攻擊稍疎。抽移外出。分力支吾。看來金川賊衆。竟有算計。不但守碉截戰。較小金川悍惡。且敢於到處抗拒王師。比之緬賊。更堪切齒。但其地縱多雨雪。晴日自長。並非似緬地之水土惡劣。難於措手。若欲如緬事之中輟。斷乎不能。亦斷乎不可。將軍等其深體而實勉之。○壬午。諭軍機大臣等。李國柱復用提督時。其年已老。今又數年。恐其精力更不及前。提督為專閫大員。責任綦重。李國柱是否尚能振作精神。實力整飭。於通省營伍不致貽誤否。著傳諭梁國治。留心體察。如該提督尚能認真辦事。舉動不覺衰頹。即年齒稍增。亦無妨。仍留宣力。若竟衰邁日形。毫無整頓。自不便姑容誤事。著該撫即行據實覆奏。毋得稍為隱飾。尋奏。李國柱精神壯健。現辦赴川兵軍裝火藥各事。均能協和文武。剋期料理。營務幹練。並不少形衰頹。報聞。○癸未。諭軍機大

臣等車布登扎布。今年六旬有八。朕欲召來京陛見。著拉旺多爾濟。前赴烏里雅蘇台。暫行署理將軍印務。車布登扎布。即行起程。前來熱河。拉旺多爾濟。此去適值伊父成家。扎布之二週年。若於去時。乘便至伊父墳前祭奠。後再赴烏里雅蘇台。則車布登扎布。不能迅速起程。著拉旺多爾濟。暫不必往伊父墳塋。先赴烏里雅蘇台。署理將軍印務。令伊叔來京陛見。俟伊叔回日。拉旺多爾濟。將印務交妥。再往伊父墳前祭奠。拉旺多爾濟。前至烏里雅蘇台。諸事詢問伊叔。自能備知。現又有叅贊大臣協理拉旺多爾濟。不必前來請訓。即由彼處馳驛前往。著傳諭拉旺多爾濟。遵行外。並寄與車布登扎布知之。○旌表守正捐軀之安徽太平縣民張光科妻程氏。○甲申諭。據三寶題報。貴州鎮遠鎮總兵吳掄元。現在丁憂。所遺員缺。著溫福。阿桂。豐昇。額等。於軍營打仗出力副將內。揀選奏請補用。

仍留軍營帶兵。並將遺缺。以次遞行揀補。所有鎮遠鎮總兵印務。著圖思德。會同該提督揀派妥員。奏聞署理。○戶部議覆。四川總督劉秉恬等奏。稱。遵議增給三雜谷屯兵月餉。該處土守備七。土千總十。土把總二十。餉銀足資養贍。無庸議加。惟土外委四十。每名每年給銀六兩。而各兵亦按月領餉五錢。似無區別。請將土外委每名。每年加銀二兩。應如所奏。從之。○封閉廣西恭城縣屬回頭山。山斗岡。二場銅鉛廠。從護巡撫布政使淑寶請也。○乙酉。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李湖奏。彰寶在普洱染瘴患病。該撫馳往親視。彼時據奏。似彰寶病體頗劇。恐一時辦事乏人。是以傳諭李侍堯。即以巡查為由。前赴廣西與滇省接壤邊境候旨。嗣據彰寶兩次奏事。知所患漸痊。今據李湖奏。彰寶係途中觸熱。

痰喘嗣經服藥調治。近日病已稍減。力能照常辦事。該撫已由普洱起身等語。覽奏甚為欣慰。彰寶病體既已就痊。昨已有旨令其回省。攝養自可即日復元。且李湖現在起程回省。李侍堯即可仍回粵東辦事。著將此由四百里傳諭知之。○又諭曰。阿桂等奏稱。當噶爾拉一路。後路綿長。處處皆需防範。其說不免過當。後路固須留心防守。然亦宜擇最要之處。酌量安兵。況深巖密箐之中。賊番可通

路徑甚多。豈能隨地密為分布。以金川壤地計之。周圍不下三四百里。若欲悉派兵圍守。必至如古人動輒用兵百餘萬。及數十萬。而後足敷分派。有是理乎。再近因辦理四庫全書。所閱永樂大典。見其中有宋陳規守城錄一書。備載守禦機宜。所言禦捍礮石之法甚詳。雖攻守不同。而禦捍則一。但彼施之於城上。故可用大木。我兵步行捍蔽。自以輕便為宜。從前該省原有擋牌一項。或製造未能得

法。今此書所載。以麻繩橫編。如荊竹笆相似。頗得以柔禦剛之法。或可酌做為之。著將書載各條。鈔寄各路將軍等閱看。將來攻至噶拉依。及勒烏圍兩處。尤為賊巢要隘。其守拒必更加嚴。或可需用之處。不妨存此法。以便緩急。○都察院奏。四川璧山縣民徐亮采。控告該縣吳淳齡。妄令鄉衿經管軍需。橫派侵扣。應行查審。得旨著永德。周煌。馳驛前往。會同該署督富勒渾。秉公查訊。永德等即行起

程。不必赴行在請訓。○丙戌。以正藍旗漢軍都統薩哈岱為福州將軍。鑲黃旗滿洲副都統邁拉遜為正藍旗漢軍都統。調正黃旗蒙古副都統瑚世泰為鑲黃旗滿洲副都統。鑲紅旗蒙古副都統福森布為鑲黃旗漢軍副都統。以頭等侍衛德赫布為鑲紅旗蒙古副都統。○丁亥。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諭吏部月選

知縣一項掣缺後有經大臣驗看擬以改教者有引見時朕特改教職者是以向例必將正備再備各員一體隨帶以供補用今朕駐蹕熱河恐月選人員在京久候因俱令赴行在引見第思每次改教不過一二員且有全不改動者徒令備班多人僕僕往來殊屬無謂自應酌減以示體恤嗣後月選知縣內有經驗看大臣改教職者每改一員祇於正備中帶領二員引見若擬改兩員即帶備班四員其餘無庸概令前赴熱河至再備人員更不必令其遠涉若驗看本無擬改並無須另帶備班即或引見時有經朕特旨改教者其缺並不妨歸入下月另行銓補其現擬改教職之員如情願前來引見者固聽其便否亦無庸勉強所有五月分月官即照此辦理著為令○又諭據彰寶奏請將車里司宣慰土缺裁汰於其地改設專營移駐都司守備撥兵巡防等因一摺所見甚是車里土司設立

之初原因其率土投誠頒給印信號紙授以宣慰之職遞傳四輩前此莽匪滋擾該土司刀紹文懦弱無能躲避獲罪雖經革退仍令其子承襲已屬格外施恩今刀維屏無故棄地潛逃實係自行滅絕斷不應令其再襲並據該督查十二猛各土職俱非頒給印信號紙土司若於此內選擇一人陞襲未必遽肯受其鈐制自應將車里宣慰司即行裁汰改設專營移駐都司等官帶兵鎮守兼轄十二土弁於邊境夷情更為得要且於高峽瘴輕之地建立衙署營房自不慮其沾染瘴癘而近邊千把兵丁與彼水土素習較由他處撥往者自更相安即所需移駐之守備都司亦可擇各員中之能耐瘴氣者前往酌定年分輪換於事尤為有益況前有宣慰土職時內地兵役常往勒索近經彰寶查明俱即正法此後兵丁等自更知畏懼而有專營大員在彼駐守其於彈壓稽查亦必倍加嚴密無慮



復有擾累土境之事。至該土司所屬夷民。或可仿照川省屯兵之例。量給口糧。令其一體當差防守。伊等自必共知感奮出力。所有安營設官。及酌改屯兵各事宜。並著彰寶詳悉妥議具奏。○以宗人府府丞李友棠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戊子。諭向來旗丁餘米。准在通州變賣。以資日用。現在各省糧艘陸續抵通。若旗丁於兌足正供之外。尚有多餘米石。情願出售者。著加恩准其在通州糶賣。在旗丁等既所樂從。而地方糧石益充。於市值民食。均為有益。該部即遵諭行。○戶部議奏。藩司到任。委員盤查所屬倉穀。宜定期。前議令各該督撫。按本省情形。定限具奏。今江蘇。安徽。山東。山西。陝西。湖南。福建。河南。浙江。直隸。廣西。湖北。貴州。甘肅。陸續奏到。殊不畫一。查定例。督撫到任。盤倉計道路遠近。倉儲多寡。統以三個月為限。嗣後各省藩司到任。委盤應照督撫例。勒限三個月。盤清結報。

至廣東各府。或稱穀多。或稱途遠。又甘肅之安西府及哈密等處。離省更遠。應令該省扣除委員赴盤程途日期外。勒限三個月結報。福建之臺灣府。應照廣東之瓊州扣程勒限。奉天未設藩司。據府尹奏。請令治中知府分盤。定限自一個月。至兩個月不等。應如所奏。再督撫藩司到任同時。或相隔未久。尚在限內者。或適值年例盤查者。併案聲明結報。藩司盤查後。即遇陞調。新任藩司到任。在三個月內者。加印結詳報。均無庸重盤。藩司署任未及三月者。統歸接任藩司查辦。至雲南。四川。江西。未據議奏。該三省情形。大約相同。亦請照三個月限期結報。以昭畫一。從之。○是月。兩江總督高晉奏。揚州新舊兩城。五方雜處。最易藏奸。揚州營遊擊守備。均駐新城。而鹽政衙門。暨揚州府。江都。甘泉二縣。并府縣庫。俱在舊城。向無武員同駐。請將守備移駐舊城。以資巡緝。查舊城小東門內。現有鹽

務公局一所。即為守備衙署。鹽務公局。即以新城守備衙署抵換。下部知之。○署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奏。東省運河。為汶。泗。府。洸。沙。趙。等河。匯歸之區。又兩岸有蜀山。馬踏。南旺。馬場。獨山。昭陽。微山。等湖。伏秋水發。湖河難以容受。必須豫籌宣洩。現飭廳汛閘員。俟尾幫過後。即起除閘板。挑開月河。俾南北分消。並將臨湖閘壩斗門涵洞水口開放。在南則將南旺。馬場。獨山湖水。由南陽西岸十四單閘。入昭陽。下達微山。出韓莊湖口。在北則將蜀山。馬踏湖水。由利運金線等單閘洩入運河。俾暢出臨清。達衛河。以資容納汎水。至臨清係汶水入衛尾閘。衛水渾濁。倘汶水弱。即致衛水倒灌。停淤阻滯。回空幫船。又應將磚板二閘。互相啟閉。攔衛水。以免倒灌。蓄汶水。以刷淤沙。現指示運河道妥辦。得旨嘉獎。○陝甘總督勒爾謹奏。口外各處屯差兵。俱定有更換之期。惟哈密自乾隆二十七年。設有

聽差兵一百名。係由巴里坤鎮標三營內撥往。至今十載有餘。尚未更換。查沙州協營地僻事簡。應令該協營派兵百名。往哈密更替。請嗣後仍照例五年更換。報聞。○四川總督劉秉恬奏。川省官兵一萬八千四百一十一名。除調赴軍營。陸續拔補陣傷亡故名缺外。存兵無幾。擬於口內口外。募精壯新兵五百。前赴簇拉角克。每日督令教習技藝。以資拔補額缺。如辦有成效。再酌量所缺兵數。續募演習。其未補額者。亦與有防守之責。應得銀米。請照前歲新兵例辦理。得旨嘉獎。○署四川總督湖廣總督富勒渾奏。軍行糧隨。輓運宜速。稽覈宜嚴。川省所辦軍糧。向來官商具報起運之後。何處實運。何處未運。何處中途截留。何處起運後改運。其間到營遲速。承辦勤惰。及運價應增應扣。辦運孰寡孰多。未立章程。竊思辦運之米。全以倉收為憑。不惟杜虛報起運之弊。且可清截留改運之糧。現飭軍

需局調取倉收呈驗查本年正月起至三月底止派運米共二十萬四千三百五十石撥銀二百一十一萬一千五百七兩五錢現繳倉收計米六萬四百零九石餘或未起運或業已在途檄催剋期趲運掣取倉收具報至前年派運未繳倉收者勒限嚴催分飭隨營糧務及臺站糧員將前後收過各州縣及各商人米數按月造冊呈齎覈對倘領辦官商仍有延緩情弊即嚴叅追賠究治並派員專司

實錄卷九百五

三

覈算查催務期輓運多而且速此外尚有節年辦運炒麪料豆火藥鉛彈銅鐵及鑄礮各物料其發運之數與到營之數亦應照此辦理得旨這所辦頗得法已交部存案矣○貴州學政孫士毅奏黔省士鮮恒產往往入學一縣住家又一縣遇有事應質審者徂於由學傳喚之例至有瞬息可喚之人須牒知百十里外之隔屬教官轉飭到案恐劣生即恃以作奸現咨撫臣轉飭地方官遇案情稍重

者立即差拘毋須牒學傳喚得旨覽又批外省惡習寧止此一事又批甚好竟當定以為例該省永遠遵行

實錄卷九百五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三十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三十六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等謹將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等謹將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等謹將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等謹將尋常

敕修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六月己丑朔吏部議准

直隸總督周元理奏稱前准部咨糧船入境酌派同知通判一二員協同催趲官親往河干捕盜查直隸南北兩運河設有河間同知天津同知滄州通判駐府城州城又務關同知泊河通判楊村通判俱駐河岸請即責令各員各按本管河岸於糧船入境日起至回空日止沿河查拏盜賊如拏獲大案分別議敘一有失事照盜賊經過不行窮追例降一級留任應如所奏從之○庚寅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諭據伊勒圖奏策伯克多

爾濟之人拏獲逃軍奇登雲送交巴爾品處

看守該弁兵等漫不經心又致脫逃請將疎

防之驍騎校西伍開革職重處兵丁革退加

號巴爾品交部議處等語奇登雲在逃被策

伯克多爾濟之人拏獲送交巴爾品看守又

致脫逃勢必為土爾扈特等所笑巴爾品惟

知自是於此等事全不經心伊從前看守拏

獲盜馬之哈薩克疎防致逸業經治罪今並

不知儆又將他人送至之逃人不行嚴加看

守以致脫逃甚屬無用著將巴爾品摘去頂

翎仍著管理策伯克多爾濟游牧事務驍騎

校西伍開革職不足蔽辜著再加號兩箇月

兵丁登古勒圖赫勒本徹烏巴什茂海著照

伊勒圖所請革退差使加號兩箇月以示懲

儆 又諭據伊勒圖奏稱留任之三等侍衛

德勒格楞貴厄魯特驍騎校常喀將逃去之

土爾扈特普爾普等追至額敏河源鎗斃普爾普其餘八人盡行拏獲又至齋桑諾爾將逃走之土爾扈特將噶等五人拏獲請將德勒格楞貴開復三等侍衛常喀賞給空銜藍翎等語德勒格楞貴常喀承飭奮勉將逃走之土爾扈特等盡行拏獲洵屬實心奮勉即將德勒格楞貴開復三等侍衛常喀補授藍翎侍衛諭軍機大臣等以外自五月二十一二等日雨後灤河及潮白等河水俱驟長連日熱河雨覺稍稠聞灤河水勢復大畿輔一帶雨水情形大畧相仿未審永定河今年水勢如何是否不致盛長河溜能否循赴中泓甚為注念著傳諭周元理即速查明據實覆奏至該處設立濬船以供濬刷於河之用春間親臨閱視時見船艤河中尚未覩有成效彼時即曾論及如果實力濬濬使中泓沙不停淤於河防自不無小補若徒視為具文自難冀其得益添設濬船一事原出自表曰

修之意彼身若在自必加意董辦不虞廢弛今表曰修已故恐滿保等未必復肯認真董辦徒有濬船之名而無挑濬之實則是虛糜工帑製造豈不可惜永定河原係周元理專責而濬船之事周元理亦同會奏著周元理留心督辦毋任作輟因循致成虛設仍將現在辦理情形若何一併覆奏尋奏各河道於雨後長水俱順軌安流工程鞏固至濬船於春間往來各河裁切疏濬此番水發溜走中泓未必不稍資其益現擬初七日親至長安城防汛督屬分派河兵駕船淘濬以收實效得旨覽奏稍慰以領隊大臣永平為鑲白旗滿洲副都統辛卯諭今日溫福奏到六百里臺報係五月十八日辰時拜發以常例扣算應於五月三十日寅卯之間遞到熱河乃直至六月初三日卯刻方到通計遲延三日據兵部查有四川各縣隨報遞到因水阻滯各結其在川省境內已遲誤三十三時四

刻。即因雨水羈延。亦不應如此之久。且時屆夏令。正當大雨時行。沿途亦有河流。何阻渡。獨在川省為甚。其是否實係人力難施。難於設法籌辦。抑係坐待遷延之處。著交富勒渾。即行嚴查。分別具奏。再川省軍營。現當進剿之時。軍報最關緊要。各省俱有派出稽查之大員。務宜往來巡歷。董率嚴催。毋任沿途藉端延緩。○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攻勦昔嶺。及達扎克角木柵。均有賊出寨邀截官兵。是賊竟敢公然打仗。實為可恨。必當勦洗淨盡。不可稍有游移。至軍需銀兩。共撥二千九百萬兩。約計用至明年四五月。儘屬寬餘。設或以多費為可惜。中止撤兵。賊必併吞各土司。聯而為一。直闢至維州橋。其時豈能置之不問。是現在所用。盡為虛擲。又須另起鑪竈。所費必更不貲。而辦理倍難。謀國者斷不應出此。即或急切未能歲事。但能掃蕩擒殲。為一勞永逸之計。即使再多費一千萬兩。朕亦

不靳。溫福、阿桂、豐昇額等。各宜深體朕意。○又諭。現今三路官兵。攻取賊衆碉卡。奮勉出力。自當將花翎、藍翎。分別獎賞。用昭鼓勵。其從前賞給備用者。料已無多。溫福、阿桂、豐昇額、三路。著各給花翎五枝。藍翎十枝。以備賞賜。○又諭。富勒渾奏。黔兵末起。已於五月十八日到成都。令其赴明郭宗。聽候軍營調撥等語。明郭宗至昔嶺甚便。自應添撥往彼。俾得剋期集事。再富勒渾奏。前次拏獲逃兵二十名。現已審明正法。今又續獲五名等語。逃兵就獲。駢誅。至二十餘人。亦覺不忍。然因此稍為姑息。則兵丁不知儆畏。犯者愈衆。劉東恬、富勒渾。仍須上緊嚴拏。勿謂朕意在好生。稍為寬懈也。○吏部議奏。慶常誣控白殿臣欠銀一案。經北路同知謝洪恩審明詳報。順天府府尹吉夢熊。並未據實奏。應照例降三級調用。查該員有加二級抵銷。仍降一級調用。得旨。吉夢熊著銷去加二級。仍降一

級調用。○又議覆山西道御史魯贊元奏稱。文武月選官。赴吏兵部自掣缺籤。但缺之遠近繁簡不一。候選者妄希趨避。恐不法者乘機撞騙。請嗣後令候選人。齊集天安門外。聽唱名籤。該部堂官。代為掣缺。所掣之缺。令本員目擊登註。以杜撞騙。又月選告病人員。例限三個月。州縣限一個月。報痊引見。逾期開缺另補。恐啟規避之弊。請嗣後掣缺後告病者。坐補原缺。以杜規避。應如所奏。從之。○旌

表守正捐軀之河南舞陽縣民劉丙寅妹劉氏。○壬辰。諭據周元理奏。張家口理事同知福慶。於廳屬民人姚進喜。圖姦堂孀牛氏。不遂。用翦扎傷。並行自扎。該同知親驗屬實。並不交差鎖禁。輒令保長。雇夫擡送。以致中途逃回。復將牛氏殺死。並傷姚世忠夫婦。遠颺無蹤。難保無差役賄縱。並該同知有捏飾誣卸情弊。請旨革審等語。福慶著革職。交與該督提同案犯。一併嚴審究擬具奏。○諭軍機

大臣等。近日口外連陰兩日。今晨雖已開霽。未免稍覺過多。聞京城初一日晚大雨竟夕。近畿大畧相同。恐於田禾。不無稍礙。雖據該督奏稱。二十一日後天氣晴朗。早晚秋禾改觀。高粱穀豆。俱極長發茂盛等語。但此摺係五月三十日拜發。在未經連雨之前。通日晴雨情形。若何。於田禾有無妨礙。深為廛念。著傳諭周元理。即行查明。據實迅速覆奏。尋奏。省城於六月初旬。日晴夜雨。詢之農民。僉云。不特於禾苗並無妨礙。抑且長發倍常。得旨。欣慰覽之。○癸巳。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諭軍機大臣等。據護陝西巡撫畢沅奏稱。五月二十一日。朝邑縣黃河水勢暴漲。至二丈五尺。沿河隄岸村莊。盡被淹浸等語。黃河在陝西地方。似此漲溢之事甚少。向來河南江南等處。每遠探甘陝黃河水誌。以為修防之候。今上游驟



漲如此。恐入龍門以後。水勢更大。或上游已經漫溢。其漲稍減。但河防要務。寧可過為周備。何燭即當會同姚立德。查探來水情形。酌量妥協經理。以資鞏固。至河南於今年四月初。因洪湖盛漲。下注黃河。隄岸有漫水之處。雖經繕葺堅完。且進日奏報節次長水。亦在一丈以內。工防自可冀穩固。但今陝西陡漲至二丈有餘。其入江南境後。水勢恐亦未能減小。而徐城一帶。河形較窄。容納尤為非易。

均不可不設法豫防。著高晉吳嗣爵即一面親往籌度。一面探明上游來水多少。綢繆先事。期慶安瀾。著由六百里一併傳諭知之。仍各將奉旨查辦情形。即速覆奏。尋高晉奏。五月二十日後。徐城水誌長至一丈一尺七寸。六月初二日。復長至一丈三尺三寸。幸埽壩堅實。俱各平穩。現水勢已落。但上游漫溢。其漲雖減。而將來水落歸槽。仍滙黃河下注。尤宜防護。河臣吳嗣爵現在徐屬查工。臣即馳

往會商妥籌。得旨覽奏稍慰。○以少詹事哈福納為詹事。○甲午。諭軍機大臣等。昨聞新修火器營房內。有水浸入。上年令挖新河。原因宣洩此處之水。既挑河渠。又係新蓋房屋。何以尚有雨水浸入。此或係有人偷挖河旁之山。水即不能順軌暢流。以致浸入。或係別水泛溢。若係偷挖河旁之山。以致浸入。即應查出此等偷挖之人。從重治罪。如係別水泛溢。應設法宣洩堵禦。其係何處水浸入。及如

何辦理之處。著英廉查明具奏。○乙未。諭據李侍堯奏。廣東提督黃正綱病故。所遺員缺。著章紳補授。其福建總兵員缺。亦甚緊要。著俞金鰲調補。巴格現在巴里坤辦事。即著調補巴里坤總兵。所有湖南永州鎮印務。該省現在護理有人。其總兵員缺。著溫福等於軍營出力人員內。揀選奏聞陞補。○署四川總督湖廣總督富勒渾奏。本月十九。至二十一等日大雨。站員稟報。山水陡發。該站木橋索

橋及東岸河坎俱被衝坍。現即趕修。並辦溜索接遞文報。又二十日夜。頭起黔兵抵格節薩站。突遇水漲。兵丁有淹沒者。即飭將備等暫住。趕修橋道。其被水商民兵夫人等酌加撫卹。現親赴該處勘辦。諭軍機大臣等。軍報往來最關緊要。且有新添之兵。正需速進。自應趕修完固。務使軍儲源源接運。黔兵得利。進行方為妥善。至所調黔兵二千名。俟橋道修完。即令迅速前赴昔嶺軍營。毋得刻緩。○

又諭據富勒渾奏。黔省頭起兵丁於五月二十日。行抵格節薩站。是夜山水漲發。兵丁躲避不及。間有淹沒等語。此等為國出力之人。自當予以體卹。即不幸而被水殞命。亦為恩卹所必加。但恐其中或有狡黠之徒。水漲時。躲匿得免。水退後。潛行竄回。其情罪即與逃軍無異。自應照例嚴懲。著傳諭圖思德於各兵本營本籍。嚴飭各地方官留心密覈。如有藉稱被水脫回之人。即行查拏。訊明逃竄情

由。照逃兵例。即於本處正法。仍一面奏聞。並知照軍營。出示曉諭。將此由五百里傳諭知之。仍將如何查辦之處。即行覆奏。尋奏黔兵在格節薩地方。被水淹斃十六名內。尚有未獲屍十一名。係平遠。大定。黔西三協兵。現一面飭各衙門嚴查。一面咨明川督。確查姓名。到日。再於本籍嚴查。如有藉故脫回。即照逃兵辦理。報聞。○以正白旗漢軍副都統春寧。為正紅旗護軍統領。仍兼副都統。○丙申。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據裴宗錫奏。鳳陽府之鳳陽。壽州。鳳臺。懷遠。靈璧。虹縣等六州縣。泗州。及所屬之盱眙。五河。二縣。並鳳陽。長淮。泗州。三衛。因本年春夏雨澤較多。湖河盛漲。以致沿河地畝被淹。而鳳陽。泗州。盱眙。五河。四州縣。長淮。泗州。二衛較重。現在分別查辦。此等瀕臨湖河之州縣衛。被水情形。雖各不同。并據稱上年豐稔之後。家有蓋藏。民情不致

十分拮据。但二麥既已失收。若消涸稍遲者。不及補種秋禾。民食未免稍歉。著該撫查照被災輕重。酌借口糧籽種。以資接濟。所有新舊錢糧。並著照例緩徵。該撫其董飭所屬實力經理。務令均霑實惠。該部即遵諭行。○又諭廣東提督等員缺。昨已降旨。令章紳等補授。章紳奉到諭旨。即由閩省前赴廣東新任。俞金鰲亦著速赴漳州鎮總兵之任。均不必赴行在請訓。章紳未到任之前。所有廣東提督印務。著李侍堯暫行護理。俞金鰲未到任之前。所有漳州鎮印務。並著鍾音委員暫行署理。○又諭據豐昇額等奏。校磨頭人格斗結。屢次督催土兵前進。右膀得有鎗傷等語。頭人如此出力。甚屬可嘉。著照例咨部議賞。並著賞戴藍翎。以示鼓勵。又據奏。綽斯甲布土司之子土舍綽爾甲木燦。督率土兵。甚為出力。著賞給土都司銜。並賞戴花翎。令其倍加奮勉。○定邊右副將軍尚書阿桂領隊大

臣副都統銜明亮奏。當噶爾拉山梁正西地名深嘉布。係布拉克底地方。與金川接壤。擬派兵由此路繞出。向僧達一帶攻打。使賊腹背受敵。請將新調之黔兵二千。撥給當噶爾拉一路。諭軍機大臣等。僧達一路。朕於春間檢閱全圖時。覺其地勢稍平。且距噶拉依相近。曾經指詢。自應乘此機會。妥協籌辦。至所調黔兵二千。已全赴溫福軍營備用。今阿桂現辦繞路進攻。即照所請。准其調取應用。阿桂於黔兵到後。即應奮力勦擊。乘勝深入。設或仍係相持。多延時日。則阿桂又當分撥一半。令速赴溫福軍營。以供分勦之用。總之所調黔兵。惟期用之得當。於事有益。朕日望各路將軍迅奏膚功。並無歧視。將軍等亦當深體朕意。不得稍分畛域。○又諭曰。阿桂奏。雜谷地方。毗連黨壩。總兵五福。在彼駐劄。已諭該頭人等。以五鎮如有派調土兵之處。即可聽其調撥。所見亦是。土司等果屬恭順。派令

攻奪碉卡。自皆聽從出力。但既係官派。即不便不兼派內地兵丁。未免又分兵勢。因思番性貪得而勇於私鬪。若餌以攻而有利。當無不踴躍爭先。將軍等可妥協籌辦。○補行江西省乾隆三十七年大計。不謹官一員。罷軟官一員。年老官七員。有疾官三員。才力不及官二員。浮躁官一員。分別處分如例。○予運糧遭風淹沒江西永建守禦所千總孫成信。卹賞如例。○丁酉。諭曰。大學士劉綸。工部侍郎三和。著加恩各賞給人蔭一劄。○又諭前

因牛天昇陞任貴州提督。所遺川北鎮總兵員缺。傳諭溫福等。在軍營內揀選出力副將一員奏補。今據奏到。查有貴州定廣協副將成德。每遇打仗。勇往向前。屢著勞績。請以陞補四川川北鎮總兵。所遺副將員缺。查有貴州丹江營叅將握星泰。在瑪爾迪克。功噶爾拉等處帶兵。均能奮勉出力。請以陞補副將。其叅將員缺。又查有建武營遊擊沈寬。熟悉

番情。打仗亦能奮勇。且係過缺。即用之員。應請即行補用等語。均著照所請。成德。即陞補四川川北鎮總兵。握星泰。即陞補貴州定廣協副將。其貴州丹江營叅將員缺。即著沈寬補授。以示鼓勵。○又諭。櫻桃溝等處水道。甫經前歲挑濬宣洩。何以即致衝溢。自係前此辦理不善。著英廉和爾精額。會同查明議奏。○諭軍機大臣等。刑部等覈擬張文科等。謀相張文甲。丟河淹斃一本。細閱案情。張文科。

張文聯。致死張文甲。雖同係聽從母命。但張文聯。當伊母逼令捆縛張文甲兩腿時。曾經代為求饒。尚有不忍死其兄之心。第因服制所關。擬以凌遲。未免情輕法重。已於本內改為斬候。俟秋審進冊時。再行酌奪。至張文科。一聞伊母致死其弟之言。即騎壓張文甲身上。用繩反縛其手。旋同張文聯。擡赴河邊。將張文甲推落河中溺斃。其女么妹。見而哭罵。頓起殺機。致死滅口。是張文科連斃二命。其

心實為殘忍。祇以分屬尊長。問擬絞候。實覺太輕。著傳諭刑部堂官。將張文科入於本年秋審情實。法司按律覈擬。自不便意為重輕。朕惟酌理準情。務求平允。將此諭令刑部堂官知之。○又諭。今日邁拉遜。瑚世泰。俱來至熱河謝恩。邁拉遜。由侍郎陞授都統。親赴行在陳謝。與前此謝墉。李友棠。全魁等之趨赴謝恩者。均屬理所宜然。至瑚世泰。轉補滿洲都統。祇須具摺謝恩。况程景伊。既因帶領引見至此。邁拉遜。又復前來。部中辦事需人。瑚世泰。更不應為此僕僕。此時距朕進哨之期尚遠。轉陞人員正多。恐其相率效尤。殊屬無謂。著傳諭留京辦事王大臣。凡大臣等之陞任者。准令前來。其調轉及兼署之員。祇須繕摺奏謝。不必親赴熱河。○又諭曰。周元理奏。五月二十二日以來。永定河水勢雖有增長。大溜直走中泓。迅趨下口。兩岸隄工穩固。一摺。覽奏稍慰廑念。至所稱各處河水。旋長旋

消。初一日辰刻。金門開過水六寸。已時即已斷流等語。金門開宣洩永定河。盛漲其情形與南河之毛城鋪相似。永定河挾沙而行。與黃河水性亦同。向來毛城鋪於過水後。即將口門及河流去路。隨時疏濬。以免淤停。實為利導良法。金門開。自當仿而行之。著傳諭周元理。督飭河員。於金門開過水之處。即為挑濬。務使積淤盡滌。水道暢行。以資疏洩。嗣後金門開每遇過水。永遠照此辦理。仍將永定河水勢長落情形。隨時奏聞。尋奏。臣遵奉親往履勘。口門停沙。不過二三十寸。隨督汎員。集夫挑挖。河流去路。亦一體淘濬。嗣後一經過水。即照此辦理。數日內水勢益落。工程俱極平穩。即秋汎亦可保安瀾。以後將長落情形。隨時奏報。得旨嘉獎。○又諭曰。溫福等趕築礮臺。俯擊礮根。及溝中之賊。籌辦甚是。阿桂豐昇額。兩處量其地勢。有可仿此辦理者。亦當依法為之。又據奏。脫出小金川番人阿忠

等供稱賊酋令喇嘛每日念經咒詛官兵。此所謂邪不勝正。惟當各持定見。不以么膺外道為意。其術自無所施。官兵等若已聞之。將軍等當以此明白切示。若無所聞。嗣後遇有此等供詞。但密存之。勿令營中傳說。致惑衆聽。○又諭。昨據阿桂奏。當噶爾拉軍營。有可分路進攻之機。請將現調黔兵二千名。前赴當噶爾拉軍營應用。一面行知劉秉恬。轉飭黔省帶兵將領馳赴等語。業已諭令將黔兵全數。即行調赴阿桂軍營矣。今思溫福一路。地勢寬濶。亦尚需添助兵力。前據圖思德奏。黔省備調之兵。原係三千。尚餘一千名。未調此項兵丁。前既豫備挑撥。一切應付事宜。自俱料理妥備。著傳諭圖思德等。即將原備調撥之一千兵。派委帶兵將備。迅速起程。令其遙往溫福軍營備用。毋得稍有延緩。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知之。○又諭。劉秉恬奏。溫福一路。所占地勢廣濶。亦有急需兵力之

勢。請將黔省豫備兵一千名。一併調取。所奏甚是。已飛諭圖思德。令將此項官兵。迅飭起程。馳赴軍營應用矣。軍營消息。賊番每易探知。今聞我軍需銀兩。續撥寬餘。各路官兵。源源繼進。更足令逆酋喪膽。番衆離心。但古人用兵。大率號稱十萬。以張軍聲。如添調一千。不妨號作五千。將軍等當善為籌計行之。○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春寧特成額。著帶荷包奶餅。往溫福。阿桂軍營分賞。並查看打仗情形。即回具奏。○戶部議奏。捐職各員。或由貢監生報捐。或由小銜加捐大銜。既有後給之照。可憑其從前各照。實屬重複。恐滋私授。頂替諸弊。嗣後貢監生捐納職銜。令將原領部監各照呈繳。按現在年貌。填給執照。仍填明原捐貢監年月事例備查。如應試者。即將新捐職照呈驗。其由小銜加大銜者。照此辦理。從之。○己亥。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諭據陳輝祖奏。審擬陞任監利縣周世緒於高王氏被盜諱匿。署縣鮑祖望知府九格聽囑弊混一摺。其案內假印騙錢之曹金安等。分別問擬之處。俱屬罪所應得。已批交該部覈擬矣。至該府九格當周世緒餽遺請託時。果能據實具詳揭叅。方為持正出色之員。乃受賄徇情。將曹金安假印一事。任聽幕友營私弊混。並不提究。覈其情罪。實與周世緒無異。今該督將

周世緒擬發新疆効力贖罪。而於九格僅依故減重作輕論擬徒。係旗員解部發落等語。是同一情罪。九格特以旗員得邀末減。即解部加責。亦不過具文完結。伊轉得家居安享。豈足稱情法之平。朕於滿漢諸臣功罪。從不稍從歧視。間有因滿洲人員獲罪。加重辦理者。斷不肯以同案同罪之事。寬於滿員。而嚴於漢員。內外臣工。皆所深悉。九格自應與周世緒一體發遣。方為平允。至府幕王良伯。欺

朦舞弊。實為罪魁。問發烏魯木齊。足示懲儆。其案內尚有縣幕周性存。往見王良伯商辦情節。劣幕交通。自有應得之罪。該督將周性存請免置議。殊屬未協。並著該部另行改議具奏。○又諭據陳輝祖奏。署宜都縣知縣萬象新。於縣民董信明被盜歐刦一案。保鄰捕役。將乞丐吳太等私拷誣認。該縣並不虛衷驗訊。濫刑逼招。迨經鄰封另案獲犯起贓。該縣又捏稱吳太等前係自行供認。諱飾刑逼情事。請旨將萬象新革職。審擬等語。萬象新著革職。交該署督與案內有名犯証。一併嚴審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舒常所奏。分勦達爾圖及日旁賊。雖俱勦殺賊番。惜為數尚少。不足解恨。達爾圖日旁兩處。既係賊番要隘。亦只能攻打以牽賊勢。如欲另為覓間襲攻。非但難得機會。且恐兵力愈分。於事轉屬無益。各路賊番。現雖守拒甚堅。究屬叢爾之區。力量有限。今官兵屢有增添。



番賊自皆喪膽。即或畧需時日。亦斷無不能掃蕩之理。溫福等。各宜勉力為之。○以光祿寺卿寶光。竊為宗人府府丞。○庚子。諭。現在哈喇沙爾。有和碩特游牧事務。且秋間。又令渥巴錫游牧。遷移珠勒都斯地方。一切事件。均係哈喇沙爾大臣經理。較之庫車事繁。實麟已老。達色年壯。且係副都統。將伊調往哈喇沙爾。辦理事務。殊為有益。達色。實麟。著對調駐劄。○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奏稱。阿克

蘇之阿奇木伯克公色提巴勒氏。本年值進

京班次。惟現辦遷移渥巴錫移居珠勒都斯

事務。非伊不能。請俟下班。再令來京等語。著照所請。阿克蘇之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勒氏。今年不必來京。令其辦理渥巴錫游牧事務。著寄知安泰。綿克托。令其曉諭色提巴勒氏。妥為辦理。運送糧穀事務。於下班再行來京。將此寄與舒赫德知之。○辛丑。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請再調貴州雲南湖廣兵五千。為

乘間搆虛之計。既為此奏。朕不肯令作無米之炊。所有黔兵一千。昨已有旨續調。令赴溫福軍營。其雲南湖廣各兵二千。現亦飛諭各該督撫。迅為派撥豫備。聽候軍營檄調。然亦未便專供阿桂之用。自當酌量兩處軍營情形。撥往。於事方有實濟。劉東佑所駐之簇拉角克。與溫福阿桂軍營。相距俱不甚遠。著即先赴溫福軍營。面商需兵若干。再赴阿桂軍營。面商需兵若干。一面具奏。一面飛咨雲南。

湖廣督撫。速令起程。赴該處軍營。毋得刻緩。

○又諭。曰。伊勒圖奏稱。現在索羅木。又復控

告巴勒黨等。欲行逃往俄羅斯。俟阿思哈將巴勒黨等解到時。詳明審訊等語。阿思哈速將應行審訊之人。全行解送。令伊勒圖審辦。即可辦其真偽。從前努魯布等。曾首告巴勒黨等。商同欲行逃往俄羅斯。今索羅木。係巴勒黨所擒之人。俄羅斯地方。及此處。並無伊子弟親戚。伊又告巴勒黨等。現商議欲逃。尚

屬事之所有。然巴勒黨現隨渥巴錫居住。不過係一宰桑。伊如逃往俄羅斯。則俄羅斯必另行優待。從前雖經將努魯布沙爾瑪克分別擬以發遣。尚未至該處。逮提集努魯布沙爾瑪克。交軍機大臣審訊。惟是渥巴錫所屬人衆。屢經審訊。渥巴錫不免疑懼。伊勒圖於辦理此事時。即曉諭渥巴錫云。前次努魯布控告巴勒黨等。今索羅木復又出首。故節次辦理。原是為汝。巴勒黨係汝辦事之大宰桑。伊倡率欲行逃往。如不審辦。將來汝所屬人衆。俱行脫逃。汝屬下無差遣辦事之人。即有亦難約束。是以如是辦理。原欲汝屬人各知法紀。不復滋生事端。庶汝得久享天朝恩養。如此曉諭。則伊等疑慮皆可解釋。將此併寄與舒赫德知之。○又諭曰。舒赫德奏稱。前因努魯布誣告巴勒黨等。逃往俄羅斯。將努魯布解往陝甘。俟刑部擬定發往何省烟瘴地方。再行發遣。將沙爾瑪克并其戶口解送理

實錄卷九三七

五

藩院。交察哈爾安插等語。諒此時努魯布沙爾瑪克已送到陝界。著傳諭勒爾謹。俟努魯布沙爾瑪克前至陝省。即派員將二人看守。解送熱河。沿途斷不可疎縱。以致免脫。其沙爾瑪克戶口。著暫留陝省。俟定案後。另為辦理。○壬寅。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癸卯。豁除甘肅靖遠縣荒地三十八頃八十二畝。有奇額賦。○旌表守

實錄卷九三七

五

正捐軀之江蘇蕭縣民羅二妻王氏。河南鄭州民郭生金妻趙氏。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三十六

實錄卷九百三十六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三十七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等謹將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等謹將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等謹將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等謹將尋常

敕修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六月甲辰諭曰本朝朱

實錄卷九百三十七

三

彞尊日下舊聞一書博採史乘旁及稗官雜說薈萃而成視帝京景物畧燕都游覽志諸編較為該備數典者多資之第其書詳於考古而畧於覈實每有所稽率難徵據非所以示傳信也朕久欲詳加考證別為定本方今彙輯四庫全書典籍大備訂譌衷是之作正當其時京畿為順天府所隸而九門內外並輅於步軍統領衙門按籍訪諮無難得實著福隆安英廉蔣賜榮劉純煒選派所屬人員

將朱彞尊原書所載各條。逐一確覈。凡方隅不符。記載失實。及承襲訛舛。遺漏未登者。悉行分類臚載。編為日下舊聞考。並著于敏中總其成。每輯一門。以次進呈。候朕親加鑒定。使天下萬世。知皇都閎麗。信而有徵。用以廣見聞。而供研鍊。書成後。並即錄入四庫全書。以垂永久。其如何釐定章程。發凡起例之處。著于敏中等。悉心酌議以聞。○又諭。據三寶奏。審訊孝豐縣監犯陳永加。越獄脫逃一案。

究出禁卒王永。許武等。得受銀衣口食。糾約同逃。各情節。請將已經叅革之孝豐縣知縣黃中理。拏問。湖州府知府樊濬生。革職。并自請與失察疎防之司道。一併嚴加議處等語。黃中理前已降旨革職。即著拏問。交該撫。與典史高文炳。及應訊各犯。併案嚴審。樊濬生。著革職。孔毓文。郝碩。三寶。均著交部嚴加議處。所有未獲各犯。即飭令上緊緝拏。毋使一人漏網。至王永。許武。身充禁卒。乃敢與擬斬

重犯。得賄交好。糾合同逃。情罪實為可惡。緝獲之日。應照陳永加之罪。問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昨閱三寶題報。拏獲匪棍駱正修。審明偽造諭旨。希圖誑騙情由。定擬斬候。趕入本年秋審情實一本。已批發三法司速議矣。今閱該撫奏到各摺內。復有奏及駱正修一案之事。與昨所奏題本。大畧相同。外省遇有緊要案件。其查拏情節。及改擬緣由。俱應專摺奏聞。而問擬定案。則照例題達。多係先奏後題。且奏摺隨到隨遞。而題本必由內閣繕清再進。則趕辦亦須五六日。不應奏摺轉落題本之後。今三寶辦理此案。本章於昨日進呈。奏摺於今日始到。竟係於拜具題本數日後。方行具摺。緩急倒置。殊屬不合。三寶簡任封疆。已經數年。不應不曉事若此。著傳旨申飭。再閱該督此摺。於五月二十六日拜發。浙省至熱河行在。亦不應遲至二十日方到。其齎摺之弁。亦屬遲緩。並著三寶自行飭責。

將此一併傳諭知之。○又諭。據溫福奏稱。昔嶺達扎克角二處。攻碉殺賊情形。大臣官員兵丁。俱各不避鎗石。奮勇攻戰。殺賊甚多。雖未得獲碉卡。仍著記檔。俟再攻獲賊人地時。一併議敘。此次打仗。得傷陣亡者。著溫福查明。造冊咨部。照例議卹。○又諭。曰。溫福阿桂等。奏據糧員稟報。賊番滋擾。並接劉秉恬扎稱。現將登春所有之兵。前往接應等語。賊番既有搶占之事。不可不即奪回。今劉秉恬業已親往該處。溫福阿桂。又均撥兵派令大員帶往協剿。其事諒無難辦。海蘭察一到。自能上緊攻奪。倘海蘭察攻打畧稽時日。溫福不妨留兵昔嶺等處。牽綴賊勢。暫緩該處進攻。即親身馳赴底木達。奪回碉寨。剿淨賊番。溫福等當就現在情形。妥酌辦理。再原調之黔兵二千。現經劉秉恬調取。自應即令馳往。此兵一到。交與海蘭察帶領攻剿。事竣之後。即歸溫福一路應用。又昨續調之黔兵一千。亦

令赴溫福軍營。是溫福一路。計已添兵三千。足壯聲勢。其阿桂奏調之雲南兵二千。徑赴豐昇額軍營。湖廣兵二千。徑赴阿桂軍營。兩路俱添有新兵。自更易於集事。所有沿途應付事宜。著富勒渾即速妥協經理。以利進行。至董天弼屢經獲罪。經朕棄瑕錄用。今伊擅離專駐巡防之地。回至美諾。冀耽安逸。其情實為可惡。董天弼即著革職。拏問。派委妥員解京治罪。○以太僕寺卿劉純煒為順天府府尹。○以病休廣西思恩府屬安定司土巡檢潘正子允福襲職。○乙巳。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諭曰。董天弼現在革職。拏問。四川提督員缺。著馬全調補。其甘肅提督員缺。著法靈阿補授。所有肅州總兵員缺。交與溫福等選擇軍營出力之員。奏請陞補。○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奏於德慶州途次。接閱安南國王公文。有內地民

人竟雲等在該國地方恐嚇需索稱係雲南臬司衙門差拏逸犯偷越生事將該犯等接收解滇等語現在擬駐懷遠地方即行就近審明按擬具奏一摺所辦甚是竟雲等俱係內地民人輒敢假冒滇省差牌偷越外夷嚇詐滋事殊屬不法自應迅速嚴審辦理該督既暫駐懷遠即就近審結以省其解赴雲南實為妥便彰寶病已痊愈前已有旨令李侍堯不必赴滇該督俟此案審辦完竣即可仍

平定縣九十二

天

回粵省辦事將此由四百里傳諭知之安南國原文仍發還備案○定邊右副將軍尚書阿桂領隊大臣副都統銜明亮等奏據查禮稟稱喇嘛寺糧臺被賊圍臨底木達布朗郭宗傳聞亦被賊占總督劉秉恬於木波地方遇賊對敵不能取勝等語隨飭伍岱帶兵星赴美諾明郭宗等處相機夾擊並迅速開通溫福劉秉恬兩處軍臺文報諭軍機大臣等底木達布朗郭宗兩處果為賊番侵占海蘭

察一到自必奪回並即通道安臺其事為現在第一要務若尚未辦妥阿桂即親自領兵馳往底木達將此路迅速籌備萬全再辦進攻至底木達失事皆董天弼辦理不善所致但劉秉恬在彼不早查參亦未免失之大意溫福等尚後益當加意經理於軍務方為有益其喇嘛寺糧員被賊傷害俟此事辦完後再行咨部查明議卹○又諭曰阿桂處派伍岱領兵前往伍岱如奮勉出力著海蘭察奏聞將伊授頭等侍衛以示鼓勵○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南陽縣民馮發財妹馮氏山東萊陽縣民呂羣兒妻邵氏○丙午諭昨據阿桂奏接准劉秉恬初二日來札稱據布朗郭宗糧員稟報昨夜三更時有賊人襲占底木達等處董提督現往官寨未知下落當經撥兵飛赴策應同日又據溫福奏接據稟報隨派撥官兵令海蘭察等就近前往保護糧臺上緊籌辦等因本日又據海蘭察劉秉恬各

奏到已將簇拉角克賊人擊退。現在帶兵赴喇嘛寺底木達一帶。勦賊收復等語。金川賊人敢於乘夜前來搶占底木達。布朗郭宗實為可惡可恨。但此等不過零星賊匪。見董天弼毫無準備。遂爾乘勢滋擾。本不成事體。現今溫福阿桂兩處各派兵飛赴勦擊。且新調黔兵亦陸續前往。自無難剋日勦滅無遺。至董天弼係特派在布朗郭宗一帶防守大員。乃昨據溫福奏先聞伊退往美諾。經溫福嚴飭檄催。始於五月二十四日從美諾起程回駐。不閱數日。該處旋即有事。今復據劉秉恬奏查詢該處被賊緣由。竟因董天弼並不在官寨駐守嚴防。却自往一小營。以致賊人窺覘空虛。乘便肆其搶占。是董天弼之怯懦玩誤。實為罪不容誅。昨已降旨將伊革職拏問。據報現在不知下落。即或事急自戕。或竟為賊所害。亦屬死有餘辜。其子並應查拏交部治罪。所有原籍及任所貲產。從前曾加恩賞

還者。仍著嚴行查抄。以示懲儆。至此次賊人侵擾。原屬猝不及防。其疎忽尚不足為劉秉恬責。惟董天弼本屬罷軟無能之人。前經切諭劉秉恬令其留心查察。倘不實心任事。即行據實參奏治罪。乃董天弼始則擅離防守之地。退居美諾。溫福處尚知其行為。劉秉恬豈漫無見聞。迨經溫福飭責移往底木達。又不在官寨駐守。另立一小營安住。以致被賊乘間襲占。董天弼種種乖方。劉秉恬因何均不早參奏。該督之咎實在於此。劉秉恬著交部嚴加議處。○又諭據舒赫德奏稱土爾扈特郡王巴木巴爾之次子間散頭等台吉達木拜扎勒桑在伊犁地方病故等語。達木拜扎勒桑因領口糧前往伊犁。得病身故。甚屬可憫。著加恩賞銀一百兩。○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接到劉秉恬信。知海蘭察已至簇拉角克地方。勦擊賊匪。並派和隆武等前往接應。所辦俱合機宜。溫福阿桂兩處派往之



兵已有二千。海蘭察復行知溫福添兵一千。而博清額當勒渾所帶之黔兵二千陸續踵至。軍聲益振。賊自披靡。此次所調黔兵原為添助進剿之用。不期於此大得其力。亦與從前阿里衮等送馬之兵適到。即解兆惠黑水之圍相仿。此即破賊之先兆也。至金川賊眾現於各路防拒官兵。馬得復有多人。至此一路滋擾。據所報登春至木波橋一帶。賊已不少。其喇嘛寺等處糧臺。又有賊番圍占。尚有占據底木達布朗郭宗兩處之賊。總計之下千餘。或糧員等一聞賊至。驚惶無措。過涉張皇。草木皆兵。勢所不免。亦不足深責。但賊斷不能糾眾遠來。自係小金川降番勾引賊至。即從而助惡。故覺其多。此等降番敢於反覆。若此事平之後。若不悉行誅戮。何以使諸番畏威知懼。但斬戮太多。恐致眾番驚擾。務須設法密辦。除惡安良。方為妥善。總之金川賊眾狡惡異常。不可不加慎重。昨豐昇額一

路已諭其俟續調滇兵到營方可深入。即溫福阿桂兩處或攻得一二險隘有可進取之機。亦須照顧後路無虞。方不致墮賊番前讓後邀之計。其黨壩一路之兵。令五福帶領豫為堵截。原以防賊首從彼軼出。但獨當一面恐尚不足恃。豐昇額等現在達爾圖日旁攻剿。設賊眾守拒甚嚴。急切不能攻進。或留舒常帶兵在彼牽綴賊勢。豐昇額即分兵前往率同五福防堵黨壩一路。較為得力。是否如此可行。不妨商之阿桂。溫福不必因朕有此旨。強為遷就也。又阿桂另摺奏賊番火藥尚未匱乏之故。實不可解。向據奏各路官軍進剿均拋擲火彈。聞係皮包實以火藥引以藥線。計一火彈所需之藥不下數觔。而所裝必仍係鎗藥。官軍拋擲時不能保藥線之必皆燃發。以火彈之藥供賊番鎗礮之用。殊為失算。因思鎗礮之藥性係直轟爆竹之藥性係橫炸。若裝火彈時即按爆竹藥料配用。自更

有力。即或賊番得之用。以放鎗。必致炸裂。是  
在我則有棄材。而在賊轉受實累。縱火彈拋  
擲不著。亦無藉寇兵之患。其情形是否如此。  
並著將軍等查明妥酌為之。○丁未諭據嘉  
謨奏。浙江處州衛前幫旗丁張政元。於五月  
十七日。在海河口遭風沉溺。船板粒米無存。  
查係內河失事。例應照數賠補。第該丁船已  
漂沒。若一時全行補交。未免竭蹶。請照乾隆  
二十九年江西永新幫漕船之案。本年先買  
本幫餘米三百石交倉。下存米二百五十六  
石五斗。緩俟下年搭運等語。漕船猝遇風狂  
漂失。一時人力難施。情尚可原。著加恩准其  
先行買交米三百石。其餘二百五十六石五  
斗。緩俟下年搭運全完。其失防之押運員弁。  
及地方文武各官。著該總漕查明。交部察議。  
○戊申。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據陳輝祖奏。宜昌府知

府席芑署東湖縣知縣楊朝宗。於截抄宋元  
俊之子宋寧舟次貨物。並不嚴密清釐。以致  
失去同舟之張永烈銀兩。據稟不問。並將船  
戶水手私販錢文。濫行給領不究。任聽胥役  
乘機索詐。迨經飭查。仍復朦朧具覆。請旨革  
職審擬等語。席芑楊朝宗。著革職交與該撫  
提同案內有名人犯一併嚴審定擬具奏。○  
欽差內閣學士博清額。署四川總督湖廣總  
督富勒渾。奏初七日。臣等抵明郭宗。查此一  
帶糧站。已被賊番阻截。又據報阿思通。科多  
新橋各處營卡。俱被搶占。崇德亦有賊番滋  
擾。臣博清額。即帶兵三百。先赴美諾策應。臣  
富勒渾。在明郭宗竭力防範。諭軍機大臣等  
博清額富勒渾奏。賊番竟敢如此肆擾。實為  
可恨。雖有海蘭察等在彼。尚恐未能迅速妥  
辦。前已有旨令溫福阿桂留兵在當噶爾拉  
昔嶺各處。牽綴賊勢。溫福阿桂。即速馳赴底  
木達一帶。上緊克復。若不將此一帶剿辦全

完亦斷不宜輕進。而於美諾溝斷賊歸路。尤為第一要務。海蘭察等必須選派勇幹將領。揀擇精兵五六百名。實力堵禦。至溫福、阿桂既移兵回擊底木達一帶之賊。其昔嶺、當噶爾拉等處賊衆。斷無不知。或因攻擊稍疎。賊即將此兩路守拒之衆。徹向底木達等處。添助勢力。或即於向來進攻之處。乘間出而滋擾。更有關係。至新添黔兵源源而進。已與伍岱會合。即當通知海蘭察。將自明郭宗至登春之賊。先行勦除。使簇拉角克一帶。畧無阻滯。將此一併傳諭知之。○以內閣侍讀學士吳玉綸為光祿寺卿。○己酉。諭曰。豐昇額等奏護軍校扎特海前因打仗獲傷。遣往成都調養。行至保崖地方亡故。著該部照陣亡例議卹。○督理糧餉山西巡撫鄂寶奏據卓克采站員稟稱。六月初一日。賊番從大板昭山口下。來搶卡五處。初二日。竟將大板昭營盤搶占。臣即馳回覺木交。督率防查。諭軍機大

臣等賊番搶奪大板昭卡座營盤。正與底木達等處失事時日相同。是賊番竟敢設心截我後路。搶劫糧臺。尤堪切齒。大板昭一帶。距黨壩較近。今賊既至小金川。則黨壩一路尚非要地。著傳諭五福。即速帶兵馳赴大板昭。並諭卓克采土司。派撥兵練堵禦賊番歸路。勿使仍由此路竄回。並著溫福等選派勇幹將領。帶兵馳往大板昭。堵截賊番去路。勿使外軼。總計賊衆。安得如許之多。必係將三路要隘守拒之賊。潛行撤回。應用現據豐昇額等奏。初五日午間。賊番連放數鎗。疑其或有埋伏。夾壩暗號等語。是必抽減各路賊衆。同往底木達一路。或竟將空寨棄讓。否則看守亦必疎懈。豐昇額等原不妨乘便奪據。為得寸則寸之計。但不宜輕於深入。俟雲南新調之二千兵全到軍營。再籌進取。○戶部議准。四川總督劉秉恬等奏稱。嗣後三雜谷等處土司買茶。以千觔為率。使僅敷自食。不能私

行轉售從之。○庚戌諭軍機大臣等。富勒渾奏言崇德。功噶爾拉一路。當乘賊番未集。帶兵進攻。已飛咨博清額。伍岱。兼程前進。與劉秉恬會合。其未起黔兵。擬留駐明郭宗守禦。所辦甚是。此時開通臺站。使各路聲息相通。最關緊要。而嚴守明郭宗。使賊番無從窺伺。亦為扼要先務。今惟富勒渾一人在彼。尚恐難於兼顧。文綬現在桃關。距明郭宗不遠。即著馳赴。隨同籌辦一切。文綬。伍岱。均著賞授頭等侍衛。至豐昇額奏。令五福帶兵。由大板昭徑進之處。昨聞大板昭失防。已諭令五福帶兵往彼。今思此路亦關緊要。五福恐尚不足恃。莫若留舒常於宜喜日旁等處。牽綴賊勢。豐昇額。即帶兵一二千。馳赴大板昭。令五福為領隊大臣。統率前往。至溫福。阿桂聞賊如此滋擾。自必迅赴該處。勦擊一面。選派將領於美臥溝。斷截賊番歸路。並一面派人堵截大板昭之路。而兩將軍分兵搜勦喇嘛寺。

帛噶爾角克一帶。占據臺站之賊。隨即分勦。底木達布朗郭宗兩處。侵據官寨之賊。果能似此嚴密布置。賊必全數就殲。不能漏網。惟富勒渾摺內稱。據沃克什土司言。明郭宗後山寨落各番。均帶器械。聽候賊番調遣等語。此或係土司氣餒心疑。草木皆兵之說。富勒渾總以靜鎮為主。斷不可畧涉驚惶。但番性反覆不常。觀望無定。亦不可不防其漸。將軍等當設法曉諭各土司。令其深悉底裏。不致為賊搖惑。至富勒渾處。亦當照此諭示。並當令沃克什知之。再豐昇額領兵前赴大板昭。其後路糧臺。著鄂寶實力設法接續濟用。毋稍延誤。○又諭。現在賊番截斷將軍後路。恐春寧特成額。仍拘泥從前所降諭旨。各赴將軍營盤。伊等行至桃關。若道路未通。伊等即會同總督富勒渾。或將貴州。雲南。湖廣之兵。帶領速往救援。伊等皆係侍衛。凡勦殺賊番。開通站路。俱屬分內之事。務須加意奮勉。○

又諭曰。伊勒圖奏稱。詳審索羅木控告巴勒黨一案。實係挾仇誣告。因訓示巴勒黨等。令回游牧外。將索羅木嚴加看守。請旨正法等語。伊勒圖辦理。實為妥協。至巴勒黨供稱。身係渥巴錫之大宰桑。非尋常可比。斷不肯背伊汗之恩。轉逃往俄羅斯之語。實堪憫惻。應行加恩賞賚。著伊勒圖將朕憐憫巴勒黨之意。明白曉諭。並加恩賞給巴勒黨大緞二匹。其索羅木挾仇誣告。甚屬可惡。索羅木不必在伊勒圖地方正法。著提至渥巴錫游牧。傳齊游牧人衆。俾其目擊正法。以示炯戒。再前降旨。令將努魯布。沙爾瑪克。解交軍機大臣覆行審訊。今伊勒圖既已審明索羅木所告。事屬虛妄。著毋庸將努魯布。沙爾瑪克解訊。仍照從前所定辦理。著傳諭舒赫德。伊勒圖知之。○辛亥。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翼日如之。○遣

官祭

火神廟。諭現在征勦金川。尚需兵力。著挑派健銳營滿洲兵一千名。火器營滿洲兵一千名。前往進剿。所有派出官兵應得之項。速即照例辦給。色布騰巴勒珠爾。著加恩仍為固倫額駙。授為叅贊大臣。帶兵前往富德。現係三等侍衛。著授為頭等侍衛。領隊行走。此次挑兵。著留京辦事王大臣會同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並該管大臣挑選其領兵之侍衛章京等。即著詢問該管大臣等。視其漢仗好。曾經歷練者。挑取派往。至於兵丁行走。以二百名為一起。其於何日起程之處。著王大臣等。即行酌擬具奏。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富德。於挑兵事竣後。速赴熱河請訓。再行前往。○又諭。現將健銳火器兩營兵二千名。由京派赴四川軍營。計每隊二百人。分為十隊。著色布騰巴勒珠爾。帶領頭隊先行。富德帶領末隊後行。其餘八隊兵丁。派乾清門侍衛

保寧伊達里納木扎珠爾格德同派出之該營章京等分隊帶領行走○又諭現今派出領兵前赴四川軍營之乾清門侍衛保寧伊達里納木扎珠爾格德等每人著賞銀一百兩其應賞銀兩交大學士劉統勳即向內務府大臣等支領賞給其餘應得之項仍照例辦給○叅贊大臣都統海蘭察奏六月初七日夜聞德爾森保等木柵已為賊踞即趕回木果木大營將軍溫福議暫徹昔嶺附近之兵移防後路乃綠旗兵一聞此信即棄營私遁初九日東北木柵被賊奪踞初十日後面木柵亦被搶奪溫福隨率臣乘賊占踞未定帶兵攻擊綠旗兵紛紛散亂忽有賊千餘直犯溫福臣迎上鏖戰而溫福胷左著鎗殉節賊衆即入大營放火臣帶滿兵越過山溝夜半始至功噶爾拉牛天界營內十一日帶功噶爾拉之兵行至崇德亥刻劉秉恬亦從登春奔至十二日行至美諾會博清額伍岱和

隆武籌議一面開通將軍阿桂後路一面從美諾至巴朗拉添兵固守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失事皆為綠旗兵所誤去年春朕已派定健銳等營精兵數千備調因溫福阿桂奏以京兵較綠旗兵費幾數倍朕為其說所游移遂爾中止今事已如此悔亦無及現降旨選派健銳火器營兵各一千黑龍江吉林兵各一千即日分撥起程令色布騰巴勒珠爾以固倫額駙為叅贊大臣統領前往竟須另整規模迅圖進剿此時海蘭察已與劉秉恬富勒渾會合一處惟當示以靜鎮即將美諾至明郭宗一帶辦理周密其餘各緊要處應開通者迅速開通應剿殺者盡力勦殺總須占住小金川沃克什地方整頓兵衆鼓勵士氣以期另辦阿桂聞賊勢猖獗自必統領大兵徹回殺賊只須阿桂與海蘭察等會合大局即定至溫福軍營綠旗兵盡皆潰散實堪髮指若不將倡首及附和者正法多人軍律

安在。但現在軍營尚未寧定。阿桂當留心查察。此時且不必宣露。至於宜喜一路。留舒常帶兵駐守。豐昇額即由該處徑往阿桂軍營會商妥辦。其黨壩一路。仍令五福帶兵千餘。在彼防守堵截。再貴州續調之一千兵。雲南續調之四千兵。又今日續調之陝甘兵二千。到川境後。應赴何處。或在何處暫住聽調。即著阿桂通盤籌畫。檄知帶兵將領遵照而行。至文綬已授為頭等侍衛。應即馳赴明郭宗妥為幫辦。○又諭。今進勦金川之兵。綠旗不甚得力。著富椿、傅玉等。於吉林兵內。派出一千。黑龍江兵內。派出一千。黑龍江應派兵內。派索倫五百。本城五百。速行備辦。即著五百人為一隊。作速起程。至挑選此項兵丁。務擇其最精最勁者。始能得力。所有領兵之章京、營總等。亦須久經戰陣。以資督率。並著派福珠禮領吉林兵。倭昇額領黑龍江兵。伊等帶兵由喜峯口來京。分隊前往軍營應用。○又

諭。現派調京兵二千。即日起程赴川。每起二百名。間二日一起行走。所有將弁官兵等。應得之項。查例給發。又派有吉林兵一千。黑龍江兵一千。亦令即日起行。五百名為一起。到京後。仍按每起二百之數。分撥前進。此項兵丁。向在德勝門外安營駐劄。再行起程前往。所有豫備事宜。著英廉、蔣賜榮照例妥辦。俾得迅速進行。並著傳諭各該督撫等。即飭沿途各屬豫備。俾無稽滯。並於司道大員中。各省特派一人往來督辦。○又諭。此次派赴金川之京城滿洲兵。及吉林、黑龍江、索倫兵丁。俱係世受國家重恩。即或地方有司。豫備車輛人夫。稍有欠缺。亦應將帶往之行李物件。背負而行。抑或輪流攜帶。此係兵丁分內之事。俱無不可。惟期早抵軍營。若向有司索取騷擾。即係不知感激。無心出力。報効之人。非惟不能承受朕恩。亦且自取罪戾。著叅贊領隊大臣及侍衛等。開導曉諭。倘致滋生事端。



除將本人從重治罪外其領隊行走之大臣侍衛官員等一併治罪○又諭曰博清額即留川省軍營授為領隊大臣領兵行走春寧特成額俱無庸回京交阿桂酌令領兵行走○又諭金川賊番竟敢出截將軍後路搶掠驛站如此猖獗深為可恨著交舒赫德於伊犁厄魯特兵內視其漢仗精壯者挑選一千令副都統銜成果帶至甘肅由彼取道前往四川軍營○吏部等部議准直隸總督周元理覆奏漕船自東省入直隸景州安陵汛至天津定例限行十日今查江淮頭幫自入直隸景州境至天津止行四日八時各州縣所填印花俱不符實在日時詢係向來因各州縣署距河干自三四里至二三十里不等重運船又難隨時隨處停泊若俟入境赴署黏貼印花必致遲誤是以運弁先期赴署黏貼印花該州縣查照上站出境印花日時即為下站入境日時一面計本境應行之限豫填

出境日時一面催趲如出境逾限下站通報嚴查若在限內則有速無遲即置不問此次因連日順風迅速各州縣印花俱不相符殊非覈實辦公之道開列職名請交部查議嗣後應飭各州縣於本境兩頭出入處豎立旗桿書明漕船填給印花處字樣夜則懸燈照認派家丁帶書役持印花守候每幫頭船入境尾船出境各在印花內確填實在日時州縣率汛員稽查催趲每五日將填過印花報該管衙門查考以歸覈實應如所奏辦理其豫填印花之靜海縣知縣孫泳等八員應各罰俸九個月從之○壬子諭現在派調京兵二千及吉林黑龍江兵二千赴川省軍營應用一切經過地方停頓供億俱動用公帑官為辦理絲毫不累閭閻而輓運負任之勞不能不稍藉民力朕每念百姓等之誠心奉公深可嘉尚屢示優卹新正曾加恩將川省官兵經過各廳州縣本年額徵錢糧俱緩至乾

隆三十九年帶徵其分辦夫糧未經過兵地方。蠲剩應帶之項亦展至三十九年再行帶徵。此次京兵過境用宜再沛渥恩著將川省乾隆三十九年額徵錢糧均再緩至次年帶徵。俾黎庶益臻寬裕。至陝甘過兵各州縣亦經降旨於本年新賦內分別緩徵著再加恩將已緩五分者全予緩徵四分者加緩八分三分者加緩六分仍按照分數多寡一體酌分年限帶徵其直隸河南二省京兵經過地方並著加恩將本年應徵錢糧酌緩十分之五令得一體均霑再通年辦理軍務以來小民趨事急公共知踴躍無悞足見人具天良倍宜愛惜第恐不肖有司及奸胥蠹役藉辦差為由妄以無名之項加派侵肥凌以官勢使萬姓奉上之忱轉受墨吏滋擾之累不可不實力查辦以安善良著各該督撫留心嚴行查察設有藉端累民之弊立即據實嚴叅審明時無論官吏即於該處正法示衆毋得

稍為姑息倘督撫等懼干失察處分意存徇庇迴護經朕另有訪聞或別經發覺查訊確實惟該督撫是問著將此即行通諭知之○又諭曰色布騰巴勒珠爾已復固倫額駙係貝子品級著仍戴寶石頂三眼孔雀翎○諭軍機大臣等現在選派健銳火器營兵二千吉林黑龍江兵二千伊犁厄魯特兵一千前往軍營約計可供冬間進剿之用阿桂等此時自可畧為整頓另定規模並不妨於營中豫行傳布添派八旗勁旅數萬剋日來營之信使先聲壯盛以作士氣而寒賊膽看來昔嶺當噶爾拉兩路難於再進即宜喜一路亦未必有益或就美卧溝大板昭黨壩等處及此外尚有何路擇其不藉仰攻適進得利者酌定奏聞分兵攻勦動出萬全至溫福軍營如已朗之臨陣捐軀予以卹賞其餘若有因捍衛將軍力戰陣亡及跟隨遇害者亦應一體議卹其或置將軍於不顧臨時奔潰為賊

殺害者。此等豈可復邀卹典。著海蘭察會同劉秉恬詳查辦理。至溫福軍營散出之兵。到明郭宗仍思逃潰。實為可惡。已降諭旨嚴辦。其現隨海蘭察伍岱等勦賊之兵。亦係綠營。尚知奮勉打仗。即應酌賞。以示鼓勵。或賞給一月鹽菜銀兩。或半月餉銀。其土兵土練。並著一體酌賞。至豐昇額舒常。既已移兵分勦。所有經行後路。須留意防範。勿致疎虞。其豐昇額一路糧臺。作何接應。著鄂寶妥協經理。其有應捲撤者。即酌量妥撤。又據錢鑒奏。成都駐防滿營協領六十一等。告知情願將存營兵內。再酌派五百名。馳赴西路協勦。察其情詞肫切。已照例料理。迅赴明郭宗聽用等語。所辦甚好。至所稱川省現在廣招新兵。陸續遣發之語。竟可不必。各省綠旗兵。本不足恃。而川省尤屬無能。即如向來逃兵被獲。訊明川省新募者居多。已可概見。將此一併傳諭知之。○又諭曰。海蘭察奏新潰出之綠營

平定回疆方略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八

平定回疆方略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九

兵丁。交劉秉恬令其回籍等語。所辦甚是。此項兵丁。大約川省居多。蓋川兵近在本地。回家便易。今既將伊沙汰。自不容其漏網。但據云多至數千。係合夫役統計之詞。其中站夫跟役及貿易人等。原不必辦及。所有現交劉秉恬遣令回籍之兵。若為數太多。亦當量為分別。劉秉恬親加詰問。其有一聞遣放。如獲更生者。即為臨陣潰逃無疑。若聞遣放之信。仍欲告求在營効力。情詞誠懇者。尚未盡喪天良。於回營後。交該管大員重加責處。革除名糧。以示懲儆。照此查訊分別。密咨富勒渾於回至成都後。詳晰嚴辦。倘富勒渾回省稍遲。此項兵丁有先過省者。即著錢鑒盡數拘留羈管。候富勒渾回省查辦。再春寧特成額至成都。即著暫行留省。會同富勒渾辦理此事完畢。再赴軍營。富勒渾於辦竣後。將正法兵丁各姓名情節。移咨將軍等。於軍營遍行曉諭。庶使稍知儆懼。○又諭曰。海蘭察現在

開通將軍阿桂等後路。辦理接站等事。最為緊要。難以稍離。福興亦同係被圍打仗出來之人。即速馳驛趕赴熱河。如其體有病。沿途或乘車輜。連夜行走亦可。朕欲詢問彼處情形。問畢。仍將伊遣回。將此傳諭知之。○又諭前令德爾森保駐劄木果木北山梁。因此處係將軍等後路。防守賊番潛出截後。甚關緊要。曾經降旨詢諭。而賊番竟爾突出。致將山梁奪占。德爾森保所司何事。先既未能瞭望賊蹤。豫報將軍防範。而於賊番奪占之時。德爾森保如何抵敵。海蘭察摺內雖未提及。諒無不知。領隊等帶兵征剿。規避亦所常有。著阿桂詢問海蘭察。據實奏聞。○又諭現調京兵二千。吉林黑龍江兵各一千。陸續前赴川省軍營。以二百名為一起。間二日行走。昨已諭令沿途各督撫。妥協豫備矣。惟自寶雞入棧以後。不能行車。一切軍裝等項。須酌用夫役損運。恐棧道內。難以多集人夫。本年春間。

解送餉鞘入川。畢沅曾於棧內雇用騾頭。按棧往回接替。甚屬妥便。此項京兵等到棧。如可用騾往回接替。仿照辦理。較之雇備夫役。更覺妥便。著傳諭畢沅。就該處情形。何者最為便易。迅速豫籌妥辦。其川省南棧籌備之處。已另諭富勒渾酌辦。畢沅可與富勒渾彼此酌商。妥速辦理。○又諭昨已有旨派京兵二千名。吉林黑龍江兵二千名。分起前赴四川軍營。沿途特派大員經營。其四川省已派出錢鑒。但需用夫役較多。恐錢鑒一人照料不及。富勒渾著回至成都。籌辦送兵之事。其在陝西自寶雞入棧以後。恐人夫供用稍繁。現諭畢沅。或可仿照今春運餉時。酌用騾頭往來接替。以期便易。至入川後。富勒渾即當豫為籌畫。官兵行李等項。需夫任負。為數不少。一時雇覓。恐難徧給。且川省百姓。連年運米等事。出力甚多。亦不可不加體卹。現已曉諭京兵等。以伊等皆滿洲世僕。受恩深重。途

中應付夫馬。如有不能周到之處。自無不可通融。即或稍需自用己力。亦不為過。惟期迅速成功。更見伊等感恩効用。如此宣諭。想京兵等必能恪遵朕旨。沿途不敢苛求。富勒渾惟當深體朕意。善為經理。使軍行利捷。民無煩擾。方為妥協。○癸丑。諭前據將軍大學士溫福奏。接劉秉恬札。知六月初一日夜三更時。有賊人從美卧溝襲侵底木達等處。董提督不知下落。當經溫福撥兵一千名。令海蘭察飛赴應援。嗣據海蘭察奏報。初十日卯刻。賊從木果木山後猝至。溫福軍營綠旗兵紛潰散。溫福隨帶滿洲兵百餘人迎擊。殺賊數人。身受鎗傷。陣亡等語。實為駭異。上年攻克小金川時。逆首僧格桑竄往金川。將軍等統兵進剿。因念軍營後路最關緊要。特派董天弼於底木達。布朗郭宗等處駐守。並巡防美卧溝一路要隘。其溫福所攻昔嶺之木果木後山梁。派有侍衛德爾森保帶兵駐守。乃

先據溫福奏。董天弼竟退住美諾。經溫福嚴札飭催。始回駐底木達。仍另立一小營居住。不閱數日。致賊覘其疎懈。得肆侵擾。而德爾森保自移駐木果木山梁後。其作何巡防之處。並未有隻字奏及。可見其全無設備。致賊衆闖入溫福軍營。是溫福之失事。實由董天弼。德爾森保二人所誤。董天弼死有餘辜。德爾森保亦罪無可逭。現在查明另辦。至溫福軍營綠旗兵一見賊至。盡皆奔潰。實堪髮指。現已有旨。令劉秉恬。富勒渾等逐一嚴查倡首及附和之衆。盡法誅戮。以肅軍紀。而示懲儆。總之。此次潰變。皆由未用滿洲兵。致軍營無可倚仗。遂爾債事。去年朕原已派健銳等營精兵數千備用。因溫福阿桂奏。京兵較綠旗兵費幾數倍。朕亦為其說所游移。因而中止。亦事機合有此小挫。以致於此。悔已無及。現在選派健銳火器營兵二千。吉林黑龍江兵二千。伊犁厄魯特兵一千。簡勵將士。用壯

軍聲。今據阿桂奏現在派兵防守。殺賊多人。並設法將叛逆降番。羈其頭人。殲其醜類。勦清後路軍營。軍心鎮定。一切儲備充餘。鉛藥數用等因。一摺。所辦深合機宜。實為嘉慰。著即命阿桂為定邊將軍。另整規模。俟京兵到齊後。另籌進剿。務須掃蕩賊巢。擒殲兩逆。以雪憤恨。而申威令。至溫福自統兵進剿以來。身先士卒。奮勇殺賊。忠蓋可嘉。方盼其勦洗金川。擒俘逆豎。以膺懋賞。不料功屈垂成。倉猝遇變。臨陣捐軀。深堪悼惜。溫福著賞給一等伯爵。世襲罔替。入祀昭忠祠。並賞銀二千兩治喪。其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伊子永保。隨侍軍營。見其父受傷。能奮不顧身。射賊救護。搶奪父屍。以至得有石傷。甚可嘉憫。即著承襲伊父伯爵。所有臨時捍衛將軍力戰陣亡之將弁兵丁及跟隨將軍遇害之官員。已有旨令阿桂等查明分別議卹。再僧格桑。以服屬土司。敢於抗拒王師。已屬罪大

惡極。乃於噉走稽誅之後。復敢潛回故地。煽惑降番。滋肆侵擾。尤為罪惡貫盈。其父澤旺本係大逆。例應緣坐正法之犯。今春械送京師。以其衰老待斃。且因僧格桑負罪潛逃。是以不即正法。今僧格桑如此肆逆。其父斷不應稍稽顯戮。著交刑部。即將澤旺凌遲處死。懸首藁街。以彰國憲。將此通諭知之。又諭曰。浙江按察使郝碩著馳驛前往四川幫辦一應軍需事務。其按察使印務。即著徐恕暫行署理。○又諭曰。王進泰著即馳驛前往四川。管理提督事務。○太子太保大學士劉綸遺疏。聞諭曰。大學士劉綸品行端醇。學問博雅。久直禁廷。簡畀閣務。勤勞夙著。倚任方殷。今春偶患腮頰浮腫。即派御醫診視。並令加意調攝。入夏以來。慮其未能輕減。屢差侍衛存問。嗣聞其體氣虧弱。特賜人參。俾資培益。用冀速痊。昨以重受暑風。復加沉劇。倍增塵念。茲聞溘逝。深為悼惜。著加贈太子太傅。入

祀賢良祠。其任內革職降級之案。均予開復。並賞銀一千兩。辦理喪務。并派皇十二子帶領侍衛十員。往奠茶酒。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以福建閩安協副將顏鳴臬。為金門鎮總兵。○甲寅諭。小金川逆首僧格桑。侵占底木達等處。並擾及木果木軍營之事。昨已有旨通諭矣。至溫福軍營失事。其罪不在劉秉恬。而小金川一帶後路。不能妥密豫防。及不查叅董天弼之處。劉秉恬實不能辭咎。本年春間。因將軍等分路進攻金川。所有美卧溝等處。通連賊境要隘。隨諭令劉秉恬悉心籌畫。酌量派兵防守。並令劉秉恬在美諾彈壓。又令其移駐簇拉角克。往來巡防。若果兵少不敷防守。即當早奏調兵。今賊人仍從美卧溝潛出侵擾。則劉秉恬所設法嚴防者何事。又前令董天弼於底木達布朗郭宗駐守。並巡防美卧溝一帶。又以董天弼懦弱無能。復交劉秉恬隨時查察。倘不實心

出力。即據實嚴叅治罪。乃前據溫福奏。董天弼退往美諾。冀耽安逸。經溫福嚴飭。札催始回底木達。其另立一小營。並不在官寨駐守。不閱數日。旋致失事。則係劉秉恬於事後始奏明者。溫福身在軍營。攻勦尚知董天弼措置乖方之處。即行飭責。劉秉恬近在簇拉角克。豈轉毫無聞見。何不早為叅奏。則該督之駐彼經理。又屬何事。此次賊匪滋擾。皆由董天弼玩誤所致。實屬死有餘辜。而劉秉恬之罪。亦與董天弼相去無幾。前因劉秉恬在軍營督辦糧運諸務。頗能奮勉出力。不辭勞瘁。是以加恩授為總督。並賞戴孔雀翎。晉階太子少保。今以防守後路緊要大事。貽誤若此。實不能復為寬解。若不加以懲儆。轉似朕有意曲庇。何以服衆人之心。即劉秉恬自問。亦何顏復戴花翎。忝任總督乎。此事若在他入。即當重治其罪。第念劉秉恬係初經任用之漢人。且平日辦理他事。尚屬認真。姑從寬典。



劉秉恬毋庸俟該部嚴加議處即將伊總督及所加官銜概行革退。拔去孔雀翎以示炯戒。仍加恩賞給按察使銜。在軍營隨同辦事。俾勵後效。所有四川總督員缺。即著富勒渾調補。在美諾等處辦事。照劉秉恬例用欽差大臣關防。文綬去年獲咎之由。係沾染外省袒護惡習。尚無大罪。在當時不得不加以創懲。念其向來頗能辦事。尚可棄瑕錄用。文綬著加恩補授湖廣總督。仍照富勒渾之例。署理四川總督印務。在省辦理地方事務。如有關係軍需之事。仍著往來查辦。其湖廣總督印務。仍著陳輝祖暫行署理。至此次富勒渾本因查辦糧運出口。繼以山水漲發。留駐督辦橋道。一聞賊人侵占底木達之信。即帶領頭二起已到黔兵。馳赴蒙固橋策應防守。料理俱能妥協。博清額係派往審事之人。亦即同富勒渾帶兵馳守蒙固橋。彼時賊勢鴟張。若非富勒渾博清額二人統兵在彼防範。更

不知成何事體。而博清額旋即前往美諾與海蘭察督兵聲援。連日海蘭察奏到諸摺。具有條理。必係博清額為軍機章京。辦事年久熟習機宜。故能周到。若此。富勒渾博清額均屬可嘉。俱著交部議敘。博清額並著賞戴孔雀翎。朕於諸臣功罪。辦理一秉大公。至軍旅重務。賞罰尤不肯絲毫假借。輕重權衡。悉視其人之自取。將此傳諭。劉秉恬使知感愧。並通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申保等奏鳳陽興武各幫米色潮濕。攪和均係江蘇所屬。此乃糧道朱奎揚專責。恐該員年力漸衰。未能實心整頓。諭令該督撫查明。如朱奎揚辦理不善。即據實叅奏。今據高晉等覆奏江蘇上年收兌漕糧。實皆一律純淨。官吏並無濫收攪雜情弊。而另摺又奏朱奎揚精力日衰。不敢因尚無劣蹟。致滋貽誤。請勒令休致。所辦非是。江蘇所兌漕米。既查明並無情弊。即與朱奎揚無涉。該員年齒雖衰。其精

神尚不至於頽憊熟手亦頗難得何必無故遽令勒休況據稱鳳陽等幫漕米潮難正在查辦如果朱奎揚辦理不善何妨俟查明再行參奏而亟亟為此勒休之請耶察吏之道固不當徇庇姑容亦不宜依違無據薩載初任巡撫未久辦事或涉游移高晉久歷封疆素稱諳練不應輕率若此高晉薩載均著傳旨申飭○又諭據海蘭察等奏稱美諾南山一帶現已派兵前往分別勦撫道路易通等

語是南山一帶之路此時自己開通惟北山科多新橋等處賊衆甚多且係阿桂後路最關緊要阿桂須即將此一帶賊番盡行勦滅並即速赴底木達布朗郭宗兩處上緊克復乘賊番占據未久攻之尚易逼令賊首勢迫仍竄回金川可先清小金川地界將美卧溝大板昭等要隘選派將領分撥重兵防守並將沃克什至卧龍關一帶後路防範周密官兵即可於小金川地方暫行屯住為另籌進

勦之計又富勒渾已實授四川總督自應回至美諾明郭宗等處總辦一切其巴朗拉一帶或令博清額或令劉秉恬前往妥協經理又諭現因四川火藥不敷故於鄰省辦解今京城所存火藥甚多既派滿洲兵前往著令豫備十觔一包交兵丁等帶往以省運費領隊之大臣侍衛留心查管毋使沿途或有潮濕遺失又錢鑒奏稱現在西路軍營每日約用火藥萬觔等語殺賊雖以火藥為要何得用至如許之多著諭將軍大臣等曉諭兵丁凡用火藥鉛彈務期破卡殺賊切不可於無關緊要地方輕施鎗礮以致虛費以正紅旗漢軍都統曹瑞署古北口提督乙卯諭曰李煦常保住前因攻當噶爾拉營卡被賊番晝夜搶刦傷人一案捏詞妄報係小金川沃克什換班番人所為經溫福劉秉恬查明參奏將伊等革職拏問於簇拉角克枷號並著博清額前往會同劉秉恬審明實在情

節按律治罪。昨據海蘭察劉秉恬因賊番滋擾將李煦常保住釋枷令其帶兵殺賊。即批諭自應如此辦理。並令將二人之事毋庸再審。李煦常保住。在營已久。兵丁尚聽其調度。且其獲罪亦非若董天弼之死有餘辜者可比。著加恩李煦賞給遊擊。常保住賞給三等侍衛。隨阿桂軍營差遣。委用以觀後效。○諭軍機大臣等。昨豐昇額奏番人供詞有索諾木帶兵由噶拉依往巴旺布拉克底之語。其地為阿桂軍營後路。且與章谷一帶相近。所關甚重。不可不留意稽防。再當噶爾拉軍營著明亮留兵駐守。若其地非多兵不能據扼。即當令明亮統兵駐僧格宗。與美諾為犄角之勢。則當噶爾拉一路賊自無從竄入。即達烏至章谷一帶亦可控制無虞。阿桂當就該處情形悉心籌畫。又昨據劉秉恬奏木果木軍營民散在前。兵潰在後。究係未能先事豫防所致。且營中鎗礮火藥若早派重兵嚴守。

礮局何致為賊搶劫。而客民百役數千。亦當收之營內。備人數以助軍威。未為不可。不應堅閉營門。聽其散去。既示賊番以弱。且徒搖惑衆心。是溫福未免倉皇失算。至其營中兵衆不下一萬數千。當時潰散若干。著交阿桂。即行確查具奏。再將領中實係陣亡與已朗相似者。均應奏聞。予卹。其隨將軍衝出之滿洲兵一百餘名。有陣亡者。亦一體查明議卹。若所列未出人數內。或有蹤跡未明。不能定其存亡者。亦開具姓名奏明。交部備覈。○命調直隸宣化鎮總兵達齊。即赴行在陛見。○丙辰。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富勒渾奏路頂宗以內之達木巴宗巴朗拉山神溝一帶派兵防範。所辦亦屬周到。但巴朗拉為我軍糧臺後路。今逆番尚在布朗郭宗等處。而大板昭一路賊復由彼竄入。計距別斯滿等。

處甚近。若由彼潛出抄截。所關不小。現在富勒渾所派防守兵數無多。不可不嚴密防範。至沃克什官寨最有關係。必當派勇幹將領帶兵嚴守。其資哩寨亦須駐兵防守。使聲勢聯絡。則已朗拉一路便可無虞。實為此時即需籌辦之事。若阿桂尚未到。即著富勒渾劉東佑會同海蘭察博清額悉心籌度。又富勒渾奏明郭宗美諾僅存糧一千餘石。現在沿途督催接濟。所辦甚好。軍糧最為軍營要務。

平定奏卷之三

四

現據富勒渾奏。請令原任布政司李本在巴朗拉一路總催糧運。已批令酌予職銜。令該員將此事實力妥辦。以勵後效。又豐昇額所需軍糧。應從何路運往接濟。鄂寶即行妥辦奏聞。至現在最急最要之務。必須將小金川地面肅清。駐兵以待再進。著再傳諭阿桂。迅即統兵回美諾。速辦剿賊事宜。豐昇額等遇程前赴大板昭。攻剿賊衆。以收夾擊之益。仍即馳往美諾。與阿桂會合。籌辦一切。○丁巳。

諭曰。金雲槐奏糧船在途。請令巡漕御史驗閱風踪。並查察偷竇耗米一摺。此等固屬向來積弊。但各省特派御史巡漕。原不僅責其專司催趲。凡屬漕規運務。均當一體稽查。不應復俟朕降旨交辦。今該御史既有此奏。是歷來巡漕各員。惟以督催之事具文塞責。餘皆置之不問。豈派員巡察本意。著照所請。嗣後糧艘事宜。著各該巡漕御史一體實力嚴查。毋稍因循懈怠。○又諭據阿桂奏。於當噶

平定奏卷之三

四

爾拉至章谷後路一帶。將小金川精壯男番殲滅。碉寨盡行燒燬。並派兵在達烏翁古爾壘等處防剿。其色木則一處。令奎林崔文傑堵截。撲殺多人。又添兵防護納圓糧站。將河以南之拉約寨。痛加剿戮。焚燒寨落。並殺死金川賊人。又令崔文傑攻剿僧格宗對河之榮寨。殺賊五六十人。焚燒碉房三四十座。其餘寨男番。俱經洗盡。金川遣來之賊三起。並皆擒殺。即日與海蘭察等會合。剿除河北之

彭魯爾等寨。則美諾一帶之餘孽。便可掃清等語。阿桂所辦。甚合機宜。且殺賊亦多。殊屬可嘉。著交部議敘。所有在事出力之將弁兵丁等。並著阿桂查明。咨部議敘。以示鼓勵。○又諭曰。富德著授為領隊大臣。帶領頭起兵丁。前往四川軍營。其末起兵丁。著派藍翎侍衛訥蘇肯帶往。○定邊將軍尚書阿桂奏。兩金川賊首。甚為猖獗。木果木一帶。大經挫損。不得不添兵辦理。俟悉彼處確實情形。並應

籌議奏為事

四六

調何處兵。另籌具奏。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稱。俟定有應調之兵。另行具奏。看來阿桂此時。亦知從前伊等所奏。無需滿洲兵之錯矣。今統計現調兵有一萬三千名。兵力甚壯。復繕寫諭旨。曉諭各土司。伊等接到後。通行曉諭各番。一面揚言。已調十餘萬精兵前來合剿。則賊酋聞之。喪膽震動。而各土司聞此。亦可定其游移之志。○勅諭各部。落土司曰。從前金川土司莎羅奔。郎卡等。不遵法令。欺侮

小金川。奪取土司印信。拘囚澤旺父子。復擾明正。革布什咱地方。是以出兵征討。莎羅奔。郎卡等。聞威震懼。計窮祈命。至經畧忠勇公大學士傅恒前。叩頭求款。朕仰體

上天好生之德。念伊等既已抒誠知罪。寬其既往。准其請降。仍為土司如故。並頒恩命。勅伊等安居守法。永勿侵犯鄰封。番酋等理宜感朕不誅之恩。恪遵法紀。詎意數年之後。背恩蠢動。又於鄰近部落。漸行擾害。俱為川省總

籌議奏為事

四六

督辦理寢息。並未奏聞。至近日金川逆首索諾木。與小金川逆首僧格桑。狼狽為奸。索諾木。既將革布什咱土司。用計殺害。占奪地方。僧格桑。亦將沃克什地方。奪取。肆行猖獗。直至明正土司之境。始經總督具奏。是以發兵問罪。乃僧格桑。膽敢抗拒天兵。而索諾木。又助兇同逆。朕思此二賊首。若不盡加俘戮。則國家之法。令不彰。而附近各土司地方。必至皆為所據。是以命將軍大臣等。統率雄師。先

將小金川蕩平。而逆首僧格桑。逃赴金川。此時索諾木。若將僧格桑擒獻。親赴將軍營。盤乞恩請罪。朕尚可加之曲宥。乃轉將逃賊容留。負隅抗拒。是覈其罪惡。較甚於僧格桑。必須勦除。始可永清邊徼。俾各部落長得寧居。是以屢諭將軍大臣等。聲罪致討。以迄天誅。今僧格桑。慙不畏死。與索諾木等。商同潛出。煽惑舊屬。醜徒斷截臺站。以致將軍大臣等。殉難陣亡。此其罪大惡極。萬無可恕。朕統御

實錄卷三十七

四

天下。善者必予獎賞。惡者必示懲誅。如爾眾土司內。有實心出力。急公奮勉者。朕皆從優給賞。錫以緞匹銀兩。花翎名號。用示嘉予。今僧格桑。與索諾木。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此而不加懲治。何以統馭萬方耶。朕現已降旨。將副將軍阿桂。授為將軍。督辦討賊事務。揀派滿洲。索倫。厄魯特等。健銳兵丁。並陝西雲南。貴州。湖廣等處。勁兵數十萬。厚儲糧餉。轉輸接濟。又運餉數千萬兩。以備其用。如許兵力。

如許軍資。勦殄賊番。易於反掌。朕所以如此籌辦者。皆為爾眾土司等。恐致失所耳。爾等自應努力併心。同期滅賊。以冀永受朕恩。逆首所恃。不過山路險峻。碉巢堅固。猶如潛穴之鼠。有何伎倆。計至今冬必當掃滅。設不能長驅深入。再俟二三年。或四五年。將賊首要隘。四面奮攻。賊眾不得耕作稍休。必至盡為餓殍。又何從逃死耶。今降旨曉諭爾等。各自保守地方。毋使逆首軼出。並聽將軍等調遣。

實錄卷九十五

一

奮勉從事。早滅兩金川逆首。受朕恩眷。堅心助討。永圖樂業。不得稍有游移疎懈。勉之特諭。○以原任順天府府尹吉夢熊。為太僕寺卿。○是月。兩江總督高晉奏。安南國入貢。由水路進京。往返均由江寧換船。該貢使每次自帶花樣。在舖家定織綢緞。次年自京回至江寧取貨。若貨未齊全。往往逗遛日久。查外藩使臣。置買綢緞。雖無禁例。但私相交易。恐釀事端。請嗣後飭使臣通事人等。將需買各

貨開具清單。呈交地方官。傳集鋪戶議價。給與現銀。取鋪戶承領限狀。地方官查催。該貢使回寧。即於半月內。照數清交。不許私相授受。地方官毋得縱令胥役家人經手。如違。叅究。得旨嘉獎。○署雲貴總督彰寶奏。雲龍州之大功山。平彝縣之香沖。祿勸縣之獅子山。大姚縣之力蘇箐。礦砂豐旺。試採煎煉。腥色俱高。均可設立新廠。遴委專員。駐劄山場。專司攻採。酌發工本銀三萬兩。分貯廠所。其鑪戶辦獲銅觔。仍照九渡箐等新廠。以一分通商例辦理。其印委各官出力者。亦照例議敘。得旨嘉獎。○又奏。木邦土司線甕團前已安插於蒙化廳漾濞地方。撥營弁一員看守。兵力單薄。將來生齒日增。慮難約束。請將線甕團等遷移大理府城內。與蠻暮土司瑞團。孟連土目線官猛。一處安置。仍各別居住。俾提標府縣就近彈壓。照管報聞。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三十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三十八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秋七月戊午朔享

太廟遣誠親王允祕恭代行禮○諭曰舒赫德現在回京伊犁將軍員缺著伊勒圖補授伊勒圖塔爾巴哈台叅贊大臣員缺即著慶桂補授伊勒圖在塔爾巴哈台所辦諸事俱甚妥協著有成規慶桂到彼著悉照伊勒圖辦理○又諭曰御史金雲槐因巡漕事竣前來熱河復命見其人尚明白且曾在軍機處行走御史無需辦之事著馳驛前往四川交與富勒渾文綬酌量以道府用令其辦理軍需

事務○諭軍機大臣等今春因閔鶚元奏到江寧藩司所屬歷年積欠銀米多至四十九萬八千零適薩載陞見在京諭令分別熟災二項開單覆奏今據奏稱查明熟田項下欠銀二十萬六千一百七十九兩零米麥五萬二千九百八十九石零災田項下欠銀六萬二千七百六十七兩零米麥十七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石零等語熟田項下未完銀米本屬積欠應徵江省連歲豐收又經朕加恩分

展年限自應及此時踴躍輸將即係災田尾欠而地值豐穰亦當按限完納惟瀕河之安東等縣今夏偶因霖漲被災者貧民未免拮据若有舊時災欠未完難更事催科之擾自應查明蠲免以紓民力著傳諭薩載確查今夏被水州縣如有節年災田被欠即將實數覈明具奏到日候朕另降恩旨將此諭令知之○又諭據勒爾謹奏稱現今肅州安西哈密等處豫辦壯健驃頭以備移駐烏魯木齊

官兵更換之需。所辦好。但涼州移駐烏魯木齊官兵。均係攜眷行走。不能急行。現今派撥伊犁厄魯特兵一千名赴川。著傳諭勒爾謹將此項驛頭。不必豫備移駐烏魯木齊官兵。即留備厄魯特兵過境之用。○又諭。現在賊番占據布朗郭宗底木達等寨。其帛噶爾角克。科多各處。賊尚未退。而大板昭亦有賊占。恐賊衆由別斯滿山口。潛出滋擾沃克什。資哩。於巴朗拉一帶糧臺後路。所關不小。昨已

諭令阿桂。富勒渾等。酌派勇幹將領帶兵駐守沃克什及資哩兩寨。以資控扼。其巴朗拉一帶。並須多派兵弁。往來嚴密防查。方為周妥。伊等自必遵照諭旨。上緊籌辦。至打箭鑪一路。與章谷相近。前據番人供詞。有索諾木帶兵一枝。往巴旺。布拉克底之語。恐其抄截當噶爾拉後路。已諭令阿桂設法嚴防。而阿桂現將附近該處降番。盡力洗戮。以防其內應。所辦甚好。朕心為之稍慰。惟打箭鑪為控

馭諸番要地。據索琳自西藏回京奏稱。城內僅駐副將一員。尚有往來查辦之事。所餘兵亦無多。甚有關係。萬一賊衆突至。彼處滋擾。成何事體。現在川省在營官兵有限。且大率怯懦無用。難以再撥。所有續調之貴州。湖廣。雲南。陝甘兵。共九千名。已當陸續起身赴川。著富勒渾。文綬。通盤籌畫。於續調兵內。酌留一千兵駐打箭鑪。極少亦須五百名。並選勇練將領一員。帶兵駐守。方為有益。阿桂此時

若已至美諾。富勒渾等即將此事會同商酌。如尚未到。即與海蘭察等斟酌而行。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又查四川共有總兵四員。俱在軍營。於職任難以兼顧。其本鎮事務。現係何員署理。營伍諸務。是否不致貽誤廢弛。各鎮標實存額兵若干。其寫遠鎮營邊隘。是否足敷防禦。並著查明具奏。○又諭。美諾。明郭宗等處地方緊要。海蘭察等帶兵駐劄。清釐一切地方。勦殺賊衆。辦理接續臺站事務。皆合

機宜。前經降旨。令海蘭察暫駐美諾辦事。俟阿桂回美諾後。海蘭察再帶兵攻勦。今閱伊等奏摺。南路一帶之賊。額森特等已經痛殲。前進而留兵看守之橋。仍被賊占。雖因留兵數少。不能敵禦。以致被奪。但額森特等去時。業將賊衆俱行勦殺。并燒燬寨落。則此項賊番。又從何來。或於勦殺時躲避。俟伊等過後。復出侵擾乎。抑或他處賊番來奪此橋乎。今普爾普自沃克什帶到貴州兵三百名。即派其前往奪橋殺賊。普爾普人誠實。漢仗亦好。海蘭察等酌量領兵接應。所辦甚是。至沃克什土司。與兩金川素有仇隙。雖自當固守地方。但力弱不能禦賊。今防守沃克什之事。僅劉秉恬一人前往。恐不能濟事。著海蘭察於滿洲領隊大臣侍衛等。擇其曾經歷練之人。派令前往。方為有益。○又諭。此時最要之事。惟在阿桂即從軍營回至美諾。籌辦勦賊事宜。第恐阿桂未肯退兵。然軍營大局。當務其

切要者。阿桂此時駐守當噶爾拉。亦屬無益。且又須防守後路。徒使朕多一番懸注。自六月二十三日以來。屢次諭令阿桂回兵美諾。阿桂接奉前旨。諒即遵照。徹回。或留明亮仍駐當噶爾拉。或令駐守僧格宗。自必妥協籌辦。今賊番現占布朗郭宗等處。實為美諾肘腋之患。不可不急速勦除。上緊收復。其河北科多。新橋等處之賊。阿桂赴布朗郭宗時。即可令海蘭察統兵前往。盡力勦殺。務將醜類盡殲。肅清小金川地面。以便屯駐官軍。另籌進剿。至美諾官寨。固屬緊要。若阿桂到後。即統兵勦復布朗郭宗。聲勢甚大。而海蘭察又帶兵在河北勦賊。軍威更整。賊自不敢輕覷美諾。但須派駐精兵。留博清額經理一切。即可無虞。至沃克什官寨。尤為後路要隘。昨已詳晰傳諭。令派勇幹將領。選撥重兵。駐守其地。並防守資哩隘口。伊等如能經理得當。則巴朗拉一帶軍臺糧路。便得安固。今據稱賊

已由別斯滿往沃克什。果如朕前旨所料。尤當急為防範。其看守沃克什寨之人。將金川潛往之賊。立時殺死。亦足以寒賊膽。而挫其氣。所有殺賊之人。即當查明重賞。以示獎勵。但帶兵之員。必須速往接應。方無後患。至軍營糧運。最關緊要。富勒渾調集人夫。源源接濟。甚為得力。此時美諾無甚應辦之事。富勒渾不必急於前往。若富勒渾已回美諾。而阿桂亦可尅日回兵。富勒渾即留駐美諾。同博

清額辦理諸務。其沃克什一路。現有劉秉恬前往。所有已朗拉一帶。督催糧運諸事。必須實力妥辦。至海蘭察等稱營中之兵。無器械者甚多。劉秉恬現往沃克什一路糧臺。查有剩存軍器。即送美諾備用。此等固可應急。但恐所得有限。不能敷用。富勒渾已飛飭軍需局。將烏鎗腰刀鉛藥等項。急速製備。即當再檄該局。迅速送往。以供軍營利用。○步軍統領衙門奏。直隸良鄉縣民左明。控知縣張濬

被竊餉鞘。諱匿私賄。請將該縣交直督嚴審。得旨。著派刑部侍郎袁守侗前往。會同周元理查審具奏。○調任署四川總督湖廣總督富勒渾奏。軍米一項。從前陸續出口。長運滾運。業已在途。今因軍營失事。觀望不前。臣沿途曉諭。並出示背夫運米一背。至明郭宗交收。賞銀一兩。又派專員。逐站趲催。復派總理大員督率。現今商夫漸增。沿途趕運。計三四日內。出卧龍關之米。並美諾。明郭宗現存米。

共有四千餘石。陸續至營。足敷月餘之食。又據文綬札稱。桃關出口米。又有三千餘石。自可源源接濟。至火藥鉛丸。鑄礮銅鐵各項。須加倍增運。備用。除飛飭軍需局。并兩標中軍。趕緊辦運外。其沿途各站。現在積存者。派員逐站挨查。嚴飭儘數趕運。至營內所需鍋帳軍械等項。亦飭趕緊製辦。以備調用。再梭磨黨壩一路。與金川相通之處。亦多。而布朗郭宗。底木達。已被賊踞。難保無潛出滋擾之事。

五福現在彼處駐守。臣已札其小心防範。並飭梭磨卓克采。從噶克各土司。多派頭人番衆設卡堵截。又科多一帶文報阻滯。已飛飭軍需局。將打箭鑪至章谷各站。添設馬匹。一應文報。悉由南路馳遞。先後已辦馬二百五十。兼程赴鑪。並派委遊擊。知府各一員。在彼料理。至後路糧運軍火。亦辦理稍有頭緒。得旨。所辦俱妥。已授汝為四川總督。更宜勉力。○已未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吏部議准。戶部侍郎兼管順天府府尹蔣賜棨奏稱。順天籍貫假冒較多。請嗣後現任在籍候選人員。及舉貢生監。除寄籍二十年以上。在京置立產業。本籍無依者。准其呈明入籍。仍聲明祖籍備查。其實非土著寄籍在二十年以內者。京官限三月。外官及舉貢等限一年。概行改歸原籍。從之。○又議准。給事中富爾敏等奏

稱。順天府府尹府丞等官。缺出開列。向例祇迴避籍隸順天之人。但府尹統轄二十四州縣。職分較大。地方事務多與直隸總督會辦。應將籍隸直隸人員。一體扣除。其府丞以下等官。均照此例從之。○庚申。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奏。據知府盛英稟稱。綽斯甲布土司工噶諾爾布告稱。聞索諾木潛使人誘約三雜谷土司。令於智固山一路截斷。宜喜糧臺。隨行知五福。官達色。李天佑實力嚴

防。並獎勵各土司。令其照前出力。并嚴守智固山地方。仍札諭優獎。工噶諾爾布。示以信任之意。令其派人探聽。隨時報聞。又沃克什土司色達克拉。所屬人衆。俱隨溫福大營。所餘惟有婦女老幼。已飛咨富勒渾。妥為查辦。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此次調度。均屬合宜。不意其竟能如此。為之稍慰。逆酋潛謀斷路。實屬可恨。計其為時已久。尚無動靜。自可以保無虞。然究當留心防範。至沃克什一路。關

係緊要。已早諭富勒渾等酌派將領帶兵往駐。今豐昇額所辦與朕意適合。且計其移咨日期。在朕降旨之前。富勒渾接到即辦。自更妥速。目今急務。惟盼阿桂速至。美諾整兵。勦賊。恐阿桂以退兵為嫌。不肯輕徹。然朕自六月二十三日至。今已屢次詳悉傳諭。阿桂自應遵旨回兵。美諾迅即勦復。布朗郭宗盡殲羣賊。廓清小金川。現在之事。無有要於此者。旬餘以來。盼望阿桂信息。至廢寢食。阿桂當

善體朕意。將此一併傳諭知之。○又諭美諾。明郭宗已俱失守。海蘭察現退至日隆。駐兵防守。賊衆竟敢如此猖獗。殊堪痛恨。總由營中未派滿洲兵。無可倚恃。致屢為怯懦。不堪之綠營所誤。實切憤懣。此時急務。惟接濟阿桂為要。美諾之路既斷。阿桂難從原路退出。自應速由達烏一帶。回至章谷。已有旨令富勒渾。博清。額爾普。成德。四人帶兵往迎阿桂。並飛諭圖思德。將續調之黔兵一千星速

起程。遄進徑赴打箭鑪一帶接應。阿桂奉到此旨。即速整兵。由章谷一路退出。毋稍遲疑。至僧格宗。為當噶爾拉至章谷要路。阿桂前奏已派兵嚴守。昨額森特。伍岱復自美諾勦洗河南一帶賊寨。與阿桂通路。想已至僧格宗。守住。或當酌從深嘉布等處。經由巴旺。布拉克底。一路而出。阿桂自能妥酌辦理。此時總以阿桂整軍而出為要。他事皆可緩商也。至豐昇額等一路。前已屢降諭旨。令其徹兵

赴大板昭。勦殺賊衆。并斷賊番後路。今美諾等處既不能守。賊勢方熾。豐昇額等不宜復往大板昭。一路勦賊。計伊等接奉前旨。自己起程。若仍由正地一帶原路退回。恐太迂遠。自應由黨壩。三雜谷一路。回至巴朗拉等處暫駐。但須於徹兵時。辦理妥密。毋致綠營輕動。并諭各土司等。此時雖暫徹兵。俟新派之滿洲勁旅到齊。即分路另籌進剿。仍須至該處進兵。該土司等毋得稍有疎懈。如此方為

妥協阿桂等即將何日退兵迅速加緊覆奏以慰注念○湖南巡撫梁國治奏奉諭分路進攻需添兵力臣已札商署督臣陳輝祖於入川較近之澧州常德九溪永定岳州辰州衡州鎮筵等營并臣標提標長沙各營兵內挑撥精壯烏鎗等兵共二千分作四起迅速起程赴將軍阿桂軍營聽用報聞○予故盛京將軍加贈太子太保增海祭葬如例謚勤果○以故教漢扎薩克多羅郡王巴特瑪刺什子一等台吉巴勒丹襲爵○辛酉諭據博卿額叅奏錦縣知縣圖勒炳阿於審辦縣民薛方耀毆死胞姪薛二禿子一案草率招解經該府尹委員審明薛二禿子原係薛士詔胞兄薛士詔出繼薛方耀為嗣薛二禿子時往尋衅薛士詔遂將伊兄吊起同父共毆殞命圖勒炳阿逾限不詳復思迴護朦混並違例赴省懇求照詳咨部請旨革職等語圖勒炳阿著革職派侍郎閻循琦馳驛前往將摺

內所叅各情節會同盛京刑部侍郎喀爾崇義提集犯証秉公嚴審定擬具奏知府永敏等均俟審明奏到再降諭旨閻循琦不必前來熱河請訓○諭軍機大臣等博卿額叅奏錦縣知縣圖勒炳阿審辦縣民薛士詔同父薛方耀毆死伊兄薛二禿子一案草率招解嗣經委員審出實情圖勒炳阿逾限不詳復思迴護朦混違例赴省懇求照詳咨部等因已降旨將圖勒炳阿革職派侍郎閻循琦前往會同喀爾崇義秉公審辦矣又據奏稱圖勒炳阿赴省懇求時即向瓦爾達商酌叅奏瓦爾達託故遷延欲照該縣原詳咨部諭令委員以覆審無異詳報該委員不敢遵行復令將委員覆審牌文送銷等語果爾則瓦爾達有心袒庇即有應得之罪著傳諭閻循琦將此情節一併審究如果審有瓦爾達瞻徇之處即一面據實叅奏一面將瓦爾達解任同圖勒炳阿審明定擬具奏毋得稍有徇隱



博卿額原摺並鈔寄閩循琦閱看。○又諭昨據圖思德奏續調之黔兵一千名業已料理即日起程。今軍營現在需兵接濟著傳諭圖思德飭令帶兵將弁迅即攜帶軍火器械兼程赴川星飛前往打箭鑪一帶聽候調用。仍飭知沿途各站妥速照料遞發毋致刻遲并著諭令文綬於川省經過各站一體遵照速辦此旨著由六百里加緊發往圖思德仍即將兵丁起程日期迅速覆奏尋奏黔兵一千

於六月二十一日各自本營陸續起程於七月初三四等日具報出境至七月初九日全數出赤水河入川境並檄飭帶兵將官高琰等兼程速赴打箭鑪報聞。○壬戌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四川提督員缺即著王進泰調補所有直隸古北口提督員缺緊要候朕另行簡放現在提督印務著達齊暫行署理曹瑞不必兼署其宣化鎮總兵印務著

周元理於副將內揀選一員奏請護理。○又諭據容保等奏稱歸化城之八十三村蒙古等田地被水成災在六分以上請計其人口借給粟米限二年照數交納等語著照容保等所奏於歸化城廳倉內動支粟米計口借給被災之土默特等以資接濟。○又諭伊犁之滿洲養育兵馬步甲等月糧微少伊犁現有用過餘剩官糧著加恩每月每人加給米二斗四升俾伊等從容養贍家口。○諭軍機

大臣等上年嘉謨奏各省屯田原係給丁贍運其間隱漏典賣者多以致丁力益疲請照江西查辦章程一體清釐當經傳諭有漕各省督撫委員確勘覈實查辦奏聞嗣據河南湖北湖南陸續奏到俱經部議覆其山東省近經具奏現交部議惟江南浙江尚未覆奏昨嘉謨押運抵通赴行在召見詢及查辦軍屯一事據奏江省現在查勘造冊等語屯田隱漏典賣田不歸運丁力日就疲乏自應及

早清釐。以濟漕運。况係特旨查辦之事。更不宜經久稽延。著再傳諭高晉薩載裴宗錫三寶將清釐屯田事宜。迅速查明妥覈具摺奏聞。仍將因何遲延緣由。一併覆奏。○又諭據李侍堯奏。接閱安南國咨文。該國王接准部駁。不准發還黃公纘一案。雖稱不敢不遵。而措詞尚思妄瀆。甚屬支離。可厭。擬以已意檄諭等語。自應如此駁回。已於摺內批示。第外間所繕檄文。恐未能嚴切得體。特命軍機大臣另擬進呈。發交該督繕發。李侍堯毋庸再往黔省。業已傳諭計其拜此摺時。尚未奉到。又前據奏。在懷遠縣查審。竟雲偷入安南。滋事一案。俟審案辦完。即起程仍回粵東可耳。將此諭令知之。安南原咨。仍發還外寄軍機大臣代擬檄諭一道。檄諭安南國王知悉。照得黃公纘一事。先經爾國呈詢本部堂因查此案始末。由爾國未經報明雲貴部堂。以致自誤。誠使先期呈報。何難協捕發還。即如博

三等竄入內地。現經拏獲發回。聽爾國自辦。此其明驗。若黃公纘之案。當滇省久經辦定。爾國始聞而瀆至。既已悔不可追。雖復多言何益。本部堂念爾前此以誠請教。不憚反復開陳。其如始終執迷。聽之藐藐。及爾國欲附貢具摺。本部堂隨經以義阻止。喻以事理所宜。謂爾若冒昧瀆干部議。必然駁斥。爾國王仍扭於偏見。妄達奏函。

大皇帝天育海涵。不加責備。仍下部議。而內部

果據理指駁。可見本部堂之開誠相告。揆事非誣。爾國王亦當知所省悟矣。今據稱接奉部議。謹已聞命。敢不遵順。數語自為合理。顧猶喋喋煩言。舞文掉筆。不能動聽。而適足取憎。皆由爾國僻處遐荒。未諳

天朝體制。遂爾輕率。若此。因復為剴切開導。我中國臣工奏事。一經部議奉旨。或准或駁。悉皆敬謹遵行。從不敢復為辯論。此乃紀綱所在。一定不移。爾國王世備藩封。素稱恭順。守

職事大之道自有常經。豈宜逞弄虛詞。稍乖儀度。况禮部議疏。以該國王違例瀆奏。本有不合。念爾平日謹恪。從寬免議。仰荷允行。爾國王自當誠感。欽遵。永受

恩眷。若復嘵嘵置喙。必且自蹈愆尤。竊為爾不取也。功令森嚴。不可干冒。本部堂鑒爾顛惛。示爾正義。并將原咨駁回。該國王其虛心聽承。循理安分。無負本部堂惓惓告誡之意。特此諭悉。○又諭。現在進勦金川。已派京城滿

洲兵。及吉林黑龍江兵前往。其西安駐防亦有滿洲兵丁。此項兵內。挑選一千名。並選派領隊協領等官。所有應得之項。及軍器等物。妥為辦給。派副都統書麟帶領。迅赴軍營。交與色布騰巴勒珠爾富德調遣應用。○又諭。昨木果木軍營失事。皆由綠旗兵潰逃所致。今美諾之不能守。亦係綠營兵先潰。其情甚為可惡。悉行處斬。亦不為過。但思此等潰兵。通計不下數千。若皆駢首就戮。雖其罪由自

取。朕心實有不忍。况綠營兵恒怯。輕退。總由營中無滿洲兵。綠營無可倚恃。遂爾見賊即潰。此實溫福等從前倡議不調滿洲兵。以致自誤。朕亦未能計及於此。悔已無及。若將伊等全辦。轉似事後諉過於無能懦卒。更覺無謂。莫若概免其死。著富勒渾文綬曉諭此項潰兵。以爾等臨事潰竄。本當立時正法。以肅軍紀。今奉旨念綠旗之潰。由於營中無滿洲兵。可為觀法。遂致倉皇搖動。其罪雖無可宥。

但不忍令此數千人同受誅戮。特加恩免死。將營中所汰潰兵。遣發各省安插。以示格外矜全。如此通諭。俾綠營兵共知感愧。激勸其已到成都之兵。現今文綬至四川省城。辦事即著其遵旨傳諭。其軍營衆兵。即著富勒渾傳諭。並著文綬查明此項潰兵。如係四川本省及雲貴湖廣者。即發遣甘肅兩廣。如係陝甘者。即發遣雲貴湖廣。俱分起陸續解往。並須避京兵所經棧道。及各省續調兵來之路。

勿令相見。至此等潰兵。雖云罰不及衆。其為首潰竄者。亦不可不查明重辦數人。申軍法而昭炯戒。著於發遣各兵時。錄朕此旨轉寄所發之各督撫。於此等潰兵解到時。以次詰訊軍營。首先潰散。實係何人。如即在發到該省兵內。將該犯即留省城訊實。奏聞正法。其餘應發之人。皆分別各州縣安插。勿使聚集一處。飭令各屬嚴行收管。如有脫逃者。拏獲時。照新疆改遣例。即行正法。再川省連年辦

理軍需。運送糧械。派撥人夫。不能不用民力。屢降旨。加恩蠲緩。以獎善良。但其中或有司辦理不善。或胥役藉端滋擾。皆恐不免。文綬自當留心整飭。有犯必實力嚴懲。亦有奸民遇事生風。如鄧都縣民蔣正中。吳捷元輩之惑衆阻撓者。自不可不嚴加懲儆。但平時亦當撫馭寧帖。勿使絲毫滋事。文綬到川年餘。於該省土俗民情。亦已深悉。總宜不動聲色。妥協經理。相安無事。以副委任。富勒渾前此

帶領黔兵。徑赴明郭宗及安設章谷一帶軍臺。通阿桂後路。所辦俱合機宜。亦見其能實心任事。甚屬可嘉。富勒渾身係滿洲。今又用為四川總督。自當益加奮勉。昨諭令同博清額。普爾普。成德。帶兵往迎阿桂。自當迅速妥辦。由章谷一帶探聽阿桂軍營所在。即行迎往。務令阿桂及早整兵。退回章谷等處。方為萬妥。○又諭。四川提督員缺。已有旨令王進泰調補綠營兵丁。怯懦不堪。而川省尤甚。則

將領等平時之不能約束訓練。亦難辭咎。所謂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安望其能得實用乎。王進泰久膺專閫。閱歷有素。自能措置合宜。今授四川提督。前往軍營。凡各省調到綠營。皆可經管。而川省官兵。尤其專轄。著傳諭王進泰。先就川兵實力整頓。激其愧恥之心。作其勇敢之氣。使人思自効。營伍改觀。俾諸軍有所觀感。奮發方足以副委任。○吏部議准。御史胡翹元奏稱。四庫全書謄錄。向令纂修

提調等官保舉易滋弊竇。請嗣後投充謄錄之人。取具同鄉六品以上京官印結。具呈投遞。俟彙齊時。總裁官酌定應用人數。奏請欽點。大臣傳集該謄錄。當堂親書數行。擇其字畫端楷者。錄取充補。從之。○癸亥。諭湖南永州鎮總兵員缺。前經諭令於軍營出力人員內。揀選陞補。今據阿桂奏。湖廣副將扎拉芬。在軍營督兵攻勦。實為勇往。請以之陞補永州鎮等語。扎拉芬著即陞補湖南永州鎮總兵。所遺副將員缺。現

據阿桂奏。參將劉輝祖。奮擊賊衆。殲戮多人。甚為勇往出力。劉輝祖即著陞補湖南長沙協副將。以示鼓勵。○定邊將軍尚書阿桂奏。贊大臣副都統明亮奏。各軍營所調之兵。歷時既久。而木果木。功噶爾拉官兵。傷損頗多。所餘不過數千。且新經挫折。難望振作。當噶爾拉後路綿長。賊番時刻覬覦。防兵亦覺單弱。臣等前請添兵五千。為乘虛掃穴之用。目下情形。又與從前迥異。自當通盤計議。速籌分頭再進之兵。以定各

路合攻之局。請於湖北湖南額兵。已調二千名外。再添調三千。山西與陝省毗連。可於近山居住之兵。挑撥五千。連前所請昭通等處兵二千。計調綠營兵一萬二千。懇勅下各督撫。即行挑備。分起迅速赴川。並請挑派健銳火器二營滿兵三千。吉林滿兵四千。索倫兵三千。以備進勦。至木果木。功噶爾拉官兵。既經撤出。而豐昇額一路。現又分撥官兵護糧。防後。亦不能竭力進攻。所有賊番力量。全注

於當噶爾拉一路。此時別無官兵可調。而豐昇額處。又未能派兵前來接應。幸當噶爾拉一路。軍糧火藥。尚為充裕。惟有悉力籌辦。即賊匪百出侵擾。臣等鼓勵衆心。亦尚能堅守兩三月。如有臺站文報。阻隔數日之處。乞勿上厯慈懷。得旨。自以由打箭鑪回軍為要。已令富德。飛速帶兵接濟。兩路內外夾攻。以期安妥。回至內地。再籌進勦。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當噶爾拉軍營防勦賊匪情形。所辦俱

合機宜。朕心稍慰。賊匪敢於如此猖獗。阿桂現在鼓勵衆心。尚能堅守兩三月。其志甚屬可嘉。但美諾已不能守。海蘭察俱撤兵退至日隆。阿桂即在當噶爾拉駐守。亦難急圖攻勦。而小金川之地。又難即時克復。且賊勢方熾。我力稍單。阿桂自應速由章谷一路整兵而出。為要。是以前日一聞海蘭察退回日隆之信。即傳諭阿桂迅速由章谷退兵。且俟新派京兵及續調陝甘雲南湖廣各省綠營兵到齊。另籌分路進剿。並諭富勒渾博清額普爾普成德帶兵往迎阿桂。今復授富德為叅贊大臣。諭令先行馳驛兼程赴川。如遇新派之西安駐防兵二千。及自請赴營之成都駐防兵五百。並貴州續調之一千。湖南已經起程之二千兵。有可帶往者。即速帶領前赴章谷迎接阿桂。並令色布騰巴勒珠爾亦按程趕赴成都。俟有陸續兵到。即行帶領。由打箭鑪前往接應。但看阿桂之意。不肯輕退者。必

因營中兵力不足。在外又無應援。若急於撤兵。恐綠營軍心易動。而賊人轉得伺我之隙。在後追躡。所籌亦是。今富勒渾等及富德接續到彼。官軍聲勢漸盛。阿桂自當趁伊等到後。即將當噶爾拉軍營料理周妥。與富德等內外夾攻。以次整兵而出。回至內地。方慰懸注。至豐昇額等一路。朕心亦深厯念。前諭其移兵往勦大板昭之賊。昨聞美諾退兵一事。復諭令即帶兵由黨壩三雜谷一路回至巴朗拉。若此。旨到時。豐昇額等尚在宜喜。則自彼由革布什咱巴旺布拉克底之境。至當噶爾拉軍營。較為徑捷。豐昇額等就該處現在情形。斟酌萬全行之。再成德一員。前已有旨補授川北鎮總兵。所有鎮遠鎮總兵員缺。著阿桂另揀軍營出力之員。奏請補授。至所請調兵之摺。於阿桂未經奏到之時。已分別派出。其山西兵路既遙遠。且亦不甚得力。自可無庸調往。今通計所調兵共一萬七千。軍勢

亦可大振。統俟到川後。阿桂等悉心妥議。另籌分路進剿。迅奏膚功。○吏部議准。江西巡撫海成奏稱。贛州府屬定南縣。地處萬山界連江廣。政繁事劇。向設知縣。不足以資彈壓。請裁定南縣知縣一缺。將贛州府同知移駐。改為定南廳。其定南縣典史。改為定南廳照磨。並另鑄關防印記從之。○甲子。諭。據彰寶等籌議。湯丹等四廠清釐積欠一摺。事屬可行。前因該督撫等。請將湯丹等廠欠項。在於應領工本內。每百觔扣銀五錢。經戶部議駁。因諭彰寶等。另籌妥議具奏。今據稱。新舊各廠出產。通盤覈算。無慮額銅缺少。請以餘銅一分。聽廠民通商自售。仍將多辦銅觔。官為收買。於東川加卯帶鑄。既可將餘息彌補積欠。而月給工本。多放錢文。以供廠用。於鑪民生計。益得寬紓。自屬調劑之善法。均著照所請行。該督撫務飭各廠員。悉心經理。妥辦。並令該道府等。實力稽查。毋任影射滋弊。其官

局加卯帶鑄事宜。仍著彰寶等。詳悉妥議具奏。○諭軍機大臣等。長青曾在軍營帶兵。於軍務尚為諳習。現在滇省防邊。無甚應辦之事。而新調滇兵二千。即須起程赴川。著長青馳驛遄行。趕及在途之兵。帶赴打箭鑪一路。聽候將軍等派用。○又諭。現在所派京兵。頭起於七月初七日起程。約計按站行走。極遲亦在八月初一二可抵西安。此後各起接續前進。且有吉林等兵三千。隨後繼發。昨降旨。所調之西安駐防兵二千。該將軍等奉到諭旨。自即料理起程。計本月十三四日內。頭起即可遄行。分起續進。算至八月初。祇能行走十分之七。其時京兵已接踵到陝。並進既有所不能。又未便令京兵屯住守候。不可不豫為籌畫。著將軍福僧阿。及護撫畢沅。公同酌量。或可於駐防兵起內。每起量為添搭數十名。俾京兵將到之先。該處駐防兵已俱全數啟行。不致羈滯。固為甚善。倘以棧內路狹勢



難多添人數。則京兵不能留待。而駐防兵在本地家居。尚不妨稍緩時日。自應先儘京兵。及吉林等兵過竣後。再行接續前進。庶沿途不致擁擠。應付亦較便易。○以戶部尚書舒赫德為大學士。調禮部尚書阿桂為戶部尚書。以署兵部尚書永貴為禮部尚書。仍署戶部事務。理藩院尚書素爾訥兼署禮部尚書。○以固倫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為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調鑲白旗滿洲副都統富德為鑲白旗蒙古副都統。○乙丑。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諭軍機大臣等。現在軍營之事。惟接濟阿桂最為緊要。前已諭令富勒渾。博清額等帶兵往迎阿桂。復諭豐昇額等速往阿桂處接應。伊等奉到諭旨。自即遵照速行。如到彼時。阿桂業已整兵擊賊而出。自屬最好。若尚未即出。自應速籌策應。但兩處之兵。若同路並進。未免擁擠。且

恐賊番聞我應援。設礮守拒。則攻剿又需時日。必須分兩路而行。方能迅速。一自章谷至達烏等處進兵。一自章谷經巴旺。布拉克底。深嘉布等處進兵。務期迅抵阿桂軍營。阿桂即可酌量情形。不拘何路。兩面夾攻。乘勢衝出。方為萬妥。或伊等到章谷時。酌看情形。除深嘉布一路之外。或更有便捷之徑。即可取道遄往。不必拘泥此旨。惟在臨時妥酌行之。至豐昇額等兩路進兵。又當分前後兩隊。豐

昇額等帶兵前行。福康安帶兵續進。為一路。博清額。成德帶兵前行。富勒渾。普爾普帶兵續進。為一路。則軍聲既壯。且各有後援。更為得力。又前派伊犁厄魯特兵一千。令成果帶往軍營。今復添派索諾木策凌。及車布登扎布。一併前往。將此傳諭阿桂。豐昇額。舒常。富勒渾。博清額知之。○又諭。現在添派健銳火器營兵。及吉林。黑龍江。並西安駐防兵。加以陝。甘。雲。貴。湖。廣。綠營兵。通計一萬七千餘人。

厚集兵力於今冬另籌進剿以期迅奏膚功但兵數既添需糧亦增於昔日今官兵接續赴川一到即需支應不可不早為籌備川省產米素裕且連年豐稔購辦非難惟遞運各路軍營任員既藉多夫脚值亦滋繁費雖已豫撥部庫及各省協濟銀一千萬兩寬備軍需用項均經起解在途以次抵川計足供明年春夏之用即尚需續撥亦易為力第長途轉運跋涉稍艱自伊等奏請招商幫運以來

雖可佐官運之所不及然間有領價而未經運到之糧似立法尚未為盡善因思乾隆十三年辦理金川時范毓麟主鏜輩曾有助餉加銜之事今或可仿其意而酌用之如晉省殷實之戶頗多若有情切急公願赴川省運糧者聽其各備貲本前往雇夫自運俟運到軍營後官為查收按數計值奏明交部議叙視其糧石運價之多少或給職銜加級或予班次就銓必多踴躍樂從者以富民有餘之

貲濟糧運不勞之費似為兩便著富勒渾文綬悉心籌酌如其事屬可行即一面妥議覆奏一面移咨已延三令其不動聲色飭屬詢問殷實之家有願往運糧自効具名移咨川省聽其自辦不得官為勉強亦不得稍涉張皇並嚴禁胥役藉端勒索總期於事有益而於民無擾○又諭曰畢沅奏辦京兵馱載豫備長行騾四千頭直送成都可省站夫數萬名辦理極為妥便至所稱棧道內恐京兵跟役等或有不愛惜騾頭任意馳驟以致倒斃之處所慮亦是昨已降旨領兵官員等嚴飭各兵毋許騷擾驛站苦累夫馬今復傳旨帶兵大臣等曉諭京兵及黑龍江兵沿途嚴管跟役倘有任性損斃騾頭及毆打騾夫之事帶兵官查出即於該處正法示衆並著傳諭畢沅嚴飭各站官員小心照管如有此等不遵約束混行滋擾者該站員立時稟報帶兵之員查明正法其入川以後並著文綬一體

嚴飭查辦。毋得稍有姑息容隱。○調浙江提督段秀林。為古北口提督。以浙江處州鎮總兵李杰龍。為浙江提督。○丙寅。諭軍機大臣等。傅玉奏稱。齊齊哈爾城南第三臺等處。生有蝗蝻。伊等帶領官兵。已經撲滅。俱未進田地等語。東三省從未起蝗。今年驟起蝗蝻。若不極力除滅。其蝻子遺入地中。來年必至復生。於禾稼大有妨礙。著傳諭傅玉等。所有齊齊哈爾附近起蝗之處。務須率領官員兵丁。盡力撲除。其蝻子亦必搜除淨盡。不可稍留餘孽。○又諭。蜀中產米素多。常時商販搬運外省。原所不禁。昨歲周煌面奏。請留川米以備軍需。朕初未允行。嗣因湖廣江浙等省。一律豐收。毋庸仰給上游接濟。曾諭令文綬。豫為禁約。續經該督將近省需米之地。嚴禁外出。其米多價平之處。暫聽流通。分別奏明辦理。是以軍營糧石。購備充餘。今又添派滿漢兵一萬八千。需米更增於昔。而湖廣江南各

省。今歲秋成。均為豐稔。著傳諭富勒渾。文綬。仍照上年所辦。嚴禁川米出境。妥酌辦理。仍將籌辦情形覆奏。尋奏。外省販運川省米糧。概由川江。經重慶一帶。順流而下。如由夔州一帶買米。逆流而上。運至成都。不特涉險稽程。亦復多糜運脚。是以上年至今。派辦軍糧。西南兩路。均係派令附近省城各屬。動碾倉穀。並就地買米起運。其遠處州縣。發給價值。亦令赴近省產米之地買運。以省脚價。今歲西成豐稔。新穀自多。再於沿江要口。嚴禁出境。則米石無從偷漏。自足以供採買。至捐納貢監。應納本色。臣等擬令在潼。順。重。夔。叙。瀘。等處。買運交官。其成都。嘉定。雅州。資。綿。郫。眉。等處。近省之地。概不准其購買。俟捐數充盈。足供撥運。無須採辦官米。如其時米價尚平。不致有妨民食。仍聽各捐戶。就便買交。得旨。嘉獎。○又諭。湖廣與四川境壤相接。若派兵前往。較為近便。著派荊州駐防兵一千。即令

緯和諾帶領由打箭鑪一路前赴川省軍營。所有料理一應起程事宜。著傳諭陳輝祖。妥為備辦。俾官兵迅速進行。並知會文綬。於入川後。飭屬一體妥速辦理。○丁卯。

孝懿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諭。前聞溫福在木果木軍營倉猝遇變。臨陣捐軀。特加恩賞給一等伯爵。世襲罔替。嗣據劉秉恬奏。初九日未申時。忽有客民二千。並匠役人等。奔赴登春。詢稱木果木礮

局已被賊番搶劫。大營四門關閉。客民無可依倚。因各散回。初十日賊番悉眾湧至。斷截大營水道。綠營兵紛紛潰散。遂致失事等語。是溫福軍營。民散在前。兵潰在後。實係溫福未能先事豫防所致。營中礮火。係三軍之命。若聞賊擾。布朗郭宗之信。早派精兵嚴守後路。防護礮局。何至為賊搶劫。而客民匠役數千。亦當收之營內。為彼護持。即備人數以助軍威。亦無不可。斷無堅閉營門。聽其散去之

理。既示賊人以弱。且致搖惑衆心。則溫福之倉皇失算。其死乃由自取。今復據海蘭察富勒渾等查奏。溫福軍營陣亡文武大小各員。多至數十人。而將弁兵丁之未出者。至三千餘人。此皆溫福乖方債事。以致折將損兵。使其身尚在。即當立正典刑。以申軍紀。豈可復膺五等之封。所有賞給伯爵。著銷去。但念其究係陣亡。仍著交部照例議卹。其應得何世職。即令伊子永保承襲。至劉秉恬身任總督。

令在美諾彈壓。又令其移駐簇拉角克。往來巡防。並因董天弼懦弱。無能。屢諭劉秉恬隨時體察。倘不實心出力。即據實嚴參治罪。乃劉秉恬於美卧溝要隘。並不及早奏請調兵駐守。設法嚴防。而於董天弼退居美諾。經溫福嚴飭。始回底木達。劉秉恬又並不查叅。及董天弼另立一小營。不在官寨同衆兵駐守。賊匪因得伺隙竄入。劉秉恬亦於事後始行奏及。是美卧溝之失守。致賊匪侵占肆擾。皆

由董天弼所誤。實屬死有餘辜。而平時措置失宜。又復漫無覺察。釀成事端。劉秉恬之咎亦實無可逭。前降旨將伊革去總督。仍賞按察使銜。在軍營隨同辦事。尚不足以抵其罪。劉秉恬著革職。留於軍營。自備資斧。効力贖罪。如不知感激愧憤。復有貽誤。一經將軍總督等奏聞。即行正法示衆。至德爾森保。係專駐木果木後山防守之人。乃不能實力防禦。致賊匪衝突。溫福大營兵潰失事。況德爾森保。前隨明瑞軍營。已獲重譴。復經棄瑕錄用。仍不知改悔奮勉。誤事若此。其罪與董天弼等不能因其已死。曲為原宥。著將伊子。拏交刑部治罪。並將家產查抄。以為負恩失律者戒。所有提督馬全。牛天昇。皆係出力有用之人。副都統巴朗。阿爾素納。屢經勇往立功。今皆力戰死事。實堪軫惜。馬全。牛天昇。著交部照豆斌之例議卹。巴朗。阿爾素納。著照扎拉豐阿之例議卹。仍查明伊子。交御前大臣帶

領引見。候朕另降諭旨。總兵張大經。雖未著有勞績。而效命亦殊可憫。著照高天喜之例。酌減議卹。其餘陣亡武職兵丁。及被害文員。著將海蘭察。富勒渾。查到原單。交該部查明。均照陣亡例一體議卹。此等歿於王事之人。在國家雖有優卹。旌褒渥典。以慰忠魂。而自將領至兵丁三千餘人。同時陷沒。不惟心惻。亦且顏赧。國家百餘年用兵多矣。從無此事。然溫福軍營潰出之兵。經海蘭察等收集者。尚有一萬數千。是其隨征將士。幾及二萬。兵力不為不足。何以賊番一至。手足無措。潰敗竟至於此。總因營中無滿洲兵。可為倚恃。遂使綠營懦卒。驚潰無存。亦由溫福等倡議不用京兵所誤。是溫福之失策。債軼實不能復為之諱。而朕之誤任溫福。又誤信其不發勁旅。悔已無及。惟有引咎自責而已。朕之初用溫福。原因其於軍務尚曾經練。此外別無可任之人。當阿爾泰等屢次因循玩誤。不可不

急為整頓。遂命其由滇入蜀。代阿爾泰統兵。伊甫至軍營。即攻克巴朗拉。收復達圍等處。軍勢大有起色。因即授以將軍。伊亦頗知感奮。初不料其昧於馭下。疎於自防。敗績喪師。輕以身殉。即起溫福九原而問之。伊亦無能自解。非朕於事後諉過臣下也。至於征勦金川。並非朕有意窮兵黷武。念朕平定西域。拓地二萬餘里。武功已赫濯矣。豈復不知足矧此。叢爾蠻貊。久授土職。即盡剗平其地。較之

開闢西陲。不及萬分之一。何足言功。朕又有何貪冀。而必欲不吝帑金。不卹士卒。不憚焦勞。決計為此乎。總因從前莎羅奔。郎卡。侵擾鄰疆。其罪已不可逭。及命將申討。兩酋即窮蹙乞降。朕特格外包容。宥其一死。仍令備職土司。乃郎卡野性難馴。未及十年。即與近境土司時相侵奪。屢經督臣等調停完事。朕亦概免深求。不欲復因蠻觸相爭。勞師動衆。即此次兩逆苗滋事之始。經阿爾泰等奏聞。朕

仍聽督提等往彼誠諭。息爭。不肯輕煩兵力。及至前歲夏間。阿爾泰始將僧格桑不受教約。復攻占沃克什官寨。擄其入戶。並侵明正司境壤。而索諾木亦占踞革布什咱之地。戕其土司各情。節奏聞。并稱兩逆苗狼狽為奸。鷄張無忌。非復能以口舌化導。不可不備以兵威。乃逆苗黨惡梗化。公然抗拒王師。實難再為遷就。朕方深悔前此之姑息貽患。若復置之不問。必至衆土司盡為蠶食。流毒無窮。

此實不得已而用兵之苦心。軍機大臣日在朕左右承旨。皆所深知。且屢經宣諭再三。諒亦人所共曉。若謂朕飾詞愚衆。吾誰欺欺天乎。此時若再姑息了事。何以服衆土司之意。且何以慰死事者之心。即謂溫福毫無調度。自喪其軀。不足深惜。而馬全等將佐官員。及三千餘士卒之委命疆場。倘不為之報仇雪恨。於心實有所不忍。雖欲中止。其可得乎。朕自臨御以來。宵旰勤勞。無日不以愛民為念。

每遇災歉。不惜數百萬金錢粟米賑濟窮黎。即偶有用兵之事。絲毫不累閭閻。並且多方蠲緩。而於綜理讞牘。雖匹夫匹婦之獄。亦必折衷至當。不使稍有含冤。如此次溫福軍營潰逃兵衆。即立寘典刑。亦不為枉。因其多至數千。若悉予駢誅。實覺不忍。特從寬概免其死。遣配以示矜全。而自西師大功告成以來。朕亦不敢意存自滿。惟益兢兢業業。凜持盈保泰之心。返躬自問。實可以俯對天下臣民。

仰邀

上蒼昭鑒者。至於兩逆首以內地土司。敢於背恩反噬。抗我顏行。害我兵將。罪惡貫盈。實為覆載所不容。神人所共憤。其滅亡自可立待。今特派八旗。及各省勁兵數萬。並簡曾經立功之大臣等。帶赴川省軍營。與阿桂等另籌進剿。使我軍壁壘一新。所向克捷。掃穴擒渠。以快人心。而申國法。著將此事原委。及朕不欲用兵之本懷。與此時不能已於征討之深意。

通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富勒渾等奏。現將續調黔兵策應將軍阿桂後路所辦甚好。前經諭令富勒渾博清額等帶兵由南路接應阿桂。並令富德趕赴打箭爐一帶。不拘何項兵丁。即帶領前進。接應阿桂。俾得夾擊殺賊。自當以次迅往。但英泰先已派令帶兵策應。較之富勒渾等及富德到彼。自更迅速。如英泰此次果能奮勇出力。開通阿桂軍營後路。即屬英泰之功。朕必加以優賞。英泰務須努力為之。至劉秉恬從前貽誤之罪。實難曲為寬貸。現又明降諭旨。將伊革職。但伊現在已朗拉一帶辦事。若即去其頂帶。恐一切呼應不靈。著仍遵前旨。暫留翎頂。令其奮勉自効。又富勒渾現令赴南路帶兵續進。為阿桂聲援。而已朗拉一帶。亦有劉秉恬往來照料。文綬可即回至成都。該省現有照料過兵。及籌辦糧運等一切緊要之務。文綬到省城後。務即實力綜理。俾諸事妥協無誤。至溫



福軍營陣亡被害將士官員業經降旨議卹其明正已旻布拉克底土目兵練等有實係陣亡者並著富勒渾海蘭察等查明奏聞交部照例議卹○署雲貴總督彭寶雲南巡撫李湖奏上年選派滇兵三千赴川以後臣等當於督提等標及省北各營內挑選精壯兵二千專心訓練軍械火藥等項亦逐一修備今奉旨令於昭通各屬撥兵協勦臣等即將上年選定之兵分為四起以次繼進俟軍營調兵信至即由入川要路飛速前往聽用報聞○戊辰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曰永德周煌現俱出差兵部堂官人少且又有送兵起程之事著高樸暫行兼署兵部侍郎俟永德等回京後即無庸兼署○又諭前據辦理四庫全書總裁奏請將進士邵晉涵周永年余集舉人戴震楊昌霖調取來京同司校勘業經降旨允行

但念伊等現在尚無職任自當予以登進之途以示鼓勵著該總裁等留心試看年餘如果行走勤勉實於辦書有益其進士出身者准其與壬辰科庶吉士一體散館舉人則准其與下科新進士一體殿試候朕酌量降旨錄用○又諭據豐昇額舒常奏遊擊和倫等於餘丁張得貴脫逃僅報川楚兩省總督並不呈報將軍叅贊以致所報姓名不符請將襄陽鎮標右營遊擊和倫竹山營遊擊常保

襄陽鎮標前營都司官福鎮草鎮標前營守備萬國泰湖北撫標右營守備張虎臣辰州協左營千總張雲標等交部嚴加議處署襄陽鎮官達色未能查出並請交部察議等語和倫等均著交部嚴加議處官達色著交部議處○諭軍機大臣等屢次傳諭豐昇額等帶兵接應阿桂最為緊要計豐昇額等奉到遵旨起程應即馳赴打箭鑪一帶並遵昨旨與福康安分為前後兩起進兵接應阿桂愈

速愈佳。至其摺內訪得三雜谷土司希冀賞帶花翎。隨令李天佑申飭諭示。所辦亦是。豐昇額此次徵兵。若經由三雜谷。即應酌量駕馭該土司。帶令隨營行走。以好言撫慰。勵其効順之心。自為最要。至校磨土婦在三雜谷中。行輩最尊。從噶克多聽其指揮。該土婦自不為小金川流言所惑。據官達色報稱。該土婦見伊時。密告金川賊衆逆謀。其心甚覺真切。自應予以獎勵。著即曉諭該土婦。以爾實

心恭順。節次奏聞。大皇帝深為嘉悅。特加恩賞爾淑順名號。并綵緞四疋。用示優獎。如此傳諭。不特該土婦益當感恩圖報。即其餘土司等。亦必共知激勸。冀得出力霑恩。亦屬控馭番夷之一法。○又諭曰。常青奏請派察哈爾兵五百名。親身帶往軍營効力。著照所請。挑派五百名前往聽用。○署山西巡撫陝西巡撫覺羅巴延三奏。本年五月下旬。歸化城等處水發。飭委布政使朱珪親往查勘。茲據

查明歸化薩拉齊二廳屬夏麥未經刈穫。秋禾俱已被淹。應請撫卹一月口糧。并照例給予修屋之費。其二廳內有民租蒙古口糧地。向不查辦。但數十村莊同時被水。蓋藏已空。明春籽種更難稱貸。應請借給一月口糧。俟明年秋後。免息還倉。並明春有願借籽種者。准其一體借給。得旨。如所議行。○又奏。准畢沅咨。陝西舊存火藥。俱已解運。現委員赴晉購辦淨硝硫磺。臣查晉省硫磺尚敷採買。惟

每年所產硝觔。除供本省。及陝西延綏鎮各營採辦外。所餘無幾。此時即上緊購辦。亦恐緩不濟事。應於晉省各鎮標營備操火藥內。先行湊撥十五萬觔。解陝接濟。隨後陸續製補供操。得旨。嘉獎。○己巳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晉等奏。清口新建木龍挑溜刷灘。黃水直逼北岸。陶莊積土之下。刷去舊灘。現在清水直抵惠濟祠迤下。已成清黃並流之勢。等語。覽奏深為欣慰。並閱圖內新建木龍緊對陶

莊溜勢現已北趨。著有成效。今於圖內用硃筆圈記。明年似應將舊建第二架木龍移置其地。則挑溜護灘更為得力。而陶莊一帶舊灘益加刷寬。俾黃溜全趨北岸。清口永資利益。著傳諭該督等審度情形。斟酌妥辦具奏。尋奏第二架木龍近年兩經改紮。業已收窄。該處雖未全淤。而溜勢較緩。儘可移建。惟目下清黃水勢尚未全消。本年新木龍淤灘之下。又有嫩淤水占。形勢未定。容臣等於霜降後。水落灘現時。再為確勘審度。將移建新木龍。應寬長若干丈。覈計舊木拆起若干。如有不敷。量為添辦。其應用蘆纜雜料一併豫為辦齊。恪遵硃筆圈定處所。於明年春汛水勢未長之前。乘時建築。俾黃溜全趨北岸。清口永資利益。得旨嘉獎。○又諭曰。解遜奏請陞見。著准其即行來京。其廣西提督事務緊要。著傳諭李侍堯於總兵內揀選一員。奏聞署理。○又諭曰。安泰奏稱據色提巴勒氏等呈

請。情願碾磨麥麵八千石。運至哈喇沙爾。并口袋收貯。以資接濟。渥巴錫人衆。又欲自備牲畜。馱運糧三千石。至哈喇沙爾等語。色提巴勒氏感戴朕恩。懇請情願碾磨麥麵。運至哈喇沙爾。又欲自備牲畜。馱運糧穀。以接濟渥巴錫新遊牧。其報効之忱。甚屬可嘉。著傳諭安泰等。加恩賞給大緞四疋。以示鼓勵。其餘伯克等。亦按其品級。分別賞給緞疋。○陝甘總督勒爾謹奏。陝甘川省。地界相連。恐軍營尚須添兵接濟。已分咨陝甘提臣。各選精壯兵一千。以備調用。今奉諭旨。派兵二千赴川。已飛飭兩省將弁。即日分起。帶領起程。迅速前進。諭軍機大臣等。昨朕先令富德起身。速赴成都。無論何處兵到。即帶領由打箭鑪。章谷一路。往迎阿桂。復令色布騰巴勒珠爾。亦即照此前往接應。計富德未到之前。所調貴州兵丁。已陸續赴川。富德到時。著即遵旨帶領往迎阿桂。至陝甘距四川甚近。所有勒

爾謹派往之二千兵色布騰巴勒珠爾至成都時亦必到齊即將此項兵丁帶領速行進發並著伊等將先後到成都日期及帶何項兵丁於何時起程前往之處迅即奏聞○賑貸江蘇清河桃源安東等三縣淮安大河二衛本年水災貧民並緩新舊額賦○賑卹緩遠城渾津黑河二處本年水災莊戶並緩新舊額賦○旌表守正被戕之山西鳳臺縣民馬自發妻周氏○庚午諭據梁國治奏湖南各營扣存公糧歲有定額今派兵赴川費用較多而各弁兵踴躍急公剋期無誤似應量為調劑請將司庫現存恩賞銀內准借通省一年公糧仍於公糧內自明年為始分作三年扣還等語所辦甚是兵丁調赴川省一切修理軍裝器械均須整辦情形未免拮据自應酌劑以示體卹梁國治此奏著照所請行其湖北陝甘雲貴四川等省俱有添派之兵如有所存公糧不敷支用者亦應仿照湖南

酌量妥辦著各督撫等實力查辦具奏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昨據高晉奏參將岳瀚弓馬改觀請送部引見一摺已經批交該部著傳諭該督速行給咨岳瀚令其趕赴行在引見○又諭曰梁國治奏湖南派調赴川官兵全數出境同日又據陳輝祖奏湖北添派兵二千現已迅速料理等語軍營需兵接濟愈速愈佳官兵等俱受平時養之恩理應及時奮勉自効著陳輝祖等檄知帶兵將領傳諭兵丁令各激發天良踴躍進行以資援勦○戶部議准本部侍郎范時紀奏稱四川省士民報捐貢監應准其於本省上納本色其四川鄰近之雲南貴州湖廣陝西等省亦准其一體暫於川省報捐其封典加級以及降級捐復者仍在部中收納從之○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諭據鄂寶奏

麻書裏塘兩處運米番民在西山溝內牧放牲畜忽被夾壩搶去牛馬當即派撥官兵併力追捕雖經追獲牛馬但賊匪未能弋獲請將疎防之外委馬正雄守備王一龍叅將金應安交部分別察議等語馬正雄王一龍金應安俱著交部分別察議○四川總督富勒渾署四川總督湖廣總督文綬奏金川附近土司各頭人番衆臣富勒渾已明切曉諭以金川煽惑降番叛逆罪在必誅現加派官兵前來合剿爾等亦須多撥番衆將已朗拉山神溝等處占據要險俟大兵齊集一舉成功該頭人等環聽領諾當即酌量加賞令各歸汛地協同官兵嚴加防守臣等於初一日准豐昇額稱已派裏陽鎮官達色帶兵一千五百餘前往梭磨大板昭等處防禦又准撫臣鄂寶另派兵三百赴卓克采護守糧臺是黨壩一路防範已屬嚴密又同日准阿桂札知勦辦小金川情形現南路軍威尚振惟西路

之兵退守日隆距美諾已遠賊番勢必合攻南路臣等復催川省續調兵三百兼程馳赴南路以資遣用並就近先撥各州縣壯丁飛赴章谷一帶護守糧臺務使每日有兵行走以壯軍威再當噶爾拉後路如章谷約咱僧格宗等處與賊境處處相通現經阿桂添兵防守但地廣兵單恐不敷用俟黔楚兵到即令前赴南路聽候調遣至此次軍行更宜迅速沿途夫馬均須早備其京兵需用馬匹尤繁現上緊籌辦諭軍機大臣等連日盼望阿桂軍營之信甚切自七月初六日接到阿桂六月二十四日所拜之摺距今又已八日尚未見有續奏甚為懸注不知章谷至當噶爾拉一帶軍臺富勒渾曾否接續安妥文報往來有無阻滯富勒渾即速據實具奏至富勒渾等所奏南路應速添兵以資聲援現又飛調川兵三百並催黔楚各兵迅速來川兼程馳赴南路等語所辦甚是但現將添調各處

之兵催令赴川。究屬鞭長不及。今富勒渾在本地調兵。自能應急。但為數甚少。且係綠旗。未必適用。前據錢鑒奏。成都駐防兵五百名。願赴軍營。已經料理起程。此項兵丁。自可早到。即應帶領前往。較之綠營。更當得力。至所稱就近先撥州縣壯兵。飛赴章谷一帶護守糧臺。尤為緊要。應即妥協辦理。又富勒渾等奏稱。京兵需用馬匹甚繁。尤須上緊籌辦等語。京兵經由陝省。其馱載馬匹。已據畢沅奏。

實錄卷九百三十八

李

雇備健騾四千。自寶雞縣起。按站接替。直送成都。籌辦甚屬可嘉。其兵丁乘騎馬匹。昨據勒爾謹奏。調甘省各鎮營壯健馬二千。解赴陝省。協濟棧道。分撥送兵之用。所辦亦好。是陝西一路。已俱料理妥協。即由入川首站至省。所用馱載。並經陝省雇有騾頭。毋庸另辦。惟兵丁乘騎之馬。該督等現在籌議。自必妥協。但每起為數較多。恐馬匹不敷支撥。其跟役等。不妨照例折價。可省多購馬匹之勞。至

兵丁自成都赴軍營。路徑陡仄者多。即給以馬匹。亦不得力。且沿途供支料草。又需饋運之勞。莫若按例折給馬價。聽各兵等自便。較為妥協。現在富勒渾往迎阿桂。已諭文綬在成都籌辦諸務。計文綬接奉前旨。自即迅赴省城。此事即交伊實力妥辦。再現在京兵已於七月初七日起程。餘俱以次繼發。而各省所調之兵。亦催令速赴軍營。官軍源源而進。計日加增。除現諭富德等。如遇各處先到之

實錄卷九百三十九

李

兵。即帶往應援阿桂外。其餘各處續到之兵。甚多。若俱全赴章谷一路。未免擁擠。即阿桂將來另籌進剿。仍須由兩路分進。莫若即於兵丁到成都時。豫為撥定。如京兵二千。兩路各撥一千。餘俱仿照分派。其南路在打箭鑪一帶。西路在維州一帶。酌量暫駐。俟進兵時。按路調往。更為便捷。此事亦著文綬妥協經理。○護陝西巡撫布政使畢沅奏。西安局儲火藥。陸續調撥。餘剩無多。已派佐雜前往豫

晉二省購買礦二十萬觔運回西安上緊配造以備川省續調得旨是○前任四川總督劉秉恬奏黔資溝地方雖有官兵駐守而其地出產礦觔尤應嚴加防範已派委將弁馳赴該處留心查察毋許偷漏又前經盤獲私帶鉛子番民那木喀旺勒丹阿網三名起意偷竊鉛丸顯有私相轉售之弊已將該番犯等三名正法報聞○壬申中元節遣官祭永陵。

實錄卷九百三十八

壬午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諭據喀爾喀貝勒品級

扎薩克一等台吉齊旺多爾濟將車布登扎布強占游牧達什侵蝕倒馬銀兩列款差人呈控前來著將齊旺多爾濟達什帶至避暑山莊交軍機大臣訊問外烏里雅蘇台既有應行查辦事件著瑚圖靈阿福祿馳驛前赴烏里雅蘇台會同烏里雅蘇台將軍參贊大臣等查辦○諭軍機大臣等據三寶泰等獲孝豐縣越獄斬犯陳永加經江省訊供收禁現將賄縱之禁卒王永許武押解到浙等語

實錄卷九百三十九

壬午

斬犯越獄獲日即應斬決至王永許武身為禁卒膽敢受賄縱放情罪實為可惡著三寶泰迅即審明起意賄縱緣由照新疆遣犯脫逃之例一面具奏一面即行正法以示儆戒其現獲正犯陳永加既經江浦縣訊供監禁毋庸輾轉移解致滋疎脫即著高晉就近提訊即於該處正法具奏將此傳諭三寶泰並高晉知之尋高晉奏陳永加一犯先准浙江撫臣三寶泰稱此案人犯均經浙省拏獲其如何



商串越獄禁卒得賄同逃各情必須陳永加  
到浙質訊始能定案經江蘇撫臣薩載委員  
將陳永加解浙審辦報聞

實錄卷九百十八

五十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三十八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三十九

敕修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七月癸酉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海蘭察奏  
請將黑龍江八旗兵內挑選一二十人派往  
著照所請傳諭將軍傅玉再挑一千名派往  
聽用○定邊將軍尚書阿桂奏贊大臣副都  
統明亮奏色木則之旁有古嚕一處令叅將  
富金保帶兵分駐賊番屢次侵擾俱被官兵  
擊退其往攻色木則之兵因賊番所據碉座  
地勢較高雖節次攻撲究係仰攻不能得力

惟晝夜嚴防使賊不能截斷僧格宗往來之路再策爾丹色木墨龍溝卡了翁古爾壘等處皆與金川接壤雖此一帶叛番均經殲戮其最關緊要之隘口亦撥兵防守而其間道路叢雜前後左右皆可偷越此時最要事機莫急於徹出官兵先防後路官兵均可安全無恙而嚴守各隘尚可待續到之兵為合力進攻之舉其後路中有前已經駐兵者加兵助守其前未駐兵者酌量安設且如章谷吉地等處亦即為綽斯甲布後路於此一帶周防嚴密臣等與豐昇額信息相通彼此籌辦於事機頗為有益因於二十五日陸續徹兵分撥於思紐得里翁古爾壘阿仰及卡了邦科約咱索布章谷等處嚴防臣等帶滇兵一千六百於本月初一日親自斷後徐徐徹出現在翁古爾壘思紐扼要地方暫為存駐悉心籌辦以為再進之計諭軍機大臣等連日盼望阿桂軍營信息甚為懸切因屢諭富勒

渾及富德等速往帶兵接應今阿桂自當噶爾拉軍營將兵陸續徹出在翁古爾壘等處暫駐朕心稍慰阿桂等業已全師而出而翁古爾壘至章谷一帶均經嚴加防守自可無虞逆首以內地土司敢於如此鴟張尤屬神人共憤實為

天理所不容惡貫滿盈滅亡必速今已添派京兵二千吉林兵二千黑龍江兵一千頃據海蘭察奏又添派索倫兵一千合之西安荊州駐防兵各一千伊犁厄魯特兵一千是八旗勁旅有九千並選能帶兵之侍衛章京亦數十員又續派之雲貴陝甘湖廣等綠營兵催令赴川者共萬餘名計其陸續到軍營通計二萬數百名阿桂即當酌定章程另籌進剿一面妥辦一面奏聞至豐昇額等一路昨令馳赴阿桂軍營策應今阿桂既已回駐翁古爾壘等處無庸豐昇額接濟軍營機宜移步換形不可稍涉拘泥亦非朕所能懸斷著傳

諭豐昇額。如未起程。即留駐宜喜軍營。以備再進。或已行至中途。亦不妨帶兵。仍回宜喜。並可隨處諭知各土司。以將軍現已整師而出。滿洲勁旅。及各路精兵十萬。亦俱陸續調派。即日復籌進剿。以此鎮撫衆番。方為妥協。豐昇額等。即酌量該處情形。一切與阿桂札商而行。劉秉恬。仍令在巴朗拉一帶。辦理事文。緩即馳赴成都。辦理兵行事宜。并籌辦潰兵。以及地方要務。其桃關一帶。即令富勒渾前駐往來照料。無庸再赴阿桂軍營。○又奏。臣等因賊匪蔓延四出。前敵既不能驟徹。後路更屬可虞。正在籌辦間。據前敵屯土各弁稟稱。金川賊番。屢來懇求稟話。臣等欲藉以窺測賊情。當飭將備等。嚴加詰問。據賊稟稱。我金川係大皇帝家舊土司。如今官兵百姓等。我金川一點不敢侵擾等語。查賊番自侵擾木果木等處以來。所得鎗礮鉛藥糧石銀兩器械等物。

為數甚多。業經志得意滿。而以當噶爾拉官兵。甚為勁銳。賊匪連次敗衄。深知我兵未可動搖。轉恐添兵攻剿。故為此狡詐之謀。且妄冀大兵從此歇手。可以幸逃天討。坐獲小金川之地。實堪切齒。但此時兵力未齊。不能合力勦洗。而當噶爾拉後路險仄綿長。如翁古爾。龔策爾。丹色木等處。懸崖鳥道。祇須數十人據截。雖有多兵。不能衝過。即如木果木一路。官兵二萬有餘。德爾森保一經失事。即不足恃。皆因後路一斷。兵卒等慌張潰亂。所致。今賊番不於此等要隘。坐困官兵。而轉來稟話。是在賊番已為失計。而在我兵徹居險要。現在則易防。後路將來仍易於進攻。於事轉有把握。莫若將計就計。權為徹出新兵一至。即可統率再進。為雪憤掃巢之策。惟是今昔情形迥殊。且此事關係甚大。皇上自必特簡大臣來川。容臣阿桂等公同籌辦。以定勦滅兩金川之局。諭軍機大臣等。阿

桂此次辦理事事妥協甚屬可嘉已授為定邊將軍統辦進剿之事實堪倚任此外大臣等亦罕有能出其右者阿桂即當實力擔承此事不必稍存疑惑惟進剿之路不可不通盤籌畫豫為妥定看來昔嶺當噶爾拉及宜喜等三路皆係仰攻未必有益將來再進時此等只可為牽綴賊勢之用必須另籌妥地以期克捷制勝因閱地圖內金川之噶拉依勒烏圍兩處險隘皆在河南賊番悉力拒守攻之非易若於河北覓可進兵之路一在草布什咱之境由西而東一在綽斯甲布或黨壩之境由東而西攻其不備自可易於得手若能得其河北之地則河南賊勢自必動搖并力夾擊便可掃穴擒渠剋期奏績阿桂應即悉心籌度密詢熟悉道路之人就該處山川形勢詳細酌量是否可行即速繪圖貼說據實覆奏候朕定奪○又諭現在添派索倫兵一千名前往軍營所有經過之直隸河南

陝西四川等省著傳諭周元理何燭鼎沅文綬等各飭所屬將車輛馬匹等項妥辦應付務俾迅速進行○軍機大臣等議覆四川總督富勒渾署四川總督湖廣總督文綬奏稱現在京兵陸續來川照向例折給夫馬價辦理章程未能盡一請按本地情形酌籌一切等語查京兵入川沿途應付騎馱前據畢沅奏明毋庸另行辦理該督等祇應飭令站員將陝省所備長驛小心照料毋任兵役等馳驟損傷其自成都赴西南兩路分站現經該督議以口內給與騎馬口外官員各給馬一匹其兵丁跟役折給馬價自屬照例酌辦與諭旨相符其雅州灌縣以外酌添人夫及映秀灣另立正站之處亦屬妥協均應如所請行惟所稱在口內各站兵丁跟役步行不給馬匹一節查從前由黔赴滇京兵其跟役每站折給馬價二錢此次自廣元至成都程站較近應照滇省之例酌量節減每站折給馬

價一錢餘均照例辦理飭屬一體迅速妥備從之○戶部議准給事中耀泰奏稱旗民白契房地准令報明稅契本係定限三年但恐民人等或緣曉諭未周或以地居僻壤不能盡知例禁應請再展限一年其從前白契私買房地未經上稅者准其於一年限內首明補稅從之○甲戌諭昨據阿桂奏當噶爾拉後路翁古爾壘至章谷吉地等處並關緊要均應嚴密防範因於六月二十五至七月初

一等日將各營盤官兵次第徐徐撤退親自斷後振旅而出現駐翁古爾壘等語辦理深合機宜朕心實為欣慰已將奏到各摺宣示中外矣阿桂自聞木果木軍營之信能鎮靜嚴防鼓勵將士當賊人屢次侵擾俱經官兵勦殺今全師撤駐翁古爾壘不獨南路一帶可以無虞並可與豐昇額等宜喜軍營聲息相通以待新調之八旗勁旅及各省精兵陸續到營收復美諾等處另籌進勦金川甚屬

可嘉所有隨阿桂自當噶爾拉撤出之兵未嘗非綠旗士卒乃能與賊相持十餘日悉力拒擊凝然不動整隊撤回較之溫福營中綠旗兵同為受國恩養養之人一則知方一則非人類著阿桂傳旨將在事之綠營屯土兵練各賞一月鹽菜銀兩以示獎勵其中或有身雖在營而萎靡不出力者亦當查明扣出毋令濫邀恩賞至溫福軍營有兵不下二萬何至一聞賊至紛紛潰散實出意料之外將

帥之於三軍倚為捍衛若猝遇有變至棄將軍於不顧相率潰竄以致主帥失眾捐軀按律應悉駢誅罪在不赦今特汰其甚者從寬免死量予遣戍實出法外之仁然朕究不免失之姑息而此輩實為倖免遣發省分之各該督撫俱應共深憤疾於此輩不少姑息有犯法者即當立正典刑庶以彰國法而申軍紀至現在隨征之綠營兵眾並當聞而知恥引以為戒痛加改勉以冀立功膺賞設仍徇

於怯懦之惡習。怙終不悛。將來或有臨敵輕退。易動之事。必當盡行誅戮。即人數畧多。亦斷不惑於罰不及衆之說。曲為寬宥也。朕於軍律賞罰嚴明。惟秉大公。以期平允。即將此通諭軍營及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阿桂自當噶爾拉全師而出。此時大局已定。一俟兵力畧振。即可收復小金川。勦捕逆酋。殲戮賊衆。並另籌分路進勦金川。此皆阿桂應行次第籌辦。至溫福軍營失事時。衆幾二萬。兵數不為不多。雖云疎於豫防。亦何至潰敗若此。即綠旗懦卒。畏賊驚奔。而將領各統所部。豈盡漫無紀律。聽其相率竄逃。致溫福獨領百人衝出。歿於戰陣。其事為向來所無。其理亦太不可解。特因事屬既往。竟置不問。著阿桂將溫福軍營因何債事確情查明。秉公據實具奏。再從前所獲番衆供詞。俱稱僧格桑移居科思果木地方。僅攜其妻及頭目數人。莎羅奔索諾木。皆不與款洽。并令其自行

謀食。相隨賊衆盡皆散去。果爾。則是僧格桑甚為失勢。幾於自顧不暇。何以能與金川逆酋通謀。率衆復行猖獗若此。其故又不可曉。或係所獲番衆捏詞欺飾。抑其中另有情由。並著阿桂訪明具奏。至豐昇額等。在宜喜軍營原屬三路並勦。及聞僧格桑復占小金川。故地溫福軍營失事。美諾明郭宗等處亦皆失守。不可不急援阿桂。是以屢諭其急速徹兵。今阿桂既退。據得地軍氣復伸。且章谷等處皆撥兵嚴防。與豐昇額後路聲息相通。而各土司中。如從噶克輩。聞知阿桂既出。與豐昇額遙為犄角。亦斷不敢復萌動搖之念。並可因以鎮撫綽斯甲布。衆心又況其地軍糧充裕。礮火堅完。再進之圖。不煩另起鑪竈。豐昇額等必當仍駐宜喜軍營。為是著再諭豐昇額等善體朕旨。妥協行之。再此項續調各省綠旗兵。共有九千。現皆節次起程。統計不過八月初二旬。俱可陸續全抵軍營。按西

南兩路分撥每路可得生力軍四千有餘阿桂審酌情形於各省新調兵到後約可數用即宜分西南兩路先勦小金川其南路自係阿桂統兵色布騰巴勒珠爾為叅贊西路雖有海蘭察在彼殊不足恃若豐昇額已至巴朗拉即著豐昇額帶兵進勦或豐昇額仍駐宜喜則俟富德到阿桂軍營後與之面為講論即令富德由成都取道至日隆統兵進勦如此兩路夾擊賊眾自難兼顧我兵即收復

小金川全境盡殲叛逆降番廓清其地並於美卧溝大板昭等要隘各派重兵屯駐令王進泰長清分鎮要處另籌進勦金川則我武既揚聲勢甚盛自可迅速掃蕩賊巢剋期奏績此事乃全局轉關之機甚有關係是否應如此辦理著阿桂悉心妥籌將作何酌辦機宜詳晰覆奏○又諭現在添派京兵及吉林索倫尼魯特並荆陝成都駐防兵九千五百名又續調雲貴湖廣陝甘綠營兵一萬一千

通計共二萬有餘兵數較今春更多軍糧等項不可不豫為籌數至節年所調成都駐防及各省兵丁已三萬九千合之本省川兵暨屯土兵練總共七萬有餘月支糧餉更為不少今已兩項合計每月實需鹽菜口糧等項約若干萬兩著富勒渾文綬詳數細數並以續撥之軍營銀一千萬兩按數覈算足數幾月之用可以供至明歲何時或尚需續撥備用即當據實奏聞以便再行勅部撥往至原

有之七萬餘兵除溫福軍營未出者三千餘及潰而遣戍者二千餘不計外其餘節次打仗陣亡及傷廢遣回並在營脫逃者各有若干均應一一開除將各路現今實存數目分晰開單呈閱備覈至溫福軍營此次損折之兵實有若干亦當覈其細數或兵丁於潰散之後復行脫逃其罪更不可逭尤應查明奏聞令各督撫一體實力緝拏就所獲之處即行正法以示炯戒再溫福軍營兵潰債事後



失去糧米若干石鎗礮軍械若干件火藥鉛丸若干觔備用銀若干兩亦不可不逐項覈明實數一併開單具奏至現在添運糧石作何籌辦需用火藥作何趕製務使源源接濟勿致稍有遲誤之處並著據實速行覆奏○乙亥諭軍機大臣等前豐昇額奏與舒常約會同日進攻宜喜日旁此時即使攻得礮卡亦祇可在山梁駐守斷不宜乘勝輕進致賊番邀截後路屢降諭旨甚明至阿桂現已全師而出並將章谷一帶派兵嚴防無庸豐昇額復行前往業經屢諭豐昇額仍駐宜喜軍營鎮撫綽斯甲布以俟另籌進剿昨據阿桂奏已咨豐昇額令其不必前赴黨壩豐昇額接到咨文自仍駐兵不動即或已經撤兵起程接奉朕七月十六日所降之諭務當遵旨即回宜喜但當噶爾拉音嶺兩路俱無進攻之兵恐賊番注意於宜喜一路不可不及早豫防豐昇額等應將所有營卡妥為措置如

有應防隘口加緊嚴防勿使賊番軼至設或賊番潛窺營卡必須盡力禦擊殲戮無遺使之不敢輕視至宜喜後路必當加意防禦而黨壩一帶尤為緊要即可令五福官達色帶兵在彼駐守實力嚴防毋稍疎懈此時計距大兵進剿金川之期尚有數月惟當嚴密部署實力防禦並留心駕馭綽斯甲布為現今應辦要務前諭鄂寶同豐昇額等以次撤回今令豐昇額仍駐宜喜則鄂寶亦當仍在覺木交駐辦糧務雖據稱宜喜軍糧足支五月此後仍當源源接濟使之充裕著富勒渾文綬各將接運軍糧事宜上緊籌辦鄂寶亦須實力經理○予故奉恩輔國公慶春祭葬如例○予故鄂爾多斯固山貝子喇什色楞喀爾喀鎮國公恭格阿喇布坦致祭如例○浙江巡撫兼管鹽政三寶疏報慈谿縣鳴鶴場乾隆三十八年新漲沙灘地一千六百畝○旌表守正被戕之江蘇元和縣民陸廷表婢

周氏○丙子諭據三寶奏。審擬孝豐縣監犯陳永加等。賄通禁卒糾合同禁人犯越獄脫逃一案。請將陳永加及禁卒王永。許武。均即行正法。丁松牙等。分別定罪一摺。此案陳永加。以私鹽拒捕毆殺兵丁之犯罪。本應斬。乃敢賄通禁卒。結夥同逃。自應決不待時。王永。許武。身充禁卒。膽敢與重囚交好。貪得衣食銀兩。糾約同逃。情罪甚為可惡。前經該撫奏報。案犯全獲時。已諭令迅速審明。將此三犯

照新疆改遣脫逃例。即行正法。奏聞。該撫奉到前諭後。自必遵照辦理。至流犯丁松牙。杖犯章毛娘。劉麻子。施芳賢等。當陳永加糾約之時。輒皆應允賄囑。禁卒同重犯結夥越獄。實屬黨惡藐法。與尋常輕罪監犯。自行乘間脫逃。未與禁卒賄謀者不同。該撫僅照常例擬以充發杖徒。不足示儆。著該部改擬死罪。入於本年秋審情實。至另案收禁之施貴選。於陳永加約會同逃。並邀其共飲時。屢次執

意不允。尚係馴謹畏法之輩。自當就其應得本罪。量減一二等。分別勸懲。以示平允。且使所在獄囚。知狡脫者。必罹刑章。守法者得邀原減。於除奸宄過之中。即寓慎重國圉之道。該部一併定擬具奏。○軍機大臣等議覆。前任四川總督劉秉恬奏。稱。木果木軍營。徵出之兵。應需帳房。鑼鍋。鳥鎗。腰刀。長矛。弓箭等項。現飛飭軍需局。如數製造。迅速解營應用。但鳥鎗一項。為攻勦所必需。刻不可緩。一面

飭局盡力製辦。先行趕解。一面飛咨護陝西撫臣畢沅。將該省各營鳥鎗。調集四五千桿。解川應用。至腰刀一項。亦咨明運送四五千把。較川省打造需時。實為捷便。此項鎗刀。並由該省雇備長驛直送四川。至現在咨取之數。未免浮於所需之數。但此時正值大兵雲集。即寬為備貯。不嫌多餘。且將來亦可撥還各營。以備平時操練。均應如所奏辦理。從之。

○丁丑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叅贊大臣副都統舒常。奏臣等查綽斯甲布一路。內分宜喜。日旁。兩處。所有兩營兵。除分守要隘。及陣亡受傷患病。遣回外。其打仗應差兵。約計不足六千。臣豐昇額。若遵旨於此路兵內。再帶二千。前往大板昭。會兵攻勦。則綽斯甲布一路。兵力更單。且溫福。阿桂。兩處。均未能發兵前往。勦洗。是布朗郭宗。大板昭。一帶。已為賊番占據。此刻既不能成夾攻之勢。而五福處。除分防各隘外。所餘官兵。僅有七八百。雖添此一二千兵。亦不足長驅深入。且綽斯甲布至大板昭。迅速趕行。亦需四五日。莫若俟新調滇兵二千。得有抵川信息。臣豐昇額。再將此處官兵。酌量抽撤數百。前赴大板昭。並將滇兵截住。即由彼處相機進取。似於攻勦。可收實效。又四川松潘鎮總兵五福。奏。前據卓克采糧員報

稱防守大板昭官兵。被賊衝散。投至卓克采地方。當令副將李天佑。星赴三雜谷。查察情形。駕馭該土司等。派撥土兵。嚴加防範。於駐防兵內。酌派七百餘。令副將李天佑。叅將索爾泰。都司長春。帶領駐劄黨壩瑪讓地方。防守。至嘉覺格江。為綽斯甲布進兵後路。臣量撥兵二百。飭交候補叅將留任。帶領駐劄。加謹防範。所餘一千二百餘名。遵旨同候補副將西得布。豐盛。阿。候補叅將伊常。阿。分起。帶領。於七月初七日。自黨壩起程。前往大板昭。相機籌辦。諭軍機大臣等。前此原因。美諾尚係官兵駐守。阿桂必赴彼處勦賊。因令豐昇額。住大板昭。為夾攻之計。今既與前此情事不同。所謂移步換形。自不可冒昧輕往。已經節次諭知。今豐昇額。未奉停止之旨。即能審度事宜。不拘於導旨。即往。可謂具有見識。又前因阿桂。孤軍懸駐賊境。勢急待援。屢諭豐昇額等。帶兵接應。繼聞阿桂全師而出。即諭

令豐昇額仍駐宜喜毋庸前往現在豐昇額已知阿桂撤兵退出自仍在宜喜駐兵至黨壩一路亦關緊要是以昨諭五福官達色同帶兵駐彼防守今五福於奉到前旨隨帶兵前赴大板昭豐昇額聞之即當迅速檄令停止不應聽其竟往且五福帶兵無多而大板昭之賊未退五福若去不但無濟並恐有礙著星速傳知五福令其即遵昨日之旨速回駐守黨壩毋致羈延貽誤此一節並令五福知之○又諭現在仍須先攻小金川令阿桂在南路富德在西路統兵進剿收復其地所有一切機宜昨已傳諭阿桂酌量妥辦並密諭阿桂除現剿金川三路外另於河北一帶訪覓要路攻其無備今思阿桂在南路必仍由僧格宗一路進攻若僧格宗尚能守住自為便易即或張玉琦亦已帶兵退出究係輕車熟路攻取亦較上年省力但既至僧格宗必仍俟攻復美諾後再行收剿底木達等處

恐逆酋僧格桑聞信豫行竄逸豈不失此機會著諭阿桂於富德到營後與之講論明晰令其由成都馳赴日隆帶兵同海蘭察進剿於攻得資哩後即帶兵往截美卧溝斷絕賊酋歸路或由沃克什明郭宗前進或由別斯滿一路前進臨時酌量而行俟富德等截住美卧溝之路阿桂速偵訪逆酋下落若在美諾即統兵先剿美諾若仍在底木達布朗郭宗即先剿底木達等處與富德成夾擊之勢方為萬要今西安駐防兵二千已於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全數起程到營必速已諭文綬俟其到省時南路西路各分一半令即馳赴其各省所調之兵貴州一千最早餘如湖南雲南陝甘湖北亦俱可陸續到川各按兩路分撥前往阿桂於此各處生力兵到後約數兩路之用即通知富德等同時進兵總須於今冬將小金川全行克復仍分路進剿金川愈速愈妙看來兩金川氣候冬令尚多

晴霽是以前此攻克巴朗拉美諾等處皆於冬底成功此皆已事之可見者阿桂務須竭力熟籌妥辦並即豫籌將進勦金川之路分兵進攻出其不意以期克捷○護陝西巡撫布政使畢沅奏西安滿兵一名原有拴馬一匹應令騎本身馬外另給每一匹馬價銀十五兩仍代雇長騾五百頭搭運軍裝於本月十四日全數起程得旨嘉獎○戊寅諭據阿桂奏自當噶爾拉軍營撤回時見沿途各險隘皆有土兵把守接應查係布拉克底巴旺土司及草布什咱土都司亦俱添兵前來較原派之數加多察看各土司尚知報効不肯為賊番眩惑等語各土司如此實力奮勉甚屬可嘉著阿桂傳旨將布拉克底巴旺明正土司草布什咱土都司各賞綵緞八疋其出力之頭人查明各賞緞二疋其派出防守之土兵並照在當噶爾拉軍營徵出土兵之例賞給一月鹽菜銀兩以示獎勵○定邊將軍

尚書阿桂叅贊大臣副都統明亮奏兩金川賊人自侵軼底木達希朗郭宗以來牽連肆擾致木果木美諾一帶臺站地方皆不能固守以各路大兵進討彼即竭力負隅猖獗何至於此實由董天弼本係衰庸疎於防範且不守碉卡另立營盤賊番窺伺已久而各處臺站兵本無多又皆怯懦是以底木達等寨一經失守各處軍臺望風奔潰至該督等查拏夾壩並不於賊番出沒之處督兵擒勦轉照內地緝捕之例分派兵於降番各寨逐一搜查以致番衆驚疑生怨賊匪得易於勾引一處煽動各處皆因而滋擾木果木一路每次進攻未曾得利徒致損傷而所拏卡柵零星分布其中僅有十餘人及二三十人者賊番窺破併力於一二處則其餘各處相繼潰散至木果木失事時登春牛廠賊衆尚屬無多惟因散出客民兵夫從此經行兵即不戰而逃而美諾沃克什相繼失守覈其潰敗之

由實因兵自逃散。並非賊番之力。能至於此。且據功噶爾拉。木果木。脫出兵供稱。賊番分頭搶撲於木果木。登春一帶。所獲鉛藥鎗礮軍器米糧等項。為數雖甚多。而其打仗賊番止有此數。實無可加添。即小金川降番勒殺之餘。俱依附金川。亦不過千餘人。臣等一面俟派調滿漢官兵來川。一面將續辦進攻情形通盤籌畫。並將西路各兵設法鼓勵。以作其氣。申明軍律。以悚其心。務痛勦賊番。先清

美諾。進掃金川。誓必不令兇狡兩逆酋倖逃法網。又奏。六月二十九日。准豐昇額來咨。詢當噶爾拉一路。是否需兵應援。臣等以現在南路防範嚴密。無庸接應。惟西路官兵除新調黔兵一千數百。並臣等南路派往千餘外。其餘出來之兵。均不足恃。新調黔兵。應令即赴巴朗拉達木巴宗等處。以資防守。並已飛咨劉秉恬。富勒渾等辦理。至臣等帶兵殿後撤出時。見沿途各隘皆有土兵駐守。接應始

知巴旺。布拉克底土司。已將得力頭人。盡數派出。並攢集土兵把守後路。其明正土司。及草布什咱土都司。亦各尚知報効。不肯為賊番等所眩惑。此次後路防範嚴密。賊番不敢前來窺伺。甚為得力。又阿桂奏查從前底木達布朗郭宗等寨。為賊所占。其時未久。自不能即為堅拒。上緊攻勦。或可期其速得。今美諾扼要之地。已經失守。而小金川沃克什地方。官兵經年所攻克者。均為所占。南北阻絕。不通。此際情形。與從前迥不相同。已無分攻底木達布朗郭宗之路。而南路兵力。僅數堵守。亦不能更攻開此路。至奉旨令豐昇額。舒常由大板昭勦賊之處。查收復底木達及布朗郭宗地方。自應於別斯滿及大板昭等處。分路進攻。但此時西路非俟新兵到日。不能舉動。而各省所調新兵。非三四月不能全到。現既未能遽攻底木達布朗郭宗。則豐昇額等此時。亦尚可無庸移駐。致啟綽斯甲布土

司之疑計。綽斯甲布距大板昭路途不遠。俟將屆進兵之期。或仍酌留舒常在日旁。宜喜等處。牽綴賊勢。再令豐昇額統兵前赴大板昭一帶。合力攻勦。似為妥善。臣已札知豐昇額。商酌妥辦。至滿洲勁旅。自較綠營為足恃。今蒙派調健銳火器兩營。及吉林索倫厄魯特兵五千。陸續前來。於攻勦既為得力。而此時失事之餘。軍心亦藉以自壯。臣遵旨將現派滿洲勁旅數萬。添勦之處。曉諭各營兵。並

傳知各土兵等。使共知賊酋勢在必滅。庶足以作其勇往之氣。其新調官兵。應赴何處備用。亦俟籌定全局後。檄知帶兵將領。遵照分進。又奏。昨准海蘭察劉秉恬等。將美諾。明郭宗。沃克什等處失守情形。咨會前來。緣營兵本多怯懦。而西路又失於撫恤。致人無戰心。但自木果木而美諾。自美諾。明郭宗而沃克什。望風退避。處處皆成瓦解。此時海蘭察退守日隆。劉秉恬先至巴朗拉。查自己朗拉

以至美諾。此路實為進勦小金川正路。但道路延長。其間如斯底葉客。資哩。沃克什。路頂宗。明郭宗。形勢均為險絕。自前歲進勦以來。官兵節節力攻。如資哩。攻至三月有餘。沃克什。攻至五月有餘。路頂宗。明郭宗二處。亦皆攻至兩三月有餘。而資哩尚以截後而得。沃克什尚以設計而取。歷時一載。始能逐次開通。其大板昭一路。董天弼亦攻至三月之久。並無寸進。直至美諾既破。然後底木達布朗。郭宗望風而下。今此數處。既復被賊番占據。則其備禦愈嚴。守死愈力。而大兵進勦事宜。亦當早為豫備。美諾木坪兩處。道路不通。文報皆由省城來往。動至旬餘。於實在消息。既難迅速相通。且於緊要事宜。更難乘機酌辦。當噶爾拉後路險隘之所。均為我兵所據。如翁古爾壘以前之思紐。迤西之真登。梅列等處。悉已防守嚴密。或與僧格宗。碉寨相望。或據其上游。俟新兵調至。攻取尚為不難。至明



亮於此一路甚為熟習。自應遵旨。令其帶兵駐守。以緞賊勢。臣將各處防守事宜。督催辦竣。輕騎簡從。擬於數日內。自南路起程。馳赴巴朗拉達木巴宗一帶。察看情形。與諸大臣等。亟整兵力。熟籌進取之策。並與督臣等將撥夫運糧接濟等事。悉心經理。約計爾時。色布騰巴勒珠爾亦抵軍營。更可將一切機宜。公同商酌。再行詳悉奏請訓示。又四川總督富勒渾奏。查色達克拉。攜帶眷口。駐守達木

巴宗。雅滿塔爾。前隨臣於巴朗拉一帶設卡巡防。現在駐守日隆。其小金川頭人穆塔爾。經松茂道查禮給與口糧。安置資哩。日隆等處查資哩。日隆處處與賊境相連。此等降番未便安在緊要隘口。復滋勾結。穆塔爾係昂噶爾角克碉頭人。該處於初一二等日失守。穆塔爾於初四日始來乞降。形蹟亦有可疑。臣因飭糧員將穆塔爾嚴加拘守。其跟役衮布木等十六名。分起解省收禁候辦。至老

弱婦女。分交沃克什。瓦寺。兩土司收管。嗣據查禮稟稱。海蘭察調取穆塔爾至軍營聽用。已經劉秉恬將穆塔爾解交海蘭察收訖。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覆籌辦軍營事宜。及陳明賊番滋擾緣由。皆與朕節次所降諭旨。脗合。美卧溝失事之故。皆為董天弼所誤。實屬死有餘辜。而劉秉恬不早叅奏。其罪亦無可逭。現在添兵易將。氣象一新。從此舉動順利。自可仰邀

天佑。迅速成功。阿桂等當實力勉為之。至現籌收復小金川。自須仍由西南兩路進攻。而西路多係木果木潰出委靡之兵。不可不急為整頓。阿桂親往經理。於事更為有益。茲已另諭色布騰巴勒珠爾。富德。俱馳赴日隆一路。與阿桂會商諸事。西南兩路何者尤為緊要。阿桂即同色布騰巴勒珠爾進攻。其一路則令富德同明亮進剿。至大板昭一路。或令舒常帶兵。或另派人前往。均著阿桂詳晰妥籌。

悉心調度。又前據阿桂奏。一聞賊番侵擾底木達等處之信。料其必有小金川番人為內應。即察各寨頭人內之跡涉可疑者。羈留營中。不令回寨。所辦甚為得要。此等頭人看守軍營。作何處治。未據奏及。亦著阿桂附摺奏聞。又阿桂另摺奏。請將後調黔兵一千。今赴巴朗拉達木巴宗等處。以資防守。已飛咨劉秉恬。富勒渾。辦理等語。所辦甚是。西路潰出之兵。慮頗不振。不可不酌添新兵。另為措置。

以冀改觀。現在添調滿漢各兵。幾及二萬。已分兩路前往備用。阿桂可悉心斟酌。令於各兵到省後。即按兩路分撥。照料前往。至豐昇額等軍營。現兵不及六千。力太單弱。且又無滿洲得力之兵。著阿桂於新到各兵內。酌量撥給。並須籌及進剿金川時。或應仍在宜喜一帶。另覓進攻之路。亦豫為撥往備用。以省臨時更調之勞。其阿桂現駐之翁古爾壘一帶後路。均已派兵嚴防。可無他慮。惟豐昇額

等在宜喜軍營。其後路未經辦及。恐賊番見阿桂現已撤兵。海蘭察等又退至日隆。料小金川地方尚無攻剿之事。或注意豐昇額一路。潛出滋擾。不可不豫為防範。昨已諭令豐昇額。飭令各營卡盡力嚴守。設有賊至。必須奮力殲除。使之破膽。但其後路毗連賊境之處。頗多。均須設法防守。著阿桂一併籌畫。派員帶兵分防。以期萬妥。至所奏巴旺布拉克底土司。派出土兵把守後路。其明正土司及草布什咱土都司。亦經添派土兵前來。甚屬可嘉。現已明降諭旨。酌賞綵緞。以示獎勵。令其益加奮勉。至頭人穆塔爾。於昂噶爾角克碉既破。數日後率其眷屬來降。似無他意。富勒渾未免過於疑感。或實係誠心投順。不肯從賊。亦未可知。又不應不分皂白。轉將跟役拘囚。妻孥係累。致使失所。阿桂到彼。親加察訊。均不難得其底裏。如穆塔爾形跡果有可疑。即派員解京候訊。若降順屬實。仍應將其

跟役家屬給還。另為安插。亦著阿桂妥辦具奏。○又諭現在添派滿洲。吉林。索倫。及駐防等兵。共九千。各省綠營兵。又九千。與阿桂請調之數。多少相仿。阿桂需如許兵衆。作何派撥調度。其胸中必有成算。此事惟阿桂是仗。就伊所見。以此兵力。剿滅金川。能實有把握。否。又今年分勦之當。噶爾拉。昔嶺。宜喜三路。俱係仰攻。半載未能寸進。大礮轟擊。徒耗火藥。而兵丁逼近堅礮。輕冒鎗石。以致屢有傷

損。實為可惜。雖舍此更無別法。然明知其無益而為之。殊非善策。攻勦之事。以知地利為先。賊番各處。豈盡碉卡林立。別無罅隙可乘之地。阿桂當及此時。留心密訪。默籌勝算。妥酌密奏。再前據溫福等。奏擬進攻。共有七路。其一路。由草布什咱至正地。前抵勒烏圍。約三站。據稱此路稍平。其一路。從綽斯甲布之俄坡至勒烏圍。僅兩站。據稱路近山平。行走較易。此兩路何以未用。是否如原奏所云。

抑另有情形。并著阿桂一併查明覆奏。至新擬進勦之路。或有緊要機宜。以冀攻其無備。尤宜慎密籌辦。不可絲毫漏洩。○四川總督富勒渾。署四川總督湖廣總督文綬。奏查西路兵先退至美諾時。經臣富勒渾。以明郭宗為咽喉要口。路頂宗為沃克什門戶。派兵駐守。復因沃克什。梵烏山。梁直。逼昂。噶爾角。克礮及底木達等處。最為緊要。亦派兵數百。在彼拒守。復於達木巴宗。木耳宗。日隆。以及已

朗拉。山神溝等處。酌量派兵據守。要隘嗣因大兵退守日隆。則已朗拉。山神溝。俱係後路。且與小金川。別斯滿。各寨相通。復添派兵五百。以防賊番潛入。並令守卡將備。占據隘口。以備將來添兵夾攻。別斯滿。底木達之用。其自山神溝。卧龍關。至草坡。凡有與賊相通路徑。均詳詢瓦寺土司。酌派壯兵。協同土兵嚴加防守。又令各臺站鋪戶民夫。各備長矛。每日派出健丁二三十。晝則往來巡邏。夜則輪

流支更以壯聲勢其南路打箭鑪實為要地  
臣富勒渾前因賊番滋擾西路即派遊擊任  
景前往打箭鑪會同驛鹽道杜玉林籌辦臺  
站並督率明正土司撥兵加意防禦嗣因兵  
退日隆西路離當噶爾拉軍營愈遠復將原  
調川兵三百及新兵民壯盡數改赴打箭鑪  
章谷聽杜玉林就近分撥各站護守糧臺至  
川省總兵四員均在軍營所有營伍事務均  
委妥員代辦尚無錯誤其通省額兵三萬三  
千八百餘名除調出外尚存九千餘所有城  
池塘汛以及餉鞘軍火經由之處足資防範  
其沿邊隘口如附近西路之青雲營北路之  
松潘鎮維州協南路之建昌鎮泰寧協均關  
緊要現存營兵數自七百餘至一千不等尚  
可以供防禦至省城內現存駐防滿兵數百  
堪資守護惟綠營兵雖有八百餘名而分防  
墩汛以及輪流護解軍裝火藥鉛彈餉鞘人  
犯等項差使紛繁實屬不敷應俟各省大兵

到齊後臣等將續派之守卡川兵酌量撤回  
遣用報聞○己卯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據周元理奏署正定鎮  
總兵都明阿染患風痰之症未能即愈應行  
解任飭委河間協副將雅爾哈前往護印等  
語正定鎮總兵員缺因留待軍營出力將領  
陞用是以令副將都明阿暫行署理今都明  
阿既經患病自應令其解任調理至雅爾哈  
之為人朕所深知即暫時護理總兵亦非所  
宜且該處現有照料過兵之事更恐其不能  
妥協所有正定鎮總兵印務著頭等侍衛達  
翎阿前往暫行署理達翎阿接奉此旨即赴  
正定接署辦事不必前來熱河請訓○諭軍  
機大臣等豐昇額等奏仍駐宜喜軍營並未  
移動與朕屢次所降諭旨脗合甚屬可嘉但  
據稱訪得賊因西南兩路官兵已撤均聚於  
綽斯甲布一路日夜窺伺等語此事甚有關

係豐昇額處現兵不滿六千。力量單弱。而覺木交一帶軍火糧儲甚多。不可不加重嚴防。業已諭令豐昇額等嚴飭各營卡實力防範。並諭阿桂派兵防其後路。今豐昇額既稱賊番日夜窺伺。勢甚緊急。尤須速為籌備。所有續調之黑兵一千。計可先到軍營。昨因阿桂奏請將此項兵丁先往西路。已降旨允行。但現在宜喜軍營較西路需兵尤急。又當令前項黑兵到成都後。即行過往。或在宜喜添助防剿。或在覺木交一帶防守後路。並著阿桂迅速妥酌。行知富勒渾。文綬。照料前往此外。滇楚陝甘添派綠營兵。尚有八千名。又西安駐防二千。計俱陸續可到。阿桂當通盤籌畫。將西南兩路現辦收剿小金川之事。約需兵若干。分路撥往。其餘仍撥給宜喜一路。令其兵力充足。士氣奮揚。至新調之兵到營。應倣古人號稱十萬之意。以壯軍威。而破賊膽。並據海蘭察等奏。現派烏什哈達在資哩斯底。

葉安達木巴宗等處要隘駐守等語。資哩在日隆宗之前。其地險隘。足以控扼。既係官兵駐守。海蘭察等自應移駐資哩。以收得寸則寸之益。即將來從此進兵。亦為省便。著阿桂到彼查明妥辦。奏聞。○又諭曰。海蘭察奏據沃克什土司色達克拉稱。探得沃克什路頂宗。明郭宗等寨來往之賊。亦不甚多。等語。看來賊眾初至底木達時。係僧格桑在彼號召。小金川降番。肆行侵占。其擾木果木後路。則係金川之賊。及木果木軍營潰散。所失火藥糧食等項。金川之賊據為已有。未必復肯分給小金川。此時諒已各散回寨。分贓自顧。其美諾等處。仍係小金川賊番占住。所以沃克什一帶往來之賊。甚少。若能及此進兵收服。計僧格桑賊志方驕。未必如前此堅於守禦。而金川賊眾亦不能即為幫助。自是極好機會。阿桂至西路時。察看形勢。揚言於眾。須俟冬間兵力齊全。另籌進剿。使在營之人聞之。

互相傳布以懈賊心。阿桂於西安滿洲兵二千及滇楚陝甘四省先到之兵約計足以數用。即兩路密約進兵。出其不意。使賊猝不及防。仍酌量於別斯滿一路往截美諾溝。斷賊歸路。並先會舒常易派員於大板昭一路帶兵往截其後。使賊無可逃。而南路之兵亦由僧格宗乘勝直入。先斷美諾通噶爾薩爾一帶之路。以截金川應援。總須將小金川地界廓清。官軍屯駐。再籌進剿金川之事。著阿桂悉心熟籌。密為布置。以期迅速制勝。並將所辦機宜速行覆奏。○庚辰諭曰。桂林著馳驛前往四川軍營。辦理運糧諸務。○諭軍機大臣等。據勒爾謹奏乾隆乙未年新疆各處應需貿易綢緞。照例開明各項色樣數目。請勅江寧蘇州杭州三織造暨山東山西巡撫依期解送甘省。以便分運等語。著傳諭徐績巴延三基厚舒文寅著。即照勒爾謹單內所需各綢緞妥協製辦。務使質地重厚顏色鮮明。

不得稍有粗率輕減。致滋挑駁干咎。並遴委妥員如期解運。以資新疆貿易之用。所有勒爾謹原摺清單俱著鈔寄。○又諭據瓦爾達奏請將郎中五爾柱降三級調用之案改為革職留任。三年無過。奏請開復一摺。殊屬非是。官員應得降調處分。或有改為革職留任者。皆出自朕格外特恩。非臣下所得冒昧干請。瓦爾達何得妄行陳奏。至五爾柱承審魏天魁呈控贖地一案。於魏政自縊之處是否因地釀命。並不即為審辦。僅於事後云係牽連口訴。未經詳查。殊屬巧詞掩飾。恐其中另有別情。著交閣循琦會同盛京將軍弘晌一併審明。據實具奏。毋得稍為隱徇。○又諭現在滿洲索倫等勁旅並皆調集。又添有各省生力兵丁。正當壁壘一新之時。將軍等統率進剿。務須籌度得宜。使我兵所向克捷。而於初次攻戰時尤須大得利益。多殲賊衆。以揚我武。俾知旗兵之勇銳莫敵。賊皆破膽。方為

能操勝算。至軍營固以鎗礮為先。而製運火藥亦非易事。用之自當稍知愛惜。如果察看情形。必須大礮轟摧。用之即能攻破。或賊番已露蹤影。放鎗擊殲。是用所當用。即可藉以見功。若礮遠而堅。或從下擊上。礮自不能得勢。徒循大礮攻礮之名。每日轟擊十不中一。賊番習以為常。不知畏懼。即偶損其卡牆礮。仍即乘間修補。終不能制其死命。是我徒耗數千觔有用之火藥。賊以不費力之一二

石塊繕完。實為非計。嗣後凡用礮攻礮。須度其得地得勢。用必獲利。不致輕發妄費。方為妥協。至於攻礮之道。亦非一例。若僅守成法。進攻賊番。易於準備。或虛張疑兵。使賊驚覺。放鎗抵禦。以耗其火藥。若數次之後。賊番知係探試。忽而不顧。又可乘隙進剿。使之猝不及防。以期得手。又或指東擊西。令賊無從窺測。皆隨機應變之法。所謂虛虛實實。奇正相生。惟在將軍等之臨時決勝。善於運籌。非六

七千里外所能一一為之指示也。又如攻剿緊要機宜。亦當慎密。惟於所派之帶兵得力。數人授之以意。俾識遵循。不必令兵眾盡明其故。自當有濟。若一有舉動。闔營皆知。土練與賊番聲息相通。豈能不洩。是兵未行而賊知。有備徒勞罔效。又復何裨。或注意在此。而揚言在彼。故使傳播。以眩惑賊番。偶一行之。亦無不可。惟在伊等神明於規矩之中耳。至豐昇額等軍營後路。甚有關係。朕此時懸注

覺防守豐昇額等後路較之收復小金川尤為緊要。阿桂可於此續到之兵。再撥數千。迅往宜喜。以資攻剿。豐昇額等在營。惟當鼓勵將士。設法嚴防。使賊眾不能侵擾。以待添兵助力。勉之慎之。又各路軍營夫役一項。為轉運糧餉軍火之用。自不能不聽其隨營行走。其餘負販客民。俱係毫無管束之人。不應令其依附軍營聚處。即如木果木失事之前。由客民等畏懼先逃。以致綠營心皆搖惑。相率



潰散覆轍具在不可不引以為鑒也。○又諭曰。圖思德處。續調黔兵一千。已於七月初九日全數赴川。此項兵丁。昨令遙赴宜喜軍營。計其行程。此時已過成都。著再傳諭富勒渾。文綬。速飭帶兵將領。令其兼程迅赴。聽候豐昇額派用。毋稍遲緩。又現在降旨。令桂林馳驛往四川軍營。辦理運糧諸務。伊平日辦事。尚能實力奮勉。且曾任川督半年。於該省物土人情。亦所深悉。俟伊到營後。著阿桂與富勒渾酌商。於緊要需人承辦之處。令其前往。○署雲貴總督彭寶奏。遵旨詰詢夷人。以立齋。適改乃。岩樂等。緬酋近日情形。據稱自天朝撤兵之後。不准開關。不通交易。緬人日用無資。均各深怨。緬酋並恐。

天朝復出兵討罪。十分畏懼。其差得魯蘊至老官屯一事。該頭人等因避居猛街薩芒山。與阿瓦甚遠。無由得知。至緬酋撤各處土練。聞係欲侵擾老撾所轄莫藍莫連。其地在整賣。

整線以外得旨。覽。○辛巳。軍機大臣等議。覆署湖廣總督湖北巡撫陳輝祖奏。稱籌辦駐防官兵赴川。按數撥馬三千。似覺過多。與各省供應京兵騎獸之例不符。但荊州宜昌一路入川。俱係山僻小路。並無驛站。議給長馬。以供騎獸。又川省各路軍營。路多陡仄。即給馬亦不得力。而口外供運料草。殊費周章。請將荊州兵所帶馬。到成都後。交與文綬分撥各臺站。以供差使。俟凱旋之日。所有荊州兵酌由水路回程。至此項動用荊州馬。應於原扣馬價內。照例買補。均應如所請。從之。○吏部奏。請大學士舒赫德。應授何殿閣。及兼銜。得旨。舒赫德著為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刑部議。覆巡視中城御史鄒夢臯奏。稱京師內外五城。遇有自盡命案。俱令該城指揮照例相驗。由巡城御史審明。轉報刑部覈覆。審結。如該指揮有漏報之處。責成該城御史查覈。叅處。從之。○賑卹安徽鳳陽泗州。盱。

貽五河壽州懷遠靈璧鳳臺等八州縣鳳陽長淮泗州等三衛本年水災貧民並緩新舊額賦○豁除江南上海縣坍沒田一項七十畝太倉州捐置義塚田五畝額賦○豁除湖北監利縣蔡隄挖壓田地六十三頃六十五畝有奇額賦○旌表守正被戕之直隸承德縣屯丁張德明妻梁氏○壬午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至乙酉皆如之

○賜扈從王公大臣及蒙古王公台吉等食至乙酉皆如之○諭軍機大臣等刑部覈擬良鄉縣民戴喜拾獲餉鞘案內將知情分肥之左明比照竊盜餉鞘一百兩以上絞例減等杖流所辦非是此案拾竊餉鞘藏匿私用之首犯雖係戴喜而左明身充甲長於戴喜告知後不即報官且敢兩次得受戴喜銀錢迨戴喜之父戴文芳欲行首告復為阻止希圖分肥覈其情罪實與戴喜無異雖該犯等

祇分用元寶一箇而其所獲餉鞘數在千兩若非戴喜之父決意首報則此項鞘銀必至全數竊用豈得尚照百兩以上減等定罪乎著將原摺發交傳諭該堂官等另行定擬具奏○又諭曰巴雅爾到此稱賊番前聞色布騰巴勒珠爾到川云伊係蒙古不肯殺人即赴軍營求降今聞復派色布騰巴勒珠爾前往竊恐賊必仍前求撫以此等不經意處觀之可見衆人皆樂於遷就完事一存此心必

以主受降之說者為好人而督之攻戰者為不恤下則將軍等統兵進剿更難以策其勇往現已嚴切飭諭色布騰巴勒珠爾令其勿蹈前轍但人情大都好逸而惡勞且當承平日久征戰之事尤非所願不獨綠營為然即滿洲索倫等雖勇敢足恃而畏難之意亦恐不免且誰能深明敵愾大義者現在軍營綠旗兵心多懈怠不可不為聯屬整頓以冀改觀其滿洲官兵漸次到營亦當設法鼓舞使

之勵勇圖功。斷不可令為緣營懦卒浮言所惑。阿桂等當以朕不得已而用兵之苦心告諭衆兵。且令其知木果木軍營失事關係大體。而諸將士之歿於王事者多至數千。豈可不為報仇洩憤。如何尚能提及降撫了局之說。伊等各具天良。諒亦共為切齒。惟期我兵皆堅持此念。自可乘機制勝。迅速成功。早膺茂賞。並非欲令我士卒久勞在外。如此開誠宣示。必皆踴躍激昂。此時軍營正當轉關之機。務使士氣奮揚。日有起色。所賴於將軍者甚重。將軍等平時撫視兵衆。必當令其明知體恤之心。隱寓籠絡之法。庶能聯為腹心。而使如臂指。然此亦惟阿桂尚能為之。若豐昇額止知勇往直前。不暇旁顧。即恐計不及此。自當以阿桂為法。留心做習。勉為成材。至舒常人稍精細。此等節目。似較豐昇額為優。果有所見。不妨與之盡言。豐昇額亦當虛心聽從。和衷共濟。期於公事有裨。聞溫福在軍營

性褊而懷叅贊以下之言。概置不聽。人多怨之。而彼亦以此受累。深當引以為戒。將軍膺專閫重寄。體統固尊。至籌辦軍國重務。不但叅贊大臣當與彼此商榷。即領隊偏裨所言果當。亦應隨時採納。以收集思廣益之效。且如朕辦理機務。遇有應諮諏之事。尚不難下詢臣工。執中而用。況將軍乎。又聞溫福營盤離水二里。致水道為賊所斷。此即昧於行軍機要。安營必就水泉。不但攜汲甚便。即防護亦易周。此更當為前車之鑒者。至將來進勦金川。受降一說。斷無是理。將軍等不但不可存之於心。并不當宣之於口。若收復小金川時。僧格桑等業已就擒。固屬甚善。設逆酋仍然竄逸。而金川復有獻出之言。尚不妨聽其送來。用計襲取。切勿拒而不納。轉為彼助之黨羽也。然此一事。當隨機籌辦。不可稍著痕跡。方為妥協。至於不滅賊不休之說。惟在將軍等胸有成見。非但不當令賊番與聞。致堅

其死守之心。即衆兵等亦不當與之言。及轉令其懷遙遙莫必之慮。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將軍等各當善體此意。若毫無克敵勝算。徒為誇張大言。果何益乎。至攻勦兩金川之事。實在萬難。歇手但撲礮。既為非計。而一味慎重。又如何能進。若僅與賊相持不戰。賊更得休息耕種。以逸待勞。究竟何法可以成功。何時可以蕆事。又今年進兵之三路。皆仰攻無效。此外何路可以易進。皆當逐一熟籌。

務期及早集事。現在添兵易將。實為事機最要轉關。凡有從前辦理未善者。皆當就此時悉心更正。以期萬妥。○癸未諭軍機大臣等。據薩載奏。福建叅草遊擊薩炳阿。船過蘇州。痰迷自刎等因。一摺。內稱八旗外任官員。降革歸旗。沿途地方官例應查點家口。撥兵護送。今薩炳阿係閩省叅草回旗之員。沿途並未照例撥兵護送。其家口冊亦名數不符。是否中途潛匿。繞道逗遛。現在咨查閩浙等語。

薩炳阿既係叅草回旗之員。閩省若照例派兵護行。并知會沿途地方官一體查辦。何致任其因病自戕。是閩省之辦理不善。難以辭咎。著傳諭鐘音令其將因何不照例查辦之處。據實明白回奏。尋奏。八旗外任官員。降革歸旗。從前定例。原係查點家口。咨明前途撥兵護送。迨後部頒酌歸簡易條款。內令不必咨明前途撥護。歷經辦理有案。是以薩炳阿亦照此例。其薩炳阿之子薩德赫赴浙省遊

擊。索永清署中完婚。在閩亦未據呈明得旨覽。又諭。聞賊人礮牆皆係斜眼。賊在礮內由上望下。窺視我兵放鎗。甚便而準。我兵在外放鎗。擊打為上口裏層斜牆所擋。不能直透。是攻礮之法。徒令士卒輕冒鎗石。不能得手。實為非計。只可相機而辦。或能斷其水道。絕其外援。使礮內之賊窘而自潰。庶可得利。阿桂等當留心斟酌妥辦。又聞金川賊人屢在寨外喊叫求降。其實並非真意。不過欲借

此以懈我軍心。且使我兵聞乞降不免必皆抱怨將軍。各無鬪志。其設心實為可惡。再聞昨日索諾木與阿桂稟云。分付兩金川人衆。凡阿將軍處出來兵丁百姓。斷不可稍有傷損。賊酋之意。不但欲於阿桂處見情。並計及此。稟遞與阿桂。必然上聞。朕見其稟。必心疑阿桂。是其奸謀更為險惡。阿桂不可不知。至豐昇額軍營。兵力稍單。並聞賊番注意在彼。窺伺。是其後路尤關緊要。已屢諭阿桂。即為

妥酌經理。並將黔兵一千先行調往今豐昇額處。四日未有摺奏。朕心深為廕念。其營中不但兵少。且無滿洲可恃之兵。現在西安駐防兵二千。於七月二十一日以前全數起程。而綽和諾亦奏。荆州駐防兵一千。於七月二十日啟行。是此兩處旗兵到川較速。阿桂可即撥給豐昇額若干。以資防勦。其餘分撥西南兩路應用。一面酌定具奏。一面行知。又緩料理各兵。適往○甲申。諭軍機大臣等。賊番

屢在卡外求降。並無投降實事。不過欲藉此以懈我軍心。其計實為險惡。而將軍等又不將乞降不可信之故。明諭兵衆。惟飭各卡營。不許通賊。稟詞任其喊叫。概置不理。衆兵疑惑。日積。更中賊酋奸計。殊為失算。著傳諭阿桂。豐昇額等。嗣後進攻時。賊番若再有求降之說。不妨將計就計。示期令其來降。倘賊酋果來。設法擒獲。更為省力。或金川逆酋不來。僅遣其頭人到營。則擒而戮之。亦可翦其黨

羽。若與賊示期。准降之後。賊仍違期不至。即將此故。明示衆兵。使知賊番求降。本屬誑語。即可釋衆兵之疑。兼可破賊番之計。阿桂。豐昇額。務須隨時酌辦。以期妥協。至豐昇額軍營。兵力稍單。已屢諭豐昇額留心防守。並諭阿桂。即將黔兵一千。先行調往。計此時黔兵亦將抵宜。喜軍營設或黔兵未到之前。急於需兵。應用。前據豐昇額等奏。派官達色帶兵一千五百。赴卓克米一路。原為進勦大板昭

而設既未進兵官達色自當仍帶兵回至宜喜軍營備用。又豐昇額一路雖已添兵而能帶兵得力之人尚少著派伍岱前往為領隊侍衛帶領新到黔兵如宜喜一帶後路有應嚴防之處令其實力妥辦此時阿桂自己前赴日隆即著傳諭明亮於奉到此旨後令伍岱迅往宜喜軍營毋稍遲緩。又諭前降旨將劉秉恬革職留於軍營自備資斧効力贖罪劉秉恬從前原係派同鄂寶分路督辦糧運今鄂寶現在覺木交辦理豐昇額軍營糧務其南路糧運尚可遙為照應至西路則難於兼顧劉秉恬前此督辦糧務尚屬奮勉妥協且在川年餘道路情形已熟而曾為總督川省文武皆其屬員委以專辦自當聽其調度但伊係革職之員奏摺行文諸多未便著派按察使郝碩前往同劉秉恬督辦西路糧運劉秉恬益當感激朕恩努力自効務使糧運源源接濟以裕軍儲。○吏部議准陝甘總

督勒爾謹奏稱烏魯木齊新設迪化州地處邊隅幅員遼闊知州一員勢難統轄請將迪化州知州改為直隸州知州寧邊州同改為知縣作為州屬瑪納斯管理糧務佐雜定為咨調實缺各令改鑄印信從之。前任四川總督劉秉恬奏臣於七月二十日自巴朗拉至日隆軍營查日隆現駐兵三千餘木耳宗現駐兵二千達木巴宗現駐兵二千惟雅州木坪之甲金達亦係緊要隘口業經海蘭察等派兵五百防守各處兵心較前稍為安定軍糧亦不至缺乏報聞。予故太子太保大學士加贈太子太傅劉綸祭葬如例謚文定。浙江巡撫三寶疏報仁和縣大嵩場乾隆三十八年墾築灘塗田五百七畝有奇。除浙江仁和縣被潮坍沒地蕩五千三百二十八畝有奇額賦。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據舒赫德奏稱接得哈薩克阿布勒比斯所呈之書向伊等貿易俱係按哈薩克所願辦理

並無強賣強與之事等語。哈薩克生性卑鄙，不得餘潤，即捏造言語，尚屬事之所有。既經舒赫德嚴查，並無此事。甚妥。然哈薩克前來貿易有年，其性嗜利，專務居奇，或管理貿易之員，所辦過當，均所不免。如哈薩克貿易馬匹，多有要紅布者，此必該處此項顏色布疋缺少，而管理貿易之員，往往與以別色布疋，是即強以所不欲，辦理未為妥協。紅色布疋何足為貴？哈薩克既多有要者，嗣後何妨多為辦運？著傳諭伊勒圖，此後向哈薩克貿易，不妨將紅色布疋令其多為運往，以備貿易。仍飭貿易官員，務令將伊所欲者給與，以免彼此抑勒之弊。○又諭：打箭鑪一帶亦係綽斯甲布後路，阿桂至打箭鑪，設或豐昇額軍營有應照料之處，阿桂易於得信，自必即為經理。至豐昇額處應行添調兵丁，嚴密防範等事宜，俱經節次傳諭，自當逐一妥辦。惟是豐昇額軍營距今六日，尚無續奏之摺，深為

慮念耳。至阿桂前奏請派京城滿洲兵三千，吉林兵四千，索倫兵三千，共一萬名。今已派健銳火器營兵二千，吉林索倫兵各二千。又西安、荊州駐防兵共三千，較阿桂所請之數，僅短一千。其所需綠營兵數，除黔兵外，又請調湖廣兵五千，山西兵五千，雲南兵二千，共一萬二千。今已調湖北、湖南兵四千，雲南兵二千，陝甘兵二千，較阿桂所請之數，僅短四千。通計滿漢兵一萬七千，已不為少。如阿桂以為必須照伊所請之數，方數辦理，朕亦斷不靳惜添費。現今察哈爾兵已經豫備，如必須添足，不妨即行奏聞，再為發往。至就兩金川形勢而論，收復小金川似為較易，其攻勦金川當用何法，制勝何路，進攻究竟有無把握，已屢諭阿桂熟籌入告。著即據實籌數，迅速奏聞。○戶部議准：貴州巡撫覺羅圖思德奏稱：各省知府、州縣陞調離任，所有經管錢糧，例由本府、本道盤查出結，其有本屬州縣



即陞本府。本府即陞本道。若仍由陞任之道。府加結難保。無捏飾弊混。應請嗣後遴委鄰封道府。清查結報從之。○護陝西巡撫布政使畢沅奏。臣辦長行歇驛四千俱雇辦齊全。現覈定兵行起數。並抵棧日期。令各屬雇驛分起前往寶雞。隨到隨行。每驛懸小木牌一書寫兵及驛夫姓名。以便沿途記認。至續派吉林兵一千。現因馱運京餉。雇驛二千五百頭。約計八月內即可運竣。俟此項驛頭倒回。再挑選一千。在寶雞鳳翔一帶加意餵養。臨期一律應付。毋庸另雇。再此項驛頭雇自民間。遵旨嚴飭。在站文武員弁。妥為照料。不准兵役人等稍有傷損。每起遣派強幹千把一員。照管驛頭。日與站員協同收放。稽查餵飼。直送成都。令將原驛緩程押回陝省。各回本家收養。沿途州縣不准捉拏支差。以免倒斃散失。得旨。諸凡皆妥。○丙戌。諭據阿桂等奏。草職留任之甘肅提標中營叅將富金保。屢

次打仗出力。並於駐守古嚕時。防範嚴密。悉力守禦。殲戮賊番。且身受鎗石傷。實屬奮勇。可嘉。可否將該員草職之處。准予開復等語。富金保著加恩准其開復。○又諭。據阿桂叅奏。安籠鎮標左營遊擊翁際盛。由美諾前來開通道路。帶有劈山礮一位。交守備王世芳派員管解。王世芳復派定廣協把總何經帶兵。檣運。乃因路滑失足。將礮位滾跌下崖。尋覓毫無蹤蹟。該員等運送礮位。漫不經心。輒轉委卸。以致遺失。非尋常疎忽可比。請將翁際盛等草職。示懲等語。翁際盛。王世芳。何經。均著革職。○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飭諭各土司。以天朝新添滿漢精兵數萬。務在必滅金川。俾安番衆之心。並可仍資其力。甚屬合宜。至所稱新兵漸集。應分三路進取。此時先須收復小金川。自當如此籌辦。看此三路中。沃克什既為正路。尤關緊要。且日隆等處現有之兵。多係潰退之餘。心多怯懦。尤不可不

亟為振作鼓舞以期奮勵阿桂自應在此一路領兵令色布騰巴勒珠爾為叅贊大臣其別斯滿一路令副將軍豐昇額統兵以海蘭察為叅贊帶兵進攻至南路統兵尚需副將軍一人如阿桂因明亮在營辦事年餘於各土司已能駕馭可勝此任即令明亮為副將軍富德為叅贊大臣若阿桂以富德久經練習於統兵之事相宜即令富德為副將軍明亮為叅贊大臣帶兵由河南一路攻打美諾

惟在阿桂熟思妥酌總期於事有益據實奏聞請旨其攻打美諾似當從後山由上壓下前已於圖內貼說諭商阿桂當臨時酌量妥辦至進攻沃克什之兵一經攻得亦應量度彼時情形或即進取明郭宗與美諾一路會合或明郭宗已經克復即并攻底木達布朗郭宗亦為甚便總在阿桂相機妥酌而行又所稱綽斯甲布一處酌留大員攻打並為牽綴金川之勢現今宜喜軍營仍令駐兵不動

以鎮撫綽斯甲布兼就所有糧臺礮局在彼防護以待分路進剿金川之計自為一舉兩得今豐昇額既令往別斯滿一路統兵其宜喜軍營自當令舒常在彼駐守昨已諭令伍岱馳赴豐昇額軍營豐昇額往別斯滿進攻時或帶伍岱或帶馬彪同往聽其酌量帶用其大板昭一路前恐僧格桑尚在小金川自當派兵斷其歸路今阿桂又聞其已回金川若果其言可信大板昭係通金川之路只須

於要隘派兵防禦即無虞賊人軼出滋事設或僧格桑仍在小金川則大板昭仍須派員帶兵堵截分使竄逸亦在阿桂確訪行之又五福奏先令副將西德布等帶兵速回黨壩分駐防守五福仍前赴拔磨一帶查察糧站並駕馭土婦卓爾瑪及大小頭人百姓安靜住牧並令將通金川卡隘派兵加意防範等語所辦甚好前諭賞給卓爾瑪名號綵緞令大員往彼傳諭獎勵計五福到彼正可辦此

事俟此事畢後仍回黨壩駐守實力嚴防又新調黔兵一千屢經傳諭令赴豐昇額軍營備用今據文綬奏頭起黔兵於七月十六日到省已照阿桂所奏陸續赴西路聽用等語計此時可抵日隆自不應調往宜喜致令往來僕僕想阿桂到彼必能妥辦若阿桂未到時黔兵業已改赴宜喜亦即聽之若留而未行則令阿桂於湖南雲南兩省兵量其先到川省者派撥一千速赴宜喜其西安荊州滿洲兵亦就其先到者徵一千往宜喜豐昇額處添此二千新兵亦可敷用候將來分路進剿金川應撥若干赴綽斯甲布一路阿桂至時再行酌辦至現在收復小金川三路進兵每路應添派兵若干並著阿桂妥酌派撥○又諭曰文綬奏稱西路新舊運到明郭宗等站之糧悉已焚棄其中有已到未收者商人被累裹足等語此項軍糧前經富勒渾查奏共有四千餘石當大兵撤回時倉皇焚棄以

致米價運價均無著落應於各員名下分別著賠業經降旨交該督等查辦至商人等業已運送到站第因未經驗收致各商運價無著令受賠墊之累既非所以示體卹於理亦未平允所有各員賠還之項自應查明原運商人令其領給毋許吏胥從中剋扣但恐各員未能全數賠還拖延日久徒使衆商受虛名而無實惠該督等轉不妨照運價酌量減半或減去幾成俾各員迅速賠完而商人得早到手該督等並當明切曉諭衆商此係意外之失無可如何皇上不忍爾等賠墊令於承辦各員名下償還又恐為數過多該員等不能一時清楚仍令爾等久累是以本部堂等酌量減數給還此等優恤之意爾等得之望外自不得復錙銖計較如此剴切宣諭現在之商自必感悅向後商運亦不至觀望不前並著富勒渾文綬妥協籌辦具奏○軍機大臣等議覆署四川總督湖廣總督文綬奏

稱吉林西安荊州駐防兵前赴軍營需馬甚多。而川省馬不敷。且往來馳送。為日甚長。恐勞傷倒斃。辦理不無竭蹶。已飭各屬除多雇民馬。應用外。再寬備人夫。倘站馬不敷。將行李用夫。擡送。替出陝驛。湊給兵乘騎。其官員等長馬。應照川例實給。約需購馬一千數百等語。查陝省驛頭。本係雇向民間。抵成都後。自應以夫替驛。俾得回家收養。至帶領滿兵官員。若照川省舊例。按品給馬。運供草料。轉多繁費。自應酌量折給馬價。設或所需馬在途疲瘦。應行備換。川省不及購辦。應將前留成都之荊州駐防兵騎。馱原馬一千五百。通融備用。交與該督。遵照前奉諭旨。及臣等原議酌量妥辦。從之。○定邊將軍尚書阿桂。奏贊大臣副都統明亮奏。臣等詢問。脫出之土兵等。均稱賊酋兄弟。侵占底木達布朗郭宗。即挾僧格桑同來。至一得各處。隨派小金川賊目。監領小金川番人。一同駐守。及窺伺當噶

爾拉。亦與僧格桑同行。比至回巢之日。將金川賊衆分守各隘。仍挈僧格桑以歸。且聞賊酋兄弟。此時待僧格桑。雖照常給與口食。而其左右。已盡換金川之人。是賊酋令僧格桑來至小金川故地。不過為勾煽降番之計。其實已將小金川自行占據。而視僧格桑若孤豚腐鼠。賊番於西路一帶。所得銀緞鉛藥馬匹糧米物件。為數甚多。小金川全境除僧格桑以南。尚為我兵駐守外。其餘已均被占。且當噶爾拉後路。均駐多兵。如來滋擾。斷難得利。因思盡力死鬪。不如詭詞懇求。冀萬一微兵便可保其所有。並可永占小金川地。且以此誇壓各土司。實堪痛恨。並據各土司頭人等稱。

天朝威力。賊酋原所稔知。今已志得意滿。自不肯再為速禍之事。如果誑出。既可先行誅磔逆酋。而小金川亦更易收復等語。是各土司等志在必滅金川。以除後患。於臣等不滅金

川不休之心。頗能深信。現將分路進剿機宜。豫行籌辦。俟新兵續到。即可併力進攻。報聞。  
是月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薩載奏。江省錢文攪雜。前經奏明折中定價。收買小錢。奉諭旨。令且行二年。看有弊無弊。再行詳悉直陳議奏。今自三十六年端陽節起。至本年端陽節止。已屆二年之期。計收小錢三百三十七萬餘觔。但舊存未繳及外來商賈夾帶之處。仍恐未能淨盡。應請旨再寬限二年。仍按三節給價收買。報聞。○前任四川總督劉秉恬奏。臣前因沃克什非扼塞之區。將兵數十名帶至日耳寨南北山梁安設。又因明郭宗存貯大礮。體質堅重。徹兵時。人力難以轉運。恐為賊所得。囑建昌鎮總兵英泰設法將礮口火門打壞。挖地深埋。不露痕蹟。並不敢全徹官兵。亦未銷燬礮位。得旨。汝罪亦不在此。但有此奏。亦不可不查明。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三十九

實錄卷之九百三十九

聖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四十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一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八月丁亥朔祭

先師孔子遣大學士劉統勳行禮○賑卹山

西歸化城屬黑河薩拉齊屬善岱二處本年

水災貧民並蠲新舊額賦○貴州巡撫覺羅

圖思德疏報安南湄潭天柱三縣乾隆三十

七年開墾額內額外田三十八畝有奇山土

四十一畝○戊子祭

大社○

大稷遣裕親王廣祿恭代行禮○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至癸巳皆如之

○賜扈從王公大臣及蒙古王公台吉等食

至癸巳皆如之○諭曰阿桂著授為定西將

軍將內閣所貯定西將軍印交兵部迅速由

驛發往給阿桂行用其定邊將軍印即行繳

回○直隸總督周元理奏現值軍興之際調

撥軍站及應付官兵過境差使較繁應多養

餘馬餵養備用請於司庫節年地糧項下豫

行借給一季工料銀九萬六千二百餘兩分

撥各驛豫買草豆并酌買餘馬先為餵養仍

於乾隆三十九年分作四季扣解歸款得旨

如所請行○以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于敏

中為大學士○己丑諭曰大學士舒赫德到

京之日著管理刑部事務大學士劉統勳俟

舒赫德到京後即專管吏部事務○諭軍機

大臣等豐昇額等奏現仍駐兵宜喜與朕意

適合且不拘泥前旨甚屬可嘉惟後路關係

緊要已屢諭添兵前往並飭阿桂妥為籌辦

照料今豐昇額奏與阿桂處聲勢相通得以隨時酌商則由宜喜至章谷一帶後路可以無慮其黨壩至三雜谷一帶在在與金川賊境毗連俱係宜喜後路不可不實力防範業經諭令五福仍駐黨壩加意嚴防其官達色所帶之兵並令豐昇額調回宜喜備用豐昇額自當隨時妥為措置至宜喜一路即使能得賊礮亦只於山頂駐守不宜深入此時距分勦金川之期尚需數月既不便頓兵不動

致隳士卒銳氣又不宜不審利害隨時攻撲賊礮為當差塞責之舉必如何方為妥善亦著阿桂悉心籌畫通知豐昇額酌辦至目下收復小金川自以西路為要蓋西路中又兼沃克什別斯滿兩路自非阿桂不可昨已將應派將軍副將軍叅贊何人在何路進勦之處詢商阿桂今阿桂即日將抵日隆而各省所調之兵尚未到齊阿桂酌看情形或可先帶兵移駐資哩仍於臨進時將各路應用兵

衆派調停妥一面通知豐昇額馳赴別斯滿訂期會勦以便迅速集事或豐昇額不便調來即當另派大員領兵前進惟在阿桂妥酌而行頃檢閱將軍印譜內定西將軍印係順治年間將軍愛星阿征勦逆賊李定國等追擒至緬甸時所佩帶成功甚速最為吉祥因即授阿桂為定西將軍並將愛星阿曾用之清字原印交兵部由驛遞送阿桂即祇受行用迅奏膚功又諭現在收復小金川之舉

西路尤為緊要而西路又分沃克什別斯滿兩路其中通賊徑隘極多自非阿桂帶兵不可而別斯滿一路或令豐昇額前往或另派妥員昨已諭令阿桂酌辦其南路情形現據阿桂奏真登梅列甲爾木以及緊要隘口均屬我兵據守一俟應進之時即可前進恢復看來南路進攻尚易前已諭商阿桂或將明亮為副將軍富德為叅贊或以富德為副將軍明亮為叅贊令其妥酌覆奏定奪是南路



統兵之人亦有定局且明亮於彼處路徑已熟阿桂尤當在西路及早調度約計新兵到營足敷派用即可會期進剿專盼捷音又據奏上緊整頓西路舊兵並通籌全局議定道路剋期迅進似將來應進之路阿桂胸中已有成竹朕意今年所攻之當噶爾拉功噶爾拉兩路賊人守拒甚堅若再從此兩路進兵仍屬無益即宜喜軍營亦未能得力此三路只可為牽綴賊勢之用究須另覓別路進兵

就圖中形勢而論三雜谷及黨壩似較易進不知實在如何或此外更有勝於此路者諒阿桂自必籌之已熟軍營一應機宜朕惟阿桂是倚阿桂亦更無可諉惟當密為妥籌迅速具奏以副朕望○以吏部尚書程景伊協辦大學士調禮部尚書王際華為戶部尚書兵部尚書蔡新為禮部尚書工部尚書嵇璜為兵部尚書以工部左侍郎閻循琦為工部尚書○庚寅土爾扈特貝子沙喇扣肯及年

班扎薩克台吉伯爾哈什哈等入覲

上御卷阿勝境召見賜食至癸巳皆如之○諭前據博爾額奏圖勒炳阿審辦薛士詔毆死伊兄薛二禿子一案因委員審出實情該縣赴省懇求瓦爾達託故遷延欲照原詳咨部顯有袒庇瞻徇情弊隨傳諭閻循琦喀爾崇義一併查審今據閻循琦等奏訊據瓦爾達稱府尹到我家商辦此案我曾說過罪疑惟輕若依委員所辦豈不又多殺一個人後圖勒炳阿來省進見我念係故交子姪留飯講起案情求我照應我原說我並沒有害你之心你再去求府尹等語瓦爾達身為侍郎大員兼管府尹事務遇此等弟毆兄致死重案倫紀攸關自應確覈實在情節按律審擬乃並不接閱供單轉以罪疑惟輕何必多殺一人為詞是瓦爾達以徇庇之私竟不論情法之平妄思遷就開脫謬託行好之名甚至圖勒炳阿違例赴省求情照應瓦爾達又復顧

念私交。款留在署。並囑其向府尹委員婉轉懇求。其為有心袒護。更屬顯然。瓦爾達著革職。其圖勒炳阿。永敏。並著一併革職。交與閩循琦。喀爾崇義。將瓦爾達。因何欲寬縱正犯。並伊與圖勒炳阿。係何交誼。有無受賄曲徇情弊。一併秉公嚴審。定擬具奏。○又諭曰。富興著仍在乾清門行走。俟有副都統缺出。即行補授。○諭軍機大臣等。上年奉天查贖旗地一事。經奏曰。修會同履勘。後交瓦爾達等

詳加查覈。今半年餘。尚未見奏。查辦完竣。現已降旨。將瓦爾達革職。所有查辦旗地案內。或尚有未完事件。著交喀爾崇義。仍會同將軍弘煦。府尹博卿。額。即速悉心確查。妥辦具奏。並將瓦爾達等。曾否清查完竣。緣由。一併查明奏覆。將此諭令知之。尋奏。臣等公同確查。應動帑回贖旗地。十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六晌。已經欽差尚書裘曰修等履勘。奏准照戶部原議辦理。嗣續行首報民典旗地五百

九十餘晌。自瓦爾達離任後。復據各州縣造報回贖地三千四百二十餘晌。尚有地一萬四千一百六十餘晌。未據各州縣造報回贖。臣等現勒限催令如期辦竣。不使遲延。俟報銷全完。用過銀數清冊。再覆加詳查。報部覈扣報聞。○又諭據李侍堯奏。安南國移送內地民人蔡辛瑞。插牌貼示。需索滋擾一案。因其假借建水縣差役之語。粵省無憑查覈。又文內稱萊州刀寧係該國土目。今告示認作

內地民人。要求索還等因。滇省現有刀姓土司逃往江外一事。與刀寧是否同族。有無關涉。或刀維屏蹤蹟亦可從此根拘。因轉解雲南審辦等語。刀維屏脫逃之後。尚無下落。今該國既有刀姓之人。或因此究有蹤影。亦未可定。至所稱告示索還。是否建水縣曾經給發。抑係蔡辛瑞等假捏滋事。亦應確查審究。著傳諭彰寶。俟粵省解到蔡辛瑞等。即行嚴訊定擬。並向該國該犯等根究刀寧實係何

處之人因何假示索還。是否即與刀維屏同族。知其蹤蹟之處。一併查明據實覆奏。其安南另咨解回之粵民姚國欽等一案。仍著李侍堯審擬完結。安南國原文二件。並著發回備案。○又諭。昨據舒赫德奏。借與渥巴錫馬匹牛隻。可否賞給。朕已批示。令其賞給矣。今舒赫德奏稱。尚未接奉此旨。故將此項馬匹暫且收存。俟渥巴錫游牧移至納喇特時。遵旨辦理等語。著傳諭伊勒圖。所有借給渥巴錫之馬匹。即行賞與伊等。仍明白曉諭渥巴錫。此項馬匹。係汝應交納者。今大皇帝念汝遷移游牧。牲畜短少。是以加恩。不令汝等賠交。汝於沿途。妥為約束。屬人愛惜牲畜。勿得損傷。○陝西按察使劉墉奏。大兵進勦金川。陝省軍臺前奉派布政使畢沅稽查。今畢沅護理撫篆。總辦軍需事務較繁。臣辦理秋審已竣。現在刑名事件。尚不為多。此次京兵過境。撫臣派臣在省東一帶照料。臣擬即便道

查驗通省臺站。得旨好。自應如此。○以三等侍衛和隆武。為鑲藍旗蒙古副都統。○辛卯。諭據圖思德奏。署貴州提督拜凌阿。疾症陡發等語。拜凌阿著解任調理。所遺貴州提督員缺。仍留俟軍營出力人員。再行補放。其兼署之古州鎮總兵員缺。亦屬緊要。著寶璣調補。仍兼署貴州提督印務。○又諭。前因溫福在軍營漫無調度。倉猝遇變。輕以身殉。致陣亡。文武大小。多至數十員。而將弁兵丁之未出者。至三千餘人。同時陷沒。實為從來用兵所未見。揆其失事之由。皆因溫福之倉皇失算。以致折將損兵。其死乃由自取。豈可復邀五等之封。已將賞給伯爵銷去。並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矣。昨已雅爾至熱河。詢及木果木軍營致潰情形。據稱溫福性褊而愎。叅贊以下之言。概置不聽。又不察地勢之險易。不知士卒之甘苦。常令攻碉多傷兵衆。其實並未

平時既不得人心。臨事又全無措置。以致於潰然。巴雅爾係厄魯特人。其言尚未足盡信。今富興至行在。復面加詳詢。據所稱溫福之急躁乖方。不聽人言。於參贊將領等。不能虛衷商榷。大率與巴雅爾所言相合。而其不愛恤兵力。常令伐木運石。築柵竿卡。不得休息。且派撥萬餘兵。分守千餘卡。以極盛兵力。散處零星。均歸無用。實為失策。此皆其從未奏及者。至於隔數日。派兵攻碉。明知碉堅路險。難以施功。猶不肯徹退。致兵丁輕冒鎗石。無故損傷。而其每次攻碉打仗。如官兵傷亡過多。即不按數奏聞。輒以查明咨部之語含糊具奏。又分派各路將領。時溫福營中除德爾森保外。不留御前及乾清門侍衛一人。恐於朕前洩其情狀。是溫福竟敢意存欺妄。實出情理之外。前因溫福在烏魯木齊辦事認真。親率兵勦捕倡亂犯賊。且曾隨兆惠等在軍營閱歷。因命其由滇入蜀。代阿爾泰統兵。伊

甫至軍營。即攻克巴朗拉。收復達圓等處。軍勢大有起色。因即擢任大學士。並授為將軍。伊亦頗知感奮。初不料其躁妄乖張。不恤士卒。失策債輾。一至於此。使其身尚在。即當立正典刑。以申軍紀。今已歿於王事。朕斷不肯追治其罪。惟諭阿桂豐昇額等。當引以為戒。不可蹈其覆轍。並自悔前此之誤任溫福。又誤信其言。不發滿洲勁旅。悔已無及。惟有引咎自責。仍不欲以事後諉過。臣下所有應得世職。仍著該部照例給予。並將此再行通諭知之。○又諭據富興面奏稱。巴雅爾自木果木軍營出來時。並不告知海蘭察等。徑回成都。經海蘭察聞知。喚回。給與路引。始令前往。成都等語。巴雅爾乃乾清門侍衛。且係賞給副都統職銜。自木果木出來時。理應與參贊大臣領隊大臣等。帶兵行走。即使稍有受傷之處。告知海蘭察等。先回。有何遲滯。乃倉皇失措。徑回成都。甚屬狡猾不堪。巴雅爾著革

去副都統職銜。遂出乾清門。給與三等待衛。在大門上行走。○諭軍機大臣等。高書閣循琦奏盛京民人薛士詔毆斃伊胞兄薛二禿子一案。瓦爾達護庇屬員。並未照原供辦理等語。瓦爾達係滿洲侍郎。審辦奉天事務。尤宜公平。今於倫常攸關命案。膽敢以屬員係舊友之子。心存袒護。並不秉公辦理。情尤可惡。深負朕恩。雖經革職。仍不足蔽辜。著傳諭英廉。即行查抄伊家中家產。仍寄知將軍弘晌。併將瓦爾達盛京之家產。亦行查抄入官。○壬辰。遣官祭黑龍潭。

昭靈沛澤龍王之神。玉泉山。

惠濟慈佑龍王之神。○諭據阿桂奏寧夏鎮總兵張玉琦。前令其帶兵留防僧格宗後路。因賊番欲犯僧格宗。經副都統書景阿督率滿兵衝擊。該鎮並未出營打仗。是僧格宗之得以保護無失。實由續派之書景阿及侍衛官員等奮勉戰守所致。該鎮張玉琦實屬

庸駕無能。請革職留營効力等語。張玉琦著革職。仍留軍營。自備資斧。効力贖罪。○癸巳。諭曰。明亮著補授廣州將軍。明亮未赴任以前。廣州將軍印務。仍著李侍堯署理。其明亮之正藍旗漢軍副都統員缺。著富興補授。○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奏。七月二十一日。臣抵黃泥鋪。適富勒渾遵旨前來接應。并順道查辦糧務人夫。據富勒渾告知。博清額。普爾普。已帶兵五百。由木坪一路前來策應。查南路官兵業已扼據險隘。以備整力再進。無需接濟。而西路官兵屢屢奔潰。實未可恃。臣已將續到黔兵一千。派往協守。所有此項官兵。應令仍由原道。回赴西路軍營。得旨嘉獎。○又會同四川總督富勒渾奏。南路章谷一帶。後路綿長。前曾派撥川兵三百。新兵二百。並揀派民壯四百。遣赴軍營聽用。今章谷等處。防範周密。其自章谷以至打箭鑪。皆明正土司所屬。祇須於現有兵外。酌添以資守護。惟革

布什咱及丹東二處與賊境毗連守禦較弱應將川省制兵二百五十派往丹東協同駐守至打箭鑪距金川雖遠而係軍營來往咽喉現存之兵不敷應於撥到壯丁內派二百留於打箭鑪與各兵一體差防至此後應派南路新到官兵臣阿桂遵旨酌撥於打箭鑪及東谷剛察茂紐等處暫為存駐俾伊等就近支糧其山下牛廠一處近通小金川本布爾桑岡甚為緊要已將原派往甲金達之調到新舊兵二百五十改撥牛廠併力防範報聞○署四川總督湖廣總督文綬奏京兵入川自成都至軍營原擬在挑關雅州兩處折與馬價令其步行第自成都至挑關程站無多而自灌縣以西道路即多陡仄難以騎駛應令即在省城折給馬價聽其自便其大小官員亦并於省城照例分別支給騎馬並折支餘馬報聞○以內閣學士德風為盛京戶部侍郎○甲午秋分夕

月於西郊遣理郡王弘曉行禮○步軍統領衙門奏賊犯孟九等獲請發遣烟瘴地方得旨孟九節年隨營肆竊贓物累累其情罪甚為可惡若僅照積匪猾賊擬以發遣仍必逃回擾害地方即併贓照竊盜滿貫科罪亦所應得孟九著交刑部另行定擬具奏○乙未太宗文皇帝忌辰遣官祭昭陵○諭軍機大臣等看來小金川賊人屢經官兵殲戮所存自不能多即金川賊人代其守拒不過每處留數人相助是收復小金川之事尚屬易辦今西安駐防兵二千計可先到軍營荊州兵亦當繼至其雲南湖廣陝甘等省之兵亦應接踵而至阿桂於兵丁到時計數分撥以為收復小金川之用即當定期進兵迅速克復不必俟京兵到彼致稽時日至進勦金川之事就現在地圖而計似由三雜谷一路進兵較勝即或賊人亦據險抗拒諒與當噶爾拉昔嶺等處相仿而進兵後路

則較為放心。何不酌用此路。又正地一路。應由革布什咱進兵。今章谷一帶。派兵嚴防。其後路亦為安妥。與金川尚隔大河。不逼近噶拉依。勒烏圖。兩處賊人守禦。必不甚嚴。或可乘其不備。攻得碉卡。再渡河。勒賊似亦出奇之一法。但不知此一路。路徑險易。及碉寨多寡。若何。阿桂應已詳詢得實。著再諭阿桂。確按地形。迅速熟籌。妥酌密奏。又收復小金川之後。其地亦係進攻金川後路。但昔嶺及當噶爾拉俱係仰攻。不能得力。只可派兵牽綴賊勢。至進兵之路。既添或續調之兵。尚不敷用。阿桂不妨奏請添派若干。勿致臨時再請。徒多延緩也。○調山東登州鎮總兵林雲為浙江處州鎮總兵。以江南太湖營副將夏攀龍為登州鎮總兵。○丙申。遣官祭關帝廟。○直隸總督周元理奏。萬全縣屬張家口上堡圍城。修築東北兩面石壩。被水衝圯。處一百六十餘丈。外添築護壩石坦坡。四

百十一丈二尺。所用銀兩。請於庫項內支銷。其坦坡下有平砌條石。遵旨築為順勢斜坦而下。從之。○河南巡撫何燭奏。京兵於七月初七日。按起行走。將次抵境。臣於十一日。自省起程。至安陽一帶。隨路查看各臺站事務。並就近訪察。如有不肖官吏家丁。及差保人等。藉端派累需索。並短價抑勒情弊。立即嚴叅。請旨治罪。不敢少有姑容。得旨。知道了。仍應時刻留心查察。○丁酉。

太祖高皇帝忌辰。遣官祭。

福陵。○又諭。據索諾木策凌奏。發遣烏魯木齊之雲南千總蘇起文。前已滿三年。具奏奉旨再留二年。今復期滿。請旨等語。遣發新疆人犯。其情罪較軍流為重。軍流各犯。既到配所。雖遇赦。不准放還。今以軍流不足蔽辜之犯。改發新疆。期滿後。仍得奏請回籍。是名為從重。轉視軍流減輕。原定之例。殊未平允。此案蘇起文。既經効力五年。覈其罪。尚非不可寬



宥者准其回籍嗣後發往新疆効力人犯如其本罪不至軍流到戍後尚知奮勉自効者仍著該管大臣酌量奏聞請旨若其情罪較重由軍流加等改遣者即不當復令回籍著交刑部另行詳悉定例具奏○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古州鎮總兵缺出令竇瑣調補仍兼署貴州提督印務古州為苗疆要缺一切控馭撫綏必須大員妥為經理是以前此拜凌阿兼署時即令其帶印駐古州辦事至現在川省軍營常有添調黔兵之事亦不可不豫為籌備提督一切亦關緊要著傳諭竇瑣接奉前旨之後不必再來行在請訓即速馳驛赴古州新任並諭徐績知之○又諭據彰寶奏准兩廣總督李侍堯咨解籍差赴安南國越界徵索之何萬珠龍雲馬德安盧有財並該國續解之蔡辛瑞等接收審究等因一摺何萬珠蔡辛瑞以內地民人竄居夷境復敢勾引奸民龍雲等假捏雲南按察司緝牌在

夷地需索滋擾實為不法匪徒該督等自應嚴行審究從重定擬至摺內稱建水縣差役劉順幫同猛賴頭目刀正溫將交趾差人燦武押回內地訊明即將燦武釋回並將劉順責處又稱刀正溫因其掌寨刀寧被交趾拏去寨民不安懇求建水縣出示索回該縣姜毓渭並未稟報即發給告示等語委員等查審此案未免存迴護之意刀寧是否內地之人抑係交趾夷目無難立辨乃該縣聞知其事並不稟報上司查辦輒擅自出差探聽致該役劉順在彼滋事復據刀正溫一面之詞又未稟報率給告示索放刀寧尤屬輕舉妄動是該縣與差役各有應得之罪自應據實審明分別懲治並當嚴飭委員確審不得絲毫瞻徇同官該督亦不可畧存袒庇屬吏之見務使情法允當不稍姑息其假造臬司牌文一案并須徹底根究盡法處治方足以服外夷之心至安南國王來文措詞不合體制

之處亦應正詞申飭俾其誠服而知儆仍將此案即行審擬具奏將此傳諭知之尋奏何萬珠蔡辛瑞劉順等均係潛出外境盤踞多年藉端索擾已審明從重定擬分別斬決監候擅差給示之建水縣知縣姜毓渭應請革職發往伊犁効力贖罪該管知府王引楷應交部嚴加議處至刀寧世居猛賴與普洱九龍江相隔遙遠不通往來各有土籍支派並非刀維寧一族安南國王措詞牽混之處已酌擬檄稿申飭下法司議行○戊戌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至辛丑皆如之○賜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土爾扈特貝子台吉等宴至辛丑皆如之○諭曰明亮著授為定邊右副將軍即著富德為叅贊大臣在南路一同帶兵進剿○署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奏本年豫東黃河伏秋汎水疊次漲發出槽漫灘由窪處直至隄根雖險

工保護平穩而河水消落之後灘面外高內窪隄根積水不能仍歸大河浸灌日久隄身易於損傷而灘地未能栽種亦屬可惜已嚴飭各道廳乘此河水日涸之時將積水挑溝導引設法疏消并委員估定寬厚土壩俟積水乾涸立即調撥兵夫將土壩分段趲築於明年桃汛以前一律完工如過伏秋大汛壩工堅固漫水不至隄根即將承辦之員奏請議敘無效亦即嚴叅得旨甚是之舉實力為

之○己亥

萬壽節遣官祭

太廟後殿○遣官祭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遣官祭

顯佑宮

東嶽廟

城隍廟○

上詣

皇太后行宮行禮○御澹泊敬誠殿扈從王公大臣官員蒙古王公台吉及土爾扈特貝子台吉等行慶賀禮○諭據劉秉恬奏遊擊

王萬春於瓦寺土兵阿弄在山神溝搶奪民人趙小四物件並用刀砍傷一案該遊擊不將賊犯照例移送文員將阿弄任性責撻以致活口無存俾該土司得以藉詞狡飾又不立時稟報希圖朦混咎實難辭請旨將王萬春嚴加議處等語王萬春著交部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奏此時自當先辦小金川以路頂宗沃克什明郭宗為正路等語與朕所見適合此路既關緊要自當令阿

桂在彼統兵進剿而以色布騰巴勒珠爾為叅贊至南路副將軍必得妥協之人方於軍務有益明亮在南路軍營二年與將士等浹洽地勢番情亦皆諳習自應令明亮為副將軍富德為叅贊一面進剿至所稱右山之兜烏左山之策布丹稍遠之本布爾桑岡再遠之別斯滿大板昭皆可進兵等語此等皆係西路軍營之地於其中酌分數路並進自不可少前因別斯滿一路就圖而論可通美卧溝底木達等處似為尤要曾諭令豐昇額在彼統兵而令海蘭察為叅贊豐昇額現駐宜喜以便將來進剿金川自不必復行調動當於色布騰巴勒珠爾海蘭察三人內酌擇一人在彼帶兵著阿桂悉心妥酌具奏至所稱南路官兵一萬二千餘若再加四千可敷夾擊之用而西路官兵當此潰散之後即加新兵四千尚恐不能得濟等語是阿桂猶以兵數為不足但彼止就陝甘滇楚之八千兵而

計其新到續調之黔兵一千。又先到營之黔兵二千。尚未算入。又西安荊州駐防兵三千。亦可陸續到營。又成都自願隨征之駐防兵五百。應已早往。通計共一萬四千五百名。除酌撥赴軍營應用外。尚可存兵一萬三千餘名。就西南兩路兵數多寡。覈計分撥。似現在收復小金川。已足敷用。原可不必俟京兵到齊再辦。仍著阿桂實力妥籌。即行奏聞。○吏部奏請大學士于敏中。應授何殿閣。及兼銜得旨。于敏中。授為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前任四川總督劉秉恬奏。臣奉旨摘去翎頂。實深感畏。緣臣識見不到。智慮未周。不能先事豫籌。致滋貽誤。臣惟有矢此血誠。勉圖報稱。得旨。覽看汝如何効力贖罪耳。又批。董天弼之事。安得謂之智慮不到。此一節百喙莫辭。尚得巧辯乎。○庚子。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奏。據官達色稟報。大板昭一帶陸續脫出官兵五百餘。大半均無器械。已令其將各

兵送至桃關。俟辦給軍裝器械。再赴西路。仍令各歸本隊。並查明此項兵有無傷病。不宜留營。或係在大板昭一帶防守被遮。或即在木果木等處潰散。致拘賊境。是否在海蘭察所查未出三千餘名之內。均須覈辦。諭軍機大臣等。此等兵丁從賊境脫出。大率膽怯心驚。不堪復用。且其中必從木果木等處軍營潰散者多。著交阿桂逐一確查。如其中有在木果木倡逃者。查訊得實。即應正法。若係潰散之衆。亦當照前旨。分省發遣。即或實係傷病。並非打仗者可比。不得復援隨征優卹之例。自當發回本籍。革退名糧。不必官為資送。並不當令其子弟等補缺。阿桂務須確實嚴查。分別妥辦。○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恭贊大臣副都統舒常奏。宜喜日旁二處地勢不同。宜喜山高風大。現已下雪。日旁山不甚高。糧站即在山坡。若於山梁設立大營。亦足保護糧站。臣等擬於宜喜山梁建造碉

樓俟築成後。即交綽斯甲布看守。至宜喜後路頭站。泥峙岡地。居山頂。山根即係覺木交。所貯糧石火藥鉛銅等物甚多。若遽行移駐。日旁一切器物。難以運送。擬將此二處之兵。仍行暫留。並增兵駐守。俟器物運完後。再行移駐。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此奏。非是。前因伊等接奉從前令。其移駐大板昭。及往援阿桂之旨。酌量現在情形。仍駐宜喜不動。方以其能審度事機。並不拘泥遵旨。深為嘉慰。並

望其相機攻剿。以牽賊勢。若竟能得手。亦省將來進剿之力。今即不能進攻。何至轉行移撤。徒示弱於賊人。實為非計。且向聞番地冬間不甚有雪。必至正月以後。雨雪始多。直至夏深始止。今甫交秋。令乃以已經下雪為詞。欲移日旁就暖。是何時方可進攻乎。況豐昇額今年三月以前。即在宜喜攻剿。彼時正當多雪。並未撤兵他往。何以此時畧一見霰。即思移營避去。而以山上新築之礮。令綽斯甲

布看守乎。至覺木交糧臺。兵糈軍火。儲備甚多。將來分路進剿。極為得濟。此時何可輕事更張。設或阿桂所定各路。仍需覺木交貯糧。則又將運回僕僕往來。徒糜腳價。亦屬失算。豐昇額身為副將軍。舒常為參贊。乃一路軍營所係。似此胸無成見。軍務何所稟承。著傳諭豐昇額舒常。將因何如此舉動。緣由據實覆奏。並傳諭阿桂知之。○軍機大臣等議覆。陝甘總督勒爾謹奏。稱滿兵移駐涼州莊浪。

涼州所設協領二。分為左右翼。每員各管四旗。一旗一佐領。現有佐領六。其協領二。各兼一佐領。缺莊浪兩旗一佐領。現有佐領四。無庸分左右翼。每佐領下佐領防禦驍騎校各一。兵一百二十五。其應添營房。請將多餘衙署兵房酌撥。涼州協領二員。關防應交禮部鑄造。官兵俸餉等項。照例辦理。涼莊應設礮位於涼州鎮。照數撥給。從之。○又議覆。署雲貴總督彭寶奏。稱九龍江改設專營。請撥景

蒙元江兩營額內官兵移駐添設都司一中軍守備一左右兩哨千總各一把總各二外委千總各一外委把總各二共設兵五百衙署營房准其建造至車里宣慰土司業經裁汰其土練改為屯兵酌撥莊田耕種以資口糧添設寨頭五百戶五稽查約束該都司與中軍守備每季親往巡察千把等弁俱令按月分巡新設都司並應鑄給關防謹擬營名恭候欽定得旨依議著用普安營○署雲貴

總督彭寶奏桂家頭人叻立齊等率眷屬戶口投誠奉旨於緬地隔遠之處妥為安插臣已飭屬查得楚雄府城有裁汰楚姚協營員衙署五所共房一百十三間堪以全數撥給夷民居住其應支口糧有景東廳置買土司園莊田一百二十三頃二十一畝每年租息銀一千五百九十二兩堪充養贍并酌賞給衣履銀大口二兩小口減半俾資禦寒得旨好如所議行○辛丑諭曰裴宗錫覆奏查辦

軍屯一案據稱糧道林文德稟請將上下江無為等州十七州縣向不歸運之裁衛屯田一概加徵津費該撫以加徵津貼事屬創始必須確查實在情形籌酌尚無定議等語所辦非是而加徵之名更屬不能深體朕意前經嘉謨陳奏屯田原以贍丁若聽其私相售賣丁力必致日疲是以令各該督撫查辦原指近年出運屯田之典賣在民者而言即須徹底清查亦祇可從乾隆年間查起辦理尚易為力其在雍正年者已屬年遠難稽若國初早經裁併州縣田地久按民賦起科更難悉行追溯即其中有較民賦輕者尚得云借屯田為影射若已與民賦相等及加重者小民又何所利而為之此理之顯而易見者裴宗錫何見不及此耶至於實係屯田有據則係逃軍入民之類應酌為津貼仍屬以屯濟運自相資助亦不宜稱官為加徵朕惠愛百姓普蠲恩免不下數千百萬惟期家給人足

樂利永臻何獨因清釐屯糧一節欲舉百餘年相沿之民產一旦忽議加賦朕豈肯為之即謂疲丁宜恤又豈可因恤丁而轉以累民乎況旗丁如果疲乏亦必以漸而致從前楊錫紱為總漕最久頗能體恤運丁何未聞其議及於此豈丁力獨疲於近日乎其間或實係屯產轉售他人而豪猾者貪圖輕賦以逞其侵隱此等官為之經理實所宜然若因此而追究遠年之民產且定以官為加徵之名則斷乎不可此事著交高晉妥協查辦迅速完結毋致稽延時日其江蘇省並著一體照此旨辦理○吏部議准浙江巡撫三寶奏稱杭州府屬海寧縣係海疆要地賦重差繁兼有塘工修築應陞為州其事簡之湖州府屬安吉州應降為縣並各改鑄印信從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敦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四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四十一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八月壬寅月食○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御製避暑山莊紀

恩堂記文曰圓明園之紀

恩堂紀受

恩之自避暑山莊之紀

恩堂紀受

恩之蹟名同而實異文異而事同一而二而

一者也蓋

皇祖養育子於宮中之旨原降於圓明園之紀

恩堂茲不復贅然其時實仍居

皇考藩邸中及從

皇祖來避暑山莊乃

賜居斯堂之側堂即三十六景中所謂萬壑松

風者夙興夜寐日覲

天顏綈几繡書或

示章句玉筵傳膳每

賜芳飴批閱章奏屏息侍

傍引見官吏承

顏立側或

命步射以示衆臣持滿連中

皇祖必為之色動至於釣魚而得則

今持去以給

皇考若隔旬餘半月則

遣往獅子園以謁

聖母而其年秋隨

皇祖幸木蘭又有宜紀者入木蘭初圍場曰永

安莽喀園中有一熊

皇祖御火鎗中之熊伏不動久之。

皇祖謂其已斃。命御前侍衛引予去射之。

意欲使予於初圍得獲熊之名也。其時予甫欲上馬而熊突起奔前。

皇祖御虎鎗殪之事畢入武帳。

皇祖顧

溫惠皇貴太妃指予曰。伊命貴重。乃以射熊事告之。曰。使伊至熊所而熊起馬驚。成何事體。又一日虞者告有虎。

皇祖命二十一叔父後封慎郡王者往。予跪奏願去。

皇祖曰。汝不可去。俟朕往之日。攜汝去耳。似此深恩。彼時不知。至於今。每一念及。即欲墮淚。夫五十餘年之事。歷歷如昨。而予六旬有三。亦視曾孫矣。不有以紀之。子若孫其何由知之。此予所以追憶而涉筆也。子若孫其尚念我皇祖何以。

眷顧我之深。及我之乾乾兢兢。何以不敢負。

皇祖之恩。將億萬斯年。永丕基而承。

天眷。胥在是矣。詎惟一堂之記云乎哉。○自避暑山莊啟鑾幸木蘭。○吏部議覆。戶部奏稱。經徵正雜錢糧。如係奉旨分年帶徵之案。應將原叅降職降級之員。帶罪徵收。減等完結。仍以欽奉恩旨之日。另行起限催徵。如限內完解不足所分之數。將經催各官照例分別叅處。應如所請從之。○四川總督富勒渾奏。此次添調滿漢官兵。為數甚多。翁古爾。龔綽斯甲布兩路。將來添兵有限。惟西路須厚集兵力。臣已將三路軍需先期豫備。而糧運尤關緊要。西路之米。截至七月底止。已計有一萬二千餘石。但現值大兵過境。需夫較多。各站滾運之米。難免停滯。商民長運之米亦多寡不齊。已委知府李永祺運米一萬石。由木坪運至達木巴宗。知縣牛兆鼎。主運米一萬石。由桃關運至日隆。俟大兵到齊。再催商米滾運。源源接濟。至軍火器械。現亦嚴催督。

辨迅速解營得旨嘉獎○以盛京戶部侍郎德風兼管順天府府尹○是日駐蹕中關行宮○癸卯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豐昇額等奏欲將宜喜之兵徹至日旁所見甚謬業經屢次傳諭今據豐昇額等奉到朕旨已自知前此識見之謬至所稱此處兵丁約計五千名實不敷分辨等語是豐昇額等之意惟冀添兵不知宜喜一路果係進攻要地自不得不多用多兵若僅為牽綴賊勢分防彈壓而設則

在營之兵已屬有餘况前諭將撥交官達色之千餘兵仍撤回宜喜備用現又經阿桂行知川督酌將西安駐防及雲南綠營兵內先到者各撥一千赴宜喜統計又添兵三千餘名更為不少豐昇額等惟當實力妥辦即使無可進之機亦應嚴密固守勿再游移輕率示弱於賊至會勘金川應分幾路進攻豐昇額等惟靜聽阿桂調度而行○又諭據富勒渾奏准阿桂咨覆將到省之西安滿兵一千

即從成都赴綿斯甲布軍營聽候豐昇額調用所辦甚好前因豐昇額軍營急需添兵接濟是以諭將黔兵一千派赴宜喜今此項黔兵已抵日隆自無令其僕僕轉回之理阿桂酌令西安滿兵即由成都前赴宜喜自屬便捷又富勒渾因前此令滇兵二千即赴宜喜之旨仍飛飭將領檄赴豐昇額軍營不知前諭係三路進攻時所籌今以收復小金川為先務則西路正當添兵進剿而宜喜不過照

常駐守無庸復藉多兵情形迥不相同豈宜復執前說阿桂令將新到滇兵酌撥一千赴宜喜之處方為斟酌合宜並著傳諭文綬於此兩項兵到成都時悉照阿桂所派即令前往其續到之滇兵一千西安駐防兵一千抵省亦即飭赴西路至陝甘湖廣並荊州滿兵共七千應分撥何路之處著阿桂安速酌派行知文綬遵辦○吏部奏河南歸德府通判岱青阿陞貴州平遠州知州以親老請改補

近地得旨親老改補近省本屬漢員相沿之例在漢員各居本籍若一告親老即扣除其缺并不令改補近省轉無以遂其祿養之私故定例先期豫為呈明將來坐補原缺既防規避亦體人情行之原屬無礙若八旗人員與漢員本不相同即不為外任在部在旗均得當差報効豈可因憚於遠涉仍聽其在外希榮戀棧乎况我滿洲舊習惟知體國奉公遇有差遣從不敢畏難避遠今若效尤漢人

事例則尊君親上之誼久必漸忘於風俗人心甚有關係吏部照漢員一體定例之處殊未允協嗣後八旗陞遷官員如實係親老不能遠離者得缺後許其呈報該部聲明緣由帶領引見候朕臨時酌量或以旗員或以部缺改用自無不可俟該員養親事畢仍照伊原得之缺坐補其豫為地步巧行規避之例永著停止庶不致蹈襲虛名有乖舊俗著為令所奏之岱青阿即照此例行○以山東沂

州營副將萬朝興為直隸正定鎮總兵○是日駐蹕波羅河屯行宮○甲辰上遣額駙扎蘭泰赴避暑山莊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辦理四庫全書處將永樂大典內檢出各書陸續進呈朕親加披閱間予題評見其考訂分排具有條理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觀則成於紀昀陸錫熊之手二人學問本優校書亦極勤勉甚屬可嘉紀昀曾任學士陸錫熊現任郎中著加恩均授為

翰林院侍讀遇缺即補以示獎勵○又諭據畢沅奏七月十八日商南縣地方連日大雨山水驟發將東關一帶并黨家店沿河傍溝村莊田廬衝淹人口亦間有漂散現委道府大員前往查勘撫卹等語商南山僻窪下之地猝遇大雨水發以致一隅被災小民生計維艱深為軫念著加恩照本年朝邑縣被水之例一體撫卹賞給口糧並房價等銀俾災民不致失所其村莊戶口極貧次貧應如何

分別查辦及成災地畝應如何酌量蠲緩之處並著該護撫飭屬實力確查速行妥覈照例題報以副朕加惠窮黎之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良鄉縣失鞘一案前經部議將該縣知縣張璿照例革職涿州知州劉民牧降一級調用均屬應得處分已依議行矣今據周元理面奏現在官兵起程赴川良鄉為出京首站該縣張璿辦理送兵諸務頗能實心任事其竊鞘正犯戴喜業經該縣拏獲涿州係出京次站劉民牧接辦兵差亦屬認真均難遽易生手等語張璿著加恩革職留任俟八年無過再予開復劉民牧著改為革職留任○諭軍機大臣等現因齊旺多爾濟控告車布登扎布已令大臣查辦不可仍令車布登扎布辦理將軍事務其定邊左副將軍員缺瑚圖靈阿尚能勝任俟伊等查問事結後著福祿來京瑚圖靈阿即往烏里雅蘇台署理將軍印務拉旺多爾濟以將軍印交與

瑚圖靈阿後即往伊父墳前祭奠再行來京○又諭據畢沅奏商南縣被水情形一摺已降旨交該部照例撫卹矣又另摺奏陝西省自七月以後雨水連綿道路泥濘等語其時正當秋禾刈獲之際曾否先已登場或收成分數不免稍減其低窪處民房有無妨礙是否不致成一隅偏災深為廛念著傳諭畢沅即行查明據實覆奏尋奏陝省入秋以後大雨決旬其時正當秋禾結實之時並無妨礙惟漢鳳一帶沿棧村民俱係極貧烟戶土垣茅舍多有傾頽且軍興絡繹凡途中負任之役即係此等居民又素無恒產無從邀蠲緩之恩應請酌量一體查辦得旨自應查卹亦不必另降旨矣○又諭據弘昉奏查出瓦爾達家產內有伊看守墳塋劉成貴等典賣與民人龔錦等房地契紙查係瓦爾達倚恃戶部之勢將龔錦等喚至私宅逼令將房六間地八十四畝契紙撤回並未給以原價仍

令龔錦等佃種收租等語覽奏實堪駭異。不料瓦爾達竟敢倚勢營私乖張若此殊出情理之外。瓦爾達前已降旨革職著交閩循琦會同將軍弘晌將此案一併嚴審確情按律定擬具奏。再上年據裘曰修面奏回贖旗地一事頗不易辦。瓦爾達熟諳盛京情形若令前往查辦於事有益。是以仍用瓦爾達為盛京戶部侍郎令其辦理此事。彼時裘曰修並奏及瓦爾達不願仍往盛京之語。今據弘晌所奏情節觀之。竟是瓦爾達心希前往盛京以遂其占產自肥之計。且伊為

東陵內務府總管所得分例自不及盛京戶部其故作違心之語正其工於懇求尤屬巧詐並著閩循琦會同弘晌將瓦爾達如何向裘曰修干求之處一併訊明據實具奏尋奏侵占房地一事據瓦爾達業已供認應照枉法贓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其向裘曰修干求之處嚴訊再三據稱實未有此事不敢應承

下部議行。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奏訊據投出金川番人琳心摩供稱索諾木遣人赴綽斯甲布告言爾等從前協助

天朝攻勦今爾等一路官兵不久即欲退出退之後我即發兵報仇綽斯甲布答以官兵退否我等豈能豫知爾欲抗拒亦自由汝又索諾木遣頭人僧格赴黨壩游說黨壩人不令僧格入界索諾木每日派人在山上瞭望見官兵從何路來賊眾即在何路豫防諭軍機大臣等綽斯甲布黨壩兩土司甚屬可嘉均當加以賞賚仍於賞給時密諭以該土司壤接金川令將有可進攻襲勦之處密行告知酌辦並諭其遇有賊來即為拏送又三雜谷中如梭磨土婦尤為誠謹今特賞以名號賚以綵緞亦當差員往彼照此密為詢問如各能指出一兩處地界即一面具奏一面密寄阿桂熟籌妥辦至賊番每日在山瞭望官兵實為可恨但思賊境山雖高峻各土司與

彼附近之地並非盡屬平陽其中豈無峯巒掩隔賊安能四面悉皆窺見自當密訪熟悉道路之人豫為躡探就賊所見之處派出疑兵作進攻之勢令其准備而於賊所不見處以正兵擊之攻其不備自可得力又或遣些少之兵為前隊虛張聲勢故令賊見誘其出而截我後路而我以重兵為後隊繼進賊番果出則我前隊之兵即轉回勦殺而我後隊緊躡賊後兩面夾攻賊必無從支禦此等機

宜皆出奇制勝之法亦行軍所必須籌及者將來進勦金川務當隨時隨地留心計畫以冀所向得利將此密諭阿桂豐昇額知之○署四川總督湖廣總督文綬奏美諾汰克付日隆遣回之兵詳悉查驗與海蘭察原奏數尚相符前奉諭令將沃克付日隆傷病兵列為三等辦理查美諾汰除之兵率係木果木潰出並未歸營徑自逃散其姓名營伍無冊可稽惟有設法嚴拏不使漏網其給票遣回

之兵亦應一體詳查至從前未到省投驗之傷病各兵徑自回營在本省則令地方官會同營員覆驗傷病之前後新舊嚴訊確供具報有應發遣各省者即提到省覈辦其在各省則造冊咨明各督撫覈對照票嚴加查訊如冊內無名又無照票自係逃兵均即嚴拏正法得旨所奏皆有條理如議妥辦可也○護陝西巡撫布政使畢沅奏陝省自七月以後雨水連綿道塗泥濘大兵過境車行頗難

臣已飭令京兵到時改用四套大車裝載行走并檄地方官按站備辦馱鞍二百副如遇雨大泥深車轍塌陷難行即將駕車馱頭改作馱驢仍按站倒換以期趕赴正站得旨嘉獎是日駐蹕張三營行宮○乙巳遣官祭昭忠祠轉工部右侍郎謝墉為工部左侍郎以內閣學士李友棠為工部右侍郎○陝甘總督勒爾謹疏報兩當縣乾隆三十八年開墾山坡旱地三畝有奇是日駐蹕阿貴



圖大營○丙午

上遣侍衛鄂勒哲特穆爾額爾克巴拜赴避暑山莊。

皇太后行宮問安○行圍○諭軍機大臣等昨據理藩院奏齊旺多爾濟具控車布登扎布恃強欺伊并告稱達什侵蝕臺站倒斃馬銀一事朕即派瑚圖靈阿福祿前往烏里雅蘇台查辦又降旨調齊旺多爾濟達什來京質訊今齊旺多爾濟等到京與車布登扎布質對車布登扎布言并無欺壓齊旺多爾濟之事據稱齊旺多爾濟從前曾有以衍鎮魔伊兄諾爾布扎布又令台吉多爾濟齊旺編作邪書以鎮魔其衆弟兄曾經諾爾布扎布告知等語此節係蒙古舊習大有關係諾爾布扎布現在游牧著傳諭瑚圖靈阿等會同拉旺多爾濟將諾爾布扎布傳至烏里雅蘇台伊弟齊旺多爾濟係何年如何將伊鎮魔此衍係齊旺多爾濟親身所行或係喇嘛囑令

與鏖戰亦屬有損無益阿桂能整暇退兵全師而出事勢如此並不以其不戰為怯也又據稱資哩一寨從前既未駐兵今忽有大兵往屯其地賊疑即日進兵益促其豫備之謀自當揚言於衆使互相傳播以懈賊心一俟所到官兵足敷應用即約南路一同進攻使其猝不及防庶易得手等語所見甚是自當如所計而行似此籌度合宜朕實為之嘉許此即阿桂所見周到處朕所以倚任阿桂亦即在此又據稱索諾木回巢之日仍挈僧格桑以歸等語殊不足信昨據金川脫出之番人琳心摩供稱索諾木令僧格桑仍駐美諾之說似較近理索諾木既藉僧格桑之力潛回小金川地方號召降番復叛盡占其舊時巢穴且侵擾木果木軍營索諾木將一應軍器等項運回金川其所得已不為少若徑攜僧格桑以歸即反覆無常未必能驟變若此而僧格桑及其頭人方且得志驕矜未嘗不

何人行術。今其據實供出。諾爾布扎布如袒護推託。則車布登扎布現在京師。即將伊調至。與車布登扎布質對。彼時無難水落石出。著瑚圖靈阿將此曉諭諾爾布扎布。務將確證供出。不可隱諱。至達什。係管驛站之人。伊領取官項。如果馬匹駝隻倒斃。不為購買肥壯馬駝。侵蝕錢糧。或貽誤馳遞事件。達什自有應得之罪。達什如於馬駝并無缺欠。俱皆肥壯。應馳遞事件。亦無貽誤。遇豐年馬匹價賤。於倒斃馬銀內。稍有所餘。一遇歉年。馬價貴時。伊即墊補。此情理中所有之事。尚無關係。但達什辦理驛站馬匹駝隻檔案。俱在彼處。著一併交與瑚圖靈阿等。將伊所管驛站馬匹駝隻。及所領用銀兩數目。逐一校對檔案。秉公確查。辦理具奏。又諭據阿桂奏稱。當噶爾拉退兵時。若轉戰而出。官兵不無損傷。是以將計就計。先守各隘。令官兵徐徐撤出等語。阿桂在當噶爾拉軍營。賊方猖獗。即

萌復振舊巢之念。亦未肯遽行受制。金川聽其驅遣。即小金川番衆。亦必戀其舊時土舍。不肯甘為金川所轄。索諾木若竟欲違衆。併吞將僧格桑。拘往金川。安得有如許大力量。是僧格桑仍在美諾之分數居多。阿桂進兵收復時。務將各路堵截。使逆酋無從竄逸。然後進攻。美諾將僧格桑擒縛。獻俘誅磔。再行集兵進勦金川。則士氣更揚。而軍威益振。斷不可為僧格桑已回金川之言所惑。踈於布置。至所稱逆酋如此。鴟張揆之天理人心。斷無不滅。惟有實心殫力。通盤籌畫。必具有成等語。覽之稍為慰懷。惟望阿桂堅持此心。早得勝算。迅奏膚功。以膺茂賞。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奏。臣於八月初六日。行抵日隆軍營。即將在營各項官兵。親行查看。伊等聞知。回營。兵現在查辦。不敢更萌希倖之念。但尚少振作。經臣嚴切曉諭。以兩金川罪大惡極。斷難苟且姑容。

皇上用兵進勦實出於不得已。今兩賊酋肆其狡謀致將軍官員多有傷損豈可不為報仇雪憤。汝等前在木果木等處亦曾打仗出力何以一旦望風奔潰盡棄前功。今蒙

皇上恩施格外節次加賞錢糧并將受傷殘廢之人以及陣亡兵丁之妻子從優賜卹。汝等正宜感激圖報共切同仇各官兵等無不與然若失其大臣侍衛章京及綠營鎮將亦俱慚懼無地不能更措一詞。臣現在詳查兵數

上緊清釐以期整肅可用。報聞。○又奏。豐昇額等所駐宜喜軍營雖係金川地界其後路均在緙斯甲布境內論此時情形該土司斷不肯令賊番繞出占據侵截但賊番狡惡異常不可不加意防範查西安滿兵據副都統書麟報稱已帶領前四旗兵一千迅速行走現將抵省臣已行文文綬等即令將在前之一千徑從雜谷腦一路迅赴緙斯甲布軍營至滇兵內先到之一千即派副將巴福書帶

往宜喜日旁以資防勦並令將先到之陝甘兵一千接赴緙斯甲布軍營庶聲勢倍為壯盛至在後之滇兵一千應添入南路軍營協同攻勦其西路新舊黔兵約尚有四千餘並無提鎮大員統領應令常青督率帶赴西路得旨嘉獎。河南巡撫何楣奏豫省有漕州縣五十四處向例八月初旬在本境開倉徵收運赴衛輝水次交兌臣責成道府親歷各屬稽察兼分委員升暗訪明查倘有刁難勒

索浮收情事立即嚴叅辦理再本年承數歲有收之後又復兩季豐登閭閻充裕恐官吏視為易取作奸舞弊暗滋侵削臣先期出示將應來收漕各弊詳切指出俾百姓之艱苦官吏稍知顧念官吏之積弊百姓共識隱微官民均不能相欺以冀刁索滋害者觸目警心漸知斂跡得旨嘉獎。○是日駐蹕布敦昂阿大營 丁未

上行圍 諭據李質穎奏兩淮綱商江廣達程

謙德等呈稱受恩深重仰報無由今值進勦金川情願公捐銀四百萬兩少佐軍需等語辦理金川軍務節次解備軍需銀二十九百餘萬兩俱動給部庫及外省官帑方今府藏充盈足敷撥用原無藉乎助捐第念該商等以饋餼費繁急公情切具見愛戴懇忱姑俯從所請著李質穎查明各商捐數多寡定等呈報交該部照好善樂施之例從優議叙原摺交戶部覈存○又諭據陳輝祖等奏此次

楚省赴川弁兵多有懇派軍營効力之人而提標千總呂玖派兵時因差委未與自請隨征又外委戴必達因途遇馬兵出缺即願辭退外委頂補前往等語綠營弁兵能如此深知大義實屬可嘉呂玖戴必達等到營後著阿桂留心察看伊二人如果奮勉出力即從優拔補以示鼓勵○諭軍機大臣等據李質穎奏兩淮綱商江廣達程謙德等呈稱情願公捐銀四百萬兩少佐川省軍需一摺已降

旨准其所請交該部照好善樂施之例分別從優議叙矣但此事雖係江廣達程謙德二人出名呈請而其中所捐銀數自係衆商等各就資本多寡量力奉公自應視其捐助之等差以定錄叙之輕重方為平允著傳諭李質穎查明某商名下捐銀若干按其數目定為三等造冊報部以便分別議叙仍將所定等次開單具奏○是日駐蹕坡費昂阿大營

戊申諭據陳輝祖奏此次沿站居民聞官兵經過運送軍械等項咸爭先來站受雇如宜昌巴東一路人烟稀少其旁近之恩施宣恩建始等縣民夫亦多自行趨集軍行偶有遺失行裝隨路趕送交收等語此誠佳事該省上年過兵地方本年新正曾經加恩緩徵今沿站旁近各縣民夫俱能踴躍急公各効子來之誼自宜並沛恩膏用昭獎勸著該署督查明恩施宣恩建始三縣量予緩徵十分之幾奏聞請旨再直隸河南陝甘雲貴等省

兵行經過各州縣節經降旨加恩分別緩徵其沿站旁近之州縣民夫如有協助辦差出力者並著該督撫一體查明具奏候朕酌量加恩以普一視同仁之意該部即遵諭行尋陳輝祖奏此次沿站民夫除恩施宣恩建始三縣協助巴東一路外又有鶴峯長陽長樂興山四川縣民夫協助東湖歸州一路內宣恩興山二縣本非過兵之地本年錢糧業已全完應將次年錢糧酌緩十分之五其恩施

建始鶴峯長陽長樂五州縣因前次施南衛昌三協營兵經由本年錢糧業予緩徵但各民夫於本處出力復能協助鄰封其次年錢糧應再緩十分之三得旨如所議行○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等奏修建碉卡以利防勦一摺所見非是豐昇額等在宜喜軍營駐兵已半年有餘凡緊要隘路應防侵軼各處營卡應防偷劫隨地隨時何一不當守禦豐昇額等諒俱辦及何以此時忽專言防守且行

軍之道進一步即當守一步必防守有方然後能進勦得利勦守並非兩事如豐昇額等所言竟似前在宜喜專為勦賊今駐宜喜專為自守豈朕諭豐昇額等仍駐宜喜僅令其為株守計乎至伊等在宜喜上半年雖無寸進然頗知設法覓路並時常打仗間有攻得碉卡殺戮賊衆之事看來尚覺奮勉此時固未可輕率妄進復為撲碉塞責之舉但亦當審度機宜牽綴賊勢整勵士卒以待再進使

賊人不能測我端倪自必不敢輕犯乃竟束手無策徒爾添建碉卡於事何益況溫福營中多建碉卡令兵丁搬運木石疲勞不堪其後竟以卡多分撥兵力隨之大挫豐昇額等豈不聞之何轉蹈其覆轍乎今既修築已屬成事不說但須聯絡有法勿令官兵坐守頗廉置之無用而其出力修建兵丁亦當加之犒賞使其悅而忘勞此亦將帥撫循軍士之不可少者又據稱緯斯甲布後路綿長現在

賊番注意在此窺伺等語。更不成話。前因阿桂尚在當噶爾拉大局未定。恐豐昇額一軍孤懸賊境。致彼窺伺。乃朕遣為籌度之詞。自阿桂退至翁占爾壘。與宜喜軍營聲息已通。現又簡派八旗勁旅。並添調各省精兵。會勦官兵聲勢日盛。賊必不敢復肆。鴟張今昔情事不同。此可信之於理者。況豐昇額等既奏軍營之事。自當據實在情形而言。設賊番果有窺伺。於何月日侵何營卡。官兵如何禦擊。曾否就勢殺賊。或官兵不無小失。均不妨逐一奏明。如阿桂在當噶爾拉軍營。賊番來侵。經奎林奮力擊敗。試問豐昇額等宜喜曾有是乎。乃因朕前此有防賊窺伺之旨。伊等即以為賊番注意窺伺。其實毫無指實。軍營奏事豈宜若此。從前朕令豐昇額等移兵赴援阿桂。伊等仍駐宜喜不動。朕不以伊等違旨為非。方深嘉其有識。不肯拘泥遷就。為之喜慰。今因朕慮及賊人窺伺。伊等即為依樣葫

蘆。朕不但以其違旨為是。且慮伊等如此漫無主見。何以任領兵之責。甚為不懌。此時雖尚未進勦豐昇額等。亦不應專務防守。坐待且現已添派西安駐防兵一千。滇省綠營兵一千。前赴宜喜軍營。豐昇額等更不應專恃修築碉卡為事。朕方以豐昇額舒常自帶兵以來。似有出息。不意其一停進。勦茫然無策。竟至於此。將來獨任一路統兵。尚何足以倚信。著傳諭阿桂急速代為籌畫。就近札寄。講授機宜。使其胸中畧有把握。並遵前旨。熟籌進勦金川時。何人在何路領兵。迅即切實覆奏。四川總督富勒渾奏各路口外臺站馬匹自用兵以來。原設續添每處自十餘匹至五六匹不等。如遇往來欽差大臣行走。迅速需馬。協濟之時。向係雇募民馬。及派撥營馬分段應付。但南北兩路各站差務較簡。業經酌撥馬照舊安設。至西路即日大兵雲集。需馬較多。擬於桃關根達橋臥龍關向陽

坪。日隆軍營五處各加添馬四十即在川省存營馬內抽撥安設。所有應支草乾銀兩仍令查照前項酌撥軍營之例在臺支給報聞。是日駐蹕烏蘭哈達大營。己酉。

世宗憲皇帝忌辰遣官祭

泰陵。諭軍機大臣等。熊學鵬奏據思恩府知府邢興稟稱上林縣唐米村有匪徒陸李能等聚眾不法。差王明顯陸特添二人至上巡檢處索撥夫役。經該巡檢將二犯盤獲並搜

出逆文一封解府。該府縣即往查拏並據提督解遞札稱。一經聞信即派兵親往擒捕。該撫亦帶同臬司朱椿馳赴該處查辦等語。奸民敢於糾眾不法。實乃自速殲誅。自應迅速擒拏務獲。無任一名漏網。今該提督既親身領兵前往。匪犯自必立即就擒。該撫惟當於獲犯後即將起意謀逆及同惡相濟各犯迅速嚴訊實情。一面奏聞。一面即於該處立行誅磔示眾。以昭炯戒。其黨惡之犯有情節可

惡者亦當訊明從重多辦數人。使眾知儆懼。不得稍存姑息。僅照為從例輕減。至該撫因搜獲逆詞內有岑大將軍助兵語。并開有岑匡雄姓名。輒疑與田州土知州岑宜棟有涉。即派道員周升桓會同護鎮德灝前往密辦之處。殊不曉事。此等奸徒嘯聚窮山。自料公鷹微賤不能號召眾人。因土知州族姓稍大捏借詭名以希煽惑。其情大率如此。否則或與上知州岑宜棟素有仇隙。藉此以圖陷害。亦未可知。內地如閩廣等省逆案類此者頗多。從未有因無稽逆語輒將所指之人先行查辦致累無辜。轉使奸徒逞其狡計之事。况據稱該土知州平日安靜守法。自不至與逆匪交通。且其在土司中屬姓眾多。設使果蓄逆謀。或竟自作不靖。斷無依附奸氏俯聽指揮之理。該撫第當於拏獲陸李能後嚴訊岑匡雄實係何人。因何將伊列入之故。詳悉研究確情。若另有其人。黨逆有據。實在田州境



內原不妨差員會同該土知州協緝究治。如實係奸徒指名假託。或別有陷害情形。即當明諭該土知州。俾知地方大吏辦事公允。以安其心。令彼益生感畏。乃熊學鵬專派鎮道大員前往。過涉張皇。萬一辦理不善。甚或激而生變。又復成何事體。熊學鵬歷任封疆。不應輕舉妄動。若此。看來熊學鵬不過於尋常案件。務為苛細。及稍遇重大事節。即茫無主見。究屬不明事理。若李侍堯在彼。必不至此。

著由六百里加緊傳諭熊學鵬。務即遵旨妥辦。毋致別滋事端。仍即將逆犯等迅速審擬具奏。並諭李侍堯知之。熊學鵬摺並鈔寄閱看。尋李侍堯奏。岑姓土司。與此事毫無干涉。臣於該鎮道具報起程稟內。即批飭務宜鎮靜。不可張皇。嗣撫臣熊學鵬接該土知州岑宜揀查覆之稟。當將委辦之驛鹽道周升桓掣回。臣於途次接撫臣札知。亦覺其稍近急驟。因撫臣業已飭行。不及阻止。報聞。○又諭

曰。將軍阿桂已赴日隆。即日籌辦收勦金川之事。雖現在各省所調兵力。不為不盛。但分路進勦。需兵尚多。不可不寬為籌備。湖北湖南兩省。原調過兵五千。此次又續調兵四千。陝甘兩省。前後共調過兵二萬四千。不知各該省現兵。除防汛需用外。尚可選撥二三千。備用否。著傳諭陳輝祖。勒爾謹等。通盤酌覈。如尚可備調。即將帶兵將弁。及應帶軍火器械。豫為辦齊。或俟川省軍營咨調。或候朕降旨調取。即料理迅速起程。過赴應用。倘不能如所諭之數。亦不妨據實具奏。不必因有此旨。稍為遷就也。尋陳輝祖奏。湖北湖南額設兵。除調撥外。尚有一萬二三百名。已於湖北陸路及湖南撫提二標。並苗疆各營。選備兵三千。派委總兵喬冲杓統領。俟奉到調取諭旨。即行前進。得旨嘉獎。勒爾謹奏。陝甘官兵前後七次調赴金川。又增撥各項兵四萬餘。現在兩省實存兵不及萬名。不敷撥調。得旨

如此不必豫備矣。又諭前據阿桂奏除黔兵三千外尚請調湖廣兵五千雲南兵二千山西兵五千共一萬二千朕以晉兵無用已調滇兵二千楚兵四千陝甘兵二千共八千名其所請京城及索倫等兵一萬今已派京兵二千吉林兵二千索倫兵二千西安荊州駐防兵三千並成都自願赴營之駐防兵五百通計滿洲兵共九千五百較伊原請之數相仿且俱陸續起程惟綠營兵比阿桂所請

尚缺四千今進勦金川惟期迅速成功且每月已費軍需百餘萬兩即再添兵數千朕亦無所吝惜現已飛諭詢問陳輝祖能否再備楚兵二三千并問勒爾謹能否再備陝甘兵二千令其一面覆奏一面備辦尚可得兵數千著傳諭阿桂即速通盤籌畫進勦金川仍需添兵幾千方足敷用迅速據實奏聞並不妨一面飛咨陝甘湖廣兩督某省需兵若干即令遄程赴川以冀剋期集事○吏部等部

議覆湖南巡撫梁國治奏稱各省委署道府鎮協向止咨明吏兵二部並不隨時具奏請嗣後道府副將等官除本員因公暫時差遣差竣即回任者仍照向例具咨其陞遷事故懸缺需員者俱一面委署一面奏聞至總兵職分較大應照委署提督藩臬例無論久暫隨時奏明從之○禮部議准陝甘學政楊嗣曾奏稱甘肅寧夏府鄉試向編丁字號每科額中二名今該府人文日盛頗勝他屬請嗣

後寧夏一府生監鄉試准其一科與通省合試憑文錄取無庸另編字號一科仍列丁字號照舊額取中俟將來文風大盛再行題請統歸大號從之○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奏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都統海蘭察奏此次收復小金川惟在籌備齊全始可迅奏膚功今小金川之地皆有金川賊人拒守辦小金川即所以辦金川不得不將所調新兵約計可敷分路之用遄行進取今

六月中先到西路之點兵現存一千二百餘其成都駐防五百亦僅到二百除新到續調之點兵一千外其餘新調各省官兵應赴西路者五千此時尚無一起前出桃關而西路舊存之兵全不足恃其南路非俟新調官兵亦難舉動若祇就一路節節進攻逆酋祇須數百番人據守要隘我兵必不能得力不如兵力稍齊足資分撥剋日並舉則雖進兵稍遲而收功自為迅速報聞 賑卹陝西朝邑

縣本年水災貧民並緩新舊額賦旌表守正捐軀之福建閩縣民黃德國妻林氏是日駐蹕安巴究和羅昂阿大營○庚戌

上行圍署禮部尚書管太常寺素爾訥等奏太常寺卿謝溶生乖張偷惰每朔望日分詣

壇

廟點香及輪派

園丘

祈穀兩壇行禮謝溶生並不往支領俸米違

例交派寺丞短發價值又縱容家人嚇借奉祀生王聰德銀兩應請革職交部治罪得旨謝溶生著革職交留京辦事王大臣會同該部嚴審定擬具奏四川總督富勒渾署四川總督湖廣總督文綬奏向例綠營征兵每百名應有餘丁三十以供樵汲前西路點兵未得餘丁曾經奏准照餘丁之數給與長夫嗣後議得南路各省征兵未帶餘丁者將餘丁應得鹽菜口糧折價分給聽其自便但官

兵分派各路軍營不宜彼此互異而長夫工價較餘丁費逾一倍此次西路滇黔二省官兵應請照南路之例折給餘丁鹽菜口糧無庸給與長夫其西路舊存兵並綽斯甲布一路一例以九月為始照此折給從之○是日駐蹕僧機圖昂阿大營○辛亥

上行圍○諭軍機大臣等勒爾謹奏肅州收貯監糧請添建倉廩一摺經戶部議駁已依議行矣在部臣以該處現收監糧倉費無多而

建倉借項至七千餘兩。慮及難以歸款。所籌亦是。然朕意轉不在此。蓋建倉貯穀。如果實在。相需原不宜靳惜小費。若不知因地制宜。惟鰓鰓以添築倉廩為念。目前既糜營造之貲。日久徒耗歲修之項。殊屬非策。地方大吏經辦一事。必須通盤籌畫。計及長久。方為妥善。因思西北地土高燥。非若南方潮濕。易致霉爛。者可比。即如新疆回地糧食。皆掘地窖藏。並無紅朽之虞。甘肅風高土厚。形勢大畧相等。且其居民半住窯房。自皆穴地貯糧。未必另為囤廩。此項監糧。若可仿而行之。既於土俗相宜。亦覺公私省便。何必徒務倉庾虛名乎。著傳諭勒爾謹。將該處所有官糧。是否可以挖窖存貯之處。悉心妥酌具奏。○是日。駐蹕僧機圖博勒齊爾大營。○壬子。上行圍。○諭曰。內大臣工部侍郎三和。宣力有年。恪勤匪懈。昨冬因患病請假。隨命御醫診視。時復遣使存問。今夏特賞給人參。俾得從

容調攝。以冀就痊。忽聞溘逝。深為軫惜。著賞銀五百兩。料理喪事。其任內革職降級之案。准其開復。凡有一切應賠應繳各項。著加恩概行寬免。所有內大臣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期成額等奏稱。阿奇木伯克鄂對邁達雅爾等。呈請運往土爾扈特糧石。所需口袋。紮繩等項物件。俱情願自備。送往哈喇沙爾。即留與土爾扈特使用。等語。所辦與各處不同。前據舒赫德奏。渥巴錫游牧移於珠勒都斯。各回城運往之糧。俱量路程之遠近。每石與腳價八錢。一兩。至一兩二錢不等。咨行各處。朕已批示允行。嗣因安泰奏稱。所有運往土爾扈特之糧。據色提巴勒氏等呈請。伊等情願以麥八千石磨麵。自備牲畜。并口袋運往哈喇沙爾。資濟渥巴錫游牧。又情願自備牲畜運糧三千石。送至哈喇沙爾等語。朕復經降旨。令賞給色提巴勒氏緞匹。其餘伯克等亦量品級分賞。昨

據舒赫德奏稱。接濟渥巴錫之糧數萬石。鄂斯瑞等大伯克頭人。各飭回衆自備牲畜。已行運往。所有應行賞給緞匹及應行寬免額賦。懇請特降諭旨。朕以伊等為公。俱各奮勉。可嘉。飭交各回城辦事大臣。將阿奇木伯克。大伯克等。各量品級。應行如何賞給。酌擬具奏。又諭令將各回人。明年應行交納之官項。內何項應行寬免。一併查明奏聞。今期成額所奏。雖亦係辦理接濟渥巴錫糧石。與舒赫德所奏之摺。迥然不同。各伯克頭人回衆。感戴朕恩。急於公誼。或願自備牲畜運送糧石者。加恩尚屬可行。若仍復領取官價運往。僅只將口袋留於彼處。令其使用。所省無幾。即照舒赫德所奏。不必加恩。此事著傳諭舒赫德查明。究係應行如何辦理。一面具奏。一面行知。各回城辦事大臣等。令其一體遵行。○吏部議准。署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奏稱。兗州府加河通判。管理河湖閘壩事務殷繁。請

改為兗州府加河同知。其事簡之。沂州府沂河同知。應改為沂州府沂河通判。從之。○以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劉浩為工部侍郎。○以故雲南土富州知州沈燦子毓棟。廣西土全茗州知州許永蒞子承祐。各襲職。○浙江巡撫三寶疏報。鎮海縣乾隆三十七年開墾田地山蕩一項四十六畝有奇。○是日駐蹕齊爾伯庫和羅昂阿大營。○癸丑

上行圍。刑部議奏。發往烏魯木齊効力贖罪人員。如僅止革職及原擬杖徒者。到戍後。如果奮勉出力。為期已滿三年。應仍令各該處辦事大臣。奏聞請旨定奪。若所犯本係軍流不足蔽辜。加等改遣新疆者。雖三年期滿。行走無過一概不准回籍。無庸奏請得旨。改發新疆人犯。內情罪較重者。從前概定三年期滿之例。原未允協。今刑部請照軍流永戍於法固屬得平。第念新疆究與內地不同。若永遠不准放還。又覺過重。但三年為期太速。且

不當與情輕人犯漫無區別嗣後由重罪改遣新疆人犯到戍後如果奮勉自効已及十年者著加恩准該將軍及各辦事大臣等援引此旨奏聞一次其應否准令回籍之處候朕臨時酌奪著為令○陝甘總督勒爾謹奏巴里坤滿營需用兵糧向由甘州涼州西寧三提鎮營孳生駝廠內挑選堪用駝隻解送巴里坤馱運奇臺古城吉布庫等處民屯糧石以供滿兵支用但據各營送到駝隻中挑選可用者僅止二百三十八運糧不敷現送涼州移駐滿兵出口車二千六百餘輛送至烏魯木齊仍須空回內地必由奇臺經過應於此項車內挑選壯健車驟每百里運糧一石給腳價銀二錢帶運約可得糧萬石較雇覓民車及買車驟運送殊為節省得旨如所議行○是日駐蹕永安湃昂阿大營○甲寅上行圍○諭軍機大臣等明亮奏賊在思紐前敵叫喊令土守備嚴諭指斥而去不令進營

以致搖惑衆心等語所辦甚是賊番逞此奸詭伎倆不過欲窺我軍營虛實並藉此懈我軍心實為可惡可恨若如溫福軍營之用鎗擊回原可不必只宜嚴切斥責付之不理若賊人敢於進營稟話毋論頭人番衆即行拘留訊明立時正法若果係大頭人即當送京庶賊人不敢輕於嘗試再前曾諭令將軍等曉諭衆兵以賊人屢次叫喊求降並非實事特借此搖惑兵衆之心斷不可為其所愚想即隨時宣諭今明亮軍營賊尚有此舉動更當切諭衆兵以賊人敢於叛逆在木果木軍營害我將軍及將領大員并傷兵衆實為罪大惡極豈尚宜准其乞降輕宥即爾等平情揣度亦當痛加切齒義切同仇急圖翦滅逆賊即如思紐寨外喊叫之賊詞語支離尤屬毫無情理豈果出自真心爾等當知賊人狡詐百出其搖尾乞憐之狀愈深則其暗圖攫伺之謀愈甚斷不可因此墮其術中惟各堅

持殺賊立功之志以期共膺茂賞如此剴切勸諭衆兵之疑必當盡釋賊人技復安施阿桂豐昇額各軍營皆當如此一體諭示又常青奏接奉阿桂檄令即赴西路等語看來阿桂亦以西路軍營為重西路本屬收復小金川正路且該處所有之兵俱經溫福軍營潰散者多不可不急加整頓自必需阿桂在彼統兵方為得力其南路軍氣尚振有明亮富德統領合勒自可得利屢降諭旨甚明想阿桂自當酌量妥辦○是日駐蹕濟林烏里雅蘇大營○乙卯

上行圍○遣官祭賢良祠○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分路分兵收復小金川一摺既已妥酌撥定亦可照所議辦理但朕意以收復小金川尚非難事似當於各省綠旗兵到後先行分派進攻不必俟京兵等到齊再辦今阿桂所分兩路兵額已將京兵及吉林索倫兵俱經按數撥定是其意必須京兵全到剋期

進兵自係因西路現有之兵為不足恃不得不藉新兵之力但索倫後隊於九月望間始能自京起程若俟全數到齊非至冬月中旬不能進兵此時不過收復小金川似無須如此迂緩今伊既詳為分派自必胸有成算只要迅速成功其進兵遲早原所不計至收復小金川雖屬日前先務及小金川平定之後即須進勦金川所有一應機宜尤應早籌勝算臨時方能整暇今於收復小金川外並無一語提及金川豈不知豫操全局可得乘勝直入之利乎又另摺奏稱賊首狡詭異常非但斷無招致之理若稍存遷就必為其所輕等語所見甚是總之金川擒獻僧格桑一事無心任之則可有意求之則不可借此以先戮僧格桑翦其逆黨則可因此欲完兩金川之局致貽後患則斷不可且索諾木侵占各土司地境黨逆拒命罪惡貫盈近復有擾害溫福軍營之事大兵聲罪致討不患無詞阿



桂既見及此。切不可稍涉游移之見。惟望切實妥辦。佇聽捷音。○又諭曰。阿桂奏。沙汰傷病兵丁。分別治罪一摺。所稱木果木失事兵丁。當分別潰散。潰逃二項。如查得未出冊內有名。而身無驗票者。即係潰逃之兵。盤獲立與正法等語。自應如此辦理。至稱潰散各兵。無從查出首潰之人。當查首潰之隊。係德爾森保山梁之兵。潰散最早。現移知文綬等。概行發遣。所辦亦是。著文綬等。即照阿桂所議。嚴行分別查辦。毋使倖逃。法網惟所稱傷病。遣回兵內。查非德爾森保潰散之隊。該兵等回營後。如傷病已愈。尚可差操者。仍令其入伍等語。未為允協。此等傷病兵丁。其在木果木失事以前者。自係舊時打仗受傷。至失事後。沿途傷病之兵。即保無奔潰而出者。縱或因其傷病。不為發遣。亦當汰回本籍。革退名糧。即有子弟。亦不准頂補。已屬格外寬典。豈可仍令其入伍當差。虛糜糧餉。著文綬等分

晰嚴查妥辦。俾無枉縱。○予故廣東提督黃正綱。祭葬如例。○旌表守正捐軀之雲南大關廳民陳陸山媳易氏。○是日。駐蹕池老圖昂阿大營。○丙辰。

上遣侍衛福康安。赴避暑山莊。

皇太后行宮問安。○行圍。○諭曰。福康安奏。綽斯甲布土司工噶諾爾布。卓克采土司甲噶爾布。木。從噶克土司納木扎勒。派兵隨征。俱誠心恭順。甚屬可嘉。工噶諾爾布。甲噶爾布。木。納木扎勒。俱著加恩賞戴孔雀翎。以示優獎。○又諭曰。綽羅斯二等台吉納木扎勒。著留京補授二等侍衛。在乾清門行走。○署湖廣總督湖北巡撫陳輝祖奏。湖北沔陽州衛并漢川等縣衛垸田。五月下旬。被水淹漫。臣因催督軍行。赴荆宜一帶。順道履勘。該處垸田。現天氣晴明。已涸出十之五六。陸續補植。晚禾。惟購秧補種。重費工本。民力不無拮据。前經奏明酌借籽種。仰懇俯准。次年秋成後。

免息徵還。再東湖縣北鄉地方。五月中山水驟發。亦有衝塌房屋淹斃人口之處。已經該縣捐銀撫卹。民情寧謐。得旨。如所議妥辦。俾需實惠。○是日。駐蹕薩達克圖昂阿大營。○是月。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奏清查屯田一事。查上下江各衛。衛有省衛。外衛之分。丁有運丁快丁之別。運丁歸衛編查。快丁又屬州縣。其中脫漏規避。在所不免。而額定屯田軍民私相典賣。輾轉出售者。亦復不少。應令一併清查。前經定限年半查辦完竣。今仍飭催各屬。無得遲延。得旨。查固應詳。亦不可延緩。○江寧布政使閔鶚元奏。查勘安東清河桃源山陽海州沭陽等處。被水低區。自六七分至八九分不等。分別趕造清冊。詳請撫卹。其鹽城地方。被災甚輕。無庸賑濟。得旨。加意妥為之。○四川總督富勒渾奏。臣前派兵在松林口山梁。施放鎗礮。原為牽分賊勢。將來大兵到齊。分路進攻。掃除賊人各寨。使逆酋

前後不能照應。得旨。此事尤可笑。溫福在營時。每晚令人放鎗。徒費火藥。竟成何事。不謂綠營惡習。中人之深如此。可恨可鄙。亦無怪汝之以此為妙計也。○貴州古州鎮總兵寶瓚奏。謝調任。恩得旨。古州不比他鎮。一切安靜。整頓勉力為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四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四十二

監修總裁官總纂修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等謹

總裁官總纂修官太子太傅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等謹將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等謹將總纂修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等謹將尋常

敕修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九月丁巳朔

上行圍○留京辦事王大臣等議奏太常寺卿

謝溶生偷安怠惰廢職負恩非尋常玩忽可

比應照罪犯軍流改發新疆例發往伊犁充

當苦差以示懲儆從之○豁除浙江仁和錢

塘二縣捐置義塚地四十六畝有奇額賦○

是日駐蹕喀喇諾海大營○戊午

上行圍○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熊學鵬奏上林

縣奸民陸李能等聚眾不法一案諭令該撫

上緊擒拏務獲不但首犯當立行誅磔即黨

惡之犯情節可惡者亦當從重多辦數人使

眾知儆懼並因該撫見逆詞內有岑大將軍

助兵語及開有岑匡雄姓名輒疑與田州土

知州岑宜棟有涉即派鎮道大員前往密辦

過涉張皇恐其辦理不善別滋事端究屬熊

學鵬不明事理若李侍堯在彼必不至此已

諭令熊學鵬斟酌妥辦並諭知李侍堯矣今

據李侍堯奏於八月十三四等日連接思恩

府知府邢璵等稟報即於十五日自廣東起

程馳赴上林縣督辦等語所辦甚好此等奸

民敢於糾集匪類嘯聚稱王情罪重大實為

自速其死官兵一至自必立時就擒今李侍

堯親往正可就近查審務將濟惡黨逆各犯

嚴行多辦數人不可僅照尋常逆案將從犯

過為輕減李侍堯明達事體必能斟酌得宜

諒不致稍存姑息也至所稱參將登泰親身

領兵會同思恩府查拏忽有匪種百十名近

隘即鎗斃匪種四五名割首級一顆登泰追

趕俱即退去等語。此事熊學鵬未經奏及。想伊接據該府初報。即行具奏。故尚未知有官兵殺賊事耶。至此摺內有匪獍百十名之語。陸李能若係民人。安能有匪獍聽其糾約。或果與土知州岑宜棟有勾通之處。否則該犯陸李能亦即係獍民。摺內未經聲敘明晰。著即查明具奏。若不過奸民不法。與土知州無涉。即速將陸李能首夥各犯迅速擒獲。盡法嚴懲。不必使該土司心生疑懼。若所開岑匡雄本有其人。訊明實有從逆之事。果係田州所屬。即遵前旨。委員往檄該土知州令其協緝到案。據實審辦。或岑宜棟亦實有勾結謀逆之事。即為法所不宥。惟當不動聲色。擒而治之。不使別滋事端。方為妥善。李侍堯在彼。自能隨機妥辦也。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仍將查辦情形若何。迅速具奏。又諭曰。奎林至。詢及阿桂在當噶爾拉撤兵事。所言甚詳。阿桂於此事措置得宜。從容中度。可謂善

於經理。至賊酋索諾木。屢次差人報稟。並差賊目丹巴沃咱爾來營。欲求官兵讓出。阿桂因將計就計。全師而出。所辦必當如此。彼時賊意欲官兵徹至章谷。阿桂若漫無見識。輕率遽退。舉上年費力攻得之地。盡行棄去。即不能無罪。今退至思紐。翁古爾壘。既有要隘可據。後路可守。整兵再進。收復小金川。尚有可憑之勢。是阿桂此次退出。所係甚重。朕前此為之日夜懸望。及聞其既出。不但以為非。且深為嘉慰。至現在收復小金川。自較易辦。而將來進勦金川。不免稍難。今年所用之當噶爾拉。功噶爾拉。及宜喜三路。俱屬仰攻。費力。只可存為牽綴賊勢之用。或於黨壩。三雜谷。正地等處。另覓便捷之路。諒未必俱屬險要。難以施功。即或亦有險仄之徑。其後路皆我土司地方。不至如功噶爾拉當噶爾拉等之應防及意外也。○賑卹山西歸化城。薩拉齊。二廳草廠。本年水災貧民。○是日。駐蹕

已顏陀羅海大營○已未

上遣額駙扎蘭泰赴避暑山莊。

皇太后行宮問安○行圍○諭據畢沅奏本年

辦理兵差需用馬騾車輛較多所有永壽洵

陽白河平利紫陽三水淳化雒南商南鎮安

山陽等十一縣不在緩徵各屬之內可否一

體的緩等語前因陳輝祖奏此次官兵經過

之旁近各縣民夫俱能踴躍急公曾降旨將

恩施等三縣量予緩徵並令直隸河南陝甘

雲貴等省過兵旁近各州縣協助辦差出力

者一併查明具奏候朕酌量加恩今畢沅所

奏永壽等縣既俱辦差効勞即係令查奏中

者著加恩將永壽等十一縣本年應徵地丁

銀糧一體緩徵六分普昭一視同仁至意該

部即遵諭行○又諭勝水峪工程已竣著福

隆安會同英廉查明銷算完結其每歲應修

理之處交

陵寢貝子公內務府大臣等修理欽差大臣關

防即交該處○諭軍機大臣等福森布奏稱

由喀什噶爾運往接濟渥巴錫糧石阿奇木

伯克公噶岱默特等屢經呈請所有裝載糧

穀之口袋情願幫與土爾扈特業經准行等

語從前舒赫德所奏渥巴錫移於珠勒都斯

辦理接濟糧石擬以給與回人腳價已行知

各回城駐劄大臣旋又請賞給回人緞疋及

寬免回眾應行交納官項前後不一是以各

回城駐劄大臣始行具奏各為辦理今覽福

森布所奏伯克頭人既經領取官價僅幫口

袋所省無幾仍應不准行惟伊等既從所請

亦不能不量為給賞所有喀什噶爾辦理口

袋之伯克頭人著照賞給色提巴勒氏之數

酌減賞給各回人概無庸賞給葉爾羌之伯

克等亦照此辦理著傳諭舒赫德究係應行

如何辦理咨商各回城駐劄大臣妥為酌辦

○禮部侍郎金甡奏請解任回籍調理允之

○以莊親王永瑞署理正白旗領侍衛內大

臣○浙江巡撫三寶疏報永豐永安龍尾等塘乾隆三十八年天漲沙塗田六百三十六畝有奇○長蘆鹽政西寧疏報王家岡場乾隆三十八年開墾竈地三十二畝有奇○是日駐蹕布克大營○庚申遣官祭

歷代帝王廟○遣官祭

都城隍之神○賜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土爾扈特貝子台吉等食○四川總督富勒渾奏京兵將次抵省月底即可出口

沿途各站應妥協料理擬自挑關出口起由草坡根達橋碩塘卧龍關隆拉向陽坪日隆定為七站每站相距約計不過六七十里飭令各站該管站員多為豫備飯菜俾京兵隨到買食其站夫原定額數每站四百令每站酌添二百並將原設兩站之夫歸併一處背運軍裝直送下站輪流應用俟京兵過竣再徹其南北兩路現亦據臺站各員稟稱豫備停妥至將來進兵時後路如何分設臺站添

設人夫之處已飭總理道白瀛將所需員弁夫役酌定數目先期豫備得旨嘉獎○督理糧餉山西巡撫鄂寶奏宜喜一路現貯軍糧約四萬餘石足敷十月供支無庸急為趕運惟南路翁古爾壑等處不日添兵進剿軍糧急需豫籌且南路山險途長天寒雪早轉運尤為喫緊俟官兵將次到齊臣即馳赴南路往返督催至後路官兵僅臣一人帶領如遇催糧公出不可無大員彈壓擬令現駐木池之副將董果調赴覺木交駐守俟臣催辦就緒回營後仍令該副將回駐木池報聞○署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奏本年蜀山湖水貯水較多於湖之圍隄不無妨礙而對岸南旺湖水收水尚少應俟回空糧船過竣即謹閉寺前柳林閘將蜀山湖之水洩入南旺湖中又微山一湖水亦未足應將獨山湖水洩入以資利運得旨嘉獎○是日駐蹕阿穆呼朗圖行宮○辛酉諭據熊學鵬奏上林縣屬唐

米村逆匪陸李能聚衆不法一案該撫督率文武親往查拏隨經該府邢璣知縣郭利濟衆將登泰遊擊崔士達等拏獲首同勾串索錢之要犯李春榮夥犯蒙常格等五十餘名及陸李能之妻並各犯屬人口到案現仍嚴拏首犯分別審擬等因一摺所辦甚好逆匪陸李能敢以道士符咒試演邪術戲法蠱惑土獍拒捕逞逆實為罪大惡極自應迅速拏獲盡法誅磔以正國憲而儆苗頑其現獲匪

犯即著該撫嚴究倡造逆詞及傳播助逆各緣由按律從重定擬具奏至熊學鵬督率文武各弁員上緊查辦並無阻滯雖首犯陸李能尚未弋獲而黨夥各犯就獲者甚多均屬奮勉迅速其土田州知州岑宜棟親自協緝首犯家口亦屬誠心出力並著交部查明議敘○又諭曰兵部郎中江蘭前因俸滿截取繁缺知府記名經兵部堂官以該員熟習部務奏請開缺照陞銜留部該員在兵部年

久既係得力之人著加恩仍留兵部遇有四品京堂缺出補用○又諭海凌哈達哈官房一所前經賞給劉綸于敏中分住今劉綸所住之房並著賞給于敏中○又諭據李侍堯奏校閱廣西營伍情形摺內稱署右江鎮遊擊依昌阿前因年力正壯曾經豫保詎料器小易盈並不認真整飭本身弓馬亦日就生疎詢以營伍事宜信口支飾請旨革職等語依昌阿前經該督豫保今該督因較閱營

伍見該員意存自滿怠玩溺職即為秉公據實參奏並不以曾經保薦稍事姑容所辦甚是依昌阿著革職○諭軍機大臣等據熊學鵬奏查拏逆匪陸李能聚衆不法一案已拏獲匪犯李春榮等五十餘名及首夥各犯妻屬等分別定擬一摺所辦甚屬迅速已有旨將該撫及在事獲犯之文武員弁交部議敘矣○至該撫前奏因逆詞內有岑大將軍及岑匡雄之名疑與土田州知州岑宜棟有涉輒



令道員周升桓等前往密辦。朕彼時即以該土司平日既屬安靜守法。斷無與逆犯交通之事。此必賊匪因土司族大。借以蠱惑愚民。該撫不應過涉張皇。輕舉妄動。曾傳旨申飭。並節次諭知李侍堯。今據稱土司岑宜棟。查明同姓中並無岑匡雄其人。已將族人看守。聽候查訊。並親至白山土司協緝陸李能。及其妻屬等語。果不出朕所料。熊學鵬平日辦事。亦知認真。惟此等緊要關鍵。見理不明。每有過當之處。熊學鵬嗣後益當引以為戒。更以擴充識見。至首犯陸李能。現雖在逃。但該犯不過生長山中。且有父母妻屬同居。自難竄匿他所。該撫既派兵於各隘口堵截。務即嚴飭各員弁迅速擒拿。務獲按律磔誅正法。毋致漏網。再李侍堯前奏。聞信後即馳赴上林縣就近查辦。今既已拏獲夥犯。搜別巢穴。著並諭李侍堯知之。○又諭。前據刑部議覆李湖具題。蔣希堯毆死王朝秀。及李有倫等。

截死楊朝富等三人二疏。朕披閱時。覺其情罪較重。密諭批本處存記。俟秋審進本時提奏。今此二案。李湖俱擬入緩決。經九卿改為情實。所改甚是。蔣希堯身充夫頭。乃因散夫向其索賠鈕扣。輒敢倚勢。將王朝秀毆死。情甚強橫。至李有倫。劉德玉。李有彩。因楊朝富等索查奪錢。微嫌結伴謀毆。洩忿持械毆傷楊朝富。楊文受。楊進。先後身死。三人各斃一命。均屬兇很可惡。俱係必應問擬情實之犯。乃李湖謹擬緩決。殊為寬縱。秋讞重案。其情罪自應悉心推覈。方得平允。李湖平日辦事。尚知認真。何以錯謬若此。李湖著傳旨申飭。○又諭曰。瑚圖靈阿等奏稱。會同將軍叅贊大臣。逐一審訊齊旺多爾濟呈控車布登扎布一案。俱屬虛妄。伊等業經起程回來等語。所奏甚屬含糊。並未審出實情。昨車布登扎布。齊旺多爾濟。前至熱河。朕令軍機大臣質訊。車布登扎布即不能供出確證。是以令瑚

圖靈阿前往。逐一查明審問。務令供出實情。至達什辦理馬匹。所有倒斃者。業經買補。并無剋扣之事。尚可不必究辦。惟齊旺多爾濟具控車布登扎布等一案。伊等審訊之人。係從前阿附車布登扎布之人。伊等如吐出實情。恐俱得罪。又念及車布登扎布身係將軍。復往彼處。是以不肯據實稟告。即託雲多敏。從前亦係協同車布登扎布辦事。案情果實。伊等亦難辭咎。不無瞻徇。瑚圖靈阿等。惟稱齊旺多爾濟所控。俱屬虛妄。明係欲圖草率了事。此時伊等如接得續發車布登扎布供單。及復令審訊諭旨。已赴烏里雅蘇台審辦。務須逐一徹底審訊。令將確證供出。至託雲多敏。係協同車布登扎布辦事之人。不必同伊二人審訊。著瑚圖靈阿。福祿。會同額駙拉旺多爾濟。審訊具奏。瑚圖靈阿。福祿。如已辦結起程前來。於何處接奉此旨。即回烏里雅蘇台。遵奉辦理。此旨由六百里傳諭知之。○

以大學士于敏中。為國史館正總裁。○是日。駐蹕濟爾哈朗圖行宮。○壬戌。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奏。海蘭察等駐守美諾。不能設法禦賊。此其應得之咎。不能解免。但自木果木失事之後。人心散亂。已極。斷非伊等一二人所能整飭。其罪雖無可逭。其情或有可原。應將海蘭察革去叅贊。降為領隊大臣。仍革職留任。其副都統公富興。副都統烏什哈達。總兵成德。富紳。署總兵海祿。均革職留任。俟有奮勉出力之處。再予開復。從之。○又會同叅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都統海蘭察奏。此次攻勦小金川。賊番出碉抗拒。時畏懼弓箭。較烏鎗尤甚。今添派健銳火器二營。及吉林黑龍江索倫等兵。均係素嫻弓箭。又由武備院撥給箭枝。攜帶來營。賊番自無難殲擒。但軍裝不妨多備。請將前存滇省永昌等處箭三十餘萬枝內。挑選十萬解至成都收貯。遇有需用。就近調取。報聞。○浙江

巡撫三寶疏報臨海建德奉化太平龍泉平陽江山等七縣乾隆三十八年開墾田地山塘五十五頃六十八畝有奇○改建浙江仁波羅河屯行宮○癸亥諭據理藩院奏科爾沁達爾漢親王色旺諾爾布病故等語色旺諾爾布在御前行走多年茲聞溘逝朕心深為軫悼著加恩賞銀三千兩料理喪事並派御前侍衛貝子鄂勒哲特穆爾額爾克巴拜同乾清門侍衛佛爾爾額齋茶酒馳驛前往賜奠仍交該部照例辦理○諭軍機大臣等據陳輝祖覆奏湖北湖南兩省尚可挑選精兵三千赴川協勦現已派撥候調並令鎮筭鎮總兵喬冲杓統領前往其員缺緊要請以宜昌鎮楊大業與之對調并另委妥員暫署宜昌鎮務等語自應如此辦理現已諭令阿桂酌量情形即行飛咨楚省調取著傳諭陳輝祖於接准阿桂咨文後即令喬冲杓帶領

此項豫備兵丁迅速赴阿桂軍營聽候派用其應行調署總兵之處著照陳輝祖所請臨時一面奏聞候朕明降諭旨將此諭令知之○又諭曰舒赫德奏稱辦理接濟土爾扈特渥巴錫等糧石之各城伯克頭目賞給緞疋及寬免所屬回衆官項已咨商綽克托等一體辦理等語此案究係舒赫德辦理參差舒赫德既經議酌給運價又何必復奏請賞給緞疋及寬免回人官項雖舒赫德現奏行知綽克托公商一體辦理意欲停止各城回衆領取官價自備牲畜但領與不領應聽衆回人各隨所便不可逼迫著傳諭綽克托不必照舒赫德辦理即遵奉昨降諭旨各伯克回人如未領取官價即照色提巴勒氏之例賞給緞疋寬免官項如葉爾羌喀什噶爾和闐之回衆已經領取官價惟辦口袋則所費無多即照賞色提巴勒氏緞疋之數酌減賞給所屬回衆概不必賞再庫車闐展等處大臣

雖尚未奏及此事。其有接濟糧石之伯克頭人回衆。亦俱照此辦理。并將此諭令舒赫德知之。○又諭曰。阿桂覆奏籌度進剿金川一摺。稱體察賊情。逐一悉心覈計。其事非無把握等語。阿桂果有成算。實屬最善。惟望勉力為之。又據奏下宅壘頭人安本等。並無他故。現分交明正。已旺。布拉克底土司。安插管束。此等頭人。於小金川路徑熟悉。若留在軍營。使令。未嘗不可得其力。如穆塔爾之隨營効力。甚為得濟。始終並無改移。非降番之必不可用也。至前次傳詢阿桂。令將進剿金川之路。悉心籌度。或當於河北等處。另覓妥地。攻其無備。此目今最要之事。著阿桂將籌辦情由。迅即覆奏。○吏部議准。貴州巡撫覺羅圖思德奏。稱貴陽府知府。貴筑縣知縣。向為苗疆要缺。今該府縣苗民。久經向化。與內地編氓無異。應請刪去苗疆字樣。定為衝繁難兼三要缺。從之。○禮部議准。廣東布政使姚成

烈奏稱。寄籍生監。奉例改歸原籍。而其中情形不一。應請嗣後寄籍未久。原籍尚有親族田廬者。仍照例撥回原籍。若原籍僅存疎遠族屬。本人名下。並無田產室廬。其入籍年分已與定例相符者。准其入於寄籍地方。應試報捐。地方官不得強令回籍。仍彼此關會。不准兩處歧考。違者。從嚴究治。其有妄攻冒籍。聚衆橫擊者。亦各按律治罪。從之。○豁免陝西膚施。保安。安定。安塞。甘泉。榆林。葭州。懷遠。神木。府谷。邠州。長武。鄜州。洛川。中部。宜君等十六州縣。乾隆三十年。霜災貧民籽種額糧。○旌表守正被戕之山東費縣民劉連女劉氏。○是日。駐蹕中關行宮。○甲子。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富勒渾奏。漢兵以五六百名。京兵以三四百名為一起。接連遞發。俾得迅速滅賊等語。所辦甚好。將軍阿桂。現在日隆。專盼各兵到日。剋期進發。

早為集事。兵行愈速。愈佳。著富勒渾、文綬等。即照此迅速妥辦。又另摺奏稱。運赴日隆糧石。逐日趕運。需用軍火及鍋帳器械等項。亦源源出口。不致貽誤等語。看來伊等近日辦理。大有起色。並將此諭令阿桂知之。○又諭。曰。陳輝祖奏。湖北湖南兩省。仍可挑兵三千。已諭知陳輝祖。候阿桂咨調到日。迅飭起程。再朕因阿桂等。現在收復小金川。及將來進勦金川。不可無大員統領重兵。在後策應。若另派欽差大員前往軍營。恐無知之人。妄作猜疑。莫如令富勒渾、王進泰會同妥辦。富勒渾係現任總督。王進泰亦本省提督。且於軍務曾經閱歷。人亦頗有見識。實可勝任。著阿桂於進兵時。酌量緊要之處。令富勒渾、王進泰統兵策應。所需之兵。即於現調楚兵內酌留二千備用。其餘楚兵一千。應派在何路隨征。並著阿桂酌量。豫檄帶兵之員。遵照馳往。○是日。駐蹕避暑山莊。至辛未。皆如之。○乙

丑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諭。現在三通館。止有正總裁大學士劉統勳一人。著添派大學士于敏中。為正總裁。協辦大學士尚書程景伊。為副總裁。○諭軍機大臣等。據文綬奏。拏獲逃兵王爾俊、馬林、李雲。審明正法。其自行投首之馮學海。仍應擬斬立決等語。征兵脫逃。自屬法無可貸。第馮學海既赴本營呈明投到。尚知畏罪。與脫逃竄匿者。稍為有間。姑著從寬免死。發往伊犁。充當苦差。仍嚴諭該兵。如再脫逃。即於拏獲地方。立行正法。可將此傳諭文綬知之。○命太僕寺卿吉夢熊。在尚書房行走。○丙寅。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御依清曠。勾到秋審官犯服制。及雲南、貴州情實罪犯。停決。官犯十人。服制斬犯六十四人。貴州斬犯八人。絞犯一

人餘五十三人予勾。○諭軍機大臣等。各省所調之兵。惟湖北兵尚未抵成都。以陳輝祖前奏。八月十二日出境之期計之。亦應不日到省。而京兵頭起既到。此後自可陸續赴營。前據阿桂奏。現須先辦小金川。不必俟京兵及吉林索倫等到齊。約計軍營兵數。足敷分路調派。即定期進攻等語。今滿漢各兵既已接續到營。兵數已不為少。自當及鋒而用。剋期收復小金川。即乘勝進勦金川。則軍聲益壯。而士氣愈奮。可期迅速集事。又據明亮奏。巴旺。布拉克底頭人。所稟回覆索諾木之語。逆首悖叛如此。尚敢自稱恭順。實為可恨。土司頭人等。以不敢亂動回覆。尚屬得體。明亮當酌量予以獎勵。益堅其心。至伊稟中。既稱差人至交界地方。可見該土司等境壤原與金川犬牙相錯。可通之徑必多。此兩土司均係隨營誠心出力之人。亦思翦滅逆豎。何不諭令由交界處所。設法進攻。自可望其得濟。

又索諾木等。敢於負恩反噬。肆逆鴟張。實為罪大惡極。且蓄意吞併各土司。以逞其貪戾之欲。若不急為翦除。久之蠶食鄰封。各土司必無噍類。因特命將聲討。務在掃蕩賊巢。擒誅兇豎。以安番境。而申國法。聞各土司。深以此舉為喜。無不踴躍從征。期於速滅。該土司等。正宜及此時。各展其雪憤除患之志。不當僅以派兵隨營塞責也。著各該將軍。以朕此旨。詳諭土司等。使各深悉朕意。並諭以金川賊衆所恃者險隘。今官軍聚集數十萬。勢力厚。何事不可為。豈專以撲礮為事。爾土司等境內。俱有通金川路徑。其間地利形勢。知之必真。自宜各就所見。善為籌度。如有必須官兵力量者。即就近密稟各將軍。聽其相機調度。爾等作為嚮導。寬間進兵。若所計果能成功。即將出謀之士。司奏聞大皇帝。重加陞賞。如此剴切曉諭。土司等自必更加鼓舞。其金川各處防禦。亦可稍分其力。現在收復小

金川尚易集勲計日可待至美諾等處平定之後即須進勒金川勢難延緩所有諭令土司出力之處此時即當及早豫辦則進兵時更有成算可操不止事半功倍著傳諭阿桂等即速加意籌辦○禮部議准山西學政曹錫寶奏稱貢監錄科向例於卷面上註明恩拔副歲監生字樣學政等不免豫存成見於憑文棄取之道未為允協應請嗣後照歲科考生員例祇註明府州縣及所習經書其恩

拔副歲監生字樣無庸填寫從之○豁除山西徐溝縣沙壘地四十頃八十二畝有奇額賦○丁卯諭曰永保已加恩准襲伊父溫福輕車都尉世職其本任內閣侍讀不必開缺仍著在軍機處司員上行走○又諭據何燭奏南陽府屬之淅川內鄉二縣本年七月因上游山水陡發漫溢兩岸早晚秋禾被衝淹損收成歉薄並聞有衝塌民房之處覈計通縣被災俱在十分之一等語本年豫省據報

夏秋一律豐稔惟淅川內鄉境內偶被山水所浸雖一隅偏災農民不無向隅該撫據實奏聞所辦甚是著加恩將淅川內鄉二縣被水稍重貧戶照例賑卹仍查明應徵錢糧分別蠲緩其應酌借籽種口糧者並著妥速辦理俾得及時種麥以冀春收該撫其董率印委各員確覈妥辦務使小民均霑實惠又據奏汝寧府屬之正陽確山二縣地畝七月下旬稻禾被風黃萎不免歉收等語該二縣早

高宗實錄卷九四二

七

田均屬豐收稻田猝被風損民力亦不無拮据並著加恩將正陽確山二縣被風災戶未完本年錢糧七千八百餘兩倉穀四千三百餘石均緩至明年麥熟後徵收以紓民力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刑部題覆傅玉題黑子挾嫌殺死胞弟長格一本朕批閱時覺其情罪較重因密諭批本處存記俟秋審進本時提奏今傅玉將黑子擬列緩決九卿改入情實所改甚是該犯因向伊弟



長格。借錢不給。欲圖洩忿。乘醉帶刀疊扎致  
斃。情殊殘忍。自應問擬情實。以懲兇惡。乃傳  
王僅擬緩決。未得情法之平。秋獻重案。理宜  
細心推勘。何率意寬縱。若此。傳王著傳旨申  
飭。○戊辰。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恭送

皇太后迴鑾。○御依清曠。勾到四川。廣西。情實  
罪犯。停決四川。斬犯四人。絞犯十二人。廣西

斬犯一人。餘八十四人。予勾。○諭曰。原任江  
西布政使顏希深。現因服闋。來行在陞。朕  
深知其平日尚屬明白能事。著即馳驛前赴  
四川。覺木文一路幫同鄂寶辦理糧務。○旌  
表守正被戕之直隸唐縣民劉牛兒妻劉氏。  
○己巳。

御書江南

淮瀆廟扁曰靈瀆資清。

禹王廟曰平成永賴。

大王廟曰恬波利濟。又河南崔家壩。

河神廟曰佑引天成。○諭。據姚立德奏。豫東  
黃河。夏秋間水勢疊漲。伊洛丹沁等河所發  
之水。匯入黃河。臨河埽壩。為大溜衝逼。間有  
刷卸蟄陷之處。隨即搶護無虞。而崔家壩新  
生險工。忽於對面河灘自行刷成。引河溜勢  
順直東注。隄工化險為平。今時屆霜降。河流  
順軌。汎工在在穩固。等語。覽奏甚為欣慰。本  
年夏秋。沁洛並漲。黃水疊次加長。節經該督  
撫。董率道廳員弁。將險要各工。相機搶護。鞏  
固。伏秋二汎。並慶安瀾。該督等實心督辦。甚  
屬可嘉。姚立德。何崑。及在工文武各員。均著  
交部議敘。○又諭。據高晉等奏。江南黃運河  
湖。夏秋水勢盛漲。且久。各處緊要工程。屢經  
搶護。均得化險為平。並於清口拆展東西兩  
壩。湖水暢流出口。直抵惠濟祠後。會黃歸海。  
今秋汎已屆。各工均一律穩固。等語。覽奏實  
深欣慰。今夏黃河。因上游水勢長發。匯流下

注湖河節次加漲。經該督等往來河干。同心協力。董率道廳等員。上緊搶護。各工均能鞏固。伏秋二汛。並慶安瀾。高晉等督辦有方。在事員弁。均屬奮勉。甚為可嘉。高晉。吳嗣爵。及在工文武各員。俱著交部議敘。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等奏。脫出番婦鄂魯木楚稟稱。索諾木令伊兄岡達克。往往美諾。僧格桑。現在金川之科思果木等語。是僧格桑之不在小金川。自非虛飾。金川逆酋。施此奸狡。實為可惡。可恨。蓋索諾木弟兄之意。久思吞併各土司地界。雄踞一方。又料小金川番衆力難號召。因借僧格桑之力。前往誘脅番人。使見舊土舍復來。自必一呼可集。索諾木遂乘此利便。糾衆往擾。然未嘗不畏官兵之復進。若留僧格桑在美諾。勢不能不助兵拒守。且慮僧格桑久占故巢。與舊番相習。自必聯為一氣。後難動搖。因仍攜歸金川。以絕小金川諸番依戀舊酋之念。又令其兄岡達克。前往美

諾監制。設或官兵進剿。即驅小金川人守拒。自不能不聽其指揮。苟幸無事。便可攘為己有。其設計險惡。實堪切齒。第其不留僧格桑在美諾。賊酋等自謂得算。而不知其已失小金川人心。此於官兵收復。實為最好機會。至所奏進兵之路。已密派妥人偵探。竝將情形札商阿桂。俟其指示遵辦等語。豐昇額等既見有可進之處。不似宜喜日旁之仰攻費力。自當從彼進兵。今現派之滇兵一千。西安駐防一千。俱已先後到營。而阿桂所撥之陝甘兵一千。計亦可陸續而至。豐昇額等得此新兵。即可添為進剿之用。但必須察看形勢。審度機宜。實有利便。方可奮勇直前。以期必勝。斷不可復似今年春夏進兵時。以打仗撲礮。為塞責之舉。果能攻得一二險要。亦可稍省將來分勦之力。第阿桂此時。正籌收復小金川。其金川之局。尚未辦及。今諸路未發。獨此一路先進。即得利亦不宜深入。只可擇其緊

要山梁駐兵控扼。俟各路竝勒金川時。豐昇額等即從彼乘勝進攻。使賊番照顧不暇。於事更為有益。○吏部議准。陝甘總督勒爾謹奏稱。已里坤向設同知。不足以資治理。請改設鎮西府知府一員。附府宜禾縣知縣一員。一切刑名錢穀。令該府縣管理。該縣添設典史一員。訓導一員。將華亭靈壁原設訓導二員。裁以一員。移駐宜禾一員。改為迪化州學正。哈密所屬酤水地方。將已里坤巡檢移駐。仍歸

哈密通判管轄。其已里坤道應移駐迪化州。並添建各員衙署。鑄給印信。增設養廉。從之。○兵部議准。湖南巡撫梁國治奏稱。派往軍營將弁。向例均聽各營大臣論功陞用。而本營缺出。仍係各督撫照常將本省應陞人員。拔補。於鼓勵戎行之道。未為盡善。請嗣後出征人員。著有勞績者。軍營大臣豫咨各該省存案。准令各督撫與本省隨營當差人員。覈其人材弓馬一體揀拔。其八旗駐防出征滿

洲官兵。亦照此例。交該管大臣揀選陞補。從之。○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叅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領隊大臣都統海蘭察。奏軍營所存劈山礮位。為數無多。不敷施放。聞省城有能造劈山礮位之匠。已飭限一月內。鑄成二十位。運送軍營。其餘軍裝軍械。經兩督臣飭辦。不致有誤。進剿。其分派綽斯甲布一路官兵。除在前之西安駐防及滇省官兵。已於八月內。由桃關前赴軍營。陝甘

官兵一千。計目下亦當由省起程。其應赴南路滇兵一千。陝甘兵一千。亦於八月二十二等日。前赴軍營外。至應赴西路之兵。湖南頭二起一千。已來至日隆。其餘各起。亦可接踵出口。至京兵及後起西安滿兵。均陸續抵省。荊州滿兵。據報亦已入境。並行知文綬。如西安駐防滿兵。尚未自省起程。即將京兵料理。令其先赴西路。得旨嘉獎。○又奏。查兩逆首侵擾木果木等處。以後。索諾木旋帶僧

格桑回巢臣阿桂前在南路時已據土弁土兵等探聽具稟。今抵西路以後訊問脫出屯練阿爾嘉據稱被拘之後因能治病索諾木攜以往來。所有僧格桑前往噶拉依後復至勒烏圍之處均係得之目擊。此時僧格桑又在何處該弁兵尚未能知。至從前辦理情形西路先截底木達希朗郭宗及大板昭一帶隘路勿使僧格桑由美臥溝逸出南路先截科多新橋等處勿使從喀爾薩爾潛逃。今自美諾東至大板昭西至僧格宗科多與金川地方處處可通僧格桑即由美諾竄入金川已不必定由美臥溝及喀爾薩爾等處。但臣等即日進兵不獨專為俘獲逆酋之計即頭人番衆凡有可以邀截擒戮者皆當相機設法不使免脫報聞。○直隸總督周元理奏永定河下游七工舊河身內有坐落武清縣范甕口蘇葦地三十八頃九十四畝前經召民試種禾稼酌定每畝租銀自一錢五分至三

錢不等每年共徵租銀一千六十餘兩收貯道庫為永定河祀神祈報及河防一切公務之用不入奏銷。惟該處地屬下游土浮沙薄生植稍難節年以來屢有拖欠應請將租額減輕每畝自一錢至二錢一分六釐較原租共覈減銀三百四十兩五錢五分得旨如所議行。○庚午上御依清曠勾到廣東福建情實罪犯停決廣東斬犯七人絞犯五人福建斬犯十一人絞犯二人餘一百五人予勾。○諭據鄂寶奏戶部主事裕善工部主事祥鼎自赴軍營以來隨同辦理糧運臺站俱能奮勉出力請遇有本部員外郎缺出陞補以示鼓勵等語著照所請裕善祥鼎俱准其遇有本部員外郎缺出即行陞補。○諭軍機大臣等戶部議駁裴宗錫咨請將盱眙縣勲田科則照民田打算大畝加徵一摺看來安省辦理此事殊未妥協田畝科則自應有一定成規何至初次加

徵多至二十倍有餘。若所定賦果有難辦情形。其次年。即應據實奏明酌改。今自三十五年入額奏銷以來。三載俱未徵收。尤非情理。成何政體。即云加徵之數。難以如額。亦何至併原額之五十餘兩。亦未輸納。忽以大畝小畝。復議減則紛更。此案初辦人。尚非裴宗錫任內之事。其中不無匿報影射情弊。著交與高晉。將此次勲田。因何忽而加徵如許。忽而又請減賦。其中有無弊混之處。即行逐一詳

查據實覆奏。

又諭。

前據彰查。據實覆奏。將此傳諭知之。○又諭。前據彰寶查奏。車里宣慰土司刀維屏挈眷潛逃江外一事。孫爾桂。唐宸衡。於去歲查邊時。明知刀召廳不法。並不將伊徹回內地。僅爾捆綁恐嚇。旋即釋放。致令懷怨滋事。并經彰寶親赴普洱。查出兵丁龍上得等。復有屢次勒索土司銀兩情弊。節經降旨。將唐宸衡革職留滇。自備資斧効力。孫爾桂拔去翎頂。革職留任。仍責令將刀維屏。刀召廳等。上緊緝拏。是

實錄卷九百四十二

三

孫爾桂。唐宸衡。已屬格外寬典。今據彰寶奏。刀維屏等去向蹤跡。尚未據該鎮孫爾桂偵訪確實等語。此案孫爾桂。唐宸衡。於起事之始。不能得駕馭邊夷之道。以致刀維屏等。漫無顧忌。潛釀事釁。兩人之辦理錯謬。其罪維均。今唐宸衡業經革職自効。而孫爾桂尚留總兵之任。未足以昭平允。著傳諭彰寶。現在已當瘴退之時。可即嚴飭孫爾桂。再予限數月。令其上緊搜捕。如於限內捕得兩犯。即行奏聞。請旨。若逾限仍未弋獲。則為期愈久。該犯必遠颺潛匿。未必更能偵捕。即應將孫爾桂。照唐宸衡之例。革任留滇効力。以示懲儆。○兩廣總督李侍堯。廣西巡撫熊學鵬。奏。上林縣匪。撞首逆陸李能。已於八月二十六日。經思恩府知府邢璵。思恩營遊擊崔士達。在隴竇山邊拏獲。得旨嘉獎。○辛未。督理糧餉山西巡撫鄂寶。奏。宜喜軍營後路地濶路長。糧站軍臺緊要。因就現有之兵。分布防護。至

格江一站糧臺設在東岸已撥黨壩兵一百駐守其西岸若更添設官兵形勢益為聯絡已於豐昇額等撥來宜喜舊兵三百內抽撥一百五十添設格江西岸又橋頭一處僅設塘兵五十該處係宜喜日旁木池三路總匯應將餘剩兵一百五十添設橋頭防守得旨嘉獎○廣東巡撫德保疏報廣州韶州雷州瓊州潮州肇慶六府徐聞一縣乾隆三十七年墾復額內額外荒蕪稅地二十三頃六十畝有奇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四十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四十三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校官理藩院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人加二級臣奎格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九月壬申

上自避暑山莊迴鑾諭曰豐昇額等奏據

總兵五福等解送由金川脫出兵丁朱正已

譚廷貴二名訊係三月間在軍營潛出被賊

掠去所有該管官致兵丁單行被掠誤報脫

逃法難寬宥請交部議處以示懲儆等語遊

擊常保都司伊蘇泰俱著交部議處○又諭

征勦兩金川之役勢難中止而軍營止有綠

旗兵衆殊不足恃因揀派健銳火器二營勁

旅及吉林索倫精銳並西安荊州駐防兵分

起前往備用以期迅奏膚功昨據文綬奏頭  
起京兵已抵成都其西安頭起滿兵已赴宜  
喜其餘俱可接續到川並據經由省分各督  
撫先後奏到滿洲兵過境極為安靜整肅踴  
躍先驅此皆帶兵各員實力約束所致著將  
此次各處帶兵之大臣侍衛章京等交部議  
敘至經過地方應付妥善兵行迅速所有各  
該督撫及派出專管之藩臬等俱著交部議  
敘其承辦之道府州縣等官並著該督撫查

明咨部一併議敘再現在直隸山西陝西四  
川等省於軍營文報往來均無遺誤所有前  
此專派管理臺站之藩臬等亦著交部議敘  
以示獎勵○又諭曰副都統都爾嘉在伊犁  
年久著果星阿前往塔爾巴哈台更換都爾  
嘉令其來京今玉麟既經解送土爾扈特即  
將玉麟留住伊犁授為領隊大臣管轄果星  
阿所屬兵丁○又諭曰瑪興阿前赴葉爾羌  
會同期成額辦事一年有餘彼處一切事務



漸俱練習。著期成額來京。令瑪興阿在彼處統領辦事。仍賞戴孔雀翎。瑪興阿所出協辦之缺。著派雅德。即行馳驛前往。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刑部議覆。陳輝祖題。張登潮率眾毆死李在經一本。又議覆。梁國治題。王永德妬姦殺死陳宗相。及鍾克聲放鎗傷死劉輔安二本。朕披閱時。覺其情罪較重。因密諭批本處存記。俟秋審進本時。提奏。今此三案。陳輝祖。梁國治。俱擬列緩決。經九卿改入情實。

所改甚是。案內張登潮。因李在經。向王姓詐錢。糾眾持械圍毆。張登潮既首先連毆致命。兩傷。又喝令眾人動手。致李在經傷至二十餘處。殞命。情殊兇惡。至王永德。因見陳宗相與素與通姦之向氏行姦。輒將土塊擲打。致陳宗相跌死。妬姦殺命。實屬淫兇。其鍾克聲。緣伊弟鍾克任以母病。不令與其妻在房爭鬩。即遷怒叱罵。繼復見而尋釁。輒舉烏鎗向嚇。適劉輔安趨近。拉勸鎗發。致斃。火器殺人。

法無可貸。此等俱必應問擬情實之犯。乃陳輝祖。梁國治。僅擬緩決。殊未得情法之平。秋誠重典。自宜悉心推勘。不容稍存姑息。陳輝祖。梁國治。平日辦事。尚知認真。何率意寬縱。若此。俱著傳旨申飭。陝甘總督勒爾謹奏。甘肅皋蘭肅州。王子莊州。同張掖。山丹。東樂。縣丞。撫彝廳。武威。合水。等州縣。本年八月上中兩旬。附近山坡處所。秋禾疊被嚴霜。成災六七八分不等。已飛飭各該道府。親行確勘。將地畝分數。切實查明。如果成災。照例查辦。得旨。覽。應撫卹者。實力妥為之。○轉禮部右侍郎李宗文。為禮部左侍郎。以內閣學士莊存與。為禮部右侍郎。○廣東巡撫德保。疏報。廣州。潮州。肇慶。高州。羅定。嘉應。等六府州。乾隆三十七年。開墾額外水田稅。三十五頃三畝有奇。是日。駐蹕喀喇河屯行宮。○癸酉。諭軍機大臣等。據周元理奏。南石槽軍站。接遞軍營山西巡撫鄂寶夾板。并廣西巡撫熊。

學鵬報匣。因兵書將夾板報匣與火票互錯發往。至涿州驛將鄂寶夾板查出駁回。仍由驛飛遞軍營。而熊學鵬之報已誤由軍站馳送。所有管站之員。現在嚴查報參等語。軍營文報往來。各該站理宜小心檢點。以免歧誤。何得但憑書吏經手。致有舛錯。其將夾板報匣錯互發往之首站。固屬咎無可逭。至鄂寶夾板既經涿州驛查對火牌駁回更正。而熊學鵬報匣誤發軍營。沿途各站員接到時。何以未能查出。亦難辭咎。著交周元理一併查明參奏。交部分別議處。○又諭前據刑部議覆海成審擬沈賢章。沈賢複。沈禹得。械鬪傷斃多命一案。批閱時。覺其情罪與尋常互毆較重。因密諭批本處存記。俟秋審進本時提奏。今此案海成擬列緩決。經九卿改入情實。所改甚是。案內沈賢章。因詹上誥等阻止。屏水口角。輒糾合沈賢複等多人。各持鐵鋤及鑲鐵尖挑等器互毆。以致沈禹得戮傷詹上

誥胸膺。沈賢章戮傷詹上誠。腋肌胸膺。沈賢複先後戮傷詹上代。右腿俱各殞命。似此逞兇毒毆。三人各斃一命。自應各為抵償。况係糾眾械鬪。於法本無可寬。乃海成僅列入緩決。殊失平允。秋讞大典。豈可稍存姑息。海成由刑部司員出身。今擢用巡撫。尤宜詳慎。何率意寬縱。若此。海成著傳旨申飭。又諭曰。豐昇額等奏。現俟探得間道。即行采入等語。所見甚妥。豐昇額等此際尚非可以深入之時。不宜孟浪輕進。務候阿桂處信息實力妥為至稱。別斯滿一路應否前往。惟候阿桂處酌辦等語。豐昇額現同舒常在宜喜軍營。統兵牽掣金川。並資彈壓。不宜輕動。其別斯滿一路距西路軍營相近。阿桂易於照料。臨時或派色布騰巴勒珠爾。或派海蘭察前往。俱可集事。豐昇額竟無庸復往西路。○戶部議覆四川總督富勒渾署四川總督湖廣總督文綬奏。稱遵旨籌議赴川運糧商民。予以議

欽除晉省殷富之家已移咨巴延三辦理外其餘各省士民應准其一體辦運不必由原省領咨其所辦之糧軍需局查明應運何路即指定站所給與照票定限運交並令軍需局豫設連三倉收分發各站於收米後裁給本人繳局查對換給總收令其自齎投部聽候議敘均應如所請至議敘等差應按糧數站數統合糧價運價覈實辦理川省西南兩路道里遠近不同每石運赴軍營價腳亦多寡不等自應定以銀數以合所交之糧站遠價多則交糧之數減站近價少則交糧之數增其餘敘班次應仿照十三年川運軍糧之例從優錄用分別條款酌覈辦理從之○以大學士舒赫德為國史館四庫全書處清字經館正總裁○命編修秦潮提督安徽學政○是日駐蹕常山峪行宮○甲戌上御行殿勾到陝西奉天情實罪犯停決陝西斬犯一人絞犯三人奉天斬犯三人絞犯十

五人朝鮮絞犯一人餘六十三人予勾○諭向來多倫諾爾同知專管水旱木稅另設監督一員管理該處一切落地雜稅今思該同知既管木稅則雜稅亦當歸其兼管何必另設專員現在監督將屆期滿著自明年正月為始將多倫諾爾監督之缺即行裁汰其所管一切雜稅俱著多倫諾爾同知管理以歸畫一○又諭據巴格奏濟布庫古城二處屯田兵丁每人收獲細糧二十五石四斗與議敘之例相符請將官員等議敘兵丁等賞賚等語著照所奏屯田官員交部議敘兵丁等獎賞○又諭曰理藩院侍郎福德著派赴伊犁補授成果所出領隊大臣員缺即由彼前往伊犁管理厄魯特部落其科布多叅贊大臣員缺著多敏前往多敏員缺著授車木楚克扎布為叅贊大臣協同將軍辦事○諭軍機大臣等閱刑部進呈安徽省秋審冊內陳孝等私鑄錢文一案又胡克己胡克昌致斃

胡孔賢父子一案。又張二扎死宋恒一案。裴宗錫所辦均未妥協。私鑄錢文之案。係陳孝起意。伊叔陳掄聽從入夥。該撫原擬陳掄已故。輒援罪坐家長之條。以陳掄當其重罪。將陳孝僅擬杖流。是何意見。經刑部議駁。始行改正。其胡克已胡克昌一案。因口角微嫌。輒聚多人持械至胡孔賢家肆毆洩忿。胡克昌幫同胡克已將胡孔賢疊毆多傷致斃。又將其幼孩老漢踏傷顛門身死。胡克已等傷其父子二命。理應各自論抵。况老漢抱在方氏懷中。經胡克已拉摔墮地。胡克昌趕至。豈得謾為不知。其躑斃並非無心過失。今該撫僅以胡克已擬入情實。而胡克昌則另列緩決。豈幼孩獨非人命。不當抵償乎。刑部照擬入冊。亦未平允。除交刑部存記另辦外。裴宗錫原擬失當。尤屬非是。至張二因宋恒索欠無償。輒持刀扎傷宋恒肚腹。透過後肋。逾時殞命。理曲傷重。不得謂非挾嫌故殺。今經九卿

改入情實。所改甚是。該撫於此等兇犯。僅擬緩決。實乖情法之平。秋讞大典。豈容任意寬縱。若此裴宗錫前任直隸臬司。有年辦理刑名案件。頗知詳慎。今用為巡撫。何竟不能始終如一。惟事意存姑息。期博寬厚之名。而置情罪輕重於不問。豈朕簡任之意乎。裴宗錫著傳旨嚴行申飭。明年辦理秋審。若再似此有心沽名輕縱。朕即不能復為寬貸矣。朕之賞罰無私。裴宗錫應知之。將此一併飭諭。知悉。○又諭伊犁駐防滿洲官兵操演武藝。最為緊要。而操演之法。莫逾行圍。從前朕亦降諭訓飭該將軍大臣。但伊勒圖目係短視。而伊身為將軍。承辦事務頗繁。恐不能常帶官兵演習。然亦不必將軍帶往。彼處有領隊大臣多人。不妨令伊等帶領操演。著傳諭伊勒圖。每年必令官兵演習。一切行圍殺獸。馬步騎射。學習精熟。方有裨益。伊勒圖即不能親身前往。於領隊大臣中。擇其諳練之人。帶領

官兵悉心演習。不可虛套塞責。○又諭曰。成果所遺員缺。已著福德授為領隊大臣。前往伊犁管理厄魯特部落。但福德賦性傲慢。又頗好事。著傳諭伊勒圖。若福德前至伊犁。如有此等習氣。務留心約束。○又諭曰。慶桂奏稱奏銷塔爾巴哈台倉存糧石數目。另造細冊咨行戶部一摺。朕已批交該部議奏矣。伊犁等處銷算事件。應如何辦理。詢之大學士舒赫德。據稱。每年所需數目。由伊犁將軍衙門估計。咨行陝甘總督。將用過數目。造具細冊。由總督轉送戶部銷算等語。從前因平定伊犁等處。將軍大臣帶兵無暇。此項錢糧事件。自應行知總督彙總銷算。今伊犁等處業已平定。不惟滿洲弁兵安居服習。即察哈爾。索倫。厄魯特等。亦皆豐足。地方並無他事。所有奏銷事件。又何必仍行總督轉咨戶部。且前曾降旨。伊犁每年兵餉。即著將軍估計調取。其銷算亦應由將軍奏銷。著傳諭將軍伊

勒圖。嗣後伊犁一年估計兵餉。年終奏銷事件。不必咨行總督。即由將軍衙門承辦。應具奏者。具奏。應咨部者。咨部。並將此諭令勒爾謹知之。○又諭曰。大學士舒赫德至京。奏及伊犁滿洲官兵所住城內。並無水道。掘井極深。亦不能得泉。惟恃挑挖溝渠數十里。以引伊犁河。及烏哈爾里克河之水。或遠赴河內。擔取。一過秋汛。河水亦不能引。即多給遣犯工食。令其擔賣。而人烟衆多。不能週到。水一擔。需銀數分。於兵丁大為不便。等語。伊犁城中駐兵數千。取水不便。於生計大有關係。必須急籌長策。何不另擇善地。築城遷移。即修城建屋。非一時所能竣工。且多糜帑。而無水供飲。所關匪細。自不可惜費誤公。但辦理遷移。先須多備木料。而該處夫匠。恐亦不敷應用。莫如先得一所木料。即先造成一所房屋。撥兵居住。將所空之房拆毀。擇其可用之木料補修。後又造一所。如此陸續蓋房遷移。不

過數年即可完竣。至夫匠一項。現有綠營兵及衆回人。俟其農隙。與價作工。既於伊等有益。而工務亦可成就。惟在該處將軍悉心辦理。著傳諭伊勒圖。務即留心勘擇。於有水及弁兵可居之地。如何修城建屋。陸續移駐。經久可行之處。妥協詳議具奏。○戶部議准。廣西巡撫熊學鵬奏稱。融縣四頂山。出產白鉛礦砂。前經奏准。於縣屬鍾西地方設廠就煤煎煉。今該廠煤已挖盡。無憑煎煉。應請將鍾西煤廠封閉從之。○是日。駐蹕兩間房行宮。○乙亥。諭據大學士舒赫德奏。蒙恩派管崇文門稅務。自應遵旨實力辦理。但自顧精神不能周察。且家中又無得力家人。可以信用。恐一時稽覈未到。有負聖恩。懇請另行簡派等語。所奏情詞懇切。著照所請。其崇文門稅務。仍著福隆安管理。○諭軍機大臣等。今日永德、周煌。由川省審事。回至行在。復命召見。時據周煌奏稱。在川時聞得該處人言木果

木軍營失事之前。小金川降番。曾告知溫福。僧格桑現又出來。他是我舊土司。如來傳喚我等。只得就去了等語。又凡有賊放夾壩。掠去兵役之事。營中官員稟知。溫福不但。不即為嚴辦。轉將其人嗔斥。以為造言多事。此等語。衆口一詞。即富勒渾亦曾向其言及等語。聞之實堪駭異。小金川降番等。既將僧格桑要來傳喚之言。告知溫福。是賊首潛謀誘叛之詭計。已形。溫福自當一面實力嚴行防範。一面迅速奏聞。何致倉猝被擾。失挫若此。即阿桂在當噶爾拉軍營。幸得全師而出。亦因一聞降番密告。即豫為布置。賊衆無由勾連滋事。溫福何竟漫不經意。坐致敗衄。惟以死塞責。實為死有餘辜。至賊放夾壩。自當隨時勦殺。庶賊衆稍知警畏。乃竟一味諱飾。轉責告者之非。益為賊人所輕。以致養癰貽患。無怪賊營拘留兵衆。多至七八十人。其乖張僨事。實出情理之外。海蘭察同在軍營。豈得

諉為毫無聞見。何以從無一字奏及。國家任用將軍。固不必令人伺察。但遇此等關係重大事件。叅贊大臣。即應直陳無隱。朕亦得早為籌辦。似此知而不言。則設立叅贊何為。著傳諭阿桂。詢明海蘭察據實具奏。至周煌之為人。平日尚偏於不肯多言一派。今稱川省之人。無不共知。自屬公論。非由周煌捏飾。且周煌與溫福素無嫌怨。關涉豈有因溫福已死。無端陷害之理。尤可信其非妄。但富勒渾

既以此事告之周煌。何以從前並未奏聞。實屬非是。著富勒渾明白回奏。又前據奎林奏。劉秉恬自溫福軍營至當噶爾拉時。曾向阿桂等言及。看來此處軍營調度有方。局面甚好。與昔嶺軍營大不相同。彼處兵丁疲困不堪。實在不成。光景等語。劉秉恬既目擊溫福辦事乖方。即應據實具奏。朕亦得早為留心。況劉秉恬係總督。與將軍毫無干涉。並不似阿桂前此為副將軍時之稍涉嫌疑。劉秉恬

又何所顧慮而匿不上聞乎。前已傳諭阿桂。令其就近詢問。今周煌等所奏情節。劉秉恬與溫福軍營密邇。斷無不知。何竟無一語奏及其過尤大。現在令伊查辦潰兵一事。或尚未起身。距日隆不遠。並著阿桂會同富勒渾逐一詳詢據實具奏。將此一併傳諭知之。尋富勒渾奏。臣前自猛固回至成都。適周煌在省審案。詢問軍營失事情由。臣告以此事皆由僧格桑勾結降番。以致突然中變。並言及未失事之先。賊人屢放夾壩。溫福差人亦充作夾壩。前往查拏。以致賊首造言滋擾。蠻地搖惑衆心。串通各寨番民。冀添羽翼。其降番告知溫福。欲應僧格桑傳喚。及夾壩掠去兵役一節。臣等並未聞知。就事機揣度。似亦必無此理。總緣大營潰散之時。夫役兵民不下數萬。因見降番復叛。妄用猜疑。漫為擬議者。不一而足。周煌或別有見聞。或記憶舛錯。均未可定。報聞。○是日駐蹕要亭行宮。丙子。



上御行殿。勾到湖廣浙江情實罪犯。停決湖廣斬犯十八人。絞犯九人。浙江斬犯九人。絞犯二人。餘七十七人。予勾。○諭昨經降旨。將此次京兵經過。應付妥速之直隸等省地方官。交部議敘。其吉林索倫兵丁到京。在德勝門外駐宿起程。辦理均屬妥協。所有承辦之地。方官。並派出經理之侍郎英廉。及侍郎蔣賜。蔡府尹劉純燁。俱著交部議敘。○又諭曰。雅德現在出差。所有刑部侍郎員缺。著永德署理。其兵部侍郎。仍著高模暫行署理。○又諭曰。巴彥弼著來京。陛見。烏魯木齊提督員缺。著俞金鰲補授。俞金鰲接奉此旨。即赴提督新任。不必來京請訓。○諭軍機大臣等。據索諾木策凌請添派陝甘兵二千赴烏魯木齊屯種一摺。其事不可行。現在陝甘兵丁節經派調征剿金川者。共二萬四千。其存營兵數無多。豈能再撥新疆屯種。並據舒赫德奏。伊犁。巴里坤等處屯糧。俱收至二十餘分不等。

惟烏魯木齊每年收成。不過十一二分。是以糧用不敷。由該處初辦時。經理未能妥善。並不係乎屯兵之多少等語。是督率兵丁屯種。必須得實力整頓之人。方能有益。因思俞金鰲前在伊犁辦理屯務。甚為妥幹。已有旨令其陞補烏魯木齊提督。並令於接奉諭旨後。即赴提督新任辦事。俞金鰲到彼。務照伊犁所辦章程。董率兵丁。悉心妥辦。俾該處屯田收獲。與伊犁等處。一律豐盈。方不負朕委任。俞金鰲若知伊犁管理屯務官員中有諳習妥協。可資得力者。即就近行知。伊勒圖調取二三員。仍一面奏聞。除另降清字諭旨。諭知伊勒圖。索諾木策凌外。將此由五百里傳諭俞金鰲知之。○又諭。現降旨。將俞金鰲補授烏魯木齊提督。令其即赴提督新任辦事。並有傳寄俞金鰲諭旨一道。聞其攜眷自陝西河南。至江南王家營下船。前赴福建。計其行程。未必甚速。著將傳寄俞金鰲之諭。由河南

一路發往。並傳諭何燭畢沅。交經由各站官員探聽。俞金鰲所在投遞。如該提督已經出境。即令各驛站。按其經行之路。迅速馳遞。毋致遲誤。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曰。索諾木策凌奏稱。烏魯木齊各屯所種之糧。分放各項所餘米石。不敷明年一年放給。請暫撥帑項。購買米五萬石。以備支放。外併請由內地派綠營兵二千。前往耕田一摺。朕隨詢舒赫德。據稱伊犁烏什。巴里坤等處所種之糧。每年收成有二十分。十八九分不等。惟烏魯木齊僅收成十分。及十一二分。此向來辦理烏魯木齊屯田之積習。適經過烏魯木齊時。亦曾向索諾木策凌等言及等語。看來烏魯木齊每年所收糧食分數。與伊犁等處懸殊。實由起初辦理屯田不善之故。該處屯田。與伊犁等處。自應一律耕種。一例收成。今索諾木策凌等既稱不敷明年支放。姑如所奏。暫為購備。再伊犁現有與哈薩克易換牛羊之事。亦

可以此作為口糧接濟。著索諾木策凌與伊犁圖相商。應如何運至烏魯木齊折變接濟。一面酌辦。一面奏聞。至駐防兵丁。日漸增添。如每年不敷買穀備放。亦非久遠之道。若由內地添派綠營兵前往耕田。則陝甘兵現調四川軍營。據勒爾謹奏。尚且不足。又豈能再派二千往烏魯木齊種地。總兵俞金鰲在伊犁辦理屯田事務甚妥。今已補授提督。前往烏魯木齊。伊至烏魯木齊屯田事務。即其專責。亦應如前在伊犁時。帶領烏魯木齊弁兵。妥為悉心指示。令其耕種。仍諭知索諾木策凌等。俟俞金鰲至烏魯木齊時。公同商議。酌調伊犁精通耕田事務官二三員。訓示烏魯木齊官兵。學習耕種。如是二三年間。諒必自得準則。彼時應行如何辦理。再為酌定。並諭令伊犁圖知之。○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奏。接奉諭旨。令詳議何路進兵。查南路本係臣領兵攻擊之處。情形熟悉。其西路喀爾薩爾一

帶臣前次亦曾經過。并詢之前曾到過此路之大臣侍衛章京並衆土司頭人等知喀爾薩爾在功噶爾拉之前。必須由牛廠進攻。其地險峻異常。難以搶占。且春冬雪大。不能行走。夏時雪化。又須從山趾下至山溝。再登兩旁之山。若將此作為正路。進兵稍難。至木果木以西。山勢險峻。自下仰攻。甚為費力。此外如巴旺一路。亦可進兵。而添兵安站。殊費周章。再美卧溝在木果木之北。其地雖通勒烏圍。而深林密菁。谷口狹隘。官兵不能越險。且後路綿長。恐難接續。其綽斯甲布一路。何處可以進兵。臣已詢之豐昇額等。俟覆到。再行定議具奏。報聞。○又奏楚兵越險登高。實為得用。而此次派來陝甘兵內。甘省較優。陝兵後起。尤不如前。雲南昭通等處兵頗驍勇出力。前因滇省亦係邊方。未便多為調撥。茲據雲南提督長清告知。總督彭寶現又挑兵三千。派員教演。是滇省官兵尚敷抽撥。如進

勦時應增添兵力。即當奏聞。檄調報聞。○命刑部侍郎袁守侗在軍機處學習行走。○是日駐蹕密雲縣行宮。丁丑。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前因京兵等赴川經過直省各州縣地方。小民趨事赴公。俱屬踴躍。曾經降旨加恩。緩徵錢糧十分之五。以示體卹。其吉林索倫等兵進口時。經由八溝等七廳州縣。不在前旨緩徵之列。雖兵數止有四千。先後共止八起。比良鄉等站過兵較少。但同屬兵行經過地方。民力亦不無勞動。並宜加恩優卹。著加恩將八溝塔子溝。還安。遵化。薊州。三河。通州等。七廳州縣。本年應徵錢糧。緩徵十分之三。俾得均沾渥澤。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曰。朱筠因生員欠考捐貢一案。部議降三級調用。自屬應得處分。念其學問尚優。著加恩授為編修。在辦理四庫全書處行走。○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李質穎奏。兩淮綱

商呈請公捐銀四百萬兩。少佐軍需。已降旨交部。照好善樂施之例。分別從優議敘。並諭李質穎查明衆商捐貲多寡。酌定等差。造冊報部。今據李質穎覆奏。請俟所借庫項全完之日。再將各商實捐銀數。造報請敘等語。所奏尚未允協。該商等雖因貲本轉運在外。暫借官項。但既屬伊等奉公之忱。應即予錄敘。以昭嘉獎。若俟借項全完之日。再為造報。則須至四年之後。為期未免過遲。或衆商中稍有變更。沾澤未能均溥。非所以勵急公之義。至伊等所捐銀數。自不過各就引目均攤。其多少亦可約計而得。著李質穎即為查明。按數分等。造報請敘。仍將所定等差。開單具奏。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曰。豐昇額等奏。查詢黨壩一路。亦可進兵。并稱乘兵力之暇。緩修碉座。若移勦別路時。便可將宜喜官兵抽撤等語。所想亦是。宜喜日旁兩處。攻勦半年。未能寸進。實覺勞而無益。今既知黨壩有可進

之路。自宜從彼進攻。約計宜喜日旁兩處。所有新舊兵。共九千名。豐昇額可於此內。將新調之兵。并挑舊兵之勇銳者。共六七千。同伍岱帶領。前往黨壩。其宜喜等處。仍關緊要。且覺木交兵糧軍火。亦須管理。而綽斯甲布一路。兼資彈壓。若僅將碉座交土兵看守。尚未妥協。應酌留兵二千。令舒常帶領駐守。方為合宜。至阿桂現在收復小金川。其金川尚未辦及。豐昇額此時。若即由黨壩進兵。未免太早。必須俟阿桂平定小金川後。會勦金川時。豫為定期。寄知豐昇額查照妥辦。○又諭。現在辦理收復小金川。計各省所調官兵。已足敷用。所有湖南。湖北。豫備兵丁。原為將來進勦金川時。後路。或須策應之用。今恐一時趕調不及。先行揀派。齊赴總路聽調。自應如此辦理。但進勦金川時。是否後路必須接濟。及此項兵應於何時調往之處。均著阿桂斟酌妥協。一面飛調。一面奏聞。○又諭。昨據阿桂

奏稱彰寶處現又挑備兵三千如進勦金川時再須增添兵力即奏聞檄調等語前籌及進勦金川事宜以阿桂等將來分路進勦其後路尚須留兵策應是以諭將湖廣所備之三千兵飛調前往已足應用至滇省兵丁前後共調過五千該省為近邊要地未便再為調撥將此諭令阿桂並彰寶知之○定邊右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叅贊大臣副都統富德奏前與將軍阿桂酌議俟所到各兵足敷應用即約各路剋日進攻今各路軍營新調官兵均可接踵而至阿桂一有知會即當發兵合勦臣等悉心商榷河北自甲爾木以至僧格宗處處與金川賊境毗連來路最為叢雜我軍深入後路綿長少留兵既不足以資防守多留兵又不敷進勦之用惟自河南拉約宅壘鳩寨瑪爾里一帶以至木池進攻美諾其山南有汗牛地方雖有賊據而大兵一進衆即畏懼臨時尚可設法辦理從此專力

前進俟西南兩路大兵會合聲勢聯絡所存之僧格宗其勢已孤無難迅為克復而河北之策爾丹色木等處祇須酌量分兵為牽綴賊人之勢似此辦理較易成功惟兵行進止變化無常倘屆期別有機會可乘臣等不拘何路總期迅速直擣美諾得肯此見是勉力成功可也○明亮又奏新調滿漢各官兵經將軍阿桂派撥雲南兵一千陝甘兵一千荊州駐防兵一千京兵五百及黑龍江吉林兵各五百共四千五百名以次到川內陝甘兵二千因綽斯甲布需兵接濟更為緊要經阿桂奏明將先到陝甘兵一千迅赴該處嗣督臣等設法趨催已據報全數出口臣擬將現到各兵留營備用並飛飭將備等遵照前議所有新到官兵暫在茂紐功察等處存駐畧為休息以備進攻再滇兵一千現亦陸續抵打箭鑪而茂紐各站存糧無多惟章谷積米尚有數千滇兵到時應令徑赴章谷聽調得

旨嘉獎○調浙江定海鎮總兵張和為福建漳州鎮總兵以浙江象山協副將李國梁為定海鎮總兵○予故工部侍郎三和祭葬如例謚恪勤○雲南巡撫李湖疏報大關姚州恩樂平彝等四廳縣乾隆二十八三十七等年開墾成熟田地七頃十四畝有奇○旌表守正被戕之福建諸羅縣民蘇智妻林氏○是日駐蹕南石槽行宮○戊寅上迴鑾奉

皇太后居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詣

安佑宮行禮○幸圓明園○諭此次請轎校尉人等著加恩每人賞給一月錢糧○諭軍機大臣等現在福建漳州鎮總兵缺出已降旨令張和調補其員缺著李國梁調補矣漳州習俗頑悍易滋事端不可無專閫大員彈壓今懸缺已半年餘雖有署篆之人究恐未能實心經理張和在定海距閩省尚不甚遠接

奉此旨後即速馳赴新任伊係朕所素知之人不必來京請訓到任後務須加意整飭於地方營務均有裨益方不負朕委任將此傳諭知之○巳卯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伊勒圖奏稱烏什等城接濟渥巴錫之糧今已餘至八九千石明歲烏什應運糧三千五百石即行停運外視何城尚有未經起程者即速停止等語伊

勒圖此辦雖是但烏什距珠勒都斯較近而色提巴勒氏等又復竭力妄辦烏什明年應行運往糧石不可停止仍著運往葉爾羌喀什噶爾和闐三城較遠所有餘糧即於此三處應行運往糧石內截裁停其運往此內如係已領腳價即照昨厄魯特兵丁繳還領官項例展限令其繳還著速傳諭綽克托令其遵照辦理外並諭令伊勒圖知之○庚辰諭辦理四庫全書處著添派皇六子質郡王及

禮部尚書蔡新充正總裁。又諭曰吏部尚書託庸。數歷中外。宣力有年。雖齒逾八旬。而精力尚未衰邁。簡任部務。久資經理。今據奏夏秋病後。漸形委頓。步履甚艱。懇請解任。調養。情詞甚為懇切。託庸著照所請。以原官致仕。仍晉太子太保。以示優寵。其吏部尚書員缺。著官保調補。刑部尚書員缺。著英廉補授。仍兼辦戶部侍郎事務。○諭軍機大臣等。據單沅奏。吉林兵丁納音寶。因失落烏鎗。被該管官斥責。持刀扎傷同行兵丁和精額。並用小刀自扎。現在覆訊根由。另行從重定擬。具奏等語。納音寶以出征兵丁。輒敢因嫌逞忿。刀扎同行之兵。甚為可惡。自應嚴詢確情。即行按律治罪。至被傷之和精額。著即調理。平復如常。仍遇便送赴軍營。令歸本隊隨征。其將車上遺失烏鎗。趕至下站送還之車夫。以供役細民。能奉公守法。若此殊屬可嘉。著單沅將此車夫姓名。查明酌量加賞。再納音寶。

係持刀傷人。復行自扎之犯。和精額則係被傷之人。而該護撫摺內。槩稱被傷之納音寶。和精額殊未明晰。雖係敘述該縣原稟。亦當加以斟酌。單沅近日辦事。頗為奮勉認真。此等處自係稍未經意。但伊由鼎甲出身。於章奏文義。亦不可不留心檢點。並將此諭令知。○又諭。前據刑部議覆。周元理具題。張有均毆死陳位。並傷陳方。陳重禮扎死郝景成。路魁子毆斃余二小。王懷德砍斃王國棟。并傷王永志等各疏。朕披閱時。覺其情罪較重。均密諭批本處存記。俟秋審進本時。提奏。今此四案。周元理俱擬入緩決。經九卿改入情實。所改甚是。張有均因挾陳位。控縣受責之嫌。持械兇毆斃命。并將陳位之兄陳方毆至骨折。兇惡殊甚。陳重禮因與伊鷄姦之趙三兒。潛至郝景成家覓工。該犯戀姦。屢往纏擾。以致爭毆。輒拔刀連扎。郝景成斃命。實屬淫。路魁子。擅將同夥竊賊余二小錢文。私自



出借及余二小向索。輒敢糾夥。毆致斃。竊匪逞兇。法無可貸。王懷德因工人王五兒。割取無服族祖田內之豆餽牛。經王國棟出而爭論。該犯輒奪鎌砍斃命。並砍其子姪二人。一死二傷。尤為很惡。此等皆必應問擬情實之犯。乃該督僅擬緩決。殊為寬縱。秋讞重典。其情罪輕重。務須悉心推覈。以期平允。達爾吉善擢任臬司未久。尚不足責。至周元理由州縣道府。歷任臬司督撫。承辦刑名案件。

已多。何率意外誤。若此之多。周元理著傳旨申飭。○戶部議覆。浙江巡撫兼管鹽政三寶奏稱。商人何永和等。情願捐助餉銀一百萬兩。於藩鹽二庫先行借運。分作五年完繳。並稱該商等出自至誠。不敢仰邀議敘等語。均應如所請。得旨。何永和等雖稱公捐。出自至誠。不敢仰邀議敘。第念其踴躍急公。情殷報効。自應一體加恩。著三寶即查明各商捐數多寡。覈定等差。報部照例分別議敘。○御史

吳湘奏。行在勾到嗣後請照向例俟覆奏奉旨。刑科鈔出之後。方封發各勾到本。或日期迫促。即令刑科上緊趕辦。以昭畫一。得旨。所奏是。依議。○辛巳諭。辦理四庫全書處。現有分纂之翁方綱。因前在學政任內。緣事降三級調用。其處分本所應得。第念其學問尚優。且曾任學士。著加恩授為翰林院編修。又候補司業劉亨地。現亦派令分纂。伊補缺較難。著遇有中允贊善缺出。一體引見補用。又原

任中書徐步雲。前經緣事革職。發往伊犁。期滿回京。該員係南巡召試。考取學問亦優。著加恩令其在四庫全書處。以分纂効力行走。○又諭。先經降旨。烏魯木齊。舊舊駐劄種地兵三千餘名。其支給鹽菜銀兩。著暫行停其裁汰。俟過一二年。伊等生計就緒。再行奏裁。自乾隆三十四年正月。起迄今已越數年。理應裁汰。但伊等向不支給口糧。且眷口居住城內。伊等在屯居住種地。若即將鹽菜銀兩

裁汰於生計仍未免拮据。所有伊等應支鹽菜銀兩著加恩再展限二年。○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等奏黨壩一路只有穆爾津岡。可以進兵。前已諭令豐昇額同伍岱帶兵六七千名進攻黨壩。但須候阿桂收復小金川後。分路攻勦金川。方可會期前進。其宜喜一路令舒常帶兵二千駐守彈壓。仍著豐昇額等遵前旨妥酌而行。至綽斯甲布境內通金川各路既與宜喜相仿。進攻仍不免費力。若非實有可乘之隙。斷不宜孟浪輕進。即有所得亦只應在山梁駐兵據守。不可遽為深入。又據奏。卓爾瑪稱黨壩道路可以進兵。甚為有理。但將軍等進兵時均宜加意防範。其後路務須留兵策應。勿使賊番得以窺伺滋擾。方為妥善。○兵部議准。護陝西巡撫布政使畢沅奏稱。沔縣屬大安驛距前後程站道里不均。應請移駐青羊峽。寧羌州屬寬江鋪應請添設一驛從之。○以刑部尚書英廉為正黃

旗滿洲都統。○以輔國公正白旗蒙古都統永璋為內大臣。○壬午。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詣

大高殿。

壽皇殿行禮。○還宮。○吏部議准。江西巡撫海成奏稱。吉安府屬永新縣學文風頗盛。向設教諭一員。辦理殊為竭蹶。請裁事簡之永寧縣學訓導。改設永新縣學訓導從之。○癸未。

孝慈高皇后忌辰。遣官祭

福陵。○諭。前以江寧藩司所屬積欠銀米為數甚多。其中有本年偶被水災之州縣衛。恐難以一例徵輸。因諭令薩載確查具奏。候朕另降恩旨。今據奏稱。安東等七州縣衛。節年災田積欠通共未完銀三萬九千七十七兩零。米麥豆穀六萬七千二十七石零。各該處本年夏秋偶值霖漲。二麥失收。輸將未能踴躍等語。安東等七州縣雖屬一隅偏災。但既被

水歉收。若復將逋賦催科。民力未免拮据。著  
加恩將安東縣未完銀一萬六千八百三十三兩  
零。米麥四百五十五石零。山陽縣未完銀二  
千九百五十一兩零。米麥八千六百八十九  
石零。阜寧縣未完銀八千三百一兩零。米麥  
穀五千九百九十九石零。清河縣未完銀六  
千八百一兩零。米八千八百九十二石零。大  
河衛未完銀三百三十兩零。米穀豆一千二  
百六十七石零。海州未完銀四千二百七十  
九兩零。米麥六千七百六石零。沭陽縣未完  
銀三百三十一兩零。米麥三萬五千一百六  
石零。概予豁免。俾災區黎庶均免追呼。該督  
撫其董率所屬。實力經理。務令愷澤普霑。毋  
任吏胥侵蝕弊混。以副朕體卹窮簷之至意。  
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據宗人府奏稱。宗室  
永珣。公永揚。兄弟互相控告之處。俱係瑣屑  
家務。及爭產打死家奴下人。互相翻控之事。  
伊等俱係近派宗室。理宜循分安靜。乃以同

胞兄弟。構釁相傾。實屬有玷宗室顏面。朕披  
覽之下。不勝髮指。永揚所襲公爵。並非軍功  
勞勩。乃朕特恩。令其承襲者。今乃如此狂悖  
妄行。永揚著革去公爵。不准承襲。永珣  
照依弘敏。交宗人府永遠圈禁。其附從控告  
之綿璽。綿亮。綿謨。綿鼎。著帶往宗人府。令王  
公眼視。每人重責四十板。○是日起。

上以孟冬享

太廟。齋戒三日。○甲申。諭曰。阿肅有侍講缺出。

即行補用。并著在日講起居注官上額外行  
走。○又諭曰。安泰。圖爾都。著兼管火器營事  
務。弘時。齊哩克。齊。著管理健銳營事務。此二  
營既俱添大臣管理。著伊等輪班在本營住  
宿。既可親身訓練。亦且便於約束官兵。不致  
生事。斷不可僅委之營總章京等。○又諭曰。  
弘敏原係宗人府圈禁之人。致永珣。永揚肆  
行出入。互謀滋事。此皆宗人府王大臣等平  
日不嚴加稽查疎懈之故。甚屬非是。著交宗

人府王公等嗣後凡有圍禁之人務須留心嚴加稽查不可仍令人出入以致怠忽從事再弘敏永托永揚三人如在宗人府圍禁伊等同居一處未免復滋事端弘敏永托永揚俱解往熱河交三全管束不得令出房門嚴行圍禁○又諭曰永揚承襲公爵原係

皇考加恩承祀直郡王者今已獲罪不准承襲然承祀一事不可無人著施恩賞給奉恩將軍令弘昫兼攝弘昫現在盛京將軍之任伊

在京一應家務即令伊子永多辦理○又諭曰乾清門行走副都統喇特納乃淑慎公主養子今已病故著施恩賞銀三百兩仍派御前侍衛都統五福攜帶茶酒賜奠○諭軍機大臣等據彰寶奏戶撒土司賴君愛被伊族匪賴君賜賴小五等挾仇殺害先犯尚未擒獲一摺所辦殊未妥協此案賴君賜等既與賴君愛挾有夙嫌不服管束於上年冬間經賴君愛驅逐避居彼時地方官即應查明嚴

加懲治將此二犯移置內地羈管使其無由滋事乃任其徙居逃放隴川一帶藏匿山菁以致釀成釁端已屬非是及本年四月內該犯等竟敢逞兇仇殺本官該地方文武員弁尤當一面稟報一面上緊嚴拏毋使免脫乃復聽其潛入野人山寨迄今半年尚未弋獲安知其不竄入緬匪地界以圖避匿該管各員玩解貽誤若此咎無可辭即應嚴叅究治乃彰寶僅稱如逾限不獲將該管文武官員

照緝兇不力例查叅議處又屬錯誤此等邊防要地遇此縱兇誤公案件豈可復援內地尋常緝兇之例彰寶辦理此事實屬寬御著傳旨申飭並令將該管文武各員即行查明據實嚴叅並飭將各犯迅速勒限嚴拏務獲勿使漏網仍將何日獲犯之處即行覆奏○又諭昨春吳壇奏蘇州藩司所屬積欠五十餘萬兩已完四十餘萬兩惟餘尾欠漕項五萬餘兩曾降旨加恩寬免以示獎勸而江寧

藩司所屬積欠尚多。去冬薩載曾經奏及。隨諭令查辦。今春閱鄂元奏。江寧各屬歷年積欠銀米多至四十九萬八千零。因交薩載詳查。嗣經該撫分別熟田災田二項。開單覆奏。復令其查明災田積欠實數奏聞。今已據薩載所奏。特頒恩旨。將安東等七州縣衛未完銀三萬九千七十七兩零。米麥豆穀六萬七千二十七石零。槩行蠲免矣。至於熟田項下積欠尚復不少。該省連歲豐收。小民輸將自易。何以積年尾欠。仍積有數十萬之多。況蘇州藩司所屬各府州之財賦。較江寧所屬較重。何以蘇州等屬及早清完。而江寧等屬舊欠尚多。至如許。今災田積欠。又復特予蠲除。十萬有餘。小民具有天良。感恩奮勉。尤當踴躍輸將。不宜復有懸宕。著傳諭高晉薩載。即將江寧藩司所屬積欠銀米。飭令上緊按限催徵。毋再任其拖欠。仍將如何催辦之處。即行奏聞。○又諭曰。阿桂等奏金川大頭人丹

巴沃咱爾屢次在卡外喊叫。求見額森特。並節具稟詞等情。賊首狡惡愈甚。其始求將甲爾木等處官兵撤退。並為僧格桑求情。繼稱土司等要想贖罪。並欲前來請安。信口支飾。講張為幻。後乃稱遣人齎藥前往。將僧格桑藥死。付出其屍。如此悖誕。實堪髮指。而懇派人前往。並思藉此誘惑羈留。其叵測更為可惡。且金川土司平日見內地文武官弁。皆叩頭盡禮。今此兩次所具之稟。直斥為你我。尤屬毫無忌憚。阿桂等自當切齒痛恨。所稱賊首如此狡詭。除一併剿滅之外。斷無他義等語。所言甚是。必當堅持此心。又奏收復小金川。惟俟吉林兵到來。即可同時並進。亦祇可如此辦理。並據明亮等奏稱。據上下宅壘頭人色爾結等情願作為嚮導。其汗牛一帶。即可臨時暗差。安人密為宣布。此亦進兵時之機會。看來收復小金川。其事尚易。阿桂等惟當努力進攻。不宜稍緩。並於勦復美諾。底木

達等處時。務將僧格桑及七圖安都爾蒙古阿什咱並莎羅奔岡達克及其頭人丹巴沃咱爾一併擒獲。斷不可聽其仍竄回金川。方為妥善。至收復小金川之後。進勦金川。其勢實難中止。且就現在賊酋情形而論。亦斷無不能乘機攻克之理。設或存得半而止之見。毋論費用不能全省。且賊人萬一擾至打箭鑪附近地方。又豈能置之不辨。與其另起鑪竈。何如趁勢直進之為一勞永逸乎。阿桂等

惟當力持定見。迅奏膚功。佇膺茂賞。○刑部議覆。江西巡撫海成奏稱。免死減等各項人犯。在配復犯他罪者。向例流犯復犯流罪。例不重科。祇於配所拘役四年。但情節較重之犯。恐不足示創懲。請嗣後此等人犯。除尋常案件。仍照律辦理外。其有情節兇惡。非定例所能該括者。即照比擬加減之例。隨事議擬從之。○定邊右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奏。贊大臣副都統富德奏。僧格桑去冬竄入金川。

以後自知罪在不赦。未敢遣人到卡通名。惟賊酋索諾木弟兄。假恭順為詞。屢在思紐前敵喊叫請安。必探知將軍阿桂已往西路。現在軍中作何動靜。冀令進營。覘視情實可惡。當經臣明亮令土守備阿忠保嚴行指斥而去。此時在營將士。皆知賊番外示乞憐心懷叵測。不肯稍為所愚。自七月以來。將各要隘分布嚴密。在營兵皆得更番休息。臣明亮恐兵久而生情。令各將器械比試。並令虛作鳥鎗連環進步。既使習勞以健其筋骨。復堅其同仇敵愾之心。臣富德抵營後。將山形地勢親為巡歷。並察看士卒氣象。均極整齊可用。臣等擬將荊州駐防兵一千。滇兵一千。俟陸續到來。俱令在大營前後分駐。使與舊兵相處。俾上山打仗情形。先為熟習。臣等再於查卡之便。隨時鼓勵訓導。得旨嘉獎。○前任四川總督劉秉恬奏。前因大兵即日雲集。米石未甚充裕。臣自日隆起程。沿途催趲糧運。先

抵卧龍關。次至桃關。挨站查回。茲截至九月初十日止。日隆軍營存米五千五百餘石。達木巴宗存米二千餘石。從此逐日加運。可無缺乏。至由桃關至日隆。中有巴朗拉。納瓦。天赦山。氣候惡劣。山勢險峻。登陟頗艱。而此次新來滿洲勁旅。以習慣乘騎之人。經過諸山行走從容。毫無疲乏。指日振師進剿。定能鼓舞爭先。直犁巢穴。報聞。○翰林院侍講觀文李汪度。候補侍講阿肅。俱充日講起居注官。編修陸費墀。主懿修。俱署日講起居注官。○賑卹雲南浪穹縣。本年水災貧民。並蠲新舊額賦。○乙酉。

孝敬憲皇后忌辰遣官祭

泰陵。○諭現在纂訂日下舊聞考。著實光祿隨同校辦。○又諭向來吏部推陞文職人員。曾令該督撫等出具考語。送部引見。而兵部推陞之武職。送部引見時。該督撫並不出具考語。所辦尚未畫一。此等推陞人員。部中不過

因其歷俸既深。循資叙擢。至其平日居官之優劣。及於營務是否有益。惟該督撫為能深悉。嗣後著各督撫。遇有論俸推陞武職人員。於給咨送部時。亦照文職例。出具切實考語。咨部。兵部於帶領引見時。註明綠頭簽上。候朕臨時酌量錄用。著為令。○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等奏。審擬逆犯陸李能倡造逆詞。糾眾拒捕不法一案。已批三法司覈擬速奏矣。至摺內稱逆夥黃明顯。與陸特添至古零地方。直入巡檢衙門。索取夫馬。經巡檢車子儀盤詰。搜出逆書。拏獲解府等語。是此案發覺。由該巡檢留心盤獲所致。其人甚屬能事。可嘉。因於摺內批令送部引見。及細閱車子儀係土職巡檢。恐其未習禮儀。不敢引見。著該督等詢問該巡檢。如情願來京引見。即給咨送部。原可照流官之例。量予擢用。伊必更加榮幸。設或不諳內地公務。及憚於遠行。亦不必勉強。即著賞銀一百兩。酌給加一等頂



帶以示鼓勵。其土知州岑宜棟。一聞案內有姓氏干連。即行拘管族人。自赴協緝。拏獲首犯頗屬守法奉公。並著賞銀一百兩。給以四品職銜。用昭優獎。至叅將登泰聞報。即帶兵前赴硃砂隘口。及聞匪徒聚眾數百。又該村山路叢雜。即未敢深入。似不免有畏葸情形。至該犯等糾夥拒捕時。登泰督令兵丁放鎗擊斃數賊。迨各犯畏懼逃散。又以時值天晚。不敢窮追。是該叅將之庸懦。已可槩見。登泰身係滿洲。且為叅將帶兵。若畏難不進。賊逃不追。豈可不加之懲儆。著李侍堯查明。登泰如實有恒怯退縮情事。即行據實叅奏。將此一併諭令知之。○又諭。據駐劄庫倫辦事喀爾喀王桑寨多爾濟等奏稱。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已經涅槃等語。從前轉世之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涅槃後。曾向達賚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訪得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轉生於裏塘。迎至庫倫。今呼圖克圖既經涅槃。諒

伊呼畢勒罕。亦不久仍轉世土伯特地方。因諭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所屬之諾們汗商卓特巴等。於徒眾中選派妥實明白者。即行赴藏訪尋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外著傳諭莽古賚等。轉告達賚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此際留心諮訪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聞其轉生。即一面奏聞。一面曉諭呼圖克圖所屬之諾們汗扎木巴勒多爾濟商卓特巴達木垂喇布寨等。所遣徒眾喇嘛等知之。○是月。浙江提督李杰龍奏。請陞見得旨。不必來。但盡心整頓營伍。無自滿假可也。○福建金門鎮總兵顏鶴臬奏。請陞見得旨。不必來。一切勉力。痛改綠營誇詐之習。○署四川總督湖廣總督文綬奏。軍營潰兵。現嚴密查拏。據廣元縣知縣甘隆瀆。拏獲逃兵楊榮。餘丁張永相二名。俟訊得確供。即當正法。至遣回各兵。有在木果木失事以前受傷者。有失事後沿途打仗受傷。並有赴新橋。科多。應援受傷者。逐

一查辦得旨覽。又批。此內亦有逃回而謊稱打仗受傷者。不可不察查。○兩廣總督李侍堯。廣西巡撫熊學鵬。奏。上林縣匪獍陸李能等倡造逆書。糾夥拒捕一案。臣等未能先事覺察。請與提督解遜。布政使淑寶。按察使朱椿。一併交部嚴加議處。得旨。地方豈能保無此等事。爾等何罪之有。

實錄卷九四四上

四十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四十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四十四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並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並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冬十月丙戌朔享

實錄卷九百四十四

二

太廟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 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頒乾隆三十九年時憲書○諭兵部議奏發遣福建駐防為奴之俄羅斯費約多爾等三犯脫逃請將該副都統伯忠噶勒炳阿降一級調用已照部議允行矣各省駐防將軍副都統等雖有管轄滿洲兵丁之責但訓練之外復有何事於此等發遣為奴人犯自當留意嚴加約束乃漫不經心以致脫逃皆由伊等平素偷安疎忽所致若再從寬留任伊等益不知懲儆諸事廢弛殊非挽回整飭之道伯忠噶勒炳阿業照部議降調著將此通諭各省將軍副都統等嗣後不但發遣為奴人犯必當留心約束即於一切事務並須實心辦理不可稍事怠忽自取罪譴○又諭本日據薩哈岱鐘音奏拏獲分發為奴脫逃之俄羅斯費約多爾等三犯因八月為停刑之月

飭交該縣嚴行監禁於九月初四日正法一摺固屬照例辦理但此等脫逃要犯自應決不待時豈可拘於常格況停止行刑月日原指尋常案犯而言若遇緊要重犯應勒應決者均宜隨時審辦設或拘泥舊文繫獄太久難保無防守懈弛乘間越獄自戕等事致令倖逃法網殊有關係朕於獄用刑權審至為慎重若遇罪無可貸者即偶值令節慶辰亦諭法司按律訊治從不稍存忌諱而外省督撫等因向有違例行刑處分懼干吏議不亦昧於輕重之宜乎嗣後除尋常案件仍照定例月日停刑外其有兇盜逆犯干涉軍機應行立決及當加刑鞫者均即隨時辦理聲明咨部不得拘泥舊例著為令並將此通諭知之○又諭曰宋銑前由司經局洗馬外用衡州府知府緣事革職處分本所應得嗣因慶典給銜令其在方畧館効力行走辦理金元國語解及校訂遼金元三史對音頗能盡心

該員在翰林中學問尚優著加恩授為編修充方畧館纂修官以示鼓勵○諭軍機大臣等據李湖奏省局息錢存積過多現在錢價漸昂酌請出易以平市價等因一摺所辦殊久明妥該省既多積餘息錢久貯易致貫朽自應出易流通但據稱錢價漸昂庫平紋銀一兩易錢一千二百文等語甚不合理每錢一千作銀一兩其價值之低昂皆在千文以內覈計此乃天下通行常例即以京城錢價而論從前銀一兩換錢八百文內外自屬價昂近年以來每兩可得錢九百數十文即為最平減之價然亦未有多至千文者滇省雖係產銅之區其錢價豈能相懸過甚今每兩易錢多至一千二百文尚稱價昂則其賤價又當得錢幾何始為平價該撫既未聲明輒議將息錢出易平價必如何然後謂之平乎若以每年存積息錢太多慮及壅滯滇省現在產銅不為甚旺未能悉數各省採買之用

何如約計所餘息錢數目酌減鑪印節省銅觔以供他省鼓鑄之用乎李湖向來辦事頗知認真而於此事調濟尚未盡能合宜著傳諭彰寶會同該撫另行悉心妥辦具奏尋彰寶李湖奏滇省產銅之地工本既輕錢價與他省亦異從前大理順寧等府開鑪廣鑄錢文充足其最平時每兩易錢一千三百文乾隆三十一年來裁撤新局每兩止一千一百數十小民向市換易未免視為稍昂前臣李湖奏請之數未將原委聲明實為疎漏至本省錢局設鑪二十五座每鑪每年三十六卯每卯鑄本息錢一百二十餘串今以每年餘息錢二萬六千餘串計算議每鑪減去八卯通減二百卯少鑄錢二萬四千九百餘串可節省銅十萬餘觔以供他省湊撥之用其現在所存息錢二十一萬五千餘串除分年搭放兵餉外餘聽民間換易易出之銀撥充銅本得旨如所議行下部知之○又諭昨秋聞

川省自用兵以來。正佐各官員缺久懸。地方公務多有貽誤。曾諭令該督將出差各缺。速委妥員接署。實力整頓。毋使叢脞。今聞川省州縣委署之員。竟有一人兼攝數篆。有相隔一兩縣。亦令兼署者。地方各有職司。一人而署兩縣。已不免顧此失彼。若中隔一兩縣。則地界既不聯屬。耳目自必難周。即有能員。亦屬鞭長莫及。倘該督等慮及節次發川人員已多。恐將來補缺較難。是以未肯奏請揀發。

殊屬非計。現在需人之際。自應籌令足供。任使。若謂川省缺少人多。或致壅滯。則大功告竣之後。原可分撥附近省分。通融補用。何必總總過慮。以致因噎廢食。富勒渾文綬。即速酌量實在情形。按照各缺派員分署。以專責成。如現在委署乏員。即據實奏請揀發。以資差委。○又諭據薩哈岱鐘音奏。分給駐防為奴之俄羅斯費約多爾。色爾基密葉掄庫素爾。操三犯。先後脫逃。嗣於閩縣地方拏獲。色

爾基費約多爾。於德化縣地方拏獲密葉掄庫素爾。操俱已正法。一摺。此等脫逃重犯。該地方官即時留心緝獲。尚屬能事。著傳諭鐘音。即查此二縣獲犯之員。若平日居官尚好。即奏聞出具考語。送部引見。倘不過循分供職。即奏請交部議敘。○丁亥

上御乾清門聽政。御懋勤殿。勾到安徽。江蘇。江西情實罪犯。停決。安徽斬犯一人。絞犯二人。江蘇斬犯五人。絞犯四人。江西斬犯三人。絞犯三人。餘一百六人。予勾。○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奏。右翼鎮總兵常格。現在病故。請即簡員補授。並稱一面行委廣州協副將朱秋魁前往署理等語。已降旨將總兵員缺另行簡放矣。至朱秋魁前經豫保來京。引見。看其人僅中平。上年冬間。兵部將該員掣補兩廣督標中軍副將。旋據李侍堯奏。中軍為通省標營領袖。必得精明熟練之員。方克勝任。請將廣州協副將趙明調補該部。因即行

議准並將朱秋魁補授廣州協副將是朱秋魁於中軍員缺尚且非宜其於專閫大員恐更難稱職但該督現委該副將署理右翼鎮之缺或係一時不得其人就近暫委抑或因其尚堪造就先為試察著傳諭李侍堯即將朱秋魁是否堪勝總兵之處秉公據實覆奏尋奏朱秋魁人尚謹飭識見稍拘從前臣標中軍缺出該員雖係部掣而中軍例係調補是以請與趙明對調現在暫署總兵尚可信

無貽誤若令專膺方鎮料理恐難裕如報聞○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奏贊大臣副都統舒常奏綽斯甲布土司工噶諾爾布病故查土司舊例均係平日指定嫡出之子具報襲職今嫡子雍中旺爾結衆心歸向可否准其承襲諭軍機大臣等番地舊例既應嫡子襲職土司在日即行指定則所有綽斯甲布土司之職自應順其習俗令雍中旺爾結承襲俾衆相安莫若於襲職時豐昇額傳

喚雍中旺爾結到營諭以爾既係工噶諾爾布嫡子且經爾父指定於例應襲雖爾係金川之甥又係其婿本將軍等已據實奏聞今奉大皇帝諭旨以爾父工噶諾爾布素稱恭順派兵攻勦爾必能勉繼父志力圖報効已諭爾承襲土司之職大皇帝撫馭番夷惟事開誠布公爾當益知感奮至恩賞爾父孔雀翎爾父生前未及戴用今本將軍仍差員齎賞以為爾父身後光榮並亦奉旨將賞給爾

父之翎即著爾戴俾體爾父未竟之心竭誠宣力以承恩眷至爾父前因有病未得在營出力令爾兄綽爾甲木燦代其隨征今爾既襲土職且又年富力强理應親自隨營奮勉圖報將來平定金川時本將軍即據實奏聞大皇帝自必重加恩賞其綽斯甲布官寨諸事爾派頭人管理亦可不致貽誤至於綽爾甲木燦則諭以爾年來隨營征勦金川實為出力經本將軍具奏蒙大皇帝加賞職銜花

翎今土司之職番俗例襲嫡子而雍中旺爾結又係爾父生前指定是以照例令其承襲爾惟努力盡心倍加勇往若將金川掃蕩即當敘爾功績陳奏大皇帝自有重恩其善勉之如此明白宣諭使其兄弟之心各安著詢問阿桂審地情形如此辦理是否妥協如與朕意見相同即一面覆奏一面密札豐昇額照辦豐昇額接奉此旨俟阿桂覆到後遵照辦理○步軍統領衙門奏浙江太平縣革生

王作甬捏縣書黃元桂等浮收銀米並匿地私徵請旨辦理得旨著派刑部侍郎袁守侗馳驛前往浙江會同該撫秉公查審具奏○以候補內閣學士署禮部侍郎索琳詹事錢載少詹事彭元瑞俱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光祿寺卿吳玉綸為太常寺卿○調正白旗漢軍副都統周大儒為福州副都統以保定府城守尉福森布為正白旗漢軍副都統○戊子諭曰偉善於駐劄巴里坤兵丁

攜帶馬匹一案詭稱長額里未曾向伊商及因令偉善明白回奏並交部嚴加議處嗣經該部議奏請將偉善革職朕以偉善尚未奏到未即降旨今觀所奏果屬取巧伊年力衰老不勝將軍之任著降補伯忠所遺福州副都統員缺仍著照革職例俟四年無過再行開復其寧夏將軍員缺著傅良補授○諭軍機大臣等此次征剿金川籌辦銀糧各項只圖寬於儲備遂至存積太多實非長策即如

溫福軍營遺失之米至一萬七千餘石銀五萬餘兩火藥至七萬餘觔因由溫福庸劣乖張漫無調度遂至藉寇兵而齎盜糧但攻剿之兵務在乘勢深入非駐劄軍營不須動移者可比自應籌為可進可退迅速進行雖軍食宜使充裕亦當計及得勝再進時裹帶利便不可轉以糧多成累至火藥固攻戰要需只須畧為寬備足共十日半月之用仍籌陸續接濟則攻具既常有盈餘而進兵亦易於



攜帶方為妥協至於軍營銀兩計每月所需官兵鹽菜之項為數無多自應按月解送營中支給衆兵令其各自存用即所備臨時賞需之項亦只可酌存數千以備緩急設有特旨加賞之事原可由該督處按數解營除此數項軍營又有何事別需銀兩且積存銀米過多不能不派兵看守少則於事無裨多則徒分兵力此等皆犯行軍之忌伊等何竟未見及此現在添兵另籌進剿所有前此辦理未協之處均當速為更張著傳諭阿桂豐昇額明亮及富勒渾文綬等彼此妥協酌商將應支官兵鹽菜口糧銀米按月解營散給火藥每半月約計若干飭由各軍營知照該督如數運送備用其銀兩酌存數千綬足更無庸多積該督等仍計西路南路及宜喜三處軍營相近之內地將銀米等項寬餘存貯以備隨時續運其鑄礮銅鐵各項固為利用要資但攻得一處移營進剿尚需將鑄成大礮

鑿為碎銅攜往另鑄則約計數鑄之外亦不必多為堆貯以上並著該將軍等同該督立定章程辦理奏覆其鄂寶所駐之覺木交現貯銀米並著妥議具奏又據解到自賊脫出之川兵二名交軍機大臣訊問據張得勝供在簇拉角克守卡卡內只有兵十名陳學供在功噶爾拉新山梁守卡卡內只有兵十五名等語卡兵不過十餘無事則徒令曠閒有事不足禦賊實為大錯溫福在昔嶺時將萬餘兵分作千餘卡修築既令士卒疲勞分守更復化多為少此乃溫福第一失算處各將軍等皆當引為前車之鑒進兵時切不可復蹈其覆轍○又諭日期成額等奏稱葉爾羌和闐接濟渥巴錫之糧已經運送哈喇沙爾等語昨因伊勒圖奏烏什等城撥運渥巴錫之糧已有盈餘即降旨距哈喇沙爾較遠之葉爾羌喀什噶爾和闐三處應行運往之糧即行停止今期成額等因未接奉昨降諭旨

已將葉爾羌和闐應撥九千石糧全數運往如令撤回轉致紛煩著即存貯彼處昨因思渥巴錫移於珠勒都斯增設官兵駐防需用口糧甚多是以添設綠營兵屯田今糧既有餘或豫備給放兵丁或將屯田之綠營兵酌減撤回著傳諭達色籌辦奏聞亦寄知期成額福森布等知之○調正藍旗滿洲都統裕親王廣祿為鑲藍旗漢軍都統正白旗滿洲都統努三為正藍旗滿洲都統以大學士舒赫德兼管正白旗滿洲都統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都爾嘉為正紅旗蒙古副都統○調甘肅西寧鎮總兵趙興宗為廣東右翼鎮總兵浙江衢州鎮總兵劉鑑為西寧鎮總兵以福建延平城守營副將那蘭泰為衢州鎮總兵○已丑

上御懋勤殿勾到河南山東情實罪犯停決河南斬犯六人絞犯六人山東斬犯三人絞犯三人餘七十人予勾諭曰曹瑞年老不勝

都統之任著原品休致其正紅旗漢軍都統員缺著安泰補授安泰現有降三級調用處分著改為革職留任○又諭據西寧奏商人楊永裕等呈稱現在大兵進剿金川各商志切同仇末由自効今長蘆商衆情願捐銀六十萬兩山東商衆情願捐銀三十萬兩稍供軍營賞賚等語該商等踴躍急公情詞懇切姑允所請並著該鹽政將各商捐銀數目覈定等次即行咨部照例分別議敘原摺併交戶部存覈 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等奏稱此時賊首雖將僧格桑縛獻斷不肯萌歇手之心等語縛獻僧格桑一說或將來官兵進攻得勝直壓噶拉依勒烏圍等處賊首勢處窘迫始將僧格桑獻出以求免禍尚不可知若就現在情形而論則斷無其事阿桂當切齒賊情狡惡勿稍游移方為有識至溫福木果木軍營所失米一萬六千餘石銀五萬餘兩火藥七萬餘觔俱為逆首所得必已搬

回金川索諾木自應據為己有。或分給衆人。豈能各遂其欲。此亦如內地賊犯分贓。不均必至自相爭競。其中或滋釁隙。亦未可定。若果有此機會。即可乘勢設法離間。藉以得手。然此只能伺察其變。隨機妥辦。並非豫有把握也。此事正辦。總當先行收復小金川。一經平定。即分路進剿金川。其進兵路徑。據奏從凱立葉下攻。易於得利。等語。閱圖內。凱立葉在兩金川之間。與大板昭相近。若果可另為一路。亦足令賊人照顧不暇。阿桂即當密訪確實。妥酌而行。若可為進兵正路。阿桂當由此而進。若不過為進剿牽制之一路。即將應派何處官兵若干。及應派何人帶兵攻剿之處。均行奏聞。又賡囑所供遊擊陳聖矩。因被賊圍營中無水。自行放火焚燒。伊父子及兵丁等俱行焚死等語。甚為可憫。著阿桂再行查明奏請。交部議卹。至阿桂惟當努力收復小金川。並上緊籌畫。進剿金川之局。看來

小金川之事。尚屬易辦。若金川則一時原難把握。但現調滿漢官兵。聲勢甚大。賊自難於支禦。縱使稍稽時日。賊亦不能經久相持。況軍需費用雖多。而現在再撥二三十萬庫帑。亦尚充盈。朕意惟在勦滅兩金川。永除後患。斷不吝惜多費。阿桂等務須深體朕意。努力成功。以膺茂賞。○又諭據阿桂等奏。維州協兵丁張坤忠。係保縣人。向在軍營充當通事。先於五月間。在達扎克角脫逃。茲據賡囑供稱。張坤忠。四五月裏。因火藥上作了弊。逃往金川。順了賊人。甚是重用。他索諾木等狠聽他話。都稱他為張掌堡。一摺實堪髮指。該犯以內地兵丁在軍營充當通事。膽敢與賊人潛相往來。偷竊火藥。已屬不法之尤。乃復潛逃順賊。聽其任用。實為謀叛逆。犯罪大惡。極竿獲日。即應於軍前寸磔。俾各知畏警。並據阿桂查明該犯親屬。均在本籍。且訪得其父張恒。亦係維州協兵丁。正可即行嚴辦等語。

自應迅速查拏立正典刑以舒忿恨向來辦理緣坐之案或倡造邪教語言狂悖本犯既已正法其親屬並皆量從寬典至張坤忠之叛逆不法其親屬均係罪不容誅之犯不得僅照尋常緣坐之條辦理富勒渾現在桃關距保縣甚近著即派委大員密速前往逐一查拏務獲毋使一人漏網所有該犯親屬即照謀反大逆已行例從重分別嚴辦俾眾共知炯戒仍將辦理日期迅即覆奏尋奏張坤忠之父張恒拏獲後審明即行正法胞弟受免年僅九歲母袁氏均請給功臣家為奴同祖兄弟張三蠻張保免張廷元查係久經分居異籍非律應緣坐之犯請發交該地方官嚴加管束報聞○庚寅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諭據已延三奏太原等府州屬紳士孟瀛等呈稱世享昇平共安樂利茲聞金川梗化誼切同仇情願各抒忱悃共出運本銀一百一十萬

兩公議郭繼傳等三十人各帶夥商三四人赴川辦運等語辦理金川軍務以來一切師行動用俱係動撥部庫及外省帑項原無藉手捐助前因兩淮浙江長蘆等各商懇請捐銀助餉情詞殷切特允所請降旨予以議敘今山西省各屬紳士又復急公呈請具見愛戴之忱自應一體給予議敘但其中或有既出貲本又赴川辦運者固屬倍加出力其錄敘自宜從優其出運本雇商代往及止出身

赴川為衆辦運者亦當量為區別以示嘉獎著該撫查明送部○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現在收復小金川看來尚屬易辦其地雖有金川賊番幫同守把但以主客情形而論金川之人在本處恃險抵禦習其地利便於准備官兵攻打自不免費力若金川賊衆出至小金川地方則彼亦轉而為客離其地險失其所長斷不能如在金川之隨宜布置而我官兵自前歲冬底攻克美諾以後經行駐守

半月有餘其間路徑皆所諳悉可以因地制宜熟籌克敵之法我兵分路進剿不但易於制勝迅望奏功即金川賊衆在彼幫守者亦可藉此多為殲戮並莎羅奔岡達克及其大頭人等若在美諾皆可乘勝勦擒實為最好機會阿桂等惟當努力為之至於進剿金川自以豫定數路為要功噶爾拉當噶爾拉兩處雖云正路但其地業經進攻半年賊首防備已久今見官兵奮勇再進必料仍由此路進攻自復照前豫備阿桂轉可毋庸親往此兩處只須擇其中較要者令明亮等統兵前往或可相機攻進餘則另行派員帶兵牽掣若昨奏凱立業之外更有別路阿桂亦當悉心酌覈總擇各路中最緊要易進者阿桂親自督兵前進其餘則以次權其輕重酌定何路派何人牽掣一面辦理一面奏聞○軍機大臣等議覆烏魯木齊都統索諾木策凌奏稱涼州莊浪二處官兵移駐烏魯木齊自應

歸併辦理請將莊浪兵各按旗分歸入涼州佐領令協領管轄其莊浪防禦驍騎校俱裁又稱定例涼州滿洲協領四管佐領十六蒙古協領一管佐領八每協領仍兼佐領一惟蒙古協領管理未能周到應請添設協領一至各協領所兼之佐領一缺應照伊犁例不准兼缺又領催一百六十八每佐領各留五餘裁前鋒一百六十四各分十應添七十六馬兵二千三百六十八各留九十六餘裁步甲三百各分十四應添三十六礮手四十各分二應添八匠役二十四各分二應添二十四按員增減以便差操仍鑄給協領佐領關防鈐記應如所請從之○貴州石阡府屬長官司副土官楊光祿緣事革職以其子世德襲職 辛卯

上諭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韋圓明園諭前經降旨將赴川官兵經由省分加恩分別緩徵其沿站旁近

之州縣民夫如有協助辦差出力者並著各該督撫一體查明具奏酌量加恩今據勒爾謹奏肅州高臺撫彝三廳州縣前因官兵止過一次未經列入緩徵今續派肅州鎮屬征兵皆由該地方經過民間踴躍辦差又金縣安定地處衝途遇有運解皮衣火藥等項亦能諸事奮往此五廳州縣居民實為出力等語著加恩將肅州高臺撫彝金縣安定五廳州縣本年應徵錢糧緩徵十分之四俾得均沾渥澤該部即遵諭行（壬辰）諭據容保等奏土默特二等台吉喇什已雅爾圖因私行開墾禁地屢次傳喚竟敢抗違不到等語喇什已雅爾圖不遵將軍傳喚竟敢抗違殊屬不法著照容保等所奏將喇什已雅爾圖暫行解去台吉品級派署侍郎索琳馳驛前往歸化城會同該將軍副都統將應行審訊人等一併審明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等據頭人松乃溫布密稟欲令土兵夜

間爬越間道與官兵約定兩面夾攻等語覓間夾攻原屬攻碉良法豐昇額等用其計而不豫露端倪甚合機要自應如此相機妥辦又據奏松乃等因其土司病故飭土兵防守較嚴足見誠心恭順賞戴藍翎等語所辦甚是松乃溫布能如此實心出力殊屬可嘉著豐昇額等傳朕旨將二人各賞銀五十兩俾益感恩奮勉且使衆土兵見之亦知共相效法又據稱松乃等懇請將雍中旺爾結賞戴孔雀翎之處前已傳旨賞給豐昇額等即可遵照辦理其所稱調雍中旺爾結來營妥為駕馭以收其心而得其力等語亦與前旨適合雍中旺爾結既為番衆依向之人如果遵調到營誠心報効則營中多一得力土司更屬有益自可推誠相待並令阿桂知之○又諭曰豐昇額等奏後路防守事宜亟需大員彈壓鄂寶未回覺木交之前已令總兵李時擴往彼駐守等語李時擴辦事非其所長前

因覺木交一帶督辦糧務防範後路關係緊要已派令布政使顏希深前往同鄂寶辦理計此月內可抵覺木交顏希深平日尚能辦事著鄂寶將該處一切應辦機宜詳悉告知令其在彼專辦鄂寶仍時常往來照料方為妥善○又諭據御史胡翹元奏地方幫貼科派致奸民藉端告訐其中情事各殊或辦理不善致啓虛糜或苦樂不均致多偏累等語或亦情事所有自當嚴查妥辦著富勒渾文綬留心確查應如何設法整頓盡祛夙弊不致少有累民之處即悉心妥議具奏尋奏運糧安站調撥人夫民戶貧富不同富民轉雇代役官價之外自貼雇值各從其便但均係本地紳士總理地方官毫不經手即催趲押運不能不用胥役鄉保亦當隨時密查毋許騷擾其採買物料價值輓運腳費及夫役口糧開明數目刊發曉示則侵剋欺冒之弊自絕下部知之 緩徵江蘇山陽阜寧桃源清

河安東鹽城沐陽海州淮安大河十州縣衛本年水災漕糧有差○旌表守正被戕之四川彭縣民胡宏祥妻王氏 癸巳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還宮○辦理糧餉浙江按察使郝碩奏抵軍營後查官商辦運各路兵糧均陸續到營惟敘州府李永祺辦米八萬石尚未交清下欠運腳銀二十餘萬兩請飭交督臣清查並請嚴定期限一萬石上者限以五月五千石上者三月遲則查叅諭軍機大臣等從前招商領運原以佐官運之有所不及但運費既多自應覈計程站糧數之多寡或先酌給一半俟到站交清後隨時找足若衆商分頭領運並須逐名酌給俾其清交轉運覈實稽查庶不致拖欠滋弊豈有將應運八萬餘石之運腳盡數給商迄今已逾一載竟至拖欠二十餘萬兩之多是前此所辦漫無頭緒已可概見不可不徹底查辦安定章程著



傳諭富勒渾文綬即照郝碩所奏情節查明承辦貽誤各員據實嚴叅所有未交糧石運價銀兩亦即上緊勒追如竟查無著落即於辦理不善各員名下著追並將各路新舊派運糧石分別已完未完及有無已領未運等項情弊迅速催追查辦並將何人任內承辦查明分別叅奏至所稱嗣後運辦軍米定限清交之處自應如此辦理尋常案件尚有限期況緊要軍糈豈可漫無定限一任拖延之理並著該督將此後如何定數發交銀兩及如何定限催運一併詳議速奏又據文綬等奏京兵陸續出口豫飭各臺站將滾運之米乘時趕運俾夫力不致空閒等語所辦亦屬妥協惟昨據阿桂奏日隆舊存兵丁本省所辦軍裝器械尚未全到黔兵所解衣履亦因川省轉遞遲滯未抵軍營現在即需進兵收復小金川所有軍裝器械等項甚關緊要並著文綬速飭各站嚴催速解以供應用並將

飭催抵營日期先行覆奏尋富勒渾文綬奏查敘州府李永祺承辦八萬石米內未交三萬石即在臣富勒渾前奏三十七年未完倉收數中雖陸續呈繳又有一萬餘石餘係實欠在商未便勒令離任轉易生手現在定限五月按照各員名下勒追如無力完繳即查封家產並著落保人及該府賠償其餘各員設法清查此後所派之糧正在分撥趕運按期定限加緊催趲務期年清年款至承辦軍裝器械臣文綬加緊趕造陸續運送軍營其貴州軍裝亦准阿桂咨覆全到報聞○工部議准安徽巡撫裴宗錫奏稱宿州黃疇聞引河上年伏汎黃水陡發該閘堵閉不及以致水落停淤應請挑濬一千二百四十八丈估需銀一千一百九十餘兩照估興挑從之○署四川總督湖廣總督文綬奏軍營火藥硝勛必須設法採辦以資接濟請於石碛之川碕子琵琶碕廣元之博子麻灣筠連高珙等

縣之烏雲穿山黃昌雪花合江之月亮清涼  
梁山鄧都之仙女昌雄等處招商採煎工本  
每百觔以五兩為率較鄰省撥運費用節省  
報聞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據慶桂奏稱哈  
薩克阿布賚遣伊子阿底勒蘇勒坦帶推庫  
占等頭人八名及來使那斯伯克等十人同  
來瞻仰天顏已於九月十四日由塔爾巴哈  
台起程派侍衛德克進布沿臺妥為護送等  
語阿布賚遣伊子來朝實為恪恭伊等前至  
伊犁著伊勒圖即派妥員護送務於年內至  
京如阿底勒蘇勒坦年幼不能趕到於正月  
到京亦可○定邊右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  
叅贊大臣副都統富德奏南路各土司與金  
川接壤者均皆隨時鼓勵酌助官兵查革布  
什咱被金川殘破以來留防漢土兵不敷分  
布酌抽川兵三百令副將鄭國卿分派駐守  
以便大兵進收美諾可無後顧之慮又連日  
官兵踵至金川必併力距守小金川地方若

西南各路進兵賊境同時被擾必徹兵自衛  
其力既分攻之自易諭軍機大臣等明亮等  
所見甚是各路均應如此辦理惟當勉力為  
之○兵部議准署山西巡撫陝西巡撫覺羅  
巴延三奏稱步守兵考取武生請照馬兵例  
准其入伍食糧毋庸照例註銷武生得旨依  
議馬步兵均屬行伍馬兵考取武生既准其  
仍留原糧則步守兵丁原可無庸歧視至向  
例武生不准入伍食糧必須註銷武生方准  
充補不過以武生名列膠庠稍存優異甚屬  
無謂此乃沿襲明季陋習亦如從前武職小  
銜之兼大銜驚虛名而鮮實濟何如一舉而  
別除之乎況武生鄉會試中式後其所得官  
職亦不過綠營弁員則以武生在營學習當  
差尤屬有益且其充伍食糧出自本人心願  
並非強令從事若充補名糧以後或恃符貽  
誤營務差操或託故不服教職管束則各有  
應得處分亦悉由其自取又何必因此總總

過計乎嗣後如武生有情願入伍食糧者准其呈報學政即令兼充毋庸將武生註銷著為令以廣西義寧協副將教成為右江鎮總兵旌表守正被戕之直隸安平縣民曹二聘妻刀氏乙未諭前歲進勦金川以來皆係檄調各省綠營未經簡派滿洲勁旅是以兵丁等月支鹽菜口糧均照從前辦理金川成例現在添派健銳火器兩營及吉林索倫西安荊州滿兵前往川省計皆陸續到營因思滿兵成例日給米八合三勺足資飽飫而綠營例給一升日食之外尚有盈餘若遇乘勝進攻之時負戴轉不免費力且滿漢同在一營米數多寡參差支放亦恐致舛錯嗣後綠營兵口糧均照滿洲兵例概以八合三勺關給至鹽菜銀兩一項滿洲兵每月例給銀一兩五錢而綠營兵每月例給銀九錢較滿兵所支為數畧少綠營非滿兵可比而同為國家出力亦當量為體恤著加恩於例給

九錢之外每兵月加給銀四錢俾其日用更得寬餘士氣自倍加鼓舞所有各處土兵應支銀米向照綠營之例此後並著照此一體加恩統以十一月初一日為始該督等即傳飭各處糧員遵照妥辦並令各路將軍等宣諭隨征兵衆使之感激奮勉迅奏膚功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現在收復小金川看來尚屬易辦但聞賊酋之兄莎羅奔岡達克及其頭人丹巴沃咱爾俱在美諾此二人為金川倚靠之人若能擒獲較擒僧格桑尤為有益阿桂等於攻復美諾等處時必當嚴密布置勿使喙脫至前據豐昇額等奏稱據綽斯甲布頭人松乃溫布等稱賊番踞守碉卡仰攻較難土兵習熟道路若由間道截其後路兩面夾攻可望得利等語自屬攻碉良法但思土兵等固為習熟路徑而我索倫兵丁登山履險亦所優為自當於土兵等覓間進攻時酌派索倫兵若干令德赫

布普爾普等漢仗出衆可倚任者分領前往。自更得力計索倫兵此時將次到川著阿桂酌量情形將索倫兵千餘留於西路其明亮豐昇額兩處軍營每路酌派數百並派能帶兵之人令其分路過往。○戶部議准江蘇巡撫薩載奏稱瓜州南壩稅房係由開鈔關分設徵收近因南河外江潮衝刷商船不聚稅課日虛而迤東沿江大橋口中開地方水道寬深南北貨船悉由該口出入請將南壩稅房移設中開即令管關巡道督飭員役於該處查驗其南壩所徵瓜州零星稅貨歸併由開辦理原設南壩一口應裁從之。○禮部奏冬至節應行慶賀禮得旨奉

皇太后懿旨今年冬至著停止行禮。○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本年各直省秋收俱屬豐稔惟江蘇之安東等八州縣衛安歲之鳳陽等十二州縣衛陝西之潮邑商南二縣河南之浙川內鄉二縣夏秋偶被水災經各督撫等先

後奏報俱降旨賑卹並酌借口糧籽種分別蠲緩毋致稍有失所但恐明歲二三月間青黃不接之時民食或有拮据著傳諭各督撫將所屬偶被偏災各州縣衛明春是否尚須加賑或止須酌借籽種牛具之處詳悉查勘據實迅速覆奏候朕新正酌量加恩。○定西將軍尚書阿椿奏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奏昨訊脫出之瓦寺番人那木喀供稱莎羅奔在美諾時彭魯爾各寨百

姓前往送酒俱稱

天朝恩典甚深打仗俱有鹽菜口糧我等因想念舊土司纔行此事可將舊土司送回莎羅奔言俟大兵退過已朗拉時纔可令其回來雖駕詞籠絡小金川番衆豈必盡受其愚弄又稱賊首役使小金川人備加凌虐番衆心生怨悔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那木喀各供小金川番衆心生怨悔招致之計自屬易行等語此乃情理必然之事小金川番衆既

與金川離心。迎機招誘。應必樂從。看來收復小金川之事。較攻勦金川原屬易辦。至其番衆雖係被僧格桑誘脅。究屬已降復叛。即使仍然降順。亦不可復留。或臨期酌量情罪。重輕分別殲誅移置。但美諾初定之時。不可即為辦理。必須俟勦滅金川後。方可一併籌辦。以為善後事宜。惟是將軍等既得美諾等處。必須加意嚴密防備。勿再使僧格桑潛出煽誘。斷不可以小金川又經收復。稍涉大意。致蹈前此疎虞覆轍。阿桂等均宜籌畫妥善。切實嚴防後路。則進勦金川。方無後患。○旌表守正被戕之直隸肥鄉縣民康小妻史氏。○丁酉諭現在記名以副都統補用人員甚少。副都統缺出頗難其選。從前曾有旨令領侍衛內大臣八旗都統等於各該管侍衛章京內。將堪膺副都統職任者。各就所知保舉一人。著仍交領侍衛內大臣八旗都統等。照前降諭旨保舉。於三日內封章具奏。若該管處

無可保舉之人。即所知他處行走者。亦可毋得徇情濫行保舉。○又諭曰。新授廣西右江鎮總兵。教成著賞戴花翎。並賞銀一百兩。馳驛前往四川軍營。交與將軍阿桂派委帶兵進勦。並著於未經補放之各總兵員缺內。即行奏請調補。所遺右江鎮總兵員缺。即著擬陪之素勒芳阿補授。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召見新授廣西右江鎮總兵教成。看其人尚結實。據奏從前曾隨兆惠平定回部。又在瞻對金川出兵。於川省打仗情形。自所熟悉。因賞戴花翎。並賞銀一百兩。令即馳驛速赴軍營。其應在何路帶兵進勦。著阿桂酌量派委。再前此陝甘貴州等省。俱有總兵缺出。教成到營後。即著於此項員缺內調補。○步軍統領衙門奏。四川蓬溪縣生員黃定獻。控本縣歷任知縣藉軍需勒派。請欽派大臣前往查審。得旨。著派侍郎永德。周煌。馳驛前往四川。會同署總督文綬。秉公查審具奏。○以福州

副都統周大儒鑲藍旗漢軍副都統眉綬對調○調鑲紅旗滿洲副都統伊勒圖為廣州副都統以厄魯特領隊大臣成果為鑲紅旗滿洲副都統直隸保定府城守尉多鼎為江寧副都統 旌表守正被戕之四川江安縣民彭添聰妻杜氏○戊戌諭沔陽州衛有被水垸田補植較遲收成稍歉者若與熟田一體徵收小民未免拮据著加恩將該州衛補種歉收地畝今歲應完下半年錢糧緩徵至

次年麥熟後徵收以紓民力該部即遵諭行又諭現在纂辦四庫全書以廣石渠金匱之藏自應悉心校繕俾免魯魚亥豕之訛今進呈已經繕成之薈要各卷內信手繙閱即有錯字二處則其書寫舛誤者諒復不少若不定以考成難期善本其如何妥立章程俾各盡心校錄無訛之處著總裁大臣詳議具奏尋奏四庫繕本訛字一由於鈔錄之未盡精審一由於各員之未有考成自應嚴定規

條請添設四庫全書繕本覆校官十六員薈要繕本覆校官六員細加覈勘仍各嚴立功過得旨所議是依議○又諭哲哩木副盟長員缺著科爾沁扎薩克圖郡王納旺色布騰補授並派一等台吉色楞丹巴協辦盟長事務又諭福建臺灣鎮總兵員缺緊要著該督於所屬水師總兵內揀選一員調補所遺員缺著金彪補授○欽天監監副劉松齡年老乞休得旨劉松齡不必乞休聽其酌量精力行走若自度步履稍艱即不隨班亦從其便已亥諭曰格木德在清字經館行走甚屬勤勉著加恩賞給副都統職銜○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奏據寧遠府盛英稟稱綽斯甲布故土司之子綽爾甲木燦雍中旺爾結同伊叔土舍江依面見該知府據稱俱願照土司在日出力辦事與金川雖係親戚斷不肯受其欺哄現已傳知各卡頭人更加嚴緊防範我叔姪弟兄同頭人百姓合為

一心等語。臣查所稟各情節尚屬輸誠。俟來營時詳細教導酌量獎賞。諭軍機大臣等據雍中旺爾結等所稟情節俱屬誠心恭順。且其叔姪弟兄既稱合為一心。則雍中旺爾結之應襲土司於情理更無可疑。前已有旨令雍中旺爾結承襲並賞戴孔雀翎。豐昇額可即遵旨辦理。愈足使之感奮。且可安衆番之心。又據奏金川知土司病故。差人叫喊送禮。如其再有人來設法擒獻。是伊等感恩奉法實心出力。甚屬可嘉。著豐昇額等即傳朕旨將綽爾甲木燦雍中旺爾結及土舍江依各賞緞四疋。以示獎勵。並諭以伊等叔姪弟兄若果將金川差人擒獻。必奏聞再予獎賞。如能設法攻克金川地畧。並能誘縛逆酋。即將爾等功績奏知大皇帝。必更承受厚恩。爾等惟當同心努力。豐昇額等即遵照辦理。○又諭據達色奏稱。汗渥巴錫等前至哈喇沙爾。為土爾扈特人衆既得安生。踴躍率衆謝恩。

實錄卷之四百

三

懇請轉奏等語。覽奏欣慰。著加恩賞給汗渥巴錫大緞四疋。貝子恭坦三疋。公拜濟瑚二疋。台吉四人各一疋。仍曉諭渥巴錫等。已將爾等恭謝天恩之處轉奏大皇帝。大皇帝甚為欣悅。特加恩賞給爾等緞疋。爾等益宜感戴。嗣後妥為約束遊牧人等。毋致滋生事端。以期安居。永受大皇帝之恩。○命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程景伊禮部尚書永貴蔡新刑部尚書英廉崔應階左都御史張若淮俱在紫禁城內騎馬。庚子予故定邊將軍溫福副都統巴朗阿爾素納祭墓如例。

實錄卷之四百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四十四

實錄卷九百四十四

單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四十五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恭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入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璉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曾振鐸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十月辛丑吏部等部議

准戶部侍郎兼管順天府府尹蔣賜榮奏稱

在京遞回原籍人犯有復逃入京者定例三

次以上始將本犯治罪該管官議處立法過

寬遂至旋遞旋逃地方官亦漫無稽察請嗣

後造冊點卯倘有脫逃無論滋事與否查拏

治罪該管官一併叅處從之○壬寅

上御懋勤殿勾到山西直隸情實罪犯停決山

西斬犯一人直隸斬犯二人絞犯八人餘九

十五人予勾○定秋讞榜示諭秋讞大典經

九卿會覈定擬。繕冊進呈。朕親為再三披閱。覈其情罪輕重。分別勾存。其稍有一綫可原者。必為求其可生之理。予以停勾。而實在情真罪當者。亦不能曲法市恩。稍存姑息。以期無枉無縱。并於勾到時。將應勾應免之故。詳晰諭示。大學士刑部等官。皆備聞之。蓋以民命至重。從不肯掉以輕心也。第國家明罰勅法。原以協刑期無刑之義。今秋審招冊內情實。應勾人犯。每歲總不見少。豈朝廷之教化

尚有未孚。抑愚民罔知犯法之由。輕蹈重辟乎。古云。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原欲使家喻戶曉。共知儆畏。今刑部及外省奉到秋審勾決之旨。不過遵照辦理。而其人之所犯何罪。律應正法之故。民間不能周知。無怪乎歲舉明刑之典。而犯法者仍衆也。自當於秋後處決時。將該犯必應正法情節。摘出簡明數語。揭示通衢。俾愚民觸目警心。庶不致輕罹法網。但今年各省應勾人犯。業經辦竣。已屬不及

著自朝審勾到為始。大學士會同刑部。將予勾不予勾。各犯經朕酌覈情罪。分別辦理之處。節錄情由呈覽。隨時榜示市曹。俾衆知朕明慎用刑至意。嗣後辦理各省秋審勾到時。並著大學士刑部。將每次各犯應勾應緩情節。一體摘敘數語。奏聞行知。各該督撫於處決時。出示曉諭。以昭儆戒。庶幾窮鄉僻壤。皆知辟以止辟之意。著為令。○又諭。所有八旗應追各種賠欠之項。有查家產變抵者。有於

本身及子弟等。俸餉減半坐扣者。其間情節不同。若係侵虧貪黷。及案情較重者。自應勒限嚴追。若係分賠代賠。攤賠之項。其事屬因公。情節亦輕。原可量為寬減。且有應追之數甚多。而所得俸餉有限。扣至百十年不能完清者。更屬有名無實。著軍機大臣會同各該部。詳晰確查。分別妥議具奏。尋奏。八旗賠項。案情輕重不同。應分別定議。一屬員及胥役侵欺銀兩。上司與該管官不能查出。照例分

賠者。仍按限勒追。一前任及所屬辦公不善銀兩。歷任官及各上司該管官分賠。但事非專責。請減十分之五。一本入無著。責令代賠及本人及其子孫無著。兄弟姪代賠。本非應追之人。情節較輕。又本任既已分賠。復因同案之人行追無著。議令攤賠。事屬科及均請寬免。至坐扣俸餉。除本限在三十年內者。仍分別辦理。其三十一外者。概予寬免。案情較重。聲明請旨從之。○又諭。據文綬奏。

劍州知州胡成。承辦軍需及一切差務。均未妥協。雖屢加訓飭。該牧惟圖安逸。不知奮勉。請旨將胡成革職。俟查明該牧任內經辦軍需報銷清楚。准其回籍等語。胡成承辦軍務。不知出力奮勉。甚屬不堪。若查明經辦諸事。即令回籍。轉得遂其偷安之志。胡成著革職。留於軍營。自備資斧。効力以示懲儆。○諭軍機大臣等。明亮等奏。寧夏鎮總兵張玉琦員缺。請以汪騰龍代管等語。汪騰龍人本平常。

且不能實在得力。昨派往軍營之候補總兵敖成。人甚可用。即應補授此缺。至汪騰龍原係賞給叅將銜。今所出有甘肅提標中營叅將員缺。可即令其補授。○癸卯。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奏。金川投出番人班第斯嘉布派官兵押赴成都等語。班第斯嘉布係金川番人。忽從彼投出事。有可疑。必須嚴加訊問。著傳諭文綬。即速派妥幹員。弁將班第斯嘉布管押解京。並將何日起程。先為覆奏。○又諭。

曰。豐昇額等奏。金川投出番人班第斯嘉布。已另諭文綬。將該番派員管押解京備訊矣。閱班第斯嘉布供詞。伊在金川所犯並非應死之罪。何至舍其父母而逃。且其得罪。因與喀里寨番女有私。該犯既欲脫避。來投自應并攜其所私之女。乃亦棄而不顧。殊非情理。且班第斯嘉布即係金川番人。非若各土兵被拘脫出者可比。而所供又有聽見土司與頭人商議。派兵擡礮。到達爾圖山梁。要搶官。

兵礪卡營盤之語。其言過涉。誇張金川賊衆。詭詐多端。安知非賊酋等。擇彼處一無用之人。遣令前來詭詐投降。造此妄言。傳布欲使我營中兵衆及土兵。聞而驚懼。或者彼為聲東擊西之計。使我防範宜喜一路。彼乃用力窺伺西南二路。亦未可知。雖經豐昇額等解赴成都。但其初到營時。訊錄供詞。官兵等豈竟一無聞見。或經傳說。衆心不免疑猜。所辦尚未妥密。著傳諭各將軍等。嗣後凡有自兩

金川來投番犯。俱喚進營盤。嚴密訊供。切勿宣洩。致令我官兵土兵等聞知。即有關軍務應行防備者。一面密行辦理。一面將該犯押赴成都。或竟解京候訊。其訊供時所用通事。亦當留其在營。勿使與衆兵聚處談論。即各土司所屬兵練。自賊中脫出。其供詞有及賊人如何抵禦官兵。語涉張大者。總須鎮靜。留心防範。其語亦當慎密。勿令衆知。仍將其人解省。暫行管束。俟大功告成。再還各土司收

管。○署山西巡撫陝西巡撫覺羅巴延三疏報。乾隆三十七年開墾豐鎮靜樂五臺等三廳縣額外荒坡沙地五頃二十七畝有奇。○甲辰。

上幸誠親王允祕第視疾。○諭曰。吏部尚書託庸。練達老成。恪誠匪懈。敬歷中外。盡職宣勤。比年以來。雖齒逾八旬。而精力尚未衰邁。部務仍資經理。昨九月間。據奏病後步履漸艱。懇請解任。因准其所請。晉加太子太保。以原

官致仕。俾得安居頤養。以葆大年。茲聞溘逝。深為軫悼。著派散秩大臣一員。帶侍衛十員。往奠茶酒。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周煌復命時。奏稱在川聞得溫福軍營。先有降番告知。僧格桑要出來滋擾。及賊放夾纈掠去兵丁之事。並稱富勒渾亦曾向其言及等語。因即傳諭阿桂。富勒渾查明具奏。昨據富勒渾覆稱。並無其事。亦未向周煌言及。隨經傳詢周煌。亦稱

得自傳聞誤奏。今據阿桂奏到稱。將此二事詢問海蘭察。劉秉恬俱云未曾聽見。即合營將領等亦稱全無其事等語。周煌所稱二事揆之情理。皆所必無。溫福雖情性乖張。漫無調度。亦斷不至荒唐若此。其為道路訛傳。自無疑義。周煌前此誤聽入告。姑免深究。今周煌又奉差赴川審事。慎勿再輕信無稽之談。妄為傳布。致干咎戾也。將此諭令周煌知之。○乙巳。

上臨誠親王允祕第賜奠。○諭曰。和碩誠親王持躬端謹。賦性恪誠。髫年即與朕同學讀書。在諸叔中。最為親篤。迨備位親藩。久昭勤慎。前以偶嬰微疾。即遣御醫診治。及屢次進見。察其形體雖瘳。而精神尚不至甚憊。意謂從容調攝。可望即痊。曾勸諭安心靜養。昨遽聞病勢增劇。隨親往邸第看視。軫念殊殷。頻遣御前侍衛往探。茲竟聞其薨逝。深為震悼。即日親臨奠醊。并命皇四子。皇十二子穿孝。并

著加恩賞內庫銀五千兩。經理喪事。所有一切喪儀及飾終典禮。各該衙門察例具奏。○又諭。據阿桂奏稱。海蘭察之跟役。充補空藍翎護軍厄魯特巴圖帶領沃克什兵十餘名。前往曾頭溝。搜殺賊人。被害等語。已圖前往殺賊被害。殊屬可憫。著加恩交部議卹。○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陳輝祖奏。楚省豫備兵三千名。陸續調集。荆宜一帶。總路聽候。川省軍營咨調等語。此項備調楚兵。原為收勦金川後路策應之用。今軍營各路官兵均已齊集。剋期進剿。應於備調楚兵內。派撥二千。迅赴日隆。聽阿桂指定何路。最為緊要。即於該處駐劄巡防。前已有旨。令富勒渾王進泰為後路策應。其應何人帶兵駐守。並另諭阿桂酌量妥辦。其綽斯甲布一路。亦關緊要。並當派楚兵一千前往。交與鄂寶酌量為後路巡防之用。此時湖廣兵丁。皆暫駐宜昌。入川更為易便。著傳諭陳輝祖。即遵諭派撥妥協。令帶

兵各員迅速徑赴日隆及綽斯甲布聽候撥用。其至成都後並著文綬一體妥為料理。催赴各該處毋致遲誤。并將此諭令富勒渾文綬。鄂寶主進泰知之。○又諭據阿桂奏稱收復美諾之事。約於月盡月初可以進兵。但阿桂等各路滿漢兵丁皆為進剿之用。而後路更無餘兵防守。賊酋狡惡多端。且兩金川相通路徑叢雜。難保其不潛出邀襲我兵之後。此事甚有關係。不可不防。前據明亮等奏訊

據從金川脫出之小金川番人阿嘉供詞。有聞得金川賊酋欲前往巴旺。布拉克底。兩處報仇等語。此兩處為翁古爾壟切近後路。已諭令明亮等加意防範。又昨據豐昇額等奏訊據來投之金川番人班第斯嘉布供詞。有聞得金川土司頭人商量派兵擡礮。到達爾圖山梁。要搶官兵營卡。賊酋若果注意達爾圖滋擾。斷不肯豫洩其事。使我兵得聞。此必逆賊為指東擊西之計。陽稱往達爾圖。而潛

赴別斯滿等處抄截。必須嚴密防守。曾經諭知阿桂等一體留心。至官兵進剿時。賊眾若迎面而來。則正利其出而失險。我兵得以奮勇勦殲。若彼潛匿我後。則後路斷不可無兵控制。前已諭調湖廣兵三千於進剿金川時留防後路。並諭令富勒渾主進泰在彼帶兵駐守。續據陳輝祖等奏稱。各兵俱在宜昌暫駐。赴川頗為便捷。現在攻復小金川。巴朗拉一帶後路即關緊要。莫若此時即調赴軍營

於防禦更為得力。現諭令陳輝祖派兵二千前赴日隆。聽阿桂酌量應防要隘。派撥駐防。其一千派赴綽斯甲布。交鄂寶酌派駐守。著傳諭阿桂即行籌酌妥協。一面辦理。一面奏聞。○丙午。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調正白旗滿洲都統舒赫德為鑲黃旗滿洲都統。以工部尚書福隆安為正白旗滿洲都統。吏部右侍郎瑚世

奏署正白旗滿洲副都統○丁未諭察哈爾總管缺出。向例停止在京之侍衛官員選授。交管理察哈爾旗分之大臣等。由察哈爾旗分之公散秩大臣侍衛官員內。揀選送部引見補授者。特以本地之人。素悉伊等性情。管轄辦理較多裨益。但總管責任亦屬緊要。出缺時難得勝任之人。若僅於察哈爾人等內選授。恐相沿日久。不無互相袒護鑽營之弊。嗣後察哈爾總管缺出。該部飭令管理察哈爾旗分大臣等。選送察哈爾旗分應陞之人。并在京應陞之人。令各本處選送二三員。一併帶領引見。候朕旨補授。今總管瑪呼所出之缺。即如此辦理。著為令。○又諭前因福建臺灣鎮總兵員缺緊要。已降旨令該督於所屬水師總兵內揀選調補。所遺員缺。將金彪補授。昨據高晉奏金彪近患腿疾。難望振作。請旨勒令休致等語。金彪著休致。所有臺灣鎮總兵調補遺缺。著藍元枚補授。○諭軍機

大臣等。昨據熊學鵬奏到屬員賢否清單內。將梧州府知府溫葆初列入三等。並稱該員才具亦屬中等。所言殊未確當。溫葆初之為人。朕所深知。其才具並非不能辦事者。第未免有本京油滑之習。乃該撫轉指為才具中平。評議頗不允協。溫葆初曾任江寧知府。熊學鵬之父熊本向來寄籍江寧。或該員在任時不甚周旋。因此存有芥蒂。是以熊學鵬填此考語。抑或溫葆初前任道員。尚思奮勉上進。自緣事降調以來。心灰意懶。不肯出力報効。果爾。此乃有意退阻。並非才力不及。即當重治其罪。豈得僅列下等。姑容戀棧。看來溫葆初列為三等之故。總不出此二者。著傳諭李侍堯將溫葆初近日居官優劣若何。是否熊學鵬以私嫌屈抑。或係該員頓改前轍。不思努力向前之故。秉公密訪確查。即行據實覆奏。毋得稍有瞻徇。○又諭前因臺灣鎮總兵員缺緊要。曾降旨令該督於所屬水師總



兵內揀員調補其所遺員缺。以現在記名水師副將祇有金彪藍元枚二人。而藍元枚又係本籍。應行迴避。是以簡用金彪。昨據高晉奏金彪近患腿疾。難望振作。請勒令休致等語。所有臺灣鎮調補遺缺。已降旨即令藍元枚補授矣。該員雖籍隸本省。而水師總兵係職在督率舟師。巡防洋面。尚與陸路專管營務者不同。即如黃仕簡亦以閩省人。現任福建水師提督。藍元枚自可毋庸迴避。但水師總兵於所屬將弁兵丁。亦有考覈拔補之事。自不便稍徇私情。藍元枚到任後。若能秉公辦事。固屬甚善。設或畧涉瞻顧鄉誼之處。亦不便置之不問。著傳諭鐘音。留心體察。於藍元枚到任數月後。察其是否實心。有無徇私之處。即行據實奏聞。毋得稍有徇隱。○命簡親王豐訥。管理宗人府事務。○命大學士舒赫德。在尚書房總諸達上行走。○戊申。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以故輔國將軍興郡子成英襲封奉國將軍。○予故四川提督馬全謚壯節。貴州提督牛天昇謚毅節。並祭葬如例。入祀昭忠祠。○予故陝西興漢鎮總兵張大經祭葬如例。入祀昭忠祠。○賑卹安徽壽州鳳陽懷遠虹縣靈璧鳳臺泗州盱眙五河宿州鳳陽長淮泗州等十三州縣。衛本年水災飢民。并緩徵新舊錢糧。○已酉。諭曰。大學士劉統勳前經賞給青狐端罩。著另賞黑狐端罩。○又諭曰。大學士舒赫德于敏中俱著賞給黑狐端罩。○又諭前據貝子職銜扎薩克台吉齊旺多爾濟列款呈控。定邊左副將軍兼親王職銜車布登扎布種種欺凌。及公達什侵蝕驛站倒馬銀兩。經理藩院具奏。當派貝子瑚圖靈阿署侍郎福祿前往烏里雅蘇台。會同額駙拉旺多爾濟詳悉查辦。復令調取齊旺多爾濟達什交軍機大臣質問。其所控達什之事。全屬子虛。不惟車布登扎布並

無欺凌齊旺多爾濟之事。並供出諾爾布扎布。曾經告知從前齊旺多爾濟。令協理台吉多爾濟齊旺。編造偽書。鎮壓諾爾布扎布弟兄等語。此事於蒙古舊習。大有關係。不可不明白根究。是以將各供詞。發交瑚圖靈阿。及拉旺多爾濟。令其徹底審明具奏。今將瑚圖靈阿等所奏。交軍機大臣會同理藩院。逐款審訊。據稱齊旺多爾濟所控之事。半屬子虛。惟車布登扎布。以烏里雅蘇台庫內發出舊

爛棉甲弓箭軍器。希圖便宜換易馬牛。並將多換羊隻存留伊旗。將伊所屬派補別部兵缺。甚為卑鄙不合。請將車布登扎布將軍親王職銜。一併革去。至齊旺多爾濟從前鎮壓其兄之處。雖恃無干証。堅不承認。但所控之事。半屬子虛。自應反生。請將齊旺多爾濟貝子職銜。扎薩克台吉革去。留京令其閒住等語。朕以車布登扎布職係親王。寄以烏里雅蘇台左副將軍重任。宜感激潔已奉公。乃

見小卑鄙如此。殊負朕恩。本應照議斥革。但念前在軍營。頗著勞績。若全行議革。朕心有所不忍。著加恩仍留親王職銜。至擢用將軍原因。額駙策凌及伊弟兄。為國宣勞。是以簡任。非世世承襲者可比。著不必留將軍之任。貝子瑚圖靈阿。人尚去得。即以補授定邊左副將軍。駐劄烏里雅蘇台辦事。齊旺多爾濟從前鎮壓其兄。雖無干証。但諾爾布扎布。係伊胞兄達瑪林。乃伊屬人。豈有無故誣害之理。齊旺多爾濟如此妄言証告。直一敗類。使其事有確證。即照納遜特古斯治罪。豈可復遣回游牧。令其屬下沾染惡習。著照所議革去。貝子職銜。扎薩克台吉。留京約束。仍加恩將貝子品級。降為公品級。扎薩克台吉。令伊子承襲。此皆朕格外殊恩。朕辦理天下庶務。一秉至公。賞善懲惡。從不稍涉偏私。將此曉諭喀爾喀內扎薩克蒙古等。惟當恪守舊習。尊奉黃教。勤習技藝。各事其事。其鎮壓惡習。

例應嚴禁。況王公台吉扎薩克大員亦復蹈襲可乎。嗣後務將屬下蒙古嚴行管束。倘有無知妄行者。立即嚴拏治罪。毋負朕諄諄教誨之至意。○諭軍機大臣等。據豐昇額等奏。綽斯甲布一路新舊共有官兵九千名。挑選六七千。前赴黨壩。僅留兵二千駐宜喜。將日旁一帶官兵盡行抽撥。則覺木交等處糧臺不敷防守。且恐稍致疎虞。已密商阿桂。若可有兵三四十撥赴黨壩。再將宜喜之新添三

千兵帶往。於進剿彈壓均屬有益等語。日隆軍營現兵雖一萬有餘。但阿桂正在剋期收復小金川。該處應分兵進剿之處較多。未必能復有多餘之兵。足敷派撥。昨因阿桂收剿小金川。其後路不可無兵防守。曾諭令陳輝祖等將湖廣豫備之三千兵酌派二千赴日隆。聽阿桂指定何處緊要。即令王進泰等帶兵駐守。其一千徑赴綽斯甲布一路交鄂寶酌量妥為防守。今豐昇額處既尚須酌添兵

力。或可即將派赴日隆之二千楚兵內再撥一千赴宜喜。與昨撥交鄂寶兵一千俱交豐昇額帶領。合之該處新添兵三千。共有五千。足為黨壩一路進剿之用。而鄂寶一路現有宜喜日旁舊兵六七千。於後路亦儘足資防守。惟日隆後路策應之兵減去一千。是否不敷應用。難於懸定。著傳諭阿桂。即速通盤籌計。據實奏聞。○吏部議准。貴州按察使國棟奏稱。定例改遣人犯脫逃。限內無獲。魚轄之

州縣降級調用。從九品未入流係無級可降。詢問居官尚好。革職留任。查捕官專司捕務。既不能防範於前。復不能追拏於後。居官平常。已屬可見。請即行革職。從之。○庚戌。諭據何煇奏。前因叅將薛琮在墨壘溝陣亡。奉旨查其有無子嗣。送部引見。旋據伊弟薛璟在川呈稱。薛琮無子。有胞姪國棟應行承繼。移咨豫省查辦。茲據該縣詳稱。查明薛國棟係薛琮已經出繼之胞弟薛瑛之子。以所後宗

夫而論。已為堂姪。查薛琮尚有胞弟薛瑛之  
子薛國華。係屬嫡姪。其應令何人承繼之處。  
請旨遵行等語。薛國棟既係薛琮胞弟薛瑛  
之子。雖經隨父出繼原屬親姪。且年已十六。  
可以及時食俸當差。較之薛國華年僅四齡。  
尚需等候者更可加恩體卹。應即令薛國棟  
承繼為子。著該撫照例給咨送部引見。○又  
諭曰。永平所遺鑲白旗滿洲副都統著高樸  
署理。成果所遺鑲紅旗滿洲副都統著德成  
署理。和隆武所遺鑲藍旗蒙古副都統著福  
祿署理。富德所遺鑲白旗蒙古副都統著達  
福署理。瑚世泰現署三旗副都統管轄較多。  
一人兼理不周。其鑲黃旗蒙古副都統仍令  
瑚世泰署理外。慶桂所遺正白旗滿洲副都  
統著范時紀署理。多敏所遺正藍旗滿洲副  
都統著阿揚阿署理。○旌表守正被戕之湖  
北宜城縣民黃志林妻羅氏。○辛亥  
上御懋勤殿。勾到朝審情實罪犯。停決斬犯八

人。絞犯三人。餘三十九人。予勾。○諭曰。德爾  
格忒土司魯珠布甲木錯。今春派出烏拉數  
千。馱運軍糧。具見急公。著賞戴花翎。並賞給  
信敬名號。以示鼓勵。○諭軍機大臣等。瑞齡  
奏本年鹽池收成實數。并新舊抵補情形一  
摺。未為明晰。據稱該處鹽池自三十二年歛  
收以來。計每歲俱有短額。歷係新舊通融遞  
年接濟。似此年復一年。何時得以補足。殊不  
成事。該鹽政既稱上年鹽餉本有盈餘。則以  
之抵補舊額。其缺數自應漸減。或再遇盈餘  
之歲。逐漸抵補。積至數年以後。庶可陸續清  
理。乃上歲餘鹽除抵三十六年不足之數外。  
何以尚不敷鹽一千八百餘名。復須今歲新  
鹽補運。致本年復行缺額。是名為盈餘。仍須  
那新補舊。缺項何由得清。殊非整理鹽法之  
道。著傳諭已延三。會同瑞齡將前此缺額若  
干。何年盈餘若干。實在作何抵補情形詳晰  
聲敘。並將此後應如何妥辦。不致復有缺額

之處。據實查明具奏。尋奏。河東鹽池自歛收後。歷係那新補舊。每年所出之鹽。足敷正額。而餘引及帶銷之鹽。每致不敷。是以通融那補。即有盈餘。仍舊欠缺。查鹽池西北。舊有小鹽池六座。從前大池歛收。奏請開曬。應請仍照前例。於來春督令各商。自備資本。開煎彌補。下部議行。○定邊右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叅贊大臣副都統富德。奏。據副將鄭國卿稟稱。綽斯甲布遣頭人僧格達塔爾。到甲魯

告知。聽聞金川要發兵來打。不知實指何處。我們到甲爾壘壩。分付領兵頭人。小心防範。特來回明等語。現在密行知會豐昇額一體加緊查察。惟鄭國卿在吉地統兵策應。各路位望未重。不足以資彈壓。茲撫臣鄂寶。來赴軍營。查辦糧臺。因思兩路軍糧。均係鄂寶經管。請暫留革布什咱之丹東駐劄。與吉地相去二站。既可兼理糧運。即吉地以北。設有賊番抄掠。亦可就近駕馭各土司。諭軍機大臣

等革布什咱地方。為明亮豐昇額軍營後路。設有賊匪出而滋擾。所關非細。明亮等所籌。亦是賊首狡詐異常。安知不以發兵來打之語。恐嚇南路土司。而暗逞其聲東擊西之計。但綽斯甲布頭人。既以此語稟報。自當先事嚴防。丹東為翁古爾壘。及宜喜適中之地。鄂寶著在丹東駐劄策應。但鄂寶帶兵無多。於防勦尚未能得力。前曾有旨。派湖廣續調兵一千。交鄂寶酌量分撥應用。嗣因豐昇額等

將來進剿需兵。又諭令將此項楚兵。亦赴宜喜。今鄂寶到丹東後。若果訪有賊番潛擾之事。不可不添兵防禦。又當務其所急。即可一面通知阿桂。豐昇額。并行知楚省帶兵之員。仍將楚兵一千。派赴丹東。並令文綬妥速料理。一面奏聞。至覺木交地方。前已派令顏希深。在彼督辦糧務。兼有李時擴統兵彈壓。自已足資照料。並著鄂寶將彼處應辦事宜。札知顏希深等。令其實力妥辦。無稍疎虞。尋鄂

寶秦吉地所屬之甲魯珠爾德等處現在雖無賊匪潛擾然兵力尚單已於宜喜軍營內酌派添兵三百前往分防駐守報聞○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奏遵旨查詢金川地圖據土兵等言谷噶道路不甚艱難而賡噶又言該處山勢陡險坡礪甚大惟從凱立葉作固頂進攻易於得利謹將谷噶凱立葉繪圖載入諭軍機大臣等阿桂所奏攻勦金川進兵道路其凱立葉一處亦屬未定之詞今已進兵收復小金川自可計日成功即須分路進勦金川其路徑不可不及早籌定著阿桂即速留心探訪覈實密為酌辦仍即具摺奏聞○壬子

實錄卷九四五

吉

上御乾清門聽政○諭軍機大臣等戶部議李湖具題永昌騰越大理三府州稅課缺額銀兩聲請豁免一摺所駁甚是已依議行矣年來邊務未靖永昌騰越以外各關口原應嚴禁偷漏不許緬匪私通貿易但永昌等處均

在關內其內地商販仍可照舊貿遷往來并不專藉夷貨第恐承辦各員因有從前豁免之例遂借開關為詞隱遂其微多報少之弊亦屬事所必有不可不覈實妥辦彰寶現駐永昌無難就近徹底確查著傳諭該督照戶部指駁情節及各該處稅課實在因何虧短緣由確切嚴查據實具奏仍將此處應如何調劑妥辦使邊禁稅額兩無妨礙之處會同該撫逐一詳細籌議奏覆尋奏永昌騰越各稅口商賈販運貨物均係內外互易從前足額時外地則棉花最多內地則綾綢錦緞黃絲布疋等類現今邊務未竣通夷之各關口嚴行封禁間有來者不及十之一二以致課額虧短該司道等按冊清查俱屬儘收儘解並無朦混不符應請仍准豁免至大理一府缺額二百六兩零雖附近永昌微有短少但路通鶴麗西藏商賈去路尚多並不專藉夷貨應令該知府賠補至現在關禁正嚴稅額

實錄卷九四五

三

短缺細籌兩不相礙之處實無調劑良法惟有將府州應收之稅責成迤西道按季查察不使胥役滋弊如有捏飾查出嚴叅其大理一府照舊抽解短則賠補下部議行○又諭昨據明亮等奏綽斯甲布頭人告知副將鄭國卿有聞金川賊酋派兵來打之語已諭將軍等一體留心防範今思賊酋狡詐百出其云派兵往此一路必係指東擊西之詭計且賊番若果欲至綽斯甲布滋生事端則於侵擾木果木軍營時何難別遣賊番窺伺宜喜等處彼時既未潛來豈有當此添兵進剿聲勢甚盛之時轉敢輕出嘗試况賊酋注意欲侵何路自必密為計議焉肯漏洩使隣境得知其意不過布散此言使將軍等聞之派兵堵禦以分官兵之勢或聲言來窺正地一路却暗由巴朗拉翁古爾壟等處邀我西南兩路官兵之後亦未可知賊番鬼域伎倆實為可恨今既聞有此言固不可不嚴密周防亦

平定縣志卷之五

三

一

不可過於輕信轉以有用之兵置之無用之地惟當於各軍營後路加意嚴防勿使得以乘隙窺擾則無論所言虛實皆可無虞即鄂寶至丹東後亦須不動聲色妥密部署不得稍涉張皇致為賊番輕視○督理糧餉山西巡撫鄂寶奏現存大營並分貯章谷等站及資隆改運之米共二萬三千餘石雖計算可供至十一月之糧但天冷站長輓輸不易或有缺乏所關匪細查省城運米至章谷計三十八站即雅州至章谷亦三十一站各屬派運之米自應嚴立限月上緊催趨擬由省城者限以十一月二十日由雅州者十一月十五日其餘辦運鑪城者亦統以十一月內全數運完逾限叅處諭軍機大臣等糧糈關係軍行自當源源接運著傳諭富勒渾文綬通盤籌畫將每月應運軍營之米實需若干其留貯章谷以備續運者約需若干妥為酌定程限使站夫不致繁雜難行糧運不致稽遲



貽誤方能兩得其益其如何妥立章程仍著該督等會摺覆奏○又諭曰臺灣鎮總兵何思和現在病故該員係原任南澳鎮總兵何勉之子何勉前曾於臺灣千總任內擒獲朱一貴夥盜賞給雲騎尉世職其襲次是否已完抑或另有人承襲并何思和現在有無子嗣年歲若干著傳諭鐘音即行查明覆奏尋奏何思和所襲雲騎尉尚應承襲一次繼子何夢枚現任湖南黔陽縣知縣餘四子年俱

幼報聞○戶部議准廣西巡撫熊學鵬疏稱思恩縣屬盧架山白鉛廠開採日久實礦空乏應請封閉從之○禮部奏

皇太后萬壽聖節慶賀禮儀得旨是照例行禮奉

皇太后懿旨今年停止筵宴○以翰林院侍讀學士汪永錫為詹事○癸丑諭據富勒渾等奏署永寧道蘇勒通阿署松茂道查禮驛鹽道杜玉林分駐桃關卧龍關打箭鑪等處督

催趕運西南兩路糧米及軍火軍裝並經理過兵各事宜一切不辭勞瘁均不致稍有阻滯洵屬監司中急公能事之員所有該員等降級調用及革職留任各案可否准其實授開復等語著加恩蘇勒通阿查禮准其實授杜玉林准其開復以示鼓勵○諭軍機大臣等伊勒圖奏稱阿布賚請將哈薩克之土爾扈特與在土爾扈特之哈薩克互相更換等語此事毋庸辦理土爾扈特自額濟勒來投

時已被哈薩克擄掠多人此在進卡以前之事難以管理今若彼此查換亦屬紛煩而哈薩克貪得無厭藉此又不免別生事端且土爾扈特投誠時勢極窮蹙經朕多方加恩籌其生計稍得其宜如更換後伊等不能養贍轉為不便著傳諭伊勒圖如阿布賚再提及此即言土爾扈特哈薩克同係大皇帝臣僕不拘何地俱可游牧不必互相更換等語明白曉諭至阿布賚有遣伊子隨侍當差之語

亦可不必。哈薩克至京路甚遠。伊子尚未出痘。未便在內地居住。仍於數年內遣一子前來朝覲。為是。俟阿布賚之子阿底勒蘇勒坦到京時。伊如奏請。面降諭旨。外著傳諭伊勒圖。亦照此曉諭知之。○甲寅。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參贊大臣副都統舒常奏。據工噶諾爾布之妻策旺拉木遣頭人溫布稟稱。金川雖係兩世姻親。實為圖害仇隙。現教導兒子及眾頭人。比土司在日。更加出力。

並令雍中旺爾結。綽爾甲木燦。至營輸誠立誓。臣等察看情形。實為恭順。請加優賞。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等奏。綽爾甲布情形一摺。如此甚好。著仍差盛英等到彼。告以將軍已將爾土婦之事奏聞。蒙頒諭旨。以爾土婦誠心恭順。大皇帝深為嘉慰。如梭磨土婦卓爾瑪。始終恭順。并駕馭其姪卓克米土司。嘉噶爾布木。從噶克土司。納木扎爾等。實心出力。曾賞給名號。緞疋三雜谷。因此更加奮勉。今

爾土婦策旺拉木教管爾子。竭誠効用。較之

卓爾瑪之駕馭伊姪。尤為切要。特賞爾貞義

名號。并綵緞四疋。用示獎勵。爾更當盡心督

率爾子等。竭誠報効。以繼爾夫工噶諾爾布

之志。如能設法。勒平金川。擒獲逆酋。爾母子

必邀大皇帝格外鴻恩。又據奏稱。雍中旺爾

結。綽爾甲木燦。來營進見。看此情形。則雍中

旺爾結之應行襲職。更無可疑。雍中旺爾結

既係該土婦之子。且為番眾所歸。向尤當急

令承襲土職。以堅其心。如此施恩。伊母子自

必更加感激。至其襲職之處。屢次所降諭旨

甚明。豐昇額等即可遵照辦理。并諭阿桂知

之。○以右贊善王燕緒。編修陸費墀。俱充日

講起居注官。左中允曹仁虎。編修勵守謙。俱

署日講起居注官。○乙卯。

上詣

奉先殿。

壽皇殿行禮。○江南河道總督吳嗣爵奏。外河

北岸王營減水壩一座。係減洩清黃異漲之水。保護外河。山安海防各廳緊要關鍵。節年開放。均已損壞。請於該壩下另建石滾壩一座。以備開放。照估興工報聞。○是月直隸總督周元理奏。各屬續得瑞雪情形。得旨。欣慰覽之。但京師尚未得雪。雖非渴望之時。覺有雪方佳。○湖北巡撫陳輝祖奏。歸州新灘剝運銅鉛定例。雖在冬春。但江流漲落不齊。勢難拘定月分。請於秋末春仲。責令該州協同

實錄卷九四六

五

分駐新灘之州判查勘。酌定應停應剝起止日期。庶剝費均歸覈實。得旨。好。自應如是辦理。○署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奏。汶河大壩於十月二十六日堵築。其下流各壩亦次第分堵。俟各開水勢空乾。插鉞興挑。得旨。實力為之。不可敷衍了事。○又奏。東省運河輪屈大挑。現分別估計。得旨。好。勉力以實可也。○署雲貴總督彭寶奏。孟連夷目線官猛之子罕四。亦遷入內地安插。請將線官猛住房之

後。餘地建屋。並給景東廳地方變價官地二千一百九十六畝。以為口糧鹽菜之用。又耿馬土弁守備銜罕朝璣家屬亦住省城。並無養贍之資。請照安插夷人例量撥充公閒款銀兩。俟有相宜田產置買給租報聞。

實錄卷九百四十五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四十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四十六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弘文館閣學士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弘文館閣學士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入加二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十一月丙辰朔諭軍機

大臣等戶部議駁李湖題請協撥鄰省銅本  
一摺已依議行矣先據該撫奏滇省積存銀  
款過多請儘數入撥朕以其款項未為明晰  
諭令詳查另議旋據李湖分別款項並請於  
原存封貯銀五十餘萬兩外再酌留四十餘  
萬以足百萬之數歸入封貯項下備用其餘  
均請入撥復經部議該省封貯備用銀兩為  
數已屬充盈未便復行加增所有藩庫各年  
雜項銀兩議令以甲午為始將每年應需兵

餉銅本即在庫存項下撥用餘剩銀兩按年  
造冊報部抵撥是該省甲午年所屬應需銅  
本即應照議於庫貯銀內動支如或實有不  
能動撥情形亦當據實聲敘乃李湖既不查  
照部議又不將原案提及隻字輒爾因循舊  
例題請鄰省協撥殊屬舛謬况現在滇省並  
不用兵無需籌用多貯而川省軍務未竣正  
資各省協撥李湖豈尚不知何轉以本省應  
動之項存留不用仍請協撥鄰省乎李湖向  
來辦事頗知認真體會何近日憤憤若是豈  
身為巡撫遂爾志得意滿又以滇省地在遼  
遠朕耳目難周遂思顛預率混耶李湖著傳  
旨申飭仍著明白回奏又諭今日據寅著  
奏到杭州晴雨糧價自五月至九月每月分  
列二單同時並奏殊屬非是向來各省例得  
奏事人員遇有奏事之便令將該處雨水米  
糧情形附摺奏報以備覈校督撫等所報是  
否相符庶可周知民隱得以隨時酌辦今寅

著乃積五月之久始行彙奏而逐日開列晴雨瑣屑無當其事俱成已往無可查辦雖細何益寅著如此連篇入告不過視為具文並圖省家人齎摺盤纏實屬見小而不知事寅著著傳旨申飭吏部議准貴州布政使韋謙恒奏稱簡發部選人員領憑赴任竟有遲延數月未到者均係中途患病取結申詳例應免議保無任意逗遛地方官徇情出結之處似應嚴定限例請嗣後中途患病人員不得逾兩月兩月以外未痊呈明開缺回籍病痊後照例坐補倘有捏飾規避地方官一併議處從之丁巳諭曰徐績奏據平原縣知縣胡錦稟有宗室明通赴縣拜謁稱係告假進香并稱縣民朱振鑣有祖遺贍田被朱燠占種懇為照應隨經用言盤詰查出假印路引及吳英朱振鑣等說合賄囑等情節請將明通等咨送宗人府刑部等語明通身係宗室不知安分守法輒敢交結市井小人假捏

印引私自出京赴平原縣囑託人情甚屬卑鄙不堪有玷宗室明通著革去黃帶子交該撫即行銷拏同案內有名人犯選派妥員管押解交刑部嚴審治罪其族長等官平時不能約束致令出京滋事又不查出報明甚屬不合著交宗人府查明嚴加議處至該縣胡錦留心盤詰究出假引作弊緣由尚屬能事著該撫出具考語送部引見諭軍機大臣等據裴宗錫奏有湖北省解蘇要犯蕭士進遞解桐城縣時因該署縣陳大昭公出典史王述古並不申請委員護解僅令兵役押送以致蕭士進與差役陳玉同逃請將王述古革職陳大昭交部嚴加議處等因一摺已批交該部矣蕭士進係解審要犯膽敢同役陳玉在路脫逃實屬可惡諒此二犯不過潛匿安徽境內自應嚴行躡緝俾得即就弋獲著傳諭裴宗錫速飭所屬上緊嚴拏務獲毋任免脫至蕭士進籍隸湖北或仍逃回本籍亦

未可知並著陳輝祖一併飭屬嚴拏速獲毋得視為通緝具文致令藏蹤漏網將此諭令知之裴宗錫摺並著鈔寄陳輝祖閱看予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託庸祭葬如例謚誠毅戊午諭本日御史天保馬人龍奏監考教習查出代倩之弊一摺已交部查辦至其摺內書銜因天保在前遂概稱奴才向來奏摺滿洲率稱奴才漢官率稱臣此不過相沿舊例且亦惟請安謝恩及陳奏已事則然若

因公奏事則滿漢俱應稱臣蓋奴才即僕僕即臣本屬一體朕從不稍存歧視不過書臣覺字面冠冕耳初非稱奴才即為親近而盡敬稱臣即為自疎而失禮也且為君者豈繫臣下之稱臣稱奴才為榮辱乎今天保馬人龍之摺如此朕所不取若不即為指斥恐此後轉相效尤而無知之徒或因為獻媚否或竊為後言不可不防其漸即如各部院衙門題奏摺本雖至微之筆帖式無不稱臣又何

容強為區別於其間耶嗣後凡內外滿漢諸臣會奏公事均著一體稱臣以昭畫一著為令將此通行傳諭知之又諭今日據鑲黃旗滿洲都統將引見人員開單具奏有黑龍江軍政保舉之騎都尉傅德雲騎尉愷其納應否記名之處請旨等語軍政考察保舉之人止應將應否准其卓異之處具奏請旨其應否記名之處不應奏請著通行傳諭八旗嗣後有似此者止將應否准其卓異之處請

旨不得奏請應否記名已未

上幸瀛臺諭前令總兵教成馳赴四川軍營嗣因寧夏鎮總兵缺出即降旨令教成補授今據阿桂奏稱貴州官兵在軍營者較多若令教成補授貴州鎮遠鎮管領黔兵更為得力等語教成著照所請調補鎮遠鎮總兵其寧夏鎮總兵員缺仍著阿桂於軍營出力人員內另行揀員奏補○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叅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

奏臣等定期本月二十九日分路進兵查西路官兵為克復小金川正路必須計出萬全今探達木巴宗之北有路可通斯達克拉克阿噶爾布里碩藏噶爾若派兵潛擊占此三處一路由別斯滿攻底木達布朗郭宗一路攻取兜烏沃克什明郭宗從此順帛噶爾角克山梁即可直抵美諾至美美卡一路更為賊首要地擬於資哩北山下乘其不備派兵直搶或於美美卡之東東瑪色爾渠占佳則前

往碩藏噶爾之兵下至別斯滿時官兵聯絡接應色布色爾等處之賊自不能久據臣等商定後即派兵駐劄色布色爾山梁以防賊斷後路令海蘭察等帶兵往阿噶爾布里等處富興等帶兵自資哩北山下直取美美卡成德等帶兵奪占資哩南山臣阿桂等從中路攻勦資哩各路接應而南路緯斯甲布之兵同時進發倘得已降復叛之番請暫緩誅戮恐前途望而懷沮大寨堅礮概行拆毀附

近金川人戶亦當別籌移置使賊無憑藉之地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分路派兵勦復小金川一摺所辦甚好佇盼捷音此次添有滿洲勁旅聲勢甚盛而阿桂等派撥帶兵之處亦甚合宜看來收復美諾自屬易事况小金川番衆與金川離心之處傳聞已屢乃情理所必然今見大兵進攻且隨路遣人招致其望風來降亦可意料而得惟是此等降番皆係曾經叛逆之犯於法本無可恕但處之

過嚴不但小金川諸番聞而生畏前途未必復肯來降且金川賊衆聞之更不敢前來投順益以堅其死守之心自不可不權宜辦理第阿桂所稱其大寨堅礮斷不可留而附近金川人戶亦當別籌移置所遺礮寨並應概行拆毀使賊無憑藉之地等語所見固是但拆毀礮寨殊非易事既恐輕分兵力且不免稍稽時日即別籌移置亦非其願况前此宜喜軍營以弁兵七八人管解賡噶一人尚致



脫逃今小金川番衆如果來降數必不少當得弁兵幾何方數押解設或中途又致竄逃更復成何事體朕意莫若且不動聲色照常安插即有必須正法者總俟兩金川平定後再行分別籌辦庶為萬安然情形隨時不同惟在阿桂等審度機宜妥為辦理或有可疑之地可疑之人不得不辦者又不可拘泥此旨也且從前賊衆潛出美卧溝至底木達等處招誘降番復叛滋擾木果木軍營之事皆

由溫福妄自尊大不聽人言不恤士卒又一切全無料理致令衆心生怨而劉秉恬董天弼於防閑後路又復貽誤致賊番得以肆其猖獗今各路將軍等諸事妥為調度賊酋自無隙可乘而後路諭令富勒渾王進泰統兵駐守以劉秉恬董天弼為戒加意防範自不致稍有疎虞今進兵已五六日深為盼望一有喜音即隨時迅速奏聞 庚申諭據李侍堯奏降調試用知縣喬大椿於署河池州

任內派買倉穀又派捐養贍軍流穀石致被生員覃錦文等控告前任慶遠府邢璵明知失察於前又欲彌縫於後轉以覃錦文干與公事斂錢包訟詳革發審復周內科斷淹禁三年以致拖累監斃實屬有心徇縱請旨一併革審並將模稜迴護之布政使淑寶請交部嚴加議處等語邢璵喬大椿俱著革職交該撫熊學鵬提集案內人證秉公研審定擬具奏淑寶著交部嚴加議處 是日起

上以冬至祀

天於

圜丘齋戒三日 辛酉諭曰留保住任在恰克圖已駐六年著派郎中諾穆渾前往更換回京戶部議覆四川總督富勒渾等奏稱川省運送軍糧多係本地富民辦米雇夫本屬近便猶以路險站長難於速達若外省士民人地生疎辦理更為竭蹶請在部收捐折色隨時解川濟用等語開捐日期此際遠省難以

周知統以明年二月為始臣部酌擬章程具奏從之 壬戌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 諭曰觀音保著授為二等待

衛前往哈喇沙爾更換阿思哈回京 癸亥

冬至祀

天於

園丘

上親詣行禮 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

上命

皇十五子顯琰祭

孝賢皇后陵 遣官祭

端慧皇太子園寢 甲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幸圓明園 遣官祭

先醫之神 予故和碩誠親王允祕祭葬如

例 謚曰恪 乙丑諭曰鎮草鎮總兵喬冲杓

現在帶兵赴川所遺員缺緊要著楊大業調

補其宜昌鎮總兵員缺即著喬冲杓調補所

有該鎮印務著該署督另選妥員奏聞署理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勒爾謹奏臯蘭肅州

等州縣秋禾疊被霜雹現在飭屬確勘一摺

隨經批諭該督應撫恤者實力妥辦今據勒

爾謹題報臯蘭等十州縣州同各地方所屬

村莊夏秋二禾間被雹霜已成偏災等語現

交該部速行議覆令將應行賑恤蠲緩各事

宜照例妥辦矣甘省素稱瘠薄之區今臯蘭

等處秋禾又屬歉收恐當青黃不接之時民

力未免拮据著傳諭勒爾謹將各被災地方明春應否再行加賑及酌借籽種之處速即查明覆奏再該督題本內所稱撫彝等五處秋禾亦經被霜現在會勘等語並著勒爾謹迅速確查是否成災應否酌量加恩之處一併具奏 又諭據德保奏陸豐縣屬內改遣軍犯常福兒王老四並尋常軍犯袁徵遣犯童三過萬蒼俱於八月十六日夜在配同逃現在飭屬嚴拏並咨明原籍鄰封及經由各省分一體捕緝請將兼轄之知縣劉三善專管之河田司巡檢張銅英革職留任戴罪勒緝等語已批交該部矣新疆改發人犯情罪較重與尋常逃犯不同若僅照例移咨鄰省泛行通緝恐該省接到移咨不過視為海捕具文未必即肯實力派員嚴緝致重犯遠颺無獲成何事體所有此案脫逃之重犯常福兒原籍陝西王老四即王文貴原籍蘇州移居湖北江夏縣或潛回本籍亦未可知著

傳諭陝西江蘇湖北各督撫並經過之湖南江西浙江各省分即速派委幹員嚴行驪緝務獲毋致漏網其在何省弋獲即行奏聞照例就所獲省分正法嗣後直省如有接到鄰省移咨查拏脫逃改發軍犯者即照此案派員一體上緊嚴拏毋稍歧視倘或虛應故事不即嚴緊查緝致被別省拏獲究出實情惟疎漏之各該督撫是問將此遇各督撫奏事之便通行傳諭知之 又諭據文綬奏九月分支用軍需銀二百十五萬九千餘兩不應如此之多查閱單內支放米腳價銀一百五萬四千餘兩摺內聲明因時近冬令恐冰雪阻滯必須趕辦多備等語是此次並非每月定數其撥解備用銀九十八萬餘兩亦係豫為撥補非盡九月分應用之項列款殊未明晰應令文綬將官兵到齊後實每月需銀若干現存軍需銀四百餘萬及兩淮浙江長蘆山西解到銀四百六十餘萬兩約可數幾月

之用詳悉計算確實具奏尋奏軍營每月費用總共約需銀一百萬此後大兵到齊所增亦按數可計九月內西南兩路舊糧無存加數趕辦領價實多至撥解備用銀兩又因七八兩月均未撥往舊餉支盡除供本月外并備下月之需是九月撥解之數並非九月實用之數至司庫所存各項銀兩約可支至明年六月得旨覽前奏殊屬不明 賑卹陝西商南縣本年水災飢民銀米並蠲緩額賦有差 丙寅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還宮 工部等部議覆貴州布政使韋謙恒奏稱定例道府以下借款修理衙署按年分扣養廉並無起扣限期遂至遲延不報工竣殊非慎重錢糧之道請嗣後借款修理數在一千兩上者限以六月報竣一千兩下者五月二百兩下者三月遲延詳參應如所請從之 賑卹甘肅皋蘭金縣靖遠涇

州平番寧夏平羅靈州肅州王子莊州同十廳州縣電霜成災飢民並緩徵隆德合水撫彝廳本年地丁錢糧 旌表守正被戕之河南葉縣民司連妻莊氏 丁卯

上御乾清門聽政 諭據阿桂等奏十月二十七日分兵各路進剿小金川均於十月二十九日子刻一齊全進以次攻克資哩南北山梁阿喀木雅美美卡木闌壩並收復沃克什官寨賊人畏懼遁入路頂宗聚守官兵乘銳力攻以期即克此內如阿喀木雅美美卡木闌壩勢俱絕險前經五六月之久始能克取今乃於兩月之間盡能克復殲賊人不少皆由滿洲勁旅奮勇絕倫綠營兵皆得有所效法不但新兵倍常出力即舊兵亦奮勉爭先統俟詳查明確再行具奏等語又據明亮奏南路官兵亦於十月二十九日子刻分路進剿將河南之得布甲河北之喇嘛寺得里兩面山梁日寨策爾丹色木盡行攻克殺賊

二百餘所獲鎗刀火藥等項甚多現在鼓勵官兵乘勝前進所有八旗勁旅勇往直前綠營各兵亦互相勉勵思効俟備細查明另奏等語收復小金川其勢較易朕已久經料及但此次甫經進兵數日之間即連得賊人險要碉卡殺賊甚衆覽奏深為嘉悅將軍叅贊調度董率有方西路之領隊大臣額森特於攻勦資哩木蘭壩時較衆倍加奮勉南路之領隊大臣奎林攻克得里賊碉亦甚勇銳均

著交部議敘其在事出力之將領弁兵並著阿桂明亮等查明咨部一併議敘其中有勇勉超羣者查確專摺奏聞候朕量加優獎將此諭衆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明亮等奏到兩路同時進剿連克賊酋碉卡阿桂已抵路頂宗明亮已過策爾丹色木距美諾均不遠自可即望捷音此次進兵以來兩日之間連得賊酋險要碉卡如摧枯拉朽固由添派滿洲勁旅勇往直前綠營兵亦皆效法

知勉是以所向克捷但究覺得之太易恐賊酋暗藏詭計或讓我兵直進在後抄截不可不防在官兵現俱乘勝而進自當鼓其銳氣使益奮勇成功所謂兵貴先聲亦董勸將士之道至帶兵之將軍叅贊領隊等遇事當倍加慎重不可因連次得勝稍存得意自滿之心滿招損謙受益古訓昭垂將軍等各宜深體此意凡進兵後路加意嚴防慎之又慎方為妥善就現在情形而論官兵乘勝深入實

有席捲之勢其於克復美諾布朗郭宗等處自非難事即尅日集勦亦不足言喜惟能將莎羅奔岡達克丹巴沃咱爾及七圖安堵爾等一併設法擒獲朕方喜慰蓋岡達克丹巴沃咱爾乃索諾木所恃主謀得力之人而七圖安堵爾向為僧格桑管事一切狡詭可惡之處皆彼黨助此三人斷不可輕宥即或岡達克丹巴沃咱爾二人未必果在美諾或聞官兵勢盛仍復竄回皆不可定而七圖安堵

爾為小金川舊賊目自必在美諾等處率衆拒守阿桂明亮等均當一體留心若能將賊酋賊目等拏獲即選派妥幹之員解京嚴審辦理所有將軍等此次統兵調度有方深為嘉慰阿桂明亮著各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色布騰巴勒珠爾富德各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三個海蘭察長清奎林各賞小荷包三個普爾普烏什哈達額森特特成額海祿富興三保舒景阿各賞小荷包二個以示獎勵至豐昇額等一路雖係牽綴之兵其進兵以後情形若何亦著迅即具奏大學士等議准青州副都統烏什布奏稱前署副都統舒泰因青州八旗挑補馬甲乏人奏准由馬甲二千內裁去五百裁竣後如遇缺出即以步甲餘丁內年壯騎射可觀者挑補而八旗步甲額缺四百向例缺出亦以餘丁挑補今既以餘丁挑補馬甲若步甲復照前辦理則餘丁必至乏人因思步甲差使無多亦應

酌裁請於八旗十六佐領下共裁一百六十缺裁竣仍以餘丁挑補從之 戊辰

聖祖仁皇帝忌辰遣官祭

景陵

上詣

奉先殿

壽皇殿行禮 命署理藩院侍郎福祿前往西

寧換伍彌泰回京 已巳

上幸瀛臺 諭前據陳輝祖奏此次辦理兵差

旁近之恩施建始等縣民夫俱各急公協助特降旨令該署督查明酌量加恩並諭過兵各直省一體據實奏聞茲據圖思德奏黔省節次派調征兵並運送軍裝火藥硝觔等項如平遠州民協助大定府平越府民協助平越縣最為出力其次貴陽府民協助貴筑縣鎮遠府民協助鎮遠縣亦屬爭先出力等語該府州縣民夫於軍行之際各知急公大義甚可嘉尚著加恩將各該府州縣地丁錢糧

及改徵米石著該撫查照過兵地方緩徵之數分別量予緩徵十分之幾奏聞請旨用昭獎勸該部即遵諭行 又諭據阿桂等奏初二等日連克路頂宗明郭宗等處現在已克復美諾並攻得別思滿兜烏帛噶爾角克碉各情形一摺已於摺內批示矣收復小金川之易朕原早已料及第官兵等能於一二日內連次克復美諾等處勦殺多人並搶獲礮位米糧實屬迅速所有將軍阿桂叅贊色布騰巴勒珠爾俱著交部議敘其在事之將弁兵丁等均屬出力奮勉並著阿桂等查明咨部議敘如有超衆奮勇者即行具摺奏聞候朕另降諭旨又據豐昇額等奏從宜喜覓路攻奪沙壩山梁碉卡殺賊百餘並奪獲礮位器械等語宜喜一路此際原係牽綴賊勢今官兵等同日進攻即能克碉殺賊亦屬勇往出力豐昇額等及在事將弁兵丁等俱著一併交部議敘 又諭據豐昇額等奏稱領

隊大臣書麟侍衛彰霽等攻奪沙壩山碉卡超衆先登等語攻克沙壩山碉卡書麟等超衆先登甚屬可嘉著加恩書麟賞戴花翎乾清門侍衛彰霽烏爾圖納遜侍衛佛蘭泰獎賞花翎護軍校定柱巴紉阿空藍翎厄魯特達爾海俱著交部議敘 又諭據豐昇額等奏稱攻取沙壩山賊人碉卡之時伍岱親身直抵賊碉督兵指麾向賊鏖戰等語伍岱此次打仗勞績可嘉著加恩賞給副都統職銜

又諭此次進兵攻取美諾等處副都統額森特領隊奮勉勞績出衆甚屬可嘉著加恩補授護軍統領 又諭此次攻勦蒙固橋署總兵海祿甚屬奮勉出力著加恩即實授固原鎮總兵 又諭據劉秉恬奏上年奉命赴川辦理糧餉所有派出隨往辦事之禮部主事逢年自抵軍營勤慎辦公遇事奮勉又奏請帶往辦事之候補騰錄官胡時顯辦理一切案牘文移勤慎小心從無錯誤請旨加恩



等語著照所請逢年著以各部員外郎陞用  
遇缺即補胡時顯著賞給中書科中書職銜  
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連克路頂宗明  
郭宗等處現已克復美諾業經降旨交部議  
敘並諭將攻勦路頂宗之攀越直上官兵從  
優議敘其何人首先躍入賊碉亦令查明具  
奏候朕另降諭旨至官兵自進攻以來僅五  
晝夜即克復美諾等處可謂迅速但據奏七  
圖安堵爾於官兵甫抵明郭宗即行逃竄不  
知所往等語七圖安堵爾為僧格桑用事頭  
人所有小金川狡謀惡計多出於彼實為可  
恨今自揣力不能支又不肯束手就縛自必  
仍逃往金川恐未能及時追獲看來岡達克  
丹巴沃咱爾料我必不歇手自然進兵攻勦  
遂將美諾等處交付七圖安堵爾二人先回  
金川今七圖安堵爾又復竄去可惜失一好  
機會是以雖聞捷奏不能慰懷也惟是此次  
進攻因添有滿洲勁旅士氣奮興軍威大振

所向克捷以此先聲足令賊衆聞而膽落稍  
為可恃今阿桂已差人往南路通知明亮等  
會兵想美諾克復之後僧格宗一帶賊人必  
皆望風潰去明亮等自更易於直進其底木  
達布朗郭宗等處亦無難即時收復阿桂當  
一面酌量小金川善後事宜及派兵防禦後  
路糧臺諸務交富勒渾王進泰妥為經理阿  
桂明亮即一面帶兵分路攻勦金川乘將士  
新勝銳氣鼓勇直前且當賊人未及守拒之  
時攻其無備成功更為利便阿桂等當努力  
為之佇聽捷音但於何路進攻較妥阿桂尚  
未籌定朕意美卧溝一路為兩金川要隘賊  
首未必於此堵截或可從此而進使之猝不  
及防又今年夏間賊至木果木軍營後路滋  
擾並非自昔嶺迎面而來其由金川潛出之  
路即可為我兵密進之路亦賊所不能豫備  
者若用此兩路兼進較之當噶爾拉等舊路  
尤為妥速著傳諭阿桂將是否可行之處即

速妥酌奏聞又豐昇額等攻得沙壩山梁賊  
碉一處因難於駐守隨即拆毀宜喜一路究  
難深入豐昇額等在彼尚未知小金川捷報  
今阿桂已將美諾等處全行克復即當進兵  
攻勦金川自必寄札約會並進豐昇額此時  
當遵前旨率同書麟伍岱彰霸等帶領官兵  
馳往黨壩相機攻勦其宜喜一路留舒常在  
彼並齎賞阿桂色布騰巴勒珠爾額森特海  
祿成德等御用黑狐冠各一頂候其到時祇  
領並聞沃克什等處之捷御製紀事詩一章  
書賜阿桂亦隨報發往並賞豐昇額舒常小  
荷包各四個書麟馬彪伍岱彰霸烏爾圖納  
遜小荷包各二個將此傳諭知之 辦理糧  
餉浙江按察使郝碩前任四川總督劉秉恬  
奏大兵分路進勦惟北山梁道路較遠業令  
糧員運送米二百餘石而中路由沃克什長  
驅直入急需添站安夫當即催取鄧仍隆拉  
巖洞卧龍關等站人夫應用現收復美諾行

走迅速軍糧尤為緊要達木巴宗現存米一  
萬餘石該處距美諾較遠中間應安三站俟  
抽調之夫到齊照舊安設以資滾運又四川  
總督富勒渾奏大兵乘勝長驅隨飭站員先  
行背米七八百石分頭趕送並督同建昌道  
白瀛派撥站員夫役務使糧臺接續大兵一  
切軍需轉輸迅速諭軍機大臣等郝碩等奏  
糧運情形自應如此辦理但此次安設糧臺  
必須每站撥兵護守嚴密巡防並應多添護  
糧夫役小心遞運不可僅委之背糧人夫以  
致稍有疎虞其應如何酌派兵夫護糧之處  
著郝碩劉秉恬留心妥辦並著阿桂富勒渾  
將應派兵夫事宜籌酌辦理至現在收復美  
諾帛噶爾角克等處官兵聲勢壯盛賊番諒  
不敢潛出滋擾第兵行貴於乘勝直進而各  
處可通金川路徑甚多則後路最關緊要屢  
諭富勒渾王進泰二人帶兵駐守此事即係  
該督提等專責其一應防守事宜總須與阿

桂隨時聲息相通嚴密防範不可稍存大意再富勒渾奏兵進糧隨軍需迅速轉運一摺所辦甚好即著妥為經理所有各處護糧防後等要務富勒渾務宜督率妥辦以廣東雷瓊道德成為廣東按察使庚午諭昨據明亮奏南路官兵分頭進剿將河南之得布甲河北之喇嘛寺得里兩面山梁日寨策爾丹色木攻克殺賊等因已降旨將將軍叅贊交部議敘其在事出力之將領弁兵並令查明咨部一併議敘矣茲據明亮等奏由阿喀木雅泥壘兩路會攻及攻得布甲後乘勝收復地方各情形二摺所有查明出力之將弁兵丁等即著交部查照議敘至所奏守備張芝元於攻奪喇嘛寺日寨碉座時首先率眾撲進并指揮各土兵分頭打仗殺賊多人復經攻占得里策爾丹色木等處并以南山梁拉約卡了當乘勝奪取伊即帶兵率先往攻擊殺賊眾占取碉卡實屬奮勉出力等語張

實錄卷九四六

三

芝元著加恩賞戴孔雀翎并賞給扎敦巴圖魯名號仍照例賞銀一百兩又千總張純槍取日寨四碉突前殺賊得有重傷亦屬出力可嘉著加恩以守備即行遇缺補用並著賞戴孔雀翎以示獎勵又諭曰阿桂之子阿彌達著補授二等侍衛諭軍機大臣等明亮等奏連日乘勝進攻收復情形已有旨諭部查照議敘矣明亮發摺時尚未知阿桂已得美諾計賊眾聞知阿桂克復美諾之信僧格宗一帶賊眾必難復守諒皆棄而潰去此時西南兩路官軍自己會合收復小金川之易朕早籌度及之屢經傳諭但不意其迅速若此實由派添滿洲勁旅勇銳百倍於前綠營見之亦各知愧勵效法是以所向克捷其先聲所播自足使金川賊眾聞而膽寒今分路進攻金川必當選派八旗精銳佐以綠營屯土各兵乘此新勝銳氣多殲賊眾使賊益膽喪心摧攻之更易為力但臨陣時必須量

實錄卷九四六

三

度地勢夷險計我兵一戰即可大得便利方與接仗或設伏誘賊截殺皆可參酌用之設或所攻道路未能即時深入或碉堅徑險人力難以驟施則斷不可孟浪輕進為無益撲礮之舉將軍等務當詳慎妥善佇聽捷音

實錄卷九百四十六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四十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四十七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副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副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十一月辛未

上臨大學士劉統勲第賜奠○諭曰大學士劉統勲老成練達品行端方雍正年間耆舊服官五十餘年中外宣猷實為國家得力大臣自簡任綸扉兼綜部務秉持公正眷畀方殷並命為諸皇子總師傅久直內廷勤勞懋著雖年逾七旬精神甚為矍鑠冀其可以常資倚任今晨肩輿入直至東華門忽嬰疾疾比聞之即遣御前大臣尚書公福隆安齋藥馳往看視至則業已無及遽聞溘逝深為震悼

著加恩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朕即日親臨奠醑並賞內庫銀二千兩經理喪事其任內革職降級之案概予開復伊子陝西按察使劉墉並著諭令即行馳驛來京治喪守制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又諭今日據程景伊等奏銷修理吏部衙署用過錢糧數目一摺內有行取戶部顏料值銀八百三十三兩零取用工部杉木值銀八十六兩零工價錢六千一百九十串零按依時價覈值銀六千六百一十兩零亦令該部扣完還項等語各衙門奏請借項修葺衙門分年扣完者止應就採辦物料給發匠工各項費用按數歸還若戶部顏料工部木值及工價錢文皆係部內現有之官物只須覈實報銷若亦令作價扣繳竟是將官物出售成何事體是因謹慎錢糧而生鄙吝之見也所有此項價值銀六千六百一十兩即毋庸扣還嗣後各衙門有借項修理奏請分扣者均照此辦理

將此通諭知之○又諭曰御史柯瑾條奏秋審朝審案犯未勾者同一情實其量予矜恤非名言所得而聲恐淺見之徒妄意窺尋致啟希倖迎合之漸所有未勾犯罪案由可否停止曉示一摺所見非是秋讞大典經九卿覈定進呈朕親為再三披閱覈其情罪輕重分別勾存其稍有一綫可原者必為求其可生之理予以倖勾而實在情真罪當斷不能曲法姑寬期無枉縱第勾到時惟將應勾未勾之故詳晰諭示大學士刑部外間無由周知是以降旨今年朝審勾到為始分別榜示俾愚民觸目警心不敢輕罹法網庶幾辟以止辟之義今該御史稱恐啟希倖迎合之漸殊不知各犯情罪輕重初審時外而督撫內而刑部並係就案訊供按律定罪題奏及至秋審時即照原題節敘繕冊經九卿法司會覈進呈復經朕詳細閱定分別勾存各罪犯何由存希倖迎合之心即問刑衙門亦斷不

敢意為高下。為希倖迎合之舉。况案情皆朕臨時詳加覆覈。酌理準情。期於至當。又豈臣下所能希倖迎合。至勾不勾。各案之畧。覺顯然易見者。惟羞忿自盡一項。有僅係語言調戲。即不予勾。而手足勾引者。從無倖免。其死生分別。似可豫料。然當審錄之初。俱有屍親質證。該犯又何由施其避重就輕。希倖迎合之計乎。且即此一條。或罪犯希倖迎合。而避重就輕。亦不過多寬數人。所謂寧失不經。初

非若謀故之令死者含冤於地下也。柯瑾所奏。真不曉事體。原摺發還。所有秋審朝審勾決摘示案由。仍照前旨辦理。並將此通諭知之。○又諭據彰寶奏。署騰越州知州吳楷。署騰越協副將永勤等。於賴君賜等仇殺土官賴君愛等一案。當賴君賜被逐遷居時。不能及早查明。將該犯移置內地。及逞兇仇殺以後。又不上緊嚴拿。聽其潛入野人山寨。以致逾今半年。正兇尚未擒獲。實屬玩忽疎懈。

請旨革職。暫留本任戴罪緝拏。俟明春衛防時。不能拏獲。即勒令離任等語。吳楷、永勤俱著革職。暫行留任。勒緝若逾限不獲。即勒令離任。仍留地方協緝。以示懲儆。○諭軍機大臣等。大學士劉統勳於本月十六日。肩輿入直至東華門。忽嬰痰疾。回至賜第。業已溘逝。伊家內現無經理喪事之人。已降旨令伊子按察使劉墉速即馳驛來京治喪。其陝西按察使員缺。候朕另行簡放。著傳諭畢沅。即為

料理起程。將此旨隨報發往。諭令知之。○又諭前據熊學鵬奏。報廣西上林縣拏獲逆匪首犯陸李能一案。經朕批令將知府邢璣送部引見。知縣郭利濟查其人若好。亦送部引見。今據李侍堯奏。逆犯陸李能實係土知州岑宜棟帶領土兵購綫報獲。郭利濟並未親身隨同追捕。未便濫行邀恩等語。所奏甚為公正。該匪徒聚眾滋事。地方文武既未能直入追擒。及該土州領兵購線擒捕。地方官又

未親往協緝。已各有應得之咎。若事後不加詳察。致令冒以為功。非惟賞罰不能公當。亦無以服該土州之心。今知府邢璣已於別案革職。該縣郭利濟自無庸送部引見。至署叅將登泰。前據李侍堯奏。令集硃砂隘口。因山路叢雜。該叅將等未敢深入。又勦殺拒捕賊犯逃散時。官兵不敢窮追各情節。已批令查奏。昨解遞來京。陛見詢以殺賊打仗情形。及登泰是否奮勉之處。據稱登泰協捕逆匪。尚屬奮勉。有滿洲風氣。因令軍機大臣再加詢問。據稱八月初三齊集硃砂隘口。因各處兵丁陸續趕來。未能到齊。是日原未進口。次日逆犯銜至隘口。兵衆不敢向前。登泰即向兵丁喝嚷。率先放鎗。擊殺賊犯五人。彼時若非登泰奮勉勦捕。賊犯幾被銜出。至賊犯逃散時。實因天晚不識路徑。是以未敢深入等語。今據李侍堯奏。實係岑宜棟報獲。並無登泰協拏之語。看來解遞所奏。其意在於袒徇屬

員。全無確實。身為提督。乃漸染綠營積習。虛誑若此。殊屬非是。解遞著傳旨申飭。並將詢問解遞之語鈔寄李侍堯。同前旨一併查明。據實覆奏。○又諭曰。伍岱在軍營歷練已久。於攻戰機宜尚能熟悉。著授為領隊大臣。遇有攻勦之處。豐昇額務虛衷商酌而行。以期妥善。○戶部議准。浙江布政使王亶望奏。稱浙省滿洲綠營暨織造匠糧。向例閏月支給折色銀一兩二錢。查米價秋冬較平。春夏常貴。倘閏月適當春夏。未免不敷購糴。請嗣後不拘何季閏月。總以仲冬月支給折色。兵民悉皆寬裕從之。○命大學士舒赫德兼管吏部事務。○壬申諭曰。梁國治著來京。在軍機處行走。湖南巡撫員缺著巴延三調補。仍署理山西巡撫。敦福著調補湖南布政使。護理湖南巡撫事。其湖北布政使員缺。即著吳虎炳調補。畢沅著補授陝西巡撫。其陝西布政使員缺著富綱補授。○又諭曰。淑寶著以布



政使銜往喀什噶爾更換蘇爾德。所遺廣西布政使員缺。即著蘇爾德補授。德文著賞給按察使銜。往喀什噶爾更換曠善。明琦著賞給道銜。往哈密更換佛德。伊等到各該處。俱著自備資斧。効力三年。雙項駐哈密業已五年。仍照前例。著軍機大臣將應派之人。帶領引見。發往更換。○命大學士于敏中為尚書房總師傅。○命大學士于敏中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以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程景伊為國史館副總裁。○以內閣學士索琳署理藩院侍郎。○以江蘇蘇松道孫含中為陝西按察使。○命青海辦事大臣伍彌泰前往西藏辦事。換莽古賚回京。○癸酉。上幸瀛臺。諭據明亮等奏。大兵攻克河南北山梁後。賊番俱至僧格宗死守。官兵將賊人所占山梁之上。奪其更高處。向下壓擊。山下官兵又奮勇向上夾攻。遂克復僧格宗等處。得糧一千數百石。火藥五十餘包。並接到阿

桂收復美諾之信。即統兵前往會合等語。所辦甚合機宜。前據明亮等節次奏報。克復河南北山梁等處。業經降旨。將將軍叅贊及在事出力之將弁兵丁。交部議敘。所有此次收復僧格宗。奮勉官兵等。並著查明交部併案議敘。○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克復美諾等處。聲勢甚盛。其底本達布朗郭宗等處。想亦可即時收復。是小金川全局已定。自當迅速分路攻勦。金川且我兵連勝之後。人皆鼓勇直前。正當乘其銳氣。相機直進。或金川賊眾倉猝未及堅拒。或見我兵所向克捷。懾我先聲。不能如前固守。官兵竟得乘勢深入。亦未可知。且番地冬三月。尚有晴霽之日。交春以後。雨雪漸多。至夏不止。阿桂等進兵。趁此天氣晴暖。進攻更易為力。即我滿洲勁旅。固屬可恃。然亦當乘其新勝用之。其勇銳自可一以當百。實為事半功倍。即綠營兵眾。離家遠調。誰不願成功速還。久則心懈而氣亦餒。所謂

兵貴神速也。各路將軍等均當深體朕意。上緊趕辦。佇望捷音。至明亮等所稱已得各處。俱派妥幹之員駐守等語。自應如此籌辦。即阿桂處。有應派兵防禦者。令富勒渾王進泰帶兵妥辦。已屢降諭旨。阿桂等即當遵照籌酌而行。○又諭曰。梁國治昨已有旨。令其來京。在軍機處行走。其員缺已令已延三調補。仍署理山西巡撫。並將敦福調補湖南布政使。就近護理撫篆矣。軍機漢大臣現在祇有

于敏中一人。而應辦之事甚多。著傳諭梁國治於奉到此旨後。速即起程馳驛來京。務於歲內趕到。並諭敦福迅速前往湖南。迎見梁國治。即行接印護理。軍機大臣等議准。烏什辦事大臣綽克托等奏稱。哈喇沙爾所屬之察罕通格地方。有通關展舊路數處。臺站馬俱在左近牧放。恐有不肖之土爾扈特和碩特等。私行偷盜。殊屬未便。請駐防綠營官一員。兵十名。設卡稽察從之。以奉宸苑卿

金簡為總管內務府大臣。○甲戌諭。據伊犁圖奏稱。伊犁種地綠營兵丁。今歲每人收穫糧米二十八石有奇。請照例將官員從優議敘。兵丁等賞給兩月鹽菜銀兩等語。著照所請。官員交部從優議敘。兵丁著賞給兩月鹽菜銀兩。○又諭。據永瑤扎拉豐阿奏。侍衛泰來為人誠實安靜。自正月以來。實患瘡疾。僅告假二十餘日。侍衛世玉則自五月以來。告假五十餘日。是世玉之假較泰來尤多。豐訥亨應將世玉嚴加叅奏。而何以反將泰來奏革侍衛。此內不無情弊。著豐訥亨明白回奏。泰來不必革退。侍衛亦照世玉罰俸二年。豐訥亨不可復管理宗人府事務。著永瑤管理。○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小金川均經收復。自當乘勝進攻。但進兵應用何路。至今未據阿桂奏到。前旨曾計及美卧溝與水果木之後。皆係賊人潛出之路。或可由彼進攻。出其不意。似為便利。曾經諭商阿桂。令其熟籌妥辦。

阿桂接奉前旨。自必斟酌辦理。但各路地利寬窄。及賊番守拒虛實。均不可不因其形勢相機進取。著傳諭阿桂一面籌度速辦。一面奏聞。再攻勦金川。未必能如克復小金川之易。或因官兵所向克捷。賊番懾我先聲不復似前此之固守。官兵仍可乘勝進取。亦未可知。但恐賊番詭詐多端。見新添滿洲勁旅。勇銳百倍。不敢櫻我之鋒。官兵所至。賊留空碉遁去。讓我深入。賊乃逞其故智。從後抄襲。所

關甚為緊要。阿桂等各路進攻金川。如遇有賊衆棄碉奔潰之處。察其情涉誑誘者。當慎之又慎。整隊以次續進。使後路仍有策應之兵。方為妥善。再明亮等。在南路連次得勝。海蘭察等。在西路亦甚奮勉。均屬可嘉。明亮富德。奎林海蘭察普爾普。均賞給御用黑狐冠各一頂。隨軍報發去。四川總督富勒渾。奏大兵乘勝深入。各路軍糧自應一體趕運。查達木巴宗距美諾百餘里。中間急需設立臺

站馬夫。其資哩沃克什明郭宗美諾均係舊站三處。各安夫六百馬十六。美諾為西南總匯之地。且須分運糧米。應增夫一千二百馬三十前桃關。日隆各站。豫備過兵人夫。今兵行已竣。儘可抽撤。或有不敷。將原派西路未到之夫。催趨添補馬匹一項。查西路之卧龍關向陽坪每站四十內。飭各站員先調撥二十應用。庶免遲悞。諭軍機大臣等。富勒渾奏籌設臺站。抽撥馬夫。所辦甚好。大兵攻克美

諾之後。布朗郭宗等處。現又全行收復。即日乘勝深入。糧運防護最關緊要。前經傳諭富勒渾等。加撥兵夫嚴密巡防。因思運糧夫役為數甚多。自不乏年力精壯之人。若於其中揀選強壯夫役。練習器械護行。如州縣之設立民壯亦足以資捍衛。著傳諭富勒渾。除各臺派兵防護外。仍飭各站員。於派撥糧夫時。慎加選擇。並曉諭各夫。現在官兵聲勢壯盛。剋日掃蕩賊巢。賊匪斷不敢復出滋擾。即遇

有小賊正可合力擊殺轉可得功受賞切勿驚惶退怯致干罪戾如此明切剴諭各夫役自能氣壯弗致疎虞○總管滿洲火器營大臣定郡王綿恩奏請令新建滿洲火器營移駐之烏鎗護軍等每月操演二十次得旨此奏是兵丁固當操演烏鎗騎射等藝亦甚關緊要嗣後每月十五日試鎗十五日試射○豁除江蘇太倉震澤二州縣坍沒田蕩並捐置義塚田七頃九十五畝有奇額賦○乙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吏部議奏江西領運之卓異千總王大勇勒索旗丁銀兩一案請將原保官及失察屬員不行揭報之各上司照例降革得旨高晉歐陽永禔俱著從寬免其革任仍註冊海成靈泰錢策俱著從寬改為降三級留任其押運通判王燾係專司押運之員理應將領運各員稽查彈壓乃千總王大勇索詐多贓王燾毫無覺察並未據實

揭報其咎實無可逭與兼轄失察者不同王燾著照部議降調此案同一處分而或留或降皆就其情節為權衡恐不知者妄以朕為未經詳覽致有偏枯茲特分別降旨通諭知之○丙子豁除湖北漢陽縣衝塌田地山場五百五十一頃六十六畝有奇額賦○丁丑上奉

皇太后還宮○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前經諭令豐

昇額帶兵赴黨壩一路進剿當即傳諭陳輝祖於備調楚兵內撥二千名速赴宜喜並諭文綬安速料理催趲前往今阿桂等乘勝進攻金川黨壩一路甚關緊要業諭豐昇額迅即督兵協剿著文綬即速飛檄迎催楚省帶兵各員將此二千兵速赴宜喜文綬於此項兵丁赴宜喜之路即速料理妥當隨到隨令前進毋稍阻滯並將何日過省前進即行覆奏○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叅贊大

臣副都統舒常奏。遵旨撥楚兵二千交臣帶領。為黨壩一路進剿。添兵之用。惟是分兵黨壩。尚需時日。此時自應設法牽綴。以期各路收復小金川之兵。得以乘勝深入。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等所奏。尚未知阿桂收復小金川之信。昨因阿桂等將小金川地方全行克復。已諭令酌定進兵之路。迅速進攻。并諭令豐昇額。即同伍岱等帶兵前往黨壩。現又諭文綬。於楚兵經行各站。沿途飛檄傳催。計楚

兵於十一月初一。二。等日自宜昌起程。計期早已入川。再行催趲。行程自更迅捷。○戊寅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諭曰。胡文伯年近八旬。念其居官尚無大過。著加恩賞給按察使銜。令其休致回籍。○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收復大板昭。曾頭溝。並汗牛番人降順。小金川全境蕩平。又籌降番事宜。所辦甚妥。但兵貴神速。官兵早進一日。賊人守禦尚未甚

堅。或能攻其無備。乘勢得手。亦未可定。至凱立葉谷。噶等處。與大板昭相近。阿桂在日隆未收小金川之前。自難探其詳細。今大板昭既已克復。則詢訪尤易得實。亦當及早查明。如可作為正路。阿桂即於此進兵。至收復小金川。所向克捷。實由新添滿洲旅。聲勢甚盛。其先聲已足。令賊怖讐。今阿桂等統兵進剿。金川必擇形勢便利。可以打仗得手之處。將賊衆多加殲戮。使皆望風喪膽。各路攻剿

自更易為力。○又諭曰。索諾木策凌奏稱。巴里坤駐防弁兵。現飭德雲令其不時操練。俟明年親往閱看等語。巴里坤烏魯木齊駐防滿兵。原為伊犁塔爾巴哈台而設。非內地可比。尤宜精銳。以壯軍威。著傳諭索諾木策凌。此項官兵。不惟教導清語。一切武藝。亦須訓練精熟。倘苟且塞責。經朕聞知。惟索諾木策凌是問。○己卯

上詣

皇太后宮侍膳○諭據俞金鰲奏鎮彝營遊擊羅爾博多前在伊犁跟隨辦理屯務又隨喬照辦事本年冬底例應換班撤回該員先經豫保應赴部引見懇請暫留烏魯木齊幫辦屯務等語羅爾博多著暫留烏魯木齊隨同俞金鰲幫辦屯務俟一年後辦有就緒再行給咨赴部又據稱革職遊擊富昆革職叅將王希曾均係發往伊犁効力之員俱能實心不辭勞瘁等語富昆各因失察尚無大過著

加恩賞給守備銜在烏魯木齊專司屯務一二年後如果奮勉出力再行奏聞請旨至王希曾前因修理衙署箭道侵冒銀兩以致經手之守備情急自戕其情節較重與富昆不同未便與富昆一體賞銜但據稱該員現在効力奮勉業已三年著加恩量給千總虛銜調赴烏魯木齊協理屯務該提督仍留心察看如果實在感奮出力俟二三年後再行據實具奏請旨○庚辰

皇太后聖壽節遣官祭

太廟後殿○

上詣

壽康宮行慶賀

皇太后禮王大臣於

慈寧門衆官於午門行禮○奉

皇太后幸壽安宮侍宴○辛巳

上詣

皇太后宮侍膳○諭軍機大臣等據勒爾謹奏

移駐涼州二起官兵行至會寧縣翟家所地方佐領阿克敦布因所備飯食不能如意喝令兵丁將該縣長隨賈奎趙崇等各打七八十棍賈奎因傷身死趙崇傷亦甚重現在移咨涼州副都統將阿克敦布革去頂帶並查明下手兵丁一併交地方官鎖解來省嚴訊從重定擬等語自應如此辦理阿克敦布身為佐領於所帶兵丁尚應沿途約束勿使滋事乃因飯食細故竟敢喝令兵丁將該縣長

隨橫加棍責以致一斃一傷。情罪甚為可惡。阿克敦布解省後。即交勒爾謹嚴加審訊。定擬一面具奏。一面即於該處正法。以為將領不安分者之戒。其下手兵丁並著訊明一併重治其罪。再今年自京調赴川省軍營之滿洲吉林索倫等兵。及帶兵將弁俱各踴躍進行。極為安靜。曾降旨嘉獎。不意帶領駐防兵丁之員。乃敢於滋事妄行。若此實出意料之外。今甘省既有此不法敗類。恐經由各省時亦難保其必無。著傳諭駐防兵經行各督撫。所有此項官兵經過之處。如有藐法生事者。即照勒爾謹此奏隨時奏聞辦理。將此一併傳諭知之。○又諭京城八旗滿洲蒙古兵丁。攜眷派往莊浪涼州西安等處駐防者。蓋念旗人生齒日繁。得糧不易。如此辦理自應倍加感激。沿途行走安分。不得妄滋事端。況官員章京均有約束兵丁之責。乃敢以沿途備飯不周。毆斃人命。如阿克敦布者。既係自取

罪戾國法又何能曲貸。除將該犯正法另行降旨外。著再通諭各隊帶兵行走之協領佐領等官。各宜安靜並嚴行約束兵丁毋蹈阿克敦布之前轍。○又諭前經車布登扎布奏稱舍楞之次女聘與阿爾台烏梁海之散秩大臣烏爾圖那遜等語。伊等俱朕所屬。互相結姻並非不可。惟烏梁海與俄羅斯接壤。由此結姻久之不無直通消息。殊有關係。今舍楞已將次女聘與烏爾圖那遜。毋庸復究。嗣後遇此等事。瑚圖靈阿等務須詳細留意。○兵部議准熱河副都統三全奏稱現在左翼蒙古協領缺出。例應補放。查該處滿洲協領四佐領十六。除協領各兼一佐領缺外。實各管轄佐領三。而八旗蒙古協領二佐領四。每協領亦各兼一佐領外。僅管轄佐領一。辦理未歸畫一。請於蒙古協領內裁一。其一令與滿洲協領一體管轄佐領三。改鑄管轄八旗蒙古協領關防從之。○壬午。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諭軍機大臣等本日禮部議駁四川學政吳省欽奏請科考文生時將錄取二三等卷一體榜示坐號一本所駁甚是已將該學政飭行矣此等考試之事自有成例可遵即或該省有畧須通融之處亦止可隨地隨時妥協籌辦亦豈宜因一省而輕議紛更看來吳省欽為人不甚曉事於考試未免過於瑣碎雖邊省尚可無虞舛誤恐其充此以往諸務稍涉乖張即於學政有礙著傳諭文綬留心訪察將該學政年來辦事如何秉公據實覆奏毋稍瞻徇尋奏吳省欽性情拘迂尚無任意乖張致礙學政惟近因潼川府學生黃定獻妄控軍需例有處分現請交部察議得旨聽部議可也亦非可惜之材亦無可惡之處○緩徵直隸天津青縣靜海武清四縣本年水淹地畝額賦○癸未

上御乾清門聽政○諭昨據禮部題駁四川學政吳省欽奏請科考文生錄取二三等者先將坐號一體榜示一本已照部議駁並將該學政吳省欽飭行矣比詢及考試生員出案事宜據大學士于敏中面奏從前曾任浙江山東學政俱按照舊時章程初按臨先考生員大府約考兩棚小府約考一棚越二日即將一等諸生坐號招覆迨覆試後數日隨將閱定之二三等試卷分別批評大概交提調官拆卷填案曉示發落每試生員大學不過十日小學不過七八日蓋緣優等諸生例應面加獎勵其劣等生員亦應發落責懲固未敢令其先行散歸亦不便令其久羈守候且如學政按臨所至總不宜令生童聚集久居滋事即如臣所歷浙省之杭嘉湖山東之濟東兗諸郡均係殷庶之區並非艱於旅食亦從不肯令與考諸生羣集久處是以歷來生員閱卷出案為期從不過遲各省情形自應

大畧相等。初不繫地方有無公事。以為權衡。至吳省欽。以用兵措詞。尤屬毫無干涉。其所請將二三等卷。同時榜示。坐號更無此政體。但禮部議令。邛雅等屬。無難於招覆時。飭令不與錄取者聽其遞歸。俟大兵凱旋。仍照章程辦理之處。亦未能切中肯綮。若如部議。恐各省先考生員。即行發落之舊規。因而更改。於事轉屬未便。蓋學臣不能早為閱卷發案者。多緣見小惜費。不肯多延幕友所致。應請通飭各該學政。實力妥辦等語。國家所給學政養廉。本屬豐厚。原以資其辦公之用。若於延致幕友。尚思靳惜廉金。不肯多延名幕。致以人少誤公。已昧人臣敬事之義。且任學政者。不思校士育材。而斤斤惟養廉是惜。其鄙陋尚可問乎。嗣後各省學政。務須通曉大體。多擇工於閱文之幕友。即極小省分。亦不得不及五六人。並著各督撫留心稽察。如有不肯多延幕友。辦理周章者。即隨時據實奏聞。

母得稍涉徇隱。將此通行飭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英廉等奏。應運圓場木植。尚存二萬九千四百餘件。未運出山。查係所雇車戶。領價逃匿。且原發大車價銀。而以雙套小車充數。以致遲誤。請交該道廳查催。趙運等因。一摺。自應如此查辦。此項雇運木植。原因三全等呼應不靈。特交地方道廳查催督辦。乃全領官價之車。計有三千餘輛之多。而屢次飭催所到。尚不足三分之一。且既領大車之價。輒以小車充數。不能裝載大木。奸商頑戶。得施其騙。弊之術殊為可惡。皆由該道廳等不能實力嚴查督催所致。若仍交伊等查辦。終屬有名無實。著將英廉等原摺。發交周元理。將領過官價之車戶。按名查催。務令明春車輛全數進山拉運。如有領銀逃匿車戶。亦即嚴行查辦。毋得再任耽延遲誤。將此諭令周元理知之。仍將辦理情形。若何。即行覆奏。尋奏。此時園內。冬寒凍阻。固難拉運。催令

明春全數進山。其有逃匿車戶一面查拏一面著落承辦各員墊雇報聞○甲申

上詣

雍和宮行禮○諭曰福隆安現已告假此際正當軍營事務往返馳遞之時兵部事務著舒赫德暫行管理○諭軍機大臣等伊勒圖奏稱伊犁博囉塔拉塔爾巴哈台種地養贍之土爾扈特等俟明年秋收後撥歸渥巴錫等語前以渥巴錫所屬貧戶甚多不能養贍特

加恩分撥伊犁等處賞給籽種口糧令其耕種俟生計豐足再歸渥巴錫今已二年較前稍裕固應歸回但究恐此等貧戶復令歸回伊等不能照料仍增其累著傳諭伊勒圖達色詢問渥巴錫伊如能養贍明年秋收後即令伊等歸回如尚不能可再多種一年俟後年撥歸亦可○軍機大臣等議覆盛京將軍弘昫奏稱私入園場偷捕牲畜者向例初二次被獲只擬枷號一二月不足以示懲儆請

嗣後不論初犯再犯旗民即交盛京刑部嚴審發遣其偷掘磨菇伐樹之人雖與捕牲有間然敢私入禁地驚擾牲畜亦擬發遣等語應如所請惟查附近園場俱有看守官員如審明該犯住居及經過地方並將失察各員叅奏園場內撲荒官一併議處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浙江常山縣民樊金琳妻徐氏○是月福州將軍薩哈岱奏巡查閩海關口凡商船進出按照則例徵收不許分毫加派稅館坐落亦適當客貨聚集要地各設哨船晝夜巡遊並委精明強幹之員嚴行約束不致通同偷漏如將來有關利弊應行興舉之處自當隨時奏聞得旨知道了法在人為期以實力可也○署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奏運河大挑興工日期得旨覽實力妥為挑工最易滋弊也○又奏各汛挑河額夫歲給工食長年力作惟當冬月挑工既多勢須添雇幫辦約計冬季工食僅敷轉雇之需實為拮

據請於道庫間款內暫行按名酌借挑資。仍於來歲應給工食內分作四季扣還。並請嗣後如遇土多之年。照此辦理。得旨嘉獎。○陞任陝西巡撫畢沅奏。川省需用火藥甚多。現趁各路差務稍閒。將西安清軍廳局積貯之山西協濟火藥十五萬觔。運送成都就近備用。得旨甚好。可謂留心。○署四川總督湖廣總督文綬奏。各屬十月十一月先後得雪。各情形得旨知道了。在內地為瑞。正恐番地雪多阻格矣。

實錄卷一百三

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四十七

實錄卷一百三

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四十八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二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十二月乙酉朔

上幸瀛臺○丙戌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諭曰海蘭察等前因不能駐守美諾經阿桂查奏將伊等革職留任其咎固屬應得此次收復小金川均能奮勉出力各著勞績著加恩將海蘭察富興烏什哈達成德富紳海祿所有革職留任之案准其開復其各本任應得養廉分例並著照例支給○吏部議覆給事中何曰珮奏稱

定例推陞知縣以上俱調來京引見惟通判係督撫驗看查通判亦有督率屬員之責僅憑督撫驗看赴任保無遷就徇隱之處請嗣後亦送部引見又苗疆邊缺人員例本定以年限考其勞績今查未滿年限丁憂離任者服闋後歸吏部另選似於計功程材之意未協請嗣後仍發回原省題補又捐級捐封定例四品不得逾二三品今捐職有四品道銜者倘加捐數級竟得請二三品封典亦非慎

重名器之道應請道員職銜者准照職銜捐封不准捐級均應如所請惟查調邊人員定例年限已滿著有成效照例保題或有始勤終怠例得隨時撤回原不必概令終任應請此項人員離任行令該督撫覈其才具聲明仍可調邊赴補日仍發原省准其接俸餘悉照舊例庶邊缺人才兩有裨益從之○鑄給陝西長安縣主簿分駐斗門鎮朝邑縣主簿分駐大慶關兼管水利各關防從巡撫畢沅

請也。○鑄給湖南九谿營守備關防。從巡撫陳輝祖請也。○丁亥。諭據阿桂等奏。現在明亮一路帶兵之貴州威寧鎮總兵王萬邦病故等語。王萬邦在川省軍營。兩載以來。帶兵打仗。尚為出力之員。今因病身故。亦屬可憫。其如何酌量加恩議卹之處。著該部查例具奏。○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奏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奏分路進剿金川。查凱立葉一處。自大兵克復瑪爾當。大板昭

後。探明谷噶地方。與凱立葉相近。或擇一路作正路。一路酌量揚威。臨時再行辦理。又臣明亮南路有河北之馬奈馬爾邦。均係乾隆十二三年進攻舊路。且後接巴旺。布拉克底邊界。竟可坦然前進。至小金川全境番人。既均內徙。寨落已悉焚燒。一帶地方。盡為荒山空壤。美諾亦成廢地。即不設兵駐守。其小金川之竄在金川者。亦難再出占據。而金川正當分路勦殺之時。亦斷不能分人再占小金

川之地。惟期後路稍省一兵。即多增一兵之用。臣阿桂部署後。即速前往底木達。帶兵前進。臣明亮亦同時並舉。得旨爾等所議甚是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勉之。惟俟捷音速至。諭軍機大臣等。阿桂議於谷噶。凱立葉。及馬奈。馬爾邦兩路。籌辦糧運。並防範後路之處。俱尚合宜。惟稱小金川全境番人。既均內徙。寨落焚燒。即不設兵駐守。亦難再行占據。所言殊未當理。阿桂之意。不過以後路稍省一兵。

即可多增一進剿之用。所見者小。而所昧者大。當今進剿金川。行軍機要。所關甚重。內外諸臣。熟悉軍旅。實無出阿桂之右。何於此等最要節目。疎畧若此。小金川密邇金川。地關扼要。昨歲官兵攻打半年。始能攻得。今歲則旬日之間。悉行收復。其勢又屬太易。前此惟恐阿桂等意存矜滿。曾屢降旨令其加意謹飭。初不料其將美諾一路。忽不經意至此。况我軍此次因添滿洲勁旅。所向克捷。聲勢甚

盛。正當將克復之小金川全境。妥為安置。使官兵藉以為根基。賊酋稍有所畏懼。所謂得寸則寸。前此西陲用兵。皆係如此辦理。阿桂豈忽而忘之。況兩將軍分路進兵。中間正當聲息相通。方為有益。若有阻隔。亦多未便。阿桂何全未籌度及此耶。至豐昇額帶兵由黨壩一路進攻。固亦備用之一策。但現在阿桂所進之谷噶。凱立葉。俱係通勒烏圍之路。相距黨壩不遠。阿桂到後。或酌量該處有可進

情形。不妨酌調豐昇額。速赴谷噶等處籌辦。均係國家公務。原不容稍分畛域也。○又諭據阿桂等奏。分路進攻金川。請添調漢軍官兵四千。協勦等語。阿桂等現已進勦金川。所需添兵一節。若向遠省撥調。未免鞭長莫及。惟荊州駐防。及湖北各標營。入川較近。尚可量為添撥。著傳諭陳輝祖。即速於荊州駐防兵內。再調一千名。令副都統書明阿帶往。所有料理軍行事宜。悉照前此綽和諾所辦。妥

協經理。俾令迅速進行。并於湖北附近川省綠營兵內。抽撥一千名。料理前往。其帶兵將領。該省此際。恐未必有出色之總兵大員。或可於副參內。揀派熟諳帶兵之人。即令其統領。趨行。仍飭沿途地方官。一體妥速豫備。毋致遲滯。著傳令陳輝祖。並阿桂知之。○以署鑲白旗蒙古副都統達福。為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以湖南長沙協副將劉輝祖。為甘肅寧夏鎮總兵。陝西潼關協副將六十六。為甘

肅肅州鎮總兵。○予故扎魯特多羅貝勒衮楚克扎布。致祭如例。○戊子。諭今年七月間。據陳輝祖奏。請將該省民屯新墾丁銀。隨年攤徵一摺。批交該部議奏。旋經戶部即照陳輝祖所奏。覆准。並請行查各督撫。就本省情形。酌籌妥議具奏。朕彼時駐蹕熱河。正值籌辦軍營事。多未及詳加審覈。且以部議通准各省。必其事屬應行。遂爾依議。據直隸等省陸續議奏。大概請仍舊制者居多。則陳輝祖



所奏及該部所議皆未為得當。國家承平休養百有餘年。閭閻生齒日繁。歲有增益。向來編審人丁。按丁科則。自康熙五十四年。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

特頒恩詔。盛世之民。永不加賦。即以是年丁糧之數。作為定額。仰見

皇祖惠愛黎元。

厚澤深仁。法良意美。實我萬世子孫臣庶所當遵守。不易者。蓋民為邦本。庶富相因。但令小

民於正供之外。留一分贏餘。即多一分蓄積。所謂藏富於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此也。

朕臨御以來。仰承

天佑。

祖德。際茲累洽重熙。無時不以愛養斯民為念。是以兩次降旨。普蠲天下錢糧。并輪蠲各省漕米。為數不啻數千百萬。而因災蠲賑。及隨時恩免者。尚不在內。所冀羣黎益慶盈寧。共享昇平之福。豈肯於丁糧區區毫末之賦。稍

存計較乎。現今海寓戶口繁滋。難以數計。如

各省糧價。有增無減。即可為滋生繁庶之徵。

況人數既多。自地無遺利。安得復有未闢之

曠土。廣為墾種。升科。若求可墾之地。則惟新

疆烏魯木齊等處。地土沃衍。尚可招徠屯墾。

至於內地開墾一說。則斷無其事。各省督撫

亦斷不得以此為言。即或瀕河沿海之區。間

有東坍西漲。其數甚微。祇須地方官查明。照

例妥辦。若以新墾民屯地畝。復將丁銀隨年

攤納。是與小民較及錨銖。尤非惠下恤民之

道。陳輝祖原奏。固屬瑣碎。見小。而戶部議覆

亦復未識大體。所有各省辦理丁糧一事。無

論已未覆奏。俱著悉仍其舊。毋庸另議。更張

其湖北長蘆二處。已經該部覆准者。亦不必

行。仍令照舊辦理。并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諭軍機大臣等。小金川一帶。前諭富勒渾王

進奏。在彼駐守。今美諾一帶。綿亘四五百里。

而僧格宗。明郭宗。皆其扼要之地。富勒渾王

進泰或各擇一處駐守。或於兩處選派委員分駐。兩人同駐。美諾設法聲援。方為妥善。富勒渾等既在美諾防。駐需兵亦不可少。此時阿桂軍營之兵難以再為分派。富勒渾王進泰當於巴朗拉等處防兵內量為抽撥。或於成都駐防川省綠營內選湊二千餘人調赴美諾應用。較之外省調撥尤為便捷。而於防守之道亦可隨時應手。富勒渾等當妥協為之。○刑部議覆。注蘇按察使胡季堂奏稱。例

載。聞拏投首之犯。專指盜案而言。尋常罪犯。向無明文。俱照知人欲告自首之例減二等辦理。但此項人犯。固與猾匪遠颺者有間。究與未告而首者。又有不同。請嗣後除律不准首。及盜案人犯。仍按本例分別外。餘照該犯應得之罪。准減一等從之。○監察御史戈源奏。向例繙譯童生考試。該旗並無稽覈。報名入場。并不搜檢。賢否混淆。保無頂充。懷挾諸弊。請嗣後照學臣錄取文章之例。先由該本

旗都統嚴行局試。出具印結。奏派大臣覆考。取錄。御史點名。王大臣搜檢。不准給燭。得旨。著照所請行。○賜大學士于敏中人。護一觔。○已丑。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辛瀛臺。諭據李侍堯等將偷越安南滋事之姚國欽等定擬具奏一案。已批交部覈擬速奏矣。姚國欽韋仕洪黃文鼎等犯。節年由太平府之龍州偷越。此等內地民人。紛紛出口滋事。該地方官漫無稽查。任其出入無忌。非尋常失察可比。所有歷任之該管府州各官。俱著革職拏問。○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等將偷越安南滋事之姚國欽等定擬一摺。已批交該部覈擬速奏矣。至摺內稱失察出口職名。容俟查明另參等語。所辦非是。姚國欽韋仕洪黃文鼎等犯。經朕於摺內逐一標記。俱係節年由太平府之龍州偷越。此等內地民人。紛紛出口滋事。適

足貽笑外夷。該地方官漫無稽查。任其出入無忌。非尋常失察可比。李侍堯查辦此案。為日已久。即應將歷任失察之地方官嚴行查叅。豈得尚以查明另叅一語。意存宕延。李侍堯向來辦事。尚屬認真。何獨於此案迂緩寬縱。若是。李侍堯著傳旨申飭。所有失察該犯等偷越出口之該管府州等官。已另降旨革職。等因。令該督將歷任各員職名咨部查辦。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曰。富勒渾王進泰駐

守美諾一帶。其事最為重大。昨已諭令富勒渾等。或於僧格宗。明郭宗。各占一處。或於此兩處。另派勇幹之員防駐。而彼二人酌量於美諾等適中之處。控馭彈壓。方為妥善。至該處需用之兵。昨雖已添派荆州駐防湖北綠營各一千。但計其到營尚早。富勒渾等現在所需防守之兵。為數即不能少。而阿桂等所有征兵。又難於分撥。昨諭令於各處糧站及成都駐防川省綠營內。選撥二三千名備用。

今據富勒渾奏。省城所留之兵。僅能再撥一百名。而沃克什各寨現有之兵。不及八百名。是其應添兵數。大須籌畫。著富勒渾王進泰悉心妥酌。應作何抽調應用之處。迅即覆奏。總期防守嚴密。即畧增小費。亦所不惜也。○戶部議覆。署山西巡撫湖南巡撫覺羅巴延三奏。稱渾源榆次三州縣向係富商大賈。不事田產。是以丁糧分徵。今戶籍日稀。且多置買田地。請將丁銀攤入地糧徵收。以歸簡

便。應如所請。從之。○以太常寺少卿德明為

禮部侍郎。○庚寅。

孝惠章皇后忌辰遣官祭

孝東陵。○諭軍機大臣等。據軍機大臣奏。有山西人戎英。在四庫全書處具呈。獻萬年配天策。天人平西策二本。隨將該犯研訊。俱係無稽之談。並供呈內各書。現存平定州原籍。請交該撫巴延三嚴行查辦等語。巴延三現往殺虎口外會查牧廠。此事著交與黃檢派委

妥員前往平定州地方。將該犯家內逐一嚴查。起出呈內各書。詳悉檢閱。倘有悖逆語句。即行據實覆奏。自當將該犯從重辦理。並查此外有無別項不法字跡。一併嚴查具奏。所有軍機大臣原奏。及戎英原呈。著鈔寄黃檢。並諭令巴延三知之。尋奏搜查戎英家內各書。並無不法字跡。及悖逆詞句。得旨覽。○鑄給濟木薩巡檢。及烏魯木齊倉大使。兼管迪化城巡檢事務印信。從前任陝甘總督文綬

請也。○辛卯。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等奏。稱於俄坡覓路進攻。俄坡在金川稍北。從前原定路徑。即有此路。稱其地稍平坦。嗣以探聽未真。遂未用。及今既訪有可進之路。則由彼前抵勒烏圍。自更較為便捷。至所帶之兵。豐昇額即以原撥備帶之五千兵。督率進剿。亦甚妥便。前諭豐昇額前往黨壩。因與阿桂現定之谷噶。凱立葉地方相近。是以諭令豐昇額當赴阿桂軍營協同酌辦。今既覓有俄坡

一路。不但必另往黨壩。即與阿桂軍營相近之處。豐昇額亦毋庸前往矣。至豐昇額既往俄坡進剿。則宜喜一帶。尤不可不留舒常彈壓控馭。如豐昇額進兵後。宜喜等處。有可進攻之機。舒常不妨酌量牽綴賊勢。但必須可得便宜。方派兵前往。不宜輕率撲礮致挫壯氣。○禮部疏。奏。應封福晉夫人等。請照例給與冊誥。得旨。依議。嗣後福晉及多羅格格以上。俱稱位。其夫人以下。概應稱人。不得稱

位。○壬辰。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辛瀛臺。○軍機大臣等議。覆烏魯木齊都統索諾木策凌奏。稱。駐防烏魯木齊官兵。皆在涼州莊浪內地居住。必需幹員訓練。查烏魯木齊應放協尉三位。領八防禦四。驍騎校六。照例揀選。殊難得人。而伊犁惠寧城。西安員弁。每遇缺出。即將伊犁官員一併揀選。今閱巴里坤官兵內。尚有幹員。請

照伊犁例如有前項缺出即令巴里坤大臣將應陞各員保送與烏魯木齊官員一併揀補再查驍騎校額數較多一時亦難得人請將伊犁帶至之委署筆帖式教習前鋒等一例入選應如所請從之○癸巳諭向來清字譯漢對音其漢字有平上去入四聲而清文之字本少是以不拘平仄僅仿六書假借之意通融對譯昨朕偶閱繙譯通鑑輯覽內如衛與魏對音清字通用一某字但衛與魏原有輕重二字中衛字應從輕呼魏字應從重呼清文衛與魏亦有輕重之分是以於書內分別改正即如漢字凡係尊稱者不加點而罕漢等字則加點以別之專之與傳亦然以此類推如兩字而音有輕重可分者即從衛魏之例其止一字之音難以分寫者則於本字左右上下照罕傳等字加點以昭區別即不能盡如漢字之按四聲發圖而於音韻不至相混亦可以補對音所未及著交繕書房

大臣詳悉妥議具奏候朕審定刊刻成書用彰同文之盛○又諭曰彰寶前授雲貴總督時因其服制未滿是以令其署理今服闋已久著即實授雲貴總督○又諭涼州現有滿洲兵丁駐防副都統趙琦身係漢軍涼州又無將軍管理長額禮著調補涼州副都統趙琦著調補寧夏副都統○諭軍機大臣等刑部覈議彰寶審擬聽從緬匪達磨莽拉指使代為引路探信之芒市擺夷波矮腳波滿五二犯依律斬決等因一摺此等按律擬罪固無可寬但究係邊外野夷自難盡繩以內地禮法況窩主線賽波軟及在逃之波米散等均未弋獲若將波矮腳二犯先行正法則未獲各犯必至聞風畏懼藏匿遠颺更恐難以就獲自應將波矮腳波滿五暫為監禁嚴飭所屬將未獲各犯上緊緝拏俟全獲到案訊明為首之犯按律正法餘犯分別治罪亦足以示懲創此等擺夷界在內地邊境及緬

匪地壤之間。平日未嘗不心懷兩端。若治之過嚴。轉恐毆而從賊。殊為非計。況近邊地面。遇有查緝奸匪之事。若專用內地兵役。未必有益。似不若擺夷等之熟悉風土。轉可資以得力。此又不得不稍為駕馭者。所有刑部議摺。已令暫存候旨。將此傳諭彰寶知之。○予故太子太保大學士加贈太傅劉統勳祭葬如例。謚文正。甲午。諭曰。金簡前曾派在四庫全書處。經管紙絹裝潢飯食監刻各事宜。

今已授為總管內務府大臣。著即充四庫全書處副總裁。所有原派承辦事務。仍著照舊專管。○又諭曰。金簡原在清字經館辦理刊刻經板事務。著即充清字經館副總裁。仍辦理經板事務。○又諭。昨據刑部題覆。已延三審擬李治國扎傷石通致死一案。以該犯救母情切。照例兩請減等。並聲明獨子家無次丁。例得留養。覈其情節。李治國因伊母高氏被同母異父之石通拉走。擦傷手腕脊背。李

治國恐母年老傷重。用刀嚇扎。以致石通殞命。實係救母情急。已照議減等發落矣。例載救親情切一條。原因父母被人毆打。勢在危急。伊子聞聲救護。實有迫不得已情狀。因致傷人。其情實有可原。是以向例准於疏內聲明。兩請候旨。若其父母與人尋釁鬪毆。其子踵至。從而加功。致斃人命。是父子逞兇共毆。並非情殷救護。豈可不嚴究實情。照律論抵。若復巧為援引開脫。竟使濟惡重犯。倖逃法

網。何以昭勅法之平。又獨子養親一條。定例必先查覈死者並非獨子。而兇犯實在家無次丁。方准聲請。然亦須覈其情節本輕。又毫無別故者。始可照例援請。至其中案情稍重。雖經聲請。不准留養者。前經朕以此等尚非謀故重情。常赦不原。曾降旨俟其拘繫經年。馴其桀驁之氣。量為末減。亦不必於定案時。將命案正犯遽行開釋。是於明慎用刑之中。更寓法外施仁之意。第恐愚民無知。恃有留

養之例。凡係獨子。動輒輕身鬪狠。易罹法網。是隨案辦理。留養。非惟無益。而且害之。與其急於縱釋。而民輕犯法。何如稍加慎重之轉。得矜全乎。嗣後內外問刑衙門。遇此兩項案情。務須確覈罪由。審酌至當。妥協辦理。毋得意存姑息。以副明允協中之意。將此通諭知之。○乙未。諭據富勒渾。文綬奏。從前阿爾泰案內。被勒捐幫之各府廳州縣。例有處分。自應查明補參。但時歷五年。事經四案。其間新

舊屢易。正署迭更。當時攤捐名色。止稱公費。輾轉接扣。被勒之員。僅知司庫因公扣去養廉。並不知扣為何用。與指事抑勒。認人分派。因而聽從。出給者不同。現在川省辦理軍需。各官俱詎勉出力。可否仰懇聖慈。將歷次被勒捐幫各官。免其查議之處。出自天恩等語。著照所請。將從前阿爾泰案內。被勒捐幫之府廳州縣等官。俱著加恩。免其查參議處。丙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曰。盛昌奏稱伊患眼疾。暫且不能行走。祈賞假兩月調養等語。盛昌既患眼疾。暫且不能行走。著來京停俸調理。盛昌所遺員缺。著崇尚前往

東陵駐守。○又諭據郝碩。劉秉恬奏。風聞沃克什有焚燒糧石之事。節次差人查訪。並據日隆前來之知縣蔣兆奎稱。路過沃克什。聞得該處焚燒糧石四五百石。而該處糧員始終隱

匿不報。實出情理之外。請旨將管理沃克什糧臺之綿竹縣知縣張世淶革職等語。張世淶著革職。交與該督富勒渾嚴行查訊。並將此項焚燒糧石。即著落該員賠補。以示炯戒。○又諭據阿桂奏。建昌道白瀛自赴軍營辦事。兩載有餘。一切籌辦軍糧。並料理接濟事宜。均屬詎勉。不辭勞瘁。實係軍需得力之人。等語。白瀛著加恩賞給按察使銜。仍令督辦隨營糧餉諸務。以示鼓勵。○又諭據明亮等



奏巴旺布拉克底土司。土婦派令土兵隨征以來。屢著勞績。其布拉克底土司。從前所給安撫司印信。現歸巴旺土婦掌管。請另給印信號紙。以昭世守。又巴旺土舍雍中扎布。辦事實心。請賞戴花翎等語。布拉克底土司阿多。加恩賞給宣慰司之職。著該部給與印信號紙。巴旺土舍雍中扎布。並著賞戴花翎。又據奏。此次收復小金川。帶領土兵打仗之頭人格宗丹巴七立。勒耳伍太郎巴耳結。申占

朋。勒耳烏結。杜耳金邦。俱奮勇出力。內除格宗。本係土都司職銜。餘請酌給土守備。土千總職銜。並請加賞藍翎等語。格宗著賞戴藍翎。丹巴七立等著明亮等。各分別給與職銜。仍各賞戴藍翎。俾得一體邀榮。以示優異。○諭軍機大臣等。阿桂駐在美諾。已經一月。若俟朕批摺回時。已四十餘日。距所擬歲底歲初。剋期合勦之說。正當其時。阿桂各項部署。諒應就緒。務即酌派妥協。與豐昇額。明亮訂

期會勦。仍將進兵日期。迅速奏聞。至阿桂所擬谷噶。凱立葉及馬柰馬爾邦兩路進兵。若此時早事聲張。賊得以豫為防堵。殊屬非計。如欲赴馬柰一路。應令奎林或富德統兵徑往當噶爾拉進攻。使賊信我兵仍由原路進勦。力為堵禦。我兵潛赴馬柰等處。出其不意。自可易於得手。其欲赴谷噶等處者。亦當於功噶爾拉山梁。派兵攻勦。以綴賊番全勢。而我兵乃潛由大板昭。直取谷噶。凱立葉兩路。亦使賊番猝不及備。如此。方合用兵指東擊西。奇正虛實並用之道。阿桂熟於軍務。當妥酌實力為之。佇聽捷音。又據奏。小金川全境。必有能事之大員。始堪督率。富勒渾王進泰二人。均屬小心謹慎。然過慎則憊。此論頗為近理。前此原以二人身任督提。地方乃其專責。且呼應亦靈。是以派令後路照料。今阿桂所奏如此。則二人自不足恃。據稱雲南提督長清。練習軍務。熟悉邊情。於緊要之路。酌令

長清往駐等語。長清留駐美諾等處。自為有益。已有旨令富勒渾等諸事與之虛衷商酌。勿稍存畛域之見。並著阿桂轉諭長清。一切當引為己任。勿以現有督提在彼。稍存推諉。仍將辦理情形具摺奏聞。至美諾既有長清已為足恃。成果雖有腿疾。然帶兵諳習。實為得力之人。阿桂若由凱立葉進兵。則三雜谷後路宜有接應。當令成果帶兵一二千。在三雜谷駐守。可即妥酌行之。又據豐昇額等奏。

於黨壩一路進兵之說。尚屬未定。前因黨壩一路難於徑進。豐昇額竟可不必前往。即速將俄坡一路躍訪明確。俟阿桂札會師期。剋日進剿。○又諭曰。郝碩、劉秉恬奏省局雇派人夫二千名。前赴美諾。無庸停止。一摺。所辦甚是。已於摺內批示。並降旨傳諭富勒渾遵照辦理矣。軍營需夫甚急。則已經雇撥在途者。自不當復為停止。郝碩等所見固屬妥協。第朕察其詞氣。亦露有與富勒渾不甚相和

之意。諸臣同辦一事。總期和衷商榷。以期有濟。朕亦惟擇其言之是者行之。從不稍有偏向。若伊等彼此稍存意見。於要務即難保其無誤。殊非所以體朕委任之意。著傳諭郝碩、劉秉恬。遇公事有應與富勒渾商辦者。仍須互相虛心籌酌。期於辦公有益。不得因此次之事。稍存私見。以致辦理參差。致滋貽誤。○又諭。據郝碩、劉秉恬奏。先准文綬札稱。因西路糧石雖裕。夫力不敷。飭令軍需局趕雇夫

二千名。前往美諾。並經白瀛告稱。現已有一百名到營者。近又見富勒渾摺稿內稱。此項雇派人夫。徒滋紛擾糜費。已移咨文綬。飭令停止。但後路人夫。尚慮不能敷用。若將二千名停止。保無貽誤。且已俱領過雇價。日給口糧。一時亦難追出。現復行知文綬。富勒渾無庸停止等語。所奏甚是。軍營後路舊存之夫。既多。抽撥各處。則正資續雇。以濟急需。況既已接踵在途。豈可又令中道遣散。而雇價口

糧並皆領給即令停止其勢亦斷無從追繳若以上年所雇之夫到站多不齊全是以恐蹈前轍不知事在人為豈得因前此辦理不善此次遂因噎廢食置之不辦乎看來富勒渾與郝碩劉秉恬意見不能相合朕已洞鑒及之但就此事而論則郝碩等不令停止之說實為妥協而富勒渾未免過於拘泥自應照郝碩等所奏辦理大臣等承辦軍營重務期在和衷商榷有裨國是不可稍涉偏見此

次富勒渾所辦不但與郝碩劉秉恬顯有參差並恐與文綬亦未能和協若率是以往必致有誤軍儲殊非朕委任之意富勒渾著傳旨申飭嗣後務須事事平心和氣彼此熟籌以期妥善倘再稍存意見致誤要務恐該督不能任其咎也至富勒渾於軍旅之事原所未嫻朕以其身任總督內外諸事皆所綜理是以令同王進泰防守後路以資接應今又另降諭旨添派長清在彼協同駐守富勒渾諸

事與之虛心商酌協力妥辦不得稍存畛域及畧涉推諉亦不得因此次之事稍存私見將此諭令富勒渾知之○又諭據郝碩劉秉恬奏秦聞沃克什焚燒糧四五百石該處糧員張世淶隱匿不報請革職著落賠補等因一摺已明降諭旨將該員革職交富勒渾嚴訊矣至沃克什係富勒渾駐劄之所現在官兵收復美諾籌勦金川沃克什乃糧石貯備轉運之地自應小心防範何至焚燒糧數百石之多該督即應迅速查明失火緣由據實嚴叅因何並未奏辦著富勒渾即速明白回奏尋奏糧臺失火斷難隱匿誠恐胥役人等搬運那移自當詳細盤查於十二月初八日查明確數已將該糧員張世淶叅奏著落賠補得旨這所奏情節該部嚴察議奏○署湖廣總督湖北巡撫陳輝祖奏兩湖各標協營器技鳥鎗與弓箭各居十之四刀牌等項十之二查鳥鎗一項演放既壯聲威臨陣尤資

利用。舊制鎗箭相等。未免鎗少箭多。請於南北兩省。各添一千六百二十桿。於弓箭兵內。挑出能施放者。令其領執演習。仍令各食戰守原糧。每桿工料一兩二錢。共需銀四千餘兩。借項添製從之。○旌表守正被戕之奉天廣寧縣民王廷實妻李氏。江蘇豐縣民許章女許氏。○丁酉。諭據何煥奏。河南布政使張鎮。年逾七旬。近患脾泄。精神委頓。醫治未能即痊。請解任調理等語。張鎮著以原品休致。

令其回籍調治。河南布政使員缺。著顏希深補授。顏希深現在四川軍營辦理糧餉。所有河南布政使印務。著榮柱暫行署理。○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封邱縣民王江妻程氏。○戊戌。諭曰。李侍堯奏。據兩廣鹽埠商人吳青岳等呈稱。近值大兵進剿金川。蕩平在邇。商等遠居嶺表。志切同仇。敬請捐銀二十萬兩。代解軍營。以抒蟻悃等語。辦理金川軍務以來。一切軍需動用。俱撥解部庫銀兩。原無藉

乎助捐。前以淮浙等商情切急。公曾允所請。今兩廣商人一例愛戴。抒忱亦姑俯從所請。著李侍堯查明各商捐數多寡。呈報該部一體照樂善好施之例議敘。原摺交戶部覈存。○又諭據陳輝祖奏。湖北按察使劉秉愉感中風邪。精神愴恍。察看病勢。非旦夕可痊。請解任回籍調理等語。劉秉愉著准其解任回籍調治。湖北按察使員缺。著楊仲興補授。○又諭曰。常福著派往和闐。更換喀善所遺乍

浦副都統員缺。著勒克補授。○諭軍機大臣等。張鎮現已降旨。以原品休致。令其回籍調理。其河南布政使員缺。令顏希深補授。顏希深現在四川軍營辦理糧餉。所有藩司印務。已諭令榮柱暫行署理。但顏希深尚未能即赴新任。而藩臬兩司。為錢穀刑名總匯。榮柱一人恐難以兼顧。裕如。著傳諭何煥酌量情形。將按察使印務。選派妥幹道員。奏明遞行署理。將此諭令知之。○又諭。據阿桂奏所定

谷噶凱立葉及馬柰馬爾邦兩路分進之說。兩將軍相隔太遠。中間聲息難通。而後路又無策應。種種未協。機宜看來各路之中。馬柰馬爾邦一路。在布拉克底巴旺地面。該土司既係誠心出力。自可望易於得手。第恐明亮處兵力稍單。不能不仗重兵接濟。方可乘勝深入。莫若令阿桂駐兵僧格宗。以壯聲援。一聞明亮處得有便易。即刻移兵前往繼進。自為有益。況現在進兵之初。尤須佈置妥協。賊

人始無從揣測。如功噶爾拉當噶爾拉兩路。係今歲進攻之地。必須仍派兵往彼。照前攻打賊人。方不致生疑。其當噶爾拉一帶。係奎林熟路。應令其領兵二千前往攻勦。至功噶爾拉一帶。則令富德領兵二千前往攻勦。伊於帶兵打仗之事。究為諳習。此兩處在我。雖用為牽綴。當使賊人視為正兵。先在軍營傳播。俾賊眾共聞。悉力拒守。然後潛派精兵。令明亮帶往馬柰馬爾邦一路。攻其無備。其谷

噶凱立葉一路。則令額森特帶兵二千前往。以資出奇之用。阿桂則統領眾兵。駐劄僧格宗。以為南路聲援。並令色布騰巴勒珠爾統兵。駐布朗郭宗等處。為西路策應。如此。則犄角之勢自成。軍聲壯盛。賊眾既不敢輕視。後路潛出滋事。再奎林富德前往當噶爾拉。功噶爾拉兩路。並非令其專意在彼攻勦。如度為可進則進。如勢尚不能。則竟不如誘賊出。而邀我之後。我兵還而截勦。得以多殲賊眾。

或並乘其敗潰。追過險要。竟有所得。尤為極好機會。奎林富德當努力妥為之。再阿桂所請。擇日進兵。計阿桂現在尚駐美諾。此旨到後。亦當及進兵之期。此月二十七、二十八。皆係吉日。阿桂可擇而用之。佇聽捷音。○己亥。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諭。據倬克托等奏。稱烏什種地兵丁。每人收穫細糧十九石。有奇。請將官員議敘。兵丁給賞等語。著照所請。將副將陳聖謨等。交部議敘。兵

丁等賞給一月鹽菜銀兩○又諭據段秀林奏原籍陝西榆林並無寸土無家可歸而先後在浙服官四十餘年墳墓房屋現俱在浙懇恩俯准入籍寧波府鄞縣等語段秀林准其入籍浙江該部知道○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等奏俄坡不便進兵自以仍由黨壩為是但聞該處穆爾津岡一帶路頗險仄從前岳鍾琪在彼攻勦未能寸進似其地亦非可長驅徑進者且豐昇額現帶之兵僅有三百○即新調之湖廣兵續到亦不過二千兵力未厚又無繼進之兵在後策應即使得有碉卡亦斷不宜深入至舒常近在宜喜牽綴賊勢斷不可移動此外更無可為豐昇額聲援之用因念豐昇額為人誠實堅毅之力頗有家風而料事制勝則不逮其祖是以所到之處不慮其退却而慮其輕進今豐昇額前赴黨壩探訪路徑靜候阿桂知會師期按日而計亦正當此月下旬昨諭阿桂以二十七

公啟吉日可以進兵阿桂酌定後即速通知豐昇額按期同進著傳諭豐昇額進兵後或竟攻得險隘只宜於該處山梁駐兵防守切勿冒昧深入致賊人抄襲我後○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定邊右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督理糧餉山西巡撫鄂寶四川總督富勒渾署四川總督湖廣總督文綬會同覆奏酌議軍營備儲糧餉等項查軍米關係緊要必須寬裕積貯夫率日逐支放外常餘一月之糧銀五六千兩火藥三萬觔銅鐵等項止計足用今大兵克復美諾迅速前進西路之日隆宗達木巴宗沃克什等處南路之打箭鑪節木郭綽斯甲布之梭木松岡周叟均當酌量分路轉輸則接濟既便亦不致積多成累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酌議軍營備儲糧餉等項亦只可如此辦理現在籌定分路剋日進剿以期迅速果入則糧運各項愈進愈速護糧夫役最關緊

要。前經傳諭富勒渾等。妥選強壯夫役。練習器械。護行如州縣之設立民壯。亦足以資捍衛。昨已據富勒渾等奏稱。遵旨通飭選派。惟在該督等。董率糧站各員。酌量緩急。隨時妥辦。○以福建臺灣鎮總兵藍元枚。金門鎮總兵顏鳴臯。對調。○旌表守正捐軀之山西太谷縣民張翠女張氏。廣東歸善縣民李某女李氏。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四十八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四十九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稽察御史部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副都統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稽察理刑部戶部主事稽察世襲副都統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祐內大臣戶部尚書鎮江將軍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十二月庚子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刑部等部議覆署漕運總督嘉謨奏稱。現在清理軍民戶籍之際。恐殷實奸丁乘機舞弊。及不肖備弁代為隱蔽。匿不造冊。竟至久遠脫籍。請勅部臣將冒民脫軍罪名。及縣衛各官匿報處分申明律例。從重覈議。應如所請。查屯丁老冊。為清釐軍民根本。自應責成縣衛造冊時。詳加覈對。如有前項情弊。軍丁各按本律加重。擬杖者滿杖。擬



徒者滿徒先枷號一月俟清釐完竣仍遵舊例其承辦各官亦即嚴叅從重議處從之○以一等子那木扎爾子鄂齊勒一等男李仁源子瑞增各襲爵辛丑諭原賞大學士劉統勲所住之園本係阿哥師傅等在内同住今劉統勲園内房屋著賞給尚書蔡新○戶部等部奏銅運攸關鑄務理宜嚴定期查運員任錫紱陳希澤黃斌等報守凍與抵通或同時而阻行互異或一運而咨報各殊且

一人所運之銅或兩地守凍其中顯有情弊請飭直隸總督查奏得旨依議該運員任錫紱等均在九月初抵津今冬天氣較往年和暖彼時北河未凍如果上緊起剥趲運即可盡數抵通何至遲延日久始以守凍為詞且任錫紱存四銅觔既於十月初十日在途凍阻何以陳希澤起六銅觔又能於二十日申報抵通再黃斌頭剥於九月二十六日已報抵通而該督又咨稱凍阻種種情節不符其

是否該運員託故逗遛地方官徇情捏報著該督周元理逐一嚴查明白回奏至銅運船隻既抵天津一帶距京已近銅觔非米糧可比即值凍河之候原可改從陸運皆因運員等恃有守凍之例遂爾藉詞遷延嗣後銅運抵津後槩不准開報守凍如遇凍河即令其陸運進京則支吾守凍之弊不除而自絕著為例○以兩廣總督李侍堯為大學士仍兼管兩廣總督事務○以二等子博玉子塘努

襲爵○壬寅

上御乾清門聽政○諭軍機大臣等本日軍機大臣奏訊問緬匪興得夾供詞內稱九月二十六日在打崗山被官兵拏獲派了六個官兵八個芒市土司的擺夷押解看守因行至芒市地方官兵都睡着了我就向擺夷求他們設法救我他們說你只謊稱惜駁已死天朝就不加你罪了等語邊地盤獲外夷匪犯自應派委妥幹弁兵小心管押並飭沿途加

意嚴防何竟不以為事一任遞解兵丁懶惰偷安六人同時熟睡致該犯得私向擺夷串商說供充此伎倆擺夷又何難縱其竄逸所辦甚屬荒唐幸而興得夾尚係無關輕重之人設遇緊要重犯亦復如此怠忽更復成何事體彼時兵丁外派何員管解或文或武責任惟均乃漫不經心至此自當即行叅處而兵丁等敢於懈玩亦不可不重示創懲著傳諭彰寶即將派解興得夾之員查明據實叅奏並將貪睡疎忽之兵丁等均行查明責革毋稍寬徇並究明芒市護送之擺夷係屬何人查訊明確一併覆奏興得夾供並鈔寄閱看○又諭據畢沅奏拿獲川省軍營逃兵蕭成祥潰兵曹玉二名審訊明確遵旨即行斬決一摺所辦甚是木果木潰散之兵最為可惡業經降旨分別辦理其潰後復逃者情節尤重一經盤出自應立正典刑今畢沅所獲二犯俱係陝甘兵丁在軍營潰逃者茲於陝

省緝獲足見此等逃兵竄回本籍者多何以別省至今未據奏有就獲之事至分遣各省潰兵此時陸續到配者諒已不少該犯等在各遣所能否安分守法及有無潛行逃脫之人亦未據一省奏及前曾傳諭各督撫此等潰兵本屬應死之人因為數太多不忍全行誅戮已屬法外之仁如伊等到配後仍然犯法滋事或乘間脫逃等獲均應正法若逃後無獲惟現在之督撫是問今其事已歷半年而各省並未奏及作何辦理殊屬懈忽著再傳諭各該督撫將已經解到之潰兵作何飭屬安插並各犯有無滋事脫逃及能否上緊緝獲嚴辦之處即速據實覆奏毋稍粉飾干咎○命大學士舒赫德管理三庫事務○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南宮縣民孟五妻劉氏守正被戕之河南扶溝縣民孟興順妻邵氏癸卯諭昨閱直隸總督題報審擬苗大亮挾嫌謀砍馬英等定以絞決一本已交三法

司覈擬速奏矣。該犯苗大亮係工部寶源局磨錢匠役。本年三月間與同局之馬英等爭鬧欲逐。心懷忿恨。起意將馬英致死。用刀砍傷昏暈。復連砍孟興。常發金趙正賢等三人。似此兇惡不法之徒。在錢廠公宇持刀連砍多人。非尋常鬪毆可比。該監督自應立即驗訊。回明錢法堂及本部堂官。奏交刑部按律速行定罪。以儆兇頑。乃僅移送大興縣轉從該督審擬題報。該錢法侍郎所辦殊屬舛謬。

雖錢局事務向不關白本部堂官。而錢局中有此行兇重犯。該堂官置不與聞。亦屬非是。所有寶源局滿漢監督著交部從重議處。其管理錢法侍郎著交部嚴察議奏。其餘工部堂官並著一併察議。嗣後戶工二部錢局除尋常事件仍由錢法堂照舊專辦外。如遇此等關係重大案情。著該監督呈報錢法堂外。仍一面報明本部堂官。會同立即查辦。著為例。又諭前因熊學鵬奏到屬員賢否單內。

將知府溫葆初列入三等。並指為才具中平。朕以其評薦未允。或緣熊學鵬之父熊本寄籍江寧。溫葆初前任江寧時與之不甚周旋。存有芥蒂。填此考語。因降旨李侍堯令其秉公密訪確查。據實覆奏。今據奏到溫葆初明白老成。辦事妥協。詢以地方諸務亦俱詳悉。曉暢等語。所奏自屬公當。溫葆初並非不能辦事之人。特恐其或因降調有意退阻。遇事不肯奮勉上進。果爾尚當重治其罪。今李侍

堯稱溫葆初在知府中頗為出色。則熊學鵬列之三等實不足以服其心。至所稱熊學鵬性情褊急。輕喜易怒。辦事雖然認真。而好惡不無任性。是以定人優劣。未能至當等語。所奏實酷肖其為人。不但朕以為確當。即內外臣工應無不首肯是言。因念熊學鵬平日雖器量褊淺。尚肯辦事。而此等疵病實所不免。與其隱而不露。不如明白宣示。俾熊學鵬自知省改。即溫葆初亦當知朕之大公至正。胥

教誨成全之道也。著將此通諭知之。○又諭曰。弘昫著補授宗人府左宗人。該衙門辦事有人。伊仍留盛京將軍之任。○定邊右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奏贊大臣副都統富德奏馬柰馬爾邦一路先經派都司崔文傑前赴巴旺布拉克底。與該土司面商。據稱金川料我兵從當噶爾拉進攻。是以竭力守禦。若止仗正面進剿。難以得手。今派頭人先往東西兩邊山後探明抄截之路。應俟回日再定進路。又據脫出之革布什咱番人聶噶稱。僧格桑已被金川拘禁。則金川頭人現已心懷畏懼。攻剿更易為力。諭軍機大臣等。據明亮等所奏。與朕前此指示適相脗合。功噶爾拉當噶爾拉兩路。今歲攻已半年。險隘難於寸進。若由馬柰馬爾邦間道前進。庶可攻其無備。今閱奏到地圖。河北之馬柰馬爾邦一帶。路徑較寬。進攻自為稍易。明亮奎林等當努力妥為之。又據奏。聶噶供稱。僧格桑已被金川

拘禁等語。其言果實。則金川頭人等心生畏懼。或至窘迫時。竟將僧格桑獻出。亦未可定。但賊人即使真將逆酋縛獻。亦只可將計就計。留其俘獻。並設法誘擒護送之賊目等。無使一人逃回。仍即照舊統兵攻打。無稍遲緩。其餘各路將軍。或有賊人詭稱。已在某將軍營門縛獻逆酋。得蒙寬宥者。將軍等總不必問其事之虛實。仍將來人設法擒獲。一面領兵攻剿。毋為虛言所惑。則賊眾詭譎之計。將無所施。而在我得操必勝之勢。可期。剋日集事。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奏。接得阿桂咨稱。西路擬從谷噶凱立葉進兵。令臣等或由黨壩。或由穆爾津岡。自行酌定。查緯斯甲布之宜喜日旁。甲索俄坡等處。均樹木叢深。道路險窄。進兵既為無益。復將穆爾津岡等處。詢問經過之人。俱云兵可行走。俟阿桂兵到谷噶。彼此約定日期。一同攻取。諭軍機大臣等。朕昨已降諭旨。令明亮等於本月

二十八、九等日進兵。今豐昇額即依所奏。由穆爾津岡前進。並移知阿桂令其相機策應。將此諭令阿桂明亮知之。○以大學士舒赫德兵部尚書嵇璜工部左侍郎謝墉翰林院侍讀學士董誥俱充經筵講官。○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獲鹿縣民王棟女王氏。○甲辰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哈薩克汗阿布賚子阿底勒蘇勒坦等十五人回部英吉沙爾

四品阿奇木伯克素勒坦和卓等十九人杜爾伯特公雙和爾等二人於西華門外瞻覲。諭本月二十日豫妃薨逝著輟朝三日。派皇八子皇十二子七公主及七額駙拉旺多爾濟穿孝。并著皇六子質郡王內務府大臣金簡總理喪儀。所有應行事宜著各該衙門察例具奏。○又諭前以富勒渾覆奏發川人員不即前赴軍營緣由係由上年軍需局司道議將現任者調赴口外而以揀發者分別

委署所辦殊為錯謬。即諭該督查明彼時承辦局務司道俱係何人其倡為此議出自何人之意據實奏。今據富勒渾奏稱查詢各司道實係公同商定。因公起見並無別項情弊。懇恩俯免查參等語。所奏甚屬荒唐。此事前經富勒渾覆奏時顯係軍需局員有玩公沽譽之處。是以特交該督查參。富勒渾自應詳詢確覈將首先倡議之人據實指劾。乃僅以公同商定之語顛預了事。殊屬非是。凡事必有一人倡議。衆始從而照辦。斷無合口同聲共為一議之理。而所奏免其查參之請妄冀為屬員開脫。尤屬大謬。該督向來辦事雖覺拘泥。然尚不失為謹慎。不意其竟敢以罰不治衆嚇朕。乖張一至於此。富勒渾著交部嚴加議處。○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奏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奏據賊人投稟稱僧格桑拘禁病重請差一位大人來即將僧格桑全尸獻出。至頭人七圖安堵爾。

末利阿什咱已為小金川百姓所殺等語。賊番狡詐百出。僧格桑是否病重。斷難憑信。且謂小金川頭人七圖安堵爾等業經殺死。其為容留賊目。更屬顯然。況欲請大人前往。意在撤兵後。方始送還。實為可恨。可惡。諭軍機大臣等。賊人投稟。敢於如此狂吠。真堪髮指。逆酋以臣服土司。竟敢負恩反噬。實為覆載所不容。此乃賊眾惡貫盈滿。

天奪其魄。使之肆為狂吠。以速滅亡。金川之必應剿滅。揆之理勢。均難中止。若使稍涉游移。賊酋必盡將各土司蠶食。并成都亦且可慮。更復成何事體。思及此。尚可存不辦之說乎。今滿漢屯土各兵。已調至七萬有餘。阿桂如尚以為不敷分用。即奏聞再添兵一二萬。亦非難事。只要大功必成。多費實所不惜。現在所撥軍需銀兩。覈算可供至來年三月。又因川運開捐。約計可收千萬。是明歲一年之用。寬然有餘。至阿桂令額森特給以回檄。在彼

時兵駐美諾。尚無妨酌用權宜。使其不能揣測。迨至進兵之後。賊或復至營門具稟。無論其是否借僧格桑以為詞。總宜置之不理。並立將其齋稟之人設法擒獲。如係稍涉緊要之犯。即交文綬派委妥幹員弁管押解京訊究。且一經進兵。即當宣示各土兵。令其傳播。此次勁旅雲集。分剿金川。惟當乘我勝兵之力。約會進攻。務期擒殲索諾木及其兄莎羅奔等。方完此局。並非僅欲擒捕僧格桑。此時

金川即將伊獻出。已屬遲延。無裨於事。賊酋更何必借此以為欺誑。如此則可以破賊居奇之意。並可杜其狂誕之詞。至阿桂另摺所奏。稱詢之穆塔爾。據云進兵之始。功噶爾拉昔嶺。仍應留兵作進攻之勢。以牽綴賊人。方能有益等語。與朕前諭相合。朕前令奎林在當噶爾拉進攻。富德在功噶爾拉進攻。今思明亮往馬奈馬爾邦一路。尤屬緊要。富德若同明亮前往。更可得力。功噶爾拉一路。即令

富興往彼帶兵亦可。前曾諭令奎林富德以功噶爾拉當噶爾拉。不僅牽綴賊勢。若能誘賊抄出後路。我即回兵掩擊。可以多殲賊衆。自為最善之策。富興亦當依此行之。至豐昇額現赴黨壩一路。伊所帶兵數不過三千餘。尚覺單弱。曾諭其即得碉卡。只可在山梁駐守。不宜輕進。仍須通知阿桂及色布騰巴勒珠爾等。如彼處有續到之兵。方可會齊進剿。著再傳諭豐昇額。務須慎重妥酌而行。○又

諭曰。富勒渾奏俟定議移營。即將新路各臺趕緊安設等語。所籌未為妥協。現在新定之馬奈馬爾邦及谷噶。凱立葉各路原係間道。前進攻其不備。非若當噶爾拉功噶爾拉之牽綴賊勢。故作聲張者可比。昨已諭令阿桂等於臘月二十七、八等日。擇吉進兵。為期甚近。須俟功噶爾拉當噶爾拉之兵到彼。虛張聲勢。使賊盡力拒守。然後從間道分兵前進。於事方為有益。若官兵所至。即已尾隨安臺。

賊人聞之。轉得豫為準備。所關非細。所有新路進攻之兵。起程時。自應酌帶口糧兼程而進。俟攻得地方。後再就各路近處續運軍糧。方為妥善。著傳諭阿桂將如何裹帶之處。速行妥辦。仍密通知富勒渾。毋稍疎畧貽誤。○又諭。據富勒渾奏。沃克什收貯糧石。因站夫失火。燒去米五十餘石。請將站員張世祿察議。並著落賠交一摺。所奏已遲。此事早經郝碩等奏。已降旨將張世祿革職。交富勒渾

查訊。並令明白回奏矣。軍營糧運。富勒渾有總統稽查之責。貯備米石。理宜小心防護。何竟任站夫等失火焚燒。且沃克什係伊駐劄之所。既有此事。自應即時據實奏。何以具摺轉在郝碩等之後。此或富勒渾知郝碩等已經奏劾。始為此奏。更屬非是。富勒渾著傳旨嚴行申飭。仍將因何不即奏聞緣由。明白回奏。尋奏。彼時具摺稍遲。恐有別情。必將站米逐一清查。始得燒燬實數。而郝碩等遂先



行叅劾得旨如今正以辦理軍需為急豈暇問及爾等口舌是非此奏知道了○吏部奏請大學士李侍堯應定何殿閣及兼銜得旨李侍堯著為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命降調福州副都統伯忠前往開展更換達桑阿降調福州副都統噶勒炳阿前往英吉沙爾更換舒泰○旌表守正捐軀之陝西奇臺縣民李成伏妻秦氏○乙巳禮部議准江蘇巡撫薩載奏稱遵查江蘇學政彭元瑞請裁金山衛學原額均攤各縣查金山衛業經裁改金山幫自應汰去衛學請將額進文童十二分撥華亭婁縣南匯各三廩增生缺各三上海金山各一廩增生缺各一武童進額如之其已進各生即飭令住居之縣學教官就近管束從之○予故貴州威遠鎮總兵王萬邦賞卹如例○丙午禮部議覆湖南學政褚廷璋條陳學政各事宜一考試經解詩古向例與正場卷同印坐號是經古之後正考

坐號即已先知保無賄囑代倩情弊請嗣後另派坐號一廩生報劣照例支食廩餼不足以懲別請照四等廩生例停其支領一馬兵鄉試向由該營送聞今既議准於各學進額應照武生例由學臣錄送至每月教官考試之例恐往來有防營務不必定限均應如所請從之○兵部等部議准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奏稱自海門廳分設茅家鎮地方該鎮向設駐防外委一員兵十名不足以敷彈壓請將官河汛千總移駐海門廳署旁即於官河汛防兵內抽二十與原派茅家鎮之十名共資戍守原駐外委撤回其官河汛即以協防大港之外委移駐應建衙署確估興工從之○丁未諭前據陳輝祖奏此次辦理兵差旁近地方民夫運送軍裝火藥等項俱各急公協助特降旨令過兵各直省督撫一體據實查奏嗣據圖思德奏黔省所屬之平遠州及平越貴陽鎮遠三府民人均為出力

因令該撫將各該府州縣地丁錢糧及改徵米石量予緩徵十分之幾分別奏聞茲據奏平越府民協助平越縣平遠州民協助大定府差務較多最為出力應請緩徵十分之二貴陽府民協助貴筑縣鎮遠府民協助鎮遠縣差務較次請緩徵十分之一等語著照該撫所請分別加恩緩徵以昭獎勵如本年錢糧米石業已全完即著於次年應徵項內照數緩徵該撫其董率所屬悉心妥辦毋致吏胥滋弊以副朕體卹民勞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據李侍堯奏現在川省辦理軍務廣西商衆李念德等籲請照東省之例捐銀二十萬兩洋商潘振承等亦請照兩省埠商捐銀二十萬兩稍佐軍需等語該商等既屬踴躍急公情詞懇切姑允所請著該督將各商捐銀數目覈定等次即行咨部照例分別議敘原摺交戶部覈存○是日甲午年立春順天府進土牛春山寶座○戊申鑄給江西

贛州府定南廳同知及督糧通判兼管水利關防并定南廳照磨儒學等圖記從巡撫海成請也○己酉

孝莊文皇后忌辰遣官祭

昭西陵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 諭前據富勒渾奏查米商田

濟國一案原係劉組曾招商若無分肥情事

何至一任奸商等輾轉包攬逐層剝削竟不

查究反代奸商捏詞具稟顯有官商串通層

層剋扣侵漁情弊況劉組曾經手軍需銀兩

至二百四十餘萬之多屢經飭催並不逐款

明晰造冊恐其中浮冒侵肥之處尚不止此

自應徹底根查盡法懲治等語因諭該督嚴

切查審若劉組曾實有扣冒情弊即當立行

正法今據文綬查奏審明該員任內經手軍

需銀多至二百二十八萬餘兩收支軍米一

十八萬餘石不但查無侵扣情事並有該員

因軍米緊急自向茶商借銀二萬四千餘兩墊發腳價並無串通分肥等語所查各商供詞衆口如一並皆確有証據是劉組曾以同知微員承辦軍需竟能出納無弊尚屬奉公守法與富勒渾原參情節迥不相同至其經手一切款項將來或有例應覈減追賠之處亦屬事所常有恐現在川省辦理軍需各員均所不免何獨罪劉組曾一人朕於大小官員功罪從不肯稍涉顛預致有屈抑此案劉組曾既查無情弊其從前招商運米之處咎止辦理不善革職已足當其罪劉組曾著革職仍留同知之任所有原籍及任所家產貲財俱著加恩賞還將來該員或有覈減應賠之項另行照例辦理至富勒渾前此因何並不確查遽將劉組曾嚴切劾參之處著即明白回奏○又諭今日批覽方略館所進金史內有圈點訛錯數處並有誠字訛寫城字所有承辦之編修宋銑著交部察議○定邊右

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參贊大臣副都統富德奏臣等定議進攻馬奈馬爾邦據探路頭人稟報河北馬奈山路難進必從駱駝溝內繞道截出馬奈卡卡角之前其河南前敵博堵之上地名思覺極關緊要必須一併攻克直逼克舟九寨臣等商從駱駝溝分兵兩路一取馬奈一取卡卡角一面由馬奈對河之格魯克古卡卡角對河之木底渡兵前往上下夾攻迎面正路官兵亦即直前進剿其河北博堵地方一經攻克即迅往搶占思覺扼其要害使賊分應不暇又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奏穆爾津岡道路險峻礮卡接連臣等擬由小路猝上將山頂占據往下壓擊計所調之湖廣兵續到可以進取諭軍機大臣等明亮等奏於馬奈馬爾邦分兵進取所籌甚好昨諭富德仍往明亮處同由馬奈馬爾邦進剿富德接奉諭旨後自即趕赴明亮軍營分路並進諒不致誤會勦之期看來

馬李馬爾邦一路既探得從駝溝潛進之  
道且可分兵夾攻似此路更易於克捷又據  
豐昇額奏現至黨壩察探路徑豐昇額若果  
攻得穆爾津岡要隘料其地可以自上而下  
壓取勒烏圍賊寨原可與伍岱分前後撥而  
進或乘其不備竟能攻克亦未可定然總不  
宜稍涉孟浪惟在豐昇額與伍岱隨時妥酌  
而行朕不能於六七千里外概為一一籌及  
也 庚戌諭據緯克托等奏稱本年採挖紅

銅兵丁三百名除應交正額外多得銅觔五  
千八百五十觔請將官員議敘兵丁等賞給  
鹽菜銀兩等語著照所請官員等交部議敘  
兵丁等各賞給一月鹽菜銀兩是日起

上以歲暮裕祭

太廟齋戒三日○辛亥諭前因戶部題駁李湖  
題請協撥鄰省銅本一摺並不查照部議將  
庫存之項撥用又不將原奏提及輒循舊例  
題請協撥舛謬殊甚因傳旨飭令明白回奏

今據覆奏於本年三月已接准部文行司八  
月內據藩司王太岳詳請題撥銅本未經照  
案聲敘誤請鄰省協撥臣當時亦竟遺忘未  
能查駁更正實屬糊塗請勅部嚴加議處等  
語李湖於藩司誤請協撥並不詳查駁正率  
行具題自難辭咎至王太岳身為藩司乃於  
部飭應撥之項竟爾遺忘舛誤殊屬非是李  
湖王太岳俱著交部嚴加議處○諭軍機大  
臣等據李湖覆奏題請鄰省協撥銅本一摺

已有旨將李湖王太岳交部嚴加議處矣藩  
司係錢糧總匯該撫既稱該藩司未經查照  
部議聲敘誤請協撥即應將王太岳附摺參  
處乃並不參奏僅止自行引咎不免意存袒  
護殊屬不合李湖著傳旨申飭○又諭曰阿  
桂回奏各摺其籌辦谷噶等處進兵情形一  
摺請令豐昇額即帶兵往攻凱立葉占住山  
梁則賊人不能潛行翻山堵截谷噶後路等  
語此計甚是必應如此辦理著傳諭豐昇額

移兵前往凱立葉占據山梁方安至谷噶一路阿桂既以為正路親自往勦仍當將所有之兵分起派員帶領以次而進我兵源源接濟聲勢益盛賊衆自必望而生畏至豐昇額所帶兵五千亦當仍遵前旨令伍岱為前起先進豐昇額在後繼進尤覺得力所有黨孮原駐之兵仍令五福帶領在彼駐守已足資防截其官達色所帶之兵則隨豐昇額往勦凱立葉於彼處留防後路亦為有益至閱現擬留兵駐守之圖其在美諾偏北如喇布塞昂噶爾角克磧一帶皆兩金川相連之境居多又為谷噶進兵後路自應留兵防守若美諾東西之阿爾圖德木達策布丹沙木拉爾資等處距賊境甚遠且其地尚在美諾營盤之後賊斷不能越過滋事此一帶防兵似屬虛設況兵力聚之則見其多分之易形其少今此四處之兵多者一二百少者五十若遇勦禦之事未必得力徒令我兵以分見少亦

為非計又何如省此四百五十餘兵並於功噶爾拉當噶爾拉湊用為得實濟乎此圖想係阿桂未奉功噶爾拉當噶爾拉分攻諭旨時所定故爾節節籌備若功噶爾拉當噶爾拉既有牽掣之兵則各隘防守又當隨宜酌定著阿桂再行妥酌遇便另為繪圖貼說具奏○壬子以歲暮裕祭遣官祭

太廟中殿

後殿○諭曰李宗文現在出差其禮部侍郎員

缺著梁國治署理袁守侗不必兼署○又諭

曰舒通阿著往庫爾喀喇烏蘇更換雅郎阿其三姓副都統員缺即著雅郎阿補授○癸

丑裕祭

太廟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遣官祭

太歲之神 甲寅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左翼科爾沁和碩卓哩克圖親王恭格喇布坦多羅扎薩克圖郡王納旺色布騰多羅貝勒古穆扎布固山貝子多羅額駙班珠爾固山貝子鄂勒哲特穆爾額爾克巴拜輔國公諾觀達喇公品級一等台吉旺扎勒多爾濟和碩額駙敏珠爾多爾濟二等台吉濟克濟扎布喀爾喀和碩親王固倫額駙拉旺多爾濟固山貝子敦多布多爾濟公品級一等台吉

扎木占多爾濟扎薩克一等台吉烏爾津扎布巴林多羅郡王巴圖固山貝子多爾濟喇布坦輔國公和碩額駙德勒克柰曼多羅郡王拉旺喇布坦敷漢多羅郡王巴勒丹鎮國公固山額駙羅布藏錫喇布輔國公多羅額駙桑濟扎勒和碩額駙朋蘇克喇錫二等台吉班珠爾喇布坦濟克濟扎布翁牛特多羅貝勒諾爾布扎木素一等台吉旺舒克二等台吉衮布車布登喀喇沁固山貝子多羅額駙扎拉豐阿輔國公拉扎布溫都爾瑚公品級一等塔布囊齊齊克固山額駙敦珠布色布騰二等塔布囊丹巴多爾濟阿拉善厄魯特鎮國公多爾濟色布騰烏拉特輔國公恭格喇布坦烏珠穆沁輔國公瑪哈布爾尼雅郭爾羅斯扎薩克一等台吉阿喇布坦右翼厄魯特和碩親王多羅額駙羅布藏多爾濟固山貝子朋素克公品級一等台吉旺沁班巴爾浩齊特多羅郡王達什喇布坦蘇尼特

多羅郡王車凌衮布多羅貝勒恭桑扎勒綽  
羅斯多羅郡王羅布扎二等台吉納木扎勒  
回部郡王品級多羅貝勒霍集斯輔國公圖  
爾都和什克額色尹扎薩克一等台吉瑪木  
特烏珠穆沁多羅貝勒達什衮布鄂爾多斯  
多羅貝勒棟囉布色稜固山貝子納木扎勒  
多爾濟阿巴噶固山貝子朋楚克青海固山  
貝子沙克都爾扎布杜爾伯特鎮國公雙和  
爾三等台吉烏呼斯歸化城土默特輔國公  
索諾木旺扎勒喀爾喀輔國公沙克都爾扎  
布公品級扎薩克一等台吉雲敦齊旺和碩  
特輔國公色布騰扎薩克一等台吉特默齊  
哈薩克公品級阿底勒蘇勒坦吐魯番公品  
級一等台吉素賚瑞二等台吉丕爾敦喀喇  
沁和碩額駙庸庫爾忠翁牛特多羅額駙班  
珠爾奈曼固山額駙端多布一等台吉素彌  
喇科爾沁一等台吉薩木丕勒四等台吉端  
多布巴林一等台吉索特納木多爾濟及領

侍衛內大臣等召科爾沁和碩卓哩克圖親  
王恭格喇布坦多羅扎薩克圖郡王納旺色  
布騰多羅貝勒古穆扎布固山貝子多羅額  
駙班珠爾巴林多羅郡王巴圖輔國公和碩  
額駙德勒克奈曼多羅郡王拉旺喇布坦敦  
漢多羅郡王巴勒丹鎮國公固山額駙羅布  
藏錫喇布輔國公多羅額駙桑濟扎勒翁牛  
特多羅貝勒諾爾布扎木素喀喇沁固山貝  
子多羅額駙扎拉豐阿厄魯特和碩親王多  
羅額駙羅布藏多爾濟浩齊特多羅郡王達  
什喇布坦蘇尼特多羅郡王車凌衮布綽囉  
斯多羅郡王羅布扎回部郡王品級多羅貝  
勒霍集斯輔國公圖爾都和什克烏珠穆沁  
多羅貝勒達什衮布鄂爾多斯多羅貝勒棟  
囉布色稜固山貝子納木扎勒多爾濟青海  
固山貝子沙克都爾扎布杜爾伯特鎮國公  
雙和爾等至

御座前賜酒成禮○諭軍機大臣等據彰寶奏



審明仇殺土官之賴君賜照律凌遲及助惡夥犯小余擬斬立決請勅法司覈覆等因一摺辦理未免拘泥此等土司所屬兇惡匪犯敢於挾仇糾衆殺害一家四命既經審實即應按律治罪一面奏聞一面即在彼處正法示衆何必照內地民人之例必待法司覈覆耶彰寶所辦未當事理賴君賜小余著即照該督等所擬辦理將此諭令彰寶知之○又諭據阿桂奏令鄂寶迅赴黨壩一帶督辦臺

站事宜所籌甚是前據阿桂奏請令豐昇額帶兵進攻凱立葉俾賊人不能堵截谷噶後路因即傳諭豐昇額令其遵辦是此一路軍臺糧運關係緊要著再傳諭鄂寶即在黨壩一帶往來照料隨機妥辦俾軍儲充裕後路嚴密毋致稍有疎虞○是月雲貴總督彰寶奏現患病未能赴騰越一帶邊境巡查得旨善為調攝巡邊之事不能親往何妨目今痊愈否速奏來以慰懸念○又奏緝獲仇殺本

管土官之首犯賴君賜及助惡行兇之夥犯小余嚴審定擬得旨知道了正犯既獲則吳楷等之罪可從輕擬矣○是年追予金川出師陣亡之知府吳一嵩一員候補四品王如玉一員候補同知鍾邦任一員候補直隸州吳璜一員知州常紀一員候補知州彭元璋一員主事特音布等三員降一級調用知州徐諗一員通判汪時一員知縣程蔭桂一員候補知縣孫維龍等二員筆帖式五十一

員縣丞沈霖一員主簿吳鉞一員吏目郭良相一員典史許濬一員副將松德等三員參將西凌阿等三員參領額爾濟圖等七員遊擊李顯祖等二員二等侍衛額林普爾等三員副參領西蘭保等七員協領額塞一員佐領佛喜一員都司鄭士才等七員土都司桑共一員三等侍衛和善等二員防禦德祿一員守備何國柱等七員土守備徐元琨等二員藍翎侍衛六十等四員護軍校拴柱等八

員。驍騎校邁斯哈等二員。千總胡印等十八員。土千總郎扎什一員。把總謝景標等三十六員。土把總嘎山布等五員。外委夏朝柱等三十二員。護軍拜唐阿馬步兵三千五百九十八名。祭葬卹賞如例。俱入祀昭忠祠。○旌表孝子江蘇等省金瑞鳳等二十一名。孝女山東省曾氏一口。孝婦浙江等省黃氏等二口。守節合例。八旗滿洲護軍伊昌阿妻梅和勒氏等八十六口。蒙古護軍圖盛額妻朱爾古爾氏等十六口。漢軍披甲吳元龍妻陳氏等二十二口。內務府鑲黃等旗披甲穆和連妻高氏等四口。奉天等處駐防岳爾渾妻王氏等一百四口。直隸等省林益初妻袁氏等九百十一口。夫亡殉節山東等省張克梓妻李氏等二十口。未婚守志江蘇等省邵步青聘妻蘇氏等四十四口。百歲壽民婦直隸等省馬忠義等六十六名口。各給銀建坊如例。○一產三男吉林閒散安福一家直隸等省

楊士達等十家。○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一千八百七十四萬三千三百十五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四千一百二十四萬九千十二石六斗六升五合六勺。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四十九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十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柱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春正月乙卯朔

實錄卷九百五十

上詣

奉先殿行禮○詣

堂子行禮○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詣

壽康宮慶賀

皇太后禮成御太和殿受朝作樂宣表如儀○

詣

大高殿

壽皇殿行禮○遣官祭

太廟後殿○御乾清宮賜宗室王公等宴○丙

辰

上奉

皇太后幸重華宮侍宴○諭上年各直省奏報  
夏秋二熟並皆豐稔惟江蘇安徽陝西河南  
四省間有被澇之處均係一隅偏災俱經降  
旨令各督撫分別妥為料理第恐今春二三  
月間民食或有拮据因傳諭各該督撫據實  
查奏昨據何燭查奏被水之浙川內鄉二縣  
逐一親歷確勘二麥俱已種齊春收有望毋

實錄卷九百五十

二

需再為酌借籽種牛具其被災之戶先經撫  
卹得所禦冬有資惟其中九分十分極次貧  
民當新春青黃不接之時口食未免拮据等  
語浙川內鄉二屬被水之處雖已補種春麥  
閭閻生計有望但閩境共享豐登而此等災  
民相形見絀不無情切向隅自宜特沛恩施  
以普春澤著加恩將浙川內鄉二縣九分十  
分極次貧民各加賑一個月該撫其董率所  
屬悉心妥辦俾窮黎共霑實惠該部即遵諭

行。○又諭。川省自近年用兵以來。所有軍行經過地方。一切停頓供億。節經動撥帑金。官為辦理。絲毫不累民間。惟念糧儲軍餉。齎送遄行。不能不稍資民力。節年降旨。加恩將應徵錢糧。分別蠲緩。昨歲夏秋。派調京兵。及吉林黑龍江等處各兵。赴川應用。又經降旨。將經過地方。三十九年額徵錢糧。均再緩至次年帶徵。並切諭該督等。留心董察。毋許辦差官吏。藉端侵派滋擾。俾小民均霑實惠。該處

實錄卷九百五十四

三

黎民。屢沐恩膏。益知踴躍奉公。深可嘉尚。茲當小金川境壤全行收復。尅期乘勝。迅勦金川。一切糧運軍儲。不無尚資輓負。允宜特加優獎。更沛春膏。著該督等。查明川省各屬辦差繁簡。於乾隆四十年分。應徵錢糧內。酌量緩徵多寡分數。具奏到日。候朕降旨加恩。至官兵經過地方。番民有認納夷賦銀米貢馬者。俱著一體緩徵。用昭格外軫卹。俾閭閻趨事。益得寬舒。該督等。其實力妥協辦理。以副

嘉惠勞民。有加無已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據慶桂奏。派往徵收哈薩克馬匹之厄魯特巴彥克什克途遇喀喇烏蘇游牧瑪勒塔巴爾等。據稱應徵馬匹。已交伊犁兵丁。及詢之納旺。又稱並未收到。現在前赴游牧查收等語。前因哈薩克等。冬間無處游牧。准於卡座附近過冬。定為百匹內徵收一匹。乃伊等並未交納。而捏稱已給兵丁。實係躲差取巧。雖未便依內地例。罰賠十倍。亦應稍示儆

實錄卷九百五十五

四

戒。著傳諭慶桂。嗣後如有似此者。即諭以內地漏稅之例。但念汝等外夷。不曉律令。今仰體大皇帝撫綏之意。每馬加罰一匹。即如數徵收。則伊等方知儆懼。並傳諭伊勒圖知之。○定邊右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奏贊大臣副都統富德。奏臣等由馬奈進攻。擬於僧格宗。留兵六百名。山梁上阿布爾則。德烏塘。均屬當噶爾拉要隘。各留兵二百名。令與僧格宗聲息相通。其翁古爾壘。墨壘。溝策爾丹色

木恩紐得里各留兵二百名得勝邦科卡了。各留兵一百名。約咱留兵五百名。章谷留兵二千名。賊人長技。惟以抄截為能。彼見僧格宗緊連美諾。料多策應。而章谷復駐重兵。中間一帶地方。必不敢輕來盤踞。止放夾壩。則現兵足以制之。是南路留兵雖少。必無他慮。查富勒渾。王進泰現駐美諾。兼守僧格宗。並益以新調荊州。成都駐防。及四川。湖北綠營兵。共四千名。則就近翁古爾壟等處。自應一併管理。仍俟兵數到齊。臣即將現留守兵。陸續抽回大營。諭軍機大臣等。據明亮等覆奏。進攻金川。及派兵防守一摺。其馬奈馬爾邦進攻事宜。自應如所奏辦理。至籌派兵丁駐守。每處不過一二百名。勢分而數少。常時既不足以資彈壓。設有賊人滋事。此等綠營兵丁。徒以力弱見怯。於事轉屬無益。此實不可謂之得算。但該處情形。朕亦不能於六七千里外。悉為懸度。或阿桂。明亮等。謂當噶爾拉。

平定縣志卷之二十二

五

功噶爾拉。必不可攻。若攻之。轉有損無益。且能豫信此兩路。不進兵牽綴。可以保無他患。不妨切實陳奏。朕又豈肯違眾意。而強人以所難乎。又據舒常奏。達爾圖山梁。有賊積聚。窺伺。我兵下溝截殺。鎗斃四五賊等語。此必賊人示我不懼之意。實為可惡。或賊人在彼試探。如見我兵勢弱。竟出而滋擾。亦不可不防。舒常現駐宜喜。所統綠旗兵。尚有四五千。攻勦即或不敷。而防守儘足應用。舒常務須時刻察探。並將帶兵勦賊之員。及應用兵數。豫派周妥。設或見有賊蹤。即令帶往掩擊。尤須斷其歸路。杜其來援。多為殲戮。賊眾偵之。喪膽知懼。如此數次。賊亦不敢窺伺。○命署禮部侍郎梁國治。在南書房行走。○丁巳。

平定縣志卷之二十二

六

一隅偏災。雖蠲賑兼施。誠恐今春或資接濟。因降旨該督撫查明具奏。候朕酌量加恩。旋據高晉等奏。安東等八州縣衛。先被夏災。秋收又復失望。查明成災至八九分者。情形均為較重。目下按月給賑。不虞乏食。其被水涸復之區。亦已播種豆麥。可冀有收。但當新春青黃不接之時。口食未免拮据等語。安東等處。上年春夏疊被偏災。新春正賑已畢。貧民待哺方殷。殊堪軫念。著加恩將安東。清河。桃源。三縣。淮安。大河。三衛。山陽。阜寧。海州。三州縣。勘實成災八九分者。無論極次貧民。一體加賑一個月。以資接濟。其成災七分以下。同沐陽。鹽城二縣。雖照例蠲緩賑卹。均已口食有資。將來東作屆期。或須酌借籽種口糧之處。並著該督撫。臨時察看妥辦。據實奏聞。以副朕加惠窮黎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上年安省之鳳陽。泗州。所屬十二州縣衛。因春夏雨水過多。湖河並漲。偶被夏災。業據該

撫奏報。當即加恩。蠲賑兼施。俾無失所。恐今春二三月間。民食或致拮据。特傳諭該撫。確查應否加賑。據實具奏。嗣據裴宗錫覆奏。壽宿三州。成災皆止五七分。以通邑計之。亦熟多災少。毋庸加賑。其鳳陽。懷遠。靈璧。虹縣。鳳臺。泗州。盱眙。五河。八州縣。及鳳陽。長淮。泗州三衛。夏麥秋禾。兩被災傷。當青黃不接時。民情不無拮据等語。著加恩將鳳陽等十一州縣衛。勘明八九十分災之極次貧戶。同七分災之極貧。各加賑一個月。其七分災以下。并毋庸加賑之壽宿三州。並著該督撫。察看情形。或須酌借牛具籽種。以資接濟之處。務董率所屬。妥協經理。俾災黎普霑實惠。該部即遵諭行。○戊午。諭。昨秋陝省之朝邑。商南二縣。先後猝被水災。節經降旨撫卹。其被災較重村莊。並令加賑。以期得所。第念今春青黃不接之際。災民未免拮据。特傳諭該撫。查明具奏。嗣據該撫畢沅奏。朝商二邑所屬成災

十分者。村堡無多。而受傷獨重。其涸出地畝。雖已播春麥。明歲可望有收。而青黃不接時。家計不無艱窘等語。該省普獲豐登。獨朝邑。商南二處被有偏災。自宜再沛恩膏。用溥春澤。著加恩將朝邑被災較重之河東。大慶關等處。十一村堡。暨商南災重之東關。韓家山等處。十二村莊。無論極次貧民。再行展賑一月。俾資接濟。其被災較輕各處。並著酌借籽種口糧。以示體卹。該撫其董率所屬。悉心經理。務使茆簷均霑實惠。用副朕軫念窮黎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上年據勒爾謹奏。阜蘭等十州縣等處地方所屬村莊。夏秋二禾。間被霜雹。已成偏災。當即令該督將應行賑卹蠲緩各事宜。照例妥辦。特念甘省地瘠民貧。阜蘭等處。既屬歉收。恐新春青黃不接之時。民力未免拮据。復諭勒爾謹將被災各處。應否加賑之處。迅速確查具奏。茲據該督覆稱。甘省夏秋二禾。通屬收成八分有餘。均

實錄卷之五十一

九

為豐稔。其間被霜雹等處。僅屬一隅。業已蠲賑兼施。小民不致失所。惟河東之阜蘭。金縣。河西之肅州。平番等四處偏災。情形稍重等語。著加恩將阜蘭。金縣。肅州。平番等屬被災貧民。於正賑之外。各展賑一個月。再河州。狄道。渭源。安定。西寧。大通。紅水縣丞等七處。上年亦被有霜雹。雖據稱因頃畝零星。例無賑卹。第念瘠薄之區。民間鮮有蓋藏。亦宜加以體卹。並著該督查明咨部。量予緩徵。以普一體。○又諭。該部即遵諭行。○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督理糧餉。山西巡撫鄂寶。奏臣豐昇額。准阿桂札調。赴凱立葉進兵。現擬自黨壩啟行。由卓克采前往。約計旬日可到。但由此路前至卓克采。均有糧臺。過此即須裹糧而行。今臣鄂寶已奏明前來黨壩。臣一面進兵。鄂寶一面安設臺站。庶可陸續供支。惟臣自宜喜帶來之兵。僅三千三百名。再將五福駐守黨壩兵內。抽撥六百名。官達色

實錄卷之五十一

十



駐守黃草坪兵內。抽撥三百名。及未到之楚兵二千名。統計止六千餘名。及至凱立葉。尚須留防後路要隘。打仗實形缺少。應請酌量幫派三四千名。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奏。現已由黨壩卓克采一帶。前赴凱立葉。但所帶兵數不敷。若能幫派兵三四千名。庶為有濟等語。著阿桂通盤籌畫。量為幫派。至黨壩各路。留兵守禦。原恐賊人潛出滋擾。不可不防。若與官兵後路無涉。即不必空勞兵力。賊人

守錄卷九十五

五

竄出之路。豈能悉為堵截。況用兵之道。亦不過守其要隘。斷無逐步攻圍。水泄不通之理。此不獨黨壩一處為然。即宜喜日旁及各軍營。凡有應行防守之兵。均宜照此籌辦。至鄂寶所辦。係綽斯甲布一路之糧。程站已不為近。若三雜谷一帶。則相隔更遠。行途多費。種種非宜。阿桂現統兵前赴谷噶一路。所需糧餉。自必隨行。今豐昇額既與之會兵一處。且凱立葉距谷噶僅一山梁。為程有限。自當就

用富勒渾。郝碩等。所辦糧餉。方為妥便。鄂寶無庸遠涉。至前因阿桂請示師期。已諭以二十七二十八。均屬吉期可用。則其奉到前旨。自可如期起程。今豐昇額二十二日所進之摺。據稱即往凱立葉。想不過五六日可到。而阿桂自美諾前往谷噶。程期亦不甚多。其馬奈。馬爾邦。諒亦可按日而至。約計各路官兵會期進剿。祇在正月初旬之事。一經得利奏捷。必速將此傳諭知之。○是日起。

守錄卷九十五

五

上以祈穀於

上帝。齋戒三日。○己未。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等奏。定於正月初十日。各路同時並發。所辦甚好。佇聽捷音。又據稱官兵徹赴底木達。俱令裹帶乾糧。不許舉火。自應如此辦理。至所稱僧格宗。章谷一路。應於總兵英泰。參將汪騰龍內。派留一員駐劄。即著派英泰。在彼實力妥辦。○庚申。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文綬薩載。奏到年終彙奏各摺。均已批閱。此等彙奏事件。前經軍機大臣。分別酌議。如必待年底截數者。令於開印前辦奏。倘無須清查候辦者。俱於歲前具奏。方合年終彙奏之義。川省現辦軍務。具奏稍遲。尚屬有因。至薩載所奏諸摺。不過遵例查奏幕友。及盤查各屬倉庫。扣展公出日期等事。並非必待新年入奏者。昨三寶奏到之摺亦然。此皆該撫等以照例彙奏之件。未免視為具文。辦理殊為遲滯。著將此遇便傳諭薩載。三寶。知之。○又諭。丹東一帶後路。亦關緊要。必須大員專駐嚴防。著傳諭文綬。於在省大員內。酌派妥幹一人。速赴丹東駐劄防範。毋得稍有疎忽。○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參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奏。臣等前議。由谷噶。凱立葉。及馬奈。博堵等處。為併力合攻之計。其馬奈。博堵二處。現由明亮等。悉心躡探籌辦。至谷噶

第一道山梁。碉卡本少。第二道山梁。碉卡嚴密。若從此繞越。搶據格魯瓦覺三寨。斷其來援之路。則第二道山梁之賊。可不攻自潰。過此至勒烏圍。皆係據高臨下。甚為得勢。其凱立葉一路。現調豐昇額進兵。若占據薩爾赤鄂羅山梁。順山而下。則康巴達格什戎岡。亦被官兵截斷在外。而穆爾津岡之賊。即不能與勒烏圍相通。且官兵一至谷噶山梁。與凱立葉相望。從內轉攻穆爾津岡。賊必難於抵禦。而黨壩存駐之兵。亦可前來會合。又據綽斯甲布應襲土司雍中旺爾結等稟稱。大兵必滅金川。伊等除已派出三千六百名外。願添派番兵。別尋徑路。誓必奪取山梁。臣隨諭以進剿有期。汝等可即添派多兵。督率助剿。又奏。臣前派搜捕簇拉角克美臥溝。一帶逸番官兵。據報殺死賊人一名。並送到拏獲番人和爾嘉。及番婦阿和。阿朗。二名。訊係被賊帶往金川。回來尋覓口糧被獲。其所聞僧格

桑扈在科思果木。及其妾在勒烏圍官寨。均與向來番人所供相符。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籌畫進剿情形。頗見誠心。所籌甚善。是阿桂豐昇額一路之兵。甚為得勢。如果能進逼勒烏圍。則賊人外險已失。必多惶窘。自難久於支拒。便可掃蕩賊巢。擒縛兇豎。以成大功。指日即屆進兵吉期。佇望捷音速至。又據稱。綽斯甲布土司等。情願多派番兵。搶奪山梁。其情頗為真切。即諭以督率多兵。奪攻助剿等語。所辦甚合機宜。又據奏。罕獲小金川番人和爾嘉供詞。其說亦未可盡信。但所供情形。與前此訊問番人等供詞。均屬相仿。看來金川賊衆。此時尚視僧格桑為奇貨。直待情勢緊迫。再行獻出。以圖解免。或將七圖安堵爾等。一併同獻。其情大率類此。但兩金川罪大惡極。萬無可逭。並非縛獻逆酋所能完局。況今各路進兵。尤不宜復通文檄。設或賊人情急。差人詣軍門獻俘求降。均宜置之不

理。一面將所獻賊酋。賊目拘留。仍即設法。擒其所差頭人。一併檻解京城。磔處示衆。一面督兵上緊進剿。各路將軍。均當深體朕意。切實辦理。朕惟早盼喜音之至。○辛酉。祈穀於上帝。上親詣行禮。○詣皇太后宮問安。○世祖章皇帝忌辰。遣官祭孝陵。○諭。朕臨御以來。敬天報本為要。不敢稍有疎畧。凡遇郊壇大祀。必親詣行禮。自降輿以至禮成。一切典禮。俱有加增。四十年來。罔敢少懈。及至三十七年。朕逾六旬。始命大學士。禮部。將降輿遠近。稍為酌減。此所以節縻儀而省精力。欲盡禮於大祀也。然亦因朕逾六旬。始然而誠敬益得申致。我萬世子孫。謹凜朕意。若年未六旬。切不可稍減典制。倘蒙

上天眷佑。臨御年過六旬。方可如朕現行儀制舉行。著永遠為令。○壬戌享

太廟。遣果郡王永璘恭代行禮。○遣官祭

太歲之神。○召大學士及內廷翰林等茶宴。

以彙輯四庫全書聯句。○諭據富勒渾文綬

奏。奏西陽州知州王承燾。委辦宜喜軍營糧

務。有長夫應找領工銀一千七百餘兩。因眾

夫需用綿衣。據知府王立柱。將甲角等處舊

存綿衣。請發給用。扣銀歸款。乃王承燾。以各

夫已買有舊衣。情願領銀具稟。查閱該收收

支摺內。開有找給站夫綿衣價銀一款。實未

給領。又不將案卷移交明白。顯係捏飾。請將

王承燾革職嚴審等語。王承燾承辦軍需。敢

於冒銷站夫衣價至一千七百餘兩。情罪實

為可惡。王承燾著革職。交與文綬。速即嚴審

從重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今日據熊

學鵬奏到各摺。均已批閱。內有發遣新疆人

犯。有無脫逃。及已未拏獲二摺。初閱所引諭

旨相同。竟似兩奏重出。及加細閱。乃一係查明有無脫逃。一係分別已未拏獲。兩奏原屬一事。何庸如此分析。殊覺煩碎。無謂。熊學鵬性情細瑣。每於無甚關要之事。過求挑剔。此其一端。熊學鵬不可不知。著傳旨申飭。○又諭。本日據裴宗錫奏。到年終彙奏各摺。均已批閱。此等彙奏事件。前經軍機大臣分別酌議。如必待年底截數者。令於開印前辦奏。其無庸清查候辦者。均於年前具奏。以符年終彙奏之義。昨據三寶薩載奏。到各摺。已屬遲滯。當經傳諭三寶等矣。今日裴宗錫所奏。亦不過甄別教職佐雜千總。及查奏幕友各屬扣展公出日期。並非必待新年入奏者。安省距京較江浙二省尤近。何更遲滯。該撫或以照例彙奏之件。未免視為具文。辦理殊為拘緩。裴宗錫著傳旨申飭。○甲子。

上詣

大高殿行禮。奉

皇太后居長春仙館。○詣

安佑宮行禮。○幸圓明園。○諭曰。羅布藏多爾

濟著賞用金黃韁。其原用紫韁。即賞伊子旺

沁班巴爾。桑齋多爾濟亦著賞用紫韁。旺扎

勒多爾濟著賞戴三眼花翎。並賞用金黃韁。

其弟台吉敏珠爾多爾濟著在乾清門行走。

○乙丑。定邊右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奏。贊

大臣副都統富德奏。查當噶爾拉山勢懸延。

不能直前牽綴。但於阿布爾則德烏塘二處。

設為疑兵。臣仍同赴馬奈。力圖進取。茲據探

路番人回稱。繞至思覺地方。四面瞭望。約有

七八十戶。實為克舟九寨屏障。必須攻克。但

思覺在博堵之上。路徑雖有三條。雪深冰滑。

倍難行走。土兵等情願先取博堵。以便搶奪。

思覺。臣查河北馬奈一路。應於布拉克底之

臨卡地方。密為進發。其河南博堵一路。亦應

由墨壟溝越過甲木山梁。更為出其不意。但

河南北各路。俱有數日程途。官兵移動。究不

如土兵趨捷。是以先將屯土兵丁。照所擬道

路。令其分頭先進。一面將滿漢兵丁。酌派續

進。臣仍臨時迅往督率。現准阿桂札知。於正

月初十日。會同進攻。已將地方遠近扣定。即

遵欽定日期進發。所有安臺設站事宜。飭臬

司李世傑密為布置。均可無誤。惟正地一帶

緊要。留兵二千人。僅敷守禦。而南路軍營。又

斷難抽兵添往。恐賊出滋擾。於格藏橋甚有

關係。現密札副將鄭國卿。在革布什咱番戶

內。再行添募。務即攢湊漢土官兵百餘名。帶

往甲魯與正地山口交界處。大張聲勢。作為

進攻之狀。得旨。所籌皆合機宜。速望捷音之

至。○丙寅。諭前因總兵教成。補授鎮遠。復調

赴南路帶兵。所遺威寧鎮總兵員缺。令阿桂

揀員奏補。今據奏乾清門三等侍衛特成額。

自赴軍營以來。奮勉學習。有志向上。亦能帶

領綠營兵弁。令其署理等語。著照所請。貴州

威寧鎮總兵員缺。即著特成額署理。○定西

將軍尚書阿桂。叅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奏豐昇額已由凱立葉進剿。臣復囑令先為揚言。欲與各路會合。俟至曾頭溝。薩爾赤鄂羅山溝。猝為進攻。庶使賊不知備。但兵力尚屬單薄。查三雜谷土兵。駐劄宜喜一千餘名。應撥隨豐昇額。臣又派健銳營兵五百名。索倫兵二百名。令與前派之三百名。合為一隊。又派西安駐防兵一千名。與豐昇額所帶之西安駐防兵。均歸書麟管轄。又派陝甘兵三百名。令納木扎。伊達里。常保。住等帶往。限初十日。直取薩爾赤鄂羅山。隨豐昇額一路進攻。又奏賊目丹巴沃咱爾等喊稟。伊土司欲將僧格桑獻出。請差一二兵丁往驗等語。經土目阿忠等嚴斥。以天朝斷無遣人至爾境之理。將來蕩平賊境。不慮僧格桑逃往何處。數日後。又差人喊稟。臣飭令卡兵嚴斥不理。又奏現在尅期進兵。所有統領防兵大員。應酌定地方分駐。查長清熟悉。

邊情。小金川各處留防事宜。均應令其照料。但布朗郭宗一帶。逼近賊境。而別斯滿溝降番。尚須彈壓。又係谷噶大兵後路。一切接應。均關緊要。長清應於布朗郭宗底木達駐劄。富興現有腳疾。即令其幫同長清辦事。美諾距賊稍遠。王進泰往來熟悉。成果腿疾未愈。應即令其協同駐劄辦事。至南路僧格宗一帶。已知會明亮。令於英泰。汪騰龍內。派一員駐守。又奏南路現分兵進剿。一切接濟糧餉。隨步換形。應令桂林專駐章谷。親身酌辦。其丹東一路。臣與明亮鄂寶。均經添撥川湖兵丁駐守。該處現有副將鄭國卿。叅將郎措。升遊擊程有方。往來稽巡。毋庸另派大員往駐。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分路進兵情形及籌添豐昇額處兵丁一摺。所辦俱合機宜。可謂盡心籌畫。而其為豐昇額添兵一節。尤能悉秉誠心。不分畛域。甚屬可嘉。豐昇額處兵數既多。且見阿桂如此體國奉公。更當與之協

力同心。相機會勦。迅奏膚功。計自初十日進兵。至今晨已經三日。自必所向克捷。佇聽捷音。又奏丹巴沃咱爾差人叫喚。付之不理。所見甚是。從前准令金川投降一節。朕深悔所辦姑息。今賊酋敢如此負恩反噬。不可不急為勦滅。以除後患。乃賊人尚狃於從前受降之說。妄思獻出僧格桑。即圖完事。而此時猶多觀望。非至窘迫之時。不肯縛獻。實為可恨。各路將軍等。總當如阿桂之堅持定見。設遇賊人稟籲。竟不必與之交言。若送僧格桑到營。即并其送來之人。設法擒獲。一面仍加緊進攻。賊人計無可施。自必易於集事。又阿桂奏令長清等分防後路。均著照所奏派辦。又奏南路僧格宗一帶。已知會明亮於英泰。汪騰龍內。酌派一員。統兵辦理。前阿桂奏及此事。朕以汪騰龍專務口給。不甚足恃。因派令英泰駐守僧格宗。昨據明亮等奏。英泰亦須帶兵隨營。是僧格宗必須另派大員駐劄。自

應令富勒渾。在彼駐守。經理明亮後路事宜。令汪騰龍隨其辦事。至阿桂軍營糧餉。富勒渾仍須實力調度。隨時策應。第富勒渾於軍旅素未諳習。如遇有關軍務番情者。當札商長清。妥為籌酌。併當與王進泰相商而行。伊三人總當合而為一。和衷妥辦。又阿桂奏章谷一帶。應留桂林駐辦之處。與朕前降諭旨相合。惟丹東一路。鄭國卿僅係副將。恐於地方呼應不靈。昨已諭令文綬。選派妥幹大員一人。在彼辦理。著文綬仍照前旨。酌派奏聞。○四川總督富勒渾。三等侍衛桂林。浙江按察使郝碩。前任四川總督劉秉恬。奏查西路美諾等處。均已派兵防駐。糧石現由帛噶爾角克碉一路運供。而布朗郭宗以外。新添臺站。皆藉人夫輸輓。除美諾站夫。仍需隨營應用。其日隆及喇嘛寺等站。均有夫一千餘名。應酌留一半滾運軍米。一半撥置布朗郭宗以外各臺。接遞輓運。又查明郭宗至布朗郭



宗五站。現貯米麵。雖敷裹帶。尤須趕運接濟。臣已飭日隆達木巴宗糧員。將現存米加緊滾運。並將木坪卧龍關二處存貯米各長運二三千石。以資儲備。俟楸砥道路開通。即將此路夫馬酌徹。其大板昭以外應安臺站。請俟大兵前進後。臣即督同官員夫役逐站安設。至南路現分兵攻取馬奈馬爾邦。章谷為糧運正路。應仍由打箭鑪運往。自章谷至馬爾邦計八大站。臣桂林亦即同李世傑將現在各站人夫抽調安設。再查後路駐兵各處多近賊境。不宜另立糧臺。應約計一兩月之糧。運赴該處。委員看守支放。諭軍機大臣等。富勒渾等奏安臺設站事宜。所辦甚妥。今已派富勒渾駐守僧格宗。令汪騰龍隨其辦事。所有大板昭一帶軍糧。已諭令郝碩劉秉恬前往辦理。其催糧事宜。仍令富勒渾實力調度。毋稍歧視貽誤。○丁卯。

上御山高水長大幄次。賜蒙古王公台吉及回

部郡王等宴並賞賚銀幣有差。○戊辰。上奉

皇太后幸同樂園侍早晚膳。至辛巳皆如之。○御奉三無私殿。賜皇子諸王等宴。○己巳。

上詣

安佑宮行禮。○奉

皇太后幸山高水長。○御正大光明殿。賜朝正外藩等宴。召科爾沁和碩親王恭格喇布垵旺扎勒多爾濟多羅郡王納旺色布騰多羅

郡王和碩額駙齊默特多爾濟多羅貝勒固穆扎布巴林多羅郡王巴圖奈曼多羅郡王拉旺喇布坦蘇尼特多羅郡王車凌衮布多羅貝勒恭桑扎勒翁牛特多羅貝勒諾爾布扎木素烏珠穆沁多羅貝勒達什衮布喀喇沁固山貝子多羅額駙扎拉豐阿阿巴噶固山貝子朋楚克鄂爾多斯固山貝子納木扎勒多爾濟教漢多羅郡王巴勒丹鎮國公固山額駙羅布藏錫喇布喀爾喀和碩親王固

倫額駙拉旺多爾濟。多羅郡王多羅額駙桑  
齋多爾濟。固山貝子端多布多爾濟。阿拉善  
和碩親王和碩額駙羅布藏多爾濟。浩齊特  
多羅郡王達什喇布坦。綽羅斯多羅郡王羅  
布扎。青海固山貝子阿克都爾扎布。杜爾伯  
特鎮國公雙和爾。回部郡王品級貝勒霍集  
斯。輔國公和什克等。至御座前。賜酒成禮。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十一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五次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 直隸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 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 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正月庚午

上御正大光明殿。賜大學士尚書等宴。○諭朕  
於二月初六日御經筵。所有應行事宜。各該  
衙門照例豫備。○以頭等侍衛副都統銜伍  
岱。為叅贊大臣。○辛未。諭軍機大臣等。畢沅  
奏。據文綬札稱。川省軍營沙汰潰兵。止有發  
配甘肅。無應發陝西之兵。是以發遣潰兵。陝  
省並無一名到配等語。此項潰兵。既俱發配  
甘肅。則該省於解到潰兵後。自應飭屬安插。  
照節次所降諭旨辦理。何以未見勒爾謹奏。

及著傳諭勒爾謹將川省已經解到潰兵若干名。並現在作何管束。及有無滋事脫逃之處。即行據實覆奏。尋奏。川省應發甘肅潰兵。尚未到配。現咨催作速起解。並先將名數咨覆。至將來解到日。即遵旨分發各屬安插。不令聚集一處。併飭各州縣撥充苦差。報聞。○又諭曰。鄂寶奏。豐昇額現由卓克采。統兵赴凱立葉。現將校磨存米。飛飭趕運等語。卓克采一路所需軍糧。或由西路運往。或由黨壩供支。孰為近便。著鄂寶就該處情形。據實覈辦。務使軍儲後路。接濟無虞。並酌計由西路及黨壩運赴凱立葉。何處較為省便。即從其最妥者辦理。如應由西路關支。並知會郝碩等。上緊妥辦。不可稍存推諉。亦不得畧涉拘泥。期於軍營實有裨益。○壬申。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叅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奏。臣等於初二日。至布朗郭宗。查點滿漢各兵。應帶火藥鉛彈軍械。及支給十日

裹糧。均已齊全。當即分撥第一隊五千餘名。令海蘭察。額森特。普爾普。保寧。帶領。於初六日進發。第二隊五千餘名。臣色布騰巴勒珠爾。率同福康。安烏什哈達。特成額。成德。帶領。於初七日進發。第三隊五千餘名。臣阿桂。率同積福。福珠禮。倭昇額。海祿。帶領。於初八日進發。其布朗郭宗。喀爾薩爾。應駐防兵。現令長清派員。照指定地方兵數安設。又自喀爾薩爾至谷噶了口。延綿百餘里。中間梭洛柏古等處。臣另於經過時。隨地撥兵分駐。並於總兵富紳六十六。二人內派出一人。統領防駐。又奏。此次分路密進。谷噶等處。未便遽設臺站。是以並未通知富勒渾。第令將應需若干站人夫。上緊籌備。俟官兵將次見敵。始令總理大員。遙行安設。至此次滿漢兵均係步行。越險攀高。除各關十日口糧。勢難更令多為裹帶。現酌以麪一觔。抵一日口糧。做成餅餌。攜帶既便。且可毋庸舉火。並於一隊中。又

分三隊。通融攜帶。使前進銳兵。益為輕利。接踵之兵。亦可進行接濟。定邊右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叅贊大臣副都統富德。奏臣等於正月初五日。均抵格藏橋。即於橋北地方藏兵。密施號令。此次屯土兵共三千八百餘名。照所擬道路。先行分派。其河北駱駝溝一路。派兵六千名。富德統領。河南博堵一路。派兵四千名。奎林三保。統領。俱緊隨土兵進攻。內將滿兵。及滇黔兩省營兵。挑選出色奮勇者。二千二百名。督率土兵前進。以六百名。交和隆武。科瑪帶領。截取卡卡角。以五百名。交圖欽保。拉布東阿。帶領。截取馬奈。其對河木底格魯克古兩處。各用二百名。德赫布。噶塔布等。豫備皮船。隨土兵前往夾攻。尚餘滿漢精兵七百名。則以珠爾格德。劉輝祖。帶領。為奎林三保。後援。惟此路進攻。先議從墨壟溝翻山而下。近於初二日大雪封山。不辨路徑。因即徹赴格藏橋。作三夜行走。於初七日夜潛

渡河南深嘉布繞出。酌分二路。先搶斯第博堵。為併奪思覺之計。臣明亮統兵一千六百名。在河北馬奈。進攻迎面賊卡。至何處須兵接濟。何處併力向前。仍俟臨時酌辦。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在布朗郭宗派兵分隊進剿情形。又據明亮等奏。在格藏橋分路撥兵進攻事宜。所辦俱極妥協。而阿桂另摺所奏各件。均屬實心籌畫。又阿桂奏。據王進泰等報稱。博羅克守卡將弁。將投出番人斯塔克達爾等。解送大營。是賊番於小路潛出。並非難事。恐其借名投降。暗藏奸計。自當早為防守。若於隘口。見有形跡可疑者。即當立時剿殺。既可多殲賊衆。且使賊人知所畏懼。不敢妄圖軼出。王進泰。長清等。均當一體妥辦。○又諭曰。阿桂奏。就現在兵力。派撥進剿。自可易於深入。此後倘得分用之兵。擣虛直入。更可以制其死命等語。前因美諾一帶後路兵少。曾諭調荊州駐防兵一千。湖廣綠營兵一

千。赴美諾等處備用。節據阿桂等奏各處留防。約計五千餘名。是後路之兵。已足敷用。無藉復待集兵。此項二千兵。俱係生力軍。若用以攻勦。必當得用。昨據陳輝祖等奏。前項二千兵。已於臘月二十九。正月初二等日。全行出境。計其到川甚速。若將此項兵丁。歸於阿桂軍營。留為另覓新路。分道進勦之用。自屬得濟。著傳諭文綬。於此項兵丁到省時。即令造赴布朗郭宗聽用。並令阿桂籌畫辦理。一面奏聞。○癸酉。

上奉

皇太后幸山高水長。○諭朕於二月二十四日

啟鑒恭謁

東陵。所有應行豫備事宜。各該衙門敬謹豫備。

○乙亥。諭據李侍堯覆奏。上林縣逆犯陸李能。實係土知州岑宜棟購線獲解。並非綠營員弁拏獲。並解遼所稱參將登泰。有爭先殺賊。激勵兵衆之言。亦未確實等語。可見解遼

前此在京所奏。全屬捏飾。登泰業於該督審案附參。交部嚴加議處矣。解遼身為提督。在彼統兵督辦。豈不知此案逆犯。是土知州岑宜棟查拏獲解。乃於朕詢問之時。尚敢捏稱地方文武協拏。實為深染綠營虛誑積習。解遼著交部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查奏。揭陽縣賊匪爬城起釁。緣由一摺。稱該縣先有陳阿高等聚衆結盟一案。經巡撫覈審。擬以絞候。發回監禁。匪徒林阿裕等與陳阿高交好。探知罪名已定。起意糾匪。潛謀劫獄縱放。遂乘該署縣交卸之際。約期舉事。潛匿城外。殺死幼孩。夤夜爬城。聞地保聲喊。始行逃逸等語。已於摺內批示。此案皆由陳阿高定擬過輕。致匪徒藉以滋事。舊時律文。原覺未協。現交刑部另行酌定矣。至匪徒林阿裕等。因與陳阿高素相交好。聞其定罪在獄。輒敢糾約匪類。潛謀劫獄縱放。竟敢夤夜爬城。實屬目無法紀。情罪甚為可惡。著李

侍堯。即速嚴行審究。將倡首濟惡各犯。立時正法示衆。以儆兇頑。其陳阿高。既為林阿裕等欲救之人。即與匪黨首惡無異。定罪亦應同科。並著該督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其餘各犯。均須按其情罪。從重定擬具奏。其查明另案之馬阿魯。捏造歌謠。藉母煽惑各情節。亦屬不法。並著按律定擬具奏。至地保林喜。原報爬城之賊。為馬王氏徒黨。雖非確實。但馬王氏亦有吃齋騙錢。男女雜沓形跡。事屬有因。且林喜一聞犬吠。見有多人爬城。即鳴鑼叫喊。匪犯始各驚逸。尚知實力奉公。該督即飭縣予以獎賞。俾衆皆勸勉。將此由四百里傳諭知之。○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奏。臣於初八日。帶兵抵薩爾赤鄂羅山。即將南面雪山占據。並於孟拜拉山梁等處。分別留兵駐守。初九日。阿桂所遣納木扎。伊達里。常保住。帶兵二千。均已到營。現派分攻要隘。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奏。占據薩爾赤鄂羅

山頂。并納木扎帶兵二千前來。足供會剿。覽奏欣慰。豐昇額所占山梁。及經由路徑。併納木扎等由阿桂軍營至凱立葉之路。皆係金川通連要隘。賊人忽不設防。官軍如入無人之境。且既占據山梁。從此進攻凱立葉。由上而下。其勢甚易。自當迅期得手。是此次所覓進兵捷徑。阿桂一路。既甚妥協。其明亮一路。馬奈馬爾邦。路頗平坦。亦可易於攻克。較之上年攻勦功噶爾拉。當噶爾拉之路。應不啻事半功倍。惟盼剋期奏績。數日內即得捷音。○丙子。諭河南巡撫何燭。於地方諸事。俱能實心經理。其幫辦河工。亦甚妥協。著加恩授以總督銜。仍管河南巡撫事。以示嘉獎。姚立德。自署河東河道總督以來。承辦河工諸務。頗能認真。著即實授。○又諭曰。李侍堯查奏揭陽縣賊匪爬城起釁緣由一案。據稱該縣先有陳阿高等聚衆結盟。經巡撫德保覈審。擬以絞候。發回監禁。匪徒林阿裕等與陳阿

高交好。探知罪名已定。起意糾匪。潛謀刦獄。縱放。遂乘該署縣交卸之際。約期舉事。潛匿城外。適遇民人洪阿四。攜眷探親。見而驚散。幼子落後。遂被殺死。匪衆晝夜爬城。聞地保聲喊。始行逃逸等語。林阿裕等。敢於潛謀刦獄。情罪實為可惡。已交李侍堯。即速嚴審。從重定擬矣。此案皆由陳阿高擬罪過輕。匪徒見其久繫囹圄。遂爾潛謀滋事。致皆身罹重典。使陳阿高犯案時。即行正法。林阿裕等無隙可乘。轉得杜其奸謀。亦即可全其軀命。所謂辟以止辟。用意正復如此。及查覈原案。則陳阿高之問擬絞候。尚係德保比例加重。是此條舊定之例。原未允協。夫以歃血訂盟。謂不分人數多寡。殊覺顛預失當。豈以十人內外。與多至四五十人者。漫無區別乎。即如陳阿高一案。結盟至四十餘人之多。又係該犯起意聚衆。且陳阿高。年僅二十二歲。案犯較其年長者尚多。而衆皆推之為首。即屬匪黨。

巨魁更非序齒結拜弟兄者可比。自當另定例條。以示創懲。所有陳阿高罪名。已諭令李侍堯。歸於林阿裕等案內。從重定擬。至嗣後遇有此等案件。如何另行定例之處。著刑部詳細妥議具奏。尋奏。凡異姓人。但有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弟兄者。照謀叛未行律。為首者擬絞監候。為從。減一等。若聚衆至二十人以上。為首者。擬絞立決。為從。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其無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序齒結拜弟兄。聚衆至四十人之多。為首者。擬絞監候。為從。減一等。若年少居首。並非依齒序列。即屬匪黨巨魁。首犯。擬絞立決。為從。發極邊烟瘴充軍。如序齒結拜。數在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十人。杖一百。枷號兩個月。為從。各減一等。從之。○丁丑。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叅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奏。臣等分隊起行後。第一隊官兵。於初九日。已進谷噶。



山梁了口下埋伏。初十日攻奪喇穆喇穆之左右山梁。及附近贊巴拉克各山。併將色依谷山占據。現在進攻最高之登古山。惟計攻入賊境。已一百餘里。贊巴拉克喇穆喇穆各處。道路尤多。實須多分兵力。查楸砥運道。將次開通。俟續調防後之川楚兵丁到日。臣即將布朗郭宗馬爾當等處防兵內。抽調二千名。前來協濟。定邊右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奏。臣從河北正面進攻拉綽石卡五座。及迤東山嘴大戰礮一座。均於初十日攻克。又據富德報稱。由駱駝溝攻取戰礮二座。木城一座。大小礮百餘座。復約會和隆武將截取卡卡角之兵。翻山直取馬奈。現在併力合攻。其德赫布所領官兵。據報攻克格魯克古賊寨四十餘處。卡卡角對河之木底。亦經陳世庚率領土兵攻得要隘二處。臣現派兵一千。順河前往接應。至奎林所攻之斯第博堵官兵。均由布拉克底一帶。用皮船載渡。現已超

上山梁。搶得木城二座。諭曰。此次阿桂明亮等。分路進剿。同時並發。於一二日內。乘賊不備。迅克要隘。山梁。搶占木城礮寨。賊衆望風奔潰。殲戮甚多。阿桂等悉心調度。動協機宜。而領兵各員。協力進攻。均能所向克捷。著先賞荷包。以示鼓勵。仍令該將軍等。查明在事出力之將領弁員。同將軍叅贊。一併交部議敘。至兩路漢兵屯土兵丁。不避冰雪。攀越山險。奪卡攻礮。無不爭先踴躍。實屬出力可嘉。著阿桂明亮查照伊等應得分例。加賞一月錢糧。以示體恤。○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僧格宗為南路軍營後路。曾諭令富勒渾駐彼防守。並令汪騰龍隨其辦事。本日據明亮阿桂等先後奏到。於初十日同時分剿。俱已占據險要。現統勝兵深入。聲勢最為壯盛。賊匪驚惶喪膽。更無暇擾我後路。看來僧格宗一路。此時竟可無庸復留大員駐劄。著傳諭富勒渾不必復赴僧格宗駐守。惟於阿桂軍營後

路糧站同郝碩劉秉恬等督辦糧運火藥等項。毋稍貽誤。○戊寅諭廣東雷瓊鎮總兵員缺緊要著該督於所屬總兵內揀員調補。所遺員缺著海明補授。○定邊右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叅贊大臣副都統富德奏臣等合圍馬奈賊人一意拒守。數次往下衝壓。我兵鎗箭齊發。堅不可動。於十一日將四面碉卡依次攻克。查馬奈東北環抱三峯地名絨布寨。形勢亦屬扼要。仍分上下兩路夾攻。於十二日占取寨落四十餘處。至奎林渡河攻取木城二座。現占山梁已踞克舟九寨之巔。仍設法先壓斯第博堵。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奏臣由孟拜拉山梁派滿漢兵丁八百連夜往占達爾扎克山頂。臣與書麟等抵凱立葉山根。賊番已先知覺。悉力抵禦。又雪深路滑。未能攀越。俟雪融時另覓間道進剿。至經過之薩爾赤鄂羅山屬後路要隘已派伊達里官達色將後隊兵丁八百留彼駐守。

諭軍機大臣等據明亮等奏全行攻克馬奈並奪取絨布寨其距馬爾邦諒應不遠而奎林所占山梁直踞克舟九寨之巔若能由上壓下攻之當易為力現在將弁兵丁俱各奮勇前進甚屬可嘉惟益勉速成大功用膺茂賞。同日又據豐昇額奏官兵至凱立葉山根即有賊人知覺抵禦不能久駐其已得之達爾扎克山梁路徑極險不通凱立葉現在築卡防守等語看來凱立葉一路碉踞山巔克之非易原議必由此路並攻者因其與谷噶相近藉以牽綴賊勢今阿桂現於谷噶攻進若再能深入進至勒烏圍則凱立葉之碉可不攻自潰豐昇額切勿急於進取或致稍有挫誤況官兵於進剿之處若遇連勝則勇氣百倍設見有損傷之事即不免心動氣沮豐昇額等只可嚴緊攻圍斷不可不察利害妄令輕進。○又諭昨已降旨令楚省續調滿漢兵二千名速赴布朗郭宗一帶聽阿桂調用。

今阿桂現已攻克谷噶。乘勝深入。若得此項楚兵接濟。聲勢自益壯盛。著再傳諭文綬。如楚兵已經到省。或已過省。即速催趙兼程前進。剋日到阿桂軍營。○己卯。叅贊大臣副都統舒常奏。臣調日旁宜喜各兵。分隊進攻達爾圖。賊番因各礮抵死守禦。接仗未經得手。暫時撤回。又據綽斯甲布土兵稟稱。山陰積雪凍冰。不能前進。現擬另尋路徑進剿。諭軍機大臣等。官兵留駐宜喜。原為牽綴賊勢之用。此次未能進攻。本無關係。即豐昇額攻剿之凱立業。原為幫助谷噶。作犄角並進之勢。今谷噶既已得間而入。則凱立業之未能攻克。亦無關緊要。惟阿桂所進之谷噶了口。其山梁與功噶爾拉相連。恐賊見阿桂軍威壯盛。其力難於明拒。或由功噶爾拉山梁循脈潛來。暗截後路。或仍由功噶爾拉木果木等處。出而滋擾臺站。則所繫甚大。不可不留心防範。不知阿桂曾籌畫及此。留兵防守否。此

時豐昇額若已攻克凱立業。統兵前進。固屬甚善。否則留兵少許。在彼綴賊。不令其抽往谷噶。豐昇額統兵數千。徑赴谷噶了口防駐。遇有潛出之賊。痛加殲戮。自無從施其詭狡伎倆。而阿桂一路得此聲援。於進攻更為有益。○庚辰。諭曰。文綬奏。丹東一帶後路關係緊要。李本在川年久。熟悉番地情形。自賞給同知職銜以來。諸事倍加奮勉。請令其駐劄丹東。協同防範。似屬妥協。李本著加恩賞給兵備道職銜。前往丹東辦理諸務。並准其具摺奏事。○辛巳。諭在籍加刑部尚書銜錢陳羣。老成端謹。學問淵醇。自康熙年間。通籍詞垣以後。久直內廷。洊歷卿貳。奉職恪勤。嗣因養疴予告。優游林下者二十餘年。為東南耆紳領袖。前此屢次南巡。疊加授尚書銜。晉階太子太傅。在籍食俸。並時以御製詩章。寄令賡和。儒臣老輩中。能以詩文結恩遇。備商榷者。沈德潛故後。惟錢陳羣一人而已。前歲來

京見其精神強健。為之喜慰。因賞給人蔭。俾資頤養。冀其壽躋大耋。尚可再赴闕廷。益承優寵。昨冬聞其忽爾抱疾。屢念良殷。曾於奏函內。溫諭垂詢。意其即可調理就痊。以副恩眷。驟聞溘逝。深為悼惜。著加恩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並於浙江藩庫內。賞銀一千兩。經理喪事。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叅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奏。臣於十三日。進攻登古山對面山梁。連克四卡。餘賊竄入第五高峯卡內。官兵合力尾追。經吉林委署防禦八十七。鎗斃十餘名。其喇穆喇穆碉內。踰溝接應之賊。又被索倫兵衝斷。殲戮甚多。至第五峯碉卡。雖因峯高石大。未經攻克。察看情形。尚可繞越圍截。設法辦理。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十三日分路進攻喇穆喇穆。連取石卡四處。殲戮賊人。實為痛快。所有在事之將弁。俱著記明功績。再行交部議敘。又據奏。

第五賊卡。峯高石大。尚可繞越圍截。設法辦理。所見甚是。斷不可在其正面冒險攻撲。以致徒勞。至谷噶了口。與功噶爾拉同一山梁。恐賊人潛循岡隴。來截我兵之後。今阿桂奏。自美諾至谷噶後路。留駐之兵。合計數千。是已於緊要後路。俱經留兵防禦。可無他慮。昨據文綬奏。楚兵到成都。已於正月十六日起程。前赴美諾。計日內即可到齊。底木達一帶防兵。即毋庸再為抽撤。阿桂當酌量何處尚需添兵若干。即就近妥協派撥。仍行奏聞。若調至軍營。併力合攻。亦無不可。又奏稱。金川番人思丹巴。前來投順。訊係由木果木而來。自非虛捏。是木果木為金川往來要地。賊若從此潛出。即不難至底木達。大板昭等處。此乃阿桂軍營緊要後路。不可不實力嚴防。著交長清等於此等要隘。切實防範。時刻巡查。不可稍有疎懈。其美諾。僧格宗等處。有應互相照應者。長清即就近札知王進泰。成果並

飭汪騰龍一體留心妥辦。又阿桂另摺奏。凱立葉一路。現用鄂寶由卓克米運往之糧。較之西路糧運。頗為近便。若楸砭之路一通。則較卓克米運費。更可節省等語。是楸砭運道。於谷噶凱立葉。俱屬有益。自當上緊辦理。著交富勒渾。鄂寶熟商妥辦。○壬午。

上詣長春仙館問

皇太后安。奉

皇太后居暢春園。○諭曰。弘暢係誠恪親王嫡

平錄卷九十一

二

長子。著襲封誠郡王。其次子弘旻。乃誠恪親王素所鍾愛。著加恩封為貝子。伊兄弟務當共相友愛。孝奉伊母福晉。善承恩眷。以副朕篤念懿親至意。○四川總督富勒渾。浙江按察使郝碩。前任四川總督劉秉恬。奏谷噶一路糧運。自底木達至大板昭。計一百三四十里。共安五站。自大板昭至谷噶軍營。計一百餘里。現安三站。業於十二日。將新設臺站安齊。飛飭臺員。將隨帶長運米。並沿途滾運之

糧。星夜前進。其楸砭一路。現飭查禮上緊開修。一經開通。道路既屬近便。輓運更覺從容。指日兩軍會合。並可以餘糧接濟。凱立葉一路。再查谷噶溝口。至谷噶軍營一路。樹木叢雜。道路險仄。冰凌難行。臣等特派員弁。帶領人夫。加緊修理。諭軍機大臣等。據富勒渾等奏。安設糧臺。按站接濟。一摺。所辦甚好。至稱谷噶軍營一路。樹木叢雜。道路險仄。冰凌難行等語。此事甚有關係。阿桂現在統兵乘勝深入。其後路最關緊要。賊眾狡計百出。恐因途險多冰。潛出截我後路。不可不防。且昨閱阿桂奏。投出番人思丹巴供詞。有索諾木打發丹巴。沃咱爾。到功噶爾拉。豫備等語。丹巴沃咱爾。在諸賊中。尤為狡惡。賊酋遣其前往功噶爾拉時。尚不知我軍不由彼路而進。今已另覓間道。分兵進剿。丹巴沃咱爾。自不肯在功噶爾拉安坐困守。其山梁與谷噶相連。或循山梁潛至谷噶了口。或由木果木而出。

平錄卷九十二

三

至底木達。大板昭一帶。堵截後路。皆不可不切實防範。著傳諭長清等。於此等處所。留心設法嚴防。勿稍疎懈。○辦理糧餉三等侍衛桂林奏。河北馬奈。絨布寨。及河南博堵官兵。均已入。但添派運糧夫。尚未到站。抽調之夫。更不敷用。兼運送軍裝。及山卡兵糧。需夫更多。且奎林所攻深嘉布一路。距臨卡約八九十里。山高路仄。背夫往返需時。自應設法變通。臣與李世傑。議將鑪城商運米石。令其直運臨卡。按站加給脚價。俟添站及換班人夫到齊。仍將商米歸入章谷收納。得旨嘉獎。○禮部題朝鮮國王李昫遣使表賀萬壽冬至。元旦。三大節。及進歲貢方物。琉球國中。山王尚穆遣使表貢方物。均賞賚筵宴如例。○命戶部郎中孫嘉樂提督雲南學政。○癸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據海成奏。南城縣知縣

廖肇級。稟報該縣縣丞秦為幹。呈首伊母舅蕭士進。潛投伊署。移送到縣。並詢係桐城縣解役陳玉。縱放脫逃。實不知陳玉下落等語。蕭士進。係夥同余其璜等。在江蘇地方撞騙。掉竊之犯。乃於解審在途脫逃。甚為可惡。自應按例懲治。至解役陳玉。押解此等要犯。膽敢縱放同逃。尤屬藐玩不法。必須嚴緝務獲。從重究治。以示儆戒。乃蕭士進。既供稱係陳玉放伊脫逃。及向其詰訊。則稱於戲場乘空脫竄。不知下落。情詞閃爍。殊難憑信。現據海成奏。將蕭士進解蘇收審。但外省查審事件。未必肯認真根究。或致顛預漏網。著傳諭薩載。於蕭士進解到時。即派妥幹人員。小心押解送京。交刑部審訊。務飭解員沿途慎密防範。毋致再有疎脫。致干重戾。再蕭士進之得。以就獲。由該犯本籍漢陽縣。提訊該犯妻屬。究出蹤跡。始無遁飾。所有解役陳玉。係桐城縣僉差之人。亦當於本籍拘拏家屬嚴審。務

得其實在下落。以便迅速查緝。毋使遠颺。至該犯係在舒城縣境內竄逸。該處毗連楚北黃梅縣及江西一帶。亦應一併設法嚴查。弋獲之日。並著解京審究。除裴宗錫現因陛見在京。就近諭知外。將此傳諭薩戴及江西湖北。各該撫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明亮奏。官兵連日進攻。及賊人竭力拒守一摺。是此路之賊。防備較嚴。株守殊為無益。現在奎林所占山梁。俯臨斯第。博堵及克舟九寨。而形勢自上壓下。攻之似易為力。但奎林所帶之兵。僅止四千。恐不敷用。即明亮添給五百。亦屬無多。因思河北一路。既急切不能直進。與其久駐曠日。何如併力於博堵一路。會勦之可期。得力乎。著傳諭明亮。酌定兵一二千。在馬爾邦一路。牽綴賊勢。而令富德統率多兵。迅趨河南。與奎林會合。壓攻克舟九寨。若能得利。則馬爾邦等處。亦可不攻自潰。明亮即速妥酌行之。又據稱現統河北一路官兵。不及

八千。除留駐打仗外。存營者不滿二百等語。為數太少。殊不成事。查明亮等原報兵數。共二萬二千餘名。今所奏兵數。共計一萬二千。與原奏數目不符。著明亮等。即速查明據實覆奏。如實在無兵可調。現在阿桂軍營。新到楚兵二千。可於此內。酌將湖北綠營兵一千。調赴明亮軍營備用。其荊州駐防兵一千。留阿桂軍營。或勦或防。聽其酌用。再據稱奎林一路。軍糧不敷接濟等語。所關甚屬緊要。著傳諭桂林。即同李世傑實力籌辦。以期源源接濟。毋稍貽誤。○叅贊大臣副都統舒常奏。據綽斯甲布頭人松乃溫布等。覓得附近俄坡之石拉溝。木池之格爾格兩處。賊人防範稍疎。於十五日。派常保李天貴。分路督同進攻。均屬奮勇。共殺賊九十餘人。生擒五人。臣已將大小頭人十六名。分別賞給綢緞銀牌。又據溫布等稱。前蒙賞給土兵口糧。係半支半折。上年收成歉薄。懇支全米。應併據情請



旨諭軍機大臣等舒常奏綽斯甲布頭人松乃溫布等領兵勦殺殲戮甚多所辦甚好松乃溫布前因其誠心出力賞戴藍翎並各賞銀五十兩此次更屬奮力著即賞戴花翎陞授五品頂戴以示鼓勵至土兵半支半折定例已久今樽節糧運尚恐不敷若再加增本色米石更恐難以接續著舒常面諭土兵等以定例如此各路一體遵行若爾等此路米數獨加恐各路土兵聞而忌嫉轉與爾等無

平定縣志卷之十一

十一

益莫若照舊支領為妥爾等如果立有功績不但可得重賞亦覺顏面有光不更愈於些微升合之加添乎如此曉諭土兵等自必更加踴躍感奮各路土兵或有似此者各該將軍均宜一律辦理○是月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統理河務高晉江南河道總督吳嗣爵奏上年六月奏報新建木龍挑溜成效奉硃筆於新木龍迤下圈示應將舊木龍第二架移建其地臣等於霜降水落親往陶莊對面

審勘應紫新木龍長二十五丈頭寬三丈尾寬四丈牽寬三丈五尺惟折起舊建第二架木植尚不敷用應添估銀二千六百餘兩已飭廳趕辦於正月初六日開工限汛前紫竣報聞又高晉奏安省宿州濉河因上年伏汛逾誌自石澗溝漫缺分流下游正河淤塞亟應開挑並於石澗溝築攔草壩一道又南股北股兩河及沙溝閘外引渠亦間段淤淺其巴河尾段及砂礮河均因黃壘開堰工被

平定縣志卷之十一

十一

衝黃水串入淤成平陸又該州境內之沱河自徐溪口以上符離集以下尚有殘缺應補各工共估需銀二萬三千六百餘兩例應民修但費用浩繁去夏偶被偏災民力實有未逮請將從前水利大工案內原存銀借動仍於該州額賦項下按田攤派分作八年帶徵還款得旨如所議行○總督銜河南巡撫何燏奏懷慶府城東南兩關係通直隸山東川陝大道向止各設堆卡一處未有墩塘應各

改建營房。設兵五名駐巡。又北路清化汛。至山西澤州營之大口汛。應於常平村三旺莊適中之處。各添建墩塘營房一處。其應添官廳牌坊等項。現已委員確估。動支耗羨興修。下部知之。○陝甘總督勒爾謹奏。前經奏准庫爾喀喇烏蘇及精河二處奏銷。因未設地方官。仍歸烏魯木齊管理。茲據該處大臣咨稱。烏魯木齊地方一切錢糧。均已改由內地查辦。惟將二處另行造銷。章程轉不畫一。仍

實錄卷九五二

十一

應照烏魯木齊例。歸併內地辦理。得旨。依議。○署四川總督湖廣總督文綬奏。接據貴州巡撫給商人王秉明齎投咨文一角。其封筒鈐用關防篆文印色。均有可疑。當飭拏獲投文人梁占魁。併托令帶投人陳開元。訊係王秉明。邀同合夥增引。憑伊夥計劉一明。給過銀一百餘兩。錢二十三千。後聞王秉明已死。遺有咨文。寄存捷為縣城裏丁姓錢店。隨央梁占魁帶投。旋將劉一明拏訊。據供王秉明

於三十七年五月內。在貴州起意私造假印咨文來川。藉合夥辦引。圖騙銀錢。並自認雕刻關防。文內夥商王誌。王醇。陶鑄。吳興。黃現龍等。雖據劉一明堅供。均不知情。殊難憑信。且該犯偽造文印日久。難保無別事行使。現飛咨黔省查辦。一面委員嚴訊。得旨。好。知道了。嚴審定罪。毋姑息。

實錄卷九五二

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十二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傅察欽奉 上諭軍機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處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傅察欽奉 上諭軍機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二月甲申朔遣官祭

先醫之神。○諭曰。誠郡王弘暢著在內廷行走。原賞三眼花翎。仍准其戴用。○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奏達爾扎克山南溝內止可駐兵牽綴。查山後尚有進兵山口。可以繞出賊後。臣與伍岱。即於正月十五日。帶兵前進。前隊甫至山根。林內伏賊突出。當經殲斃十餘人。又有賊番接應抵拒。兼之路險雪滑。因令暫徹。再行設法辦理。諭軍機大臣等。凱立業一路進攻較難。自不宜在彼株守。莫

如併於阿桂處。合力並剿。較有實濟。且阿桂攻克了口以來。頗為得勢。正須有續進之兵。以壯聲援。豐昇額酌留兵少許。派員駐守。以綴賊勢。即統現有之兵。速赴谷噶了口。助阿桂進攻勒烏圍。則兵力益多。軍聲益振矣。○署四川總督湖廣總督文綬奏。奉旨由成都駐防川省綠營派兵二千餘名赴美諾。查成都駐防。現選兵三百名候撥。其綠營原派一千七百名。已經富勒渾調派四百。分赴瓦寺。雜谷等處。其餘一千三百名。飭各由本營速赴西路。諭軍機大臣等。川省綠營兵。於攻剿雖不能得力。尚可看守地方。而成都駐防之三百兵。較綠旗自為有益。著傳諭阿桂。如有需用之處。即將此項駐防兵調用。其川兵一千三百名。應如何酌派之處。並著阿桂即行酌派。○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據李湖奏。新正赴永昌。晤督臣彰寶。見其雖勉力照常辦事。精神較前少億。面肌黃瘦。手足拘攣。致成風

痺服藥驟難見效等語。覽奏深為厯念。彰寶體氣素屬強壯。上年因赴普洱邊外染瘴致疾。隨降旨令其回省調理。旋即就痊。今駐永昌辦事。復又染病。自因該處地近沿邊。氣候水土。究不如省城之善。彰寶自宜回省城調治。至永昌現在無事。即緬匪此時亦未必敢於潛出滋擾。惟當嚴守沿邊關隘。勿使奸民偷漏。最為緊要。其事久經彰寶定有章程。祇須選派妥幹大員。在彼遵照舊辦事宜。切實巡防。設有應酌辦之事。仍可稟知彰寶就近指示。如或有必需親辦之事。臨時酌量精力復元。再為前往。亦無不可。著傳諭彰寶奉到此旨。將該處應辦事務料理就緒。即回省城加意調攝。以期速痊。並將近日病體若何。先行覆奏。以慰懸切。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又諭。昨諭阿桂將挑赴後路之成都駐防兵三百名。即行酌調。並將綠營川兵一千三百名。酌派各路防守。今思川兵雖於攻勦非

宜。而看守尚堪備數。阿桂留於布朗郭宗一帶防兵計四五千名。其中儘有可充攻勦之用者。莫若將新往之兵作為分防。於阿桂舊留防兵內。如數換出。派赴阿桂明亮兩路應用。以此兩項新兵添派兩路。更為得力。著阿桂即速覈定分撥。並著長清等妥為更調奏聞。○吏部等部議准。浙江巡撫三寶疏稱海寧縣前經奏准改為海寧州。並改安吉州為安吉縣。海寧舊設縣丞。應改為海寧州州判。典史改為吏目。教諭改為學正。安吉舊設州判。應改為縣丞。仍駐梅溪鎮。吏目改為典史。學正改為教諭。均以現任各官調補。除海寧州判仍照舊在外陞用。餘均歸部銓選。一切應辦事件俱照原缺管理。並分別鑄給印信。鈐記。至海寧學額原進二十五名。安吉十六名。毋庸議改。惟廩生額缺海寧應增為三十三年兩貢。安吉減為二十二年一貢。安吉現多廩生十名。應俟陸續缺出撥歸海寧補數。

從之。○加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總督銜河南巡撫何燭。兵部尚書銜。○旌表守正捐軀之湖南澱浦縣民舒德潮妻賀氏。守正被戕之山西寧遠廳民劉秉仁妻蘇氏。○是日起上以祭

社稷壇齋戒三日。○丙戌。諭都察院堂官查奏御史魯贊元。乃因戲子與家人角口。輒親往爭較。甚至手批其頰。即屬有玷官箴。自當就此情節劾奏。乃該堂官轉以魯贊元現在巡城優伶人等。即有應行責懲之處。自應交司坊官究治。為詞殊屬意存開脫。伶人如有違條犯法之事。巡城御史原得按法懲之。而非所論於本身宴會演劇。藉官勢以快私憤。不但魯贊元罪有應得。即觀保等亦難辭徇庇之咎。魯贊元著交部嚴加議處。都察院堂官並著交部議處。至朱三以優伶下賤。如果有挺撞職官之事。亦當查明究治。都察院堂官於此事虛實。並未確切查訊。未為平允。著將

朱三同魯贊元家人。交刑部訊明具奏。○又諭曰。提督牛天畀。在四川軍營打仗出力。屢著勞績。前因在木果木陣亡。特降旨查明伊子。令其承襲世職。茲令御前大臣將伊子帶領引見。據其長子牛敬一奏稱。係文生員。未習弓馬。情願將世職讓與伊弟牛敬憲承襲。情詞殊為可憫。牛敬一既經入學。鄉試尚堪造就。著加恩賞給舉人。俾令力學奮勵。以冀有成。所有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著牛敬憲承襲。並交與該撫對品。以都司補用。仍令其隨營學習。訓練弓馬。勉圖上進。以副朕優卹成全至意。○丁亥。祭

先師孔子。遣大學士于敏中行禮。○諭軍機大臣等。據兵部奏廣東駐京提塘陳有光呈報盧溝橋塘兵。遞到廣東省八十九號回報一封。見布縫拆過重縫。當即查驗。內惟兵部公文一角。封套撕破。內公文一件。並投文印單面。及提塘諭帖三處。用印年月。並皆裁去。

難保無假文舞弊情事。請勅交該督查辦等語。粵東遞到公文內。有偷拆包封。裁去用印年月紙面。自係本省奸匪竊取舞弊。着傳諭李侍堯。即速選派幹員。協同提塘。逐站挨查。並於省城地面。嚴行訪察。務究出盜竊印面情由。緝獲正犯。嚴審究擬具奏。○又諭前因明亮奏。奎林一路軍糧不能接續。已傳諭桂林。加緊籌辦。今據奏請催解人夫。自為現在最要之事。著文綬。即嚴檄承辦各員。上緊妥辦。勿稍貽誤。再運糧固藉內地人夫。而從前辦理金川軍務。聞松潘一帶。兼用茂州番民婦女背負。甚為得濟。雖其間形跡不免混雜。惟期於公務有益。着傳諭富勒渾。文綬熟籌妥辦。仍即覆奏。○定邊右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叅贊大臣副都統富德。奏卡卡角前山。形如丁字。凡官兵竭力上攻之處。即賊人加意防守之處。查木谿山梁之半。東向峭壁。攀援俱絕。其上雖有滾石放鎗之賊。而山峯一

帶。並無卡隘。因將札勒桑所帶當噶爾拉。牽綴兵一千名。撤回。令各隊官兵。於十九日分路攻打。臣等亦帶兵二百餘名。在庚扎之上。相機策應。用礮轟摧。一面密挑健兵三百名。派扎勒桑。帶同空藍翎興善保。守備田藍玉。先於十八日。往山梁峭壁下。埋伏。是夜興善保。田藍玉二員。潛領吉林兵七名。索倫兵二名。屯兵八名。於萬難容足之路。攀附而行。比及黎明。臣等見興善保。田藍玉等。已在峭壁之上。餘兵亦接踵而至。賊番正當四面迎拒。突見我兵從此截出。驚惶失措。礮內各番。望風潰散。官兵奮勇齊登。追殺五十餘名。又截住礮內賊番。殺死十三人。當將兩山梁全行占據。至奎林與德赫布。三保。分取博堵斯第。賊番抵禦甚力。均暫撤回。仍於山梁屯兵。另行辦理。諭曰。興善保。田藍玉。履險先登。甚屬可嘉。著加恩。興善保。賞給達克巴圖魯。田藍玉。賞給諾丹巴圖魯。仍照例各賞銀一百兩。

以示優獎。○以鑲藍旗蒙古副都統和隆武署理湖南永州鎮總兵。○戊子祭

大社

大稷

上親詣行禮。○諭曰。誠郡王弘暢著授為內大臣。進領侍衛內大臣之班。○戶部侍郎蕪管順天府尹蔣賜榮奏。八旗置買地畝。向例止將頃畝數目。坐落村莊。呈報佐領存檔。即左右兩翼徵收房地稅銀冊。亦止按季報部。並未行知直隸各州縣。每遇旗民爭控地畝之事。輒轉行查。致多懸案。請令兩翼稅冊內。各查明頃畝人名。段落四至。分晰報部。轉行直督順天府存案。下部議行。○己丑。以舉行仲春經筵。遣官告祭

奉先殿。

傳心殿。

上御文華殿。講官暨侍班之大學士九卿詹事等。行二跪六叩禮。分班入殿內序立。直講官

四人出就講案前。行一跪三叩禮。復位。直講官永貴。王際華進講。論語仁者先難而後獲一句。講畢。

上宣御論曰。問仁於孔子者多矣。而所對各有不同。然聖門以顏淵為高弟。孔子所對者。則曰克己復禮。以此知克己復禮。實為仁之最切最要。即所對樊遲者。亦豈外於是哉。蓋先難者何。克己也。後獲者何。復禮也。夫難莫難於克己。仁者天理也。私欲介於中。其能存天理者鮮矣。故易曰。大師克相遇。必用大師之力。而後能克其私欲。以全天理。故易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遠復。无祇悔。元吉。皆克己復禮之謂也。董仲舒正誼明道之論。畧為近之。而朱子舉以為不求後效。又以為警樊遲。有先獲之病。未嘗申明告顏子之意。余故敘而論之。講官暨侍班官跪聆畢。興。直講官嵇璜覺羅奉寬進講。書經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二



句。講畢。

上宣御論曰。斯言也。豈特卿士所宜勉而已哉。卿士皆亮天工之人。而用卿士以亮天工。實為君者之責。故必敬天愛民。以永此志。朝乾夕惕。以勵此勤。然後有以倡卿士而胥宗其功。以廣其業。故臯陶曰。率作興事。慎乃憲。慎憲。志之崇。興事業之廣。如是。則所謂功業者。仍不異敬天愛民之為。而非好大喜功。事紛更而無實惠者。所可同年而語也。講官暨侍

班官跪聆畢。大學士舒赫德等奏曰。

皇上法天行健。安土能敦。固已功兼乎三五。業真乎清寧。乃猶思艱圖易。宵旰勤求。將見率土普被夫仁風。而郅治益臻於上理矣。臣等幸侍

講筵。親承

聖訓。不勝欽服。奏畢。諸臣出。就拜位。行二跪六叩禮。禮成。

上還宮。○諭軍機大臣等。前以阿桂從谷噶了

口深入。其後路最關緊要。復因豐昇額奏。凱立業一路。攻進稍難。曾令其統兵赴谷噶一帶。為阿桂助勦聲援。令阿桂又遣熟識路徑。久經投出之番人策旺。前赴豐昇額軍營。以資嚮導。凱立業既有路可繞。復添嚮導之人。自可乘間攻克。與阿桂會合進攻。但六七十里外軍務機宜。究難懸定。阿桂豐昇額。惟當斟酌妥為之。仍將作何定局之處。迅速覆奏。惟是數日以來。朕日夕盼望。竟至中夜無寐。將軍等豈可不體朕宵旰焦勞之意。嗣後間四五日。奏事一次。勿稍遲緩。又據郝碩奏。抵布朗郭宗後。趕運軍糧。所辦甚好。人夫均知出力。趲運亦屬可嘉。郝碩等自應酌量加賞。以示鼓勵。○又諭。前以阿桂軍營後路關係緊要。因令富勒渾。仍隨阿桂大營。督辦一切。今富勒渾奏到。籌辦糧務情形。是該督自不便輕離西路。至僧格宗為南路扼要之處。即著王進泰前往駐守。○辦理糧餉三等侍衛。

桂林奏南路軍糧現據糧員稟報除運供奎林一路及各山梁官兵支食外已積有二千三四百石人夫約有一千三四百名足數分運其換班人夫陸續解到者約五百餘名俱儘數先撥大營應用其續到之夫照數截留以補從前撥調之數再查自章谷至軍營路徑多有應用渡船之處所需工匠物料及應添水手臣已覈明數目徑行承辦州縣趕解應用俟物料到齊即飭上緊修造得旨嘉獎

○庚寅戶部議准署湖廣總督湖北巡撫陳輝祖奏稱出師金川之叅領官達色於乾隆三十八年正月初十日因襄陽鎮總兵馬虎陣亡經副將軍豐昇額於三月初四日奏准以該叅領署理其未奉旨以前原有叅領本分應得之項其由署事日即行起支總兵養廉查與定例不符毋庸支給惟軍營打仗人員若俟得部劄始行起支誠恐辦公拮据自應量為酌給而襄陽本缺養廉自正月初十

至三月二十七日已照例發給馬虎該署鎮又無項可領請查照天津鎮總兵存泰往喀什噶爾辦事例照現署之缺應得分例准給十分之七由建曠項下支銷從之○辛卯諭向來

陵寢總管原係京城應陞之人揀選帶領引見補授續因朕念

陵寢翼長等俱是應陞之人而又無多陞缺令其來京與此處應陞之人一同帶領引見是

以本地翼長陞授居多但伊等俱係本地之人補授後不無瞻徇庇護之處轉屬無益嗣

後各

陵寢總管員缺仍著照舊例以京城應陞之人

揀選帶領引見○又諭前據桂林奏僧格宗

馬夫李文遞送公文前赴科多途遇賊番砍

傷撲水過河回站當經傳諭富勒渾轉飭嚴

查或係馬夫因水濕公文掉訛或係賊匪潛

放夾壩據實覆奏今日又據桂林奏稱接准

汪騰龍咨報李文遇賊之日。又有另差馬夫雷度。送文赴科多。至天明未回等語。其為賊匪潛放夾壩。自無疑義。必應上緊嚴查妥辦。使此等放夾壩之賊。共知畏懼。方為妥協。僧格宗一帶。係叅將汪騰龍專駐防守之處。既不能先期防範。事後又不即上緊查拏。惟以一咨塞責。所司何事。汪騰龍平日專尚口給。本不足恃。今經棄瑕錄用。仍不知實心奮勉。殊屬不堪。汪騰龍著交部嚴加議處。○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奏。阿桂遣嚮導番人策旺來營。據稱達爾扎克對面之莫爾敏山傍。地名迪噶拉穆扎。官兵據此。即可繞取凱立葉。但近來賊稠。較前更密。臣已派兵前往。攻取莫爾敏山。以便奪占迪噶拉穆扎。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阿桂已由谷噶了口。統兵深入。恐其後路未能嚴防。適豐昇額奏。凱立葉一路。驟難攻進。因令移兵往谷噶一帶。為阿桂後路聲援。今豐昇額又覓有可進之路。

自當相機妥辦。若果將莫爾敏山攻克。繞取凱立葉。其與阿桂進攻格魯瓦覺之兵。亦甚有益。且前據阿桂奏。二十三日天氣已晴。官兵進剿。自易為力。佇盼捷音。○壬辰春分。朝日於東郊。上親詣行禮。○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辛圓明園。○諭曰。瑚圖靈阿已授為定邊左副將軍。現在卓索圖盟長事務。祇有喇特納錫第一人辦理。瑚圖靈阿所遺副盟長員缺。著派貝勒索諾木巴勒珠爾署理。瑚圖靈阿之扎薩克事務。著伊弟格勒克薩木魯布署理。○癸巳。諭據明亮等奏。派兵由卡卡角三路進攻。當阻險相持之際。有空藍翎興善保。守備田藍玉。攀越登山。賊人埋身峯下。排鎗施放。而各鎗俱不過火。其正面山背賊人所安之礮。亦皆隨火炸裂。官兵勇氣百倍。乘勝剿殺。將卡卡角全行占據。此皆仰賴

上蒼嘉佑。俾賊衆魄褫膽落。至官兵等。無不努力奮勉。而興善保。田藍玉二人。勇往出衆。尤屬可嘉。興善保著加恩授為四等侍衛。田藍玉。著加恩授為都司。遇缺即補。其餘出力之將弁兵丁。並著明亮等查明記檔。俟攻得馬爾邦後。即奏聞交部。分別從優議敘。富德自到軍營以來。實心調度。著加恩授為都統。遇缺補用。又建昌鎮總兵英泰。出師南路。已歷四載。頗能實心奮勉。著將英泰所有革職之

案。准其開復。○又諭曰。明亮等奏攻克卡卡角山梁。並現在用兵情形一摺。深為欣慰。昨因明亮一路兵數較少。已諭阿桂將續調之湖北綠營兵一千。馳往南路。並令照文綬所奏之川省綠營兵一千三百名。酌撥兩路應用。又成都駐防兵三百名。亦可調撥分用。是明亮南路。約可添兵一千七八百名。此兵一到。即可添助奎林一路攻勦。更為得力。今湖北綠營兵已於正月二十三、四日抵成都。著

傳諭阿桂即速知照楚省帶兵之員。催令遄往應用。○又諭曰。劉秉恬奏。楸砥運道。已經修理工竣。較別路自屬捷近。昨富勒渾亦將各路程站開單比較。並於新路設法招商轉運。使衆皆喜近爭先。此路一通。於糧務甚為有益。兩路軍營。皆資其利。著傳諭富勒渾一面查覈。即飛札鄂寶照辦。○大學士等議准。禮部奏稱。僧道例給牒照。乾隆四年。議令將原領牒次第相傳。其年未四十。例不招徒。遇有事故者。俱令繳部。不准另給新牒。惟停止已閱三十餘載。舊照日就繳銷。僧道多係私充。其各省府州縣僧道等官。因選無合例。往往懸缺未補。縉流羽士。無人管束。請飭交各督撫。轉行地方官。查明現在僧道實心焚修者。將年貌籍貫。並所住寺廟。冊報彙咨。仍分別給照。僧綱道紀等缺。即由領牒僧道咨充。其招徒及事故繳銷。均照舊例辦理。從之。○吏部議准。廣東布政使姚成烈奏稱。各省教

職。凡病痊終養。及丁憂起復人員。均准赴省呈明。聽候委用。其月選知縣。經九卿驗看。改教者。又有現任。及揀發知縣。經督撫奏請。改教者。向例均未議及。查改補各員。與在籍需次情形無異。如果情願自効者。請一體准其呈明聽委。遇有缺出。仍先儘二等舉人。再委各項候補人員。其補缺先後。仍由部按班銓選。從之。○甲午。

孝康章皇后忌辰遣官祭

實錄卷九五二

五

孝陵○命復經筵賜宴。大學士等議奏。經筵禮成後。向於協和門外筵宴一次。嗣因跟役擠搶食品。議准停止。本月舉行經筵。復奉旨以崇文大典。筵宴不應停撤。請將宴桌改設文華殿東西配殿內。俟禮成後。應行與宴人員。按班祇領。從之。○乙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遣官祭

關帝廟○諭軍機大臣等。今早聞李湖由驛

四百里遞到奏函。朕以彰寶正在患病。恐李湖因其病劇馳奏。甚為著急。及折閱乃係覆奏審辦潰兵。並請簡知府。報獲銅數及地方情形各摺。不但不當用四百里速遞。即尋常三百里郵符。亦不應用。向來各省督撫。遇地方緊要公事。迫不可緩。及關係兩司以上大員開缺者。方准由驛馳達。否則俱應專差齎進。今李湖以此等奏牘。輒發驛遞。祇圖吝惜小費。殊屬不知大體。且朕與大臣。誼關休戚。不特如彰寶之倚任正殷。抱疴未愈。日為廼念難置。即李湖在巡撫中。平日尚能辦事。亦深加愛惜。恐其稍有疾病。李湖轉不知仰體朕懷耶。李湖著傳旨申飭。○又諭據李湖奏。楚雄府知府員缺。久經奏准。以孔繼炘補授。今該員距奉旨簡放之日。已將一載。尚無來滇確信。該府員缺緊要。未便久懸。請簡員補授一摺。已降旨另行簡補矣。孔繼炘於上年二月內。簡用滇省知府。迄今已閱一年。何以

實錄卷九五二

五

尚無到滇信息。即云閩省赴滇較遠。亦不應遲遲若此。著傳諭三寶。余文儀。即將孔繼炘因何稽延。不即赴新任緣由。查明據實覆奏。如該員尚在閩未行。亦應催令即速起程赴滇。聽候該督撫另行補用。○又諭據舒常奏綽斯甲布土司。覓得周叟對面山梁。並日旁下面礮卡。有可進之路。派兵冒險前進。奪礮殺賊等語。看來此路難於直進。然藉此以挫賊鋒而綴賊勢。亦不可少。其土兵內陣亡受傷之人。均堪憐憫。自應照例賞卹。至各土兵之勇往出力。由於該土婦及土司土舍等誠心恭順。甚屬可嘉。著舒常傳旨。賞給綽斯甲布老土婦倉旺拉穆土司雍中旺爾結土舍綽爾甲木燦。緞各四疋。以示鼓勵。又奏稱永平呈報。千總袁國璜見賊一二百名。往來行走。似修礮卡。隨即帶兵前往。鎗斃數賊等語。賊人修卡自防。固屬情理所有。但我兵正在分路進攻。賊方守拒不給。安得復有如許餘

實錄卷九百五十二

三

閒賊衆。專修礮卡。似係賊人故作整暇。飾為無恐之狀。或伺我不備。潛出滋擾。亦未可定。舒常不可不留心防範。勿稍疎懈。○又諭。檄砥新路。既已趕修完竣。其臺站人夫。自宜急為安設。以利轉輸。前據文綬奏稱。已於正月二十八日。前赴檄砥。會同劉秉恬。查辦新路夫糧事宜。何以此時尚無運到。且截留在站之夫。亦祇有查禮所雇番夫千名。其何以供兩路軍糧之用。前已有旨。令文綬即回省城辦事。著傳諭該署督。即速督飭所屬。上緊趕運。俾得源源接濟。毋稍遲誤。○命刑部侍郎袁守侗。馳驛前往四川。查審事件。○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廣平縣民張三妻張氏。○丙申。

實錄卷九百五十二

三

阿桂等奏籌度進剿情形一摺。祇可如此辦理。行兵當籌畫萬全。原不宜輕舉妄動。該處正值冰雪凝寒。自當速祈晴霽。阿桂宜秉誠致敬。以邀

眷佑。又奏明亮待兵迫切。已將楚兵二千全往南路。是明亮處頓添此二千生力兵。自為得力。明亮或將所添新兵進攻馬爾邦。或令富德帶往。攻取當噶爾拉。或令派赴奎林處。併攻斯第博堵。著照該處實在情形。速行籌辦。

實錄卷九百五十五

十一

○丁酉。詔除江蘇江浦縣。乾隆三十五年。坍沒省衛屯田六十四畝。有奇額賦。○戊戌。諭曰。豐昇額等奏稱。占得莫爾敏山。攻克迪噶拉穆扎等語。此次打仗。賊人捨命前來。竟將我兵截斷。乃官兵奮勉出力。將賊擊敗。甚屬可嘉。所有索倫雲騎尉委署叅領定吉爾圖。健銳營前鋒校官敏西安。委署驍騎校秦紹榮。受傷身故。俱著交部照例議卹。其餘陣亡受傷之滿漢屯土官兵。俱著豐昇額等查明。

實錄卷九百五十五

十二

分別造冊送部。一併議敘。○又諭曰。豐昇額等奏。乾清門侍衛瑪爾占。三等侍衛普吉保。護軍叅領丕亨保。奮勇殺賊。超衆出力。著加恩將瑪爾占。授為頭等侍衛。賞給拉巴巴爾巴圖魯名號。普吉保。賞給充擊葉特巴圖魯名號。丕亨保。賞給諾恩濟特巴圖魯名號。仍各賞銀一百兩。以示鼓勵。○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阿桂軍營後路。關係緊要。曾屢諭豐昇額。如未能攻克凱立葉。莫如留兵牽綴。而豐昇額即帶兵速赴谷噶了口。為阿桂留防後路。豐昇額接到比旨。自能酌量辦理。今據豐昇額奏。已攻得莫爾敏山。沿途勦殺賊人。在事官兵。俱各奮勉。現在籌取迪噶拉穆扎。該處既有可進之機。自不便徹令他往。或豐昇額此時。已從凱立葉乘勝深入。亦足助阿桂一路聲勢。至於阿桂後路。如大板昭一帶。朕時為廛念。茲據富勒渾奏。在軍營時。面見阿桂。告以大板昭為西北軍營喫緊後路。僅有



兵二百名。為數過少。應將松潘兵二百名添派。以資彈壓。是阿桂於大板昭等處。亦曾籌及。今雖添兵二百。未知果否得力。至阿桂自進攻谷噶以來。連次克捷。官兵俱各勇往直前。固可即望得手。但有後路。不可不時刻留心。著傳諭阿桂妥酌行之。○命總管內務府大臣金簡。兼管武英殿事務。

實錄卷九百五十二

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十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十三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堂

吏部理藩院事務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二月己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以故扎嚕特多羅貝勒滾楚克扎布子噶勒桑襲爵。○庚子。諭軍機大臣等。伊勒圖奏據由哈薩克逃出之厄魯特達瓦言哈薩克被布嚕特搶刦屬實。與從前圖魯拜所告納旺之言相合。若阿布賚。阿布勒比斯遣人來求代辦。臣仍嚴行訓飭等語。伊勒圖所奏甚是。哈薩克布嚕特互相搶刦。竟不能休。斷難干與。況伊犁等處將軍大臣。非為代

伊辦事而設。今哈薩克被刦求援。若遽為辦理。則布魯特又將以哈薩克刦奪為辭。祈請代辦。何日得以休息。著傳諭伊勒圖。若阿布賚。阿布勒比斯。遣人前來。應即諭以汝等互相搶刦。非僅布魯特之過。因此結讐。勢將無所底止。即如從前布魯特亦常搶掠喀什噶爾回人。今喀什噶爾烏什設立大臣約束。不令搶掠布魯特。是以布魯特亦無搶刦回人之事。今汝等地方。若設立大臣。則官兵一切需用。皆出自汝等。於生計更無裨益。若果能彈壓屬人。復設卡嚴防。布魯特自不敢妄行窺伺。汝等均係大皇帝臣僕。從前諄諄訓飭。汝等當知遵奉。若紛紛告求代辦。則我處亦斷無袒護一面之理。倘布魯特來時。亦即照此駁回。併寄令慶桂知之。○辛丑。諭前因陣亡員弁。深堪軫念。曾經降旨。於伊等襲職次數已完後。賞給恩騎尉。令其世襲罔替。著為令。其原官之嫡嗣。准照此例承襲。若已絕嗣。

撫養兄弟之子者。於承襲世次已完時。毋庸給與恩騎尉。今覽正黃旗滿洲都統。進呈承襲原任前鋒校兆海所得之雲騎尉家譜內。開兆海在四川軍營。受傷身故。由部遵旨議卹。照陣亡之例。准襲雲騎尉二次。因無子嗣。將過繼伊兄伍什哈達之次子承襲等語。此項受傷身故人員。朕因念其勞績。與陣亡人等一例議卹。給與世襲。已屬格外殊恩。若承襲世次已完。並給予恩騎尉。則與實在陣亡者毫無區別。此等人員。如承襲世次已完。不但過繼兄弟之子。不應賞給恩騎尉。即有子嗣者。亦不應令其承襲。嗣後此項受傷身故人等。朕特加恩。與陣亡人等一體襲職者。惟將應襲之官。照例承襲。無論有無子嗣。於承襲世次已完時。概不准承襲恩騎尉。著為令。○又諭前以廣東雷瓊鎮總兵缺出。令李侍堯揀選調補。所遺員缺。令海明補授。該員在巡捕三營年久。於督率巡防之事。素能實力

辦理。著賞銀二百兩。馳驛前往四川。僧格宗軍營辦事。○又諭。前據桂林奏。僧格宗遞送公文之馬夫李文。遇賊砍傷右眼。撲水回站。又有另差送文之馬夫雷虔。未見轉回兩事。當經傳諭嚴查。並駐守僧格宗之叅將汪騰龍。平時既不能實力防範。事後又不即親往查拏。已交部嚴加議處。今據明亮奏查李文所供。遇賊三十多人。並非實在看見。而外委張盈所報。雷虔被賊捉去。更無影響。明係逃走裝點。該處係阮寧方經營。乃一聽馬夫等捏詞朦混。並未查實具稟。甚屬不堪。請革職留營効力。其張盈、李文。分別責革等語。張盈、李文。自應分別責革。至阮寧方。帶兵駐守要隘。既不能實力嚴防。又復飾詞誑報。遇事張皇。其懦弱無用。實屬可恨。僅予革職効力。未足蔽辜。阮寧方著革職。留於軍營。加號示衆。至僧格宗一帶。係責成汪騰龍專駐經理。乃於此等虛詞捏報之事。並不即時確查妥辦。

惟以一客塞責。該員向係專務口給。獲有罪愆。經朕棄瑕錄用。仍不知改勉圖報。鋼染綠營惡習。殊屬負恩。汪騰龍著革職。現派總兵海明。馳驛前往代其辦理。此旨著交海明齎往。到彼時。即行宣諭。將汪騰龍加號示衆。以示懲儆。○諭軍機大臣等。據嘉謨奏。漕船水勢情形一摺。內稱現在二月初。渡黃漕船。為數甚少。為日較遲。雖竭力嚴催。而楊家莊口門一帶。水勢尚未充足。其迤上北河之古淺處所。亦不一而足等語。楊家莊地方。係江南總河所轄。而其河灌輸所自。則由汶河分水而來。南省固當設法利行。其東省來源。亦應調劑得宜。以資挹注。著傳諭吳嗣爵姚立德。即速彼此札商籌辦。並派妥幹大員。往來察視。務俾河身深暢。糧艘銜尾。進行無致稍有阻滯。並著將如何籌辦緣由。即行覆奏。○又諭。據嘉謨奏。漕船水勢一摺。其楊家莊口門。水未充足之處。已傳諭吳嗣爵姚立德。彼此

札商籌辦。派委幹大員。前往察視。務俾河流通暢。以利漕行矣。至所稱今年江南水勢未充。其迤上北河之古淺處所。仍不一而足。因調委輪押二進之蘇松糧道朱奎揚。改押頭進。而令浙江糧道李慶葵管押二進。直抵通州。並稱向例糧道押運。祇到臨清。因本年水勢較小。是以通融酌委。嗣後仍不為例等語。漕艘銜尾北上。一切督辦撈淺起剥等事宜。均關緊要。若以道員分起管押。沿途相機酌辦。比之押運員弁。呼應較靈。於漕務更為有益。嘉謨此奏。事屬應行。凡遇水小之年。即可援此為例。派委道員督運抵通。著傳諭嘉謨妥協辦理。並將改派緣由。咨部知之。○又諭曰。明亮等籌辦攻取穆谷情形。該處賊卡。既藉大礮轟摧。自應上緊趕鑄。著明亮即速督催。如式鑄造應用。又據奏楚兵二千。准阿桂知會。已經趕赴南路應用。此項生力兵丁。自應得濟。若營中礮已鑄成。而庚額特一帶。尚

未能剋期進取。莫若留明亮照常攻打。以綴賊勢。而令富德統領新兵。馳赴河南。與奎林并力。合攻克舟九寨。自當有益。若將該處攻克。即可直至噶拉依。其庚額特。馬爾邦一帶之賊。將不攻自潰。亦出奇制勝之一法。著明亮即悉心籌辦奏聞。○又諭。現在大兵分路進攻。糧運最關緊要。今桂林富勒渾。所奏兩路糧運情形。此時雖未至貽誤。但內地米石人夫。不能源源接濟。設稍有遲緩。所係非輕。著傳諭文綬。即飭屬上緊趕運。至於人夫。亦務嚴催早到。俾積貯充裕。以利軍行。○壬寅。蠲山西歸化城。薩拉齊。二廳認種草廠地畝。乾隆三十八年水災額賦有差。○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邳州民吳忝周妻陳氏。○癸卯。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甲辰。遣官祭黑龍潭。

昭靈沛澤龍王之神。玉泉山。

惠濟慈佑龍王之神。○諭。四庫全書處。進呈。

錄成書本內有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據總裁等於面頁簽明。原本校刊精審。並無應簽之處。朕以為其中斷無錯誤矣。及偶取披閱。則

聖祖仁皇帝御製集詩內桃花桃字。誤寫梅字。未經校出。朕於所繕各種書籍。原未嘗有意苛求。亦實無暇通身細閱。而信手披翻。錯字自然呈露。則其他舛誤處。諒更不少。總裁等豈宜概以輕心掉之耶。此內如皇六子質郡

王永瑤。舒赫德。福隆安。雖派充總裁。並不責其翻閱書籍。乃令統理館上事務者。英廉辦理部旗。及內務府各衙門。事件較繁。亦難悉心校閱。金簡另有專司。此事本非其職。至于敏中。雖係應行閱書之人。但伊在軍機處辦理軍務。兼有內廷筆墨之事。暇時實少。不能復令其分心兼顧。所有皇六子永瑤。舒赫德。于敏中。福隆安。英廉。金簡。俱著從寬免其交部。其餘總裁。每日到館。豈可於呈覽之書。竟

不寓目。且全書卷帙浩繁。朕並非責伊等揆篇細校。但能每本抽閱數處。時為駁正。則校對及謄錄等。皆知有所敬畏。經心。何竟見不及此耶。王際華。蔡新。張若淮。曹秀先。李友棠。俱著交部察議。其覆校分校等員。并著一併交部議處。○又諭曰。福森。布等奏稱。將喀什噶爾駐卡之三等侍衛明善。保列頭等。送京引見等語。出兵侍衛。設果能奮勉出力。不但保列頭等。且有保列超等者。原因伊等在軍營出力奮勇之故。若此等駐卡侍衛。各守汛地。嚴行巡查。不與哈薩克。布魯特等。私行貿易。本其分所當然。不得與著有勞績者並論。若准其保列頭等。殊屬逾分。嗣後凡新疆各處駐卡侍衛。三年期滿。果能巡查嚴密。不與哈薩克。布魯特等。私行貿易。並無過犯者。准其保列二等。如照常行走者。著列為三等。其保列頭等。帶領引見之例。著停止。此次所保之頭等侍衛明善。即著作為二等。○定西將

軍尚書阿桂。叅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奏軍營後路。自美諾至喀爾薩爾。兵數倍加。谷噶溝口。及梭洛柏古一帶。專派總兵富紳駐守。其前敵之牛廠等處。亦派兵嚴防。聲勢聯絡。且楸砢道路開通。設站安夫。則谷噶後路。實在梭磨境內。摺報往來。行走甚便。即豐昇額後路。俱在卓克采境內。明亮後路。俱在巴旺。布拉克底。及明正土司境內。均可無虞。查羅博瓦一帶形勢。必能繞壓直下。一得格魯瓦覺。則與凱立葉山腿相近。現已派兵前後夾攻。以助豐昇額之勢。倘不能辦。即令豐昇額留兵牽綴。自行統兵六七千名。前來會攻勒烏圍。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籌防後路一摺。悉合機宜。朕於阿桂進兵後。晝夜以此繫念。今覽所奏各後路防範。俱能切實。稍覺慰懷。前諭令豐昇額以凱立葉不能迅進。莫若統兵至谷噶一帶。為阿桂聲援。繼因豐昇額已得嚮導。且覓有進兵之路。

復諭令豐昇額。如現有機可乘。即不必另為移動。今阿桂復以深入時後路留防為計。自當酌調豐昇額相助。著阿桂與豐昇額。妥酌而行。○吏部議奏。據署四川總督文綬。續報木果木被害之鄧都縣知縣楊夢槎。縣丞借補布政司照磨倪鵬。吏目羅載堂。除楊夢槎照例加贈蔭卹外。其縣丞。吏目。會典並無贈條。臣部另行酌擬。倪鵬。應加贈鑾儀衛經歷。羅載堂。加贈府知事。並蔭一子入監讀書。六月期滿。照例候銓。其應得卹賞。均照武職七品以下例。各賞銀一百兩。從之。○乙巳。遣官祭。

歷代帝王廟。○蠲江蘇山陽。阜寧。桃源。安東。鹽城。海州。沐陽。淮安。大河。九州縣。衛乾隆三十八年水災額賦有差。○丙午。諭據伊勒圖等奏稱。總管察罕扣病故。伊子拉素朗。現年九歲。可否准照從前賞給察噶庫本綽勒班之子佐領之例。降為驍騎校之處等語。察罕

扣係舊投誠之人。曾經奮勉出力。今患病身故。殊屬可憫。著加恩賞給銀一百兩。辦理喪事。仍將伊子拉素朗。授為佐領。拉素朗現在年幼。著暫食半俸。俟及歲之年。再食全俸。○諭軍機大臣等。據熊學鵬奏。雖容縣獐人易法權。聚眾斂錢。抗租不交一案。似有漢奸從中播弄。究出漢奸張若鵬。做狀包告。暗中主持各情節。現在嚴審從重辦理等語。所辦甚是。獐人情性愚蠻。易於搖惑。若漢奸從中聳騙。往往釀成事端。今張若鵬等。敢於逞訟把持。致獐人逞兇不法。情罪甚為可惡。自應嚴行懲治。以儆奸徒。著傳諭熊學鵬。即速審明。從重定擬具奏。其地方官。如有偏袒不公。任意延緩情節。一併查明嚴行叅處。○又諭。宜喜一路。進取較難。即令土兵覓間進攻。原不過牽綴之計。此時以懇請種地為詞。不可不俯順輿情。俾之無妨耕作。且須令該土司。知覓間襲取之事。原係聽土兵自効其誠。並非

欲專仗其力。方為妥善。舒常此時。轉不必過急。諸事惟相機而行。若聞阿桂。豐昇。額有攻克險隘。進取勒烏圍之信。則宜喜一路。賊必不能仍前守拒。臨時即可酌量采入。合力攻取。共成大功。○又諭。站夫換班一節。前此原屬權宜籌辦。不應竟成常例。且此等人。夫作何更換之法。亦未明悉。或雇備兩班輪替更換。則用夫萬名。已須備夫二萬。而甫回復往。仍不免僕僕為勞。若派往一次。不復再往。則雇覓之數更多。以一隅用兵。而累及全省民力。更屬不成事體。該省現在作何辦理。未據奏及。著文綬即行查明具奏。但今各路官兵。所向克捷。可望剋日奏功。而站夫運糧。係久經辦定章程。此時難以更改。第須經理得宜。或口外可以添雇蠻人男婦。亦可省內地站夫之力。於事甚為有益。著傳諭文綬。即行據實奏覆。尋奏。站夫更換之法。原非派定兩班輪用。前因民夫久役思歸。奏准五月更替。應



換時。該地方隨時起夫上站。其中或有前次人夫受雇再往。均出本人情願。且邊地衝途。前已分別全免減半。而遠地又有就近代雇之條。自不至累及全省。查小民得值贍家。或站所較近。水土平和。該管官善為撫馭。即可令其久安。現飭各站員曉諭。如有五個月外。情願留站供役者。即報知原籍地方官。將該夫應得雇價。先期辦解給領。至添雇蠻人男婦之處。已飭各路司道。就該處情形查辦。如能按數供役。即將原派民夫抵扣報聞。○吏部等部議奏。川運軍糧條例。各館効力人員。除未經議敘期滿者。均照本例報捐。惟內有業經議敘。未滿五年。願由本職遞捐別捐者。若因年限未滿。令照捐職之員一體報捐。未免無所區別。如因已議敘。即照候選之員報捐。又覺過優。請將此項捐職及掣定職銜人員。均照捐職人報捐銀數。酌減十分之四。從之。○禮部議奏。貴州威寧鎮總兵王萬邦前

在四川軍營病故。奉旨議卹。請照陣亡總兵例。減半給祭葬銀。並入祀昭忠祠。從之。○丁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自圓明園啟鑒謁

東陵。○兵部議准。陝甘總督勒爾謹奏。稱烏嚕木齊叅贊大臣。已改放都統。請照該處將軍例。一體頒給坐名勅書。從之。○是日駐蹕烟郊行宮。○戊申。清明節。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

上命

皇十五子 祭

孝賢皇后陵○遣官祭

端慧皇太子園寢○諭朕於二月二十七日

謁

陵禮成後順道臨故大學士公傅恒塋酌酒○

是日駐蹕白澗行宮○己酉

孝昭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是日駐蹕隆福寺行宮○庚戌

上謁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均未至碑亭即降輿慟哭步入

隆恩門詣

寶城前行禮躬奠哀慟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

隨行禮○至

孝賢皇后陵奠酒○臨故大學士公傅恒塋酌

酒○遣侍衛春寧赴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定邊右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參

贊大臣副都統富德奏臣等自攻克穆谷後

查庚額特山前後賊衆愈多據險死守奎林

一路雖經土兵乘夜搶佔喀咱普相連山腿

連修木城三座而自深嘉布盤旋而上山頂

分左右兩路斯第博堵寨落均在山岡環抱

中間遇有下壓之處賊即添礮防護自應另

覓間道但此一帶山梁居高壓下實可絕賊

人由深嘉布潛出滋擾之事復據土兵自願

修蓋礮房俟官兵一有移動即可據礮拒守

現已飭令趕築又大礮業已鑄成現擬於庚

額特對河施放仍令土兵四出哨探覓路進

攻報聞○是日駐蹕桃花寺行宮○辛亥吏

部議准陝甘總督兼管甘肅巡撫勒爾謹疏

稱巴里坤同知前經奏准裁汰改設理事通

判請照烏嚕木齊通判例歲支額俸銀六十

兩養廉六百兩公費七百兩書辦二名每名

月支工食四兩八錢俸快八名每名月支二

兩。並鑄給關防。定為邊遠滿缺。缺出。由陝甘滿員內揀題。五年報滿陞用。其衙署照例另建。從之。○總督銜河南巡撫何燭。疏報內鄉縣乾隆三十七年。勸墾民田山地十一頃七十七畝。○是日。駐蹕盤山行宮。至丙辰。皆如之。○壬子。遣官祭賢良祠。○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攻打羅博瓦山。官兵奮勇殺賊。其中射斃者尤多。可見滿洲索倫之得力。賊番每在碉內藏匿。若能引出碉外。使得益展我弓箭之利。則更善耳。此次進攻羅博瓦時。官兵有從凍石中跳越而過者。並有經賊人林內放鎗。而官兵毫無旁顧。其勞績茂著者甚衆。實為出力可嘉。著阿桂查明。登記檔案。俟攻得要隘時。一併奏聞。交部議敘。其有出力超衆者。即奏明以示鼓勵。其陣亡之千總張魁。及受傷之侍衛庫爾德等。並著查明咨部辦理。至於官兵之奮勇立功。由於帶兵之將領。董率得宜。而實由於將軍之規畫有方。均

堪嘉尚。著賞阿桂荷包四枚。火鏈一件。色布騰巴勒珠爾荷包三枚。火鏈一件。福康安。海蘭察。普爾普。額森特等四人。各荷包二枚。火鏈一件。烏什哈達。保寧。特成。額。海祿。成德。六十六等六人。各荷包一枚。火鏈一件。即隨報發往。以示鼓勵。至阿桂此次。非但措置悉合機宜。且胸有成算。志在必滅金川。所籌悉與朕見昭合。阿桂如此誠心出力。實不負元戎重寄。朕適駐蹕盤山。即以行程所佩鏤文刮鏤囊解賜。以寓一體聯合之恩眷。○旌表守正捐軀之四川巫山縣民向發仁妻田氏。○癸丑。戶部議覆署湖廣總督湖北巡撫陳輝祖條奏。○武職送部引見。例應支食原營一半俸薪馬乾。除由限內回任。照例支給外。其有逾限者。應即由限滿日起。至回任前一日止。扣除造報。即告假省親等事。與辦公不同。亦應扣除告假日期。毋庸給與公項。○金川傷亡陣亡弁兵子弟。尚未成丁。奉旨給予半

餉。除成丁後自願入伍者。即令頂補名糧。住支半餉。如身患殘廢篤疾。難應差操。應令督撫查明結報。准留半餉。以資養贍。其有別能謀生。不願充伍者。即於成丁後住支。又該故兵丁。僅有寡妻。例給半餉。如有改嫁事故。亦應扣除。一。出師兵丁。在軍營拔補別營。原營糧餉。例應住支。而營分相距遠近不一。若令該家屬前赴支領。未免跋涉滋擾。除拔補別營外。委把總等官。毋庸更易。其有由此營守兵。拔補別營馬步等兵。知照到省。仍應令各原營。俟有兵缺出。照額收歸。將所遺別營分兵缺。另行拔補。均應如所請。從之。○兵部議准。署兵部左侍郎高樸奏。稱各省運解餉鞘。除地方官派役押解。沿途止千把總。外委。按程接送。每遇銀數過多。人夫雜沓。易致疎虞。非得將備董率。不足以資彈壓。請嗣後凡餉鞘至十萬兩以上者。酌派遊擊。都司守備等官。親行押解。逐程交替。如有疎失。照文職一

軍機處存案

三

中興本寺寺主

圭

律叅處。從之。○是月。山東巡撫徐績奏。在平縣之管氏河。與禹城縣之漯河接連。兩縣坡水。均藉此宣洩。下趨徒駭河。除往平境內。現在深通。其禹城境內之管氏河。接漯河至水牛莊止。河身淤塞。蘆葦叢生。兩邑民田。多被漫淹。應挑口寬三丈。底寬一丈五尺。深五尺。自水牛莊下。與趙牛岔河合流。應挑口寬四丈。底寬二尺。深八尺。居民情願分段挑挖。現飭二縣妥為經理。得旨。知道了。○署四川

總督湖廣總督文綬。前任四川總督劉秉恬奏。楸砥至大板昭運道。現已開通。惟中間翻過日爾拉山。氣候陰寒。上下數十里。雪深數尺。土蠻僉稱。三月望間。冰雪方可漸融。是路雖便捷。而目前輓輸有待。臣等酌議。已派由西路起運之米。且毋庸停止。卓克采一路。現辦米一萬石前進。應再加辦米一萬石。接續趲運。此路米有多餘。即可轉供宜喜。或備協濟西路之用。至新路之糧。已飭辦米一萬石。

運到即存貯楸砮。俟富勒渾將西路換班人夫酌撥到站。併就近雇添。令其先行滾運。如春深後。輓輸通暢。即併歸此路趕運。得旨。知道了。又劉秉恬奏。新路糧站。附近楸砮之三道坪。及大板昭之沙壩等處。氣候尚屬和暖。且臨近柴水。人夫易於安頓。惟逼近日爾拉之大岩窩。山腳二站。地多泥淖。氣候陰寒。山腳係日爾拉陰坡。積雪尤多。各夫松棚。均在雪上搭蓋。現與查禮酌擇向陽稍平之地。

實錄卷九五三

三

將站基下移三四里。又於週圍三面挖濠一道。即以取出之土。培墊站基。庶雪融時。水有宣洩。而貯米亦不至黴黴。其大岩窩亦照此辦理。得旨。知道了。○大學士仍管兩廣總督伯李侍堯奏。惠州府屬墩白場額鹽較多。經前督臣分設白沙柵。委員管理。惟近年白沙柵收鹽每多缺額。實由分管之初。派定池漏不均。查該場柵地方。本不遼濶。大使已足料理。分管之員。實為冗設。應請裁撤。報聞。○

又奏雷瓊鎮總兵。係海外逼近黎疆要缺。惟高州鎮總兵。瑋衡熟悉粵省情形。堪以調補。其所遺缺。請即以奉旨來粵之海明補授。報聞。○又李侍堯會同廣西巡撫熊學鵬奏。土巡檢覃子儀前因盤獲上林縣逆夥黃明顯等。奉旨調取引見。又以土司或憚遠行。不諳內地公務。即著賞銀加給頂帶。茲據覃子儀稟稱。情願仰瞻天顏。除照例咨送外。惟該土司長途跋涉。及到京赴部投文。需人指引。現

實錄卷九五三

三

已派委桂林府經歷蘇國棟伴送。得旨。知道了。○雲貴總督彭寶奏。隴川。蓋達。緬寧。及張鳳街。三台山等處。上年派撥分駐兵四千五百名。春深瘴發。例應撤移。平善地方。今歲節候較早。雨水亦多。現擬於三月初十日為始。分起撤移。約於三月底撤畢。其叢家。龍陵二處。仍照舊截留兵二千五百名。分駐防守。餘均遣回原營。又上年分給官員領騎出防馬二百二十匹。係附近各標營內挑撥。徹防

後應歸原營騎操。仍支營馬草乾。又普洱一路新設普安營。衙署兵房。建蓋將竣。新營官兵即可移駐。其每年出防。汰通補角二處兵一千名。亦應於三月中旬。撤回原營。報聞。○又奏。前奉諭旨。令臣回省調理。惟緬匪詭詐異常。防範不容少懈。官兵人等。見臣患病。回省。恐或生怠忽之心。且現在就近督率。心神尚能把持。仍請在永昌調治。得旨。好。知道了。

實錄卷之九百五十三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十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十四

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十四

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十四

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十四

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十四

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十四

數修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三月甲寅朔諭此次巡

實錄卷之九百五十四

一

幸盤山所有修理山道人夫著加恩賞內庫銀二百兩交該督周元理按名賞給。又諭據索諾木策凌奏稱明山染患痰喘醫治未能見效請簡派領隊大臣一員等語。明山現在患病即著來京。永慶著授為領隊大臣遣往烏魯木齊協同索諾木策凌訓練官兵務令精銳。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嘉謨奏漕船水勢情形摺稱楊家莊口門一帶水勢尚未充足其迤上北河之古淺處所亦不一而足

等語。是以諭吳嗣爵姚立德。即速籌辦覆奏。今據姚立德奏稱。昨接吳嗣爵札知。初十日。東省開放湖口壩後。江南河道於十一二日。長水二尺。及一尺餘寸不等。現在至淺之處。均有三尺餘寸。南糧船隻。可以前進。而東省開壩後。又量啟閘板。河水源源下注。運河更當有增無減等語。據姚立德此奏。似近日江境運河水勢。已不致有淺阻。但所云漕臣之奏。係未經開壩以前情形。非開壩以後情形。

中華書局影印

二

其日期先後。未能明晰。嘉謨於前次具奏。尚未據有續奏。而諭交吳嗣爵查辦之處。亦未經奏覆。所有東省開壩以後。江省河水果否加增。及現在是否無虞阻滯。難以懸揣。著傳諭嘉謨。吳嗣爵將以上各情形。即速查明覆奏。再東省汶水微湖。迤邐灌注。經行之地。較遠。水勢自不免漸微。恐江省未能得其實濟。所有楊莊一帶相近地面。或有可另籌挹注濟運之處。並著吳嗣爵悉心籌辦覆奏。又據

姚立德稱。已飭運河道陸燿中。軍副將王廷佐。前赴臺莊。上下查察。俟豫省查工事竣。回東日。即親往督辦。仍與江南河臣。不分彼此。悉心調劑等語。自應如此辦理。著諭姚立德。於會籌妥辦後。即將實在情形。一併奏聞。

乙卯。遣侍衛扎蘭泰。赴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雲南提督長清。奏奉將軍阿桂。照

會續調川兵二千名。一抵美諾。布朗郭宗。即於原留防兵內。調一千五百名。交將弁帶赴

中華書局影印

一

大營。餘五百名。查大板昭應。添駐二百名。又馬爾當。應添一百名。其薩拉一處。附近兩河口。新設糧站。亦當添兵五十名。尚餘一百五十名。令臣酌量分撥等語。查現到兵。已有七百。隨撥綠營新兵四百。分駐木波。以滿兵三百。撥駐布朗。郭宗。將換出兵七百。交遊擊福敏。泰帶。赴大營聽用。其木波卡隘事務。派貴州定廣副將。握星泰等。前往接管。至美諾。應換之陝甘叅將。金富寧。帶兵三百名。已知會



王進泰就近截留新兵三百名。作速更換起程。餘俱照阿桂所指撥駐。尚餘兵一百五十名。即於美諾。布朗。郭宗二處。分勻添駐。報聞。旌表守正捐軀之廣東東莞縣民黃廷桂妻陳氏。丙辰。賜卹。從王公大臣等食。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嘉謨奏。漕船水勢情形。摺稱本年二月初。楊家莊口門一帶。水未充足。其迤上北河之古淺處所。亦不一而足。是以傳諭吳嗣爵。姚立德。迅速籌辦。覆奏。昨已據

姚立德奏。東省開放湖口壩後。江南河道水勢漸長。糧船可以前進。東省又量啟開板源。源下注。運河更當有增無減。並稱嘉謨所奏。係未經開壩以前等語。復經諭令嘉謨等。將開壩後。實在情形。奏聞。今據吳嗣爵奏。稱向例東省開壩。總在正月月底。或二月初。昨曾面告嘉謨。以東省未經開壩。此時運河水勢。不足為憑。旋准姚立德札覆。南旺河於正月二十八日開壩。微山湖亦於二月初十日開放。

接濟。並據委員稟報。江南運河於二月十二三等日。水勢加長。至淺之處。亦有三尺餘寸。足敷行運等語。是前次嘉謨所奏。未免過早。漕艘重運北上。固應趲行無滯。然亦止須遵照舊定章程。如期輓運。無庸急遽。若此設或今年東省開壩。較每年獨遲。以致船艘沿途停阻。即屬姚立德辦理未妥。若東省河湖實係按期開壩。則啟放以後。循序灌輸。自可漸次充足。以資浮送。况重運抵通。交兌向有定期。但須督其銜尾而進。不令故為脫幫。違限便為合宜。又何必過事催促。即如上年倉場侍郎申保等。因催趲上兌過急。轉致途中有脫幫之事。此嘉謨所身經者。何轉倣效之乎。至於東省開壩及糧船過河北上各時日。具有成規。無難查覈。著傳諭吳嗣爵。嘉謨。將漕船過河開運及東省開壩啟閉各日期。較每年遲早之處如何。即行據實覆奏。再昨據姚立德奏。目下微湖水誌。與前二年相較。尚屬

有盈無絀。而本日吳嗣爵則稱微山湖上年存水較小。彼此所言互異。著將此諭令姚立德再行查明據實覆奏。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叅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奏賊番據守羅博瓦前面山峯。臣等於二月十七日派兵分路前進。海蘭察額森特從正路進攻。直抵碉下。小金川降番先已繞出碉後。搶占大石卡一座。殺賊三十餘人。合攻大碉。其分路來援賊四百餘人。經岱三保額爾特擊退。後兩峯及喇穆喇穆之賊前來接應。亦經烏什哈達等由登古了口截住痛殲。至普爾普帶兵繞攻山後了口碉卡。賊番雖經敗退。仍於險仄路口與官兵相持。正面大碉拒守堅固。剗挖碉根之官兵不無損傷。比至天明。將各隊官兵緩緩撤下。另行躡路進攻。又奏布朗郭宗底木達及美諾僧格宗等處均有大兵分駐。控制甚密。南路摺報仍由打箭鑪往來。臣等摺報已改由楸砥均可無

虞至谷噶馬尼兩處軍書由布朗郭宗美諾僧格宗遞送。聲息相通。此路本止四五百里。中間應加防範者不過數站。臣已令兵壯黑夜暫停行走。日間加緊趕行。亦不致遲誤。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分路繞攻羅博瓦山峯情形一摺。深為嘉慰。阿桂自進兵以來實心調度。悉合機宜。軍聲倍壯。所至奏績宣威。佇盼成功。茂膺渥典。其海蘭察所帶之小金川降番於攻碉時潛密先往認真出力。自應查明獎賞。以勵其餘。至滿洲索倫中之奮勇殺賊及綠營屯土各兵有踴躍爭先者。並應確查具奏。候朕另行降旨。將士等聞之自必更加感激鼓舞。其章京索柱護軍校七十五得有鎗石各傷亦應查明與傷亡兵丁二併咨部覈辦。至另摺覆奏籌辦後路事宜極為周妥。看來此路乘勝深入大有可恃。而豐昇額籌攻凱立業昨據奏稱躡有可通之路。此時如已攻得固好。否則阿桂處一經攻克羅

博瓦山可以乘勢壓下其凱立業之賊自必不攻而潰惟明亮一路欲進攻庚額特礮位業已鑄成未知施用後效驗何如又楚兵二千作何分派甚為懸憶著將得勝情形迅速馳奏旌表守正捐軀之陝西武功縣民曹恒祿妻馬氏江蘇睢寧縣民全宜喜女全氏

丁巳祭

先蠶之神遣妃行禮盛京將軍兼內務府大臣宗室弘昞奏奉天遼陽境內惟恃白西

虎山煤窰分給但開挖年久未能似前豐裕而開原廣寧牛莊等城運用絡繹價長數倍復州等城距窰數百里運致維艱查白西虎山迤南之鷄子峪復州所屬之五虎嘴均屬產煤地方並無闕礙

陵寢風水應請招募旗人自行出資開採由臣會同府尹各給印照一紙造具夫役名姓冊報地方官查覈照例徵收稅銀作為正項得旨可行知道了是日駐蹕大新莊行宮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據吳虎炳奏雨水糧價摺內稱入春以來雨水應時二麥暢發惟轉屆青黃不接糧價稍增小民不無仰糴官食之望已飭各屬詳請減價平糴等語此事未免太早向來四五月間二麥尚未成熟謂之青黃不接方可辦及平糴之事今吳虎炳拜摺時尚係二月距青黃不接之時正遠何必遽議平糴看來吳虎炳不過以甫經調任別無可見長之處因藉平糴一事亟欲市惠於

民以博美譽其具摺本意斷不出此著傳諭陳輝祖密為體察是否如此於奏事之便據實覆奏○定邊右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奏贊大臣副都統富德奏查庚額特河水未漲若令兵丁乘船逆流搶過東岸截出其前賊即無險可恃現趕造皮船六十隻木船六隻豫備臨時應用但兩岸賊番拒守未可徑渡已移各礮位緊對穆當噶爾施放並趕鑄大礮轟摧喀咱普賊卡俟賊番稍退臣即分路

派兵直進至奎林一路兵丁取水維艱因酌留漢屯土兵一千三百名駐守山梁餘令徹赴深嘉布近水地方聽調連日賊苦礮逼忽於二十一日聚集二百餘人從庚額特了口下趨滋擾經我兵傷斃甚多楚兵二千現已陸續到營俟攻過庚額特以前即可接踵徑進諭軍機大臣等明亮等奏設法越險並現在殺賊情形一摺所辦甚好乘船渡河兩路併進自為得力如此即已越過庚額特之險

下集卷九十五

十

攻克馬爾邦自為易事至奎林駐兵之處前據明亮稱此一路箐林深密自非多兵接踵而前未可輕進或將所添楚兵二千併於奎林一路直壓斯第博堵進取克舟九寨似覺便捷著明亮等即就該處情勢妥酌為之至此賊番竟敢從庚額特了口前來經阿滿泰巴克坦布等帶兵奮擊殲賊頗多甚為可嘉著存記檔案俟攻得馬爾邦一併奏請交部優敘戶部議准署湖廣總督湖北巡撫

上詣暢春園問

下集卷九十五

二

皇太后安○迴圓明園○以浙江處州鎮總兵林雲定海鎮總兵李國樑對調○庚申諭曰旺保祿著來京有差遣之處其天津鎮總兵員缺著永昌前往暫行署理所有馬蘭鎮總兵事務著滿斗兼署○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叅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奏前因羅博瓦山賊礮堅守暫將官兵撤回旋驪知此山最關緊要即於二十三日派兵乘夜進發海蘭察達蘭泰等繞至第二第三

峯了口下。分兵爬越賊番集衆衝下。均被射退。我兵直上山梁。遂一面留兵占據碉卡。一面往搶第三第四峯。各碉俱已攻克。賊因後路已斷。轉竄第一峯。碉內死守。而額森特烏什哈達及普爾普等所帶兵均已會合併攻。即於二十四日攻開。此次攻克大碉八座。大小二十六卡。殺賊二百餘人。並大頭目阿讓星格。申則二名。查羅博瓦。距遜克爾宗不遠。原可乘勝衝壓。但喇穆喇穆係賊酋緊要門戶。尚與勒烏圍相通。且於後路糧運有礙。現擬撥兵由羅博瓦對面山梁截斷。併力掃除。諭羅博瓦為賊酋緊要近捷門戶。屢經阿桂等相機進剿。今復將其山峯全行占住。殲賊甚多。皆由阿桂調度有方。將領等奮勇直前。海蘭察普爾普額森特尤為出衆。故能所向克捷。實屬可嘉。阿桂著晉階太子太保。海蘭察著授為內大臣。額森特著授為散秩大臣。以示獎勵。至其餘出力將弁及滿漢屯土官

兵俱著查明登記冊檔。俟攻克勒烏圍後。一併優敘。又諭此次攻取羅博瓦山梁。賊人向下來衝。達蘭泰等痛戮賊衆。占據山峯。實屬可嘉。協領依蘭保著賞給扎濟克巴圖魯名號。委署營長八十三著賞給塔爾濟特巴圖魯名號。仍照例各賞給銀一百兩。委署叅領博純著賞戴花翎。藍翎侍衛綽爾齊勒達蘭泰均著授為三等侍衛。達蘭泰既有巴圖魯名號。仍著賞銀一百兩。以示獎勵。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稱羅博瓦已經攻克。距遜克爾宗不遠。原可直下衝壓。而羅博瓦對面山梁。即係喇穆喇穆現擬發兵截斷等語。覽之深為欣慰。豐昇額等亦奏近日天氣清朗。冰雪漸消。擬從達爾扎克東北溝內。早晚覓路進攻等語。大有可進之機。而明亮等前日奏到。擬用皮船過河。攻取馬爾邦。亦能兼用活法。以資勝算。看來逆酋罪惡貫盈。其滅亡自可立待。至金川番衆素稱兇狡。前此未經

懲刈以致毫無忌憚。今大兵所至，殲戮甚多。賊番自必心生畏懼。朕意以為正當就其驚怯之時，各路遍為宣諭，以爾金川地方久隸中國版籍，安享太平。因爾逆酋索諾木、莎羅奔弟兄及其大頭人等，負恩反噬，抗拒天朝，實為覆載所不容。是以聲罪致討，必須掃穴擒渠，立時誅磔，以申國憲。原於爾番衆無涉，況逆酋平日恃其兇惡，蠶食鄰疆，方其攻奪之時，番衆等為之捨死出力，輕蹈危亡。及既占得地方，則逆酋獨專其利，絲毫不以分人。爾番衆始終不知悔悟，已屬至愚。乃竟敢與王師相抗，尤為愍不畏死。今選用八旗勁旅，分路進攻，所向殲戮，無遺此皆爾等所目擊者。奈何不知順逆，甘心為賊受死乎？本將軍仰體大皇帝如天好生之德，不忍盡行洗蕩。特為明白宣諭，爾等各宜猛省。如能曉然於禍福利害之機，即速設法，將索諾木並其兄莎羅奔等，其姑阿青及用事頭人丹巴沃咱

爾等一併擒獻軍門，不但可免爾等之罪，並當奏聞大皇帝，予以恩賞。或併加之錄用，若僅詣軍營投降，亦當待以不死，仍令安居樂業。共為良民，豈不甚善？設若迷而不悟，則大兵所至，有殺無赦。若至彼時，始行哀求悔無及矣。各宜及早醒悟，毋自貽戚。如此廣為傳播，衆番聞之，自必各自謀生，正當軍聲極盛之時，有此檄示相助，獲效必速。至阿桂今日奏到，進勦兵丁內間有傷亡者，著即查明咨部辦理。又據舒常奏，綽斯甲布土舍阿旺帶兵密進，隨於柔梁爾地方攻奪碉卡，生擒番衆二名，殺死金川頭人一名。仍照例子賞所辦俱是。宜喜一帶此時雖難即進，但似此隨時殲賊，奪碉亦足褫賊人之魄。該處現尚未知阿桂捷音，若阿桂乘勝深入，賊必至勒烏圍一帶拒守，則宜喜日旁之地自更空虛。若即乘其不備，密速進攻，可期事半功倍。將此令舒常留心妥辦，以故土默特固山貝子

垂扎布子色布騰棟魯布襲爵。辛酉。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豐澤園演耕。還宮。諭今年

京察屆期吏部開列在京各部院三品以上大臣暨各省督撫等。奏請甄別。內閣大學士以領袖班聯向不與列第念大學士舒赫德等或贊勦機務兼掌部曹或敍歷封疆勤勞夙著均能敬公稱職宜加優敘以昭恩眷舒赫德高晉于敏中李侍堯俱著交部議敘。

又諭吏部開列在京部院三品以上官請旨甄別以重考績大典協辦大學士尚書官保程景伊尚書阿桂王際華伊勒圖豐昇額英廉福隆安侍郎邁拉遜均勤慎稱職宜加優獎著交部議敘大理寺卿鄧時敏太僕寺卿阜保俱精力衰頹難以供職均予原品休致餘著照舊供職。又諭今年京察屆期吏部將各省督撫開列名單進呈請旨甄別總督周元理鐘音彰寶河道總督吳嗣爵姚立德

巡撫陳輝祖何煥徐績畢沅均宣力封疆克稱厥職著交部議敘餘俱著照舊供職。諭

軍機大臣等黃仕簡之子黃秉淳於上年四月補放江南督標中營都司該員到任以來於一切操演事宜是否能留心學習整飭營伍且其才具器用若何高晉知之必真著傳諭高晉就平日所見并詢明該員係黃仕簡第幾子即行據實覆奏。又諭前據彰寶奏查訊管解興得夾之千總黃文傑及兵役胡

士英等即係拏獲興得夾之人且稱該匪犯於盤獲時拔刀抗拒當用鐵尺打傷始能就縛等因一摺即經傳諭彰寶以興得夾兇狡虛飾明有傾陷黃文傑等情事俟訊問明確再降諭旨今經軍機大臣將興得夾嚴加刑訊據該犯將在打崗山拔刀拒捕及心恨黃文傑因思誑供圖害之處一一供認不諱是黃文傑等於關外遊巡既能留心盤獲要犯而一路押解亦並無疎懶情事該弁等不但



無過。且應酌賞。著傳諭彰寶將千總黃文傑兵役胡士英等。量為賞犒。以示獎勵。再訊據興得夾供稱。苗溫差伊到芒市頭目秤五猛處。討開關准信等語。所供殊不足信。緬地叢爾邊夷。貨市有限。其所易內地諸物。亦並非日用所急需。如前次戶部比較永昌等處關稅。額數缺少。不過五六十金。非若俄羅斯與內地通商交易。每年可得利百十萬金。於彼大為有益者可比。即使閉關嚴拒。亦不足以制其死命。故緬匪視關禁嚴密。貨物不通之事。並無著急畏懼情形。其差人至內地探信。不過打聽是否進兵消息。以便豫備。非真欲通貢乞降也。惟彰寶前奏。在隴川拏獲私販之尹小生。李萃二犯。其姓氏籍貫。俱與從前漢奸尹士賓。李萬全相符。尹士賓等。久居阿瓦。身受緬地顯職。為賊主謀。今見天朝閉關無信。故遣伊親屬。借私販以密通信息。情節甚為可惡。著再傳諭彰寶。即將尹小生。李萃

二犯。嚴加刑鞫。訊明該二犯的係尹士賓李萬全。何項親屬。及其指使探聽。係何項信息。均須一一研詰。務得確情。毋任絲毫狡飾。即速據實具奏。○壬戌。諭。朕於五月十六日。前往避暑山莊駐蹕。秋後進哨。所有應派人員。應行豫備等項。著交各該處照例辦理。○諭軍機大臣等。據熊學鵬奏。安插川省潰兵一摺。內稱現在解到潰兵二十七名。經訊供明確。於所屬不近安南。不隸土官之處。每州縣安插一名。身負鎗鈴鐵牌。並飭屬責令晝當挫磨苦差。夜則收禁空房。如遇有新疆改遣人犯地方。亦弗使與相聚等語。所辦甚是。此等潰兵。本係天良喪盡之人。免死發遣。已屬法外施仁。若復聚集一處。令其無事閒住。必致糾商潛脫。滋事干法。自應各為安插一地。并日予以折磨苦差。庶無從相濟為惡。現在各該省。未見有如此辦及者。著傳諭各該督撫。於接收川省潰兵後。弗令同發一處。並飭

所屬嚴行拘束。悉照熊學鵬所奏辦理。仍將曾否即行照辦之處。遇便覆奏。熊學鵬摺。並著抄寄閱看。○戶部議准。兩廣總督李侍堯奏稱。粵東寶廣局。歲需銅十五萬五千五百餘觔。向係滇粵兩省。鹽銅互易。嗣因滇省產銅不旺。採買維艱。奏准以收買古錢。鎔銅九十一萬七千餘觔。通融鼓鑄。惟此項銅。止供四年六個月之需。自丙申年五月以後。仍需滇銅接濟。查滇省新開各子廠。近復旺盛。請

仍照鹽銅互易章程。即於本年。委員豫行辦

運從之。○癸亥。

上耕藉詣

先農壇行禮。更服至藉田所。

躬耕三推。

御觀耕臺。命莊親王永璫。裕親王廣祿。和郡王綿儉。各五推。吏部右侍郎瑚世泰。戶部左侍郎范時紀。署禮部左侍郎梁國治。兵部右侍郎蔣元益。刑部右侍郎永德。工部右侍郎李

友棠。左副都御史黃登賢。通政司副使張若淳。大理寺卿達椿。各九推畢。順天府府尹率農夫終畝。賞賚耆老農夫如例。○伊犁將軍伊勒圖。奏據伊犁西堡民人張成印等呈稱。自跟隨官兵到伊犁。攜眷居住多年。懇請給地輸糧。以為土著。隨驪得距城二十餘里之大沙坡。空地廣濶。引伊犁河水灌溉。實與屯工四戶無礙。應請照從前居民莊世福等例。每戶丈給地三十畝。官借牛一隻。每畝借給籽種一斗。自春耕日起。至麥秋止。每日借給口糧麪二觔。仍照例分別年限升科。下部知之。○直隸總督周元理。疏報順天。永平保定遵化。易州等五府州屬。乾隆三十八年。勸墾荒熟地六十四頃三十畝有奇。○豁免遭風漂沒之江西九江衛後幫旗丁顧李明漕米一千一百二十一石有奇。○甲子。

孝賢皇后忌辰。遣官祭

陵寢。○

上幸南苑行圍。○諭嗣後耕耨時觀耕臺著添搭幄次。○又諭曰故大學士劉統勳劉綸其子俱於月內扶襯歸里著照從前大學士史貽直之例沿途文武官弁在二十里以內者均至襯前弔奠並遣人護送俾長途安穩進行以示優眷故臣之意。○是日駐蹕舊衙門行宮翼日如之。○乙丑諭軍機大臣等向桂等奏請據賊番德爾日嘉供詞內有賊被我兵殲戮甚多將喇嘛班第遣出打仗等語此即賊人滅亡之兆從前準噶爾厄魯特被大兵窮蹙將喇嘛班第等俱行遣出打仗是以旋即殄滅今逆酋索諾木因大兵深入不能抵禦始將喇嘛班第等遣出由此看來賊酋斷難久存大功計日可就朕當佇聽喜音。○丙寅

上詣

永慕寺行禮。○諭軍機大臣等明亮奏斯都呼圖克圖情願來營諷經等語此亦甚好且俟其到營後如何出力再行奏聞酌加恩賞其

西路軍營應否令其前往著阿桂等就近酌定。通知明亮照料此事應令各路軍營土兵等廣為傳播使金川賊衆隱懷疑懼更足懈其守禦之心是亦隨宜用計之一法。又據奏賊番藏礮山洞我兵即將礮位對洞施放將賊火藥燃烘賊皆殲斃等語即此可見金川速滅之兆明亮等亦當祭山祭礮以答神助。又據奏此兩日內自金川上流淌出賊番男婦屍身十餘或係小金川番人不安於內賊中自相猜忌棄之河流等語亦屬或有之事且近日聞僧格桑為索諾木所拘必更多怨望其衆心離散可知前曾諭令各路將軍曉諭金川諸番有能及早投順者即予免罪如能擒獻逆酋兄弟及大頭人者並加恩賞番衆聞之其心必漸動搖加以各路上緊攻打賊必至於內潰似亦理所必然將軍等均當努力為之。吏部議准河南道監察御史李淑芳奏稱查上年各省揭報盜案多自十餘

件。至七十餘件不等。均係印捕各官查緝不力。請申飭各督撫嚴加整頓。至廣東刼盜。每用藤牌禁壓事主。查藤牌係軍操之物。民間不應私製。應行飭禁。查出照私藏鳥鎗例治罪。從之。○鑄給兗州府泇河水利同知。沂州府水利河務駐劄大興鎮通判關防。從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請也。○是日駐蹕新衙門行宮。○丁卯。

上詣暢春園問

御筆奉旨  
丁卯

皇太后安。○迴圓明園。○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本日閱嘉謨吳嗣爵姚立德覆奏漕船水勢情形各摺。未免有各存意見不能和協之處。漕臣河臣雖職有專司。而於糧艘往來實係同辦一事。自應彼此和衷共濟。總期於漕運有裨。設或河臣於運河節宣機要。不能先時調劑。以致重運稽遲。自難辭辦理不善之咎。漕臣即當一面據實陳奏。一面商同妥辦。今東省開壩既係依期開放。而沿途水勢亦因

去秋存水不旺。春流未能充暢。然開壩以後。旋即長水。浮送有資。並未貽誤漕務。特嘉謨前奏不免畧早耳。今三人覆奏之摺。仍然各執一詞。以圖自占地步。而於河漕交涉情理未能融洽。蓋東省上年底水。本不及向年之充足。由於秋雨畧少。此非人力所能施。若以此誣過河臣。是責人以所不能。徒令其胃中芥蒂。於公事又有何益。現在東省已得透雨。計泉源長發。河水加增。自必足資浮送。但嘉謨等承辦轉漕一事。務須寅恭合力。妥為經理。勿稍存畛域之見。方為不負委任。將此諭令知之。○又諭據弘昫奏盛京每年例有解交靜宜園。豫備祭祀供用大鹿五六十隻不等。但鹿隻過大。難於飼養。易致傷斃。請嗣後捕獲小鹿。養成後。於九月間天氣涼爽時。送京備用等語。盛京距京較遠。解送稍費跋涉。因思直隸古北口喜峯口外。向俱產鹿。若由彼處購辦。似覺近便。若一時大鹿不敷。或覓

御筆奉旨  
丁卯

五

得小鹿飼餵俟其養成後再行解京備用亦無不可著傳諭周元理將能否如此辦理之處即行查明覆奏○又諭據索諾木策凌奏稱烏魯木齊道員永慶効力年滿併各文職三年期滿保舉請照苗疆例即行陞用等語永慶係地方大員奮勉分所當然不應與雜職一體照苗疆例辦理該員如果辦事妥協屆大計之年該督保舉卓異自應聲明在烏魯木齊辦事不能引見奏到時亦不過準其

實錄卷九五四

五

卓異並毋庸格外加恩著寄令索諾木策凌知之○又諭曰豐昇額奏凱立葉三峯已將賊卡悉行奪取又准阿桂知會差遣通事賡噶等偵看南山道路彼此夾攻等語所辦甚好兩軍會合則兵力益增不日成功佇聽捷音再賡噶係從前被擒脫出投赴阿桂之人今差赴豐昇額軍營想因詳知路徑尚可信用始行差遣如其平時出力理應酌量加恩以示鼓勵從前平定準噶爾時厄魯特內誠

心出力者俱為加恩遂深得伊等之力至今差遣無不輸誠今惟欲殲滅兩金川賊衆與其餘土司無涉伊等內如有出力者酌加恩賚不惟現在得力即此後凡有差遣亦當共効誠心著阿桂等查明賡噶自投來之後如何出力應如何施恩之處酌擬具奏

實錄卷九五四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十四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十五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三月己巳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朕於五月十六日恭奉  
皇太后安輿幸避暑山莊著派顯親王裕親王  
大學士舒赫德協辦大學士尚書官保留京  
辦事所有吏兵二部應行引見官員文職知  
縣以上武職守備以上著於未啟鑾往木蘭  
之前每月彙齊派該堂官一員輪流帶至熱  
河引見其文員內佐雜等官武員內八旗護  
軍校驍騎校及外省送到之補放水手官驍  
騎校並年滿千總等官弁仍著王大臣照例

驗放其八月以後月選等官亦照向例辦理  
至外省督撫提鎮等官奏摺俱著齎摺入前  
赴熱河行在投遞惟進哨以後仍照例交留  
京辦事處加封轉交內閣隨本呈送候朕批  
示發回仍於留京辦事處交付齎摺人祇領  
該部通行傳諭知之○又諭曰尹嘉銓著來  
京補授大理寺卿其甘肅布政使員缺著王  
亶望調補郝碩著補授浙江布政使其浙江  
按察使員缺著徐恕補授郝碩現在四川軍  
營辦理糧務所有浙江布政使印務即著徐  
恕署理其按察使印務著三寶於通省道員  
內揀派一人奏聞署理○又諭曰瑯琦現有  
處分已令該部調取來京引見所有安徽按  
察使員缺著王顯緒補授○又諭曰雲貴總  
督彭寶現在患病未能即痊著派侍衛隆安  
帶御醫一員馳驛前往永昌診視○兵部侍  
郎高樸奏四川軍營文武各員身在行間未  
及照部限二年請領封典請自凱旋日為始

定限一年准其呈明補給得旨所奏是依議。  
○庚午。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總兵孫爾桂於土司刀維屏等挈眷潛逃一案。始由駕馭不善。繼又緝捕逾時。曾降旨將孫爾桂革職留任。並諭令彰寶於瘴退時再行予限數月。飭令上緊搜捕。屆期將能否就獲之處奏聞。請旨。今據彰寶奏孫爾桂於上年十月初旬出防。迄今數月。犯無弋獲。原限屆滿。請將孫爾桂革任留滇効力等語。孫爾桂著革任。仍留滇省。自備資斧効力。並責令協緝。所有普洱鎮總兵員缺緊要。著該督於通省總兵內揀選一員調補。所遺員缺著郝開甲補授。辛未。

上詣

安佑宮行禮。○諭今年鄉試屆期。所有應行開列試差之進士出身人員。著於四月初五日在正大光明殿考試。仍著吏部照例按各衙

門次序。於初七日帶領引見。諭軍機大臣等據文綬奏審辦拏獲逃兵一摺。內稱楊維璫等六犯當即訊明處斬。並聲明徐文廷若足凍落自投本營。曾九林手帶鎗傷。伊父帶同投首。但均已離營。未便寬縱。徐文廷曾九林二犯仍應擬斬立決。候旨正法。等語。徐文廷曾九林於殘廢鎗傷之後。一條自投本營。一條伊父首告情節稍覺可原。俱著從寬改。為應斬監候。但征兵膽敢脫逃。殊干法紀。即於逃後投回亦屬罪無可宥。無所容其姑息。嗣後逃兵中有似此情節投首者。斷不能再予寬典。以冀倖逃。法網文綬亦不准再行具摺代為聲叙。並著傳諭文綬將此行文各路軍營。曉諭兵丁等。俾共知警畏。又諭曰。阿桂等奏焚勦得斯東寨情形一摺。所辦甚好。佇盼捷音。又奏番人科爾甲等供稱官兵此次攻勦金川賊番俱極害怕等語。官兵連次得勝。聲勢倍加壯盛。乘其聞風膽怯之時。相



機采入自可即望成功。至頭人內丹巴沃咱爾尤為可惡。若能及早殲除。則金川失一得力之人。我兵奮攻。自更易為力。阿桂等務努力為之。發去鏤玉題崖牒一枚。朕親製詩。命工鐫成。寄賞阿桂。為指顧銘勲吉語。將此加緊傳諭知之。○壬申。定邊右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叅贊大臣副都統富德。奏。穆當噶爾碉卡。現已摧殘。惟喀咱普一碉。賊番死守。尚難乘船徑渡。查奎林所占山梁。前因取水維艱。酌留各屯土兵駐守。初二日。約有二百餘賊。突出搶奪營盤。當經各營放鎗擊退。是此路官兵暫微。賊番已經知覺。防守或疎。即可攻其不備。近又於斯第之上。地名班得古。覓有暗泉一道。現派扎勒桑等帶兵一千五百名。由庚額特山後了口進攻。派書景阿等帶兵五百名。由穆當噶爾繞出土兵所築五碉之前。逐步進逼。復派舒亮等帶兵五百名。在正面一帶。揚聲牽綴。臣富德即同奎林等帶

兵六千。先占水泉。亟取斯第。臣明亮帶兵一千。赴喀咱普一路進壓。即可為斯第一路官兵聲勢。諭軍機大臣等。明亮等奏。酌定進攻道路。剋日發兵一摺。布置甚合機宜。惟在將領弁兵等。努力前進。迅奏膚功。以膺懋賞。○豁除浙江錢塘桐廬二縣。乾隆三十七年。坍沒田蕩六十五頃三十五畝。有奇。○甲戌。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巴彥弼著授為頭等侍衛。在大門上行走。○乙亥。諭戶部議。西寧奏長蘆商人應完銀兩。請分限十年帶徵一摺。部臣自應照例覈駁。但念長蘆商本較薄。每年應交正課尚多。若將此兩項同時並徵。商力未免拮据。所有乾隆三十六七年兩限應完銀兩。俱著加恩。准其於本年奏銷後。分作十年帶徵。○諭軍機大臣等。據文綬奏。拏獲拒捕。咽喉匪犯匡貴等。現在審擬一摺。稱該犯等二十餘人。在雷波廳屬中山溪地方滋擾。經

該通判王興謨訪聞會同營員親往擒拏匪犯各持刀械奔出抗拒當經放鎗傷斃三犯拏獲十九犯究審定擬有應即時正法者辦理具奏等語所辦尚未允協咽喉匪不法滋事定例綦嚴今匡貴等聚衆擾民其罪已無可貸乃當官兵前往查拏膽敢持械拒捕真與叛逆無異自應盡法創懲豈可僅照尋常盜賊拒捕之案分別首從定擬此等咽喉最為可惡常時有犯尚不可稍存姑息況該省現在用兵尤不可不痛加懲治俾奸匪聞風斂戢庶足稍靖邊圉著傳諭文綬將在场行兇助勢各犯務即究明一面正法一面奏聞毋得稍存寬縱其通判王興謨於境內匪犯留心訪查即行具報親往立時拏獲尚屬能事如平日居官才具尚好並著該署督一併據實具奏送部引見○又諭曰豐昇額奏阿桂稱谷噶一路可乘之隙甚多今帶兵前往併力辦理等語凱立葉一路既難邁進原不應

過於株守今留伍岱在凱立葉牽綴賊勢而豐昇額前赴阿桂軍營合力進攻兵勢更盛於事更為有益若果進至勒烏圖則凱立葉之賊自可不攻而潰至於兩營相距不遠往來本屬甚便但所經路徑賊人皆可瞭望而知如前次海蘭察等行走所帶之人無多或尚不甚覺此次撥兵至四五千名即難掩賊番之耳目萬一窺見我名移動潛來邀截皆不可不極力嚴防著傳諭伍岱於撥兵前往時務須妥為照料勿使賊人得以伺我兵之隙方為妥善丙子諭現在將軍阿桂等分路進攻佇見擒渠掃穴所有領隊之人愈多於事更為有益著派乾清門三等侍衛富寧治儀正格勒爾德藍翎侍衛泰斐英阿親軍十五善射阿蘭保馳驛前往四川軍營交將軍阿桂於軍營領隊大臣侍衛內將年邁不能得力者更換回京即將伊等令其領隊行走著交該部將伊等應得之項即行給與外

仍照乾清門侍衛之例。每人賞銀一百兩。又諭現在勦洗賊人。成功伊邇。所有豫備之健銳火器兩營兵丁。均著無庸派往。至積福業已年邁。音濟圖自抵軍營年久。不甚得力。著令回京。副都統署護軍統領都爾甲。署提督旺保。令其馳驛前往軍營領隊。○又諭現在三路將軍。深入賊境。指日蕨功。出力官兵。所在需翎獎賞。計從前發往三路翎枝。將次用完。著三路各賞孔雀翎十枝。藍翎二十枝。交與阿桂。豐昇額。明亮等。以備賞給官兵戴用。○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叅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奏官兵自攻克羅博瓦後。相機直搗。距勒烏圖日近。賊勢愈形窘迫。忽於初七日。乘雪霧迷漫。領賊八九百人。分為四股。潛來偷劫。一股從羅博瓦山陽。兩股從山陰。潛上合搶山峯。中間常祿保營盤。當經常祿保放鎗擊打。併將跳入卡內之賊。立時砍斃。烏什哈達額森特福康安等。

復聞聲帶兵接應。內外夾攻。賊俱敗逃。其侵擾登古山梁一股。亦潛至湖廣官兵石卡。經普爾普帶滿漢各兵。分兩路衝殺。烏什哈達等復帶兵由山坡斜下。截斷賊人歸路。鎗箭齊發。傷斃無數。餘俱滾山穿箐而逸。至初八日夜。又有賊百餘。潛來索柱楊崑營盤。亦經官兵瞭見。擊退。查此次係莎羅奔弟兄三人。及大頭人等。攢湊番僧及各寨凡可打仗賊人。親自率領前來。盡其死力。復經官兵痛加殲戮。自必心膽俱寒。勢將潰敗。諭此次賊衆潛來偷劫營盤。經官兵奮勇合擊。痛加勦戮。甚屬可嘉。常祿保功績尤為出衆。著賞給錫諾爾恩巴圖魯名號。仍照例賞銀一百兩。並著以總兵陞用。遇有缺出。即行補授。又諭前因王進泰求赴川省軍營出力。是以諭令往駐美諾。以資防守。今伊自到軍營以來。於一切設卡巡查事宜。毫無調度。王進泰辦理軍營事務。本非所長。且年力漸衰。諸形竭蹶。

即留防後路亦屬無益所有四川提督員缺著旺保祿馳驛前往署理其美諾一帶巡防諸事即著伊接辦如果能實力奮勉再行降旨實授至廣西提督解遜前以特旨詢問之事捏詞妄奏本應照部議革職第一時不能得人曾降旨從寬留任但以提督大員深染綠營虛誑惡習究難姑容解遜著革去提督賞給副將銜即速前往阿桂軍營自備資斧効力其廣西提督員缺即著王進泰調補王進泰俟旺保祿到後再赴新任不必來京請訓諭軍機大臣等前以阿桂分勦金川俱能乘勝深入或分路進攻更易集事因將應否添用京兵之處令阿桂熟籌密奏今阿桂等奏稱京兵到營稍需時日因思雲貴二處距川較近且昨歲該督撫等曾豫備兵五千應請旨調令赴川應用所籌亦是著傳諭李湖圖思德即將上年豫備調川省兵丁內揀選雲南兵三千名貴州兵二千名並選派勇

幹習練將領等帶兵星速遄行所有軍火器械一併攜帶毋稍濡滯豁除江蘇上元江寧二縣坍沒民賦公費省衛項下田地自乾隆三十四年至三十六年民欠銀一百六十三兩有奇米一百五十二石有奇丁丑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痛殲偷刦官兵營卡賊衆情形一摺所辦甚好此次常祿保功績甚為出衆已有旨賞給巴圖魯名號並令以總兵陞用以示鼓勵其在常祿保軍營出力兵丁亦著查賞又另有賊衆侵擾登古山梁營卡官兵亦奮力相持經普爾普帶兵往援將賊衝擊殲勦是登古帶兵之員亦尚為出力並著阿桂查明如有應獎賞之處奏聞請旨其烏什哈達額森特福康安普爾普聞有鎗聲即各帶兵前往接應亦屬可嘉並著阿桂存記俟攻克時一併開列事蹟交該部優叙看來現在賊勢日益窮迫其自衛必更著急而其狡詭之處亦甚為可恨恐似此潛出

刳營之事。皆所常有。而官兵漸次深入。賊衆亦必以漸而增。尤不可不實力防禦。各路將軍當轉諭守卡各員。均須加意嚴守。務以常祿保為法。以冀仰承恩眷。至王進泰年齒漸老。且未親歷軍務。在美諾不能得力。已將伊調補廣西提督。派令旺保祿馳驛前往署理四川提督事務矣。旌表守正捐軀之陝西城固縣民楊文秀媳劉氏。戊寅戶部議覆陝甘總督勒爾謹奏稱甘肅常平倉穀定額四百五十萬石。節年動撥。缺額相仍。乾隆三十一年。因折色包攬。議將收捐監穀例停止。惟連年撥帑採買。倉儲仍未補足。而甘省糧價平減。廣為市易。不免穀賤傷農。請復收監穀舊例。應如所請。至從前折色等弊。仍應通飭嚴禁。併令各州縣將收糧數目。按月造送該管道府親臨盤查結報。從之。已卯。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長清奏查辦夾壩

一摺。自應如此籌辦。但因王進泰處拏獲賊番穆泰訊供。有聞得金川頭人順納擁中帶同賊衆前往簇拉角克等處偷放夾壩之語。遂以此等夾壩為確係金川之賊。似未必然。金川賊人。如果出而滋事。豈肯僅為搶掠之理。聞小金川賊番逃附金川者。並無養贍。俱令自覓口食。此等番人在彼餬口無資。亦並無可攫取勢。不得不出而搶刳。金川賊首聽其外出。既省該處坐食之繁。且縱之以助滋事之勢。人見其從金川隘口而來。遂指為金川之賊。又兼綠旗怯懦弁兵糧臺無能大役。一見有賊。輒自驚疑。其實不過烏合窮番。希圖謀食。並非金川之賊。別有詭謀也。惟是賊匪所放夾壩之處。皆係我兵後路。均關緊要。今長清遇有菁林可以藏賊者。即派兵焚燒搜勦。綠營兵他事無用。至於放火焚林。尚屬力所能為。果能辦理無間。於事自為有益。布朗郭宗等處有長清來往照料。可以無慮。而

大板昭一帶。尤為阿桂軍營切要。後路更不可不加意防範。第該處距布朗郭宗稍遠。長清難於兼顧。富勒渾在校洛柏古一帶。距大板昭約計二三十里。著富勒渾選派明幹之員。帶兵數百名。往來搜查。遇有應勦者。即行勦洗。應焚者。即行焚燒。以期於事有濟。庚辰諭曰。鄂寧名下應追賠養廉銀兩。前經加恩免其一半。并賞限五年完繳。昨據該旗查奏。鄂寧之子鄂清第三限完僅及半。尚未完銀一千五百餘兩。不能交納。請將伊所有地畝六項三十畝。交戶部變抵其餘四五兩限。仍按限勒追。已如所請。交部。第念鄂清現在力不能完。而鄂寧應交之項。尚與侵貪不法者有間。所有應追未完銀五千五百餘兩。著加恩再賞限十年完繳。其原報地畝。仍著給還。聽其自行辦理。無庸交部變抵。該部旗知道。諭軍機大臣等。明亮等奏稱攻取喀咱普等處。奎林和隆武奮戰受傷。阿爾都珠爾

格德超衆出力等語。阿爾都於至險地方。衝冒樹林。越溝登山。奮戰奪取賊卡。殺敗賊人。以通奎林帶兵之路。珠爾格德見賊來。砍奎林。隨即射斃兩賊。並將其餘擊敗。此次若非阿爾都珠爾格德則奎林之兵。及奎林甚屬可危。其功非尋常奮勇打仗者可比。著從優加恩。俱授為頭等侍衛。阿爾都賞給咱爾沁巴圖魯名號。珠爾格德賞給扎克布巴圖魯名號。照例各賞銀一百兩。仍賞給小荷包各二個。以示朕嘉愛之意。奎林和隆武帶領官兵鏖戰。殺賊受傷。洵因感激朕恩。黽勉出力。深堪嘉尚。奎林和隆武各賞玉韞一枚。小荷包三個。明亮富德此次亦甚勤勞。明亮著賞玉韞一枚。小荷包四個。富德著賞玉韞一枚。小荷包三個。又諭明亮等奏進攻斯第打仗情形一摺。將領官兵俱於至危至險之時。仍能鼓勇殺賊。甚屬可嘉。俱應查明存記。檔案俟應行議叙時。一併咨部從優錄叙。其將

軍明亮恭贊富德董率勤勞奎林和隆武力戰受傷更為繫念已賞給玉韞並有旨同阿爾都珠爾格德分別賞給荷包以示慰勞矣前明亮等以覓有水泉奏於十一日會兵進勦朕即疑脫出番人硜本情節支離其言未必足信恐係賊番詭計縱出引誘我兵墮其術中深以為慮連日盼明亮一路軍報逾期不至屢以此向軍機大臣論及今閱所奏攻戰情形果不出朕之所料幸而我八旗勁旅各以敵愾為心帶兵之滿洲將佐皆實心體國志在勵勇滅賊故能不避艱阻出險而亨至前此指引路徑之番兵實為可恨不可不向其切實根究雖係巴旺番人未便遽加刑訊亦當密喚至營嚴加盤詰使之不能遁飾如果訊得該番受金川指使實情即傳巴旺頭人至前將該番正法示衆庶足警戒將來至明亮等此次進攻雖亦奮勇殺賊然將弁兵丁受傷者至百餘人究不免於少挫明亮

此時且宜整兵少待而斯第一路尤不宜冒昧再往現在阿桂一路軍聲甚振且有可進之機豐昇額又前往會勦自可望其乘勝深入如阿桂等能攻至勒烏圍賊必併力於西路拒守其南路防範必然疎懈明亮等當留心探聽即可相機進勦以期得手至阿桂前奏調撥滇黔兵五千已諭催該督撫等即速料理起程其明亮所攻馬爾邦一路若竟難於攻勦或正地有可進之徑即帶兵由彼襲取似亦出奇抵隙之一法至此路若可進攻約需兵若干應否即用新調滇黔之兵酌量檄知帶兵之員遵照辦理或正地雖有路徑進取無益則又不必勉強遷就並著阿桂悉心熟籌總期於事有益又諭前因阿桂奏請調貴州兵二千雲南兵三千就近前往協勦以期迅速歲功當經傳諭該督撫上緊妥辦今思貴州與川省接壤程途尤為密邇著圖思德即將所派兵丁令將弁等帶領剋日



起程星速遄行至黔兵分撥間日就道後所調滇兵亦可陸續進抵黔境圖思德在彼即可速為照料令其以次登程至滇兵啟行時亦應量其距黔省近者在前遠者在後庶均不致耽誤並著李湖上緊料理并令飭知帶兵之員起程後惟聽阿桂檄文調赴何路即速遵調前往勿稍稽滯○辛巳諭曰侍郎奉寬為人謹慎在阿哥書房行走甚屬勤勉昨因腮頰癰腫請假特派御醫診視以冀速痊今聞溘逝殊堪憫惻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

上命

皇十五子顯珠至兵部侍郎覺羅奉寬第奠酒○諭軍機大臣等昨據福隆安奏海子南紅門外西邊磁各莊東邊胡家灣二處生有蝻子隨派福隆安蔣賜榮馳赴查勘旋據覆奏業已撲捕淨盡上年冬雪較少今春得雨又遲以致地氣鬱蒸生有蝻孽磁各莊等處雖

據報業已捕盡第恐直隸地方類此者尚多不可不及早搜捕再天津一帶如中塘窪等處地勢庠下向為蝻孽滋生之所著傳諭周元理飭屬加意巡查並諭西寧及天津鎮總兵永昌於葦叢窪泊之處派妥幹員弁實力察勘如有蝻子萌生立即設法撲滅並各將查捕情形即行覆奏○又諭曰富勒渾等奏查辦夾壩一摺所辦尚妥據稱拏獲賊番納爾吉供稱金川派二十人至功噶爾拉頭人莫撒斯處連其所帶八十餘人同放夾壩昨初六日三十多人在破礮放過一次搶得騾頭胡豆等物現在頭人商量要做皮船六十個分路渡河搶劫此處擬派頭人色丹巴沃雜由麻勺渡河圖搶明郭宗一帶糧臺再搶木波營卡并聞衆頭人商量若能搶據後路則將軍一路官兵就可退回稍緩等語此事甚有關係所稱色丹巴沃雜似即丹巴沃咱爾其人甚為可惡看來金川跳梁諸事由其

主謀者甚多。此次欲思窺伺後路。亦因上年木果木得手。遂復萌其故智。伊既思潛至小金川地方。密謀滋擾。不可不實力嚴防。即如前此喇嘛寺地方。有賊匪四五十人。分為三股。以兩股搶刦糧臺。一股搶奪買賣街。經護軍校舒隆阿督兵堵禦。賊始遁去。其布置似皆丹巴沃咱爾所為。蓋其人甚有計謀。且曾趕及莎羅奔郎卡之時。故能慣施奸狡伎倆。現在夾壩雖屬無多。安知其非由少而多。漸為嘗試。因以覘我兵力如何。今年之兵。較昨年自為整頓。但究係綠營士卒。不甚足恃。惟在駐守大員。時刻留心提策。方不至於疎懈。況賊人所放夾壩之處。俱係軍營後路。而大板昭尤為緊要。著富勒渾長清於明郭宗至大板昭一帶。不時往來稽查。隨地隨時妥為措置。毋稍疎虞。此時海明已至僧格宗。計旺保祿亦可迅抵美諾。均着一體留心照料。勿滋貽誤。至現在阿桂等西路糧運。已改由楸

砥新路。明亮等南路糧運。應由章谷一帶經行。與明郭宗、破碉等處無涉。此等地方。不應復設糧臺。轉引賊番窺伺。至於駐兵防守。亦應於緊要處所。如大板昭、布朗郭宗、明郭宗、美諾、僧格宗等處。地方各留多兵駐劄。其餘零星碉卡。分駐綠營。既不足以資捍禦。畧見小賊。即易涉驚惶。是分兵守卡。於事實為無益。莫若將無關緊要之小卡。歸併大營。使聲勢壯盛。既於防守得力。設有巡查搜勦之事。需兵數百。亦可無事遠求。方為妥善。所有改併駐防事宜。著富勒渾長清悉心會籌。札商阿桂。妥協酌辦。設或現有之兵。分撥諸要地。尚有不敷之處。富勒渾不妨酌量少為添撥。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命大學士舒赫德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豁免遭風漂沒之福建海澄、龍溪二縣船戶林瑞等撥運兵米三百六十七石。穀一千一百六十六石有奇。○

壬午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吏部具題江蘇安徽二省甄別教職過少之該督撫學政降調一案該省並將新任學政秦潮職名送部該部因一併入議但此案甄別教職原係統計一年內多寡而言至秦潮到任甫及一月所有上年教職甄別過少係朱筠任內之事與秦潮無涉未便以疏內列銜畧無區別況朱筠現已處分秦潮著免其議處其議以革任之高晉仍著從寬留任再降三級註冊裴宗錫著從寬免其革任仍註冊薩載彭元瑞朱筠俱著降三級留任免其調用餘依議○又諭曰阿桂查奏厄魯特馬甲哈爾察海行走勤奮而攻取羅博瓦賊碉時直至碉根拋擲火彈焚燒賊衆右腿得有鎗傷更為奮勇等語哈爾察海著加恩補授藍翎侍衛賞給彌爾古特巴圖魯名號仍照例賞銀一百兩以示鼓勵○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擬從羅博瓦對面山

梁分兵六隊進攻乘勢占取日則了口一摺所籌甚好佇盼捷音又另摺奏核磨土婦卓爾瑪卓克采土司甲噶爾布木及緯斯甲布土司雍中旺爾結均遣其人懇請執照並准所請給予諭以實力報効等語該土司等隨征已二三年至今始請執照自是震懾兵威知金川必就滅亡故乞此以為將來免禍邀恩之券阿桂各如其意發給以釋其疑而收其力甚合機宜更當諭以爾等得受執照即與內地武員劄付相似嗣後如益加奮勉俟大功告成後奏聞大皇帝必加重賞並當令爾等輪班朝覲筵宴加恩如此則該土司等自必更知感激至現在豐昇額帶兵四千餘至阿桂軍營聲勢甚盛分路進攻自為得力但兵貴先聲若令賊人知我又續調雲貴精兵將次到營更足使之喪膽不妨於軍營及後路各處令屯土兵練共相傳布以現又調有雲貴勇銳官兵數萬四月內即可到營添

此新兵。合力進剿。成功更易。賊衆聞之。自必更生怖畏。即滿漢官兵聞此說。亦必更加踴躍。將軍等均應努力為之。○又諭據阿桂等奏。僧格以小金川降番。能知感恩報効。奮勇捐軀。甚屬可憫。雖經阿桂即時賞卹。思之尚可憐惜。著傳諭阿桂。查明僧格共有幾子。視其稍有出息者。即行奏明送京。候朕加恩。賞給官職。以示優卹降番之意。並將此宣諭衆番。俾知朕於感恩効死之降番。雖其身歿。尚且錄用其子。使現在者踴躍圖功。未來者聞風歸附。亦可為招致降番之一助。○命候補侍講阿肅。在尚書房行走。○是月。直隸總督周元理奏。

陵寢後龍重地。例禁設窑燒炭。節經前督臣等奏准。於紅橋四十丈外。另立白橋。又於白橋十里外。另立新木橋為限。遵化。薊州。密雲。熱河等處。俱遵立定禁。惟易州。

秦陵後龍地方。未經一體照辦。巡查員弁。並無

限定里數可遵。應勘明所屬州縣。照立新橋。懸牌示禁。仍責令文武各員。會同巡防報聞。○又奏。良鄉縣上接宛平。下連房山。一帶驛路。地勢本窪。車馬往來。雨水衝刷。日就低陷。乾隆三十七年。量加修治。而上年仍行淹浸。現親履勘明。請於道旁高阜地面。改成新路。如遇村莊。及不能另改之處。即於舊道加築五六尺。與改道相接。一律平坦。並將兩旁引水舊溝開濬。疊道中間。添改平橋涵洞數座。其上游啞吧。牯牛。二河。由小盧溝橋會合黃管屯河。雅河。一併洩入廣陽河。直達琉璃河。歸淀。均間有淤淺。每遇夏秋霖雨。即時平漫。併應挑展寬深。各工估需銀。由前年水利大工節省餘剩項下動支。得旨。好。然須為之以實。不可滋冒銷。而仍屬無益於行旅也。○浙江巡撫三寶奏。糧道李慶茶經漕臣派押二進糧船。直抵通州。往返半年以外。現屆開徵漕項。均須該道收兌。向例委知府代行。非慎

重錢糧之道。而浙江又無空閒道員。惟藩庫與糧道庫署相近。收發既便。呼應亦靈。現已飭委布政使王亶望兼署。下部知之。○署四川總督湖廣總督文綬奏。永川縣城垣。前經奏准改為捐修。該縣係川東大道。現值軍務需夫。難以兼顧。除收過捐銀一萬餘兩。已修五分工程。餘俟軍務告竣。再行接辦。得旨是知道了。○廣西提督王進泰。鑲紅旗滿洲副都統成果奏。據喇布寨翁固達駐防。解到拏獲賊番阿那什兒噶二名。訊稱均係小金川大壩溝人。被擄逃回等語。查二番身帶刀矛。穿有內地衣服。並各帶銀一二十兩。及鑼鍋銅罐等物。種種可疑。因就所供各父母妻子姓名。併二番解赴卧龍關。查對原分賞冊。隨據查覆。均係謊言。自係肆行夾壩之徒。當將二犯正法示衆。得旨。既有所供不符處。何不嚴刑問其故。而即處斬完事。何不明白若此。王進泰。不應糊塗至此。○陝甘總督勒爾謹

奏烏魯木齊缺額眷兵二百餘名。前經奏准。於陝甘九提鎮營內。裁缺撥補。查陝甘現在停補兵缺。共六百二名。現於各營內。按缺多寡。先勻派二百名撥送。併咨該都統。仍將零數查覆。再行補送。報聞。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十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十六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文淵閣閣學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加級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閣學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副都統軍功加級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麟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夏四月癸未朔享

實錄卷之九百五十六

太廟遣怡親王弘曉恭代行禮○諭曰富景著

賞給副都統職銜前往伊犁授為領隊大臣

管轄索倫部落○宗人府議覆盛京將軍弘

昫奏稱盛京宗室覺羅在宗學肄業者向例

五年分別等次有願來京就侍衛筆帖式者

同在京肄業宗室補用總管副管由閒散宗

室補放如教訓有方遇盛京看守

三陵員缺請旨以應陞之缺補用查宗室覺羅

等在盛京居住多年京中有產業者甚少若

令補用侍衛筆帖式必移家京師往往有肄業中止者總管副管等因看守

三陵旗員中無對品應陞之缺補用無期嗣後

請將總管副管缺由肄業宗室考取繙譯一

二等擇年壯者補放情願就侍衛筆帖式者

仍令進京至盛京看守

三陵有公中防禦之缺請令副總管同應陞之

驍騎校挑選現在二總管前因管理宗室覺

羅佐領不得其人奏准將二總管放為虛職

佐領遇有失察等事處分伊等並無陞進之

路亦於勸懲之道未協請遇看守

三陵翼長缺出令伊等同該旗章京揀選再肄

業宗室覺羅首重清語繙譯滿教習由部院

選送者皆不能精通管理宗學府丞亦祇通

漢文均於宗室覺羅未能有益嗣後請於盛

京五部侍郎內簡派一員同府丞一體管理

宗學均應如所請從之○是日起

上以常雩祀

天於

園丘齋戒三日。○甲申。諭曰。大學士舒赫德。于敏中。著各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俾其收藏傳付子孫。守而弗失。再故大學士劉統勳。原欲一體賞給。不意其猝爾身故。未及身與。因念伊子劉墉。尚克世其業。亦著加恩賞給一部。○叅贊大臣伍岱奏。派往谷噶兵四千名。已令總兵達色等帶領起程。本處所存官兵。自後路孟拜拉。至薩爾赤鄂羅。及拉布山。達爾扎克。莫爾敏。達爾扎克山梁後溝。並新占達爾雜木。班雜爾山梁。均派員帶兵接連駐劄。其凱立葉山峯三卡。臣領兵駐守。三月十二日亥刻。有賊三百餘名。來擾班雜爾南邊卡座。官兵奮勇擊殺。而駐守班雜爾山梁官兵。又由後路攻擊。賊即敗遁。計殺賊三十餘人。至十八日。賊又來擾山北卡座。卡兵正與相持。前鋒平保領兵接應。賊亦隨即奔逃。諭軍機大臣等。伍岱將凱立葉一路所餘兵丁。

分駐防守。並兩次擊敗賊衆。甚屬可嘉。凱立葉一路。雖暫不能深入。然嚴守地方。實為緊要。如稍不留意。以致失利於賊。於全軍聲勢。關係匪輕。將此傳諭伍岱。嚴飭各處官兵。晝夜嚴守。如遇賊人攻刦。務須互相救援。痛加殲戮。即賊畏懼不來。亦不可經時坐守。蓋我軍分路前進。賊衆豈有不知。必將凱立葉賊番。撥於將軍阿桂等軍前救應。伍岱不時派兵攻取。自可以分奪其勢。只不可傷損我軍耳。至阿桂處消息。尤當時刻探聽。如彼處得利。伍岱亦可相機直入。并將此諭阿桂知之。○吏部帶領京察王大臣驗看之。四五品京堂翰林院侍讀學士胡高望等四十一員。引見。得旨。胡高望。董誥。德昌。錢大昕。李汪。度達敏。毛輝祖。奇臣。永信。傳作霖。俱准其一等。

乙酉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諭軍機大臣等。前此海子南



紅門外磁各莊等處。生有蝻子。隨經福隆安、蔣賜榮同往查看。業經撲淨。嗣聞海子迴城門內三間房兩處。亦有蝻子萌動。旋經管理南苑之金簡等前往查捕。茲據奏業已搜撲淨盡。因詢金簡。以昨歲近京一帶。並未聞有生蝗之處。何以今春忽有蝻孽潛滋。金簡覆奏。以在海子時。曾詢之土人。稱係舊年九月收穫莊稼後。曾有飛蝗一陣。在此經過。歇落片晌。致有遺孽等語。近畿去秋果有飛蝗。何

以未據周元理奏及。或收成以後。無傷禾稼。地方官未經稟報。抑或周元理因其時無礙田功。遂未據稟入告。著傳諭周元理。將上年九月內。何處曾長飛蝗。並因何未奏緣由。即行據實覆奏。再前因磁各莊蝻子竊發。曾傳諭周元理。令於所屬留心查捕。昨據覆奏。業經派委妥員查辦。雖二十八日。近京業已得雨。蟲孽或可漸消。但海子內之蝻。仍係雨後所長。未識直隸各屬情形。是否相同。著周元

理再行嚴飭委員。實力確查妥辦。亦即據實覆奏。將此由三百里發往。傳諭知之。尋奏查海子鄰近地方。上年並無蝻孽。惟九月間。見有飛蝗停落。旋即飛去。彼時因莊稼收穫。遂未報官。不料即有遺孽。臣現在嚴飭各屬。加意搜查。倘有萌動。立即撲滅淨盡。得旨。知道了。既未成蝗飛去。姑寬此次。以後慎查可也。

○丙戌。常雩。祀

天於

園丘。

上親詣行禮。○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辛圓明園。○丁亥。諭據陳輝祖奏。襄陽城守營遊擊長安。於營務漫不經心。配造解川火藥。但委備弁經理。該員茫然不曉。轉多任意指斥。顛倒錯誤。又將額兵私帶役使。派令跟班。遲即棍責。實屬玩違不職。請旨革職等語。朕簡用滿洲人員。為外省武職者。原因滿洲風氣誠樸。弓馬熟嫻。使之訓練綠

營。示之標準。期挽積習而收實用。今長安。以滿洲擢居外任。不但不能實力振作。使營伍改觀。轉漸染綠旗浮惰氣習。玩弛公務。任意妄行。甚屬不堪。若僅予革職。未足示儆。長安著革職。發往伊犁。自備資斧。効力贖罪。○督理糧餉四川總督富勒渾。浙江布政使郝碩奏。楸砥新路開通。長運滾運之糧。漸次到站。所有瑪爾當。至明郭宗各站。即應裁撤。其防駐明郭宗。帛噶爾角。克碯一帶官兵。由美諾及沃克什支領。防駐布朗郭宗。至瑪爾當一帶官兵。由薩拉支領。均屬省便。又富勒渾。山西巡撫鄂寶奏。副將軍豐昇額。既帶兵赴谷噶會剿。所需糧石。應即由梭洛柏古一路供運。其留駐凱立葉官兵。已減。需米較少。所有自卓克采。至達爾扎克各站人夫。均應裁減。俟楸砥糧運充盈。再將凱立葉軍糧。併入西路。由梭洛柏古分運。色木多。而腊覺溝。益拜拉等站。均可裁撤。以歸節省。諭軍機大臣等。

富勒渾等奏。酌停糧運。所辦可嘉。軍糧既由楸砥新路轉運。其瑪爾當至明郭宗各站。自不應復設糧臺。前已降旨。令富勒渾等即籌裁撤。今富勒渾所奏。與朕前旨適合。蓋其地既非糧運正道。所經即不須多有官兵防護。若仍安設糧臺。徒予賊匪以窺伺刼竊之隙。於事轉無益。而有損。昨冬阿桂不欲於此處安兵設站。想亦是此意。至阿桂會同豐昇額。現在統兵深入。攻取勒烏圍。賊酋等自應合力拒守。未必能復在小金川地方滋事。但富勒渾。長清。不可因此稍涉大意。凡關係軍營後路。總須嚴密固防。設間有零星夾壩。亦必須上緊追剿。方為妥善。○予拉科出師傷亡之湖南永州鎮總兵扎拉芬。祭葬如例。入祀昭忠祠。○戊子。諭前以晉省紳士捐助川省軍餉銀一百一十萬兩。曾降旨。令巴延三。查明等差。開單具奏。交部議敘。嗣經該部議奏。俟解銀到川之日。再行奏請辦理。昨據文綬

奏。此項銀兩。俱經解交川省藩庫收貯等語。該省紳士。踴躍抒誠。並能迅速自行解運。甚屬急公。著該部查照所捐銀數。即行分別議敘。以示嘉獎。○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參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奏。臣等接富勒渾摺稿。稱拏到小金川賊番。詢知此路賊首。現派頭人丹巴沃咱爾等。欲搶明郭宗一帶糧臺。及翁固達卡座。即派員防範等語。現在官兵分路進攻。賊番斷無餘力。截後不過令投賊之小金川番人。伺間搶掠。以駭聽聞。不知西路大兵。已從檄砥往來。故為此語。丹巴沃咱爾。是金川主謀第一大頭人。該賊酋弟兄所不可離者。此時斷無轉帶數十醜徒。窺伺明郭宗之理。但恐該提督等未悉情形。遇有零匪。即驚恐張皇。紛紛調撥。自行擾亂。使賊得乘機而入。已行知長清等。嚴飭兵弁巡防。毋稍疎懈。定邊右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參贊大臣副都統富德。奏。總兵海明

稟稱。本月十八十九日夜間。有賊在僧格宗等處搶掠。當即擊散。並請添派防兵。該處綿亘二百餘里。豈能密布多兵。如扼其要害。則伊處兵力。已足資防範。海明甫經到營。臣等已將守禦機宜。詳細指示。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丹巴沃咱爾。係金川主謀第一大頭人。該賊酋兄弟所不可離者。此時斷無轉領有限醜徒。窺伺明郭宗之理等語。與朕昨降諭旨。適合。所見實為有識。至所稱恐該提督等未悉情形。偶有零星賊衆。即驚恐張皇。紛紛調撥。自行擾亂。使賊人得以乘機而入等語。尤為扼要。此一節。交富勒渾。旺保。祿長清。妥協辦理。又明亮奏。僧格宗尚有賊番搶奪。傷斃客民之事。海明欲抽調他處防兵。添駐僧格宗等語。此等夾壩。不過小金川窮番。或賊酋遣其外出。既省賊中養贍之煩。兼為我軍後路之擾。實屬可惡。各該提鎮等。一聞此信。即速追殲。毋使竄逸。若賊番屢受痛懲。自

不敢復出滋擾。至各處防守事宜。前曾有旨交阿桂等酌將零星碉卡之兵。歸併扼要地方駐守。不致兵勢以分而見少。阿桂等自必遵旨妥籌。各該提鎮。惟當靜聽將軍指揮。勿思輕易更調。至賊匪每出。必傷害客民。皆由客民等負戴散行。遂致誨盜。此等地方。既非糧運所經。自不能有官兵在途照應。客民背夫怯懦之人。一見賊影。即懼而奔逃。轉致賊人攫取得利。是此等地方。因有經行而招賊。莫若禁其勿由此路往來。設或必須經過者。亦當令相約合伴而行。並各自為防護。使人數衆多。賊自不敢潛出滋擾。富勒渾等當實力妥為之。至明亮等前奏官兵攻壓思鈕等處。和隆武得有鎗傷兩處。奎林肯亦受傷。深為繫念。明亮等此次奏摺。竟無一語提及。不知兩人傷痕。近日曾否向愈。此等出力之領隊大臣。乃朕所廬懷勿置者。明亮等何不知善體朕意。著即速覆奏。以慰懸注。○己丑。

上御勤政殿聽政。○盛京將軍弘晌。副都統額爾德蒙額。奏盛京舊有銅鐵大小礮七十九。鳥鎗一千三百三十八。礮子六千八百。分貯臣等衙門。其中因潮濕銹朽者。礮三十九。礮子一千八百。鳥鎗俱不堪用。查盛京工程需用銅鐵。俱動正項採買。請將此項銹朽鎗礮等。銷化備用。得旨嘉獎。○調光祿寺卿德爾泰。為太僕寺卿。以候補侍講阿肅。為光祿寺卿。○予故喀爾喀鎮國公恭楚克棟羅布。祭如例。○庚寅。豁除江蘇清河縣乾隆三十五年。坍沒田地七頃八畝額賦。○辛卯。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幸靜宜園。駐蹕。至甲午。皆如之。○諭據熊學鵬奏。審擬貴縣民犯李老悶。因行竊敗露。與蘇觀謀死伊母梁氏。移屍圖賴一案。已將李老悶。照例即行凌遲示衆。並聲明同謀之蘇觀。律止擬絞監候。但該犯助逆滅倫。非尋常謀殺人加功者可比。請將蘇觀即

行絞決等語。所辦甚是。滅倫重犯。為覆載所不容。其寸磔固不宜稍緩。而案內同謀之人。忍助逆子。以戕害其親。彼豈無父母乎。即與梟獍無異。亦當誅不待時。乃向來於此等罪犯。概不立案定擬。故於同謀加功之犯。亦無專條。今於逆惡兇犯。必令明正刑誅。以快人心。而申法紀。惟同謀加功者。尚未議及。若僅照尋常謀殺之律。定擬絞候。實不足以蔽辜。此案蘇觀。始則教令該犯李老悶。尋用毒藥。

繼復慫恿助逆。毆斃其母。情罪實為可惡。熊學鵬請改絞決。應如所奏辦理。但此等案情。各省或有相類者。亦未可定。若不明立科條。恐援擬參差。未為允協。嗣後如有此等加功之犯。均照此定擬。該部即纂入例款遵行。原摺並交部存案。○諭軍機大臣等。據熊學鵬將廣西學政范梈署中幕友。開具姓名籍貫具奏一摺。所奏甚是。上年降旨。令各該督撫留心稽察學臣。如有吝惜廉金。不肯多延幕

友。以致辦理周章者。即隨時據實奏聞。各督撫接奉諭旨。自應查訪明確。覆奏方為合理。且督撫於學政幕友。人數籍貫。無難體察而知。乃將及半年。除熊學鵬外。竟未見有奏及者。豈視其事為無關緊要。置之高閣耶。抑欲取悅於學政。意為瞻顧耶。殊不可解。著傳諭各督撫。俱著即查明奏聞一次。嗣後仍不時留心稽察。如有惜費誤公者。隨時入告。毋稍徇隱。將此遇有督撫奏事之便。傳諭知之。熊

學鵬摺並鈔寄閱看。○又諭熊學鵬奏據川省續解潰兵楊錫榮到粵。詳加訊供。現在安插興安縣等因一摺。自應如此辦理。上年木果木潰逃兵丁。情罪可惡。原屬法無可追。彼時因為數太多。若概予駢誅。未免不忍。因令分解各省安插。並諭各督撫於解到時。嚴究首先倡逃之人。奏聞正法。已屬法外施仁。該督撫等。接據川省解到各犯時。即應詳細推鞫。務得實情。分別辦理。乃半年有餘。惟李侍

堯等奏。究出倡逃兵丁王金等二名。正法。李湖等奏。究出先逃之外委王登聯一名。請旨即行正法。其邊九業等三犯。供有倡逃之人。已錄供。行知川省質訊。而川省文綬總未奏及。是有何故。此外各省。未見有以訊明解到潰兵奏聞者。豈各該省於川省解到潰兵。竟不遵旨查訊。即行分屬安插耶。抑意存姑息。不肯深究耶。殊不可解。如此。則彼時奉旨覆奏各督撫之摺具在也。豈謂一奏即為了事乎。著傳諭未經奏及辦理潰兵之各該督撫。即將如何查辦緣由。據實具奏。○叅贊大臣副都統舒常奏。三月二十一。二兩日。天氣漸霽。土司雍中旺爾結等率領土兵。於二十三日。夜。分路進攻達爾圖頭。二。三。四。各碉。臣即派員督兵。分路合攻。三更後。復降大雪。至二十四日丑刻稍止。即發兵前進。賊已知覺。抵禦。臣見賊衆恐土兵受傷。諭令撤回。而該土司尚欲前進。曉諭再三。始行撤退。又奏。雍中

旺爾結稟稱。金川番人察爾結及緯斯甲布番民山扎爾結自金川逃出。求賞給收領。並懇免死。即照所請交伊收管。諭以投順原可免死。如能擒獻頭人。更當重加賞賚。並令喊諭番衆知之。諭曰。緯斯甲布土司雍中旺爾結誠心出力。甚屬可嘉。著賞銀百兩。以示獎勵。仍將朕御用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隨報寄發。令舒常賜彼用。昭優異。俾其益知感奮。至此。土目土兵傷亡稍多。殊覺可憫。並著照例加倍賞給。至舒常見賊守禦甚緊。恐土兵徒傷無益。體恤曉諭至再。土司始聽撤回。深合駕馭外番之道。伊等見叅贊大臣如此矜憐愛護。益足勵其勇往之忱。舒常所辦甚合機宜。又奏降番二人。俱貸其一死。自行投出。與打仗擒獲者不同。罪尚可原。若有能擒獻賊首賊目者。并即奏聞重賞。使金川賊衆見而動心。若果聞風接踵來降。亦足渙散賊勢。於軍務不無小補。各路將軍不妨照此

辦理○壬辰兵部議覆辦理糧餉河南布政使顏希深奏稱軍營臺站私拆公文向無處分明例請嚴定處分示懲又文武各員文移凡遇本省尋常事件不得混註五六百里限期致滋紛擾均應如所請嗣後臺站官兵如有將報匣夾板及兵部加封事件拆動以致洩漏者該管大員立即查明按軍法從事其專管臺站之員革職拏問該管大員降四級調用至軍營往來文稟應令於發遞時俱用釘封鈐印如有私行拆動者究明問擬流罪該管員弁知情不舉者降三級調用失察者降三級留任該管大員降二級留任若下站接遞上站見有拆動形迹不行呈報者降一級留任如該管官及該管大臣自行查出報明究治者本員應得處分准免議至文武各員尋常文稟原不得概填五六百里馳遞應著各該督撫實力嚴飭如有仍前混填查出將該管各員嚴行叅奏從之○癸巳福建巡

撫余文儀疏報乾隆三十八年侯官長樂古田同安上杭海澄尤溪浦城霞浦福安龍溪南靖詔安壽寧彰化等十五縣及太湖縣丞并淡防廳開墾田地三十頃三十四畝有奇○甲午諭曰鄂寶奏卓克采糧員稟報於三月十八日失去餉銀一鞘查係由站滾運並未派有解員而卓克采護糧弁兵經副將佛遜全數撤去無兵護送以致中途失事請將佛遜嚴加議處等語卓克采護糧兵丁既經豐昇額留交該站護送差違並不在應徹防兵數內乃該副將並未稟報擅自調撤實屬率妄佛遜著交部嚴加議處至管理糧員葉體仁並不僉派妥役小心護送至有疎虞亦難辭咎雖所失銀兩業經該員如數賠補解交但賊賊未獲不便寬其處分葉體仁著交部議處以示懲儆○諭軍機大臣等據鄂寶奏卓克采站於三月十八日失去餉銀一鞘查係由站滾運並未派有解員兵役護送



以致中途失事等語。已將擅徹護糧弁兵之副將佛遜及該站糧員葉體仁交部分別議處矣。至背夫張上學失事之處。距松岡站僅三四里。其餉鞘遺失。即應就近赴站稟請追捕。乃遲至次日始回卓克采稟報。其中情節可疑。著交富勒渾嚴行查訊。如究明餉鞘實係賊匪夾壩所掠。即訊明蹤跡。迅速派兵搜捕追賊。一面將張上學照所擬流罪發遣。設或訊出偷匿別情。即便嚴追賊據。將竊犯立行正法。至所稱運送軍營糧餉最關緊要。各站員逐日收發米石。稽覈難周。若止交站夫滾運。仍恐不免疎虞。嗣後內地撥解糧餉等項。俱應派委專員解送。現已移咨文綬辦理等語。所見亦是。並著傳諭文綬。務即籌辦妥協。毋致再有疎失。仍將如何籌辦之處覆奏。將此隨報發往。一併諭令知之。尋富勒渾奏。訊據張上學等供稱。是日因病落後。遇賊推落崖坎。將餉銀搶去。因恐還有夾壩。遂在坎

下躲避一夜。以係卓克采站夫所失。又係卓克采銀鞘。是以仍回本站具報。實無偷匿別情。報聞。文綬奏。嗣後解送餉銀。如為數無多。應仍令護臺弁兵押送。交各臺員點驗轉解。倘多至數萬。該總理即派委專員管解。并飭沿途弁兵協同撥護。如該處實在乏員。即於請撥餉銀時聲明。以便於內地派員管解。報聞。○又諭。聞保定府以北良鄉以南。雨水尚少。麥苗亦未暢茂。今年近京一帶。春雨缺短。雖三月下旬。細雨竟日。四月初亦得微雨。究覺未能霑足。邇日又稍炎燥。且正當麥穗成實之時。似又需透雨接濟。深為盼望。著傳諭詢問周元理。將近日麥苗待雨情形如何。及於收成有無妨礙。並連日曾否得雨之處。迅速查明。據實覆奏。尋奏。本年自三月初四。五。十五。二十四。二十八。及四月初三。四。等日。天津大名。廣平。順德。永平。宣化。遵化。易州。並順天所屬之南路。東路。北路。三廳。及熱河。張家

口一帶地方均得透雨。現據各屬報到麥苗約收分數。凡雨足之處。分數並不減少。其餘各屬。恐不無歉薄。臣現率同文武員弁。設壇祈禱。如日內得有透雨。可望收成無礙。報聞。○以翰林院掌院學士大學士舒赫德。充日講起居注官。○乙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迴圓明園。○諭現在防守僧格宗地方。甚屬緊要。雖已派海明帶兵駐劄。但伊

海明著交部議處

三

未諳軍務。且於番地情形。更未通曉。必須派一諳練之人。前往幫辦。方為妥協。汪騰龍雖言不可信。但伊在南路軍營日久。粗知番地情形。著加恩釋放。令隨同海明幫辦事務。効力行走。如伊不知感戴朕恩。實心出力。必將伊從重治罪。○軍機大臣議覆侍郎德成奏稱。八旗兵丁領米。花戶等串通領催滋弊。監督叅領等。漫無覺察。或通同染指。弊竇叢生。向例各旗查倉叅領。由各都統。副都統查覈。

除正黃旗。自查本旗外。餘皆輪流查看。該叅領等。以非本管。不免陽奉陰違。都統等。又以非本旗出派。查覈不周。請嗣後都統。副都統等。均自查本旗等語。查八旗放米。責成都統。副都統。及御史等。實力稽查。定例極為周備。雖非各查本旗。遇有弊竇。大者叅奏。小者記過。俱可行文本旗辦理。如不實力詳查。即各管本旗。亦屬無益。所奏應無庸議。得旨。依議。查倉定例。雖甚周備。但遵行日久。或苟且塞責。屬下人等。不無營私作弊。著嚴行曉諭。派出查倉大臣及御史等。各宜盡心嚴查。即查倉叅領。亦係正管之員。應嚴察弊端。倘有不肖監督。串通書役舞弊。一經查出。必嚴加治罪。如經朕訓示之後。仍苟且從事。俱不留心查辦。別經發覺。定將查倉大臣官員等。一併從重治罪。○豁除江蘇六合縣乾隆三十五年。坍江田四頃五畝額賦。○丙申。

上還宮。○叅贊大臣副都統富德奏。總兵海明。

於三月二十八日。在僧格宗病故。該處地方緊要。近日屢有夾壩。伺便偷劫。急須另派幹員彈壓。臣等派令鎮遠鎮總兵教成。起程前往駐守。諭軍機大臣等。教成昨來京。陛見。朕細觀其人。帶兵打仗。自為得力。若令獨當一面。隨宜調度。恐非其所長。況明亮等一路帶兵大員亦少。教成應留於明亮軍營備用。其僧格宗防守之事。已派汪騰龍專辦。並令痛加改悔。若再專尚口給。不肯實心出力。即難保全首領。想彼亦當稍知感畏。但其地究不可無總統之人。桂林現駐章谷。且曾在南路統兵。地利既所深知。而人情亦易於呼應。著傳諭桂林。不時往來僧格宗。一切留心照料。有應指辦機宜。即面交汪騰龍實力妥辦。如見有虛浮不實之處。即據實參奏。○移建山東東平州彭家集巡檢衙署於梁村集。從巡撫徐績請也。○丁酉。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幸圓

明園。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十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十七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重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四月戊戌諭本年隨往

平定縣志卷五十七

熱河之吏部堂官已派出曹秀先將來引見官員承旨時不諳清語著仍照上屆之例派福隆安一體帶領引見○又諭曰御史李漱芳奏奏福隆安家人藍大在金陵館醢酒毆鬧該巡城御史顛預了事不無有心瞻徇等因一摺所奏甚是藍大敢在外率眾遊蕩逞兇打架擾害平民甚為不法該巡城御史自應奏交刑部治罪乃僅以薄責著賠完案顯係瞻徇情面殊屬非是永明陳憬俱著交部

嚴加議處藍大著交刑部從重治罪仍著福隆安明白回奏李漱芳能據實叅劾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又諭據圖思德先後奏到續調點兵上游各營業已剋日起程下游各營亦於四月初六日到省過行前進約計五六日內即可全數出境等語此次點省辦理兵差甚屬妥速圖思德著交部議敘其辦差各員內有實在出力奮勉者並著該撫查明咨部議敘○吏部帶領京察保送一等之內

平定縣志卷五十七

閣侍讀學士穆克登泰等四員內閣侍讀覺羅圖思義等八十六員引見得旨穆克登泰夢吉童鳳三彭紹觀俱准其一等覺羅圖思義玉德福崧王鑾靈保嗣顯武靈泰善寶崇泰那蘇圖巴海圖善呈麟寶淑達本成永將寬張亦斌許祖京王家賓伊蘭泰素敏德元永安泰增祿豐伸布德明宗室五壯宗室蔚文宗室麟寧宗室書光宗室書敬宗室蒙泰宗室僧保住宗室德克清額宗室常欣興福

策璿正寅。吳垣章寶傳。英常阿克棟。阿英安伊勒圖。伍爾卿。阿祁文秀。觀亮。福克進。索興阿。評德。興泰。浦霖。許寶善。篤寬。德義。福參。泰吳。延瑞。尹文澤。蔣熊。昌德隆。特克慎。楊鍾徽。戚蓼生。觀音保。倭臣保。穆通阿。託倫富倫岱。新泰。豐伸。富昌。明安。新柱。福保。誠存。薩炳阿。和德。果爾敏。瑚寶春。普鄂碩。薩連。傅明阿。俱准其一等。加一級。覺羅麟喜。伏魔保。俱著改為二等。○山東巡撫徐績奏。萊州府屬高密縣。有百脉湖。向為瀝水歸宿。後因開挑引河兩道。引水入膠萊河歸海。其湖內之地。畝半已可耕。惟有河面河底淺窄。遇伏秋水盛之時。難以驟消。終致停蓄。嗣後請將東西兩引河。挑濬深通。積水既能暢消。則湖地盡可耕種。於民甚有裨益。報聞。○雲貴總督彭寶奏。據孟連土司刀派新報稱。有野夷數十人到丙海隘口。該處土目率練捉拏。野夷等旋復鑽繞山箐。潛入孟連邊境。查該處緊接外域。

如有緬匪窺探。自應迅速勦擒。臣等當即遴員馳往確查。據回稱。實係無食野夷。流入土境求乞。並非緬匪。亦無滋擾情事。隨飭該土司。嗣後遇有夷人投至土境。一面察其來歷。嚴行防範。一面悉數獲住看守。將頭人解送內地聽候辦理。不得任其逃散。報聞。○廣東高廉鎮總兵海明病故。以甘肅河州協副將常祿保為廣東高廉鎮總兵。○旌表守正捐軀之湖北鄖陽縣民鍾雲明妻李氏。○己亥。孝端文皇后忌辰。遣官祭昭陵。○諭曰。常祿保已補放高廉鎮總兵。伊現在軍營。所有該鎮印務。仍著李侍堯委員署理。○又諭。今日吏部將題陞湖南辰州府同知之新田縣知縣柴楨帶領引見。已准其陞署矣。柴楨履歷。據開係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內。經吳達善保題陞任。因節次委署清泉。祁陽等縣。現在卸事。送部引見等語。各省題陞人員送部引見。向無一定限期。自因該員既

經保題陞任。諒不致有規避情事。是以未經定有章程。柴楨距題陞之期。將及三載。為日未免太久。若因該員有承辦之事。難以遽易生手。須辦完方能送部。亦在本任則可。今節次委署。致所陞之本缺。懸曠多時。勢又不得不另委人代署。與其留此人署別缺。何如及早給咨引見。令其赴本缺。即以應委之員。代其另署別缺乎。嗣後此項人員。應作何定限之處。著交吏部詳酌定議具奏。尋議奏查官員推陞赴部引見。原有一定限期。請嗣後題陞官員。除不得委署別缺外。其赴部限期。亦照推陞例。畧為變通。該督撫接到部咨。即飭該員交代。勒限給咨。送部引見。如本任內有承辦要事。難以遽易生手。半年內可竣者。務於交代限內。先咨展限。如半年以上可竣者。奏請加展。催竣給咨。統不得逾一年之限。倘逾展扣限期。未及三月者。將該員罰俸一年。逾限三月者。降一級調用。四月者。降二級調

用。五月者。降三級調用。半年者。革職。督撫不依限奏咨。遲延不及一月者。罰俸三個月。一月以上者。罰俸一年。違例委署別缺者。降一級調用。其奉旨特用人員。亦請照此例辦理。從之。○又諭。上年王進泰求赴川省軍營出力。因其情詞懇切。准令前往。但念統兵打仗。非其所長。是以令駐美諾一帶。以資防守。乃伊自至軍營以來。於一切設卡巡查事宜。毫無調度。實屬衰拙無能。即留其在營。亦屬無益。適遇廣西提督缺出。將伊調補。其於賊匪夾壩。不即具奏。又不親往查辦一案。經部議以革職。本屬罪所應得。念其究係自請前往。情稍可原。仍令革職留任。是朕於王進泰一事。前後悉視其自取。今據王進泰奏稱。接奉調補廣西諭旨。彌深愧慙。不敢苟圖安逸。請進京賞以旗員差務。俾得稍効驅使等語。殊非情理。王進泰。如果天良未泯。引咎難安。不敢復赴廣西之任。即應懇切陳請。仍留軍營

自効。以贖前愆。乃竟急求進京。實不解其何意。即此可見其老邁糊塗。王進泰在美諾。已逾半載。於該處情形。亦應稍悉。仍著帶革職留任。在美諾幫同旺保祿辦事。自備資斧。効力贖罪。其廣西提督缺。著李侍堯於兩省總兵內。揀選一員。奏請署理。俟大功告成。後該部奏聞。候朕另行簡放。○吏部帶領京察保送一等之刑部郎中上行走翰林院侍講觀文一員。戶部銀庫郎中覺羅明善等七十三員。引見得旨。觀文准其一等。覺羅明善特昇額都爾松阿。白山。穆克登隆昌五泰。期成阿。克興額。蘇楞額。哈琳。圖桑阿。盧畊心。劉人睿。永清。扎拉豐阿。巴燕寶。扎爾杭阿。恒慎。尚安。博爾岱。觀慶多隆武。富森布。丁田樹。王寬額。爾克圖。盛保六十五。景福。音登額。瑛琳。祿明。佟祿。懋德。覺羅保寧。富昌。誠安。國良。圖敏。福德。赫仲泰。文光。海明。覺羅奉和。龍承祖。熊啟謨。蔣尚桓。圖山。佈滿。祿塔琦。莫異蘭。王嵩桂。

曾恒德。保年。福泰。和盛。額岳。禧。連桂。伊蘭泰。善應保。查克丹。萬桂。覺羅德成。亢依祿。鶴昌。祥林。錫郎阿。果爾明阿。寶舒。俱准其一等。加一級。阿興阿。福至。覺羅誠光。俱著改為二等。○庚子。

上奉

皇太后幸萬方安和。侍早晚膳。奉

皇太后回暢春園。○諭。據勒爾謹奏。已故安西

提督豆斌。前在廣西提督任內。應分賠叅將

李調鼎等濫用馬價。及代賠都司許永聯。支

用馬價銀兩。無力完交。請於現在送部承襲

之伊孫豆霽。世職俸內。陸續扣還等語。所辦

非是。此係豆斌名下分賠代賠之項。使其身

現在。自應按限著追。今豆斌久經陣亡。即有

本身應賠銀兩。亦應加恩寬免。豈可復累其

子孫。況不過代屬員分賠。彼時豈無同為總

督提鎮之人。無難將豆斌應賠之項。照數擬

賠完項。此等皆安享厚祿。較之歿於王事者。



相去奚啻霄壤何乃捨現在而不問轉向効命疆場者之惻惻家屬勒限追扣豈為平允所有豆斌名下應賠銀兩即著加恩豁免其作何擬賠之處仍著該部查明另行妥議具奏尋議奏豆斌名下應追銀兩應仍在李調鼎案內分賠之各上司名下攤賠如各該上司亦無可著追即著落統轄之總督等代賠以清款項嗣後陣亡之員應賠銀兩俱照此辦理從之○諭軍機大臣等勒爾謹奏報肅州安西兩州收捐監糧一摺已批交該部議奏矣甘省捐監一事上年止准令肅州以西收捐本色昨據該督以甘省通省倉儲一時未能全行足額奏請仍照舊例口內各屬一體收捐業經部議准令本色報捐仍飭該管上司覈實稽查勿使滋弊業已允行第念此事必須能事之藩司實力經理方為有益尹嘉銓謹厚有餘而整飭不足是以改擢京職特調王亶望前往甘省王亶望自必來京陛

見俟其到時朕當面為訓示交令妥辦但董飭稽查乃總督專責著嚴切傳諭勒爾謹於王亶望到任後務率同實心查辦剔除諸弊如仍有濫收折色致缺倉儲及濫索科派等弊一經發覺惟勒爾謹是問○又諭據勒爾謹奏到甄別陝甘二省分發學習之世職各員分別應留應斥開單呈覽所辦甚是此等世職人員分發各省原冀學習有成俾得延其世澤且可充備戎行之選若其庸鈍無能者自當覈實沙汰使優劣不得混淆庶衆人亦為稍知奮勉如此則督撫考驗方不視為具文但各省督撫何以從未見有如此奏及者或他省世職人員不及陝甘之多亦當就其現有人數據實甄別即極少至一二人又何妨就此一二人之應留應斥切實分別豈可因人少而置之不問乎著傳諭各督撫嗣後於考驗世職人員均著仿照勒爾謹辦理並著將勒爾謹原摺清單抄寄於各省奏事

之便。諭令知之。○戶部議覆總督銜河南巡撫何燾疏稱。浙川縣之李官橋。北馬蹬。杜家巷。下淤村。劉梅集等五處社倉。因上游山水驟發。沖失倉穀八千七百一十一石有奇。題請豁免。俟豐收之後。再行陸續勸捐。以完倉儲。應如所請。從之。○予故青海扎薩克多羅貝勒車木伯勒祭如例。○辛丑。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豁除江蘇六合縣頭橋集等保。乾

隆三十八年。坍荒民衛田六十六頃一十二畝有奇額賦。○壬寅。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叅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奏西南兩路官兵。漸逼賊巢。賊情已甚窘迫。若更別開生面。攻其不意。賊勢愈單。自可速期得手。查正地一路。從未經大兵攻打。賊酋豫備稍疎。由此直擣中堅。洵為制勝良策。惟正地相距寫遠。無從深悉。已密扎明亮等。囑其熟籌具覆。至綽斯甲布一路。亦係賊所深護。

現在雍中旺爾結等。節次奪碉殺賊。若再添兵合擊。亦必倍為有力。茲已於初八日晴霽。再俟兩三日。即可進抵勒烏圍。若滇黔兵將屆出口時。此間已有必克之勢。臣等擬將此項官兵。調赴西路。迅期殄滅。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初八日天已放晴。俟兩三日後。即督兵竭力進攻。又稱。若欲別開生路。則惟正地一處。豫備必疎等語。自應如此籌畫。看來各路進剿大局。惟阿桂一路。實有可以進取之機。若已攻得遜克爾宗。或直抵勒烏圍。則兵力愈多。成功愈速。現在黔兵已於四月初旬。陸續出境。滇兵亦報起程。竟當將此滇黔兵五千。即速全數調往。以冀剋期集事。設或谷噶一路。急切未能果入。則又不宜專事守株。計正地一處。從未攻剿。賊人未必豫防。若調滇黔兵二三千。遙赴正地。添派德爾格忒土兵。令明亮統領攻剿。可望得手。其馬爾邦一路。則令富德留駐。以牽綴賊勢。亦屬正辦。

著傳諭阿桂。即密札明亮等。妥商而行。○吏部帶領京察保送一等之工部郎中福重等六十九員引見。得旨。福重。毓琦。託嵩。阿福。寧喻。升階。覺羅。蘇成。額。命廷垣。固爾。敦。哈魯。喀。六十四。恭安。傳倫。岱。伊桑。阿。諾敏。英秀。定福。阿林。法福。立。留保住。巴永泰。普福。巴什。明元。多敏。全福。賢良。慶祿。復相。彰古禮。玉柱。明福。文會。扎隆。阿。常明。納隆。阿。定柱。舒敏。富盛。豐盛。額。成德。胡翹。元。邵庚。曾。李淑。芳。福永。圖章。奎德。富爾。敏。瑾。拔。那達。齊。正泰。書寧。額。德明。巴精。阿。圖薩。布。宗室。玉鼎。桂。覺羅。敦。岱。王懿。德。張光憲。湛露。明安。德麟。富色。克。興昌。都爾松。阿。多隆。武。書圖。永在。瑚什。理。豐仲。俱准其。一。等。加。一。級。○吏部等部議覆。福建學政汪新奏。稱。福州府屬之屏南縣。係自古田縣分設。原議。每學額進童生各八名。廩增各十名。嗣因屏南童生稀少。復議。准令古田童生。寄屏考取。額進四名。廩增五名。即於卷面註明。

正寄屏字樣。查寄籍考試。易致滋弊。請將古田陞為中學。准其歲科兩試。各取進十二名。廩增各十五名。屏南改為小學。取進四名。廩增各五名。作為定額。應如所請。再查古屏二縣廩生。從前係兩縣輪流。二年一貢。今既分隸各學。古田應改為三年一貢。屏南四年一貢。從之。○以京畿道御史唐淮。為雲南鄉試正考官。編修查瑩。為副考官。河南道御史邵庚。曾為貴州鄉試正考官。編修楊壽楠。為副考官。○蠲免雲南浪穹縣。乾隆三十八年。水災田畝額賦。並緩徵蠲剩銀米。○癸卯。吏部帶領京察保送一等之翰林院編修嵇承謙等五十九員引見。得旨。嵇承謙。祝德麟。姚頤。陸費墀。王懿修。陳初哲。王仲愚。喜寶佛爾。卿。額。榮安。舒明。阿。伊敏。廣慶。覺羅麟。珂。景福。準泰。德。勳。富勒。渾。扎勒。翰。查郎。阿。德慶。富永。覺羅栢。克慎。賡。音。布。阿成。阿。舒寧。安泰。承基。富昇。蘇隆。阿。程式。濂。明保。善達。吳省蘭。邵先。王。

額盛祿。董步青。永信。何廷瑄。明安。英善。訥蘇。鏗。額。常慶。富勒渾。富寧阿。巴寧阿。蘇爾芳阿。玉成。和倫。兆亮。吳恩。詔。鄭源。璿。福寧。徐彭年。東安。俱准其一等加一級。劉錫嘏。諾敏。羅敏。俱著改為二等。○豁除雲南浪穹縣。乾隆三十八年。水淹屯田一項七十六畝。額賦。○旌表守正捐軀之浙江嘉興縣民王添南妻陳氏。○甲辰。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周元理奏。保定省城。於十八日晚。僅得雨三寸。於麥候恐尚未能有益。今聞景州。至河間一帶。地土較近京更乾。麥穗亦不能滋長飽足。甚為懸念。又聞山東德州。平原一帶。與景州等大畧相同。著傳諭周元理。徐績。查明各該處。實在麥收情形若何。並日內。曾否續得透雨之處。迅速覆奏。尋周元理奏。十八日。保定得雨三寸。同日順天。天津。廣平。永平。宣化。遵化。易州。各屬得雨。自一寸至四寸不等。尚未普徧。至河間。景州。一路。本未露透。地土更燥。麥穗亦未

能滋長。該處約收分數。總在七分上下。大概本年春夏雨澤不勻。是以麥苗情形。亦未能一律。此時屆成實收穫。尚需十餘日。若早晚得有透雨。麥穗可望堅實。得旨。覽奏俱悉。徐績奏。查東省三月間。雨澤普被。如德州。於三月初三。十六兩日。均得雨四寸。平原縣。三月初四日。得雨三寸。嗣後雖無透雨。然未成分寸者。亦有二次。惟近日南風燥烈。麥穗不能飽滿。收成分數。不無稍減。其餘各屬。俱可保豐稔。報聞。○又諭曰。明亮等奏。擬由正地進攻。所籌亦是。通計各路情形。惟阿桂一路。可望易於得手。業已諭令阿桂。如得遜克爾宗。或徑抵勒烏圍。即應將新派之滇黔兵五千。全行調往應用。設尚未能即進。又不值徒為株守之計。自應酌撥二三千。遙往南路。令明亮率領。徑赴正地。攻其無備。明亮等。仍應遵照前旨。密咨阿桂。妥商而行。但明亮移兵另攻正地之時。應令富德。留駐河北一帶。仍照

前攻打使賊人不能窺見端倪。豫作準備。方為妥善。又據富勒渾奏。大板昭薩拉梭洛柏古等處俱派官兵防守。是富勒渾於軍營後路。防範頗為留心。今官軍日漸攻進。更宜倍加嚴密。實力周防。斷不可稍涉大意。又桂林奏。料多至僧格宗。相距雖僅三十餘里。其間深菁僻途。賊匪易於出沒。莫若將僧格宗所需糧石。改由南路章谷運交。其餘附近僧格宗等處者。即就近在僧格宗及歸併美諾等處支領。使米石不由僻處徑行。可杜賊人窺伺等語。所見甚與朕前諭相合。自應如此辦理。至所奏由默資溝運送兵米。行至將近日古魯溝。被夾壩搶去米九十餘斛等語。現據桂林奏。此後糧運不再經行默資溝等處。自可無後患。但此次夾壩搶去米石較多。尤不可不上緊嚴緝。昨已賞給汪騰龍叅將銜。仍令在僧格宗辦事。并派桂林往來照管。且此時現有教成在彼。正當及早搜擒賊匪。毋任

漏網。○督理糧餉四川總督富勒渾。浙江布政使郝碩奏。前准署督臣文綬酌定夫數。應增應減。令臣等覈定。查薩拉大板昭黃草坪梭洛栢古谷噶拉穆登古七站。自梭洛栢古外山勢陡險。多有不能按站安臺之處。統計西北兩路軍糧。每日約需四百餘石。自汶川至薩拉各站。米石本係長短兼行。除楸砥一路供運西北兩路軍糧。應安夫八百名外。餘站只須六百名足用。惟商米俱係長運大板昭交收。而大板昭以前各站。均仗滾運之米。每日糧運及軍火等項雜差。每站應安夫千名。庶足資輓運。再自薩拉至登古各站。在在與賊境相通。應於原定額夫內。各選精壯民夫一百名。演習器械。護守巡邏。益徵嚴密。其瑪爾當至明郭宗八站。軍糧軍火。並經運完裁撤。內惟布朗郭宗一站。為提臣長清駐劄之處。需留站官一員。長夫二百名。分送防兵口糧。美諾為提臣王進泰駐劄之所。需留站

官一員。長夫二百名。分送防兵口糧。併轉運僧格宗軍糧。其自大邑坪至美諾各站。每站舊設夫一百名。應將兩站併一站。派站官一員兼管。再如大兵攻克勒烏圍。尚須於登古之外酌量添站。若再直抵噶拉依賊巢。計程又須加增三四站。業經備有人夫。即可隨時添設。目下楸砥糧運暢行。即使三路官兵合集。足供支發。而所餘馬匹。留養大板昭。將來添設馬臺。亦無庸另行調撥。得旨嘉獎。○以故四川麻書安撫司土司丹志旺布子。那木卡旺。扎右所土千戶八靖邦子。八士魁。郭拉土百戶喇嘛羅布藏桑丹長徒。扎克巴塔爾雅。各襲職。○乙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彰寶覆奏。審訊隴川私販一摺。已於摺內批示。尹小生。李萃。三犯。與從前漢奸尹士賓。李萬全。姓氏相同。自係兩逆匪潛謀勾結。藉私販以暗通消息。是

以諭令該督嚴行訊究。今據彰寶奏稱。訊無勾結情迹。必係尹小生等。深知兩逆匪罪惡重大。不肯供認的屬。吐露實情。而外間查辦此等事件。亦未必能認真徹底根究。著該督即將此二犯。飭令沿途。隔別嚴行管押。解交刑部審訊。毋致免脫。餘均照所擬完結。至尹小生。李萃。供內。俱稱上年十月。有劉應鳳。尹德龍。向伊商量。要偷小路出新街去賣之語。而該督前奏。亦稱尚有發本夥販。尹德龍。劉應鳳等六人。畏懼查拏。皆由僻逕繞路潛行。未經與貨物同時並獲等語。是劉應鳳。尹德龍。潛相勾引偷販。實為本案罪魁。該犯等一聞查拏。繞越僻逕潛行。不過藏匿附近擺夷。及野人村寨。或且竟投緬匪。皆不可知。自應設法上緊躡緝。若日久疎懈。必致私投緬境。為賊匪勾通消息。於邊防大有關係。未知該犯等曾否就獲。作何審擬。彰寶摺內並未敘及。殊欠明晰。著傳諭彰寶。即行查明。劉應鳳

尹德龍二犯如尚未就獲務飭屬密速緝拏勿任遠颺漏網如經拏獲亦即派委妥員迅速解京交刑部一併質訊治罪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尋奏尹德龍劉應鳳尚未就獲業將該犯等家屬拘獲看守並嚴飭員弁等上緊躡緝得旨覽○禮部議准陝甘總督勒爾謹疏稱鎮西府宜禾縣考試生童向例於學政按臨肅州之前將題目封固交巴里坤道扁試今巴里坤道已移駐烏魯木齊路途遙遠恐該道不能兼理請嗣後於學政按臨肅州之前將題目封交鎮西府考試冊送學政按額錄取其武童外場由該府會同巴里坤鎮考試分別等次造冊併將試卷封送學政閱取至鎮西府學額應於宜禾縣歲科兩試各撥文童二名歲試撥武童二名再巴里坤廳額收監糧十萬石已歸宜禾縣收捐所有新設之鎮西府並請加添十萬石一體收捐從之○加封太白山神號曰昭靈普潤從

陝西巡撫畢沅請也○丙午諭曰陝西定邊協副將索明著賞銀一百兩馳驛前往阿桂軍營帶領綠營兵丁進剿其豫保之陝甘督標千總陳尚禮並著賞銀五十兩馳驛隨往軍營交阿桂差遣委用○丁未諭武英殿現辦四庫全書之活字板著名為武英殿聚珍板○又諭所有各衙門保送京察一等堪勝外任人員仍照上屆之例著該部帶領引見○吏部議覆浙江巡撫兼管鹽政三寶奏稱鹽場大使與批驗所大使因經管無地方事件例不迴避本省惟此項人員內有由本處商籍中式及以貢監報捐而用者若概不迴避其行鹽商人或係該員親屬難保無瞻顧之弊請嗣後除籍隸本省非商籍者仍無庸迴避外若係商籍應令迴避本省即於起文時聲明某省商籍字樣咨部備查以憑揀選分發原文內未聲明者以規避論應如所奏現在各省場所大使內如有本處商籍者該



督撫鹽政等題咨。另行辦理。即飭各省通行。從之。○以內閣學士嵩貴充武英殿總裁。○豁除江蘇上海縣乾隆三十八年。坍廢田地三項八十五畝額賦。○戊申。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王策伯克多爾濟。巴木巴爾等。由俄羅斯遠來投誠。甚屬困苦。經朕節次加恩。又於牧廠內。撥給羊隻孳生。原令於俸餉內減半扣價。今已逾二年。渥巴錫等教導屬人。孳生耕種。俱已服習。若加恩免扣羊價。伊等應益加感奮。著傳諭伊勒圖。將從前撥給渥巴錫等屬人羊隻價銀。俱免其坐扣。并令管理遊牧大臣侍衛等。曉諭渥巴錫等。約束屬人。倍加勤勉。俾生計速臻饒裕。○旌表守正捐軀之山西孟縣民榮旺妻田氏。○已酉。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還宮。上賜

皇十五子。成大婚禮。○吏部議覆。江蘇巡撫薩載奏稱。山陽縣板閘地方。離縣治十餘里。地方遼濶。須添官稽察。查淮安府大軍倉大使。事甚簡。請改為板閘鎮巡檢。所管收放兵米事宜。歸併淮安府經歷兼管。該經歷向無官廨。應將大使署。給經歷住宿。並添建巡檢署。所設巡檢。請定為要缺。在外揀選。應如所請。從之。○命內閣學士嵩貴教習庶吉士。○庚戌。上幸圓明園。○御勤政殿聽政。○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叅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奏查正地一路。可進兵以擣賊虛。明亮等擬調撥滇黔新到之兵。以資攻取。茲十一日。革布什咱土舍丹怎扎克巴。差頭人來營稟稱。正地本係革布什咱之地。舊時百姓五十餘戶。並未遷移。該處不過金川小頭人數人。在彼監守。現在甲魯有革布什咱兵三百名。又有孔

撒麻書土兵。若令此項土兵。突然前往。可以招降。不然亦能力取。而由正地前至獨松。攻打亦易。臣先後奉到諭旨。已密札明亮商辦。今正在籌議間。適革布什咱。遣人懇請接應。事機頗為湊合。又於十一日。飛札明亮等。安速辦理報聞。○又奏查雜谷三土司。向來行事。均屬相同。獨於給照一事。前從噶克未經懇請。臣等揣度番情。蓋因噶爾瑞。魯木宗。陡柔等處。原係雜谷之地。前因土司蒼旺治罪。策楞。岳鍾琪。已將噶爾瑞。魯木宗。賞給綽斯甲布。陡柔。賞給黨壩。乃金川賊酋。又唆使從噶克搶占。該土司亦明知私行占據。於理非宜。現又尚無出力之處。若懇給還此地。自覺難於措詞。是以未敢遽請。茲從噶克土司木嘉勒。令其頭人來稱。今土司派兵攻打金川。總是真心出力。求將從噶克舊管之噶爾瑞。魯木宗。陡柔。百姓。賞給土司。並請給執照。臣等諭以此三處。既經分給綽斯甲布。黨壩。即

當遵奉法令。不得私相爭奪。況爾土司。雖現派兵助剿。而綽斯甲布土司。亦屬實心出力。若賞爾管理執照。何以服彼兩土司之心。總俟將來。看爾等出力如何。再行辦理。嗣後伊等自揣。稍有不。如綽斯甲布之處。即不復能邀恩賞。冀督令土兵助剿。自必倍為有力。得旨嘉獎。○命署刑部右侍郎永德。充經筵講官。○以副都御史高樸。為兵部右侍郎。○予故兵部侍郎覺羅奉寬。祭葬如例。○辛亥。諭今歲京師及近畿。春膏未經普渥。入夏以後。雖經節次得雨。尚未優霑。現在節交芒種。天氣稍炎。農田需澤孔殷。深為廛念。著禮部即速查照定例。敬謹虔禱。以期速霑甘霖。○又諭京師及近畿地方。春霖未獲優霑。入夏以來。亦尚未得有透雨。現在時交芒種。已飭禮部虔申祈禱。因思清理庶獄。亦足感需甘膏。著刑部堂官。查明軍流以下等罪情節。分別減等發落。其因事牽涉。拘繫候質者。亦速行

訊明省釋。至尋常案件。並著即為完結。均毋得稽延留滯。其直隸省。並交周元理一體遵照查辦。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曰。德勒克多爾濟。在伊犁患病。現令來京。俟伊病痊。仍著在乾清門行走。其正藍旗蒙古副都統員缺。著金輝補授。○諭軍機大臣等。據彰寶奏。拏獲滇省逃兵孫起材等二名。現已訊明。照例正法。其餘未獲各逃兵。仍飭各屬嚴緝等語。滇省脫逃兵丁。迄今已閱數年。屢經飭諭該督。實力緝捕。務須按名就獲。無任稽誅。雖據該督陸續奏報獲犯。而所得仍覺無多。著傳諭彰寶。將征勦緬匪案內。滇省逃兵。共若干名。陸續拏獲者若干名。已經正法者若干名。通計約有十分之幾。即速查明開列清單具奏。至現在未獲各逃兵。仍嚴飭所屬員弁。上緊查拏。以期全數弋獲。毋致日久漏網。將此諭令知之。尋奏滇省逃兵。共三百七十名。已獲者二百四十五名。其餘現仍實力緝捕。報

聞。○壬子。諭三法司覈題。濮姚氏等毆傷濮運貞身死。將姚氏擬以絞候。一本刑部等衙門。以案係共毆。將濮姚氏擬抵。原屬照律辦理。第覈此案。啟釁之由。濮運貞以族姪。圖姦濮景霞之妻姚氏。經控縣枷責有案。乃濮運貞挾恨。肆行辱罵。姚氏因欲毆打洩忿。濮乾福聞之。亦許幫助。迨濮運貞復攜帶鋤柄。至姚氏房內尋毆。值姚氏手持翦刀。拆被舉手。搪抵。戳傷濮運貞頂心。經濮乾福拉出門外。濮運貞復欲往尋濮景霞逞毆。適景霞回家相遇。運貞仍然兇橫。毆傷景霞之手。景霞乾福亦彼此還毆。而濮運貞復拉住景霞褲腳不放。姚氏遂翦戮其左肱。至晚殞命。是濮運貞始而圖姦族孀。繼復挾怨尋毆。淫兇不法。其致死實由自取。姚氏抵禦強暴。與尋常謀毆之情節不同。此等若入秋讞。亦應在可矜之列。又何必令其久繫囹圄。是執法而令抵償惡棍。不若原情而得保全善良之為當。

也。濮姚氏著免死。減等發落。其餘各犯亦一例擬減完案。朕綜理庶獄。惟期平允。即匹夫匹婦亦不肯使其稍有屈抑。將此諭衆知之。○定邊右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叅贊大臣副都統富德奏。吉林黑龍江帶來餘丁打仗處所。與官兵一同出力。請作為兵丁。一併辦理。諭曰。吉林黑龍江餘丁。既與官兵一同行走。著照所請。照兵丁例一體辦理。并行令各路將軍。遇有甲缺。即行坐補。其各軍營隊內有似此者。查明一體辦理。○又奏查正地一路。途長道險。需兵萬餘。現計大營及吉地各卡抽撥之兵。合滇黔新到之兵。約得六千餘人。再添調德爾格忒土兵四千。足壯軍威。但兵行糧隨。相資並濟。今准桂林札稱。若由正地進攻。又須安站添夫。恐一時不能猝辦。且站遠途荒。不能迅速。自應聽其辦有就緒。始免貽誤。諭軍機大臣等。正地一路。原係偏師襲取之策。但距明亮軍營迂遠。兵行本不捷。

便。若俟糧運辦有就緒。再行進兵。則賊衆聞之。得以豫作準備。殊為非計。且此路進兵。並非正局。其得與不得。皆無甚關係。豈可大費兵力。多至萬餘。并欲調滇黔之兵二三千備用。尤為未協。此次各路進兵。自以阿桂處最為可望。正宜添助兵數。使其聲勢愈盛。成功更當迅速。不宜轉分減其兵力。況阿桂處聚兵既多。其進攻勒烏圍時。或見他處有可分進之機。及資夾攻之利者。仍可隨時遣派前往。較為便捷。自應將滇黔所調之兵。全數令赴阿桂軍營。方為正辦。現在傳諭文綬。令其於滇黔兵到省時。即令統兵大員帶領。迤赴西路備用。明亮等一路。現在雖無機會可乘。計阿桂攻至勒烏圍時。賊衆心必惶懼。各處守禦未必能如前周到。明亮等惟當留心探聽。攻取亦未可定。此時馬爾邦一帶軍營。與賊人相距甚闊。緊要。若將現兵移徹過多。明亮又復親自帶往。萬一賊衆得知此信。潛出

滋擾官兵後路。更屬不成事體。明亮竟無庸親赴正地。惟當傳諭革布什咱土舍等。以爾等如果誠心恭順。思欲進攻金川。即當照綽斯甲布之例。自行派兵前往攻取。或欲求官兵相助。不妨於霍爾。德爾格忒等處。酌派兵數千同往。亦足壯其聲勢。明亮等或於營內酌選兵一二千。揀選勇幹可恃之領隊大員。令其統率前往。以資接濟。則需兵不多。糧運不致妄費。且於西南兩路。自為妥協。方合籌辦機宜。○是月。江南河道總督吳嗣爵奏。清口東西壩口門。蓄洩啟閉。為全河關鍵。查洪澤湖高堰誌。上年冬底。原存七尺。東西壩口門留寬二十丈。目下湖水盛增。水誌亦漸次加長。隨督同官弁。將東壩先拆十丈。口門共寬三十丈。以資暢洩。得旨嘉獎。○安徽巡撫裴宗錫奏。無為州江壩。保障五屬。最關緊要。查有鷺黃嘴一處。頂衝江溜。必須添建月隄。又李家段之常公隄。尚覺單薄。亦須加寬。

培厚。已於該州民捐歲修冊內。估造興工。報聞。○署湖廣總督湖北巡撫陳輝祖奏。直省社倉。借放收息。原期緩急有備。近各鄉社長等。恃有附案請豁之例。羣懷觀望。請嗣後出借社穀催收時。如人產現存。不過一時無力。或先令還半。或展限清還。不得遽作無著請豁。若果有失業逃亡。再行遵例請豁。得旨。如所議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十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十八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五月癸丑朔諭向來秋

實錄卷九百五十八

朝審人犯如通計數及萬人即勅部將三次緩決者分別減等以示法外之仁今自乾隆三十六年以來距今歲秋獻時約計人犯又有萬餘其三次以上緩決者至期原在應行查辦之列但為時尚有數月此際仍須滯繫囹圄現因京師及近畿地方甘霖未霈農田待澤方殷已降旨將刑部及直隸省軍流以下罪名減等發落至此等緩決人犯不但三次者今秋應予減免即緩決一二次者其情

罪本輕再隔數年亦仍歸於寬減若令早為查辦使刑獄一清自更足以昭欽恤而召和

甘著刑部堂官即將曾經緩決一二次以上

人犯逐一查明酌量所犯案情以次辦理奏

聞分別減等副朕矜慎祥刑之至意該部即

遵諭行○又諭據伊勒圖奏稱巴爾品患病

甚重策伯克多爾濟遊牧之事請派侍衛特

英額前往協理等語巴爾品現既患病著積

福前往更換巴爾品來京伊在何處接奉此

實錄卷九百五十八

旨即由彼前往辦理策伯克多爾濟遊牧之

事并著傳諭伊勒圖慶桂知之○甲寅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據李湖奏調撥滇兵三千名於

四月十二三等日分別起程尾隨黔兵前赴

威寧至十九日已全數發竣並因廣南營分

稍遠其原備兵三百名往返調撥恐致後期

即將經過之曲尋尋需等協營各兵酌挑足

數赴站歸隊等語此次滇省辦理兵差甚屬

妥速。李湖著交部議敘。其辦差各員內有實在出力奮勉者。並著該撫查明。咨部議敘。○又諭。向來旗丁餘米。准在通州變賣。以資日用。現在各省糧艘陸續抵通。若旗丁於充足正供之外。尚有多餘米石。情愿出售者。仍著加恩。准其在通州糶賣。在旗丁等既所樂從。而地方糧石益充。於市價民食均為有益。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此時正地一路。既不需多用兵丁。其糧餉即可無庸專辦。

實錄卷九五八

丁

且阿桂現在進兵。其西路一帶。需人辦事之處較多。劉秉恬不必前往南路辦糧。仍留西路。將應辦之事酌量妥辦。至正地用兵無幾。需糧有限。李本現駐吉地。況有桂林為之統率。足資經理。約計正地一路。不過土兵三千。綠營兵二千。只須覈此兵數。應用之糧若干。陸續籌運。即可接濟。著傳諭桂林。即就近飭知李本。妥為籌辦。勿致貽誤。○乙卯。

孝誠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管理左翼宗學公永瑋奏。請令近派宗室王公之子。入宗學肄業。得旨。所奏是。設立宗學。原為教育宗室子弟。如近派不令入學。轉不得肄習。殊非立學本意。況近派宗室入學。熟習清語騎射。或用筆帖式。或挑侍衛。伊等又多陞進之路。自屬美事。除恒親王弘晈。果郡王永璘等。皆係最近支派。毋庸入宗學外。其餘宗室等。俱著挑選入學肄業。併將此永著為令。○丙辰。黑龍江將軍傅玉奏。索約勒濟圍場。歷年俱係黑龍江將軍會同達爾漢親王查勘辦理。具奏。今達爾漢親王色旺諾爾布遺缺。伊子旺濟勒多爾濟既已承襲。應否同臣辦理圍場事務。請旨遵行。得旨。旺濟勒多爾濟著一同辦理。○丁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四川總督富勒渾奏。本月初九日。糧夫運米五十斛。行至日古魯溝。遇見夾壩。將米遺失三十三斛。查該處為科多赴僧格。



宗必由之地。屢有賊番出沒。自應及早變通。以免滋擾。茲據桂林咨。請將僧格宗糧運。改由南路摺稿。所辦自為妥當。已分飭總理司道等。查照辦理。廣西提督王進泰奏。本月十九日夜。帛噶爾角克碉地方。有賊番百餘。從山梁直撲營卡。巴木通。亦有賊從左右山梁衝下。俱被官兵用鎗打退。賊復駐扎山卡。斷絕水道。當經官兵衝擊。賊始潰逃。諭軍機大臣等。據富勒渾。王進泰等奏。夾壩滋擾情形。賊番當此窘迫之時。尚敢潛出劫奪。實為可惡。前此尚疑夾壩之事。或係小金川之食窮番所為。今觀此等出沒情形。自與小金川番人無涉。必係逆酋縱令出外。乘間滋擾。且從前擒獲賊番供詞。功噶爾拉大頭人莫撒斯等。派賊番往僧格宗一帶。偷放夾壩。此等賊人。實堪切齒。俟平定金川後。務當專派勝兵數千。將各處夾壩賊匪。盡行勦洗。勿使稍留餘孽。夾壩賊匪。與前準噶爾瑪哈沁相似。

即將來辦理善後事宜。亦必將此盡去根株。不可畧存姑息。況此等賊匪。現在尚敢屢次擾竊。實屬罪無可逭。非若金川賊番之窮蹙來投者。尚可宥其一死。藉以招降。切不可稍有游移輕縱。至賊番現放夾壩之處。俱令喫虧而去。尚係近日兵丁。稍知振作。不似從前之怯懦無能。但所稱每次見賊百餘人。仍係綠營虛詞捏報。殊不足信。使果如所言。有如許賊衆。綠營兵丁。安能與之相拒乎。總之賊番一有滋擾。必須痛加殲刈。俾知懲創。而阿桂軍營後路。如大板昭等處。尤關緊要。不可不切實嚴防。其自僧格宗至美諾一帶。已非糧運所經。賊番無可希冀。向後夾壩。諒應漸少。其餘各營卡。惟在富勒渾。旺保祿。長清桂林等。勤飭官兵。實力防範。遇有賊至。須盡力痛殲。勿稍疎懈。戊午。諭軍機大臣等。據裴宗錫奏。宿州民徐有仁。蔑倫一案。摺內聲敘事由處。悖理殊甚。已用硃筆抹出。此等蔑倫

重案。為覆載所不容。即非人類所應有。是以凡遇此等奏摺。俱不批發。該督撫等。又何得妄措一辭。向來外省。於弟殺胞兄之案。往往曲為之辭。若果因救護父母情真。則其兄本係逆倫。應死之犯。自可原情末減。設係兄弟互相鬪毆。即屬卑幼犯尊。乃復強為開脫。坐死者以理屈情虧。冀邀寬假。此乃刁惡訟師猾吏。藉以舞文。而庸劣幕友。復狃於暗積陰功之見。不揆事理之是非。謬為曲說。覽之每覺其可鄙。至於父子大倫所繫。有犯即法。無可寬。今裴宗錫。已將徐有仁。茂倫罪案審明。擬以凌遲。並請王命。即行正法。業已案例辦理。乃案情內稱。徐有仁。因父無人服侍。仍欲搬回。並稱其情急回身。酒醉昏迷等語。為之婉轉聲敘。其意何居。此等梟獍逆惡。聞者應無不切齒痛恨。若復稍為憫惜。必其人亦為無父之人。寧身任風教者所宜出此耶。裴宗錫何不諳事理若此。著傳旨嚴行申飭。并將

硃筆抹出原摺。發令閱看。○又諭。前因李湖等奏。潰兵內究出先逃之外。委王登聯一名。請旨即行正法。其邊九葉等三犯。供有倡逃之人。已錄供。行知川省質訊等語。因降旨。詢問文綬。令其將未經具奏緣由覆奏。今據文綬奏。上年軍營遣回潰兵冊內。並無劉子道等姓名。當即移咨將軍阿桂。轉飭查訊。旋准阿桂咨覆。上年駐劄達扎克角山梁。均係延綏鎮兵。並無劉子道。其守兵李耀。於木果木未經失事之前。已經陣亡。復訊據劉建桂供。亦係奉叅贊諭令撤回。並未指使各兵退回。此內本無倡逃之人等語。與滇省所訊情節迥異。軍營潰逃兵丁。情罪本屬可惡。如能訊得倡逃實據。自不可稍為寬縱。然亦不可有意苛求。今滇省所取潰兵供詞。質詢軍營。全無影響。則一面之詞。亦難憑信。或係李湖於潰兵解到時。必欲究詰倡逃情由。而邊九葉等。因無對質。遂妄為供指。亦未可定。著傳諭

李湖再行研取切實供詞覆奏。不得稍有迴護。尋奏。臣接到川省咨覆。隨將邊九葉等復加嚴訊。據供。當日並不知係傳令撤回。實因無可質對。是以捏名妄指。報聞。○又諭。前將新調滇黔兵五千。概令速赴阿桂軍營應用。今據文綬奏。頭起黔兵五百名。已經由省起程。前赴南路章谷一帶。聽副將軍明亮等調用等語。此項黔兵。既赴章谷。若令仍回成都。改赴西路。未免迂遠。因閱糧運程站圖。自章谷由美諾至阿桂軍營。僅二十四站。兵丁即從此路行去。較為便捷。且此路常有夾壩出入。今將如許官兵。陸續前進。於事甚為有益。或途中遇有夾壩。隨時殲戮。亦甚便易。著傳諭文綬。即速妥協辦理。○以故雲南灣甸土知州景毓璉子廷玉。襲職。○已未。諭曰。福建漳州鎮總兵員缺。著李國樞調補。所遺浙江處州鎮總兵。著索明補授。索明現在四川軍營。所有處州鎮印務。著鐘音於所屬副將內。

揀選一員。奏請署理。○又諭。川省軍需銀兩。節經由部撥發。及各省協撥捐解者。通計三千四百餘萬。據文綬奏。報月費存庫銀數。尚屬寬餘。但籌辦糧運等項。應行先事豫備者多。自須寬裕儲備。即現在進勦金川。將次蕩平。而善後事宜。亦當豫為籌計。著戶部。再於各省存留協撥銀內。動撥銀五百萬兩。令各該督撫。派委妥員。陸續解川。存貯備用。○諭軍機大臣等。據熊學鵬奏。拏獲泉州民人區仕彰等。搜出鈔寫偽造欽頒護道榜文一本。據拏獲同案之閉恒道供稱。得自蘇州經坊周姓。請勅下江蘇巡撫。根究來歷。辦理等語。該犯等。敢將偽造榜文。轉相傳播。煽惑徒眾。甚屬不法。自應嚴查。首先倡逃之人。按律處治。閉恒道。既供從蘇州城裏周姓經坊請回。著傳諭薩載。即速嚴密訪查該處周姓書鋪。根究此件榜文。實係何人起意偽造。刊刻轉行。徹底查明。據實奏聞。熊學鵬摺。並著鈔寄。

閱看。尋奏。蘇州護龍街香花橋地方。向有經鋪六家。並無周姓。臣委員往查。在徐萬九鋪內。起獲榜文。面簽係當今欽頒護道榜文八字。並榜文前面聖諭十六條。刻板二塊。又偽造護道戒經二本。新舊板片六塊。陳盛章鋪內。起出不全羅經板四塊。粵民閉恒道所供周姓。經坊諒係誤記鋪姓。事已無疑。惟板片未能全數起獲。臣即親鞠各犯。據陳盛章供。護道榜文。係伊故伯陳松。於康熙四十一年。同羅經刊刻售賣。現因聞禁燒燬。徐萬九供。榜文板片既燬。無可覓利。是以另造護道戒經。反覆研訊。矢口不移。請將徐萬九等。分別按擬具奏。報聞。○又諭據阿桂奏。四月十八日。谷噶軍營東南山梁。偶有鎗聲。差員星往查看。因哨望之兵丁陳陞。蕭太等。先經昏睡。忽聞崖下聲響。即發喊奔逃。而坐卡之外委安輝。及各兵亦均睡熟。及夢中驚起。即踉蹌奔逸。除蕭太業已跌死。即將安輝陳陞立時

正法。其餘各兵。均予梃責。插箭遊營示儆等語。此等綠營兵弁。怯懦偷安。實堪痛恨。即留之軍營。亦屬無益。僅予梃責插箭。不足蔽辜。著阿桂。即將此次離卡避匿之兵。逐一查明。革退名糧。發往烟瘴省分安插。並著傳諭各該督撫。於該兵丁解到後。嚴行管束。如有在配脫逃之事。即行拏獲。於該處正法。毋得稍存姑息。○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叅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奏。據總兵五福稟稱。十一日。黨壩土舍頭人。挑派土兵。由作固頂。前赴德烏當噶。擒獲賊番牛隻。又於十六日。復挑土兵百名。同官兵前赴穆爾津岡下。播坵地方。乘夜擒殺賊番。出碣對敵。經黨壩頭人。殺賊二名。當即分別獎賞。查黨壩漢土官兵。本屬無多。但如此相機擒殺。亦可稍分賊勢。現在飭令該鎮。仍不時派兵掩襲。報聞。○庚申諭。自四月下旬以來。尚未得有透雨。朕心深

為厯念。著總督周元理即速確查所屬州縣。有因雨澤稀少。以致麥收分數歉薄者。即奏明將應徵新舊錢糧。緩至秋成後。再行開徵。以紓民力。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據周元理奏。直屬自四月下旬以來。雨澤稀少。二麥收成。不無歉薄。請查明糧價較昂之州縣。俱准將倉糧照例減糶。并查明實在貧乏。必須續借種糧各戶。不論有無積欠。俱准續借。俟秋收免息還倉等語。自當如此籌辦。

至所稱現屆漕船北上抵通。或應於天津北倉。酌量截留米石。以為儲備之處。此時未免太早。向來直屬間遇偏災。須截留漕米。以備賑濟者。俱在夏秋之交。今甫交仲夏。雖待澤甚殷。若即得有透雨。大田仍可望豐收。似不必急於籌辦截漕之事。轉涉張皇。惟是現在直屬雨少地方。二麥收成。恐不無稍歉。現已明降諭旨。交該督確查奏辦。著傳諭周元理即速確查所屬州縣。其麥收尚稔者。無庸查

辦外。所有春夏雨澤稀少。麥收歉薄之區。即遵旨一面緩徵。一面奏聞。尋奏查各屬二麥實在分數。惟順天保定河間天津正定易州冀州深州趙州等處。收成稍歉。請嗣秋收以後。九十月內開徵。以紓民力。得旨。如所議行。○又諭本月戶刑二部議駁圖思德奏分賠鑪戶廠欠銀兩。不應節外重攤。徒致有名無實。令該撫通盤覈計。酌籌辦理一摺。所議是已。依議行矣。此項廠欠銀。至七萬八千五百

餘兩之多。當日豫領工本時。自必實有其人。何至盡歸無著。且各廠鑪戶。數甚紛煩。諒不能挨戶遍給。其中必有承總之人。或什或百。分勻經管。自當擇身家殷實者承充。何至盡歸烏有。即如內地辦理工程鍋夥之類。皆有匠頭。夫總。經手支發錢糧。豈有銅廠鑪戶。竟全無責成。而令烏合之眾。赴廠自領之理。在當日承辦之員。辦理不善。固屬咎無可辭。而接任承追各員。並不實力嚴查。率以鑪戶逃

亡無著為辭。致追項久懸不結。此皆存具文了事之心。因循不振。殊非覈實辦公之道。著傳諭圖思德。確查此項鑪欠。原領共若干戶。其籍貫住址如何著落。並查當日作何承領。及有無經管承領之人。逐一徹底清查。據實奏覆。至查明後。應如何著追完項之處。並著妥議具奏。○辛酉。諭。此次續調進勦金川之雲南兵三千。貴州兵二千。據該督撫等奏報行走甚為迅速。現俱陸續抵川。前赴軍營聽用。該兵丁等踴躍進行。深為可嘉。著加恩賞給一月錢糧。以示鼓勵。○叅贊大臣伍岱奏。軍營陸續所出護軍校等缺。揀選應陞人員。請旨補放。諭軍機大臣等。軍營所出之缺。固當揀員請補。但叅贊俱係協同將軍辦事之人。凡事自應會同商酌。斷無自專之理。今舒常在宜喜軍營。去將軍豐昇額甚遠。遇有缺出。若必商之豐昇額。始行補放。員缺必至久懸。於事未免無益。若伍岱離將軍並不甚遠。

一應缺出。自應與豐昇額商定再行辦理。如有打仗奮勇。殺賊受傷。當立加獎賞者。隨時奏請施恩。尚屬可行。其餘軍營尋常所出員缺。亦何不可待耶。伍岱所辦非是。著傳諭將軍阿桂等。嗣後叅贊大臣所領隊內。遇有缺出。如叅贊去將軍甚遠。或有打仗奮勇。當即時獎賞人員。准叅贊自行辦理。其去將軍不遠。及尋常所出員缺。務與將軍商定。公同會銜具奏。勿得仍前擅專。○叅贊大臣副都統舒常奏。西月十九日未刻。遙聞泥峙崗鎗聲甚緊。即派侍衛進財保等帶兵前往防禦。旋據都司張士儒稟稱。官兵赴南溝取水。有賊八九十人。分三股突出。都司分隊抵禦。斃賊四五名。餘始奔竄。臣思泥峙崗地屬孤懸。是以賊番屢來窺伺。不可不嚴加防守。即日撥宜喜兵百名添駐。以資防剿。得旨嘉獎。○定邊右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叅贊大臣副都統富德奏。建寧鎮總兵依常阿。在營病故。其

陝西兵丁飭令寧夏鎮總兵劉輝祖管理報聞○士戍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向來八旗人員身任旗職如遇陣亡等事子孫議給世職其有年未及歲者並照應得世職給與半俸至旗人簡用綠營官員陣亡議卹子孫即照綠營官職予以蔭生其年未及歲者未經議給應得分例第思此等同為旗人雖予蔭之例不可易而効命疆場其子孫當幼稚之時養贍無資情殊可憫其應如何酌量加恩之處著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定議具奏○是日起

上以夏至祭

地於

方澤齋戒三日○癸亥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濬縣民趙宗周妻張氏○甲子諭據滿斗奏查拏在圍牆外偷打鹿隻之匪竊已圖石明阿二熊等請交部嚴審治罪并請將管束家

人不嚴之膳房人長明保一并交部治罪等語風水重地烏鎗弓彈等項例有明禁令已圖等敢於禁地擅用烏鎗將圍牆外鹿隻用鎗擊斃偷去分食實有應得之罪自應交刑部嚴審定罪具奏其長明保於家人已圖等漫無約束亦應一并交部議處至所稱看守圍牆之外委魏朝相未將由內跳出鹿隻呈報趕進及被人用鎗打倒擡去又不實力覺察請將魏朝相一并交部審訊之處未免過當此項鹿隻圍牆內外俱所常有即偶跳出難以責令該弁等復行趕進亦不得謂之防範不嚴魏朝相等毋庸交部將此傳諭滿斗知之○辦理糧餉河南布政使顏希深奏查緝斯甲布地方處處與賊境相通糧運最關緊要臣令糧夫演習技勇持械防護今各夫與護糧兵丁操演日久其中頗有勇幹之人現在糧運俱係令壯夫結隊護送使賊人無從窺伺再緝斯甲布後路一帶官兵逐日勤



操漸為嫻熟。前次宜喜進攻。該兵等多肯奮勇。嗣後一遇大營進攻。仍當酌選精銳前往。聽候叅贊舒常調遣。且往返尚易。於防守亦不致有疎虞。諭軍機大臣等。顏希深奏所辦甚好。糧夫如果能演習技勇。自能兼資防護。著鄂寶、富勒渾等實力行之。又據奏。綽斯甲布後路官兵如此踴躍。自屬極好。著舒常留心酌量。若此等防兵。於征勦實為得濟。而於防守亦不至相妨。自可聽其奮勉自效。中有勇往出衆者。仍當量予獎賞。設或防守汎地之兵。不便輕為調撥。雖伊等奮勉懇請。不便曲從。舒常當妥為籌辦。○乙丑夏至祭地於方澤。上親詣行禮。○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幸圓明園。○遣官祭關帝廟。○軍機大臣等議。覆分部學習進士三年期滿。向例未得缺之先。仍在各部辦事。

此內如有熟諳本部事務者。遇本部缺出。准該堂官保奏補用。其應用知縣者。仍歸原班銓選。如才具平常者。該堂官奏明送部。以監丞助教等缺補用。共分三項甄別。其歸吏部銓選主事。及奏補本部原缺者。均係留部以主事用之人。迨乾隆四年以後。各部將諳習部務者。留於本部補缺。其餘咨吏部歸班銓用。遂以一項人員。歧而為二。是原定條例。尚未允協。蓋此等報滿人員。如果熟諳部務。即應留於本部。以收駕輕就熟之益。若本部事務猶未熟諳。則改補別部。又安望其辦理裕如。請嗣後分部學習人員報滿時。令該堂官秉公覈實分別。其諳習部務者。即奏留本部補用。其於部務未能熟練。而才具尚堪造就。能勝民牧者。准奏明以知縣歸班銓用。如才具平常。即奏明咨部。以監丞助教二項補用。或情願就教。准在吏部呈明。以教職改補從之。○九卿議覆。總督銜河南巡撫何煇奏。稱

臣接部咨以河臣姚立德前奏豫省洹河之高平閘應於三月初一起至五月十五日止堵閉閘門俾全河歸衛濟運是否與漕運民田兩無所妨抑或河勢變遷非堵高平閘不能暢流歸衛抑或萬金渠南石橋原定歸入正河之十三洞民間私開以致濟運無資之處令臣詳悉妥議查高平閘在石橋下游距橋一百四十餘丈閘外河中民築竹絡壩一道攔水入閘達萬金渠以灌田康熙二十九年巡撫閻興邦議用竹絡壩塞閘濟運通渠雍正四年內閣學士何國宗等復改議橋東十洞許民引水橋西三十三洞盡歸正河今閻興邦所定規制已無可考惟三月初一日堵閘五月十五日開放之例勒碑尚存何國宗等所議亦並未築有隄埝分立界限東西各洞之水向歸一河下注伏思高平一閘實為全河關鍵若定以啟閉之期即不必另行築壩堵塞亦毋庸按洞分水籌立界限但三

月初旬大田正值播種之時似未便阻民分潤且江廣重運約四月望後始抵臨清陸續北上其時二麥已收早秋已種民田亦不需灌溉正可以民用之有餘濟漕運之不足請嗣後每年於四月初五日起至五月十五日堵閉閘門俾洹河全流歸衛濟運過此悉聽民便所有一切事宜請專委彰德通判經理並令河北道稽察均應如所請從之○丙寅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國家當文治修明之會所有古今載籍宜及時蒐羅大備以充策府而裨藝林因降旨命各督撫加意採訪彙上於朝旋據各省陸續奏送而江浙兩省藏書家呈獻者種數尤多廷臣中亦有紛紛奏進者因命詞臣分別校勘應刊應錄以廣流傳其進書百種以上者並命擇其中精醇之本進呈乙覽朕幾餘親為評詠題識簡端復命將進到各書於篇首用翰林院印并加鈐記

載明年月姓名於面頁俟將來辦竣後仍給還各本家自行收藏其已經題詠諸本並令書館先行錄副即將原書發還俾收藏之人益增榮幸今閱進到各家書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兩淮之馬裕四家為數至五六七百種皆其累世弄藏子孫克守其業甚可嘉尚因思內府所有古今圖書集成為書城鉅觀人間罕觀此等世守陳編之家宜俾尊藏勿失以永留貽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馬裕四家著賞古今圖書集成各一部以為好古之勸又進書一百種以上之江蘇周厚堉蔣曾瑩浙江吳玉墀孫仰曾汪汝璣及朝紳中黃登賢紀昀勵守謙汪如藻等亦俱藏書之家並著每人賞給內府初印之佩文韻府各一部俾亦珍為世寶以示嘉獎以上應賞之書其外省各家著該督撫鹽政派員赴武英殿祇領回分給其在京各員即令其親赴武英殿祇領仍將此通諭知

之○又諭昨因分部學習人員三年期滿奏留本部及歸部銓選之例未經明晰以致歷年辦理每有參差令軍機大臣酌議凡留部之員統歸各本部以主事用其次以知縣歸班銓選及以監丞等官用者仍照舊例甄別已依議行矣學習人員三年期滿自應秉公甄別乃向來各部保留者居多該堂官雖因該員等在部行走多年冀收駕輕就熟之益但其中豈盡才情充裕實於部務有益或有意遷就姑容亦所不免積久相沿易啟流弊不可不防其漸嗣後分部學習人員三年報滿時各堂官務須秉公覈實甄別毋致濫等滋弊庶於澄敘官方之道更為有益將此通諭各部知之○又諭前因彭寶患病未愈屢諭加意調攝並派御醫診視據彭寶奏稱病勢日深懇請解任回京調理曾諭以現在無事不妨姑緩今據李湖奏稱督臣現今病體日甚心思智慮愈見疲憊等語看來彭寶一

時不能向愈。若仍令力疾治事。轉恐不能安心靜攝。彰寶著准其辭任調理。並著伊自行酌量。或留雲南省城調養。或緩程回京醫治。以冀就痊。其雲貴總督員缺緊要。若由內地簡員前往。未免道遠需時。著即令貴州巡撫圖思德就近前往永昌署理。接辦彰寶任內一切事務。其貴州巡撫印務。著韋謙恒暫行護理。貴州布政司事務。著國棟署理。其按察使事務。著圖思德於道員內揀選一員。奏明遞行接署。○諭軍機大臣等。前以彰寶患病未愈。特派御醫馳往診視。嗣據彰寶奏請辭任。尚諭以現在無事。不妨稍待。以冀就痊。今據李湖奏。擒勦匪夷召拿等一摺。內稱督臣病體日甚。一日愈見疲憊等語。已降旨准其辭任調理。並令圖思德前往永昌接署督篆。其貴州巡撫印務。令韋謙恒暫行署理矣。總督統轄兩省。職任較巡撫更重。滇黔地處邊陲。永昌騰越等處。嚴防關隘。稽查偷越。一切

綜理彈壓。尤關緊要。圖思德自擢用巡撫以來。辦事尚能妥協。滇黔相距亦近。是以即令前往接署。第未知其能否勝任。裕如該署督奉到此旨。務即迅速馳赴永昌駐劄。接管督篆。經理一切事務。查照彰寶舊辦章程。益加奮勉。而於防查關隘等事。更須實力妥辦。不可稍事更張。以期無負委任。至李湖所奏夷目召拿。召攔喃。潛逃拒捕一案。雖據稟報召拿。已經兵練鎗斃。驗係該犯身屍。但綠營欺飾惡習。總不可信。恐其詭稱賊首已斃。希圖了事。其是否屬實。必須加意確查。勿任朦混。至把總徐元弼。專管汛弁。既經帶兵十八人。追及接仗。何至仍被遠颺。實屬怯懦無能。若或另有縱逃情弊。尤不可輕恕。至此案係都司伊林寶稟報。恐即不能無罪。伊林寶以旗員外任都司。平日不能先事豫防。事發不能奮勇截拏。深染綠營習氣。著將李湖原摺鈔寄圖思德。令其到滇後。即將此案確審嚴查。

有應究治者。立即據實叅處。所有已獲各犯。亦即嚴行審訊辦理。其未獲之召喚等犯。並著上緊追捕。毋使一名免脫。將此由六百里傳諭圖思德知之。○丁卯。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今歲春夏以來。近畿雨澤。未能霑足。麥收分數少減。雖現在麥價。並未加增。難保其向後不稍昂貴。自應及早豫籌。俾民食不致拮据。第近京省分。山東

平糶奏

三

亦甚缺雨。二麥收成有限。惟河南麥熟較豐。或可稍為接濟。著傳諭何煇查明所屬麥價最平。輓運較便之州縣。酌買麥一二十萬石。貯備候旨。撥濟京城之用。但官買糧石。辦理稍有未善。轉易致市價騰踊。不可不留心調劑。何煇籌辦此事。務須密飭各屬。不動聲色。於貯備有資。而市糴無擾。方為妥善。如恐官買之後。市價即不能復平。則又莫若勸諭通商。令販舶源源北來。則京城食麥足供。自可

不致增價。何煇其悉心妥辦。仍將酌辦情形。先行奏聞。○又諭曰。伊勒圖奏。據哈薩克推索克稟稱。阿布賚阿布勒比斯。率領多人。至哈拉巴勒丹。與布魯特打仗。搶擄布魯特男婦牲畜甚多。布魯特阿提克等。追至塔拉斯地方。又復敗績。陣亡一千餘人。又被擄去千餘人。內有許多頭人等語。布魯特被哈薩克搶掠。必欲復仇。或遣人來求代伊辦理。伊等彼此搶刦。已屬常事。原難代為辦理。朕從前屢降諭旨甚明。著再傳諭伊勒圖。若布魯特遣人前來。即諭云。汝等互相搶擄。事屬尋常。從前汝等搶擄哈薩克。我並未干與。今若代汝辦理。倘哈薩克來求。又當如何。斷無袒護一面之理。如此曉諭。即行遣回。併著傳諭慶桂知之。○京察本年滿漢各官。年老有疾。官八員。才力不及官三員。浮躁官一員。不謹官一員。均分別處分如例。

平糶奏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十八

實錄卷九百五十八

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十九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軍機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掌印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等謹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等謹將內大臣戶部尚書錢謙益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等謹將總纂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昀六次臣等謹將纂修等奉

纂修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五月戊辰

上以秋獮木蘭奉

皇太后自圓明園啟鑒○諭此次巡幸木蘭沿

途經過地方所有本年地丁錢糧著加恩蠲

免十分之三○又諭前以鄂寶奏奏副將佛

遜將卓克采護糧弁兵擅自撤回致有失餉

之事因降旨將該員交部嚴加議處經部議

以革職留營効力今據阿桂等奏佛遜所撤

之兵係奉文調赴谷噶軍營並非專擅鄂寶

未知前後原委因而奏奏且該員平日在營

尚為得力。可否免其議處等語。著照所請。所有佛遜此案部議革職之處。著加恩寬免。○又諭據富勒渾奏。原任遊擊任景。自上年發往軍營効力。屢經差委。俱能認真。現在派令防駐撒納。督率官兵。搜山巡防。更為實心出力等語。任景著加恩。照遊擊原銜。賞給鹽菜口糧。以示鼓勵。○又諭據阿桂等奏。發川以副將委用之西德布。自到軍營以來。奮勉出力。請以補授甘肅河州協副將等語。著照所請。西德布准其補授甘肅河州協副將。○又諭曰。成果患病甚重。暫時未能痊癒。即著回京。富興腿疾。既已較前痊癒。即令其協同長清辦事。大愈後再赴大營。○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奏。接准明亮等札稱。荊州滿兵於一應戰守處所。俱不得力。查各省駐防滿兵。雖不似京營滿兵。究非綠營可比。今荊州滿兵。甚屬廢弛。請將應得之項。照綠營兵給與。至荊州將軍綽和諾。副都統舒明阿。平素既疎訓

練。臨時又不能勸懲。請交部嚴加議處。諭荊州滿洲兵。上年赴川時。徒步前往。情愿不用馬匹。朕深嘉憫。曾賞一月錢糧。以示鼓勵。伊等理應感激朕恩。諸事奮勉。乃戰守俱不得力。殊失滿洲舊習。著照阿桂所奏。將伊等應得之項。俱照綠營兵給與。以示炯戒。綽和諾。舒明阿。乃該管大臣。又現在帶兵行走。所管兵丁。一至於此。著交部嚴加察議。尋議革職。得旨。綽和諾。舒明阿。俱著革職。不必開缺。仍留軍營効力。○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奏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奏。臣等查日爾巴當噶。即係日爾巴碛。該處在凱立葉一道山梁之中。官兵若能占住。即可斷截賊番上下往來。臣前此酌擬派兵。從凱立葉山腿斜上。約會凱立葉官兵。前後夾攻者。即係此處。嗣又遣人詳細躡看。並與海蘭察等酌議。以其地在山陰。箐林深密。崖礪陡險。兼之彼此隔遠。



雪霧時作。萬一不能如約夾攻。即不免有失利之處。且官兵已定繞截喇穆喇穆後路。一經占據山梁。則喇穆喇穆之賊。既可不自潰。而格魯瓦覺各寨。皆歸掌握。從此進攻勒烏圍。不惟得勢。而且捷近。所有日爾巴碉。似可無庸籌辦。報聞。○侍衛桂林奏。汪騰龍於二十九日。回至章谷。臣將搜捕事宜。與之商酌。查將軍明亮。現擬改途進取。兵力固屬難分。而窮番鼠竊。自應設法搜捕。絕其根株。方可肅清後路。臣現於約咱等處。駐守官兵內。抽撥漢土兵五百名。章谷留防兵內。抽調一百名。交汪騰龍帶領前往。併行知總兵教成。協力搜查。凡遇可以藏奸之處。即行焚燬。并可乘其驚竄。實力殲除。不使稍留餘孽。報聞。○以編修張壽。為四川鄉試正考官。戶部主事戚夢生。為副考官。編修王懿修。為廣東鄉試正考官。吏部主事李調元。為副考官。編修劉錫嘏。為廣西鄉試正考官。工部主事戴璫。

為副考官。編修湯先甲。為福建鄉試正考官。吏部主事王元英。為副考官。編修李殿圖。為湖南鄉試正考官。刑部主事洪朴。為副考官。○是日。駐蹕南石槽行宮。○已巳。駐蹕密雲縣行宮。○庚午。駐蹕要亭行宮。○辛未。諭據舒常奏。四川疊溪營兵丁鄧有得。去年自促浸脫出。供係被賊擄去。嗣准兵部咨查陣亡兵丁事蹟。送禮部立傳。入祀昭忠祠。文內開有兵丁鄧有得之名。查據革職留任副將李天祐覆稱。係四川瀘寧營把總游宗義。從前具報錯誤。請將捏報之游宗義斥革。轉報之李天祐嚴加議處等語。鄧有得。前在軍營。或因樵汲迷道。被賊掠去。抑係該兵乘間脫逃。為賊所擄。該管將弁。自應立時查明。分別據實具報。何得捏稱陣亡。濫邀議卹。該把總之罪。實非尋常誤報可比。僅予斥革。不足蔽辜。游宗義著革去把總。發往烏魯木齊充當苦差。至李天祐。係該管大員。乃於查報陣亡兵

丁之案並不詳察。輒據游宗義捏詞轉報。實屬不合。李天祐著交部嚴加議處。又諭軍機大臣等。鄧有得此時若仍在宜喜軍營。著舒常將從前因何被擄情由。嚴訊確供覆奏。分別辦理。如鄧有得已回疊溪本營。即著富勒渾文綬嚴行查訊具奏。其游宗義已於上年七月內。因傷重遣回本營。並著富勒渾文綬查明即行發遣。兵丁被賊擄去。該管將弁已難辭失律之咎。乃並不查明。輒為捏報陣亡。綠營欺誑之習。實堪痛恨。不可不嚴行懲創。著阿桂等將捏報陣亡。及現在查明治罪之處。通諭各軍營將弁。俾知儆戒。將此一併傳諭知之。○又諭曰。明亮等奏於穆谷豫為設伏。散放馬匹。誘賊使來。殺死二十餘人等語。所辦甚好。惜殺賊僅十分之一。未能痛加殲戮。較之株守不動。自覺差勝耳。至正地進攻之局。現據革布什咱喇供詞。有聞得金川遣人往正地修卡。被雷打死之語。而前月阿

桂所奏。脫出小金川番人阿塔爾供詞。有官兵若從正地獨角山進攻。賊人即當不起之語。似賊人已計及官兵必攻此路。豫作準備。據明亮等稱。黔兵於五月二十。可全抵章谷。再五六日。方至甲魯。而自甲魯至正地。又不知尚需幾日。約計六月初。方得進兵。恐時日太多。賊碉無懈可擊。仍屬徒勞無益。且賊中明言。恐官兵從此攻打。或係暗為防拒。故以此語示弱。誘我墮計。不可不防。況明亮等於大營抽往正地之兵五千餘人。又新調黔兵二千。革布什咱土兵一千。及德爾格忒霍爾等處所調土兵。通計不下萬餘。分隊行走。斷不能使賊人毫無聞見。況據脫出之喇嘛供稱。索諾木。派人在革布什咱各山梁上。遠遠探聽官兵消息等語。是官兵舉動。賊易得知。即如喇嘛在南路念經。賊已知其詳。且據明亮稱。革布什咱土都司丹津扎布。平日不能駕馭本管百姓。恐風聲不密。易於洩漏。豫飭

副將鄭國卿等於甲魯一帶。加緊巡防等語。行軍防備之道。原亦只能如此。又據供索諾木任用革布什咱之雍中旺嘉勒。每次令其帶兵。此必從前勾引金川。戕害舊土都司之人。故爾以為心腹。現在明亮等河北河南軍營。由布拉克底。巴旺出入。該土司等極為恭順。可保無他。是馬爾邦一路。雖未能即得不致有意外之虞。今正地一路。雖與絨布寨相隔既遠。賊番易於伺探豫防。朕因此甚不放心。明亮統兵進剿。務須加意慎重。摺內所云無論其有無準備。總當鼓勵將士。為一舉以克之語。但知輕率一往。而不知籌度萬全。設或稍有閃挫。各路官兵。必皆聞而氣餒。所關甚重。其為國家軍務計。固不宜如此掉以輕心。即明亮自為計。亦豈可但知直前不顧。著諭明亮。總宜熟籌妥辦。必須實見有可乘之機。其事大有把握。方可進兵。若稍涉疑似。惟當慎之又慎。軍營後路。一進革布什咱之境。

處處尤須留心照料。明亮宜勉力妥為之。仍將辦理情形。若何詳悉具奏。○總督銜河南巡撫何煥奏。豫省百泉丹河。同為衛水之源。向來重運北。上定例河水以七分濟運。三分灌田。今年運河水淺。輓運維艱。五月望間。正值重運緊要。而民田尚非急需灌溉之時。臣現已飭令衛輝懷慶各屬。將一切民渠民閘。暫為封閉。以濟漕運。報聞。○是日駐蹕兩間房行宮。○壬申。署四川總督文綬奏。調赴南路黔兵。現已飛札桂林。令其改赴西路。如此時將抵章谷。即由該處撥夫送至美諾。否則仍令由打箭鑪。雅州。邛州。取道大邑。崇慶。直趨灌縣。稍為近捷。至滇兵三千。分六起入川。自五月初一。至初十日。已全數進發。此時頭起約至歇碛。再五六日。即至阿桂軍營。諭軍機大臣等。此項黔兵。文綬既令改赴西路。於阿桂軍營聲勢。自為更盛。以滇兵行程計之。應到在黔兵之前。兵力愈多。成功自必愈速。

於事較為有益。況各路進兵。可望得手。惟阿桂一路為最。阿桂前奏番地夏至後即當晴霽。此時距夏至已將十日。天氣當已晴定。而新兵踵至。統以進攻。自為得力。佇聽捷音。或阿桂至勒烏圍後。酌量宜喜馬爾邦正地等處。有可夾攻情形。即由彼處派兵前往。亦屬甚便。更不在此時之必需襲取正地也。或阿桂聞黔兵改赴西路之信。仍欲遣其赴明亮軍營。或明亮進攻正地。已有成說。而黔兵又至章谷。即留其在彼應用。不復遣赴西路。俱無不可。但能便捷得利。於彼於此。原無分別。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或明亮已經起程。而黔兵又赴西路。則明亮即率現在河南北兩營所抽之五千兵。同革布什咱之一千兵。前往正地。俱聽明亮臨時酌辦。但此路進兵。較他處尤當加意慎重。昨所降諭旨。極為詳晰。明亮惟當慎之又慎。至阿桂在喇穆喇穆。已經兩月。惟盼其即速進攻。乃屢為雨雪所阻。實

為懸念。焦切朕亦深知。阿桂在軍營。與士卒同甘苦。身經勞瘁。諒必日夜速冀成功。得以及早還朝。受朕恩眷。其急切自不待言。惟當大功將就之時。朕盼望甚切。不得不向其催促耳。是日駐蹕常山峪行宮。癸酉。吏部議覆直隸總督周元理疏。稱塔子溝通判八溝同知二處幅輳遼濶。案牘繁多。必須添官分理。請將薊運河通判改為三座塔通判。分理土默特兩旗喀爾喀庫倫兩旗奈曼一旗事務。原設巡檢即歸管轄。其薊運河事務歸併務關同知兼管。又順德府通判政務亦簡。請改為烏蘭哈達通判。分理翁牛特兩旗巴林兩旗事務。原設巡檢即歸管轄。其順德府通判事務歸併順德府同知兼理。均請定為繁難二缺。仍照熱河五廳之例。於通省理事通判內揀選調補。又鄂爾土板地方居民稠密。訟案較多。亦須添員彈壓。查有靈壽縣巡檢事甚簡。少該縣堪以兼理。請改為鄂爾土

板巡檢。仍歸三座塔通判管轄。於內地巡檢內。揀選調補。再山海路屬望海樓把總一員。請裁移三座塔。所遺汛務。交府城把總兼管。居庸路屬長峪城經制外委一員。請裁移鄂爾土板。所遺汛務。交白羊城把總兼管。并於馬水口裁撥馬兵五名。守兵十五名。居庸路裁撥馬兵五名。守兵五名。分派兩處。以資巡防。歸三座塔通判專管。統隸督標。均應如所請。從之。○豁除江蘇六合縣。乾隆三十七年。

冊江民衛田二十五頃三十九畝有奇額賦。

○是日。駐蹕喀喇河屯行宮。○甲戌。

上駐蹕避暑山莊。至八月丙申。皆如之。○乙亥。

孝恭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諭曰。音濟圖。前在雲南軍營出力。曾施恩賞。給副都統銜。伊此次在四川軍營。並未見有出力奮勉之處。著革去副都統銜。仍在乾清門二等侍衛上行走。○又諭。本日軍機大臣會同戶部酌議。旗人補放綠營官員陣

亡。其子蔭子孫。年未及歲者。請照旗員品級減一等支給半俸一摺。所辦非是。旗人簡用綠營之後。即與漢員之任綠營者無異。遇有應行議卹之事。惟照綠營給以蔭生。初無區別。若因本係旗人。憫其子孫。酌予半俸。而漢員子孫。置之不論。則是均一綠營官員。獨於優卹。歧而二之。豈朕一視同仁之道。雖綠營之恒怯無能。臨事退縮。實不足動朕之憐惜。然其中豈無一二奮勇出力。臨陣捐軀者。則同係為國効命之人。其未經及歲之子孫。獨不得同邀養贍。殊未平允。嗣後無論旗人補用綠營。及綠營中漢員。遇有陣亡議蔭。其子孫未及歲者。俱著一體加恩。賞給馬糧一分。以示優卹。維均之至意。該部即照此例行。著為令。○諭軍機大臣等。吏部奏孔昭煥參罰案件。請照辦差官員一摺。開復一摺。所辦甚屬非是。孔昭煥所得處分。俱係私罪。例不應開復。該撫率行咨請。已屬錯誤。吏部理應照

例駁斥。何得輒據奏請。豈以孔昭煥係大學士于敏中兒女姻親。意存瞻徇耶。此案論理本不應准。姑念孔昭煥究經辦理差務。且其為人尚無大過。較之伊父孔廣榮。似覺稍勝。是以格外加恩。准其開復。但該堂官等之辦理非是。亦不可不知。將此飭諭知之。又諭曰。吏部據徐績咨請孔昭煥叅罰案件。援照辦差官員之例。奏請開復。所辦非是。孔昭煥降罰處分。俱係私罪。本不應援例開復。該撫當時即應駁回。何得率行咨請。吏部亦應將該撫咨文議駁。不應據咨奏辦。均屬不當。於理第念孔昭煥究係曾經辦理差務。是以格外加恩。准予開復。而該撫之辦理錯誤。不可不知。至今年東省雨水短少。較畿輔尤甚。前經傳旨詢問。嗣於該撫糧價單內。又經批詢。昨雖據該撫將濟東等屬得雨處所。開單奏報。但所得俱在數寸以內。仍屬無益。現據河臣奏報。濟寧上下運河水淺。盼雨尚殷。日內

京畿近地漸已霑被甘霖。而熱河行在。昨日下午。更得霽雨深透。於田功大為得濟。未稔畿南一帶。能否一體均霑。山左相隔尤遠。更不知能否遍及。著傳諭徐績。即將各屬現在曾否得雨霑足情形。迅速由驛覆奏。以慰廑念。亦不得稍有諱飾。致干咎戾。尋奏孔昭煥私罪處分。例不應咨請開復。臣遽行咨部。實屬錯誤。至東省雨澤。統計已有一百零四處。大概霑足。其餘惟八州縣未報得雨。現在天氣連陰。可冀一律普被。而運河則自二十一。等日雨後。水勢增長。糧船足資浮送。得旨欣慰。覽之。○宗人府奏。固山貝子允祁之孫永瑤娶妻。請領恩賞銀兩。現任王公子孫。例不應給。當即駁回。得旨所辦尚是。自定例以來。現任王公子孫娶妻。從未領過恩賞銀兩。允祁尤非他人可比。伊孫永瑤娶妻。輒咨行該旗領取。甚屬卑鄙不堪。嗣後恒親王怡親王之綿字輩孫等。准給恩賞銀兩。其和親王

果親王。之綿字輩孫。即不准給。至奕字輩孫等。再行給與。將此永著為令。○倉場侍郎申保。倪承寬奏。尚例各省漕船。交納正供之外。有三升八合餘米交倉。官為給價。乾隆二十七年。三十三年。三十六年。因丁力艱難。准令將應交餘米。寬俟下年搭解。查今歲運河水淺。起剥一切。所費較多。請將本年未到各幫。應交餘米。准其隨便售賣。俟下運交倉。以紓丁力。并應遴委妥員。隨在稽察。如有藉端多賣者。即照盜賣漕糧例。從重治罪。得旨。依議速行。○丙子。以故貴州豐寧下長官土司楊綬姪士進襲職。○丁丑。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叅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奏。自本月初二日後。雨雪連綿。官兵靡不憤急。初五日。賊於雨霧之中。在羅博瓦山坡。添建新碉二座。當經海蘭察。額森。特福康安。密派兵八百名。直撲碉根。毀牆而入。砍死數賊。餘俱逃潰。即

將賊碉拆毀。現今已交夏至。此後雨雪稍稀。自當各路合攻。以期迅速集事。諭軍機大臣等。連日盼望阿桂進兵之信甚切。今據阿桂等奏。近日軍營情形。尚因雨雪。未能深入。實為憤懣。而賊人復乘雨霧。添建新碉。更堪切齒。海蘭察。額森。特福康安等。即於大雨中殲戮數賊。拆毀其碉。足以壯我軍之氣。而破賊人之膽。於軍務甚為有益。福康安。正當幼年。藉此練習成人。於彼亦屬甚好。計阿桂拜摺次日。即交夏至。向後雨雪。諒必漸稀。阿桂自當相機速進。以期迅奏膚功。從前曾諭阿桂等。凡遇經過高山。務當竭誠禱祀。冀山神之默為相佑。利我軍行。且以金川用兵情事而論。朕實本無欲辦之心。乃逆酋索諾木等。敢於負恩反噬。罪惡貫盈。實有不得不辦之勢。並非朕黷武窮兵。是曲在賊。而直在我。仰邀上天照鑒。自必嘉佑官軍。而潛褫逆賊之魄。至所在山神代。



天司化亦當助順鋤逆上體

昊蒼。若非時雨雪。必賊扎達所為。豈有正神轉聽賊人驅使。為此背理妄行之事。況將軍等既已虔禱而不應。即屬邪氣。從來邪不勝正。或於雨雪來處。用大礮迎擊。如韓愈之驅鱷魚。亦屬正理。著阿桂斟酌行之。○旌表守正捐軀之湖北鍾祥縣民田榮妻陶氏。○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據弘昫奏。現在廣寧城屬坡台子。大黑山等處。所有蝗蝻。俱由口外飛入。恐口外尚有蝻孽。一面咨行直隸總督。及喀喇沁貝子。一體搜捕等語。所辦甚是。但俟其咨文到時。始行遣人撲捕。道路寫遠。未免遲滯。口外附近地方。俱隸熱河道管轄。著派明善保。前往塔子溝等處。悉心搜撲。務令淨盡。并著諭令貝子扎拉豐阿。即派副台吉理事等官。帶領官兵。於附近地方。即速撲滅。淨盡。將此傳諭弘昫知之。○己卯。

上奉

皇太后幸一片雲。侍早晚膳。○諭軍機大臣等。今歲四五月間。河南屢報得雨。並稱麥已豐收。而直隸山東兩省。盼雨甚切。朕於本月二十二日。駐蹕熱河。即得霽雨滂沱。十分透足。而京師於二十二二十四等日。並得透雨。今日周元理奏。保定省城。亦於二十四日。晝間得雨四寸。夜間又得兩五寸。近省各屬。俱屬相同。且雲氣遍布。雨勢綿密。所被必廣等語。據所奏情形。畿輔雨俱透足。并似普雨。迨南更應較大。則山左亦必優霑。晚禾自當及時趕種。秋成仍可望有年。至直隸今歲麥收。雖不免稍減分數。然近畿向不專恃二麥。前諭何煇。購辦麥一二十萬石。原為京畿豫籌接濟。今直隸雨已透足。秋糧或仍得豐盈。更不急需於此。著傳諭何煇。酌量該省情形。如麥價甚平。即採買十餘萬石。貯備撥濟。倘或市值未能平減。不可因官購麥石。轉致市糴驟昂。有礙民食。何煇務須不動聲色。妥為籌辦。

仍即據實奏聞。又前據何燭奏。洹河啟閉事宜。議於五月望前。開放濟運。五月望後。蓄以灌田。業經九卿覆准。嗣據何燭奏。百泉。丹河。酌濟運河亦然。此係何燭因漕渠水短。設法調劑。固屬不分畛域。但昨日何燭以省城等處。得雨三寸餘。即據以入告。可見豫省雨澤。現亦未為霑渥。今已五月下旬。農田正需水用。洹丹諸河。皆民間陂塘所資。恐洩下涓流。於運河緩不及濟。而於溝畝有虧。甚屬未便。且運河水少。必須大雨時行。方能增長。此等補偏救弊之方。恐未必遽能有益。而就目下雨勢而論。既已落動。則氣機沛注。可期裨助河漕。著傳諭何燭。此時洹丹等河。當以灌田為重。不可因濟運。復為開放。并諭姚立德。現在不得復行借潤鄰疆。至漕運固有定期。但因水淺偶羈。非無故遲延可比。況此後雨水宣通。不虞阻滯。亦不致多逾期限。即或抵通稍晚。則回空趲令過行。仍可不誤冬兌。嘉謨

亦惟照常督催。勿懈可耳。將此併諭嘉謨知之。○庚辰。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藁城民段宗武妻鄭氏。○辛巳。諭軍機大臣等。畢沅奏寧羌州地方。試採銅礦一摺。已經該部議覆。准行。陝省即產有銅礦。如果躡探得實。開採有方。足資本省配鑄。可省赴滇腳價。自屬甚便。但礦廠初開。經理殊為不易。其砂線之是否旺盛。能否源源濟用。必須確切躡訪。真知灼見。方可舉行。周居安等呈請一面之詞。恐難全信。即覆勘有因。亦不宜輕率從事。必須先為試辦。且勿遽涉聲張。俟試採數月後。果係礦砂旺盛。供用有餘。於以裨公務而利民生。自為一舉兩得。即應經久議開。雖前人未曾辦及。而地不愛寶。因時而出。亦富釐所常有。如甘肅之採鍊金沙。行之有效。未嘗不善。若其原呈之處。不過偶露銅苗。一經試採。即不能應手而得。仍歸有名無實。則工作繁費。恐致徒勞。而礦徒羣集。易聚難散。皆不得不

慎之於始。倘試採無效。亦不妨奏明停止。斷不可稍有迴護。再其地為入川孔道。且境屬漢中。毗連楚省。山硐容易藏奸。即使銅廠果開。其查察亦宜盡力。況現在軍務尚未全竣。一切釐覈之法。更宜加倍周詳。即將來凱旋以後。其於川省咽喉之混入者。尤當加意稽防。如能化莠為良。固屬好事。否則不可容留滋蔓。此皆開礦時之必當先事熟籌者。所謂有治人。無治法。惟在該撫董率該道府。切實措施。功過皆令有所專責。則承辦者自不敢玩忽因循。畢沅自簡用封疆以來。辦事頗為認真。尚堪倚任。此等地方公事。固不可過於顧慮。坐失自然之利。亦不得急於求效。致昧未然之防。畢沅當善體朕意。實心妥辦。仍將試採後。是否可以長行之處。據實覆奏。將此傳諭知之。○吏部帶領京察保送一等之刑部郎中姜晟一員。補行引見。得旨。姜晟准其京察一等加一級。○壬午。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曰。嵇璜現在管帶兵部印鑰。所有此次應行引見人員。著周煌帶赴熱河。○諭軍機大臣等。富勒渾奏據駐劄西寧署侍郎福祿咨稱。郭羅克番子及噶布舒番子。託殷羅諾依引路。殺死扎薩克公里塔爾。屬下蒙古阿薩刺傷察罕。搶去馬牛羊隻等因。隨派道員查禮同遊擊龔學聖前往查拏等語。郭羅克等番子。肆行殺人搶劫。福祿既咨行富勒渾。文綬等。即應奏聞。何以並未奏及其指引郭羅克道路之託殷羅諾依。或是另一部落人。或即青海厄魯特。福祿咨內亦未聲明。著傳諭福祿。一併明白覆奏。再郭羅克番子搶劫。固屬常事。然亦由防守不嚴所致。此案既經富勒渾遣人往拏。福祿亦應派委幹員。協同查辦。務期全行拏獲。嚴懲示儆。嗣後著福祿不時訓飭青海哈薩克。令其嚴加防範。遇搶劫郭匪。即行勦辦。○定西將

軍尚書阿桂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  
參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  
奏。前此籌議。繞截喇穆喇穆賊人後路。久經  
部署妥協。因崖險泥深。未能攻撲。當於十三  
日夜。分兵進發。至十四日。雨雪大作。海蘭察  
等帶兵。不避雨雪。直向喇穆喇穆高峯大碛。  
連奪碛卡石卡三座。殺賊十餘名。額森特。福  
康安等。亦帶兵由喇穆喇穆了口木城背後  
前進。連奪石卡二座。斃賊數名。普爾普等進  
抵碛根。與海蘭察合攻。殺賊十餘人。餘俱逃  
遁。至烏什哈達等。進攻羅博瓦山岡下木城。  
石碛有賊百餘。從內衝出。侍衛額勒登保。即  
行迎擊。復見山坳內一隊賊人。欲出救援。烏  
什哈達等。復率兵截擊。賊皆負傷逃竄。保寧  
等。一聞鎗響。知官兵業已進攻。隨斜上攻撲。  
山腿各碛。又令成德等攻賊木城。砍殺賊衆  
過半。正在圍擊。賊衆蜂擁救援。敗回碛內。抵  
死拒守。各隊隨以次撤回。臣等擬於羅博瓦

山岡下。添築礮臺。儘力轟擊。因該處林菁深  
密。派兵砍取。并令先行埋伏。果有賊百餘。來  
犯砍木之兵。伏兵齊起。殲斃多名。至十六日  
黎明。成德見有騎馬兩賊誘敵。因派兵截其  
後路。成德即親率官兵二百。衝入菁林。入見  
賊兵二百餘。伏於樹內。放鎗抗拒。我兵正在  
擊殺。適特成額等帶兵趕到。賊又見哈薩爾  
圖。與遊擊福敏泰等。已上山梁。合兵下壓。遂  
紛紛逃竄。我兵尾隨追殺。復斃賊十餘名。餘  
賊逃回碛卡。共計三次殺賊五六十人。而受  
傷竄去者。更復不少。賊氣自必日形消沮。諭  
此次官兵。出其不意。殲賊五六十人。其帶傷  
遁回。更為不少。自足以碎其膽。而褫其魄。但  
現在夏至已逾半月。向後晴霽必多。阿桂當  
乘時相機攻剿。以期迅速奏功。又奏。賊衆  
現在多病瘟疫。詢之脫出土漢各兵。所見相  
同。似非捏飾。惟是困獸猶鬪。此時相持既久。  
賊番或別生詭計。偷刦營卡。亦不可不防。但

現在既無小金川番人。潛為內應。夾壩前來。斷不能竟占要緊地方。肆其抄截。臣阿桂現又令富勒渾等。將河北之零星營卡。竟移設於河南。當此水漲溜急之時。橋座俱經拆毀。皮船又難渡急流。似可不慮其滋擾。且自添派吉林。索倫。勁旅以來。大兵聲勢日增。賊眾豈能久為支拒。近因雨雪連綿。輒多稽阻。今時令已交仲夏。向後暢晴。即可力攻深入。得旨嘉獎。○是月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奏。江寧省城。於五月十七。八兩日。得雨四寸。二十日。又得雨五寸。高下田疇。均已霑足。連日濃雲密布。所及甚遠。三省自己一律均霑。得旨欣慰。覽之。京畿北省。皆獲透足雨澤矣。○署湖廣總督湖北巡撫陳輝祖奏。沔陽州民。請於蔡口添建天井石閘二座。估需工料銀三千三百餘兩。願按田畝出銀。自為修築。查該處添建石閘。以捍外漲而疏內涌。啟閉節宣。口內數萬糧田。均資保護。并於水道無礙。

應如所請。報聞。○大學士伯兩廣總督李侍堯奏。船商馮萬興。裝載貨物。領照前往。喇吧貿易。因風漂至安南。仍將原貨載回。當即傳詢。據稱。見海面往來兵船甚多。風聞安南國王之兄。向來分駐西山。近日率眾至安南城爭戰。鎗礮之聲。晝夜不絕。不敢在彼停泊。查廣西左江一帶。壤接安南。該國內訌之際。保無夷民竄入滋事。現在密飭員弁。留心防範。得旨好。足見留心。知道了。彼國自亂。祇可聽之。但或於緬賊有牽連之故否。宜細訪其故。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數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六十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並處經

總辦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五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並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六月癸未朔吏部議覆

浙江巡撫三寶疏稱

海寧州城西北三十里

之長安鎮居民稠密為來往米布貨物聚集

之區又為私鹽出沒要隘素多竊匪巡緝宜

嚴該處雖設有千總一員專司巡緝私鹽因

係武弁民人非其所屬請將該州州判移駐

該鎮俾其就近彈壓以資佐理仍照舊定為

在外請補之缺並鑄給印信其衙署即將該

州判現在之署變價移建應如所請從之

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西臨川縣民鄒誠祖妻

實錄卷九百五十九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數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五十九

車氏河南封邱縣民王滿園妻孟氏。甲申，侍衛桂林奏接准將軍阿桂札稱：科多一帶逼近賊境，南路設駐兵丁，應從納木覺爾宗起。僧格宗之兵，即移歸該處。而科多、日古魯防兵，均移駐河南塔克撒。榮寨、達實喜等處，其自美諾至納木覺爾宗路，逕改從河南，由舍隆、達實喜一帶行走，始為周密。此時河漲溜急，賊人諒難過河滋擾。查僧格宗一帶山勢陡險，前橫大河，我兵仰攻，不能得勢。比來潛放夾壩漸多，焉知非金川派來賊匪，藉此出沒，以窺我虛實。似非盡係窘蹙窮番，只圖覓食。況當噶爾拉一帶，地居扼要，倘賊番突來肆擾，官兵限於地勢，恐有挫失。今如此一轉移間，則我兵已得地利，賊番失所憑依。自無他慮。臣現在分路相度地勢，安設官兵，囑令教成、汪騰龍分別趕辦，並令侍衛哈青阿往來照料。諭軍機大臣等：桂林奏南路應在納木覺爾宗及塔克撒、榮寨、達實喜等處移

兵防守，並已囑令教成、汪騰龍上緊趕辦，所辦甚好。現當河漲之時，我兵移駐河南，據其要害，賊自無由潛出滋擾。惟當嚴飭派出防守之員，督飭各兵認真守禦，勿稍偷安疎懈。又據稱比來潛放夾壩漸覺日多，焉知非金川派來賊匪，藉此出沒，以窺我虛實。似非盡係窘蹙窮番，止圖覓食者所為等語。此見亦是。但阿桂進剿得利，若直抵勒烏圍，則賊番自顧不暇，并此必不敢輕出。此等夾壩賊匪情節甚為可惡，著將軍等留心於平定金川後，派兵搜捕，勦洗盡淨，勿使稍留餘孽。○軍機大臣等議：覆前因鐵甲不能適用，酌議各省駐防及綠營兵丁一體改造棉甲，交各織造。分年製辦。查棉甲一項，惟京城滿洲兵丁及各省駐防多兵處所間有調遣出征之事，給用原屬得濟。若駐防兵少地方，向為調撥所不及，即可無須棉甲。至綠營兵丁，本未諳用棉甲，即製給亦屬虛置。臣等酌議駐防內



如荊州。青州。廣州。涼莊。西安寧。夏察哈爾。俱係兵多地方。應各製給棉甲三分之一。共六千四百八十五副。其餘均無庸添造。從之。○乙酉。豁除江蘇江寧縣。乾隆三十八年。占廢坍沒屯田二頃九十五畝。有奇額賦。○丙戌。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吏部議奏。戶部右侍郎兼管順天府府尹蔣賜榮奏。稱向例。凡本族同在一省。為本管上司下屬。不拘服制。概令官小者迴避。又道府等官。如有同胞及同祖兄弟叔姪。同在一省。為同知通判州縣等官者。雖非該管本屬。亦令官小者迴避。原因道府職尊。近支官既同省。易為囑託。故杜其漸。惟近姻密戚。如母之父及兄弟妻之父及兄弟。已之女壻。嫡甥。及本身兒女姻親。中表兄弟。子婦之親兄弟。凡係本管上司下屬。例亦令官小者迴避。其隔屬非本管者。不令迴避。請將此等近姻密戚。亦照近支官

在同省例。雖隔屬非本管者。亦令官小者一體迴避。應如所奏。至迴避人員。如係總督兼轄省分。酌量對調。如無總督兼轄省分。臣部於該員隣省內。籤掣一省。行令該督撫給咨赴掣定省分。遇相當缺出。儘先題補。若一省續有迴避之員。輪掣他省。以免多占隣省額缺。該員所遺缺。應題應選。仍照例遵辦。從之。○豁除順天大興縣。乾隆三十八年。開挖泡子廢田三十七畝額賦。○旌表守正捐軀之湖北漢川縣民阮組相妻周氏。○丁亥。諭曰。吏部奏。原任廣東龍川縣知縣汪承霽捐復原官一摺。甚屬非是。汪承霽係汪由敦之子。汪由敦為國家得力大臣。朕每追念惋惜。伊子如果成材。深欲為之培植。即尚無大故。亦仍與格外姑容。今汪承霽因衙役徐海詐贓斃命。將白役張五一。刑求誣服。所犯非但私罪。且以酷被劾。其情尤重。朕之惡酷吏。甚於惡貪官。貪官永不敘用。豈酷吏轉可復令登

進乎。且汪承霽今春在盤山接駕。業已查閱原案。使其尚可棄瑕錄用。朕彼時即已加恩。何待彼自行捐復。其案情具在。酷虐顯然。在外在內。俱難令其復行供職。豈能以汪由敦之故。廢公義而曲徇恩施乎。至汪承霽原擬杖流。論理本不應捐贖。彼時尚因念及伊父汪由敦。又以其母年老。特予矜憐。允從其請。朕辦理已未免失之姑息。此時即再欲加恩。亦祇可令其捐一職銜。俾得頂帶榮身足矣。豈可復令重列仕途。貽害地方。又何以懲酷暴而肅吏治乎。吏部堂官前此為衍聖公孔昭煥奏請開復一案。辦理即屬錯誤。自因孔昭煥為大學士子。敏中兒女姻親。為之瞻徇。第以孔昭煥業已加恩。故未將吏部堂官議處。僅予傳旨申飭。該堂官理應稍加儆畏。何得復有此奏。汪由敦係舒赫德業師。今為汪承霽具奏。顯然周旋世誼。其餘衆堂官。又從而隨同瞻顧耳。吏部堂官著交都察院嚴加

議處。至現在捐復人員。並著吏兵二部查覈。如有私罪情重之案。即奏明扣除。不准捐復。勿任冒濫。○又諭前據倉場侍郎申保等奏。二三進未到各幫。應交餘米。請准其隨便售賣一摺。因彼時運河水勢未充。轉漕稍為費力。姑允所請。今據巡漕給事中王猷奏。若令幫丁在途售賣餘米。恐有將正米一併朦混多賣之弊。請仍照往例辦理等語。所奏自屬正辦。旬日以來。近畿及豫東兩省。連得透雨。本日又據姚立德奏稱。各河水勢加寬。至淺處亦有水六七八尺不等。南北運渠。可以通行無滯。毋庸起剥等語。是河水充裕之後。糧艘浮送有資。自無須多費丁力。所有各幫應交餘米。仍著照往例。於抵通後再行售賣。以防弊混。○雲南提督長清副都統富興奏。據穆塔爾賡噶稟稱。十二日已刻。見美卧溝有賊四五十人行走。即率土兵搜捕。賊衆惶窘。滾岩撲水。死者甚多。計殺賊二名。生擒小頭

目一名。定邊右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叅贊大臣副都統富德。奏臣等公同商酌。將所有侍衛章京將領備弁。除留絨布。及隨赴正地外。其餘俱酌存兩路應用。二十一日。已將章谷新到之黔兵二千。先令趕赴吉地。而自大營調往之滿漢屯土各兵五千餘人。亦即分起前進。臣明亮於二十六日。歷後起程。土都司丹津扎布並革布什咱土兵。俱在彼等候。到日必須面為駕馭。并詳詢該處形勢。以便相機進兵。倘正地後路叢雜。臣亦必步步審量。不敢冒昧。諭軍機大臣等。穆塔爾賡噶。此次甚屬奮勉出力。著各賞緞二匹。傳旨嘉獎。其出力之土兵。並著長清等查明獎賞。以示鼓勵。至明亮奏。現於五月二十六日起身。前赴正地。其絨布寨軍營各處所有官兵。一經抽動。賊人斷無不知。恐見我兵數分開。勢或單弱。乘隙潛來滋擾。不可不力為殲戮。其馬尼一帶後路。尤當設法緊防。此乃富德專責。

不宜稍懈。如遇有應奏事件。一面知會明亮。一面即速專摺具奏。戊子。督理糧餉四川總督富勒渾奏。查大板昭撒納一帶。為西北軍營喫緊後路。大板昭尤為存貯軍糧總匯之區。山勢亘連。路徑交錯。臣時刻留心詳詢。番人并派將弁等。分頭巡邏。其中深溝曲徑。多與賊境相通。近日冰雪消化。更非冬春可比。益當加緊搜查。現准長清於後路滿兵內。抽撥三百名。又於川省存營兵內。抽調二百名。並屯練土兵數十名。分安大板昭撒納一帶。以資搜剿。臣一面督飭將備。仍由正路會哨。以靖地方。一面派勇幹將弁。帶領屯土各兵。密赴各山梁溝口。實力勦查。務使賊番不敢窺伺。再大板昭與谷噶丫口最近。山後尚有小路。可出喇穆喇穆之南。今我兵每日搜山。既可與軍營聲氣聯絡。並使賊人不知我兵底裏。自必分力防守。似可稍牽其勢。報聞。

○己丑。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庚寅。諭據阿桂奏。五月二十二日。賊人三四百人。乘夜圍住遊擊福敏泰等營卡。隨經放鎗趕殺。追至把總楊遇春所守木卡。見賊人蟻集吶喊。遂高聲傳號。楊遇春在卡內應聲答號。施放連環鎗。直下攻撲。賊皆紛紛逃潰。楊遇春卡內。只有官兵五十餘人。而賊衆二三百。自二更至五更。已將木卡砍開。楊遇春並不稍為動搖。竟合力擊退等語。福敏泰。楊遇春。奮勉出力。甚屬可嘉。現據阿桂另摺奏稱。軍營出有各缺。福敏泰著即陞補甘肅蘭州城守營叅將。楊遇春即著陞補湖南永綏協守備。以示獎勵。其原請陞之効力副將溫有哲。遊擊多永。裁千總張維華。三員。著阿桂等。遇有軍營缺出。再行奏補。其餘俱照阿桂所請。湖南長安營遊擊員缺。著拜靈阿補授。所遺湖北鄖陽協中軍都司員缺。著王國定補授。又甘肅西寧鎮標前

營都司員缺。著陳登龍補授。所遺四川松潘鎮左營守備員缺。著劉天德補授。該部知道。○諭軍機大臣等。據軍機處轉奏。熱河道明善保。至東土默特。據扎薩克貝勒索諾木巴勒珠爾報稱。烏塔圖。蘇巴爾罕。巴已蓋等處。俱有蝗蝻。多自盛京遼河等處飛來。已咨行盛京將軍。現在率領民人蒙古撲拿等語。前據弘昫奏。廣寧城屬坡台子等處蝗蝻。俱由口外飛來。特派熱河道明善保。前往搜撲。尋據弘昫奏。坡台子等處蝗蝻。俱已撲淨。今遼河等處。何以復起蝗蝻。或係從前撲除未淨。或係他處萌發。著傳諭弘昫。即速帶弁兵。前往搜撲。務期淨盡。不可稍存推委之意。將此一併傳諭明善保知之。○又諭曰。阿桂等奏。十八。二十。二十二等日。俱有賊衆潛來侵擾。將弁等守禦嚴密。賊不能犯。並經阿桂豫先設伏。因得堵截殲剿。殺賊甚多等語。賊人此時。尚敢為困獸之鬪。經各卡官兵。實力抵擊。

均堪嘉獎。著阿桂等查明記其功績。俟大功告成時。一併咨部優敘。至遊擊福敏泰。於本卡擊退賊人後。復與都司納奇善各帶兵分為兩翼下壓。趕至把總楊遇春卡邊。高聲傳號。經楊遇春在卡內應聲答號。因即施放連環鎗。直下攻撲。賊人敗遁。官兵乘勢追殺。直至箐邊而止。並稱楊遇春卡內。只有官兵五十餘。賊衆二三百人。自二更攻至五更。已將木卡砍開缺口。不能稍有動搖等語。楊遇春

竭力守卡。賊不能動。甚屬可嘉。而福敏泰。於追賊之際。奮勇應援。亦足嘉獎。現在軍營。正需勇幹將弁。此等出力人員。自宜亟加拔擢。以示鼓勵。適阿桂奏到題陞各員內。有參將守備等缺。已降旨將福敏泰。陞補參將。楊遇春。陞守備。各路將軍參贊。可將此諭知將領弁兵等。俾其益知奮勉。至福敏泰同往帶兵追賊。尚有都司納奇善。而放鎗應援。楊遇春木卡時。止稱福敏泰等。納奇善。是否在內。

未經敘明。著阿桂確查。追賊援卡時。若納奇善一體出力。即將福敏泰所遺遊擊之缺。令其陞補。否則照其勞績記檔。俟功成一併議敘。又奏稱。瓦寺土都司楞真。帶領土兵。臨陣殺賊。實為出力奮勇。即行賞戴花翎等語。所辦亦好。土都司如此出力。自當逾格獎勵。楞真著賞給參將銜。遇有參將缺出。即將楞真奏補。亦無不可。并將此傳諭在營各土司土兵知悉。俾其益加奮勉。又另摺奏稱。此次後路輾出賊人。頗為不少。後路袤延。幾四五百里。實亦鞭長莫及等語。科多。破碉。已木通各處。現交富勒渾。長清。旺保祿等實力分防。而阿桂近日差往之穆塔爾等。幫同搜剿。甚為出力。惟在伊等防守弗疎。巡查得法。自可無虞滋事。該提督等當勉為之。况昨經富勒渾奏。抽調川省存營兵二百名。同屯土兵數十名。分安大板昭。撒納。一帶。以資防剿。是凡係緊要處所。俱已派兵守禦。辦理亦妥。阿桂。務

須從長妥計。迅奏膚功。以膺茂賞。旌表守正被戕之山東武城縣民苑成妻王氏。壬辰。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翼日如之。諭據何燭奏到。現在設法購麥。俟買足二十萬石。奏請撥用等語。已於摺內批示。前因春夏以來。近畿雨澤。未能霑足。麥收稍減。分數恐向後市價漸增。民食不無拮据。降旨何燭。令

其

其

其在豫省購麥一二十萬石。豫備撥濟。嗣於五月下旬。畿輔甘霖疊沛。可以轉歉為豐。即經傳諭該督。令其酌量情形。採買十餘萬石。以敷接濟。計何燭拜發此摺時。尚未接奉前旨。現今直隸各屬。雨水優霑。晚田俱一律補種。仍可盼望有秋。況前據周元理奏報。二麥收成。大約在七分。左右。與每歲不甚相懸。尚足敷閭閻日用。即稍不充裕。亦有外來麥石。可供售糶。無藉官為接濟。著傳諭何燭所奏。

發價購買麥石之處。如已購得若干。或十萬。或數萬。俱運貯水次。奏聞。聽候撥用。設或全未購辦。亦即飭令停止。不可因朕前旨。稍涉拘泥。即豫省麥多價賤。商販自能源源載運。流通。仍於京畿民食有益。將此諭令何燭知之。仍著將現辦情形。即行覆奏。尋奏臣密籌購辦麥十二萬石。現飭運赴衛輝水次。兌收暫貯漕倉。約六月二十五日內。可全數運齊。報聞。○叅贊大臣伍岱奏。五月二十五日夜。有賊二百餘人。潛來滋擾。委署前鋒章京七十五。巴彥圖。護軍校巴彥泰等。即帶兵施放鎗礮。殺賊甚多。餘俱奔竄。臣旋派滿漢兵五百餘。乘夜攻其不備。賊匪知覺抵禦。官兵奮勇爭先。連傷數賊。餘匪躲入碕內。臣因一面令官兵緩撤。一面令巴圖魯侍衛巴三泰帶兵埋伏。賊見兵退出。碕窺探。又經伏兵擊斃多名。得旨嘉獎。○辦理糧餉浙江布政使郝碩奏。查各站限滿應換長夫。多有仍留本站。

謀生臨時應募充當客夫者。臣思此項人夫供役既久。道路熟悉。一切均為得力。若於更換時。逐一查詢。如有情願留站者。即行知該州縣。給發安家銀兩。於本籍換班夫內。按數扣除。不特免雇募之煩。亦可省口糧之費。而內地解換夫數既減。到站自更迅速。得旨嘉獎。○癸巳。軍機大臣等議覆。江蘇巡撫薩載奏動支耗羨摺內。開有添辦紅銅七千三百餘觔。一款。諭令查覈。查製造器皿。向以洋銅質淨。較勝滇銅。是以遇有應辦之件。俱取洋銅供用。乾隆二十八年。顏料庫以各省額解紅銅不敷支用。奏請行令江蘇等省。每年添辦七千觔。覈計每年所解。餘支用開除外。現在尚存四萬三千三百餘觔。又戶部寶泉局。從前亦存有洋銅。供造辦等處領用。乾隆三十四年。因庫存無多。奏明交江蘇巡撫於年例額解外。添辦二十萬觔。節年支銷所餘。亦尚存有十四萬八千餘觔。查滇銅雖不及洋

銅質淨。而鍊至十分足色。亦不甚相懸。麗重器皿。原可即以滇銅陶鍊成造。縱鎔化稍有折耗。亦可照色加補。較之採買價值。尚多節省。今戶局及顏料庫三處。既貯有十餘萬觔。足供各處支用。請嗣後將江蘇等省額辦銅觔。一併停止。如遇需用時。令造辦等處覈明。非洋銅不可。即支取洋銅。其餘概用滇銅鍊造。俟該兩處銅觔將次用完。再行奏請辦運。從之。○山西道御史戈源奏。近據禮部奏請。自乾隆四年以後。僧道未給度牒者。交地方官通查補給。以備僧綱。道紀等官之選。查乾隆元年至四年。僧道之無度牒者。已有三十四萬餘人。自四年迄今。其私自簪剃者。恐不下數百萬衆。若紛紛查補。必多滋擾。請嗣後永停通頒。如遇選充僧道等官。著地方官查其實在戒行嚴明者。具給咨部。給照充補。得旨。所奏是。僧道度牒。本屬無關緊要。而查辦適以滋擾。所有禮部奏請給發度牒之處。著



永遠停止。其選充僧道官。令地方官查明。具給辦理。亦如該御史所請行。該部知道。甲午。諭。昨據御史戈源奏。請停查給僧道度牒一摺。所奏是。已降旨允行矣。禮部前請將乾隆四年以後。未給度牒僧道。交地方官通查補給一事。祇以備僧綱道紀等官之選。第度牒不過相沿舊例。散給仍屬具文。而稽查實虞煩擾。自以不辦為妥。若防僧道滋事而設。未必有牒照者。悉能恪守清規。而犯法者。皆

書後卷之六

十八

係私自簪剃。方今法紀森嚴。有犯必懲。更無庸為此鰓鰓過慮。至遇僧綱道紀需人。所在地方官。原可查明僧道中之實在焚修。戒法嚴明者。具結呈報上司。咨部給照充補。何必因此一二人之補缺。而令各省寺觀通查滋擾耶。所有禮部奏充補僧道官。必須給有牒照之例。亦著停止。○乙未。以兵部右侍郎蔣元益。為浙江鄉試正考官。編修林澍蕃。為副考官。內閣學士錢載。為江西鄉試正考官。檢

討蕭廣運為副考官。編修祝德麟。為湖北鄉試正考官。編修陳昌齊。為副考官。○豁除江蘇江浦縣。乾隆三十八年。坍沒民衛田一頃八十四畝額賦。○丙申。定邊右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奏。臣於六月初一日。始抵吉地。土都司丹津扎布等來稱。正地山口一路。山勢險惡。不若由甲魯東之甲爾壟壩。翻山過去。尚易攻打。臣先已派員偵探。俟其回營。將兩路形勢。確切周知。始可擇路進剿。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叅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奏。臣等於二十七日。派兵將礮位運赴礮臺。轟斃番衆。摧毀賊碉。頗為得力。但天氣仍不時陰雨。初一日。復降大雪。即有一半日稍停。而霧氣轉大。賊復乘雨露中。將礮座修鑿。臣等思遜克爾宗之賊。既日加增。喇穆喇穆之賊。復不見少。自應於此二處。一齊攻撲。現又趕鑄礮位。設於別斯滿了口。轟擊。俟賊碉一有

書後卷之六

十九

摧毀。即乘其未及修補之先立時攻打。再上年被賊拏去之四川兵丁買國正。自底木達逃出。並稱有署護軍叅領尼三泰。亦係上年被賊拏去。因無由脫逃。投水身死。諭軍機大臣等。明亮奏查看正地山口。及甲爾壘壩兩路。擇其穩妥者。相機進剿。自當如此慎重。又據阿桂等奏。用礮下擊賊碉一摺。此實最好機會。阿桂處既得自高臨下之勢。又有礮力相助。可望有成。又據奏。天氣仍不時陰雨。且

平定縣志卷之六

七

六月初一日。尚然下雪。雖番地氣候異常。亦不應乖舛若此。似係賊人扎達所為。但扎達本非正道。只須衆人不以為事。法即不靈。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滅。亦邪不勝正之定理也。將軍等當諭知營中將領弁兵。使皆明於正理。而不惑於怪異。其技自無所施。至喇嘛噶爾瑪噶什。前經明亮等奏。於五月初六日。前赴西路軍營念經。距阿桂拜發此摺時。已將一月。該喇嘛曾否到營。何以未見阿桂奏

及前曾發往新造利益鈴杵一分。令其看噶爾瑪噶什。如道行果好。並能實心出力。即將鈴杵賞給。阿桂接奉前旨。必更留心察看。噶爾瑪噶什。若實係有道力之人。則令其破賊番扎達邪法。以止雨開霧。自非所難。至買國正所供之護軍叅領尼三泰。為賊所遮。乘空投水而死等語。尚屬可憫。已有旨交部照陣亡例。減半賞恤矣。丁酉。豁免雲南乾隆三十五年第三運沉溺銅十六萬三千九百六十觔有奇。

平定縣志卷之六

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六十

實錄卷之九百六十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六十一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軍機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五品頂戴滿洲副都統世襲騎尉尉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當加二級軍功紀錄二次處陸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軍機處管理刑部戶部吏部事務

世襲騎尉尉功加十級隨帶加一級人加二級直隸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副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當紀錄十四次臣 總理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 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六月戊戌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 吏部議覆前  
任雲貴總督彭寶等疏稱普洱府分防思茅  
同知地處極邊管轄八猛土司與外域南掌  
孟艮猛勇等接壤最為扼要重地必須添官  
助理請將曹我縣興衣鄉巡檢裁汰移駐思  
茅作為思茅廳巡檢兼管司獄及巡防捕務  
並改鑄印信添建衙署至該處係極邊烟瘴  
必諳練人員方能服習水土應請在外揀選

調補。應如所請。從之。○吏部等部議覆浙江巡撫三寶奏稱。杭州府屬之翁家埠。坐落仁和海寧兩州縣適中交界。距省城五十餘里。人民稠雜。必需專員彈壓。查杭州府西海防同知。於乾隆三十年。將銜署移建該處。專司塘務。請嗣後一切地方事件。責令該同知管理。其人命盜案。戶婚田土。詞訟。仍令行知地方官查辦。應如所請。從之。○己亥。雲南提督長清奏。臣於五月二十六日。派三等侍衛穆

塔爾賡。噶土都司察斯甲。澤旺等。帶土兵一百。赴噶魯什尼後山。及登春一帶搜捕。並派貴州兵一百隨往。二十七日。穆塔爾等帶同土兵。至登春地方。斬獲首級三顆。生擒一名。詢係金川人。名拉爾甲。前日跟隨頭人僧格爾結。來看路徑。遇兵圍殺。僧格爾結已帶傷逃回。諭軍機大臣等。長清奏三等侍衛穆塔爾賡。噶土都司察斯甲。澤旺等。帶領土兵。前往登春等處搜捕。擒殺賊人等語。穆塔爾賡

噶及土兵等。前因拏獲賊目穆工阿庫魯。曾經分別獎賞。今復奮勇殲擒賊匪。殊屬可嘉。穆塔爾賡。噶土著再加恩賞。緞二匹。土都司察斯甲。澤旺。各緞一匹。其在事出力土兵。並著長清查明。量加獎賞。惟是此次派兵巡山。原有貴州兵同往。及殺賊擒賊。全係土兵出力。貴州兵無一同者。可見綠營兵畏葸無用。甚屬不堪。長清等當於頒賞土兵時。傳集同往之貴州兵。面為曉諭。以爾等甘讓土兵立功

受賞。身為內地兵丁。轉不及土兵之得用。顏面安在。令其轉相告述。或可稍激其愧勵之心。然長清處所有。俱係綠營兵丁。其不及土兵。尚無足怪。若各將軍叅贊等軍營。俱有滿洲索倫兵。在彼不但八旗勇銳。非綠營屯土等所能及。即登山陟嶺。我吉林索倫人眾。亦所慣為。豈肯落土兵之後。著傳諭將軍叅贊等。嗣後遇攻勦險隘之處。若派用土兵。必派滿洲索倫兵同往。不宜專仗土兵向前出力。

土兵雖蠢其於地勢利害攻勦難易未嘗不能料及若見每次皆責以所難必且妄生竊議以將軍叅贊不愛惜若輩軀命令其陷敵衝鋒甚或輕視我滿洲索倫兵為無能私相非笑此尤大有關係即使尅期奏捷而讓土兵獨占首功亦復成何事體該將軍叅贊等當一體留心妥辦○吏部議覆掌廣東道御史柯瑾奏稱向來貢監考職派出閱卷大臣俱於奉旨後傳知有本日即入場者有次日始入場者於體制關防未為嚴密請嗣後仿照鄉會試例於宣旨後即行入場以昭慎重應如所請從之○辦理糧餉河南布政使顏希深奏後路糧運臣現在操練兵丁日夜防護邇來夾壩亦頗斂迹惟查覺木交一帶林深箐密賊每借以藏身臣已飭站員帶兵砍伐使無遮蔽而夫役所住棚房即以此項木植周圍安柵其呀喲周叟一帶亦令仿此辦理得旨嘉獎○庚子諭據達色奏稱商民唐

進福因欲強姦和碩特婦人博勒椿該婦不允即用小刀扎死請旨將唐進福擬斬立決等語唐進福兇惡已極既審明情實自應一面具奏一面即行正法達色乃奏請候旨實屬不曉事體哈喇沙爾係新疆地方奏摺往返為日太久倘該犯逃逸病故不惟倖逃顯戮且此等兇惡之徒久禁不即正法使眾人不知如何辦理必生疑議朕平日辦事眾所共知即新疆將軍大臣等亦斷無貪婪屈枉人命之事此案既經訊明何必定俟請旨况新疆非他處可比諸事俱當果斷始足儆眾著達色將唐進福即行正法示眾并通行曉諭新疆將軍大臣等嗣後遇有此等兇徒審明確情一面具奏一面即行正法不必監禁候旨○諭軍機大臣等明亮現在帶兵赴正地進攻昨據奏六月初一日已抵吉地此一帶後路多與金川賊境相通賊皆得潛出擾截前此投出番人供詞又有賊懼官兵由正

地進攻之語。賊人狡惡異常。安知非詭計。揚言誘明亮深入。賊乃從旁抄出。以斷我兵歸路。於事甚有關係。設或稍有疎虞。不特此路行兵阻礙。並恐全局因而牽動。軍心不免生餒。深為未便。是以朕於此路。時刻繫念。實因此路非阿桂軍營之谷噶一帶。及明亮原營之馬尼一帶可比。況此路不過乘間出奇之用。與阿桂直攻勒烏圍者不同。今阿桂處兵力較盛。現在覓路進攻。又係從上壓下。自可

望其得手。朕亦惟於阿桂一處。佇盼捷音。其明亮一路。本非正兵。原不冀其必能集事。而防範則不可不周。富德等務於明亮進兵後。路不時遣人探聽。俾得消息常通。密為籌備。○調戶部侍郎范時紀署禮部侍郎。以署禮部侍郎梁國治為戶部侍郎。○辛丑。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吏部議准。山東巡撫徐績疏稱。州縣各缺。從前題定繁簡。原係因地制

宜。但今昔情形不同。自應隨時酌改。查齊河。茌平。二縣。從前定為要缺。嗣又改為專銜簡缺。今該處戶口日增。政務繁劇。請改為銜繁難兼三要缺。在外揀調。再昌邑。曲阜。二縣。原定為繁疲難要缺。今查昌邑縣。雖不甚簡。而地方尚非緊要。請改為繁難中缺。曲阜縣。政簡易治。改為簡缺。均歸部選。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杞縣民趙世祿妻潘氏。○壬寅。諭都察院議覆炳文奏。各部院保留御史

兼辦工程。不得具文停止。差使一摺。內稱工程在數十里之外者。停其輪派等語。殊屬含糊。都察院既欲以工程道里為斷。自應定以實在里數限制。庶不致上下參差。今云數十里之外。則自十里。二十里。以至八九十里。皆得槩之。是名為定制。而仍多遷就趨避之途。豈為平允。都察院此奏。著發回。另行定議具奏。尋議奏。嗣後科道兼工之員。除巡漕巡臺等處遠差。併鄉會場監試日久者。不開列請

派外其在十里以外者自應停派若在十里以內均令一體輪當如工程緊要不能暫離者無論遠近該堂官奏明暫停輪派報聞癸卯叅贊大臣副都統舒常奏本月初四日外委李連元等見達爾圖山梁了口有漢兵五六十人料是賊人改裝搶掠放鎗迎擊賊即奔散又有三四十賊欲來接應官兵用礮轟擊賊人中傷落溝者甚衆追至山勢極陡處始行撤回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叅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奏近日賊番喊稱僧格桑已死或將屍身擡來或差人前去驗看臣等令土兵斥詈以僧格桑罪大惡極金川敢於容留即應將索諾木一同勦滅前次稱將僧格桑擒獻尚且不受今已就死更何值差人往驗况僧格桑雖死索諾木自應代伊受縛以昭顯戮賊衆聞之皆股栗奔竄而去諭軍機大臣等舒常奏達爾圖山梁了口見有

漢兵五六十人官兵料是賊人改裝希圖搶掠放鎗迎擊賊人逃竄等語賊番竟敢改裝潛出甚為可惡但賊番雖甚狡惡從未聞其能如是詭詐此必叛逃從賊之張坤忠所教實堪切齒其人非但不可輕宥并不當僅以誅磔完事大功告成時務將張坤忠等獲派員嚴密管押檻車解京備具嚴刑盡法處治方足以雪忿恨至賊既能施此狡獪伎倆恐設計引誘官兵亦所不免各將軍叅贊等均當一體留心防備又阿桂奏近日賊人稱僧格桑已經身死或將屍首擡來或打發認識人去驗看等語阿桂等斥詈之語詞義雖覺嚴正但於賊人奸詐底衷未曾揭破不能使人畏懾竟當令土兵向衆賊云爾等前用木籠擡獻僧格桑時將軍等以兩賊首方狼狽為奸豈肯無端擒獻必係賊匪詭詐斷不可信因其時既不受爾所獻之囚亦不值向爾鼠輩講論今賊首見前計未售復為此計則



爾等鬼域肺腸更加顯露豈能為爾所惑爾等可回告賊酋以索諾木兄弟負恩犯法罪大惡極為

覆載所不容必須勦滅殲誅為眾良善土司除害今天兵壓境賊巢破在旦夕若眾番明於順逆即將索諾木莎羅奔兄弟及助惡之頭人等縛獻軍門尚可貸爾番眾之罪若僅以僧格桑搪塞無論其死活存亡皆所不問亦斷所不受又安肯派人赴賊巢驗看其真假乎土兵等傳語斥詈訖即一面用鎗礮轟擊并令官兵等共知此意使不為浮言所惑至向來自賊中脫出官兵止供稱被賊掠去收於地窖從未言及賊人問其軍營虛實情形若何此即綠營惡習恐以漏洩獲罪故爾諱匿不言而將軍等亦從未以此訊供未免疎漏想來賊人不時掠我兵丁自係欲探內地消息況賊番向與內地交易能說漢語者自不乏人豈有不向其詳詢軍營諸事之理著

傳諭將軍等所有節次脫出之綠旗兵丁若尚留營充伍即令將軍叅贊等就近隔別研訊其已遣回原營者即令文綬提至省城研訊問其被賊拘留時詢以何語務令確實供明勿使絲毫隱飾又諭現阿桂等分路進剿而阿桂一路尤為得力自可尅期入若官兵攻至勒烏圍時賊眾必更并力守拒攻擊尤為緊要而制勝之道自必用礮轟推但賊人碉卡石牆甚厚礮力未必即能擊透因思昔年曾以衝天礮擊賊即俗所稱西瓜礮者用之頗為得力若施放有準礮子墜入碉中隨藥烘發碉內之賊無難一礮而斃較之拋擲大彈豈不勝至百倍現在派出乾清門侍衛阿彌達令其馳驛送往軍營但必須試演定準解往方能得濟阿彌達自熱河起身到京尚需兩三日著傳諭舒赫德英廉即將所有西瓜礮取出試看並於造辦處選派諳習機線之人於欽天監選派精於測量之人

同至演礮處所約計賊礮高寬丈尺紫縛木架或就山岡處立架使有高下形勢比平地算演更準如演放數礮視其礮子俱能正墜礮架之中藥線遲速俱能合法則用之自必有效可將派出之造辦處欽天監人員辦給應得分例俟阿彌達到京即令帶領由驛前往其解礮應用之車馬夫役並迅速傳知各該省按站遞送毋稍稽誤再衝天礮體重自三百觔至三百八十觔不等恐進棧以後人夫運送稍覺費力此礮銅鐵皆可鑄現在軍營鑄礮銅鐵源源運往鑪匠俱可供用止須按礮式大小製就木樣令諳習成造施放之人齎帶應用之螺旋藥線及礮子烘藥等項同往軍營就近成鑄配用則行程既速應用尤為利便至其四輪礮車更可至彼成造祇須按其程式開明尺寸作為小樣帶往更覺省事均著舒赫德英廉豫為妥辦俟阿彌達到京後即令起程至所需鑄礮銅鐵必須鍊

淨方為有益著阿桂於接奉此旨後將銅鐵豫鍊備用則所派人員一到軍營即可供鑄尤為迅捷並有賞給阿桂豐昇額色布騰巴勒珠爾大小荷包各一對亦令阿彌達齎往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叅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奏總兵五福等於六月初三日夜間駕馭黨壩土舍頭人帶兵百餘進攻穆爾津岡賊礮至初四日丑刻砍開礮門殺斃賊番六名將礮焚燬賊衆復來救援各官又奮勇勦殺斃賊甚多查黨壩兵數有限原不足以資深入然屢次殺賊亦可稍分其勢臣等又密諭以初十日前後約各路併力進攻該鎮等鼓勵土兵屆期自必更為得手得旨嘉獎又奏小金川地方山坡平坦之處去歲番人種有秋麥茲已揚花吐秀雖為數無多亦不可令其偷割查沃克什別斯滿等處番人素皆貧窶得此足裨生計現今沃克什土

司及管理別斯滿之侍衛等帶領老弱婦稚收獲並酌派土兵防護如有賊番來搶即痛加殲戮得旨嘉獎又奏斯都呼圖克圖之徒弟噶爾瑪噶什率其徒衆於本月初七日到營看其光景頗有修持據呈出伊師所留番稟當即譯出閱看係陳其年老患病不能出力懇求照舊作興之意臣等諭以如能誠心出力俟大功告成自應照汝等所請代為具奏伊等甚為感悅而各土兵亦無不皈依

共謂金川即當殄滅報聞○叅贊大臣副都統富德奏六月初二日防守深嘉布守備田藍玉因伊所守碉座為雨損壞恐賊知覺劫奪請添兵幫同修理當即派兵五十名前往協助續於初五日田藍玉遣人報稱各兵於本日到齊甫欲修砌猝有四十餘賊來奪碉座經官兵擊退正在追剿復有伏賊二十餘潛來攻取即將兵撤回剿殺賊匪奔竄始連夜將碉修好又護軍叅領托和禮在庚格特

山下駐劄地極窄狹防守不甚得力擬向高阜處移駐賊匪窺見即由山頂放鎗亦經官兵擊退伏思賊匪狡詐異常雖屢經攻敗而防守必須嚴密當即派員分路搜查並派侍衛等帶兵令其晚間於要隘處理伏倘遇賊匪即行殲剿得旨嘉獎○以翰林院侍讀學士國柱為湖北鄉試正考官以編修祝德麟丁憂故也○甲辰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諭軍機大臣等明亮奏差人探聽黃草坪至正地一路箐林深黑進至二十餘里並未見賊蹤影其甲爾壘壩一路過兩重山即為斯喀爾賊於兩山左右連築九碉中間復立木城一座擋住到處皆可抄出自不宜孟浪貽悞等語所奏甚是正地一路原為攻其無備之舉並非必藉此路成事且從賊巢投出番人有賊人恐官兵由正地獨松一路進攻即抵當不住之

供上年並未聞有此語。必係賊人知有正地。進兵信息。豫為準備。設伏。因即將計就計。揚言相誘。以冀墮其術中。朕早已見及於此。是以屢諭明亮。令其進兵時。加意慎重。今明亮此奏。果如朕所料。自斷不可冒昧輕進。明亮既從吉地起程。賊人諒必早有知覺。何至數十里中。毫無準備。其為設伏誘我。愈無可疑。蓋賊見阿桂一路。難以動搖。即明亮絨布一路。亦無懈可伺。故欲借正地一路。誘我喫虧。今賊之底裏。業已盡皆窺破。斷不可冒險而進。明亮此時。竟當帶兵。回至絨布大營。相機另籌攻勦。并當通諭闔營將士。以分兵進攻正地。原欲出賊人不意。為乘虛抵隙之用。今賊人乃敢設計誑誘。豈肯為其所愚。又豈可置兵於無用之地。自以撤回大營為是。如此曉諭軍營。共相傳布。賊眾自必聞知。見其計不行。亦足沮其心。而奪其氣。○又諭現已有旨。令明亮徹兵。仍回絨布寨大營。明亮接奉

諭旨。自即遵辦。但絨布寨駐兵已久。庚額特一路。既不能急切進攻。而斯第博堵一帶。又難再往。若僅為牽綴賊兵之用。富德已足勝任。明亮設復回兵株守。殊為非計。因思當噶爾拉一路。賊此時守禦。自必空虛。其地又係明亮熟路。而距絨布又不甚遠。明亮或於回兵時。揚言徹赴絨布。而造程潛趨當噶爾拉。或能攻其無備。竟可得手。設或僧格宗一帶。尚需留兵應援。即於七千兵內酌留。亦尚敷用。明亮可密籌辦。妥奏聞。或并以此密札阿桂。其餘各路軍營。將軍大臣。皆可。不令與聞。至所需糧餉。先行裹帶前往。俟到彼。再行密籌接濟。亦可不致有誤。再阿桂一路。如已進抵勒烏圍。攻勦自非易事。或令明亮帶所有之七千兵。由僧格宗。美諾。大板昭一帶。徑赴阿桂軍營。合兵攻勦。三將軍并為一路。力量聲勢更大。賊眾自必驚惶失措。或到彼有可相機分勦之處。亦為便利。著密諭阿桂。悉心

籌度。或令明亮帶兵徑赴阿桂軍營。或令明亮先至當噶爾拉襲攻。阿桂可即詳細熟籌。密速具奏。督理糧餉四川總督富勒渾。浙江布政使郝碩奏。接文綬咨稱。借動成都所屬社倉穀六萬石。碾米由灌汶一路滾運。西北兩路軍營。又於嘉眉二屬動碾。常平監穀四萬石。由雅州轉運打箭鑪。以資接濟。自是通融之法。但查西路及凱立葉官兵並沿途夫役。每日需米五百餘石。計軍營現存米。尚可供三月之用。若此時將新添之六萬石。一齊趕運。恐夫價米價乘勢居奇。不如仍照舊以每日五百石。按月轉輸。則米石不致昂貴。腳價亦可節省。其南北兩路亦應照此辦理。得旨嘉獎。○廣西巡撫熊學鵬疏報。乾隆三十八年。永安。天河。上林。天保。歸順。奉議。興業。等七州縣。開墾水旱田五頃七十畝。又上則水田二十二埜。下則水田五十六埜。各有奇。○乙巳遣官祭。

火神廟。諭軍機大臣等。據李質穎奏。到鹽政衙門收支節省各項銀兩數目單內。開有總理鹽務總督養廉三千兩一項。總督於鹽政事務。向來有總理之名。並無兼辦之事。舊例相沿。支給養廉。原覺無謂。昨冬高晉曾奏。伊名下應交銀四萬兩。每年坐扣銀五千業已交完。請仍照坐扣之數。每年於總督養廉內扣解。充公備用。朕以所見近於小氣。當經批令不必至此。項鹽政養廉。既非循名副實之道。本不應一例兼支。嗣後鹽政衙門動支銀兩內。即將此項刪除。永著為例。著傳諭高晉並李質穎知之。軍機大臣等議覆。烏嚕木齊都統索諾木策凌等奏。稱烏嚕木齊額設眷兵四千。向定馬步各半。為額今查提標舊有各兵及現自內地裁缺送到者。共兵四千名。內計馬兵一千九百五十五名。步兵二千四十五名。通算不得馬步各半之數。若照兵數分攤。四營均不能齊。請將中左右三營。

各設馬兵五百名。步兵五百名。共計馬步兵三千名。再由陝甘各提鎮營客到裁缺。既撥為烏魯木齊眷兵之額。所有應支糧餉。即請照烏魯木齊科則支給。均應如所請。至所稱其餘馬兵四百五十五名。步兵五百四十五名。俱撥入城守營額缺之處。營制究屬不齊。查巴里坤哈密各鎮協冊報額兵數內。馬兵較多。以之攤撥。似為得宜。惟遽令調換。未免滋費。應請令該都統等將現缺馬兵數目。知照該兩處。遇有馬兵缺出。隨時截留。咨送烏魯木齊。於所有步兵內挑送補額。其城守營多餘步兵。遇缺亦即移咨該兩處酌量抵補。從之。○丙午。諭曰。戶部錢法堂係右侍郎管理。今梁國治常有扈從之事。其錢法堂事務。仍著蔣將賜榮兼管。○丁未。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浙江寧波府范懋柱家所進之書最多。因加恩賞給古今圖書集成

一部。以示嘉獎。聞其家藏書處。曰天一閣。純用磚甃。不畏火燭。自前明相傳至今。並無損壞。其法甚精。著傳諭寅著親往該處。看其房間製造之法。若何。是否專用磚石。不用木植。并其書架款式。若何。詳細詢察。燙成准樣。開明丈尺。呈覽。寅著未至其家之前。可豫邀范懋柱。與之相見。告以奉旨。因聞其家藏書房屋。書架造作甚佳。留傳經久。今辦四庫全書。卷帙浩繁。欲倣其藏書之法。以垂久遠。故令我親自看明。具樣呈覽。爾可同我前往指說。如此明白宣諭。使其曉然。勿稍驚疑。方為妥協。將此傳諭知之。仍著即行覆奏。尋奏。天一閣在范氏住宅之東。坐北向南。左右磚甃為垣。前後簷上下俱設窻門。其樑柱俱用松杉等木。共六間。西偏一間。安設樓梯。東偏一間。以近牆壁。恐受濕氣。並不貯書。惟居中三間。排列大櫥十口。內六櫥前後有門。兩面貯書。取其透風。後列中櫥二口。小櫥二口。又西一

間排列中櫺十二口。櫺下各置英石一塊。以收潮濕。閣前鑿池。其東北隅。又為曲池。傳聞鑿池之始。土中隱有字形。如天一二字。因悟天一生水之義。即以名閣。閣用六間。取地六成之之義。是以高下深廣。及書櫺數目尺寸。俱含六數。特先繪圖具奏。得旨覽。○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叅贊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奏查羅博瓦賊人據守之地。名色湖普。中間及左右砌下。共設六礮。臣等派兵三千。於十二日。月黑之後。令各兵分隊潛伏。并令普爾普等。帶兵攻撲喇穆喇穆各礮。復令總兵成德等。於喇穆喇穆之右。牽綴賊勢。普爾普等率兵直上。連搶兩大卡。賊人合力抗拒。海蘭察等隨直抵礮根。將第一礮圍住。掘挖礮牆。拋放火彈。賊匪逃竄。各兵儘力攢射。殲斃無數。乘勝進圍第二三礮。痛加殲戮。將三礮全行克獲。其額森特及烏什哈達等。所攻左右

三礮。亦皆先後攻取。並將附近平寨。一併奪獲。再色湖普之前。山勢又分兩支。均有堅礮二座。官兵是日。又將向西一礮搶獲。賊匪退入第二礮內。竭力死守。十三日。又將向南之第一礮克獲。其餘二礮。地勢較峭。臣等擬拏木寨數座。運礮轟摧。得此二礮。即可直抵遜克爾宗礮寨。計此次共獲戰礮十一座。平礮四十餘間。殲斃大頭人達實策旺及巴古布里寨頭人二名。官兵惟副章京索柱。委署章京福勒陣亡。委署章京德海。受傷較重。副將烏爾納。遊擊羅江。鱗守備果關。五達色。亦受鎗石等傷。其餘兵間有傷損。尚不甚多。諭曰。阿桂等奏攻克色湖普木城石礮。並殲斃帶兵大頭人等一摺。覽奏深為欣悅。此次將軍等督率有方。各將領弁兵。於山崖險仄之地。均能勇銳直前。頃刻之間。克獲堅礮數十。殲戮賊衆多人。甚屬可嘉。所有將軍叅贊及摺內帶兵各員。即著交部議敘。其在事出力之



將弁兵丁查明咨部議敘用獎勞績。又諭曰。阿桂等於色溯普山梁克獲碉卡。殲戮賊衆。已有旨交部議敘矣。此次官兵於攢集堅碉之處奮勇力攻。自不免間有損傷。雖為數無多。亦甚憫惜。所有陣亡之副章京索柱。委署章京福勒。及得受鎗傷較重之委署章京德海。受鎗石傷較輕之副將烏爾納。遊擊羅江麟。守備果關。五達色。俱著交部分別議以卹賞。此外如有陣亡受傷之漢土弁兵。並著阿桂查明分別報部辦理。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派兵攻取色溯普山梁。殲戮多賊。大小碉卡全行克復。將軍等調度有方。領隊大臣以及官兵人等。不避艱險。奮勇前驅。洵屬出力。朕嘉悅之極。更不禁惻然憫惜。除已降旨交部議敘外。阿桂。豐昇。額色。布騰。巴勒。珠爾。著將朕所御用燧囊賞給。海蘭察。普爾。普額。森特。烏什。哈達。福康。安成。德等。亦各賞上用燧囊一件。以示優異。官兵內有奮勉打

仗應行賞給。巴圖魯名號者。即行查明具奏。至此次所殺大頭人達實策旺。從前未經奏及。著阿桂查明具奏。戶部議准雲南巡撫李湖。疏稱乾隆三十五年前任總督彰寶等題請將元江洲分防他郎通判撥歸普洱府。廣西州分防伍槽通判撥歸曲靖府。前因田地戶口查辦需時。乾隆三十六七兩年錢糧仍係該州徵收。茲已將疆界戶口勘明。其錢糧除三十八年仍歸該州管理外。請自三十九年為始。歸他郎伍槽徵解從之。以編修嵇承謙為陝西鄉試正考官。宗人府主事姚梁為副考官。翰林院侍讀學士董誥為江南鄉試正考官。洗馬劉權之為副考官。旌表守正捐軀之山東泗水縣民徐三妻孔氏。河南確山縣民楊妮妻朱氏。豁免雲南乾隆三十五年第二運二起沉溺銅一十五萬四百五十觔有奇。戊申諭據畢沅奏前准兵部議覆梁國治條奏。今將派往四川軍營員

弁。查有功績者。遇缺與存營人員一體揀拔。今據川省軍營將千總董秀。把總王大章。外委劉大魁。打仗出力之處。咨送到陝。但撫標額缺無多。若俟本標缺出。始行較拔。恐陞用太遲。現將董秀等。得功事蹟。移咨督臣。遇有陝甘各營缺出。通融拔補等語。所奏甚是。此等調派。隨征員弁。既在軍營奮勇出力。著有功績。與存營當差者。勞逸迥殊。自應不拘督撫提標營分。通融拔補。俾得早為陞補。以示

鼓勵。所有陝省千總董秀等。即照所請行。其餘派調征兵之湖廣雲貴四川各省。並著照此辦理。○又諭。各省購辦遺書。其節經開單解送者。現已付館別擇校錄。并令將原書蓋以翰林院印。書面鈐註某家某書若干本。飭纂修人員。上緊趕辦完畢。仍將原書發回督撫等。給還本人。業經明降諭旨。又進書最多者。並令館臣擇其中善本十餘種呈閱。間於幾暇。題以詩句。弁諸卷端。因諭將此等題詩

之書。上緊趕辦。即將原本先行發回。俾衆知

朕加惠藏書之意。聞外省採訪遺書各設公局。辦理交到。後有因重複及瑣小揀下不解者。尚留局中。未行給還。並有本人赴領未得者。該督撫等。或尚未辦及此事。以致存積日多。而藏書家。不知其書曾否呈進。將來發還後。缺少數種。不知何處遺失。致經手之人。及吏胥等。從中乾沒。皆所不免。不可不及早清釐給還。著各督撫鹽政。將各家呈出遺書。除已解京之書。俟發回本省。另行給還外。先將各家揀存之書。令承辦書局人員。逐一檢查。按照所呈原單造冊。先行發還。并飭該管官。嚴行稽查。毋任胥役等。從中取利。如或視為具文。及辦理不善。致官吏人等。將書本竊取抵換。并借端勒索情弊。或經科道叅奏。或朕別有所聞。惟督撫等。是問。督撫等奉到此旨。先行出示曉諭。俾咸知朕意。仍將如何還給。及何日給完之處。具摺覆奏。○又諭。據

辦理四庫全書處奏纂修黃壽齡遺失永樂大典六冊請交部議處等語永樂大典為世間未有之書本不應聽纂修等攜帶外出況每日備有桌飯各員飽食辦公盡一日之長在館校勘已可不誤課程原無藉復事焚膏繼晷至館中設有提調人員稽查乃其專責攜書外出若曾經告知提調即當與之同科或纂修私自攜歸該提調亦難辭失察之咎著舒赫德察詢明確據實覆奏其所失之書仍著英廉等上緊嚴緝毋致闕少至在館之總裁朝夕共事亦不應漫無覺察若此並著明白回奏再各省所解遺書辦畢後仍須給還各家屢經明降諭旨恐纂修等亦有隨便取攜以致遺失者亦著及早查明按單點收館內毋許攜往私家倘仍不行嚴查致有舛失惟該總裁是問○諭軍機大臣等據彰寶覆奏滇省已未獲逃兵數目一摺其未獲者共一百二十名通計逃兵全數尚係三分之一

一閱年已久因何尚有如許未獲之人至此等兵丁俱係滇省各標營汛自必潛回原籍者多即不然亦在本省附近家門地處逃匿避罪地方官如果實心訪緝何難全數就擒著傳諭圖思德即嚴飭所屬將未獲逃兵上緊緝拏毋任漏網又閱彰寶所開已獲逃兵單內審明正法者一百五十餘名而審明釋放者五六十餘名既云逃兵即不當有釋放之事縱或審明情節稍輕亦應奏聞量予發遣乃單內發遣者僅止兩名而釋放者轉有如許之多殊不可解今彰寶雖已起程回京其原案具在無難查核著該署督查明彰寶從前係照何例辦理及曾否奏聞之處據實覆奏○留京辦事王大臣等議覆署鑲白旗護軍統領弘暢奏稱紫禁城內外各門擺設弓箭多有私相墊補者請旨查辦茲查得紫禁城內各門擺設器械梅針箭共八千八百六十支弓箭四百四十三張撒袋四百四十三

副。例隔二十年。修理一次。查自乾隆三十四年修理後。至今甫及五年。而梅針箭僅有三千四百餘支。弓四百四十張。撒袋四百三十副。其餘俱係私補者。紫禁城外各門器械。梅針箭共六千八百六十支。弓三百四十三張。撒袋三百四十三副。例隔十五年。修理一次。查自上次修補後。至乾隆三十四年。即應重加修理。乃至今又逾五年未修。以致敝壞尤甚。請將三十四年以來。歷任之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俱交部議處。此項缺欠器械。即著落伊等分賠。其歷任之司鑰長等。未能查出。亦請一併交部查議。嗣後仍令八旗護軍統領等。嚴飭各該班之護軍校。司鑰長等。不時稽察。至年終清查一次。五年後。如有損壞。即奏交該部修理。再此次司鑰長薩蘭泰等。恐查出缺欠。告知值班之護軍統領慶泰。私行彌補。殊屬不合。應將薩蘭泰等。交部議處。護軍統領慶泰。知情故縱。亦屬非是。併請交部

嚴加查議。從之。○己酉。諭軍機大臣等。熱河自六月望後。連日天氣晴爽。禾苗暢茂。田疇並無需雨之處。但不雨已及旬餘。若得更霑膏澤。尤為有益。近來京城。亦未據報得雨。未識禾黍疏圃。有無盼澤情形。著留京辦事王大臣等。即行訪察。據實具奏。○又諭。據何燭奏。豫省購買麥十二萬石。現已全數運赴水次。并將裝運船隻。及押運官員。豫備齊全等語。畿輔一帶。自五月下旬以來。甘霖疊沛。秋田可卜豐收。而前此麥收分數。究屬歉少。自需麥石接濟之處。今豫省既已採買起運。著傳諭周元理。就近派委道府一員。於天津以南。妥便處所。將此項麥石。接收暫貯。酌量分給需麥各地方。按例平糶。以裕民食。毋庸令其運至通州。致滋遠涉煩費。並將作何辦理之處。即行具奏。并諭何燭知之。再熱河自六月望後。天氣晴爽。已及旬餘。日內再得霑潤。似更有益。不知近畿一帶。邇日晴雨情形。

若何。尚有望澤之處否。著一併據實具奏。○又諭。據裴宗錫奏。審擬拏獲上元縣奪犯傷差案內。起意之陳文進。請即行正法一摺。已批三法司覈擬速奏矣。陳文進以犯案竊匪。因伊弟陳文高被獲。輒敢糾衆持械。中途截搶傷差。實屬兇頑可惡。自應速正典刑。以彰國法。著傳諭舒赫德等。速行覈擬。即於下報覆奏。○庚戌。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諭軍機大臣等。瑪興阿福森布等。為賞錠子藥謝恩摺內。俱稱率領鄂對。噶岱默特等。叩謝天恩等語。並未列伊等職銜。鄂對。噶岱默特。俱係回人大伯克頭目。朕俱賞給貝勒公職銜。今在乾清門行走。不可以屬下回人看待。若奏別項事件。固不應列銜。至領賞謝恩。列伊等銜於大臣之後。有何不可。且從前降旨。遇有關係回疆事件。令鄂對列銜具奏。今令謝恩列銜。

俾知朕待伊等。與大臣一體寵渥。必益知感奮。於事頗為有益。著傳諭綽克托。瑪興阿福森布等。嗣後凡過年節賞賜物件謝恩摺內。將鄂對等。大伯克頭目職銜。一同開列。并著曉諭伊等知之。○叅贊大臣副都統富德奏。臣與領隊大臣商酌。派副都統扎勒桑將軍。綽和諾等。分路帶兵。於初十日夜間。赴穆谷攻取。賊匪突出抵禦。官兵放鎗轟擊。殺賊二十餘名。餘皆敗回。固守不出。至十二日晚。賊處援兵已至。官兵復奮勇攻打。臣因相持已兩晝夜。天氣又甚暑熱。即將兵撤回。是夜委署翼長富保等。亦帶兵由廣噶山梁進攻。殺賊數名。侍衛三星保等帶兵三百。赴斯底山梁。奪取三小卡。當俱分別獎賞。得旨嘉獎。旌表守正被戕之浙江平湖縣民莊西成妻郁氏。○辛亥。諭曰。巴延三奏據黃檢具詳。檢舉審擬劉玉成毆傷劉玉山身死。擬罪未協。請交部議一摺。初閱所奏前後審辦情節尚

未明晰。及閱黃檢自請議處之摺。始知此案初經道廳審訊。以劉玉成係聽從伊叔劉官喝令下手。毆本宗大功兄。議以杖流。隨經黃檢以骨折傷重。駁飭另擬。旋據該道廳改擬斬候具詳。經黃檢親提審訊。復因劉玉成之毆打實係迫於劉官之喝罵。且其骨折由於碰落炕沿。究與僅令毆打。輒疊毆多傷致死者有間。仍照道廳初擬杖流定罪。在該道廳等雖係輕議於前。一經臬司駁飭。即行改正。

實錄卷九百三十一

吉

黃檢初以案情未當。駁令另擬。繼經改正。復不執己見。仍照原擬定案。黃檢及該道廳等辦理此案。俱能不自迴護。虛衷定議。尚屬認真辦事。均著從寬免其交部議處。○定邊右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奏。正地一路實無機會可乘。臣與奎林三保和隆武書景阿。教成等商酌。現在各路惟凱立葉一處兵數無多。如以臣所統兵移赴該處。協同伍岱進剿。則此路已合兵萬餘。足與阿桂處互相應援。若

阿桂一路得手。需兵接濟。亦甚便捷。況所需糧運。非另起鑪竈。而後路多添一項兵力。搜捕更為得力。計由周興從噶克卓克采一路而去。不過十一二日。可到臣現在札會李世傑等。停止糧運。即於三四日內統兵就道。其革布什咱等處土兵。仍令回馬奈駐守。至甲魯吉地一帶。扼要隘口。擬將原安之漢土各兵。分派將領立營防範。諭軍機大臣等。明亮奏。正地一路實無可進之機。擬由周興從噶

實錄卷九百三十一

吉

克卓克采一路移赴凱立葉。協同伍岱進攻等語。覽之深為欣慰。不意明亮竟能出息若此。前因明亮奏到吉地後。即遣人細探路徑。據稱斯喀爾山梁列有九碛。仰攻費力。而黃草坪一帶山梁林深菁密。數十里內不見賊踪。恐賊人設伏計誘。斷不可冒昧輕進。因諭令明亮徹兵。由大板昭一帶赴阿桂軍營。協同進剿。今明亮於未奉朕旨之前。所奏與朕意適相脗合。且朕令由大板昭一路程站尚

達而明亮所奏。由周興經卓克采。至凱立業一路。僅須十一二日之程。較朕旨更為迅速。朕前日之旨。於二十二日發往。計明亮於初三四日。方能奉到。今明亮已於二十二日起身。初三四即可到凱立業。較之待朕旨而行。又早半月餘。似此機緣奏巧。明亮益當努力為之。明亮著賞御用玉韞一枚。燧囊一件。奎林。三保。和隆武。書景阿。敦成。各賞上用燧囊一件。以示獎勵。至西路糧運。前據富勒渾奏。

實錄卷九百六十一

三

計運到者。一萬三千餘石。敷軍營一月之用。今添明亮兵七千。每日約需米五六百石。富勒渾。即當一併籌添。俾軍食源源得濟。明亮到後。或即由凱立業攻進。或阿桂已抵勒烏圍。即往會勦之處。均著迅速具奏。○是月。閩浙總督鍾音奏。向例各省標營。每年於青黃不接之時。將應貯接濟兵丁穀價。散給各兵。於秋冬二季餉銀內。照數扣還。俟歲豐減價之時。再行採買。查從前每穀一石。定價五錢。

實錄卷九百六十二

三

過年閩浙兩省。雖屢獲豐稔。糧價平賤。若較三十年前之存價採買。總屬不敷。况採買既需運腳。又有折耗。而歷年借銀扣餉。各兵久已稱便。應請將此項穀價銀兩。長存備借。仍於每年扣還。毋庸購買。得旨。如所議行。○陝甘總督勒爾謹奏。五月二十三日夜。雨勢甚大。黃河暴漲。據附近省城各鄉農民稟稱。夏秋二禾。多被冲損。並有淹沒人口。房屋牲畜之處。臣飛飭甘肅驛傳道福川。親往各鄉村履勘。應撫恤者。一面照例撫恤。一面據實詳報。得旨。覽奏俱悉。有成災者。善為撫恤。○署雲貴總督覺羅圖思德。雲南巡撫李湖奏。查乾隆三十一二兩年。召彝。召驍。喃。召丙。召猛。乃。叭。護。猛。召猛。齋。召那。花。召那。賽。美。管。猛。叭。先。捧。叭。勇。召罕。彪。等先後進內投誠。當即分別安插。乃上年召猛。乃。竟誘同土司刀維屏遁去。本年召彝等。又復潛逃。則凡外夷內附之人。均不可信。查現在各土弁內。除召猛。齋。



召那花。召那賽。美管猛等。安插省城。尚皆安分。惟召丙。以先捧。以多。召罕彪等四戶。在寧洱縣屬清水河等處安插。該處逼近夷境。恐又為召奔等之續。應請照內地土司。有犯軍流等罪者。遷徙江西等省安插之例。將召丙等四戶。發往江西。交地方官嚴行管束。得旨。如所議行。

實錄卷九百五

吏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六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六十二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秋七月壬子朔享

太廟遣理郡王弘曉恭代行禮○癸丑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浙江布政使員缺現令徐恕暫署其按察使印務經三寶奏暫令孔毓文遞署但杭嘉湖道有海塘專責孔毓文未便久令在省城署事鄭大進歷任道府運使尚能辦事現因服闋來至熱河著即前往浙江署理按察使事務○參贊大臣副都統舒常奏接阿桂札訂於六月十二十三日會

兵進攻臣即派舍衛格羅斯喀爾兩路之侍衛進財保等如期潛進一面密札永平等派兵協攻又於宜喜各營派兵一千一百餘名分為五隊進攻達爾圖山梁西邊各碉其東邊二碉派遊擊李天貴等帶土兵六百名攻取十二日丑刻按隊潛進暫伏箐林擊賊不備及官兵出林賊人知覺拋石迎拒官兵放鎗攻擊賊衆在碉卡拒守傷斃頗多而副將董果一路直抵賊濠拋擲火彈乃木城外又有賊番救援我兵即用排鎗擊斃十餘賊餘俱遁入碉內董果衆神保五十三俱受鎗傷其勢不能立取隨令徹兵次日復調覺木交泥峙岡等處防兵乘夜潛進碉前天色將明即上前登樓賊人危急抵禦並有賊兵接應臣即令林內伏兵放鎗打傷二三十人餘俱奔入碉卡隨即將兵撤回諭軍機大臣等舒常此次進兵原因阿桂知會各路並進是以由達爾圖山梁分兵前往但其地屬險隘官

兵即奮勇設法終不免限於地勢雖經斃賊數十而官兵傷損過多恐綠營屯土各兵見之不無氣餒於事轉屬無益況達爾圖宜喜一帶已經屢試難進止可為牽綴賊勢之用不宜復籌襲擊舒常等此時祇宜嚴守營卡勿使賊衆潛出窺伺搶刦以待乘機策應轉不必冒險前進致有挫損甲寅諭據阿桂等奏此次進攻色湖普賊碉時有把總陶思連攻撲第一二碉均首先騰上手舉紅旗招兵接上砍殺賊人於次日鎗傷殞命又把總胡朝臣先經斥革留營嗣因打仗奮勉拔補平越營把總未准部覆今攻打第三碉時首先上碉次日中鎗陣亡請將陶思連照千總例胡朝臣照把總例各予議卹等語陶思連胡朝臣以微末員弁俱能奮勇先登撲斃賊以致捐軀均堪憫惜著各賞銀一百兩仍照阿桂所請交部照例議卹又諭據阿桂等奏稱攻取色湖普山碉卡出衆奮勉之官

兵分別陞用賞給巴圖魯名號並賞戴花翎之處繕片具奏等語色湖普山甚峻滿漢土司官兵俱各奮勉打仗頃刻取其大卡數座將賊匪痛加勦擊極其奮勉實屬可嘉著加恩賞給烏鎗護軍叅領多布丹巴圖魯瑚尼勒圖副都統職銜賞給三等侍衛綽布錫璫瑯納克巴圖魯名號藍翎侍衛巴達瑪著授為三等侍衛其黑龍江之空銜藍翎筆帖式明善空銜藍翎司鞍雅爾江阿內松額併戴藍

翎之領催厄魯特多壘俱授藍翎侍衛吉林之協領烏雅勒達賚里克索倫之驍騎校委署叅領伊勒德戴藍翎之驍騎校厄魯特吹珠爾俱著賞戴花翎其吉林之前鋒委官采保住吉林之披甲人色呼木保索倫前鋒色楞保索倫披甲人章海沙什都司梁朝桂穆平守備扎什俱著賞戴藍翎沃克什之土司森達喇率所屬人等搜查潛來美諾賊衆實心奮勉且伊弟雅滿塔爾情甘辭謝恩錫懇

請賞給伊兄花翎森達喇著即賞戴花翎沃克什之都司雅滿塔爾雖將伊應受之恩讓給伊兄伊究竟著有勞績著加恩賞給雅滿塔爾叅將職銜並賞給圖克怎巴圖魯名號土練之都司穆塔爾著賞給尼克托布巴圖魯名號其賞給巴圖魯名號人等仍俱照例於軍營所存銀兩內每人賞給銀一百兩○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攻碉殺賊並籌辦進取各情形此次雖未攻得碉卡而官兵等

奮力攻打斃賊頗多亦足令賊人喪膽當此喫緊關鍵攻取不宜稍緩據阿桂稱一面攻色湖普向西山腿之碉一面分路潛上直取喇穆喇穆中間之碉卡不論何處得利均可順山攻壓直取遜克爾宗等語所籌甚是如此設法攻勦必能迅速得手至前此豐昇額奏欲帶滇兵仍回凱立葉進攻較之初奏欲回宜喜之說自為有理是以諭令前往凱立葉今阿桂既攻得色湖普剋日可以窺入豐

昇額又以助阿桂攻勦為是。所謂軍營機要。移步換形者。正指此等而言。阿桂等當努力建勲。佇膺茂賞。勉之望之。又閱奏到脫出番人雍中等供詞。有聞得賊首有斷登古後路之語。此等傳聞。寧可信其有。按圖內。登古在喇穆喇穆東北。距大營不遠。而登古了口。在羅博瓦谷噶之間。其去軍營尤近。賊由得斯東山溝固可潛出。而凱立葉山後。穿菁南行。亦係來路。俱不可不防。其凱立葉一路。現降旨。令伍岱加緊防守。至登古等處。傳諭阿桂就近委派勇幹之員。時刻嚴防。富勒渾等亦應一體留心防範。且又須處以鎮靜。不可因有此語。過涉張皇。總之成功愈近。則防守愈宜周密。方為萬全。又諭。此次伍岱遣兵攻賊山峯。殺賊祇十餘名。而我兵傷至三十餘名。何可如此。今將軍阿桂等計日可克。遯克爾宗。至時阿桂等派兵迎接夾攻。伍岱等即可前進。此時且毋庸派兵攻取。惟將出而侵

擾之賊。痛加洗殺。不得衝擊碉卡。與石相併。致有損傷。再據阿桂等奏。金川脫出番人供云。賊勢已迫。擬出登古。前來侵擾後路等語。今校閱地圖。登古即在阿桂之後。距凱立葉甚近。此處所關甚要。伍岱務須留心防範。斷不可使賊人越過。以致出而侵擾。○又諭。曰。劉秉恬前因正地進兵。是以調赴南路督辦糧務。昨明亮奏移兵前赴凱立葉。即經傳諭劉秉恬。適回其南路糧運等事。仍交桂林專辦矣。又西路既添明亮兵七千名。其軍糧亦應寬為豫備。著傳諭富勒渾等。即行酌量添運。務須妥協經理。以裕軍食。而襄大功。○乙卯。諭。曰。陳輝祖奏。湖北臬司楊仲興。於案牘不能細心推鞠。動多粗率。請與湖南按察使農起對調一摺。所奏非是。陳輝祖既稱楊仲興勘鞠案情。於分肌擘理之處。未中肯綮。即不能勝臬司之任。乃又稱其人尚明爽。酌調湖南。猶堪勝任。殊非情理。湖北湖南雖省分

畧有繁簡。而臬司為刑名之總匯。則同。既不  
宜於此。又安能復宜於彼。豈湖北則懼其貽  
誤。而湖南竟可置之不顧耶。楊仲興。原非朕  
所素知之人。上年冬。以俸滿來京。引見。觀其  
人似直爽。且任道員年久。是以用為按察使。  
陳輝祖。如果見其不堪。司臬。即當據實直陳。  
朕必獎其公正。乃奏摺抑揚並用。既攻其短。  
又不肯直斥其非。必因楊仲興諸事不能相  
合。故欲改移隔省。又以其為朕所特簡。因而  
曲事調停。封疆大臣辦事。不應若此。陳輝祖  
著交部議處。至楊仲興。因案經指駁。心輒生  
疑。遇有公事。阻令屬員。不向陳輝祖關白。竟  
欲掣撫臣之肘。即不能令其仍任臬司。楊仲  
興著調取來京。引見。再降諭旨。湖北按察使  
員缺。著農起調補。其湖南按察使員缺。著鄭  
大進補授。藩臬兩司。固朕所簡用。而督撫尤  
朕所倚畀。以察吏者。察吏當自藩臬始。是以  
朕於藩臬兩司。凡經督撫奏其不能勝任。或

改調。或另用。無不即時降旨准行。即如今春  
裴宗錫奏臬司瑯琦性情偏拗。朕知其才不  
及楊魁遠甚。而又自不服。愚故不能與之和  
衷。因將瑯琦調取來京。引見。後觀其果屬年  
老不及。另以京堂補用。是督撫之與藩臬。又  
何所顧忌。而必為之委曲遷就耶。然此等習  
見。非公明老練之督撫。每不能免。陳輝祖之  
於楊仲興。特其顯然者。即前此裴宗錫面奏  
瑯琦。其詞亦若茹若吐。經朕察其底裏。始肯  
盡言。恐外省風氣大半如此。不可不知改也。  
將此通諭知之。○又諭曰。鄭大進。已補授湖  
南按察使。所有浙江按察使事務。仍著孔毓  
文照舊遞署。○諭軍機大臣等。福建提督甘  
國寶奏請陞見。及請安摺內。於書銜處稱臣。  
殊不合體式。向來武職具摺。例稱奴才。上年  
御史天保馬人龍。連銜具摺奏事。概稱奴才。  
曾降旨令內外滿漢諸臣。嗣後陳奏公事。均  
一例稱臣。此第就文職而言。並未概及於武

臣且請安謝恩之類亦非公事也乃外省提鎮未能體會前旨遂爾誤稱此皆無知寡識所為若謂甘國寶欲以此自圖體面諒亦未必敢也前此右江鎮素勒芳阿奏事稱臣因其身係滿洲尤不應不諳規矩曾經申飭今甘國寶又復如此恐各省相類者尚多著傳諭各督撫即行知照各提鎮一體恪遵毋致違舛此旨遇各督撫奏事之便寄諭知之○

鑄給烏魯木齊管轄滿營領隊大臣印信從烏魯木齊都統索諾木策凌請也○丙辰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丁巳定邊右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奏阿桂一路現當殺賊奪碉軍聲大振乘其膽落之時再於凱立業迅速添兵合剿實有裨益因於二十日自甲斯柔帶兵至甲爾壘壩將甲魯運到糗糧分配裹帶即於二十二三兩日分作兩隊協力進攻報聞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

前來請安時詢及巴林有無蝗蝻據稱巴林距扎魯特較近現在並無蝗蝻等語昨據奏稱扎魯特蝗蝻萌生即派道員明山保督率搜捕但巴林距扎魯特最近恐蝗蝻越境飛入巴林著交巴圖等加意防備倘有蝗蝻飛至即速撲除勿使稍留餘孽將此傳諭知之

已未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據阿桂等奏二十二日

晚令額森特烏什哈達等帶兵分為兩路進攻色湖普南面山腿賊碉福康安帶兵接應又令普爾普海祿等進攻喇穆喇穆山梁東邊賊碉保寧彰霽等進攻其次賊碉並令成德特成額等仍於喇穆喇穆左邊山腿進攻海蘭察等直取喇穆喇穆山梁後尾峯巒突起處兩大碉於滿洲吉林索倫及綠營屯土各兵內挑選至勇至健之兵六百餘名分隊潛上二十三日額森特等見海蘭察之兵已

抵賊碉之下督兵直達山腿官兵爭先跳躍越過三道溝濠射殪多賊其普爾普等攻撲喇穆喇穆第一賊碉官兵不避鎗石拋放火彈刨挖碉根賊人窘迫出碉官兵鎗箭齊發斃賊甚衆並射中穿紅衣頭人之胸背帶數箭逃竄成德等將賊人護碉木卡儘力攻開連克石卡四座維時海蘭察等所帶各兵先於半夜月出之前魚貫而上不但並無人聲並將火繩藏起從石壁陡滑處官兵手足攀

附而進埋伏碉旁黎明一湧而登直上東邊峯巒突起碉頂砍開碉門躍入碉內將賊衆盡行殺死即撲進西峯尾碉圍攻奮力勦殺無遺並將木城兩座放火圍燒焚斃殆盡成德普爾普保寧等帶兵冒雨攻圍山梁之碉徹夜無倦賊遂棄碉而遁二十五日早大霧迷濛之際海蘭察等復率兵從喇穆喇穆山梁尾碉乘勢搶殺西南兩道山腿碉卡官兵新勝之後勇氣倍增並攻克日則了口各碉

卡殲戮多賊此次共計攻得戰碉三十六座木城五座石卡五十餘處平碉一百餘間馬騾十一匹頭殺賊數百餘名活擒賊番二名割取首級二十七顆奪獲劈山礮一位火藥鉛彈鳥鎗刀矛口糧等物甚多等語喇穆喇穆山梁原為此路賊人第一要隘山形險絕碉卡最堅而日則了口亦進攻勒烏圍要路在所必爭今官兵等皆攀援超越奮不顧身雖遇雨夜霧晨彌加勇往殺賊攻碉靡堅不

破而海蘭察不避艱險每攻必克尤為超軼出羣堪稱勇將皆由將軍叅贊等相機抵隙調度有方故能所向克捷朕心深為嘉悅所有將軍叅贊以下鎮將弁員俱著交部從優議敘其實在出力打仗得功兵丁除交部照例議敘外仍著阿桂等查明賞給一月錢糧以示優獎又諭曰阿桂等奏稱此次攻取喇穆喇穆山之碉座及日則要隘請將出衆効力之官兵等賞給巴圖魯名號並陞等賞



戴翎子等語二等侍衛扎勒丹巴圖魯佛倫泰於攻取色湖普山時奮勇出力此次攻取喇穆喇穆山碉殺敗賊匪奪獲許多碉座三等侍衛岱森保身負礮傷於此次攻取喇穆喇穆山碉帶領巴圖魯兵丁首先直入奪獲賊碉實為出衆奮勉深屬可嘉佛倫泰既有巴圖魯名號著加恩陞用一級補授頭等侍衛岱森保著加恩陞用一級補授二等侍衛仍賞給布龍巴圖魯名號著照賞給巴圖魯名號之例於彼處銀兩內賞給銀一百兩索倫領催委署防禦瑪濟阿桂等既已令戴花翎土練之委署都司阿咱喇委署守備阿朋阿桂等既已令戴藍翎即著照伊等所奏賞戴以示鼓勵又諭甘肅提督法靈阿現在丁憂但甘省正任總兵俱調赴四川帶兵一時無可署理提督之員法靈阿著在任守制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據五福稱見有騎馬賊目一名領賊前來經土兵放鎗擊斃

等語是賊中竟有馬匹若官兵進擣賊人巢穴恐逆首窘迫騎馬奔竄官兵不可無馬尾追現在軍營馬匹甚少必須豫為籌備著富勒渾文綬并諭錢鑒各令購備壯健馬匹迅赴軍營約共得有百匹即可敷用極少亦須五六十匹滿洲索倫勇銳之兵再得好馬可供追勦斷不虞賊人復有竄逸之事富勒渾等務即遵旨妥速辦理庚申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奏現有西洋人岳文輝曉理外科楊進德常秉綱俱習天文附搭商船到廣情願進京効力應否恩准之處循例奏聞請旨等語向例西洋人進京効力之後即不准其復回本國近來在京西洋人內竟有以親老告假者殊屬非理伊等既有親待養即不應遠涉重洋投効中國若既到京効技自不便復行遣回均當慎之於始此次岳文輝等三人即著李侍堯詢問伊等如實係情願長住中國不復告回者方准送京若有父母在

堂者即不准其詳報呈送。著李侍堯於總督衙門存記檔案。嗣後凡有西洋人懇請赴京者。即照此詢明分別奏辦。又諭曰。阿桂現已攻得日則了口。計日進抵勒烏圍。賊人勢當窘迫。自必悉力拒守。前曾用衝天礮轟擊。成功更為迅速。因派阿彌達運帶礮子及礮式並測量之人前往。但測量必須極準。方於事有濟。因思測量之法。西洋人較內地人員尤為精熟。著傳諭舒赫德於蔣友仁傳作霖二人內。詢其測量孰為最精。派令前往。現派侍衛班長德保帶同馳驛。迅赴阿桂軍營聽用。閩浙總督鍾音奏。泉州府屬之同安縣係海邊要區。共轄二百七十四堡。延袤三百七十餘里。年來生齒浩繁。流寓日衆。命盜幾無虛日。而該縣東界之翔風民安同禾三里共五十八堡。內有土名山後。內官井頭。柏頭。洪厝馬家港等處。皆係沿海村鎮。大姓聚居。每恃離城寫遠。逞強不法。該縣鞭長莫及。查

察難周。查該縣東南之金門地方。前以島嶼孤懸。兵民雜處。乾隆三十一年。以晉江縣分駐之安海通判。奏准移駐金門。而該通判所管兵民交涉事件。僅有十堡。素牘寥寥。公事清簡。同安縣東界之翔風民安同禾三里。與金門僅隔海汊。一水可通。較該縣切近。請將此三里之五十八堡。并原管之十堡一切刑名錢穀事件。歸通判管理。即移駐翔風等三里適中之馬家港地方。并於金門鎮抽撥千總一員。外委把總各一員。帶兵四十名。移駐彈壓下部議行。辛酉。

孝懿仁皇后忌辰遣官祭景陵。諭據薩載奏。鎮江府理事同知色柱綸。於伊兄岳興阿逃旗出京。見面並不呈首。縱令前往蘇城。及至病故。行查復又捏詞支飾。其現在供情。必有不實不盡之處。請旨革審等語。色柱綸著革職。交與薩載提同案內人證切實研訊。確情定擬具奏。諭軍機大

臣等據薩載奏鎮江府理事同知色柱綸一摺已降旨將色柱綸革職交該撫研審定擬具奏矣色柱綸之兄岳興阿於乾隆三十五年即逃走出京往來直隸山東江南業經多載其逗留跡色柱綸斷無不知之理其云今年四月內始行會面之說亦不足信且色柱綸身係滿洲既知伊兄為逃旗應緝要犯並不據實呈首乃縱令更名富炎泰赴蘇潛匿將所寄書信燒燬滅跡直至岳興阿在蘇病故事已敗露又復捏造字跡冀圖支飾是色柱綸之徇私欺詐罪無可寬不可不徹底嚴查重示懲儆著傳諭薩載將色柱綸之案即速逐一切實嚴訊務得確情定擬具奏倘有顛預徇隱之處惟薩載是問尋奏查據金連芳供稱伊父金玉振於上年七月內在淮北地方與富炎泰即岳興阿會遇斷無今年四月內始與色柱綸見面之理隨據揚州府查覆今年四月內有鎮江開鋪之吳五同

富炎泰至鈔關汪朝店住歇數日一同起程回鎮等語臣以岳興阿若非先經到鎮住頓日久安能與鎮江開鋪之吳五熟識一同赴揚尋寓且既自揚回鎮則相隔一江半日可達色柱綸所供四月二十一日始與岳興阿相會欺詐顯然臣遵即飭司迅提色柱綸同案內應訊人犯隔別研訊定擬具奏報聞○又諭據韋謙恒奏審擬余彤余燦謀殺期親尊長一家八命一案已將余彤余燦問擬凌遲乃仍監禁奏請正法殊屬非是余彤因與大功服兄余彤為細故挾嫌輒起意邀同胞兄余燦殺死余彤一家八口以圖洩忿上及期親伯母下至童稚無遺其殘忍兇惡實為覆載所不容亦且爰書所罕見一經審訊明確即應照蔑倫重犯一面奏聞一面立予寸磔以快人心而彰國法又何必待奏聞請旨且僅差弁照常齎奏乎至此等重犯雖處以極刑尚覺罪浮於法設或於審明收禁後自

揣罪惡難宥乘間自戕竟不能顯正刑誅雖  
劉屍亦復何及韋謙恒既知該二犯罪大惡  
極發回恐有疎虞留於省城羈禁寧獨未計  
及此乎韋謙恒向來尚屬曉事不應昧於輕  
重若此想因初護撫篆未能諳習所致著傳  
諭該護撫嗣後遇事務須斟酌妥辦仍即將  
余形余燦立時押赴市曹凌遲處死示衆又  
律例殺一家非死罪三人之犯其妻子不知  
情者擬以軍流今閱該二犯供詞余燦雖係  
子身而余形有妻王氏並有子二人該護撫  
竟置之不問亦屬疎漏在該護撫因兩犯已  
照謀殺期親尊長律定罪即不復引用他條  
殊未思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本犯亦係凌  
遲其妻子仍應緣坐今余形殺至一家八口  
較三命更甚况係服制攸關其罪理應加重  
何轉致從輕今此等惡犯妻孥仍得安居本  
地優游度日乎余形所犯過重其妻子即照  
常流徙尚不足以蔽辜著該護撫即將余形

妻王氏子大娃二娃發往伊犁給與厄魯特  
為奴以示懲儆並令沿途選派妥幹兵役押  
解勿致疎誤此旨著由四百里發往仍著將  
辦理緣由即行覆奏尋奏遵旨委員將余形  
余燦押赴市曹凌遲處死余形之妻王氏子  
大娃二娃前經問擬附近充軍於題本內聲  
請在案但援引未協摺內又未聲敘誠屬疎  
漏今遵旨將余形妻子迅速發往伊犁給厄  
魯特為奴並沿途派妥役押解不致疎虞得  
旨覽○豁免察哈爾所屬張家口駱駝鞍等  
三十八年分水衝地五頃有奇額賦○壬戌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諭據桂林奏  
原任遊擊阮寧方因虛報馬夫李文遇賊率  
行轉稟一案革職枷號今已閱四月體察該  
員頗知愧悔且該員向曾隨往緬甸亦曾在  
僧格宗擊退賊衆其於該處一帶情形最為  
熟悉該員年力強壯亦屬正堪驅策之時等

語阮寧方著加恩釋放交與桂林留於後路軍營令其自備資斧効力贖罪以觀後效倘再虛浮玩誤即行據實嚴叅從重治罪○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現已攻克日則了口即日可抵勒烏圍以我三路將軍之兵合力進攻並可覓間分勦馬爾邦宜喜卡撒等處夾擊得手自當掃穴擒渠剋日奏績但恐索諾木莎羅奔兄弟見官兵乘勝深入自揣計窮力竭難以支持又不肯束手就縛勢必逃竄偷生即如前此平定回部時官兵甫再進而逆酋兩和卓木早已遁去此阿桂所深知者今促浸逆酋亦必計出於此而丹巴沃咱爾尤為賊中狡黠知其罪惡重大更不肯為我所擒自應首先竄跡此等逆惡重犯必當明正誅磔以申國法而快人心斷不可容其兔脫漏網因思逆酋等如欲逃匿不過郭羅克地方而其去路必由黨壩一帶逸出上年派五福在黨壩駐兵原為截賊人去路五福在彼

即不能統兵進攻得賊人尺寸地若於窘竄之賊亦不能攔截邀擒則五福之獲罪滋重恐彼不能當其咎也著傳諭五福留心實力嚴防上年尚係豫為防備今則正當其時斷不宜稍有疎懈以致貽誤五福當勉力為之再黨壩土司亦宜令其出力五福當傳諭該土司等促浸逆賊兇虐貪殘意欲并吞諸部是以大皇帝憫念爾等土司日後恐為賊人蠶食特發大兵征勦務期掃滅賊番為爾等力除後患今官兵已抵勒烏圍計日可擣其巢穴擒縛逆酋惡黨永靖蠻氛爾土司受國家厚恩力圖報効正當其時恐賊酋賊目窘迫竄逸勢必經爾疆界爾土司等當豫派能事頭人於各要隘處派兵防守時刻偵伺設探有賊酋賊目逃竄蹤跡務須立時擒捕若果能實力擒獻必奏聞大皇帝重加恩賞倘或漫不經意致賊人由彼逸去不但咎有攸歸即土司等自為計似此窮蹙之賊尚不能

執擒除害。將來官兵成功凱旋後。萬一在逃之賊首等。仍復竄歸。爾土司等。必大受其荼毒。稍知事理之人。必能籌度。及此爾等當切勉之。其校磨從噶克卓克采土婦土司境地。亦有與黨壩毗連者。並著阿桂等。一併傳檄令其合力偵捕。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知之。阿桂等現在進剿得勝情形。若何。明亮帶兵於何日自凱立葉赴阿桂軍營。並著即速覆奏。佇盼捷音。尋據五福奏覆。臣遵諭督率

官兵躡探。並於通賊緊要隘口。晝夜防截。遇有賊首窘迫逃竄。竭力務獲。不敢稍有疎懈。旁批好勉力為之。若能擒獲賊渠。實汝之功也。又奏臣隨傳集土司等。將諭旨明白宣示。該土司等回稱我等惟有實心出力。遵奉辦理。得旨嘉獎。兵部議奏。陝甘總督勒爾謹咨稱。南大通一驛。南至紅城四十里。北距縣城三十里。與紅城苦水二驛均在衝途。凡差馬不敷。可以上下站通融朋送。惟遞送緊要

文報接運新疆茶封銀鞘等物。需用車輛夫役。辦理掣肘。且近年新疆日闢。差務更繁。請將南大通驛歸并平番縣管理。平城松山二驛令莊浪廳照舊經管。其南大通驛務錢糧俱歸該縣支領報銷。仍責成涼州府查覈辦理。應如所請從之。以詹事府少詹事錢大昕為河南鄉試正考官。侍講白麟為副考官。太僕寺卿吉夢熊為山東鄉試正考官。御史費南英為副考官。右庶子李汪度為山西鄉

試正考官。洗馬夢吉為副考官。旌表守正捐軀之廣東歸善縣民藍俊華妻邱氏。○癸亥。諭軍機大臣等。戶部議駁勒爾謹所奏帶徵舊欠籽種口糧銀兩。前請仍舊催徵之處。並未有誤。今檢舉更正。轉係錯辦。請將該督及署藩司交部議處一摺。已依議行矣。該省乾隆三十五年以前。民借籽種口糧舊欠。既定以六年帶徵。已屬寬典。至上年河州等偶被霜雹七處。據該督奏報。僅係零星頃畝。勘

不成災朕因始和布澤格外加恩特予寬緩亦祇應將本年應徵之項量為緩徵本與積年舊欠無涉況該省連歲收成尚屬豐稔正可將前項舊欠乘時徵納該督等前此辦理本無錯誤若果以甘省地瘠民貧難於催徵亦當據實具奏候朕加恩何得借檢舉為名希圖朦混緩徵以掩其催科不力之咎殊屬取巧勒爾謹著嚴行申飭並令其明白回奏

甲子諭據圖思德奏查叅匪夷召弇等潛逃拒捕一案審係代辦臨元鎮務之都司伊林寶兩次聞報並不立往親捕輾轉延玩始行起程復於中途藉詞回鎮其分防河墨汛把總徐元弼自帶兵練追捕致被拒傷嗣會遇把總李達復耽延半夜次早追捕無蹤至詰訊召弇之妻暖松以召弇何故托意潛逃據供實因糧食將完同召闕南湊銀買穀被賊掉騙報知他郎文武衙門該通判徐名標把總劉守章並不緝拏賊賊且諱匿不報以

致逃竄應請一併革職嚴審等語此案先經降旨令圖思德於到滇後確查嚴審據實叅處茲據查明實係該地方文武玩延諱匿所致伊林寶以旗員外任深染綠營習氣兩次聞報既不立往親捕又復遷延託故致犯遠颺把總徐元弼原派有兵練分頭搜捕即使自帶之兵練被匪拒傷一遇把總李達正可併力合緝兼應糾集餘人乘夜奮追乃託言天黑留駐坡上致令乘間脫逃該二員懈縱誤公咎均難逭至通判徐名標把總劉守章於安插外夷失竊事件並不及早辦理意圖諱匿以致釀成逃竄拒捕重案尤屬庸劣不堪僅予革職不足示儆伊林寶徐名標徐元弼李達劉守章俱著革職拏問交與圖思德同案內應訊犯証分別嚴審定擬具奏又諭據軍機大臣將明山保呈報查捕扎魯特兩旗飛蝗情形原稟進呈閱稟內有初九日由該處回熱等語熱河地名自應兩字連稱



豈可截去一字。況避暑之地何得轉稱為熱。又蒙古土謝圖。久經定有字樣。乃稱為圖什。野圖。似此率意混寫。必庸陋幕友。及無知書吏所為。明山保在外任年久。即不諳文義。於此等字面。豈亦不能通曉。乃全不留心。寓意。率忽如此。明山保著傳旨申飭。乙丑。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據索諾木策凌奏稱。今

歲厄魯特部落耕種地畝內。有被蝗蟲傷損

者八十餘頃。所有從前借給伊等糧石。應於

今歲完納者。請展限二年等語。從前借給厄

魯特等之穀石。雖應按限完交。但伊等耕種

地畝。今歲被蝗傷損過半。若將今歲應還之

糧石照常令其完納。則伊等所餘之糧無幾

生計未免拮据。著加恩照索諾木策凌所奏

將厄魯特等今歲應完糧石展限。自明年起

作為二年完納。旌表守正捐軀之湖北嘉

魚縣民鄒亭玉妹鄒氏。丙寅中元節遣官

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

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諭。本月十五日慶貴妃

薨逝。著輟朝五日。派皇六子皇八子皇十二

子皇十五子暨順承郡王恒昌和郡王綿倫

果郡王永璘九公主穿孝。並著皇六子質郡

王禮部侍郎德明內務府大臣金簡總理喪

儀。所有應行事宜。著各該衙門察例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稱。小金川地方尚有

餘麥。派出穆塔爾賡噶等帶兵收割。並計功

噶爾拉木果木賊匪為數必少如有可進之機即勦殺以分賊勢等語所見甚是現在阿桂等由喇穆喇穆攻取色湖普日則了口指日可抵遜克爾宗賊人正在此處周圍聚守其功噶爾拉木果木等處賊人必少猝然乘隙奮攻或能得進俱未可定穆塔爾等帶兵無多自難冀其深入長清現在底木達布朗郭宗駐劄相離甚近伊處尚有兵丁況自彼進兵係迎賊而進又無侵擾我兵後路之虞

長清接奉此旨即帶兵趕上穆塔爾等查看彼處情形相機辦理并寄信富德就近帶兵前來會同妥辦又諭內地鼓鑄錢文自順治年間以來俱隨年號字樣鑄造至葉爾羌等處向來行使準噶爾騰格錢文自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後將所有準噶爾舊錢銷燬另行頒式鑄造乾隆通寶錢文極為利便回部各城係朕開拓撫定之區國寶流行遵奉朕乾隆年號該回人等所當萬年敬守及

我子子孫孫亦當萬年遵行不便照內地錢文隨時改鑄將此諭令各回部辦事大臣記檔永遠恪遵不必改燬另鑄之旨並諭戶工二部一體存載垂為成憲辦理糧餉浙江布政使郝碩奏各路臺站馬匹原備馳送廷寄並一切軍報要件臣商同督臣富勒渾通飭各站務將馬匹加意餵養照十三年金川口內准倒三成口外四成之例辦理如例外倒斃照數勒賠仍將各該員叅處得旨諸凡

留心好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六十二

實錄卷之九百六十二

三十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六十三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七月丁卯諭軍機大臣

等勒爾謹等奏請復陝省捐監舊例一摺已  
批交該部速議矣至陝省非甘肅近邊苦寒  
可比本無事亟亟開捐第該督等稱陝省連  
歲豐收糧價日減則乘此有秋之際收捐監  
穀以裕倉糧在積貯既為有備無患而閭閻  
不致穀賤傷農就現在情形而論亦未為不  
可而外吏皆喜開捐其弊病自所不免惟在  
該上司加意董稽務使弊絕風清不致有名  
無實方為妥協然亦止可暫行一二年設遇

穀價稍貴。即當奏請停捐。不可拘泥多收。致虧民食。該撫等務當深體朕意。切實妥辦。倘不認真料理。致官吏復蹈昔年故轍。朕惟該撫及藩司是問。恐畢沅富綱不能當其重咎也。將此諭令畢沅併令轉諭富綱一體遵照。○又諭曰。慶貴妃薨逝。雖照例應輟朝五日。但向遇輟朝。內閣即不進本章。恐各衙門拘於成例。下報並無郵遞之事。殊覺非理。朕駐蹕山莊。除辦理軍書外。甚多餘暇。三日一報。

尚覺無事可辦。况減去一報乎。且部本中如刑部案件既繁。又關緊要。若隔五日不辦。積壓太多。著傳諭大學士舒赫德等。此五日內。所有各部院本章。仍照常接收。同各衙門奏摺。按報期於十七日一併馳遞。十八日到熱河。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功噶爾拉。木果木等處。似有可進之機。令長清帶兵趕上穆塔爾。查看彼處情形。並寄信富德協同辦理。但富德之絨布地方。亦甚緊要。長清確勘情形。

如果一鼓可進。即寄信富德令伊前來會辦。倘或無益。祇可帶領穆塔爾等約束沃克什。別斯滿人衆。收割麥苗。嚴加防禦。倘遇賊匪。即行殲戮。毋庸寄信富德。即穆塔爾等兵數無多。亦不宜累入富德。尤當相機籌畫。以期萬全。不可稍有輕忽。○戊辰。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據富德奏稱。健銳營前鋒參領舒亮。前在西路雲南軍營奮勉出力。此次征勦。攢拉促浸賊匪。殊覺出衆得力。又汗牛番子盛錦。殺死為首賊匪一名。割取首級呈報。請賞給十總頂帶。以示鼓勵等語。舒亮於攻戰時。既能出衆奮勉。著加恩賞給副都統職銜。番子盛錦。割為首賊匪首級一顆。呈獻。甚屬可嘉。著賞千總頂帶。再加賞銀五十兩。即於軍營所存銀兩內賞給。○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初五日。攻克該布達什諾大碕卡柵。尚存一大木城。即日可期。必克等。

語覽奏欣慰。看來官兵一得此處。即可乘勝  
深入。直抵勒烏圖。自當大有得手。佇盼捷音。  
又據覆奏。軍營打仗。俱係滿兵首先率往。即  
攻碉奪卡。從不專恃土兵等語。如此方是金  
川賊首。罪大惡極。為天地所不容。破賊擒渠。  
計日而待。今土兵等。既知推重。吉林索倫勁  
旅。使眾聞之。更足令其鼓舞奮勇。可期迅奏  
膚功。又據奏。初六日辰刻。遙看宜喜山梁。賊  
碉數座。已均不見。但見有官兵營盤七座。在  
上。必係明亮等合力奮攻。竟已得手等語。此  
更非意想所及。尤為可喜。明亮得有勝仗。自  
必奏聞。想因程站稍遠。不能與阿桂奏函。同  
到。約計一二日內。亦即可得喜音耳。明亮果  
能從宜喜攻進。與阿桂會兵。直抵勒烏圖。則  
攻取賊碉。自更迅捷。又據阿桂稱。并可從宜  
喜正地。各山梁下。循河而南。至噶拉依對岸。  
即出馬爾邦之後。與富德等兩面夾攻。自當  
留舒常仍駐宜喜。以防後路。兼為明亮聲援。

方屬萬妥。明亮由此路攻進。甚為得力。且係  
獨當一面。其功較之隨阿桂助勦者尤大矣。  
○己已。諭據明亮奏。達爾圖一帶山梁。橫亘  
數里。碉卡聯絡。實為賊人喫緊關鍵。因會同  
舒常。即酌量派兵分頭奮力進勦。隨派奎林  
等帶兵攻取西南第一。二兩碉。和隆武。三保  
珠爾格德。科瑪。噶塔布等。各帶兵分攻第三。  
四。五。六。七。各碉。每起各派官兵在後策應。其  
俄坡。格勒古。一帶七碉。令都司崔文傑等帶  
領綽斯甲布土兵三千。協力助勦。於七月初  
四日。將近黎明。官兵冒雨直撲碉根。勇氣倍  
壯。將達爾圖一帶賊碉。皆以次克獲。而俄坡。  
格勒古。賊碉七座。亦同時全行搶占。通計斃  
賊二百餘人。剽獻首級二十一顆。耳記三十  
七件。生擒大頭人丹巴阿汰一名。散番八名。  
共攻得戰碉十五座。平房二十六間。搶獲劈  
山礮四位。牛腿礮二位。鎗矛。糈糧。什物甚多。  
等語。覽奏甚喜。達爾圖一帶山梁。為宜喜一

路進攻勒烏圍要隘。賊以死力拒守。上歲攻勦。經年未能寸進。昨據阿桂奏。攻克該布達什諾。奪碉殺賊。摺內稱。初六日辰刻。雲開日出之時。遙見宜喜山梁賊人。碉卡均已不見。但見有官兵營盤七座在上。必係明亮等合力奮攻。竟已得手等語。朕彼時以果能如此。實出意外之喜。因盼明亮軍報尤切。今明亮奏至。果以初四日鼓勵將士。乘銳直攻達爾圖。并俄坡各碉。奮迅克獲。實由將軍明亮等

抒誠殫力。董率有方。故能所向克捷。從此乘勝席捲。與阿桂隔河並下。自可迅擣勒烏圍賊巢。朕心深為嘉悅。所有將軍叅贊以下。將領弁員。及土司土舍。土目。均著從優議敘。至此次官兵等冒雨進攻。尤為奮勉出力。除交部照例議敘外。仍著明亮查明滿漢官兵及各土兵屯練。均賞給一月錢糧。以示優獎。諭軍機大臣等。明亮奏攻克達爾圖山梁。碉卡。覽奏欣慰。已有旨交部從優議敘矣。達爾

圖一帶賊碉。昨歲屢攻未得。不意明亮竟能盡行攻克。此皆仰仗

上天嘉佑。大功應即告成。乃能迅獲全勝。若此而明亮之調度有方。領隊大臣等之奮勇直進。及兵丁等之不避大雨。踴躍集事。均屬可嘉。至阿桂札令明亮留兵宜喜進攻。今果能得勝。其籌畫甚為得當。即此可見嫻於勝算。而明亮之勇畧並著國家又多一得力之人。伊與奎林皆

孝賢皇后親姪。不意其竟如此出息。甚為可喜。又節據番人等供。俱稱僧格桑為索諾木藥死。埋在遜克爾宗之旁。阿桂於攻克遜克爾宗時。即應查訪明確。刨出賊屍。割取首級。交文綬。於省城暫存。俟擒獲逆酋。檻送獻俘時。一併解京獻馘。○又諭兩金川平定後。如噶拉依。勒烏圍。僧格宗。美諾。大板。昭等處。必須安設官兵。其餘亦須一例布置。營協相連。方為一勞永逸之計。其兵額或由四川內地改

撥倘尚不敷即奏明酌添兵額亦無不可其如何設立鎮協參遊都守等官及各營兵丁額制總於辦理善後事宜時詳晰妥定至各番衆附隸恭順土司者亦當有所專屬意欲將成都副都統移設打箭鑪如青海副都統之管理番衆仍令理藩院總統之並欲俟兩金川全定後令各土司仿照回部伯克之例輪流入覲使其擴充知識得見天朝禮法著將此詳諭阿桂等留心酌辦○又諭據英廉

奏所有黃壽齡遺失之永樂大典六冊已經覓得甚好現在另諭英廉令其設法購覓賾蹤矣永樂大典為人間絕無僅有之書今幸陳編獲存於散佚之餘業派詞臣校輯以昭美備且其中有經朕題詠者自應一體寶藏為玉堂佳話至各省進到遺書浩如淵海現交書局存貯俟書目校勘全竣尚須發還不許絲毫損失是此書所在亦當隨時檢查勿使纂修人等私挾外出方為正理前因遺失

書籍將該總裁等交部察議並責成提調等實力稽查自不敢復致玩忽成事風聞近日總裁等有欲添派別衙門人員至翰林院翻檢書籍逐日點查收發者此固周詳慎重之意但卷帙繁多之書必不能日校一種而一種之內難易不同并不能令其日校幾本且有須與他本互勘者種種情形不同既不能清晨豫定其應領何書又不能隨時為之陸續檢發若必欲纖悉無遺雖日以十數人司

之亦力不暇給而過於繁瑣纂修等轉得藉口於領書費力或致貽誤課程提調等見有另派專員更得脫身事外均不得謂之妥善所有翰林院現貯各書著總裁等交該提調照各省進到書單造成檔冊纂修等領辦之書即於冊內填註仍每日稽查毋許私攜出外如查出該纂修仍有違禁私帶之事即回明總裁叅劾若該提調代為徇隱經總裁查出將提調一併查叅祇可如此瑣細何為所



有現在另行派員之事毋庸辦理將此傳諭該總裁知之○辛未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諭候補翰林院侍講沈初現在南書房行走尚無應補之缺著加恩准其照例食俸又諭據富德奏稱賊匪來侵委署把總李中秀所守卡卡角山梁卡座其第四卡座之把總焦光宗聞知即帶兵接應以致受傷賊衆復經綏庫等所

守卡座旁邊竄入山谷內查綏庫等卡座相去李中秀卡座不遠若聞鎗聲即往接應則可痛殲賊匪乃綏庫等惟知坐守已汎未能前往截殺實難辭咎請將綏庫革去巴圖魯名號或三等侍衛或藍翎侍衛上行走拉先保革去防禦降為驍騎校孟春玉革去千總降為把總効力等語軍營接連設立卡座特防賊人侵擾令其互相接應今賊匪膽敢捏稱布拉克底之兵侵我卡座實屬可恨即當

乘間突出痛加勦殺乃綏庫等相去李中秀卡座不遠當賊匪衝殺伊等卡座把總焦光宗尚知帶兵救援而綏庫等既聞鎗聲並不帶兵接應及至賊匪由伊等卡座旁邊經過又未能截殺以至逃竄甚屬不堪若不治罪以示炯戒則斷不畏懼現在官員兵丁擢陞品級賞給巴圖魯名號者所以示鼓勵使愈加奮勉之意如果能勇往出力朕自當加倍施恩若謂已得巴圖魯名號便已自足於攻

戰時不復奮勇向前可乎綏庫身為侍衛且係賞給巴圖魯名號之人伊當感戴朕恩諸凡愈加奮勇出力乃如此逡巡退縮甚屬非是朕初閱富德奏稱賊匪侵犯李中秀卡座經綏庫等卡座旁邊竄往木果山梁等語朕即意及綏庫等何不截殺賊匪以致放過宜將綏庫等叅奏治罪今富德將綏庫等另摺叅奏理應如此辦理即如音濟圖前在軍營奮勇出力朕即賞給副都統職銜巴圖魯名

號後因在金川軍營並不出力隨革去副都統職銜降授二等侍衛今綏庫等不可不行治罪以示炯戒綏庫著革去已圖魯名號授為藍翎侍衛仍將賞伊銀一百兩追出分賞李中秀焦光宗其拉先保孟春玉俱著照富德所請行伊等倘仍不知己罪不行奮勉出力富德務須據實叅奏從重治罪將此傳知將軍叅贊等並通諭各營賞給已圖魯名號之人及官員兵丁等知之○諭軍機大臣等

前鋒叅領舒亮自至軍營屢經奮勉此次知有林內賊人聲息即先攻擊痛加殲勦更為奮勇出力昨朕已加恩賞給副都統職銜著再賞緞二疋以示鼓勵又諭富德處得力將領頗少朕亦早為念及英泰既係熟手仍留富德軍營幫辦一切因思哈清阿現在僧格宗一帶後路防守著即令哈清阿前赴納木覺爾宗同副將陳大復在彼加意防範又諭昨據富勒渾等奏大板昭站糧員陳玉

麟稟稱商米每石加耗約餘一升通飭量收商米各站員均以一半繳出充公並查從前收過商米如已無存亦令如數完交今思糧員責任綦重稍有遲誤缺少獲罪非輕此次各站糧員俱能勉辦公釐運無誤而所有耗餘米石據該督等稱凡修理橋道一切零星公用以及人役口糧皆於此內支發是所餘原屬無多第向無報案考覈辦理本未妥協今大板昭站員既經報出此後到站商米

所有餘存之數令各站員一體開報尚屬可行至從前收過商米之處事皆已往若復紛紛查覈未免瑣屑滋擾現在大功剋日告成各糧員等俱應在議敘之列正當令其互相鼓舞上緊供運以期指顧集勲豈可追咎從前責令賠繳致糧員等各懷疑懼轉恐於運務無裨況此次軍需撥解內外帑銀已三千九百餘萬豈在此區區升斗而為之較及錙銖耶所有已前收過商米之案俱無庸查辦

即此後商運解到餘米亦祇令該站各按實存報。若必照陳玉麟所報之數為準恐不肖人員因餘米不足派累商人額外加增殊屬不成事體。該督等當實力稽查或糧員內有藉端累商之人即嚴叅重治其罪並通飭各糧員共知朕體卹微員之意俾其益加感奮。○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獲嘉縣民張全妻張氏。○壬申諭御史陳朝璣奏請修內閣都察院則例一摺殊可不必各部為直省案件

總匯其常行事例多有因地因時斟酌損益者不得不纂為則例俾內外知所適從。然甫屆成書輒有增改故每閱數年或十餘年又復重輯一次並不能為一成不易之計。至內閣固為絲綸重地然收發章疏繕本票簽及承辦誥勅寶冊等事並有一定章程祇須遵循罔敷遇有改簽事件則係朕親閱本章折衷酌定特降諭旨皆非閣臣所能參與又豈或有成例可稽若都察院雖風紀攸司而事

非繁劇如監禮糾儀稽察巡查奏派諸務悉係奉行成憲并無庸臨事權衡是閣務院規均不過恪守舊章非若六部比擬例案必須互證兼資者可比又何必附纂例之故套而為無益之虛文乎至摺內謂都察院舊稱副相尤屬可笑。漢時雖有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之語其後沿革不常且與今都察院之職迥異何得牽引及之。况內閣自明初改置大學士以來即不復稱宰相間遇賜詩賜扁時或

數典及之而諭旨奏章從無相臣名目內閣且然都察院安得有副相之稱乎向來大學士加宮保銜者有之獻諛者或稱為師相究無益於實而彼亦居之不疑殊可鄙耳朝廷設官分職自當從定制相稱若必援古為言則名之不已寢及於事必且有如當年之爭六科不應屬都察院者何可為訓陳朝璣雖行文一言亦不可不防其漸原摺著發還將此即通諭知之。○又諭崇文門稅差一年期

滿例應更替。今征勦金川大臣等在軍營出力者多。均可量為簡派。指日大功告成。俟凱旋後。再降諭旨。現在仍著福隆安暫行兼管。○癸酉。諭大監高雲從。現在因事鎖拏。交御前大臣等審訊。著傳諭英廉將高雲從在京家產俱行查抄。其家口交慎刑司嚴行禁錮。俟高雲從審明定擬時。另降諭旨。○總督銜河南巡撫何燭奏。豫東黃河於七月初五。六及九十等日。驟長水九尺五寸。北岸下北河

廳屬之銅瓦廂工。因兜灣頂衝。河溜湧激。致護岸舊埽刷却七十餘丈。河臣姚立德駐工親督搶護。三晝夜。一律穩固。又南岸下南河廳屬之黑堽工。河勢亦係兜灣迎溜埽工間段墊却。甚為險要。臣就近督率道廳搶護。幸獲平穩。今大河水勢於十一日後漸次消落。各工可保平寧。得旨。以手加額。欣慰覽之。○甲戌。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前兵部侍郎高樸來熱河帶領引見。詢以近日外間有何見聞。據奏風聞內監中有將記名人員硃批記載洩漏外廷之事。朕尚以為必無。因問其有何實據。伊所奏含糊。惟稱係管理記載身材矮小之內監。不知姓名。即令福隆安詳悉詢問。始據高樸稱。觀保將賜祭吳壇。俱曾在九卿班上談及道府記載優劣。問以得自何人。仍無實據等語。經福隆安據情轉奏。朕以所言既無

實據。因暫緩究問。隨將太監高雲從徹至別處當差。不令經管記載。昨朕面詰高雲從。因何與蔣賜祭識認交言。所指仍係記載一事。乃所供則稱伊買地受騙具控。曾懇大學士于敏中轉託蔣賜祭辦理等語。朕聞之不勝駭異。隨面詢于敏中。據奏高雲從向伊面說並未允為轉託。但不即據實奏。實屬錯謬等語。內廷諸臣與內監等差使交涉事所必有。若一言及私情。即應據實奏聞。朕方嘉其

持正重治若輩之罪。又豈肯以語涉宦寺轉  
咎叅奏者耶。于敏中侍朕左右有年。豈尚不  
知朕之辦事。而思為此徇隱耶。再高雲從僕  
有于敏中曾向伊問及觀亮記載若何之語。  
于敏中以大學士在軍機處行走。日蒙召對。  
朕何所不言。何至轉向內監探問消息耶。自  
川省用兵以來。于敏中書旨查辦。始終是其  
經手。大功告竣在即。朕正欲加恩優敘。如大  
學士張廷玉之例。給以世職。乃事屬垂成。而  
于敏中適有此事。實伊福澤有限。不能承受。  
朕恩于敏中。寧不知痛自愧悔耶。因有此事  
相抵。于敏中著從寬免其治罪。仍交部嚴加  
議處。至朕日理庶政。事事躬親。即所寫諭旨。  
亦時多更改。至筆墨之事。尤不過尋常錄寫。  
豈藉一二翰林所能攸助。即如從前大學士  
公傅恒侍直禁近最久。襄贊諸務。及伊身後。  
並不因少此一人。遂致不能辦事。于敏中豈  
不稔知。朕因其數十年以來。小心行走。為此

姑息。格外加恩。免其重罪。朕先認過于敏中。  
務宜痛自湔洗。以蓋前愆。倘此後再有過犯。  
朕不能復為曲貸也。至觀保屢次獲罪。本一  
庸材。更何心覲顏論事。而蔣賜祭。吳壇。皆新  
進平等材具。祇宜恪勤供職。何可於九卿班  
上。議論道府。朕於用人。黜陟權不下移。豈在  
下所能窺測。伊等議論優劣。其意何居。且其  
所議論者。何人何事。觀保。蔣。賜祭。吳壇。身為  
九卿。豈宜如此多事。俱著革職。交刑部查審。  
並著伊等。各將議論情節。明白錄供。由刑部  
堂官具奏。又高雲從。供倪承寬。亦曾與伊認  
識。並有引令申保。見面之語。倪承寬在尚書  
房行走。豈可如此行為。其欲引令申保相見。  
又係何意。倪承寬亦著革職。交刑部訊問。仍  
著申保。明白回奏。所有戶部侍郎員缺。著金  
簡補授。其錢法堂事務。著梁國治管理。梁國  
治未回京之先。即著金簡暫行兼管。順天府  
府尹事務。著袁守侗兼管。所有鄉試監臨。即

著袁守伺辦理梁國治現在隨園袁守伺不必前來更換將此通諭中外大小臣工知之○又諭太監高雲從一案所降諭旨並訊出供詞俱著抄寄舒赫德閱看提集應訊人犯逐件審究定擬具奏此內將賜祭尤非觀保等可比伊係大學士蔣溥之子乃夤緣滋事除審明照例治罪外並令自行議罪將此一併傳諭知之○又諭員外郎惠齡在奏事處行走且係那延泰之子乃敢囑託太監高雲從甚屬多事不堪著將惠齡革職交御前大臣監責四十板罰在粘竿處効力贖罪○又諭據明亮等奏本月初四日官兵攻克達爾圖山梁時藍翎侍衛七格進財保厄魯特阿爾泰三員同時並進極為勇往請旨加恩以示鼓勵又健銳營委署前鋒叅領登色保三官保奎德三員均各不避艱險或直砍碉門或直衝賊陣請以副前鋒叅領陞用等語侍衛進財保前於舒常奏攻克熱圖歌洛摺內

稱其奮勇出力業經陞授三等侍衛七格厄魯特阿爾泰並著陞授三等侍衛登色保三官保奎德俱著以副前鋒叅領陞用遇缺即補○又諭據明亮等奏戶部員外郎裕舊自上年調赴南路隨營辦事實心奮勉本月攻打達爾圖山梁該員懇請帶兵親冒矢石將賊牽綴殊屬出力可嘉請賞給花翎等語裕善著賞戴花翎以示鼓勵○諭軍機大臣等此次海蘭察等因將軍豫有號令遇雨即撤尚非退縮而額森特即於雨霧中帶兵攻得木城甚為勇往蓋額森特見海蘭察屢次立功居多亦思奮勉自勵故不避雨凜將二木城立時攻拔而富興普爾普等並皆盡力助勢烏什哈達亦聞聲攻得旁卡二座均係可嘉著阿桂將該將領等及出力之弁兵查明存記統俟攻得勒烏圍時咨部一併優敘至得受搶傷之侍衛碩多爾海章京興奎協領賚里克是否無恙深為軫念著遇便奏聞其

傷亡官兵俱著查明咨部照例卹賞又同日明亮奏西南下拖山腿要隘賊卡初六日派三保珠爾格德阿爾都前往占據連築二卡現已壓至山半其相連之木克什山梁兩面斜插山腿列礮其上皆足以繞我之後必須一併勦洗業已搶占兩礮所辦亦好看來阿桂明亮兩軍隔河相望聲勢甚盛賊人氣餒自可迅速成功佇盼捷音至閱所獲賊目丹巴阿汰供詞據稱金川知官兵欲改正地在樹林內要隘地方派人埋伏專等官兵進來下手等語是明亮前次不由正地進兵幸不墮賊詭計尤為得算至彭楚克供丹巴沃咱爾聞官兵已得達爾圖山梁即添調各寨百姓親自帶領分開各處防守等語丹巴沃咱爾是賊中之狡惡者逆首恃以領兵今伊既赴宜喜抵拒明亮等當留心防範勿稍疎懈若得生擒此賊較索諾木尤為可喜並令舒常知之○以副都御史阿思哈為左都御史

江蘇按察使胡季堂為刑部侍郎署禮部侍郎范時紀為倉場侍郎○乙亥諭昨高樸奏太監高雲從洩漏道府記載一案降旨將觀保蔣賜榮吳壇倪承寬等革職交刑部查審朕辦理此事並不得謂之過嚴我朝家法太監止供使令從不許干涉政務至於外廷臣工尤當禁絕往來若聽其識認交言實非善事即如蔣賜榮於高雲從買地一案雖未為辦理然當此政治清明之時伊等尚不敢任意妄為若此次不行整飭將來不知何所底止又如倪承寬因在內廷行走識認高雲從乃又欲引同官之申保亦與認識尤不可解至於記名道府人員殊批記載乃皇考世宗憲皇帝留意人材以便隨時錄用實屬法良意美所當永遠遵守至於所用道府亦不過照例補放或後經督撫劾朕亦無從庇護若其中果有人本平常或夤緣倖得九卿等確有實據何妨據實奏朕必為之



嘉獎。又何所容其私相議論。乃觀保等。既不能指實直陳。徒於班聯之上。妄行竊議。意欲何為。况觀保本屬庸材。屢經獲譴。蔣賜棻。吳壇。甫經擢用。尤宜恪勤奉職。又何暇評論人材乎。此事高樸初奏。朕尚以為必無。於召見軍機大臣時。論及此事。察于敏中所奏。尚欲意存迴護。希冀顛頂了事。今據審出。即有與伊干涉之事。是于敏中。尚不能在朕前稍存飾混。况他人乎。朕臨御三十九年。勵精圖治。宵旰不遑。正賴神志清明。覺察衆人情偽。不容輕易混過。從前雖有志願。至八十五歲時。即當歸政。然亦必酌量彼時精神。與此時無異。不致倦怠。若此日正當精明強固。可以振作有為之時。豈容於此等事。竟置不問乎。今據審出案情屬實。則高樸所奏。尚具有良心。何九卿中屢經召見。並無一人奏及。若與高雲從素有關涉者。自不肯直奏。糊塗如蔡新者。或不能舉發。其餘九卿。豈直一無見聞。又

豈朕不肯召見九卿耶。即如英廉。係內務府大臣。於內廷諸務。最為熟悉。舒赫德。到京已將一載。在軍機處行走。此等情事。豈有不知。乃高樸尚有見聞。豈英廉。舒赫德。竟得諉為不知。朕開誠布公。以待諸臣。而諸臣轉不能竭誠盡力。以圖報効。諸臣清夜自思。良心安在。舒赫德。英廉著傳旨。嚴行申飭。九卿等。亦著一併申飭。朕因此事。大有關係。特行剴切教誡。并通諭中外臣工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戶部議覆畢沅等奏。陝西省請復捐監舊例一摺。已依議行矣。但該撫摺內稱。現在陝省各屬。歲告屢豐。民間糧石充盈。惟恐穀賤傷農。所以籌請照舊收捐監糧。而所定糧數。何以轉援乾隆二十九年穀價較昂之日。減數收捐。殊未妥協。此不與前言矛盾乎。著傳諭畢沅。將因何如此定數緣由。據實明白奏覆。并另行酌覈。妥議具奏。○刑部議奏查律載。凡罵疾瞎兩目。折兩肢之類。犯殺人

謀故鬪毆應死者議擬奏聞取自上裁等語。罵疾奏請之條原屬國家法外施仁曲加矜宥之意。而案情輕重不同自應量為區別。如罵疾之人並非有意逞兇或被人欺凌或衅起一時適犯鬪殺等案情節本輕原可憫其殘廢量從寬典。若其蓄意謀害有心故殺此等兇頑於法實無可宥。使因其罵疾概為奏請恐賦性兇狠者因有格外矜恤之律或至倚恃罵疾逞忿殺人尤非辟以止辟之義。請

嗣後罵疾殺人罪犯應死者實係鬪毆致死及戲殺誤殺方准其依律奏聞取自上裁。其有蓄意謀害及有心故殺者俱應依律擬罪不准聲請得旨允行。○命左都御史阿思哈在軍機處行走。○以刑部郎中龍承祖為江蘇按察使。○丙子諭辦理四庫全書處進呈總目於經史子集內分晰應刻應鈔及應存書名三項各條俱經撰有提要將一書原委撮舉大凡并詳著書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覽

了然較之崇文總目蒐羅既廣體例加詳。自應如此辦理。第此次各省搜訪書籍有多至百種以上至六七百種者如浙江范懋柱等家其稟集收藏深可嘉尚前已降旨分別頒賞古今圖書集成及初印佩文韻府并擇其書尤雅者製詩觀題卷端俾其子孫世守以為稽古藏書者勸。今進到之書於纂輯後仍須發還本家而所撰總目若不載明係何人所藏則閱者不能知其書所自來亦無以彰

各家珍弄資益之善。著通查各省進到之書其一人而收存百種以上者可稱為藏書之家。即應將其姓名附載於各書提要末。其在百種以下者亦應將由某省督撫某人採訪所得附載於後。其官板刊刻及各處陳設庫貯者俱載內府所藏使其眉目分明更為詳備。至現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卷帙甚繁將來鈔刻成書繙閱已頗為不易自應於提要之外另列簡明書目一編祇載

某書若干卷。註某朝某人撰。則篇目不煩。而  
檢查較易。俾學者由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  
而得全書。嘉興海內之士。考鏡源流。用彰我  
朝文治之盛。著四庫全書處總裁等。遵照悉  
心妥辦。并著通諭知之。○又諭。據李侍堯等  
奏。奏電白縣典史唐棠。於管解逃後。為匪。例  
應絞決之。王亞奉一犯。並不小心。管解致令  
脫逃。請旨將唐棠革職。并請將僉差不慎之  
知州麻廷燦等。一併交部嚴加議處等語。王  
亞奉。係在配脫逃。復行影搶。逞兇拒捕。問擬  
絞決要犯。該典史唐棠。於接解時。理應小心  
防範。乃不親督兵役看守。任其乘間脫逃。非  
尋常疎忽可比。唐棠著革職。拏問。其僉差不  
慎之知州麻廷燦。知縣鄭熊佳。該管之知府  
康基田。殷長立。俱著交部嚴加議處。至該犯  
王亞奉。膽敢屢次潛逃。情罪實為可惡。該督  
等即嚴飭所屬上緊查拏。務獲。毋任日久遠  
颺。得以漏網。○諭軍機大臣等。本日英廉奏

查抄太監高雲從家產一摺。內稱。伊兄高雲  
彰。供。伊三弟高雲龍。四弟高雲惠。俱跟官收  
稅等語。高雲從身為太監。伊弟兄俱宜安分  
耕種。乃跟官收稅。必係高雲從營求。著傳諭  
英廉。將高雲龍等。隨從何人。及高雲從營求  
何人之處。訊明奏聞。若高雲從供吐不實。著  
即夾訊。務得確情。不可姑息。○又諭。查審招  
搖滋事太監高雲從之第四弟高雲惠。現在  
粵海關監督李文照處當差。長隨據高雲從供  
稱。李文照出京時。我當面求他帶去等語。李  
文照。係內務府司員。朕甫經加恩。令其管理  
粵海關稅務。乃敢與太監交通。受其囑託。實  
屬不堪。可見伊無福承受恩典。李文照著革  
職。拏解來京。交內務府大臣審訊。著李侍堯  
速即選派幹員。沿途小心管解。毋得稍有疎  
誤。其粵海關監督稅務。仍著德魁前往管理。  
德魁係辦理熟手。無庸來至熱河請訓。即由  
京迅速起程赴粵。德魁未到任之前。即著李

侍堯暫行兼管。將此由六百里發往。諭令李侍堯並德魁知之。○又諭。現在審究招搖滋事之太監高雲從。供有伊弟高雲龍。現在跟隨山東臨清州知州當長隨等語。外任知州。何得收留太監之弟為長隨。其中必有交通情弊。著徐績嚴審該員。如何與太監認識。令伊弟跟隨之處。即行訊明。迅速具奏。著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又諭曰。李文照現已革職。拏解來京。交內務府大臣審訊。李文照甫經朕加恩任使。乃敢聽受太監高雲從囑託。將伊弟高雲惠為長隨。帶往任所。是其福薄。不能承受朕恩。今德魁務宜以李文照為鑒戒。倘伊敢於仍蹈覆轍。則李文照即其榜樣。斷不稍為寬貸。並將此諭令德魁知之。○調鑲白旗漢軍副都統達桑阿。為鑲紅旗滿洲副都統。以頭等侍衛永安。為鑲紅旗漢軍副都統。○丁丑。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至庚辰。皆如之。○賜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等。食至庚辰。皆如之。○諭軍機大臣等。現在查審太監高雲從招搖滋事案內。訊出李文照放粵海關監督時。聽受高雲從囑託。攜帶伊弟高雲惠為長隨一事。太覺膽大。昨已降旨將李文照革職。拏解來京。交內務府大臣嚴審矣。向來內務府官員。好與太監交結。實係最惡習氣。今朕因李文照在如意館行走多年。小心勤謹。是以用為監督。乃甫經加恩。即敢聽太監囑託。徇私收錄。實係其福薄。不能承受朕恩。况太監等兄弟子姪。止宜在屯務農。或小本營生。度日。是其正理。今乃跟監督充當長隨。其意不過欲在關口婪索舞弊。累商竊課。皆所不免。豈可不急行嚴禁。今李文照現經敗露。朕即將伊斥革。拏問治罪。可見與太監往來。非惟無益。且必身獲重譴。後悔莫及。李文照即是眾人榜樣。凡內務府官員俱宜

引以為戒。痛自警省。毋蹈覆轍。嗣後倘有犯此者。朕不能稍為寬貸也。著交內務府大臣將此傳諭內務府官員知之。○又諭。昨審訊太監高雲從供。有高雲龍在臨清州當長隨。外任知州。因何得與太監認識。收留伊弟為長隨。是以令徐績查明知州何人。革職嚴訊矣。今覆審高雲從。據供並不認識臨清州知州。係託曾押貢到天津之叅將王普。懇其將伊弟高雲龍帶往山東。尋覓跟隨官府。後得信。知已在臨清州魏家灣住口等語。太監高雲從。既不認識臨清州知州。則與該州無涉。無庸革職審訊。至王普身為武職大員。乃敢與太監認識。聽其囑託。將伊弟代薦長隨。殊屬不堪。著傳諭徐績。即將王普革職。嚴審確情具奏。將此由六百里發往諭令知之。○又諭。據舒赫德等奏。查審觀保等議論道府記載一案。並觀保等自行回奏各供詞。均非確切實情。如觀保所供。因在內廷行走。凡九卿

一切公議。總不曾到班之語。即屬巧為支飾。意欲藉此推託乾淨。九卿不必定因公事會議。始行見面。即如各衙門進朝奏事。及赴圓明園該班之日。在九卿朝房與同列聚談。乃事所必有。况聞伊之竊議者尤多。豈得轉謂之不交一言乎。伊若據實供吐。尚可稍為寬恕。若巧為推諉。則其取戾益重。著舒赫德再行嚴訊。確供。毋得任其掩飾。至吳壇。由刑部司員。擢任藩司。特陞卿貳。朕因其材具尚堪造。就是以加恩錄用。並不因人薦舉。即舒赫德劉統勳。係伊舊日堂官。尚不能在朕前將伊保奏。豈太監等所能干與。又何用向其探聽記載。希圖倖進乎。朕方以吳壇尚有出息。將來擬欲用為江蘇巡撫。或日久并可簡任刑部尚書。今伊福薄。不能承受朕恩。實其自取罪戾。至所供與承德談及江蘇官員之事。乃泛論舊日屬員賢否。原無關礙。今所問乃打聽道府優劣。與此何涉。此乃吳壇心靈。故

認實此節。以躲避重愆。至將賜祭。為楊仲興探問消息。雖已供明。而於探聽道府記載一節。未經認及。總係因其罪過重。不敢直認。著舒赫德。將伊等如何私議道府記載。及所論何事何人。嚴切訊明。據實奏覆。至向來內廷行走諸臣。如軍機處。懋勤殿。南書房。及月華門等處。俱有太監在彼伺候茶水。歲時間有犒勞給銀之事。朕平素深知。原所不究。若吳壇係外廷大臣。與若輩毫無交涉。尤不應給以銀兩。此等情節。均應詳悉訊問。據實覆奏。至劉秉燾。主慶長。不過微末小臣。非九卿大員可比。既經革職。足以蔽辜。無庸再為究問。將此傳諭舒赫德等知之。○吏部議覆兩江總督高晉等奏稱。舒城縣之曉天鎮。離城九十餘里。僻處萬山。兼有小路通潛山霍山。二縣深林密箐。奸匪易藏。必須專員彈壓巡防。查有廬江縣冷水關地方。離城三十里。原設巡檢一員。居民稀少。地方不甚緊要。衙署又

久經坍塌。歷任巡檢。均在縣城賃屋居住。有名無實。請將該巡檢改設舒城縣之曉天鎮。建設衙署。就近駐防。應如所請。從之。○戊寅。兵部議覆。前任雲貴總督彭寶奏准。普洱鎮酌撥弁兵案內。將原駐鎮沅州遊擊一員。新撫三家坡二汛把總各一員。共兵三百二十五名。撤回普洱府差操。其應造兵房。除普洱城內原有兵房一百五十五間。撥給外。尚應建兵房一百七十間。請將遊擊衙署。建立城內。把總衙署二所。兵房一百七十間。建於城外。動項修建。應如所請。從之。○己卯。諭。向來在京部院各衙門陳奏事件。及外省督撫等齎奏差弁赴宮門具摺。設有奏事官員接遞。轉交奏事太監進呈。所以嚴內外之防。使官寺人等。概不得與外人交接。法至善也。乃近來奏事官員。日久懈弛。至有山東隨至天津之叅將王普。與太監高雲從認識。聽其囑託。高雲從。不過寫字處下賤太監。何得與外省

參將相識。則是太監等與外廷官員。在宮門  
觀面交談之處。大概可知。奏事處向派有御  
前侍衛一員管理。原以察查各項弊竇。今春  
寧在奏事處。於此等情事。不能稽管。所司何  
事。春寧不必管理奏事處之事。仍交御前大  
臣等議罪。另派安泰代管。安泰向曾管理此  
事。今行走雖不及昔日。而稽查管束。尚所能  
為。務宜小心謹慎。若再有太監與外廷官員  
人等。在宮門交言識面之處。惟安泰是問。嗣

後除軍機處應奏事件。仍照舊交奏事太監  
呈進外。其餘各部院衙門奏摺。俱悉從奏事  
官員接收轉交。即內務府衙門一切事件。雖  
係家務。亦著由奏事官員轉交。概不得由奏  
事太監等接奏。大臣官員等。並不得與太監  
交談。如敢再有違犯。必將伊等從重治罪。著  
將此旨嚴切傳諭奏事處及各衙門知之。○  
諭軍機大臣等。富德痛職潛來賊匪。堅守卡  
座。殊為妥善。此時將軍等已經深入。賊人窮

迫。尚敢暗來衝我卡座。深為可恨。必須盡戮  
無遺。又張正邦守卡殺賊。土兵綽窩因砍取  
賊首。以致受傷。皆屬奮勉。著富德酌量獎賞。  
以示鼓勵。○御前大臣會同行在刑部奏。太  
監高雲從。結交外廷官員。洩漏記載。招搖滋  
事。不法已極。依律擬斬。請即正法。得旨。高雲  
從。著即處斬。○辦理糧餉河南布政使顏希  
深奏。各路官兵。現在加緊進攻。恐賊人鋌而  
走險。防守更宜慎重。查覺木交。及周史等處。

均有官兵防駐。土民協守。惟呀骨一站。在日  
旁山脚之下。毗連賊境。小路頗多。今日旁之  
兵。調赴宜喜。所存駐防兵五百名。祇足為該  
處守禦。恐不能四面接應。臣稟商副將軍明  
亮。於附近覺木交之橋頭。酌抽兵丁六十名。  
又選壯夫四十名。經鎮臣李時擴帶往。妥為  
安設。又查將軍阿桂。攻羅博瓦山梁之後。官  
兵果入。恐逆首索諾木兄弟。窮蹙思逃。已令  
各卡隘嚴加稽查。復曉諭各卡。或恐促浸番



民從此逃竄亦宜加意盤詰勿使免脫得旨  
好諸凡皆妥勉為之○庚辰諭據舒赫德等  
奏覆訊觀保等私議道府記載一案仍各堅  
不承認請加刑訊等語辦理非是觀保等明  
知交結內監探聽記載情罪重大冀圖躲避  
重懲不肯供認設伊等果無其事高樸何能  
憑空捏造至所稱九卿同在一處不敢妄行  
私議九卿具在豈肯盡為隱瞞之語更屬荒  
唐此等口舌案件原無憑據九卿等誰不欲  
置身局外此時即問之九卿又孰肯為之執  
證況九卿除觀保等外豈無探聽記載未經  
高樸指奏之人朕亦不屑因此一一窮治遽  
興大獄也至刑部請旨刑訊之處殊屬無謂  
伊等皆一二品大員即加刑訊亦不過用刑  
套問虛應故事伊等若復堅供如前刑部又  
如何辦理豈因觀保等不肯承認轉將高樸  
究訊坐以誣奏之罪尚復成何事體且此後  
誰復肯以衆人之情偽據實直陳耶刑部此

奏不過因不能訊取確供欲激朕以用刑朕  
辦理庶政一秉大公至正此等案件既經敗  
露自應明白曉諭示以重懲然又豈肯稍為  
過當如觀保等探聽記載竊議道府優劣一  
節伊等雖狡詞隱飾揆之於理其肺肝自不  
能掩朕今亦不復窮究試令觀保等捫心自  
問又豈能盡昧天良乎高雲從現已照御前  
大臣及行在刑部所擬即行正法所有觀保  
等一案著刑部按律定擬具奏并將此旨通  
諭中外臣工知之○禮部議覆湖北巡撫陳  
輝祖奏稱施南府屬之宣恩來鳳咸豐利川  
四縣人文漸盛前經奏請設學定額其應附  
恩施考試之文武各生撥歸各學管轄但各  
學未設廩增額數除宣恩來鳳咸豐撥歸人  
數無多所有候廩候增仍歸恩施學新舊間  
補外其利川一學撥回六十餘名實為四縣  
中人文較盛之區查恩施學定額廩增各二  
十名今已分出多人若仍令循照舊額未免

過優。請將恩施縣廩增舊額各二十名。減為十二名。以八名撥入利川。再該四縣武童。向亦附恩施縣考試。請照文童例。恩施量減三名。建始量減一名。作為府學四名。並於利川。咸豐三縣。各取武童二名。均應如所請。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通池縣民趙萬一妻侯氏。○辛巳諭。昨據刑部奏。覆訊觀保等。探聽記載一案。朕本不欲窮究其事。是以不復再行詰問。並非伊等之堅供狡飾所能混過也。即如吳壇。係外廷卿貳。並不在內廷行走。何由與太監高雲從認識。又何以知其為經營記載之人。向伊探問。且既探聽自己記載。必無不兼及他人之理。又如蔣賜榮。因其父兄舊直內廷。得與太監等相識。但既向高雲從探聽記載。必不僅止楊仲興一人。況楊仲興。係廣東人。蔣賜榮。不過因係年誼。為之探聽。則凡與蔣賜榮同鄉親故。應自不少。豈無一關切之人。而為之舍近問遠。有是理乎。

若觀保。本係庸劣無能之人。辦公事則緘訥不語。遇私議則談論風生。此眾所共知者。使非有竊議記載之事。高樸豈能憑空捏造。且何以不指他人而指觀保乎。刑部審訊時。若以此等情節。細加研詰。若輩復將何辭抵賴。其在知慮短淺之人。或不能察此情偽。舒赫德。英廉。豈不見及於此。何不聞其以此悉心推究。僅撫尋常審案不喫緊之言。漫為鞫訊。希圖搪塞完案。而謬請刑訊。蓋知朕必不肯令刑訊也。此一節。著舒赫德。英廉。明白回奏。朕辦理庶政。不肯稍涉顛預。亦不肯稍為已甚。是以養心殿聯有仲尼不為己甚者。惟帝若是其難之之語。朕之心事如此。而為君之難。亦即在此。即如此案。高雲從以下賤太監。敢於肆無忌憚。若此。豈可不亟為整飭。以肅紀綱。但不屑因此遽興大獄。故將高雲從即行正法。不復一一窮治。豈觀保等所能狡詞倖免乎。觀保。蔣賜榮。吳壇等。清夜捫心。若自

知身獲重愆。朕加恩不為窮究。感愧無地。尚得謂之少有人心。若覲顏以為實無其事。甚至少涉怨尤。至無知之徒聞之。妄以觀保等為無辜受誣。且議高樸為小人多事。則是觀保等良心漸滅殆盡。必為天理所不容。尚得比於人類乎。高雲從之事。大臣中豈無見聞。獨高樸為之陳奏。衆人撫躬內省。對高樸應多自慚。然此乃大臣應奏之事。朕並不以此賞鑒高樸。重加任用。若衆人因高樸具奏此

事。私心銜恨。計圖巧為傾陷。則是自取其死。豈能逃朕洞鑒。若高樸以此沾沾自喜。遂因而高興多事。即屬器小易盈。或高樸因此事已顯其公正。不復自知謹凜。肆意妄為。轉致營私舞弊。則高雲從即其榜樣。朕亦不能稍為曲貸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又諭據阿桂等奏。於七月十八九等日。派撥官兵分路進剿。將賊境該布達什諾甲得古色湖普山。腿碉卡木城。悉行攻克。并焚燒格魯瓦覺各

處寨落。共計攻得戰碉二十三座。木城九座。石卡六十餘座。燒燬寨落七十餘處。碉房數百間。殲殺賊番男婦老幼三四百名。奪獲軍火器械口糧牛羊等物甚多。現在統率勝兵進圍遜克爾宗等語。連日正盼捷音。覽奏深為欣悅。大兵屢次攻克要隘。我武更揚。賊膽益破。現已乘勝深入。指日當迅掃賊人巢穴。早奏膚功。皆由將軍叅贊等善於用兵。調度有方。領隊鎮將等於地利軍情。俱所熟悉。故能動合機宜。深為嘉尚。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其在事出力。打仗得功官兵。並著查明咨部議敘。以示鼓勵。○又諭據阿桂等奏。稱攻獲格魯瓦覺一帶地方賊人。碉卡木城。痛剿賊匪。圍攻遜克爾宗等語。此次攻取格魯瓦覺等處地方。將軍大臣等鼓勵官兵。俱各奮勉。攻獲險阻。殺敗賊匪。奪獲碉卡木城甚多。并將賊匪家屬殺至數百。甚屬可嘉。諒不日即可成功。朕甚欣悅。將軍大臣侍衛官兵

等俱著交部議敘另降諭旨外頭等侍衛拉巴爾巴圖魯瑪爾占自到軍營以來甚為出力此次奮勇攻戰身復受傷著加恩賞給副都統職銜此次進兵以來海蘭察感戴朕恩諸處親督官兵攻取險阻碉卡木城痛剿賊匪實屬奮勉起衆額森特素善長鎗自赴軍營以來勇往向前每遇攻戰相機調度殺賊衆多前已賞給海蘭察額爾克巴圖魯額森特丹巴巴圖魯名號今改海蘭察綽勒霍

實錄卷九百三十一

高宗

羅科巴圖魯名號額森特墨爾根巴圖魯名號海蘭察并著加恩賞銀三百兩額森特著加賞銀二百兩又阿桂奏稱跟隨官兵家人厄魯特沙喇扣肯等六人隨從官兵一同奮勇殺賊請將沙喇扣肯巴桑僧肯德爾格爾巴哈入於京城旗分佐領下披甲巴蘇泰入於伊犁旗分佐領下披甲等語所奏甚當伊等俱係朕奴僕不但可以披甲如果能奮勉出力即陞用官職亦可又諭曰阿桂調度

得當可謂善於用兵而海蘭察額森特尤為勇畧起羣是以此一路賊人險隘俱經官兵攻克遜克爾宗正可乘勝勦取直抵勒烏圍據稱其地止有一面可以仰攻或當斷其水道或從拉枯喇嘛寺繞截其後自不難於得手等語就圖而論拉枯喇嘛寺即在現得格魯瓦覺之旁勢亦不可不取若先攻克拉枯喇嘛寺即由彼繞擊遜克爾宗之後甚屬便捷可以一舉兩得阿桂等自必計出於此也

實錄卷九百三十一

高宗

同日明亮奏奎林又將木克什山頂一碉用礮轟摧殲戮賊衆甚屬奮勉俟將達爾圖一帶碉卡盡數勦洗壓下再行優敘至前次聞丹巴沃咱爾赴達爾圖抵禦今明亮聞索諾木亦親來救援丹巴沃咱爾乃賊中之最狡黠者諸事宜加意嚴防而逆酋索諾木親至其地賊衆自更為之捨死用力但賊酋賊目實皆罪大惡極為覆載所不容明亮若能設法將索諾木丹巴沃咱爾一併俘擒其功實

為不小務須努力為之。但大功正屆將成。尤當動出萬全。不可稍有絲毫罅隙。為賊所伺。方為妥善。將士等亦不可因屢勝之後。志足意滿。稍涉驕矜。或致疎於防範。諭軍機大臣等。據明亮等奏。各山梁需用大小礮子。日以數百計。而存營生鐵已盡。所餘礮子。將次用完。已飛咨該督趕運等語。明亮等現在用礮轟擊達爾圖東北四礮全仗礮力轟擊。所需礮子。自不宜刻緩。昨據富勒渾奏。接准明

實錄卷九六三

軍機

亮咨取生鐵礮子甚急。已咨桂林將南路存留生鐵趕運五六萬觔。先為濟用。尚恐不敷。又於北路之松岡校磨等站。所存生鐵通融撥解等語。該督等從此籌撥。自當及期應用。但所籌解者。尚係生鐵。解到後。成造礮子。不能不畧需一兩日之功。因思前日劉秉恬奏。噶達舊存大小礮子二萬四千餘顆。已行知李世傑等。如南路軍營需用。即就近撥用等語。噶達距宜喜不遠。既有舊存大小礮子。若

能迅速運往。即可供用。較之僅運鐵觔。尤為得力。著傳諭桂林李世傑。即將噶達存貯礮子。星飛派委妥員。速程趲運。明亮軍營。以資接濟。仍令富勒渾文綬。將各處現有生鐵源。趕解應用。毋得稍有遲誤。將此各諭。令知之。○是月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江南河道總督吳嗣爵。奏查前數年黃水倒灌。即將清口東西壩收束。以資抵禦。今年湖水較小。東西壩口門。僅留三十丈。若再收束。則黃水

實錄卷九六三

軍機

倒漾溜猛。轉致頂阻。清水之勢。旁批。此想是。又奏。臣等查勘現在之倒漾。實因清弱。黃強。俟黃水消落。清水自可外出。一切新淤嫩灘。均可隨水滌刷。至上游毛城鋪引河。自開放後。溜勢湍急。下游睢河工程。均保護平穩。惟符離集以下。近湖尾閘。歷年為黃水淤塞。形漸高仰。水勢間有漫溢。而臨河地畝。不無淹浸。臣等派員搶辦。此時黃河當秋汛盛長之時。毛城鋪引河。驟難堵閉。先將引河頭草壩

酌量收窄以節水勢批此實不得已之勢又  
奏臣高晉由徐州前往宿州睢河查勘督率  
廬鳳道等設法籌堵漫水之處如有淹損民  
田查明照例詳辦批自應妥恤○直隸總督  
周元理奏遵旨趕辦張家口石壩工程據道  
府報稱三月十一日開工即於五月十一日  
竣工實砌新石大壩計長一百八十七丈七  
尺原任萬全縣王石光賠修石壩五十丈八  
尺添砌新石坦坡三百九十七丈五尺臣至  
工勘驗甚屬完固嗣於六月初連次發水漫  
至坦坡之上水即順勢滾瀉不復如前衝激  
得旨欣慰覽之面見時攜圖來奏○江西巡  
撫海成奏整飭省城撫鎮兩標官兵技藝一  
摺得旨如此整頓固佳但綠旗惡習未必能  
盡除而江西尤不堪撫標更不堪恐仍屬空  
談耳

實錄卷六十三

聖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六十三

實錄卷六十三

聖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六十四

監修總裁官總纂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八月壬午朔日食○諭

軍機大臣等郭羅克賊番現雖不能滋生他釁然其人窮很無依志在乘便竊劫內外商旅頗受其累而其地相通西藏尤不可不急示嚴懲况郭羅克較諸番更難化誨其所以不致如兩金川之跳梁者因現無與索諾木莎羅奔丹巴沃咱爾相類之人故不敢肆逞萬一有之未嘗不能為害不可不思患豫防阿桂前署四川總督時曾辦郭羅克之事必深知之此輩兇惡窮番向由地方官管轄而

庸劣文武既不能撫之以理又不能懾之以威當平常無事則縱兵役作踐視之不啻如禽畜及畧為作梗則圖遠避畏之又不啻如虎狼實為有損無益朕深以此為念并料索諾木等窮蹙時必逃郭羅克以冀稍緩須臾之死業已傳諭各路邀截或逆首竟乘空逸出不可不即速追擒郭羅克境雖畧廣然地勢平坦非若金川之有險可憑如果逆首竄往阿桂即當提連勝之兵壓境擒渠並討郭羅克賊番之罪實為一舉兩得若逆酋並不逃往則無故移師朕又必不肯為此窮兵黷武之事祇可於辦理善後時使之有恩可感有威可畏庶可以潛消桀驁之心而束之於法度之內方可謂之一勞永逸○癸未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至戊子皆如之

遣官祭

關帝廟 諭軍機大臣等據圖思德奏酌派



本年出防官兵及查探各關隘現俱寧謐二  
摺自應仿照彰寶舊定章程妥辦覽奏已悉  
前據該署督奏抵省城後俟召奔一案辦竣  
之日即馳往永昌駐劄料理等語此際諒已  
早抵永昌但圖思德甫經到滇於一切巡防  
稽察事宜未能諳悉非彰寶久駐邊郡者可  
比且恐綠營官兵散戢成習見圖思德初到  
不似彰寶在彼之共知畏懼所有各處分駐  
員弁兵練或懈惰偷安疎於防範殊有關係  
該署督務宜嚴飭留防鎮將加謹巡邏無稍  
懈玩至永昌雖屬總匯之地圖思德初到亦  
當各處查閱不宜專駐永昌僅憑文武各員  
弁稟報致有虛詞失實其分派駐防之張鳳  
街三台山及隴川蓋達緬寧並各關隘圖思  
德均須逐一親歷閱視稽查習其地利形勢  
仍嚴飭兵弁於各關隘小心防守嚴禁奸民  
偷漏匪夷私越如有前項情事即行查拏重  
治若逆首遣人潛至近邊探聽消息務設法

密擒務獲毋致免脫至緬酋敢於抗拒官兵  
拘留內地官員詭稱投降並不進貢還人且  
敢將問信之蘇爾相羈住不還實為罪大惡  
極豈容輕恕現雖暫時停勦究須伺其罅隙  
以為緩圖並非置之不辦但既窺破賊智不  
肯為其所激輕率進兵致墮其術此意並不  
可令賊人探伺而知著傳諭圖思德不時倡  
言檢點軍馬作為勦擊之態使緬匪聞而豫  
防令其常生驚畏切不可稍露不辦情形致

令緬匪安心○又諭昨阿桂等奏官兵連次  
克捷現已進圍遜克爾宗雖有賊人拒守無  
難破險推堅徑抵勒烏圍勒烏圍係賊酋巢  
穴當必捨死守禦但官兵既近逼賊巢大勢  
已失加以官軍勇銳賊酋自難以久持第恐  
其情窘計窮相率乞降以冀緩死將軍等斷  
不可為其所惑稍存姑息金川負恩肆逆罪  
大惡極自取滅亡必當明正刑誅以快人心  
而懾邊徼况官軍費如許力量始得平定其

地不當以受降完結。使諸番無所做畏。且不可留此餘孽。復滋後患。著傳諭阿桂等。若逆酋索諾木及莎羅奔兄弟等。此時詣營求降。惟即擒拏俘獻。不得稍有游移。並當曉諭諸番。咸知此意。至前據脫出番人供稱。僧格桑已死。金川賊酋將屍往獻軍營。因將軍等不受。即埋在遜克爾宗等語。今官兵剋日可得遜克爾宗。阿桂到彼時。務先訊明被獲賊番。即剉出屍身。辨認明確。割取首級。解交文綬。於成都暫存。俟擒獲逆酋索諾木。莎羅奔兄弟及賊黨丹巴沃咱爾時。俘馘一同解獻。至阿桂攻得遜克爾宗時。所有凱立葉之賊。或可不攻自潰。倘賊尚存聚其處。豈可置之我兵之後。著傳諭阿桂。於攻破遜克爾宗之時。一面進攻勒烏圍。一面令豐昇額帶兵數千。前往凱立葉。與伍岱官兵兩面夾擊。賊自難於存匿。迨攻克凱立葉。豐昇額仍帶兵至阿桂處。會攻勒烏圍。○豁免遭風漂沒之湖南

荆正衛頭幫旗丁李受四漕米八百二十九石有奇。○甲申。遣官祭昭忠祠。○諭軍機大臣等。據吳嗣爵奏。秋汛黃水節次長落情形。摺內稱。現在清水高堰誌橋。尚存八尺餘寸。儘可為運河刷滌之資等語。今歲清口草壩東西止各拆展三十丈。因前此洪湖水勢稍弱。黃水時有加長。恐清水力不足以敵黃。或致倒漾。是以不將清口寬拆暢流。理應如此。今時過白露。黃水日漸消落。大勢已定。而清水未必能加。現在所餘壩口。尚恐太寬。不能收蓄清之力。自應酌量情形。將清口西草壩先為收縮。以資抵刷。或因偶遇秋霖。洪湖水復加長。則又當酌驗高堰水誌。以定壩口收展丈尺。又不當因有此旨。稍涉拘泥也。著傳諭高晉。吳嗣爵。悉心妥酌籌辦。仍將近日湖河水勢及壩口情形。隨時奏聞。尋高晉。吳嗣爵奏。臣等現駐清口。督率道廳。上緊趕辦。將東西兩壩。各接出五丈。中留口門。寬二十丈。

以收壩口蓄清之力。仍俟工竣後。再看清黃水勢情形。應否再為收束。相機籌辦。另奏。得旨。覽奏俱悉。○又諭。本日周元理奏天津河間以南。七月中雨水多寡不均。間有未及普被。尚在望澤之處。而徐績所奏。七月中旬以後。得雨不過二三寸不等。看來亦未霑足。此際正屆秋成。穀實俱已長定。原可無需多雨。惟是秋霖有限。運河水勢不能暢流。今漕船雖全過臨清。恐尚未得迅速浮送。德州一帶。

向有淺溢之處。應由地方官協同挑浚。助運者。並著徐績飭屬妥辦。仍行據實奏聞。至東省運河。全仗兩岸各湖。於秋間蓄水。為來年春季夏之用。兼藉以助濟南河。今春糧艘渡黃後。因東省洩下之水不充。舟行稍阻。究係昨歲各湖水櫃蓄水未足所致。茲轉瞬又屆收水之期。不可不豫為妥計。湖閘節宣。俱有一定尺寸。然現在秋水不盈。冬間即得大雪融化。增流亦屬有限。或較常規量為多蓄數寸。

以備來春雨泉之不及。似亦無妨。雨水多少。雖係天時。而設法調劑。則資人力。著傳諭姚立德。將水櫃收水情形。及早悉心妥酌。善為辦理。仍將如何籌辦緣由具奏。將此一併傳諭知之。尋奏。東省河道全賴各湖水櫃收蓄。以濟漕運。查蜀山馬踏南旺馬場等四湖。在汶泗下游。諸泉匯注。收蓄尚易。惟如河廳屬之微山一湖。界連江省。為灌輸八閘。及接濟江境邳宿運河之用。該湖地居西岸。別無來

源。專藉曹單金鄉一帶坡水。遞達蓄滯。上年雨雪稀少。存水甚淺。本年春夏重運。經臨。又暢為宣放。以致湖水洩枯。僅存七尺有餘。查江南徐州以上有蘇家山滾壩。分洩黃水。注運。或可引黃入湖。以資來歲行運。容臣等查勘。妥議另奏。得旨。嘉獎。○乙酉刑部議覆。江西巡撫海成奏。稱新疆改遣人犯。情罪本重。是以面刺改遣字樣。一經脫逃。即詳開年貌。摘敘案由。分咨通緝。拏獲日。即行正法。但此

等狡黠之徒。負罪脫逃。必多銷燬刺字。地方官獲犯。僅知案由。未悉原犯情節。咨查往返。需時致重犯。或有疎失。監斃。請嗣後改遣逃犯。於配所咨緝時。即將全案并年貌鈔咨鄰省。一遇拏獲。刺字逃遣。就案審實。照例即行正法。應如所請從之。丙戌。土爾扈特貝勒默們圖。及年班台吉德爾得什等入覲。

上御卷阿勝境。召見賜食。諭軍機大臣等。前曾諭令各督撫。採訪遺書。彙登冊府。下詔數月。應者寥寥。彼時恐有司等。因遺編中。或有違背忌諱字面。懼涉干礙。而藏書家。因而窺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因復明切宣諭。即或字義觸礙。乃前人偏見。與近時無涉。不必過於畏首畏尾。朕斷不肯因訪求遺籍。於書中尋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若仍前疑畏。不肯盡出所藏。將來或別露違礙之書。則是有意收存。其取戾轉大。所降諭旨甚明。并寄諭江浙督撫。以書中或有忌諱誕妄字句。不應留

以貽惑後學者。進到時。亦不過將書毀棄。轉諭其家。不必收存。與藏書之人。並無干涉。至督撫等。經手彙送。更無關礙。朕辦事光明正大。各督撫皆所深知。豈尚不能見信於天下。該督撫等。接奉前旨。自應將可備採擇之書。開單送館。其或字義觸礙者。亦當分別查出。奏明。或封固進呈。請旨銷燬。或在外焚棄。將書名奏聞。方為實力辦理。乃各省進到書籍。不下萬餘種。並不見奏。及稍有忌諱之書。豈有裒集如許遺書。竟無一違礙字跡之理。況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燬。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斷不宜置之不辦。此等筆墨妄議之事。大率江浙兩省居多。其江西。閩粵。湖廣。亦或不免。豈可不細加查覈。高晉。薩載。三寶海。成鐘音。德保。皆係滿洲大臣。而李侍堯。陳輝祖。裴宗錫等。亦俱係世臣。若見有詆毀本朝之書。或

係稗官私載。或係詩文專集。應無不共知。切  
蓋豈有尚聽其潛匿流傳。貽惑後世。不知各  
該督撫等查繳遺書。於此等作何辦理。著即  
行據實具奏。至各省已經進到之書。現交四  
庫全書處檢查。如有關礙者。即行徹出銷燬。  
其各省繳到之書。督撫等或見其書有忌諱。  
徹留不解。亦未可知。設或竟未交一關礙之  
書。則恐其仍係匿而不獻。著傳諭該督撫等。  
於已繳藏書之家。再令誠妥之員。前往明白  
傳諭。如有不應存留之書。即速交出。與收藏  
之人。並無干礙。朕凡事開誠布公。既經明白  
宣諭。豈肯復事吹求。若此次傳諭之後。復有  
隱諱存留。則是有心藏匿偽妄之書。日後別  
經發覺。其罪轉不能逭。承辦之督撫等。亦難  
辭咎。但各督撫必須選派妥員。善為經理。毋  
得照常通行。交地方官辦理不善。致不肖吏  
役藉端滋擾。將此一并諭令知之。○丁亥。祭  
先師孔子。遣協辦大學士官保行禮。○諭軍

機大臣等現在查訊臨清州知州王溥。據供  
關上長隨高陞。於去年六月間。係東昌府知  
府胡德琳所薦。並不是叅將王普所薦。亦不  
知其為太監高雲從之弟等語。胡德琳係該  
州親臨上司。乃將長隨薦給本屬知州管理  
稅口。其情罪較重。非革職所可蔽辜。胡德琳  
著革職。拏問交與徐績。研究胡德琳如何將  
高雲龍薦與臨清州管口之處。嚴訊確供。據  
實具奏。○又諭。現在阿桂已圍遼克爾宗。明  
亮已攻克達爾圖。即日可抵勒烏圍。賊勢窘  
迫。仍敢衝我卡座。蓋欲自露並未窘迫之意。  
深為可恨。富德於各處要隘。派兵勦殺甚屬  
妥善。至千總張正邦奮勇打仗。斃賊甚多。仍  
能守住碉卡。五座實屬黽勉出力。著加恩授  
為額外守備。遇缺即補。仍賞戴孔雀翎。把總  
馬繼武四面接戰。扎死二賊。受傷後。仍能擊  
敗賊匪。亦屬超眾出力。著加恩授為額外千  
總。遇缺即補。巴旺小頭人則吉。從前跟隨將

軍阿桂明亮等奮力打仗。此次殺敗賊衆。自屬黽勉。著賞給千總頂帶。並戴藍翎。其陣亡得傷官兵。著富德查明。造冊送部。照例賞卹。又諭曰。伍岱奏於凱立葉谷噶兩路中間。造卡駐兵。所辦甚屬妥善。將軍阿桂等業已統兵采入。惟恐後路或有賊人潛來侵擾。今伍岱自凱立葉至保寧營卡。均已駐兵防守。是將軍後路連續相通。儘可無慮。伍岱所辦可嘉。此時惟俟大兵將抵賊巢。豐昇額領兵

掃蕩。凱立葉後。伍岱即將彼處之兵酌留防守。其餘帶往黨壩。以禦逆首奔竄。四川總督富勒渾等奏。查喇穆喇穆山溝。本係運糧正路。前因賊人據守山梁。是以由登古一帶。繞道運供。今山梁既全占據。直抵遜克爾宗。應即於喇穆喇穆遜克爾宗適中之牛廠地方。安設一站。以利轉輸。惟現在官兵尚由色湖普一路夾攻。勢不得不分頭接濟。所有登古一帶臺站。未便遽裁。此時應暫以喇穆喇

穆站為總匯之所。一由南山梁新安牛廠運供。一仍由北山梁登古等處運供。俟攻得遜克爾宗。大兵合併。即可均由牛廠運行。得旨嘉獎。○辦理糧餉。浙江布政使郝碩奏。查西路官兵鹽菜及各站夫役工食。每月需銀二十萬兩。今宜喜軍營副將軍明亮帶兵七千名。每月又需銀十萬兩。自內地解至板廠。分為兩路。一由卓克采運赴北路。一由大板昭運赴西路。而自板廠至桃關。尚有十站。為兩

路必經之區。向來內地解送餉銀。每日或十萬十五萬二十萬不等。各站均須用夫數百名。口外山高路險。難於照應。且餉鞘需夫既多。則逐日滾運米石自少。嗣後內地解運餉銀。酌定每起以五萬為率。按日陸續運行。則各站運夫不至一時擁擠。即可將所餘夫力多運米石。得旨嘉獎。○順天鄉試。以吏部左侍郎曹秀先為正考官。內閣學士嵩貴為副考官。戊子祭

大社

大稷遣裕親王廣祿恭代行禮。○諭據嘉謨奏本年運河水源微弱。回空恐不比往年迅速。請將東省各閘。仿照重運之例。下板攔蓄。按塘啟放。以免稽遲等因。一摺。所見甚是。已於摺內批示。又據稱各幫全抵天津後。即由陸路馳赴行在等語。竟可不必。總漕押運事竣。入覲。不過相沿舊例。原無必須面諭之處。今回空船隻。既須籌辦。嘉謨親身在彼督率。自更得力。且現在重運尚未全抵天津。若俟抵津後再行起程前來。彼時朕幸木蘭。嘉謨並不能進哨。來亦無益。著傳諭嘉謨。不必前赴行在。即隨回空糧船尾幫南下沿途經理。董促遄行。及早回次。勿使有誤。冬兌。至本年東省。六七月間未得大雨。運河水勢不及往年。現在秋令。水漸消涸。回空不免費力。自應將閘河上下。互相啟閉。逐塘灌放。俾令如期銜尾南旋。不致稍誤。所有經行運河一切事宜。

俱著姚立德。妥為照料。其東省德州一帶。間有淺澁處所。應由地方官挑挖者。並著徐績飭屬隨時妥辦。勿稍稽延。又據何燭奏。現今河水不能充裕。而由濟出境尚須浮送。查百泉丹河之水。前令啟放灌田。今秋稼已登。將各閘壩暫行堵閉。使諸水全歸衛河濟運等語。所辦甚好。具見留心。朕深為嘉慰。衛河得此灌注。南旺以北。可無不足之虞。惟是分水以南。直至江南。均資浮送。姚立德亦不可不留心照料。俾回空不致畧有停阻。至東省諸湖水櫃。秋間須多為蓄滯。以為明春濟運之用。昨經詳悉傳諭姚立德。該河督務須多方熟籌實力妥辦。期於漕務實有裨益。仍將各辦理緣由。即行覆奏。將此一併諭令知之。○軍機大臣議。覆陝甘總督勒爾謹等奏稱。巴里坤原駐滿兵二千名。因糧料不敷。經臣奏准分撥一千名。移駐古城。但一切房屋城垣。必須另行修建。臣等酌勘於新堡之西南里。



許地勢平行井泉柴薪足供取用。堪以建城駐劄。至工作之需。應照烏魯木齊等處從前修建城房酌用綠營兵丁例支給鹽菜口糧。以省糜費。擬派員督令巴里坤鎮屬原建滿城兵丁於明春興工趕緊修建。來秋全行移駐。再查滿兵一千名歲需糧料一萬八千七百八十餘石。按古城現貯餘糧及每年收成覈計足敷搭放。惟查古城為烏魯木齊巴里坤適中之地。北通烏里雅蘇臺為諸路總匯。

若駐劄滿兵一千。應添設領隊大臣一員。就近彈壓均應如所請從之。○己丑吏部議覆御史范宜賓奏請嚴書吏充補一摺。查各衙門額設書吏缺出該管官於辦事貼寫內揀選充補。咨報吏部轉行原籍地方官取具印結。准其著役。至事簡衙門向有未設貼寫遇書吏缺出招募願充之人考其字畫足供繕寫者按名充補。仍取本籍地方官印結定例遵行已久。今據該御史奏稱科道書吏係自

行充補恐有互相緣引及買缺營求等弊。請自今年始隔三年招考一次。選取百餘名缺出按冊掣籤充補等語。查科道城廳司坊書吏多寡不同辦事亦繁簡不一。若必三年一次考取充補不特事涉紛繁且其人之果否諳習無從豫知。請嗣後都察院科道兩廳並各城司坊等處如有書吏缺出即照各部院之例於貼寫內揀選年久歷練者充補。如本無貼寫令該管官照例出示招考。不許已滿

書吏從中緣引仍照例取結著役得旨允行。

庚寅

太宗文皇帝忌辰遣官祭

昭陵

上御避暑山莊宮門閱射。杜爾伯特貝勒巴桑等瞻覲。諭據明亮奏攻取賊匪碉卡鎗子從奎林辯頂打進從顛門頭皮透出尚未傷骨等語。奎林自赴軍營以來感戴朕恩每遇打仗勇往向前。此次受傷雖未至骨諒亦不

輕朕深為軫念。今已愈否。遇便奏聞。著加恩。將朕所佩荷包賞給。仍授為都統。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官兵攻取遜克爾宗前面礮卡。殲斃賊衆並燒燬其旁近寨落。覽奏實為欣慰。同日明亮奏到。稱進攻前敵四礮已取一礮。殺賊無數。奎林頂被鎗傷。覽之深為廋念。奎林平日打仗最為勇猛。今辦頂受傷。部位最關緊要。即幸而調養無虞。自不便仍帶兵行走。惟是明亮處能帶兵之人。本屬無

多。今奎林現須養傷。則得力之人更少。因思奎林雖不宜勞力。而坐守尚可優為。莫若令赴富德馬爾邦軍營。代富德防守。換富德迅至明亮軍營。協同進剿。富德俟奎林到營後。兼程迅赴宜喜。毋稍延緩。至此兩路情形。阿桂一路。自更易於得手。並據稱相機斷其水路。遜克爾宗自歸掌握。所見甚為扼要。果爾則官兵乘勝深入。更有席捲之勢。阿桂一至勒烏圍。則達爾圖之賊必且不攻而潰。至於

斷賊水道。最為上策。朕去年計畫及此。曾屢諭將軍等籌辦。今阿桂處既用此法。明亮何不倣而行之。第明亮一路。賊人扼守甚堅。現在破礮殺賊。雖足懾衆賊之膽。但此次官員受傷者。亦覺稍多。明亮於攻剿時。倍加慎重。方為妥善。至穆塔爾等。在帛噶爾角克礮一帶。搜查賊匪。防護割麥番民。既得其糧食。復殲擒番衆男婦。所辦甚好。功噶爾拉賊雖防守。此時諒無能為。俟官兵攻得勒烏圍。此等

零星賊匪。自皆不能存住。但現尚有賊。一切防守不宜稍有疎畧。此乃長清旺保祿等專責。伊等均當實心妥辦。毋稍玩忽。干咎。○定西將軍內大臣尚書阿桂奏金川逆酋本各土司所切齒。況索諾木等因庇匿僧格桑。以致滅亡。即竄往他處。各土司前車具在。亦斷不敢收留。但至力竭勢窮。為鋌而走險之計。亦當早為撤示。俾各先事豫防。臣等謹將諭旨指示之處。詳細譯出番字。發交黨壩。梭磨

卓克米從噶克各土司遵照其革布什咱綽斯甲布巴旺布拉克底凡與賊境毗連者一體飭發令各加意嚴防不得絲毫疎懈得旨嘉獎。辛卯。

上奉

皇太后幸獅子園侍早晚膳。陝甘總督勒爾謹奏新疆地方回民雜處一切刑名案件時有應辦今伊犁烏魯木齊辦理鬪殺等案業經奏准照例問擬而哈密接連安西已屬內地除嗣後遇有情罪重大決不待時之犯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外其尋常問擬監候案件應請照伊犁一例辦理得旨自應如此知道了。壬辰。

太祖高皇帝忌辰遣官祭

福陵。諭曰阿思哈著賞戴花翎在阿哥總譜達上行走。諭據富德奏庚額特一帶歷次打仗及此次攻打穆當噶爾羊圈等處所有隨營之革職効力原任總兵張玉琦原任副

將王承勲均屬感悔奮勉出力等語。張玉琦著加恩賞給叅將銜。王承勲著賞遊擊銜以示鼓勵。又諭據富德奏攻打穆當噶爾羊圈等處現克石碉九座大木城一座石卡三十餘處殺賊八十餘人官兵均屬奮勇出力而荊州滿兵百名因曾降旨訓飭咸思奮勵爭先力圖報効等語。前自攻克絨布寨以來距今已經數月今富德督率官兵奮力攻得碉卡木城殲戮賊衆甚屬可嘉。所有此次富德所帶打仗各兵丁及屯土兵練等俱照阿桂明亮軍營之例各賞給一月錢糧。至荊州滿兵能知感愧奮不顧身並著加恩一體賞給以示鼓勵。又諭前據顏希深李時擴奏六月初六日木池站失火轟燒存貯火藥五萬一千餘觔請與川北道呂元亮等分攤賠補並自請嚴加議處併據舒常奏查明失火緣由分別定罪各摺因顏希深等所擬分賠之處尚未允協隨諭令文綬會同舒常另行

覈定分別情罪輕重。察議分賠之處具奏。到日再降諭旨。今據文綬等會同酌定分賠覆奏。已批准允行。令其咨部辦理。所有專管火藥局之鄖陽協右營把總楊耀先。據舒常奏請照軍法從事。但查明失火時該弁出外操兵。尚非在營玩視。著從寬改為應斬監候。其疎於防範之陝西漢鳳營叅將金應安。湖廣九溪營守備王發第。俱著革職。留於軍營。自備資斧。効力贖罪。顏希深李時擴均著交部

嚴加議處。舒常並著交部察議。又諭。據巴格奏稱。巴里坤所屬濟布庫古城二處。種地綠旗兵丁。每人收穫細糧二十五石四斗有餘。將官員等議敘。兵丁等賞賚等語。著照巴格所奏。官員等交部議敘。兵丁照例賞賚。○又諭。現在大功不日告成。其奮勇出力人員。各宜獎賞。所有需用翎枝。著發給阿桂一路。花翎二十枝。藍翎四十枝。明亮一路。花翎十枝。藍翎三十枝。富德一路。花翎五枝。藍翎

十枝。以備賞用。福建巡撫余文儀疏報琉球國難。番崎山等二十一人。船隻遭風漂泊。連江縣內港安插撫卹如例。癸巳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至丙申。皆如之。

賜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默們圖。巴桑等。食。至丙申。皆如之。甲午

萬壽節。遣官祭

太廟後殿。遣官祭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遣官祭

顯佑宮

東嶽廟

城隍廟○

上詣

皇太后行宮行禮○御澹泊敬誠殿扈從王公大臣官員及蒙古王公台吉土爾扈特杜爾伯特貝勒等行慶賀禮○諭軍機大臣等賊番勢處窮蹙自必竭力守拒阿桂所云賊人始為退一步且守一步守一日苟延一日之計其說深中賊情然賊人伎倆不過如此官

軍屢勝之後聲勢正盛將士亦倍加奮力無難速成大功但必須相機妥辦如斷其樵汲賊衆必難據守其遜克爾宗三面之礮恃險力拒官軍轉不必過於冒險進撲阿桂本慎重之人恐其急於成功或不免稍涉輕率故諭及之然又不可因此過於遲疑也至外委王世貴鍾新以四十餘兵禦賊百餘守卡無失甚屬可嘉著阿桂將此二人即從優拔補千總守卡兵丁亦酌予賞賚其赴援殲賊之

烏什哈達普爾普並著紀錄功績○乙未諭軍機大臣等前阿桂奏番地屆麥熟之時或伏兵截奪其割麥之賊或派兵搶割麥穗誘賊前來乘勢殲剿最為善策今阿桂現在攻圍遜克爾宗該處賊礮雖在山崖之上一面可以進攻其旁近平地種有麥田之處自當進兵踐棄勿使存留所有附近寨落並應設法焚燬賊衆雖守堅礮其心必然窘迫亦足為攻勦揚威助勢阿桂若進抵勒烏圍其地更係平曠麥畦及寨落必多自應令豐昇額等分頭帶兵將旁近番人村寨悉行焚燬遇有麥田可資因糧之用者則取之否則蹂躪燒棄於進攻更為有益即明亮等將達爾圖山梁全行攻克或沿山前往馬爾邦與富德夾擊要隘亦當酌用此法○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據山東巡撫徐績將太監高雲從之弟高雲龍拏解至熱河審訊據供乾隆三十六年春間高雲從替求了按察使薦與臨清州

萬縣前派在魏家灣坐口子等語。姚立德係外省官員。本不應與太監認識。況彼時已為臬司大員。當高雲從將伊弟託其收為長隨之時。即應據實叅奏。方為持正。朕必深為嘉與。乃竟面為允許。及高雲龍到山東時。又轉薦與屬員。其獲譴甚大。蔣賜榮等即其榜樣。本應從重治罪。但念姚立德自擢用總河以來。於修防蓄洩事宜。實心經理。諸事妥協。特為格外加恩。姑從寬免。其究問著姚立德自行議罪具奏。姚立德當益加愧悔。感激力圖報効。以贖前愆。○辦理糧餉。浙江布政使郝碩奏。查梭洛柏古站。為西北兩路總匯之區。該站所存米石。陸續運供西北官吏支放。為數稍減。且我兵一得勒烏圍。其宜喜凱立葉兩路官兵。均可會合。軍聲愈壯。則需糧愈多。應寬為豫備。臣同督臣富勒渾。即將所派大板昭商米。酌撥三分之一。直運至梭洛柏古站收存。並將從前未完商米。亦令其直運該

站交收。不但腳價可省。即將來趲運勒烏圍。亦較大板昭便捷。得旨嘉獎。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六十四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六十五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副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八月丁酉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自避暑山莊啟鑾幸木蘭

吏部議覆京畿道御史穆精阿奏稱驗看

六月分吏部月選郎中湯芾棠等十一員內

有中書科中書章宗輅一員未經吏部同各

員帶領引見臣查中書科中書職司辦理誥

敕食七品俸與內閣中書評事博士等官品

秩相等乃祇由吏部選用不與一體引見似

於體制未協并類此之七八品官有止於驗

看不帶引見者請敕部查明定議等語查定例漢員七品小京官并各部寺司務悉行考試引見又國子監學正學錄係用考取之人刑部司獄五城兵馬司正副指揮吏目等官係揀補之缺亦俱帶領引見此外如大理寺寺丞評事太常寺博士以及翰林院典簿待詔孔目國子監典籍等官凡例內未經開載者俱不引見又內閣中書缺出俱由內閣咨部查覈由臣部具題補授亦不引見至滿洲

小京官凡應歸月選及各部院揀選保送擬定正陪到部俱通行帶領引見循辦已久惟是同一小京官滿員則均帶領引見漢員則有引見不引見之分事屬兩歧應如該御史所奏畫一辦理嗣後月選漢官正六品大理寺寺丞及七八九品小京官俱令其一體引見內閣漢中書一項該衙門查覈合例後亦由臣部帶領引見并載入例冊遵行從之是日駐蹕中關行宮 戊戌駐蹕波羅河屯



行宮○己亥秋分夕

月於西郊遣裕親王廣祿行禮是日駐蹕張

三營行宮 庚子

上遣額駙扎蘭泰赴避暑山莊

皇太后行宮問安 行圍○諭辦理四庫全書

並薈要二處所用謄錄計六百餘名而應行

繕錄之書籍甚多謄錄中頗有遵例報捐陸

續開缺者即須隨時頂補不可不豫為籌備

因思現屆京闈鄉試各省貢監生應試者千

有餘人莫若於發榜後即在落卷內擇其字

畫勾淨可供鈔錄者酌取備用較為省便著

交曹秀先嵩貴同派出之同考官寶光鼐吳

玉綸周於禮趙佑戈源善聰留住貢院將未

經取中之南北中四彌封墨卷公同繙閱挑

取五六十卷交與吏部按照名次拆卷填註

此內如有本係謄錄即行扣除餘俟出榜曉

示註冊挨補其有本身告假或不願充當者

亦聽其便 諭軍機大臣等今年冬至在十

一月二十日情實各犯人數亦不甚多所有

秋審勾到。在兩間房密雲縣辦理兩次為期

已甚從容舒赫德在京應辦之事頗多可無

庸前至熱河著於九月十六日在喀喇河屯

接駕途次隨辦勾到事務將此諭令知之

又諭據徐績奏查審高雲龍在臨清州充當

長隨緣由一案所取王普胡德琳之供意欲

併案完事殊屬非是前此太監高雲從供稱

伊弟高雲龍係上年在天津時面託叅將王

普帶往山東推薦此係活口親供何得任王

普狡飾之詞希圖推卸及知州王溥至熱河

訊據稱長隨高陞即高雲龍係本府胡德琳

所薦嗣高雲龍到案所供此次在臨清州當

長隨係胡德琳薦與王溥因前在魏家灣坐

口曾與胡德琳家人王二相識是以薦往及

詰其從前因何在臨清州則供係乾隆三十

六年東巡時按察使姚立德薦與前任知州

萬餘前收用則是高雲龍在臨清州當長隨

坐口。前後顯屬兩事。今徐績所奏訊據胡德琳供。上年六月間。姚立德將長隨高陞薦到東昌府。隨轉薦臨清州王溥等語。是以三十年姚立德所辦之事。移於上年。不過欲將萬繇前一節隱飾不辦。而於王普則供係為千把時。與高雲從相識。情節亦不相符。意圖併案遷就完結。此等業已敗露。供證確鑿之事。豈該撫所能袒護。徐績不應若此著傳旨嚴行申飭。姚立德業已另行傳諭外。萬繇前

著革職。交與該撫悉心研鞫。並將高雲龍供詞發往。令其將萬繇前胡德琳詰訊勿任狡飾。其王普亦著另取確供。據實具奏。倘再有隱匿回護之處。即將一切犯人送京問明。徐績自取罪戾。斷不能復為之曲貸也。將此諭令知之。○署四川總督文綬奏。川省各屬新穀登場。價值平減。再請買米三十萬石。以備各路供支。至大兵凱旋時。回省官兵丁役及善後駐防兵糧。需米浩繁。且節年借動常社

監穀均可將此補還從之。○是日駐蹕阿貴圖大營。○辛丑

上遣侍衛春寧赴避暑山莊

皇太后行宮問安。行圍。諭攻勦金川各土兵。每多奮勉出力。節經交部議敘。該部照例同滿漢各兵。覆准具題。未免有需時日。現在大功將歲。所有賞卹土兵銀兩。若不即時給領。將來該兵等各回本境。由地方官發交土司轉給。恐不無侵扣滋弊。且土兵非滿

漢兵。丁必須覈對冊籍。者可比原可隨時覈明。先行議覆。毋庸同案彙題。著交該部查明未經辦出。及陸續咨到者。即速議覆具奏。俾得即時行知軍營。令各及早承領。以示鼓勵。○諭軍機大臣等。閱阿桂奏到金川圖內。日爾巴當噶及凱立葉。其形勢俱在大營之後。我兵得勝長驅。原不可不將旁近賊人聚落搜勦淨盡。以除後患。至既得勒烏圍。河北河南兩路分進。賊中雜徑尚多。必須隨地防範。

勿稍涉大意。至明亮若於攻克達爾圖山梁時。即沿河趨馬爾邦之後。與富德夾擊。自可打通馬爾邦。合力攻勦噶拉。依然如庚額特博堵克舟九寨等處。及正地相近之納爾楚。獨松等處。賊卡尚多。明亮富德必須將後路肅清。再行進勦。方為萬全。○是日駐蹕海拉蘇台大營。○壬寅。

上行圍。○是日駐蹕呼魯蘇台大營。○癸卯。上行圍。○諭曰。倪承寬獲罪之由。第因與申保

同在朝房。見高雲從經過。向其稱說。此是申倉場。其情罪較蔣賜榮吳壇尚輕。倪承寬著加恩釋放。賞給翰林院編修。仍在阿哥書房行走。○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近萬壽節。據刑部忽忽將觀保蔣賜榮吳壇倪承寬四人俱問擬斬監候。彼時並未別降旨。祇與依議。欲俟該部將另有詳訊來奏。茲候之多日。並無奏摺。則不得不明降諭旨矣。如倪承寬第因與申保同在朝房。見高雲從經過。向高雲從

稱此是申倉場。其過甚小。非若蔣賜榮吳壇之實。有向高雲從探問記載。給與銀兩之事。乃竟一例科罪。其意何居。又如觀保於議論記載一事。並不承認。刑部亦概行擬以斬候。供罪未明。轉使無識之徒。妄議其以無辜受屈。朕從來辦理庶務。從不顛預了事。舒赫德等。豈尚不知在舒赫德等之意。不過以此四人問擬斬候。將來必有加恩之處。此等見識。甚屬錯謬。現屆朝審之期。各案均須就其實

情叢辨。今此四人罪蹟不同。若竟漫無區別。成何信讞。況朕即欲加恩。亦須俟案情問明酌量定奪。豈有聽其如此朦朧混過。朕何如主。豈若漢獻帝明神宗之為。臣下蒙蔽乎。前因舒赫德等。訊問未得肯綮。曾為切實指示。前降諭旨甚明。乃舒赫德英廉於接奉諭旨後。惟自稱糊塗。未想到認罪。並不復為究問。舒赫德英廉前此。即未想到。經朕指示。代為之想到矣。又何以不照所諭。加以詰問。且復

朦混擬罪具奏實不可解舒赫德英廉平日皆明白能辦事之人且係朕所信任大臣今如此辦事成何刑部成何大學士伊等能不自愧手舒赫德英廉著傳旨嚴行申飭除俛承寬另降諭旨外著將觀保蔣賜榮吳壇照所諭各情節另行訊取確供據實具奏○定邊右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等奏達爾圖山陽一面有賊人往來取水堵禦甚嚴臣於初七日派兵由西南山側直下搶得水卡賊驚

慌四散我兵追殺多人一面催集土兵連築四礮當即派令據守其勒烏圍噶拉依兩處巢穴均在阿桂所攻河南一路臣等由河北進兵即派渡河往勦兩路中但有一路窺入則河南北皆成破竹之勢其東北一帶山嶺已從中隔斷并可不攻自潰已飭藩司先備造船物料並令砍伐竹植存貯趕搭索橋為將來濟渡之用諭軍機大臣等賊人水卡既斷飲汲無資其勢自不能久於存聚若將東

北三礮一併攻克則西南山腿各礮順勢下壓更易得手據明亮奏豫備造船搭橋料物以便過河會勦若勒烏圍地面寬濶必須多兵分路圍攻則明亮自當過河合勦若勒烏圍可進之路無多阿桂豐昇額之兵已足敷用則明亮無庸渡河自應循山而行潛往馬爾邦之後與富德腹背夾擊攻開此路即可引進富德會勦噶拉依賊巢逆酋兩面受攻自更接應不暇於掃穴擒渠尤可迅速肅事

著明亮於全得達爾圖時即札知阿桂妥為商酌行之○是日駐蹕納爾蘇台達巴罕西大營翼日如之甲辰

世宗憲皇帝忌辰遣官祭

泰陵○乙巳

上行圍○遣官祭黑龍潭

昭靈沛澤龍王之神玉泉山

惠濟慈佑龍王之神○是日駐蹕都穆達烏

拉岱大營○丙午

上行圖○諭軍機大臣等據圖思德奏彰寶移交案內有永昌府屬採買穀石及邊防用費逾額又派修舊存箭枝均未妥協等因一摺所奏甚是五六月間係青黃不接之時何獨永昌府屬轉急急於此時添買穀石且據圖思德委查保山等四廳州縣現在兵糧及常平共存米穀三十萬石尚有無倉收貯分堆各寺廟不免黷朽者更可無庸添買等語是採買穀石徒致朽爛狼籍殊為可惜彰寶彼時已在病中精神自不能照應然非有屬員稟詳彰寶何以籌辦及此則稟詳之員或希圖採買從中冒濫侵肥亦不可知著圖思德查明係何人主見稟詳據實參奏又永昌邊防經費既經彰寶酌定每年需費五六萬金何以軍需局冊造自乾隆三十五年以來每年有用至二十餘萬及十餘萬不等軍需日有專項其銅廠公本借支養廉採買穀石等項自應各歸各款何得與軍需牽混濫於奏

定之數軍需局承辦俱係何人因何如此辦理亦著圖思德查明參奏仍令將款項劃清報銷如有朦混侵虧即查參重治其罪至前此由京解貯永昌等處箭枝三十二萬餘上年諭令挑撥十萬枝運交川省軍營應用外餘令該督查驗收存此項箭枝解往滇省不過五六年如果愛惜收貯何致損壞至五六萬之多且昨據彰寶覆奏挑存箭枝二十二萬餘修飾完好裝貯因何復有派令通省領修之事是彰寶於存滇箭枝從前既不慎收藏現在又私派領修實屬辦理不善所有應需修費四五千兩俱著彰寶如數賠補著圖思德查明實數咨部行旗於彰寶名下著追完案將此傳諭圖思德知之○四川布政使錢鑒奏近奉督臣富勒渾飭辦米四千石分運桃關雜谷楸砭各站以資轉輸第入秋以來雨水較多橋道間有坍塌又農夫正當收割是以長運之糧稍覺短少各站人夫又緣

趕運礮子生鐵等項。滾運米數亦因之稍減。臣隨稟商署督臣文綬。於七月初七日馳赴灌縣一帶督屬趕辦。又於成都府及資縣等屬趕催騾馬赴灌。將社米發領。駛運。初十日運米七百餘石。十一日一千餘石。似此源源接濟。軍糧日見充盈。得旨此奏似有粉飾卸過之意。餘事可誤。軍需若誤。是何罪爾等豈不知與文綬看。是日駐蹕巴顏布爾噶蘇台大營。○丁未

上行圍。○以廣東春江協副將陳汝捷為碣石鎮總兵。是日駐蹕巴顏溝大營。○戊申上行圍。○四川總督富勒渾等奏查揪砥一帶積米無多。復飭雅安天全蘆山等州縣辦米由木坪趕運其灌縣出口之米現飭藩司等督同各屬星夜赴灌濟運。諭軍機大臣等據富勒渾所奏糧運情節實不免於遲誤。此次糧運之不能接濟其故自在揪砥而揪砥之所以玩延則由派劉秉恬前往正地其專辦

之道員查禮又往郭羅克查辦劫竊案件。遂致該處糧運日漸因循。前經富勒渾奏令接辦之知府張三禮洪蕙及道員呂元亮所司何事以致遲延。若此著富勒渾郝碩迅速確查叅奏。一面將貽誤之員革職。枷號示儆。其省城不能多解供運錢鑒實難辭咎。富勒渾文綬不能及早董辦咎亦均無可諉。著富勒渾文綬速即實力督催以期迅濟。毋再遲延。鄂寶親赴卓克采催運須實力為之宜喜軍

糧較揪砥一路稍為充裕。然亦須內地陸續接濟方可無誤。並著文綬留心催辦。辦理糧餉浙江布政使郝碩奏查口外沿途設立糧臺原有專員管理其運米人夫亦隨同居住此外貿易客民即於糧臺隣近處所貿易生理但目今附近軍營各站由撒拉至喇穆喇穆了口等處客民輻輳在站搭蓋棚廠貿易居住者以千百計恐匪類藏匿其間潛行滋事不可不豫為防範。臣通飭各站糧員派

撥妥役挨棚稽查或有面生可疑及游手之徒概行驅逐倘糧員不實力查辦致有疎虞者即行叅處得旨甚好實力為之如啞嚕之類尤宜嚴法處置也○豁免直隸懷柔縣三十六年分水衝地六十頃四十九畝有奇額賦○是日駐蹕達顏達巴罕北口大營已酉諭據高晉等奏八月十六七等日黃河水勢陡長又連日雨大風狂所有南岸老壩口迤下隄工於十九日子時漫溢過水約七十

餘丈大溜全注缺口由山子湖下達馬家蕩射陽湖歸海附近之板閘淮安一帶俱被水淹居民房屋人口間有坍塌等語今年黃水屢經陡長均經搶護有方此次因上游驟漲兼之連日風雨以致隄工漫溢淮安一帶間有被淹之處朕心深為軫念幸高晉現在該處防汛著即會同吳嗣爵迅速調集工料上緊堵築以資捍衛其被水之村莊戶口並著該督撫即速確查加意撫卹分別蠲賑毋致

瀕水窮黎稍有失所其疎防之文武工員俱著照例查叅交部議處高晉吳嗣爵著從寬免其察議諭軍機大臣等據熊學鵬奏湖南零陵縣遞解直隸應發新疆改發廣東人犯王二樓到全州查驗左面並無刺積匪改遣字樣恐有頂替情弊隨提犯勘訊據供在蠡縣起解刺字時有同案發遣廣東犯人趙四張二共賄屬仵作王卓用鞋幫子插針於左面鬢邊刺了一下又用煤炭磨水塗上混

飾並未深刺該犯途間洗去煤跡以致面無刺痕等語此等新疆改遣人犯情罪較重所有應行刺字之處關係緊要豈容仵役受賄作奸今蠡縣仵作王卓輒敢聽從王二樓賄囑不行如法深刺殊屬藐玩且據王二樓供有趙四張二亦係同案問擬改遣現發廣東均經賄囑未經深刺是王卓係積慣舞弊之人不可不嚴行懲究而該縣知縣並不留心親驗亦難辭其咎著傳諭周元理即將蠡縣



件作王卓嚴行提審確實。定擬具奏。並查取該縣職名。照例叅劾。至所供同發廣東之趙四張二兩犯。亦有賄屬情弊。並著一併據實查審。熊學鵬摺並鈔寄閱看。又諭據高晉奏。黃河南岸老壩口。於十九日子時。漫缺七十餘丈。附近之板閘淮安一帶。俱有被淹等語。業降旨。將文武疎防工員。交部議處。並將高晉吳嗣爵加恩寬免矣。老壩口隄工漫缺。淹及板閘淮安一帶。傷損民房人口。關係非輕。高晉等應即速確查被災情形。據實覆奏。仍一面妥為經理撫卹。毋致災民稍有失所。其缺口至七十餘丈。水勢不小。高晉身係總督。現在工次。督辦於調集工料。派董人員自更為得力。但堵築缺口。所需秫稻。蘇麻各項料物甚多。從前堵塞漫口。曾令豫東二省幫辦料物。而豫省循河而下。尤為迅速。今高晉雖稱分派幹員。迅速購運。但恐江南所產之料。不敷應用。著傳諭高晉籌酌現在情形。如

需河東兩省協濟備用。即酌定某省須辦某項料物若干。星飛咨明該撫。上緊辦運。並諭何燭徐績。豫為籌辦船隻物件。留心探訪。一俟高晉等咨到。即速辦齊運往。仍各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勿致稍有遲誤。至缺口情形。若何。現在作何下埽。約計何時可以合龍。及清口倒漾籌辦情形。若何。並著高晉等據實覆奏。是日。駐蹕扎克丹鄂佛囉大營。庚戌上行圍。遣官祭賢良祠。諭昨日圍場內有虎鎗護軍因射牲失手誤傷圍場蒙古兵之事。已交行在刑部問擬。若所射之蒙古竟因傷而死。則其情甚為可憫。而射人之護軍情罪較重。乃刑律於此事向無專條。而兵部畋獵例載。凡人用箭傷平人者。分別鞭責追銀。給與被射之人。即因而致死者。僅追銀兩鞭一百。亦不擬抵圍場。向用此例。揆之情理。未為允協。此等雖傷出無心。但其人因傷致斃人命攸關。豈可僅以罰責完結。而圍場內控

弦馳射乃得心應手之事更非刑律過失殺所云耳目心思所不及者可比若不另定科條則隨手施放誤殺誤傷者尚知所懲儆乎即如刑律戲殺條下載比較拳棒之類傷人死者以鬪殺傷擬絞自可為此事比例若傷而未死又當別有等差其應如何分別定罪之處著軍機大臣另行定議具奏尋奏查兵部圍場例載凡人射牲誤傷平人身故者律止以罰銀鞭責完結辦理誠有未協隨圍官

兵不審視牲畜之遠近任手釋放至於傷斃人命雖非出於有心究非過失傷人者可比若定罪過輕則不知儆戒若罰銀過多貧寒之家勢不能如數追繳仍屬有名無實臣等會議凡圍場官兵因射牲誤傷平人至死者照戲耍拳棒傷人律擬絞監候仍追銀給與死者之家前鋒護軍親軍領催馬甲等給銀一百兩跟役給銀五十兩如傷不至死該犯係前鋒馬甲等頭等傷鞭一百罰銀四十兩

二等傷鞭八十罰銀三十兩三等傷以下者鞭七十罰銀二十兩給與受傷之人跟役罰銀各減十兩請行各該處一體遵照從之○諭軍機大臣等川省軍營如雲貴陝甘各省調用之兵甚多且較楚兵更久其衣履刀仗歷來作何添補今陳輝祖專為楚兵籌計而各省兵丁同在行間見楚兵獨蒙優卹相形之下未免心懈且於國家一視同仁之義亦未得其平著阿桂即速查明各路軍營舊辦

章程如原係各省撥解陳輝祖亦照他省之例自可聽其撥解如各省俱未辦及而此項裝械必不可少則應一體辦給行知文綬購辦○定西將軍內大臣尚書阿桂等奏官兵環攻遜克爾宗賊人力竭勢窮十五日金川頭人綽窩斯甲將僧格桑屍匣創起呈獻并將僧格桑之妾側累及小金川頭人蒙固阿什咱阿拉一同獻出並稱七圖安堵爾現在患病隨後亦即孥獻臣將所獻側累等一併

拘留其僧格桑屍身已令割取首級交文綬暫存省城俟拏獲索諾木弟兄及大頭人時一併獻俘諭曰阿桂等籌辦遜克爾宗築柵鑄礮日漸就緒自可剋期集事現屆大功將成倍宜慎重阿桂不欲令官兵輕率撲礮所見極是至所奏金川賊人將僧格桑屍身及側累等呈獻到營阿桂等僅與拘留仍照常攻打不稍弛懈所見尤是側累等固應解京嚴訊但不過解審之犯止應選派妥幹員弁嚴行管押毋任疎脫不得謂之獻俘直待擒獲索諾木兄弟方可行獻俘之典至僧格桑之妾雖已獻出而其妻則不肯同獻自係索諾木因其親姊之故若是則金川所獻仍屬賊中無關緊要之人其肺肝自不能掩阿桂當時何不以此語詰之乎又據奏伍岱在阿桂處既需留辦分勦分防之用即毋庸前赴黨壩著阿桂檄知五福妥為防範至各土司見金川滅亡在即俱欲借此除害並立功邀

賞誠心歸順不敢疎縱似屬可信攻破賊巢之後逆酋諒無從免脫亦不虞其自戕惟丹巴沃咱爾狡惡異常恐未必肯束手就縛務必設法生致檻送京師又諭逆酋索諾木莎羅奔兄弟及助逆之大頭目如丹巴沃咱爾蒙固阿什咱阿拉七圖安堵爾等罪大惡極神人共憤就擒之日自應解京誅磔以快萬姓觀瞻其餘逆番頭目人等著即就軍前凌遲正法以釋我軍憤恨且使各土司番夷咸知炯戒是日駐蹕伊綿峪大營是月安徽巡撫裴宗錫奏安省本年春夏雨暘應時各屬早稻豐收惟泗州盱眙鳳陽定遠等處夏秋之間雨澤尚未深透田禾受旱已飭藩司委員確勘輕重情形據實辦理得旨知道了又批若有成災者速為妥恤辦理糧餉浙江布政使郝碩奏白外臺站額設人夫原為趕運糧餉軍裝及一切差務現在軍糧軍火急須趕運往來雜差必須權其緩急定

為先後無如各站員遇有上司差遣不敢遲緩隨到隨發每日用夫數十名及數百名不等勢不能多運米石臣商同督臣富勒渾飭知各站員嗣後遇有差務到站除催趲糧米軍火員弁及關係軍機緊急隨到隨發外其餘雜差均酌量該站夫力如應運糧石需夫先將人夫撥運其雜差俟夫力有餘時再行應付得旨自應如此知道了

實錄卷之九百六十五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六十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六十六

監修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務稽察欽奉 上諭軍機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掌印給事中黃旗滿洲副都統世宗憲御前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程

總辦官所擬議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務稽察欽奉 上諭軍機處管理刑部戶部工部事務

世宗憲御前軍功加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量指內大臣戶部尚書領滿洲副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奉旨紀錄十四次臣德保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九月辛亥朔

上行圍 諭各省學政現屆差滿四川學政吳

省欽安徽學政秦潮任事未滿三年雲南學

政孫嘉樂係本年任事俱毋庸更換順天學

政著羅源漢去江蘇學政著謝墉去浙江學

政著李友棠去江西學政著蔣元益去福建

學政著吉夢熊去湖北學政著胡高望去湖

南學政著李汪度去山東學政著莊存與去

河南學政著黃登賢去山西學政著國柱去

陝西學政著嵇承謙去廣東學政著錢大昕

去廣西學政著王懿修去。貴州學政著劉校之去。此內有現出試差人員。若回京請訓。再赴新任。徒勞驛傳往返。學政之職。惟在公慎。自矢。整飭士習。興起文風。此外更無可訓諭。伊等接奉此旨後。即各赴新任。不必來京請訓。定邊右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奏。臣等奉諭將俄城一帶賊碉勒淨。隨派和隆武先往將前二碉用礮轟摧。旋選滿漢屯兵於十六日進攻。是日大霧迷濛。分作四股並下。和

隆武先將第一碉攻克。其第二碉派珠爾格德進攻。第三碉派三保。其旁有大石卡一座。派阿爾都進攻。并力齊進。賊人措手不及。棄碉逃逸。正當乘勝追殺。而救援賊兵奔至。綽斯甲布草布什咱兩處土兵復繞出其後。賊見來路將斷。捨死搏戰。而索倫吉林官兵注矢圍射。滾崖落箐者無數。餘即四散奔竄。諭軍機大臣等。此次攻勒碉卡。和隆武首先攻克。珠爾格德三保阿爾都等亦各奮勉出力。

甚屬可嘉。而滿洲吉林索倫官兵聚射賊衆。矢無虛發。甚為得力。并著明亮等存記檔案。俟達爾圖一路全行攻得。交部一併議敘。其在木克什山腰繞截賊衆之綽斯甲布草布什咱土兵。亦著明亮量為獎賞。以示鼓勵。又昨據阿桂奏。綽窩斯甲供稱。七圖安堵爾。因患病行走稍遲。隨後也就出來。阿桂因計及俟七圖安堵爾出來時。其金川大頭人丹巴沃咱爾。山塔爾薩木坦當噶拉阿納木等。若

與同來。能設法生擒固善。否則伏兵立時殺死等語。若果能如阿桂所計。自是極好機會。但七圖安堵爾乃小金川賊目中之最黠者。又已降順金川。為其出力。索諾木未必肯將其獻出。昨見及於此。曾經諭知阿桂。今復思賊衆狡惡異常。恐其借擒獻賊目為名。別藏詭計。或丹巴沃咱爾同來至營門時。誑稱有面稟之語。將軍叅贊。即未必輕與相見。或海蘭察額森特等出至營外。誤為誘去。是賊未

能入我羅網而我領隊大臣轉致墮其術中實屬不成事體在阿桂閱歷年久自能隨時審慎未必為賊所愚但現在大功將成諸事倍宜妥善偶爾籌及此事實深意外之虞相隔將及萬里應諭之語不能一時即達中夜幾為廢寢阿桂等均當善體朕心慎重妥為之不特此也我兵即日乘勝進剿勒烏圍噶拉依兩處賊巢逆酋等窘迫出降亦所必有之事然賊眾或惶懼無能哀求遁死或鋌而走險包藏禍心皆不可知古語云受降如受敵各路將軍遇有此等情事並當加倍留神勿稍涉大意方為萬全之道至明亮攻得達爾圖山梁以來聞丹巴沃咱爾在彼抵拒其人實猾賊之尤頗有惡智今觀達爾圖賊眾伺隙潛襲或者丹巴沃咱爾果在彼處明亮於攻剿時務須隨處留心切勿輕敵至明亮此次派出帶兵攻碉之領隊大臣未及奎林想因其鎗傷尚未全愈前據奏傷處已經結

痂自可即就平復甚為慮念可附便即行奏聞至阿桂所奏賊中獻出之側累蒙固阿什咱阿拉俱已訊供而綽窩斯申獨未訊及不知何故該犯係金川頭人其於賊中情事知之尤應真切如此時尚未起解即應嚴加訊鞫倘能訊得賊中虛實或有應隨宜防備之處於軍務自為有益著阿桂即行訊明覆奏是日駐蹕安巴寃和羅昂阿大營○壬子上行圍 諭曰謝墉李友棠俱出學差工部漢侍郎無人王杰現在換回即著署理工部右侍郎事務至羅源漢黃登賢亦同時出差漢副都御史員缺著申甫署理○又諭工部右侍郎李友棠已出學差劉浩又在熱河現在錢法堂辦事無人劉浩未回京之先著德成暫行管理 又諭曰觀保蔣賜榮吳壇身為大臣不知安分奉職觀保輒敢私議道府優劣蔣賜榮吳壇甚至有向太監高雲從探聽記載之事其罪均無可逭幸當朕勵精圖治

朝政肅清之時伊等尚不敢任意妄為否則不知何所底止是以不得不嚴為審究以飭綱紀今據舒赫德等將觀保將賜祭吳壇復行提出反覆研詰雖供辭俱無指實而愧悚已如見肺肝本為法所不貸但念其尚無交通結納行賄營私大弊觀保將賜祭吳壇俱著加恩釋放觀保著以無頂帶人仍在阿哥書房行走効力贖罪○又諭前因太監高雲從之弟高雲龍在臨清當長隨拏解審訊據

供此次在魏家灣坐口係東昌府胡德琳薦與知州王溥其前次乾隆三十六年春間係高雲從懇求按察使姚立德轉薦與前任知州萬縣前等情已降旨將胡德琳萬縣前等草職令徐績嚴行審訊具奏俟徐績審明到日另降諭旨至姚立德係外任官員本不應與太監認識況彼時已為臬司大員豈可將太監之弟轉薦屬員因傳旨詢問姚立德令其據實具奏今據覆奏實係允許高雲從之

懇求將高雲龍轉託東昌府胡德琳代為轉薦獲罪負恩實屬法無可逭惟有懇請從重治罪等語姚立德由道員臬司用為總河初不料其人竟至如此實出情理之外本應照交結近侍官員律重治其罪但念姚立德自擢用總河以來於修防蓄洩事宜尚能實心經理諸凡妥協姑從寬格外加恩免其究問姚立德著革職並革去頂戴花翎仍留總河之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又諭據富德奏

稱草職荊州將軍綽和諾在軍營病故等語綽和諾在軍營病故殊屬可憫著加恩賞銀二百兩辦理喪事仍給與將軍職銜其應得卹典交該部查例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晉等奏南岸老壩口黃河漫溢情形一摺已降旨諭令將決口上緊堵築並令將被災地方查明成災分數加意撫恤按例分別蠲賑毋使失所高晉等自必實力妥辦今日據伊齡阿奏稱板閘一帶田廬民舍雖被水淹



民命幸無傷損。至關署內房屋間有坍塌。水亦長至八九尺不等。已將印信搶護。其庫貯錢糧。仍行存貯。率領員弁丁役。晝夜巡防。以保無虞等語。看來板閘被水較重。淮安與彼相距不遠。其水曾否進城。倉糧有無損壞。至該處田廬民舍被淹情形。若何。人口有無傷損。深為軫念。高晉自淮安被災以來。派員各處查勘。諒已得其大概。著即將所有情形。據實具奏。至堵築漫口。現在作何辦理。約計何時可以合龍。並著即行覆奏。以慰懸注。將此由五百里傳諭知之。尋據高晉吳嗣爵薩載奏覆。查此次隄工漫溢。水至板閘。該處長水八九尺不等。將各城門堵禦。因下注之水。沖開水關。漫入城內。東西北三門地勢高窪不等。惟南門地勢較高。常平倉及漕倉所貯米穀。在東南二城門樓收貯者。並無損壞。其實貯在倉者。計一萬九千二百餘石。一半滄浸水中。現經設法撈岸。該處因係白日過水。商

民知覺者。早已搬移在城居住。並未損傷。惟老弱婦女間有淹斃。俱已照例撫恤。仍督令府縣將被水災民搭棚棲止。設廠煮粥。先將山陽清河二縣倉糧分賑。平糶復於附近各州縣撥運。又派員挨查戶口。照例先行撫恤。一月口糧查淮城以內。近日水已消退。惟城外湖嘴地方。以至板閘一帶。積水須俟漫口合龍後。始能涸出其料物。人夫齊備。現於初八日進埽。約計十月望前。可以合龍。得旨覽奏。俱悉。又批。若能更早數日。則災黎更早安。數日勉為之。又諭。據巡城御史敦岱等奏。李侍堯家看墳家人。佟山等將民人秦五祖墳平了。七座并打傷一家。肆行砸碎門牕傢伙。及差役拘拏。復持棍拒捕。請交刑部審擬。一摺。佟三等以下賤奴隸。輒敢恃勢橫行。平人墳墓。毆虐逞兇。此等豪奴已屬大干法紀。及該指揮差役拘拏時。復敢扯破衣領。持棍拒捕。更屬藐法無忌。不可不嚴加懲治。現已

令李侍堯之弟侍衛李奉堯回京。將其在逃之家人佟四佟六劉姓王姓等迅速拘喚。送交刑部審辦。著傳諭舒赫德即將案內各犯嚴訊確情。無任狡飾。從重定擬具奏。是日駐蹕烏蘭哈達大營。癸丑。

上行圍。諭軍機大臣等。五福奏俟伍岱帶兵到黨壩協同籌辦一摺。於朕前旨未能領會。前令伍岱帶兵赴黨壩之說。原指阿桂攻破遜克爾宗後。令豐昇額帶兵數千。往取日爾

巴當噶。即往凱立葉。與伍岱夾攻。盡得其地。再令伍岱前赴黨壩。並非此時即令前往也。又昨據阿桂奏。黨壩一路漢土官兵幾及二千。堵禦實屬有餘。若復令伍岱之兵帶往黨壩。會同五福駐守於進剿兵力。轉致不敷等語。伍岱在阿桂處。既須留備分剿分防之用。自無庸前赴黨壩。業已諭知伍岱。並令阿桂即行檄知五福。責令專辦矣。黨壩一路既有兵二千足資堵禦。而五福身係滿洲。番衆自

不敢輕視。且駐彼已逾一載。於該土司等亦應相習。土司見大功將成。無不思各建功績。是堵禦逆酋之事。尚非難辦。現在阿桂攻圍遜克爾宗。剋期可得。明亮又攻獲俄坡之木克什磧卡。兩路俱可乘勝迅入。直壓勒烏圍。昨據阿桂奏。稱官兵進剿勒烏圍。阿桂在河南明亮在河北。兩路俱有重兵攔阻。賊酋無從竄逸。所言未嘗無理。但逆酋等窘迫求生之時。或竟改裝易貌。隻身由微徑潛逃。此皆賊智所應有。五福斷不可稍涉大意。致有疎虞。是日駐蹕伊遜河東大營。甲寅。

上行圍。遣額駙扎蘭泰赴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曰。大學士舒赫德兼管刑部事務。現應起程前來行在。辦理勾到。著派英廉留京辦事。諭外省道府大員。於外姻親屬。同在一省為丞倅州縣等官者。向來原無迴避之例。近因蔣賜棨條奏。經部議覆。准行自定例以來。旋據周元理節次具奏。如

良鄉縣知縣張璿磁州知州陳煥吳橋縣知縣王個順天府北路同知王裕銓永定河北岸同知王榮保定府理事同知嵩阿禮俱係本省道府外姻戚屬例應迴避紛紛具奏因思外姻為類甚繁若其誼屬姻戚恐有徇私瞻顧之弊即非本屬亦應迴避則凡年家世誼同任一方者正不乏人其有交情親密更甚於姻親者豈能一一概令迴避此等人員惟在該督撫實力留心體察自不致瞻徇營私原不在科條繁設今新例甫行而直隸一省已多至如許其餘他省恐復不少且或調往他省又有應行迴避之人徒令僕僕道途於公事轉無裨益所有道府大員內外姻親除本屬仍照舊迴避外其隔屬迴避之例著該部另行妥議具奏尋奏各省道府大員內外姻親除本屬州縣丞倅等官仍遵旨照舊例迴避外所有外姻親屬隔屬迴避之例應請停止惟責成督撫大員不時查察倘屬員

有隔屬姻親輟轉囑託徇私瞻顧情弊立即指名嚴叅如該督撫徇隱不奏別經發覺照徇隱不舉例降級調用從之 又諭適年駐蹕熱河時所有各省奏摺俱令齎摺人徑赴行在投遞朕得以每日批閱甚為便捷惟進哨以後外省摺奏仍照舊例交留京辦事處接收隨本報三日一送其中或有緊要事件往來守候未免畧需時日因思向來所以如此辦理者以行圍時不許外人輕入圍場衝耳哨門以外則固衆人可至之地也著自明年為始朕進木蘭後兵部即派妥幹司員一人住於哨門外其各省齎摺人均令至彼處將奏摺交該司員接收按日由臺馳送朕仍得每日披覽於事既無濡滯至發回後亦由該司員付各齎摺人領回伊等亦不至過於久候實為兩便著為例並將此通諭知之○又諭昨召見宗室公寧昇額因伊不能通曉清語已降旨令宗人府將王公子弟俱行查

明如本家能延師者令其在家學習不能延師者俱令入宗學學習第思宗學每翼各有專管王公現在左翼宗學屬公永瑋管理右翼宗學屬理郡王弘熲管理若無人總理恐致以人多推諉著派莊親王永璫總理於稽察之道更屬有益○是日駐蹕塔哩雅圖昂阿大營乙卯賜蒙古王公台吉兵丁及默們圖巴桑等食賞賚有差○諭軍機大臣等徐績奏據署臨清州知州秦震鈞等稟報八月二十八日起更時堂邑縣張四孤莊有奸民王經隆等率領多人手持兇械放火傷入該署知州即同副將親往查拏等情又據壽張營守備王廷佐稟稱八月二十八日四更時有賊人聚眾白布纏頭各帶器械爬入壽張縣城內圍住文武衙門搶劫倉庫占據城池守備正在催漕聞信星夜馳回飛調各汛弁兵并移知梁山范縣東昌三營同力協拏等情閱稟即率同布政使國泰中軍叅將海

明帶兵由東昌一路進發并飛咨兗州鎮臣惟一帶兵由東阿一路進發督同擒拏各等語此等奸民實為罪大惡極然么膺烏合不過自速其死計徐績惟一到彼會勦自可迅即就擒但各犯敢於圍官署劫倉庫據城池其情罪甚為重大即當按叛逆辦理非尋常糾眾抗官可比一經擒獲到案即應迅速審明將為首者立時凌遲其同惡相濟之逆黨亦即應斬決必須多辦數人俾眾共知儆戒不得僅照常例區別首從稍存姑息但祇可就在事人犯從重究辦不得有心輕縱亦不得節外株連徐績等並宜將要犯一面正法一面奏聞不得監繫滋事又據奏堂邑張四孤莊放火傷人一案已據該州協等拏獲犯入十九名犯婦二口均交堂邑縣收禁等語所辦殊未妥協此等奸民既經拏獲即應嚴解省城聽候查審堂邑正當匪犯滋事之時豈宜復將其黨與解回萬一別有搶奪情節

成何事體此時徐績現赴壽張勦擒逆犯所有堂邑已獲之案自應即令國泰由彼馳往嚴審明確將應正法者一面即行辦理一面奏聞其餘應行問罪者俱選派妥幹員弁嚴行押解省城監禁毋仍留於堂邑方妥再壽張逆犯均係爬城而入其為附近奸匪可知即各犯姓名居址亦無難踪跡而得若徐績到壽張立即攻開城門拏獲各犯固為最善設或畧有耽延則應選派勇幹兵役將各犯家屬先收捕解省嚴密監禁俟全案辦結時分別緣坐定罪且使各犯聞知其家屬已獲心中驚懼自更易於就擒至該撫同該鎮帶往之兵自必不少應將壽張縣城密行圍住恐該犯情急有跳城縫脫等事立即掩捕勿使一名漏網該撫務須妥速辦理仍即據實覆奏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知之○又諭據姚立德查勘潘家屯引黃助湖情形繪圖貼說具奏披覽已悉微湖水不敷用近處無

可挹注勢不得不別為籌議潘家屯形勢既可借資引助亦屬權宜之法但開挖引河關係重大高晉等現在漫工堵築自不能前往相度因思何煒於江南河道情形最為熟悉且現在豫省秋汛已過又值年穀順成並無須辦之事著即就近前往徐州將豐碭廳屬之黃河北岸潘家屯河形會同姚立德悉心勘度如所議果屬可行即一面奏聞一面辦理至姚立德另摺所奏因壽張奸民聚眾一案前往會辦等語轉可不必現在徐績已同惟一帶兵馳往擒捕逆犯其事易於辦理毋庸姚立德復往幫助著該總河迅速馳赴徐州與何煒公同將潘家屯引河籌勘妥辦即行奏覆又同日伊齡阿奏淮安一帶被水衝刷情形據稱關署內水至九尺其餘民居淹沒且恐不無傷損而高晉等自初次奏報後尚未接有續奏想欲俟辦理畧有頭緒再行奏聞但淮安被災情形較重而漫口至七十

餘丈經理亦殊不易。高晉在彼督辦。固屬妥協。但漫工過大。得人商辦。自更迅速。何燭在河南年久。於堵築機宜。最為諳悉。且或需豫省協濟料物。何燭在彼檄催呼應。尤便著何燭於勘辦潘家屯引河後。即馳赴老壩口工所。與高晉吳嗣爵會同速辦。仍將現在情形。若何約計。何時可以合龍之處。迅即覆奏。以慰廑念。何燭接奉此旨。即星速起程。前赴江南。其河南巡撫印務。即交榮柱暫行護理。所有該省武闡事務。亦即著榮柱代辦。將此由六百里發往傳諭。何燭姚立德遵照。並諭令高晉吳嗣爵知之。以西藏辦事大臣莽古齊為正白旗滿洲副都統。豁免江蘇震澤縣三十六年分坍沒田蕩七頃八十八畝。有奇額賦。是日駐蹕張三營行宮。丙辰。諭軍機大臣等。壽張堂邑俱係八月二十八夜舉事。其中必有為首之人。糾合約會。不可不徹底根究。其壽張知縣沈齊義當賊匪往劫。

時能否督率丁役拒擊賊眾。抑或愚懦無能。賊至即窘迫自盡。又或為賊傷戕。并其眷屬亦為賊害。均當查明分別辦理。至賊匪搶劫縣城。必非無因而起。或該縣平昔貪虐不堪。民情怨望。致釀事端。又或辦理不善。激生變故。該撫若據實奏明。不過失察處分。設或稍有迴護彌縫之見。則是心存欺罔。一經敗露。恐該撫不能當其罪愆。若果係白蓮邪教滋事。即當先從倡教之處。迅速查拏。辦理至壽張當水路之衝。且為回空糧艘所必經。該撫須將此案迅速妥辦。勿使南下漕艘稍有阻礙。再向來糧船經行。隨處雇覓水手。徐績應飭相近壽張之沿河文武官。曉諭各幫船於壽張一帶不得添覓水手。致賊匪得以冒名遠逸。現在嘉謨督押回空船隻尚在直隸境內。恐於東省不及照應。即著徐績遍諭押運員弁。嚴行查察。勿稍容賊黨匿跡。遠颺如或視為具文。一經發覺。將該員弁重治其罪。並

著嘉謨即從陸路遙赴壽張水次親自查察飭諭毋任奸徒漏網是日駐蹕波羅河屯行宮丁巳諭江南黃河老壩口隄工漫溢現在高晉等集料剋期堵築并有旨令何燭於查勘潘家屯引黃入湖事畢順赴老壩口協同堵築以期迅速集事但此次漫缺隄工淹及板閘淮安一帶水勢較大運道民生甚有關係其現在情形若何並何時可以合龍深為軫念大學士舒赫德從前曾辦河工於堵築機宜向所諳悉著即馳驛前往江南會同高晉等妥籌速辦以副朕懷並即由京起程不必前來行在請訓其勾到事宜應有刑部承辦崔應階於十六日前至喇喀河屯隨行辦理又諭曰吳壇於探聽記載一事實不意其竟至於此但念其辦理刑名尚為練習若竟予廢棄未免可惜吳壇著加恩以刑部主事用仍帶草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又諭據圖思德奏盤查督標備貯軍火

錢糧內虧缺火藥一萬觔查係署都司永北營守備陳世萃任內虧短其中不無情弊請革職審究等語陳世萃著革職交與該撫李湖提集該營管辦書識人等一併嚴審定擬具奏○又諭曰荊州將軍綽和諾病故所遺員缺著興兆補授興兆現在軍營所有荊州將軍印務仍著常祿署理○諭軍機大臣等據英廉奏京城糧價近來漸有加長米穀麥豆各長至一二三錢不等等語今歲畿輔地亦除天津河間一二屬間有零星偏災其餘俱收成豐稔而大宛兩縣據報十分今當禾稼登場糧價理應平減何以各項糧價轉有增昂之處此必有奸商狡僥藉以囤積居奇冀圖牟利京師地大食指浩繁若不嚴行查辦必致擡價病民著英廉即密派番役實力察訪如有此等情弊嚴行究治數人以示懲儆並著順天府於京城內外一體留心訪查重究以杜奸民囤積網利之弊將此傳諭英



廉及索守侗等知之。又諭據圖思德奏。拏獲逃兵李偉。審明正法等語。軍營出師兵丁。膽敢脫逃。情罪最為可惡。前此征勦緬匪。滇省逃兵不少。節經諭令該督撫。飭屬嚴行緝拏。連年雖有陸續就獲之處。而未經弋獲者尚多。此次逃兵。不過逃匿該處附近地方。或潛跡礦廠等處。如果實力查拏。自可按名全獲。著傳諭該督撫。即嚴飭所屬文武員弁。上緊躡緝。務期盡行捕獲。一面訊明正法。一面

奏聞。毋使一名漏網。仍將有無續獲緣由。據實覆奏。又諭曰。阿桂等奏。攻打遜克爾宗。賊寨設法進取。情形一摺。已於摺內批示。據稱海蘭察額森特等。所帶官兵。直至賊碉之下。或攜帶木梯板。上寨牆。或拆開缺口。往內衝進。又從坍塌缺砌牆上。乘之而入。並將碉內之梯。用力拔出。以斷賊人上下等語。雖賊賊於地窖深藏。未能攻得。而官兵如此奮勇。實屬可嘉。此等出力者。係屬何人。阿桂等俱應

查明。或即行量予獎賞。或記名一併優敘。俾衆兵益知鼓勵。至所稱恐官兵或有損傷。即令徐徐徹下。所辦甚是大功。將成諸事。倍宜慎重。現在官兵勇銳倍常。破力亦甚威猛。自可剋期攻克。惟當相機而進。以期萬全。又據稱十九至二十二雪雨連綿。實覺可恨。阿桂於二十三晴霽之後。即於是夜派兵進攻。可見阿桂等及諸將領。亦不肯稍懈。看來番地氣候。春秋雨雪每甚。惟冬令晴日較多。章嘉呼圖克圖曾言及之前。歲攻得美諾等處。及昨歲收復小金川。皆係冬月成功。已可概見。阿桂等尤當努力為之。若於長至前集勦。賊事亦不為遲也。至另摺奏賊人於十七日。將七圖安堵爾送出。即同綽窩斯甲一併拘拏。訊供等語。七圖安堵爾降順。索諾木為之出力。意賊酋未必真心擒獻。今竟將其獻出。則賊情之窘迫可知。但據七圖安堵爾供稱。聽見大頭人說。如今格魯瓦覺宜喜兩路官兵

打得狠緊怕我們攔不住從前大兵進來原為小金川土司今將僧格桑屍身及其妾側累并大頭人七圖安堵爾等送出想來可以完事綽斯甲布布拉克底巴旺三雜谷如今雖打得利害但都是我們親戚若是大兵出去過幾年還可相好等語賊人狡黠可恨在此而其糊塗不知死活亦在此今官兵攻勦金川所有險隘已得十之八九阿桂等及諸將領自無不思速建鴻勳慰朕懸注諒斷不肯因賊酋懇求稍存游移姑息之見第恐綠營官兵悉皆膚識淺見且從征畧久急圖休息者多一聞賊酋獻屍求降之言難保心不為稍惑阿桂等當通行詳諭衆官兵等以各路大軍乘勝果入自可直薄賊巢指日成功爾等俱可仰邀優敘得官受賞況國家費如許力量以期永靖邊圉豈可虧於一簣若此時准其求降完事則禍根不除仍貽後患且賊酋等明言大兵出去過幾年與各土司還

可相好則其野性難馴更覺顯然若不徹底妥辦則大兵一撤數年後賊人故智復萌又將聯絡諸番強吞弱并抗逆鴟張勢不能不再興師問罪仍需爾等宣力戎行與其數年之後重勞跋涉何如就將成之績勉力圖功速膺懋賞乎如此明白告誡衆官兵當益加鼓舞自効不為浮言所惑矣又據七圖安堵爾供土司今春因百姓沒得喫也借出一兩背米如今莊稼收了土司們就要追還又要他們利息所以百姓們心腸愈淡等語又綽富斯甲供土司百姓們心變叫齊各處寨首說大兵打破了地方不論土司頭人與百姓都不饒的須大家出力看守地方等語可見金川番衆其心未嘗不動前曾諭令阿桂於進兵攻勦時一面傳布號令通諭諸番使皆知悉如有深知順逆之理不為賊酋死守望風投降者仍得免死安居但不可仍令其居住本地若能併將土司頭人擒獻者必加重

賞倘迷而不悟直待攻破碉卡雖降亦不饒  
怒此時以此傳播正當其可且因賊酋有叮  
嚀百姓之言切為曉諭更屬將計就計易於  
引動著阿桂明亮等共知此意於攻勦賊碉  
時令土兵等一體傳告使衆番共有見聞俾  
懈其死守之心各懷求生之念亦因勢利導  
之一法也再閱阿桂進到圖內密里阿岳以  
下官兵木城已過遜克爾宗之前而所得之  
格魯瓦覺亦在遜克爾宗之前是賊人來路  
無難截斷已於圖內用硃筆圈誌若從官兵  
木城至當噶克一帶圈誌處所堵截其往來  
之路遜克爾宗賊衆自斷不能久存著將此  
圖發與阿桂若此旨到時尚未攻得阿桂務  
當悉心妥酌為之又諭據富勒渾等奏現  
在覈計北路軍糧自可足敷應用惟西路糧  
運前因楸砥至大板昭一帶已露遲誤情形  
節經傳諭富勒渾文綬等迅速設法趕運昨  
文綬奏到據催糧道府稟報近來每日運出

桃關米數總有一千餘石等語果能似此運  
供無間軍糈自不至復虞拮据但不得稍有  
粉飾以致空言無濟今日據阿桂奏現在進  
攻遜克爾宗計日即可攻克當此乘勝策入  
之時軍食尤關緊要著再傳諭富勒渾文綬  
等時刻運籌實力催趲並飭口內口外各委  
員分段督催上緊輓送務期源源接濟以資  
集事若稍有延緩則貽誤軍需恐富勒渾文  
綬不能當此重譴至軍需銀兩昨據文綬奏  
報摺開存庫尚有一百四十六萬餘兩覈計  
各省未經解到銀數尚有一百七十餘萬可  
用至十一月底彼時大勦諒已告成即或大  
兵凱旋起程畧需時日尚有應用軍需之處  
文綬即速豫為籌畫不妨先期奏請再撥二  
三百萬兩以期寬裕妥善○賑甘肅鞏蘭沙  
泥州判武威鎮番寧朔靈州平羅七州縣水  
旱風災飢民是日駐蹕中關行宮戊午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諭奉

皇太后懿旨。惇嬪著晉封為妃。欽此。所有應行典禮。各該衙門查例辦理。諭軍機大臣等。壽張堂邑奸民滋擾不法。不可不迅速勦捕。但恐該省綠營兵庸懦無能。且與奸民等或瞻顧鄉情。不肯出力。而徐績於軍旅素所未嫻。恐不能深合機宜。及早集事。昨降旨令舒赫德馳往南河督視漫工。今思舒赫德久諳軍務。著即由天津一路前往山東。舒赫德過

天津時。即密告總兵永昌。豫選該鎮綠營兵一二千。聽候調用。又滄州駐防滿兵。亦可密告該城守尉酌選數百備調。又青州駐防滿兵。或可密檄該副都統豫選數百備調。舒赫德行次德州時。探聽壽張之事。如徐績已經獲犯結案。舒赫德即可徑赴南河辦理。隄工若徐績尚未辦完。舒赫德即先帶德州駐防滿兵數百。星馳前往。出其不意。自可迅速撲滅。如兵力稍覺不敷。舒赫德即酌量情形。應

清 實 錄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上

調何處豫備兵若干。即由驛急郵檄調。舒赫德於調兵諸事。當有印信為憑。起程時。可帶欽差大臣關防。前往備用。俟勦賊之事辦畢。舒赫德即由彼前赴南河。董視漫口堵築情形。剋期督促合龍。以副軫念。又諭。昨據英廉奏京城近日米穀麥豆各長價一二三錢不等。一摺。殊非情理。今歲畿輔地方收成豐稔。惟京南所屬間有零星偏災。糧價即不能平減。何至轉有增昂。此必有奸商狡儉。藉以囤積圖利。已諭令英廉及順天府嚴行訪查懲究矣。今據周元理奏查覈夏秋雨澤未勻之處。內惟天津等十六州縣間有成災情形。尚輕等語。是直屬成災地方。尚不及十分之一。且其中亦不過間段偏災。何至京城各項糧價轉致驟增。顯係奸商等居奇牟利。乘此時高擡價值。俟新糧入市。時價減平。尚可售其舊時之數。其情甚為可惡。不可不嚴查懲治。著英廉等務須實力訪察。重治數人。以示

一一九

儆戒其直隸所屬地方亦必有似此增價射利者並著周元理一體訪查嚴辦毋得稍令病民滋弊將此各傳諭知之○又諭據徐績姚立德奏逆賊肆擾現在勦捕情形稱逆匪首犯王倫係壽張人本屬白蓮邪教煽惑愚民擅敢剽掠壽張堂邑陽穀三縣殺害官員剽掠庫銀徐績等現駐東昌總匯之地分調官兵四面截勦等語此等邪教匪徒輒敢煽誘鳴張實為可惡但侵擾一處即棄城而逸究屬烏合之衆不難即日擒拏正法第思東昌一帶與河南直隸俱屬接壤恐賊衆見官兵勦捕窘迫或致竄入豫直二境潛匿甚或轉為滋擾更屬不成事體著周元理何燭各於毗連東省地方一體嚴飭文武要密巡防如遇此等賊匪遁竄到彼即督同悉力邀截擒拏昨曾諭何燭前赴江南潘家屯與姚立德會勘引黃入湖事畢即順道赴老壩口協同堵禦漫口今東省壽張等處既有此案其

事更為緊要且姚立德此時亦駐東昌防守會勦其潘家屯工程原非甚急即老壩口漫工亦據高晉等奏近日水勢已緩易於辦理是何燭可不必急急前赴南河其應需料物仍遵前旨備齊聽南河調取時速即撥往以濟要工統俟東省捕賊事竣再往江南勘辦並諭徐績如賊匪勦平全數就獲即行知照直隸河南二省毋稍舛誤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周元理何燭并徐績知之仍各將如何巡防堵勦情形迅速覆奏○又諭高晉等奏堵築漫口撫卹災民疏通清口引河各情形一摺已於摺內批示矣據稱數日以來湖水漸次暢出裏外兩河水勢深通舟楫往來無阻漫口溜勢稍緩現在晝夜上緊趨堵務期及早合龍等語看來堵築之事尚不甚費力高晉等惟當實力妥辦以冀及早合龍俾黃溜全歸故道盼望甚切前曾諭令何燭於查勘潘家屯引黃入湖事畢順赴該工協助

今因山東壽張東昌一帶現有查辦賊匪之案其地與豫省毗連因諭何煇且留豫省嚴為防截勿使賊黨竄入俟東省事畢再令前赴江南即大學士舒赫德雖派其往督漫工亦諭令順至山東查辦勦捕逆賊之事是舒赫德何煇且俱未能即赴工所高晉等此時務須加緊堵築不必俟舒赫德何煇到時再辦如需豫省料物仍即速行知令其辦運至被水之淮城一帶地方尤所懸注昨據伊齡阿奏關署水深八九尺淮安更居卑下大概可知或水至時府城西北二門業已設法防堵不致水灌入城否則居民必致淹沒或防禦妥協民皆安堵深為厯念高晉等何以竟未奏及著高晉即將淮安是日被水曾否入城及目下水勢稍退後情形若何逐一詳悉查明據實具奏至稱被淹居民恐有鄰近棍徒乘機竊取什物飭委叅遊等員帶兵保護等語所辦甚妥被災地方奸匪乘機滋擾勢

所不免該督等務須嚴密查拏重加懲處毋致災民稍有失所將此由六百里傳諭高晉等知之山東巡撫徐績奏臣於初四日行至銅城驛知逆匪於初二日夜間已棄壽張城攻擾陽穀復於初三日騷擾東昌府臣於初四日與河臣姚立德帶兵馳赴東昌即於東門外拏獲奸細二名訊供賊黨隨地潛伏約定入城之人放火為號城外賊匪即聚集攻城為首係壽張人王倫身穿黃馬褂實有謀為不軌形跡賊夥千餘人隨地脅從即將該二犯先行正法又據探報賊匪於初四日傍晚攻破堂邑縣而逸臣與河臣商酌賊匪竄伏無定東追西逸必須四面合攻斷其去路方可勦滅現調德州高唐兩營官兵由西北截其去路飭臨清營拒住正北一路并令兗鎮帶領河鎮兩標官兵截住東路臣親率泰安及本標官兵從南路直攻四面調度策應剋期會勦至逆匪所擾壽張陽穀堂邑三

城俱將庫銀搜刮監犯釋放現又棄城而逸並不屯踞官兵會合自可指日勦平諭軍機大臣等逆賊敢於劫掠三縣殺害官員不法已極不可不迅速擒治以申國憲現在匪犯侵擾一處即棄城而遁其勢尚易勦洗但賊人無有定所一聞官兵勦殺即四散奔竄徐績所奏分兵合攻斷其去路所辦甚是至首犯王倫及同惡相濟之逆黨傳播邪教之巨匪其眷屬亦必有住落村莊著徐績等一面選派明幹將弁帶兵搜捕起教窩藏地方將各眷口掩擒務獲按律重懲再逆匪滋事甫經數日而夥黨已有千餘人或即係賊人侵擾所過城邑其中頑劣無知之徒為其迫脅徐績應廣為宣諭以逆賊敢借邪教名目煽惑鄉愚搶城劫庫殺害官民實為法所不宥其隨行之人如本係良民心知畏法即速解棄刀仗纓頭赴所在地方官首明准照脅從援減如或迷而不悟一經就獲玉石俱焚各

宜深明順逆毋自貽戚如此明白曉示自當解散至東昌地當衝要不可不加意防範姚立德現既在彼駐守自應以此事為重前曾諭令姚立德即往江南會同何燭查勘潘家屯引河此時又不可拘泥前旨應俟山東辦完此案後再約何燭前往南河至徐績奏請草任當兵効力事後赴部聽候治罪殊可不必地方有此逆案巡撫等原有應得處分但應俟賊平後定其過之輕重即總兵惟一亦係管轄大員現在帶兵追賊若能始終不懈并當予以錄敘徐績等均當努力自勉也是日駐蹕避暑山莊行宮至乙丑皆如之己未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賜御前大臣侍衛軍機大臣等食諭軍機大臣等賊眾東西竄突固無能為但官兵所往不過驅令奔逃尚非扼要之道必須邀截圍住多殲賊



衆方能使賊人膽落不敢他驚滿兵烏鎗弓箭較綠營倍為銳利如果盡力勦擊無難將賊衆掃蕩無遺惟在舒赫德妥酌為之至壽張等縣署豈無衙役民壯即賊衆猝至何能聽其傷及印官況壽張有分駐遊擊兵數不少何至將領亦為所害恐其時或有兵役潛與賊為內應不可不查明盡法重懲徐績等所帶綠營兵丁與賊人皆有鄉情親誼輕則意存觀望重則暗地勾連肘腋之間尤不可

不加謹嚴防舒赫德所帶雖係滿洲兵但與徐績等同在一處亦不可不留心防察將此一併傳諭知之、豁免江蘇安東山陽阜寧清河海州沐陽等六州縣并大河衛歷年災田積欠未完銀三萬九千六十九兩有奇米麥豆穀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石有奇、庚申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諭山東壽張縣奸民有聚

衆滋擾之事現經徐績姚立德會同兗州鎮總兵惟一帶兵分頭捕勦雖殲賊頗多其首犯尚未就獲恐東省綠營兵不能得力著福隆安即速回京挑派健銳火器二營兵一千名并派帶兵侍衛章京令額駙拉旺多爾濟左都御史阿思哈帶領迅速前往東省會勦若賊首就擒不致蔓延再行回京昨經諭令大學士舒赫德前赴南河勘工順道體察東省賊匪情形今既派調京兵往勦即著舒赫德先赴山東會同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及徐績等籌辦務將賊匪迅速擒拏掃清餘孽以靖地方所有京兵應得分例著每人賞銀二十兩官員著賞給一年俸銀、諭曰太監楊國泰膽敢私向扎蘭泰姊夫海成誑騙銀兩並私囑欺瞞其主甚屬可惡著邁拉遜監看將楊國泰重責一百板發往黑龍江給與索倫兵為奴倘因責重身死亦其自取至邁拉遜所請另賞首領太監一名管理事務之處

毋庸由宮內派往即著邁拉遜於公主府所有太監內揀選誠實之人令其充當首領著邁拉遜約束管理諭軍機大臣等據勒爾謹覆奏甘省帶徵舊欠銀兩誤請檢舉實屬錯謬自請議處一摺殊為非是前因戶部議駁勒爾謹覆奏舊欠銀兩本係分年應徵之項該督前此辦理並未有誤乃檢舉請與上年河州等偶被霜雹之處一概緩徵轉為錯誤等因朕以勒爾謹果以甘省地瘠民貧難

於催徵亦當據實直奏候朕加恩不應借檢舉為名希圖朦混取巧特飭諭該督令其明白回奏今據覆奏祇稱本年分已有應徵銀二百十餘萬新舊並徵民力實屬拮据含混其詞並未將何項應徵何項應緩之處詳細分別具奏仍不明晰至該督誤行檢舉之案已經交部議處今復以率請更正自請交部嚴加議處殊為不達事理朕軫念該省邊地瘠貧疊次加恩蠲賑緩帶殆無虛歲即比年

豁免銀糧各項亦不下數百餘萬未嘗稍為恫惜朕臨御三十九年愛民之心常如一日地方民隱果有應行體卹之處該督撫據實奏聞朕無不立時降旨加恩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勒爾謹身為總督寧轉未喻豈肯以該督為民請命之舉轉將伊議處乎勒爾謹所奏實大不是著傳諭嚴行申飭仍著該督將舊欠籽種口糧銀兩一項或有應行緩徵之處即明晰據實覆奏候朕另降諭旨將此

諭令知之尋奏臣將甘省歷年舊欠籽種口糧銀兩再加區別以紓民力如河州等二十五處歷年雖間被災傷不過一隅收成尚屬豐稔其未完銀一十三萬六千八百二十七兩應遵諭六年帶徵按限催納寧遠等一十二處歷年雖被偏災尚不致荒歉其未完銀一十八萬四千六百六十七兩請於原限外再展限二年至皋蘭等一十二處歷年被災較重民力實屬拮据其未完銀七十一萬九

千二十七兩請於原限外展限四年俾小民從容完納不形竭蹶得旨已有旨了又批何不早如此明白陳奏又諭曰明亮等奏進攻木克什山腿兩碉正當圍裹緊要之時雨風大作甚為可恨看此情形賊中必有善用扎達者但此等究屬邪法不能勝正將軍等總以鎮靜處之並曉諭將佐弁兵不必視以為事其術自然無所施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也若風雨之故由山神所為亦屬非理

朕奉

天承運為天下共主茲以金川逆酋負恩反噬罪大惡極為

覆載所不容不得已命將申討師直而理正且所至之地諭令將軍等致祭祈賽山神有知自應効靈助順早佑歲功以膺國家秩祀若轉袒護逆酋甘為邪術驅遣妄行雨雪即屬違理悖常必干

天譴昔韓愈以一州刺史尚可正辭發弩驅除

鯪魚矧將軍奉天子命征勦不庭豈山神所得而相拒乎將軍等適遇非時雨雪即當視其來處用大礮迎擊縱有邪魔亦當退却此亦代

天宣化之正道也至番地常時氣候大約冬令晴日居多前歲昨歲屢次獲勝皆以冬月計此旨到軍營已是九月下旬轉瞬初冬天晴氣煦定能掃穴擒渠剋日奏績將軍等惟當勉力為之○又諭曰劉秉恬奏楸砭日內所

運米數到營不過二百餘石軍糧關係緊要現在正當乘勝乘入之時更須源源接濟且自上年以來轉運裕如並無匱缺乃近今忽爾竭蹶時形殊不可解況文綬前日奏到以為每日可得米千石而劉秉恬所奏又屬不符是文綬前奏仍係空言難信該督等覩此情形豈竟毫無著急妥速督催日今功屆告成若因軍糈不足稍有稽阻該督等能當貽誤軍需重罪乎著傳諭富勒渾文綬等上緊

妥籌速為趨運毋致稍有缺誤至沿途夫食固所必需然較之軍饟究屬有間該督等亦當設法撙節酌辦將現有之米儘供軍營食用一面加緊接運以濟儲糈方為妥善又據鄂寶奏稱官商長運米石逐日到站者僅止數十石及百餘石滾運一項半月以來顆粒全無至南路運到者亦止三千餘石該督等所辦何事著富勒渾文綬嚴查何站發運遲誤一面據實奏奏一面嚴催輓運毋得稍有粉飾迴護直隸總督周元理奏東省匪徒一經擒捕自必四竄逃逸臣飛飭大名天津二道及府州縣協營嚴密稽查并委臣標後營遊擊武靈阿易州營遊擊朱彭年正定鎮左營遊擊富勒渾赴接境地方往來巡邏堵禦又專派清河道單功擢大名協副將陳鎮國前往協同地方文武上緊截拏毋使兇徒乘間漏網得旨何不親往接境處彈壓較為有力乎漕運總督嘉謨奏臣押催回空糧

船尾幫於九月初八日行抵灤縣馬頭地方接奉諭旨馳赴山東壽張一帶親駐河干督率員弁嚴查各幫船不使奸匪潛蹤有稽顯戮報聞辛酉諭兗州鎮總兵惟一帶兵勦賊甚屬奮勉著賞戴花翎以示獎勵○諭軍機大臣等據蔭載奏黃河老壩口漫工水勢較前業就消落淮城地勢稍高之處現已涸出其山陽清河二縣災民現飭藩司確查撫卹分設廠所早為接濟並於板閘一帶疏浚引河俾通商販米船又酌撥江寧倉米蘇州局錢運淮濟用事竣即往下游經水之阜寧等處親行履勘等語覽奏稍慰廛念昨因山東壽張臨清一帶有奸民聚眾滋擾之事現在派兵勦捕恐其逃竄江省境內已降旨令高晉親赴徐州一帶調兵一二千堵截賊人勿使竄逸並諭該撫會同吳嗣爵專辦堵築漫口該撫即遵前旨會同河臣親駐漫工處所上緊搶築及早合龍以資捍衛其各屬被

災村莊戶口仍飭迅速確查加意撫卹所有應行分別蠲賑事宜俱妥為經理毋使窮黎稍有失所仍將趕築漫口查辦災民情形據實奏聞將此並諭高晉吳嗣爵知之又諭昨據軍機大臣議令徐績將青州等處營驛馬匹酌調至德州備京兵換替之用今思其事未為妥協逆賊烏合之衆行蹤無定且所至俱有邪教黨夥接應萬一賊尚蔓延漸至德州相近地面聞我兵趕有成羣馬匹而送馬之兵亦有與賊同黨者為之送信固屬不妥即無其人以千餘成羣之馬賊衆或竟出而搶奪是馬匹轉屬藉寇兵而齎盜糧尚復成何事體著徐績將此項馬匹即速停其調備至健銳火器兩營兵丁皆朕滿洲世僕養多年理應為國家出力報効茲僅派赴近省朕尚加恩賞賚伊等當倍知感激奮勉每兵只可量予兩馬各宜愛惜馬力每日以百里為率行程亦不甚緊若途中間段步行俾

馬得休息伊等尚不至過勞而馬力可以節省自屬兩便現已傳諭楊景素令其按站照料飼秣并於河間景州等處酌備馬匹少許視兵丁長馬內有極疲乏者稍為更換接濟並著福隆安於挑兵時將朕此意傳諭京兵令各勉力自効每日務須半騎半行以息馬力而資實用如昨歲調赴征勦金川之兵途長馬少我兵皆情愿步行實無愧我滿洲忠愛風氣朕深為嘉慰曾經傳旨獎賞伊等諒皆聞之況由京至山東不及千里可不各思奮勵乎如此曉諭京兵等自無不踴躍從事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帶兵在途亦宜常以此意提撕鼓舞使共聞知并宜嚴飭管隊官員等隨時約束兵丁令其沿途各知斂抑所有口食及餵馬等項已飭地方官妥為照料令士馬均各飽騰京兵等所至寧可喫虧以待事成受恩各圖上進斷不可借端滋事致干法紀至舒赫德所帶滄州之兵應用馬匹等

項亦照此酌量妥辦。其抵德州後需派德州駐防兵丁。或應調青州滿營之兵。所有兵丁口糧等項及馬匹草料。已傳諭國泰在德州同應付京兵之事。一體善為經理。舒赫德到德州時須俟兵數畧齊。方可前進。即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到德州時亦俟京兵到齊。再與徐績惟一約定前往勦賊。聲勢方大。總以京兵一到。賊即就擒。為要。至昨據徐績等奏稱賊衆大夥聚集處。并有牛馬大車數十載。婦女而行。此必賊衆眷屬。及其輜重。可知徐績等或因兵少。不能立時盡殲羣賊。當將現有之大隊賊衆設法誘開。專派兵撲其車輛。奮力掩取。若賊人眷口就擒。輜重并失。勢必驚惶無措。尤易殲除。然徐績等必當審酌現兵力量如何。若兵數已足。數用而衆心尚屬可恃。即當照此而行。但恐綠營兵衆究不得力。而其心又不足信。貿然而往。轉致打草驚蛇。於事無益。則莫如俟舒赫德等到彼。妥為調

度於京兵等到齊。合力往勦。將賊衆一鼓而擒。更為妥善。再逆賊於八月二十八四更在壽張縣爬城滋擾。其夜初更堂邑之張四孤莊亦有持械殺人放火之賊。並據徐績等奏賊衆於滋擾三縣後東西奔突。仍至張四孤莊。恐其地或係賊人窩巢。或賊與該村居民有隙。屢肆虐擾。皆不可知。事後均無難詢訪得實。著徐績查明分別妥辦。仍將現在賊勢如何及賊衆起事緣由。節次諭詢各情節。即速詳晰明白覆奏。將此由六百里加緊一併傳諭知之。又諭。此次挑派健銳火器三營滿兵令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帶領前往山東。又有大學士舒赫德挑帶滄州德州等處之兵至彼督辦。聲勢甚大。諒此么膺烏合。自可立就殲擒。但恐賊匪聞知畏懼。豫施狡譎之計。散播流言。盡惑衆聽。以京城特派滿兵來東。必因痛惡山東民人。現有盜劫擾害之事。皆不可留故不用綠旗兵。專派滿兵前來。將

所過城村勦洗必至良莠不分概行屠戮佈此流言使無知愚氓聞而驚怖或於滿兵到時望風畏避轉使賊人得以誘脅入夥甚有關係不可不妥為籌辦著傳諭舒赫德於到山東時即會同徐績在進兵之前先行大張曉諭以光天化日之下賊匪膽敢肆虐侵掠城池戕官害民甚為可惡該省奏到時皇上軫念各處城村良善恐為賊匪所屠害深切矜憐又恐本地綠營兵軟弱不甚得力未能及早竣事使閭閻速就安堵懸注尤殷特選健銳火器兩營常勝精兵千名揀派勇幹諳習將領分管隊伍以期速殲賊衆保護居民本欽差閣部堂暨本部院仰承聖主委任惟有督率官兵痛勦逆賊為民除害使閭閻共慶安恬不復驚擾以冀仰副德意下慰羣黎至此次派來滿兵皆係官給飯食自騎營馬一絲一粟不以累民并嚴飭各兵皆謹慎守法不許借端滋事擾及閭閻違者即以軍法

從事務使兵行之處秋毫無犯市肆安居爾百姓等均當仰體皇上保民勦賊之盛心交相感慶急盼成功至此等么膺逆匪敢於妄作不靖自外生成實為神人所共憤必然立就滅亡無能為患爾等當知歷來盜賊嘯聚或由其時有格外徵斂科派累民或係貪官污吏虐害閭閻人不堪命考之前代往事大率不越乎此我皇上自臨御以來愛民之心常如一日遇有災祲不下數百萬帑金多方賑卹至於蠲貸展緩者更難數計正供而外並無絲粟加徵又非若前朝縱容貪殘之吏剝民脂膏也即間或不肖官員畧有派累百姓之事無不立寘重典此實從來未有而愚賤所共知者小民當感戴國家休養生息之恩共安樂利實不解此等亂民因何喪心昧良甘蹈法網實係戾氣所鍾自速其死非但法無可貸亦屬情無可原至爾等良善居民久臻熙皞忽遭逆賊擾害鮮有輯寧甚至無



知愚蠢之徒為賊迫脅入夥今當官兵征勦逆賊必推此等被脅之人在前先撓鋒鏑是既為賊奪其安居今復為賊陷之死地實為可憫為此明白曉諭各城村居民人等知官兵此來意在保衛善良勿稍疑畏本欽差閣部堂同額駙等統率八旗勁旅勦擊逆賊惟思剋期集事至我滿兵鎗箭從無虛發當之者無不洞胸貫脇立即殲誅此內如實係逆賊正黨自屬罪在不赦若係被賊脅從之人

於官兵未到之先各釋刀仗赴官投首此等雖迷誤在先今知悔罪歸正仍可從寬罔治俾復安居樂業永享太平如有能設計擒縛逆首及黨惡呈獻者必當奏聞分別優賞倘或怙惡不悛官兵所到尚敢袒賊抗拒則雷轟霆擊之下不能復為分別玉石俱焚毋自貽悔禍福所關爾等當審擇之如此明白告誡於賊曾擾害處所及官兵經過之地不論城市村鄉多張貼貼俾共知曉恐愚民中不

能識字者多著徐績諭令各該學教官轉諭該學生員等於所在城鄉各就其居近處所遍為講解使良民皆知用兵本意賊智自無從施展方為妥善至京兵由京赴東其在直隸境內所有官兵口食及飼餵馬匹之處已諭令楊景素妥為經理至抵德州以後前往勦賊經過處所兵丁等即不便向民間市買食物致有滋擾自應照軍營用兵之例辦給各兵口糧鹽菜並爨汲之具以資食用必須

大員善為籌辦今國泰亦隨徐績在外勦賊之事非其專責著國泰即速馳至德州將應付官兵事宜悉心熟籌妥協辦理總不可使絲毫有干涉民間之事仍即具摺奏聞但自徐績處至德州途中或恐有賊屯聚國泰雖帶有官兵為數無多不值與賊相遇須揀擇無賊處所迅速而行即繞道紆程亦屬無礙拉旺多爾濟阿思哈等帶兵而行亦當留心管轄至東省後更宜認真必須申嚴號令有

犯無赦方不致居民驚擾。毋稍忽畧。再徐績奏賊衆至二千人。此等鼠輩。蟻聚如許之多。口食所需。來自何處。或如徐績所言。到處俱有。邪教夥黨。接應供其口食。或竟搶掠殷實村莊。以資果腹。均未見徐績奏及。此旨到後。亦著即行查明。據實具奏。毋得稍有隱諱。將此由六百里加緊一併傳諭知之。○山東巡撫徐績等奏。臣接據調赴臨清州協防之德州叅將烏太經。臨清協副將葉信署臨清州知州秦震鈞稟報。初七日夜間。賊來攻城。先攻西門。後攻南門。於城外縱火。復用牛車拉秫秸。焚燒城門。被官兵將趕車賊殺死。賊人蜂擁城下。城上鎗礮並施。打死賊三百餘名。賊又潛來城下。刨挖地洞。被撫標兵丁縋城而下。殺死數人。拏獲穆建甫。李現二名。訊係堂邑縣賊匪。已將該二犯斬首。賊隨分散。現在追剿。其有往梁家淺一帶逃竄者。又被撫標千總孟大勇殺死十餘名。拏獲九名。河標

官兵張武廣等殺死賊匪四名。現在四路微巡。定地會剿。諭軍機大臣等。此次守禦臨清之文武官員。及在事兵丁等。均各奮勉出力。甚屬可嘉。副將葉信。叅將烏太經。千總孟大勇。均著各陞銜一等。俟事竣之後。該撫等量其功績。奏聞。請旨陞用。署知州秦震鈞。著該撫記名。俟事竣。送部引見。其縋城殺賊之兵丁。尤為奮勉。應即拔補外委。至截殺趕車賊人之兵。並在梁家淺殺賊之河標官兵張武廣等。俱著該撫查明賞給一月錢糧。以示鼓勵。又諭壽張逆匪現經徐績等帶兵剿捕。殲戮多人。而賊犯竄踞未獲。恐東省追剿急迫。逸入鄰境。蔓延為害。已諭直豫二省。堵截擒拏。賊或轉而向南。由金鄉魚臺一帶。與豐沛連界處所。竄逸通誅。且致就便滋擾。不可不豫為防截。南河漫工。現在水勢已定。一切堵築事宜。吳嗣爵尚屬熟諳。薩載現亦到彼查辦災務。即可令其在工幫同。吳嗣爵催料

集夫上緊堵築高晉應速馳赴山東連界之徐屬豐沛等處密行調兵督率防勦毋任賊人稍有竄越滋事若東省勦捕逆案要犯全獲高晉即可仍回南河催督堵築漫工剋期合龍以慰廑念 又諭昨據劉秉恬奏西北兩路官兵站夫每日運出桃關之糧必須有千餘石方敷支食於軍務甚有關係因諭令富勒渾文綬等加緊趲運務期源源接濟今文綬奏酌添站夫滾運所費與商運相同所辦甚好自應照此辦理但不知是否實在情形著傳諭劉秉恬查明八月二十七日運出桃關之米於何日運到楸砥實在可得若干與文綬所奏是否相合即行奏聞再昨據鄂寶奏請將楸砥之米分撥卓克采運赴北路等語彼時以楸砥所辦糧運尚且不敷焉能再為分撥事屬難行今運至楸砥之米如果每日可得一千二百石已屬寬裕即劉秉恬前此所奏每日必須一千餘石之數原係

合卓克采一路通計在內自應仍令分運卓克采以濟宜喜軍營之用著劉秉恬覈實查明一面知會文綬鄂寶酌量妥辦一面奏聞  
壬戌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恭送  
皇太后迴鑾 諭曰姚立德前此聽受太監囑託轉薦長隨一案罪由自取念其辦理河務尚為妥協從寬革職留任並革去翎頂以示懲儆今姚立德於壽張縣奸民糾眾滋擾之事一聞稟報即飛咨直豫二省協緝並親身馳赴東昌一帶與徐績惟一會勦頗知實心奮勉且現統標兵勦捕賊眾一切均需調度若無翎頂未免呼應不靈姚立德著加恩仍准帶用翎頂俟此事辦竣後視其如何出力再降諭旨 諭軍機大臣等壽張縣知縣沈齊義欲設計查拏白蓮邪教教其洩漏消息之人不可不查明重治其罪至徐績所稱賊人

內有持刀疾走飛如獼猴不避鎗礮等語此係徐績未嫺軍旅過涉驚惶故有是言賊匪間有跳躍使刀之人本不足異即拳勇又何能為若云不避鎗礮則初七日臨清城下焉得擊斃數百人徐績未免為道路謠言所惑該撫統兵勦賊惟在調度得宜又何必計賊之勇怯設或所帶本地之兵實不足恃莫若俟舒赫德帶兵到時再行籌辦轉不必輕率妄動也至監禁堂邑人犯前固慮其或有疎虞今女犯果為賊衆放去其男犯十九名提禁東昌應同節次所獲之犯即行嚴審明確從重辦理昨已諭國泰赴德州承辦應付京兵糧馬之事所有應訊賊犯即令姚立德就近嚴審會同該撫定擬毋稍姑息至姚立德奏往潘家屯查勘引河殊屬不知輕重昨因該總河有防守東昌之責業經諭令不必拘泥前旨即往江南況何燭此時尚在河南姚立德獨往何為想績奉諭旨自能遵照至賊

衆既連棄三城斷無復圖踞城抗拒之理或攻擾城池肆行搶掠則不可知該撫當嚴飭附近州縣實力防守若能如臨清文武之奮勉殺賊亦必一體獎勵再各犯既供有首逆王倫欲由堂邑臨清至直隸一帶擾亂之語周元理應即派兵於沿河一帶與臨清等處接壤州縣嚴密巡防勿使越境滋蔓又諭曰徐績所奏現在勦賊情形未免胸無把握該撫於軍務素未經歷已諭令不必輕舉妄動舒赫德星夜遶行至德州俟天津兵到齊即選合德州駐防兵會同徐績惟一迅速擊捕以期早獲渠魁盡殲逆黨至徐績為封疆大吏地方有此奸民作亂不能早為覺察自不得為無罪但此際賊勢鴟張該撫已心存惶懼倘再加以嚴飭恐其愈無主張轉於公事無補且因賊匪滋事若即將巡撫更換治罪適足以長奸民頑獷之風俟事定後其功過自不能掩舒赫德到東當諸事留心體察

將徐績平日居官聲名及此案前後情節據實訪明密奏候朕酌量定奪○總督銜河南巡撫何燭奏壽張等處逆匪經東省率兵擒捕勢必四散逃逸豫省壤地毗連亟應分頭堵禦截拏密飭河北河南各州縣營汛多撥幹練兵役分路改裝潛於緊要隘口村莊市鎮無分晝夜徧加偵緝並照會河北鎮臣於附近晉省之太行山一帶及路通潼關之河南陝州等處各專委遊擊都守一員同地方官周流巡緝其歸德陳州及南陽等府屬與江南湖廣均屬連界並照會南陽鎮臣委都守大員一體督拏黃河各渡口臣派委就近文武幹員稽查盤詰仍懸賞格俾各踴躍奮勵文武官弁視其有無拏獲分別懲勸一面嚴飭該管道府上緊董率不得虛應故事得旨所辦好若逆首就獲自應如此查拏逸賊若尚未就獲或至蔓延又當別有辦法可酌量探信行之○豁除浙江餘杭臨安烏程等

三縣坍沒荒地二十二頃四十四畝有奇額賦○癸亥諭據周元理奏天津府屬七縣偶被偏災該處倉貯米穀因從前屢經賑借且疊蒙恩旨蠲緩現在常平社義等穀僅存五萬餘石不敷今冬賑借及明春借糶之用等語天津府屬七縣因夏秋雨澤未普收成稍歉雖係一隅偏災恐冬春之際民力未免拮据朕心深為軫念著加恩於通倉內撥米十萬石交周元理即行領運酌備被災各屬冬春賑借平糶之用該督務董飭所屬妥協經理副朕優卹蠶民之至意該部即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據姚立德等奏賊匪屯聚臨清城外在閘口搭橋渡河其回空漕船已過臨清者計六十八幫未過者俱在臨清以北不敢前進並有糧船短絳亦為迫脅隨行等語賊匪鴟張滋擾甚為可惡現在令大學士舒赫德選帶天津等處兵前往並調京兵一千派拉旺多爾濟等帶往剿捕官兵一至

么磨小醜無難剋日擒滅肅清水路以利遄行但每年回空漕船俱有限期總期於年內各抵水次冬間收兌今已過臨清各幫自可催趲如期南下其未進閘幫船尚多雖指日掃清賊氛即可銜尾前進而現在回空船隻阻滯稽行設前途或值凍阻抵次稍遲有誤冬兌所關非細著傳諭嘉謨速將臨清以北各幫船查明係何省何幫其船若干隻某省約需於何時抵次尚可無誤其未進閘之船

平定縣志卷六

有無貽誤兌期之處一併詳悉熟籌迅速具奏現諭姚立德徐績速將閘口賊衆勦淨使河路早得肅清漕艘遄行無阻其已過臨清各幫著嘉謨速飭運員上緊催押並令姚立德徐績嚴飭地方河汛文武各員儘力催趲南下勿稍稽誤將此由六百里加緊發往仍著嘉謨迅速由驛覆奏尋奏各省幫船例係冬兌冬開其回空雖間有遲滯沿途加緊趲行均無貽誤今賊匪雖聚臨清阻隔運道官

兵會集剋日即可勦除河道肅清晝夜嚴催南下諒不致有凍阻遲誤現又差委員弁將在後未到各幫船趕緊趲押不使稽延得旨已有旨了○又諭據高晉等查奏板閘一帶被水情形及近日水勢平定分頭賑糶撫卹現將城內之水築壩車戽及督率員弁趕築漫口等語所辦俱好稍慰廛念前因山東臨清壽張一帶奸民聚眾滋擾現派京兵捕勦恐其竄入江省境內節經降旨令高晉親赴

徐州調兵堵截並諭薩載駐工會同吳嗣爵專辦堵築漫口之事高晉接奉前旨諒已前赴東省境上彈壓矣淮城一帶雖據稱現就乾涸居民仍復舊廬但湖嘴板閘各處積水已二十餘日必俟缺口斷流方能涸出前據奏稱十月望前可以合龍現又據稱天氣晴和人夫料物源源到工初八日可以進埽看此情形自可迅速奏功著傳諭吳嗣爵薩載即速督飭文武員弁加緊搶築務期迅速集

事。合龍得早數日。庶災黎得早數日安居。以慰懸注。至被災各處村莊戶口。該督仍飭各屬。要速確查。分別蠲賑。加意撫綏。一切善為經理。俾失業窮民。咸登衽席。不致少有失所。並不得任胥吏侵漁中飽。使災黎均沾實惠。將此由六百里發往。仍著將一切查辦情形。據實覆奏。尋據吳嗣爵薩載奏。覆查老壩口趕築漫工。溜勢一半趨入漫口。一半已歸正河。以後口門愈收愈窄。則大溜愈減。日歸故道。至此次各屬被災情形較重。除確按災戶。分別蠲賑外。仍減價平糶。使市價日平。民情寧帖。得旨覽奏俱悉。加意妥為之。○又諭壽張縣奸民聚眾滋擾一案。節經徐績具奏。止言官兵追勦及賊匪大概情形。而不言賊人現在何處。前日國泰奏稱。聞賊在臨清城南柳林地方。今日閱城守尉格圖肯初七所奏之摺。亦稱賊屯聚柳林。而徐績屢次摺來。並未言及賊人實在踞集之地。即所奏初七日

打仗情形。亦言探知賊匪屯聚柳林莊。即提兵趕赴黎明行。至小鄧家莊。遠聞喊聲。即與賊遇。勦殺百十人。復追至張四孤莊。又與賊遇。亦勦殺百餘人。仍帶兵追趕賊人於所至樹林茂密處。放火阻攔。又向前擒拏。賊即拒敵。並不畏懼鎗礮。兩腋蜂擁而來。將徐績圍住。惟一督兵從旁策應。與徐績衝殺。殲戮多人。各等語。續據奏賊於初七夜。往攻臨清州城。經官兵用鎗礮擊斃三百餘賊。並經鮑城殲擒及追殺者。又數十人。賊眾經此一番創。似應畧知怖畏。此後賊往何處屯聚。並未據徐績奏聞。臨清附近地面。俱係平陽賊眾。幾及千餘。且攜有眷車輜重。如何藏匿。且賊自二十八滋事以來。距今已半月。賊眾聚至千餘。攜有眷屬。每日如何餬口。其拉車馬牛。又如何秣飼。或係入教之人。隨處供給。或賊匪於所過村莊。肆行搶掠。未據言明。再賊匪攜眷而行。夜間如何住宿。或占踞村落。或眾



皆露處無難訪察而得何以亦未據奏及又如柳林莊小鄧家莊張四孤莊相距之路幾何係何州縣所屬坐落何方距所治若干里俱未據詳晰聲敘殊難明曉著姚立德徐績即速查明據實具奏正欲傳旨詢問適接徐績十一日所奏之摺於賊人踪跡仍未敘明據稱鎮臣惟一中軍海明與德州城守尉格圖肯俱領兵駐劄近城之處是現在官兵聲勢亦復不小何以賊衆尚能屯聚臨清城外究竟官兵營盤距賊衆所屯處遠近若何並著姚立德徐績一併明晰覆奏至所稱賊衆每日明攻臨清暗窺東昌等語此言出自何賊所供殊未必然恐係無能綠旗將弁臆度之語今惟一格圖肯海明俱在臨清兵勢頗盛豈尚不能截住賊人去路何至容其窺伺東昌果能如法妥辦不應慮及於此又據稱逆匪於臨清閘上搭橋過渡致回空糧船不敢行走多有在臨清以北者并糧船短絳亦

被迫脅隨行殊屬不成事體臨清閘口為南北水程要津豈容賊匪屯占應即揀選得力兵衆令惟一等統領將閘口之賊先行勦清使糧艘可以安心按幫南下最為緊要此亦急則治標之一法也至所稱密派精細弁兵假裝運草民船燒其閘口橋木所籌甚好不知曾燒燬否即速奏聞又據稱賊人車輛甚多自皆係賊衆眷口輜重何不俟其夜間屯聚時亦用火攻之法姚立德徐績當與惟一妥酌行之如果山東綠營實不足恃且恐其中即有通賊之人而青州德州兩處駐防兵為數亦不甚多此時轉不必輕舉妄動莫若俟舒赫德到後會同妥酌辦理至所稱革職副將王普曉暢軍務頗得兵心已令其同海明帶兵前往等語王普雖係高雲從供出之人其情節尚未甚明現交英廉將高雲龍訊究明確另為覈定該撫既欲其帶兵恐無頂帶之人難以統率士卒著加恩賞給叅將銜

視其出力若何。事成之後。再行酌量降旨。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姚立德徐績。即照所詢情節。明晰速行覆奏。并諭舒赫德知之。○都察院議覆吏科給事中富爾敏奏稱。巡城之滿洲科道。居住內城。若遇同事之漢軍科道。亦居城內。則外城夜間巡察賊匪。救護火燭。督辦無人。請嗣後於派漢巡城時。將漢軍科道照宗室及藉隸大宛之例。均行扣除。專用外城居住之員。應如所請。從之。○甲子。諭

軍機大臣等。據畢沅覆奏。陝省准復捐監舊例。援照二十九年定數。緣由一摺。所奏殊屬取巧。實大不是。已於摺內批示矣。此次奏覆陝省捐監一事。既因地方屢慶豐收。恐穀賤傷農起見。何以轉照乾隆二十九年價昂之年。減價收捐。此戶部所以議駁。而該撫亦無可飾辯也。今畢沅乃云二十九年收捐穀價。即乾隆九年及二十四等年減定之數。果如所言。則該撫原奏何不照乾隆二十四

年為定。而專引二十九年減定之數乎。明係畢沅因朕傳旨駁詢。難以對答。故為此牽混之詞。以冀迴護。前奏甚屬非是。該撫平日辦事。尚見實心。尤不應出此。畢沅著傳旨嚴行申飭。仍令將該省收捐監糧數目。另行妥議具奏。又諭。昨據徐績奏。探知賊人向各村莊要人要糧。有被村民打死者。可見村民原有能守法禦暴之人。非盡為賊所驅脅。此等自應亟予嘉獎。以勵其餘。著傳諭舒赫德會同姚立德徐績。遍行出示曉諭。以朕聞知東省村民有打死索糧賊人之事。深為明曉大義。甚屬可嘉。特諭本欽差閣部堂本部院等查明獎賞。先應查前此殺賊係何村何人。令將賊人首級呈獻。即行加賞外。並令此後各村鎮百姓有能守禦殺賊者。即割取首級。赴軍營呈獻。俱一體獎賞。如有能擒獲賊黨頭目。及能擒獻賊首王倫者。即行奏聞。請旨分別格外加恩。將此通行曉諭。亦鼓舞激勸之。

一法。但姚立德徐績當留心體察。勿使頑黠之徒。借端報復。私讐又擅害平人。妄指為賊。方為妥善。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知之。仍令將現辦情形迅速馳奏。乙丑

上遣額駙扎蘭泰赴兩間房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周元理奏。現在檄派正定總兵萬朝興挑帶鎮兵六百餘名赴清河截拏東省竄逸逆匪。並分調保定滿漢官兵。親自帶領赴景州故城等

處截拏等語。已於摺內批示。周元理既帶兵親往。即當引為己任。實力妥辦。如或賊勢鴟張。恐其竄入直境。蔓延滋事。該督自應祇董率將弁兵丁。在境上彈壓防範。今東省賊匪兩次攻刦臨清州城。被官兵擊斃三四百餘。又經徐績惟一等剿殺者亦有數百。現在賊匪屯聚臨清城外。從柳林至閘口。直如釜底游魂。計無所之。勢難竄逸。周元理又當一面分派文武大員。在直境各路防截。一面統兵

五六百親赴臨清相機同舒赫德會剿。俾逆首匪黨立就殲擒。以靖地方而安良善。方不愧為封疆大吏。若心存畛域。僅以看守地方為事。則誰不能之。又何藉該督之親往乎。著傳諭周元理即速探聽賊信。酌量辦理。並將探得實信及如何辦理情形速行奏聞。至賊匪在臨清州境已將旬日。其初屯聚柳林。旋以攻刦州城被殲者衆。移向閘口。是其進無可據。退無可守。攜帶眷口輜重頗復不少。傍

徨無定。意欲何為。觀此情形。其窘迫可知。自當迅即剿滅。計舒赫德日內可抵東省。徐績已調之青州德州駐防兵八百餘名。近日亦應全到。而天津綠營及京兵各隊約計十七八九日俱可雲集。拉旺多爾濟阿思哈督領頭撥兵起程後。諒必先馳到東。聲勢甚大。自當迅速定期分佈精兵。一面勦擒逆首黨犯。一面掩捕賊人眷口。使其內顧驚疑更可立就擒獲。著舒赫德等即行妥酌籌辦。迅速馳

報至賊匪聚集不少。除被官兵勦戮外。所餘尚有一千餘人。又且攜有眷口。計其日食亦頗不易。或係邪教黨羽。所在村莊。為其供給。或賊人到處搶掠。以資果腹。無難察訪而知。至如許賊衆夜間作何安歇。亦應訪察得實。已經屢次諭詢著姚立德徐績。即速查明覆奏。並著舒赫德一併確查奏覆。內地賊匪敢於蟻聚抗拒。實屬不成事體。務須迅速妥辦。嚴行懲治。不可稍有羈延。使賊得生別計也。

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知之。即著將勦捕情形由驛緊奏。以慰懸注。尋周元理奏覆。賊匪占踞臨清舊城。若由一路勦擊。勢必奔竄。俟官兵齊到。出其不意。三面圍勦。自可一鼓成擒。臣即由故城油坊一路督率將弁徑赴臨清。會齊舒赫德等并力合攻。得旨。又有旨令汝防守直隸接境之處。亦屬要緊。不必前往德州。其橋口堵殺賊人。則委之楊景素。若兵力有餘。商之舒赫德聽其調用。又姚立德

徐績奏。賊匪口食係搶掠民間。及黨羽接應。夜間露處。將車圍繞。自踞舊城後。即占民房廟宇。將車擋住街巷。別無逃竄之志。現籌上緊圍勦。報聞。又諭曰。阿桂奏攻克遜克爾宗水碓。並接拏木柵。用礮轟摧賊寨情形。自必速籌攻打。以期迅得。又據奏賊寨西南賊人尚有取水之處。雖云來往紆遠。但賊人尚有可恃。阿桂何不將此一併奪取。設或不能。逕至其處。即派健銳營烏鎗兵及索倫好弓

箭於賊人欲往取水之處。遙為堵截。儘力擊射。賊自不能前往。使其飲汲無資。必更窘迫。於攻勦尤易得力。此法不但此處為然。凡將軍等攻勦所至。如勒烏圍等處。皆當照此辦理。至所稱二十九日賊擾瑚尼爾圖卡座。外委徐沛出營追殺。中鎗陣亡。徐沛奮勇捐軀。情屬可憫。著照千總例議卹。可即咨部知之。至賊匪當此窮蹙之時。尚敢潛出擾我營卡。雖經官兵知覺趕殺。隨即竄匿。但賊匪敢施

此伎倆恐其伺我罅隙潛來突逞其奸不可不時時防範阿桂等務飭各營卡將弁加意稽察防守勿稍疎虞○又諭曰阿桂等奏近日聞官兵有支領半折半本之事富勒渾文綬等前此並未提及請勅令明白回奏實是大奇西路軍糧夏間頗為充裕何以驟至缺乏竟係該處承辦之員辦理遲誤今日又據富勒渾奏馳赴楸砥桃關一帶督辦查催劉秉恬亦奏赴日爾拉等處專催料理並稱日

內運糧情形已可接濟等語似此加緊催趨向後或不致復有匱乏但軍營業經數日本折各半兼支則糧運已有遲誤情形罪難輕宥楸砥糧運前經該督等奏派同知張三禮知府洪蕙在彼督辦乃不設法籌辦竟致遲誤伊二人自應即行治罪不宜復為姑容張三禮洪蕙俱著革職即於楸砥枷號示衆俟大功告成該督等再行請旨富勒渾文綬錢鑒貽誤糧運均難辭咎但富勒渾身在大板

昭一帶董促其過較文綬等為輕文綬錢鑒駐劄省城一應軍糧皆應妥速供辦如云時屆秋收人夫雇募較難即當早為雇覓驟頭設法趨運何竟直至臨時致形竭蹶是文綬錢鑒較富勒渾之罪實為倍之目今大功將成各有承辦之事姑從寬暫免治罪所有此次加價雇夫費用著通計實數分作十分文綬錢鑒著各賠四分富勒渾著賠二分以示懲儆仍俟大功告成後交部嚴加議處至郝

碩不過隨同富勒渾往來查催非本省大員可比自可毋庸責備朕於諸臣功過賞罰權衡稱量悉視其自取從無絲毫畸重畸輕況辦理軍務現當大兵果入之時軍食尤關緊要富勒渾文綬等經此一番懲創務須加緊妥籌以期源源接濟寬裕籌備倘或再有遲誤必不能復為寬宥也○以輔國公崇嵩為宗人府右宗人○署雲貴總督覺羅圖思德疏報開墾甕安湄潭二縣額田四十八畝

山地二十九畝。升科如例。

實錄卷九百六十六

書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六十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六十七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並蒙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並蒙諭內大臣戶部尚書錄監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並蒙振鐸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九月丙寅

實錄卷九百六十七

上自避暑山莊迴鑾諭據袁守侗等奏近日

查辦京城囤積於通州馬駒橋沙河等處查

有居民李大等囤積各項雜糧至數千石之

多請將該民等折責枷號並將米石入官等

因一摺此等漁利奸徒囤積居奇實為病民

之蠹自應杖責枷號以示懲儆所有查出囤

積米石若查封入官恐市中缺此糧石流通

轉於民食有礙莫如照順天府上月未長之

價每石再行減價二錢勒令即行出糶俾民

間得以賤價糴糧。而奸商不但無利可覓。且較常時平價更減二錢。又復身受枷責。庶足使遠近壟斷之徒。聞風警畏。不敢再為效尤滋事。著順天府遵照妥辦。勿使不法吏胥借端滋擾。○諭軍機大臣等。明亮等奏賊人每次前來。俱為官兵知覺。無不敗遁而去。所辦甚好。現當各路圍攻。賊勢日見窮蹙。即屢次妄思偷竊營寨。亦可見伎倆已窮。無難殄滅。至每次以計就計。殲擊賊衆。實足使么麼磨喪膽。但官兵不可因賊屢次挫敗。稍存大意。惟當益加嚴密。勿稍疎懈。惟是昨據阿桂奏稱。上月二十九日。大礮鑄成。天氣亦漸開霽。初二日。攻奪水碓後。現在天氣已晴。計阿桂奏摺。係初四日拜發。與明亮發摺之期。為日正同。乃稱該處非雨即雪。俟山路微燥。即督同進剿。達爾圖山梁距阿桂軍營不遠。何以兩處陰晴迥殊。若此。殊不可解。或晴霽自南而北。亦不可知。著詢之明亮。即行覆奏。番地冬

實錄卷九百六十七

三

令晴日居多。連年俱於冬月取勝。轉瞬初冬。天氣晴煦。定能掃穴擒渠。迅速奏功。將軍等各宜勉力為之。○以山東學政莊存與河南學政黃登賢對調。是日駐蹕喀喇河屯行宮。○丁卯遣官祭

歷代帝王廟。遣官祭

都城隍之神。○山東巡撫徐績奏。據觀城縣知縣詹其淵稟報。九月初十日。盤獲賊夥一名劉成。供係直隸開州劉家莊人。臣飛咨直

實錄卷九百六十七

三

隸督臣。將該犯眷屬查拏究辦。并飭將劉成先行解審。又於十四日。據館陶縣稟稱。有林潘寨武生王建基。張灝首報。本月初九日。見有賊夥到莊。手執槍棍。紅白藍布裹頭。令生等去帽跟隨。生等率同鄉民田孝等一齊擁上。將逆匪十七人盡行殺死。諭軍機大臣等。觀城縣知縣詹其淵。盤獲逆匪劉成。尚屬能事。著徐績。俟事竣後。出具考語。送部引見。又武生王建基。張灝率衆殺賊。甚屬可嘉。著各



賞給千總銜。如再能出力。奏明量加錄用。其  
隨同殺賊之鄉民。並著查明酌賞銀鍰傳旨  
嘉獎。徐績當出示曉諭。俾百姓觀感奮勉。善  
良者各自保全。愚迷者及早悔悟。若能如王  
建基等之殺賊報官。一體奏聞錄敘。至鄉愚  
被脅。其情固有可原。但既經曉諭之後。百姓  
等當更知大義。若尚敢隨賊持械抗拒官兵。  
即與賊黨無異。雖其初或係迫脅。而既已從  
逆。即難輕宥。嗣後如已破賊營。獲有賊犯。眷  
屬查係首犯。及濟惡逆犯者。即當全家處斬。  
餘亦照律緣坐。或賊營內有被脅拘留之老  
幼男婦。訊無從賊實跡。即予釋放。若臨陣拏  
獲抗拒之犯。於所在地方審明正法。如係首  
犯。及濟惡要犯。當并其家屬駢誅。毋稍姑息。  
至賊人車輛多至三百餘。圍繞作城。其夜間  
住宿。必係却套連結。正當用火攻燒。若官兵  
四面圍擊。斷其去路。賊必無從竄逸。舒赫德  
等當留心經理。大學士舒赫德奏河間協

實錄卷九百六十七

四

實錄卷九百六十七

五

副將雅爾哈面稟。本月十三日。差赴臨清探  
信之馬兵夏榮。回稱。十二日至桑林地方。有  
兗州鎮惟一。德州城守尉格圖肯。各帶兵二  
百五十名。自未時開鎗不斷。打至戌時。忽見  
跑回兵丁甚急。夏榮回至夏津縣店內。至三  
更時。忽有跑回滿兵八十餘名。綠營兵七八  
名。惟一與格圖肯亦回東昌等語。是十二日  
與賊接仗。官兵不能取勝。臣已訪查屬實。又  
據守備魏三台探稱。逆匪黨羽。不過三四百  
人。餘俱係隨地迫脅之衆。每打仗時。先以附  
近平民來攔頭陣。俟官兵鎗礮將盡。真黨即  
奔前攻撲。臣等帶兵追勦時。擬先分撥一二  
隊。引出賊人。餘黨俟正匪見面時。然後鎗箭  
並施。痛加殲戮。則賊計自窮。又據魏三台稟  
稱。有聊城縣民王德。前經被賊逼從。今已逃  
回。臣現差員傳喚。詳詢賊情。諭軍機大臣等。  
惟一格圖肯俱係領兵大員。自應勇往殺賊。  
即或賊稍猖獗。官兵不能取勝。亦當整隊進

臨清新城。與在城文武協力堅守。雖退入新城。亦不能無過。然向後若能奮勉。猶可以功相抵。乃惟一格圖肯一經兵挫。竟爾退往東昌。實出情理之外。臨陣退避。為國法所不容。惟一。雖係五福之子。格圖肯雖係宗室。而既經千犯軍紀。若復曲為寬貸。則此時進剿。何以勵眾將來。命討。何以用人。前此惟一救援徐績。著有微勞。朕即賞戴花翎。有功既賞。有罪又豈可不誅。著舒赫德俟京兵到齊。拉旺

平定縣志卷之五

多爾濟。阿思哈。徐績等會集臨清。於定期進剿之前一日。傳朕此旨。將惟一格圖肯革職。拏問。當眾訊以爾等與賊接戰時。即有失利。亦應退保新城。縱兵力果單。猝不能守。甚至臨陣捐軀。身先授命。不但躬膺卹典。爾子孫亦蒙襲廕。何等光榮。歷來軍營陣亡恩例。爾等寧有不知。何致甘心退縮。貽笑於人。此時自蹈憲典。爾等復有何辯。如此傳旨。訊問錄取供詞。奏聞。一面即將伊二人在彼正法。示

眾。其兗州鎮總兵員缺緊要。一時不能得人。現有防守臨清之副將葉信保。城殺賊似屬能事。已降旨陞銜一等。俟事成酌量錄用。若其人能勝兗鎮之任。舒赫德即行奏請補授。又德州駐防兵內。跑回者八十餘名。此雖非京城勁旅。可比。亦不應不顧顏面。若此著舒赫德查明。首先倡逃之人。即行正法。餘發烏魯木齊充當。苦差至德州駐防兵。經格圖肯帶往者共二百五十名。今跑回者僅八十餘

平定縣志卷之五

此外有打仗時陣亡及傷重者。當查明照例卹賞。倘有因交鋒挫衄。四散奔潰者。即應照逃兵之例。於拏獲處所正法。其惟一所帶之兵。亦當照此查明辦理。又村民既有自賊中逃回者。可見百姓非盡昧天良。徐績等當迎機化導。徧行曉諭。使其審擇禍福。各知猛省。復為良民。至賊人驅迫愚民在前。攬受官兵鎗礮。其情尤為可恨。舒赫德等於進剿打仗時。當令人揚聲傳示。使百姓即速避開。聽我

兵用鎗礮擊賊。若復迷而不悟。我健銳營烏鎗從無虛發。轟擊所及。玉石俱焚。毋自貽戚。如此剴切宣諭。必當感激聽命。○山東按察使孫廷槐奏。撫臣徐績飭臣留省督率文武員弁。慎密巡防。嗣賊匪聞官兵勦捕。捨壽張而逸。臣恐分竄各州縣境內。必須預為防範。業飭嚴密堵擒。至省城各城門。又添派弁兵。小心巡察。并增造刀箭火彈。及豫儲糧草。備用。民情現俱寧謐。得旨。知道了。省城惟以鎮靜民情為要。不可過事張皇。更不可疎於防守。勉之。是日。駐蹕常山峪行宮。○戊辰。上御行殿。勾到秋審官犯服制及雲南貴州情實罪犯。停決官犯九人。服制犯四十人。雲南絞犯二人。貴州斬犯六人。絞犯二人。餘四十人。予勾。○諭。此次派赴山東勦捕賊匪之京城滿兵一千名。起程甚為迅速。良鄉為出京首站。辦理較他處尤急。今京兵於十三。至十五等日。分撥起程。良鄉縣所辦應付事宜。

俱能妥速。俾各兵踴躍遙行。楊景素經理甚為合宜。良鄉縣承辦亦為奮勉。均屬可嘉。著交該部議敘。○又諭。據徐績等奏賊匪滋擾壽張堂邑陽穀三縣。有開放監犯之事。今陽穀縣監犯郝宗文席二。自行投回等語。監犯被賊開放。逼行。本不為無罪。今郝宗文席二均於賊中脫回。赴官投首。罪囚能知大義。守法歸獄。情可矜原。所有郝宗文席二原犯罪名。俱著加恩寬免。至賊匪擾害壽張等三縣。所放監犯。自不止此二人。著徐績出示曉諭。將此二人免罪之故。宣示衆知。如有能照此投回者。亦即一體免罪。若逃匿他處。不即投官。事平之後。必當拏獲。照越獄例。於本罪上加一等治罪。倘竟慙不畏法。隨賊抗拒官兵者。較越獄之罪尤重。除臨陣殲戮外。一經拏獲。俱以賊黨論。不論原犯何罪。即行概予駢誅。決不輕貸。該撫務即明白宣諭。俾各犯審擇禍福。毋自貽悔。○漕運總督嘉謨奏十五

日辰刻據千總辛振遠等稟報賊匪欲將住泊臨清北水關之空船搭橋後渡河而西臣飛飭委員多集兵役防禦河干勿任搭橋西渡戌刻又據清河縣縣丞王廷曾面稟賊匪已將河內船隻聚集搭橋臣飛飭山東糧道令稟知大學士舒赫德相機辦理諭軍機大臣等河岸停泊空船本無所用該管員弁見有賊衆滋擾即應移泊西岸使賊無可資乃竟將空船留泊東岸反為賊用所有管理頭幫糧船之員弁等實難辭罪著嘉謨即行查明叅奏至賊人渡河而西恐其竄往直隸不可不防周元理雖在直東交界處所督兵防截其臨清北關浮橋尤為緊要楊景素現因送兵至景州著即率兵數百選派勇幹將弁前往臨清船橋西岸扼住橋口遇有過橋之賊盡行殲戮無使一人得脫若能將其橋船折斷更為妥協至臨清州新城經賊屢次攻劫均能堅守無虞設法殺賊在城文武均屬

可嘉其副將業信叅將烏六經前已降旨各陞銜一等其署知州秦震鈞即著實授臨清州知州仍著該撫於事竣後送部引見又諭曰舒赫德奏到詢問自賊營脫回之民人王德供詞賊中情形已得大概可見賊無能為俟官兵到齊舒赫德等帶往會剿即可尅日掃平惟是自北往剿之兵有舒赫德等調度諸事合宜我八旗勁旅又甚得力所到自即成功而自東昌南來會剿者既係綠營怯懦無能之兵即調有青州駐防亦未必結實足恃且係徐績惟一帶兵徐績已毫無主見惟一又未諳兵機措置必不能妥協是兩路之兵勢力不齊萬一賊智窺見我軍情形畏舒赫德一路不敢相侵竟爾避強趨弱致南路或稍喫虧於全局甚有關係著舒赫德將京兵內派三百名並於昨日派往之東三省健勇人內派出二十名天津綠營及滄州駐防內共派出三百名令阿思哈率同天津鎮

永昌帶領由間道繞往臨清之南迎遇徐績等合兵一路聽舒赫德定期會剿再京兵約計此月二十一日可以全到德州東三省健勇人亦令其上緊馳往舒赫德派兵會剿必須俟阿思哈等帶兵已到南路然後定期會擊並札致徐績等此時切勿輕舉妄動致有挫損再賊匪於臨清北水關將住泊之本省糧船搭造浮橋甚為可惡恐賊匪由此西逸潛往直隸已另諭周元理選派勇幹大員帶領精兵在橋口堵截遇有賊匪過橋者即行截殺毋任一人竄逸舒赫德於此事亦當留心須於未進兵之前先行設法斷其浮橋並將閘口所搭之橋占住苟或不能即行燒燬使賊衆不得渡河只在一岸勦捕更易為力著舒赫德即妥協經理又昨據徐績奏觀城縣拏獲之賊匪劉成供出德州有賊目亢山帶兵接應舒赫德未經奏及自係徐績未曾通知之故實為可恨此事甚有關係昨已諭

令舒赫德就近作速查拏如該犯畏罪豫逃即拏其家屬嚴訊去路速行跟緝務獲毋任漏網著舒赫德遵照前旨即行妥辦並迅速覆奏又另片所奏聞綠營兵打仗有傷亡者有躲避者即德州滿兵亦有傷損等語昨奏守備魏三台面稟之語德州駐防兵回至夏津者有八十名不可不重加懲治其傷亡者照例查明卹賞但此時不便辦及統俟此事辦竣再行分別查辦此旨著由六百里加緊先行傳諭舒赫德知之又賊營中竟有鎗礮火藥此從何得亦應嚴查其餘應諭之事再行續發○吏部議准兩江總督高晉奏稱揚州府屬之東臺乃新設縣治地屬海疆民竈雜處易於藏奸雖有縣丞一員閘官二員均係職司水利典史一員管理監獄兼司巡緝四境遼濶未免鞭長莫及查丁溪海堰閘官二員兩閘相距不遠且止司啟閉事務甚簡可歸併一員兼管裁汰一員改設巡檢駐劄

富安場衝要之地與典史分地巡查南歸巡檢北歸典史各就所轄巡緝從之四川總督文綬疏報捷為縣開淘鹽井十八眼歲產鹽一百十五萬觔徵課如例○是日駐蹕兩間房行宮○己巳諭據李質穎奏今歲黃河漫隄淮安一帶鹽堆被浸該商等成本虧缺商力未免竭蹶請將甲午綱除已完正課外其未運引鹽應完正課銀兩分限徵收等語著照所請將淮北未運綱食引鹽應完正課

實錄卷九百六十七

一百

銀二十七萬五千餘兩加恩准其自乙未綱起分限五年帶完以紓商力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昨舒赫德奏訊據王德供稱被擄時賊將其辮子解開挽上臍脰等語即此可為真賊之據舒赫德等臨陣殺賊時見有解辮挽結之人必當掩捕務獲誅戮無赦至所奏於二十四日各路會剿計京兵等正可如期到彼即阿思哈帶兵往迎徐績一路其程途諒亦不甚相遠自不至因此另改

日期再閱進到國內舊城迤西之杏園莊現在亦有賊營近接邱縣館陶二縣即界連直隸之威縣平鄉北路並無堵剿之兵恐賊眾見東南北三面攻剿嚴緊自料勢難拒敵或避從西路潛竄不可不防舒赫德應再熟籌妥辦勿使釜底游魂得以乘隙漏網至賊人敢於搭架浮橋冀圖竄逸尤為可惡昨已諭楊景素令其酌撥勇幹弁兵飛赴該處扼據船橋西口盡力堵殺今周元理聞有賊匪搭

實錄卷九百六十七

一百

橋之信即派萬朝興帶兵前往深合機宜其威縣平鄉一帶皆係直隸地方周元理尤當派撥弁兵嚴密巡防堵其外竄之路毋使一賊得以免脫○又諭曰給事中李淑芳奏壽張奸民聚眾滋擾大半皆無告飢民激成等因一摺所見大不是奸民敢於聚眾叛逆劫庫殺官此等倡亂逆匪豈可不及早剿平無論其非飢民即飢民而敢於謀叛亦為國法所不宥李淑芳此摺轉代奸民飾詞誣罪止

圖為一已沽名。而置順逆大義於不問。是誠何心。至所稱山東被災之說。殊不足信。今歲東省夏初雖有短雨之處。入伏以後。均以次霑足。且係禹城平原德州一帶。與奸民滋事之壽張等縣無涉。況賊匪所至。需索村民米豆。若果歉收。各村莊何從得有糧食。應賊又賊匪搶奪壽張陽穀堂邑三縣。止劫庫銀。不動倉穀。若係飢民。豈有見糧食不取之理。此皆足為並非災歉飢民之據。又稱聞西南近

京一帶。扶老攜幼。遷徙逃亡。地方官著人於盧溝橋攔住。不令過橋。北上等語。亦屬荒唐。河間天津所屬。被有偏災之州縣。周元理早經奏聞。請撥通倉米十萬石。備賑借之用。若地方官諱匿災傷。又豈肯請發倉米。其旨已頒發十餘日。李淑芳必係見朕前旨。始為此奏。至歉收地方。男婦出外求食。乃北省之常如直隸山東貧民。赴口外種地覓食。藉以滋生者甚多。昨差福隆安進京挑兵時。往來俱

見有男婦扶攜出口者。問之。知係河間百姓。因該處歉收。聞知口外年豐穀賤。欲往什巴里台等處覓親就食者。方今中外一家。聞有貧民出口謀食者。乃自然哀菑之道。地方官非惟不必攔。亦不必諱。如李淑芳所稱地方官著人於盧溝橋攔住。不令北上之語。若果有之。又何有北往之民。被福隆安遇見乎。著周元理查明該地方官。是否果有此事。即據實覆奏。並飭有司。毋許攔阻貧民出口。即各州縣留養局。原以贍無資餬口之人。若係欲赴口外。就親覓食者。應各從其便。不必強為阻留。著周元理即為妥辦。李淑芳摺。此時斷不可辦。且將伊原摺封存。俟事定後。再行另辦。舒赫德聞之。諒亦必以朕所辦為是也。將此隨報發往諭令知之。○直隸總督周元理奏臣於十六日。親往德州。與舒赫德商定。京兵齊抵東省時。舒赫德即由德州。從東路徑赴臨清。其東昌一路官兵。即由南路圍攻。至



臨清之西北即直隸之清河境臣派中軍副將瑪爾清阿帶兵一千餘名臣亦帶兵由景州故城沿河一帶徑至臨清之油坊與舒赫德會齊督同堵剿其餘交界地方易於窺入之處俱派官兵截擒報聞○是日駐蹕要亭行宮○庚午

上御行殿勾到秋審四川廣西情實罪犯停決四川斬犯八人絞犯十五人廣西斬犯二人絞犯二人餘六十五人予勾○諭前據徐績奏館陶縣武生王建基張灝率領鄉民殺死逆匪十七人即傳諭該撫將該二生賞給千總銜仍俟其出力錄用其隨同殺賊之鄉民查明賞銀並傳旨嘉獎今又據姚立德等奏館陶縣稟稱九月十五日有賊匪至李官莊喊助車輛即督令文生趙之枚鄉民趙培元等二百餘人各執鎗刀棍鋤上前圍敵砍死逆匪一十八人等語該生等深明大義保村殺賊甚屬可嘉趙之枚著加恩賞給教諭銜

如再有出力之處另行奏聞錄用其鄉民趙培元等並令徐績即速查明賞給銀鏐以示獎勵兩次捍殺賊匪之事俱係館陶縣士民而此次併係該縣督率該知縣自屬能事著該撫即查明館陶縣知縣現係何人先將姓名奏聞仍於事竣後送部引見至該學文武生員俱能奮勉殺賊亦由該教職督課有方所有館陶縣教諭訓導著交該撫查明於事竣後咨部議敘東省雖有奸民煽惑邪教糾衆逞逆之事而衿士細民尚能合力拒殲賊衆可見閭閻良善俱有天良足為嘉慰著徐績等徧行曉諭以現今選派京兵前往勦賊自可即日掃除逆黨以靖地方倘賊勢窮蹙或有一二窺匿村莊冀逃顯戮者斷不可輕宥百姓等如能捕殺賊匪赴該地方呈報驗明轉稟該撫具奏量其殲獲賊匪多少酌予分別優加賞錄俾鄉曲士庶益知觀感奮勉將此通行宣諭知之○又諭據徐績奏現在

帶兵勦賊。考試武闈。請委臬司孫廷槐代辦。其外場監箭。并委登州鎮夏攀龍協同辦理。等語。夏攀龍現在省城。所有武闈外場自應就近委令監看。至內場事務。現在省城祇有孫廷槐一人。未便復令入場。向來各省巡撫有奏令學政入武闈閱卷者。此次山東武闈。即著李中簡代辦。內場事務。該部即遵諭行。

（又諭曰。徐績奏據壽光縣稟稱。該縣單家莊等一十七莊。於八月二十八九及九月初

一等日。颶風潮漫。各莊地內豆麥被淹。房屋間有衝坍等語。該縣村莊地處海濱。陡遇風潮。田廬俱被淹浸。著傳諭該撫速飭該地方官查明被災戶口。先給一月口糧。其衝坍房屋給發修費。以資安頓。所有應行加恩賑卹之處。即照例奏聞辦理。該撫其董飭有司。實力妥辦。毋使羣黎稍有失所。該部即遵諭行。

（又諭前據高晉等奏。八月十九日。因黃水驟長。外河老壩口。迤下隄工漫口七十餘丈。

板閘淮安一帶。俱被水淹。居民房屋人口。間有坍損。當即諭令高晉吳嗣爵薩載迅速鳩工堵築。復屢次傳諭該督撫將各屬被災村莊戶口迅速確查。應行分別撫卹蠲賑事宜。妥為經理。第念該處猝遇水災。被淹情形較重。朕心深為軫念。著加恩將被水之山陽清河二縣。及漫水下注之鹽城阜寧二縣所有乾隆四十年應徵錢糧。全行豁免。以示體卹。冀其元氣早復。共享安恬。其應行撫卹賑濟

各事宜。仍著遵照前諭。詳悉奏聞。請旨該督撫其董率所屬迅速妥協。經理務俾災黎均霑實惠。以副朕優恤無已之至意。該部即遵諭速行。

（諭軍機大臣等。昨閱舒赫德奏。到進兵之圖。覺西面卽縣館陶一路。不免空虛。已諭令舒赫德妥協籌辦。今賊人兩次至館陶村莊需索。俱被村民打死。可見杏園莊一帶。與館陶相近。故賊人得以常出滋擾。不可不留心堵截。想舒赫德必已妥為布置。即直

隸威縣平鄉地界。周元理務宜留心防堵。並派委勇幹將弁。帶兵赴館陶等處勦禦。勿使賊人得以竄逸。至現在分路攻勦。恐賊匪當窮蹙之際。四散奔逃。斷不可容其漏網。而賊首尤為緊要。周元理一路固不待言。即何燭探知舒赫德到臨清之信。亦當飭屬加緊追捕。總期彼此合力妥辦。迅速集事。又賊人現占據臨清舊城。其地居民稠密。今官兵各路會勦。攻打時自難復別。芳良但以除暴安民之事。或至玉石俱焚。朕心實有所不忍。著舒赫德、徐績等於進兵前。再行宣諭舊城百姓。以愚民為賊逼脅。戀土難移。尚可原恕。今大兵雲集。四面圍攻。鎗礮所至。立成齏粉。殊屬可憫。如該處百姓有能設計將賊擒獻者。竟予免罪。即或懦弱之人不能與賊相抗。及早投出。仍穿本身服色。並不從賊記號者。均准照脅從周治。若宣諭之後。仍然避匿不出。即係甘心從賊。雷轟電擊。皆其自取。即欲矜全

亦無如之何矣。如此曉諭之後。再行進勦。尤屬仁至義盡。舒赫德等當妥為之。又賊匪現在舊城。堵截攻圍。自難得脫。即或一二人竄匿。亦必躡跡追擒。至其眷屬尤難逸出。著舒赫德等勦平舊城賊眾後。查點各賊眷口。其係王倫親屬。不分男婦大小。盡行處斬。其逆黨濟惡之眷口。應行緣坐者。亦即查明照例辦理。是日駐蹕密雲縣行宮。○辛未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前任臨清州知州王溥。現交吏部候旨議處。自有應得處分。今據呈聞。有壽張奸民滋擾。情願回東。協同印官幫辦等語。王溥著准其前往山東。交與大學士舒赫德令伊自備資斧。聽候差遣。事竣後視其如何出力。再行奏聞請旨。又諭前據阿桂等奏。軍營支放兵糧。本折兼支。不敷日食。業經傳諭飭詢該督等。今據富勒渾奏。前因軍營糧石稍形竭蹙。經總理道員白瀛稟明。

官員之跟役及各項夫役酌量本折兼支其兵丁口糧歷無折支是以批令妥協辦理乃該道於通行各站文內未將兵丁一項劃出統以官兵夫役半折半支飭知遵照而站員知縣周澄從九品王石渠亦並不確加稟詢冒昧折支均非尋常錯誤可比請旨交部嚴加議處並自請議處等語白瀛周澄王石渠均著交部嚴加議處至富勒渾此奏明係因將軍阿桂先已奏聞始行叅劾以圖卸責富勒渾亦著交部議處○又諭據文綬奏署蓬溪縣知縣劉德欽承辦卓克采軍米任意宕延屢催不應以致承運之米尚未全行運到又署營山縣知縣梁啟明承辦大板昭米石疊經嚴催亦多未到請將劉德欽梁啟明革職枷號糧臺示衆并自請同錢鑒一併交部治罪等語糧員承辦軍米理應隨派隨運況大兵正當乘勝深入之時尤宜源源接濟以利軍行乃劉德欽等怠玩從事致所運之

米俱未全到自當嚴加懲創以儆其餘劉德欽梁啟明俱著革職枷號糧臺示衆錢鑒文綬俱著交部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英廉奏正陽門外盤獲損木牌人賀廷榜一名詢係河南祥符縣籍同縣民段珩李天成王士平等共十二人為會首以募修黃龍廟為名設立成功會妄稱曾死見閻王令其還陽募化並稱會中共男人一百二十三名尚有女會共四百八十七名除祥符一縣是聚會之所還有黃龍寺和尚原志的師父忠義在陳留縣也起了一會等語該犯行李內並搜出大乘經二本咒語一本並稱尚有同行僧人原志因祖母病重回豫各等語邪教誘惑鄉愚本應嚴查究治況東省現有白蓮教糾衆滋擾之事安知不暗地勾連尤不可不實力訪察但何燭正督兵在山東境上防勦此時省城查拏邪教之事不宜即辦轉恐打草驚蛇著將英廉原摺鈔寄何燭令其密為留

心並令密札署藩司榮柱。加意防閑。密之又密。不可稍有洩漏。致滋事端。俟何煇事竣。回省再行徹底查辦。務淨根株。至現在祥符陳留兩縣會中各犯。恐有聞山東邪教倡亂之事。效尤滋擾者。或有懼將來事發。獲罪豫行蠢動者。設果露有端倪。榮柱又當為先發制人之事。密速妥辦。總須審慎萬全。勿稍疎忽。○又諭曰。姚立德。徐績所奏。王倫並非頭目。尚有不知其姓名者一人。同一和尚住在關署等語。賊首名姓。無難細訪而知。已諭姚立德等確查覆奏。或果另有其人。或係王倫自知罪大惡極。造作此語。希圖架禍他人。均未可定。著舒赫德即行查訪明確。據實具奏。再林苞身係武生。非齊民可比。豈宜為賊脅從。前日館陶縣殺賊之王建基。張灝。獨非武生乎。然武生內既有林苞。恐文生內亦所不免。身列青衿之人。豈可不明大義。自不便照愚氓概從罔治。但此時若露圭角。反恐毆而從

賊。現在如有從賊者。姑照常遣回。俟事竣後。通查賊中之脫出文武生員。俱斥革發往伊犁。以示懲儆。若訊明為賊主謀畫策者。即照同惡相濟之犯。從重辦理。並須將該學教官及學政一并叅處。但此時不可絲毫漏洩。將此諭令舒赫德存記妥辦。○又諭。前因陳輝祖奏楚兵應需皮衣等項。請借一季俸餉。解川製給。朕以軍營如雲。貴陝甘各省兵甚多。若各顧其士卒。未為公當。必須畫一辦理。方為妥協。茲據文綬奏。上年陝甘兩省亦均有解解皮衣之例。則不獨楚省一處為然。自可照陳輝祖所奏辦理。現在明亮處既覆到無須解送。著傳諭文綬。速行咨詢阿桂。富德。在營楚省兵丁。如有需用皮衣之處。即一面迅速辦理。一面咨會陳輝祖撥餉解川歸款。○又諭曰。富勒渾等會奏。在揪砥查近日糧運到站過站者。約有千餘石。較前已漸有起色。但恐內地稍有懈緩。仍不免顧此失彼等語。

著傳論文綬。即嚴飭各糧員。速將應運各項米石。上緊趕運。並責成督催各大員。沿途往來嚴催。務須按日到站。不致稍有延緩。以裕軍食。文綬錢鑒亦當上緊嚴催。毋干重戾。○定西將軍內大臣尚書阿桂等奏。臣於初七日寅刻。派海蘭察額森特進攻遜克爾宗官寨。賊人放鎗拋石。相持數刻。遂令官兵撤回。潛留銳兵。伏於寨旁。辰刻。官兵直上寨牆。賊於碉寨內拋石擊打。我兵難以跳越。因在牆上儘力擊射。鎗箭所及。矢無虛發。及賊人援兵四至。拋石更緊。官兵恐多損傷。徐徐酌撤。復於初九日。派海蘭察泰斐英阿等。分隊進攻。初十日。官兵一同擁進。而賊人於寨牆下。另挖溝濠一道。以限官兵。其沿溝上。悉遮木板。以禦官兵擊射。又俟官兵逼至牆根。將牆上積石亂推而下。連撲三次。不能攻進。但賊於露身抵禦之時。被官兵鎗礮所擊。傷斃無數。又烏什哈達福康安等。攻打西北寨落有

賊從溝底潛來。思欲截後。烏什哈達等。分兵殲斃。及帶箭滾崖者。又有數十名。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等奏。連日攻打遜克爾宗。殺戮多賊。情形一摺。將領及兵丁等。連次攻碉。均各奮勉出力。鼓勇先登。深堪嘉獎。將士如此齊心必邀

上天嘉佑。可期迅速成功。至阿桂等於官兵進攻時。見有履險難進之勢。徐徐酌撤。自應如此辦理。看來賊衆抗拒。情形窘迫。自救已無能為。只要天氣晴霽。便可得手。番地氣候。十月以後。晴霽日多。轉瞬即屆孟冬。自可即期克捷。佇聽喜音。○阿桂等又奏。臣等於九月初七日。攻取遜克爾宗。先於初六日夜。派三等侍衛巴達瑪。黑龍江協領那延泰。帶兵前往。乃初七日早。海蘭察額森特領兵已至賊寨。而巴達瑪那延泰未到。及經海蘭察訓責。伊轉咆哮不服。請旨將巴達瑪那延泰革職。充當披甲。効力贖罪。諭曰。巴達瑪那延泰僅

予革職不足示懲著鞭責一百披甲効力贖罪嗣後如仍不知奮勉阿桂等即行叅奏從重治罪以三等侍衛李奉堯為山東登州鎮總兵是日駐蹕南石槽行宮壬申上迴鑾奉

皇太后居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詣

安佑宮行禮○幸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姚立德徐績奏稱賊營之內尤當潛為解散徐

績因臨清回民甚多現差回教把總王萬清外委王得官覓人扮作賣柴賣菜潛入賊營密為解散衆心並令王萬清等糾合洪家莊回衆熟悉舊城路徑者數百人俟打仗時直入巢穴擒其巨魁許以重賞已密令往辦等語所見亦可但此法用之於初起之時尚屬權宜之一法今賊匪敢於剗縣殺官擾害良民且敢顯與大軍抗拒實堪切齒今派滿洲勁旅前往自可就職擒以中國法況聞山

東沿河一帶回子兇惡者多尤當趁此多殺數人示之炯戒若賊黨內本有回人轉令其因以邀功受賞何以使之微懼設或數年後又有効尤者出更復成何事體徐績所籌仍係外省大事化小事之惡習不過遷就了事非此時所辦正道若已辦就即無可如何但不可因此將賊黨開脫不加重罪如辦無端緒即著徐績將所差之把總外委撤回不必復行催促並傳諭舒赫德妥為經理務當奮揚我武掃盡賊氛不可稍存姑息同日周元理奏據中軍副將瑪爾清阿稟稱十九日四更在油坊帶兵起程差人往王家淺一帶察探賊信行至塔灣西南距臨清三里遇賊匪百餘從劉家莊放火搶劫而回經把總李鼎等殺其青布纏頭之賊一名王三又兵丁王春等砍死不知姓名賊匪一名割獻首級並奪其所剗衣物首飾諸項等語此事亦好惜所殺太少又瑪爾清阿所帶之兵幾何著周



元理查明奏聞即此可見賊勢日漸衰弱自可迅速勦除盼信甚切將此由六百里加緊發往并諭周元理知之仍各將勦賊得勝情形加緊馳奏又諭曰姚立德徐績履奏惟一格圖肯退回東昌情形一事惟一格圖肯係領隊大員打仗時自當董勵士卒倍加鼓舞即或偶遇羣賊衝散亦應約束衆兵勿令輕動若云彼時新城不便開門放進惟一格圖肯尤當奮不顧身與賊力戰設因衆寡不敵竟致臨陣捐軀國家自有優卹之典不惟榮加身後並且錄及子孫惟一等豈不知死於陣與死於法恩罪之相去較然乎且彼時若非惟一格圖肯立腳不定兵衆等何至四散紛逃此更無可置辯著舒赫德於臨辦時將此旨宣諭伊二人且俾衆共知之○癸酉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馬步箭乃滿洲舊業向以此為要務無不留心學習今國家昇平日久率多

求安將緊要技藝全行廢棄不習因循懦弱竟與漢人無異朕痛恨之滿洲臣僕俱世受國家養養之恩理宜自勵成材期與國家効力乃不知自愛竟成廢物甚屬不堪如朕已逾六旬仍每歲行圍木蘭特欲令滿洲臣僕服習勞苦熟諳技藝之意若不如此則滿洲各大臣侍衛官員兵丁等必致俱不能騎射矣國家於滿洲臣僕鼓勵教導之法至詳且備即如設立前鋒護軍等各營特派大臣官員訓練又每旗設立十五善射十五缺每遇缺出揀選時不論王公文武大臣侍衛官員拜唐阿兵丁閑散宗室概行挑取帶領引見復按其班次將王公文武大臣官員概列於前因伊等熟練步箭每於伊等內挑取者居多拜唐阿兵丁排列於後挑取者甚少但王公大臣官員挑選十五善射或圖美名或為戴翎伊等於未得之先尚以步箭為事及既挑之後即棄而不習反不若將拜唐阿兵丁

等多挑幾人伊等尚知各務陞途不時習練嗣後所有十五善射之缺惟將拜唐阿兵丁及各該旗閑散宗室揀選帶領引見挑取之後仍令在原差上行走務令加意練習如果嫻熟准該管大臣保舉於應陞處列名即以藍翎侍衛陞用倘不留心練習以致生疎者即行叅革至王公大臣侍衛官員內步箭果有嫻熟者挑取十五善射時不必占拜唐阿兵丁閑散宗室等缺即於上三旗內每旗另添設十五缺將下五旗王公大臣侍衛官員一併歸入揀選帶領引見挑取如此辦理則王公大臣官員內步箭好者既不致廢棄而兵丁陞路亦不致壅滯矣著交該管大臣將現在十五善射作何分別挑取及新定之缺作何揀選帶領引見之處詳加覈定請旨永遠為例○諭軍機大臣等前日阿桂奏官兵攻遜克爾宗情形祇須晴霽數日便可得手番地冬令雨雪較少現在將次交冬可冀天

氣多晴尅期集事亟望捷音設或賊人勢處窮蹙死守愈力急切未能攻克又不宜為守株之計因思日爾巴當噶為必須攻取之地前據阿桂奏可由凱立葉下壓何不令豐昇額帶兵數千馳赴凱立葉與伍岱合力攻壓日爾巴當噶若經攻得則遜克爾宗可以兩面夾擊賊必不能久聚似亦出奇制勝之一策阿桂等以為何如此旨到後如遜克爾宗已經攻得自屬甚善倘尚需時日此法是否可行著阿桂等即悉心妥酌辦理具奏○直隸總督周元理奏本月二十二日據副將瑪爾清阿報稱督鎮二標官兵在臨清西岸屯劄二十一日未刻有賊三千餘人各執腰刀鋤棍來至營盤擾劫我兵用鎗礮打賊即分散內有騎馬賊目手執紅旗招動賊衆復合我兵連用鎗礮攻擊賊衆傷斃無數現今天津鎮永昌前往策應一面飛札舒赫德即速統兵協力勦殺並可乘勝多派將兵擣其

舊城巢穴。使之不能兼顧。諭軍機大臣等。周元理奏官兵在臨清西岸殲擊賊衆之事。所有在事出力之官弁。甚屬可嘉。自當查明優賞。其奮勇董率之副將瑪爾清阿等。均著存記冊檔。俟事竣交部議敘。至橋西之兵。原防賊匪過河竄逸。是以前諭令其度勢相機將橋折斷。今賊衆既已渡河。則所爭又不在橋。此時惟當力堵河岸。勿令他竄。再周元理所報三千餘賊。未必果有如許之多。或係聞八旗勁旅前往。聲勢甚盛。不敢接鋒。為此悉衆而來。作鉞而走險之計。以冀脫偷生。若果如此。則此時舊城內賊衆必少。或賊頭捨命先行突出。仍留餘賊在舊城接應。或其逆黨均來擾劫營盤。止留眷屬輜重在彼。均無難偵訪而得。舒赫德到臨清時。即探明賊中實在情形。若賊已全行過橋。即統滿洲兵。迅往追剿。仍派妥幹將領帶兵往舊城搜其巢穴。擒其眷口。將賊黨盡行殲戮。若舊城尚有為

首賊衆。則往剿之。兵又當稍多。著舒赫德斟酌妥辦。總期迅速就擒。勿使一人漏網。○甲戌。諭據周元理昨奏。直隸官兵在臨清河西堵剿賊匪。賊衆三千餘。猝至。擾劫我兵營盤。用鎗礮轟擊。雖斃賊甚多。然尚在相持未散。茲復據奏。接仗時有騎馬賊目。腰插紅旗。手執白蠟桿鎗。直奔我營。經遊擊武靈阿射中左肩。賊拔箭復衝。經兵丁穆維放鎗打中右腿墜馬。穆維即割首級。其馬繫繫有紅綢。上寫楊壘。詢之所捉活口云。係賊總兵偽號。又打死騎驃執劍一賊。騎馬執紅旗一賊。將至酉刻。賊尚堅力抵拒。瑪爾清阿直前衝擊。賊衆始行退走。瑪爾清阿又率兵砍殺十餘賊。其衆始奔回賊巢。不敢復出。等語。此次堵殺賊匪。使其不能西逸。將領弁兵俱奮勇出力。甚為可嘉。瑪爾清阿著遇有總兵缺出。題奏陞用。武靈阿著交部遇有參將缺出。即行陞補。兵丁穆維著交該督遇有千總缺出。即行

拔補其在事出力兵丁著周元理查明酌量獎賞以示鼓勵該督周元理調度督率有方並著交部議敘○又諭曰周元理奏據中軍副將瑪爾清阿差員稟稱二十三日五鼓後瑪爾清阿率領弁兵直趨橋船處所橋東及船上約有賊數百人堵禦用空礮向我兵轟打官兵隨用大礮轟賊擊斃多人又連用鎗礮轟擊賊衆退回我兵搬取秣糈焚毀其橋時兵丁穆維同兵四五人乘間搶過浮橋東岸奪取賊礮二座搶回西岸橋船盡行燒燬等語穆維用鎗擊斃賊目已加恩准以千總即補今復搶礮焚橋奮勇起衆甚屬可嘉穆維著賞給奮勇巴圖魯號照例賞給銀一百兩仍著賞戴藍翎以示獎勵其隨往之兵丁四五人並著周元理查明遇有把總缺出即行拔補○諭軍機大臣等此次直隸官兵奮勇出力甚屬可嘉可見綠營兵非盡無用惟在帶兵將領董率有方未嘗不可得力已有

旨加恩擢敘獎賞看來賊匪悉衆突橋而過必因聞八旗勁旅聲勢甚盛自揣力不能支思豫為竄逸料河西綠營兵未必精銳希圖由彼衝過可往他處搶刦今遇瑪爾清阿等奮勇痛殲賊衆并殲其賊目三人餘皆亡魂喪膽奔回臨清舊巢其勢亦復窮蹙其技更無可施今舒赫德等各兵分路夾攻賊自不能走脫舒赫德務將所有真賊盡數殲擒毋使一人漏網並當從重辦理勿稍姑息至萬朝興瑪爾清阿所統直隸兵一千二百名雖在河西堵截橋路原係派令從臨清西北會剿今賊既奔回舊城其橋已屬無用直隸官兵均當過橋聽舒赫德調度所有河上船橋自應立時拆盡以斷賊人去路其空存糧船均應移泊遠處並令嘉謨派弁兵看守以防賊人偷渡楊景素現到臨清即應在河之東岸屯駐周元理亦應帶兵至西岸與楊景素隔河相望為犄角之勢又閱徐績所訊獲賊

劉存禮趙添富供詞有賊中大頭目王姓孟姓歸姓諸人俱當迅速查明擒拏家屬重究又穆維所殺賊目有楊壘字樣係賊人偽總兵之稱是賊人必有僭稱偽號及種種不執情事均著逐一嚴訊明確據實具奏○又諭刑部查審監生錢慕福陶振聲余益控告元吉號沈旭初等欠伊上庫銀兩一案尚未審結詢之該部據稱此案中城御史僅將店夥楊宏名送部訊供開銀號之沈旭初沈浩係

平定人

四

卸責○以廣東雷瓊道陳用敷為廣東按察使乙亥諭曰達椿吳綬詔王大鶴彭冠姚願俱著在阿哥書房行走○又諭據楊景素奏稱本月二十三日忠順營都司張世富派撥馬兵鎗手并帶領回兵白虎曉諭回民洪印洪全等二百餘人於臨清三岔河口堵截賊匪殺死賊二百餘人淹斃三四百人燒燬大船三隻船內燒死約百人拏獲活口二十七人等語都司張世富帶領回兵白虎曉諭回民洪印洪全等奮勇勦擊燒燬賊船殺賊多人甚屬可嘉張世富著於事平後交部議敘回兵白虎著交該督周元理以把總拔補其在事出力之弁兵及回民洪印洪全等並著楊景素就近查明酌量獎賞以示鼓勵又諭川省自征勦金川用兵以來一切供頓俱係動撥帑金至運送軍糧需用夫役口糧亦俱給以安家口糧等項而跋涉負戴究不免稍資民力該處羣黎咸知踴躍奉公深可

實錄卷九六七

四三

嘉尚。是以疊次加恩。將乾隆四十年以前該省應徵錢糧分別緩帶。今大功指日告成。官軍正當乘勝深入之際。糧運軍儲加緊趲運。所需夫役倍多。朕心深為軫念。所有川省節年已經緩徵錢糧。此時雖暫緩催科。將來仍須如數完納。民力不無拮据。允宜更沛渥恩。用昭優卹。著該督等即將川省辦差出夫各屬。乾隆三十九年以前已緩錢糧內。仍分別差務繁簡多寡。或應全行蠲免。或量予蠲免。

一半。及減酌十分之幾。速行妥議覆奏。候朕降旨加恩。俾閭閻勤於趨事。生計益得寬舒。其番民有認納夷賦銀米貢馬者。均著一體查明辦理。以副朕加惠勞民有加無已至意。其四十年分緩徵錢糧。統俟大功奏捷時。候朕另降恩旨。該部遵諭速行。又諭壽張縣候選吏目杜安邦。因回籍起文赴選。正遇賊匪滋擾。被賊砍傷捆縛。乘間脫出。赴京首告賊匪情形。情尚可憫。著加恩以吏目即用。

諭軍機大臣等。今日復詢據杜安邦稱。逆賊沿途搶劫村莊。擄掠婦女。及用牛車圍繞。賊人居住其中。等情節。與該撫等節次奏到之摺大畧相同。又稱賊在杏園莊與官兵打仗時。賊首仍係王倫。其所言面貌亦與徐績訪聞無異。至徐績昨奏賊首朱兆龍之語。杜安邦在賊營時未聞此說。是必係王倫自揣罪大惡極。為神人所共憤。故爾嫁禍他人。託言明季之後。藉名煽誘愚民。舒赫德等須嚴切

查訊。勿使遁飾。又稱賊上村內平房拒敵時。并有女賊數人在彼紅綢纏腰。有一年老者在前執刀喊叫。又有一和尚手執紅旗騎馬來往。隨意指揮。眾皆稱為梵元帥。此外又有稱孟元帥者等語。此輩俱係何人。自係賊黨中之尤黠惡者。捕獲賊犯時。必當嚴訊速辦。務須徹底根究。勿容漏網。至牛車所載婦女。據云係擄掠者多。舒赫德等應將此等婦女查係逆犯眷屬。即行分別從重辦理。其實係

被擄者交地方官查其居址釋放還家。丙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詣

大高殿

壽皇殿行禮。還宮。大學士舒赫德等奏。臣等於二十二日接周元理札。知賊匪侵擾河西直境營盤。即令侍衛音濟圖帶兵二百名接應。臣等隨後統兵進行。復派青州滿兵三

平定縣志卷之六

四

一

百名山東綠營兵七百名。令副都統伍什布侍衛伊琳帶領先行。二十三日辰刻抵臨清。賊匪早於舊城外聚集五六百人迎拒。適臣阿思哈徐績帶兵趕到。一齊掩擊。殺賊數十名。餘竄入城內。伊琳伍什布帶兵衝入。遇賊殲戮。焚燒房屋。將賊匪趕往西北城隅。臣舒赫德恐音濟圖所帶兵二百名尚不敷用。又派侍衛巴圖保帶京兵一百名侍衛春寧帶善射手三十名。前往協勦。賊匪多被箭傷。奔

平定縣志卷之六

四

入村內躲避。是時臣舒赫德拉旺多爾濟。早帶兵赴舊城。與阿思哈徐績會合。官兵同時擁進城內。四處搜捕。計此一日內。殲斃賊匪數百人。拏獲活口百餘人。其活口訊係賊黨者。即行正法。餘俟分別辦理。至侍衛音濟圖。已圖保。二十四日始回營盤。伊等於二十三日接仗三次。殺賊五六百人。夜間帶善射手追擊五六十里。射殪百數十人。又生擒百餘人。此時各處村民紛紛擒賊呈獻。臣等即面加獎賞。再臣等未到之先。賊匪畏官兵聲勢。豫行逃竄者約一二千人。至賊首王倫並餘匪千數。經臣等將擒獲之逆黨嚴訊。據云。俱在舊城藏匿。臣等於二十四日復令伊琳等帶兵入城擒勦。尋拏正犯拉旺多爾濟。前往四處村莊搜殺。奔逃賊衆不使稍留。遺孽再查堂邑所獲男婦人犯共七十四名。已據國泰審明。應正法者二十六名。應釋放者四十八名。其續獲犯周曰德等十四人。臣姚立德



等會認應正法者四人餘被脅隨行應釋放者十人亦經分別辦理諭軍機大臣等賊首賊黨及其家口等即據現獲賊衆供稱俱在舊城內藏匿自必無從外軼不難竭力搜捕所有逆首王倫並濟惡之梵和尚堂邑村民王經隆及賊中所稱元帥孟姓尤為巨賊必須立擒就獲其姚立德奏到各供內有名要犯亦當盡數成擒舒赫德即擇其中罪惡最重之犯如王倫梵和尚王經隆等數人嚴行檻械派乾清門侍衛管押解京嚴行碎磔以中國法而快人心其餘即於彼處正法示衆又姚立德等奏審辦拏獲各犯訊明被脅隨行應釋放者十人周元理亦奏將拏獲之周振樂等三名審係鄉愚被脅業經宣諭釋放所辦俱未允協百姓或庸懦無能為賊人驅迫而行原不能盡責以大義如係一時畏死過後即赴地方官投首或遇見大軍即釋仗跪求者自當在脅從罔治之列若既隨賊抗

拒官兵敢於接仗即與賊無異及賊敗被獲誑稱逼脅豈可復為輕宥此等甘心從賊並非善良其中豈無與王倫相類者若復容倖免將來藉端嘯聚恐其勢更盛并不能如此時之易辦是縱賊復以養賊實為非計何如就現在兵力辦理肅清俾嗣後凜然不敢復犯乎總之臨陣被獲之犯斷不可稍為姑息必當盡行駢誅即係徒手隨行並無抗拒實跡者亦當分別發往伊犁烟瘴不宜復留內地或綠營兵卒無用不能於陣上拏獲真賊妄以避賊奔逃平民誣拏指賊一經訊明又當治以誣陷之罪不宜稍有模稜尤不可輕為開脫圖積陰功也周元理所釋之周振樂周振德陳珙三犯著再拘回確審並著交舒赫德妥協辦理至村民紛紛有擒賊呈獻者此等實係良民自應予以獎賞良善則賞之奸宄則除之惟視其人之自取朕實無所容心舒赫德等均當深體朕意至臨清新城衙

署倉庫所在守衛理所宜然其舊城獨非臨清之城乎何以不為保禦守新城固屬有功其不守舊城豈能無過即云功過相抵亦必據實聲明候朕覈其輕重量予從寬斷不可顛預了事再舊城頗為富庶何以無文武員弁駐守並著舒赫德查明具奏其舊城內居民鋪戶當賊至時或力為抵拒或潛行避逃方為正理何至與賊相混而處此等亦當查明分別妥辦示以懲儆又昨據杜安邦稱壽

平定縣志卷之三

卷之三

張城內被賊擾害時死者甚多並有不肯從賊自盡者果爾甚可矜憫應查明量行予卹其堂邑從教迎賊之男婦百餘則必當查確均行正法勿稍寬宥至白蓮教傳誘之處尤須逐一清查照例妥辦勿使復貽後患○又諭昨據高晉奏自老壩口起程馳赴徐屬防剿已有旨傳諭該督應至豐沛一帶交界處所督兵調度今據舒赫德等奏到九月二十三四等日於臨清舊城合兵圍剿追殺殲戮

賊匪千餘惟首逆尚潛匿舊城內現在搜捕諒此釜底游魂不難立就擒獲即其餘賊黨亦未必復能外軼更不慮遠竄南行高晉此時祇須飭令與東境連界之地方文武各官嚴密堵截以防逸賊潛蹤該督即仍回老壩口會同吳嗣爵等赴此天氣晴和上緊堵築俾及早合龍以慰廛念至臨清一帶經逆賊擾害居民正當妥為綏輯舒赫德於剿平賊匪後即悉心料理善後事宜毋庸前往南河

平定縣志卷之三

卷之三

○又諭臨清賊氛已靖河道即可肅清所有未過臨清之糧船應及早催促南下著傳諭嘉謨即速催令過閘遄行回次毋誤今冬明春兌漕開幫期限並飭沿途文武官弁上緊催趲勿使羈緩○工部議覆湖北布政使吳虎炳奏稱定例道府以下等官借項修理衙署數在一千兩以上者限六個月修竣一千兩以下者限五個月二百兩以下者限三個月延緩者查明叅處查湖北借項修署尚未

扣完者。共有三萬七千餘兩。其中亦有逾限經年未報。工竣尚未起扣者。請嗣後凡有借項修署。已逾定限失報完工者。即行按數坐扣。仍將遲延職名開參。應如所請辦理。仍行文各督撫等。遵照一例查辦從之。○廣東巡撫德保疏報。乾隆三十八年分開墾廣潮肇雷嘉五府州屬額外荒地共九十二頃九十二畝有奇。○丁丑。

孝慈高皇后忌辰遣官祭

福陵。○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姚立德將查勘潘家屯引黃助河情形。繪圖貼說具奏。因思微湖水不敷用。近處無可挹注。勢不得不別為籌議。潘家屯形勢既可借資引助。亦屬權宜之法。但開挖引河。關係重大。惟時高晉正在老壩口築堵漫工。恐不能前往相度。是以令何燭會同姚立德往勘辦理。嗣因壽張賊匪一案。姚立德現駐東昌幫辦。何燭亦令督兵在境防截。難以兼顧。暫緩勘辦。茲據舒赫德

等奏報。賊戕賊匪甚多。而賊首尚未就擒。姚立德在東昌防駐。不能前往。何燭在豫東交界截防。均難親往。今年秋雨較少。現在又屆水涸之時。若潘家屯引河果可開通。挹注微湖。自當及此時趕辦。若再遲。即值沍寒。恐挑挖費力。高晉素嫻河務。且曾官山東地方。於微湖水勢情形。皆所深悉。此時現在徐州往勘甚便。著傳諭高晉即速馳赴潘家屯。勘度水勢情形。如果引河可開。一面奏聞。一面迅速開工。並通知姚立德派委大員收管。期於明春漕運有裨。高晉以大學士兼管總督。必能體朕公溥之懷。自不肯稍存吟域。也將此由六百里傳諭高晉迅速妥辦。仍將查勘辦理各情形。先行覆奏。並諭姚立德知之。○又諭據三法司覈覆劉炳若用刀砍傷伊父劉宗房。問擬斬決一案。內敘薩載疏稱。劉宗房因劉炳若酒醉不遜。取轎搭毆擊。劉炳若用刀格架。致傷劉宗房左眉。又稱劉炳若醉後

奔跑氣急心迷用刀亂砍致傷劉宗房唇吻  
頷頰肘手指等語所敘事由實屬錯謬外  
省庸陋幕友書吏於敘述命案往往曲為寬  
解之詞已屬可鄙而於此等蔑倫重犯尤為  
不可劉炳若敢於手砍其父情同梟獍乃該  
撫猶以格架心迷之語為逆子婉轉聲敘殊  
不可解前裴宗錫奏宿州林有仁蔑倫一案  
敘事語多背理未免存沽名舊習曾降旨嚴  
行飭諭薩載平日尚非好名之人何亦紕謬

平定縣志卷之七

卷

若是著傳旨申飭○大學士舒赫德等奏連  
日攻剿賊黨數已逾千而逆首王倫及有名  
頭目等尚未就擒因於獲犯中嚴訊據供王  
倫住城中汪姓大宅臣等令侍衛伊琳等帶  
兵赴該處擒拏賊人踞屋死守官兵即放火  
焚燒並無一人竄出而王倫是否在内尚不  
能知又將續獲各犯細訊則又稱王倫住一  
大當舖內因復添兵赴該處燒屋擒拏見有  
衆匪環護一賊用鎗擊斃視衣履與衆不同

因令現獲衆匪識認金云係王倫之弟又官  
兵在城搜剿時有一賊從屋頂跳下用刀扎  
人隨經官兵鎗斃亦令夥犯識認係楊穀縣  
人楊五賊中稱為朴刀元帥即行碎磔示衆  
又有披髮騎馬手舞雙刀之婦人向官兵直  
撲即經鎗斃令衆匪識認云係無生聖母為  
王倫倚仗之人頗有邪術臣等令將此婦同  
王倫之弟一併剖屍此時賊衆經官兵勦洗  
之外所存有限惟踞守堅壁中死命困伏大

平定縣志卷之七

卷

半俱係有名頭目與賊首王倫共為苟延殘  
喘之計今王倫之弟既於該處擊斃該匪自  
亦在内臣等仍督令官兵併力焚攻其現獲  
活口人犯俟訊明後分別辦理論軍機大臣  
等王倫罪大惡極必當明正刑誅以彰國法  
若斃於鎗箭之下或焚死或自戕得免魚鱗  
碎磔尚覺其倖逃重罪不足以大快人心然  
亦必確有證據毫無疑竇否則未便輕為此  
言因思舒赫德等昨奏賊人於官兵未到之

前豫逃者約一二十人。安知王倫不洩入其內。故留賊黨在舊城抗拒官兵。說為賊首未動之狀。而潛已同衆竄逃。亦事理所或有。該處現獲賊犯內。必有賊黨中切要之人。及其有名賊目。自應嚴刑根究。逆首實在蹤跡。務即成擒。解京伏法。豈可稍涉顛預。若辦理稍不切實。萬一該犯未死。竄入他處。數年後又復糾衆滋擾。則辦理必較此時更難。益復不成事體。此事所關甚大。從前班滾一案。慶復

平定縣志卷之三

言

李質粹成例具在此。乃舒赫德經手所辦之事。知之最悉。豈容或忘乎。至鎗斃王倫之弟。既有認識者。應詳訊其實係何名。其弟兄尚存幾人。又所斃舞刀女賊。係王倫何人。因何同在教內。衆逆既稱為無生聖母。又言其頗有邪術。亦應訊問。識認之人。究竟係何邪術。黨中類此者。尚有何人。又所殄楊五一犯。賊既稱為朴刀元帥。自係稍有技力。如此類者。共有幾人。亦須嚴究明確。拏獲重處。勿使一

人漏網。又與王倫同惡相濟之梵和尚。王經隆及孟姓賊目。俱稱元帥。且在首逆左右。不離者。尤為要賊。何以官兵圍住汪姓大宅。及當舖勒殺時。並不見此數賊露面。是否仍在內潛匿未出。或混入一二十人中。豫行遁逃。俱不可不詳晰確查妥辦。至所稱王倫之弟。既在大當舖擊斃。該匪自亦在內等語。究係揣度之詞。不足為據。必須嚴訊活口。取有確供。庶可憑以緝捕。然亦須察其情偽。慎重辦之。不可為點賊狡供所惑也。至從舊城豫逃之一二千賊。須有著落。昨拉旺多爾濟帶兵往村莊搜拏。逸賊是否即係此項。曾經拏獲幾人。何以昨甫出外搜賊。今即回至營內聯銜。如此匆匆往返。恐未得有實濟。再拉旺多爾濟前往捕賊。何以阿思哈不與同行。拉旺多爾濟騎射嫻習。殺賊勇往。固屬所長。但其年紀尚輕。事未閱歷。遇有籌度賊情之處。自不及阿思哈之練達。朕派阿思哈與拉旺多爾

平定縣志卷之三

李

濟同往。原因其久任封疆。見事較有主見。可以助拉旺多爾濟所不及。況現在山東勦捕賊匪之事。固專責之舒赫德。其次即阿思哈。豈可於追拏賊衆要務。不同拉旺多爾濟前往。究竟拉旺多爾濟搜捕之賊。曾獲若干。其一二千人。尚餘若干。均不可不覈其實在數目。舒赫德即查確奏覆。並令阿思哈明白回奏。若此豫逃之一二千人。即春寧音濟圖等在塔灣所截之賊。則據稱三次勦殺。共賊五六百人。又率善射手追擊五六十里。射殺百餘人。通計不過六七百。尚有一千三百餘賊。歸於何處。現據楊景素奏。官兵在西岸堵截。見有浮水西逸之賊。或用鎗打箭射。鈎搭生擒。所獲甚衆等語。似即在此一千三百數內。但就獲幾何。諒亦不過十分之一。其餘又皆何往。斷不可不按數覈明。勿使一名落空。亦勿使一名得脫。並當計其去路。各處分堵。近而直隸河南。遠而江南。所有與山東接壤之

處。均當一體防截。勿使竄逸。高晉周元理何燭各宜實力妥辦。毋得稍有懈怠。至楊景素處所拏浮水之賊。據奏已解。周元理審究此等匪犯。浮水逃命。其為賊黨無疑。必無良民肯隨賊。溷竄之理。周元理應審明從重究治。不可稍存姑息。至當舖為賊人居住。且鋪內什物。俱為賊分給衆人。而汪姓大宅。并令賊踞為巢穴。均不可不分晰查辦。當舖財物。若係鋪內商夥供賊用度。並讓鋪屋與賊居住。即屬賊黨。均不可不置之於死。其大宅汪姓。自即前日杜安邦所供汪鄉紳者。其人為誰。是否出仕在外。抑安住在家。或其先世有仕宦者。相沿稱之。舒赫德等即速查明具奏。若當舖大宅。俱被賊搶占。將在鋪住屋之人。戕害。或行羈禁。自當分別矜免。若賊將鋪店之人驅出。而其人從賊隱忍。不能赴官稟首者。雖無重罪。亦當予以懲治。其餘居民店戶。均當一律查明。分別辦理。舒赫德為朕信任大

臣因令專辦此事。當以朕心為心。慎之又慎。不可稍自貽誤。即拏賊事畢。亦應查辦賊所經行之城邑村莊。分別撫綏懲創之事。並清查邪教來蹤去跡。以淨根株。方可回京復命。勿急於完事。稍致草率也。○吏部議准。陝甘總督勒爾謹奏稱。安西府屬淵泉縣城垣坍塌。乾隆三十三年。經前督臣吳達善查勘。以該地低窪潮礮。無庸修復。另於舊城迤南二里許戈壁地方。建築新城。前督臣明山往勘。復因舊城為往來大道。官員衙署不便盡行遷移。議於新城移駐兵四百名。建蓋道員參將等官衙署兵房。而舊城仍留兵三百餘名。并備弁等官。俾資彈壓。臣赴古城會辦。移駐滿兵事宜。路經安西。見舊城雖已殘破。而商民依然環處。新城孤立迤南。並無鋪戶民房。綠新城並非大道。且戈壁水泉缺乏。以致商民裹足不前。臣查舊城居民稠密。商旅絡繹。雖西北一隅。間有春夏沮洳之患。究無大礙。

輿情日久相安。是新城實屬無用。舊城應議重修。請將新城磚料。仍行移建舊城。其新城已建之衙署兵房。估變歸款。至從前建築新城所費銀兩。應如數追賠從之。○定邊右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等奏。查木克什山腿下接三碕。用礮轟摧。日見頽破。而賊之負隅相抗。正以對面山梁格木勺地方。上有戰碕四座。恃為犄角。十三日。令侍衛阿滿泰等分路進攻。以截甲索賊人來路。一面將木克什以下三碕。令珠爾格德等帶兵攻打。十四日。黎明。各兵四面合圍。其格木勺山梁四碕。俱係仰攻。本難得手。惟有牽綴賊勢。使之不能他顧。而右手及在後兩碕。已為阿爾都珠爾格德先後奪取。其左手一碕。從中可截。綠相持已久。恐夜黑難以存住。即拆燬兩碕。而回計。此次進剿。割取首級二十顆。生擒三名。其首級尚有紅衣賊目二名。報聞。○戊寅。諭曰。莊存與現出學差。所有樂部堂官事務。著李宗



文暫行兼署。○諭軍機大臣等據何燭奏調派總兵黃模等帶兵由內黃至館陶往堵杏園一帶之賊。何燭亦帶兵前往該處防截。所辦頗為周密。但官兵攻勦臨清舊城賊匪有豫行逃出者一二十人。雖經春寧、音濟圖等在塔灣追截殺賊六七百。又經楊景素在西岸堵截浮水之賊擊射鈎擒百餘人。此外尚有千餘賊俱作何著落。且此奔竄之賊見楊景素所守河岸不能逃出。或循東岸南竄館

晉錄卷九百六十七

六

陶冠華等縣。或洄而西由邱縣一路奔逃。此皆何燭所派河南協勦弁兵經行之地。著諭令設法捕戮。并將楊景素摺抄寄閱看。令其仿照妥辦。再舒赫德前摺所稱拉旺多爾濟帶兵前往四處村莊搜殺奔逃賊衆之語。自即係捕此豫逃之賊。但曾否拏獲幾人。拉旺多爾濟因何即回至臨清。其賊作何著落。均未見舒赫德奏。及至舒赫德初到臨清。派春寧、音濟圖帶領東三省善射手擊勦羣賊甚

多。尚有滿洲勇壯氣概。而在臨清舊城圍捕逆賊以來。則並未見有出色之處。即使大宅堅牆賊衆聚守其內。究非賊番石礮可比。促浸之礮。阿桂尚能連奪。此等釜底游魂。一牆拒隔。何竟聽其自斃。雖所殺逆匪內如王倫之弟及朴刀楊五。舞刀女賊。稍有名目。而首犯王倫及緊要賊黨如王經隆、梵和尚及孟姓等。尚皆藏匿。豈有此等兇徒肯束手就斃之理。或逆首等自知罪大惡極。為國法所不

晉錄卷九百六十七

七

容。冀免碎磔之苦。情急自戕。亦情事所有。但須有屍軀足據。衆耳衆目。可以共相指信。萬一草率完局。逆犯等竄身潛匿。數年後復出而聚衆滋患。舒赫德能當此重戾乎。至逆犯等眷口。是否俱在汪姓大宅及大當舖兩處。均應就現獲活口訊明。若有在別處者。即當速拏到案。盡法處治。至賊匪隨行之車甚多。有云數百輛。并有云千餘者。今掃蕩賊氛。此等車輛作何著落。前奏僅云搶獲騾馬無算。

而不言車輛所在。且既有賊聞我兵聲勢。豫行逃竄者。約有一二千人之語。則逆犯王倫等。安知不溷跡在內。同衆逃竄。又前日瑪爾清阿。截殺過橋之賊。其擊斃之楊壘。即係賊偽總兵。可見奔逃者。非盡無名目。即如黨家店。係王倫所居。張四孤莊。為王經隆所居。二十八夜。從此兩村起事。自係賊首等窩巢。或此時竄歸潛匿。亦未可定。何不派兵數百前往搜查。但須令勇幹大員帶往。切不可為打

平定縣志卷之五

五

草驚蛇之事。至賊人既已逃散。非若羣聚搶掠時之有蹤可指。或南或北。四散奔逃。尤難物色。現在周元理何燭俱在東省。其選派弁兵。嚴速緝捕。固不待言。恐其或沿河而南。隻身竄逸。則豐沛與山東接壤之地。高晉亦當嚴密盤詰。勿視為海捕具文。現在雖賊氛已熄。而渠魁要犯未獲。舒赫德非不經事之人。朕之衷公無私。從不看人顏面。當所深知。能不儆懼乎。至舒赫德將舊城之賊辦畢。即應

查舊城居民店戶。其兵到時。即行投出者。毋罪。或竟從賊。始終抗拒。則罪無可赦。或脅從而未投首者。亦當問遣。其或官兵一到。跪出投首。及賊初至時。先行逃避者。自可免議。此等均須逐一確查。分別妥辦。其堂邑跪迎賊衆之男婦百餘人。實為可惡。必須查明。為首倡約者。十數人。立時正法。餘皆發遣伊犁。烏魯木齊。黑龍江等處。兵丁為奴。至臨清新城百姓。同文武官員。保護城池。實屬良民。能知

平定縣志卷之五

五

大義。甚屬可嘉。著舒赫德。令徐績據實確查。在城各戶。明春酌量蠲免正供。以示嘉獎。至惟一所帶之綠營兵。及格圖肯所帶之駐防兵。臨陣潰逃。罪難輕恕。今惟一格圖肯業經正法。同逃之兵。豈可不行嚴究。著即查明。十日臨清城外。首先倡逃之駐防綠營兵丁。各十餘人。即正法示衆。其餘已潰者。亦當查明。發往伊犁等處。兵丁為奴。勿稍輕縱。此等皆係善後事宜。舒赫德俟捕賊之事一完。即

速逐條妥辦。至現在所獲賊犯內。應擇其有名賊目。先行嚴究。王倫等因何起釁。根由及同黨正賊。約有若干。頭目有名者若干。有無僭稱偽號。經過縣邑村落。如何搶掠殺害情形。及緊要正犯內。藏斃若干。現獲若干。未獲若干。并首黨要犯之家口。作何從重懲處。即逐一詳晰具奏。至王倫等所倡邪教。煽惑甚衆。其傳播之處。諒亦不少。直隸河南。俱係鄰境。自不能免。其山東邪教源委。著舒赫德。於勦賊事畢。徹底妥協清查。勿使再留遺孽。其直隸河南。交周元理。何燭各令詳細稽查。毋任萌芽復發。再生事端。○刑部議覆浙江道御史王寬奏稱。查教唆詞訟。律有專條。失察訟師。例有明禁。而唆訟之案。惟赴京捏控者。情節尤重。應查各省欽差馳審之事。近年較多。其中誣告反坐者。亦復屢見。一經審虛。止坐原告之罪。而訟師則案內無名。破案殊少。此等奸徒。架詞聳聽。挾制株連。所關於吏治

民生者不小。請嗣後遇有奏審重案。如果虛誣。即交原審大臣。將有無唆使扛幫情弊。嚴行根究。按律問擬。至外省訟師。惟地方繁劇。尤易藏奸。大率盤踞公署左右。勾通書吏。非若賊匪遠匿。難於緝獲。請嗣後欽差案件。究出訟師。訊明潛居何地。即將該地方官。照尋常失察訟師例。分別從重議處。均應如所請辦理。但查吏部處分則例。內開訟師遇有誣告等事。將失察之地方官。罰俸一年。明知訟師誘惑愚民。教唆誣告。降一級調用。此指尋常失察而言。至欽差馳審案情重大。其失察之地方官。照尋常例議處。未為允協。請嗣後各省尋常誣告案內。失察訟師之地方官。仍照向例查議外。至奏審重案。當經審出誣告實情者。即令欽差大員。根究訟師。將地方官聲明查叅。如止於失察。地方官照不實力稽查例。降一級留任。明知唆訟誣告。不行查拏。即照不能緝奸例。降二級調用。從之。○又議

准盛京戶部侍郎管奉天府尹德風奏。拏獲貴州逃犯賈大成。私將刺字起除。查改遣人犯。向例止行文原籍。並咨近省各督撫查緝。並不行文奉天等處。立法未周。請嗣後雲貴兩廣等省。遇有改遣重犯脫逃。即將該犯原案年貌通咨各遠省。並奉天等處一體查辦。應如所請。從之。是日起。

上以孟冬享

太廟齋戒三日。○己卯。

孝敬憲皇后忌辰。遣官祭

泰陵。○諭曰。昔濟圖前因在四川軍營。不甚奮勉。將伊革退頭等侍衛副都統銜。作為二等侍衛。此次前往山東。擒拏逆匪。甚屬奮勇出力。著加恩仍授為頭等侍衛。賞給副都統職銜。○諭據伍岱奏稱。外委千總閻倫。都司索敏。健銳營前鋒校德恒。擒拏黃夜來。衝賊衆。身各受傷。將賊人殺敗等語。外委千總閻倫見賊人乘夜前來衝突。身先殺賊。受傷十一

處毫無畏怯。猶捨命攻擊。甚屬奮勉。閻倫著加恩。即以守備補授。都司索敏。一聞鎗聲。即帶兵救護。殺敗賊衆。擒奪賊首。腰腿受有石傷。前鋒校德恒。見賊人衝入。即放箭殺敗賊人。擒奪賊首。時頭受鎗傷。俱屬奮勉。著加恩。將索敏。德恒。遇有伊等應陞缺出。即行陞補。閻倫。德恒。之守寨兵丁。及索敏。帶往救護之兵丁。將衝突賊衆。全行殺敗。亦俱奮勉。著每名賞給一月錢糧。以示鼓勵。此二次打仗陣亡受傷官兵。著伍岱造冊送部。照例議敘。○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辦理勦捕賊匪一案。其事較河工為尤重。姚立德既至東昌。自應在彼防駐幫辦。未便遽離。今舒赫德統兵在臨清舊城。雖首逆已拘復竄。諒可即日成擒。而其餘黨匪。殲戮殆盡。即有逸出之賊。止須上緊搜擒。勿留餘孽。可無慮其復聚滋擾。姚立德在東昌。現無應辦事件。所有運河蓄水事宜。自應及時籌辦。況今年秋雨較少。現在又

當水涸之候。尤不可不經畫得宜。前據姚立德奏。潘家屯可開引河。挹注微湖。如果可行。亦應及時未沍寒之前。早為挑挖。昨已諭令高晉。速行馳赴潘家屯。相度籌辦。著傳諭姚立德。即由東昌。迅速馳赴該處。會同高晉。詳加履勘。如果可施。工。高晉等一面奏聞。姚立德即一面辦理。務期於事有益。其餘蓄諸事宜。並著上緊籌辦。必須無誤。來春運道。將此隨報發往。並諭高晉知之。○又諭。據伊齡阿覆奏。淮城被水情形。摺內稱。八月十九二十一等日。河下一帶。有外來匪徒。搶奪災民什物之事。經該營縣拏獲四五十人。用木柵監禁。旋即欲戰等語。地方偶被水災。居民倉猝遷避。朕方為軫念。諭令有司。加意撫綏。勿使失所。豈容宵小乘機搶竊什物。今既經地方文武拏獲。自當盡法重懲。此等搶奪重犯。在平時罪已不輕。而在被災處所。乘機搶劫。尤為可惡。不可不加等嚴懲。高晉現有旨令其

赴勘潘家屯引河。即回老壩口堵築漫工。著傳諭高晉。即將現獲之盜竊匪徒。嚴行訊究。係何處人。至該處糾夥劫竊。擾害災黎。何人為首。何人糾約。何人動手。有無因盜殺人之事。此外黨夥。尚有何人。逐一嚴究確情。從重問擬具奏。不得稍存姑息。至堵築漫口。前據高晉等奏。九月內可以合龍。現在天氣晴和。自可上緊趕辦。但思兩岸進埽口門愈小。則溜勢愈為湍急。口底衝刷倍深。是兩頭直接合龍。下埽較為費力。或可酌量。將東隄頭稍兜向裏。西隄頭稍展向外。成參差襟抱之勢。俾挑溜紆行。折為迴溜。則水流勢緩。力弱。易於掛淤。而中間夾空處。便可隨勢堵斷。將來不過添埽填鑲。似更便於集事。著高晉吳嗣爵等於此旨到時。如已經合龍甚善。若因口門漸緊。下埽愈艱。則以朕所言之法。妥速試為之。將此由六百里發往。仍即迅速覆奏。尋吳嗣爵薩載奏。覆老壩口漫工。已於九月二

十八日合龍至匪徒搶奪災民據山陽縣稟報先後十一案獲犯八十四名均係該縣人民並無因盜殺人之事得旨覽奏俱悉○又諭曰舒赫德等奏音濟圖探得王倫確實在處帶前鋒緝阿爾圖等直入屋內將王倫擒住正在捆縛間兩廂突出十數賊一擁至前音濟圖猝不及備身受刀傷賊竟將王倫奪去緝阿爾圖等八人亦俱受傷等語逆賊既已就擒復被羣賊搶去實為可恨可惜音濟

平定本三十二

三

圖此次頗屬奮勉已另降諭旨仍賞給頭等侍衛及副都統銜並與緝阿爾圖等八人各賞銀一百兩矣其餘滿漢兵丁受傷者百餘兼有陣亡者捕賊雖非出兵可比但伊等俱各勇往出力亦屬可憫著舒赫德查明咨部照陣亡及打仗受傷例一體卹賞至音濟圖搜捕王倫時止帶緝阿爾圖等八人前往人數本覺太少彼時若選勇壯之人數十同住

在院內堵截則兩廂之賊何由得出舒赫德

何不早為調度及此徒於事後憤恨焦急乎

此時自以搜捕王倫為要務據稱派侍衛巴圖保參將王普帶兵入屋擒捉王倫所居樓房已被火延燒並無匪首蹤跡等語已圖保等入屋時王倫已無蹤跡其為竄匿別處可知自當上緊擒拏勿使稽誅漏網據稱賊首未獲終難肅事並不敢稍有含混等語覽之畧為放心朕前日見舒赫德奏到勦捕賊首一事蹤線稍涉模糊恐其欲遷就完事其為

平定本三十二

三

不可即於舒赫德亦大有關係因舉班衮事明切申諭令其引以為戒今舒赫德於未奉朕旨之前所奏實力勦捕賊首不肯草率朦混之處與朕意適相合是舒赫德胸中尚有主宰可不致於舛誤因之畧慰惟當倍加努力務獲真賊據楊佩供王倫及其母妻兩弟梵和尚俱在一處等語逆匪尚聚有數人且攜眷屬其轉移必露形跡無難躡捕而婦女逃竄更不若男賊之便易尤不慮其軼出重

圍必須嚴行搜捕。勿稍疎懈。又楊佩供有王倫說。就在這裏燒死。是不出去的之語。必係逆匪狡計。詭為此言。遣楊佩外出傳說。冀官兵信而不疑。守株坐待。逆匪便思潛蹤狡脫。實為可惡。舒赫德斷不可為其所愚。至該處牆壁雖稱堅厚。究係尋常房屋。搜覓尚非難事。何至曠日羈延。况楊佩供。王倫近日飲食俱不能得。自難久為抵抗。即或捨死拒守。亦當設法搜擒。至火攻一事。初圍時用之。原可得利。今賊人固守宅舍之內。惟宜計取力擒。牆堅可以鎗礮轟催。屋多可以分兵掩捕。若復用火攻。實為下策。轉致賊屍混淆難辨。尤屬非宜。舒赫德於此不可不慎。務須上緊擒獲賊首。再以次辦理善後事宜。方為妥協。至所獲賊犯楊佩。既係王倫乾兒。乃與逆匪切近者。自可得其詳細。如此時尚未正法。可即派妥幹員弁。管押解京。並將該犯懶筋挑斷。以防中途竄逸。據何燭奏。總兵黃模等於二

十四日。由杏園前進。離臨清十餘里。竟有賊匪逃竄西行者。隨率兵立時擒拏。賊匪持械拒捕。被官兵殺死二名。生擒十一名等語。所報殊未明晰。黃模遇見之賊。共有若干。其未獲者。又逃往何處。黃模曾否親往追擒。有無弋獲。均未詳晰聲敘。辦理甚不妥協。何燭既派該鎮助剿賊匪。即當授以機宜。俾於公事有益。何竟聽其冒昧前往。漫無措置乎。此節著何燭明白覆奏。賊匪拒捕被獲。罪無可赦。周元理昨所審辦。即此類也。乃欲竟行釋放。實大不是。試思賊既拒捕。即徒手隨行者。亦不得謂之脅從。周元理不應謬誤若此。寧不知愧。現在黃模所獲之賊。何燭審辦。莫又蹈周元理之覆轍也。再此等逸出之賊。自係拉旺多爾濟搜擒未得者。何以聽其外逸。此皆阿思哈不同往追剿之故。已另降諭旨。將阿思哈飭諭。並令明白回奏矣。又據稱抵臨清西南之土城根。兵丁搭架過運河。開口用鎗



破攻擊賊匪有擊死者亦有由河浮水而逃被鎗破打死水中者等語二十四日舒赫德已在臨清集兵攻勦並據舒赫德奏賊敗後仍退入舊城則開口土城等處安得復有存留之賊為黃模擊殺此事著交舒赫德查奏至賊匪雖屢經殲勦而豫行逸出未經就獲者亦頗不少况前次衝橋而過經武靈阿穆維鎗箭並殪之楊壘即逆匪偽總兵恐有類此免脫者尤不可不留心查緝一經捕得即

訊明正法毋稍寬縱此等近則直隸稍遠則河南藏名匿跡冀避刑誅亦事所必有此乃周元理何燭專責務須挨查密緝勿容稍留餘孽若根株不淨數年後復有嘯聚滋擾之事咎有攸歸是養癰縱寇不獨貽患地方實周元理何燭自貽患也凜之慎之再據稱所獲賊犯內有束紅黃色帶者此等自係要犯如尚未正法著何燭訊明最要之犯挑斷懶筋選派妥幹弁兵解京候訊將此由六百里

加緊一併傳諭知之仍各將應行覆奏之事迅速覆奏尋何燭奏覆臣面詢該鎮黃模覆稱九月二十四日自杏園起身離臨清十餘里有賊匪逃竄西行當即殺死二名生擒十一名該鎮自杏園前進因與臨清賊人漸近多差弁兵分路哨探實止遇賊十三名全數擒獲並無餘匪脫逃所擒十一名內束紅黃色帶者臣就近解交山東撫臣轉解欽差軍營收審俱已正法臣前聲敘未能詳晰再行明白覆奏得旨知道了臨清所辦者多大約逸出者少然不可不加意嚴緝也○戶部議覆山東布政使國泰奏稱勦捕臨清逆匪籌辦官兵鹽菜口糧東省並無成案可循而所調之兵又係本省撥遣與別省調赴軍營者不同可否仍照軍營之例請旨辦理等語查撥兵擒捕本處盜賊凡在二百里左右者道路較近毋庸辦給供支未便如該布政使所請照軍需一例辦理得旨依議地方遇有么

賡賊匪滋事。派兵擒勦。分所宜然。且以本地官兵捕本地之賊。原非征調出兵可比。自不應援征兵之例。向來未經定有章程。致各省猝然有事。無所遵循。不可不因此酌定條例。以示區別。嗣後如撥兵擒捕本處盜賊。凡在二百里左右者。綠營各有名糧。駐防亦有本身糧餉。均毋庸辦給。或因事值緊急。必須裹帶者。不妨臨時支給。以利進行。一面奏聞。此原不在常例之內。其有調撥他省營兵及調本省兵。在三百里以外者。距其營籍稍遠。自亦當量予供支。其應作何酌定條例。俾得畫一遵行之處。並著該部詳悉妥議。具奏。尋議派本省兵丁及派他省兵在三百里以外者。相距本地較遠。應令沿途地方官按日照例給米。事竣免其扣還。毋庸給以鹽菜銀兩。或因起程匆迫。所有製備運腳之費。於各兵本營公項內通融借給。事竣仍分限扣還。官員等概毋庸支給從之。○庚辰定西將軍內大

臣尚書阿桂等奏查遜克爾宗官寨。其左隔有河溝。崖礪壁立。官兵斷難跳越。臣令於官寨之右。將坡礪層疊之處。由小路繞越。創溝立柵。斷賊後路。隨令額森特烏什哈達於十五日帶兵突進。賊不能支。分頭竄逸。臣豫派滿洲索倫勁兵埋伏。奮進攢射。共斃二十餘賊。遂克取第一寨。其餘各寨。以次移礮攻打。諒不日亦可併取。本月十八日復奉諭旨。以木城至當噶克一帶。賊人來路無難截斷。正在儘力籌辦。適與諭旨相符。諭軍機大臣等。繞截賊人後路。最為扼要。朕前此偶爾計及。即於圖內硃筆標識。詢商阿桂。今阿桂於奉諭旨之前。所籌派兵襲取路徑。與朕意適合。足見阿桂之諸事用心。現在阿桂已得右手第一寨。所有第二三寨。亦漸被礮轟殘。其第四寨。後兩礮均可乘勢攻取。如此。賊人後路已斷。遜克爾宗。應必不攻自潰。至於斷賊後路。其糧食不能續供。賊情自即窘迫。但恐賊

寨中或畧有餘糧糈粃等項藉以充饑堅拒然亦斷不能經久阿桂等惟設法堵截勿使賊人得有接濟必當指日攻取為要又前經傳諭令豐昇額帶兵往日爾巴當噶與伍岱夾攻若能即速攻得則遜克爾宗之賊更難久留但據脫出小金川番人郎卡爾結有金川賊人此從前更為害怕凱立葉日爾巴當噶亦添多人防守之語若豐昇額果往彼攻勦奮勇之中亦當稍知審慎不可冒昧輕進

實錄卷九十七

三八

○工部議覆湖北布政使吳虎炳奏稱查各省辦理城工承修之員各按工段銀數多寡扣限趕辦工竣詳請驗修督撫候府道藩司勘報親赴驗收定例不准稽延惟逐層勘轉之員每因通工內有一二不能合式尚須增辦改辦又或於勘後未經結報之前適有事故離任憚於出結藉名慎重工程移交後任展限延宕殊非急公之道請嗣後凡有城工經承修官報竣府道藩司均各予限兩個月

勘驗轉報遇有增辦改辦止准照所增改之工按銀數扣展不得牽扯通工另為展延時日設遇勘後有事故離任該原勘之員即出具保結交接任之員代造冊籍轉申督撫收工造銷如有藉延開參議處自應如所奏辦理但通工完竣後藩司道府驗報各予限兩個月未免曠日持久應酌定各予限一個月勘驗轉報仍令該管上司遵限速辦從之○  
緩湖北漢陽孝感安陸雲夢應城應山隨州

實錄卷九十七

三九

京山鍾祥荊門天門黃安襄陽宜城棗陽十  
五州縣并武昌武左荊州荊左荊右襄陽六  
衛德安一所旱災額賦○是月直隸總督周  
元理奏謝議敘一摺得旨朕為汝愧之畧有  
微長即加恩獨不思有過亦不恕乎○兩淮  
鹽政李質穎奏今歲夏秋以來各屬晴雨不  
同雨澤霑足之處均獲豐收惟泰州通判所  
屬富安等十一場坐落淮揚三府被旱之東  
臺興化鹽城阜寧等縣境內各場蕩地草薪

因受旱日久。長發稀疎。池涵短少。煎辦維艱。田禾收成歉薄。已成偏災。臣現飭員確查各災戶。照例一體給賑。未完本年錢糧。分別蠲緩。并酌借草本。以資攤煎濟運。得旨知道了。一切詳妥為之。毋致災戶失所。○又奏。八月二十二日。據淮北監掣同知張永貴稟稱。黃水漫隄。臣馳至淮安。見淮城一帶水深四五尺不等。房屋間有倒塌。人口間有損傷。現飭淮安府並山陽清河二縣。挨查戶口。先行撫卹。

實錄卷九百六十七

平

卹。惟是此次隄工漫溢。商民被災較重。目今撫卹并將來賑濟需用倉穀甚多。查揚州鹽義倉存貯稻穀亦可就近撥濟。當即動撥一萬石碾米。委員速運到淮。交該府縣平糶。旁批。好。又奏。淮北引鹽運行四十三州縣。今查淮北堆貯未掣鹽四萬九千餘併引。多被淹浸。又已掣裝船鹽二萬五千餘併引。及由場運淮在途鹽八千餘併引。亦多漂沒。應俟水退查明淹消確數。飭商照例補運。以足歲額。

實錄卷九百六十七

全

得旨覽奏俱悉。○山東布政使國泰奏。臣奉部文。開示軍營成例。令地方官供支草料。於本營應得馬乾銀內扣還。而鹽菜銀兩是否。即有馬乾在內。抑或鹽菜草料。俱得分款准銷。未經奉部分晰指明。惟恐各州縣誤認。難以准銷。以致備辦不力。理合聲明請示。再咨請部示事件。例由撫臣具咨。臣係藩司。未敢越職徑咨。第今撫臣遠在軍營。臣現在德州。若照例詳院請咨。恐往返遲誤。仰懇據臣另摺。勅部即行議覆。以便遵照辦理。旁批。自當如此。又批。辦理此等事。不可拘泥。不可畏難。不可作好人。慎之。勉之。爾等山東有此悖逆奇事。以致發京兵撫藩均有大過。即此須賠用。亦所應當。尚仍慮及此乎。若實有不能。朕必寬免。何必先事為站腳地步。若稍誤軍行。將首領不保。何況家計鄙矣。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六十七

實錄卷九百六十七

全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六十八

監修總裁官總纂修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 臣等謹

總裁官總纂修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 臣等謹將內大臣戶部尚書錢謙益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 臣等謹將總纂修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 臣等謹將等奉

欽修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冬十月辛巳朔享

實錄卷九百六十八

一

太廟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頒乾隆四十年時憲

書○諭前因臨清協副將葉信於賊匪攻擾臨清新城時協同德州叅將烏大經署知州秦震鈞守禦殺賊頗屬出力是以降旨加銜以示鼓勵臨清新城衙署倉庫所在守衛理所宜然其舊城獨非臨清之城乎況其地頗為富庶何以無文武專員駐

守禦

三

守保禦竟致逆賊得以占踞擾害因諭舒赫德查明具奏今據覆奏副將衙門向在舊城葉信於九月初三日經撫臣徐績調赴壽張勦捕嗣聞賊勢逼近臨清帶兵趕回賊於初七日始擾臨清葉信回時即宜歸本衙署保護居民雖舊城頗損究係駐守之地乃於賊未至之先輒棄而不顧並將伊眷屬搬上糧船遷避等語如此則葉信不但無功抑且有罪若論其將舊城棄而不守即照惟一

格圖肯之例正法亦罪所應得但念其守護新城微勞姑免一死葉信著革職拏問朕於臣下功過必期輕重分明從不肯稍容顛預混過如守禦臨清新城在調赴協防之叅將烏大經及署知州秦震鈞便可謂之有功而葉信係舊城專駐大員守新城之功不能抵其棄舊城之罪予奪權衡一秉大公至正朕實無所容心於其間也將此通諭知之○又諭山東奸民王倫王聖如等糾眾不法一案

其滋擾

王

其滋擾壽張等處雖事起倉猝而倡興白蓮邪教煽誘多人已自今春始非一二日也徐績身為巡撫地方是其職守乃於邪教惑眾之犯平時置若罔聞釀成事衅及逆犯連擾三縣剽庫戕官徐績心存畏懼毫無措置及統兵捕賊被賊圍於臨清城南若非惟一領兵救援幾致為賊所害又復成何事體似此庸懦無能本應罷斥治罪但奸民敢作不靖若因此罷一巡撫恐長奸民之智是以仍留

徐績在任。冀其奮勉自効。然料其事。斷非徐績及綠營無用兵丁所能辦。因派滿洲勁旅前往。並令大學士舒赫德往彼調度。舒赫德至臨清舊城。督率將士奮勇勦捕賊黨。其最要黨犯如王聖如孟璫和尚梵偉王倫之弟王樸及有名賊目之閻吉仁吳清林李旺等俱已就擒。雖據供王倫在樓自焚。而舒赫德以賊供不足憑信。現仍派兵儘力搜緝。逆賊若實未死。自難以潛蹤。但京兵未至臨清之前。即有賊一二千豫行逃竄。雖音濟圖截殺五六百。追殺百餘。又經楊景素在河西堵截。鎗殪箭斃計二百餘。生擒百餘人。通計未獲之賊尚有千餘。現在逃往何處。必須切實根追務獲。實有下落。方能完事。阿思哈在彼未同拉旺多爾濟前往各村搜捉逸賊。致賊零星竄匿。阿思哈不能辭咎。然較徐績尚輕。若徐績以本省巡撫勦擊逆賊。尤其專責。當賊正窮竄之時。理應帶兵追捕。思贖前愆。至舊

實錄卷一百六十八

四

一

城督兵勦賊之事。有舒赫德董辦已屬裕如。徐績實無可稍効之處。乃竟安坐臨清。竟忘拏賊係伊分內之事。此一節實不稱封疆之寄。朕亦不能為之再姑容矣。又據舒赫德奏審訊賊黨孟璫等起事之由。據供因年歲歉收。地方官妄行額外加徵。以致激變等語。賊供本不足據。此必逆匪等自揣叛逆罪重。捏造此言。冀其解免。且其說流傳四布。以致無知之李激芳。撿拾入告。妄云奸民聚眾滋事。獨不思朕臨御三十九年。遇有水旱偏災。不惜帑金蠲賑。並酌予緩帶。俾紓民力。若雨暘稍有不時。必多方詢問。以通民隱。何致有窮黎無告之事。即或一州一縣諱飾災傷。原可赴該上司呈籲。或上司仍置不辦。並可赴京於部院衙門控訴。何患壅不上聞。今既為叛逆亂民。即果饑寒所迫。亦難輕減。况其說造自賊口。本屬飾其反踪。李激芳奈何不察情。理轉為亂民設說。尚可謂之人類乎。前日有

實錄卷一百六十八

五



壽張縣捐納吏目杜安邦被賊掠去後從賊中脫出來京命軍機大臣詢其壽張年饑情形據稱收成實有對半各處俱有蓋藏並非荒歉該縣民人亦無曾經告災之事王倫等實係白蓮邪教等語其源委大概可知此係令李漱芳在旁觀看者其誑易明至所云額外加徵之語則無論年歲豐歉皆不應有朕屢飭督撫等實心察吏若劣員果有額外加徵之事徐績徇匿不辦即當重治其罪尤難

實錄卷九六八

六

輕恕朕惟以愛民為念即其說本無稽既有所聞亦不可不徹底查究至歛收加派均無難逐一稽考著舒赫德即同新任巡撫楊景素詳晰確查據實覆奏徐績若仍為巡撫恐該省吏民畏懼觀望難得實情徐績著解任交與舒赫德差遣効力候查明奏聞定奪再降諭旨山東巡撫員缺即著楊景素補授楊景素不必來京請訓即在彼隨舒赫德查辦歛收加派虛實並實力搜捕逸賊毋任一人

漏網其直隸布政使員缺著單功擢補授清河道員缺著沈鳴臯調補至李漱芳於壽張奸民一事外并稱聞得近京一帶亦有饑民扶老攜幼遷徙逃亡地方官著人於盧溝橋攔住不令過橋北上之語彼時即曾查詢並無其事且此等貧民多有紛紛出口覓親就食者若盧溝橋果有攔阻之事伊等何由得出古北口况前日周元理奏辦偏災賑借之事諭撥通倉米十萬石備用是直隸地方並

實錄卷九六八

七

未匿災也乃范宜賓復踵其說謂黃村東壩盧溝橋等處窮民挈眷覓食者甚多皆因橋上不令放過以致散處乞食等語果爾殊不成事而周元理亦當有罪矣因特派侍郎高樸袁守侗帶同范宜賓李漱芳前往各處查看據覆奏並未見一乞食流民該御史等所言全無憑據詰之李漱芳范宜賓作稱原屬風聞等語科道風聞言事原所不禁但既聞之後亦須覆加體訪得實再行入告豈可肆

意妄言。范宜賓妄請加殿專為沽名取悅之事。已屬不堪。而李淑芳之代奸民解說其心術尤不可問。本應各治其罪。但念其所言關係民事。朕豈肯以此責備言官。轉令無識之徒藉為口實。設各省遇有水旱督撫諱災而言官又不以告。則所繫者甚大。朕不肯為也。范宜賓李淑芳摺俱著發還。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首犯王倫無實在下落。雖訊據王經隆供有曾勸王倫不肯下樓。

清實錄

八

及王峻愛供。王倫尚死守樓上等語。賊匪狡詐百出。所供實不足憑。舒赫德不肯含糊完事。深得大臣實心任事之道。至所稱王倫眷族義子及小頭目等頗多等語。王倫母妻是否。在內。應行查明具奏。其義子及小頭目等情罪均屬重大。當詳加嚴訊。應解京者即委員妥速押解。其餘即於地方處決。至國泰所奏高唐州獲賊王四。供係王經隆之子。二十五日在臨清打仗逃走。可見臨清尚有逸出

之賊。不可不及早搜捕。致留餘孽。楊景素已補授山東巡撫。其辦事自勝於徐績。所有善後事宜及應行查辦之事。即著隨同妥協辦理。至直隸河南現有周元理何燭帶兵防截。且據楊景素屢次所奏。賊匪並無過河之人。是羣賊竄匿。只在山東境內。楊景素務當設法儘力搜捕。毋任逸賊一名漏網。以副朕委任至意。壬午。

上詣

清實錄

九

雍和宮行禮。御乾清門聽政。諭前以淮安老壩口黃水驟長。漫溢隄工。該處被淹情形較重。因降旨將山陽清河鹽城阜寧等縣乾隆四十年應徵錢糧全行豁免。並諭該督撫將應行撫卹各事宜詳悉奏聞。請旨。今據吳嗣爵等奏。漫口現已合龍。災民可早冀得所。惟念被浸之後。雖經疊加蠲賑。民力尚不免拮据。朕心深為廕念。著再加恩。將山陽清河鹽城阜寧四縣並淮安大河二衛所有本年

漕糧漕項銀米一體按分蠲免其應徵乙未  
年漕糧漕項並著同節年舊欠錢糧漕米概  
行緩至明年秋成後徵納該督撫其董率所  
屬實心經理務使窮黎益霑渥澤以副朕有  
加無已之至意該部遵諭速行又諭明季  
山東徐鴻儒興白蓮教擾害城邑居民蔓延  
至二十年之久今王倫之亂經朕發京兵命  
舒赫德往剿彌月即將羣賊盡行殄滅舒赫  
德本當議敘但王倫罪大惡極不能生擒伏  
法致令焚樓自斃倖逃寸磔之誅不足以快  
人心而申國法舒赫德以調度無能自陳請  
罪固可不必然伊辦理實有不能盡善者即  
如音濟圖訪知王倫實在往處欲往擒拏彼  
時舒赫德自應選派勇幹百人同往乃竟聽  
其帶人無多輕率前往致逆犯於被擒就獲  
之時匪黨從兩廂突出向奪音濟圖猝不及  
備同鄉阿爾圖等八人均各受傷逆犯復為  
搶去音濟圖等奮勇出力業已施恩擢賞而

舒赫德不能豫派多人往捕實屬疎畧又如  
遊擊剛塔見王倫在汪宅小樓正坐忽然樓  
屋火起被焚王倫亦斃其內雖訊取衆犯供  
詞證驗尚有可據而所辦實未周詳在初時  
緝拏賊匪或遇賊衆死守人力難施固非火  
攻不可及賊勢窘蹙匿跡偷生原當豫防其  
畏罪自焚之事舊城瀕臨運河取水甚便若  
備有激桶麻搭撲滅亦非所難即見賊已放  
火亦可遣善緣者攀登撲救勿使逆賊得自  
投烈焰舒赫德非不經練諸務者何竟見不  
及此舒赫德於此等節目實不能辭咎念其  
已將同案逆賊王聖如及逆黨孟璫楚偉等  
七犯俱已擒獲姑從寬免其交部仍著傳旨  
申飭所有王聖如等各要犯俟解到日審明  
嚴辦再降諭旨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又諭  
曰楊景素昨已降旨補授山東巡撫令其不  
必來京請訓即在東省搜查逆賊餘黨並隨  
舒赫德辦理善後事宜所有直東交界處所

查拏逆賊周元理現在該處安速緝擒勿使漏網仍俟辦畢歸途將直屬應行查辦之事切實經理再行回省至天津河間等屬有應辦災賑事宜前經降旨撥運通倉米十萬石以資賑濟必需大員實力董辦單功擢現已陞授直隸藩司伊在東省並無專辦之事著即回直省辦理地方賑務俾偏災之地貧黎早遂安恬以副軫念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據吳嗣爵薩載奏外河廳屬老壩口漫溢隄工自九月初八日開工進埽晝夜償趕茲於九月二十八日卯時合龍鑲柴壓土立見斷流黃河大溜全由故道歸海等語覽奏深為欣慰老壩口漫工關係緊要今於兩旬之內趕辦合龍甚為妥速除高晉吳嗣爵俱有河工專責前此漫口時已從寬免其處分毋庸再予議敘至撫臣薩載並非管理河務之人今協同吳嗣爵董辦速竣著交部議敘其在工出力員弁著高晉查明咨部議敘所有下

埽築隄兵夫著查明分別加賞又吳嗣爵另摺奏稱用過正雜各料及工夫錢文共銀十一萬兩有奇此內道府廳縣參遊守備并文武汛員應行分賠之數照例按股著賠追繳完款等語殊屬非是吳嗣爵身為總河於修防事宜不能先事籌備以致隄工漫溢已不能無曠職之愧乃於此項應賠銀兩祇奏請令道府以下各員攤繳而於河臣無一語提及自欲置身事外竟不畏人非笑吳嗣爵可謂恬不知恥者若使高晉在工同奏必不肯如此辦理素知吳嗣爵慳吝性成即此一端觀之其希圖諉卸掩飾之處實為可鄙所有此項應賠銀十一萬餘兩吳嗣爵係專任總河且有惜費諉過之事著分賠銀二萬兩以示懲儆高晉兼管河務其責亦重著分賠銀一萬兩其餘銀八萬餘兩著道府廳縣參遊守備及文武汛員分別攤賠完繳以昭平允吳嗣爵並著交部嚴察議奏朕於諸臣功過

賞罰惟度事理之是非。悉視其所自取。初無時輕畸重於其間也。將此通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閻舒赫德奏到孟璚供單內稱。二十八日子時。閻吉仁同梵偉等帶領七八十人。去攻壽張。有入道之壽張衙役劉煥帶領二十人。爬城進內。開門放進衆人等語。劉煥身充縣役。乃敢引賊爬城。戕官害民。甚屬可惡。斷不可令其漏網。著舒赫德查已獲衆犯內。有無此人。如尚未就獲。即速嚴密查拏到案。訊取確供。立即凌遲示衆。又供有王倫將吳清林李忠放為元帥領兵之語。吳清林已在昨日獲解各犯內。其李忠曾否同獲。未據聲明。亦即查明。如尚未弋獲。立即嚴拏解京審訊。又國泰拏獲褚文訊供。臨清人李浩然八月中曾到恩縣招引康三等語。李浩然曾否就獲。應即查明緝拏。嚴究確情。從重辦理。看來臨清從賊之人。諒必不少。當就已獲各犯追求拏究。至舊城所有居民店戶。若官

兵到時。尚與賊同居。此時賊敗。經官兵拏獲者。不可作脅從輕宥。即訊無助賊抗拒情由。亦當遣發新疆。及烟瘴等處安插。不可復留內地。又孟璚供稱探得官兵到來時。大家商量。派五百人在東門外迎敵。又派千餘人往北門外打仗。並據舒赫德奏豫逃各賊。即塔灣迎敵之賊等語。計賊一千五百餘。經春寧音濟圖先後殺死六七百。楊景素殲擒二百。又鄉民擒解三百餘。此外賊匪尚有二百餘。難保無竄脫之患。且前奏衝橋而過者。即有偽總兵楊壘之名。其餘尚有受賊偽官者。俱未可定。著舒赫德同楊景素嚴切查拏。凡係逆賊偽官。尤不可任其倖免。又據奏朱兆龍名目。詰訊賊營各犯。亦稱實無其人。必是王倫自知罪重。希圖捏名混脫無疑等語。果不出朕所料。自可毋庸再究。至音濟圖往拏王倫。已經擒住欲縛。被兩廂突出十餘賊。音濟圖猝不及備。身受刀傷。其綑阿爾圖等八

人亦俱受傷。伊等出力之處。朕已加恩獎賞。但音濟圖前往拏賊。諒不止隨帶八人。當賊衆搶奪逆犯時。豈無未受傷之人。攬護竟容匪衆傷人。搶犯著舒赫德查明。如有彼時在場並未得傷。不行救護者。即行奏聞究治。此時逸出之賊。不可不按數查拏。勿使倖逃。法網阿思哈尚應帶兵各處搜拏。務獲毋任遠颺。但須妥協緝辦。不可使鄉僻小民稍有驚擾。其惟一格圖肯原帶潰逃之滿漢兵丁。尚

有未知下落者。應即查拏從重辦理。命內閣學士汪廷璽教習庶吉士。以額外內閣學士塘古泰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光祿寺卿阿肅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裁浙江湖州府照磨缺。改設歸安縣縣丞。分駐埭溪鎮。移長興縣縣丞。分駐夾浦鎮。從巡撫三寶請也。旌表守正捐軀之山東汶上縣民臧大玉妻林氏。○癸未諭。此次逆賊王倫攻擾臨清。其新城居民。隨同地方文武盡力

守禦。得以保護無恙。甚屬可嘉。且櫻城固守半月餘。作息經營。不無荒廢。生計未免拮据。前已傳諭該撫查明入告。酌量加恩。今逆匪現已剿除。自應即敷惠澤。所有臨清新城居民。本年應徵錢糧。已納若干。未納若干。從前無借欠未完之項。並著楊景素查明奏聞。再降諭旨。至舊城居民。有甘心從賊。抗拒官兵者。自應同賊駢誅。其為賊供役之人。即未拒敵。亦當分遣新疆烟瘴。以示懲儆。其與賊混處日久。見官兵一到。即行投歸者。准照脅從罔治。已屬寬典。自未便復令邀恩。惟據楊景素奏。現在居民紛紛挈眷回鄉。此等自係舊城百姓。聞賊至即攜家逃避者。皆係守分善良。事平後復還故土。而舊居闌闔。或為賊匪焚燒。或因攻賊殘燬。生業蕭條。室廬蕩析。殊堪憫惻。自應一體加恩。量為蠲復。又壽張堂邑陽穀三縣。經賊擾害。除現仍安居之戶。無庸查卹外。其賊匪入城。或人被賊戕。或屋

被賊燬及家計為賊搶掠者亦為可憫其應如何分別撫綏之處並著楊景素妥速查明具奏候朕另降恩旨以示軫恤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此次勦殺逆匪王倫之護軍統領春寧乾清門侍衛音濟圖那木扎勒巴圖保伊琳等俱各奮勉出力音濟圖已賞還頭等侍衛副都統銜外那木扎勒著遇有蒙古副都統缺出即行坐補巴圖保伊琳著補放二等侍衛春寧從前所有罰俸三年之案並著寬免。○諭軍機大臣等現在查訊鹽山縣回民王珣進書一事據供五六月間曾將此書送到鹽山學諸葛移處不收復送滄州許學正也不收隨送韓村張外委轉送張千總及四道口守備處呈送鹽山縣知縣陳洪書後來仍將書發還了我等語該犯所供雖未足盡據但所獻書內頗多狂誕悖逆之詞武弁或不諳文義遞行轉送該知縣既見此等逆詞理應切齒痛恨即行嚴拏究問稟明該上

司據實奏聞乃祇將原書發還置之不問甚屬非是單功擢已陞任直隸藩司現今回直隸查辦賑務著傳諭單功擢即將陳洪書解任派員押解來京聽候質訊一面即委員署理鹽山縣印務將此並諭周元理知之。又諭楊景素奏稱居民紛紛挈眷還鄉是即係臨清舊城避賊逃出者其情殊覺可憫已有明旨交楊景素查明酌量賞卹此等還鄉之人是否全係舊城居住抑尚有他處百姓在內亦著楊景素確查妥辦至姚立德徐績奏陸續拏獲解到人犯共一百二十二名分別正法發遣及宣諭釋放所辦甚妥姚立德現在東昌該處所獲之賊自與徐績無涉但逸賊既至東昌其為南竄可知恐尚有未盡弋獲者著楊景素留心截擒勿使一犯漏網或有竄入河南境者何煨並當一體偵捕至周元理奏到解京六犯內趙瑤枝供有先鋒解陶閻吉祥之名閻吉祥是否即前日已獲之



閻吉仁。其解陶曾否就獲。張旺供係楊進德徒弟。楊進德現在作何下落。唐洪禮供係壽張林海徒弟。馬德供係劉三徒弟。林海劉三俱曾否就獲。又李之姚供王倫妻母是無生父母。能使雙刀等語。無生父母四字。義不可解。前日被鳥鎗打死之舞雙刀女賊。據獲犯內認識者。稱係烏三娘娘。烏三無生。轉音相近。其使雙刀又同。或即是其人。並著舒赫德查明覆奏。再王倫母妻曾否就獲。該逆犯有子幾人。俱全獲否。著舒赫德即行覆奏。又閱姚立德奏到供單內。毛榮供稱。梵林孟一成歸岱。都是元帥等語。梵林是否即係和尚。梵偉。孟一成是否即係孟燦。至歸岱一犯。自係有名賊目。現曾否就獲。又犯供內有頭目高珍之名。並據高存良供。派在李達名下。據楊二供。被張祥逼脅入夥。據郭二疤眼供。有郭進美騎馬領眾。均應即速查捕訊究。又據楊大供。有壽張壯役王士爵說。王倫是主兒。並

壽張倉房書辦冀盤佑。請出本官。令其降賊。本官喊罵。是馬成龍動手殺害。此三犯情罪尤為可惡。必須嚴緝。務獲凌遲處死。其解陶閻吉祥在堂。邑細打縣官。復行殺害。亦應處以凌遲重罪。將此傳諭知之。○又諭前因臨清北水門外。留泊空糧船。被賊搶搭浮橋。致賊得過西岸。該管官員。實有應得之罪。曾經傳諭嘉謨查明參奏。此旨於九月十八日發往。何以至今尚未據查參。臨清舊城被賊占據時。官民船隻。大都移避油坊。此等雖係空船。亦應隨其移往。豈可仍留東岸。轉資賊用。嘉謨既不能飭屬豫防。及降旨詢問。又不即速參奏。所司何事。此項漕船為賊搭橋者。已經燒燬。將來即應著落嘉謨等賠修。著再傳諭嘉謨。將應參各員迅速查明參奏。並將因何不即查參。及如何賠修之處。據實明白回奏。此旨著隨報發往。並諭舒赫德知之。尋嘉謨奏。遵查管船員弁。緣山東糧道汪圻正值

委辦軍糧。復轉委臨清衛守備萬世通查揭。往返耽延。實屬遲誤。至賊匪搶搭浮橋之船。已全燒燬。當賊匪初到時。原因開放不及。被其攔截東岸。此項船隻。臣等當即賠造。明春兌運新漕。請先暫雇民船。報聞。○又諭曰。姚立德等奏。拏獲陽穀縣賊匪楊林。供稱有壽張縣蔡家樓張西魯。即張北魯。係逆犯王倫義子。向在河南裕州一帶。傳播邪教。並稱賊營內。廿四日。差人往彼糾夥。上臨清幫助。現在飛札河南撫臣嚴行查拏等語。何謂接到姚立德等來札。自即查辦。但裕州距山東不甚相近。邪教尚且傳播及之。則其餘州縣牽連傳染者。應更不少。况前日又有祥符陳留二縣糾會念經之事。尤不可不徹底跟究。早淨根株。著傳諭何謂。若能不動聲色。密委幹員。迅速查拏。妥辦。以除奸宄。而靖良民。固屬甚善。若恐亦如東省之勾通兵役。或致洩漏事機。並恐人數過多。或致激變生事。又不可

不為斟酌。萬全現在京兵一千。尚駐臨清。除諭阿思哈帶領搜捕賊衆外。並無應辦之事。即漸可以回京。何謂可就近與舒赫德面商。若須京兵彈壓。即趁京兵未回程之前。令舒赫德派委領兵之員。酌帶五六百名。前往豫省。會同查辦。事畢由彼回京。亦可。若何謂酌量其事。如可妥密辦理。毋庸稍涉張皇。則更妥協。舒赫德即可遣兵以次回京。何謂老成幹練。素能辦事。必有定見。而舒赫德尤係經事有識之人。必能斟酌得當。以副朕懷。也將此密諭舒赫德。何謂知之。仍即迅速密奏。○撫卹河南信陽羅山。光山。固始等五州縣。本年被旱災民。並予緩徵。○甲申。諭軍機大臣曰。徐績奏前後勦捕情形。頗為詳晰。何不早為陳奏。直待嚴行申飭。始奏及此。逆匪王倫。敢作不靖。煽惑滋擾。戕害多人。而官兵勦殺時。節次殲戮者。更復不少。此皆為梟獍逆犯所害。而賊首轉得倖逃。寸磔實堪切齒。

該犯王倫之子。共有幾人。自應即速查拏代其重罪。前已諭令舒赫德查明馳奏。今尚未奏到。現在獲解之逆黨王經隆等。即日可到。自可訊得其詳。仍著舒赫德速即確查奏覆。至各處所殺賊衆。確數雖難盡知。亦可約計而得。著舒赫德同楊景素。即速查明。覈數奏覆。此等被殲匪犯。通計雖不免太多。然其死皆由自取。亦無足惜。至現在審訊之一千三百七十二犯。其中如尚有曾受賊人偽官及其頭目。並隨賊拒捕傷人者。仍當訊明正法。不可姑息。其曾經供賊役使及打仗時徒手隨行者。雖無抗拒情形。亦當嚴切訊明。仍量其輕重。分發伊犁及吉林。黑龍江等處。給兵丁為奴。並烟瘴地方安插。若訊明此內。或有被脅愚民。未能投出。事後同賊跑走。及年幼無知。被賊掠去者。自可量為審釋。或視其情節較重者。予以責懲。再就徐績所奏各路陸續獲犯計之。數頗不少。是逸出之賊。雖不能

免。而亦未必多。如查訊已獲賊犯內。供明有曾受賊元帥總兵等偽職之犯。必須嚴緝務獲。從重治罪。不可聽其漏網。至堂邑跪迎賊衆之入教男婦。固屬可惡。但事竣查辦亦殊不易。只可確查實在為首倡迎之人。正法示衆。其餘有可查考者。分別發遣。亦不必悉行窮究。至東省白蓮邪教。其傳甚久。王樸所供王倫之師。係陽穀張既成。雖已身死。其塚亦應發掘。至張既成之師東阿袁公溥。必須查拏嚴究。而張既成妻弟張克印。現在行道。亦應拏獲重究。其餘邪教流傳支派。實有可稽及行教已久者。不可不逐一查明。勿使復留餘孽。但邪教固當查禁。而入教者未必盡皆謀叛。若被誘之人。畏懼知改。及未經供出者。亦不必過於蔓延。總之搜查餘賊邪教二事。不可不期盡絕根株。然亦不能太盡。朕後殿自書有仲尼不為己甚之句。舒赫德深知之。惟當善體朕心。毋縱毋濫。又據徐績奏登州

營守備張必捷。外委周國泰帶兵在吳家坊等處埋伏擒殺逆賊情形。果爾。則該守備外委尚屬出力。自應量為獎賞。若殺平民以為賊。則不但無功。抑且有罪。且帶兵二百。竟能殺賊一百四十。恐所言未確。而殺賊如許。豈無活口存留。自應訊係何處之賊。至其後擒五賊現在。更無難查訊。並著舒赫德楊景素查明具奏。至舒赫德等另摺所奏。秦震鈞以知州銜改補肥城縣知縣。以李濤陞署臨清州。所辦甚是。朕辦理庶政。惟期於國事民生有益。舒赫德能據所見直陳。深得大臣之體。朕亦不肯因已經降旨稍有迴護。至遊擊武靈阿。舒赫德因其殺賊出力。昨已奏補德州城守尉。但城守尉所得官項。較遊擊轉少。是明陞其官。而暗減其祿。非所以示體恤。著舒赫德再將武靈阿才具心地。與臨清守城之德州營叅將烏大經。秉公比較。若烏大經勝於武靈阿。即令烏大經陞補臨清副將。其所

遺德州叅將員缺。令武靈阿陞補。俱著舒赫德妥酌具奏。○又諭。賊匪於九月十二日搶船搭橋。彼時嘉謨已至臨清。糧道汪圻亦近在德州。均無難照料。若早調集別船水手。將各空船。亦照現在回空船隻。押放下游。何至被賊搶去。乃一任停泊河中。漫無經畫。嘉謨汪圻實難辭辦理不善之咎。况船隻既經燒燬。即應賠修。又何必再查成造年分。此案被燒船隻。即著嘉謨汪圻賠造。如銀數較多。一時不能賠出。即著楊景素於藩庫內借項墊辦。著落嘉謨汪圻按限補解歸款。○又諭。豫省查拏逆匪王倫義子張北魯一事。應令何燭不動聲色。妥協密辦。至徐績奏王倫有徒弟十八人。內張百祿一名。上年往河南遂平縣傳道等語。張百祿之名。與張北魯音相近。裕州遂平相距幾何。其人是一是二。均著何燭確查妥辦。仍即行覆奏。再豫省祥符陳留兩縣現有立會糾衆之事。亦邪教之派別。均

當切實確查。務使不遺萌蘖。亦勿稍涉張皇。方為萬全無弊。至京兵現無可用之事。舒赫德。可令拉旺多爾濟。春寧帶領。陸續緩程回京。其沿途應付事宜。並著周元理豫為派辦。阿思哈於歸途之便。並即前往滄州審案。至東省應行查辦之事。及善後事宜。有必須舒赫德親辦者。自不得不身往稽查。如辦有端緒。即可交與楊景素。令其分晰妥辦。舒赫德彼時亦可即行回京。周元理現在故城。應與楊景素札商。如無須復行在境截拏餘賊。即沿途查辦邪教回省。將此傳諭舒赫德知之。○大學士舒赫德等條奏臨清善後事宜。一。賊匪屯聚臨清舊城。居民率多逃避。今賊已勒平。其遠避別屬。口食缺乏者。應令地方官酌量資送。一。賊匪經過之處。民屋多被燒燬。難民回籍。除商賈及有力之戶。無庸賞給房價外。其貧乏者。應酌給修費銀兩。一。難民回籍。家無儲蓄。應照被災十分極貧例。給口糧。

四月。請即動支倉穀及薊米。飭妥員分散。一。臨清城內居民。隨同文武官弁。保護城池。業經蠲免正供。城外村莊。被賊搶掠者。應令地方官確查。將本年錢糧漕米等項。緩至明年秋後起徵。其附近臨清各州縣。因採辦軍需米麵豆草。民間蓋藏無多。漕米等項。應請一併緩徵。一。壽張陽穀堂邑臨清等處首逆。及有名賊目。並律應緣坐親族。與入教從賊人等。均經正法發遣。所遺房屋地土。應查明入官。一。賊匪屯聚臨清。搶掠民間牛馬甚多。或被宰殺。或經焚燒倒斃。勒賊後所存無幾。兼多饑疫。明春農民耕作無資。請動支司庫銀。飭發別處買牛。解赴臨清。令農民領用。一年後。將牛價交官歸款。下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行。乙酉。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諭軍機大臣等。東省解送逆匪王經隆等七犯到京。朕親加刑訊。並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覆。

加訊問。據供。王倫義兒共十八人。除王經隆即王聖如。已經解到。李世傑一犯。前據舒赫德奏。被火焚死。其餘如已獲之閻吉祥。李桐。如尚未正法。即行解京。此外十四犯。著舒赫德。查明已獲若干。未獲若干。其未獲者。並令周元理。何燭。楊景素。一體嚴緝。又林哲。係王倫義弟。李貴。係王倫乾壻。李貴。並與王倫相隨三年。代為傳話。必須解京嚴訊。又據逆犯。供。有臨清城內開藥舖人。王倫封為御醫。並著舒赫德查明。果有其人。即行查拏究治。再據供。國太一犯。帶領七八百人。先往北門逃去。其人作何著落。並著查明覆奏。又據供。惟一。格圖。肯於十二日打仗。經賊向前直衝。官兵就跑回等語。此等怯懦官兵。實為可恨。若惟一等。彼時能整隊不動。手刃數人。眾兵自不敢輕退。此固惟一等之無能速死。而官兵如此潰逃。亦豈可不查明嚴辦。著舒赫德。楊景素。即速訊出。為首倡逃者十餘人。正法示

眾其餘隨同奔潰者。發伊犁等處。給兵丁為奴。以示懲儆。丙戌。

上御瀛臺。勾到廣東。福建。情實罪犯。停決廣東。斬犯四人。絞犯四人。福建斬犯四人。絞犯二人。餘一百二十五人。予勾。○諭據勒爾謹奏。遵旨查克陞額。明琦。不相和睦情節。緣克陞額。於公事並不商同辦理。往往另出意見。又差人買使女二名。因不愜意。欲接取眷屬。明琦勸阻。克陞額。因與不和等語。伊犁塔爾巴哈臺及各處辦事大臣。攜眷前往者。比比有之。克陞額。攜帶眷屬前往。尚屬可行。至買彼處女子。則斷不可。且哈密較他處俱近。不過三年。即行更換來京。即不帶眷屬。有何不可。克陞額。買彼處女子使用。甚屬無恥。且因明琦勸阻。遂致有隙。不和。尤屬不堪。克陞額。著革職。發往伊犁。効力贖罪。克陞額。員缺。著御史范宜賓。前往協同明琦辦事。○諭軍機大臣等。據勒爾謹奏。乾隆丙申年。新疆各處。應

需貿易綢緞及澤綢。照例開明各項色樣數目。請勅江寧、蘇州、杭州織造暨山西巡撫依期解送甘省分運等語。著傳諭巴延三、積厚、舒文寅著即照勒爾謹單內所需各綢緞如式妥協製辦。務使質地厚重。顏色鮮明。不得稍有粗率輕減。致滋挑駁干咎。並著遴委妥員如期解運。以資新疆貿易之用。所有勒爾謹原摺清單俱著鈔寄。○又諭據明亮等奏達爾圖軍營需用糧儲生鐵西路各站滾運

平定奏摺卷之六

三

甚見寥寥等語。近據文綬奏達爾圖軍糧撥過南路協濟米二萬石。源源運往。足供三月有餘。北路軍糧又加數運供。有增無減。達爾圖軍糧無虞缺乏等語。是西路所辦達爾圖糧運自應日有起色。至生鐵一項。亦據文綬等節次奏稱運供無缺。何以運到者尚屬寥寥。著傳諭鄂寶將應行趲運之糧石鐵觔源源接濟。毋稍羈誤。米糧為軍食所資。生鐵為礮子所用。均關緊要。現在正當乘勝深入之

時。尤宜令其寬裕。鄂寶務須加意催趲。富勒渾文綬亦應上緊供備。勿使畧有遲違。致干重戾。將此隨報發往諭令知之。仍各將如何催辦情形迅速覆奏。並諭明亮知之。○旌表守正捐軀之山東霑化縣民張鹿門妻張氏。

○丁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曰。姚立德前於聽受太監高雲從。囑薦伊弟高雲龍充當長隨

平定奏摺卷之六

三

一事。本應重治其罪。因其經理河工修防事宜尚能妥協。是以僅予革職。摘去翎頂。仍加恩留任。以觀後效。迨東省有壽張奸民聚眾之案。該督即帶標兵協同徐績會剿。甚為匪勉。且以其現在帶兵。若無翎頂。恐一切呼應不靈。因降旨暫准帶用。當姚立德未至東昌之前。曾諭勦賊非其責任。令前往潘家屯會勘引河。彼時未知姚立德防守東昌也。繼知其東昌不便遽離。復降旨止其南行。姚立



德接奉前旨。自應審度輕重。奏留東昌。辦理  
勦捕賊匪之事。乃竟借奉旨為名。即起身前  
赴江南勘河。幸行未數里。接奉後降諭旨。仍  
即趕回東昌。然其初心。安知不因徐績漫無  
主見。調度失宜。誠恐為其所累。故欲藉端為  
脫身之計耶。但究無實據。朕不肯為誅心加  
罪之事。至勦賊調度無能。咎在徐績。與姚立  
德無涉。但伊回至東昌後。於勦擒逆匪諸事。  
未見有稍著微勞。其所給翎頂。仍應革去。然  
其罪亦止於此。朕於臣工功過。惟覈實以歸  
平允。從不稍涉顛預。將此通諭知之。○又諭。  
據舒赫德奏。派往山東勦捕賊衆之京兵等。  
均能奮勇出力。迅速藏事。尚屬可嘉。著加恩  
將已領之一月鹽菜口糧。全數賞給。毋庸按  
日扣繳。其應如何辦理之處。並著該部另議  
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將逆犯王經隆  
等。命大學士九卿科道審訊。據王經隆及梵  
偉供。攻打臨清時。有臨清武生吳兆隆。曾設

計用車裝載秫秸火藥。焚燒南門。梵偉並供。  
聞得搶船搭橋。亦有吳兆隆在內。訊之李旺。  
據供吳兆隆。年約五十餘歲。在舊城小市居  
住。常趕集上店賣藥。其子吳士偉約三十歲  
等語。吳兆隆身係武生。甘心從賊。且為之設  
計。焚燒城門。搶船搭橋。實係罪不容誅。著舒  
赫德。楊景素。迅即嚴拏。並其子。一併派員飛  
速解京。毋任竄逸漏網。仍嚴飭解員。沿途小  
心押解。勿令自戕。○又諭。據解到各犯供出  
有李國貞一犯。帶人搶占糧船。並據供係住  
臨清河西車沿子地方。又國太一犯。據供亦  
住河西。著舒赫德等。即速查拏解京。至所奏  
李忠係賊營元帥。拏獲時。亦應解京審訊。又  
據梵偉供。有南臺寺和尚慧林。亦係在教。訊  
之王經隆云。慧林已經縊死。恐其說未確。並  
著舒赫德等。一併訪拏覆奏。再周元理奏到  
供單內。有張明。陳得貴。皆係賊目。劉法。係賊  
黨羽。皆不可輕宥。並令周元理。楊景素。查拏

解京。毋任漏網。○戊子。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奏。覆查已未獲各犯內。解陶。閻吉祥二犯。俱已就獲監禁。楊進德。即楊峻德。亦拏獲監禁。張祥。即已獲之張立祥等。語楊峻德。不過尋常賊黨。止須在該處斬決。其解陶。係賊元帥。閻吉祥。係賊義兒。張立祥。係賊探馬。均屬案內要犯。應仍押解進京。又現據王經隆等犯供。有國太係賊宣行。且為賊上京探信。山東語音。讀國如歸。似即歸岱。訊之李旺。據供國太係壽張人。年三十餘歲。均著舒赫德。楊景素。查訪明確。即速拏獲。一併解京審究。又現在訊據李旺供。王經隆糾眾入夥時。係蕭連城為之糾約。張居仁為之記賬。並著楊景素。即速嚴拏。從重辦理。又據舒赫德。審擬葉信一案。果如所供。竟似當日專心為公。並不顧家。但恐其事後遁詞卸過。朕思葉信若九月初五六日。並未回署。自無暇照料家口。如曾回署內。即不得謂非豫先安置。著舒赫德

即就近查訊明確。並著令何燭查問千總趙亮。是否與葉信相商。抑係葉信家眷自行上船之處。令其據實供明覆奏。又據舒赫德奏。有直隸清河縣紳士里民康仲叔等。備物呈獻。深明大義。甚屬可嘉。著傳諭周元理。查明量為獎賞。其倡率之人。並著賞給扁額。以示獎勵。又向聞東省回民。最為悍狠不法。而此次勦捕賊匪。回民等甚為出力。如洪印。洪全等。率領回兵。奮勇殺賊。白虎等。曾召回人効用。頗能知禮奉公。並堪嘉尚。著楊景素。遵旨出示。分別獎賞。俾其益知勸勉。○己丑。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還宮。○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奏。拏獲德州駐防兵新城一犯。即行正法。自應如此辦理。至潰逃之兵丁。屢諭舒赫德查拏。迄今日久。僅獲新城一名。其餘豈竟毫無蹤跡。著傳諭周元理。楊景素。速於所屬境內。上緊緝拏。務獲。勿任久匿漏網。至河南雖距山

東畧遠恐或有潛逸往豫之人。並著何燭一體嚴密偵捕。又王倫義兒十八人。尚有趙傳溫炳二犯未獲。著舒赫德。楊景素迅速嚴切查拏解京。毋使久稽顯戮。又據王經隆李旺供。隨同李國貞前往搶船搭橋者。尚有郭永教。高珍。楊福。余會。韓福如。李之貴。楊樹常。楊希葉。李達。皮之揚。徐士姚。王立松。十二人。亦俱係此案要犯。著即拏獲重究。內李達一犯。前據奏已經拏獲。未知作何辦理。並著查明覆奏。又據梵倬供。伊所與王倫銀鐲。係壽張當夥王登雲給與。亦入教隨往臨清。其人曾否就獲。並著楊景素即速查拏。解京審訊。又周元理奏。據王得朋供出之趙忠等五犯。並著楊景素一併嚴拏辦理。○又諭。前經降旨將徐績解任。交舒赫德差遣。已屬格外施恩。所有一應查拏餘黨等事。仍係徐績分所應辦。况伊在東年久。文武員弁。皆其舊屬。今雖解任。何患呼應不靈。著將屢次傳諭舒赫德

等應行緝拏要犯。彙開一單。令舒赫德傳旨轉交徐績實力上緊緝拏。倘果能捕得要犯。尚可稍贖罪愆。徐績益當感發天良。倍加策勵。以期努力自効。○又諭。軍機大臣等。審據李旺供稱。有王貴一犯。曾帶兵攻犯新城。著傳諭舒赫德。楊景素。即速查拏務獲。解京審辦。又審據王樸供。王倫第四弟王淑。於逃走時失散。恐其尚在藏匿。並著嚴拏解京審辦。又王經隆供。燒樓時有王宗尼。與壽張一人年輕者。同下樓來被獲。此二犯未知作何下落。又供。有子正月兒。原帶在臨清舊城。後來不知逃往何處。閻吉仁亦供有子憨小兒。此等罪惡深重之人。豈容尚留餘孽。並著舒赫德。楊景素。速飭查拏。獲時即行正法。不得僅照緣坐辦理。○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疏報豫省黃沁安瀾。得旨。據姚立德題報。豫東黃河。秋汛水勢。節次長發。勢甚浩瀾。晝夜加謹巡防。凡迎溜埽灣。汕刷墊陷。隄工單薄之處。

隨時搶護。沁河隄埽工程。俱各平穩。今時屆霜降。汛工在在鞏固等語。深為欣慰。本年秋間。豫省黃水加長。節經該督等。董率道廳員弁。相機搶護穩固。秋汛幸慶安瀾。姚立德。何燭。及在工文武各員。均著交部議敘。○庚寅諭軍機大臣等。本年各直省秋收均尚屬豐稔。惟江蘇之淮安一帶。八月間因黃水驟長。漫溢外河老壩口。以致山陽清河二縣。及漫水下注之鹽城阜寧二縣。猝被水災。業經降旨賑卹。並將乾隆四十年應徵錢糧全行蠲免。及乙未年漕糧漕項。同節年舊欠錢糧漕米。俱緩至明年秋成徵辦。災黎自可不致失所。但恐明春正賑已畢。尚屆青黃不接之時。民食或有拮据。並先經被旱之東臺泰州。興化三屬。亦有偏災。此外如直隸之天津。靜海等十六州縣。河南之信陽。光州等五州縣。安徽之定遠。壽州等十三州縣。甘肅之臯蘭。武威等七州縣。湖北之漢陽。孝感等十五州縣。

衛。或因缺雨被旱。或因水沙衝壓。均間被偏災。又山東之壽光縣。沿海村莊。偶被風潮。山西之永寧州。臨縣。山水被淹。均經各該督撫陸續奏明題報。照例分別賑卹。其明春是否尚須量予加恩之處。並傳諭各該督撫詳悉確勘。據實迅速覆奏。候朕新正酌量加恩降旨。○又諭。今日令軍機大臣研訊各犯。據王經隆等供出。有陳合璧。是王倫徒弟。在恩縣招有四五十人入教。內有石姓褚姓等語。陳合璧係招人入夥之犯。現在曾否拏獲。褚姓是否即係褚文。石姓又係何人。著即查明奏覆。再李旺供稱。京兵消息。是李國貞妹夫馬姓。在油坊探知報信。又據王經隆等供。有王倫族姪王有慶。管辦食用。並從壽張帶來厨子劉國安。閻二小二名。並著一併嚴拏務獲。○又諭曰。舒赫德等奏到審辦逆匪案犯。所擬凌遲斬決。俱屬允協。至逆匪緣坐家屬。內王正月兒。係王經隆之子。雖年僅二歲。但王

經隆與王倫同日起事。逆惡重犯。豈可復留遺孽。著交刑部監禁。其王倫新擄之妻王張氏等。均給功臣之家為奴。又所稱賊犯中有報知王倫等住處顏文韶及鄭乾二犯。尚無與官兵打仗之事。且能逃出報信。情有可原。自可貸其一死。但究係曾經從賊。不便仍留本處。應酌發雲貴川廣地方充軍。又另摺所奏潰兵甚多。實為可恨。若僅查拏倡逃之十餘人正法。尚不足示儆。自應嚴拏務獲多辦數人。以肅軍紀。餘亦當分發伊犁及烟瘴等處。不可稍存姑息。○又諭。據舒赫德奏稱。勦捕逆賊王倫。青州滿兵甚屬得力等語。青州副都統烏什布。一聞逆賊作亂。隨即帶兵協力攻擊。甚屬奮勇。著交部議敘。其滿洲兵內奮勉者。著舒赫德查明獎賞。但德州滿兵遇賊不前。逃走躲避。甚屬不堪。滿洲世僕初無退縮者。今德州滿兵如此畏縮。不特有玷滿洲之風。抑亦實非人類。殊堪痛恨。若不從重

治罪。何以整飭戎行。著舒赫德速將首先逃避者查明。即在彼處正法示衆。其附從者亦查出銷去旗籍。發往伊犁賞厄魯特為奴。併將正法發遣人犯婦女子弟亦銷去旗籍。逐出德州。聽其自便。至奔回營盤者。雖非逃脫可比。亦須重責示懲。駁回本營。其正法發遣人犯所遺之缺。即於彼處餘丁內挑補。如不足數。由京派往充補。朕辦理諸務。均秉大公。青州滿兵奮勇。即行施恩。德州滿兵退縮。即從重治罪。毫無偏倚。將此通行曉諭滿洲兵丁知之。○辛卯。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徐績奏。逆匪侵擾三縣時。在壽張殺害知縣。及署遊擊。陽穀縣殺害縣丞典史堂邑縣殺害知縣。今復訊之各賊犯。據楚偉閻吉仁供。我們到壽張縣衙門。知縣從署內出來。我們教他順從。喊罵不依。是劉煥馬成龍景淑動手把知縣殺了。李世傑說他是個好官。將壇子包裹知縣並無女眷等語。又據王經隆供。堂邑縣

官。知我們在張四孤莊殺人放火。把我妻子拏在監裏。我們進城時。縣官在城上巡查。王倫於北門上拏住縣官。和他兄弟。他們不肯順從。就綁縛擡到北關外。打了縣官一頓棍。到一更多天。把他兄弟兩個都殺了。亦無家眷等語。是該二縣俱被執罵賊而死。克守臣節。亦屬可憫。其從前即有辦理不善之處。尚可相抵。著舒赫德楊景素再行確查。如果屬實。即奏聞予以卹典。若能詢得該知縣掩埋

平定縣志卷之八

之所。并著楊景素驗明。另為給棺盛斂。聽其本家領回。至陽穀縣殺官一節。據王經隆供。我們到陽穀縣衙門。縣官不在家。劉發郭永教。把他家口殺了。別衙門的人都跪出來。我們那日殺了許多人。不知有官沒有等語。是陽穀縣縣丞典史被害之事。據賊所供。並無確據。而知縣家眷被賊戕害。該縣係何人。因何不在署內。並著查奏。又賊供進壽張縣城。先到遊擊衙門。有閻吉仁之兄閻吉智。現在

當兵。送信令遊擊走避。我們將閻吉智殺了。又到守備千總衙門。亦皆不見等語。所供與徐績原奏不符。是該遊擊與縣官被害者不同。即或畏懼自戕。亦非罵賊不屈者可比。若竟逃避偷生。則其罪更浮於惟一。斷不可姑寬。著舒赫德楊景素。即速查獲訊明。奏聞正法。其千總又復何往。並著一併查明覆奏。再壽張動手戕官之各賊犯。除已傳諭東省查拏外。尚有王槐。劉發二犯。並著楊景素。即速

平定縣志卷之八

查拏審明。從重辦理。○壬辰

上御瀛臺。勾到奉天陝西情實罪犯。停決奉天斬犯三人。絞犯七人。陝西斬犯三人。絞犯三人。餘六十七人。予勾。○諭此次逆賊王倫等。糾衆攻擾臨清等處。經舒赫德等統率八旗勁旅。彌月即為勦平。其新城居民。能隨同地方文武。盡力守禦。賊保護無恙。實屬守義可嘉。至舊城居民。賊至遷避。事平挈眷還鄉者。皆係守分良民。室廬蕩析。生業未免蕭條。

又壽張堂邑陽穀三縣。或人被賊戕。或屋被賊燬。及家計為賊搶掠者。均堪憫惻。特降旨令該撫查明具奏。候朕降旨加恩。今據該撫楊景素據實分別查明覆奏。著加恩將臨清新城內。本年應徵地丁漕項錢糧。除已完外。所有未完銀三千六百四十三兩零。全行蠲免。以獎善良。其舊城內。實係良民未從賊者。所有本年未完錢糧七千一百九十五兩零。並著加恩蠲免十分之五。至臨清城外。被賊擾害鄉莊。並壽張堂邑陽穀三縣城鄉。經賊被害之處。所有本年應完正賦。並帶徵之項。及臨清舊城蠲剩錢糧。概行緩至明年秋收後起徵。以蘇民困。至臨清壽張堂邑陽穀城鄉等處。民間貯蓄多被賊匪搶掠。小民無力辦糧。並著將該四州縣守城及城鄉被害之戶。所有本年應徵漕糧。俱緩至明年秋收後起。分作兩年帶徵。俾歲內民食得以寬裕。該撫其董率妥為經理。以副朕矜卹安良至意。

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據舒赫德等。將李貴李桐閣吉祥解送到京。訊據李貴供。王倫未起事時。曾於八月望後。著歸太進京。探聽動靜。至九月二十間。歸太帶了一人來見王倫。說名于瞻海。從京裏來。聽得發兵一千到山東。王倫就令楚偉吳清林李忠等帶兵七八百迎拒。被京兵敗了回來。于瞻海是柳林人。王倫收他隨營。後來不知下落。今據舒赫德等奏。訊據張居仁供。九月二十三日逃出水北門。遇著歸太。說往河南去。已飛咨何燭密速查拏等語。歸太一犯。逃往河南。供證確有可據。著傳諭何燭即速嚴密緝拏。毋任漏網。至于瞻海係柳林人。自應交楊景素在山東嚴緝。但該犯曾經歸太引令入夥。或隨同逃往河南。亦未可定。並著何燭一體嚴緝。又據李貴供。張百祿是孟瑛外甥。常往河南收徒弟。聞得有遂平縣中劉姓三人。還有孟瑛女婿。亦在遂平居住。俱不知姓名。是



遂平傳教之說業經賊犯供明。必非虛妄。何  
謂務須實力查拏。勿使地方官顛預了事。又  
據李桐供。搶奪王倫時。林哲之弟林浩亦在  
其內。又王倫之弟王淑尚無下落。又李忠亦  
係案內要犯。直隸所拏李忠。既訊係徐克明。  
則李忠現在何往。並著楊景素一併查拏。嚴  
審重究。恐有竄入直隸境內者。周元理不可  
不留心協緝。其中有情節較重之犯。即解京  
訊問。所有應拏要犯。並令徐績留心躡緝。以  
期自贖。再臨清舊城。逆賊占踞半月有餘。經  
官兵往彼勦捕。殲戮甚多。亦有該處居民被  
賊殺害者。前據舒赫德奏舊城街巷賊屍填  
積塞路。昨楊景素奏舊城居民歸還者已四  
千餘戶。自仍須聚處於此。若令屍骸積久。穢  
氣鬱蒸。春融以後。恐易染成疾疫。不可不速  
為妥辦。著舒赫德楊景素擇一離河稍遠平  
敞地面。無礙田廬者。創兩大坑。分別男女屍  
身投擲其中。即以燼餘灰礫填擁成堆。雖不

必如鯨鯢京觀之封。而作大冢以昭炯戒。亦  
可使人見而知儆。且街衢並得肅清。如實有  
良民為賊所害。其家屬還歸。尚能識認。願領  
歸殯葬者。查明亦聽其便。○癸巳諭。逆賊王  
倫滋擾壽張等三縣內。殺害縣官。實為罪大  
惡極。其壽張堂邑兩縣知縣。現訊解京各賊  
犯。據供該二縣俱被賊擒縛。逼其順從。皆罵  
賊不屈。為賊戕害等語。壽張縣知縣沈齊義  
堂邑縣知縣陳枚俱能罵賊而死。克全臣節。  
深合守土之義。甚屬可憫。至沈齊義未能先  
事覺察。及訪拏時。又復機事不密。致賊黨聞  
風生變。雖亦不能辭咎。而既以身殉。亦可相  
原。沈齊義陳枚俱著加恩交部照陣亡例議  
卹。又昨據楊景素奏堂邑縣訓導吳璪亦罵  
賊盡節。並著該撫查明交部議卹。尋議照例  
給與贈蔭祭葬。入祀昭忠祠。從之。○又諭。逆  
匪王倫等。糾眾滋擾。占踞臨清。因東省綠營  
懦怯無能。特選健銳火器二營兵一千名。派

額駙拉旺多爾濟。都御史阿思哈帶領勦捕。並令大學士舒赫德統率經理。未浹旬而一舉蕺事。逆黨要犯悉就殲擒。伏法而賊首王倫亦畏罪自焚斃命。驗有實據。若非選派京兵前往。安能迅速若此。所有出力各兵及帶兵各員等。業於起程時加恩賞賚。其春寧音濟圖。巴圖保等亦節經加恩賞擢。至舒赫德調度有方。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均能實力董率。甚屬可嘉。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俱著交部從優議敘。其協勦之直隸總督周元理。總督管河南巡撫何燭正。定鎮總兵萬朝興。河北鎮總兵黃模亦俱在事奮勉。並著交部議敘。○諭軍機大臣等。據何燭奏業經遂平縣盤獲張百祿。訊取實供。已令派員解京審辦矣。此外歸太一犯及孟璫女壻務須即速擒獲。解京審辦。如訊得傳教之人確有姓名住址可據。必須一併搜拏。即無從賊謀叛情由。亦應照邪教例從重發遣。其或未經供

出者。轉不必過於搜索。以致節外株連。但查拏邪教之事。固不可稍涉張皇。致良民畧有驚擾。尤忌機事不密。如壽張羣逆之先發制人。何燭老成練達。自能調度得宜。毋縱毋枉。○以侍講鄒奕孝為順天武鄉試正考官。侍講白麟為副考官。○甲午。諭據圖思德叅奏。盤查永昌府屬四廳州縣。應存常平兵糧軍需米穀。永平縣顆粒無存。保山縣虧短五萬四千餘石。該二縣共虧空米穀七萬八千三百餘石。請將署永平縣雲龍州知州沈文亨。署保山縣太和縣丞王錫。革職嚴審等語。該二縣皆署事甫及一年。何至虧缺米穀如許之多。其中必另有情弊。不可不徹底嚴究。沈文亨。王錫均著革職。交與該撫李湖一併嚴審。究擬具奏。○又諭前據圖思德奏彰寶任內准令保山等四廳州縣加買穀石一案。恐其詳稟之員。或有希圖採買冒濫侵肥等弊。因諭圖思德查明據實叅奏。茲據覆奏係署

保山縣知縣王錫詳請加買穀八萬石。經彰寶批令軍需局議詳。復經承辦局務之原任糧道祝忻。主稿詳請。彰寶批令四廳州縣分買。請將祝忻革職嚴審等語。祝忻係總理局務之員。既經彰寶批局親盤。乃並不盤查確實。遽請加買。顯有扶同冒濫情弊。不可不徹底根究。祝忻著革職。交與該撫李湖嚴審究擬具奏。○諭軍機大臣曰。阿桂等奏攻打第三碉。尚未能得手。甚為可恨。至所稱現在籌辦。為出其不意。使賊猝不及防等語。所奏殊未明晰。甚為焦急。阿桂或欲出奇密辦。不肯豫洩。固屬慎重之道。但敘以入告。又復何礙。計此旨到軍營。所有第三碉自己設法攻得。或并遜克爾宗。亦已攻取。果爾甚善。若有羈延。即將如何。出其不意及辦理而未成之處。密行具奏。又供內有噶里阿讓欲往布朗郭宗。底木達放夾壩。摩摩阿什咱得爾什思甲欲往別斯滿放夾壩之語。前據朗木結供及

已諭長清。旺保祿嚴密防守。並令富勒渾一體留心諒亦。即有覆奏。近日各卡隘防守甚嚴。自不致有貽誤。阿桂仍當時刻嚴防。勿稍疎懈。同日又據明亮奏稱。二十六。二十九。三十等日。賊人於木克什及西南山腿等處。連出侵犯。並經官兵勦擊。殲賊甚多。賊人自當知所畏懼。不敢再為滋擾。但歷看賊番情形。遇官兵竭力進攻。賊惟糾眾死拒。若官兵駐定數日。賊即設法竊劫。屢試不爽。明亮在達爾圖山梁。將未得之東北兩碉。盡力用礮轟摧。或并擊其西南山腿諸卡。以期乘勝深入。自為得算。何以近日專攻木克什一路。著傳諭明亮等。相機速辦。迅奏膚功。副朕懸念。○又諭。前阿桂奏。欲於噶拉依建廟。令達賴喇嘛選擇有梵行大喇嘛往彼居住一款。恐日久金川與西藏聯為一氣。亦難保其不滋流弊。莫若於京城選派一人前往。聲名似覺更尊。已諭知阿桂審度辦理。嗣詢之章嘉呼圖

克圖。據稱金川等處原非西藏所屬。恐不相習。至由京派往之呼圖克圖。與該處紅教喇嘛。支派各別。難遽強而相同。所言亦是。因思前此德爾格忒白玉寺。請赴軍營念經之斯第呼圖克圖。大徒弟噶爾瑪噶什等三人。曾在兩路軍營念經。阿桂等稱其頗有梵行。或於此內擇其最優者。在噶拉依新廟居住。管束衆喇嘛。並可令留住之人。來京覲謁。承受恩賚。潛移默化。徐消兇悍。咒詛之邪術。似為妥便。以此諮之章嘉呼圖克圖。深以為然。著傳諭阿桂。將來照此辦理。○又諭。昨審訊逆賊夥犯。據稱賊衆初進壽張城。即至遊擊衙門。因有步兵閻吉智豫先送信。遊擊已經逃避等語。遊擊係防守大員。若賊至即逃。以致城池失守。其罪較惟一等之臨陣退避者尤重。業已諭令舒赫德查奏。復以遊擊趕福。身係滿洲。若竟避賊而逃。即其子亦當問罪。因諭福隆安。派員前往。將其子孫拘禁。隨詢據

趕福家人李祿兒供稱。趕福由署後牆缺跳出。原想出外集兵勦賊。並非逃避。旋往各處調兵。即遇見惟一。隨往陽穀。追拏賊衆。與賊打仗陣亡等語。果爾則趕福之死。亦殊可憫。不但無罪。亦當予以卹賞。錄其後人所有應得賞銀。現已諭令照例賞給其家。至所稱趕福從署後走出。喊叫兵丁拏賊。並無一人來應等語。兵丁於各營將領。理應竭力捍衛。遇有賊人竊發。尤當相隨勦擊。若營官喚令殺賊。連呼不應。非入教從賊。即怯避無能。較之堂邑男婦跪迎王倫者。情罪更重。不可不查明分別究治。其係遊擊署內該班之兵。應查明發往伊犁等處為奴。其在城防守者。亦應查明革去名糧。重責示儆。若查有從賊者。即應在該處正法示衆。著舒赫德即速同楊景素。前赴壽張查辦。勿稍姑息。○又諭。據舒赫德等奏。葉信於初五日回至土城。並未進署。初六日即進磚城防守。是其罪尚屬可諒。今

聞伊已於十二日病故。亦殊可憐。應准其家屬將屍棺領回。但葉信於訊供次日。即行身死。或果係積勞羸弱。難以久延。抑係別有通信。伊家搬避之處。恐日後敗露。畏罪自戕。著舒赫德。即速查明。據實覆奏。至前諭舒赫德。勦捕逆賊事畢。即往壽張。陽穀堂邑等處。查勘被賊情形。並將堂邑跪迎賊衆各犯查辦。近日審訊賊犯。據供跪迎男婦。俱已隨往臨清。計官兵勦賊之時。此等非殄於鎗矢。即擒

平定縣志卷之六

七

獲治罪。未必復能倖免。即有仍留本邑者。此時豈肯自認不辭。旁人亦未肯投首告訐。是查辦本為不易。且愚民無知。未免轉生疑畏。此事可無庸再辦。舒赫德竟當回至德州。查辦駐防潰兵之事。將首先倡逃者。訊確即行正法。附從同潰者。發遣新疆為奴。並將此等情重人犯。削除旗籍。至陸續自回本營者。如訊無潰逃情形。仍准留存當差。但亦須逐一鞭責示儆。此必須舒赫德親駐德州。俟新任

城守尉福保到日。即督同查辦。並將該處補缺等事。妥協經理。○撫卹直隸滄州。南皮。鹽山。慶雲。青縣。衡水。東光等七州縣。並嚴鎮海。豐興。國富。國豐。財。蘆臺等六場。本年旱災。竈戶。乙未。

命建文淵閣於文華殿後

御製文淵閣記曰。國家荷

天庥。承

佑命。重熙累洽。同軌同文。所謂禮樂百年而後

平定縣志卷之六

七

興。此其時也。而禮樂之興。必藉崇儒重道。以會其條貫。儒與道。匪文莫闡。故子菟四庫之書。非徒博右文之名。蓋如張子所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胥於是乎繫。故乃下明詔。勅岳牧訪名山。搜秘簡。并出天祿之舊藏。以及世家之獨弄。於是浩如淵海。委若邱山。而總名之曰四庫全書。蓋以古今數千年。宇宙數萬里。其間所有之書。雖夥。都不出四庫之目也。乃掄大

臣俾總司命翰林使分校雖督繼晷之勤仍予十年之暇夫不勤則玩日愒時有所不免而不予之暇則又恐欲速而或失之疎畧魯魚亥豕因是而生語有之凡事豫則立書之成雖尚需時日而貯書之所則不可不宿構宮禁之中不得其地爰於文華殿後建文淵閣以待之文淵閣之名始於勝朝今則無其處而內閣大學士之兼殿閣銜者尚存其名茲以貯書所為名實適相副而文華殿居其前乃歲時經筵講學所必臨於以枕經菲史鏡已牖民後世子孫奉以為家法則予所以繼繩

祖考覺世之殷心化育民物返古之深意庶在是乎庶在是乎閣之制一如范氏天一閣而其詳則見於御園文源閣之記○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周元理奏查審拏獲各犯將陳珙周振樂周振德三名遽行釋放辦理未為妥協恐周元理意存姑息因降旨嚴飭並令將

各犯解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今據奏覆訊陳珙等三犯實因恐被殺害隨行二日旋即相約藏匿伺隙投出均無隨賊打仗等事其情自屬可原已諭令仍釋放回籍是周元理前此所擬尚未舛誤但彼時賊未勦平逆黨要犯均未就獲何妨將各犯暫時羈禁俟東省捕賊事竣再為分別請旨乃周元理遽請省釋實屬急遽無序但究非圖積陰功輕為開脫其辦理不善之小過尚可諒也

○旌表守正捐軀之陝西白河縣民談世海妻柯氏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六十八

實錄卷之九百六十八

二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六十九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庫謹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副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興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費振揚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十月丙申

上御瀛臺。勾到湖廣浙江情實罪犯。停決湖廣  
斬犯十七人。絞犯八人。浙江斬犯九人。絞犯  
一人。餘八十二人。予勾。○諭。嗣後秋審情實  
人犯。有經十次未勾者。著刑部查明。於下次  
改入緩決。但不得擅改可矜著為令。○諭。軍  
機大臣等。前查訊王珣進書一案。因王珣供  
內有曾將書託外委轉送千總守備及呈送  
鹽山縣知縣陳洪書之語。是以傳諭單功擢  
將陳洪書解任。解京質訊。今據陳洪書到案。



供平素實不知王珣姓名。亦沒有看見他寫的書本。其四道口守備亦並不認識。且相隔鹽山縣二百餘里。非往來公文。守備亦不敢轉送等語。據陳洪書此供。則王珣所稱守備將書轉送鹽山縣之語。竟似毫無影響。但係陳洪書一面之詞。亦難憑信。非將該守備等提取到案質對。不能得其實情。著傳諭單功擢。即將韓村張外委。羊兒店張千總。四道口守備及王珣所稱曾將書送閱之鹽山學諸

葛移。滄州之許學正。一併解任。委員押解到京。與該犯王珣及知縣陳洪書質訊。務使水落石出。不致少有狡卸。其所稱營兵趙建宗俱著一併押解來京質審。又諭據高晉覆奏勘辦潘家屯引黃助湖事宜一摺。請做照毛城鋪做法。量為收小。於潘家屯建立碎石滾壩。外築束水隄。並鉗口草壩。以為重門關鍵。於屯之東南米家莊開挖進黃引渠。避溜倒勾。不致有吸溜之虞等語。所辦尚未甚妥。

此事姚立德奏。以今年秋雨較少。微湖存水未充。別無來源。因潘家屯舊有河形。思欲引黃入湖。以濟運。朕以開挖引河。關係甚重。高晉素嫻河務。特令到彼勘度。如該處引河果可開通。目前即能引流分潤。挹注微湖。於明春漕運有裨。自屬甚便。然亦不過一時調劑之權宜。所謂急則治其標也。如所云今冬開工興挑。尚未能引水入湖。必俟桃汛水發。始為開放。則施工急而其效甚緩。況本年偶因秋雨短少。以致微湖蓄水無多。或明春雨水調勻。泉源湧盛。原可助湖波以濟漕運。又無庸復事遠求。且目前分引黃流。祇暫濟目前之急。非毛城鋪為徐城尾閭宣洩可比。倘引河一開。黃水經流勢順。或遇夏秋盛漲湍急。湍流吸動大溜。難於遏抑。濱湖民田廬舍。恐不能無衝突之虞。是其利小而患大。不可不慎之於始。今已命姚立德前往該處會同勘辦。可即與高晉詳悉面商。若姚立德酌計微

湖之水。明春不致十分匱乏。則又不宜為此冒險之舉。或江南至山東一帶漕河。有淤淺之處。可趁冬令挑濬。以利挽運者。較引黃流似為妥便。即或畧需工費。諒亦不過三萬餘金。若潘家屯開挖引河。目下所費。雖不過三萬餘金。萬一將來稍有奪溜之事。多費固不待言。而貽患河防。所關甚大。不可不深思熟計。著傳諭高晉姚立德。即速會商妥辦。如以引河為不應挑挖。即一面停工。一面具奏。將

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仍將作何商辦緣由。迅速覆奏。○又諭。據嘉謨奏。臨清有郭太。郭三。郭七。郭浩。都是白蓮教等語。著傳諭舒赫德。楊景素。即行嚴飭查拏。務獲。審明。照例辦理。又王倫之師張既成。墳塚屍棺。已經驗明。剷毀。其張既成之師袁公溥。節經傳諭查拏。何以尚未奏覆。該犯係創立邪教首犯。斷不可任其免脫。務須速飭躡緝。解京審明嚴辦。毋稍稽延。○丁酉。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等

奏。莘縣監生周曰璜。首告伊子周振東。與同縣王家莊王君弼等。及朝城陽穀冠縣等處人。結黨謀反。約定十月二十八日起事。開單呈首等語。王倫一案。甫經勦捕。戮懲。創不為不嚴。乃竟復有愍不畏死之徒。敢作不靖。自取誅滅。實出情理之外。今舒赫德等一聞呈首。即派四路擒拏。俟要犯就獲。嚴鞫。自必水落石出。迅得實情。至所需帶兵大員。仍派伊琳那木扎勒。并添派鄂蘭蘇崇阿。并諭知

春寧。將東三省善射手。仍速帶同馳驛赴東。聽舒赫德遣委。此時要犯諒已就擒。必不致復成事。疊若不能不動聲色。確訊嚴懲。尤為妥善。至周曰璜。忍於首告伊子。父子天性。苟非深明大義。滅親之故者。安能出此。況據訊周曰璜之妻。並非後娶。何忍陷其子以凌遲重辟。或其家庭之間。別有曖昧情節。一經拘到各犯。不可不詳細質訊。以成信讞。○又諭舒赫德。此次辦理。勦捕賊匪諸事。實力宣勤。調

度妥協。時值冬令天寒。著賞給御用貂尾冠一頂。黑狐馬褂一件。由驛發往。俾資禦寒。以昭優眷。○刑部議奏。據江西巡撫海成咨稱。興國縣民黃昌懷。放鎗打麋。致傷姚文貴身死。緣姚文貴。約同黃昌懷等。入山打獵。姚文貴見麋子跑出。放鎗未中。遂架鎗追趕。而黃昌懷亦見麋放鎗。不料麋子跑過。正值姚文貴哭出。適中心坎殞命。應依照過失殺人律。收贖。查捕獵施放鎗箭。原應審慎。乃任意施放。往往有不期殺人之案。到官僅照過失收贖。恐粗猛之徒。畏法心輕。貪獲念重。或至明知故犯。請嗣後除圍場重地。兵丁射獸誤傷平人。仍照例辦理外。其民人捕獵。遇有施放鎗箭。不期殺人者。請照捕戶於深山曠野。安置窩弓。不立望竿。因而傷人致死律。杖一百。徒三年。仍追埋葬銀十兩。從之。○戊戌諭。四庫全書處進呈鈔錄書本。朕連日偶加繙閱。檢出舛漏處。不一而足。其中實係錯誤者。過

失固不待言。即原文傳寫舊訛。或文義不順。既有加簽改識之例。何不逐條舉出。概以輕心掉之耶。朕未嘗有意苛求。實亦無暇通身細閱。乃數日內。信手翻披。而疵謬疊出。該總裁等所司何事。永樂大典內。由散篇輯成者。此次始行呈進。辦理已經年餘。而自朕五月間臨幸熱河以後。又閱半年之久。何尚未能悉心校勘。以致疎誤若此。其纂修各員。交該總裁等。照原議辦理外。至各總裁內。王際華於校勘舊要諸書。加簽標識者甚多。前此呈覽時。朕詳加批閱。並未見有字畫錯誤之處。辦理尚屬盡心。此次著免其議處。曹秀先於五月內。隨駕熱河。繼復派典順天鄉試。現進各書。自未及寓目。亦著免其交部。其蔡新張若淮。李友棠。俱著交部察議。又諭。署天津鎮總兵永昌。帶兵在油坊一帶接應。並往臨清西岸堵擒賊匪。其所派天津鎮兵。經大學士舒赫德帶往。亦為得力。是永昌此次辦事。

尚屬奮勉。著照萬朝興等之例。一體交部議敘。○諭軍機大臣等。據何燭奏。要犯張百祿業經拏獲解京。所有供出案內各犯。並當飭屬查拏訊究。如豫省成功會之類。即係邪教一流。何燭現在作何辦理。至河南拏獲壽張孫敬。臨清劉甫貴二犯。自應訊明照例嚴辦。其各犯供出山東各縣人犯。業經何燭飛咨山東直隸兩省分緝。務須上緊緝獲。毋任漏網。就現在供出各犯而計。如和尚廣標逼脅

孫敬入夥。又劉甫貴供出之頭目楊進忠。並著舒赫德等查明。如尚未就擒。亦著嚴緝到案。從重審究。此外尚有孫敬供出同逃之東阿李大成。及劉甫貴供出同村順賊之李法玉。趙士秀。趙士英。姜二小。歐七。趙新。俱臨清瓜查莊人。又同守開口之王振海。王振江。王六。俱壽張縣人。以上各犯。俱著舒赫德。楊景素等。即速按名嚴拏。務獲分別審辦。又劉甫貴同莊之蕭貴。係於二十三日同逃。前往直

隸。亦著周元理上緊嚴緝審究。○又諭據圖思德另摺所奏。查明由京解貯永昌等處箭枝內。已經損壞。應行分別修整者。共需銀六千七百四十一兩零。咨部行旗。於彰寶名下著追繳部歸款。一面借項修整。其餘不堪適用箭枝。應請毋庸再製等語。此項應令彰寶賠修箭枝。現經借款重修。將來修竣後。自當飭令加謹置放。毋致再有傷損。其餘無庸再製者。其箭鏃係京城製造。較外省所辦。尤為

堅利。若竟爾拋棄。殊為可惜。著傳諭圖思德。即將此項箭鏃。查明共有若干。即檢點齊全。附便搭解送京。以為另行配製之用。又圖思德叅奏。查出署永平縣沈文亨等虧空軍需等米穀七萬八千三百餘石。請將沈文亨。王錫等革職審究。并請將原任糧道祝忻。一併革職嚴審。已明降諭旨允行。此項虧空軍需等米穀至七萬八千三百餘石之多。實出情理之外。彰寶向來辦事。尚屬認真。何以於此

案率據該道所詳批准。而於虧缺如許之多。又不能查出。頗不類其平日所為。已就近傳諭彭寶令其明白回奏。至此項虧缺。自應於兩縣及該道名下追賠。如賠不足數。即著落彭寶名下賠完。仍令該署督等於此案審結之後。妥議具奏。將此由四百里傳諭知之。○豁除江西新昌貴溪安義大庾寧都五州縣乾隆三十三年分被水衝坍地畝額賦。○已亥。禮部奏冬至慶賀禮儀得旨奉

皇太后懿旨。今年冬至著停止行禮。○上御懋勤殿。勾到江西安徽江蘇情實罪犯。停決江西斬犯三人。絞犯三人。安徽斬犯一人。絞犯二人。江蘇斬犯四人。絞犯三人。餘一百三十九人予勾。○諭前因舒赫德奏審訊賊黨孟璩在東省供有今歲歉收地方官額外加徵以致激變之語。賊供本無足據。但既有此言。不可不徹底查究。特降旨令舒赫德同新任巡撫楊景素即行詳晰確查。如其言果

實。并欲重治徐績之罪。今據舒赫德等覆稱賊匪王倫起事之由。實係邪教謀為不軌。前孟璩所供歲歉加徵激變之說。詳悉訪問。毫無影響。且別犯亦從無供及此者。實係孟璩深恨地方官查拏嚴切。欲加禍以洩私忿。故爾混供。至今夏德州以北。雖畧有短雨之處。與壽張等縣之收成八九分者無涉。前此逆賊搶掠各鄉米豆糧食。所在多有。是飢民釀變之說。實屬荒唐等語。舒赫德阿思哈俱欽

差大臣。楊景素又係新任巡撫。與東省有無荒歉橫征之事。初無所用其迴護。況徐績已經解任。復有何情面可徇。舒赫德等曾經查訪。已有責成。又豈肯稍為粉飾。代其受過乎。朕臨御三十九年。遇有水旱偏災。不惜多費帑金。廣為蠲賑。期不使一夫失所。且因海寓久安。人民繁庶。思欲藏富於民。俾益臻饒裕。特普免天下錢糧者再。普蠲各省漕糧者一。幾不啻數千萬計。朕愛民懷保之心。數十年

如一日。此天下臣庶所共知者。若地方雨暘稍或不時。朕宵旰殷懷。必多方詢問。以通民隱。若各省旱潦不齊之事。督撫奏報稍遲。經朕訪察得實。輕則申飭。重則議處。歷皆有案可稽。從未有因督撫諱匿災傷。謂其能為國家惜費。特加任用之人。此亦天下臣庶所共知者。即如今夏山東得雨較遲。屢曾傳旨詢問。經徐績將得雨州縣時日。節次奏報。至各處霑透而止。且其報雨之候。或驗之鄰省報

章。或證之總河奏牘。悉皆脗合。亦斷無能偽飾。則舒赫德等今日此奏。謂山東並非荒歉。益復可信。又如豫省秋成豐稔。而何焜以信陽光山二州縣內水田獨被旱災。奏請確勘妥辦。此真不過一隅偏災。何焜尚不敢壅於上聞。朕亦即為之溫旨批答。又如秋間江南外河老壩口黃水漲潰隄工。山陽等四縣田廬被水。即飭該督撫迅速堵築。加意撫卹。冀瀕水受災黎庶。早就安恬。曾因伊齡阿奏報

被水情形。硃筆批詢。地方官辦賑卹事宜。妥協否。蠹役有因而牟利者否。目下窮黎光景。又如何。詳悉速奏。來今日伊齡阿奏覆。適至其摺具在。不妨與衆共閱者。而謂朕以民事為重乎。不以民事為重乎。朕欲督撫稍為諱飾災傷乎。抑不許其諱飾乎。諸摺具在。與衆共閱之。公道自難掩沒也。乃給事中李淑芳聞王倫叛逆之事。即妄云飢民聚衆滋事。是轉予亂民以藉口之端。實不知其是何肺腸。

彼時若早為宣示。適足以長逆匪之智。且恐因而誘惑良民。其誤更不知伊於何底。及賊黨要犯就獲解京。命軍機大臣會同九卿科道。在刑部公鞫。聞有御史蔣良騏就訊賊犯。是否因災起事。並無有以災為對者。朕復於紫光閣集衆親鞫。命李淑芳自問賊匪亦無以災對者。是李淑芳前日之妄奏。衆心應共釋然。至所云直省亦有飢民。地方官在盧溝橋攔截。勿令他往。范宜賓尋襲其說入告。今

年天津河間等處原有偏災。經周元理奏聞。朕即諭撥通倉米十萬石備賑。借之用。此可謂之諱災乎。若云盧溝橋攔截飢民。朕即遣侍郎高樸、索守侗、帶同李淑芳、范宜賓前往良鄉及黃村東壩各處查看。並未見成羣乞食流民。乃李淑芳等所目擊。又有誰為之隱飾乎。設果有其事。朕亦豈肯庇周元理而不治其罪乎。朕愛養斯民。實時凜如傷之念。不特飢饉災沴常厯於懷。如近日逆賊王倫敢作不靖。戕害良民。所傷不少。而被脅之人招諭未出首告者。勦賊時亦不免玉石俱焚之事。朕每為之惻然。已屢飭加恩優卹。而閭閻具有天良。如清河縣士民至舒赫德軍營。以牛羊等物犒師。其臨清舊城百姓避賊復歸者四千餘戶。數萬餘口。聞有撫卹之詔。無不感激涕零。是草野愚民尚知仰體朕誠求保愛之至意。而李淑芳當逆賊倡亂之初。造作無稽之談。轉欲為賊飾詞。卸過實不得復比。

於人類。即治以袒賊惑衆之罪。亦所應得。但朕從不肯因言民隱之事。加罪科道。惟是李淑芳識見如此。心術如此。若令其復居言路。實足為世道人心之害。李淑芳著以部屬改用。並著將朕今日之旨。及自五月以來詢問徐績、諭旨及其覆奏各摺。并舒赫德等奏摺。周元理何煇等查辦偏災。並伊齡阿覆奏各摺。一併令九卿科道等閱看。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海成奏鍾禮安糾族毆傷官役。擬以斬決等因。一摺。已批三法司覈擬速奏。並將監候各犯。趕入本年秋審情實矣。此案鍾禮安等。因追照抗違。經該署縣管丹鶴率役查拏。輒敢號召族人毆傷官役。實屬不法。該撫將為首之鍾禮安擬以斬決。從犯鍾玖仔等均擬絞候。辦理尚無輕縱。但摺內稱鍾禮安不知是署縣。不肯就拘。又稱鍾玖仔用扁擔向打縣役陳宏。誤中管丹鶴額顱。鍾九光亦用鋤柄誤傷管丹鶴右



腿等語。鍾禮安等糾衆毆官。目無法紀。均難寬宥。況已按律問擬。又必曲為飾說。一則曰不知。再則曰誤傷。轉似從而開脫乎。向遇卑幼犯尊之案。每坐死者以不直。予兇犯以可原。此乃外省庸劣幕友胥吏所為。實堪鄙笑。海成係刑部司員出身。何亦漸染惡習。若此甚屬不合。海成著傳旨申飭。○又諭前據舒赫德等奏。莘縣周元璜。首告伊子周振東謀反一案。彼時即以逆犯王倫之事。甫經大加懲創。縱有惡不畏死之徒。亦未必敢復行蠢動。或王倫詭裝焚死形跡。潛逃煽誘愚民。則不可知。曾諭舒赫德等妥協查辦。今據舒赫德等奏。所有周振東及為首各犯。俱經拏獲到案。訊之周振東。據供其父周曰璜。以性好賭錢。糶糧抵欠。祖母不依。心疑是我在內攪掇。即騎驢外出。我並無糶糧買馬。及跟王君弼學拳之事。至單開各犯。俱隨到隨拏。並無抗拒情狀。各犯家中。亦並無不法物件等語。

其事實屬大奇。今周曰璜之母。既已拘提。俟到案一訊。自可得實。看來周曰璜竟是一極荒唐之人。所告毫無影響。其前日派往之那木扎勒等四人。及春寧帶往之墨爾根等。現已由驛六百里加緊行文。停其前往。所有舒赫德暫留在山東境之直隸河南兵丁。現在並無需用之處。且天氣漸寒。應即令其各回該省原營當差。舒赫德將此案問明後。即赴壽張查辦。起福叫喚不應之兵。俟辦畢再赴

德州查辦。格圖肯所帶潰逃之駐防兵。分別嚴拏重究。辦完德州一案。舒赫德即起程回京。○命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程景伊。兵部尚書嵇璜。充四庫全書總裁官。○庚子。上御乾清門聽政。○諭軍機大臣等。據圖思德奏。查叅署保山縣知縣王錫。虧空兵糧米穀一案。據王錫呈出賬目內。皆供應彰寶行署中一切用度。及隨帶弁役轎夫戲子工匠等費。自上年八月起。至本年五月止。約共用銀

四萬餘兩等語實堪駭異該省自前歲朱一深錢度之案大加創懲意必稍知儆惕不謂整飭未久復有此事殊出情理之外該撫李湖同在一省彰寶狼籍若此豈竟毫無見聞何以並未奏及況彰寶在永昌患病李湖曾往看視其於彰寶情性乖張勒索供應等事所見尤應親切何竟若罔聞知且圖思德到永昌未久即能查出彰寶種種情弊李湖在滇同事數年豈得謂全未窺其影響耶李湖係朕加恩特用之員伊任直隸府道頗能認真辦事彼時如周元理裴宗錫等尚不免有隨和方觀承之處而李湖則似矯矯不羣者是以特加賞識洊陟兩司擢為巡撫今於彰寶婪索款跡竟至代為徇隱並不據實奏聞豈有因地遠官高即如此改節實不類其平日所為殊非朕委任之意著傳諭李湖即速據實明白回奏毋再稍有欺飾自速重戾○又諭昨日勾到安徽等省情實人犯已覈其

情罪分別予勾矣閱招冊內該撫所出考語率多曲為開脫之詞殊屬非是如斬犯楊忝文因父楊公品與伊總麻兄楊忝美索欠爭鬪楊忝文用斧砍傷楊忝美額顱殞命乃稱楊忝美辱及伊父母因而致死則似該犯因辱親忿激而起而坐死者以犯上之條又斬犯徐方松毆死總麻服叔徐象瞻亦屬法無可寬乃稱因其母朱氏卧房開牕與徐象瞻院門相對見而斥詈并連批其頰該犯格抵致傷殞命亦以起釁歸過其叔又斬犯胡上科因拉牛踢過總麻服兄胡上先熟地被罵輒鎗戳致斃乃稱該犯恐父受傷曲為飾說又斬犯胡良玉因總麻服叔斥其不應與伊兄胡棟扭結該犯用扁擔毆傷胡海額角斃命乃稱胡良玉釋手走開因胡海趕毆順取扁擔抵格以致傷斃皆有意為其寬解均非實在情理裴宗錫上年辦理秋審因陳孝私鑄錢文胡克已等致斃胡孔賢父子張二扎

死宋恒等案未能允協經九卿改入情實曾傳旨申飭。今本年秋審各犯所擬雖尚無輕縱但其敘案加看總不免存積德邀譽之見向來外省辦理卑幼犯尊案件每坐死者以不直予宥犯以可原最可鄙笑。裴宗錫沿襲惡習教而不改止圖博寬厚之名而不顧事理之曲直竟屬何心。裴宗錫著傳旨申飭。又諭曰宜喜一路軍糧甚關緊要南路協濟既停北路自應及早籌協著傳諭富勒渾文

綬儘力設法催趲長短各運之米每日務足四百餘石之數以裕軍儲又顏希深奏就近酌買緯斯甲布土兵之米是亦調劑之一法果係專買土兵餘糧於事固屬有益但不可買自官兵致滋流弊至沿途夫食固不可缺然較軍饗究屬有間今以每日運糧二百五十石而夫糧轉耗去一百五十石未免太多或可照文綬大捷站夫不支正項口糧之例妥辦或酌量本折搭配聽站夫等沿途自行

買食則現運可以稍為搏節於軍食運務均屬有裨著富勒渾文綬一面嚴飭催運一面與鄂寶顏希深迅速妥酌辦理○以原任盛京禮部侍郎耀海為光祿寺卿○予故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泰開祭葬如例謚文恪○辛丑諭據文綬奏川省軍需前經奏准仿照楚省章程一切採辦輓運民間自相幫貼之費先於司庫酌借仍即催解歸款現應按限完繳等語川省百姓踴躍奉公趨事恐後甚屬

可嘉目下大功將成尤應多方體卹所有川省民間借用官項准俟軍務告竣再行收納歸款以紓民力該部即遵諭行○禮部奏皇太后萬壽聖節慶賀禮儀得旨是照例行禮奉

皇太后懿旨今年停止筵宴蠲緩安徽合肥定遠泗州盱眙全椒鳳陽宿州壽州天長滁州懷遠霍邱六安霍山巢縣五河並廬州鳳陽長淮泗州等二十州縣衛本年水旱災民

額賦○壬寅。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劉秉恬奏。日爾拉氣候過寒。風雪甚大。糧運不免阻隔。查卓克采別斯滿兩處道路。俱可達谷噶軍營。或由彼協運。或改由彼處轉運等語。劉秉恬所慮甚是。日爾拉為楸砥糧站。所必經。西路軍需。皆由此轉運。不可不豫為籌及萬全。自當趁晴霽之日。上緊趕運。務在多多益善。以資儲備。富勒渾等應即飭屬竭力妥辦。毋稍懈緩。取戾至番地氣候。冬令雨雪每少。或可免阻滯之虞。但冬雪究係常事。萬一接聯雨雪數日。積凍難行。背夫跋涉。即恐不無艱阻。今劉秉恬既稱卓克采別斯滿兩處道路。均可運通谷噶。若能妥酌豫籌。自屬有備無患。著富勒渾即速查此兩路。或由彼協運。或竟改從彼處轉運之處。即與劉秉恬札商妥議。一面辦理。一面奏聞。總期於事有濟。

勿稍憚煩惜費。○蠲緩江蘇句容。江浦。六合。武進。陽湖。江陰。宜興。荆溪。丹徒。丹陽。金壇。溧陽。山陽。阜寧。清河。鹽城。高郵。泰州。東臺。甘泉。儀徵。興化。寶應。並淮安。大河鎮。江。揚州等二十七州縣衛。本年水旱災民額賦。○賑貸江蘇富安。安豐。梁垛。東臺。何垛。丁溪。草堰。劉莊。伍祐。新興。廟灣等十一場。本年旱災竈戶。○癸卯。諭據舒赫德等奏。稱壽張縣逆匪王倫等。邪教聚眾。謀為不軌。地方文武員弁漫無覺察。於前又不能即時撲滅。於後以致賊匪蔓延。焚燒攻掠。自應一律嚴叅。示儆。請飭部分別嚴加議處等語。文員中除被賊殺害之壽張縣知縣沈齊義等。業經另降諭旨。交部議卹外。所有陽穀縣知縣張克紳。壽張縣典史朱子雲。堂邑縣典史楊瑄。兗沂曹道松齡。兗州府知府兼攝同知福森。布濟東泰武道宋文錦。前任東昌府知府胡德琳。現任知府季世法。同知鍾翔鳳。山東布政使國泰。按察

使孫廷槐。武職除兗州鎮總兵惟一業經正法。臨清協副將葉信亦經革職。旋即病故。壽張營遊擊趕福堂。邑汛把總楊兆相均已禦賊被害外。所有壽張汛把總孫雲龍。陽穀汛把總夏克信。兼轄守備王廷佐。陳高。曹縣營叅將尚維寶。俱著交部分別議處。至前任巡撫徐績業已解任。令其緝捕逸匪。統俟緝捕事竣。視其出力與否。再降諭旨。○又諭。據舒赫德等查奏。此次逆匪刼擾陽穀等縣。尚有

陽穀縣縣丞劉希燾。典史方光祀。堂邑縣知縣陳枚之胞弟武舉陳元樑。莘縣把總楊兆立。堂邑縣把總楊兆相。俱因保護城池。監獄被賊殺害。並有典史方光祀之姪方義訓。導吳璫之姪吳文秀。及家人王忠。俱隨同抗賊被害等語。縣丞劉希燾。典史方光祀。武舉陳元樑。把總楊兆立。楊兆相。或因守土被戕。或同罵賊遇害。均為克全臣節。著交部照陣亡例議卹。至方義。吳文秀。以無職之人。能以身

殉。實為明曉大義。著交部照陣亡兵丁例一體議卹。至家人王忠。隨主罵賊不屈。亦遭慘殺。情殊可憫。並著該撫查其家口。量賞銀兩。以示優卹。尋議。分別給與贈蔭祭葬。入祀昭忠祠。及卹賞如例從之。○諭。軍機大臣等。前阿桂等奏。為出其不意之計。果能如所籌辦。自可即期得手。又昨日明亮奏。攻奪賊碉。並覆查日旁道路情形。亦尚未能剋期深入。兩處軍營。俱相持兩月有餘。未得迅速克捷。深

為焦急。前此阿桂曾奏。若從日爾巴當噶斜上力攻。非有現兵五六十。不足集事。現在不能抽撥。必俟攻得遜克爾宗。再為酌辦等語。日爾巴當噶。如果有可進之機。自應設法籌辦。現在明亮所攻木克什一路。不過攻奪一二碉卡。仍未能乘勝直進。不免耽延時日。與其守株久待。何如設法改圖。著傳諭阿桂。明亮。此旨到後。如阿桂已得遜克爾宗。明亮亦已由達爾圖山梁直下。固屬甚喜。設或尚有

稽遲則莫若將宜喜現兵抽撥四五千名令奎林或三保帶領前赴阿桂處與豐昇額合力馳往日爾巴當噶知會伍岱并勢夾擊可期得利其達爾圖山梁一帶明亮仍統兵在彼照常攻打牽綴賊勢使之不疑阿桂即與明亮妥速札商果屬可行即一面辦理一面迅速覆奏○以刑部侍郎胡季堂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甲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軍機大臣等阿桂處解到小金川頭目綽窩斯甲據供情願發往軍營効力併招降番衆其言雖不足深信然留於此地亦無所用著阿彌達五格將綽窩斯甲解往軍營若解到軍營時已攻得遜克爾宗進攻勒烏圍擒獲索諾木著阿彌達仍將綽窩斯甲解京否則令其効力招降如綽窩斯甲到彼並未肯出力轉或洩我軍情即著在軍前正法毋使脫逃○禮部等部議准江

西巡撫海成奏監臨提調監試等官除場內文移告示照例用紫筆外其本任事務由署中辦就者均用墨筆繕寫俟貢院開門時交外監試官逐加點驗遞進至判行簽發字數無多仍用闌中紫筆遵照定例不得攜墨入闌以滋書吏人等改易墨卷之弊又稱武闈事同一例請畫一辦理均應如所請從之○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等覆奏前查辦潘家屯引黃助湖事宜實因微湖蓄水甚少明春泉源旺盛與否難以豫定須藉黃流以資挹注至江南山東漕河淤淺處所每冬雖相度挑浚然止間段疏治若將八閘以下河道挑深則上游之水一洩無餘與東省全局有礙若上下通行挑挖則所費甚大臣等遵旨公同覆查引黃助湖實為有益無損且潘家屯原定徐城水誌消至六尺始行開放俾過水二尺入湖若徐城誌椿長至七尺以上即行堵閉非若毛城鋪於大汎水長時開放分

洩異漲可比。且現擬仿毛城鋪做法。建立碎石滾壩。外築束水隄。並鉗口草壩。以為重門關鍵。若遇水長。即將引渠層層堵築。不致吸動大溜。得旨。既有益無害。自當上緊興工。○乙巳。諭前因淮安一帶。今秋被水。節經降旨加意撫卹。俾災民不致失所。今據高晉等奏。稱災地需用米糧一項。必須豫為籌備。本省各屬常平倉穀。恐尚不敷撥用等語。著該督等即於江蘇各屬漕糧內。截留米二十萬石。酌量災地遠近。或全數撥留。或按屬派撥。並令該督等速即妥協經理。以備明春賑糶之用。○又諭。何煇現在感冒風寒。暫住內黃縣調理。著派乾清門侍衛隆安帶同太醫院院判武世倬。即速馳驛前往診視。○定嫡孫衆孫為庶祖母。妾為祖父母服制。並毆傷庶祖母律。禮部等部議覆。江西按察使歐陽永綺奏。律載嫡子衆子為庶母服齊衰杖期。嫡子衆子之妻同庶祖母並無服制。妾為家長父

母制服期年。於家長祖父母亦無服制。恩義未周。請嗣後嫡孫衆孫為庶祖母照伯叔祖母例。服小功五月。妾為家長之祖父母。分誼雖懸。恩義亦遠。查妻為夫之祖父母。例服大功九月。有子之妾。於家長之祖父母。應令少殺。服小功五月。又稱。嫡子衆子。毆傷庶母與至死。律有專條。嫡孫衆孫於庶祖母並無干犯治罪之條。請嗣後毆傷庶祖母者。照毆傷庶母例。減一等科斷。至死者。擬絞監候。謀故殺者。擬斬監候。其中所犯情節。或有不同。統於秋審時。酌量辦理。若庶祖母毆死嫡孫。庶孫者。仍同凡論。俱應如所請。從之。○豁除江蘇吳江太倉二州縣。乾隆三十八年分。衝塌民田七頃三十九畝。有奇額賦。○丙午。上御懋勤殿。勾到河南山東情實罪犯。停決河南斬犯七人。絞犯五人。山東斬犯二人。絞犯一人。餘五十二人予勾。○諭總督銜河南巡撫何煇。老成練達。誠篤恪勤。於河道機宜。素



尤諳熟自簡任巡撫兼管河務以來體國愛民實心經理而於一切修防捍禦董率有方實為封疆得力大臣今秋因壽張逆匪滋事督兵在東省協勦事竣回豫時偶爾感冒業已就痊昨聞於內黃途次復感風寒念其年逾七旬尤宜慎重調理因諭令即在內黃暫為頓息特派乾清門侍衛帶同太醫院堂官馳驛前往診視以冀速痊茲遽聞溘逝深為悼惜著加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又諭曰徐績在山東巡撫任內因逆匪王倫等滋擾一案辦理未能妥協特將伊解任令其緝捕逸犯勉圖自効並據舒赫德奏逆犯孟燦供詞有地方災艱官吏額外加徵釀成事釁之語若所供果確即應將徐績重治其罪因諭令舒赫德楊景素等密訪嚴查嗣據舒赫德查奏壽張年歲有收該縣亦無橫征加派之事今日並據楊景素奏東省秋成通計八分有餘

其非匪災可知是徐績之咎祇在失察邪教尚非大過念其平日辦事頗能黽勉著加恩補授河南巡撫並管提督仍革職留任俟八年無過方准開復所有從前賞給孔雀翎亦不准戴用以示懲儆河南巡撫員缺緊要徐績即速前往接辦其未到任之前巡撫印務著榮柱暫行護理○諭曰音濟圖因傷身故甚屬可憫著賞銀一百兩辦理喪事仍交部照因傷身故副都統例議卹○又諭據周元理奏請嚴保甲實力奉行一摺稱山東逆匪王倫聚眾謀為不軌先由邪教而起有白蓮白陽清水等各種名色始則念經聚會歛錢哄騙漸則散布邪言習學拳棒以致流為謀叛欲除邪教之根惟有力行保甲之法現已通飭道府各屬逐細查造設立循環二簿以及門牌其紙筆等費在於州縣辦公項內支給如有不法事端即令首報官民容隱分別查叅治罪等語自應如此辦理清查保甲原

係弭盜詰奸良法。地方官果能實力奉行。何至有邪教傳播。糾衆滋擾之事。但州縣往往視為具文。即設立門牌。亦屬有名無實。而督撫等於保薦實授諸事。不過以力行保甲為事實之一端。究屬空言無濟。此非保甲之無益。而行保甲者之難其人也。周元理欲認真立法清查。自屬課吏安民切實之道。今力行之始。即可責成各州縣確查所屬。有無邪教。以淨根株。果能查得數處。及永杜奸民倡教諸弊。方為成效。或并以此為殿最州縣之一端。庶可共知奮勉。不致日久復成故套。直隸既如此辦理。他省自亦當倣照查辦。著將周元理原摺鈔寄各省督撫。令其嚴飭所屬一體切實妥辦。不得僅以虛文覆奏了事。所謂有治人。無治法。惟在各督撫實力整理。將此遇奏事之便。通行傳諭知之。○諭曰。伊勒圖奏。據慶桂札商策伯克多爾濟呈請。遇應朝賀班次。伊不耐炎熱。情願自備資斧。由喀爾

喀一路前來。隨經照所駁渥巴錫請由喀爾喀一路前來之議。駁回等語。土爾扈特渥巴錫等投誠以來。指定處所。各令游牧耕種。俱成內地之人。非哈薩克可比。伊等來朝。令官為備辦。送至烏魯木齊。經由內地。原因其生計尚未富足。俟數年後生計充裕。自應與都爾伯特一體。令其自備資斧來朝。今渥巴錫等呈請由喀爾喀一路前來。原因不耐炎熱。事屬可行。且現今土爾扈特與都爾伯特喀爾喀結姻。即令由喀爾喀多倫諾爾至避暑山莊。亦無不可。著傳諭伊勒圖慶桂。曉諭渥巴錫策伯克多爾濟等。俱著照所請行。惟渥巴錫游牧。在喀喇沙爾。若與策伯克多爾濟由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前來。道路遙遠。著由巴里坤迤東喀爾喀扎薩克圖汗烏喇特四子部落多倫諾爾前來。其遇朝賀於何時起程。何處會齊。並同赴避暑山莊之處。著伊勒圖等酌準地方情形。定議具奏。○又諭據喀

爾崇義奏呂留良曾孫呂敷先由寧古塔私逃前來控告該管官一摺據該犯稱伊叔呂懿兼先曾捐監亦於本年二月內得有戶部及國子監捐監執照等語該侍郎等擬將呂敷先交吉林將軍永遠枷號自應如所擬辦理其呂懿兼亦應一體永遠枷號至呂敷先等以大逆緣坐子孫免死發遣在配即不至十分貧窮亦止堪餬口度日安得復有餘貲捐監必有幫助之人及代為進京上捐者不可不徹底查究著交與將軍弘晌會同侍郎喀爾崇義將該犯呂敷先及呂懿兼一併拘提到案嚴訊該二犯係何人幫伊捐監及代伊進京料理上捐之事又係何人務得確供該犯等不肯據實吐供即著用刑嚴鞫毋任狡賴仍著將訊明緣由據實覆奏將此傳諭知之○丁未諭前因吳嗣爵奏老壩口漫工合龍用過正雜銀十一萬兩有奇俱責令道府以下文武汎員分賠而於河臣無一語提

及竟欲置身事外殊堪鄙笑是以降旨令吳嗣爵著賠二萬兩兼管河務之高晉分賠一萬兩其餘令文武各員按股攤賠以昭平允原係就伊等所奏之數而言今據高晉奏漫工所用錢糧仍照往例賠銷實屬錯謬等語未免隱躍其詞既有賠銷之例自應查明辦理隨命軍機大臣查詢工部河工成例係准銷六分應賠四分是此項工程用過十一萬餘兩除應銷六分外實應賠銀四萬四千餘兩前已有旨令吳嗣爵賠銀二萬兩高晉賠銀一萬兩祇餘銀一萬四千餘兩即著落文武各員照例按股分賠此等應賠之項在道府廉俸較厚完繳尚易為力至文員廳佐以下及武職各員均屬俸薄力微若賠數過多完繳未免拮据今照例減定伊等完項自更易為力著高晉等按例查明妥辦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阿桂初十日所奏之摺稱現在設法攻勦遜克爾宗一俟天

氣晴霽。即可進取。此數百里內。天時大約相同。富德軍營。十四五等日。既連晴霽。阿桂處諒亦相同。自應即趁天晴。乘機攻打。如能於十四五等日攻得。日內亦應奏至。佇盼捷音。現今已屆仲冬。以番地情形而論。向後晴日較多。必須上緊籌辦。迅成大功。雖不宜急遽撲礮。亦不可過於遲緩。○戊申。

上御懋勤殿。勾到山西直隸情實罪犯。停決山西斬犯一人。絞犯二人。直隸斬犯一人。絞犯

六人。餘七十二人。予勾。○諭曰。海蘭察自革退。參贊大臣後。勦殺賊匪。奪取礮卡。甚屬奮勉。可嘉。額森特殺賊奪礮。亦屬勉力。海蘭察額森特俱著授為參贊大臣。俟凱立葉路通之後。合兵前進時。額森特著即在豐昇額隊內行走。海蘭察即在阿桂隊內行走。彼時參贊大臣既多。伍岱著仍為領隊大臣。又諭曰。阿桂等奏到攻得凱立葉下截山梁。奪礮殺賊情形一摺。據稱官兵連日設法攻勦。遜

克爾宗尚未得手。探得日爾巴當噶。榮噶爾博中間有墨格爾一處。因於十六日戌刻。抽派官兵。分隊進發。於林深礮陡之中。不避冰雪。爬越而登。賊人抵死拒守。海蘭察等奮力衝殺。所帶之兵。全上墨格爾山梁。額森特等隨亦上梁。將礮卡三座。上下合圍。砍開礮門。殺賊甚多。餘俱滾崖落澗。官兵直據日爾巴當噶西面突起高峯。而海蘭察等又向西面密拉噶拉木山頭下攻壓。並將該處石礮盡行攻克。此次打仗。共殺賊一百五六十名。掣獲活口五名。割取首級三十七顆。連搶大礮寨房二百餘間。礮一尊。馬四匹。牛羊鎗矛甚多。現距噶爾丹喇嘛寺十餘里。前抵勒烏圍。亦不過二十里等語。此次將軍等用間出奇制勝。調度有方。領隊大臣及在事弁兵。均奮勉出力。奪礮殲賊。甚屬可嘉。阿桂豐昇額色布騰巴勒珠爾俱著交部議敘。海蘭察額森特尤為起勇出羣。已另降清字諭。旨授為參

贊大臣仍著交部議敘其餘將領弁兵並著阿桂等查明咨部分別議敘獎賞以示鼓勵○又諭據陳輝祖奏審明荊州盤獲川民李申榮實名李盛文原籍四川南充縣隨父搬住南江縣佃耕因賭輸錢被何姓牽牛索欠畏父責處逃至重慶上年六月回至荊州經領催盤獲該犯畏刑即妄認為逃兵李申榮應解回川省查審本案完結李申榮嚴緝另辦等語逃兵重犯理應早為審辦此案係上年六月間經綽和諾奏交該署督查審之事如果實非逃兵何難立時訊明據實奏聞另緝乃拘泥外省辦案故套祇以楚省供詞與川省未符遂致輾轉咨查遲延至年餘之久始行具奏此在尋常案件猶為不可況緝捕逃兵豈可任意延緩轉致真犯李申榮日久稽誅殊屬不合陳輝祖著交部議處所有李申榮一犯仍著川楚二省詳悉確查一體嚴緝務獲毋得再有遲誤○己酉

上詣

奉先殿

壽皇殿行禮○是月直隸總督周元理奏臨清賊匪業經大兵剿捕盡絕誠恐尚有竄逸現飛飭各道府州縣嚴密查拏臣由故城審辦各犯畢仍至臨清西岸一路將直隸與東省接界州縣有無邪教傳播延及之處逐加體察得旨覽奏俱悉又批自然有延及者莫思將就了事以貽後患又當不動聲色靜鎮辦理○浙江提督李杰龍奏遵旨進京陛見九月二十八日行至杭州聞山東壽張縣逆匪據城擾害隨路又聞大學士舒赫德帶兵進剿請即趕赴軍營聽候調遣得旨覽又批好可嘉然早已完事矣○福建臺灣鎮總兵顏鳴臯奏巡查北路營伍地方情形並稱臺地民番雜處實力督率將弁巡防得旨實力為之母為空言○山東巡撫楊景素奏直隸兵弁在臨清河西堵截逆匪其時臨清之三汊

河為賊西渡要口。該處同人洪印等隨同回兵白虎勦賊。實為奮勉。現已遵旨賞給洪印等銀二百兩。並將白虎拔補把總。得旨覽。既已賞過。隨便將恩旨宣示回人可也。○四川總督富勒渾等奏。郭羅克搶刦青海牛馬。前經奏聞在案。茲遊擊龔學盛。松茂道查禮稟報。據中郭羅克副土目索浪勒爾務報稱。拏獲賊番二名。又前後交收牛馬五百餘。查番賊搶刦牲畜多至數百。夥黨自衆。今止擒獲

實錄卷九十九

重

二名。現批該道等嚴究。並飭將餘賊追拏得旨覽。又批。何不解省嚴究餘黨。○辦理糧餉河南布政使顏希深奏。官兵新克日包。該地前接日旁。後通周叟。所有賊碉數十座。及各卡隘。盡被我兵迅掃。現在軍營號火相望。互為聲援。惟周叟所存糧石等項。不敷供支。前途運來。亦緩不濟急。因飭覺木交站速運米石。並解火藥鉛丸等項。以應急需。又飭該處員弁。制造火彈皮船。為乘勝渡河深入之備。

得旨好。一切勉為之。

實錄卷九十九

重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六十九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七十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軍機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直隸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軍機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直隸內大臣戶部尚書錄副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璉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十一月庚戌朔諭據正

白旗滿洲都統等奏親軍護軍領催馬甲捐納監生人等所有本身錢糧請照舊支給令其當差其由養育兵捐納監生人等請令出缺等語自應如此辦理馬甲養育兵原為養贍貧苦旗人而設伊等既有力報捐豈有仍仗馬甲養育兵錢糧度日之理該都統等從前因何挑補顯係瞻徇八旗都統等內有兼御前乾清門併尚書侍郎上行走者承辦事務較多或一時未能詳察其專管旗務之都

統副都統所司何事即此見伊等不能實心任事著將伊等嚴行申飭○予故荊州將軍綽和諾祭葬如例○癸丑

上御懋勤殿勾到朝審情實罪犯停決官犯斬犯十一人絞犯七人常犯斬犯五人絞犯七人餘十二人予勾○諭三法司進呈賊犯程文錢丟包竊財滿貫一案擬以絞候雖云按例但此等賊犯夥眾肆竊竄跡稽誅情罪甚為可惡且其犯案已閱六七年之久若彼時

早能捕得已早入情實予勾是該犯係倖逃法網之人一經弋獲即應立行正法豈可復令監候稽時嗣後凡有重罪應入情實人犯經二三年後始行就獲到案其本罪如係應擬斬絞監候者均著改為立決以昭平允此案即著三法司另行改擬具奏○諭曰和隆武自抵四川軍營凡遇攻取勇往向前竭力奮勉此次與賊接戰不避險阻帶兵直出日旁之後奪取礮卡痛勦賊眾實屬奮勉可嘉



和隆武著加恩授為都統○又諭曰明亮等奏攻克日旁碉卡寨落殺賊甚多一摺據稱周叟官寨對面賊山即係日旁分支有路可繞隨派和隆武等督兵密為攀越並令奎林等各帶兵分兩翼並進據和隆武於十九日四鼓領兵繞至日旁山後奮力搶碉殺賊將戰碉十餘座平碉二百餘間全行攻奪殲戮賊番滾崖落澗無一得脫者割獻首級三十餘顆活捉數人搶獲鎗礮馬騾牛羊口糧等

平定縣志

物甚多距阿桂軍營止隔一河直望勒烏圍約不過二十里等語覽奏欣悅此次明亮等探路籌畫均合機宜而越險攻碉殺賊全係和隆武功績伊父和起盡節捐軀應有是子深為嘉慰另降清字諭旨將和隆武授為都統示獎矣所有調度有方之將軍叅贊及在事出力之將佐弁兵著明亮等查明即行咨部議敘○諭軍機大臣等據榮柱奏拏獲東省逆犯張百祿於十一月二十六日派員押

解赴京等語張百祿係逆首王倫義兒且往遂平糾眾入教實為此案要犯該省起解殊屬遲延至此案內有賊黨歸太即國太為賊宣行來京探聽信息搶刦糧船搭橋到處打仗殺人情罪實為重大必當上緊緝拏不可令其久稽顯戮又劉煥係壽張縣壯役冀盤佑係壽張縣倉書俱開城迎賊擡出本官脅逼降賊又溫炳趙傳係王倫義兒均屬重罪要犯節經諭令山東等省查拏至今未報弋

平定縣志

獲此等人犯自揣罪惡深重或潛匿相近之直隸河南等處均未可知著再傳諭周元理楊景素徐績嚴飭各屬上緊躡緝解京嚴辦不得視為具文致該犯等免脫遠颺並著每月將各該犯曾否獲到之處奏報一次至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山西等省亦係毗連豫東兩省境地並恐該犯等改裝匿跡潛竄境內並著諭令各該督撫等一體留心訪拏務獲雖不必如山東等省之按月奏報亦當實力

飭罕勿稍疎懈。並不得視為海捕故套。致要犯得稽顯戮。將此一併傳諭知之。○甲寅。遣官祭

先醫之神。○諭大學士舒赫德辦理山東逆叛王倫一事。雖不比平定外夷逆匪。而勦辦迅速甚屬奮勉可嘉。舒赫德著授為御前大臣。賞戴雙眼花翎。仍賞給雲騎尉世職。○又諭曰。德成額著賞給副都統銜。授為領隊大臣。前往伊犁管理錫伯部落事務。○諭軍機

大臣等。昨阿桂奏。即日可與伍岱會合。夾擊日爾巴當噶。此路一通。自可直抵勒烏圍。掃穴擒渠。勢如席捲。但思勒烏圍與噶喇依。同係賊巢。若止攻勒烏圍一處。則噶喇依之賊勢必移聚該處拒守。轉予賊人以暇矣。前此阿桂等曾奏稱。若從達爾圖西南山梁直下。則與勒烏圍僅隔一河。或在河北循山梁而行。抄出噶喇依對岸。便可至馬爾邦之後等語。屢經諭令明亮若能至彼。與富德兩面

夾攻。將馬爾邦攻克。即可同勦噶喇依。賊匪兩面受敵。照顧不暇。成功尤可迅速。○乙卯。諭據周元理奏。審擬船戶劉治偷賣漕米。發烟瘴充軍。從犯分別擬徒一摺。已批交該部覈議矣。其從犯內方天禿。聲明係旗人。應折枷鞭責完結等語。因屬照例辦理。但同係旗人。其間亦各有分別。如果身居京師。食餉當差。在官服役之人。身犯流徒等罪。原可折枷完結。若在屯居住。及各處莊頭。與民混處。日

久。即與民人無異。則犯法亦當與同科。況我朝統壹寰宇。百三十餘年。久已中外一家。薄海民人。與旗人並無歧視。何獨於問擬流徒一節。尚拘往例乎。嗣後除京城之滿洲。蒙古漢軍。現食錢糧。當差服役之人。及外省駐防之食糧當差。如犯流徒等罪。仍照舊鞭責發落外。其餘住居莊屯旗人。及各處莊頭。并駐防之無差使者。其流徒罪名。俱照民一例實遣。著為例。此案擬徒之方天禿。交部即照此

辦理。○又諭將軍阿桂。自統兵進剿以來。實心調度。諸事皆合機宜。此次又將日爾巴當噶。全行攻克。接通凱立葉。指日即擣勒烏圍賊巢。甚屬可嘉。著授為御前大臣。並賞雙眼花翎。用昭恩眷。叅贊海蘭察。額森特。屢戰奮勉。超羣。此次奪碉殲賊。亦屬出力。海蘭察。著在御前侍衛上行走。額森特。著在乾清門行走。頭等侍衛額爾特藍翎侍衛泰斐英阿。於攻克默克爾山梁時。俱能奮勇。額爾特。著賞副都統職銜。在乾清門行走。泰斐英阿。著授為三等侍衛。○諭軍機大臣曰。阿桂等奏攻克日爾巴當噶等處碉寨。並接通凱立葉上截殲戮賊衆。覽奏深為欣慰。從此攻取噶爾丹喇嘛寺。勢俱下壓。自屬便易。但遜克爾宗尚未攻得。仍恐賊自南而來。邀截後路。此時阿桂若能將遜克爾宗。一併攻克。自尤妥善。否則榮噶爾博一帶山梁。甚關緊要。前此曾於圖內。用硃筆標記兩圈。令阿桂派兵占據。阿

桂務當斟酌妥辦。若已經占得。始免後路顧慮。又據奏。脫出之綽斯甲布番人。雍中爾結。供稱。莎羅奔弟兄。現又回勒烏圍。念經拒守等語。逆酋兄弟聚集一處。其計畫自必更甚。若我兵攻破勒烏圍。將逆酋一併擒獲。則噶喇依。併可傳檄而定。成功尤為迅速。惟是逆賊狡黠多端。恐見官軍勢盛難敵。派人在勒烏圍抗拒。而索諾木。莎羅奔弟兄。仍回噶喇依。為三窟之計。以冀緩死須臾。亦未可定。阿桂統兵抵勒烏圍時。一面進兵攻打。一面選派大員。帶兵千餘。往截勒烏圍至噶喇依之路。使其無從竄回。於剿捕尤為得力。惟當妥酌籌辦。毋稍疎懈。○丙辰。諭前因川省大功告成在即。官軍正當乘勝深入。糧儲尤宜加緊趲運。所需夫役倍多。雖疊次加恩。已將乾隆四十年以前應徵錢糧。分別緩帶。究係暫緩催科。將來仍須如數完納。民力不無拮据。朕心深為軫念。特諭該督等。查明應行酌免。

分數安速覆奏。候朕加恩。今據富勒渾文綏等將過兵地方及未經辦差之九十廳州縣節年出夫運糧俱踴躍急公分別酌免分數覆奏。此等急公奉上之民甚屬可嘉著加恩將成都等二十三州縣已緩三十八年錢糧全行蠲免。其三十九年錢糧酌免十分之五。簡州等二十三廳州縣三十七年蠲剩緩徵錢糧全行蠲免。其已緩三十八、九兩年錢糧各蠲免十分之五。天全、蘆山、茂州、松潘、四廳州縣已緩三十八年錢糧酌免十分之五。溫江等五十六廳州縣三十七年蠲剩緩徵錢糧全行蠲免。其三十九年錢糧酌免十分之五。大寧等三十四廳州縣三十七年錢糧蠲剩十分之三。全行蠲免。蠲剩十分之五。十分之七者再免三分。並將三十九年錢糧再免十分之三。俾閭閻生計益得寬舒。仍俟大功奏捷時另普渥恩以副朕嘉惠勞民有加無已至意。該部遵諭速行。○又諭據大學士

舒赫德奏查辦德州潰逃駐防滿兵一事。於十一月初四日行抵德州。查詢在逃未獲之滿兵十五名內。譚存英住福昌保三名。經其家屬尋覓屍骸焚化帶回。其餘十二名現在雖無蹤跡。竄逸必不能遠。已飛咨直隸河南山東各督撫上緊查拏務獲。說明正法。並將該兵等遵旨於檔內削去旗籍。逐出妻子等語。朕之令如此嚴辦者。以滿洲臨陣退縮已失滿洲正道。而又逃去無蹤。故並斥逐其妻子。以示彼自外於滿洲也。今既有認係死於亂軍。則現在未獲之十二名。其中或亦有因傷身歿者。亦未可知。若因現無蹤影。即將其妻子遠行驅逐出旗。未免可憫。駐防兵丁住居外省日久。於本地語音雖微有隨同而旗人體態則不能更改。即有竄往他處者亦易於盤詰緝拏。已另諭周元理楊景素徐績一體上緊嚴緝務獲。勿使免脫。著楊景素交城守尉福保將未獲十二人查明花名旗籍年

貌開寫清單。知照各該省。實力查拏。一經就獲。即於該處審明正法。並將其妻子逐出旗籍。此皆罪由自取。實無可矜憐。其未經拏獲之人。存亡未定。若遽逐其妻子出旗。揆情未為得平。朕心尚覺不忍。舒赫德何竟未見及此耶。朕如此體恤。實為仁至義盡。不但此十人妻子。應知感激。即凡我八旗兵衆。聞之亦當感發天良。倍加愧奮。共勉為勇銳勁旅。以存滿洲舊風。庶不負朕諄切訓戒之至意。

將此兼寫清漢字諭旨。通行傳諭知之。○又諭戶部奏駁盛京岫巖城旗倉糧價減少一摺。若僅交該侍郎將軍府尹等查辦。難免彼此迴護。仍不能得其底裏。著派侍郎高樸。馳驛前往。會同盛京戶部及該將軍等。徹底根查。據實覆奏。○諭軍機大臣等。徐績在山東巡撫任內。不能將邪教豫行查拏。以致釀成事端。罪本不小。昨河南巡撫缺出。一時不得其人。因念徐績平日辦事尚屬認真。特加恩

復予錄用。令其勉力自効。以贖前愆。該撫自必倍加感勵。將一切應行查辦之事。實力督查。而於稽查邪教一節。諒更不敢稍懈。但亦不可過於嚴急。徐績初至豫省。非若何燭之蒞事年久。已得民心。諸凡熟諳者。可比不但民情土俗。未得周知。即通省文武屬員。亦素未相習。若欲訪覓。可以信任。託寄耳目者。殊難其選。與其泛擇而不得人。莫若倚重一人。以資助理。署藩司榮柱。由刑部司員出身。明

練誠妥。可以倚靠。乃朕所深知者。前此榮柱初到河南時。朕曾於何燭奏摺內。批諭及之。何燭恪遵朕旨。諸事教導倚仗。甚得榮柱之力。今徐績初調豫省。一切當與榮柱熟籌妥辦。自可不致舛誤。即如祥符縣賀廷榜一案。業經榮柱將要犯會首段珩等。全行拏獲解京審訊。尤不慮其在地方滋事。查辦更不宜過急。著傳諭徐績。一切當與榮柱熟商妥辦。至於查察邪教一事。尤當令榮柱不動聲色。

妥為查究。務絕根株。再豫省信陽光山等州縣。本年偶被旱災。曾傳詢何燭。令其將明春應否加恩賑卹之處。查明具奏。已據覆奏。飭屬詳細確勘。著再諭令徐績。即遵照前旨。確查奏覆。候朕新正加恩。並將此旨傳示榮柱。○又諭戶部代奏郎中楊嗣曾呈請仍從伊父所嗣徐姓為後一摺。楊嗣曾之父既為徐姓。抱養承嗣。而楊嗣曾又為徐蔣氏撫育成。人。其呈請仍嗣徐姓之處。揆之情理。自可允行。但必徐氏近支實無應繼之人。方可令異姓承嗣。著傳諭薩載。確查已故監生徐沂現在有無產業。及是否尚有嫡派近支。可以承嗣。或徐氏實無可繼之人。即行查明。據實覆奏。到時再降諭旨。戶部摺鈔寄薩載閱看。○又諭據舒赫德奏查辦德州駐防逃兵尚有十二名未獲等語。已明降諭旨通傳。並令楊景素交城守尉福保查明十二人花名旗分年貌。知照各該省實力查拏。此等駐防兵丁

久居外省。雖語音微有隨同。而旗人體態動作。不能改換。所至易於辨識。無難得其蹤跡。非如東省匪黨。混跡儔類。驟難識認者可比。若此等尚不迅行查捕。即不能為之曲宥矣。著周元理楊景素徐績各嚴飭所屬一體設法查拏。務期迅速弋獲。奏聞辦理。即或匿蹟工匠。或改裝混入縉流。該督撫亦當實力訪查。拏獲審明正法。斷不可稍存姑息。圖積陰功。若或隱飾不報。別經發覺。恐該督撫不能當其咎也。再前此那木扎勒等防守塔灣。有保定驍騎校特通阿並未回來。其中情節殊不可解。已令該督撫實力緝拏矣。特通阿係滿洲駐防。未必能久匿他處。河南山東兩省固當實力查拏。但該犯住居保定有年。其親黨住居省城者。應不乏人。該犯或見拏緝之事稍平。潛回原處藏躲。冀延殘喘。亦事理所必有。周元理尤當切實嚴拏。迅即弋獲。毋任漏網。將此由四百里傳諭周元理楊景素徐

績知之。仍各將如何緝拏。及有無拏獲緣由。隨時速奏。○又諭曰。阿桂自用為將軍以來。立意進剿。籌度合宜。屢戰克捷。現在內外大臣。實無出其右者。甚屬可嘉。至昨奏欲俟抽撤附近後路官兵。合力進取。朕揣其意。似以逆酋兄弟。現聚一處。若兵數單弱。恐不敷邀截之用。致逆酋逸去。故欲俟後路之兵。抽調充足。進搆勒烏圍。使逆酋無從竄逸。著傳諭詢問阿桂。其所以待兵之意。是否如此。若果如朕所料。自當妥速而行。○又諭曰。富德攻取德木特布咱納等處碉寨。甚為奮勉。此次暫行記功。俟得馬爾邦時。交部議敘。現今將軍阿桂。指日可抵勒烏圍。與明亮兵會合。當此賊人喪膽之際。富德乘隙前進。攻取馬爾邦。更易得手。○又諭曰。弘昫奏海口拏獲高隆等男婦四十三名口。恐係王倫逆黨。解至盛京嚴審等語。東省民人。前往盛京種地貿易。此係常事。即如直隸。山西等處民人。往口

外熱河等處耕種貿易者。亦往往有之。況高隆等。俱籍隸登萊。距壽張千有餘里。賊匪逆黨。豈能成羣行至盛京。但既已拏獲。若審出實係流民。即照例辦理。不必再三研鞫。致屈良民。惟逆黨內歸太一犯在逃。務宜拏獲。從重治罪。聞伊平日在張家口八溝等處販馬。恐其逃往盛京所屬地方。著傳諭弘昫等。嚴飭官兵。於八溝接壤地方。查緝務獲。嚴密解京。再山東民人呼郭歸字。聲音相近。更不可拘泥歸郭二音。以致要犯脫逃。其歸太年貌一併鈔寄。○丁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命編修李中簡。在尚書房行走。○戊午。諭前以各省購訪遺書。進到者不下萬餘種。並未見有稍涉違礙字蹟。恐收藏之家。懼干罪戾。隱匿不呈。因傳諭各督撫。令其明白宣示。如有不應留存之書。即速交出。與收藏之人。並無干礙。今據李侍堯



等。查出逆犯屈大均各種書籍。粘簽進呈。并請將私自收藏之屈大均族人屈稔湏。屈昭泗。問擬斬決等語。屈大均悖逆詩文。久經燬禁。本不應私自收存。但朕屢經傳諭。凡有字義觸礙。乃前人偏見。與近時無涉。其中如有詆毀本朝字句。必應削板焚篇。杜遏邪說。勿使貽惑後世。然亦不過燬其書而止。並無苛求朕辦事光明正大。斷不肯因訪求遺籍。罪及收藏之人。所有粵東查出屈大均悖逆詩文。止須銷燬。毋庸查辦。其收藏之屈稔湏。屈昭泗。亦俱不必治罪。並著各督撫再行明切曉諭。現在各省。如有收藏明末國初悖謬之書。急宜及早交出。概置不究。并不追問其前此存留隱匿之罪。今屈稔湏。屈昭泗。係經官查出之人。尚且不治其罪。況自行呈獻者乎。若經此番誠諭。仍不呈繳。則是有心藏匿。偽妄之書。日後別經發覺。即不能復為輕宥矣。朕開誠布公。海內人民。咸所深喻。各宜仰體

朕意。早知猛省。毋自貽悔。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前此諭令各督撫徧行曉諭。如有收藏違礙之書。即及早交出。免其治罪。并以此等筆墨詆毀之事。大率江浙兩省居多。其江西閩粵湖廣。亦或不免。因指名交各督撫留心查辦。乃高晉薩載三寶皆覆奏稱查無違礙之書。今李侍堯等既從粵省查出屈大均詩文。不應江浙等省轉無明末國初存留觸礙書籍。豈高晉等辦事不及李侍堯之實力乎。抑江浙各藏書之家。尚不能深喻朕意乎。著傳諭各督撫再行明白曉諭。此時即速呈獻。尚不為晚。不過將不應收藏之書。盡行銷燬。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何可稍存觀望。自貽伊戚乎。若再隱匿不繳。後經發覺。即治以有心藏匿之罪。必不姑寬。並於該督撫等是問。將此遇奏事之便。傳諭知之。仍各妥辦。據實覆奏。○又諭據國泰奏辦理初次散賑摺內。稱應付過兵差銀兩

內有前經奏明獨賠及應行分賠之項。趕緊賠還等語。殊不明晰。前因國泰奏支應官兵鹽菜口糧等事。請勅部議覆。並稱初次辦理軍糧。部文未經分晰指明。恐有錯誤各摺。所辦非是。內地奸民滋事。派兵勦捕。本不當照軍需辦理。戶部亦不應將西路軍糧之例。開單知照。當經傳旨飭諭。並經戶部議將支給兵丁之項。令該堂官等與徐績國泰分股攤賠。奏准允行。國泰祇應查照部議。將支用各數。定股覈辦。何必於分賠款外。復行自認獨賠。若論失察釀事之咎。徐績較國泰尤重。更不必獨責之國泰。至該司前此請罪摺內。雖有獨賠一語。詞本含糊。若竟欲照以辦理。則殊覺無謂。著傳諭國泰。將所有該省勦捕逆匪案內動用各項。悉照部議。於徐績國泰及行文之戶部。各名下按股分賠。仍詳稟楊景素覆覈。咨部辦理。將此并傳諭楊景素知之。○直隸正定鎮總兵萬朝興休致。以陝西波羅營

副將富明。為正定鎮總兵。○己未。諭軍機大臣等。據周元理奏。正定鎮總兵萬朝興。精力日就衰邁。營伍難資整頓一摺。已降旨將萬朝興休致。並另行簡員補授矣。萬朝興材具本屬中平。况年力就衰。本應斥退。即前此直隸協勦東省逆匪。在油坊打仗時。幸有瑪爾清阿帶兵奮勇勦擊。賊衆始敗退。不能渡河。若專係萬朝興一人在彼。必不能振軍威而挫賊氣。是萬朝興原係無關輕重之人。但其衰憊光景。非自今日始露。周元理何以不早為陳奏。遲至目下。始行入告。明係因大學士舒赫德回京復命。恐其據實言及。難以掩飾。故爾始為此奏。殊屬不合。周元理著傳旨申飭。○又諭。據勒爾謹覆奏。查明各州縣六年帶徵民借籽種口糧牛本等項折色銀兩。分別應徵應緩一摺。既有此情節。即應早為明白陳奏。何必待朕節次傳諭。始行查奏耶。此案應徵應緩之處。俟新正另有加恩諭旨。先

將此諭令知之。○又諭昨據李侍堯等奏查出屈大均悖逆詩文一摺。已明降諭旨。將私藏之屈稔湏等免其治罪。止將其書銷燬。並另有旨傳諭江浙等省督撫矣。閱屈大均文內有兩花臺葬衣冠之事。此等悖逆遺穢。豈可任其留存。著傳諭高晉。即行確訪其處。速為剷燬。毋使逆蹟久留。將此旨同發出密封。由四百里一併發往。仍著將辦理緣由。迅即覆奏。○又諭曰。明亮等奏。續克日旁相接一帶。礮寨並稱各營實在官兵。僅八千五百餘名。自應籌畫周備。方可統衆前驅。如此籌辦。極是。昨阿桂奏。亦欲暫待數日。俟各路抽調之兵到齊進攻。因索諾木。莎羅奔兄弟俱聚於勒烏圍。故欲合集兵力。為一舉成擒之計。朕實嘉其深合機宜。今明亮所見。亦與阿桂相同。尤可望兩人合力會勦。速成大功。就圖形而論。勒烏圍當係北面臨河。或畧偏東。阿桂統兵到彼。似可攻圍三面。其北面若逼近

河干。官兵難以屯紮。則明亮一軍不必渡河。只在北岸遙為聲援。以防截過河竄逸之賊。若勒烏圍礮寨相離尚遠。可容官軍屯駐之地。則通知明亮。即統兵渡至南岸。與阿桂四面圍勦。尤易得手。阿桂至勒烏圍時。若探知逆酋兄弟尚同在勒烏圍。即速與明亮商酌合力進勦。擒渠掃穴。可以一鼓成功。則洗蕩勒烏圍之後。噶喇依可不煩而定。更為便捷。若索諾木兄弟有已回噶喇依者。又當兩路分攻。使之照顧。不服則兼令明亮前往馬爾邦之後。引進富德同攻噶喇依。著傳諭阿桂等妥商速辦。○又諭曰。綽爾甲木燦帶兵督戰。誠心出力。甚屬可嘉。著加恩賞戴花翎。並查明伊弟雍中旺爾結現在所襲。係何品級。如土司係一品。即將該土舍授為二品。土司係二品。即將該土舍授為三品。總較土司次一等。賞給頂戴。以示鼓勵。並著明亮等曉諭綽爾甲木燦。以爾抒誠宣力。奏明大皇帝特

加恩寵。俾其益加感激。立功圖報。○左都御史阿思哈奏。查審滄州駐防披甲和尚。誣控該州趙士傑。短價勒買兵米等款。請照例治罪。得旨。此案披甲和尚。因避債私逃。復來京捏詞誣控。殊屬可惡。若僅照例發往伊犁。賞給步甲錢糧當差。是伊竟得避債而往。仍支食餉銀。不足示儆。和尚著枷號三箇月。滿日鞭一百。削去旗籍。連家屬逐出駐防營。任其自謀生理。○庚申。

上奉

皇太后還宮。○賑卹直隸霸州。文安。大城。寧河。獻縣。交河。東光。天津。青縣。靜海。滄州。南皮。鹽山。慶雲。武邑。武強。河間。阜城。肅寧。景州等二十州縣。本年被旱災民。並蠲緩額賦有差。○辛酉。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諭前因臨清協副將葉信。將臨清舊城棄而不守。曾降旨將伊

革職拏問。旋經病故。今思葉信於賊匪滋擾時。雖未能守其衙署。而身往臨清新城。力疾防守。半月有餘。尚屬出力。功績亦不忍沒。葉信著加恩給還副將原銜。○又諭。據鍾音奏。推陞山東武定營遊擊之浙江都司白達色。准提臣李杰龍札稱。該員感患痰喘病症。精神恐不如前。調驗屬實。請將白達色勒令休致等語。一摺。已交該部議奏。各省武職人員。遇當推陞之時。即有老病衰邁者。督撫大率姑容。不肯據實叅劾。而提鎮中能實力舉報者。尤所罕見。今李杰龍於已經推陞之都司將該員患病情由。札知督臣。奏請勒休。可謂能知大體。毫無瞻徇。實武職大臣中之難得者。凡屬提鎮。不當如是乎。李杰龍著交部議敘。以為衆勸。將此通諭知之。○又諭。據薩哈岱等奏。福州駐防水師旗營協領克星額。因上年六月。該營城牆兵房。被風損壞。並未詳稟。率行會同佐領等。扣派兵丁餉銀修理。致

兵丁窮苦乞憐。且是否均歸實用。有無從中染指情事。必須徹底清查。請旨革職質訊等語。克星額著革職。交與該督鐘音會同該將軍薩哈岱。提齊經手員弁。檢覈檔冊。嚴行查審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薩哈岱等奏。參革協領克星額一摺。已降旨將克星額革職。交該督會同該將軍查審矣。兵房係兵丁棲息之所。遇有損傷。令其自行黏補。尚屬理所應有。若城牆為闔城保障。况係颶風吹損。尤非人力所能施。即或偶有傾頽。自應知會地方官。勘明修理。豈可責令窮兵繕葺。致令扣餉難堪。從前辦理原未妥協。或克星額匿不具報。欲借此為名。從中染指。抑或曾經稟知該管上司。未為申轉。事後諉過於下。皆不可不徹底清查。著傳諭鐘音會同薩哈岱。即將此案實在情形。密訪確查。據實具奏。尋奏提訊克星額。據稱。此城建自雍正七年。上年六月。城牆被風吹損三十餘丈。兵房坍塌百餘

間。隨率佐領防禦各官會議。緣城垣向未坍塌。並無報修檔案可查。而兵房損傷。向有兵丁自行修理之條。因派扣兵餉。委員承辦。實未詳稟。又檢查該管上司署內檔冊。亦並無該員呈報修葺之事。至有無染指。俟提齊經手員弁。嚴究定擬。報聞。○又諭。據吳嗣爵奏。高堰山圩一帶。臨湖磚石工程。屢經風浪撞擊。多有倒卸。續於十月十四五日。復被大風晝夜掀掣。磚石舊工。又多塌卸。亟應勘辦等語。此斷不可緩之事。已於摺內批示。高堰山圩隄工。防禦洪湖。為淮揚數郡保障。甚關緊要。今歲因外河老壩口黃水漫溢。致板閘淮安一帶。被淹成災。幸漫口早已合龍。復多方撫卹。而被水居民。已受其害。若高堰大隄。復有疎虞。其於淮揚等處。關係尤大。民何以堪。不可不上緊修築。以資捍護。高晉現在自徐赴淮。著即會同吳嗣爵。妥速確勘。上緊籌辦。如有急須動帑籌辦之工。即一面勘估興修。

一面奏聞。朕凡遇有關民生利害事宜。從不肯稍存惜費之見。但須督飭工員迅速經理。總期工歸實用。於民有益。高晉等務當善體朕意。妥速為之。將此由六百里發往。傳諭高晉吳嗣爵遵照。仍將奉旨後如何籌辦情形及約計估價若干。一併速行覆奏。○又諭各省城工。原係發帑興修。所有東省城垣官修報完者十五處。已准銷銀一百十八萬八千餘兩。嗣經富明安奏民間情願捐修者。多經軍機大臣議准。朕以其事既為民所樂輸。自可聽從其便。但不得稍有勉強。致滋繁擾。曾降旨飭諭。乃自富明安先後奏明士民捐修城工。不下四十餘處。而工竣報部者。僅止三處。此外奏報完工者。頗覺寥寥。是其事竟屬有名無實。已可概見。築城所以衛民。即多費帑金。亦所不惜。又何必徒存捐修之名。致工無實濟。甚非政體。且恐胥役因緣為奸。墨吏藉端派累。設有無知之徒。妄謂王倫等肆逆

之案。因強派修城起釁。更復成何事體。所關甚大。不可不為正本清源之計。著傳諭楊景素。確查該省現在未修城工。急應修整者若干。可以緩修。及無庸修葺者若干。通行確覈。并查前議民修各城工內。如有地原富庶。歲復豐收。閭閻實願急公者。仍奏明聽從其便。若民力並不寬餘。稍涉勉強從事者。即應據實陳明。候降旨停止。如有必須動項修繕者。現今府庫充盈。即奏請發帑一二百萬。交該省次第修葺。亦無所不可。且興修時。或遇有小民口食不足之處。藉以寓賑於工。亦屬善事。著楊景素即行確切查明。據實覆奏。遇該撫奏事之便。傳諭知之。○撫卹甘肅臯蘭狄道山丹東樂古浪平番寧夏肅州王子莊高臺金縣安定會寧西寧大通等十五廳州縣。本年水雹災民。並予緩徵。○壬戌。

景陵○

上詣

奉先殿

壽皇殿行禮 諭曰。編修陸費墀承辦四庫全書並薈要處繕錄之事。一切綜覈稽查頗能實心勤勉。且其學問亦優著。加恩以翰林院侍讀陞用。過缺即補。以示鼓勵。又諭新疆一帶修建工程均係派撥兵丁砍伐木植築打土方支給該處兵丁耕種。所收米麪青稞等項較之採買物料雇覓匠夫者本屬減省。今烏魯木齊新建滿兵城房工程既較內地應用銀數有減無浮。又何必復照內地之例覈算。所有用過銀兩即著照數准銷。毋庸再行交部查覈。嗣後新疆等處工程派撥兵丁及砍伐木植修建者俱不必照依內地定例覈銷。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分路進攻一經得手即無難進取噶爾丹寺。果爾則阿桂與明亮可以會勦勒烏圍。至所稱由勒烏圍往噶喇依之路既係阿桂體訪得實。自屬

可信。但官兵聲勢甚盛。恐賊衆度不能支。潛回噶喇依。不可不設法防截。又據奏。遜克爾宗為勒烏圍緊要隘口。擬令伍岱移駐日則了口。遜克爾宗原屬現在緊要後路。不可無人防守。伍岱帶兵駐彼。自可望其得力。○又諭曰。榮保奏接奉查拏逆犯歸太諭旨。現派官兵各處緝拏。並飭右衛殺虎口。綏遠城。歸化城。和林格爾等。四廳文武官員嚴拏等語。所辦非是。歸太係案內要犯。自應密飭官兵查拏。乃行文各處與黏貼告示何異。倘逆犯聞風遠颺。反屬無益。著傳諭榮保密飭訪察。毋涉張皇。將此一併傳諭。常青明山保一體遵照辦理。○又諭據楊景素奏。審擬胡德琳等。引薦太監高雲從之弟高雲龍。在臨清州充當長隨一案。已依議行矣。至查覈高雲龍前後在臨清坐口緣由。先經姚立德在山東按察使任內。將高雲龍薦與萬綿前收用。嗣因該州陞任後。高雲龍在天津復求姚立德



賞薦姚立德即札託東昌府胡德琳轉薦臨清州王溥。是高雲龍兩次皆係姚立德引薦。楊景素所查情節甚屬公當。姚立德既有此兩層。當傳諭詢問時。即應據實奏明。乃姚立德前此請罪摺內。含混其詞。祇稱乾隆三十六年春間。允許太監高雲龍從之懇求。將伊弟高雲龍即為轉薦。嗣因高雲龍失所。又曾面託東昌府胡德琳代為轉薦等語。而於萬錦前主溥兩次情由。隱飾不言。混而為一。已屬乖謬。且其謝恩本內。輒將自行議罪之處敘入。尤屬荒唐。該總河從前覆摺。自稱恥於人類。如此尚安得與人類比乎。姚立德著傳旨嚴行申飭。仍即令其據實明白回奏。○又諭昨召見新選澂江府知府朱光烈。奏對言語全不清晰。該員曾經緣事叅革。後因賞給頂戴。援例捐復銓補。看其才具。竟屬平常。恐難勝表率之任。著傳諭圖思德李湖俟該員到任後。留心察看。如果辦理竭蹶。該督撫即行

據實具奏。毋得稍事姑容。○癸亥。

上御乾清門聽政。○兵部議覆。尚書公福隆安奏。各省綠營烏鎗兵丁。請照健銳火器二營。演習連環法式。查定例。內地省分。每兵一千名。設立烏鎗三百桿。沿邊沿海省分。每兵一千名。設立烏鎗四百桿。是綠營原有演習之事。而連環烏鎗。惟京城八旗擅長。應如所請。飭令各省照式演習。至各省營分大小不同。兵丁亦多寡不等。或獨營專操。或數營會操。應交各省督撫。酌量情形。責成將弁。勒限操演。仍令提鎮大員。隨時考驗。如過期不能嫻熟。該督撫查明叅奏。將該員弁照廢弛營伍例議處。該提鎮等。照不實力稽查例議處。再查綠營操演陣式。應需火器。係動用公費等項製造。今既操演連環。自應動用原領火藥。應令各督撫。飭知各鎮營。妥協辦理。從之。○甲子。諭據范宜賓供稱。與紀昀。勵守謙素不識認。其審辦王子範。控告謝大忠。誘拐三孀

一案將謝大忠遞解回籍前因赴內閣領摺在東華門遇見都御史張若淮問此案如何定又向說謝大忠人不安分行止卑污等語紀昀勵守謙二人在范宜賓或可云向未相識而張若淮與該二員同在四庫全書處係每日相見之人巡城御史辦理此等案件尚未審結呈報張若淮何由問及此案如何完結其為聽受囑託自難置辦張若淮身為都御史輒向巡城御史授意辦理案情實屬非是張若淮著解任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訊明據實具奏尋奏傳訊張若淮據稱謝大忠在城上屢次訐訟曾令司坊官密查本年秋間見北城報單內有謝大忠控案因其素不安靜囑令范宜賓認真查辦實無聽受囑託情事詢之紀昀勵守謙供亦相符但張若淮久聞謝大忠素不安分未曾究辦及范宜賓審辦草率又不即行參奏請交部議處勵守謙與謝大忠夫婦往來借貸銀兩拖延不償

又未能約束伊弟以致撞騙得贓應交部嚴加議處紀昀於伊子借欠謝王氏銀兩時雖不在京但平日漫無約束亦應交部議處從之○諭軍機大臣等據榮柱奏盤獲山東逆案內逃匪秦繼銳劉克達二犯並有供出同走各犯現在飛咨東省查拏等語所辦甚好已於摺內批示矣榮柱向在刑部頗能辦事朕所深知昨年簡用河南臬司後曾於何燭奏摺中批令教導成器何燭亦稱其能今該司隨同何燭辦事一年有餘自必更加幹練前以徐績初到豫省風土民情一切未能深悉即通省屬員內亦未必有可信之人因傳諭該撫令其倚重榮柱事事與之詳籌妥辦今日榮柱交印之奏似有撫臣一到即可推卸已責之意此大不可榮柱當仰體朕委任之意幫同徐績實心整飭經理不可因藩司與撫臣地分相隔稍存避嫌觀望之見倘該省所辦諸事稍有不能及何燭在任時之安

協徐績固責無可諉。即榮柱亦不得辭其咎。將此諭令榮柱知之。○又諭曰。顏希深奏。酌撥覺木交兵弁巡防。自應如此辦理。兩路大軍正當乘勝深入。剋期奏績之時。後路尤關緊要。阿桂一路。正在合力進攻。兵威嚴整。賊衆自不敢潛出滋事。即明亮軍營卡隘。頗能實力周防。前此賊出窺伺。屢被殲戮。諒亦不敢復萌故智。惟周叟為明亮軍營後路。且係糧報所經。更當加意防守。設或疎懈。於進兵大局。甚有關係。李時擴。顏希深。務當不時往來稽查。慎之又慎。明亮等亦當時刻留心照料。○刑部議覆。山西按察使黃檢奏。嗣後處決重囚。部文到省。除州縣遠而道府近者。照例行文道府。轉行州縣辦理外。其州縣近而道府遠者。督撫一奉部文。即派委在省之同知等官。馳往監決。應如所請。行令各省照辦。從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七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七十一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軍機處管理

之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世襲副都統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等謹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軍機處管理刑部戶部工部

禮部兵部刑部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等謹將內大臣戶部尚書漢藍旗滿洲副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等謹將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等謹將稽察

敕修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十一月乙丑

實錄卷九百七十一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 幸瀛臺 冊封

惇妃命大學士舒赫德為正使理藩院尚書

署禮部尚書素爾訥為副使持節冊封

惇嬪汪氏為

惇妃冊文曰朕惟褕衣列職分內治於彤扉

鏤簡宣恩晉榮稱於紫掖爰加錫命用備彝

章爾惇嬪汪氏夙協芳規卑膺德選嫺蘭宮

之禮教聿著壹儀慶

萱幄之純禧能承

慈眷自褒封之既具徵敬事之無愆茲奉

皇太后慈諭冊封爾為惇妃爾其益懋柔嘉荷

鴻庥而克副彌彰淑慎被象服以增輝欽哉

吏部議覆失察逆匪王倫案內文武員弁

請旨分別治罪得旨此案失察逆匪王倫等

邪教聚眾謀為不軌之地方文武各員內藩

臬兩司為通省大吏不能先事查察以致逆

匪不法滋擾其咎固無可辭但究係統轄之

實錄卷九百七十一

員與該管道府等有間布政使國泰按察使

孫廷槐著加恩從寬革職留任兗沂曹道松

齡兗州府知府福森布濟東泰武道宋文錦

東昌府知府李世法同知鍾翔鳳前任東昌

府知府胡德琳均係專管大員王倫於三四

月間即有逆謀而皆漫無覺察實乖職守除

胡德琳已於另案革職外松齡等均著照議

革職仍著該部帶領引見至陽穀縣知縣張

克紳係守土之員非典史微員可比賊至不

能保護城池。竟若置身局外。當與把總孫雲龍等同罪。乃僅擬發邊遠充軍。此係前明部臣左袒文員之弊。斷不可行。張克紳著改照守邊將帥失陷城寨律擬斬監候。以昭平允。仍著該部明白回奏。餘依議。朕辦理功罪賞罰。一秉大公。從不肯稍存偏倚。如遊擊趕福之殺賊陣亡。知縣沈齊義等之罵賊死節。即加以旌揚。而張克紳之失城苟免。亦不能曲為寬貸。悉視其人之自取。無絲毫成見於其

平定縣志卷之二十一

三

中也。將此宣諭中外。知之。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明亮等奏克日旁東西沿河一帶寨落其所到之地。與阿桂現攻地方相近。漸可會合。務即相機進取。迅奏膚功。至此次攻得碉卡。又係和隆武帶兵前往。似此屢次出力。實屬可嘉。但近日帶兵之事。何以總未派及奎林。似因奎林鎗傷尚未全愈之故。甚為廕念。著傳諭明亮等。即將奎林傷痕。曾否平復。速行據實覆奏。以慰懸念。但奎林素性勇往。不

可因朕有此問。勉強從事。必俟瘡口痊好。如常。方可帶兵行走。又據奏有金川頭人阿托帶同男婦來降。其小頭目亦畏罪投出。則金川人心渙散可知。諒有瓦解之勢。自係最好機會。此等投順之人。原可貸死。以誘其餘。但須擇地安插。勿令仍聚原處。致生事端。又聞索爾甲木供詞。稱係金川巴朗寨人。我本寨有二十多人。現俱派在黨壩作固頂看守。碉卡等語。是黨壩一路相距不遠。且聞阿桂

平定縣志卷之二十一

四

進到之圖。凱立葉東北。即達爾扎克。其下即作固頂格什戎岡。又其下即穆爾津岡。與黨壩甚近。今凱立葉經官兵攻克。進攻羅卜克鄂博。再進取格魯克吉格爾提。尤與黨壩相距咫尺。五福正當乘此勝勢。激勵黨壩土司。選派土兵進剿。五福即親帶官兵。由黨壩一同攻進。阿桂並可與之豫約。為合力夾擊之計。現當大軍深入。復添此一路官兵。賊眾難於支禦。成功更可望迅速。著阿桂速飭五福

協力進勦奮勇自勵以期立功受賞。戶部議駁淮安關稅贏餘短少請旨行查得旨本年淮安關贏餘短少戶部議駁行查原屬照例辦理但此次淮關稅銀短絀實因八月間外河老壩口黃水漫溢隄工冲淹板閘一帶以致商貨船隻過關稀少係屬實在情形朕所深知且伊齡阿平日辦事亦尚小心妥協即著准其覈銷毋庸再為行查。雲南巡撫李湖覆奏彰寶在普洱染病移駐永昌其時

實錄卷九七一

上

隨帶標弁書役衆多臣以為皆係差遣辦事之人伊廉俸豐厚實不疑其勒派屬員供應及圖思德到永昌查出保山縣虧缺實數將署知縣王錫收禁始據王錫呈出供應賬目計四萬餘兩臣不能及早覺察請交部治罪得旨該部嚴察議奏摺內又稱前在永昌接見道府各員王錫亦在晉謁之列並無一語提及供應督臣食用批是何言耶若俟屬員訐告現任上司則天下必無一貪黷之督撫

矣殊覺可笑。又稱彰寶解任後臨安府知府張鳳孫來省詢及永昌屬加買軍需穀石據該府稱聞保山縣未經收倉者尚有數萬石即飭令轉稟署督臣圖思德又批彰寶若不解任並此言亦無矣。汝豈耳聾目盲專待屬員之教導汝乎。又稱臣與圖思德面商王錫到任未久虧空如果屬實當親盤確數嚴審又批遲矣。圖思德不似汝憤憤待汝教導之人。是日起。

實錄卷九七一

上

上以冬至祀

天於

圜丘齋戒三日。丁卯諭前因吳嗣爵奏老壩口漫工銀兩祇請令道府以下文武汎員分賠而於河臣無一語提及曾降旨令總河吳嗣爵賠銀二萬兩兼管河務之總督高晉賠銀一萬兩其餘令各員照銷六賠四之例按股攤賠以昭平允第查工部賠四成例文職自道員至主簿武職則守備千總而總河及

兼管河務之督撫獨不議及此尚相沿明季官官相護之陋習使官職大者竟得置身事外豈得謂公即以各官廉俸而論道府所得尚多其丞倅下至微員以及武職員弁歲入甚微較之總河督撫所得養廉其少幾不啻百倍總河督撫平日席豐處厚遇有應賠工程公項豈可不與下屬酌股分賠以均甘苦而令窮員攤扣無幾以致帑項久懸大臣之道當如是乎且如每遇奏報安瀾議敘首及總河並兼管之督撫至賠項獨不議及功則居之不疑過則諉之於下情理又安在乎所有河工賠例仍著該部另行妥議具奏尋議嗣後遇隄岸保固限內陡被汕決查明該管各員實係防守謹慎並無疎虞懈弛者將用過錢糧除照例准銷十分之六外其餘應賠四分按其責任重輕酌定賠數多寡總作十成計算河臣總理河務一切董率機宜是其專責應賠二成督撫兼管河防責任綦重應

賠一成河道係專司河務大員修防乃其職守應賠二成廳員駐劄河干工程錢糧皆所經手應賠二成知府州縣俱係地方正印有協守之責應分賠一成叅遊專司估計督率防護守備協辦工程應分賠一成半文武汛員駐工防守責亦難辭應分賠半成如無兼管督撫及額設叅遊等官省分即將應賠銀兩在於總河以下文武各官名下按應賠成數分別攤賠從之○又諭前據圖思德奏署保山縣知縣王錫虧空兵糧米穀一案據王錫呈出賬目皆供應彰寶行署用度共銀四萬餘兩等語此事實堪駭異因彰寶業已回京傳諭詢問伊堅稱實無其事並將伊在永昌交中軍動用清摺呈出因命侍郎袁守侗馳驛赴滇查辦後再行降旨並以李湖在彼豈無見聞因何不及早據實查勘諭令李湖明白回奏今據覆奏稱嚴究王錫虧空根由據呈出供應賬目自三十八年八月起至本



年五月止彰寶署中取用食物等項計四萬餘兩係伊家人楊三李二等收進供指鑿鑿等語。是此事已有實據不必更俟袁守侗奏到矣。除李湖已批交該部嚴察議奏並將朕硃批原摺發鈔宣示外。彰寶即著革職等因。交刑部俟袁守侗審案奏到嚴審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昨計及作固頂一路下通黨壩傳諭將軍等飭令五福率兵由黨壩進攻。今五福已從黨壩會合阿桂與朕所降諭旨適合實係極好機會。就進到之圖而論。東北一帶賊碉盡為官兵攻占焚燒。所存惟西南一角得式梯等數處。看來亦易攻克。指日即可直抵勒烏圍。閱所奏各番供單。賊番紛紛投出。足見境內衆心渙散。而逆酋等尚將物件用皮船私運噶喇依。雖云瞞著百姓。豈能盡掩人耳目。更足以啟羣疑而生惶惑。是賊衆滅亡之機。日見彰著。又閱圖內方向。黨壩瑪讓普龍兩處與明亮駐兵之所。僅隔一

河。自可即漸會合。則攻勦尤為得力。此時想已合兵矣。又據奏黨壩土舍派出土兵搶占戰碉。殺死賊衆頗覺出力。其陣亡之小頭人土兵及受傷之人著阿桂等查明照例卹賞。該土司屢次派兵恭順奮勉。並著查明咨部卹賞。刑部議駁廣東巡撫德保奏潮陽縣已革貢生蕭邦鴻呈請捐贖流罪。查蕭邦鴻因與已革監生姚光明口角細嫌。輒敢糾衆持械互毆。均非安分之徒。原擬流罪應不准其捐贖。得旨。部駁甚是。依議。此案姚光明蕭邦鴻係糾衆械鬪首犯。擬流實所應得。該撫輒為奏請捐贖殊屬寬縱。德保著交部議處。又諭臨清舊城房屋經賊焚燬者甚多。其大寺則為逆匪王經隆梵偉等所占。自亦不免殘破。因憶舊城河西岸有三官廟。皇祖賜額無為觀。乾隆三十年朕南巡回鑾曾至其地。并賜以御書扁聯。又觀間上大王廟有

皇考御賜安瀾濟運額。又東岸漳神廟。朕於乾隆二年。曾賜以福佑通漕扁額。以上各寺廟俱無恙否。其大寺又係何名。寺內有無。

皇祖時所賜扁額。現在殿宇。是否頽燬。並著楊景素即行查明。詳晰覆奏。尋奏舊城三官廟大殿後殿。並御書扁對。均已被燬。甄間上大王廟。殿宇扁額。現俱完好。漳神廟正殿。配殿一切房宇。及各扁額。亦皆燒燬。現俱購料照式興修。至大寺本名大寧寺。係前明所建。並未賜有扁額。報聞。○戊辰。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諭據阿桂等奏。大兵攻過格魯古了口。接通黨壩。即日進擣賊巢。一摺。稱派兵從羅博克鄂博溝內。令海蘭察等直搶格古魯了口。賊人滾石放鎗。死力支拒。經巴圖魯侍衛薩爾吉岱等首先帶兵。向上奮力迎擊。賊人喪膽逃遁。我兵勇氣倍加。進殺餘賊。搶占了口。乘勢直上。將陡烏當噶大戰。殲

攻克海蘭察。額森特等一面直壓至桑噶斯瑪特。一面由陡烏當噶下至山腿。將溝內一帶寨落焚燒。是時烏什哈達等於海蘭察等過溝後。擎起木柵。將達斯札以上各寨賊圍截於內。海祿等將溝內碉寨一概攻獲。遂將作固頂。至穆爾津岡等處沿河各寨悉行勦洗。焚燒接通黨壩。官兵現已兩路會合。大兵橫越過四道山溝。五道山梁。直壓至促浸河邊。連日繼夜殺賊數百。擒獲活口六名。搶獲大戰礮五十餘座。寨落三百餘處。平碉夷寨。烏鎗刀矛火藥。不計其數等語。覽奏深為欣悅。此次官兵等。見距賊巢甚近。均各奮勇直前。踰溝越嶺。晝夜鏖戰。所至克捷。皆由將軍阿桂等。審度形勢。調度有方。甚屬可嘉。所有將軍參贊等。以及在事打仗出力將弁。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其奮勇出色各員。俟阿桂等查明奏聞。另加恩獎。現在官兵逼臨促浸河岸。即日進擣勒烏圍賊巢。佇盼紅旗捷奏。阿

桂等摺併發。俾衆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王亶望奏。捐監事宜。摺內稱。現在收捐之安西州。肅州。及口外各屬。扣至九月底止。共捐監一萬九千十七名。收各色糧八十二萬七千五百餘石等語。固屬承辦認真。其情理多有不可解處。甘肅人民。艱窘者多。安得有二萬人捐監。若係外省商民。就彼報捐。則京城現有捐監之例。衆人何以舍近而求遠。其不可解者一也。且甘省向稱地瘠民貧。戶鮮蓋藏。是本地人民食用。尚且不敷。安得有如許餘糧。供人採買。若云商賈等從他處搬運至邊地上捐。則沿途腳價所費。不貲。商人利析秋毫。豈肯為此重費捐納。若收自近地。則邊戶素無儲蓄。又何以忽爾豐贏。其不可解者二也。況以半年收捐之監糧。即多至八十餘萬。若合一歲而計。應有一百六十餘萬。若年復一年。積聚日多。勢必須添設倉廩收貯。而陳陳相因。更不免滋蠹汜之虞。且各處尚有

常平倉穀。統計數復不少。似此經久。陳紅每年作何動用。其不可解者三也。若云每歲春間。出借籽種口糧。需費甚多。設無捐項。勢不得不藉採買。約歲需價百餘萬金。然此項究係購自民間。與其斂餘粟歸之於官。復行出借。何如多留米穀於閭閻。聽其自為流轉乎。或以為蓋藏之內。多係富戶。而出借種糧。皆屬貧民。貧富未必相通。不得不官為經理。則又何如於春時多方勸諭富戶。減價平糶。以利貧民。轉需多此一層轉折乎。其不可解者四也。勒爾謹既因該省民食籌辦經費。自應將各種情形。通盤籌畫。使於民生有實濟。而無流弊。方為妥善。若傳諭勒爾謹將所詢各條。逐一詳細查覈。據實明晰覆奏。尋奏甘省報捐監生。多係外省商民。緣新疆開闢。商賈流通。兼路遠物稀。獲利倍厚。安西肅州。又為邊陲門戶。商民無不經由。近年糧價平減。伊等以買貨之銀。就近買糧捐監。較赴京實為

捷便。是以倍形踴躍。甘省向稱地瘠民貧。蓋藏原少。連年收成豐稔。殷實之家。積糧日多。實係本地富戶餘糧。供捐生採買。並非運自他處。至收捐監糧。原因常平倉儲不足。開捐彌補。如果足敷貯額。即當奏明停止。無虞藏浥。再每春出借籽種口糧。原取之捐項。並採買內。實皆係民粟。但勸諭富人減價平糶。勢難一律遵行。今報捐之例。在捐生出餘貲買糧上捐。固所樂從。而本地富戶。糶糧得價。亦無勉強。雖斂粟歸官。實復散之於民。均稱利便。得旨爾等既身任其事。勉力妥為之可也。

○大學士舒赫德奏。向例各部院筆帖式三年考試一次。取中者留任。不中式者。開缺學習。下次仍准考試。如仍不能中式。革退。其出差患病人員。於冊內註明。俟差滿病痊補考。無故不到者。議處。未滿三年者。除捐納議敘等員。仍行考試外。餘俱例不與考。近來每遇考試年分。各衙門於應行考試人員內。往往

有聲明留署辦事一項。亦不送考。查考試分別去留。原冀其勤習繙譯。以備拔用。且考試不過一二日事。各衙門既有未滿三年。例不與考之人。儘可在署辦事。又何必於應考人員內。任意咨留。請嗣後除向例不考者。仍免考外。其應考人員。如該衙門實無例不與考在署辦事之人。准該堂官酌留一二。倘有前項可以在署辦事之人。一概不准咨留。從之。

○己巳冬至祀

天於

園丘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庚午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刑部議駁索諾木策凌等奏烏魯木齊遣犯陸培元黃保恬陳俊三等不准贖罪之處所駁甚是該犯等均係大員衙門幕友互相營私舞弊致干重戾未將伊等置諸死罪姑從寬發遣已屬微倖伊等在烏魯木齊守分安常不過留其殘喘而已豈可准其收贖釋回原籍況將伊等釋回原籍亦必為非生事尚能望其知所悛改乎索諾木策凌等於具呈時不行飭駁復為奏請殊屬非是著傳旨申飭○又諭據周元理奏查閱營伍情形摺內稱遵化營遊擊佛爾清額墻子路都司福英馬箭均欠純熟勒限半年學習再行考驗等語所辨非是旗員簡用外

任原因綠營弓馬平常令其表率俾有可觀法咸成勁旅該員等自當感激朕恩益加奮勉身先倡率訓練兵丁學習弓馬方為無忝委任若徒虛糜廉俸貪逸養安其於滿洲體面盡失尚何足為綠營標準乎今佛爾清額福英馬箭均未純熟致被周元理看出則其生疎不堪可知即不稱將領之任至綠營勒限半年學習舊例在庸懦漢員偶一引用其知恥者尚當報顏況滿洲弓馬本所嫻習初用時皆經朕引見發往何以甫至外任即盡行荒廢轉欲援綠營漢員之例學習稍有人心者當不知羞惡若此耶昨因直隸副將瑪爾清阿遊擊武靈阿赴東省協勦賊匪頗能奮勉出力不愧滿洲勇敢之風當即加恩陞擢用為總兵叅將若佛爾清額福英之弓馬生疎豈可復為姑息佛爾清額福英俱著回京該部帶領引見再降諭旨嗣後各省綠營旗員如有弓馬生疎廢弛營伍者均著照此

例辦理。不得復為姑容。將此通行傳諭知之。  
○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溫縣民牛士達妻  
崔氏。○辛未諭山東壽張奸民糾眾滋擾一  
案。節經審訊各要犯供詞俱稱逆犯王倫於  
本年春間。即有不軌形跡。乃徐績身為巡撫  
竟爾毫無覺察。不能先事查拏。致釀事端。又  
不能即時撲滅。任其擾害官民。致煩京兵勦  
捕。其貽誤封疆之罪。本為甚大。第念向來辦  
事尚屬認真。姑准其捕犯自効。俟事平再行  
覈辦。繼因河南巡撫缺出。該省地方緊要。一  
時不得近便熟諳之人。是以將徐績用為河  
南巡撫。仍帶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  
此乃朕格外加恩。徐績自應倍加感奮。圖報  
以贖前愆。但督撫遇有革職留任之案。雖例  
不食俸。仍得支食養廉。今徐績以身獲重譴  
之人。棄瑕錄用。若復令坐享豐盈。實未足以  
示罰。但竟不支給。又恐難資辦公。或致藉口  
需索。轉滋流弊。著將徐績應得巡撫養廉每

年止准賞給五千兩。俟八年無過開復後。再  
行全數給予。以示懲儆。○諭軍機大臣等。據  
周元理奏提屬山永協副將長保染患痰症。  
不能騎射。請旨勒休等語。已降旨將該員勒  
令休致矣。長保係提標所屬。既於九月內染  
病難痊。段秀林近在該處。豈得諉為不知。即  
應及早據實奏辦。何以直待周元理考驗營  
伍。查出病廢情形。始行會銜劾奏。段秀林殊  
屬有意姑容。著傳旨申飭。○壬申諭現在川  
省軍營。連奏克捷。直逼賊巢。大功指日告成。  
約計節次所撥軍需銀兩。原足敷應用。但大  
軍正當乘勝深入。移營添站。需費較多。且奏  
凱後。辦理一切善後事宜。及設鎮駐兵。不無  
尚需經費。著該部撥銀五百萬兩。解交川省  
藩庫存貯備用。○以福建閩安協副將林俊  
為浙江溫州鎮總兵。○旌表守正捐軀之河  
南太康縣民韓山妻宋氏。○癸酉

上詣

皇太后宮侍膳。○諭軍機大臣等據伍彌泰等奏稱都司經文等拏獲刦奪驛馬之盜首格旺多隆二犯已審明正法外未獲餘賊飭令恒秀帶領弁兵由藏起程赴加木喀爾地方查拏等語此等盜匪膽敢在驛路肆行刦奪不法已極今止拏獲二名不過意圖苟且了事此斷不可恒秀業經由藏起程赴加木喀爾地方查拏務將羣盜全行緝獲嚴加懲辦以警衆番而清驛站切不可存苟且了事之見並諭伍彌泰知之○甲戌

皇太后聖壽節遣官祭

太廟後殿○

上詣

壽康宮行慶賀

皇太后禮王大臣於

慈寧門衆官於午門行禮○奉

皇太后幸壽安宮侍宴○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晉等覆奏估辦堰圩倒卸石工務於來歲

汎前一律完竣一摺自係斷不可緩之事高晉等當遵旨妥速經理惟是本年該督等節次具奏洪湖水勢情形俱稱夏秋湖水微弱因將清口草壩東西止各折展三十丈嗣因白露後黃水消落清水亦未加長即八月間外河老壩口漫溢時該督等亦稱因湖水力弱不能敵黃清口致有倒漾是今年洪湖水勢總未見有加長之時較每年應倍為安輦何以高堰山圩一帶臨湖磚石轉有波濤撞刷致多塌卸之處其故甚不可解著高晉等將洪湖水勢何時增長及高堰石工因何刷損緣由詳晰查明即速據實覆奏將此由四百里傳諭高晉吳嗣爵知之尋奏本年洪湖存水原屬無多嗣因伏秋汎內黃水接續盛長倒灌入湖自八月初間停蓄加增漸積至一丈四寸八月十八九日大雨狂風外河老壩口隄工漫溢而黃水又復陡長口門內外及通湖引河均致淤墊湖水不能外出磚石



各工間有倒卸。十月十四五日。復連遇西北大風。晝夜掀掣。遂致臨湖各工。更多塌卸。現俱委員購料趕辦。報聞。○又諭曰。高晉題銷江寧修理幽棲寺工程銀兩一本。經工部覈議具題。於事理未為允協。已交該部另行改奏矣。外省修建工程。其關係地方民事動項興修者。自應照例題估題銷。若寺院等類。本不在官修之列。即江寧修理幽棲寺并石橋等工。亦係動用永寧巷入官田產變價銀兩。此等入官間款。本不同正項開銷。而修理寺院。又例不應官辦。止須覈實奏明。交部覈議足矣。乃亦照正項公務具題。殊不相稱。高晉久任封疆。何亦未能諳此耶。著傳諭高晉嗣後遇有應辦工程。務須分別其事之公私大小。酌量或題或奏。勿再舛混。○又諭曰。明亮等奏。攻取沙壩山寨落。科瑪甚為出力。著加恩賞給副都統銜。此次官兵進攻。畧覺冒險。幸有降番俄爾甲識路引出。其人頗為誠心。

効順。著明亮酌量予賞。以示獎勵。至官軍奮勇進取。固屬努力。但現在功屆垂成。一切倍宜慎重。非實有可得便宜之處。切勿輕進。又稱。惟當將前敵山腿相機攻克。可望達爾圖山梁。官兵乘勝下壓等語。因思達爾圖山梁若能相機下壓。自較日旁更為得力。但止有馬彪在彼。尚不足恃。莫若令舒常前往帶兵駐守。審度事勢而行。今明亮等在日旁攻圍雖力。但賊人拒守頗嚴。急切恐難得手。似止可為牽綴之用。舒常往達爾圖時。當與明亮商酌。於奎林和隆武三保三人內。酌帶一兩人前往。遇有可進之機。即速統兵下壓。出賊人不意。亦出奇制勝之法。且官軍果從達爾圖下壓。則日旁一帶之賊。當必不攻自潰。明亮舒常仍得合而為一。即可與阿桂會兵攻勦勒烏圍。似尤便捷。又斯年木咱爾官寨。其地似關緊要。閱明亮奏。脫出降番供詞。其西拉木。即係斯年木咱爾寨人。於該處路徑必

當熟習。若令為嚮導。自應妥協。明亮等當斟酌行之。又據阿桂奏。亦稱從日旁攻進。不如從達爾圖。木克什等處下攻。較為捷便。與朕意正合。君臣意見相符。即此足見迅速成功先兆。佇聽捷音。又阿桂奏到新舊兩圖。閱其圖說。阿桂現在進攻噶爾丹寺之路。與朕硃筆標記相同。自可盼乘勝速進。至所稱桑噶斯瑪特一路。官軍取汲約四十餘里。因令其由山腿擎柵。直屈河沿。取攜始便。所辦甚是。自當如此籌畫。至閱新圖內。格爾提寨之北對河西岸。有賊卡一處。恐賊人偷渡河東。潛截格爾提一路官軍之後。不可不慮。因用硃筆圈記。阿桂當於其處。加意防察。又賊卡西北。距明亮軍營甚近。若能一體嚴防。勿令渡河滋擾。目更妥協。至所云須乘賊人張皇之際。迅期攻克。庶不致停留長智。所見甚是。朕早以此為念。是以屢催將軍等相機速進。今阿桂亦見及此。尤望其乘勝果入。迅奏膚功。

至所稱官兵攻至勒烏圍。則榮噶爾博各峯之賊。不攻自潰。即遜克爾宗。亦必棄而勿守。就大概情勢而論。固屬如此。但榮噶爾博。遜克爾宗。兩處。究係大軍後路。萬一衆兵進攻勒烏圍時。賊衆在後。將臺報糧站。畧為阻梗。大有關係。阿桂等。惟當實力嚴防。切勿稍存大意。○乙亥。

上詣

皇太后宮侍膳。○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楊景素奏。姚立德兩次囑薦高雲龍緣由。甚屬明晰。公當乃姚立德前此請罪摺內。含混其詞。雖畧敘前後情節。並無囑薦萬綿前王溥之語。是以傳旨。飭令據實。明白回奏。今據覆奏前奉諭旨。已據高雲龍供有薦與知州萬綿前之語。臣不敢飾辨等語。足見其遁辭之窮。姚立德前既隱躍其詞。茲仍支離強飾。尤大不是。此雖既往。然朕前豈可舞文混過。姚立德仍著傳旨嚴行申飭。○丙子。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丁丑

上詣

雍和宮行禮○戊寅諭軍機大臣等前將發遣寧古塔逆犯呂留良之孫呂懿兼如何捐納監生之處交吉林將軍富椿查辦今據富椿奏稱訊得呂懿兼於乾隆三十七年有伊素識之蘭州商民辛金善在寧古塔地方染患喎症延伊醫治痊愈辛金善赴京代伊捐監

於三十八年九月回寧古塔將監照付伊現今已回原籍等語辛金善既回蘭州原籍著傳諭總督勒爾謹查拏委派妥員解京交軍機大臣審訊○兵部議覆大學士舒赫德奏商民防禦盜賊猛獸應用烏鎗呈明地方官製造之例請永行停止其竹銃鐵銃等類亦概不許製造查烏鎗為軍營利器緣例載有商民防禦盜賊准其製造報官編號遂得藉口私製竹銃鐵銃亦係傷人利器民間私藏

均恐逞兇無忌應如所請令各督撫轉飭地方官通行示諭嚴定期限將民間私藏烏鎗等項令其赴本州縣呈繳查收繳完後彙送督撫衙門將收到數目分晰報部仍令出具並無隱匿漏繳印結送部查覈民人逾限不繳杖一百徒三年私行製造杖一百流二千里每一件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其不實力稽查之地方專管文武各官罰俸一年從之○己卯

上御乾清門聽政○諭原任大學士蔣廷錫所有輕車都尉世職曾賞令蔣賜榮承襲今蔣賜榮革職之案罪由自取其世職係承伊祖餘蔭自無庸一體革退蔣賜榮著加恩仍襲輕車都尉○又諭曰御前侍衛都統五福小心勤恪久侍禁廷宣力多年昨以行步失足墜階賜醫診治冀可速痊遽聞溘逝深為軫惻著加恩賞銀五百兩經理喪事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諭軍機大臣等

伊勒圖奏稱。據照料和碩特游牧侍衛扎隆阿呈稱。諭令貝子布延楚克率衆台吉耕作。據稱伊無管衆台吉之責。俟將軍飭諭各台吉時。遵照辦理。隨將扎隆阿呈請衆台吉之事。俱令告知布延楚克。令其鈐用圖記呈送辦理。經臣飭諭扎隆阿。伊等補放盟長。方可總理。駁令仍舊分管等語。方今土爾扈特和碩特人等投誠有年。俱經指定游牧。服習耕作。與都爾伯特無異。若仍聽伊等散布游牧。漫無統束。不徒董率無人。於事不便。亦非經久之道。理應照各部蒙古一體補放盟長。庶統束有人。伊等得掌盟長印信。自必感戴歡欣。亦可免其私用圖記。一切均有裨益。豈獨和碩特為然。即土爾扈特亦應一體辦理。著傳諭伊勒圖。作為己意。曉諭渥巴錫策伯克多爾濟車凌德勒克等。現據照料和碩特游牧侍衛呈請補放盟長。總司其事。汝等亦應稟請代汝等奏請。如蒙恩准授汝等為盟長。

頒給印信。汝等彈壓衆台吉。既有威權。於汝等屬人。亦有裨益。如此曉諭。伊等自必樂從。其應授孰為盟長。孰為副盟長。如何分管之處。著伊勒圖詳悉妥議具奏。候朕另降諭旨。○是月。直隸提督段秀林奏。山永協副將長保。九月間差派口外。見其精神軟弱。詢稱感受風寒。飭令回營調理。嗣據稟稱轉成痰疾。因於十一月移咨督臣。會題開缺。該副將係提標所屬。先經染病。自應及早奏辨。姑容至今。實屬遲延。嗣後當留心嚴查。得旨覽。此等模稜。是汝舊習。再不改則不可。○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奏。開挑潘家屯引河。現飭各員開工。趨辦。淮屬被水災黎。自蒙蠲賑頻施。俱各得所。各處積水亦全消涸。惟漫水經過之水利河渠。多有淤墊。民力不能辦理。必須官為挑濬。得旨覽奏俱悉。又批。此亦要務。不可怠緩。○安徽巡撫裴宗錫具摺謝恩。並稱上年辦理秋審錯謬。蒙恩訓飭。今歲敘案加

看。仍於事理曲直。未能允協。咎無可辭。得旨。誨之諄諄。聽之藐藐。實則汝矣。○署湖廣總督湖北巡撫陳輝祖奏。據署永順府知府李拔詳報。訪聞苗人石老送等。行兇肆惡。出示招告。共有十餘案。並親赴該犯家。搜出軍器。恐有不法重情。臣親提嚴訊。據石老送供。伊祖係土司。遺有鎗矛。及枷等物。其盛甲。均係苗俗跳神之具。並委員密查。實無不法情事。惟被控各款內。石老豹。因索欠縛人。或買人女嫁禍他人。並掣騙銀兩。反唆害被騙之人。均屬實情。應比照苗人伏草捉人。橫加枷杻。勒銀取贖。為首者斬。監候例。即行正法。石老送。徇縱竊賊。並威逼向文。選自縊。應發極邊充軍。石老東。誣首馮七保等。造甲。俱致監斃。應絞監候。得旨。三法司覈擬具奏。摺內又稱。此案失察各員。應分別查議。李拔雖聲敘未實。究屬留心。可否免其查議。批。此人朕最知之。頗能事。而欲見長之心切。此案既未屈人。

平定縣志卷之三

三

可寬耳。○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奏。報黃河工程平穩。得旨。知道了。可惜何媚物故。今後黃河。汝一人之責矣。勉之慎之。○四川總督富勒渾等奏。大營駐劄密拉噶拉木。乘勝攻取賊巢。礮位最關緊要。南山梁已設立礮局。北山梁礮局。應那近大營旁鑄造。一切物料。除交南山梁備用外。餘盡數移赴密拉噶拉木新局貯用。前南山梁開鑿百餘座。今酌留二十座。餘一併改移大營附近之處。現鑄成大礮二位。物料皆亦敷用。復飭局員。於新得地方。將打出礮子。盡行檢回備用。得旨。一切俱好。知道了。○辦理糧餉河南布政使顏希深奏。大兵移駐帶石軍營。雖係新克賊疆。山徑崎嶇。現已剗削平坦。自周叟至黃草坪。險要之處。俱安設卡兵防護。由黃草坪至帶石。亦添卡隘。駐有守兵。糧運文報往來。並無意外戒嚴。覺木交地方。雖非從前後路之比。第宜喜舊營大兵。半已移駐帶石。達爾圖頭礮。

平定縣志卷之三

三

賊尚負隅。現。咨鎮臣李時擴。在彼彈壓。與木池一路。遙為聲援。得旨嘉獎。

實錄卷九七十二

三十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七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七十二

敕修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副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副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兼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十二月庚辰朔諭曰蔣

實錄卷九百七十二

一

賜榮著加恩令其在武英殿行走。隨同王際華查催書籍。○吏部議准。福建巡撫余文儀學政汪新奏稱。請將泉州府屬之晉江安溪同安漳州府屬之龍溪漳浦平和詔安七學教諭訓導均改調缺。查泉州漳二府俗悍民刁。必得年力精壯之教職。整飭士林。方可移風易俗。應如所請。嗣後缺出。於通省現任內揀選調補。至所稱臺灣府學訓導及臺灣鳳山諸羅新化等四縣教諭訓導缺出。先儘漳泉

七學調缺內揀調。不敷。再於通省教職內揀調。亦應如所請。從之。○豁除江蘇銅山縣乾隆三十一年分。工占民田六頃二十九畝有奇。並被水衝塌地三頃三十六畝有奇。額賦。

○辛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定五城提督等衙門遞解人犯歸刑部辦理例。諭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議奏。五城御史遇有詞訟案件。關係

實錄卷五十三

二

罪名出入。非笞杖所能完結者。俱送刑部辦理一摺。已依議行矣。刑部為刑名總匯。審斷易得實情。定讞亦較詳慎。不但五城案件。介在疑似者。應歸部結。至遞解人犯一事。五城提督衙門向俱自行辦理。究不免有流弊。即如范宜賓。審辦謝大忠一案。不能允協。已可概見。京師五方雲集。眾所環依。苟非下賤匪類。尤頑生事。及實患瘋病之人。原可無庸擯歸原籍。而遞解之案。亦不可無所稽查。嗣後

五城提督順天府各衙門。遇有應行遞解人犯。除籍係直隸就近遞回者。聽各該衙門照舊辦理外。其餘應解回別省人犯。均著叙明案由。交送刑部核明應解與否。妥協辦理。交該地方官嚴行管束。並著刑部三月彙奏一次。以昭慎重。各該衙門不得仍前自行遞解。著為令。○壬午。諭原任刑部尚書王士正之名。原因恭避

實錄卷五十三

三

恐流傳日久。後世幾不能復知為何人。所有王士正之名。著改為王士禎。凡各館書籍記載。俱一體照改。○諭軍機大臣等。據巡視南城御史圖薩布等奏。廣渠門外。檢得道人棕壇道帽道衣等物。查衲包內糧票三張。有馮道。劉起玉。姓名。俱係東安縣印票。並經卷緣簿舊書各物。書內有舊州藥王廟字樣。該道人將隨身行李衣帽。棄而潛逃。現在飭捕訪拏等因一摺。已交步軍統領衙門嚴行緝查。



并派員馳赴東安縣詢問該縣。查究該道人蹤蹟。即行嚴拏解京審辦。但恐該道人畏罪避逃。未必敢回原處。或潛匿鄰近地方。亦未可知。著周元理一體留心嚴緝。務獲解京查審。并查明舊州藥王廟坐落何處。一併覆奏。將此速行傳諭知之。原摺并鈔寄閱看。尋奏舊州藥王廟距東安縣城四十里。該住持馮道。即候鎧現經拏獲。解送步軍統領衙門收審。細查廟內實無悖逆書詞。報聞。○又諭曰。

實錄卷九七二

四

阿桂雖未能直攻克得式梯。然已占據溪水。官兵飲汲有資。且又多殲賊衆。於進剿機宜甚為有益。看來賊番因官兵日有深入之勢。早已聞風膽寒。得式梯噶爾丹喇嘛寺兩處。自亦無難攻取。即可望直逼勒烏圍。就各路情形而論。阿桂最為正路。且易得手。佇盼紅旗捷奏。又據明亮等奏。賊人近日拒守情形。及官兵籌辦進攻事宜。是明亮處現尚未能即進。然攻剿事關重大。必須覓可乘之機。動

出萬全。況我八旗勁旅。正當勇敢直前。倡導綠營亦皆奮往。惟當養其銳氣。以期於事有益。此時功屆垂成。尤不可冒昧輕進。倘有小挫。衆兵或因而氣餒。所關甚大。實不可不加慎重。況明亮等之兵。與勒烏圍只隔一河。若阿桂統兵一到勒烏圍。則達爾圖等處之賊。不攻自潰。宜喜日旁一路。即可開通。明亮與阿桂會合進剿。更為得勢。○命翰林院侍讀學士曹文植在南書房行走。○癸未。諭軍機

實錄卷九七二

五

大臣等據侍郎高樸會同將軍弘晌審訊岫巖城旗倉出糶減價過多一案。審出兵丁等扶同商議。希圖便宜。呈請多減等語。盛京所屬各城官米。減價出糶。係朕特恩矜恤旗僕至意。理宜遵照糶買。乃兵丁等因該城守尉甫經接任。即扶同商議。呈請多減價值。情甚可惡。伊等均係滿洲世僕。又係盛京本地之人。不守淳樸舊習。任情商議。挾制上官。勒令減價。殊干法紀。此風斷不可長。高樸等僅以

懲責完結。殊屬輕縱。著傳諭弘昉等務將起  
意與衆商議。共係幾人。查出從重定擬具奏。  
此案率請減糶之城守尉富健著交部嚴加  
議處。其盛京戶部堂司各官。并著交部分別  
察議。○吏部議准。直隸總督周元理奏。古北  
口外設立五廳。辦理蒙古民人事務。向經定  
有章程。今塔子溝所屬之三座塔。八溝廳所  
屬之烏蘭哈達。添設廳員。亦應分別管轄事  
宜。請將三座塔理事通判分轄之土默特兩

實錄卷一百一

六

旗。喀爾喀庫倫兩旗。奈曼一旗。烏蘭哈達理  
事通判分轄之翁牛特兩旗。巴林兩旗。遇有  
旗民大小案件。悉照塔子溝八溝二廳例。令  
該通判查辦審訊。至各該旗地方居住民人。  
有拖欠旗地租糧。亦責令該通判追取交納。  
均應如所請。從之。○甲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命纂勦捕臨清逆  
賊紀畧。諭今秋山東壽張縣逆匪王倫。以邪

教煽誘愚頑。滋擾不法一案。奸民敢作不靖。  
自取滅亡。原屬不成事體。然非簡派八旗勁  
旅。并命大學士舒赫德等前往統率董理。豈  
能未逾月而歲事。其間運籌決勝。指示機宜。  
及斟酌勸懲之要。皆有非臣下所能窺及者。  
此事雖不過如內地擒緝巨盜。非邊徼用兵  
成功者可比。固無方畧之足言。而自始及終。  
辦理此案原委。亦不可不詳悉宣示。俾衆共  
曉。著交軍機大臣。輯成勦捕臨清逆賊紀畧

實錄卷一百一

七

一編。進呈閱定。刊刻頒行。至原任山東學政  
李中簡。前在東省。見聞自屬真切。亦著派為  
纂修。令其隨同編校。○乙酉。

孝惠章皇后忌辰。遣官祭

孝東陵。○諭軍機大臣等。據兵部參奏良鄉縣  
坐臺把總。送到貴州玉屏縣傳牌內。准雲南  
昆明縣轉傳雲貴總督。飭將十一月十四拜  
發奏摺夾板一副。兵部公文一角。著令八百  
里臺馬沿途趕回等因。請將違例擅用臺馬

之總督圖思德。交部議處等語。所奏甚是。著將兵部原摺暫存。俟查明覆奏到日再辦。此事甚堪駭異。外省奏事。例不得擅用臺馬。即遇緊要公事。及關軍務者。亦不過六百里加緊而止。乃圖思德。輒填用八百里火牌。實屬違例乖謬。且奏摺既經拜發。即摺內或有訛錯。不妨續奏聲明更正。豈可將已拜之摺。復行追回。看來伊所發之摺。必係彰寶案內事件。後探知派有欽差前往查辦。故爾亟亟趕回。其中必別有緣由。著傳諭索守伺前往圖思德處。詢其趕回之摺。係屬何事。令將原摺立時交出。閱過後。仍交伊封奏。並詢其因何急須趕回情節。覆加密訪。迅速據實奏覆。毋得稍涉瞻徇。致干咎戾。併著傳諭圖思德。將趕回之摺。所奏何事。及因何趕回之處。即據實明白回奏。仍將原摺。立時交索守伺閱過。速行進呈。如圖思德稍有捏飾作偽情事。斷難逃朕洞鑒。則是伊自速重戾矣。將此一併

諭令知之。○刑部等衙門疏稱。審擬張正舉。捉姦斃命一案。得旨。三法司審擬張正舉。因捉姦砍死杜應國。及親姊廖張氏身死一疏。細閱案情。張正舉。係廖張氏胞弟。例得捉姦之人。若於姦所將姦夫伊姊殺死。則係義忿所激。尚可原情減免。今張正舉。於砍死杜應國後。囑令廖張氏。假喊強姦。希圖卸罪。繼因張氏不允。怒其不肯護庇。輒持刀立斃其命。情同故殺。即以卑幼毆大功姊死之條。問擬斬決。亦不為枉。但廖張氏犯姦。實有確據。其擅殺究係捉姦。張正舉著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以昭平允。○吏部右侍郎吳紹詩。以老乞休。允之。○丙戌。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晉。裴宗錫奏。懷寧縣拏獲賣新聞之楊世榮。起獲字單刻板。內係偽造平定東省逆案上諭。及淮安被水情形一摺。所奏尚是。已於摺內批示。但閱該犯楊世榮供。因見江寧許姓刻字店內。有代王添順書坊刻板九塊。詢係平

定東省逆匪之事。該犯亦思刊刻漁利。商同胡老八。摘寫編造。刊刷賣錢等語。是此案發覺。雖在安徽之懷寧縣。而首先編造刊印。則始自江寧刻字店之許姓。代王添順刻板九塊。致該犯楊世榮等踵思摘寫。刊刻賣錢。是江寧之許姓。及王添順實為此案罪魁。著高晉即將刻字店之許姓。及王添順并同編之胡老八。拘拏到案。嚴訊起意編造付刻。始自何人。務得確實供據。先將許姓。王添順派委

實錄卷三十三

十

委員。嚴行管押解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重究。毋致免脫。其供出編造之犯。並著緝獲錄供。一併解京質訊。其江寧許姓店內。原刻板九塊。所叙何語。亦不可不徹底根究。并著高晉。即派誠幹大員。前往該店。將板九塊立時起出。驗明封固。亦即解京備覈。至此案楊世榮。係在安省就獲。而王添順。令許姓書坊刊刻。則係江寧省城之事。高晉雖駐河工。董辦堵築諸務。省會重地。豈有不交在城

司道等官。及伊中軍家人。留心查察。何竟聽其售賣日久。毫無見聞。直至傳播安省。始經該處地方官盤獲。高晉所司何事。以久任封疆。不應疎畧若此。甚屬非是。高晉著傳旨嚴行申飭。其所交查拏緊要各犯。務須上緊嚴拏。毋任漏網。如再不認真查辦。則其取罪尤重。必不能復為曲貸也。將此傳諭高晉。並令裴宗錫知之。○又諭。現獲之楊世榮。自應照妖言惑眾例。從重問擬。其供出同編造之胡

實錄卷三十三

十一

老八。亦係案內要犯。除諭高晉。在江寧等處嚴拏外。並著裴宗錫。速飭安省各屬。上緊緝拏。務獲派委委員。嚴行管押。解京審辦。至此案係在安慶地方。經懷寧縣知縣盤獲。該撫自應一面錄供奏聞。一面知照總督。協拏要犯。并案查辦。方為正理。至高晉現在淮徐一帶。辦理河務。此事並非伊所辦。乃摺內會銜合奏。殊屬非是。高晉必不知此事。已另降旨申飭。督撫辦理地方公務。於常行案件。例得

聯銜入告。至遇關係緊要之事。即當各就所辦。迅速直陳。今裴宗錫摺內。列入高晉之名。不過因此事首先編造刊刻。係在江寧。恐先行奏聞。未免於總督有礙。故以此為取和之意。以此類推。設或總督有不公不法之事。巡撫亦必不敢據實上聞。封疆大吏。豈宜如此意存瞻顧耶。裴宗錫著傳旨嚴行申飭。此旨並著寄與高晉閱看。○命大學士李侍堯。在紫禁城內騎馬。並賜黑狐端罩。○以頭等侍衛德保為正藍旗滿洲副都統。冠軍使明善為鑲紅旗漢軍副都統。○丁亥。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戊子。諭和郡王綿倫薨逝。伊雖無子嗣。現有親弟二人。按兄終弟及之例。應得襲爵。著宗人府於綿倫嫡傳除服後。帶領引見。候朕簡定。至向來王等襲爵。惟軍功勲舊諸王。例應世襲罔替。此外如怡賢親王之公忠體國。經

皇考特恩。有世襲罔替之旨。亦應遵守勿替。其餘恩封諸王。襲爵時。例應以次遞降。蓋承恩封爵。宜有親疎之別。若不限以等差。則國家延祚奕世。王爵愈積愈多。既不免於冗濫。且與勲勞世及者。無所區分。亦非所以昭獎勵。此展親之恩。不得不示之節制也。即如和勤親王永璧襲爵時。已應降襲郡王。朕念其為和恭親王嫡長子。朕之親姪。不忍降封。是以仍襲親王。迨至綿倫則不得不遞減為郡王矣。今繼綿倫襲爵者。於例應降封貝勒。但朕究念其為和恭親王之孫。且綿倫襲爵未久。即嬰疾早逝。弗克長享藩封。殊為可憫。今若照例改為貝勒。則是和恭親王薨後。未五年而王爵已失。於心實有所不忍。此次仍著加恩襲封郡王。將來再遇應襲時。即照例遞行降襲。又念諸王遞降之例。自貝勒貝子公以下。至奉恩將軍。不過六七傳。即至奉恩將軍世襲罔替。朕心仍有所不忍。嗣後著加恩。凡

親王以次遞降者。至鎮國公而止。郡王以次遞降者。至輔國公而止。其公爵均著世襲罔替。俾我大清國億萬斯年。親王郡王之子子孫。均得永延世澤。恪守恩封。以稱朕篤厚宗親至意。著為令。○吏部議覆。編修勵守謙等借欠不還。並御史范宜賓等審訊草率。請分別議處。得旨。勵守謙學問本屬平常。亦非辦書館必不可少之人。著照部議革職。富爾敏與范宜賓同城辦事。漫不經心。扶同牽結。亦著照部議降二級調用。至紀昀不能約束伊子。致令借欠生事。固屬咎有應得。但其學問尚優。為四庫全書處得力之人。著從寬改為降三級留任。仍令在館辦里總纂事務。張若雱於范宜賓等審斷未協之處。既經查出。並不即行叅奏。實屬不合。但詢無贍徇囑託情弊。著從寬改為革職留任。○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西華縣民謝天來女謝氏。○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據圖思德奏。巡查關隘。探得

邊外信息。緣由一摺。已於摺內批示矣。前據兵部奏。該署督用八百里傳牌。趕回奏摺。恐未必即係此件。業經傳諭圖思德。令將所奏究屬何事。何以亟須趕回。緣由明白回奏。並即將趕回原摺。交袁守伺看過。一併馳封進呈。該署督務須據實奏出。倘稍有諱飾作偽。則更自取重戾矣。至所奏總兵吳萬年稟稱。緬匪欲懇求納貢投誠。恐難憑信等語。所見尚是。緬酋狡詐百端。前此屢求輸誠納貢。迄無信息。則其詭詞誑說。實不足信。將來如緬匪差人到關探信。即應將來人拘拏嚴訊。若僅係進貢叩關。不送還內地之人。該督亦應明白曉諭。以爾緬甸本為天朝服屬土司。久同臣僕。又何投誠之可言。即貢獻象隻方物。我天朝何物不有。豈以爾等貢獻為事。爾知悔罪輸誠。將從前拘留之官員楊重英蘇爾相等。及兵丁人等。盡數送出。方見爾誠心感悔。本部院為爾據情奏聞大皇帝。或可異鑒。

爾忱悃。仰邀恩准。此後爾等夷民往來。即可照前貿易。永享太平樂利。若不將所留內地之人送還。徒爾狡語投誠。雖貢象亦屬無益。爾等鬼域伎倆。斷難施逞。本部院亦必不為爾所愚。率行代奏。總之爾等。如果欲求降。非送還內地官人不可。若一年不還。即一年不撤兵開關。甚至十年二十年亦然。以天朝力量。辨此叢爾蠻貊。何不可待之有。豈肯因閱時稍久。遂爾輕宥耶。如此明白宣諭。緬匪自

高宗實錄卷九七二

六

知畏懼。仍飭在防鎮將。操演嚴防。毋稍疎懈。悉遵前旨妥協辦理。將此一併諭令知之。又諭曰。阿桂等所攻甲爾納一處。為進剿得式梯噶爾丹寺路所必經。賊匪自必悉力拒守。攻之頗為不易。其得式梯噶爾丹寺兩處。諒亦相同。但形勢均屬自上壓下。尚無難設法攻取。且有礮轟推。尤可望其迅行得手。惟是大兵深入。功在垂成。一切倍宜慎重。固不可過於寬緩。使賊匪得以負固稽誅。亦不

可冒昧輕進。致有小挫貽誤。阿桂等惟當斟酌妥行。又據奏。綽窩斯甲到軍營。即令至卡前曉諭衆番。似覺心動。是綽窩斯甲尚知順逆。誠心內向。至其密告親戚。謀將土司擒獻之言。雖有賡噶等在旁監視。未識曾否聞其密語。如所言果係如此。尚屬意圖報効。阿桂或再察其在營舉動安妥。不妨賞給藍翎金頂。以並示獎勵。不必復交成都安插。吏部等部議覆。內閣學士嵩貴奏。鄉會試定有迴

高宗實錄卷九七二

七

避立法最嚴。其餘考取滿漢中書助教筆帖式。恩監生。繙譯生員。並貢監考職。以及各學教習等項。閱卷官子弟族人。及有服姻親。向無迴避之條。請照鄉會試例。一體迴避。應如所請。閱卷大臣監試御史。及隨同閱卷之員。一經入場。所有應行迴避之子弟宗族姻親。俱令本官自行開出。知會承辦衙門。並監試御史。於名冊內扣除。一概不准與試。如不自行開出。因而中式。將考官及本生等。分別議



處點革從之。○豁除江蘇常熟縣乾隆三十四年分衝塌民田四十頃八十三畝有奇額賦。○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盧龍縣民羅廷桂妻張氏。○庚寅諭曰：穆爾泰不勝杭州將軍之任，額爾德蒙額著補授杭州將軍。所遺盛京副都統員缺著雅郎阿調補。所遺三姓副都統員缺即著穆爾泰補授。○諭軍機大臣等：明亮等奏焚燒沙壩山坡寨落情形甚好。昨據阿桂奏現在攻打甲爾納賊碉一經

實錄卷之三十一

六八

攻得即可進勦得式梯及噶爾丹喇嘛寺似已操必勝之勢。今明亮等奏與得式梯相去不遠。是兩軍指日會合。成功尤當迅速。佇盼捷音。至明亮等奏投番霍爾甲等四人尚屬誠心効力。明亮等當酌量賞賚以示獎勵。所稱各土司土舍等多僭用頂戴。指日大功告竣。應再酌定之處尚未妥協。土司等頂戴久經相沿僭用。若於功成之後再將已用之頂戴改降恐不足令其感悅。莫若俟大功告成

後傳朕旨曉諭隨征各土司以爾等所襲職銜若照定例宣慰司係三品止應用亮藍頂。安撫司係四品止應用暗藍頂。而歷來土司等多有越品僭用光紅亮藍者。本應照所有品級遵改各項頂戴。今大皇帝念爾等誠心出力甚屬可嘉。現在大功告成即著照爾等現用頂戴賞給作為加銜榮耀以示優獎。土司等自當益知踴躍感戴。○辛卯

上詣

實錄卷之三十一

七

皇太后宮問安。○諭據慶桂等奏由塔爾巴哈臺送往烏魯木齊馬匹沿途並無倒斃照數交納。請將護送馬匹官員照例議叙。兵丁各賞給一月鹽菜銀兩等語。著照所請。送馬防禦八十四厄魯特藍翎侍衛常喀著交部議叙。兵丁三十名每人賞給一月鹽菜銀兩。○諭軍機大臣曰：富德奏將賊番緊要碉卡奪獲占據痛殲賊衆官兵俱各奮勇甚屬可嘉。俟攻得穆當噶爾山梁進取馬爾邦將出力

兵弁一併議叙。○戶部侍郎金簡奏。官房租庫虧缺。請將查催遲緩各員。分別議處。得旨。金簡叅奏。官房庫久未查催歸款一摺。自應如此查辦。所有承催不力之該佐領管領並官房租庫歷任各官。及未經咨催之銀庫歷任各員。並未經查出之內務府大臣。均著交內務府分別察議。其已故之屯圖慶恒所欠本利銀兩。不必於伊等家屬名下著追。徒滋煩擾。即著歷年派出之內務府大臣分賠。

實錄卷九七二

下

吏部議覆陝西巡撫畢沅奏。鳳翔府司獄裁汰其原任之員蔡光祖。應照例回籍候補。但該員年力強壯。屢經委署。奮勉出力。請留陝西遇缺補用。免其回籍。應如所請。嗣後各省遇有裁缺佐雜人員。均留於該省差委。遇有相當缺出補用。蔡光祖請即照此例從之。以正白旗漢軍副都統福森布。寧夏副都統趙琦對調。○士辰諭。據索琳奏稱。察哈爾鑲藍旗游牧內。有德布色克地方。民人呼為平

頂山。彼處出有硃苗。招商開鑿。於歸化城居民。甚有裨益等語。開挖硃窩。自屬有益之事。即謂聚集多人。有礙於蒙古游牧。亦視該管官彈壓如何耳。如京師即賴西山硃窩。天地自然之利。豈可棄耶。著察哈爾都統常青等。公同詳查。開鑿後。果於蒙古民人有裨。即著招商開挖。其應如何彈壓。作價徵稅之處。一併定議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李湖奏。查有陝西客人在省城各鐵鋪。定買鞭桿。插手等刀數百把。訊據客販賀西昌等供係販往打箭鑪。賣給往軍前之客商。及運糧各腳戶。為佩帶防身。砍柴切菜挖坑之用。共買刀六百三十把。並非賣與外番。亦無別項違犯行用。現已飛咨四川督臣確查覈辦等語。此等防身佩刀。非別項軍械可比。原屬例所不禁。但打箭鑪一帶。路通西藏番夷。若販賣過多。亦恐其貿易滋事。自宜予以限制。俾無流弊。著傳諭李湖嗣後凡由滇販貨入川之商。製

實錄卷九七二

三

買插手鞭桿等刀。不拘同夥幾人。總不得過一百把之數。並著傳諭文綬。於打箭鑪等處。留心稽查。如有多帶混賣者。即行究治。其賀西昌等一案。現經李湖移咨川省。即著文綬照此妥辦。李湖摺。并鈔寄文綬閱看。并諭富勒渾知之。○又諭。本日基厚奏到各摺。止係報明回任日期。及沿途地方情形。而於江寧省城書坊刻賣新聞一案。無一字提及。殊屬非是。各省鹽政。關差織造。固不可干與地方

實錄卷三十三

三

公務。但既例得奏事。如遇新異案件。及有關緊要者。即應就所聞見。據實奏聞。如楊世榮一案。雖在安慶懷寧縣發覺。而首先編造刊印。則始自江寧之刻字店許姓王添順等。現經高晉。裴宗錫。委員在該處查辦。基厚回任後。近在同城。豈竟毫無所聞。何不據以入告。此必因高晉係伊胞叔。恐有干涉。是以不敢直陳。基厚尚可造就之人。不應若此。著傳旨申飭。并傳諭各鹽政。關差。織造。嗣後除地方

公事。仍不許干與外。如遇事涉新樣。較有關係者。即隨時附摺入奏。無得視非職所當言。概行緘默。將此於各奏事之便。傳諭知之。○癸巳。

上御乾清門聽政。○調刑部左侍郎素守。偕為吏部右侍郎。○以左中允曹仁虎。充日講起居注官。侍講學士富炎。泰侍講王大鶴。檢討芮永肩。修撰張書勳。署日講起居注官。甲午。

實錄卷三十三

三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諭。昨曾降旨。將恩封之親王。郡王。襲次遞減。至鎮國輔國公者。即令世襲罔替。以昭展親恩誼。至於貝勒。貝子。公。承襲之例。若何。未經議及。又原辦之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其由恩封而得者。雖不比軍功之各立專傳。亦應列入表內。著軍機大臣會同宗人府。一併詳悉查明。妥議具奏。尋議。嗣後宗室王公等。由恩封而得者。均請列入表內。編定進呈。其貝勒。以次

遞降至鎮國公。應降襲鎮國將軍。貝子遞降至輔國公。降襲輔國將軍。即令世襲罔替。從之。○諭軍機大臣等。旺保祿等奏拏獲賊番二名。訊係潛放夾壩。並無別情。隨即梟示。所辦尚未的當。此等賊番。固不可留。但亦須訊供明確。再行正法。方為妥協。番人偷放夾壩。乃其常技。然或由功噶爾拉賊目。派令潛出滋擾。或賊番因看守地方。並無糧食接濟。為饑餓所逼。自出偷刦。其中情節。迥不相同。若係該番自出竊掠。則其窘迫無能可知。若係賊目教令外出。則又不可不嚴為防備。旺保祿等拏獲二犯時。自應訊究明確。分別辦理。何得僅以訊無別情一語。率行具奏。著傳諭旺保祿等。嗣後遇有續獲賊番。務須悉心詳訊確供。勿得仍前草率。○予故總督銜河南巡撫何煥。祭葬如例。謚恭惠。○豁除陝西朝邑縣乾隆三十八年分衝塌民田九十五頃九十六畝有奇額賦。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七十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七十三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奉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奉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十二月乙未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川省自辦理軍務以來各土司夷民急公踴躍甚屬可嘉業經疊沛渥恩分別蠲緩今大功指日告成該土司等益加奮勉出力允宜再沛恩膏用昭優恤著加恩將明正董卜二土司乾隆三十八年緩徵夷賦及三十七八兩年緩徵貢馬全行蠲免並將三十九年緩徵夷賦貢馬蠲免十分之五雜谷廳保縣茂州緩徵三十八年夷賦全

行蠲免並將三十九年緩徵夷賦酌免十分之五龍安敘州寧遠所屬之雷波越嵩二廳石泉西昌鹽源冕寧四縣及會理州緩徵三十七年夷賦酌免十分之三並將三十九年夷賦再免十分之三松潘漳臘平番南坪疊溪三十九年夷賦酌免十分之五龍安建昌會川會鹽寧越越嵩靖遠永靜等標營及九姓土司三十九年夷賦貢馬酌免十分之三其綽斯甲布革布什咱及巴塘土司四十年分應納貢馬並著蠲免一次該督其董率所屬實力經理務俾邊夷均霑實惠副朕優厚番民至意該部遵諭速行○又諭曰楊景素奏訊據續獲從賊之臨清州民胡十即胡紀成供稱賊夥逼令找寬大房屋即同往伊總麻族叔監生胡師扑家賊人逼胡師扑降順復經胡十勸從胡師扑向說祖上做官世受國恩不肯從賊遂同伊妻縊死除胡十即胡紀成即行斬決外請將胡師扑夫婦勅部議

卹等語。監生胡師拊被賊逼脅。並伊姪勸從。乃能念係仕宦子孫。不肯失身從賊。同妻矢志捐軀。其情實可嘉憫。胡師拊及伊妻劉氏均著交部照例議卹。胡十即胡紀成著即處斬。該部知道。○以故績順公沈廣文子德通襲爵。○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旺保祿等奏。拏獲賊番策奈。所辦尚好。現在大兵逼近賊巢。金川勢益窮蹙。未必能復有多人四出擾劫。且美諾距軍營後路尚遠。亦不慮其阻滯。但

賊番既有探路偷刦之供。即非緊要地方。亦當加意巡防。長清等各處。並著一體留意。○又諭。據福隆安奏。宛平縣監生楊益謙呈控伊族人楊文儒等。聚集白蓮邪教一案。已派妥幹將備番役等前往查拏。閱其呈稱。見村集貼有總督告示。上寫如有邪教等事。許本村人出首。若知而不舉者。一體治罪。所以來京呈控等語。即此可見外省不實心辦事。惟以具文塞責。未為妥協。查辦邪教。理宜留心

密訪。或可得其端倪。似此大張告示。奸徒轉得聞而掩匿。潛滋事端。更難於舉發。而日久挾嫌誣告之風。亦所不免。是周元理所謂查辦邪教。仍不過空言了事。直隸與東省毗連。該督目覩邪教為患。而所辦尚且如此。恐督撫類此者。又復不少。除楊益謙所控情節。俟拏獲時。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審辦外。著傳諭周元理。查辦邪教之事。務宜嚴密訪緝。俾匪犯等無從潛踪漏網。毋得仍似從前之張

掛告條。虛應故事。并將此通諭各督撫知之。○吏部議覆。陝西巡撫畢沅奏。西安府屬三原縣知縣向係選缺。查該縣地廣人衆。賦重政繁。非部選人員所能勝任。請將三原縣改為衝繁難三項相兼要缺。在外揀調。應如所請從之。○以故三等男興安泰子音登額。三等男五十一子富忠。三等男吳文煥弟吳文燦襲爵。○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據永和奏。請將熱河行宮牆身增高。城垣修理整齊。城上

建蓋堆房添派兵丁看守巡邏一摺。所奏甚謬。已於摺內批示。熱河行宮建設多年。一切牆垣堆撥。舊制甚為妥善。況本派有官兵分設看守。已為嚴緊。又何必另事增添。徒滋煩費。此不過永和因恐將來巡查或有疎失。故豫以此為卸責地步。伊人本無知。而又慣於取巧。往往弄巧成拙。以致屢獲罪愆。不能常承恩眷。今又復為此奏。實屬糊塗不堪。永和著傳旨申飭。○又諭甲爾納地方逼近賊巢。

自必悉力拒守。但其地無險可恃。賊眾不過為護死支撐之計。其勢斷難久延。若眾兵相機攻取。當不至十分費力。阿桂等當實力妥為之。又聞脫出番人阿桑供。聽見頭人山塔爾薩木坦說。官兵取水艱難。我們欲到陡烏當噶去截斷後路等語。阿桂摺稱。賊於前月三十及本月初二初三等日。在格布則美第及達斯扎溝等處潛出滋擾。其地與陡烏當噶一帶相近。所供不妄。但賊人滋擾四次。俱

經官兵知覺。極力禦擊。殲賊頗多。並未稍逞伎倆。自可不致疎虞。惟是功速垂成。倍宜加意防守。阿桂等當嚴飭各將領弁兵等小心守禦。慎之又慎。又稱若西路官兵據住河沿。可移礮轟打對河之路。所辦甚好。阿桂等即當儘力轟摧。對河碉卡。使賊難以存留。明亮等亦當探聽阿桂一路隔河攻擊。稍有得手。即領兵前赴斯年木咱爾奮勇攻勦。與阿桂對河官兵遙為夾擊之勢。賊必望風潰散。

即由彼順取茹寨。便可與阿桂夾攻。得式梯自更為得力。至另摺所奏。穆塔爾密稟金川投出之布薄。看來穆塔爾係誠心投順之人。見詭詐情節。即向將軍實告。甚屬可嘉。著加恩賞授二等侍衛。以示獎勵。○予故多羅和郡王綿倫祭葬如例。諡曰謹。○旌表守正被戕之湖北長樂縣民譚守魁妻李氏。○戊戌轉刑部右侍郎胡季堂。為刑部左侍郎。以內閣學士王杰為刑部右侍郎。內閣學士彭元



瑞署工部右侍郎。以翰林院侍講學士董誥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蠲緩直隸滄州南皮鹽山慶雲青縣衡水等六州縣並嚴鎮海豐興國富國豐財蘆臺等六場。本年旱災寬戶額賦。旌表守正捐軀之山西崞縣民李冬藍子妻李氏。守正被戕之黑龍江鑲黃旗西嫩保女某氏。已亥。諭據御前大臣舒赫德等將綽羅斯郡王羅布扎並不安靜。妄行干與。聽受請託。薦送長隨典寬小優教習

歌唱。希圖漁利。種種卑鄙之處。列款奏。恐其中或有冤抑。特派莊親王永璫額駙拉旺多爾濟會同軍機大臣等將羅布扎並案內人等逐一詳細究訊。俱稱實有其事。承認不諱。朕以達瓦齊係綽羅斯台吉。格外施恩。封為親王。歿後又令羅布扎承襲郡王。在乾清門行走。歷任都統。冀其努力向上。羅布扎自當感戴朕恩。敬慎持躬。出力報効。乃任意妄為。無恥不堪。竟屬無賴敗類。深負朕恩。羅布

扎著革去王爵。一切職任。俱著革退。園禁不許出門。仍交莊親王永璫嚴加約束。並著步軍統領衙門派人稽察。羅布扎如此獲罪。所有爵秩。自應不准承襲。因念達瓦齊格外加恩。令伊次子富塔喜承襲貝勒。又諭據舒赫德等奏。綽羅斯郡王羅布扎各款業交莊親王及額駙拉旺多爾濟會同軍機大臣訊明。羅布扎因管理鷹房。於今年二月。將張姓長隨交鷹上拜唐阿李慶徵寄字薦於伊

父蘇松道李奉翰。張姓尋即病故。又將李姓長隨。仍交李慶徵寫字薦往。俱經供認。羅布扎以外藩郡王。兩次將長隨勒交所管拜唐阿。薦往外任。實屬不安本分。已將伊革爵園禁矣。李奉翰乃朕因其父李宏加恩特用之。於托薦長隨時。或自以為道員不能具摺奏。亦當稟明督撫奏聞。即不然。亦當固辭不理。何得竟受其囑託。收用甚屬不合。李奉翰著交部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前已降

旨。再撥部庫銀五百萬兩。合之九月內所撥之銀。共九百萬。現在各路官軍。乘勝深入。大功指日告成。諒可毋庸復需多費。但恐賊衆自知滅亡在即。衛死堅守。或尚稍延時日。又不得不為豫備。著傳諭文綬。通覈現在兩次所撥九百萬兩。約數幾月支用。如尚有應寬餘豫備之處。著文綬即行查明。據實具奏。若果需續撥。候朕另降諭旨撥解。○軍機大臣議奏。烏魯木齊叅贊大臣。前經奉旨改為都統。經部議准。烏魯木齊都統視本身官階支領養廉。照京城蒙古漢軍都統例。支領在案。今烏魯木齊領隊大臣永慶。古城領隊大臣永安。巴里坤領隊大臣德雲等。俱由京城副都統前往該處。伊等應領養廉等項。亦應照烏魯木齊都統辦理。所有烏魯木齊每年養廉六百兩。巴里坤每年養廉五百兩。令其照舊支領外。請仍照京城蒙古漢軍副都統。每年支領養廉隨甲銀五百四十四兩例。令烏

魯木齊領隊大臣。每年領養廉銀一千一百四十四兩。巴里坤領隊大臣。每年領養廉銀一千零四十四兩。其古城領隊大臣養廉。現據索諾木策凌奏。請照巴里坤領隊大臣支領。著即照所議辦理。至伊等願在京支領在彼支領之處。俱著隨宜呈辦從之。○又議覆烏魯木齊都統索諾木策凌奏。巴里坤移駐古城。滿兵各事宜。一古城應駐滿兵一千名。原議於西安寧夏兩處撥移。查西安滿兵移駐巴里坤者。器用房屋。久經安置妥協。無庸另移。請於寧夏滿兵內。派撥一千名駐古城。一巴里坤協領。向兼佐領。兵丁分駐後戍守操練。在在需員經理。請嗣後協領俱不必兼管佐領。其佐領員缺。應另揀員補放。一巴里坤佐領十六員。設有領催前鋒各八十名。請將現在馬甲一千六百名。按照每佐領均留九十六名。餘裁匠役四十八名。每佐領均留二名。餘裁一。巴里坤八旗。舊有步兵一百六

十名。今分駐古城一半。不敷巡防。請將議裁馬甲匠役錢糧。於巴里坤古城二處各添步兵六十四名。養育兵六十名。一巴里坤滿營向設委前鋒翼長一員。委前鋒叅領二員。俱戴花翎。選擇驍騎校四員。准戴藍翎。每旗委前鋒校一員。准戴金頂藍翎。每佐領設掌檔領催一名。准戴金頂。今分駐古城除藍翎驍騎校掌檔領催俱經分駐一半。翎頂仍照舊外。所有巴里坤委前鋒翼長一員。請裁於巴

里坤古城各設委前鋒叅領二員。仍由協領內指派一員。兼管前鋒翼長事務。再兵丁分駐後巴里坤古城俱係八旗。所有委前鋒校應按旗分。每處各設八員。一巴里坤滿兵給馬三匹。俱拴馬二匹。存一匹馬價。遇有倒斃坐扣。於生計無益。請照烏魯木齊例。每兵准拴馬一匹。其一匹馬價。令其常存。以備置馬外。其一令歸生息銀內。以備每年填補。並幫備出差兵丁之用。一巴里坤滿城內。前奏准

建蓋官房三百間。所得租息為兵丁紅白賞銀。今滿兵一半移駐古城。請於巴里坤古城各建一百五十間。交鎮西府收租。一古城官兵仍為烏魯木齊所屬。仍前遵辦。外其領隊大臣應頒給印信。其移駐古城協領佐領關防鈐記。暫留鈐用。俟部頒到日繳銷。一巴里坤領隊大臣向設隨印筆帖式二員。今分駐古城。每處僅有一員。不敷辦公。請於二處滿兵內各考取一名。作為委署筆帖式。其陞調年限俱照烏魯木齊之例辦理。均應如所請從之。庚子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諭軍機大臣等。閱阿桂前此覆進地圖。據稱桑噶斯瑪特尚有迤邐斜下邊山腿四道。今合補行繪入。并據奏稱桑噶斯瑪特左手第二條山腿地勢稍平。得其沿河寨落。即先拏柵占住等語。阿桂之意似欲攻克甲爾納寨。再往得式梯。且甲

爾納賊人因其逼近巢穴悉力守拒取之似不甚易若所必爭轉不免稍羈時日因閱圖內形勢桑噶斯瑪特往南一帶並無山巒阻隔地形稍平若過小河前往可以不由甲爾納寨逕攻得式梯或出其不意可望迅速得手已用硃筆標記其處如前此阿桂在格魯瓦覺必欲攻得遜克爾宗再進經朕用硃筆標示進攻之路阿桂果越出榮噶爾博等處由羅卜克鄂博進兵遂攻得作固頂至格爾

提一帶與朕所指適相符合則現在指示硃線或與進兵之路有益亦未可定著將此圖發給阿桂令其斟酌妥辦○以戶部右侍郎梁國治署經筵講官○調鑲白旗滿洲副都統舒亮為荊州副都統正紅旗蒙古副都統都爾甲為鑲白旗滿洲副都統以頭等侍衛珠爾格德為正紅旗蒙古副都統以禮部右侍郎德明署鑲白旗滿洲副都統戶部右侍郎金簡署正紅旗蒙古副都統○蠲緩江蘇

富安安豐梁垛東臺何梁丁溪草堰劉莊伍祐新興廟灣等十一場本年旱災竈戶額賦○予故鑲紅旗漢軍都統五福祭如例○壬寅諭據索諾木策凌等奏各營屯兵丁收成分數摺內稱吉木薩營三十九年種地兵丁每名收穫細糧二十三石有奇與議敘給賞之例相符等語管理吉木薩營種地官員著交部照例議敘兵丁著賞給一月鹽菜銀兩該部知道○諭軍機大臣等據陳輝祖奏於

現在繳到書內檢查得博物典彙一部前明將畧一部黏簽封固進呈銷燬其書皆明季未造所錄之板現通飭各屬再行詳查並分咨各省如有前書及板片盡數銷燬等語此等違礙書籍不但印就書本應行查禁其板片自應一并銷燬但恐各省自行辦理尚未能切實周到著傳諭陳輝祖並各省督撫遇有查出應禁書籍一面將原書封固進呈一面查明如有板片即行附便解京交軍機處

奏聞銷燬仍飭胥吏等無得藉端滋擾將此  
遇奏事之使傳諭知之○癸卯諭據阿桂等  
奏總兵富紳遊擊瑚克慎派令接應進攻空  
薩爾礪卡官兵乃擅自微動不能督兵殺賊  
有玷鎮將之任請旨降等差委等語富紳著  
革去總兵以叅遊差委瑚克慎著革去遊擊  
以守備差委均令自備資斧効力贖罪○又  
諭據阿桂等奏貴州朗洞營叅將蔡鵬出師  
川省將貴州戰兵席開基作為家人差回黔  
省令人頂食鹽菜口糧經伊子蔡會將席開  
基帶赴軍營途中迷失蔡鵬於事隔一年恐  
其敗露始行呈報脫逃任性妄為請旨革職  
解赴成都交與文綬轉解黔省審辦等語此  
案情節業已訊明毋庸解往黔省質訊蔡鵬  
即著革職作為兵丁留於軍營自備資斧効  
力贖罪○又諭據阿桂等奏湖北宜昌鎮總  
兵喬冲杓自至川省軍營從未著有勞績於  
兵丁衣履等項並不豫為料理查點軍械復

有殘缺率多趕造充數希圖掩飾又於兵丁  
蔡惠儒等是否迷失脫逃始終含混不能清  
晰實屬懈怠廢弛請旨革職等語喬冲杓著  
革職仍留軍營自備資斧効力贖罪所有缺  
少軍械並著令賠補其宜昌鎮總兵員缺著  
仁和補授○又諭據恒秀等奏稱前至加木  
喀爾緝捕刦奪摺匣等物賊匪除鎗箭殺死  
者外現在賊匪並無他處人桑噶巴夷人膽  
敢結黨刦奪官物甚屬可恨若全行殲殺又  
不副國家撫馭羣生之意等語所奏殊不明  
晰朕初覽所奏以為欲將現獲賊匪分別斬  
其為首者而為從之賊不必盡行處斬及詳  
加披閱並非如此辦理又將所獲賊匪全行  
正法矣其原行刦奪摺匣等項賊匪十一名  
內除當時捕殺外雖有餘匪此案即屬完結  
尚有何另行辦理之人豈有因此數賊輒將  
一部落所有人等全行勦辦之理乎恒秀所  
稱不副朕撫馭羣生之意將指何而言耶恒

秀始學辦事奏摺內言辭理應簡明不宜如此含糊著傳旨申飭其所稱全行殲殺之語究何所指並著明白陳奏又諭曰福森布在喀什噶爾年久理宜更換喀什噶爾事務緊要著申保更換福森布回京申保所遺庫車辦事大臣員缺著常喜前往甲辰

孝莊文皇后忌辰遣官祭

昭西陵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進攻桑噶斯瑪特山腿下碉柵並攻撲康薩爾遜克爾

宗等處賊碉此次官兵攻勦頗為奮勉乃以賊人防拒甚力官兵尚未得手蓋賊衆因其地逼近巢穴故并力堅守以冀緩死須臾亦情事所應有但將軍等業已乘勝深入此時功速垂成自不肯因一時勦擊稍難致稽進取而輕率撲碉亦不免稍有挫損於事無益看來賊人明知官軍必由此路進攻遂聚集於此拒守自不宜專以力爭昨因檢閱地圖見桑噶斯瑪特往南一帶並無山巒阻隔

地形亦覺稍平若過此河前往可不由甲爾納寨徑攻得式梯碉卡因用硃筆標記圖內諭交阿桂酌量妥辦若甲爾納一帶尚未攻得似當由硃筆標記之路進攻或可望出其不意迅能克捷阿桂等務須努力為之又所奏令穆塔爾出名作為與莎羅奔之字繫於桿插在賊人卡外此事尚無關礙或稍有機會亦未可知但此等究如治病偏方有無皆不足恃總以奮力進攻勿稍疎懈為要○以

湖北鄖陽協副將董果為福建建寧鎮總兵

○是日起

上以歲暮裕祭

太廟齋戒三日乙巳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所派官兵等奮勇直前可期迅奏膚功惟是賊人當此護巢衛死之時守拒倍力攻勦自不免稍難但不可因此稍生遲待之計亦不可不籌度利害令官兵輕率撲碉致稍挫損惟在阿桂等妥酌行之至閱脫出之金川番

人達谷等供稱賊人將勒烏圍納木迪等處糧食各俱用皮船搬往噶喇依等語。看來賊酋等雖同在勒烏圍。若見官兵攻打勢盛。自必仍遁回噶喇依為負隅之計。阿桂等若能大圍嚴緊。使賊衆無從竄逸。方為妥善。設或賊酋等竟竄往噶喇依。務即統兵追躡。儘力攻克。勒烏圍已得。金川要地有十之八九。所存惟噶喇依一隅。賊衆諒亦不能久抗。即稍

羈延。不過正二月間。可以歲事。今所撥軍需兩次。又有九百萬兩。約計可用至來年四五月。阿桂等當與富勒渾文綬豫為詢商。如軍需各項尚覺不敷。即可據實奏聞。以便及早撥往。總在尅日成功。即再多費數百萬金。亦斷不惜。丙午。以歲暮。祫祭。遣官祭

太廟中殿

後殿。諭曰。土爾扈特汗渥巴錫自投誠以來。深感朕恩。一切甚為恭順。於游牧事務。亦能

盡心辦理。今聞溘逝。殊堪憫惻。著派乾清門侍衛鄂蘭。馳驛前往。伊游牧處奠祭。仍撥哈喇沙爾庫銀一千兩。辦理喪事。並將渥巴錫之爵。令伊長子策凌那木扎勒承襲。又諭據慶桂奏。稱本年年節所賞集福荷包銀鏤。如即賞給。則從前薩刺善。巴爾品。俱未蒙賞。恐愚昧土爾扈特等。以為內廷大臣。年節得賞。邊外人則不得賞。未免生疑。因將所賞荷包銀鏤。暫行存貯。請旨等語。所奏甚是。土爾

扈特等。俱係外藩蒙古。素不行賞。今若遽賞集福。伊等無知之人。反疑意存歧視。著傳諭慶桂等。將賞集福之荷包銀鏤。不必賞給。嗣後年節照料游牧大臣。亦俱不必賞賚。戶部議覆陝西巡撫畢沅條奏。捐監事宜。一陝西省乾隆三年捐監舊例。每俊秀一名。捐穀九十五石。至二百二十五石不等。乾隆九年及二十二年。四三十等年。節經該撫聲明糧價較昂。陸續奏准減數收捐。計每名僅收穀八



十石零至一百九十餘石不等。今據該撫等奏稱陝西鳳翔漢中興安商州邠州乾州鄜州等七府州屬糧價與乾隆九年相等。仍請照乾隆九年奏定糧數捐納。西安府屬照乾隆九年奏定之數。每名加穀五石二斗五升。同州府屬照乾隆九年奏定之數。每名加穀五石三斗五升。延安府屬照乾隆二十二年兩年奏定之數。每名加穀一十五石。榆林綏德二府州屬照乾隆九年并二十四年奏定

之數。每名加穀十石。應如所奏。照數收捐。各屬庫增附生情願報捐者。亦令按照奏定額數。照例折算收捐。其西安同州鳳翔漢中興安商州邠州乾州鄜州各屬生俊止准本地報捐。延安榆林綏德三府州屬地處沿邊倉儲尤關緊要。仍照舊准令外省商民一體報捐。亦應如所奏辦理。一收捐糧色例。應穀參兼收。陝西省捐監舊例俱按粟穀定數。如以米麥豆三色報捐。俱照粟穀之數減半折

收。至漢中興安商州等屬出產稻穀仍照粟穀之數減三收捐。此次收捐監糧除豌豆一色業據該撫聲稱難以出易毋庸交納外其餘糧色均應令其照舊交納。仍令報捐人等將交納糧色數目出具花押甘結以杜私收折色之弊。一收捐監糧向由布政司印發正副實收令各廳州縣臨時填給該生收執。此次例應照舊辦理。將應收捐數及倉費公費收呈收糧日期先行出示曉諭。俾報捐人等

免於守候。並隨時呈報該道府按季盤查。該督撫統於歲底彙奏。一收捐監糧應收倉費公費銀兩及所收糧石按數出陳易新。經臣部於甘肅省復開捐監事例案內分晰核定。奏准在案。應令該撫查照甘省條例。並該省向來收納銀數遵辦。至該省此次復收監糧原為籌補倉儲。該撫等既稱俟民食流通倉儲足用。或遇糧價增昂即行奏明停止。毋庸拘定二年限期。亦應如所請。俟該省監糧充

裕臣部奏請簡員前往盤查以歸實貯從之

丁未祫祭

太廟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遣官祭

太歲之神諭軍機大臣等軍營後路均關

緊要現在明亮一路賊至即經剿殺昨阿桂

奏榮噶爾博寨旁潛來之賊亦經官兵等知

覺擊退茲富德亦奏將後路要隘營卡派英

泰專司防範等語是各處軍營防守尚俱嚴

密目下正當大兵深入尤應加意防禦不可

稍有疎虞至達爾圖一帶久未進攻賊人屢

次侵擾未嘗不思乘我之隙今既喫虧而去

未必復敢自投羅網但我軍不於此路進攻

情形賊匪亦未嘗不窺及或竟將達爾圖一

路之賊撤往他處併力堵禦自屬情理所有

明亮等當留心偵探如達爾圖之賊有潛撤

形迹仍當令舒常星連統兵潛往進攻但賊

人狡詭異常官兵若有移動賊衆易於窺察

舒常如欲移兵前往務須不動聲色出其不

意庶望得手斷不可稍露端倪致賊人得以

豫為準備明亮舒常均宜慎密妥辦戊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左

翼科爾沁和碩親王旺扎勒多爾濟多羅郡

王喇什噶勒當固山貝子鄂勒哲特穆爾額

爾克巴拜輔國公哈達一等台吉色楞丹巴

敏珠爾多爾濟薩木丕勒固山額駙固穆。四  
等台吉端多布喀喇沁多羅郡王喇特納錫  
第固山貝子多羅額駙扎拉豐阿。一等塔布  
囊格勒克薩木魯布。二等塔布囊丹巴多爾  
濟浩齊特多羅郡王齊蘇龍多爾濟翁牛特  
多羅郡王布達扎布。多羅貝勒諾爾布扎木  
素鎮國公恭格喇布坦。二等台吉三濟扎布  
巴顏巴圖爾扎魯特多羅貝勒錫勒塔喇。鎮  
國公色稜扎布。一等台吉朋蘇克。教漢固山

貝子固山額駙垂濟扎勒。鎮國公固山額駙  
羅布藏錫喇布。和碩額駙朋蘇克喇錫密岳  
特多爾濟固山額駙沙津阿爾畢特瑚。二等  
台吉色布騰多爾濟鄂爾多斯固山貝子納  
木扎勒多爾濟沙克都爾扎布。阿巴哈納爾  
固山貝子達克丹朋蘇克巴林固山貝子薩  
木丕勒多爾濟。輔國公和碩額駙德勒克。二  
等台吉索諾木喀爾喀固山貝子車木伯勒  
烏喇特鎮國公索諾木喇布坦。郭爾羅斯輔

國公恭格喇布坦。克什克騰一等台吉根敦  
達爾扎。歸化城土默特四等台吉巴勒丹多  
爾濟右翼喀爾喀和碩親王固倫額駙拉旺  
多爾濟親王品級郡王車布登扎布。扎薩克  
圖汗多羅郡王齊旺巴勒齊多羅郡王多羅  
額駙桑齊多爾濟。多羅貝勒阿玉爾固山貝  
子遜都布多爾濟。敦多布多爾濟。輔國公德  
勒克多爾濟。車登三丕勒袞楚克扎布。扎薩  
克一等台吉齊素龍多爾濟。幹克袞楚克扎

布。二等台吉巴勒丹多爾濟。阿拉善和碩親  
王和碩額駙羅布藏多爾濟。回部郡王品級  
多羅貝勒霍集斯。輔國公圖爾都。額色尹。和  
什克色提巴勒氏扎薩克一等台吉瑪木特  
茂明安多羅貝勒袞楚克扎布。綽羅斯多羅  
貝勒富塔喜。二等台吉納木扎勒。厄魯特固  
山貝子朋素克。貢楚克邦。公品級一等台吉  
旺沁班巴爾都爾伯特。輔國公扎納巴克扎  
薩克一等台吉布達什哩察哈爾總管公敏

珠爾多爾濟土爾扈特扎薩克一等台吉都爾瑪扎布青海扎薩克一等台吉班珠爾及領侍衛內大臣等召科爾沁和碩親王旺扎勒多爾濟多羅郡王喇什噶勒當喀喇沁多羅郡王喇特納錫第固山貝子多羅額駙扎拉豐阿浩齊特多羅郡王齊蘇龍多爾濟翁牛特多羅郡王布達扎布多羅貝勒諾爾布扎木素扎魯特多羅貝勒錫勒塔喇教漢固山貝子固山額駙垂濟扎勒鎮國公固山額駙羅布藏錫喇布鄂爾多斯固山貝子納木扎勒多爾濟巴林輔國公和碩額駙德勒克喀爾喀和碩親王固倫額駙拉旺多爾濟親王品級郡王車布登扎布扎薩克圖汗多羅郡王齊旺巴勒齋多羅郡王多羅額駙桑齋多爾濟多羅貝勒阿玉爾阿拉善和碩親王和碩額駙羅布藏多爾濟同部郡王品級多羅貝勒霍集斯輔國公圖爾都額色尹色提巴勒氏茂明安多羅貝勒袞楚克扎布都爾

伯特輔國公扎納巴克等至御座前賜酒成禮○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晉奏淮揚一帶水勢深通回空幫船可冀遙行惟鎮江之徒陽運河值冬令潮汐較小行走未免濡滯同日吳嗣爵奏淮揚水勢摺內則稱運河水甚寬裕江廣尾幫計日俱可出江不致有誤冬兌各等語在吳嗣爵之意以回空船隻已過淮揚其江廣幫船出江以後即可遙行無阻總河之事已畢至江浙糧艘由京口入徒陽運河者即與伊無涉所見殊小吳嗣爵係江南河道總督凡南省河路遇有淤淺應辦之處何妨一體照料攸助豈可因地非專責過分畛域伊實有不能協助之處亦無大咎但既奏漕船情形則江以南之河形船路一併敘及亦非難事何竟若置身局外不屑一言置論乎此雖小節在朕前亦難混過而吳嗣爵身為大臣不應若此將此傳諭吳嗣爵知之○是月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

晉等奏本年八月內外河老壩口陡工漫溢經由山子湖直注馮家蕩始入射陽湖歸海水退沙停淮城一帶河道溝渠存在淤墊據地方官查勘均需挑濬查此項係水利工程原應民修但近河居民被水後需費浩繁實屬無力舉行而工程又關緊要應請明奉勅項興修俟工竣日覈銷得旨如所議行江蘇巡撫薩載奏准安徽巡撫臧宗錫咨緝安慶府拏獲賣新聞人楊世榮案內胡老八一犯係江寧城內人應拏獲解審查此案先據上元江寧二縣稟報查有刊賣告示及捏寫諭旨報單之人飭差拏獲王添盛等六犯並起獲板片俱各訊供不諱惟編寫諭旨一節各犯均供應問胡德中即胡老八而胡老八又堅供係在逃之楊和尚起意今安徽省拏獲之楊世榮似即胡老八所供之楊和尚該犯等偽造諭旨供情未確原應歸案嚴訊若照獲犯以少就多之例自應咨提來江審辦但

楊和尚既係首犯業經安徽省奏明咨緝當即將江省所獲之犯委員解安徽省究辦得旨既推諉復弄巧爾不宜如此又批爾等何以未奏河南巡撫徐績奏據商邱縣知縣汪槐稟稱因查保甲於毛垌堆地方劉法勤家查出陽穀人劉東洋牌冊無名言語支吾正鞫訊間適山東緝匪差役至境令其認識即係奉旨嚴拏之林海一犯臣隨飛騎親訊據供因被勒逃出改名劉東洋已將從賊情由承認不諱當即委員解京得旨知道了歸太史要犯何尚未獲署四川總督文綬奏軍營鉛子最關緊要上年撥解黔省黑鉛將次用完本省所出鉛觔止教鼓鑄請於黔省再撥黑鉛四十萬觔解川查黔省辦運各省鉛觔俱由川省永寧縣雇船轉送因係水陸通衢向來設局存貯現咨明黔省並飭查永寧局存貯黑鉛若干令其就近動撥得旨如所議行○是年追予金川臨清出師陣亡副都

統銜頭等侍衛音濟圖一員。叅領額爾特等二員。叅將富金保等三員。遊擊楊有鳳等四員。副護軍叅領鐵住等二員。都司釋迦保等五員。三等侍衛綽爾齊喀一員。副章京索住等二員。雲騎尉羅爾占等二員。防禦法林保一員。守備武丕爵等三員。藍翎侍衛哈爾察海等七員。通判吳景納一員。千總王洪等二十四員。知縣楊夢槎等二員。翎長固寧阿等三員。縣丞倪鵬一員。吏目羅載堂一員。把總李國清等二十員。委署筆帖式里圖拉凱一員。外委李永慶等十八員。領催吉哈圖等四名。前鋒濟爾哈等三十一名。馬兵陳彥等二百五十五名。步兵王元羅等九百六十名。祭葬卹賞如例。俱入祀昭忠祠。旌表孝子順天等省張陳謨等十七名。順孫甘肅魏作幹一名。孝婦湖南王氏一口。守節合例。八旗滿洲關少妻李氏等七十一口。蒙古八達色妻包氏等十三口。漢軍鐵住妻熊氏等十五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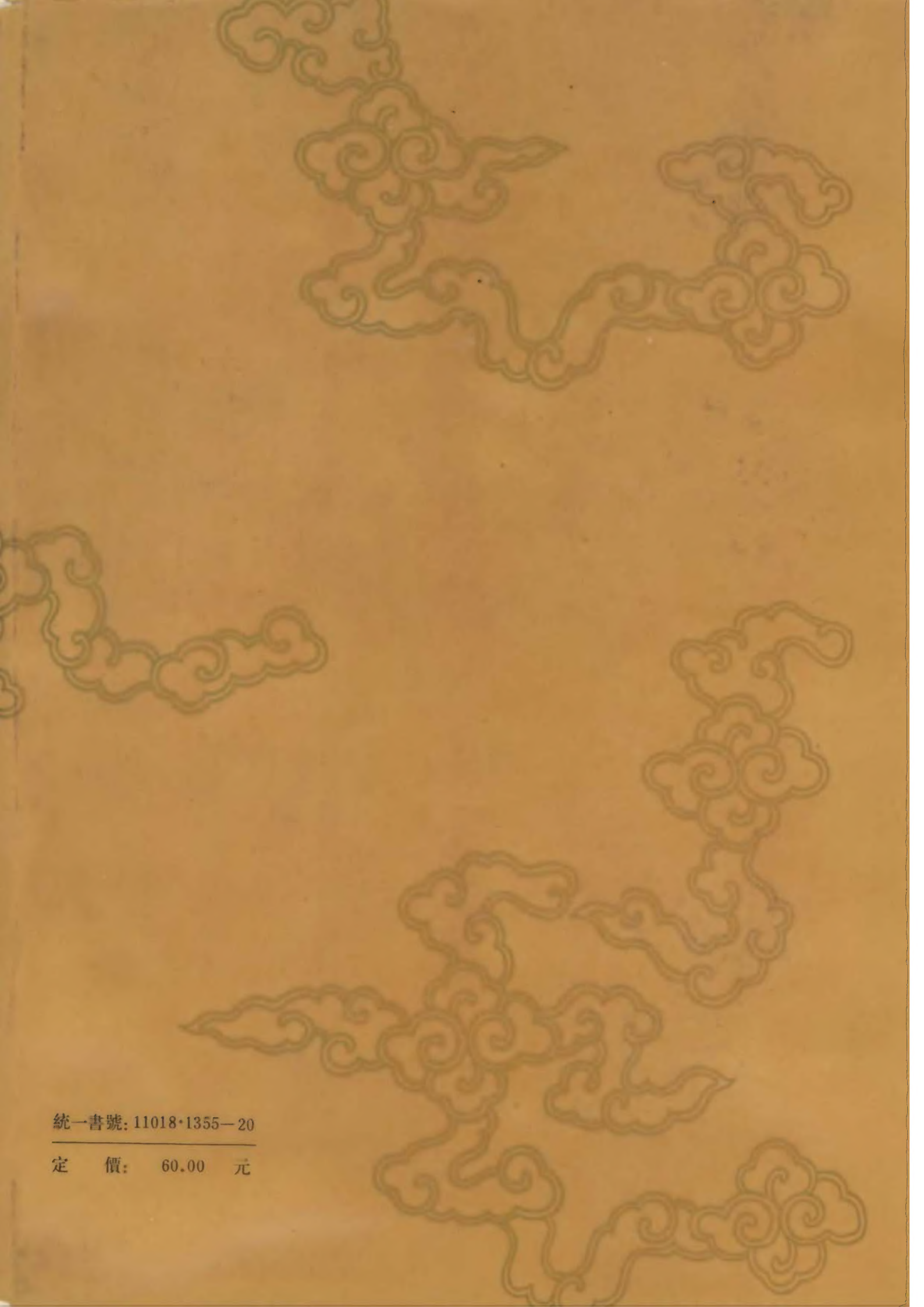
內務府張士秀妻李氏等七口。盛京等處駐防沙海妻孟氏等八十八口。奉天等省宣國棟妻孟氏等八百二十六口。夫亡殉節山東等省儀鳳至妻張氏等二十四口。未婚守志奉天等省單士一聘妻王氏等四十八口。百歲壽氏。婦直隸等省晁立等二十四名口。各給銀建坊如例。一產三男。奉天等省蕭文瑞等七家。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二千一百二萬七千二百二十四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八十六萬五千石六斗七升九合零。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七十三

實錄卷九百七十三

三十五





統一書號: 11018·1355—20

定 價: 60.00 元